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四五五・史部・史評類

諸史拾遺五卷

〔清〕錢大昕撰

.....一

讀史舉正八卷

〔清〕張 燾撰

.....五九

諸史考異十八卷

〔清〕洪頤煊撰

.....一五五

考信錄三十六卷

〔清〕崔 述撰

.....二六一

嘉定錢大昕

魏志

太祖紀

建安十五年注孤祖父以至孤身皆當親重之任以及子植兄弟過於三世矣 陳氏景雲曰此令云前朝恩封三子為侯固辭不受今更欲受之及明年三子竝封植為之首則分封植等在下令之先朝廷已有成命故自述世受漢恩有至於子植兄弟之語也封植等而不及不者不為家嗣當襲父爵如桓階三子

諸史拾遺卷一

皆賜爵關內侯其長子祐以嗣子不封即其證也或疑舍不舉植素長幼之序據陳思王傳注中載太祖令屢稱子建以證子植當為子桓之譌殆不然矣

文帝紀

注及至承堯禪被珍裘妻二女若固有之 梁氏同書曰珍裘即孟子所云衿衣也衿訓單又訓同皆無盛服之義當以珍裘為正

三少帝紀

景元元年故漢獻帝夫人節敬追諡為獻穆皇后 陳氏景雲曰武帝紀注引續漢書曹騰父名節於獻穆

為高祖不應獻穆命名乃犯祖諱文類聚引續漢志曹騰父繭與裴注異恐當以繭為正

袁紹傳

注伯游之恨於齊未若文公之忿曹 陳氏景雲曰文公當作太公見後漢書

既不見赦而屠辱各二三其心臨陳叛辰 陳氏景雲曰啓下衍一辱字屠各者何奴種也是時袁尙攻譚倚何奴為助及交鋒之後譚兵擊其前屠各叛於後故繼云進退無功首尾受敵也

劉表傳

諸史拾遺卷一

注公楮恭 陳氏景雲曰楮當作緒公緒複姓也見後漢書黨錮傳

公孫瓚傳

是時術遣孫堅屯陽城拒卓紹使周昂奪其處 陳氏景雲曰魚豢典略載瓚表列紹罪亦作周昂據孫堅傳注引吳錄及會稽典錄則紹所遣與堅相持者乃會稽周囑非昂也昂乃囑之兄為九江太守袁術攻破之其事別見孫資傳吳錄典錄皆同蓋資傳仍吳史舊文而瓚傳周昂似沿典略之失也范史瓚傳作周昕秦漢末昕為丹陽太守見孫靜傳注無奪據陽



城事此范史之誤

王肅傳

評劉寔以為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己此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此二反也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此三反也 陳氏景雲曰劉寔以下當是裴氏注譙周傳評後注引張璠以為云云與此正同肅為晉武帝外王父史臣於本傳略無貶詞豈應於評中更摭其短乎大昕攷承祚諸評文簡而要從未引它人說陳氏之言是也

張既傳

諸史拾遺卷十一

三十一

又與夏侯淵宋建 陳氏景雲曰淵下疑脫討字

注儒夏侯尚從弟初為鄠陵王彰驍騎司馬宣王為征

南將軍都督荊豫州 陳氏景雲曰驍騎司馬句絕

鄠陵北征以北中郎行驍騎將軍時夏侯尚為長史

儒為其府司馬也宣王二字有誤宣王嘗以驃騎將

軍都督荊豫不在四征之列此為征南將軍督荊豫

者即儒以下文樊城受圍儒坐遲救召還觀之義自

明矣

杜畿傳

或謂畿曰宜須大兵 陳氏景雲曰或當作或是時畿

在陝津或留許下不得參預軍謀也

張遼傳

陳蘭梅成以氏六縣叛 陳氏景雲曰氏當作潛蘇欽征天山賦為遼平蘭成而作其賦云羣舒蠢動劉有潛六斯其證也蘭成初叛本分據二邑繼乃彜兵於潛此傳所載與蘇賦皆合

李通傳

封建功侯 陳氏疑建功下脫亭字子謂建功侯即魏武所置名號之一也

任城王彰傳

諸史拾遺卷十一

四

注彰之挾恨尚無所至至於植者 陳氏景雲曰通鑑

引此文於者字下有豈能與難一句此注無之蓋後

來刊本脫落句

王粲傳

注質自以不為本郡所饒謂司徒董昭曰我欲濁鄉里

百昭曰君且止我季八十不能老為君濁攢也 案

董昭吳質皆濟陰人質欲濁鄉里則昭亦在應濁之

列故云濁攢

和洽傳

禽弟適 陳氏景雲曰適當作道高貴鄉公紀甘露二



季帝臨辟雍賦詩侍中和道等作詩稽留即其人也

晉書和嶠傳亦可攷注中適字並同

趙儼傳

遷平寇將軍徐晃俱前 陳氏景雲曰刪府元龜遷作

與當從之通志同

牽招傳

到故平州塞北 陳氏景雲曰塞北無平州招時守雁

門控禦北荒以上文故平城故馬邑二事觀之則平

當為武武州亦雁門屬縣也史記單于入武州塞在

浩曰武州在平城西百里

諸史拾遺卷十一

五

郭淮傳

涼州休屠胡率種落二千餘家附雍州淮奏請使居安

定之高平為民保障其後因置西川都尉 陳氏景

雲曰川當作州晉泰始中傅休奔上疏摛置秦隴事

請更置一郡於高平因安定西州都尉徙民充之以

通北道是其證也

毋邱儉傳

大戰梁口注梁音渴 初疑梁字不當有渴音後見何

妃瞻校本云刪府作過水口過水音過

鄧艾傳

宣王為州泰會使尚書鍾繇調泰 陳氏景雲曰宣王

濯泰守新城當在輔少帝筦朝政之時鍾繇前卒已

久御覽作鍾毓亦非毓正元中為尚書當泰典郡時

毓先已踐入座不得以屈滯相嘲當是尚書鄧鍾會

會正始中為尚書鄧資名尚淺故得以棲遲下仕排

之也

杜夔傳

嘗令夔與左願等 陳氏景雲曰繇欽與魏文帝賡作

左驥李善呂向注引夔傳並與賡合善又云驥與願

音同以善注觀之比傳本作驥後來傳錄者易為願

而作願者又願之轉謬耳

鮮卑傳

注北地庶人善弩射者 陳氏景雲曰庶後漢書鮮卑

傳作廉章懷注廉縣名屬北地郡

蜀志

諸葛亮傳

亮與徐庶並從注魏略曰庶先名福本單家子 案魏

略列傳以徐福嚴幹李義等十人共卷幹義皆馮翊

東縣人馮翊東縣舊無冠族故二人並單家見裴潛傳注

又魏略儒宗傳薛夏天水人也天水舊有姜閭任趙



四姓常推於郡中而夏為單家魏禧京兆人也世單家見王肅注魏略吳質傳始質為單家少游遊貴戚間見王粲傳注張既傳既世單家凡云單家者猶言寒門非郡之著姓百徐庶為單家子與此一例流俗讀單為善疑其本姓單後改為徐矣後漢書趙壹傳恩澤不逮於單門亦單家之意也

劉已傳

注劉先主欲遣周不疑就已學 陳氏景雲曰主字衍劉周二人事迹俱見劉表傳注

劉封傳

諸史拾遺卷一

七

自立阿斗為太子已來 陳氏景雲曰斗當作升後主

一字升之見魏志明帝紀注古升斗字易混觀漢書倉貨志可見

楊戲傳

贊馬承伯注為太守張飛功曹飛貢之先主為尚書郎建興中從事丞相椽遷廣漢太守後為飛參軍 陳

氏景雲曰飛字衍張飛卒於建興前承伯蓋自郡守入參丞相軍事自日後為者蒙上從事丞相椽言之益部耆舊雜記載王嗣常播衛繼三人皆劉氏王蜀時人故錄于篇 案戲傳載李漢輔臣贊其有贊而無

傳者附注假里於下注亦承祚本文也贊最後最者益部耆舊二十六字及下王嗣常播衛繼三傳皆裴松之注今刊本皆升作大字讀者亦勿為承祚正文明大誤矣承祚作益部耆舊傳見于晉書本傳及隋經籍志若雜記則隋志無之或云陳術撰亦必晉人不應承祚遠引其書蓋裴氏於李孫德李偉南二人注下既各引雜記以補本注之闕而王嗣等三人姓名不見於承祚書故附錄以傳異聞此亦裴注之恒例今承譌已久特為辨正以詒讀史者

吳志

諸史拾遺卷一

八

孫策傳

注欲令諸軍振旅於河北通謀黑山 陳氏景雲曰振旅句絕於疑然字之誤後漢書袁術傳載此書作然而河北異謀於黑山章懷注謂袁紹為冀州牧與黑山賊相連蓋與術書不可顯斥其兄故微其詞耳

孫皓傳

注三公鉏司馬如 鉏如二字難解授神記云三公歸於司馬語意較明白

劉繇傳

符融依徐州牧陶謙謙使督廣陵彭城運漕遂放縱擅



殺坐斷三郡委輸以自入 陳氏景雲曰上止云廣陵彭城而下言三郡殊不相應范史廣陵下有下邳二字疑此偶脫

孫輔傳

注輔恐權不能保守江東因權出行東冶乃遣人齎書呼曹公 陳氏景雲曰輔之得罪史不著其季以阮瑀代曹公與權書攷之蓋在赤壁之役後也是時江東乘戰勝之勢輔知霸業已安不當復有懼心其通使曹公始自有它志非慮權之不克保國也權雖領會稽太守然自以將軍屯吳不過使承之郡行文書

諸史拾遺卷一

九

百攷之吳志終權之世未嘗一至會稽况東冶僻在海隅何暇遠涉其地魚豢所紀殆不可信

張昭傳

至平州都督 陳氏景雲曰吳無平州當是半州之誤吳主子建昌侯慮嘗鎮半州甘寧潘璋亦曾屯此乃中流重地故特置都督如西陵濡須之比也

步騭傳

在荆州界者諸葛瑾陸遜朱然程普潘濬等十一人 陳氏景雲曰騭所條上諸臣皆當時有聲績於荆州者皆言之卒在孫權稱尊號以前不應亦列其中

傳錄誤也是時呂岱在荆州其名迹亦葛陸之亞何獨遺之或程普乃呂岱之譌

凌統傳

會病卒時年四十九 陳氏景雲曰案統父操以建安八年戰沒統時年十五及十一年即領討麻屯之捷至年四十九則吳赤烏中也統自攝領父兵屢立戰功若赤烏中尙在則從合肥還二十年間統之宣力行間多矣何更無功可錄乎據駱統傳凌統歿復領其兵在隨陸遜破蜀以前計統之年始未踰三十此四字當是二字之誤

諸史拾遺卷一

十

丁奉傳

太平二年魏大圍之 元本云魏大將軍諸葛誕據壽春來降魏人圍之今本脫十二字

朱然傳

又陸遜亦本功臣名將存者惟然 陳氏景雲曰本當作卒據孫權傳遜先然五年卒云亦者承上葛步二人言之

鍾離牧傳

注盛以施績留建平智略名將屢經於彼無云當城之首 陳氏景雲曰建字衍因上有建平字而複出也



留平見孫休傳平於永安六年以平西將軍率眾圍  
巴東數月乃還其經信陵者屢矣

是儀胡綜傳

徐祥者吳郡烏程人也先綜歿 陳氏景雲曰承祚書  
凡不立傳而附見它傳者雖事迹可稱評皆不及之  
今綜次於儀詳又附綜傳而評云是儀徐詳胡綜皆  
孫權時幹興事業者也又云儀清恪貞素詳數通使  
命綜文采才用各見信任攷詳使曹公唯一見孫權  
傳如陳氏之評則固屢奉使稱旨矣評先詳後綜其  
非附見綜傳可知無傳有評似乖史例意詳自有傳

諸史拾遺卷一

十一

而偶逸之綜傳末數語則出自後人附益也據綜傳  
孫權立解煩兩部詳領左都督又江表傳詳嘗以侍  
中偏將軍為節度官典掌軍事亦可略見其幹略矣  
濮陽興傳  
皓既踐阼加興侍郎領青州牧 興位為丞相何緣更  
加侍郎此必誤也宋本作中郎亦未可據

晉書

元帝紀

太興元年改丹陽內史為丹陽尹 案地理志元帝建  
都揚州改丹陽太守為尹薛兼傳拜丹陽太守中興

建轉尹此云內史者誤也晉制王國稱內史郡稱太  
守丹陽非王國不當稱內史

康帝紀

因改元曰建元或謂冰曰郭璞謙云立始之際邱山傾  
立者建也始者元也邱山諱也冰變然既而歎曰如  
有吉凶豈改易所能救乎至是果驗 案郭璞傳庚  
翼幼時嘗令璞筮公家及身卦成曰建元之際邱山  
傾長順之初子凋零及康帝即位將改元為建元或  
謂庚冰曰子忘郭生之言乎邱山上名此號不宜用  
冰撫心歎愧此即一事而文小異恭帝紀帝在藩國  
會令善射者射馬為戲既而有人云馬者國姓而自  
殺之不祥之甚帝亦悟甚悔之五行志恭帝為琅邪  
王好奇戲嘗闌一馬於門內令人射之欲觀幾箭歿  
左右有諫者曰馬國姓也今射之不祥於是乃止而  
馬已被十許箭矣此亦一事而重出也

諸史拾遺卷一

十一

穆帝紀

永和十年江西乞活郭敞等執陳留內史劉仕而報京  
師震駭 此陳留當僑治於堂邑界義熙中檀詔向  
彌檀祇竝為秦郡太守北陳留內史虞邱進亦以秦  
郡太守督陳留郡事秦郡為堂邑改名知陳留亦在



堂邑也堂邑正江西之地與建康密邇故京師為之  
震駭宋志有兩陳雷郡其一屬豫州領浚儀小黃白  
馬雍邱四縣寄治譙郡長垣縣界此義熙以後別以  
僑戶增置永和以前恐未有此郡也或疑此陳雷即  
寄治譙郡者則淮北荒遠之地即有叛人自可命將  
討之何至震驚京師耶其一屬南豫州領浚儀小黃  
雍邱白馬襄邑封邱尉氏七縣此則淮南之陳雷或  
即晉末之北陳雷乎元熙元年以兗州之北陳雷郡增宋國

地理志

世祖武皇帝接千祀之餘當八堯之禪 談泰云八堯

諸史拾遺卷一

七

二字後人多疑其誤案梁簡文帝文云智高九舜名  
出十堯梁元帝檄文云十堯九舜曷足云也沈約為  
始興王讓儀同表云陛下道苞九舜名過十堯徐堅  
初學記引桓範要論云責公者易雖一賢少謬執難  
者眾雖十堯猶亂又引韓子云堯舜生而在上位雖  
有十桀而不能亂者則勢安也桀紂亦生而在上位  
雖有十堯舜而不能化之則勢亂也韓非子亦云非  
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一穗逆人心雖貴育不能盡  
人力舊唐書張廷珪傳十堯九舜未足稱也白居易  
策云十軒九舜十堯萬禹抑持揚確俱何足稱皮日

休詩翼衛兩舜趨鈞陳十堯駭古人屬文於堯舜之  
上加以數目不過極言其多詞章家任意增減或云  
十堯或云千堯皆非有實晉志出唐人之筆所云八  
堯亦猶是也又堯本作堯世古作堯字形相似八堯  
或是八世之譌大昕謂唐虞夏商周秦漢魏恰是八  
代則後說為長

律秣志

會數從天地凡數乘餘率自乘如會數而一為過周分  
以從周天月周除之秣日數也 李銳曰天地凡數  
者五十五也易曰凡天地之數五十五有五餘率者二十九也每

諸史拾遺卷一

七

大餘二十九故謂以二十九自乘得八百四十一例  
二十九為餘率 上位以會數四十七加五十五共得一百二與上位  
相乘得八萬五千七百八十二以會數除之得一千  
八百二十五又四十七分之七為過周分以加周天  
二十一萬五千一百三十共得二十一萬六千九百  
五十五又四十七分之七以月周七千八百七十四  
除之得二十七千八百七十七分四日之四千三  
百五十七又四十七分之七是為月行遲疾一周之  
日及分又置二十一萬六千九百五十五又四十七  
分之七以會數通分內子得一千一十九萬六千八



百九十二如倍通數六十二而一得一十六萬四千四百六十六即秣周也以周日法五千九百六十九除之得二十七日五千九百六十九分日之三千三百三亦為月行遲疾一周之日及分過周分者月平行一周適滿一周天而在遲疾一周則周天之外又多行此分數此所謂過周分即唐九執術之高月令鹵洋新法之月最高行也

張載傳

弟元領佐著作述秣贊一篇見律秣志 今志無之和嶠傳

諸史拾遺卷一 五

太傅從事中郎庾敳見而歎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礫柯多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 案庾敳傳敳有重名而駮斂積實都官從事溫嶠奏之敳更器嶠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礫柯多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此即一事而傳聞互異和嶠卒於元康二年其時東海王越未為太傅敳名位尚微此語自當屬之溫嶠

王舒傳

轉後將軍宣城公褚裒諮議參軍 宣城公裒元帝子也此作褚裒蓋校書者妄增褚裒未嘗封宣城公其

蔡在穆帝永和五季不在元帝時也

謝安傳

上黨太守張虔碩戰敗 案東晉僑立上黨郡有二皆見於宋志其一徐州淮陽郡有上黨令本流寓郡僻省來配其一揚州淮南郡有襄垣令晉末上黨民南過江立僑郡縣寄治蕪湖後省上黨郡為縣屬淮南王羲之傳

又遺尚書僕射謝安書 案羲之任會稽內史日謝安未為僕射當是謝尚之謬據尚傳永和十中拜尚書僕

射出為都督豫州刺史鎮歷陽在任有政績上表求

諸史拾遺卷一 六

入朝因留京師署僕射事羲之與尚書蓋在入朝署僕射事時也

諸葛長民傳

進位使持節督青揚二州諸軍事青州刺史領晉陵太守鎮丹徒 此時長民所督者但揚州之晉陵一郡百當云督青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史臣不諳地理省去三字便不妥

轉督豫州揚州之六郡諸軍事豫州刺史領淮南太守

是時豫州寄治姑臧揚州六郡謂淮南歷陽安豐廬

江堂邑宣城也 以何無忌劉毅傳參證知之



外戚傳

褚裒 除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平洲 洪氏亮吉曰  
平洲當作半洲刊寫誤也元和郡縣志江州或理半  
洲

改授都督徐兗青揚州之晉陵吳國諸軍事衛將軍徐  
兗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 案宋志元帝割吳郡海  
虞縣之北境為東海郡故徐州刺史兼督吳國永和  
以後移東海三縣亦寄治京口領徐州者惟督晉陵  
不更督吳郡矣

桓溫傳

諸史拾遺卷一

七

溫乘勝直進焚其小城勢遂夜遁九十里至晉壽葭萌  
案自成都至葭萌程途遙遠豈止九十里若云一  
夜行九十里亦無謂

王彌傳

勒后擒苟晞以為左司馬彌謂勒曰公獲苟晞而用之  
何其神妙使晞為公左彌為公右天下不足定也  
此語又見石勒載記

石勒載記

晉龍驤將軍王國以南郡叛降於堪 南郡疑南陽之  
譌

修晉書詔

朕拯溺師旅省方禮畢四海無事百揆多閑遂因暇日  
詳觀典府考龜文於義載辨身冊於軒季不出巖廊神  
交千祀之外穆然旒纒臨睨九皇之表是知右史序言  
斯不爽昧左官詮事歷茲綿遠發揮文字之本通達書  
契之源大矣哉蓋史籍之為用也自沮誦攝官之後伯  
陽載筆之前代列史臣皆有刪著仲尼修而採檮杌倚  
相誦而闡丘墳降自鹵京班馬騰其茂實逮於東漢范  
謝振其芳聲葭爾當塗陳壽覈其國志眇哉劉宋沈  
裁其帝籍至梁陳高氏朕命勒成惟周及隨亦同甄錄

諸史拾遺卷一

七

莫不彰善癉惡激一代之清芬褒古懲凶備百王之令  
典惟晉氏鷹運制有中原上帝啟[元]后之圖下武代黃  
星之德及中朝鼎立江左嗣興竝宅寰區總重徽號足  
以飛英麗筆將美[口]書但十有八家雖存記注而才非  
良史事虧實錄緒煩而寡要思勞而少功叔寧課虛滋  
味同於畫餅子雲學海涓滴埋於涸流處叔不終於中  
興法盛莫通於創業泊乎干陸曹鄧略記帝王盛廣  
訟纒編載祀其文既野其事罕傳遂使典午清高翰遺  
芳於簡冊金行曩志闕繼美於驪駟遐想寂寥深為歎  
息宜令修國史所更撰晉書銓次舊聞裁成義類俾夫



涇洛之誥成使法明其所須可依修五代史故事若少  
學士亦量事追取貞觀二十年閏二月

諸史拾遺卷十一

九

諸史拾遺卷十一

宋書

嘉定錢大昕

天文志

方則俱方圓則俱圓不同之義也 不同上當依晉志  
增無方圓二字

朱齡石傳

進監益州巴鹵梓潼宕渠南漢中秦州之安固懷寧六

郡諸軍事 益州下當有梁州之三字據州郡志巴

鹵梓潼南漢中南宕渠本屬梁州 永初郡國梁州有  
宕渠郡無南字

諸史拾遺卷十一

元嘉十六季始度屬益州安固懷寧本屬南秦亦於

元嘉十六季度益州

謝靈運傳

惟上闕於巖壑 闕文一本是託字

吐泉流之浩漾 一本漾作漾

洞隱巖以攀芳采庇蒙以織畚 闕十八字 一本作庚

宅壘以葆和輿陟峩而善狂十二字又於采庇蒙以

織畚下添徐韜魏而采芋六字據注老萊子在徐無

鬼之下

皓樓尚而頤志卿寢茂而敷詞 闕六字 鄭別谷而永逝

梁去霸而之會 闕六字 一本連寫不云有關然以

韻求之亦不甚叶

注不樂預公卿大事 遂與弟子別於山阿終身不返

一本大事下有病免家居茂陵鄭子真耕隱谷口

大將軍王鳳禮聘不屈廿二字 東壁云此賦山川

字五見 且山川之未備棲清曠於山川長洲字再見

橋林長洲 離合山川備列山川則會以雙 紆縈字再見

長洲字再見 流雙流遠遊 紆縈字再見

款跨紆縈 緬遊字再見 梓容之緬遊 窈窕字三見

澹澹澗而窈窕含和理 透迤字再見 引修隄之透迤

之窈窕暨其窈窕幽深 透迤字再見 雙流透迤

穴字再見 沈波潛匿於洞穴 春秋字再見 於歲存

訪鍾乳於洞穴 春秋字再見 春秋有

諸史拾遺卷二 二

宋志五等封國破

江州

樅林字再見 樅林長洲 好生字再見 悟好生之成平

生字再見 謝平生於交游或 名山字三見 屢憩羨靈

鷺之名山尋 懷抱字再見 明發懷抱 懷抱誰資

柴桑男 松滋伯

南昌侯 朱修之 新淦侯 李道兒

豐城侯 朱齡后 陳顯達 建城侯 阮佃夫

望蔡子 虞邱進 吳平侯 王道隆

永修男 建昌公 到彥之

豫寧侯 王曇首 康樂侯 劉秀之

艾侯 劉懷珍後徙中宿 鄱陽侯 劉惔

上饒男 張靈符 樂安男

臨汝侯 王華 鹵豐侯

新建侯 王華 永城男 南城男 楊暹長南城縣子

宜黃侯 安浦男

東興侯 王謙之 鹵昌侯 檀祇

石陽子 焦度 吉陽男

東昌子 焦度 興平侯 戴僧靜

巴邱男 興平侯 戴僧靜

諸史拾遺卷二 三

陽豐男 高昌男 平都子 顏師伯

遂興男 平都子 顏師伯

新喻侯 劉義宗 宜陽子

永新男 安復侯

萍鄉侯 何無忌 廣興侯

南康郡公 劉穆之 贛侯

寧都子 王廣之 雩都侯 褚淵

平固侯 沈宏系 南康公

陂陽男 南野伯

虔化男 吳興子 沈懷明



將樂子 垣榮祖 田嗣

邵武子 李安民

建陽男 曷慶建陽縣子

綏城男 楊養

侯官口

晉安男

羅江男 曹虎

司州

隨陽子

水陽男

安陸公

荊州

江陵公

華容公 王宏

當陽男

臨沮伯

諸史拾遺卷十一

四

編男

枝江侯 徐湛之

江安侯 王景文

孱陵侯 任農夫

佗唐侯 張興世

佷山男

巴東郡公 柳元景

魚復侯

秭歸侯 劉恬 殷孝祖 改建安

歸鄉公

長寧侯

上黃男

鄧州

汝南侯 姜產之

沌陽子 周盤 訖能

孝昌侯

惠懷子 富靈符

沙陽男

瀘陽子

蒲圻男 王廣之 蒲圻縣子

竟陵侯 薛淵 吳喜

新市子 曹欣之

宵城侯 趙倫之

新陽男

雲杜侯

臨沅男

龍陽侯 王鎮惡

漢壽伯

遷陵侯 佼長生

辰陽男

巴陵男

下雋侯

監利侯

州陵侯

武昌侯

陽新侯 顧彬之

鹵陵男

孝寧侯 全景文

諸史拾遺卷十一

五

湘州

臨湘侯

醴陵侯

瀏陽侯 繆方盛

吳昌侯

羅侯 孫超之

攸子 孟次陽

建寧子

湘南男 呂安國

益陽侯 垣護之

湘鄉男

新康男 劉康祖

重安侯 常是 王敬則

衡山男 王穆之

柳伯

耒陽子 沈嗣之 見竟陵王 誕傳

泉陵子

洮陽男

零陵子 宋達之

祁陽子	應陽男	觀陽男	營浦侯	營道侯	劉義素	臨蒸伯	段佛榮	茶陵子	俞道隆	湘陰男	邵陵子	建興男	高平男	胡忠祖	邵陽男	杜幼文	始興郡公	沈慶之	曲江侯	王元漢	陽山侯	周滿山陽縣侯見	貞陽侯	柳世隆	含涯男	臨賀侯	馮乘侯	封陽侯	蕭忠話	興安侯	劉義賓	始安子	永豐男	陳懷真	平樂侯	建陵男	雍州	襄陽郡公	張敬兒	云陽男	新野侯	山都男	槐里男	順陽侯	劉亮	武當侯	江方輿	上洛男	義成侯	張瓌	略陽侯	安寧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諸史拾遺卷十一 六

梁州	廣昌子	益州	都安侯	新城子	江原男	廣州	番禺侯	蕭慶封番禺男	熙安子	博羅男	綏寧男	高叟子	寶安男	海豐男	海安男	欣樂男	南齊書	以京口為吳幽州	案吳孫詔鎮京城十餘季加領幽	州牧故子顯有此言如諸葛瑾領豫州牧步騭領冀	州牧丁奉賀齊全琮領徐州牧朱然領兗州牧朱桓	領青州牧	梁書	朱异傳	艾英以義烈知名官至齊江夏王參軍	毛本能吳平合	將軍誤	异季數歲外祖父顧歡撫之謂异祖昭之曰此兒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諸史拾遺卷十一 七



常器當成門戶 惠氏棟松厓筆記云案南齊書孝義傳朱謙之父昭之以學解稱於鄉里謙之季數歲所生母亾昭之假葬田側為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及長手刃殺幼方詣獄自繫世祖嘉其義遣隨曹虎鹵行將發幼方子憚於津陽門伺殺謙之謙之兄選之又刺殺憚有司以聞世祖曰此皆是義事悉赦之選之幼時顧懽與歡同以女妻焉則選之即异父也選翼字相似故譌為翼大昕案南史作翼之梁書脫之字

陳書

諸史拾遺卷上

八

魯悉達傳

齊遣行臺慕容紹宗以眾三萬來攻悉達與戰敗齊軍紹宗僅以身免 趙氏翼曰紹宗卒於梁武被害之歲梁武後尚有簡文帝元帝凡六季而敬帝始立安得敬帝時尚有慕容紹宗在耶

魏書

高祖紀

太和三年二月乾象六合殿成 陳鶴日記於四季正月再書乾象六合殿成當有一誤

南史

呂僧珍傳

天監四季大舉北侵自是僧珍書直中省夜還祕書五季旋軍以本官領太子中庶子 陳鶴曰案梁書本傳下有夏又命僧珍率羽林勁勇出梁城其季冬十六字李氏誤刪其文則旋軍字無著

尋陽王大心傳

大心以鐵舊將厚為其禮軍旅之事悉以委之 陳鶴

曰此下南監本脫一行今以梁書補之當云仍以為豫章內史侯景數遣軍鹵上寇鈔大心輒令凡廿字

徐嗣伯傳 附張融傳

諸史拾遺卷上

九

直閣將軍房伯玉服五石散十許劑無益更患冷夏日常覆衣嗣伯為診之曰卿伏熱須以水發之非冬月不可至十一月冰雪大盛令二人夾捉伯玉解衣坐石取水從頭澆之盡二十斛伯玉口噤氣絕家人啼哭請止嗣伯遣人執仗防閣設有諫者搥之又盡水百斛伯玉始能動而見背上彭彭有氣俄而起坐曰熱不可忍乞冷飲嗣伯以水與之一飲一升病都差自爾恆發熱冬月猶單禪衫 東望曰三國志注引華陀別傳云有婦人長病經季世謂寒熱注病者冬十一月中佗令坐石槽中平旦用寒水汲灌云當



滿百始七八灌會戰欲死灌者懼欲止佗令滿數將  
至八十灌熱氣乃蒸出囂囂高二三尺滿百灌佗乃  
使然火溫淋厚覆良久汗洽出著粉汗燥便愈此事  
與嗣伯相類嗣伯之恣益得於佗也

北史

叙傳

商較當世人物 商較猶商榷也

唐書

懿宗紀

咸通三年十一月封叔祖緝斬王叔慎榮王 案順

諸史拾遺卷十一

十

諸子傳斬王緝不著封季但云土六年咸通八年  
則與紀正合也順宗崩於元和元年閏五十八年而  
尚有未封之子此事之可疑者唐大詔令載此制云  
順宗皇帝第二十八子緝憲宗皇帝第二十子慎無  
叔祖與叔之稱

地理志

蜀州 唐安 元和郡縣志佗唐興云先天元年以犯

諱改為唐安至德二年改為唐興縣此至失載至德

夏名一節

黎州 飛越 元和郡縣志云天寶初廢飛越縣

松州 平康鹽泉 元和郡縣志松州無此二縣平康  
仍屬當州未知其審

思唐州 武郎 郎當佗勳史臣避宋諱缺筆後人譌

為郎百元和郡縣志正佗武郎

藝文志

道藏音義目錄一百一十三卷崔湜薛稷沈佺期道士

史崇元等撰 案道藏音義今已不傳惟存妙門由

起六篇而明皇御製序及太清觀主史崇等序猶見

於正統道藏一時別名者昭文館學士崔湜薛稷徐

彥伯賈膺福竺父邱悅盧藏用韋利器沈佺期李獻

張齊賢鄭喜胡皓崇文館學士祝欽明徐堅王琚員

半千胡雄褚無量劉子元賈會蘇晉廿二人而以金

紫光祿大夫鴻臚卿員外置同正員上柱國河內郡

開國公太清觀主史崇為大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

太子僕射上柱國盧子真為副使宣議郎試右領軍

衛長史史杲為判官志所書殊未備也史稱史崇元

而彼單名崇蓋宋人避諱去下一字序不著季月以

諸臣官階驗之當在先天元年八月以後開元元年

七月以前

方鎮表



咸通三年升邕管經略使為嶺南兩道節度使增領蒙  
州 案唐大詔令咸通三年十月敕宜分嶺南為東  
南道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以邕州為嶺南兩道其所  
管八州地極邊遠近罹寇擾尤甚州殘將盛潘垣宜  
添州縣宜割桂州管內翼州象州容州管內藤州巖  
州並隸嶺南兩道收管是當時增領者不止一州蒙  
當是象之譌

宗室世系表

雍王房 東平王詔 當移於江夏王道宗上一格  
宗正少卿漢 傳以漢為道明六世孫則景融當承道

諸史拾遺卷十一

主

明之下

盧國公相州刺史景悛 當從劉傳作景恆

蜀王房 嗣沈黎侯長沙出繼元景 元景上脫荆王

二字

彭王房 嗣王左千牛衛將軍志暕 據劉傳志暕為

絢之子應移上一格

霍王房 嗣王右千牛員外郎軍暉 傳以暉為緒孫

當移上一格

宰相世系表

杜氏 崇懿宮尹丞右司員外郎麗正殿學士 此佑

之大父也權德輿撰佑墓志云王父懿尚書右司員  
外郎詳定學士懿與懿字相似表又多一崇字

賈氏 元 沁水丞 權德輿撰賈耽墓志云烈破

之燕居不仕與表異弼散騎侍郎柳沖傳二子躬之

匪之躬之宋太宰參軍子希鏡南齊外兵郎生校義

與郡太守生執梁太府卿 案柳沖傳以希鏡為匪

之子執為希鏡子與表不合

牛氏 鳳及春官侍郎 案杜牧撰牛僧孺墓志稱文

安後四世諱鳳及於公為高祖文安後五世諱休克

於公為曾祖則休克為鳳及之子而表不系休克於

諸史拾遺卷十一

主

鳳及下何邠志云中書門下侍郎而表云春官侍郎

亦不甚合

于氏 德成郎令 權德輿撰于公先廟碑德威

頊戶部侍郎判度支頂長安支當從碑頊字允元相憲

宗頊洋州司戶參軍 碑稱長子頊洋州司戶參軍

冢子頊戶部侍郎幼子頊長安縣尉公即第三子也

表所載四人次第與碑不合當以碑為正頊當為頊

頂當為頊碑載頊昆弟唯四人表於頊之後又有莫

一人恐是刻本之譌

王氏 昇咸陽令 案李宗閔撰王播神道碑自滿以



下與表同播祖為咸陽令昇而其兄亦名昇必刻本之謬

鎮祕書丞 案碑稱嗣子式祕書丞次日冰京兆府參

軍無名鎮者表以式為起子鎮為播之長子與碑不

合然王起傳亦云子式龜舊唐書以式為播子

起字舉之魏郡文懿公炎字逢時太常博士 案碑稱

公之仲弟曰炎季曰起王播傳亦云與弟炎起皆有

名此劉起於炎之前謬

裴氏 仁基字德本隋光祿大夫忠公 案獨孤及撰

裴稹行狀曾祖仁基祖行儉則仁基乃行儉之父也

諸史拾遺卷十一

十四

表以行儉為思諒子恐謬

倚殿中侍御史伯榆次尉 案倚伯與倩儼皆稹之子

表誤下一格當據行狀改正

韋氏 知人司戎大夫 獨孤及撰韋稹神道碑云職

方郎中稹表失書其官據碑蓋終於申王府司馬而

贈太常卿也

綱字綱初名紹陳王傳 案綱非稹子當是昆弟行表

誤下一格

獨孤氏 澄疑澄字丕字山甫刻主簿 萬 案獨孤

及撰其父表云子汜巨及正等此舉葬時見存者而

言其為澄墓志云穎川府君第三子其為丕墓志云

府君第五子其為萬墓志云府君第六子三人皆耐

葬塋函則皆為通理之子無疑也表以此三人系於

穎川長史楷之下若別有官穎川長史其人者其誤

一也又毘陵集有大理寺少卿嶼墓志稱嶼為文惠

第二子浙江東道節度使峻季弟不聞別有兄名楷

者表以楷別於峻嶼之前其誤二也及稱嶼為叔父

表與思曠同行似及大父行其誤三也澄丕萬皆及

之弟表皆超上一格似及諸父行其誤四也

閻氏 案 官監察御史領高陵令見獨孤及撰閻用

之墓誌

諸史拾遺卷十一

十五

十一宗諸子

元宗子 靖恭太子琬 俯王濟陰郡 案宗室世系

表俯伯備唐大詔令亦同此伯誤俯封濟陰郡王

表傳同獨唐大詔令伯濟陽

光王琚 義王淮 陳王泚 案本紀開元二十一年

九月封子泚義王淮陳王唐大詔令開元二十一年

九月封濟王等制與紀正同又開元二十三季皇太

子諸王改名制亦云義王泚為泚陳王淮為瑀此傳

誤



儀王璉 子仇王鍾陵郡 案唐大詔令及宗室表俱  
倫臨川郡王此傳恐誤

永王璘 子儻為餘姚王 案唐大詔令開元二十八  
季封永王子儻為襄城郡王宗室表亦首列儻名傳  
失載

壽王瑁 儻王德陽郡任濟陽郡 案唐大詔令開元  
二十八季封壽王子伾為河間郡王不見儻名與此  
異

肅宗子 彭王僅 詔僅充河鹵節度充王 備北庭涇  
王 隴右杞王 陝鹵興王 鳳翔竝為大使 案

唐大詔令乾元三季閏四月同制尙有邵王僖改封  
蜀王充邠寧鄜節度大使傳不當略之

代宗子 睦王述 第四 柳王逾 第五 恩王連 第

六 韓王迥 第八 鄜王邁 第八 忻王造 第十三

昭王暹 第十四 嘉王運 第十五 端王遇 第十六

循王適 第十七 恭王通 原王遠 雅王逸

嘉王運 貞元中除橫海軍節度大使傳失書

順宗子 郊王經 二十一季又與均淑皆密邠邵宋

集冀和衡欽會珍福撫苗袁桂翼二十王皆進王

案欽珍二王德宗子非順宗子雖同日封王不應竝

舉且欽珍衡會福撫苗袁桂翼八王初未先有郡王

之封亦不當在進王之數或云順宗子自有珍王緒

欽王績二人然順宗紀不見兩王始封恐傳誤 李

賡芸曰案宗室世系表順宗二十二子第十一欽王

績第十四珍王緒唐會要與表同舊書別傳載順宗

諸子亦合惟本紀則新舊書俱不見兩王之始封且

又案福王在珍王之前

密王綯 憲宗紀及表俱倫綯順宗紀及唐大詔令俱

倫綯 李賡芸曰唐會要亦倫綯

翼王綽 本紀表及唐大詔令俱倫綽 李賡芸曰舊

書順宗紀倫綽唐會要倫綽

珍王緒初名況王洛交後進王 案貞元二十一季封

二十王其封珍者乃德宗子誠也唐大詔令及本紀

俱無緒名此一王頗可疑

撫王紘 嘗除河東節度使見唐大詔令

欽王績無夢季 此王無封季

憲宗子 灃王憚 三子曰漢王東陽郡曰源安陸曰

演臨安 案唐大詔令大和八季八月封諸王男為

郡王灃王第三男灃可封臨川郡王此倫演而封臨

安當有誤又案宗室表臨川郡王演系於深王之下



蓋轉寫失其次百演潢字形相涉未知孰是

鄭王懌 子溥平陽郡王 大詔令鄭佗祁

穆宗子 懷懿太子湊 太和八季薨 本紀在九季

宣宗子 靖懷太子漢 漢當佗漢已詳攷異據董衝

釋音云漢無鄙反則宋本未誤也

濮王澤 大中九季除鎮州大都督成德軍節度使傳

失書

昭王洵 大中十一季除鎮州大都督成德軍節度使

傳亦失書

廣王滄 大中十一季始王與衛王同封 據本紀滄

諸史拾遺卷二

六

封於大中十一季八月而衛王滄之封在十季九月

相距一季不得云同封也

懿宗八子 魏王佾 長男 乾符六季薨傳失書

涼王佺 第二男

蜀王佖 第三男 成通十一季除劍南節度副大使傳

失書

僖宗子 建王震 中和三季除魏博節度使傳失書

昭宗十七子 德王裕 長子 棣王綽 第三 虔王禎

第五 沂王禛 第六 遂王禕 第七 景王祕 第八

輝王祚 第九 卽哀帝 祁王祺 第十 雅王 第十一

十 瓊王祥 第十二

元宗二十九女 永穆 常芬 唐昌 開

元十 常山 第六 高都 開元九月 臨晉 開元廿

八 建平 開元八月 眞陽 開元八月 信成 開元

月 昌樂 同 永寧 元十七 開 平昌 元十九 天

二月 高陽 廿九 開元 興信 開元四月 廣寧 天

九載 太華 廿一 天 壽光 廿二 天 樂成

四月 天寶 壽光 廿二 天 樂成

常芬 開元十九季出降張去盈史佗去奢誤

德宗十一女 永陽公主 普寧公主 文安公主

諸史拾遺卷二

九

據唐大詔令順宗封諸妹制永陽第十妹普寧第十

一妹文安第十三妹

順宗十一女 漢陽 始封德 晉安 始封威 東陽 始

信安 始封武 雲安 襄陽 始封晉 尋陽

郡主 臨汝 第二 陽安 始封清 平恩 第廿

邵陽 第廿 唐大詔令無雲安又平恩佗思平

宣宗十一女 萬壽 長 永福 第二 鹵華 第三 廣德 第

義和 第五 饒安 第六 盛唐 第七 義和唐大詔令佗

和義

辛雲京傳



以雲京性沈毅故授太原尹 案唐自中葉以後尤重節鎮河東節度使例兼太原尹史書尹不書節度於例未當

劉禹錫傳

由和州刺史入為主客郎中復任游元都詩且言始謫十季還京師道士植桃其盛若霞又十四季過之燕復一存唯免葵燕麥動搖春風日以詆權近聞者益薄其行俄分司東都 今案禹錫集再游元都觀絕句在大和二季三月是季歲在戊申而除主客郎中分司東都在大和元季六月史以分司東都繫於他

唐書史拾遺卷二

于

游元都觀詩之後殆失其序矣禹錫本自和州除主客郎中分司東都其時初未到都次季乃以裴度薦起元官直集賢院方得到京元都詩正在此時距元和十季乙未自朗州被召恰十四季矣集中又有蒙恩轉儀曹郎依前充集賢學士舉韓湖州自代詩可見禹錫初入集賢尚是主客後乃轉禮部史云以薦為禮部郎中集賢直學士亦未核也

唐書 逆臣別傳第一百五十下

唐書凡二百二十六篇總二百五十卷

二十一帝本紀一十篇一十卷

十三志五十篇五十六卷

三表十五篇二十二卷

列傳一百五十篇一百六十卷

錄一卷

釋音一卷

嘉祐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進

編修官宣德郎守秘書省著佐郎臣劉義叟  
編修官宣德郎守秘書丞臣騎都尉臣呂夏卿

編修官開封府推官朝奉郎太常博士充集賢校理都尉臣宋敏求

編修官朝奉郎守尚書郎中制誥同勾當直學士輕車都尉臣王

編修官朝奉郎守尚書郎中制誥同勾當直學士輕車都尉臣王

編修官朝奉郎守尚書郎中制誥同勾當直學士輕車都尉臣王

充宗寺修玉牒官騎都尉高平縣開國男臣范

刊修編明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學士朝散大夫尚書都尉臣宋

事兼尚書河內勸農使臣常山郡開國公臣夏竦

刊修翰林學士兼龍圖學士朝散大夫給事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臣歐陽修

護軍樂安郡開國侯會昌二千三百戶會實封貳百戶賜紫金魚袋臣歐陽修

提舉編修推忠佐理功臣奉大夫尚書禮部侍郎參知政事上柱國廬陵

郡開國公會昌二千三百戶會實封貳百戶賜紫金魚袋臣曾亮

嘉祐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准

中書劄子奉



聖旨下杭州鑄版頒行

校對無為軍判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太學監講臣錢藻

校對宣德郎守大理寺丞充國子監直講臣吳申

校勘朝奉郎守太常丞充祕閣校理騎都尉臣文同

校勘承事郎守太常博士充祕閣校理判官院騎都尉臣陳薦

校勘宣德郎守太常博士充祕閣校理權判官書膳部騎都尉臣裴煜

推忠佐理功臣奉大夫尚書禮部侍郎參知政事上柱國廬陵郡開國

公會邑二千一百戶食實封貳百戶賜紫金魚袋臣曾亮

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工部尚書尚書平章事集賢殿

大學士柱國南陽郡開國公會邑六千七百戶食實封貳百戶臣韓琦

諸史拾遺卷一

三

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佐理功臣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

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上柱國河南郡開國公會邑三千八百戶食實封貳百戶臣呂頤

新唐書釋音序

將仕郎前權書學博士臣董衝 上進

嘉祐中 仁宗皇帝詔儒臣修唐書其事廣於前其文

粹於舊學者願觀焉或字奇而不能辨則悵然而中止

者有矣猶之求珠於九重之淵驪龍寤而當其前則還

縮而不敢進彼雖至寶橫 於其側可得而有之耶故

諸史中惟新唐書能究其終始者尤鮮臣每讀晉史見

何超纂音義竊嘗慕焉於是歷考聲韻以為之音使學

者從容而無疑觀其文章藻繪體氣渾厚可以吹波助

瀾揚厲清浮則愈於得寶之美也若夫名篇乞目立傳

之實增損出入有異於舊史者悉見諸因革云崇寧五

季十一月日臣衝謹序

諸史拾遺卷一



諸史拾遺卷三

嘉定錢大昕

五代史

南平世家

建隆元季以疾卒 按係融官至守太傅兼中書令見

通鑑長編

乾德元季 是季十一月改元乾德實即建隆四季也

上文既書建隆四季繼沖移鎮又在未改元之前不

應更舉乾德之號

梁太祖使相二十七人 王審知成武節度使兼侍中韓

諸史拾遺卷三

見

錢鏐 鎮海鎮東節度使吳越王加守中書令

馬殷 武安節度使加侍中兼中書令

劉隱 嶺南節度使兼中書令

符道昭 秦州節度使平章事

馬寶 通鑑乾化元季以朗州留後馬寶為永順節

度使同平章事

葉廣略 嶺南鹵道節度使

龐巨昭 寧遠節度使

楊師厚 宣義節度使兼中書令

王景仁 寧國節度使平章事

牛存節 忠武節度使平章事

成汭 荊南節度使守中書令

張廣霸 即張歸霸 河陽節度使

高萬興 保塞節度使

張全義 河南尹兼中書令

李瓊 馬殷將靜江節度使平章事通鑑開平二季

靜江節度使同平章事李瓊卒

王鎔 武順節度使

羅紹威 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

諸史拾遺卷三

王重師 佑國節度使平章事

馮行襲 匡國節度使

張佖 馬殷將永順節度使

王檀 保義節度使

劉知俊 忠武節度使兼侍中

李思諫 定難節度使

劉守光 盧龍節度使同平章事加兼中書令

劉守文 義昌節度使加中書令

李知福 一作仁福 定難節度使加平章事

高季昌 荆南節度使

末帝使相三十二人錢傳瓘清海節度使兼侍中別見

錢鏐

馬殷

張全義 河南尹

馬寶

葉全略

龐巨昭

楊師厚 天雄節度使加兼中書令

牛存節 天平節度使平章事

王檀 天平節度使兼中書令

諸史拾遺卷三

三

劉巖 清海節度使兼中書令

張歸霸 河陽節度使

高萬興 新武保大節度使兼中書令

朱文課一作友謙 河中節度使加中書令

劉鄩 宣義節度使平章事又以泰寧節度使平章事

事

高季興 荆南節度使守中書令

王審知 威武節度使兼中書令

溫韜 靜勝節度使加平章事

葛從周 昭義節度使兼侍中

賀德倫 天雄節度使

錢傳璟 湖州刺史領寧國軍節度使平章事

賀瓌 宣義節度使平章事

孔勣 山南東道節度使平章事

張萬進 平盧節度使徙泰寧平章事

尹皓 感化節度使平章事

李繼韜 匪義即昭義節度使平章事

馬綽 鎮東軍節度使行軍司馬吳越大將貞明中

授雄武節度使平章事

杜建徽 吳越左丞相領涇原節度使平章事

諸史拾遺卷三

四

袁象先 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領鎮南節度使平章事

事

李仁福

康懷英 永平節度使平章事

韓洙 朔方節度使平章事

曲美 靜海節度使平章事

唐莊宗使相三十二人李繼曠茂貞子彰義節度使加中書令錢元瓘兩浙兵馬留後

清海節度使兼侍中進兼中書令王都義武節度使兼侍中俱別見

李茂正 秦王守尚書令鳳翔節度使

錢鏐 尚父守尚書令



馬殷 武安節度使中書令兼尚書令

張全義 忠武節度使尚書令守中書令

王審知 威武節度使守中書令

高萬興 通鑑同光三季彰武保大節度使兼中書

令高萬興卒

馬存 殷弟寧遠節度使兼侍中

馬資 靜江節度使兼中書令

錢元璪 鎮東節度副大使建武節度使守侍中兼

中書令

錢元球 吳越馬步統軍使靜海節度使守侍中兼

諸史拾遺卷三

五

尚書令

馬希振 殷子武順節度使兼侍中

李仁福 定難節度使兼中書令

韓洙 朔方節度使兼侍中

高季興 荆南節度使守中書令

朱友謙 文一他 河中節度使兼尚書令賜名李繼麟

丁會 澤潞節度使

李像 苗是李儼即 鳳翔節度使兼中書令

孔勅 山南東道節度使平章事

袁象先 宣武節度使賜名李紹安

符習 徙平盧節度使安國節度使平章事

溫籍 匡國節度使平章事賜名李紹冲

朱令德 口口節度使平章事

符存心 存一他 盧龍節度使兼中書令

魏王繼岌 東京留守平章事

李存渥 義成節度使平章事

李存璋

李存霸 振武節度使平章事移澤潞天平河中

郭崇韜 樞密使領成德節度使守侍中

孟知祥 西川節度使平章事

元行欽 歸德節度使加平章事賜名李紹榮

夏魯奇 河陽節度使賜名李紹奇 據薛史魯奇於

州始加 平章事 長興元年鎮遂

錢元瓚

明宗使相三十八人

今闕其一蓋脫王晏球一人也錢

之數又馬希贊武安節度使兼侍中加中書令錢元

璪鎮東節度使兼中書令加尚書令王延翰

孟知祥 西川節度使兼侍中進兼中書令

李仁福 兼中書令

李儼 苗李從曠也天 鳳翔節度使兼中書令



馬竇 靜江節度使兼中書令

馬希振 昭信節度使兼侍中

符習 平盧節度使兼侍中 一作宣武節度使兼侍中

朱守殷 宣武節度使加兼侍中河南尹平章事

安元信 武寧節度使平章事 一作山南東道節度使

毛章 昭義節度使邠州節度使平章事

霍彥威 天平節度使兼侍中移平盧加兼中書令

安金全 振武節度使平章事

錢元璪 中吳節度使兼中書令

錢元球 靜海節度使兼侍中

諸史拾遺卷三

七

趙德均 盧龍節度使平章事加兼侍中進兼中書令

孔勅 澤潞節度使平章事加兼侍中

高季興 荆南節度使兼尚書令

夏魯奇 武信節度使平章事

魯文

盧文進 義成節度使平章事

安重誨 樞密使兼侍中加中書令

孔循 樞密使東都留守平章事復出為忠武節度使

房知溫 秦寧節度使平章事加兼侍中進兼中書令

令

王建立 成德節度使平章事入相復出為平盧節度使平章事

王都 義武節度使兼中書令

王延東 威武軍節度副使平章事 一作奉國節度使知建州兼中書令

范延光 樞密使平章事加兼侍中

趙鳳 安國節度使平章事

趙延壽 樞密使平章事加兼侍中

馬希範 武安節度使兼侍中加中書令

高從誨 忠義節度使平章事

諸史拾遺卷三

八

馮贇 授荆南節度使兼侍中加兼中書令長興四年以三司使加同中書門下二品

馬希杲

姚元素

康義誠 河陽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馬步都指揮使平章事

張虔釗 山南西道節度使平章事

錢元璿 清海節度使平章事

張虔釗 山南西道節度使平章事

錢元璿 清海節度使平章事



朱因昭 長興四季以樞密使加平章事

張延朗 三司使

王晏球 鄆州節度使兼侍中一從天平節度使兼侍中

曹義金 沙州節度使兼中書令

閔帝使相二十三人少一人錢元珣順化節度使平章事別見

王思同 鹵都畱守平章事

安元信

馬希杲

王建立

范延光 成德節度使兼侍中改天雄

諸史拾遺卷三

九

李從曠

趙德均 盧龍節度使兼中書令

房知溫 平盧節度使兼中書令

馬希振

馬希範 湖南節度使兼中書令

趙延壽 宣武節度使兼侍中

高從誨 荆南節度使兼中書令

錢元球

馮贇 樞密使兼侍中加兼中書令

安彥威 護國節度使

盧文進 潞州節度使平章事

康義誠 河陽節度使兼侍衛都指揮使兼侍中

朱因昭 樞密使加兼中書令

馬虔錄即張虔釗 山南西道節度使平章事

姚彥章 湖南左丞相彥章蓋馬氏大將通鑑乾化

元季以靜江行軍司馬姚彥章為寧遠節度副使

權知客州從楚王之請也三季除寧遠節度使

張延朗

錢元璪

末帝使相二十二人趙延壽樞密使忠武節度使兼侍中別見

諸史拾遺卷三

十

安元信 昭義節度使兼侍中

趙在禮 山南東道節度使平章事

馬希杲 靜江節度使平章事

盧文進 安遠節度使平章事

張延朗 雄武節度使

王建立 天平節度使兼侍中

馮道 匡國節度使平章事

范延光 天雄節度使兼侍中入為樞密使又出為

宣武節度使加中書令

李從曠 鳳翔節度使

趙德均 盧龍節度使兼中書令

房知溫 平盧節度使

馬希振 鎮南節度使兼中書令

姚彥章 順義節度使兼侍中

馬存 寧遠節度使兼侍中

韓昭允 樞密使平章事出為護國節度使

李周 宣武節度使平章事

鮑君福 一作君禮 係順節度使平章事

高從誨

馬希範

諸史拾遺卷三

十一

錢元璩

錢元球 詳史倫錄又或倫球誤

靜海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作上客

馬步軍都指揮使兼中書令

錢元璿

晉高祖使相二十三人 錢元懿即元璿清海節度使兼中書令別見

馬希範 湖南節度使兼中書令

王建立 天平節度使兼侍中進兼中書令

張延光 即范延光 天雄節度使

李周 靜難節度使西京留守兼侍中

李從巖 鳳翔節度使兼中書令

高行周 昭義節度使平章事

李從溫 泰寧節度使兼侍中

趙在禮 歸德節度使平章事加兼侍中

安從進 山南東道節度使平章事

杜重威 天福四季以忠武節度使加平章事七季

為順國節度使兼侍中

侯益 天福四季除武寧節度使平章事

楊光遠 宣武節度使兼侍中加兼中書令

安審琦 天平節度使平章事

安彥威 北都留守平章事徙歸德加兼侍中

諸史拾遺卷三

十二

馬希杲 靜江節度使兼侍中

安叔干

李德珣 北都留守改鄴都留守建雄節度使平章

事

杜仁淦 吳越將有寧國節度使同平章事仰仁侄未知即一人否

陸仁璋 武信節度使平章事

桑維翰 彰德節度使兼侍中

鮑君福 保順節度使兼侍中判湖州諸軍事

劉景嚴

馬全節 安國節度使平章事



少帝使相二十八人少一人蓋脫護國節度使鳳翔節

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宏達建節度使平章事俱別見

高從誨 荆南節度使兼尚書令

馬希範 湖南節度使守尚書令兼中書令

錢宏佐 吳越國王兼中書令

王曦 威武節度使兼中書令

朱文進 威武節度使加平章事

李守正 泰寧節度使平章事移天平加兼侍中

石贊 保義節度使

楊光遠 平盧節度使

諸史拾遺卷三

七

杜重威 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

李從溫 武寧節度使兼中書令

李周 東京留守

景延廣 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同平章事出為西京

留守兼侍中

桑維翰 晉昌節度使兼侍中

張從恩 鄴都留守加平章事

安叔千 建雄節度使平章事

馮道 匡國節度使兼侍中

趙瑩 晉昌節度使兼中書令

李彝殷 定難節度使平章事

符彥卿 武寧節度使平章事

皇甫遇 義成節度使平章事

高行周 歸德節度使兼侍中進兼中書令

趙在禮 武寧節度使晉昌節度使兼侍中

李德珣 東京留守

安審琦 忠武節度使平章事

馬全節 義武節度使改鄴都留守兼侍中

安審信 泰寧節度使

劉景耀

諸史拾遺卷三

古

漢高祖使相二十八人

高從誨

馬希廣 武安節度使兼中書令

錢宏保 鎮海鎮東節度使兼侍中加兼中書令

杜重威

高行周 歸德節度使兼中書令

劉信 侍衛馬步副都指揮使領忠武節度使平章

事

李守正 護國節度使兼中書令

符彥卿 改泰寧節度使加兼侍中

安審琦 山南東道節度使兼侍中

侯益 鳳翔節度使加兼侍中

劉崇 河南節度使平章事

王周 武寧節度使平章事

李從敏 西京留守平章事

劉銖 平盧節度使平章事

白文珂 天平節度使平章事

史宏肇 侍衛馬步都指揮使領歸德節度使加平章事

章事

慕容彥超 天平節度使平章事

諸史拾遺卷三

五

安叔千

李彝殷 定難節度使兼侍中

馮暉 朔方節度使平章事

隱帝使相三十三人

高從誨

馬希廣 武安節度使守中書令

錢宏侖 兩浙節度使兼中書令

錢宏俶 鎮海鎮東節度使兼侍中尋進兼中書令

一併兩浙節度使兼侍中進兼中書令又加守尚書令

高保融 荆南節度使乾祐元季加平章事二季加

兼侍中

高行周 天雄節度使

李守正 護國節度使兼中書令

符彥卿 改平盧節度使加兼中書令

馮暉 朔方節度使兼侍中乾祐二季兼中書令

安審琦 山南東道節度使兼中書令

侯益 乾祐元季以開封尹兼中書令

李從敏 西京留守兼侍中

劉崇 河東節度使兼侍中乾祐二季加兼中書令

劉銖 乾祐二季以平盧節度使兼侍中

諸史拾遺卷三

六

白文珂 保義節度使平章事改西京留守兼侍中

史宏肇 乾祐元季加兼侍中二季加兼中書令

劉信 忠武節度使兼侍中

慕容彥超 乾祐二季以天平節度使兼侍中

李彝殷 定難節度使乾祐二季兼中書令

常思 昭義節度使平章事

王景 乾祐初以橫海節度使加平章事

武行德 河陽節度使加平章事

侯章 鎮國節度使平章事

王晏 建雄節度使平章事



張彥威 匡國節度使平章事

王章 乾祐元年以三司使加平章事

趙暉 乾祐三季以鳳翔節度使加侍中一作陝州節度使平

章事

高允權 彰武節度使平章事

郭從義 乾祐二季永興節度使加平章事

劉贊 乾祐二季武寧節度使加平章事

史匡懿 涇州節度使平章事

王守恩 鹵京留守加平章事

孫方諫 乾祐二季義武節度使加平章事

諸史拾遺卷三

七

周太祖使相四十二人王饒華州節度使平章事別見

高保融 荆南節度使

錢宏倣

高行周 天平節度使兼中書令進尚書令

安審琦 山南東道節度使兼中書令

符彥卿 鄆州節度使兼中書令改天雄節度使

李彝殷 定難節度使

馮暉 朔方節度使

王峻 樞密使平盧節度使平章事

李洪義 歸德節度使加平章事

白文珂 鹵京留守兼中書令

慕容彥超 秦寧節度使兼中書令

趙暉 鳳翔節度使兼中書令

高允權 彰武節度使兼侍中

侯益 開封尹顯德元年致仕

武行德 成德節度使加兼侍中

王晏 建雄節度使加兼侍中

張彥威改名彥成 相州節度使兼侍中

常思 歸德節度使兼侍中

侯章 邠州節度使加兼侍中

諸史拾遺卷三

七

史匡懿 涇州節度使兼侍中

李崇敏

薛懷讓 同州節度使加平章事

王繼宏 貝州節度使平章事

王景 橫海節度使加兼侍中

郭從義 永興節度使加兼侍中移鎮許州

孫方諫 義武節度使

王守恩

李暉 滄州節度使

扈彥珂 護國節度使加平章事移滑州

折從阮 鄧州節度使平章事

劉訓 是河陽節度使劉詞一

郭勛 天德節度使平章事

楊信 本名承信 鄆州節度使加平章事

何福進 天平節度使平章事

李洪信 保義節度使加平章事

劉言 武平節度使平章事廣順三季

郭崇 鎮寧節度使加平章事

李筠 昭義節度使平章事

鄭仁誨 樞密使平章事顯德元季

曹英 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除成德節度使平章事

王彥超 河中節度使加平章事

王逵 武平節度使兼侍中

世宗使相三十五人 曹元忠沙州節度使平章事劉仁

高保融 荆南節度使守中書令

錢宏俶

王饒 貝州節度使兼侍中改相州

李彝殷

安審琦 山南東道節度使兼中書令移平盧節度

使六季卒

符彥卿 天雄節度使

白文珂

李從義 安州節度使加兼侍中徙平盧節度使

趙暉

武行德 武寧節度使函京畱守兼中書令

王晏 武寧節度使加兼中書令徙函京畱守

侯章 武勝 鄆州節度使加兼中書令

王繼宏

王景 護國節度使加兼中書令

郭從義 移鎮天平加兼中書令

孫方諫 同州節度使兼中書令

王守恩

李暉 滄州節度使兼侍中

扈彥珂 左衛上將軍顯德三季致仕

折從阮 靜難節度使兼侍中

劉詞 永興節度使兼侍中

郭勛 天德節度使兼侍中

李洪信 左驍衛上將軍四季

楊信 忠正節度使平章事

鄭仁誨 樞密使加兼侍中元季



曹英 成德節度使兼侍中

郭崇 成德節度使

王彥超 忠武節度使加兼侍中改永興

李筠 昭義節度使兼侍中

王逵 武平節度使兼中書令

周行逢 武平節度使兼侍中

李重進 歸德節度使平章事加兼侍中

向訓 武寧節度使加平章事移山南東道

韓通 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領歸德節度使平章

事六季

諸史拾遺卷三

三

張永德 殿前都點檢除鎮寧節度使平章事六季

大將六人

今上 殿前都點檢

李重進 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領淮南節度使

張承德 殿前都點檢

韓通

韓令坤 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鎮安節度使

袁彥一作秀 通鑑顯德六季有步軍都指揮使袁彥

領彰信節度使

恭帝使相二人

高保融 荆南節度使守中書令

錢宏俶 守尚書令兼中書令

符彥卿 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

武行德 鄴州節度使兼中書令

王晏

王景 秦州節度使武守中書令

郭從義 武寧節度使兼中書令

向拱即向訓 改鹵京畱守兼侍中

李洪信

郭崇 鳳翔節度使兼侍中

諸史拾遺卷三

三

王彥超 鳳翔節度使

李筠 昭義節度使兼侍中

李重進 淮南節度使兼侍中

李彝殷 定難節度使兼中書令

周行逢 武平節度使兼侍中

楊信 壽州節度使平章事

韓通 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天平節度使平章事

張承德 忠武節度使

李洪義 永興節度使兼侍中

侯章 武勝節度使

大將七人

今上

張鋒後改名

待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領武信節

度使

李重進

韓通

韓令坤

侍衛馬步軍都虞候

石守信

殿前都指揮使領義成節度使

高懷德

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江寧節度使

諸史拾遺卷二

三

諸史拾遺卷四

嘉定錢大昕

宋史

神宗紀

神宗紹天法古運德建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

案元豐八年九月上大行皇帝諡曰英文烈武聖孝

紹聖二年九月加上諡曰紹天法古運德建功英文

烈武欽仁聖孝崇寧三年十一月夏上諡曰體元顯

道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政和三年十一月

加上諡曰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

諸史拾遺卷四

欽仁聖孝是神宗諡凡四改此紀所書者紹聖二年

所上而東都事略及歷代紀年所書者乃崇寧三年

所上也東都事略則云紹聖二年加諡紹天法古運

德建功欽仁崇寧三年加諡紹天法古運德建功英

文烈武欽仁聖孝政和三年改上諡曰體元顯道帝

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而無法古立憲四字歷

代紀年則以體元顯道十六字為崇寧所定而不載

政和之加諡與紀皆不合竊意太祖太宗開創之主

諡止十六字而政和加神宗諡至廿字似非情理又

王偁龜公邁皆南宋初人所書不應有誤且諡號當



以後定者為正而此紀獨否於史例似亦疎然攷  
珂媿鄰錄謂崇寧政和開始用繼述友恭之論屢定  
徽稱神宗凡一改再增而溢於祖宗者四字是神宗  
實有廿字之謚紀止書十六字殆史臣之微文乎  
熙寧元年三月庚辰夏主諒祚卒遣使來告哀 案夏  
國傳諒祚以神宗即位之十二月殂又云秉常治平  
四年冬即位則諒實以治平四年殂紀所書者赴告  
之日巨萬斯同趙駿烈紀元彙攷據此謂諒祚改元  
拱化有六年與夏國傳拱化五年之文自相違異蓋  
攷之未審矣

諸史拾遺卷四 十二

徽宗紀

宣和三季三月金人再遣寧朮割等來 金史佺銀朮  
可

高宗紀

紹興二十一年十二月金遣兀朮魯定方等來賀明季  
正旦 金史佺孛魯阿海孛之為兀朮之謬也定  
方即阿海一人而二名如宗弼宗翰之類金史書其  
本名宋史書其漢名後仿此  
二十三年五月金遣紇石烈大雅來賀天申節 金史  
佺紇石烈撒合輦

二十七季十二月金遣高思廉等來賀明季正旦 金  
史佺高助不古

三十季十二月金遣僕散權等來賀明季正旦 金史  
佺僕散烏者

孝宗紀

乾道四季十二月金遣完顏仲仁等來賀明季正旦

金史佺宗室關合上

六季十月金遣耶律子敬來賀會慶節 金史佺移刺

子敬福刺即耶律

十二月金遣蒲察恩等來賀明季正旦 金史佺蒲察

諸史拾遺卷四 十三

速越

淳熙二季十月金遣完顏禧等來賀會慶節 金史佺

完顏王祥

十二月金遣完顏迨等來賀明季正旦 金史佺宗室

靖

四季十月金遣完顏忠等來賀會慶節 金史佺完顏

習泥烈

十二月金遣完顏炳等來賀明季正旦 金史佺完顏

蒲刺觀

五季十二月金遣烏延察等來賀明季正旦 金史佺



身延查刺

八季十月金遣完顏實等來賀會慶節 金史佺宗室

胡什賚

九季十月金遣完顏宗回等來賀會慶節 金史佺宗

室輝赤

十三季十月金遣完顏老等來賀會慶節 金史佺宗

浩

十六季八月金遣溫迪罕肅等來賀即位 金史佺溫

迪罕速可

寧宗紀

諸史拾遺卷四

紹熙五季閏月金遣使弔祭 正使尼龐古鑑

十二月金遣使賀登位 正使王毅 又遣使賀明季

正旦 正使移刺敏

慶元元季十二月金遣紇石烈正來賀明季正旦 金

史佺紇石烈貞

嘉泰元季十二月金遣紇石烈真來賀明季正旦 金

史佺紇石烈七斤

三季十月金遣完顏奕來賀瑞慶節 金史佺承暉

嘉定八季十月金遣使來賀瑞慶節 正使把胡魯

十二月金遣使來賀明季正旦 正使蒲察五斤

九季十月金遣使來賀瑞慶節 正使完顏奴婢

十二月金遣使來賀明季正旦 正使內族和尙

理宗紀

淳祐十一季十一月京湖制司表都統高達等復襄樊

案紀於端平三季失襄陽之後至此始書復襄樊

元大一統志亦云端平丙申襄陽失守淳祐辛亥高達復襄

而元史太宗紀乃云

戊戌歲 襄陽別將劉義叛訊游顯等降宋宋

兵復取襄樊孟珙傳亦云嘉熙三季正月劉全復樊

城遂復襄陽雖有一季之差然較之高達復襄樊之

歲相去至十二三季意者嘉熙既復之後仍不能守

至高達再取始克有之故紀略而不言乎元史憲宗

紀不載高達取襄樊事蓋自劉義降宋後元人棄而

不有宋亦不立鎮戍至淳祐辛亥始復屯駐重兵非

以兵力取之也

藏國公紀

德祐元季五月加婺州處士何基謚文定王柏承事郎

案承事郎下當有謚文憲三字史脫之也兩人賜

謚出于國子祭酒楊文仲之請不應有書有不書且

度宗紀于景定五季會書命何基徐幾兼崇政殿說

書矣基雖辭不受職亦嘗除承務郎矣今皆不書而



但書處士則柏亦處士也承事郎之贈當載于本傳而反不書詳略皆無當矣若以史法言之諸臣贈諡皆當入本傳若登諸帝紀重複非體且有載不載又難免挂一漏百之議

地理志一

隨州 棗陽 據王象之輿地紀云嘉定十二季嘗升為軍此失書

金州 宋南渡後與金講和畫淮為界京西路惟存襄陽隨金均房光化信陽秦鳳路惟存階成鳳西和

州京西不復置司但遙領於湖北路故有京湖路之稱

諸史拾遺卷四

六

稱金階成鳳西和則又改屬於利州路志但當於此金州下及秦鳳路之階成鳳三州下各增一句云南渡改隸利州路又於岷州下增一句云南渡改名西和隸利州路斯明白矣今志金州已見京西南路階成鳳岷四州已見秦鳳路而又載於利州路不惟重複亦乖史法

地理志四

通州 九域志天聖元季改崇州明道二季復舊史失書改名一節攷天聖初劉太后臨朝適其父名凡通字皆以它字易之志所載通利軍改為安利亦其一

也

三州皆旁通溪洞 案荆湖路所屬羈縻州三十有八其名具載九域志史何以闕之

地理志五

夔州初置在白帝城景德三季徙城南 案劉焘撰薛顏神道碑云為夔峽路轉運使復夔州於舊城民皆去險阨就平地居即此事也

地理志六

梅州本潮州程鄉縣南漢置恭州開寶四季改 九域志云梅州偽漢敬州輿地紀勝云偽漢劉氏割潮州

諸史拾遺卷四

七

之程鄉縣置敬州皇朝以敬州犯翼祖諱改名梅州此為得之若本名恭州則無庸改矣此志作恭乃當時史臣回避後來失於改正耳

靜江府 義寧本義寧鎮馬氏奏置開寶五季廢入廣

州新會六季復置九域志與此同 馮氏集梧曰桂州在廣

州南其千數百里義寧又在桂州南不得省入廣

州也攷廣州別有義寧縣後改為信安又改隸新州

是廣州之義寧與桂州無與也當因縣名偶同據廣

州之文誤入目宋避太宗名當時地名有義字者多

所更革而此縣仍為義寧當亦如婺州義烏武義之



縣鎮戎軍張義之堡避之容有未盡爾大昕案張義  
堡熙寧五季所置其時固不避義字婺州在吳越管  
內當太平興國元季吳越猶未納土故不在改避之  
數也大金集禮引宋國史太宗本名光義太平興國  
二季春二月詔日制名之訓典經攸載矧乃膺期纂  
極長世御邦思稽古以酌中貴難知而易避朕改名  
吳除已改州縣職官人名外舊名二字不須回避

禮志十

吏部員外郎董棻言 棻當佗奔

禮志十五

諸史拾遺卷四

十二月二十四日降延恩殿 十二月當佗十月

藝文志

城塚記一卷案序魏文帝三季劉裕得此記 案劉裕

與魏文帝不同時當有樂誤

后妃傳

慈聖光獻曹皇后 慶歷八季閏正月帝將以望夕再

張燈后諫止後三日衛卒數人佗亂 案仁宗紀閏

月辛酉親從官顏秀等四人夜入禁中謀為變宿衛

兵捕殺之即其事也是月庚子朔辛酉乃月之廿二

日距望不止三日矣

宗室傳

希澤 移知平江府 案吳郡志牧守題名趙希澤朝

奉節龍圖閣待制嘉定三季四月到四季八月除煥

章閣直學士依舊知平江府五季正月磨勘轉朝散

郎當季正月除顯謨閣學士差知太平州傳不書除

待制及再除直學士皆闕略也

不尤 子善悉進士登第累官敷文閣直學士兩浙轉

運副使 案葉適有中大夫直敷文閣兩浙運副趙

公墓誌云名善悉字壽卿即其人也悉蓋悉之譌其

官直閣非直學士傳誤

諸史拾遺卷四

九

彥俊 遷顯謨閣知太平州 案葉適撰墓誌彥俊任

湖南運判日以降羅益傳功進直秘閣入為考功郎

改浙東提刑已乃陞寶謨閣知紹興府改徽猷閣再

任旋人為太府少卿然不樂居中暫入即求退以顯

謨閣知太平州傳於湖南運判下即云尋知紹興府

不書直秘閣則遷顯謨閣之語不可通矣諸閣有學

士直學士待制直閣四等但云某閣安知其為何職

乎

調江西轉運使嘉定十一季卒於官 案墓誌彥俊自

江西移漕福建嘉定十一季十月疾卒於建安傳失



載移福建一節似卒於江西矣

彥櫛 知平江府 案吳郡志彥櫛官朝散大夫集英

殿修撰嘉定十季六月五日到十一季七月除寶謨

閣待制致仕傳失書除集英院修撰事傳稱轉寶謨

閣待制卒於官志但書致仕者蓋致仕之命方下猶

未離任也

公主傳

哲宗女秦國康懿長公主 出降潘正夫改淑慎帝姬

靖康末與賢德懿行大長公主俱以先朝女畱於汴

案傳云賢德懿行大長公主者即秦魯國大長公

諸史拾遺卷四

主也彼傳政和三季夏封令德景行大長帝姬靖康

二季諸帝姬北徙姬以先朝女金人不知畱於汴敘

事同而封號異必有一誤又英宗女韓魏國大長公

主傳云政和三季改賢德懿行帝姬宣和五季燹是

靖康之難主已先歿蓋可證康懿傳之謬矣王剛清

揮塵後錄以賢德懿行為英宗女王師約室之謚據

史主卒於元豐八季諡曰惠和恐王氏誤記不足據

楊克讓傳

漢乾祐中本府節度張彥成表授掌書記周廣順初彥

成移鎮安陽穰下克讓以舊職從行彥成入為執金

吾奏稱其材可用 安陽穰下古地名執金吾古官  
名皆不宜施於五代

張盥之傳

父祕自有傳 宋史述南渡七朝事叢冗無法不如前

九朝之完善寧宗以後四朝更不如高孝光三朝之

詳蓋由史臣迫於期昃艸艸收局未及討論潤色之

故如此云父祕自有傳而史別無祕傳是本擬立傳

而未及為可證其潦艸塞責不全不備也

呂誨傳

由屯田員外郎為殿中侍御史 案誨卒於未改官制

諸史拾遺卷四

以前傳所書寄祿官甚略唯載仁宗時屯田員外郎

治平二季遷兵部員外郎漢議起下遷工部員外郎

知蘄州三官而已破溫公所撰誨墓誌云英宗即位

改起居舍人同知諫院頃之以兵部員外郎兼侍御

史知雜事又以本官出知蘄州今上即位召為刑部

郎中充鹽鐵副使遷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史蓋失

書起居舍人刑部郎中諫議大夫三官也誌中不言

曾為屯田員外郎而出知蘄州時仍帶本官未嘗下

遷工部則史之失也諫議例分左右誨誌題右諫議

大夫皆可補本傳之闕



高化傳

為鄜延路馬步軍副都總管 案宋初武臣領兵在外者曰都部署曰副都部署曰都署英宗即位始避諱改部署為總管史於仁宗朝諸臣如此傳為鄜延路馬步軍副都總管降滑州總管改真定路副都總管周美傳加本路鈐轄遂為副總管鄜延副都總管孟元傳為高陽關馬步軍總管并代路副都總管大名府路副都總管劉謙傳環慶路馬步軍總管涇原路總管趙振傳本路馬步軍副總管擢鄜延路副都總管并代路兵馬鈐轄就遷副總管張忠傳徙澶州總

諸史拾遺卷四

三

管范恪傳總管杜惟序權秦鳳路馬步軍總管承興軍副都總管馬懷德傳徙鄜延路副都總管大名府路總管鄜延路副都總管安俊傳徙秦鳳路總管環慶路副總管向寶傳歷真定鄜延副總管石替傳徙定州路副都總管承興軍副都總管徙為真州總管遷翼州團練使徙本州總管向敏中為鄜延路都總管以替副之改鎮州路總管張致傳拜并代副總管許懷德傳遷副總管本路副都總管徙秦鳳路副都總管張亢傳徙并代副都總管復副都總管復為涇原路總管真定府路副都總管改河陽總管劉平傳徙

環慶路副都總管徙滄州副都總管改高陽關副總管環慶路馬步軍副總管鄜延路副總管任福傳擢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鄜延路副總管環慶路副總管王仲寶傳為涇原路總管徙環慶路副都總管徙澶州副總管景泰傳徙秦鳳路馬步軍總管王信傳就遷馬步軍都總管明鎬奏為貝州城下都總管張忠傳陝西總管司指使盧鑑傳與總管王榮賅走之王果傳權秦鳳路兵馬總管田敏傳充鎮定路總管後為環慶路都總管涇原路總管復為環慶路都總管康德興傳與馬步軍副總管王元徙真定府定州路總管皆依後來避諱之稱

諸史拾遺卷四

三

張忠傳 遂中標鎗外勇 長編是歲八月贈張忠為感德軍節度使本傳失書 王安石傳 元祐元季李季六十八 王明清揮塵錄言國朝名公多厄於六十六介甫亦其一也吳曾能改齋漫錄謂介甫以辛酉十一月十二日生李壁亦言介甫生於天禧五季辛酉自天禧辛酉至元祐元季丙寅實六十六非六十八也長編載安石移書呂惠卿曰毋使



齊季知馮京與安石俱生辛酉故稱爲齊季尤爲明證

閣詢傳

使契丹詢頗諳北方疆理時契丹在靴淀返者王惠導詢由松亭往詢曰此松亭路也胡不經蔥嶺而迂枉若是豈非誇大國地廣以相欺耶惠慚不能對此依傍劉敞事而附會之也攷敞奉使在至和二季而詢奉使在嘉祐五季相隔僅六季即使詢有此語亦是襲取敞意况蔥嶺在西域與遼上京遠不相涉尤不足信

諸史拾遺卷四

范祖禹傳

又徙賓化而卒季五十八 案祖禹諡正獻見魏鶴山集及困學紀聞據兩朝綱目備要在寧宗時

王漢之傳

爲鴻臚丞知直州 直當作眞 徽宗悅以知定州久之徙江寧 案程俱北山小集有漢之行狀云政和元季以顯諱閣直學士知定州明年落職提舉杭州洞霄宮後三季復顯諱閣直學士知濠州八季引疾乞歸復提舉洞霄宮重和元季起知江寧府蓋中間兩奉祠一知濠州非自定州徙江

寧也

加龍圖閣直學士 直字衍漢之知濠州時已除直學士矣至是竟除學士非直學士也

王漢之傳

張商英相爲給事中吏部侍郎商英去亦出守越 案程俱撰漢之墓誌云政和元季以顯諱閣待制出知壽州言者以故相商英黨不宜守郡削職提舉舒州萬壽宮五季復寶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六季起知濠州重和元季移知澶州居數月移中山府是漢之未嘗守越而史所失載正多也

諸史拾遺卷四

聶昌傳

建炎四季始贈觀文殿大學士諡曰忠愍 揮塵錄作恭愍陳郁話腴作榮愍

李熙靖傳

李熙靖字子安 此靖字一本作靜案第二百十二忠義傳又附李熙靖亦重複也

程振傳

字伯起 汪藻撰神道碑云字伯玉

陳康伯傳

安節賜同進士出身五辭不受 安節官至湖北提舉



直祕閣又康伯孫景思字思誠嘗為兩浙運副奏事  
言鎮江府折羅虛額當罷紹興府和買額重當減夫  
國之根本在州縣州縣根本在民欲裕民力當寬州  
縣今猥云裕民而急州縣若星火是誨其病民非裕  
之也開禧議用兵景思為兵部侍郎言財窘兵窮貪  
將朘剝外約難信內心弗齊且辛巳之役只勞師一  
項傾倒經費遺患至今征伐重事也後不可悔悔而  
復和恥益甚爾何報之有韓侂胄與景思有親冀其  
助已至是大怒令提舉玉局觀終於直煥章閣見葉  
適所撰墓誌

諸史拾遺卷四

未

施師點傳

上饒人 葉適撰墓誌云信州玉山人

八季兼權禮部侍郎 案師點以陳康伯薦召對除正

字轉校書郎奉祠起知筠州丁憂服除知池州人奏

除祕書丞考功郎官國子司業祕書少監兼左諭德

中書舍人兼右庶子升祕書監兼左庶子乃權禮部

侍郎傳皆失書

黃度傳 周南附

開禧三季召試館職南對策詆權要言者劾南能之

案葉適撰南墓誌云除正字母卒後再除正字御史

劾嘗以用賂蘇師旦遠罷傳不云除正字則所罷者  
何官乎且開禧三季所詆權要乃韓侂胄也及持服  
後再除以賂蘇師旦被劾則史彌遠當國矣豈尚以  
前對策為嫌卯史之不足信如此

任希夷傳

四世祖伯雨為諫議大夫 案伯雨傳父攸字遵聖其

弟攸今本他字師中當時稱大任小任施元之注東

坡任師中挽詞云大任忠敬公之父忠敬公即伯雨

也施元之以希夷為師中曾孫則伯雨乃從祖非四

世祖也傳恐誤

諸史拾遺卷四

七

開禧初主太常寺簿 案施元之注蘇詩云希夷今為

將佺少監太子侍讀傳不載此兩任

王栢傳

王栢字汝魯大名人 案同時又有王栢字木叔溫州

人官至祕書少監

李祥傳

時姚憲尹臨安俾攝錄參邏者以巧發為能每事下有

司必監視鍛鍊囚服乃已 案此傳皆采葉適所撰

墓誌之文誌云皇城司安告密威脇吏成其罪本謂

皇城司告人罪詔下有司鞠問使證成之今改



者則似臨安自有邏者與下文恐逆上命之意不合矣錄參者錄事參軍也

劉應龍傳

應龍朝受命帝夜出象簡書疏稟授應龍使劾潛

理宗使應龍劾吳潛則應龍必臺諫也傳不言除某

官而述言朝受命所受者何命乎此必有脫文據丁

大全傳稱監察御史劉應龍

德祐元季遷兵部尚書寶章閣直學士知贛州兼江西

兵馬鈐轄青海節度使 案贛州守例兼江西兵馬

鈐轄若節度使非文臣應得必有誤矣節鎮兼青

諸史拾遺卷四

末

軍當是清海之譌此猶傳寫偶誤要之應龍斷不授

節度使也

道學傳

張載 賜諡曰明公 趙希升讀書附志云嘉定中有

旨賜諡禮官議諡曰達或者不以爲然改諡曰誠或

者又以諡法至誠感神爲疑久之乃諡曰獻與傳不

合

儒林傳

李之才 此傳全取晁說之所作傳

文載趙與如青社皆賓選錄

當云青州乃合史法

卒於懷州官舍 案晁傳本云卒於懷州守舍蓋其時

尹源方守懷州之才訪之遂卒於源解曰史改作官

舍則之才未嘗官懷也史家無學纔改一字便誤

時尹洙兄漸守懷 尹源字子漸史列於文苑傳晁傳

稱尹子漸者蓋舉其字史誤以漸爲名刪去子字何

不檢文苑傳邪

林之奇 紫微舍人呂本中入閩 紫微古官名不可

施於宋代當云中書舍人

陳傅良 去朝四十季至是而歸 據葉適所撰傅良

墓誌四十季當作十四季攷傅良以乾道八季登弟

諸史拾遺卷四

末

其爲太學錄當在淳熙間至光宗朝不過十餘季

目

文苑傳

柳開 慕韓愈柳宗元爲文因名尙愈字紹元 案張

景撰開行狀云名肩愈字紹先此作尙愈誤也開既

有志於子厚則字紹元爲是行狀或傳寫之誤

汪藻 尋知徽州逾季徙宣州 案孫觀撰墓誌云紹

興十一季知泉州移知宣州閱月改鎮江府其耗泉

日閭婆國王附送龍腦數百兩爲公壽公卻之或曰

異國之王因舶商致方物修故事不可卻也乃飭送



公幣一銖不取其枉鎮江歲輸上供米不足數轉運使計倉粟之存者尙負數萬盡扁鑰而去軍會不繼官吏憂窘公命破鋪給之貽書使者曰官軍張頤待哺米在廩中而不予之會彙黥飢餓無聊雖銅南山猶有隙也輒以便宜開發老守重得罪不設辭此兩事史俱失書

程俱 除禮部郎 程瑀撰俱行狀云禮部員外郎史脫員外二字

建炎中爲太常少卿知秀州 案行狀建炎三季復爲著作佐郎再遷禮部員外郎除太常少卿臥家力辭

諸史拾遺卷四

干

章四上遂以直祕閣知秀州傳夫載辭少卿一節其帶直祕閣亦例所當書也

久之除徽猷閣待制 案行狀俱以紹興二季自舍人

除宮觀四季差知漳州以病辭改提舉台州崇道觀五季復集英殿修撰六季除徽猷閣待制

張嶠 襄陽人 案李心傳繫李錄據曾慥百家詩序以爲光化人

隱逸傳

譙定哀滋 案困學記聞載賣醬翁事云袁德潔慨此滋字富爲慨之謬

夏國傳

元昊凡五娶一曰大遼興平公主二曰宣穆惠文皇后

沒藏氏生諒祚三曰憲成皇后野力氏四曰妃沒咿

氏五曰索氏 案李燾長編云曩霄凡七娶一曰米

母氏舅女也生一子以貌類它人殺之二曰索氏始

曩霄攻猫牛城傳者以爲戰沒索氏喜日調音樂及

曩霄還懼而自殺三日都羅氏早歿四曰咩迷氏生

子阿理謀殺曩霄爲臥香乞所告沈于河殺咩迷氏

五日野利氏遇乞從女也願長有智謀曩霄畏之戴

金冠雲冠命它人不得冠生三子曰寧明喜方術從

道士路修寧學辟穀氣性而次甯令哥曩霄以貌

類已特愛之以爲太子次詳埋早歿後復納沒移皆

山女營天都山以居之野利之族宣言吾女嫁二十

季止故居而得沒移女乃爲修內曩霄怒會有告遇

乞兄弟謀以甯令哥娶婦之夕他亂曩霄遂族遇乞

剛洩凌城逋等三家既而野利氏訴我兄弟無罪見

殺曩霄悔恨下令訪遺口得遇乞妻閤於三香家後

與之私通野利氏覺之乃出之爲尼號沒藏大師六

日耶律氏七曰沒移氏初欲納爲甯令哥妻曩霄見

其美自娶之號爲新皇后甯令哥憤而殺曩霄刺其



鼻而去匿黃蘆訛龐家為訛龐所殺裴衡遂因鼻創  
亦與史全不合

諒祚景宗長子也小字甯令哥 案長編甯令哥乃野

利氏之子而諒祚為沒藏氏遺腹子初非一人傳云

諒祚以慶曆七季二月六日生八季正月方期歲亦

恐未然元昊子諒祚最幼不得言長子

仁孝在位五十五季改元大慶四季人慶五季天盛二

十一季乾祐二十四季 案夏諸主改元當中朝何

季本傳多略而不言獨敘仁孝事云紹興十季改元

大慶十三季改元人慶十七季改元天盛乾道四季

改元乾祐紹熙四季仁孝崩然則大慶實三季人慶

實四季乾祐實二十六季唯天盛二十一季不誤耳

傳所書在位之季較改元之季每多一數蓋并嗣位

之歲計之

丙戌七月德旺姐 丙戌即寶慶二季也當云是歲七

月不當紀于支

三季丁亥秋 亦不當紀于支丁亥二字宜刪

諸史拾遺卷四

諸史拾遺卷四

稻香吟館彙本

諸史拾遺卷五

嘉定錢大昕

遼史

聖宗紀

開泰九季七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案開成是季遼閏

二月宋閏十二月則庚戌乃宋之七月朔於遼當為

庚辰朔紀志互異當攷

太平二季五月乙亥朔 當倫己巳

十月癸卯朔 當倫丁酉 李銳曰據朔攷前一季五

月朔正是乙亥十月朔正是癸卯當是前一季事史

家誤載於此季耳

天祚紀

乾統元季初以楊割為生女直部節度使其俗呼為太

師是歲楊割死傳於兄之子烏雅束束其弟阿骨

打襲 案楊割即金史之盈歌追諡穆宗者也據金

史世紀以癸未歲卒即宋崇寧二季遼乾統三季也

此繫於乾統元季誤矣烏雅束以癸巳歲即世當遼

天慶二季而遼紀失書遼金二史同時刊修而不相

檢照如此

文武百官冊立大石為帝以甲辰歲二月五日即位

諸史拾遺卷五



案西遼世次紀年惟見於此紀之末它書皆無之今當以遼史爲正紀云大石以甲辰歲自立改元延慶卽宋宣和六季在位二十季而姐則宋紹興十三季癸亥也其妻稱制號感天太后當是紹興十四季甲子稱制七季而卒則宋紹興二十季庚午也大石子夷剌嗣位在紹興二十一季辛未立十三季而姐則宋隆興元季癸未也其妹稱制號承天太后當在宋隆興二季甲申稱制十四季而被殺則宋淳熙四季丁酉也夷剌子直魯古嗣位在宋淳熙五季戊戌立三十四季而爲乃蠻所滅則宋嘉定四季辛未也此

諸史拾遺卷五

二

紀又稱大石建號萬里之外雖寡母弱子嬰繼迭承幾九十季以大石在位二十季合之二后二主季數恰八十八季然則延慶當有十季併康國十季乃合在位二十季之數唯紀於延慶三季建都之後卽云改延慶爲康國元季又云康國十季般似大石在位止十二季明人續綱目續通鑑者大率因此致誤曾不一檢照後文何也商氏續綱目薛氏王氏續通鑑所載歲月俱未足信

仁宗次子直魯古卽位改元天禧在位三十四季時秋出獵乃蠻主屈出律以伏兵八千擒之而據其位襲

遼衣冠尊直魯古爲太上皇皇后爲皇太后朝夕問起居以侍終焉直魯古歿遼絕此紀直魯古之初不言其季何干支也諸家編年書皆系以辛酉當宋嘉泰元季不知何據予謂欲知直魯古之亡當先究乃蠻之世系乃蠻與蒙古接壤數相攻擊其事迹略見於元史初不與西遼爲鄰也屈出律者太陽罕之子太陽罕以甲子歲爲元太祖所殺丙寅元兵復征乃蠻擒太陽罕之兄卜魯欲罕而屈出律出奔也兒的斤河上戊辰冬元再征屈出律屈出律奔契丹契丹卽西遼戊辰在辛酉後八季其時西遼尙無恙

諸史拾遺卷五

三

則謂亡於辛酉者不可信一矣元史太祖四季己巳畏吾兒國來歸而巴朮阿而忒的斤傳亦云臣于契丹歲己巳間太祖興朔方遂殺契丹所置監國等官則己巳歲西遼尙存謂亡于辛酉者不可信二矣西遼與蒙古未交兵故元史不載直魯古之滅然遼史所述三主兩后在位季數分明自甲辰至於國亡計八十八季其干支當爲辛未非辛酉也辛未爲元太祖之六季正在屈出律奔契丹之後若辛酉歲則屈出律之父尙在何由奪西遼而有之謂西遼亡於辛酉不可信三矣長春真人西遊記記西遼事頗詳云



自金師破遼大石林牙領眾數千走西北移徙十餘季方至此地傳國幾百季乃滿失國依大石謂大石直魯古也士馬復振盜據其土既而算端西削其地天兵至乃滿尋滅算端亦亡其云乃滿即乃蠻也其云失國依大石即屈出律奔契丹事其云士馬復振盜據其土即謂直魯古被擒屈出律襲遼衣冠而據其位也長春西遊親到西遼舊都距西遼之亡僅十餘歲所言必得其實乃蠻失國在元太祖戊辰歲而直魯古之被擒又在後則謂亡於辛酉不可信四矣聖武親征記屈出律以數人奔契丹王菊兒汗菊兒汗即直魯古也遼史大石以甲辰歲二月五日即位葛兒汗子孫蓋世襲其號元史曷思麥里傳初為西遼闊兒汗近侍曰闊曰菊與曷音皆相近曷思麥里亦直魯古舊臣元太祖西征率屬迎降從大將哲伯為先鋒攻乃蠻克之斬其主曲出律即屈出律蓋為直魯古報讎其事當在太祖庚辰歲與戊辰屈出律奔契丹相去十有三季或據此文疑屈出律為元兵所斬無奔契丹事者非也知菊兒汗即直魯古則直魯古之失國必在太祖之世謂亡於辛酉不可信五矣諸家編季所以誤者由於不信大石在位有二十季而

紀文本有似相矛盾之處既云以甲辰歲即位改元延慶矣又云延慶三季班師東歸馬行二十日得善地建都城號虎思幹目朶改延慶為康國元季又云康國十季殒似大石祇有十二季與在位二十季之文不合既滅大石之季則直魯古之滅不得不移前數季矣今案西遊記云大石領眾走西北移徙十餘季方至此地是大石建都之前稱尊號者已十餘季矣因建都而改元又十季而殒豈非在位二十季乎且大石之西奔在保大三季癸卯七月大石既自立為王必不稱保大之號次季甲辰二月改元延慶固其宜也史云明季二月甲午以青牛白馬祭天地祖宗整旅而西蓋即改元之日既而兵行萬里乃至壽思干城與忽兒珊大戰敗之駐軍壽思干凡九十日回回國王來降又西至起兒漫文武百官冊立為帝距甲辰改元之時蓋已久矣改元在前稱帝在後紀以改元稱帝為一事固非其實諸家書移於乙巳亦出臆撰且自乙巳至辛酉不過七十七季與遼史夏繼迭承幾九十季之語不相刺謬乎愚謂大石官為林牙頗通今古其改元也假興復之名以號召諸部必不遠稱帝也延慶改元當在甲辰之春其時猶未



至西域若稱帝則當于延慶三季蓋用漢昭烈晉元  
帝故事侯天祚凶問至而後百官勸進曰若建都改  
元康國則必在延慶十一季西遊記所謂移徙十餘  
季方至此地者也如是則大石即位二十季本無可  
疑大石之季定而直魯古之必在辛未而不在于辛  
酉亦決然可信天祚紀雖有乖舛而可信者猶大半

諸家云云則臆決附和之談置之勿論可矣萬斯同紀元

破云卯律大石延慶元季乙巳康國元季丙午大石  
妻成清元季丙辰大石子夷別紹興元季壬戌夷別  
祖崇福元季甲戌夷別子直魯古天祚元季戊子其  
三十四季辛酉為乃變所擒與續綱目諸書同遠史  
但云大石在位二十季歲天太后稱制七季夷別在  
位十三季承天太后稱制十四季據紀季表則康國

諸史拾遺卷五

六

之十季即成清之元季成清之七季即紹興之元季  
紹興之十三季即崇福之元季是三世皆未踰季而  
改元矣而於天禧元季書十二月承天后被殺夷別  
子直魯古立則是承天后稱制實十五季與遠史尤  
不合

營衛志

遼始祖涅里立迪輦祖里為祖午可汗 涅里即太祖

紀所謂雅里也雅涅聲之譌

百官志一

遙輦札詳穩司 字書無札字始見於此志又有遙輦  
札都監遙輦札將軍遙輦札小將軍皆遙輦札詳穩  
司之官也又有十二行札軍各官分札軍遙輦札軍

各部族札軍羣伎二札軍又國語解札轄札魚名  
者管束之義金史百官志諸札詳穩一員掌守禦邊  
堡有咿札唐古札移刺札木典札骨典札失魯札  
有慈謨典札胡都札霞馬札地理志載詳穩九處曰  
咿札木典札骨典札唐古札鄂刺札移典札蘇木典  
札胡都札霞馬札與百官志略同鄂刺即移刺蘇木  
典即慈謨典慈恐即蘇之譌唯百官志無失魯有移典目

金史

世紀

康宗烏雅束乾統五季癸未襲節度使 上文穆宗

詠以癸未歲卒即宋崇寧二季遼乾統三季也烏雅  
束卒盈歌襲五季當是三季之譌

癸酉康宗卒季五十三 太祖紀作癸巳此云癸酉誤  
康宗烏雅束襲節度使季四十三閱十季季五十三  
卒其季是癸巳非癸酉也

衛紹王紀

大安二季十二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案金大安二季  
即宋嘉定三季也宋史紀志是季六月丁巳朔日食  
初無十二月日會事紀不書六月之會而書于十二  
月已為譌舛且以次季正月乙酉朔推之此月朔斷



非辛酉也元和李銳疑此朔當在前一季然宋史是月亦不言日會蓋衛紹王一朝記注失元王鶚所采摭亦未可盡信也 李齊芸曰據天文志在大安元季亦舛誤也

哀宗紀

正大四年二月蒲阿牙吾塔復平陽執知府李七斤案李七斤即元史忠義傳之李守忠也

七年十一月丁未大元進兵燒峯關 後文天興二季佗饒豐關完顏合達傳佗饒峯關郭蝦蟇傳佗饒風關實即一地也

諸史拾遺卷五

八

天興元季七月參知政事完顏思烈恆山公武仙鞏昌總帥完顏忽斜虎率諸將兵自汝州入援 案此季八月又書前儀封令魏璠上言鞏昌帥完顏仲德沈毅有遠謀臣請奉命往召不報仲德即忽斜虎也十二月又書鞏昌元帥完顏忽斜虎至自金昌然則七月入援者祇完顏思烈武仙二人鞏昌總帥以下九字皆衍文

地理志下

鞏州下節度 據完顏仲德傳正大六年移知鞏昌府兼行元帥府事是鞏州嘗升鞏昌府而此失書

九公 興定四年庚辰二月封皆兼宣撫使

滄海公王福 滄州經略使統清會觀州鹽山無棣東陵東光寧津吳橋將陵阜城南棣縣

恆山公武仙 真定經略使統中山真定府沃冀威鎮寧平定州抱犢寨樂城南宮縣

河間公移刺兀家奴 賜姓完顏 河間路招撫使統獻縣安漢州河間蕭寧安平武強饒陽六家莊郎山塞

高陽公張甫 賜姓完顏 中都東路經略使統雄莫霸州高陽信安文安大成保定靜海寶坻武清安次縣

易水公靖安民 中都西路經略使統源易安肅保州白口朝天寨水谷權谷東安寨

晉陽公郭文振 遼州從宜行河東北路元帥統河東北路元光二季遼州失守徙其軍于

五州 諸史拾遺卷五 九

平陽公胡天伦 平陽招撫使統平陽晉安府隰吉州元光元季降元宣宗以史詠權行平陽公府事

上黨公張開 賜姓完顏 昭義軍節度使統澤潞沁州 姓完顏 昭義軍節度使統澤潞沁

東莒公燕寧 山東安撫使統益都府路興定五年戰歿

諸州長官都元帥等 沁州長官杜豐乙未授

澤州長官段直甲戌來附

潞州都元帥任志成寅授 子孛襲寅寅以姪成

太康都元帥使與哥成寅授 丁亥以表弟王七

十代己丑成與哥子他兀台嗣



西京大同也 蕭守劉伯林 守威寧十季 子燕  
馬太宗初授平陽宣德等路管軍萬戶  
與中 府尹后天應 子漢中

義州 節度使都元帥王珣 子榮祖

平陽 知府李守忠 丁亥被執戊子弟守賢代 守正

絳州 節度使劉世英 庚辰 族兄德仁 襄丙戌城陷

平遙縣 行不定州事梁瑛 戊寅降庚辰授都元帥領

涿易二州 長官趙柔 癸酉

中山 李嗣知 趙州 李瑀 邢州 武貴 威州 武振 磁州 知

李沼州 知州 俱見史天倪傳 武貴降在庚辰歲傳書

其季八月仙降是冬貴亦來降

諸史拾遺卷五 十

潞州 任存 庚寅九月武圍潞州城陷 存於十月太

存姪代領其眾見塔思傳

交城令 覃資榮 弟資用 資用子澄澄弟山

忠義傳六

郭蝦蟆 元史案竺邇傳載金會州守將郭斌即蝦蟆

也交聘表所載使宋賀正且生辰諸臣以宋史本紀

證之往往姓同名異蓋金人多二名一從本國名一

取漢語史家不能悉載目

元史

太祖紀

十季二月木華黎攻北京金元帥寅答虎烏古倫以城

降 案東平王世家佗烏古倫寅答虎烏古倫者寅

答虎之氏非兩人也史臣不辨姓名俱倒其文遂若

別有一人矣史天祥傳佗北京雷守銀答忽同知烏

古倫

冬十月金宣撫蒲鮮萬奴據遼東僭稱天王國號大真

改元天泰 案次季蒲鮮萬奴降既而復叛僭號東

夏而東平王世家云癸巳太宗王與皇子貴由攻完

顏萬奴于遼東平之完顏萬奴金內族也自乙亥歲

獸狐據東海號東夏至是凡十九季而滅此萬奴之

氏一以為蒲鮮一以為完顏未審孰是木華黎傳

宣宗紀 太宗紀但書平萬奴而不言皇子貴由國王

佗蒲鮮 塔思當據世家補之

太宗紀

十五季夏五月克尋思干城 案次季春又云帝攻上

哈兒薛迷思干等城尋思干即薛迷思干似乎重出

子撰攷異時嘗疑其克而又叛今攷長春西游記乃

知其不然記言乃滿即乃失國依大石士馬復振盜

據其土繼而算端西削其地天兵至乃滿尋滅算端

亦亾然則十五季所克者乃蠻主屈出律篡西遼而



據其地者也既克之後復背蒙古而附算端故次季再攻之算端即算灘回回部長之號亦佗遜丹元遺山大丞相劉氏先塋碑車駕征契丹餘族是為西遼歷古續兒國訛夷朶等城戰合只破之遂征遜丹之斜迷思即鄂米於替花見拒印度噴木連破其軍二十萬與元紀略同其云古續兒國始以西遼主世襲菊兒汗之號續菊音相近而譌夷朶即遼史之幹目朶乎屈出律篡國未久人懷反側故取之甚易回回則世守其地部落眾多非旦夕可以成功西游記又云鄂米思干大城大石有國時名為河中府其實尋思干薛迷思干鄂米思干一也

諸史拾遺卷五

主

六季秋七月以胡土虎那顏為中州斷事官 案次季春遣皇子曲出及胡土虎伐宋胡土虎又佗忽篤華石抹明安傳云次子忽篤華太宗時為金紫光祿大夫燕京等處行尚書省事兼蒙古漢軍都元帥不云為中州斷事官者史之脫漏也石抹氏自明安至咸得不相繼為燕京行省胡土虎蓋承其兄職及金亡之後又令斷事中州括中原人戶當在其時矣鐵邁赤傳又佗忽都其質胡土虎忽都虎忽篤華忽都一人也石高山傳云父忽魯虎從太祖定中原太宗賜

以東昌廣東四千餘戶而會貨志忽都虎官人壬子季查認過廣存等處四千戶似即一人豈石高山石抹明安之後史誤切石抹氏為石氏耶

八季命應州郭勝鈞州李求魯九經鄧州趙祥從曲出充先鋒伐宋 案趙范之失襄陽始於趙祥以鄧州叛而宋史諱而不書此紀亦不詳載祥降附本末今據姚燧所撰鄧州長官趙公神道碑云祥字天麟其先居代之蔡時金末去其鄉三徙為蔡之平輿人天與播蔡倡義兵數千為帥甲午金亡將麾下步騎數千入宋時襄陽開制閫授信效左軍統制後制閫

諸史拾遺卷五

主

降將多回測謾為受僑欲盡阮之大將江海諫曰人窮來歸誅之不義又吾聞所節度四十五軍半北人今此加誅則吾軍北人各有異心矣漢北之州鄧為近去吾聞程再日巨棄彼虛棄宋成蓋道是獸先之在彼有生降之德在我有復地之利一舉而得兩者也闕然之別道路鈴呼延實將若干人為監來成至則與實不相得軍士諱諱皆言制閫不足為盡力明季乙未十月大兵略地漢上集將佐南門公抱劔前日始吾入宋求活吾麾下數千人與若妻孥而制閫欲以計獻之今幸出成又令別將監之一旦誅其



罪無噍類矣誠不忍與若膾脯寇手心歸大朝後應者斬統領徐海持不可立斬其首一軍皆呼并受命馳造實營執以出盟合呼宋兵投伏釋甲具車馬歸之襄陽乃開門迎元兵居再月太子南征還過教以是城甚近襄陽力孤不能自完與均唐三州民徙洛陽之西三縣鄧治長水均治永寧唐治福昌明季丙申襄樊亦徙洛陽其季人觀特賜金符錦衣許出戰督軍入守字民辛丑授鄧州長官奏以弟將州兵是州兵民始分後十二季癸丑史忠武公經略河南始屯田漢上盡遷徙鄧均唐襄樊五州民實南公始復鄧時宋已築襄樊均皆設重兵三州民遷者歸襄樊僑治州北均僑治西皆倚公為援丙辰乞骨不報明季疾卒季六十有一所述背宋歸元事極分明漢上五州移徙事又可補地理志之漏略

九季丁酉春獵于揭揭察哈之澤 夏四月築埽鄰城 倫迎堅茶寒殿 案揭揭察哈即迎堅茶寒也譯音無定字史家不能攷正後世遂以為兩地矣地理志迎堅茶寒殿在和林北七十里

仁宗紀二

延祐六年二月特授僧從吉祥榮祿大夫大司空加榮

祿大夫大司徒僧文吉祥開府儀同三司 余初未解吉祥之名後閱釋藏有至元法寶勘同總錄十卷奉詔編修者為順德府開元寺佛日光教大師沙門慶吉祥平灤路水巖寺傳法輔教大師沙門恩吉祥執筆者為大寶集寺傳法潮音妙辨大師沙門海吉祥真定府興化寺傳法通元大師沙門溫吉祥校勘者為大都大憫忠寺傳法通辨大師沙門瑞吉祥大都大昊天寺傳法元悟大師沙門習吉祥上都黃梅寺住持通慧大師沙門溫吉祥大都宏法寺通顯密二教演秘大師沙門嚴吉祥大崇國寺臨壇大德融崇教大師沙門演吉祥大聖壽萬安寺臨壇大德崇教大師沙門應吉祥校證者濟寧路金山寺妙辨通義大師沙門慶吉祥證義者大聖壽萬安寺傳大乘戒臨壇大德沙門理吉祥宣授江淮釋教都總攝扶宗宏教大師釋行吉祥聖壽萬安寺都總統佛覺普安大師沙門揀吉祥宣授諸路釋教都總統道通真智大禪師昭吉祥乃知元時以吉祥為僧之美號錄內所稱演吉祥名定演趙子昂為撰碑者也

明宗紀

明宗聖獻景孝皇帝諱和世球 元典章載延祐四季



正月初十日詔云朕仰惟太祖皇帝聖訓若曰應天  
順人惟以至誠保安天下宜遵正道重念列聖繼承  
不絕我世祖皇帝混一之初顧予菲德懼弗克荷不  
遑寧處比者忽失刺季屬幼弱聽信愉人阿思罕等  
謀為不軌構亂我家已為行省行臺管軍官等將叛  
賊阿思罕殺化徹里哥思等斬首以徇其同謀及脅  
從者欲盡加誅有所不忍宜推曠蕩之恩開以自新  
之路可大赦天下自延祐四年正月初十日昧爽以  
前除殺祖父母父母不赦外其餘常赦所不原者罪  
無輕重咸赦除之若有避罪逃從逆黨或竄匿民間

諸史拾遺卷五

及嘯聚山林者赦書到日限一百日內許令自首與  
免本罪限內不首復罪如初於赦赦過宥罪惟期反  
側之安發政施仁聿底隆平之治設以赦前事相告  
言者以其罪罪之咨爾有欲體予至懷此詔所稱忽  
失刺者即明宗名和世疎之異文也仁宗紀不載此  
詔蓋天歷以後史官諱而削之仁宗受位於其兄乃  
不立兄子而立其子固有愧宋穆公之讓而明宗出  
鎮雲南即於途中與兵犯闕其罪尤難掩今錄元典  
章所載此詔以補本紀之闕 明宗紀載同諱諸  
臣無徹里哥思名 且著  
明宗之罪

順帝紀十

順帝紀十 案順帝姪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嗣位上廟  
號曰惠宗明季改元宣光立入季而姪子脫古思帖  
木兒嗣位上廟號曰昭宗改元天光立十季為其下  
也速迭兒所弑實明洪武二十一年也又五傳至坤  
帖木兒皆被弑族人鬼立赤孛立去國號稱可汗從  
其舊俗明史成祖紀永樂六年論本雅失里曰自元  
運既訖順帝後愛猷識理達臘至坤帖木兒凡六傳  
瞬息之間未間一人善終者蓋脫古思帖木兒之後  
坤帖木兒之前尚有三四傳其名不可攷矣明太祖

諸史拾遺卷五

紀洪武二十二年也速迭兒弑其主脫古思帖木兒  
而立坤帖木兒與成祖紀外國傳小異  
地理志一  
保安州 金為興德府 金志化德興府石高山傳亦  
云德興府人此志偵倒巨  
興和路 咸寧下元初隸宣德府中統三年來屬 破  
金志撫州有威寧縣承安二年以撫州新城鎮置元  
之興和路即金撫州則咸寧乃威寧之謬信矣劉伯  
林傳金末為威寧防城千戶即此縣也  
濟寧路唐麟州周於此置濟州 宋元之濟寧路治鉅



野縣在唐則爲鄆州之鉅野縣自唐志雖云武德四  
季以縣置麟州五季州廢然唐有國三百季其稱麟  
州者僅一季豈可以此槩一代乎宋承後周之舊濟  
州真治鉅野矣乃置之不道又何說也

濟州 唐以前爲濟北郡治單父唐初爲濟州又爲濟  
陽郡仍改濟州周瀕濟水立濟州宋因之 案此條  
尤可怪異夫元之濟州治任城唐之濟州則治盧卽  
隋之濟北郡也元和以後省濟州以盧縣隸鄆州自  
是無濟州之稱矣後周始于鉅野立濟州盧與鉅野  
邈不相涉豈可溷而爲一周瀕濟水立濟州二句當

諸史拾遺卷五

六

書于濟寧路亦不當在此條也唐以前濟北郡治單  
父不知何據攷太平寰宇記單州單父縣後魏嘗置  
北濟陰郡或因是誤仍爲濟北郡邪

祭祀志五

成宗大德二季二月加封東鎮沂山爲元德東安王南  
鎮會稽山爲昭德順德王西鎮吳山爲成德永靖王  
北鎮醫巫閭山爲貞德廣寧王中鎮霍山爲崇德應  
靈王 案成宗紀載此事於是季三月又失載中鎮  
封號何元錫曰今山東臨朐縣東鎮廟有石刻加封  
五鎮制詞與祭祀志正合可證本紀之脫漏

選舉志一

御試三月初七日 案元統元季春順帝尙未卽位是  
季廷試進士同李齊等雖載於志而未詳試期頃  
得是季進士錄讀之乃知廷試在九月三日此可補  
史文之闕

會貢志三

也可太傅 案邪律禿花傳拜太傅總領也可那延封  
漢國公卽志所稱也可太傅也蒙古語大爲也可凡  
官名也可者第一之稱此志有也可太傅又有也可  
怯薛職官志有也可札魯忽赤皆取第一義

諸史拾遺卷五

七

兵志一

中統三季三月詔真定彰德邢州洛磁東平大名平陽  
太原衛輝懷孟等路各處有舊屬按札兒孛羅笑乃  
罽闐闐不花不里合拔都兒等官所管撲馬赤單人  
案罽闐不花傳云歲庚寅<sub>常是</sub>太祖命太師木華  
黎伐金分撲馬赤爲五部各置將一人罽闐不花爲  
五部前鋒都元帥歲丙申太宗命五部將分鎮中原  
開闐不花鎮益都濟南按察兒鎮平陽太原孛羅鎮  
真定尙乃台鎮大名怯烈台鎮東平又后高山傳云  
昔太祖皇帝所集按察兒孛羅窟里台孛羅海拔都



闊闊不花五部揆馬赤軍金匱之後散居牧地每多  
有入民籍者是五部將之名唯孛羅闊闊不花二人  
志傳無異文按察兒即按札兒尙乃台即笑乃勝怯  
烈台即窟里台不里合拔都兒即孛羅海拔都或有  
尙乃台而無不里合或有怯烈台而無孛羅海似當  
以兵志為正蓋尙乃台本秃伯怯烈氏故又有怯烈  
台之稱或稱尙乃台或稱怯烈台其實即一人巨史  
家疑孛羅海與孛羅為重出故闊闊不花傳誤分怯  
烈台以當五人之數今依兵志他不里合則犁然有  
別矣

諸史拾遺卷五

三

兵志二

太祖功臣博爾忽博爾朮木華黎赤老溫號撥里班曲  
律猶言四傑也太祖命其世領怯薛之長怯薛者猶  
言番直宿衛也凡宿衛每三日而一更申酉戌日博  
爾忽領之為第一怯薛即也可怯薛博爾忽早絕太  
祖命以別速部代之而非四傑功臣之類故太祖以  
自名領之其云也可者言天子自領之也亥子丑者  
博爾朮領之為第二怯薛寅卯辰日木華黎領之為  
第三怯薛巳午未日以赤老溫領之為第四怯薛赤  
老溫後絕其後怯薛常以右丞相領之 案會貨志

歲賜篇有也可怯薛有忽都答兒怯薛有帖古迭兒  
怯薛有月赤察兒怯薛此至元二十一年事月赤察  
兒者博爾忽之後絕而又繼然其次已在弟四忽都  
答兒帖古迭兒則不知何人之後矣

宗室世系表

睿宗皇帝十一子 次六旭烈兀大王 案旭烈兀大  
王一倫煦烈以憲宗王子歲受命討西域癸丑至木  
乃兮國下其城百廿丙辰破乞都卜城丁巳破兀里  
兒城乞石迷國來降得三百餘城又西至大房下其  
城百八十五戊午命將西渡海收富浪西南至石羅

諸史拾遺卷五

三

子賓鐵皆降之己未破兀林降其城百廿又西南至  
乞里灣降之西城平遣使告捷而憲宗崩遂留鎮其  
地至元辨偽錄云今煦烈大王皇帝親弟鎮守西域  
在尋思干西南雪山之西使命往還來往不絕  
靖遠王合贊 合贊者旭烈兀大王之孫至元二十七  
年封黃潛撰海運千戶楊君基誌云君諱樞大德五  
年君季甫十九致用院碑以宮本船浮海至西洋遇  
親王合贊所遣使臣那懷等如京師遂載之以來那  
懷等朝貢事畢請仍以君護送西還丞相哈剌哈孫  
如其請奏授君海運千戶佩金符與俱行以八年



發京師十一季乃至其登陸處云忽魯模思云是役也君往來長風巨浪中歷五星霜凡舟楫糧物器之須一出于君不煩有司既又用私錢市其土物白馬黑犬琥珀葡萄酒蕃鹽之屬以進案元史成宗紀大德八年七月諸王合贊遣使來貢珍物即其事也地理志西北地附錄有云忽里模子者即忽魯模思之轉也

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傳

與者必那漢征罕勉力鎖潭回回諸國 案後又云還

鎮火州屯于州南哈密力之地又案元典章延祐六

諸史拾遺卷五

三

季四月欽奉聖旨節該如今亦都護為頭畏吾兒的斤帖林為頭哈密里除致傷人命姦盜公事交管民官歸問者其餘軍帖差發不據甚麼合對問公事有呵朶歹等都護府官人每等者管民官休侵犯者外據畏吾兒哈密里每自己其間裏公事有呵委付來的頭目斷者若與百姓每有相爭的公事呵委付來的頭目每與各城子裏官人每一同歸斷者若無畏吾兒哈密里頭目每呵管民官依例斷者蓋罕勉力哈密力哈密里一也即今之哈密元典章所云的斤帖林乃哈密里之部長

布智兒傳

憲宗以布智兒為大都行天下諸路也可兀魯忽 案憲宗紀以身老瓦赤不只兒等充燕京等處行尚書省事世祖紀憲宗令斷事官牙老瓦赤與不只兒等總天下財賦于燕所云不只兒即布智兒大都即燕京札魯忽赤即斷事官見職官志昔里鈐部月乃合布魯海牙等三傳又作卜只兒譯音無定字也

月合乃傳

月合乃字正卿 傳不言有二名案元好問恆州刺史

馬公即馬碑云子男二人長三達次鐸刺次福海

諸史拾遺卷五

三

知孰為月合乃

其先屬雍古部徙居臨洮之狄道 案元好問馬公碑馬公名慶祥即月乃合之父昔里吉思也其述世系云出于花門貴族宣政之季與種人居臨洮之狄道蓋已莫知所從來矣金兵略地陝右盡室遷遼東因家焉太宗嘗出獵恍惚間見金人披日而行心悸不定莫敢仰視因罷獵而還較以所見者物色訪求或言上所見始佛陀變現而遼東燕塔廟尊像不可得唯回鶻人梵唄之所有之因取畫像進之真與上所見者合上歡喜讚歎為佗福田以應之凡種人之



在滅獲者實為平民賜錢幣縱遣之然則雍古部殆  
回鶻之別支乎回鶻即畏兀兒與回回不同種金史  
馬慶祥傳云先世自西域入居臨洮狄道似誤以回  
鶻為回回矣

劉黑馬傳

太宗即位始立三萬戶以黑馬為首重喜史天澤次之  
案王偉撰史忠武公家傳云太宗即位朝議方選  
三大帥分統漢地兵上素聞公賢以杖麾公及劉黑  
馬蕭札刺居右詔為萬戶其居左者悉為千戶云姚  
燧撰即澤神道碑云國初以二萬戶鎮撫中夏右則

諸史拾遺卷五

西

劉伯林黑馬之父軍秦左則粘合重山軍燕顧成謂太宗蓋用漢

書實則益太尉史忠武公天澤為真定河間濟南東  
平大名五路萬戶於中以王姚所述合于史劉史兩

萬戶竝同若蕭札刺為石抹也先之子石抹氏與粘

合重山初非同族粘合重山傳中無重喜名重喜別

有傳又不云為萬戶王姚二君皆習于掌故史家為

黑馬傳必本諸家狀不知何以互異若此即律苑花

札刺兒劉黑馬史天澤伐金此札刺兒即蕭札刺  
也石抹也先傳他查刺與王偉所稱三萬戶正合

會增立七萬戶仍以黑馬為首重喜史天澤嚴實等次

之 此七萬戶之名史家止舉其四餘無攷

趙天錫傳

辛巳春歸行臺東平嚴實 據元好問撰千戶趙公神  
道碑天錫以行臺公薦宣授行軍千戶而本傳不載  
蓋以千戶為不足書目不知元初萬戶最為領兵要  
職嚴實雖為行臺亦在七萬戶之列千戶佩金符較  
之萬戶佩金虎符者僅降一等未可略而不書

劉敬傳

劉敬字有功宣德青魯人 案元好問撰大丞相劉氏  
先塋神道碑云世居宣德縣北鄉之青魯里青魯非  
縣名當刪碑稱字德柔以小字某行豈有功其小字

諸史拾遺卷五

五

歟抑以賜名玉出干為小字歟

歲壬申太祖師次山西敬時季十二從父母避地德興  
禪房山兵至父母棄敬走大將憐而收養之一日帝

宴諸將於行營敬隨之入帝見其貌偉異俾留宿衛

碑云甲戌秋師次燕西公季甫十二隨其家人避

兵德興之禪房山既而盡室被俘公在一大首領麾

下一日避役御營犒宴之人什伍為偶公輒入座其

會上舉目見之親問姓名及所以來者公跪自陳主

帥不見鄙無以自存願畱止營中上召主帥名索公

得之隸中宮帳下與傳不同當以碑為可信



帝征遼西諸國 遼西當為西遼之譌碑云車駕征契丹餘族是為西遼

汪澤民傳

黃賊陷徽州時澤民居宣州已而賊來犯宣州江東廉訪使道童雅重澤民日就之詢守禦計城得無虞至正中名道童而見於史者兩人一為高昌人號后巖由平江路總管累遷江西行省左丞相諡忠烈在別傳一百四十四卷其一即此傳所載之道童唐兀人字德章自號賀蘭逸人至正十六年宣州城陷澤民遇害史不言道童所終予嘗見江東憲司題名

諸史拾遺卷五

美

碑知其氏族碑即澤民所撰稱為寧夏中憲大夫公

蓋元時稱西夏人曰唐兀氏寧夏本西夏地也

李賈又有道同者字文卿元統元年進士授江州路錄事司達魯花赤又明洪武間有番禺知縣道同史稱其先為蒙古族道同道童也元人多有是名或以道童為不雅改為道同倫醜驢之改為升開巨

汪世顯傳

金平郡縣望風欵附世顯獨城守及皇子闕端駐兵城下始率眾降皇子曰吾征四方所至皆下汝獨固守何也對曰臣不設背主失節耳 史家立傳往往采家傳碑志事迹多文飾不可信如此傳所言則世顯是袁昂馬仙琕之流也乃金史郭蝦蟆傳則稱天興

二季哀宗遷蔡州慮孤城不能保擬遷鞏昌以粘割完展為鞏昌行省三季春正月完展聞蔡已破欲安

眾心城守以待嗣立者乃遣人稱使者至自蔡有旨宣諭綏德州帥汪世顯者亦知蔡凶問且疾完展制己欲發矯詔事因以兵圍之然懼蝦蟆威望乃遣使約蝦蟆并力破鞏昌使者至蝦蟆謂之曰粘割公奉詔為行省號令孰敢不從今主上受圍於蔡擬遷鞏昌我輩既不能致死赴援又不能叶眾奉迎乃欲攻粘割公先廢遷幸之地上至何所歸乎汝帥若欲背國家任自為之何及于我世顯即攻鞏昌劫殺完展

諸史拾遺卷五

美

送欵于大元復遣使者二十餘諭蝦蟆以禍福不從是世顯以偏裨戢主帥苛主嗜利乃小人之尤者且久通欵于蒙古何待闕端兵至始率眾降乎蘇天爵名臣事略誤信其家傳書之明初史臣又承天爵之誤不加訂正畢尙書沅續通鑑稿成嘗屬予參校因為辨證之

外國傳

高麗 自此以下三卷乃宋禧撰最為淺率朱錫鬯靜志居詩話載其寄宋學士詩云脩史與末役乏才媿羣賢強述外國傳荒疎僅成篇觀此詩則荒疎之病



无逸風未嘗自諱也五行志則胡翰撰其序論載文

集中

李履芸案宋禮字申仲金  
萃人胡翰字无逸餘姚人

諸史拾遺卷五

天



張南漪墓志銘

鄧全祖望撰

南漪讀書極博其說經皆有根據必折衷於至是而尤熟於史其權史也尤精於地志幾幾足以分國初胡閻黃顧諸老之席其古文最嗜羅存齋於近人則喜顧亭林是其平生學術大略也浙有妄男子者客京師其文皆造險語奇字以欺人而中實索然無所有或問之則取漢唐以來之亡書對曰是出某本賦詩則以用盡韻部之字爲工方余在京師時力爲人言其謬故妄男子最恨予及予歸妄男子始猖狂

讀史舉正 墓志銘

而吾友中好奇者亦多爲所蠱莫之正南漪入京師見而唾曰嘻是不足爲樊紹述劉幾作輿臺何其無忌憚一至此也會妄男子正說經南漪投以帖子詰其經義數十條妄男子噤不能奮遷延避去南漪不喜爲場屋之文故科舉累失利甲子王侍郎晉川見其對策奇之置之副車丁卯竟薦之天子詔求明經之士梁尙書薌林又與侍郎交登啟事故南漪久留京師會 召對之期在明年南漪乃有金谿之行舟至三衢暴病返棹抵家五日而卒南

漪之學固未見其止卽就其所已至者亦自足以有傳而其平日爲文最矜慎不苟作身後屏當其篋不滿數十篇皆非其底蘊之所在惟讀史舉正一書亦未及十之五草書散亂在故紙中予爲科分而件繫之闕其所不可識者詮次得八卷令其子鈔而傳之不然南漪幾不免有寂寞千秋之恨是則可悲也南漪嗜酒然易醉其家與子寓隔一巷嘗與施慎甫飲予齋正酣暢極口論文慎甫傾耳聽之俄而目直上視旁皇四顧大罵不知其所罵者何人也余命奚奴

讀史舉正 墓志銘

扶之以歸南漪下階踏于草間慎甫救之亦踏罵聲猶喃喃觀者大笑由今思之不異山陽之笛也南漪姓張氏諱燿字曦亮杭之仁和縣人曾祖文宏祖廷琦父韶聞娶沈氏生于康熙乙酉年閏四月二十五日卒于乾隆庚午年九月二十五日其年四十有六葬于湖上子三塏堦堦爲諸生屬銘于予其銘曰文如鄂州厥壽亦伴小泉翁志其幽贈君私諡曰醉侯



讀史舉正目

卷一

史記

漢書

卷二

後漢書

卷三

三國志

晉書

讀史舉正目

一

卷四

晉書

卷五

晉書

卷六

宋書

南齊書

梁書

陳書

魏書

北齊書

周書

隋書

卷七

南史

北史

舊唐書

新唐書

讀史舉正目

二

卷八

新唐書

五代史

宋史

資治通鑑



讀史舉正卷一

仁和張燾曦亮著

史記

高祖本紀

秦二世元年注徐廣曰高祖時年四十八後高祖崩注皇甫謐曰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一年生至漢十二年六十三案始皇本紀昭王享國五十六年孝文一年莊襄三年始皇三十七年以高祖生年校之廣謐二說合但云六十三當為二耳漢

讀史舉正卷一

書注臣瓚曰帝年四十二卽位卽位十二年壽五十三與廣謐說異

周市來攻方與未戰陳王使魏人周市略地案文陳王句當在攻方與上

遇剛武侯注應劭曰楚懷王將也漢書音義曰功臣表云云案音義卽劭注也漢書音義四字衍班書引劭此注無此四字

遂略韓地輶輶案輶輶上有脫文漢書本紀從輶輶至陽城是也

王陵降西陵案西陵二字衍漢書無

漢王兵大振滎陽破楚京案閒案漢書在六月立太子上爲是

外戚世家

竇廣國至宜陽爲其主入山作炭寒臥岸下案論衡吉驗篇作臥炭下

齊悼惠王世家

哀王八年立營陵侯劉澤爲琅邪王其明年趙王友幽死于邸案齊哀王八年乃高后七年也漢書

讀史舉正卷一

劉澤爲琅邪王及趙王幽死並在高后七年本紀傳年表並同此言明年誤也

張叔傳

武帝元朔四年韓安國免詔拜歐爲御史大夫案元朔當爲元光漢書百官表元光四年九月中尉張歐爲御史大夫又本書平津侯傳元朔三年張歐免以宏爲御史大夫據此則元朔四年歐已不在位矣

漢書



高帝紀

懷王遣沛公入關沛公道碭至陽城與杠里案潁川汝南二郡並有陽城去碭遠下有引兵至栗北攻昌邑等語安能先至陽城乎史記作成陽去碭近較是

遇剛武侯注孟康曰功臣表柴武以將軍起薛至霸上入漢中案表云十月入漢無中字又史記引此作臣瓚

酈食其說沛公襲陳留下史記有得秦積粟四字

讀史舉正卷一

三

甚要漢書去之非是

函谷關注文穎曰關在宏農今移東在河南穀城縣師古曰穀城即新安案武帝紀元鼎三年徙函谷關于新安屬宏農郡穀城屬河南郡後漢因之而郡國志注新函谷關于穀城下與文穎說同何焯云穀城去洛陽甚近疑非徙關之地予以晉隋唐三書地理志考之俱無穀城縣即杜預注左傳于定八年二月單子伐穀城下云穀城在河南縣西然則晉初已省併入新安矣是以師古曰即新

安也今地志新安在河南府西七十里故穀城在府西北十七里蓋漢時二縣接界關或徙于其間文穎司馬彪漢末人理當不誤耳

諸侯罷戲下注師古曰戲謂軍之旌麾也一云從

項羽在戲水之上故言罷戲下非也羽見高祖于

鴻門已過戲矣又入秦燒宮室不復在戲也案上

明云羽率諸侯兵西至戲下史記無此字此云罷戲下

文正相應又二世元年陳涉將周章西入關至戲

皆指戲水且羽之會鴻門西入秦豈必諸侯皆從

讀史舉正卷一

四

耶羽不在戲諸侯未必不皆在戲也若云罷旌麾之下于義不可通矣

五月漢王從故道襲雍史記在八月

出成臯玉門注張晏曰成臯北門案玉門乃成臯

西門武王有玉門之難即此注誤

高后紀

元年五月封孝惠子強淮陽王不疑恆山王宏襄

城侯朝軹侯武壺關侯案表俱在四月

八年春封中謁者張釋卿為列侯案表無卿字



景帝紀

三年正月皇太后崩注文類曰寶太后以景帝崩後六年亡凡立五十一年此言崩誤案后以文元年立武建元六年崩凡四十五年文說亦誤

昭帝紀

元鳳元年注應劭曰三年中鳳皇下東海海西樂鄉於是以冠元焉案地理志樂鄉屬信都國十三部郡無海西名而本紀始元三年十月言鳳皇集東海文止此則海西樂鄉當為東海地矣 考東

讀史舉正卷一

五

海有海曲疑西為曲之訛

哀帝紀

帝崩于未央宮注臣瓚曰帝年二十卽位卽位六年壽二十五師古曰卽位明年乃改元壽二十六年案紀云帝以元延四年入朝時年十七矣綏和二年卽位則是十九歲明年改元建平建平四年合元壽二年凡六年恰正二十五師古誤臣瓚以改元為卽位亦謬

王子侯表

齊悼惠王子管侯罷軍案管疑當作管地理志管

屬濟南與齊近菑川懿王子臨胸侯奴案臨胸屬

齊郡東海有胸縣此臨字疑衍下注東海可見中

山靖王子薪處侯安郭侯下竝云涿案薪當作新

郭當作國地理志新處安國竝屬中山或先屬涿

耳代共王子濕成侯忠臯琅侯遷案濕當作濕琅

當作狼志竝屬西河代共王子如蘭侯土軍侯千

章侯皆西河邑也而表于臯琅下云臨淮千章下

云平原竝誤趙敬肅王子為氏侯賀案為氏即象

讀史舉正卷一

六

氏異文屬鉅鹿城陽共王子有利侯釘案有利當

作育犁屬東萊長沙定王子眾陵侯賢案眾當作

泉見王莽傳師古注河閒獻王子沈陽侯自為下

云勃海案沈疑當作浮浮陽屬勃海魯安王子蘭

旗侯臨朝案旗當作祺屬東海膠東戴王子柳泉

侯強下云南陽案柳泉屬北海戴王子樂望侯成

康侯竝云北海可證此云南陽誤也

表與地理志郡邑不同如王子侯表德侯五據侯

胡毋侯下竝云泰山志泰山郡無安城侯下云豫



章志豫章郡無句容侯下云會稽志句容屬丹楊  
浮邱侯下云沛志沛郡無丹楊侯下云無湖志丹  
陽無湖並屬丹楊郡龍邱侯下云琅邪志琅邪無  
臨眾侯下云臨原志無臨原郡邑壽梁侯下云壽  
樂志無壽樂郡邑宜城侯下云平原志宜成屬濟  
南臨胸侯下云東海志齊郡東萊並有臨胸東海  
則有胸縣雷侯辟土侯下並云東海志東海郡無  
尉文侯下云南郡志南郡無襄侯下云廣平志廣  
平國無將梁新館陸城三侯下並云涿志涿郡無

讀史舉正卷一

七

蒲領侯下云東海志蒲領屬勃海畢梁旁北兩侯  
下並云魏志魏郡無廣侯下云勃海志廣屬齊郡  
蓋侯下云魏志蓋屬泰山郡陪侯前侯下並云平  
原志平原郡無案志或據改併後表據見封時耳  
外戚恩澤侯表

周呂侯澤下云六年正月丙戌封案高帝紀六年  
正月丙午封荆王賈楚王交王子封代王喜齊王  
肥又云封大功臣三十餘人漢重同姓澤不應先  
封疑丙戌當為丙午否則正月當為四月此表於

建成侯呂釋之下云六年四月丙戌封釋之乃澤  
弟理當同日封也 又云澤薨台嗣高祖九年更  
封為酈侯四年高后元年為呂王案更封之後四  
年則孝惠元年也四字誤

建成侯釋之下云六年四月封九月薨案九月當  
作九年下云孝惠二年侯則嗣自高祖六年至孝  
惠二年正得九年也

酈侯駟鈞下云文元年四月封六年坐濟北王與  
居反弗救免案文帝紀元年六月封齊王舅駟鈞

讀史舉正卷一

八

為靖郭侯與表異而濟北王之反文紀在三年五  
月此云六年疑表誤

平昌侯王無故下失書平原二字 又臨薨鴻嘉  
元年侯獲嗣三十八年建武五年復案文不言免  
直言復疑有闕且自鴻嘉元年至建武五年為四  
十八年此云三十八亦誤

樂昌侯王武下地云汝南今考地理志汝南無樂  
昌縣 又甘露二年侯商嗣二十七年薨河平  
四年侯安嗣二十七年元始三年為王莽所殺案



商以河平四年薨自甘露二年至河平四年爲二十八年又自河平四年至元始三年亦二十八年此竝云二十七誤

成都侯商下注山陽案地理志山陽郡城都縣注云侯國成當作城與蜀郡成都別

百官公卿表

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案鄼商傳遷右丞相又云以右丞相擊陳豨然則高祖已置左右丞相不始於孝惠也

讀史舉正卷一

九

沛相蕭何爲丞相案何傳高祖爲沛公何嘗爲丞督事又高帝紀高祖立爲沛公注孟康曰楚稱縣宰爲公陳涉爲楚王沛公起應涉故從楚制然則縣宰安得置相傳云丞是也表誤

太尉盧縮書五年下案縮傳入漢以太尉常從表不得其始爲太尉之年故以王燕之年爲定

灌嬰傳嬰以御史大夫追項籍所將卒斬籍又以車騎將軍從擊燕王荼案籍死荼反竝在高帝五年表于御史大夫列將軍位下竝失書

殷內史杜恬案表上云內史掌治京師此殷字疑誤增

將軍鄼商爲衛尉案商傳以將軍將太上皇衛一歲不云衛尉

九年丞相何遷爲相國案何傳陳豨反上自將聞誅韓信使使拜丞相爲相國而高紀豨反在十年九月信誅在十一年正月下有相國何等請立代王二月詔有御史大夫昌下相國云云然則何之遷非九年明矣

讀史舉正卷一

十

十年中地守宣義爲廷尉案中地郡卽右扶風也地理志注高帝九年罷復爲內史表仍其舊名耳十一年周勃爲太尉後官省孝惠六年勃復爲太尉案勃傳盧縮反勃以相國擊下薊而高紀縮反在十二年豈此時省太尉官乎然則勃中間嘗爲相國表失之

孝文二年書衛尉足案文紀元年六月詔有衛尉足等宜書元年年下

孝文三年下中郎將張釋之爲廷尉案釋之傳以



贊為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其後拜謁者僕射又為公車令中大夫然後至中郎將為廷尉當在孝文末年表誤

孝文後二年八月戊戌丞相張蒼免下又云八月庚午陶青為御史大夫案戊戌庚午不得並在一月

周亞夫傳文帝崩亞夫為車騎將軍表列將軍位下不書失之

孝景元年平陸侯劉禮為宗正二年為楚王案二

讀史舉正卷一

十一

年當為三年觀楚元王傳可見

孝景五年安邱侯張歐為奉常案功臣表安邱懿

侯張說薨其侯奴嗣奴薨敬侯執嗣執薨康侯新

嗣初無歐名又史記歐傳歐安邱侯說之庶子則

歐固未嘗嗣爵表言安邱侯誤

孝景中六年中大夫令直不疑更為衛尉案表上

云衛尉景帝初更名中大夫令後元年復為衛尉

則中六年尚非衛尉也而不疑傳以郎稍遷中大

夫擊吳楚正在景帝初與表不合似脫令字致誤

孝武建元元年下齊相牛抵為御史大夫二年下御史大夫趙綰自殺案綰死在二年十月時以十月為歲首則綰之為御史大夫在元年無疑矣牛抵豈趙綰字之譌乎抑抵旋罷而綰代在一年中而表失之也綰與郎中令王臧同死而表于元年前下書王臧為郎中令不應遺綰此必有誤

淮南太守灌夫為太僕案文南當作陽灌夫傳可據

甯成為內史下獄論內史印案成傳抵罪髡鉗此

讀史舉正卷一

十二

云論內史印不成文必有誤

建元二年下郎中令石建六年卒應在元光初年

而傳云萬石君元朔五年卒歲餘建亦死表傳互

異

萬石君傳石慶為太僕上問車中幾馬云云表于

太僕位次失書

元光元年下隴西太守李廣為衛尉案廣傳徙為

隴西北地雁門雲中太守入為衛尉當云雲中大

守



元光六年下韓安國爲衛尉二年爲將軍案武帝紀是年秋安國以將軍屯漁陽本傳亦云爲衛尉明年爲將軍表云二年誤

元狩三年下三月壬辰廷尉張湯爲御史大夫六年有辜自殺案上二年云三月壬辰御史大夫李蔡爲丞相月日皆同疑湯代蔡卽此日也又上元朔三年云湯爲廷尉五年遷若在元狩三年遷則六年矣又湯傳爲御史大夫七歲若在元狩三年爲御史大夫至元鼎二年石慶代則六年矣

讀史舉正卷一

三

元帝竟甯元年下張譚爲御史大夫案匡衡傳作甄譚

孝成建始二年下何壽爲廷尉四年徙案下文三年十二月丞相匡衡免而衡傳時司隸校尉駿少府忠行廷尉事劾奏衡免然則壽之徙久矣安得至四年乎

張禹傳及儒林傳禹弟子彭宣爲大司空百官表失之

律歷志

劉歆作三統歷及譜以說春秋推法密要故述焉

注師古曰自此以下皆述劉歆之說也案左傳襄二十四年孔氏正義曰漢書律歷志載劉歆三統之術以爲五月二十二分月之二十乃爲一交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又襄二十八年正義曰漢書律歷志載劉歆三統歷以爲歲星一百四十四年行天一百四十五次一千七百二十

讀史舉正卷一

四

八年爲歲星歲數以上二條今本無

地理志

東郡壽良縣注應劭曰世祖叔父名良改曰壽張案郡國志下邳國之良城涿郡之良鄉皆未改南陽郡春陵縣注顏師古曰漢記云戴侯仁以春陵地形下溼請徙南陽案王子侯表戴侯熊渠孝侯仁又請徙者孝侯也見後漢書宗室四王傳傳作考侯亦誤考乃孝之訛耳

平原郡富平縣注應劭曰明帝更名厭次案功臣



表已有厭次侯爰類則非明帝改也

濟南郡注景帝二年為郡案文二當為三景三年

吳楚反濟南王應之事敗國除然後為郡也

信都國注景帝二年為廣川國宣帝甘露三年復

故案文三當為四原父已刊之但漢初信都為郡

建昭二年立子興為信都王于是信都始為國然

陽朔二年王即徙中山則其為國也亦僅矣注未

明

讀史舉正卷一

五

淮陽國注孟康曰孝明帝更名陳國案郡國志陳

國注故淮陽章和二年改則是章帝非明帝也

志有二開陽一屬東海郡一屬臨淮郡二復陽一

屬清和郡一屬南陽郡南陽為侯國二高陽一屬涿郡

一屬琅邪郡琅邪為侯國二武陽一屬犍為郡一屬東

海郡東海為侯國二東陽一屬臨海郡一屬清河郡清河為侯國

二西陽一屬江夏郡一屬山陽郡山陽為侯國二

成陽一屬濟陰郡一屬汝南郡汝南為侯國二建陽一

屬九江郡一屬東海郡東海為侯國二昌陽一屬東萊

郡一屬臨淮郡臨淮為侯國二安陽一屬漢中郡一屬

汝南郡汝南為侯國二朝陽一屬南陽郡一屬濟南郡

濟南為侯國二新陽一屬汝南郡一屬東海郡東海為侯國

二阿陽一屬平原郡一屬天水郡二高陵一屬左

馮翊一屬琅邪郡琅邪為侯國二樂陵一屬平原郡一

屬臨淮郡臨淮為侯國二定陵一屬潁川郡一屬汝南

郡二陽城一屬潁川郡一屬汝南郡汝南為侯國二平

城一屬雁門郡一屬北海郡北海為侯國二武城一屬

左馮翊一屬定襄郡二石城一屬丹楊郡一屬右

讀史舉正卷一

六

北平郡二安成一屬長沙國一屬汝南郡汝南為侯國

二樂成一屬河間國一屬南陽郡南陽為侯國二高成

一屬南郡一屬勃海郡二新成一屬河南郡一屬

北海郡北海為侯國二成安一屬陳留郡一屬潁川郡

潁川為侯國二東安一屬城陽國一屬東海郡東海為侯國

二平安一屬廣陵國一屬千乘郡千乘為侯國二安平

一屬涿郡一屬豫章郡豫章為侯國二襄平一屬遼東

郡一屬臨淮郡臨淮為侯國二富平一屬北地郡一屬

平原郡平原為侯國二高平一屬安定郡一屬臨淮郡



臨淮為二廣平一屬廣平國一屬臨淮郡並為二侯國

西平一屬汝南郡一屬臨淮郡二新都一屬廣漢

郡一屬南陽郡南陽為侯國二武都一屬武都郡一屬

五原郡二鄭縣一屬京兆尹一屬山陽郡山陽為侯國

二饒縣一屬西河郡一屬北海郡北海為侯國二黃縣

一屬東萊郡一屬山陽郡山陽為侯國二劇縣一屬留

川國一屬北海郡北海為侯國二鄆縣一屬沛郡一屬

南陽郡南陽為侯國二平臺一屬濟南郡一屬常山郡

常山為侯國二平昌一屬琅邪郡一屬平原郡平原為侯國

讀史舉正卷一

七

二新昌一屬遼東郡一屬涿郡涿郡為侯國二新市一

屬中山國一屬鉅鹿郡鉅鹿為侯國二成鄉一屬高密

國一屬北海郡北海為侯國二陰山一屬西河郡一屬

桂陽郡桂陽為侯國二海曲一屬東海郡一屬琅邪郡

二安邱一屬北海郡一屬琅邪郡琅邪為侯國二歸德

一屬北地郡一屬汝南郡汝南為侯國二鍾武一屬零

陵郡一屬江夏郡江夏為侯國二宜春一屬豫章郡一

屬汝南郡汝南為侯國二陽樂一屬遼西郡一屬東萊

郡東萊為侯國二駟望一屬樂浪郡一屬琅邪郡琅邪為侯國

國二定陶一屬濟陰郡一屬定襄郡二臨胸一屬

齊郡一屬東萊郡有三曲陽一屬東海郡一屬交

趾郡一屬九江郡九江為侯國三建成一屬豫章郡一

屬勃海郡一屬沛郡沛郡為侯國三安定一屬安定郡

一屬交趾郡一屬鉅鹿郡鉅鹿為侯國又東海有二平

曲一為侯國顏師古曰蓋各以相近為名也然多

有絕不相近者

志于列侯封邑並注侯國然多有不注者如河東

之猗氏陳遠汾陰周昌長修杜恬平陽曹參絳周

讀史舉正卷一

末

國狐謙杆者太原之郎馮鈞汾陽新強上黨之壺

關呂武河內之汲上不河陽陳涓共師國平舉劉

國取李朔國隆慮陳融河南之中牟車國平瞻

師開封陶舍東郡之黎召奴清室中須昌趙衍樂

昌王武陽平呂青蔡義陳雷之外黃淮陽憲王頴

川之襄城韓嬰呂舞陽樊曾潁陰灌嬰僑陵朱漢

汝南之陽安丁明吳房楊武汝陰嬰國期思賈赫

慎陽樂說定陵潘于南陽之杜衍王翥涅陽呂騰

山都王恬棘陽杜得葉長沙定王南郡之印黃極



國江 夏之軼 黎朱 安陸 子楚 思王 平國 九江 之城 東城 淮南 厲王	國阜 陵子 淮南 厲王 山陽 之瑕 邱子 魯政 其王 濟陰 之宛	胸子 楚元 王成 陽子 楚思 王稔 金日 碑商 乘氏 子梁 孝王	沛郡 之芒 彭彭 城父 國尹 恢梁 陽子 欽國 東鄉 子梁 敬	方臨 都未 央國 魏郡 之梁 期胡 破國 武始 子趙 敬	國陰 安子 濟北 貞王 武安 子田 蚡及 楚思 鉅鹿 之南 繇	趙敬 肅王 廣阿 子任 敖宋 子許 痲黃 子梁 敬王	子常 山之 高子 趙敬 肅王 清河 之轅 江喜 棗疆 廣川	國子 晏涿 郡之 道陸 強故 安申 屠嘉 國范 陽范 代容 城徐
---	--	--	---	---	---	--	--	--

讀史舉正卷一

元

國易 子趙 敬肅 王鄭 異郭 紹封 安平 國鄒 秋中 水呂 童國	勃海 之陽 信呂 青劉 重合 國莽 通南 皮黃 祖國 章武 廣	國中 邑朱 進平 原之 祝阿 國高 色勅 齊悼 惠王 子辟	子讓 千乘 之樂 安東 子禹 思王 高昌 董忠 高宛 丙猜	延鄉 李譚 濟南 之梁 鄒武 虎泰 山之 柴子 齊孝 王蓋	王信 及河 間乘 邱子 中山 靖王 富陽 六安 夷王 子賜	獻王 子讓 國乘 邱子 將夜 國富 陽及 東平 思王 子賜	國式 子憲 國荒 王齊 郡之 廣河 川孝 王子 順及 廣饒	苗川 靖王 臨胸 子苗 川懿 王臺 鄉苗 川孝 王北 海之	營陵 劉澤 都昌 國朱 珍東 萊之 平度 子苗 川懿 王曲 成
--	---	--	--	--	--	--	--	--	---

龜達 及中 山靖 牟平 子齊 孝王 東牟 子齊 悼惠 王陽 石	王膠 東頃 王徐 鄉子 膠東 其王 琅邪 之東 武國 郭蒙 朱虛	子度 景國 東莞 子城 陽共 王昌 子城 陽頃 王東 海之 蘭	陵廣 陵孝 王戚 國季 必陳 賀臨 淮之 盱台 子江 都易	國射 陽劉 纒淮 陵子 江都 易王 下相 冷耳 西平 于定	堂邑 陳嬰 會稽 之陽 羨國 靈常 無錫 多軍 丹楊 之林	陵江 都易 王句 容長 沙定 王丹 陽子 江都 易王 胡孰	子胥 行國 豫章 之建 成子 長沙 定王 海皆 昌邑 王賀	桂陽 之便 吳淺 武陵 之沅 陵吳 陽義 陵吳 鄖零 陵
---	--	---	--	--	--	--	--	---

讀史舉正卷一

三

之夫 夷長 沙定 王洮 陽長 沙定 王廣 漢之 汁加 雍	國健 為之 江陽 國蘇 息南 安國 宣虎 西河 之泉 狼王 子其	遷蘭 代其 王千 章子 子遇 國離 石子 子其 王陽 成其	忠國 子士 軍郭 客共 王子 子代 郡之 廣昌 子河 問孝 王遼 西	之海 陽搖 毋肥 如國 蔡寅 廣平 國之 張頃 毛釋 之及 趙	任國 張越 曲同 國酈 商南 曲子 清河 綱王 平利 子平 子千 頃王	平鄉 子干 頃王 中山 之北 平國 張蒼 深澤 趙將 夕國 安國	王陵 及趙 其曲 逆陳 平安 險子 中山 靖王 信都 之扶	柳呂 平辟 陽其 國審 食南 宮國 張買 廣川 子中 山靖 王桃 川
---	--	--	---	---	--	--	--	---



繆王子良脩周亞河閒之弓高韓廣廣陽之方城  
及劉襄國夫國膠東之壯武宋昌城陽之陽都丁復淮  
陽之陽夏陳豨東平之樊蔡兼楚國之畱張良武  
原衛法廣陵國之廣陵城陽共王六安之蓼孔聚  
長沙之承陽長沙定王昭陵長沙刺王茶陵長沙  
子新容陵長沙定王子福國

藝文志

論語齊二十二篇注云多問王知道如滄曰多問  
王知道皆篇名案文衍一多字

讀史舉正卷一

三

高五王傳

齊哀王襄孝惠六年嗣立案文六當為七史記哀  
王元年惠帝崩諸侯王表孝惠七年哀王襄嗣

陳平傳

惠帝六年相國曹參薨平為左丞相案紀參實以  
五年八月薨此傳冒下為文耳

周昌傳

沛公以周苛為客從入關沛公為漢王苛為御史  
大夫案百官表苛曾為內史傳失之

張歐傳

元朔中代韓安國為御史大夫案公卿表事在元  
光四年九月傳誤 又景五年歐為奉常武建元  
元年為中尉傳失之

灌夫傳

元光四年春田蚡言灌夫橫請案之夏蚡取夫人  
列侯往賀夫罵坐云云五年十月悉論灌夫實嬰  
死十二月晦棄市案武紀嬰以元光四年冬棄市  
三月蚡薨百官表蚡薨亦在四年三月然則此傳

讀史舉正卷一

三

四年當為三年五年當為四年

李息傳

百官表元朔三年下中尉李息案息傳失之

董仲舒傳

太平御覽文部十七引漢書曰董仲舒作曲臺后  
蒼之書禮射之書今書本傳無 又學部五引漢  
書曰董仲舒學十年不窺園圃乘馬三年不知牝  
牡今書作三年不窺園無乘馬句

公孫宏傳



太平御覽文部十七引漢書曰公孫宏著公孫子言刑名謂字直百金也今漢書宏傳無此藝文志但云公孫宏十篇入儒家者流

王商傳

商涿郡蠡吾人案外戚傳宣帝求得外祖母王媪媪言家本涿郡蠡吾平鄉嫁為廣望王迺始婦產子男無故武然則商為武子乃廣望人非蠡吾也趙禹傳

百官表元光六年中大夫趙禹為中尉案禹傳失

讀史舉正卷一

三

之

王莽傳

地皇四年三月辛巳朔劉聖公為帝改元為更始元年案文三當為二後漢光武紀辛巳在二月下有三月也

喋血而進案通鑑喋作蹀注師古曰蹀音大頰翻謂履涉之也

三輔黠其殺其主案通鑑引此三輔下有兒大二字文意乃足

讀史舉正卷二

仁和張燾職亮著

後漢書

光武帝紀

春陵注故城今在隨州棗陽縣案文今在當為在今

鬱林注今郴州縣案唐志止有鬱林州鬱林郡及鬱平縣郴州所隸無鬱林

地皇三年注天鳳六年改為地皇案文六當為七

讀史舉正卷二

十一

前書王莽傳天鳳六年明年改元地皇

伯升招新市平林兵注新市縣屬江夏郡案續漢

志江夏有南新市縣以別於中山國之新市也漢兵起時未為縣

更始元年正月甲子朔案下文二月有辛巳則正

月朔日非甲子前書王莽傳三月辛巳朔十月戊申朔皆誤以范書隗囂傳七月己酉朔推之通鑑

書二月辛巳朔六月己卯朔九月戊申朔是也納言注引前書非本文書下當有音義二字



清陽注縣屬南郡案文南下當有陽字

太常注應劭曰欲令國家盛大社稷常存案前書顏師古注太常王者旌旗禮官主奉持之故曰奉常後改太常尊大之義也劭此說謬

三月狗昆陽定陵鄆皆下之案前書莽傳在是年

四月 又注昆陽故城在今許州葉縣北案通鑑

注引此注北下有二十五里四字

五月自昆陽與李軼等十三騎出收兵六月破王

尋王邑會伯升為更始所害光武自父城詣宛謝

讀史舉正卷二

二

然則伯升見殺時李軼尙在光武軍中而宗室四

王傳軼乃與朱鮪勸更始害伯升事亦互異

鉦鼓之聲聞數百里當從袁紀作數十

九月庚戌三輔豪傑共誅王莽案前書莽傳事在

十月且明曰十月戊申朔三日庚戌也 又豪傑

注云賢萬人曰傑於文賢下少過字

司隸校尉注引前書秩比二千石案前書作二千

石比二千石則後漢制也

佐史注縣各置諸事曹史案百官志作諸曹掾史

此事字誤

趙繆王子林案前書景十三王傳武帝立趙敬肅

王小子偃為平干王十一年薨子繆王元嗣諸侯

王表繆王元五鳳二年薨然則趙無繆王乃平干

繆王也而自元之薨推至更始元年已七十九年

安得尙有子存乎 又注云繆王景帝七代孫尤

誤王固景帝曾孫也

二年北徇薊注屬涿郡案前書地理志薊屬廣陽

國郡國志屬廣陽郡皆無屬涿郡之文

讀史舉正卷二

三

饒陽注屬安平國案饒陽此年尙屬涿郡安平尙

名信都

王莽和戎卒正邳彤當從彤傳戎作成

赤眉別帥與大彤青犢十餘萬眾在射犬案耿純

傳尙有上江鐵脰五幡

光武北擊尤來大搶五幡於元氏追至右北平連

破之案馮異傳破鐵脰於北平

建武元年遣耿弇等十二將軍追戰於路東案弇

傳二當為三



到南平棘案前書志及續漢志皆無南字

三年三月彭寵陷薊城十一月涿郡太守張豐反

案朱浮傳豐反在寵未陷薊之前紀誤

十九年注漢官儀云光武於成帝為兄弟於哀帝

為諸父於平帝為祖父然則宣帝為曾祖案哀平

皆元帝庶孫於光武皆從子也不得言祖父元帝

於光武為諸父則宣帝乃從祖耳亦不得言曾祖

也

二十三年九月陳畱太守玉況為大司徒二十七

讀史舉正卷二

四

年四月大司徒玉況薨而謝承書曰況為陳畱太

守永平十五年蝗蟲起泰山過陳畱界不集章和

元年詔以況為司徒其書年之誤甚矣謝書見虞延傳注延

傳與本紀合案延為明帝初太尉況為陳畱太守嘗辟之則況非章和中司徒可見矣

章帝紀

建初四年是歲甘露降泉陵洮陽二縣五年八黃

龍見於泉陵案論衡恢國篇云建初四年甘露降

五縣六年黃龍見凡八

章和二年帝崩年三十三案文三當為二帝即位

時年十九次年改元建初至此凡十三年時帝年

三十二

順帝紀

永和四年封故濟北惠王壽子安為濟北王案惠

王傳作安國

建康元年揚徐盜寇城邑遣御史中丞馮赦討之

案赦當作緄緄本傳拜御史中丞順帝末督揚州

諸郡軍事擊破羣賊

桓帝紀

讀史舉正卷二

五

本初元年閏月庚寅即帝位案此閏六月也 又

太后猶臨朝政案文當云臨朝聽政

延熹三年十二月武陵蠻寇江陵車騎將軍馮緄

討皆降散荆州刺史度尚討長沙蠻平之案緄傳

長沙蠻屯聚積久至延熹五年零陵武陵蠻賊悉

反於是拜緄為車騎將軍討之尚傳延熹五年長

沙零陵賊眾漸盛荆州刺史劉度擊之軍敗詔舉

代度者朱穆舉尚擢為荆州刺史進擊大破之然

則緄尚出師並在五年此三年冬緄未為車騎將



軍尚亦未爲荊州刺史也此紀於五年冬又云以馮緄爲車騎將軍討之可徵前文之誤矣

靈帝紀

光和元年袁滂爲司徒注滂字公喜案袁宏漢紀作公熙

中平五年益州黃巾馬相攻殺刺史郗儉案郗當作卻乃卻正祖也見蜀志劉焉傳注

六年帝崩年三十四案文四當爲三帝卽位年十二是年改元建甯至此凡二十二年時帝年三十

讀史舉正卷二

六

三

章德竇皇后紀

竇勳尙東海恭王疆女泚陽公主后其長女也案公主爲帝從姊后乃帝甥今以爲配不異惠帝之於張后矣

五行志

世祖自河北興案光武紀注續漢志曰光武由河北而興是得之也此脫是得之也四字

郡國志

潁川郡輪氏建初四年置案前書地理志潁川已有此縣但輪作綸耳

常山國有都鄉縣又汝南郡西平縣有都鄉安帝時鄧訓子宏爲西平侯宏卒子廣德嗣分西平之都鄉封廣德弟甫德爲都鄉侯見訓傳 又欒城縣注在縣西北四十里案此句當在上平棘縣有塞句下誤入此

中山國蠡吾下云侯國故屬涿案蠡吾之爲國自河間孝王開子翼始永建五年開上書願分蠡吾

讀史舉正卷二

七

以封翼帝從之翼卒子志嗣是爲桓帝建和二年更封帝兄碩爲平原王以涿郡之良鄉故安河間之蠡吾爲湯沐邑然則蠡吾故屬涿而後入河間志入中山未知何所準

河間郡注世祖省屬信都永元三年復故案文三當爲二和帝永元二年五月分樂成涿郡勃海爲河間國封弟開爲河間王紀傳並同開傳至裔孫陔魏受禪國除則河間仍當稱國不爲郡也

泰山郡有華平陽二縣志失載案三國志魏武本



紀初平四年陶謙取泰山華費又本紀注世語云  
太祖父嵩辟難在泰山華縣又三國志鮑勛傳勛  
泰山平陽人

平陽前書地理志作東平陽

山陽郡昌邑注左傳莊三十二年遇於梁邱案文  
遇上少宋齊二字 又高平注左傳隱九年費伯  
城邱杜預曰縣東南有郁邱亭案今傳無費伯二  
字及杜注 又方與武唐亭注左傳桓二年盟於  
唐杜預曰在西南案杜此注在隱二年盟唐之下  
云高平方與縣有武唐亭此云在西南誤

讀史舉正卷二

八

濟南郡臺卽前漢平臺鄒平卽前漢鄒縣東朝陽  
卽前漢朝陽以南陽郡有朝陽故此加東

平原郡濕陰案濕音習卽前漢濕陰春秋齊之犁  
邱也

南陽郡上唐鄉注下江兵荊州軍案文兵下少破  
字

漢陽郡源道注史記秦孝公西斬戎王當云戎之  
源王 又羌道下失注故屬隴西四字

朔方郡以西河郡大城縣來屬省前漢脩都臨河

呼道窟渾渠搜五縣志失載

遼西郡省前漢且慮新安平柳城孤蘇文成案六  
縣志闕

志失書侯國潁川之潁陽父城梁不疑爲潁陽侯

見梁傳朱浮封父城侯見浮傳汝南之西平吳房梁蒙

爲西平侯見梁傳陰識孫綱封吳房侯見識傳陳畱郡

之襄邑梁冀子允封襄邑侯見冀傳東郡之燕及臨

邑樊儵封燕侯見儵傳北海王興子復爲臨邑侯見宗

室四東平國之壽張樊宏封壽張侯見宏傳廣陵郡

讀史舉正卷二

九

之射陽樊宏弟丹爲射陽侯見宏傳下邳國之高山

梁統封高山侯見統傳

百官志

尙書成帝初置四人案漢官儀尙書乃武帝置成

帝加一人爲五此云成帝誤

劉元傳

王匡等數月閒人七八千人案文上人當作至

轉擊安陸注安陸郡屬江夏郡案文上郡當作縣

王匡張卬等號新市兵而王常傳卬乃與成丹等



爲下江兵

李軼爲舞陽王案李通及耿純傳作舞陰爲是

陰平王注陰平縣屬廣漢國案文國當爲郡

封灌澤侯案文灌當爲濩

王昌傳

攻柏人不下乃引兵東北圍鉅鹿案柏人卽今順

德府唐山縣鉅鹿在其東南傳云東北誤

盧芳傳

芳安定三水人也居左谷中注續漢志曰三水縣

讀史舉正卷二

十

有左右谷案郡國志無右字疑衍

隗囂傳

民坐挾銅炭沒入鍾官注人犯鑄錢傳詣鍾官八

十萬數案莽傳八作以

齊武王續傳

畱輜重於藍鄉注比陽縣有藍鄉案郡國志棘陽

有藍鄉此云比陽當是章懷据唐縣言之下宜秋

聚注亦同

嚴尤陳茂引欲據宛案文引下少兵字

宗人劉稷擊魯陽注魯陽屬南郡案文南下脫陽字

城陽恭王祉傳

封於零道之春陵鄉案文零當爲洽

族兄安眾侯劉崇案安眾康侯丹與春陵節侯買

皆長沙定王子崇爲丹元孫之子祉爲買元孫則

崇乃其從子也

不得官爲東案文官字衍

王常傳

讀史舉正卷二

十一

常引軍北至宜秋注續漢志曰南郡有宜秋聚案

今范書郡國志卽續漢志也志云南陽郡平氏縣

有宜秋聚此注當由失陽字耳

此所以祐吾屬也案文此下失天字

常別徇汝南沛郡還入昆陽與光武破王尋王邑

案漢兵初起時劉望略有汝南又其時方狗下潁

川諸邑亦未得遠至沛郡也

鄧晨傳

往時會宛獨當應邪案文會宛下當有語字袁紀



宛下言倘能應耶

鄧禹傳

追賊至滿陽陳後傳作清陽案滿當為蒲蒲陽山蒲水所

出在中山曲遂縣章帝改縣曰蒲陰是也見地理

志注

封為鄧侯注鄧縣今屬南陽郡案文多今字注所

云今皆唐也唐書地理志南陽無鄧縣

鄧訓傳

永平中理庠沱石曰河案理本為治唐避高宗諱

讀史舉正卷二

三

改 又注石曰河解見明紀案明紀無見章紀

逃唐伯父號逃吾案上云逃吾子逃唐又西羌傳

逃唐乃逃吾之子逃吾有弟號吾降訓据此當為

號吾逃字衍但伯父與弟不相應耳

鄧騭傳

元初四年封京子珍為陽安侯案鄧禹子珍為夷

安侯京子乃其從孫不應犯其名疑誤

徙封騭為羅侯注羅縣屬長沙國案郡國志長沙

為郡

禹曾孫香子女為桓帝后案皇后紀后乃香女此

文字字衍

寇恂傳

復封損庶兄壽為浚侯注浚縣屬沛郡案志沛為

國

岑彭傳

彭降更始封歸德侯注歸德縣名屬北地郡案此

特以其歸命而封以空名耳非必有食邑也郡國

志北地郡無歸德縣

讀史舉正卷二

三

賈復傳

不能相施案通鑑作必能相用為是

陳俊傳

以宗室劉嘉為太常將軍案宗室四王傳及劉元

傳俱作大將軍太常將軍乃劉祉也

耿弇傳

會王郎詐稱成帝子與案子下尙少一子字

雷署門下吏案吏當為史

姚期傳



援兵二千人案文援當作授

攻拔樂陽橐肥橐案橐下少城字

王霸傳

光武過潁陽霸遂從破王尋王邑案本紀破尋邑後乃徇下潁陽傳非是

光武南馳至下曲陽及至虜沱河案本紀下曲陽在度虜沱之後

任光傳

刁子都起兵鄉里案前書王莽傳及姓譜刁俱作

讀史舉正卷二

西

力起兵莽傳在天鳳五年

李忠傳

忠字仲都案袁紀字仲卿

父為高密都尉注郡國志高密侯案文侯下少國字

劉植傳

植鉅鹿昌成人也案植前漢末人前書地理志昌成屬信都

耿純傳

奉迎於育注育縣名案前書地理志河北諸郡無

育縣疑是地名

王梁傳

梁漁陽安陽人案前書地理志五原郡有西安陽代郡有東安陽漁陽無此縣當是要陽之誤

建武二年以中郎將北守箕關案水經注引此箕關下尙有天井關也

堅鐔傳

或薦鐔者因得召見以其吏能案文鐔下多者字

讀史舉正卷二

五

其下少有字

馬武傳

武往從之從入綠林中案文重一從字

與尙書令謝躬共攻王郎案光武紀作尙書僕射

馬援傳

建武十七年拜援伏波將軍南擊交趾十八年春軍至浪泊上與賊戰破之追至禁谿賊散走明年正月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紀十八年夏四月遣伏波將軍馬援擊交趾賊十九年夏四月馬援破



交趾斬徵側等傳紀歲月互異袁宏後漢紀遺擊  
歲月與范書紀同

鄧暉傳

暉為上東城門候帝出獵夜還暉不內帝迴從東  
中門百官志作入謝承書何湯守開陽門候帝微  
行夜還湯不內更從中東門入二書不同疑當為  
一事傳聞異辭耳

楊厚傳

永初二年太白入北斗案天文志事在三年

讀史舉正卷二

未

蘇章傳

祖父純為奉車都尉竇固軍出擊匈奴有功案文  
都尉下少從字

章為武原令注云武原縣屬楚國案郡國志楚國  
章帝改彭城國章為令在安帝時不當仍云楚國  
也

羊續傳

續泰山平陽人案地理志泰山郡有東平陽郡國  
志無是漢末已省此縣又晉書羊祜傳及景獻羊

后傳竝云泰山南城人南城之屬泰山郡見郡國  
志則平陽當為南城

賈琮傳

舉孝廉再遷為京兆令案京兆非縣此云令誤

陸康傳

少子續博學善政見稱當時下又云有名稱複矣

樊宏傳

十三年封弟丹為射陽侯注引水經注凡射字皆  
當作謝

讀史舉正卷二

七

陰識傳

別降胡陽案文胡當為湖

馮魴傳

老親弱弟皆賊城中案皆下文有脫

魴孫石與太尉劉喜錄尚書事案本紀喜作熹

安帝拜石子世為黃門侍郎世弟二人皆郎中石

卒子代嗣代卒弟承嗣劉攽刊誤曰世本名代後

人見其名疑以為避太宗諱所改遂遺作世而忘

其後尚作代也所以知世即代者長子自然嗣立



也案章懷注范書多不諱世字卽此文上云石能取悅當世可證竊謂代及承卽所謂世弟一人也嗣立固必長子然安知世不先父卒乎

鄭宏傳

宏爲太尉在位四年案本紀元和元年八月宏爲太尉三年四月免不得云四年也

梁統傳

統封成義侯案成義當爲義成義成世祖時屬沛後屬九江郡他郡無此名

讀史舉正卷二

六

統今所定不宜開可案晉書刑法志作不可開許爲是

梁冀傳

多從娼妓案劉放曰妓當作婦劉說未是

曹褒傳

元和二年前上疏請定漢禮明年下詔曰朕以不德膺祖宗宏烈乃者鸞鳳仍集麟龍竝臻甘露宵降嘉穀滋生赤草之類紀於史官朕夙夜祇畏無以彰於先功案章帝紀元和四年改元章和詔仍用

此文不嫌雷同耶拜褒侍中從駕南巡案本紀元和三年北巡狩此傳所言正三年事不得云南巡也

鄭眾傳

作春秋刪十九篇案公羊疏云眾作春秋長義十九條疑卽此

賈逵傳

臣謹摛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案公羊疏云逵作長義四十一條

讀史舉正卷二

七

桓榮傳

揚州從事臯宏注謝承書曰臯宏吳郡人案吳郡順帝置榮時乃會稽郡耳郡當爲縣

樂羊食子西巴放麀注竝解見吳漢傳案今本漢傳無此

桓典傳

國相王吉被誅典棄官收斂歸葬服喪三年案本傳典於吉非師生及舉將於義不當有此或緣他故史失之矣





丁鴻傳

父琳徙封陵陽侯案文當有鄉字琳求封鄉亭初封新安鄉後子鴻又徙封魯陽鄉再徙馬亭鄉明陵陽亦為鄉也

法雄傳

永初四年徵雄為青州刺史在州四年遷南郡太守在郡數歲初平中卒官案永初至初平幾八十年雄安得尚在必為元初字之誤耳

劉平傳

讀史舉正卷二

三

平楚郡彭城人案後漢楚未嘗為郡郡字當作國趙孝傳

梁郡車成案郡當作國

劉愷傳

太尉馬英策罷案安帝紀建光元年七月太尉馬英薨非策免也

朱穆傳

追贈益州太守案文選廣絕交論注贈益州刺史此云太守誤也

袁安傳

拜楚郡太守案前漢時楚本國未嘗為郡安於是時治楚王英獄偶改為郡耳

干乘正王伉傳

伉孫鴻改封勃海薨無子梁太后立蠡吾侯惲奉鴻祀注惲河閒王開孫也案伉與開竝章帝子是以從兄弟為後也

清河孝王慶傳

王女十一人安帝封侍男為涅陽長公主別得為

讀史舉正卷二

三

舞陰長公主久長為濮陽長公主直得為平氏長公主餘竝早卒案班超傳超孫始尚清河孝王女陰城公主此在涅陽四主之外順帝時尚存不得云竝早卒也或疑陰城為舞陰之誤然舞陰乃鄧禹元孫襄所尚見禹傳

濟北惠王壽傳

永和四年立戰鄉侯安國為濟北王立十年薨案文當為七質帝紀永嘉元年四月濟北王安薨距永和四年止七年耳



左雄傳

雄南郡涅陽人案文郡當為陽

陽嘉元年詔試明經者補弟子案順帝紀明經下有下第二字

諸王國郎者百三十八人案者字衍

雄上言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自是迄於永熹察選清平案漢時無永熹年號熹當為嘉字之誤

周舉傳

讀史舉正卷二

延熹四年辟司徒李邵府案邵為司徒在延光四年四月熹為光之誤

黃尚字河伯河南郡人案順紀注尚字伯河南郡即人此河字衍又伯河之河疑當為和

荀淑傳

再遷當塗長注當塗故城在今宣州案漢之當塗故城在今懷遠縣東七里在唐為鍾離縣地去宣州遠甚其在宣州者當是江左僑立淮南郡及當塗縣耳注誤

竇武傳

封槐里侯五千戶案文五上當有邑字

何進傳

中平五年置西園八校尉以小黃門蹇碩為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為中軍校尉屯騎都尉鮑鴻為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趙融為助軍校尉滄于瓊為佐軍校尉又有左右校尉案袁紹傳注山陽公載記上四校尉同下云趙融為助軍左校尉馮芳為助軍右校尉諫議大夫夏牟為

讀史舉正卷二

左校尉滄于瓊為右校尉與此傳互異 又紹傳以紹為佐軍校尉與此傳及載記異三國志紹傳作中軍校尉與此傳同

袁紹傳

父成五官中郎將紹壯健好交結大將軍梁冀以下莫不善之案三國志注英雄記曰袁成壯健有部分自梁冀以下皆與結好攷冀傳以延熹二年被誅而紹於靈帝末始為司隸上距冀在時已三十年紹公卿子弟不應晚達以年校之紹不及交



冀理當為成記言是也且范書全用記語於郎將

下誤增紹字耳 又華嶠書成左中郎將

輜駟柴穀案廣絕交論李善注作輜駟比穀

劉焉傳

龍撫納離叛務存寬惠而陰圖異計案撫納三語

嘗屬焉以云龍之所為則無謂矣蜀志無龍字

屯兵胸臆備表注屬蜀郡案兩漢胸忍竝屬巴郡

非蜀郡也

呂布傳

讀史舉正卷二

五

從張楊於河內諸將皆欲圖之布懼走投袁紹破

燕軍後將士暴橫紹患之布不自安求還洛陽紹

遣壯士送布陰使殺之布潛遁遂歸張楊案三國

志呂布傳術既拒布布即北詣袁紹去紹乃走河

內此傳從楊在投紹前然既云楊將皆欲圖之布

走則下文去紹之後不當又云遂歸張楊也尋前

後事迹當以志為正

曹騰傳

穎川堂谿趙典等案續漢書作堂谿典為是此誤

衍趙字

雷義傳

義字仲公案文選廣絕交論注作字仲預

讀史舉正卷二

五



讀史舉正卷三

仁和張增曦亮著

三國志

武帝紀

曹騰封費亭侯注續漢書曰益州刺史种嵩於函  
谷關搜得其牋案後漢書曹騰傳作斜谷間爲是  
函谷非益州至長安道也

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注孫盛異同雜語云許子  
將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案范書許劭傳

讀史舉正卷三

曰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

冀州牧韓馥注英雄記曰治中從事劉子惠案范  
書袁紹傳作劉惠

冀豫兗刺史及河內渤海陳留東郡山陽太守濟  
北相同時俱起兵案范書袁紹傳尙有廣陵太守  
張超

建安二十年省雲中定襄五原朔方郡合以爲新  
興郡案晉書地理志省定襄雲中五原朔方上郡  
等五郡立新興郡

明帝紀

司馬宣王率眾討遼東注干寶晉紀曰必先拒遼  
水後守也案通鑑守下當有襄平二字

三少帝紀

嘉平元年正月丁未以司馬宣王爲丞相固讓乃  
止案晉書宣帝紀在二月

三年秋七月戊寅司馬宣王薨案晉書宣帝紀戊  
寅在八月

正元二年正月乙丑母邱儉文欽反戊戌司馬景

讀史舉正卷三

王征之癸未郭淮薨案上書乙丑下書癸未則中  
不當有戊戌也晉書作戊午通鑑從之然則乙丑  
誤耳

甘露元年八月庚午司馬文王加號大都督案晉  
書文帝紀作八月庚申

景元五年乙卯以鄧艾爲太尉鍾會爲司徒案五  
年卽咸熙元年也鄧艾鍾會傳及晉書文帝紀皆  
在四年十二月況乙卯在壬子癸丑之下此文不  
書月明當屬上段五年二字誤也



咸熙元年正月壬辰檻車徵鄧艾案壬辰當為壬戌以下有甲子壬申日也據鍾會傳正月十五日

至成都通鑑作丙子則壬戌乃此月朔日  
二年四月吳遣使紀陟宏聘請和案吳志及通鑑俱在是年三月惟晉書文帝紀書夏四月紀陟來聘

九月乙未大赦乙亥葬晉文王案乙未至乙亥相距四十一日不應竝在一月此必有誤通鑑從之亦非以晉泰始二年七月丙午晦逆推之則咸熙

讀史舉正卷三

三

二年九月當無乙未也

袁紹傳

〔也居三公位注華嶠漢書曰京子陽太尉案范書袁安傳京子彭彭弟湯累遷司徒太尉

紹斬宦者所署司隸校尉許相案范書何進傳相乃宦者所署河南尹其司隸校尉則故太尉樊陵也

侍中周勃案范書紹傳作侍中周玘

曹真傳

封真弟彬為列侯案下爽傳注引列女傳云爽從弟文叔文叔疑是彬字文義與彬合然則此云真弟弟下宜有子字

荀彧傳

號曰八龍注張璠漢紀曰儉緄靖熹說爽肅勇案後漢書荀淑傳說作汪

袁渙傳

渙陳郡扶樂人案郡國志郡當作國乃淮陽國所改梁習傳習陳郡柘人亦當作陳國

讀史舉正卷三

四

鄭渾傳

渾高祖父眾為名儒兄泰為揚州刺史案後漢書鄭泰傳泰司農眾之曾孫志言渾於泰為兄弟則眾當為渾曾祖父也

陳羣傳

比漢文景之時不過一大郡注漢書地理志云元始二年天下戶口最盛汝南郡為大郡有三十餘萬戶案今本漢書地理志無此數語汝南郡下但云戶四十六萬一千五百八十七



鍾會傳

全琮子懌孫靜從子端翮諱等案晉書文帝紀全端兄子禕及儀然則懌與端翮諱皆從兄弟也此云從子蓋就琮而言通鑑誤以端為懌之兄子緣止據此傳未參考晉書耳

管輅傳

王經使輅卜注輅別傳曰彥緯斂手謝輅案彥緯蓋經字也

過母邱儉墓下案文墓上當有祖字

讀史舉正卷三

五

劉焉傳

并州殺刺史張益梁州殺刺史耿鄙案范書靈帝紀張益作張懿梁州作涼州

扶亦求為蜀郡西部屬國都尉及太倉令會巴西趙遵乘官俱隨焉案會字衍與上文不接通鑑作太倉令趙遵

涼州逆賊馬相趙祗等於綿竹縣自號黃巾案范書靈帝紀作益州黃巾馬相為是涼州則去綿竹遠矣

殺州中豪強王咸李權等案范書焉傳注引此咸

作威 又注益部耆舊雜記曰李權子福見楊戲輔臣贊案蜀志楊戲傳所贊有李孫德即福也

焉及範與騰通謀案騰與範謀誅李侏耳何得云及

劉璋傳

兄瑁平寇將軍案上焉傳言小子瑁則非璋兄矣此誤

焉璋傳評注未有鄉亭之爵案先主傳中山靖王

讀史舉正卷三

六

子貞元狩六年封陸城亭侯則武帝時有亭侯矣

吳主權傳

黃武元年正月陸遜等攻蜀軍自正月至閏月大破之案蜀書先主傳章武二年即黃武元年夏六月陸

議遜即大破先主軍於猊亭則非閏月也

孫皓傳

不白妖言注疇之事明府何憂案通鑑作疇在明府何憂為明

周瑜傳



瑜從祖父景注張璠漢紀曰景父榮為尙書令案後漢書周榮傳榮子興與子景興為尙書郎事具榮傳中景別有傳據此則榮當為景祖父也

呂蒙傳

蒙汝南富陂人案富陂兩漢志俱作富波

孫奮傳

建衡二年訛言奮與上虞侯奉當有立者案孫皓傳會稽妖言奮當為天子在鳳凰三年此言建衡疑誤

讀史舉正卷三

七

孫皓左夫人王氏卒案江表傳皓以張布女為左夫人及死皓哀愍思念半年不出國人皆謂皓已死然則左夫人非王氏也通鑑從此非是

樓元傳

遂用元為宮下鎮禁中侯案通鑑無禁中侯三字

晉書

宣帝紀

建安六年郡舉上計掾魏武帝為司空聞而辟之案文六當為元三國志武紀建安元年十月拜司

空

從討張魯從討孫權下云魏國既建遷太子中庶子案探建魏國在建安十八年征魯在二十年征吳在二十一年此文前後乖錯

魏武以荊州遺黎及屯田在潁川者逼近南寇案南寇謂吳潁川未為逼近通鑑作漢川是也

諸葛亮圍賈嗣魏平於祁山案漢晉春秋云賈栩

魏平數請戰通鑑同則嗣當為栩

李勝候帝帝曰年老枕疾案魏末傳作沈疾為是

讀史舉正卷三

八

桓範赴曹爽蔣濟言於帝曰智囊往矣帝曰驚馬戀短豆云云案魏志爽傳注引干寶紀智囊一語屬帝驚馬一語屬濟此紀異者當由晉史臣易之凡有謀識歸美於帝耳

改謚文宣案文帝紀作宣文魏志及宋書禮志皆同

景帝紀

齊王廢舍河內之重門案魏志營齊王宮於河內重門制度如藩國之禮通鑑亦以河內為句然則重門非地名也



正元二年正月母邱儉文欽舉兵反二月渡淮戊午帝征之倍道兼行甲申次總橋既而儉欽敗閏月辛亥帝崩案魏志儉欽反在正月乙丑戊午在乙丑前七日又距甲申二十六日洛陽去淮南不遠且云倍道安得許久疑戊午當爲戊寅志作戊戌亦非又志閏正月儉欽敗帝崩皆在是月此紀作閏二月未知孰是通鑑不書乙丑而甲申屬閏正月當以長曆推而知之

文帝紀

甘露元年正月加大都督六月加九錫假斧鉞進

讀史舉正卷三

九

號大都督八月庚申加假黃鉞案魏志錫袞冕赤舄在四月餘竝在八月又庚申作庚午此紀都督假鉞之文疊出有誤

二年五月辛未諸葛誕反帝征之七月次於項案

魏志反在乙亥次項在六月

全靜兄弟五人來降案魏志鍾會傳全琮子懌孫靜從子端翽等來救誕此紀所云五人是也然懌係琮子端翽係琮從子懌端翽四人爲兄弟靜乃琮之孫不得概云兄弟也

景元元年五月庚寅誅成濟案魏志在戊申諸葛誕破全琮稽服案助誕乃全端等時琮亡久矣

司空鄭沖勸進案魏志沖時已爲司徒

咸熙元年七月建五等爵案魏志在五月

二年九月癸酉葬文王案魏志在乙亥通鑑從之

武帝紀

泰始二年二月丁丑郊祀案下文有庚午此疑爲

乙丑然本書禮志亦作丁丑則是庚午有誤

讀史舉正卷三

十

五月戊辰壬子案下七月丙午晦則五月無戊辰

壬子曰矣又戊辰下距壬子四十五日何得竝在

一月

三年正月癸丑丁卯案上二年十月丙子朔則此

二日當在二月通鑑丁卯入正月亦非下四年六月朔亦不

應甲申

四年十月吳將顧容寇鬱林太守毛昺破之斬其交州刺史劉俊將軍脩則案陶璜傳交趾太守楊稷與將軍毛昺等出交趾破吳軍於古城斬脩則



劉俊通鑑亦云劉俊脩則顧容三攻交趾穆拒破之鬱林九真皆附於穆穆遣毛昺董元攻合浦戰於古城殺脩則穆表昺為鬱林太守元為九真太守然則脩則死於合浦非鬱林容之攻鬱林非此時毛昺時亦未為太守也

五年二月辛巳壬寅丁亥己未案辛巳距己未三十九日壬寅不得在丁亥上又下五月辛卯朔則壬寅己未皆當在三月

七年六月伊洛河溢案五行志作河洛伊沁皆溢

讀史舉正卷三

十一

又是月丙申地震紀闕

十月丁丑日有食之案天文志丁丑朔紀失書

八年夏五月旱蜀地雨白毛見五行志紀闕

九年二月立安平亭侯隆為安平王案宗室傳作平陽亭侯為是

四月辛未隕霜見五行志紀失書

五月旱案五行志自正月旱至於六月癸未始雨

紀失書

十年正月乙未日食四月旱紀失書

立太原王子緝為高陽王案此太原王輔也時尙為勃海王咸甯三年始徙太原

咸甯元年二月辛酉案上正月戊午朔則二月無

辛酉

二年六月癸丑甲戌案上年七月甲申晦下年正月丙子朔則此年六月無癸丑甲戌況下七月又

書癸丑乎此二日當在五月

三年八月大風拔樹案五行志此河閒事

十二月孫愐入江夏汝南案吳志在是年夏

讀史舉正卷三

十二

四年三月辛酉案上正月庚午朔則三月不得有

辛酉

六月陰平廣武地震案晉志無廣武縣而陰平郡有陰平平廣二縣疑為平廣之誤

荆揚郡國大水案五行志當有司莫究豫四字

杜預都督荊州誤書羊祜卒上

五年四月丁亥郡國八雨雹傷秋稼案五行志丁

亥在五月而各郡國雨雹亦不在一月

太康元年三月壬申乙酉案上正月己丑朔則是

太康元年三月壬申乙酉案上正月己丑朔則是



月不得有此二日

六月丁丑案上五月有庚辰此書丁丑誤

二年二月辛酉濟南琅邪隕霜傷麥壬申琅邪雨

雹傷麥三月甲午河東隕霜害桑五月郡國十五

雨雹傷禾稼濟南暴風折木六月高平大風壞邸

閣四十餘區紀竝闕竝見五行志

十月鮮卑慕容廆寇昌黎案通鑑考燕書作慕容

涉歸

三年閏四月丙子癸丑案丙子距癸丑三十八日

讀史舉正卷三

三

不得竝在一月

四年正月書甲申戊午案甲申與戊午相距三十

五日且上三年十二月己書甲申丙申等日而是

年下三月又書辛丑朔則是月有戊午不當有甲

申也

三月戊申有星孛于西南紀闕見天文志

五年五月丁巳隕石于溫及河陽各二紀失書見五行志

十二月庚午案下六年正月書庚申朔相距五十

日庚午字疑誤

六年正月隕石于溫三 六月滎陽汲郡雁門雨

雹紀竝失書竝見五行志

八年三月熒惑守心九月有星孛于南斗紀闕

九年十二月立河間平王洪子英為章武王案洪

傳英作混

十年十二月庚寅壬戌案庚寅距壬戌三十三日

不得在一月且下太熙元年正月書辛酉朔則庚

寅當在上年十一月而書壬戌于辛酉前尤倒置

讀史舉正卷三

四

也

太熙元年司徒魏舒薨史失之

惠帝紀

永平元年案是年正月改永熙為永平三月又改

元康此文宜從後稱元康元年不應仍前稱永平

又下文三月壬辰大赦改元亦失書元康二字

三月誅左將軍劉預案左下少一軍字

五月甲戌案上正月乙酉朔是月不當有此日

毘陵王軌薨案武十三王傳軌年二歲而天太康



十年追封加謚紀入此年誤

四年九月丙辰甲午案丙辰距甲午三十九日不得並在一月

六年十月曲赦雍涼二州案涼當為秦時秦雍氏反故赦之以散其黨與涼州無與也

七年七月雍梁州疫大旱案五行志當作秦雍

永康元年正月己卯日有食之案通鑑考異推長歷以為己卯十七日不得日食又己卯書丙子前益證其謬

讀史舉正卷三

去

四月辛卯日有食之案天文志辛卯朔紀失書

永甯元年三月齊王冏討倫豫州刺史李毅應之

案成都王傅毅為冀州刺史又齊王冏傳豫州刺

史何勗也傳是紀非

趙王倫遣將閻和出伊闕張泓孫輔出堽坂案倫

傳輔出延壽關泓和出堽坂關

齊王冏將何勗盧播擊張泓案梁王彤傳有盧播

事梁趙同黨播不應為冏將

九月丁丑案上閏三月丙戌朔推之丁丑當在八

月

太安元年五月以齊王冏為太師案通鑑作太子太師為是

十二月以長沙王乂為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案其時成郡王穎遙執朝政乂未應都督中外又顯

尚為太尉乂不應更為太尉晉春秋在二年七月通鑑從之

封東萊侯綦子炤案綦本東萊王降封微陽侯

二年三月荊州刺史宋岱擊李特斬之案通鑑宋

讀史舉正卷三

去

作宗又特載紀特為羅尚所殺非岱也

四月特子雄復據益州案特死弟流立流死雄始

得益州

六月遣劉宏討張昌于方城王師敗績案宏傳自

方城至宛所向皆平與此互異

七月臨淮人封雲應張昌自阜陵寇徐州案阜陵

今全椒縣東南去徐州遠疑誤

八月劉宏及張昌戰于清水斬之案昌傳在明年

秋通鑑據宏斬張奕表從本傳



十月破牽秀范陽王虓于東陽門外案成都河間  
二王及虓傳通鑑皆無此疑誤

十一月辛巳壬寅癸亥甲子丙寅案辛巳距丙寅

四十餘日豈得竝在一月當出失書十二月耳

長沙王义爲張方所害案义傳以正月二十七日

死又有草木萌芽殺長沙之謠則义死當在永興

元年正月通鑑據义傳改

永興元年正月帝逼于河間王顒密詔劉沈皇甫

重討之沈舉兵攻長安爲顒所敗案通鑑此事入

讀史舉正卷三

七

太安二年十一月

高密王簡等奉帝北征案高密王略字元簡紀誤

七月庚辰案本月丙申朔不應有庚辰日上有己

未當爲庚申

八月帝走洛陽倉卒無齋侍中黃門齋私錢三千

案文申上多一侍字

十一月丙午書辛丑前誤

二年六月李雄僭卽帝位案雄僭帝位惟三十國

春秋與此同華陽國志後魏書十六國春秋皆在

光熙元年

八月辛丑案上正月甲午朔及下九月庚寅朔推

之辛丑當在七月

范陽王虓逐冀州刺史李義案劉琨傳虓敗琨與

虓奔河北說冀州刺史溫羨讓位于虓既非李義

亦不云逐而紀中九月劉喬攻虓于許昌十月詔

諸軍會許昌則當八月中虓尙未渡河安得有逐

刺史之事乎此與下劉宏逐彭城王釋于宛同一

誤宏事通鑑考異已辨之

讀史舉正卷三

末

李雄遣李驥攻漢安案晉志無漢安之名而李雄

載記稱帝後遣李國等攻漢中則安當爲中

十二月范陽王虓破劉喬于蕭案東海王越起兵

西次蕭縣喬遣子祐拒之范陽王及劉琨率兵迎

越祐眾潰喬自屯平氏未嘗至蕭喬傳越傳可證

紀誤

光熙元年正月甲子案本月戊子朔不得有甲子

日

十一月庚午案上七月乙酉朔推之疑中有閏月



懷帝紀

太熙元年封豫章王案武紀在大康十年十一月  
光熙元年十二月李雄別帥李離寇梁州案通鑑  
在永嘉元年五月

永嘉元年正月癸丑朔三月己未朔案上光熙元  
年十二月書壬午朔本年二月書辛巳七月書己  
酉朔前後互推之則癸丑己未均非朔日也

二月東萊人王彌反東牟太守龐伉遇害案地理  
志無東牟郡東牟縣屬泰山郡此當為東萊之誤

讀史舉正卷三

九

三月立豫章王詮為皇太子案清河王覃傳永嘉  
初前北軍中候任城呂雍度支校尉陳顏等謀立  
覃為太子事覺幽金墉城被害詮其弟也二年立  
為皇太子於事為合使于元年既立詮為太子則  
呂陳等亦何以生其心哉此必東海王害覃之後  
立詮以靖亂耳

改封東燕王騰為新蔡王鎮鄴案騰傳亦云永嘉  
初鎮鄴發并州劉琨傳永嘉元年琨為并州刺史  
而本紀于騰鎮鄴後又云并州諸郡為劉元海所

陷刺史劉琨保晉陽然則是年三月琨已至并州  
矣而琨傳在路上表曰臣九月末得發以本紀推  
之此九月不當屬光熙元年乎又本紀光熙元年  
九月進東瀛公騰為東燕王疑是年即使鎮鄴騰  
東下而琨北上紀傳相應若以琨表所云九月屬  
永嘉元年則是年五月鄴城為汲桑所破騰已被  
殺矣或曰初范陽王虓鎮鄴實以光熙元年十月  
薨騰安得先于九月代之然此必有他故史不能  
悉耳琨表是當時確證可不信乎劉淵載記永興

讀史舉正卷三

三

元年東瀛公騰敗績懼率并州二萬戶下山東二  
年又遣司馬瑜等討之次于離石不惟前後乖錯  
而既云騰下山東則是已鎮鄴矣復踰境遣將討  
淵於情事不合

五月建甯郡夷攻陷甯州案通鑑事在光熙元年  
三月

十二月并州人田蘭薄盛等斬汲桑于樂陵案石  
勒載記王師斬桑于平原

二年正月丙子朔案通鑑從長曆作丙午以下書



丁未二月書辛卯前元年十一月書戊申朔又天  
文志是年正月書戊申互推之作丙午爲是

二月石勒寇常山三月劉元海侵汲郡略頓邱河  
丙九月勒寇趙郡十一月勒寇鄴三年三月元海  
寇黎陽七月劉聰王彌寇上黨圍壺關案彌傳攻  
壺關在攻鄴之前而勒載記陷壺關後寇魏郡頓  
邱鄴潰進攻趙郡又進攻鉅鹿常山自東而南而  
北途徑畫然分明可據又案通鑑永嘉二年正月  
劉淵遣聰等十將南據太行石勒等十將東下趙

讀史舉正卷三

三

魏二語不知出何書竊謂此文爲綱極分明蓋聰  
與勒攻壺關既陷自是兵分二路勒率劉靈閻黨  
等七將見勒載記與王彌寇鄴王彌助勒勒記不載見彌傳以次下  
冀州郡縣悉如載記而彌復偕聰與王曠等戰高  
都長平間寇河內見彌傳逼洛陽彌與勒分不知其  
地或者攻鄴之後耶第二年之中其攻略月日無  
確據本紀先後錯亂不足信卽如勒寇常山王浚  
破之本在三年九月先書于二年二月此由傳記  
異詞史家全不檢察一事曩見且闕于地理南北

乖錯涑水仍其誤亦以勒寇常山入二年春次及  
寇鄴而三年夏又云勒寇鉅鹿常山下復云王彌  
劉聰共攻壺關以勒爲前鋒都督然則勒之南北  
迴還不且疲于奔命而踰越阻險又何其神速乎  
至于取屯留長子已見永興元年冬茲又云破屯  
留長子豈得而復失耶二縣在壺關之西未破何  
由得至壺關耶夫聰之寇洛陽壺關長子等縣非  
其必經之道而勒之攻陷冀州不先下此數邑則  
無由進軍也當日涑水旁採諸書卽一攻壺關也

讀史舉正卷三

三

十六國春秋在三年五月晉書本紀在七月而劉  
琨集則在四月以前雖未知究在何月要之勒在  
冀州必不迴軍而南也審矣  
九月石勒寇趙郡和郁自鄴奔衛國案趙郡在鄴  
北無踰鄴攻趙之理況下十一月又云攻鄴則郁  
亦不應先奔石勒載記鄴潰和郁奔是也又衛當  
作襄勒記亦誤作衛係縣非國  
十一月丁卯誤書己酉前  
三年正月甲午案通鑑是月辛丑朔又上二年十



二月書辛未朔本年三月書戊申丁巳等日則正月不得有甲午

三月山簡都督荆襄交廣諸軍本傳同案時無襄州

當依通鑑作湘

九月劉聰圍浚儀遣平北將軍曹武討之王師敗績下又云使車騎將軍王堪平北將軍曹武討劉聰王師敗績案劉淵載記此自一事而紀誤分爲二

四年六月劉聰弒和自立案通鑑當在七月

讀史舉正卷三

三

十月大星西南墜案天文志作西北墜爲是

石勒陷襄城遂至宛王浚遣鮮卑文鴛救之又遣

別將王申勒記作王甲討勒于汝石津案宛之去幽州

數千里浚安能救又汝石津在汲郡去宛亦遠事

蹟不合勒載記勒敗于倉垣退屯汝石津將北攻

浚浚將王甲率鮮卑萬餘騎至乃濟河攻襄城前

後甚明

十一月甲戌丁丑誤書王甲前

流氏隗伯符等襲宜都案符下少一成字又通鑑

作隗文

加張軌安西將軍案本傳乃惠帝所加時事合紀誤

十二月乙酉案通鑑長歷是年八月辛卯朔十二月不當有乙酉

五年正月書壬申乙未案下有癸酉乙亥戊寅庚辰等日上書乙未誤

四月石勒追東海王越喪及于東郡案東郡是時已省各傳不見越傳作苦縣則屬梁國

讀史舉正卷三

三

宗室四十八王沒于石勒案越傳作三十六王

六月癸未案通鑑此日在五月

洛陽破尙書左僕射和郁等皆遇害案郁附兄嶠

傳云奔于苟晞疾卒晞傳云豫章王端及和郁等

奔晞而傳祇傳亦云洛陽陷祇令尙書令和郁徵

義兵甚矣紀之誤也

劉聰以帝爲會稽公案聰載記作平阿公通鑑從

之以三十國春秋晉春秋十六國春秋皆同明年

二月乃封會稽也



十一月猗盧寇太原平北將軍劉琨不能制徙五縣百姓于新興以其地居之案魏書序紀穆帝三年即晉永嘉四年帝從琨求勾注陘北地琨大喜乃徙馬邑陰館樓煩繁峙崞五縣民于陘南盡獻其地又案劉琨傳單于猗廝弋以救東瀛公騰之功琨表其弟猗盧爲代郡公事在永嘉以前然則猗盧未嘗寇太原也

六年二月壬子日有食之案天文志及通鑑皆書朔紀失書

讀史舉正卷三

三

八月己亥書庚戌下誤

九月猗盧使子利孫赴琨案魏書穆帝遣長子六脩桓帝子普根爲前鋒無利孫也

讀史舉正卷四

仁和張燾曦亮著

晉書

愍帝紀

中書郎李昕案閻鼎傳作暉王浚傳作緝三處互異

帝次藍田閻鼎告雍州刺史賈疋案疋傳愍帝以疋爲雍州刺史遣兵迎衛時恐尙是安定太守也建興元年九月劉聰寇河南河南尹張髦死之案

讀史舉正卷四

一

通鑑聰寇河南在十二月時魏浚爲河南尹

二年六月劉曜趙冉寇新豐諸縣安東將軍索琳破之七月曜冉又逼京都領軍將軍麴允破之案琳允本傳琳時已爲征東大將軍允時已爲驃騎將軍

三年三月豫章內史周訪擊杜宏案訪傳訪時爲尋陽太守

十月以豫州牧索琳爲尙書僕射案琳傳無爲豫州牧事



四年八月始平太守竺恢等赴難案麴允傳作新平始平守乃楊像

尚書辛賓左丞相臧振等遇害案賓乃尚書郎是時元帝為左丞相不得有二疑相字衍

十二月甲申朔日蝕案通鑑考異宋志作乙卯朔與長曆合紀誤

元帝紀

建武元年三月丙辰案上年十二月甲申朔通鑑從長曆作乙卯朔則本年三月不得有丙辰

讀史舉正卷四

二

八月荊州刺史第五猗為賊帥杜曾所推遂與曾反案周訪傳猗為愍帝所遣通鑑此事入建興三年八月後紀誤

太興二年十一月戊寅案下十二月有乙亥明年正月丁酉朔則此月不得有戊寅

三年四月壬辰案是年正月丁酉朔又閏三月則四月不得有壬辰其八月書辛未四年二月書癸亥九月書壬寅十月書壬午永昌元年三月書甲午四月書辛未丙子等日皆誤接太

元三年三月

戊寅朔推之益可證

明帝紀

永昌元年閏月案此文無所承當云閏十一月太甯二年十二月梁水太守鬷亮益州太守李暹以興古叛降于李雄案梁水晉成帝分興古郡立時未有此郡也通鑑事在三年亮作量

太甯三年二月書戊辰三月復書戊辰誤

四月石勒將石良寇兗州案勒載記作石瞻

七月以郗鑒都督青兗二州諸軍事案鑒傳作都

讀史舉正卷四

三

督徐兗青三州為是

成帝紀

太甯三年九月癸卯誤書辛丑前

咸和元年九月李雄將張龍寇涪陵太守謝俊下三年十月復云張龍寇涪陵太守趙弼沒于賊當為一事前後乖錯

四年三月以庾亮都督揚州之宣城江西諸軍事

案亮傳作都督豫州揚州之江西宣城諸軍事

六年正月進司徒郗鑒都督吳國諸軍事案鑒傳



當作司空

六月封彭城王植子顒為樂成王案此事在光熙元年十二月時河間王顒初死以彭城元王植子融為嗣改封樂成王融薨元帝又以彭城康王釋子欽為嗣上年九月從封河間王本末具見紀傳而此年乃復書且誤以為顒粗疎至矣

八年四月封故新蔡王弼弟邈為新蔡王案宗室傳弼以太興元年薨不應至此方以邈襲封

五月乙未慕容廆卒案上文正月辛亥朔本月無

讀史舉正卷四

四

乙未日通鑑作甲寅又廆子毓嗣位鑑在六月

九年正月以郭權為雍州刺史案石宏載記作秦州刺史為是

十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紀失書

咸康五年四月庾亮遣參軍趙松擊巴郡江陽獲石季龍將李閔黃桓等案巴郡江陽乃李氏地非石氏所有安得有季龍將乎通鑑作執漢荊州刺史李巴郡太守黃為是

八月壬午下書辛酉相距四十日又上七月己書

庚申辛酉此辛酉日誤

六年正月都督江豫益梁雍交廣七州諸軍事庾亮薨案亮傳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竝無加督交廣事此紀遺荊州而云交廣疑誤

七年二月甲午朔當依通鑑作甲子朔以下有己卯三月有戊戌也

八年三月以武悼夏皇后配饗武帝案通鑑在二月夏當作楊

六月庚申帝不愈案上正月己未朔推之六月不

讀史舉正卷四

五

得有庚申日通鑑作庚寅是

康帝紀

建元元年十月以庾冰都督荆江司雍益梁六州

諸軍事案冰傳作督江荆甯益梁交廣七州軍事

通鑑同

十二月重書

二年二月慕容皝及宇文歸戰于昌黎案皝載記宇文敗徙其部人于昌黎再據通鑑其戰在宇文之南羅城即皝所改威德城也去昌黎尙遠



八月丁巳案是月上有丙子相距四十二日通鑑  
丁巳乃閏八月也

穆帝紀

永和元年八月庚辰案上正月甲戌朔是月不當  
有庚辰日

二年四月己酉朔日有蝕之案天文志非朔日

三年三月乙卯丁亥相距三十二日誤

四年四月范文寇九德案通鑑作九真

五年正月辛巳朔鑑作辛未為是

讀史舉正卷四

六

七年十二月高昌屯野王樂立屯許昌案冉閔傳  
作高崇樂宏

九年七月丁酉案本年正月乙卯朔明年正月己

酉朔推之七月無丁酉

十一年正月平羌校尉仇池公楊初為梁式所害

案宋書氏胡傳作梁式王

升平元年正月段龕為慕容恪所陷案通鑑在永

和十二年十一月

哀帝紀

隆和元年重書二月

三月甲寅朔日有食之案下十二月戊午朔推之

三月甲寅非朔日

興甯元年二月己亥案上年十二月戊午朔本年

三月有壬寅癸卯則此月不得有己亥

二年二月慕容評侵汝南太守朱斌遁于壽陽四

月王師敗于懸瓠朱斌奔淮南案壽陽即淮南也

此當為一事通鑑竝入四月為是

廢帝紀

讀史舉正卷四

七

太和二年四月王猛寇涼州張天錫距之猛師敗  
績案天錫傳作天錫敗為是

咸安二年正月降封帝為海西縣公案簡文紀作

咸安元年十二月通鑑從之

簡文帝紀

咸安元年十一月重書乙卯一書庚戌辛亥前尤

誤

孝武帝紀

甯康元年八月壬子案本年正月己丑朔下年正



月癸未朔此月無壬子當是壬午之誤

三年十二月甲申誤書癸未前

太元元年十一月己巳朔案上正月壬寅朔推之不得有此朔日

七年九月苻堅將都貴焚燒沔北田穀案桓冲傳

苻堅載記皆云晉將朱綽通鑑紀誤

八年十一月庚申誤書壬子前

十二月仇池公楊世奔還隴右案宋書氏胡傳此

乃楊定非世也世已于太和五年卒矣

讀史舉正卷四

八

九年正月戊午誤書辛亥前

十二月呂光稱制河右自號酒泉公十年九月呂

光據姑臧自稱涼州刺史一事兩書誤也

安帝紀

隆安二年十二月前新安太守杜炯反于京口案

通鑑作孫泰乃孫恩叔父也

五年二月呂超弑呂纂九月呂隆降于姚興案載

記纂以元興元年死隆卽于是年降

天文志

太康六年八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志失書

咸康八年正月乙未朔日蝕案成帝紀作己未朔

爲是以下書乙丑日也

太元元年十一月己巳朔日蝕志闕 又四年閏

月己酉朔日蝕不書何月案孝武紀作十二月

太興四年三月癸未日中有黑子案通鑑作癸亥

永嘉三年正月庚子熒惑犯紫微案通鑑作辛丑

朔

地理志

讀史舉正卷四

九

滎陽郡開封縣志失開字

高平國之陸湖當作湖陸見左傳襄十九年杜注

東平國之剛平當作剛父見左傳隱五年杜注

泰山郡失書平陽縣見左傳宣八年杜注

潁川郡有長平縣梁國又有長平縣疑本一縣而

前後改屬志兩存之非 又潁川郡失書西華縣

案晉省西華後復置荀藩封西華縣公

譙郡當爲國案左傳昭六年杜注乾谿在譙國城

父縣南又譙剛王遜傳武帝受禪封譙王



鉅鹿國當作郡

樂陵國注漢置非

咸甯二年十月分昌黎遼東元菟帶方樂浪等郡

國五置平州案本紀在泰始十年二月

扶風郡當有好時縣索琳曾為令見琳傳

敦煌郡之宜安縣疑即寘安兩漢志並作寘 又

深泉縣疑即前漢本郡之淵泉後漢本郡之拼泉

也 又敦煌晉昌西域都護張茂以校尉王門大

護軍三郡三營為沙州案敦煌以下八字當在張

讀史舉正卷四

十

茂以三字下通鑑云分敦煌等三郡及西域都護

三營為沙州

天水郡漢有西縣又武都郡有上祿縣今志無案

宋書氏胡傳楊定稱藩于孝武帝求割天水之西

縣武都之上祿為仇池郡是晉曾立此二縣也

太康三年廢甯州太安二年復置甯州案通鑑從

華陽國志廢在太康五年十二月復置在太安元

年十一月

濟南郡有平陵縣見杜氏左傳莊十年注有於陵

縣見杜氏左傳昭十年注有隰陰縣見杜氏左傳

哀十年注

樂安國之東朝陽案左傳襄二十七年成請老于

崔注屬濟南

城陽郡壯武縣案左傳杜注作莊武 又元康十

年分城陽之黔陬壯武瀆于昌安高密平昌營陵

安邱大劇臨朐十一縣為高密國案本紀元康止

九年明年正月朔即改元永康隴西王泰傳改封

高密王元康九年薨可證志誤營陵以下五縣故屬東莞郡

讀史舉正卷四

十一

順陽郡南鄉縣案左傳僖二十五年杜注有南鄉

丹水縣南鄉析縣哀四年注析縣屬南鄉郡是晉

初南鄉為郡也

吳分丹陽立新都郡晉改曰新安案泰始三年置

新都郡于梁州故改揚州之新都耳

吳興郡失書陽羨縣

太甯元年揚州統丹楊吳郡吳興新安東陽臨海

永嘉宣城義興晉陵十一郡案十一郡當有會稽

在內



禮志

泰始二年羣臣議五帝即天地案通鑑地作帝

四年有司奏大行皇太后當以四月二十五日安

厝案本紀四月己亥附葬文明皇后以六月甲申

朔推之則己亥乃四月十五日也

職官志

八公竝置義陽王望為太尉何曾為司徒案本紀

及望曾傳其時曾為太尉望為司徒

永昌元年改中領軍曰北軍中候案惠帝初亦曰

讀史舉正卷四

三

北軍中候楚王瑋領之

食貨志

咸甯三年霖雨蟲災杜預上書云云案預傳及通

鑑皆在四年七月

五行志

泰始三年三月大石山崩案本紀作太山石崩

又丁未晝昏五年二月青徐兗三州水七年五月

雍涼秦三州饑志竝失書案武帝泰始年間連災

志云除五帝座廢祭祀之罰夫除五帝座乃合禮

之至者而以為廢祭祀甚矣史臣之誣也

咸甯元年五月下邳廣陵大風壞千餘家折樹木

其月甲申廣陵司吾下邳大風折木案此條文義

複雜必有誤 又二年八月庚辰河南河東平陽

地震案本紀無河南為是 又五年六月癸亥安

定雨雹七月丙申魏郡雨雹八月庚子河南河東

宏農雨雹案本紀上四年正月庚午朔下太康元

年正月己丑朔則五年六月無癸亥七月無丙申

八月無庚子等日

讀史舉正卷四

三

元康四年六月壽春地大震死者二十餘家上庸

郡山崩殺二十餘人志闕 又五年三月呂縣有

流血本紀在六年

太安元年十二月地震案本紀在十月

永嘉三年十月荆襄二州地震案襄當作湘 又

四年十一月辛卯晝昏案本紀在十月為是 又

七年十月庚午大雪當作建興元年

愍帝建武元年六月揚州旱案文愍當為元後行

仍書元帝則非傳寫之誤也



太興三年四月庚寅丹楊吳郡晉陵地震案本紀在五月為是以是年正月丁酉朔及閏三月推之庚寅當在五月

永昌元年十月黑氣貫天案黑眚黑祥下已見此重書

永昌二年五月荊州及丹楊宣城吳興壽春大水下書太甯元年五月丹楊宣城吳興壽春大水又永昌二年十二月幽冀并三州大雨下書太甯元年十二月幽冀并三州大雪案永昌無二年即太甯元年此皆一事誤分為二

讀史舉正卷四

南

刑法志

文帝為晉王令賈充定法律與太傅鄭冲司徒荀勗等十四人典其事案充傳在武帝受禪後非文帝時也

凡律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條十二萬六千三百言六十卷故事三十卷泰始三年表上案本紀在四年正月通鑑從之

詔下其事汝南王亮奏云云案通鑑裴頌表引元

康八年事時亮死已久志誤

景獻羊皇后傳

后泰山南城人案南城前漢屬東海後漢魏屬泰山晉志無泰山郡及南城縣

景帝更娶鎮北將軍濮陽吳質女案魏志質濟陰人又注質別傳以侍中卒

惠費皇后傳

趙粲賈午韓壽等皆伏誅案壽于元康初卒此誤惠羊皇后傳

讀史舉正卷四

北

孫秀與后外祖孫族合族故以太安元年立為后案太安初孫秀已誅安得議立后乎惠帝紀在永康元年十一月為是

河間王頊矯詔賜后死以劉暉奏得免帝還洛迎后復位後洛陽令何喬又廢后張方首至復后位案本紀永興二年十一月立節將軍周權復后羊

氏洛陽令何喬攻權殺之復廢后光熙元年正月

河間王頊殺張方五月帝還洛陽六月至復后位然則喬廢后即在賜后死之時帝還洛在張方死



之後傳分爲二誤

袁靖王皇后傳

興甯二年崩案本紀在三年正月

王祥傳

泰始五年薨案本紀在四年四月

何曾傳

魏明帝初爲平原侯案侯當爲王魏志可據

咸熙初文帝爲晉王曾與高柔鄭冲俱爲三公案

柔傳于景元四年薨陳留王紀同咸熙初安得尙存

讀史舉正卷四

六

何劭傳

遷侍中尙書案通鑑武帝末劭曾爲中書令亦見

本書楊駿傳本紀作中書監

石苞傳

瑯琊王佃自下邳會壽春案泰始五年二月佃鎮

下邳時未爲瑯琊乃東莞王也

羊祜傳

泰始初詔以祜爲尙書右僕射案本紀作左僕射

時東莞王佃爲右僕射

杜預傳

尙書奏皇太子亦宜釋服案禮志尙書祠部奏從

博士張靖議此云尙書誤

陳騫傳

魏書注引晉書曰騫字休淵傳失之

咸甯初騫遷太尉轉大司馬言胡烈牽宏勇而無

謀案本紀騫泰始十年九月爲太尉咸甯二年八

月爲大司馬時烈宏已死此傳乖錯

裴楷傳

讀史舉正卷四

七

鍾會薦之文帝賈充改定律令以楷爲定科郎詔

于御前執讀案律令成于泰始三年非文帝時也

刑法志武帝使楷執讀

裴憲傳

永嘉末王浚爲石勒所破案勒破浚在建興二年

三月見本紀

衛瓘傳

徙通事郎轉中書郎案職官志魏置通事郎晉改

中書侍郎傳分爲二誤



張華傳

進封壯武郡公案本書志壯武縣屬城陽郡不言置郡

太原王輔傳

子宏元康中徙封中邱王案中邱縣屬趙國王不應降封縣本紀元康三年太原王宏薨亦不云中邱

下邳王晃傳

封始亭侯案文亭上有脫字 又本紀晃以元康

讀史舉正卷四

六

六年正月薨傳作咸甯六年誤

高陽王珪傳

詔以太原王輔子緝襲爵案輔時尙爲渤海王咸甯三年徙太原

高密王泰傳

安西將軍領益州刺史案西當爲南下云遷安西可見

代下邳王晃爲尙書左僕射案左當爲右時魏舒爲左僕射

高密王略傳

永興初愷令劉根起兵案文根上少柏字本紀柏根反在光熙元年三月

新蔡王騰傳

公師藩與平陽人汲桑爲盜案石勒載記藩乃陽平人桑魏郡人此云平陽得非因陽平而誤耶

范陽王綬傳

咸甯五年薨案本紀在四年七月

范陽王虓傳

讀史舉正卷四

七

拜虓爲司徒本紀作司空

永興三年薨案本紀是年六月改元光熙十月虓薨不得仍稱永興

濟南王遂傳

子耽咸甯三年徙中山王是年薨案本紀元康二年九月乙酉中山王耽薨傳誤 又傳言遂二子耽緝耽薨無子緝繼緝薨無子國除後復云有遂曾孫勳自相違反

譙王遜傳



二子隨承案通鑑承作承音拯

東安王繇傳

永康中徵繇復封案本紀復封在永甯元年九月

扶風王駿傳

咸甯初羌虜樹機能等叛案樹機能泰始六年已

叛不至咸甯初

梁王彤傳

永康二年薨案本紀在太安元年五月

王浚傳

讀史舉正卷四

三

永嘉中石勒寇冀州浚遣鮮卑文鴛討勒勒走南

陽明年勒復寇冀州刺史王斌被害案勒自永嘉

二年至四年無歲不寇冀州然王斌之死本紀在

三年十一月通鑑文鴛之師本紀在四年十月

荀藩傳

以從駕討齊王冏勳封公案本紀藩曾從駕討成

都王穎至鄴若齊王則在京城內何必從駕哉

楊駿傳

遺詔以駿為太尉輔政自是二日而崩案本紀駿

為太尉在四月辛丑帝崩在己酉非止二日也

劉寔傳

元康九年拜司空案本紀及張華傳永康元年四

月華被害以寔為司空

王濬傳

參征南軍事案本紀咸甯二年十月羊祜為征南

將軍而濬遷益州刺史在誅張宏後時為泰始八

年然則濬所參非征南也

王衍傳

讀史舉正卷四

三

石勒王彌寇京師案此文在衍遷太尉之前乃是

永嘉二年五月事無石勒也

鄭默傳

太康元年卒案上文云聽大臣終喪自默始也本

紀太康七年始制大臣終喪三年則是元年為九

年之誤

李允傳

封廣陸伯案本書地理志無廣陸

盧志傳



帝還洛陽志啟以滿奮為司隸校尉案帝幸鄴後  
上官已等守洛陽縱暴河南尹周馥與司隸滿奮  
謀除之謀泄奮被害事見馥傳安得還洛時尙在  
乎

盧謏傳

謏選尙武帝女滎陽公主未成禮而公主卒華恆  
傳又云尙武帝女滎陽公主必有一誤

華嶠傳

出為安平太守案安平國也不當有太守

讀史舉正卷四

三

嶠子頤官至長樂內史案本書地理志無長樂郡  
國而本紀太康五年二月立南宮王子玷為長樂  
王則是晉初有此國其後省耳

石鑿傳

封堂陽子案堂陽前漢屬鉅鹿後漢屬安平晉地  
理志無

鑿坐討吳賊虛張首級遣歸田里久之拜右光祿  
大夫領司徒太康末拜司空案本紀自平吳後至  
太康末李允山濤魏舒王渾相繼為司徒不見有

鑿紀又云以右光祿大夫石鑿為司空然則鑿無  
領司徒事

封昌安縣侯案本紀元康四年正月書安昌公石  
鑿薨

劉暉傳

奏免東安公繇案文公當作王又此事在趙王篡  
位惠帝復阼之後東安王傳失之

暉五為司隸案本傳止四為司隸耳

和嶠傳

讀史舉正卷四

三

惠帝即位拜太子太傅案愍懷傳作太子少保時  
為太子太傅者王戎也本紀及戎傳同  
元康二年卒永平初諡曰簡案永平元年三月即  
改元康此分為二誤

武陔傳

累遷下邳太守案下邳後漢及晉並為國不得有  
太守



讀史舉正卷五

仁和張燿曦亮著

晉書

劉頌傳

頌卒以隔為適孫襲封永康元年詔以頌誅賈謐

有功追封梁鄒縣侯案此則隔襲封當在永康之

後文誤置前又案梁鄒縣本書地理志無

李重傳

重江夏鍾武人張光傳亦云光案本書地理志江

讀史舉正卷五

夏郡無鍾武

傅咸傳

奏免兼河南尹何攀等案攀傳無兼河南尹及免

官事且其人非可劾者疑別一人非蜀郡何攀也

傅祇傳

以司徒持節大都督諸軍事案文大字衍

閻纘傳

楊駿誅纘葬之駿從弟模告武陵王澹案駿傳誅

親黨夷三族安得有從弟在且人葬其兄而告之

亦非人情駿為賈后所害則模者乃后從兄賈模

耳又澹時為東武公亦未封王

阮放傳

放敗走保簡陽城案簡陽縣屬甯浦郡地理志不

載

華譚傳

遷廬江內史案廬江非國不當云內史

愍懷太子傳

使太保何劭詣東宮廢太子案劭為太子太師未

讀史舉正卷五

嘗為太保

右衛督司馬雅案趙王倫傳作左衛司馬督司馬

雅

六月己卯葬於顯平陵案永康元年正月癸亥朔

推之本紀作壬寅為是

襄陽王尚永甯元年八月立為皇太孫案本紀在

五月

陸機傳

成都王穎討長沙王又假機後將軍案穎傳作前



將軍通鑑

長沙王與機戰於鹿苑機大敗將軍賈稜死之案

本紀太安二年十月破陸機于建春門斬其大將

賈崇通鑑

周處傳

處義興陽羨人案陽羨本屬吳興郡至永嘉四年

處子玘破錢瑄乃置義興郡處時安得預稱

周玘傳

右將軍陳敏助玘攻石冰案敏傳未嘗為右將軍

讀史舉正卷五

三

時為廣陵度支耳

周訪傳

前云杜弢遣將張彥陷豫章訪斬彥後云弢遣杜

宏出海昏訪擊敗之案海昏屬豫章本紀擊宏斬

彥並在建興三年三月通鑑疑一事傳誤分為二

楚王瑋傳

武帝崩人為衛將軍案瑋以惠帝元康元年二月

入朝楊駿誅乃為衛將軍非武帝崩時也

趙王倫傳

使尚書令滿奮奉皇帝璽綬禪位于倫倫偽讓下

又云義陽王威逼奪天子璽綬先後乖錯

孫會等與義軍戰于激水案激水即大澗水出南

陽葉縣流經郟城商水而入潁水時成都王義軍

在河北去激水遠矣紀作澗水為是

齊王冏傳

冏起兵遣使告成都河閒常山新野四王案新野

時為公非王也

封葛旗牟平公劉真安鄉公案地理志無牟平安

讀史舉正卷五

四

鄉二縣 又路秀封小黃公本紀作路季 又衛

毅封陰平公案五公所封如小黃封邱皆近洛陽

不應毅封獨遠本紀作平陰為是平陰屬河南郡

幽其子淮陵王超案淮南王允傳允三子皆被害

齊王冏請以其子超繼允後本紀作淮南王為是

光熙初復王封子超嗣爵案本紀在永興二年四

月

河閒王顒傳

元康九年代梁王彤為平西將軍案本紀作鎮西



將軍

李含與齊王同司馬趙驥有憾含傳案驥為成都

王督護不應為罔屬

范陽王虓遣鮮卑與平昌博陵眾襲河橋案平昌

公模事有之博陵則是何人疑有脫誤

東海王越傳

成都王攻長沙王諸將疲于戰守密與左衛朱默

收又別省逼越為主案又傳乃越與諸將潛謀收

又通鑑從之

讀史舉正卷五

五

太安初帝北征鄴案本紀在永興元年七月

越起兵以尙書曹馥為軍司案此當為周馥馥傳

東海王迎駕以馥為中領軍可證

解系傳

系濟南著人案本書地理志無著縣

牽秀傳

長沙王遣秀討張昌秀出關奔成都王穎案出關

上事跡不明必有脫漏

閻鼎傳

中書令李暉案暉既為中書令則位已尊矣豈可

復為鼎參佐愍帝紀作中書郎為是

劉聰向長安為賈正所逐走還平陽案聰時已即

位未嘗至長安正所逐者劉曜耳其還平陽者亦

是劉粲非聰也

賈正傳

西平太守竺恢案文西當為新

苟晞傳

帝還洛陽晞奔范陽王虓案通鑑晞奔時帝尙在

讀史舉正卷五

六

鄴

華軼傳

軼為江州刺史自以受洛京所遣而為壽春所督

案是時督江州者元帝帝時鎮建鄴何得云壽春

劉喬傳

劉琨濟河攻喬喬不敵而潰復收散卒屯平氏後

又云劉琨分兵向許昌許昌人納之喬眾散奔平

氏當為一事誤分為二

劉琨傳



永嘉元年為并州刺史案下表當在光熙元年十月

猗盧留其將箕澹戍晉陽案魏書箕作姬

匹磾從弟末波案石勒載記匹磾傳皆作末杯

李矩傳

郭默為劉元海所傷案此時元海已死當云劉曜

段匹磾傳

建武初與劉琨討石勒後云及王浚敗領幽州刺

史劉琨自并州依之案此皆建武以前事傳倒置

讀史舉正卷五

七

又王浚死匹磾入薊傳漏脫

郭默傳

劉元海遣從子曜討默列三屯圍之案此劉聰時

事通鑑入建興二年六月

以默為豫州刺史案豫當為江時庾亮為豫州刺

史

默反武昌太守鄧岳馳白陶侃案桓宣傳岳乃西

陽太守武昌則劉詡也

淮南王允傳

太康十年徙封淮南仍之國都督揚江二州諸軍  
事案惠帝元康元年七月始分揚州荊州十郡為  
江州太康末尙未立也

陳徽兄淮時為中書令案通鑑注有中書令陳準

淮蓋準字之誤

王導傳

晉國既建以導為丞相軍容祭酒案此在建興元

年五月元帝為丞相後時晉國尙未建也建武元

年三月帝為晉王以導為驃騎將軍都督中外晉

讀史舉正卷五

八

國建當移在此

進位侍中司空案此在大興三年七月傳入舉羊

鑒前誤

劉宏傳

以仇勃為歸鄉令案地理志無歸鄉

羅尚為李特所敗遣使告急案此時特已死尙為

李雄所敗耳

起璠為順陽內史案順陽非國

陶侃傳



都督荆雍益梁案本紀作荆湘雍梁通鑑從之

溫嶠傳

鄱陽內史紀瞻案瞻時位尊而且死矣本紀作睦

為是

郗超傳

轉愔為會稽太守案愔傳當云內史

郗曇傳

都督徐兗青幽揚州之晉陵諸軍事案本紀與通

鑑有冀州無揚州

讀史舉正卷五

九

顧榮傳

惠帝幸臨漳案臨漳建興初避愨帝諱改此時宜

稱鄴刁協傳東嬴公騰鎮臨漳丁紹傳臨漳被圍

王彌傳與勒攻臨漳皆誤稱

丹楊內史王曠案丹楊非國

劉隗傳

率萬人鎮泗口案本紀作鎮淮陰

戴若思傳

都督兗豫幽冀雍并六州諸軍事案本紀作司兗

豫并冀雍為是蓋幽州劉隗所督也

劉超傳

超謀奉帝出峻使任讓收超案此事在咸和四年

正月時蘇峻已死矣當云蘇逸

陳頽傳

頽陳國苦人案地理志苦屬梁國

歷陽內史失彥案歷陽非國

庾亮傳

轉參丞相軍事案上云轉丞相參軍未曾改官於

讀史舉正卷五

十

文為複

撫軍將軍南頓王宗有異謀案宗傳元帝時為撫

軍至此已進左衛將軍矣

庾懌傳

贈侍衛將軍案職官志無此名

庾翼傳

石季龍汝南太守戴開詣翼降案戴開來降係建

元元年七月事不應入此

桓石虔傳



符堅荊州刺史梁成案堅載記作都貴

桓冲傳

遺宣城內史朱序向壽陽案序傳序未嘗為宣城

內史此事在太元元年通鑑作兖州刺史為是

荀崧傳

藩承制以崧為襄陽太守案通鑑作襄城

荀羨傳

救段蘭蘭當作龔龔蘭子也時蘭死已久矣

慕容蘭以數萬眾屯汴城案通鑑注汴當作卞魯

讀史舉正卷五

十一

國卞縣城也

劉惔傳

永和元年惔為義成太守監河中軍事傳遺之

王允之傳

除宣城內史案宣城時不為國 又監揚州江西

四郡事案文四郡下少諸軍二字

虞潭傳

除沔鄉令徙醴陵令值張昌作亂案劉宏傳宏既

平張昌以潭與有功表徙授醴陵令潭傳前後不

符

何充傳

建元初出為徐州刺史案本紀事在咸康八年七

月已未通鑑同

蔡謨傳

謨陳畱考城人案考城後漢屬陳畱晉地理志無

殷浩傳

張遇反謝尚敗績在請鎮洛陽之後案本紀遇反

在永和八年二月尚敗在四月而通鑑浩聞張遇

讀史舉正卷五

十三

作亂謂符健已死請進屯洛陽皆在九年十月

謝尚傳

符健將張遇降尚案本紀及通鑑遇乃趙將非符

氏將也

王遜傳

甯州刺史李毅卒永嘉四年治中毛孟詣京師求

刺史案通鑑毅卒在光熙元年明年永嘉元年毛

孟詣京師求刺史

以釗為越嶲太守案通鑑作知提守 又將軍姚



宗案本紀及通鑑作姚岳

顧和傳

和為王導從事曰昔聞族叔元公道公叶贊中宗云云案下文有永昌初等語則是時元帝尙未崩安得稱中宗此節當在後誤置于前

張軌傳

永嘉初東羌校尉韓稚殺秦州刺史張輔案本紀在永興二年六月通鑑此云永嘉誤也又輔傳皇甫重傳及本紀皆作隴西太守

讀史舉正卷五

三

在州十三年卒案本紀軌卒在建興二年五月通鑑軌以永甯元年正月為涼州刺史統計之當云十四年又謚曰武公案通鑑作武穆

張茂傳

太甯三年卒案魏書惠帝四年張茂死是年乃晉太甯二年也

張駿傳

太甯元年駿猶稱建興十二年案茂卒駿嗣位在太甯二年

咸和初劉曜攻枹罕駿使韓璞辛嚴擊之戰于臨洮為曜所敗追至令居案上云咸和初遣辛嚴等會韓璞攻秦州劉曜屯狄道襲嚴敗之攻陷令居云云與此當為一事

張重華傳

謝艾進封福祿縣伯案上已云封福祿伯此重見重華卒時年二十七在位十一年案本紀重華以永和二年嗣九年十月卒僅八年耳又本傳年十六嗣位卒時當為二十三而下又云子曜靈年十

讀史舉正卷五

四

歲前後不合必有一誤

麴允傳

劉曜寇北地允次黃白城以救之案黃白城在今三原縣晉北地郡則今之慶陽府甯州環縣境也路迴勢不相救劉聰載記乃曜攻長安時事于理為得

沈勁傳

升平中慕容恪侵洛陽案本紀事在興甯二年

曹摅傳



少好學太尉王衍見而器之案據為洛陽令愍懷太子廢宮臣冒禁辭送被繫賈謚語曹據釋之見統而行為太尉在永嘉三年相距甚遠傳誤

王濛傳

祖佑北軍中候案世說新語註王氏譜佑散騎常侍

王修傳

修作賢全論案世說新語王敬仁作賢人論全蓋人字之誤也

讀史舉正卷五

五

王嘉傳

嘉隴西安陽人案兩漢志及本書志隴西無安陽

荀灌傳

崧為襄城太守案崧傳崧都督荊州石覽時為襄城太守

王敦傳

遺豫章太守周訪等討杜弼案訪傳時為尋陽太守

帝微服至蕪湖察敦營壘案本紀作于湖為是時

敦屯于湖未嘗在蕪湖也

桓溫傳

除瑯邪太守案瑯邪故為國富準本紀作內史通鑑庾翼薦溫于明帝案翼傳作成帝為是同蓋翼

傳云蘇峻作逆翼年二十二則明帝時尙少未得薦溫也

王彌傳

聚徒海渚為苟純所敗案此在永嘉元年十二月誤入引兵寇青徐前

讀史舉正卷五

六

與石勒攻臨漳下又云與勒攻鄴文複

以二萬人會石勒寇陳郡潁川案地理志陳縣屬

梁國無陳郡

王如傳

南安龐寔本紀作新平人

劉元海載記

劉景擊并州刺史劉琨于板橋案此事當在永嘉元年

太史令宣于修之案姓譜有鮮于而無宣于通鑑



考異據晉春秋作鮮于修之

永嘉四年死在位六年案淵以永嘉二年僭即皇  
帝位四年死則六當為三

劉聰載記

王師敗于社門注一作社案洛陽有稅門即清明門無

社杜二門社杜蓋稅之偽

護軍麴允潁陽令梁肅自京兆南山奔安定案時

同奔者尚有馮翊太守索綝見通鑑

杜人王禕紀特等攻劉粲于新豐案紀疑是麴之

讀史舉正卷五

七

譌通鑑作麴特為是

劉曜載記

輔威呼延清案通鑑作呼延青人

元海以永嘉四年僭位至曜三世凡二十七載而

滅案淵以永嘉二年十月稱帝至咸和四年滅止

二十二年

石勒載記

劉元海稱漢王于黎亭案劉淵初稱王于離石左

國城次年乃徙屯黎亭

濮陽太守苟晞討公師藩案晞傳無守濮陽事通

鑑作兖州刺史

江夏太守楊炬案本紀及朱伺傳俱作楊珉

都督冀幽并營四州軍事案營州不見地理志至

慕容熙始置

攻乞活李偉于上白案本紀偉作暉

屯于景亭案景亭疑是倉亭今范縣東北

遣王步都為徐龕前鋒案蔡豹傳作王伏都

龍驤將軍王國叛案本紀作南陽太守通鑑同

讀史舉正卷五

六

咸和七年死案本紀勒死在咸和八年七月又案

魏書序紀烈帝五年勒死是年即晉咸和八年也

石季龍載記

咸康元年稱居攝趙天王案本紀及通鑑皆在咸

和九年十一月

遣其子斌討羌案佛圖澄傳勒愛子斌暴病死又

勒載記勒僭號趙天王子斌封太原王然則斌非

虎子也

季龍將張賀度案本紀及毛寶傳作張貉



青冀幽州三五發卒案二語與上文義不合校通鑑當有為東征之計一句

宇文歸執送段遼之子蘭案通鑑作遼弟為是

蘇亥周成執遵于如意觀案通鑑亥作彥如意觀作南臺

姚弋仲據混橋案通鑑作湫頭

慕容皝載記

咸康七年皝遷都龍城案通鑑在咸康八年十月

慕容儁載記

讀史舉正卷五

九

永和五年僭即燕王位案本紀在永和四年皝載記同

苻堅載記

堅伐代代王涉翼健遁陰山其子翼圭縛父請降

堅令翼健入太學習禮以翼圭不孝遷于蜀案諸

事與魏書北史皆不合什翼健為庶長子寔君所

弑其事自確記不知何所據

李特載記

涼州刺史羅尚案文涼當為梁

辛冉出奔江陽案通鑑作德陽為是德陽屬廣漢

特攻冉于廣漢就近出奔耳

益州從事任明案羅尚傳作任銳通鑑從華陽國

志作任獻

李流載記

李離李雄謀襲孫阜軍下即云攻羅尚軍前後不

相蒙

汝山太守陳圖涪陵人范長生案華陽國志作陳

時范賢

流死諸將其立雄為王案雄僭號成都王在永興

讀史舉正卷五

十

元年此時尚稱益州牧也

李雄載記

雄誘建甯夷攻李毅毅卒城陷案通鑑從華陽國

志有毅卒年月并其女秀守城事在光熙元年三

月則是城未嘗陷也

咸和八年死案本紀在咸和九年六月又魏書烈

帝六年李雄死即咸和九年也

李期載記

咸康三年死案本紀及通鑑皆作四年



李壽載記

咸康八年死案本紀及通鑑竝在建元元年八月

呂光載記

鳩摩羅什勸光東還語在西夷傳案西夷傳無此事

光遣子他討北虜案下呂超及隆殺呂纂呂緯說他擊之他妻梁氏曰緯超俱兄弟之子又他謂緯曰吾老矣而超告他呼為叔父夫隆為光弟寶之子超乃隆弟使他為光子則超為從兄弟不應稱

讀史舉正卷五

主

叔父而是時光沒甫三年他亦不應言老并以超為兄弟之子尋前後文義當為光弟非子也

呂隆載記

光以太元十二年定涼州十五年僭立案本紀太元十年苻堅死光即稱涼州牧非至十二年始定也又僭立在十四年光記與本紀同

讀史舉正卷六

宋書

仁和張增曦亮箸

武帝紀

帝收集義徒檀憑之憑之從子韶弟祇隆與叔道濟案韶祇道濟本傳三人竝兄弟此云與叔誤又傳列檀祇紀言祇隆未知隆為何人或誤祇為祇隆也南史本紀憑之從子韶祇隆道濟文甚明第云祇隆或仍宋書文耳

讀史舉正卷六

一

慕容超遣廣甯王賀賴盧據臨朐南史作廣甯王賀刺盧

帝遣建威將軍孫季高自海道襲番禺南史作孫處

永初二年九月己丑零陵王薨

南紀同

案是年四月

己卯朔下三年正月甲辰朔推此九月無己丑日

少帝紀

永初三年十一月書戊子十二月書庚戌案下年正月己亥朔則十一月不得有戊子十二月并無



庚戌也

景平元年正月辛卯祀南郊案是月己亥朔不得有辛卯日南紀作辛丑是 又二月丁丑庚辰書辛未前誤

七月赦五歲以下罪人南紀作赦五歲刑以下文優

孝武帝紀

大明四年十二月辛巳幸廷尉寺案上書乙未下書丁未不當有辛巳南紀作辛丑是

讀史舉正卷六

二

七年十一月乙未原放行獄徒繫東諸郡大獄壬寅遣使貸郵案南紀作原放行獄徒繫浙東諸郡大旱十二月壬寅遣使賑恤為是

前廢帝紀

以魏武有發邱中郎將模金校尉乃置此二官以建安王休祐領之案建安王乃休仁休祐則山陽王也南紀作以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領之為是

明帝紀

晉安王子勛反鎮軍長史劉琬為其謀主案南史及子勛傳皆作鄧琬此誤

撫軍將軍沈攸之代為南討案南紀云撫軍將軍殷孝祖攻赭圻死之以輔國將軍沈攸之代為南討此少十三字蓋缺文也

泰始七年二月癸巳征南大將軍荊州刺史巴陵王休若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案上五年閏十一月以休若為征西將軍六年六月以休若為征南大將軍此合為一誤

讀史舉正卷六

三

順帝紀

昇明元年八月司空袁粲鎮石頭案粲乃司徒時司空齊王也

少帝司馬皇后傳

少帝司馬皇太妃秦皇當作王以后後為南豐王太妃也然配少帝為文宜稱后

王宏傳

宏薨增班劍為十六人案班劍例二十人南傳云六十人方為增此作十六非



傅亮傳

祖咸司隸校尉案南傳作咸之元孫也文較明

檀韶傳

韶卒子緒嗣緒卒無子國除祇子臻臻卒子遐嗣

齊受禪國除案南傳韶卒子臻字係宗位員外郎

臻子珪本書祇傳祇自有子獻襲西昌侯爵此傳

文義錯亂疑誤

向靖傳

名與高祖同案文失一祖字南傳作與武帝祖諱

讀史舉正卷六

四

同

朱齡石傳

臧熹敬皇后弟咸服高祖知人案文義不屬南傳

作臧熹敬皇后弟也亦命受其節度戰捷眾咸服

帝知人為是

毛修之傳

朱修之後得還具相申理傳失朱字

胡藩傳

藩外兄羅仝生案仝即仙字之誤

武帝召藩參鎮軍事傳失鎮字

張興世傳

子欣業當從南傳作欣泰

臨川王道規傳

世祖以照為中書舍人案文當云太祖

江夷傳

入為侍中大司馬從府公北辟南傳作累遷大司

馬案文二書並有缺誤

臧熹傳

讀史舉正卷六

五

宣太后配食熹議曰後漢安帝祖母曰恭愍皇后

案後漢本紀安帝祖母曰敬隱皇后順帝母曰恭

愍皇后此傳當有缺文

徐廣傳

李太后薨廣議服曰成風顯夫人之號僖公南傳

公服三年之喪案春秋文四年冬夫人風氏薨杜

注僖公母風姓也孔疏釋例曰凡妾子為君其母

為夫人母以子貴也廣引此極合惟僖服三年喪

成風薨在僖後當是據禮而言耳南傳作昭服三



年喪誤

傅隆傳

為孟昶建威將軍當從南傳作參軍

孔琳之傳

父殿光祿大夫南傳作父廡

王惠傳

太保宏從祖也案文失弟字南傳作誕從祖弟

謝宏徵傳

謝渾詩昔為烏衣游戚戚皆親姪案南史姪作姓

讀史舉正卷六

六

為是

王韶之傳

傅亮羊徽相代領西省事轉中書侍郎案南傳亮

徽相代在職義熙十一年武帝以韶之博學有文

辭補通直郎領西省事轉中書侍郎據此宋書必

有缺文

蕭思話傳

思話遷鎮南城案州郡志思話還治南鄭此云南

城誤

氏胡傳

楊統廢世子纂纂聚黨殺統案晉書符堅載記楊

統與纂分爭堅遣將攻之統纂出降以統為南秦

州刺史據此統未嘗為纂殺也

南齊書

柳世隆傳

父字雙憐位建威參軍事傳缺

輔國將軍中兵參軍王靈秀傳失中兵參軍四字

劉善明傳

讀史舉正卷六

七

開賓館以接荒民案南傳作接鄰國

庾杲之傳

祖深之雍州刺史南傳作義興太守

父祭司空參軍南傳作宋南郡王義宣丞相城局

參軍

劉瓛傳

父惠治書御史南傳作臨賀太守

居父喪不出廬南傳作居母憂

徐孝嗣傳



孝嗣卒後文缺案通鑑云孝嗣子演尙武康公主  
況尙山陰公主皆坐誅可補也

陸慧曉傳

祖萬載侍中案南傳作自玩至慧曉祖萬載世爲  
侍中

郟陽王寶實傳

和帝立西臺以寶實爲南徐州刺史少帝以爲荆  
州刺史案和帝卽少帝也文不應重又是時蕭穎  
胄方行荆州事何得復以寶實爲荆州且和帝紀

讀史舉正卷六

八

有刺徐州文無刺荆州文疑有誤

宣德太后臨朝梁王爲建安王案和帝紀作建安  
郡公

中興二年謀反誅案寶實奔魏未嘗誅也當如本  
紀書奔虜爲實

梁書

武帝紀

天監六年九月丁亥誤書丙戌前

八年封廬陵王續紀失載

太平御覽刑法部二引梁書曰武帝敦睦九族優

恤朝士有犯罪者皆諷臣下屈法申之百姓有罪

卽案以法其緣坐老幼不免一人逃亡舉家質作

人既窮急奸宄益深後帝親南郊秣陵老人遮帝

曰陛下爲法急于黎庶緩于權貴非長久之術誠

能反是天下幸甚帝銳意儒雅疏簡刑法自公卿

大臣咸不以鞠獄畱意奸吏招權巧文弄法貨賄

成市多致枉濫大率三歲刑以及十歲至五千人

是時徒居作者具五任其無任者著斗械斗疑若

讀史舉正卷六

九

疾病權解之今書無

昭明太子統傳

天監五年五月庚戌南史同出居東宮案本紀是年

五月歷書辛未乙亥辛巳丁亥庚寅辛卯等日下

六月又有庚子日則五月不得有庚戌

柳惔傳

卒年四十六南史作六十又子照南史作昭

陸杲傳

祖徽宋建康令清平無私爲文帝所善歷廣州益



州刺史卹隱有方威惠兼著卒于官謚曰簡見宋書良吏傳缺

父獻揚州治中南史作揚州中從事

陸倕傳

子纘十歲通經南史作七歲 又次緬似倕一看 殆不能別見南史傳無

陸襄傳

襄本名衰字趙卿有奏事者誤字為襄梁武帝乃 改為襄字師卿見南史傳缺

讀史舉正卷六

十

南康王績傳

天監八年封案武紀七年九月立績為南康郡王

周興嗣傳

太平御覽文部十七引梁書曰武帝取鍾王真迹 授周興嗣令選不複者千字韻而文之興嗣一宿 而上鬢鬚皆白被賞遇後興嗣目疾武帝親為之 合藥今書無此但云次韻王羲之千字又左目盲 高祖手疏治疽方以賜之

劉峻傳

峻本名法武母許氏兄法鳳居貧不自立與母並 出家為尼僧既而還俗見南史傳缺

劉訐傳

祖承宗宋太宰參軍傳失書

天監十七年卒南史作七年

劉歊傳

奉母兄以孝悌稱母有所須口未言歊已先知手 自營辦母病夢歊進藥翌日有聞其誠感如此見南史傳缺

讀史舉正卷六

十一

庾華傳

太守襄陽王績之南史作永陽王 又賜米五十

斛南史作穀五百斛

豫章王綜傳

綜奔魏改名纘南史案魏書纘作贊

河東王譽傳

大通三年改封河東郡王家文大通上失中字

陳書

高祖紀



監宋隆郡所部安化二縣元不賓案安化謂崇化  
南安二縣也考隋地理志可見

周文育傳

傅泰據墟口城南傳作墟口城

侯安都傳

擒齊儀同乞伏無勞南史作乞扶無芳

琳將潘純隨于城中遙射官軍南史作潘純

吳明徹傳

字通昭南史作通昭

讀史舉正卷六

七

馬主裴子烈南史作馬明成裴子烈

趙知禮傳

子允恭嗣南傳作元恭

蔡景懋傳

妻兄劉洽受歐陽武威絹南史作劉裕受歐陽威

絹

魏書

序紀

平帝七年匈奴宇文部大人莫槐為其下所殺昭

帝五年宇文莫槐之子遜昵延朝貢案莫槐疑即  
莫槐

昭帝十二年賓人李雄僭帝號于蜀自稱大成案

晉書惠紀永興二年六月李雄僭帝位推考北魏

乃昭帝十一年也又晉書作國號蜀

穆帝四年劉琨牙門將邪延叛招引劉聰五年帝

討聰斬其將邪延案邪延疑即邪延

晉京兆太守閻鼎立秦王業為太子案晉書懷帝

紀作京兆太守梁綜

讀史舉正卷六

七

昭成帝諱什翼犍案晉書什俱作涉

四年劉務桓歸順帝以女妻之案帝即位年十九

不應有可嫁之女

十八年張元靖稱涼王案晉書靖作靚元靚本傳

無稱涼王事穆帝紀永和十一年七月張元靚為

大將軍涼州牧

三十九年皇子寔君作亂紀缺

孝文帝紀

太和三年二月壬寅乾象六合殿成下四年正月



復云乾象六合殿成文複必有一誤

孝明帝紀

正光五年八月南秀容牧子于乞真反案亦朱榮傳作南秀容牧子萬子乞真

亦朱榮傳

武泰元年四月莊帝即位七月葛榮向京師相州刺史李神軌閉門自守北史榮傳作李神儻案神軌死于河陰之難贈相州刺史見本書列傳河陰事在此先傳亦不言其為相州刺史當由贈相州

讀史舉正卷六

古

致誤耳考李神儻傳肅宗末行相州事時葛榮南逼神儻憂懼故墜馬傷腳仍停汲郡有詔追還莊帝纂統拜散騎常侍據此神儻刺相州在孝莊即位之先且身未至相州安得有閉門自守之事而本書李神傳云孝昌中行相州事建義初葛榮盡銳攻之久不能剋會亦朱榮擒葛榮事平以功進爵然則李神及神軌神儻姓名略同事又並在一時前後必有乖錯獨神傳有久不能剋等語與閉門自守之文頗合疑當是李神也

北齊書

神武帝紀

六世祖隱案上推當以神武為一世父樹為二世樹父謚為三世謚父湖為四世湖父泰為五世泰父慶為六世慶父隱為七世不得言為六世也

万俟普傳

授後將軍第二領人酋長案北史作累遷第二領人酋長

可朱渾元傳

讀史舉正卷六

古

字通元案北史作道元  
隸天光征關中以功為渭州刺史案北史作隸天光平万俟醜奴等以功封東縣伯孝武立累遷渭州刺史

周書

蕭管傳

普通六年封曲江縣公案梁武紀中大通三年六月立曲阿公管為岳陽郡王當從曲阿為正所著文集十五卷案隋書經籍志作十卷



沈君游傳

有文集十卷案隋經籍志作沈君攸集十三卷

隋書

高祖紀

開皇元年三月書辛巳四月不得復有辛巳

四月書辛丑六月書癸未五月不得有戊子當從

北史作戊午

三年六月庚辰下書壬申誤

十一月巳酉下庚辰甲午當在十二月誤脫十二

讀史舉正卷六

去

月字

十年十一月丙午誤書辛丑上

十一年五月書甲子誤以上二月辛巳晦又下有

癸卯乙巳等日也

十二年七月壬申晦案律厯志是年七月十五日

巳未則晦日當在癸酉

十二月癸酉乙酉下書巳酉誤

十三年二月戊子書巳卯上巳卯下重書戊子並

誤

十月乙卯以上七月戊辰晦推之十月無是日

十四年九月巳未誤書丁巳上

十六年正月丁亥以十五年四月巳丑朔推之誤

十八年五月辛亥誤並同更以二十年正月辛酉

朔互推益見

十九年十二月乙未下書丁丑誤以下年正月辛

酉朔推之是年十二月無丁丑又案本書五行志

是年十二月乙未星賈子勃海文與此紀同據志

丁丑當為衍文

讀史舉正卷六

去

仁壽四年六月庚申有星入月中以大業元年正

月壬辰朔推之不當有庚申天文志作庚午北史同

為是

煬帝紀

大業六年十月壬申下書壬子誤以上正月癸亥

朔推之是月無壬申北史同亦誤

八年三月重書甲午又戊戌誤書甲午上

九年二月書壬午誤以下三月有丙子也

十月丁亥誤書壬辰下



十二月二月甲子誤書癸亥上北史同亦誤

五月丙戌朔下書壬午誤

十三年九月己丑下十月書丁亥丙申戊戌案九月既有己丑則丁亥戌不得竝在十月蓋自己丑逆推之則丁亥在己丑前二日自己丑順推之則距丁亥五十九日若以己丑為九月初則十月有戊戌而無丁亥以己丑為九月初則十月有丁亥而無戊戌合書一月誤

恭帝紀

讀史舉正卷六

六

義甯元年十二月癸未薛舉自稱天子寇扶風案唐書舉本傳寇扶風在高祖入關之前稱帝又在寇扶風之前或不必其在十二月耶

二年正月壬戌將軍王世充為李密所敗庚戌河陽郡尉獨孤武都降于李密案二戌竝書一月則庚戌當在壬戌之前

三月戊戌詔唐王備九錫之禮案下五月乙巳朔則戊戌當在四月戊戌距乙巳僅八日也

律歷志

劉暉王頗等駁張胄元歷云從周天和元年至開皇十五年張賓合者十張胄元合者五案下備言賓胄元差合之數賓合九胄元合四至十四年止當缺十五年一段也 又云胄元差者九八差後一日一差前一日案下竝差後一日無差前一日者所書甲子必有誤 又云開皇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乙亥冬至張賓歷甲戌冬至差前一日張胄元歷合庚辰冬至案庚辰誤當為乙亥既云歷合不得言庚辰也準上下文可見

讀史舉正卷六

九

天文志

開皇十四年十一月癸未有星孛于虛危案本紀作孛于角亢

經籍志

齊人胡母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海贏公贏公授東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案漢書儒林傳及眭孟傳孟為贏公弟子非孟卿授也  
梁安成王蕭欣集十卷案本傳作三十卷  
梁護軍將軍甄元成集十卷案本傳作二十卷



梁吏部尙書蔡大寶有集三十卷度支尙書傅准有集二十卷尙書右丞范迪有集十卷志均未載楊元感傳

右驍衛大將軍來護兒赴援案護兒傳自右驍衛轉右翊衛破元感驍當爲翊 又宇文述傳與左禦衛將軍來護兒討元感左禦亦當爲右翊

李子雄傳

子雄勃海隋人案本書地理志隋時改隸信都郡

讀史舉正卷六

三

張須陁傳

須陁弘農閿鄉人案本書地理志閿鄉屬河南郡

讀史舉正卷七

仁和張燾曠亮著

南史

宋武帝紀

帝彭城縣綏輿里人案宋書本紀作綏里人通鑑注作綏德里人

楚元王交之二十一世孫也案宋書本紀交生紅懿侯富富生宗正辟彊辟彊生陽城繆侯德德生節侯安民安民生僖侯慶忌慶忌生肅侯岑岑生

讀史舉正卷七

一

宗正平平生東武城令某某生東萊太守景景生明經洽洽生博士宏宏生瑯邪都尉惺惺生魏定襄太守某某生邾城令亮亮生晉北平太守膺膺生相國掾熙熙生開封令旭孫旭孫生武原令混混生東安太守靖靖生郡功曹翹是爲皇考自交推之至帝爲二十二世不得言二十一世也 帝用參軍胡藩策襲剋臨朐案宋書作檀韶率參軍胡藩馳往即日陷城 餘姚唐亮藏匿亡命宋紀作虞亮



以西陵太守朱齡石為益州刺史當從宋紀作西陽太守

乞伏熾盤拜河南公宋紀作乞佛熾槃

義真還為赫連勃勃所追宋紀作佛佛虜

元熙二年六月壬戌帝至都甲寅晉帝禪位案壬

戌書甲寅前誤

永初二年四月戊辰聽訟華林園案是月為己卯

朔不得有戊辰日宋紀書戊申華林園聽訟己亥

以王仲德為冀州刺史戊申書己亥前亦誤 又

讀史舉正卷七

二

五月乙酉案文乙酉當在四月

上崩時年六十案文下接書七月疑落一七字宋

紀作六十七

宋少帝紀

景平二年五月己酉皇太后廢帝為營陽王宋紀

作乙酉廢帝為熒陽王

案武帝少帝總論內晉自社稷南遷至收其實矣並襲宋書論文

宋文帝紀

永初元年加都督案宋書本紀帝前已都督荆益

甯雍梁秦六州矣是年進督北秦州非加也

元嘉十四年正月戊戌鳳凰二見于都下宋書符

瑞志作三月丙申

十八年五月甲申河水汎溢宋書五行志作江水

汎溢

二十四年四月河濟俱清宋書符瑞志作二月戊

戌

帝崩于合殿案宋紀作含章殿合乃含之誤也

宋孝武帝紀

讀史舉正卷七

三

元嘉三十年四月以江州刺史蕭思話為尚書左

僕射案宋紀二十八年孝武尚為江州刺史及即

位以臧質為江州刺史此屬思話誤

六月庚午以褚湛之為尚書右僕射宋紀作庚戌

案此文下書庚申而宋紀是月前有甲辰丙午戊

申己酉等日則書庚戌為是

閏六月庚申加江夏王義恭錄尚書事宋紀無又以

竟陵王誕為揚州刺史宋紀書甲午下案義恭錄尚書已

見前此為重出下七月書辛丑朔此月不得有庚



申宋紀書甲午是

孝建元年二月庚子案是年正月己亥朔二月不得有庚子

三年正月辛巳祀南郊案辛巳不當書庚寅戊戌下宋紀作辛丑是

大明三年八月乙巳剋廣陵城案下有丙子丙戌等日此不得有乙巳

海陵王休茂反參軍尹元慶起義斬之案宋紀作義成太守薛繼考討斬之

讀史舉正卷七

四

宋前廢帝紀

景和元年十一月癸巳殺太尉沈慶之案宋紀不書日以自薨為文

丁未皇子生少府劉暕子也宋紀作劉勝子

戊午安南侯敬深賜死宋紀作敬淵

宋文帝孝武帝前廢帝總論並襲宋書三論而稍變之

宋明帝紀

帝字景休宋紀作林炳

泰始二年正月乙未晉安王子勛僭即偽位案文

當書下甲午戒嚴後

丙戌廣州刺史袁曇同逆宋紀作袁曇遠丙戌作丙申案甲午下書丙申是

妖賊攻廣州殺刺史羊希宋紀作羊南

宋後廢帝紀  
元徽二年五月壬午桂陽王休範反庚寅戒嚴壬申賊攻新城壘案壬午距壬申五十一日不得並在一月

湘州刺史張興世舉義兵案宋紀作湘州刺史王

讀史舉正卷七

五

僧虔雍州刺史張興世並舉義兵此合為一誤

冠軍將軍黃回北討宋紀作領軍將軍

宋順帝紀

帝字仲謨宋紀作仲謀

宋明帝後廢帝順帝總論並襲宋書三論而稍易之

宋后妃傳

臧皇后母叔孫氏遷陵永平鄉君宋傳作封永陵

平鄉君

何皇后父瑀字幼玉宋傳作樺玉 又瑀尚豫章



康長公主諱次男宋傳作欣男

案后妃論文  
半襲宋書文

宋宗室傳

義慶表舉前臨汝令庾實宋傳作臨沮 又處士

師覺授宋傳作師覺

劉懷慎傳

亮迎武當山道士孫懷道宋傳作孫道允

孫處傳

封新番縣五等侯宋傳作新夷縣

讀史舉正卷七

六

循父嘏奔始興宋傳嘏作擬

孟懷玉傳

卒官無子案宋傳懷玉子元此失書

王錫傳

子僧亮僧亮弟僧衍僧衍弟僧達案僧達為宏少

子此云僧衍弟誤

袁湛傳

父質宋傳作文質 又子瀟瀟子植宋傳作瀟子

桓

褚裕之傳

孫法先反以司馬文宣為征西大將軍案宋傳法

先作法亮文宣作文寅

寂之子贖宋傳贖作授

蔡興宗傳

累遷尚書吏部侍郎案文侍字衍

中書舍人宏興宗當是文誤宋傳作中書舍人王

宏

徐廣傳

讀史舉正卷七

七

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案宋傳廣卒時年七

十四此云八十疑誤

撰晉紀四十二卷宋傳作四十六卷

柳元景傳

義恭薦元景乃以為武威將軍案宋傳惟書義恭

以元景為廣威將軍無薦元景句

陸澄傳

年位已高當從南齊書作年已倍令君為是

卒諡靜子南齊書作靖子



誣爲買券南齊書作賣券

陸玠傳

玠梁大匠卿晏子之子案陳書無上子字

劉懷珍傳

祖昶青州中從事南齊書作青州治中

劉靈哲傳

夢黃衣老公與藥曰可取此食之案南齊書作可取南山竹笋食之并無與藥二字

劉霽傳

讀史舉正卷七

八

字士湮梁書作士烜

梁武帝諸子傳

吳郡屢水災案下文太子疏曰使吳興一境無復水災又云吳興累年失收則吳郡當爲吳興郡也

梁書作吳興郡是

遣交州刺史王奕發吳興信義三郡人丁案梁

書奕作弁信義作義興

襄陽人梁話魏書作安定梁話 又淮陰苗文寵

魏書作濟陰苗文寵

陳宗室傳

信威將軍祏封豫甯縣侯案陳書作信武將軍祏封豫章縣開國侯

侯瑱傳

王琳軍保西岸東西風吹其舟艦陳書作東北風

黃法氈傳

太平元年割江西四郡案西字誤當從陳書作江州

爲拋車陳書作拍車

讀史舉正卷七

九

淳于量傳

出爲桂陽刺史案陽字誤當從陳書作桂州

降周將長湖公元定等陳書作長胡公拓跋定等

北史

魏本紀

積六七十代魏書作六十七世

威皇帝僧魏書作僧

神元帝四十二年遣子文帝如晉是歲晉景元二年也案景元乃魏陳畱王奐年號時晉未受禪不



得云晉魏書作如魏為是

穆帝三年劉琨遣子導為質案晉書劉琨傳導作

魏書

孝文帝太和元年伊祁苟自稱堯後魏書作伊祁

苟初 又皮喜攻陷葭蘆魏書作權喜 又粟楊

婆國遣使朝貢魏書作粟提婆國 又五年任城

王靈薨魏書靈作雲

隋本紀

開皇二年七月癸巳誤以下三年二月己巳朔推

讀史舉正卷七

十一

之是年七月無癸巳

三年十二月乙卯誤案隋書此失書閏字

五年四月戊申上誤書乙卯當從隋書作乙巳

六年正月壬申上書庚子誤隋書作庚午為是

九年六月丁卯以盧愷為禮部尙書案隋書作丁

丑

十六年八月庚戌決死罪隋書作丙戌

十八年八月丙子誤當從隋書作七月

大業元年五月甲子誤以上正月壬辰朔推之甲

子當在六月

八年三月癸巳下戌戌上書甲子誤當從隋書作

甲午 又五月戊午隋書作壬午 七月壬午隋書作壬寅 十

月戊寅隋書作甲寅 竝當從隋書

九年十二月甲辰書丁亥上誤

十一年八月乙卯以上甲午朔推之誤當從隋書

作乙丑

十三年五月辛卯誤以上二月壬午推之本月無

辛卯

讀史舉正卷七

十二

義甯二年正月壬戌下書庚戌誤

魏后妃傳

桓皇后惟氏魏書作祁氏

獻明皇后避難中路失道案魏書作失轄是與下

輪正不傾相應

明元密皇后薨諡曰貴嬪案魏傳作諡曰密貴嬪

此遺密字

亦朱榮傳

以銅鑄咸陽王禧等五王子孫案魏書作六王子



孫爲是

害彭城霸城二王案霸城當爲公卽始平王子正也

吐谷渾傳

分戶七百晉書作一千七百戶

一迥一迷宋書作一向一遠

大將絕拔涅晉書作紇拔泥宋書作絕拔涅

葉延子碎奚晉書作辟奚

舊唐書

讀史舉正卷七

七

地理志

汝州魯山縣武德四年于縣置魯州正觀元年州

廢案新書地理志注魯州正觀九年廢又下葉縣

注云正觀八年隸魯州然則八年尙有魯州其廢

當在九年非元年也

魯州領魯山滎陽二縣州廢仍置滎陽縣以魯山

屬汝州案新書魯州廢省滎陽省字最確如曰仍

置則州已廢

雅州但有州名無屬縣亦無實土案新書領嚴道

廬山名山百丈榮經五縣土貢有麩金茶石菖蒲落鴈木

后妃傳

太穆皇后文德皇后傳竝云上元元年改上尊號

曰太穆順聖文德順聖案順聖二字乃天寶八載

所加上元則曰太穆神皇后文德聖皇后也

高宗廢王后及蕭良娣武昭儀令人縊殺之案後

又云截去手足投酒甕中數日而卒自相違反

良娣生義陽宣城二公主必當進號史失之又

讀史舉正卷七

七

良娣乃太子宮人位號必高宗藩邸稱之卽位後

已進淑妃而仍其舊稱耳

睿宗肅明后劉氏刑部尙書德威孫案本傳德威

仕終同州刺史前此嘗爲刑尙耳

昭成后竇氏將作大匠抗曾孫祖誕大理卿案本

傳抗仕終左武侯大將軍誕仕終宗正卿此所書

則皆前官也

元宗后王氏父仁皎加邠國公案本傳作祁國

元獻皇后楊氏宏農華陰人案隋志華陽屬京兆



本書志屬華州天授中屬虢州尋即復故又虢州至天寶初始改宏農郡此時未也 二十四年忠王為太子案本紀在二十六年六月

楊貴妃傳武惠妃開元二十四年薨案文四當為五 楊家與廣平公主爭門案新書公主傳及楊妃傳俱作廣甯 號國男裴徽尙代宗女延安公主案新書公主傳延安為肅宗女 肅宗張皇后南陽西鄂人案新書作鄧州向城人為是地理志南陽無西鄂向城乃故西鄂縣地

讀史舉正卷七

西

肅宗吳后開元二十三年元宗賜之案本紀代宗以開元十四年十二月生則吳后之賜當在十三年二字誤衍 又后叔令瑤封馮翊郡公兄激鄆城縣公湊臨濮縣公案本書外戚傳令瑤與激湊俱封濮陽郡公前後互異

代宗崔妃父响母楊氏韓國夫人妃生召王愬案本書楊妃傳韓國夫人婿崔珣而此云响又愬乃代宗之弟肅宗諸子傳已明云崔妃生召王愬矣而此傳又以為代宗之子何疏舛乃爾

德宗韋氏正元二年冊新書作四年案昭德王后以淑妃卒于正元三年新書為長

順宗莊憲后王氏生遂安公主案新書公主傳作晋安

憲宗懿安后郭氏幸驪山上命景王率禁軍侍從案穆諸子傳無景王 宣宗繼統恩禮愈異于前朝案新書言帝奉養禮薄甚詳此傳失寔

孝明后鄭氏未見入宮之由大中末崩案新書后李錡侍人錡誅入掖庭又案紀崩在咸通六年十

讀史舉正卷七

五

二月

昭宗何后生德王輝王案昭十子傳無輝王

外戚傳

吳湊建中初為通州刺史案地理志無通州

新唐書

高祖紀

七世祖嵩案上推當以高祖為一世父昞為二世昞父虎為三世虎父天賜為四世天賜父熙為五世熙父重耳為六世重耳父欽為七世欽父嵩為



八世不得言七世也

大業十三年擊賊甄翟兒于西河破之案隋書煬帝紀在十二年十二月

石艾縣長殷開山為掾案本傳作大谷縣長石艾俱屬太原郡

俱屬太原郡

劉政會為屬案本傳作戶曹參軍

七月丙寅隋鷹揚府司馬李軌起武威案隋書丙寅作丙辰軌本傳司馬作司兵

武德二年閏二月竇建德陷邗州辛丑殺字文化

讀史舉正卷七

去

及于聊城案建德本傳以元年殺化及在陷邗州前當從本傳為是

八月鄴國公薨案隋書本紀在夏五月

十二月永安王孝基及劉武周戰于下邳敗績案

武周本傳夏縣人呂崇茂殺其令以應賊高祖詔

永安王孝基與于筠等攻夏縣不克軍城南崇茂

與賊將尉遲敬德襲破孝基軍則是戰于夏縣非

下邳也以地言之夏縣與下邳相距亦遠當從傳

為是

代宗紀

大曆十年十月昭義軍節度使李承昭及田承嗣

戰于清水敗之案清水當為臨水臨水即昭義屬

磁州正與攻磁事合若清水則正觀時已省入魏

州冠氏距磁遠矣

僖宗紀

乾符三年十一月王仙芝陷郢復二州四年三月

黃巢陷鄆沂二州八月陷隋州案巢傳殘郢復二

州轉入申光殘隋州據安州分擊廬壽等州尋降

讀史舉正卷七

七

復叛分其眾巢北掠齊魯入鄆州然則陷隋當在

郢復後不應在鄆沂後以南北遼絕故也傳是

中和元年三月鄭畋及天雄軍經略使仇公遇盟

于鳳翔案鄭畋傳與涇原程宗楚秦州仇公遇鄭

延李孝恭夏州拓跋思恭盟據傳諸鎮皆近鳳翔

天雄乃魏州遠矣五代史職方考秦州蜀曰天雄

時未有蜀安得預稱紀誤

地理志

汝州襄城縣注云隸許州天寶七載來屬舊書天



寶元年以許州之襄城來屬案是年改汝州為臨汝郡縣或因之改屬則七載當為元年也

葉縣注云開元三年以葉襄城及方城西平舞陽

置仙州案舊書作開元四年

許州郟城縣注正觀元年郟城隸蔡州案蔡州乃

寶應元年更名正觀初當為豫州也

邢州唐初有柏人縣見後漢光武紀李育屯柏人

注志失之

趙州縣八案舊書領十一縣尚有欒城藁城鼓城

讀史舉正卷七

六

安州縣六案舊書領八縣尚有京山富水

道州延唐縣注本梁興更名唐興天寶元年又更

名案唐興高宗時屬永州見後漢書光武紀注

松州嘉城縣通典作嘉誠

靜州靜居縣通典作靜川

新州縣二案通典領三縣尚有索盧

巒州通典作巒州

灤州灤江縣通典作臨江

籠州龍額縣通典作龍賴

巖州循德郡乾封二年置案通典作三年循德作脩德下縣名循亦作修

融州縣二案通典領三縣尚有黃水又武陽作武

陵

太穆寶皇后

后京兆平陵人案隋書地理志京兆有始平無平

陵舊書本傳作始平為是

文德長孫后傳

高祖穉馮翊王案隋書長孫覽傳作上黨王舊書長孫

讀史舉正卷七

五

無忌傳同

父晟字季仕隋為左驍衛將軍案隋書晟傳字季

晟右驍衛將軍舊書后傳亦作右

后疾會柴紹等急變聞案紹傳無此文義亦不明

高宗廢皇后

后良娣囚宮中武后詔剔其手足反接投醢甕中

夫手既剔矣反接者何物乎

則天武后傳

兄子惟良懷運案宰相世系表二人乃士讓子后



之從兄也

元慶為宗正少卿外遷龍州案志龍朔二年宗正改司宗又龍州正觀元年曰龍門州

徐敬業取潤州殺刺史李思文案思文附敬業傳無被殺事又此傳後有春官尙書李思文即其人也

薛懷義拜左威衛大將軍案志光宅元年改左右威衛曰左右豹韜衛

右武衛兵曹參軍屈貞筠案志光宅元年改左右

讀史舉正卷七

三

武衛曰左右鷹揚衛

和思趙后傳

帝為英王聘為妃案文英當為周帝徙封英王后已死矣

韋庶人傳

詔將軍趙承福薛簡衛譙王案譙王傳作趙承恩

薛思簡 舊書韋后傳命左金吾大將軍趙承恩

及宦者左監門衛大將軍薛崇簡加宦者二字以別于太平公主之子薛崇簡也然則薛簡思簡皆

誤矣而舊書中宗紀作薛簡仍自抵逕何也

后兄溫族弟濬播宗子捷璿璿甥高崇案宰相世系表播乃溫從子璿其族弟也又溫同行有璿有

濬濬為衛尉少卿此云分領屯營疑是濬也舊書后傳亦作溫從子播捷族弟璿外甥高崇上官昭容傳

父延芝案文延當為庭上官儀傳可據昭成寶后傳

曾祖抗父孝諱自有傳案孝諱本書失載舊書人

讀史舉正卷七

三

外戚傳

正順武后傳

弟忠國子祭酒信秘書監案宰相世系表武攸止子昕忠信忠傳誤又表云昕忠鴻臚卿 潘好禮

曰妃再從叔三思從父延秀案延秀乃武承嗣子

三思從于于妃為從兄云從父誤

楊貴妃傳

建平信成二公主案公主傳元宗女有信成無建平



章敬吳后傳

肅宗在東宮李林甫陰搆不測太子內憂元宗幸其宮左右無嬖侍詔選良家子侍太子后在中生代宗案舊書代宗紀以開元十四年十二月生肅宗以二十六年六月始為太子而林甫搆韋堅以危太子則在天寶五載傳非 又云年十八薨案舊書二十八年薨當亦因字形致誤

正懿獨孤后傳

帝為廣平王時秘書少監崔岫妻韓國夫人以其

讀史舉正卷七

三

女為妃生子偲所謂召王案召王偲乃肅宗子代宗弟其行第皆以人字可證且十一宗諸子傳已在肅宗十四子之列而此傳仍舊書之誤前後殊不相應

睿真沈后傳

德宗即位詔贈后曾祖士衡人保祖介福太傅父易直太師案舊書后傳贈后父易直太師易直子介福太傅介福子士衡太保其世次之違戾至矣 又正元七年贈外高祖琳為司徒舊書作外曾

祖

章賢妃傳

祖濯尚定安公主案舊書妃傳不知氏族所出此云祖濯未知何據

莊憲王后傳

元和十年崩案紀在十一年三月

恭僖王后傳

太和五年詔稱義安太后案舊書作八年

宗室傳

讀史舉正卷七

三

畢王璋二子詔孝基案表韻雍王繪子

襄武郡王琛隋義甯初封襄武郡公武德初始王

案唐初于諸郡皆改州其封諸王皆仍隋舊名獨

襄武隋志無此郡未知何故

河間王孝恭子崇義隋崇義歷蒲同二州刺史案

表蒲同絳陝幽夏六州刺史又晦作崇晦

淮安王神通子孝銳有子齊物顯案表齊物孝銳

孫

齊物貶竟陵太守還遷京兆尹案舊書入為司農



卿尹京兆在後

膠東王道彥為媯州都督案舊書作涼州為優媯州無都督府

孝友河閒王案表作孝本別有孝友為尚書左丞梁郡公孝逸進鎮軍大將軍案志無鎮軍

淄川王孝同孫廣業劍州長史案文長當為刺劍州非都督府安得長史表同此誤

孝節曾孫高案表高孝節孫高使吐蕃還遷吏部案舊書轉兵部

讀史舉正卷七

通

襄邑王神符子德懋少府監孫模仕終太子賓客案表德懋刑部尚書模司農卿太子賓客乃模子詞也

世祖四子長澄次湛洪次高祖案表高祖居長

隴西王博父高宗時擢累禮部尚書為帝所鄙案舊書作高祖為是又表作宗正卿

高祖諸子傳

韓王元嘉正觀九年封韓遜滑州都督案文九當為十滑當為潞

鄭王元懿十子長璩嗣王為鄂州刺史案表王止九子長璩嗣王遂州刺史

霍王元軌六子案舊書子七人表止五人

虢王鳳長子翼嗣為平陽王案翼嗣虢王平陽王其初封耳次子茂融案舊書作第五子表在第四

道王元慶薨九子誘為嗣王臨淮案文當云臨淮王誘為嗣

魯王靈夔孫道邃終尚書右丞案表及舊書俱作

讀史舉正卷七

重

宗正卿

密王元曉徙澤州薨案舊書後歷徐州刺史薨子穎嗣為南安王案文當云子南安王穎為嗣  
滕王元嬰少子修信案舊書作瑀表作瑀



讀史舉正卷八

仁和張燾曠亮著

新唐書

王世充傳

出為江都贊治遷郡丞案隋書百官志煬帝改贊務為郡丞此傳似贊務一官郡丞又一官矣

竇建德傳

上谷賊王須拔以兵略幽州戰死案本紀武德元年十一月竇建德敗王須拔于幽州須拔亡入于

讀史舉正卷八

突厥則是須拔固未嘗戰死幽州也

十三年自立為長樂王十四年五月更號夏王案大業十三年即義甯元年明年三月煬帝即遇弒矣安得稱十四年乎

薛舉傳

大將慕容羅睺李安遠劉宏基皆沒案軍沒與身沒異是役也劉宏基僅被擒李安遠亦無恙二人本傳可見文云皆沒一似身沒然者義不分明又李安遠本傳不及此戰事亦疏

薛仁果傳

舉父子盜隴西五年滅案薛舉以大業十三年四月癸未反武德元年七月辛巳舉卒已丑秦王討仁果十一月己酉執之癸亥俘仁果以獻然則舉父子自起至滅凡二年耳五年之說未知何所據也

蕭銑傳

擢為羅川令案隋書煬帝紀大業十三年十月羅令蕭銑反地理志羅縣屬巴陵郡非羅川也

讀史舉正卷八

隋將張鎮州隋書作鎮周

偽將雷長穎以魯山降案地理志汝州魯山注王世充置魯州世充以武德四年五月降銑以此年十月亡則魯山未應屬銑又隋書地理志襄城郡魯縣即唐魯山也文亦無山字

沈法興傳

法興湖州武康人案隋書地理志武康自隸餘杭郡未嘗隸湖州且湖州即吳郡之烏程仁壽中置大業初州已廢不得仍言湖州也



大業末爲吳興郡守案隋書地理志烏程舊置吳興郡平陳郡廢入焉是大業中未嘗有吳興郡也當爲吳郡之訛耳

李通傳

于通沂州丞人案隋書地理志注開皇十六年分丞置郟州及蘭陵縣大業初州廢併蘭陵入焉尋改丞爲蘭陵隸彭城郡然則丞固未嘗屬沂州也又案本書地理志沂州丞縣注本蘭陵武德四年置郟州更名丞正觀元年州廢以丞來屬此傳據

讀史舉正卷八

三

唐初州縣爲又耳

薛萬徹傳

遂傳泊灼城糾繆云本紀及高麗傳皆泊灼城案地理志有載賈耽考邊州入四夷之路內有營州西北路一節內云泊灼城又有登州東北路一節內有泊灼口似泊灼是也

房元齡傳

元齡齊州臨淄人案隋書及本書地理志臨淄屬北海郡不屬齊州

李吉甫傳

改郴饒二州案舊書吉甫爲忠州刺史六年不徙尋授柳州刺史郴或柳之訛

顏真卿傳

師古五世從孫案舊書臬卿傳曾伯祖師古曾祖勒禮祖甫父元孫則真卿爲師古四世從孫非五世也舊書真卿臬卿傳並云五代祖之推亦謬之推乃師古之祖至真卿爲六世矣

卒時年七十六案曾南豐魯公祠堂記云是時公

讀史舉正卷八

四

年七十有七矣不知何據

竇羣傳

羣京兆金城人案金城至德二載已改名興平矣

顏師古傳

其先琅邪臨沂人祖之推自齊入周終隋黃門郎遂居關中爲京兆萬年人案北齊書之推傳齊時爲黃門侍郎入周大象末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太子召爲學士以疾終北史新書誤當從舊書作齊黃門侍郎爲是又案後周大興郡隋曰京兆唐初



曰雍州開元初復曰京兆周置萬年縣隋改大興  
唐初復故然則據之推而言當云大興萬年人據  
師古而言當如舊書云雍州萬年人

獨孤懷恩傳

懷恩元正皇后弟也懷恩幼隨文帝獻皇后以姪  
養宮中糾繆云元正皇后即高祖母而高祖紀云  
隋文帝獨孤后高祖從母也由此言之元正后與  
文獻后乃姊妹而懷恩則弟也安得謂之姪哉案  
是傳下云帝嘗與戲曰弟姑子悉有天下次當爾

讀史舉正卷八

五

耶所謂姑子者蓋帝自謂及煬帝也弟者表弟也  
舊書外戚傳作元正皇后弟之子也確甚然則新  
書之誤不在姪字蓋脫之子二字耳吳縝之言非  
也

唐下元君寶案唐儉傳君寶作君實

開府劉讓案劉讓應作劉世讓

田承嗣傳

大曆八年相衛薛嵩死弟萼求假節牙將裴志清  
逐萼萼以眾歸承嗣案以眾歸者志清也非萼也

文多一萼字又代宗紀事在十年正月丁酉昭義  
軍兵馬使裴志清逐其節度使薛萼叛附于田承  
嗣此云八年誤 又萼當作萼

李靈耀以汴州叛詔李忠臣李勉河陽馬燧合討  
案文與本紀合是役未嘗有李正已也而下文忽  
云已正已將尹伯良敗疎甚考正已及忠臣燧傳  
皆無正已討靈耀事

田籍傳

華太常少卿尚永樂新都二公主案公主列傳書

讀史舉正卷八

六

代德三朝公主無號永樂者但有新都公主下嫁

田華耳

李正已傳

逐侯希逸出之有詔代為節度使遂有淄青齊海  
登萊沂密德棣十州與田承嗣等輔牙相倚案方  
鎮表廣德元年滄德二州隸魏博節度正已之逐  
希逸在永泰元年是時德州屬魏博田承嗣矣其  
後八節度奉詔討承嗣李正已乃攻拔德州語在  
承嗣傳中表云大曆十年淄青平盧節度又領德



州卽此然則正已初代之時固未嘗有德州也考方鎮表寶應元年以登萊沂海泗隸淄青平盧節度使則德州當爲泗州耳

李師道傳

師道異母弟也案文當云師古異母弟也滅二字卽害本義此與下署知密州正同所謂苟簡者是也

西域傳

以其地爲懿嵯麟可三十二州案三十二當作二

讀史舉正卷八

七

十五

黃巢傳

王仙芝攻汝州刺史走案本紀乾符三年九月仙

芝陷汝州執刺史王鏐非走也通鑑同

前鴻臚卿李琢案本紀琢乃宮苑使

以元裕爲招討使案本紀元裕爲招討及破賊皆

在乾符五年正月王仙芝伏誅之前

五代史

梁太祖紀

拜溫左金吾衛大將軍案新唐書本紀左作右

文德元年三月庚子僖宗崩案新唐書本紀作癸

卯

開平元年封子友文博王友珪郢王友璋福王友

正均王友徽建王案家人傳尙有友雍賀王

梁末帝紀

太祖第三子友正也案家人傳太祖八子長曰友

裕次曰友珪友璋友正則末帝乃第四子也

唐明宗紀

讀史舉正卷八

八

長興二年十一月戊申誤書辛丑前

唐廢帝紀

清泰三年五月乙卯誤書戊申前

晉高祖紀

天福三年十月戊子下戊戌上書己未誤

四年十二月書乙亥戊子等日以下五年正月丁

卯朔推之乙亥戊子當在十一月

晉出帝紀

開運二年十一月戊戌下書己巳誤



周世宗紀

顯德五年重書三月

梁家人傳

文惠皇后單州單父人元正皇后單州碭山人案  
新唐書地理志光化二年朱全忠以宋州之碭山  
單父虞城曹州之成武表置輝州又本史職方考  
後唐滅梁改輝州為單州是梁時固未嘗有單州  
也

正明四年友能以陳州兵反案本紀在龍德元年

讀史舉正卷八

九

脫一友字

晉臣傳

景延廣徙領甯江軍節度使案甯江軍不見職方  
考

司天考

晉天福三年正月戊申朔七年四月甲寅朔日食  
周顯德三年正月戊申五年十一月辛未月食見  
五代會要史缺

宋史

太祖紀

建隆元年六月癸酉下書辛未誤當從長編作辛  
巳

八月戊子南唐進賀平澤潞金銀器以千計案上

七月乙丑己書南唐進白金賀平澤潞矣此重書

二年閏三月壬辰書丁丑癸未前誤

三年二月丙辰書甲午乙未前誤又己亥下書壬

午亦誤以正月庚申朔推之壬午當在正月

乾德元年七月丙寅書丁巳己未癸亥前誤丙寅

讀史舉正卷八

十

當為丙辰

十二月己巳以下閏月己酉朔推之當為乙巳

開寶二年二月己酉書乙卯戊午後誤當為己未

也

五年四月庚寅朔下書丙寅當為丙辰之誤下五

月書庚申可見

七月庚寅以上己未朔推之是月不得有庚寅

仁宗紀

明道二年十二月廢皇后郭氏居長甯宮案后妃



傳作長樂宮

景祐元年九月庚辰詔立皇后曹氏十一月己丑冊曹氏為皇后案后妃傳云九月冊為皇后則十一月不應複見也

嘉祐二年三月乙未契丹使耶律防陳凱來求御容案北盟會編在七月

徽宗紀

元豐五年十月丁巳生案王明清揮塵前錄云十月十日

讀史舉正卷八

十一

大觀元年八月丁巳封于構為蜀國公案高宗紀作八月丁丑

政和七年十二月戊午朔案上十月乙卯朔下重

和元年正月甲申朔則是月當是甲寅朔也

重和元年二月庚子遣武義大夫馬政由海道使

女真案會編在是年四月二十七日己卯又紀中

上言正月甲申朔則二月亦不應有庚子

宣和元年二月庚辰改元宣和案會編云三月丁

未朔

二年二月趙良嗣使金案會編乃三月六日事

四年九月戊午朝散郎宋昭上書諫北伐案會編在六月

十月己亥耶律洎妻蕭氏上表稱臣案會編是年十月十三日戊戌蕭后表至則是前一日也

十一月戊寅金人遣李靖等來案會編乃二十一

日丙子事

五年正月辛酉以王安中為慶遠軍節度使燕山府路宣撫使案會編乃五年二月十一日乙未事

讀史舉正卷八

十二

并云靖難軍節度非慶遠也

欽宗紀

元符三年四月己酉生案揮塵前錄云四月十三

日

高宗紀

大觀元年五月乙巳生案揮塵前錄云五月二十

一日

建炎三年八月己未太后發建康案下文閏八月

丁丑朔則己未乃八月十二日或為十三日而揮



塵三錄所載李正民日記云八月十六日隆祐登舟九月辛亥次平江府是月丙午朔辛亥乃九月六日而記云九月八日行在平江府十月壬辰帝至越州是月丙子朔壬辰乃十月十七日而記云十月十三日行在越州十一月庚午范宗尹參知政事是月乙巳朔庚午乃十一月二十六日而記云十一月二十七日以范宗尹參知政事十二月丙子帝至明州是月乙亥朔丙子乃十二月二日而記云十二月五日車駕至四明李係目見之事

讀史舉正卷八

三

所記自確宜從

孝宗紀

建炎元年十月戊寅生案揮塵前錄云十月二十

二日

后妃傳

顯德五年太祖為都點檢案太祖紀乃顯德六年

也

童貫傳

政和元年使遼得馬植歸馬植傳植謁貫奇之載

與歸是貫植同在元年歸也案北盟會編云約其來歸北征紀實云政和二年燕人馬植歸封有功編年則云政和五年三月李良嗣遣人來雄州投蠟丸四月九日入雄州有旨令赴闕十八日見于延慶殿所記甚詳宜可據然北征紀實云植來歸上傳旨問可納否植先已藏于童貫家矣據此則其來之曲折或皆貫之秘計所為也

郭藥師傳

宣和五年正月同知燕山府案會編是年六月一

讀史舉正卷八

十四

日壬午藥師除燕山府宣撫副使同知燕山府非

正月也

資治通鑑

漢紀

更始二年光武函耿弇署長史案袁紀范書作門

下史

光武至下曲陽案東觀記和成郡治下曲陽此時和成卒正邳彤尚未降又范書光武紀降下曲陽亦在度呼沱河之後鑑書干前益仍王霸傳之誤



耳

和戎太守當為和成卒正

更始遣益州刺史李忠狗蜀漢案范書公孫述傳作張忠

建武元年鄧禹至箕關注賢曰今王屋縣余據唐

王屋縣屬懷州案唐書地理志此乃正觀元年事

顯慶二年改隸洛州然則賢注范書之時固已不屬懷州矣

北擊尤來大搶五幡破之案范書本紀在四月公

讀史舉正卷八

五

孫述稱帝前此在後未詳

晉紀

泰始元年吳紀陟洪璆來聘案吳志作宏璆

九月乙未大赦案下有乙亥上不得有乙未此仍

魏志之誤 戊子以何曾為丞相案是月無戊子

魏志晉書俱作戊午

冬吳徙都武昌案吳志在是年九月非冬也

二年六月丙午晦案晉書武紀作七月為是以下

十月丙午朔推之可證

九月詔自今奏得可而于事不便者不可隱情案

晉書武紀此詔在四年九月

五年巴西文立上言案晉書立傳巴郡臨江人

考異曰泰始七年立舉卻詵案詵傳泰始中詔天

下舉賢良直言之士立舉詵而武本紀此詔在四

年十一月非七年也

十月封皇子景度為城陽王案晉書武紀在十一

月

七年陶璜襲董元考異曰璜傳云徑至交阯元乃

讀史舉正卷八

六

九真太守非交阯也案九真在交阯西南即云至

交阯亦可

陳騫言胡烈牽宏勇而無謀注云時騫以大司馬

都督揚州案晉書騫傳以車騎大將軍出督揚州

與武紀合胡注附會失考

咸甯三年平虜護軍文鴛討樹機能案晉本紀作

文淑扶風王駿傳作文倣

八月封賈充為魯郡公案晉本紀充封在帝受禪

之初據職官志此時特增戶邑而已



十二月吳孫慎入江夏汝南注二郡相去甚遠晉末夏口立汝南縣此時未有也案晉書祜傳吳人寇弋陽江夏卽此事弋陽故屬汝南或其時慎兵分入耳吳志在是年夏

元康元年廢楊太后中書監張華議案晉書華傳華時爲太子少傅及楚王瑋誅乃拜中書監

九年太子洗馬江統作徙戎論案晉書統傳作論在爲洗馬前

永康元年以成都內史耿滕爲益州刺史注太康

讀史舉正卷八

七

九年改諸王國相爲內史案晉書武紀在太康十年

西渡江源注江源縣李雄分立江源郡晉改多融

縣又改晉原縣案晉地理志雄所立漢原郡耳蓋

治江源縣又桓溫滅蜀改郡爲晉原縣爲多融則

是郡有晉原之名而無江源縣有江源之名而無

晉原也

南安魚涪津注宋白曰榮州嘉州皆漢安南縣地

案文安南當爲南安

扶風李攀注泰始二年分扶風置始平郡案晉志作三年

永甯元年蜀郡太守李誌斷北道案李特載記作誌爲太守 華陽國志同

河間王頤至案晉書頤傳齊王冏起義頤遣張方李含應之至潼關而倫已誅各率眾還是頤未嘗自行安得云至

六月乙卯齊王冏入洛陽案晉書穎同二傳皆不言至洛月日然穎雖先至傳言使趙驥等助齊王

讀史舉正卷八

六

攻張泓泓降始入洛亦不應相距四十餘日也此雖別有所據然不可從

太安元年朱提李猛注朱提縣唐爲曲州之地案文曲當爲戎

武帝族弟范陽王虓注虓東武城侯虓之少子案虓乃虓孫范陽王綏子注誤

二年劉宏退屯梁注梁縣屬汝南郡案晉志梁縣屬河南郡

荊州十郡注荊州時已分襄陽武昌安成屬江州



案晉志惠帝分桂陽武昌安成爲是

永興元年下載成都王穎鎮鄴時表劉淵爲冠軍將軍案淵載記時表淵行甯朔將軍至惠帝伐穎乃以爲冠軍將軍

甯北將軍注晉制方面之任有四征四鎮四安四平無四甯甯當作安案晉書王俊傳由甯北將軍進號安北新蔡王騰傳亦由甯北進位安北丁紹傳以討汲桑有功加甯北將軍郗隆加甯東將軍見本傳

讀史舉正卷八

九

永嘉元年斬陳敏于建業傳首至京師案建業卽京師不必傳首敏本傳至江乘爲義兵所斬前後事相應建業之說出甘卓傳本與本紀送首之言相戾此文失于檢察用之

十二月王彌降漢案晉書彌傳彌敗自洛陽與劉靈歸元海元海郊迎敬待署彌司隸校尉加侍中特進彌固辭其後進征東大將軍封東萊公又云彌見元海勸稱尊號今檢本紀及淵載記淵稱帝去彌降不遠先後情事頗合鑑削去勸稱尊號而

拜大將軍封東萊公在前郊迎拜司隸校尉加侍

中特進在後似覺倒錯

三年譙登爲梓潼內史案梓潼非國不當稱內史五年四月西河王喜注喜宣帝弟西河王斌之後案宗室傳斌乃宣帝弟通之子

六月丁未朔案下有辛卯壬辰丁酉丁未等日此當爲丁亥

荀藩以前冠軍將軍褚爽爲梁國內史案晉書爽傳初補冠軍參軍洛陽覆沒明年荀組以爲參軍

讀史舉正卷八

十

頃之荀藩以爲梁國內史鑑誤參爲將且其事不在此年六月六年正月辛未甲戌案下二月壬子朔則是月不得有此二日

九月漢衛尉梁芬奔長安案晉書懷紀及閻鼎傳芬與鼎等同擁立愍帝非漢臣也或曾降漢爲衛尉耳

十月劉曜敗踰蒙山歸注五代志太原郡石艾縣有蒙山又晉陽縣有蒙山蓋蒙山跨晉陽石艾二



縣界也案石艾卽上艾今平定州在府東二百八十里晉陽今太原縣在府西南四十五里相距遠絕蒙山安得跨二縣界顧景范曰平定別有蒙山非一山此注誤

十二月魏允與馮翊太守梁肅等合兵攻閩鼎案晉書鼎傳作馮翊太守梁緯北地太守梁肅此并爲一人疑有關文

江陽太守張啟注江陽隋併入陵州隆山縣唐爲眉州彭山縣案晉之江陽卽隋唐之瀘州瀘川郡

讀史舉正卷八

三

也與陵州眉州遠矣

建興元年二月己卯案上正月丁丑朔則二月不得有己卯

十月魏鑿追趙梁與劉曜遇于零武注零武爲前漢北地郡魏咸陽郡之靈武案此乃零武鄉在今咸陽縣東卽魏咸陽郡之靈武漢靈武則今甯夏府南去此遠矣合而爲一誤又後三年魏允去黃

白城軍靈武卽此注云北地靈武縣亦誤

建武元年三月辛卯下辛丑上書丙辰誤又以上

年十二月乙卯朔推之并無丙辰日

咸和九年十月癸亥朔案下咸康元年正月庚午朔則是月癸亥非朔日也

永和六年閏月考異曰長歷閏二月帝紀閏月有

丁丑己丑案是歲正月癸酉朔若閏正月卽無丁丑己丑今如考異所云閏月當置二月之下仍置

二月上誤

十年二月乙丑案上正月己酉朔二月不得有乙丑晉書本紀作己丑爲是

讀史舉正卷八

三

興甯三年七月己酉壬子下書甲申案己酉至甲申凡三十六日安得在一月

咸安元年淮南太守桓伊破秦兵伊宣之子也案晉書宣傳伊乃宣族子伊傳父景仕至侍中丹楊尹護軍將軍長社侯宣則仕至梁州刺史封竟陵縣男二人判然不同鑑合爲一誤

齊紀

蕭衍從舅范陽張宏策注衍母張氏宏策之從父弟案梁書宏策傳云文獻皇后之從父弟也注以



后爲宏策弟誤

隋紀

賀若弼請緣江防人交代必集廣陵案隋書弼傳  
作必集懋陽

讀史舉正卷八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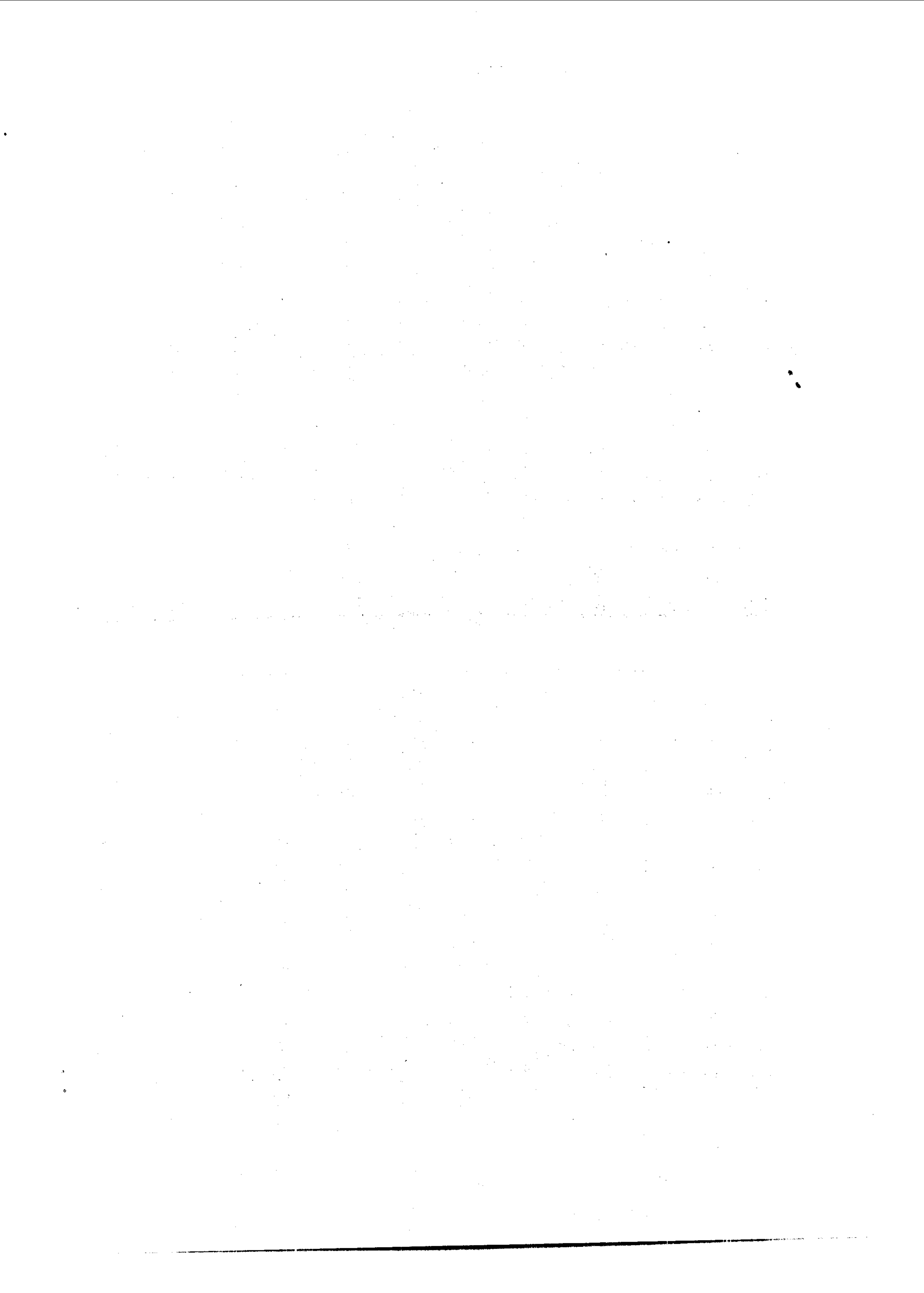
跋

讀史舉正八卷皆南漪先生隨筆識語歿後其子始  
錄成帙全先生謝山撰墓志詳言之乾隆丙午先生  
再傳弟子許烺曇孫爲之雕板後嘉定錢氏高郵王  
氏諸家書出世士不復置意遂無過問要其所舉誠  
略聞有諸家所未及者弗可棄也同治己巳余過杭  
州曹丈竹書年七十猶留意鄉先輩箸述屬覓此書  
及范介祉先生春秋上律表越二年得之都市求上  
律表不可得丈時已老病未寄也又五年丈竟以文  
字獲罪尋卒余亦儒冠誤身溷跡俗吏無可自效撫  
今懷昔寂莫何論爰取舊本重與校栞冀九京有知  
兩無責焉辛巳八月會稽趙之謙

讀史舉正跋

一







# 諸史考異十八

光緒十五年  
廣雅書局刻

## 諸史考異序

史之異始於左公穀味與茂鄒與微厥慙與屈銀君氏與燕氏履綸與裂縞此較著者特音聲之訛非若後世烏焉成馬有待於是正者也二十一史夥矣

高宗純皇帝加明史爲廿二史又加舊唐書舊五代史爲廿四史蓋浩如烟海矣修史者各因前人之實錄一事而先後不同一人而彼此各別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又異詞此攷異之不可少也鄉先達筠軒先生著述之暇作諸史攷異始三國志終南北史都爲十八卷於前人一字之謬一句之譌皆殫通曲引而辨正之洵有功於列史亦可見先生無書不覽無擇不精矣霖不獲親炙門牆而於先生開示後學之意亦略有微會

## 諸史考異序

廣雅書局

焉竊嘗於南北史之外約記所疑資治通鑑尊武氏黜中宗朱子綱目自唐武德八年至天祐季年甲子皆差此其大者不待論且如宋史載周傑卜易遇比之復東都事略則云比之豐通鑑及歐陽史皆云唐莊宗時洛陽令何澤歷官太常卿陸務觀則云青海軍從事通鑑載徐知誥改吳天祐三年爲昇元元年國號唐而陸游南唐書云國號齊宋齊邱爲太保兼中書令而馬令南唐書云左丞相都虞候嚴恩五代史作嚴思馬令作嚴思禮淮南州將王仁謙五代史作王仁謹諸如此類野史與正史異正史與正史又異豈徒如晉書所紀慕容之誤步搖通典所稱但馬安云誕馬僅在聲音點畫已也霖於乙巳歲館先生家課其合孫粵在秋間小筠參軍出其搨本錢王錢券文以示



中有云未足顯功而別本俱作未足顯功此目所親見亦如先生所謂分士介士之訛有比于墓碑河證者又不待攷而知也嗟乎予生也晚秉質愚魯不克多記誦家又無藏書所得管窺之見欲以就正前輩而先生歸道山已十餘年矣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能無撫遺編而流連不置哉同里後學程霖謹識

諸史考異序

二

廣雅書局

國史成於眾手其譌舛固所不免厥後篇帙浩繁校刊匪易輒轉改變謬滋多嘉定錢氏大昕撰廿二史攷異參互攷校精審不苟余向亦留心史學史記兩漢三史間有所見已載入讀書叢錄中戊子冬杪自粵歸里寒廬多暇復取三國志以迄南北史條其異同辨其得失成諸史攷異十八卷撲塵掃葉聊補錢氏之闕海內倘有好學深思之士普粹羣本擇善而從刊一定本斯亦不朽之盛業也道光十六年太歲丙申八月七日臨海洪頤煊撰時年七十有二

諸史考異序

三

廣雅書局



諸史考異目錄

- 卷一 三國志
- 卷二 晉書上
- 卷三 晉書下
- 卷四 宋書上
- 卷五 宋書下
- 卷六 南齊書
- 卷七 梁書
- 卷八 陳書
- 卷九 魏書上
- 卷十 魏書下
- 卷十一 北齊書
- 卷十二 周書
- 卷十三 隋書上
- 卷十四 隋書下
- 卷十五 南史上
- 卷十六 南史下
- 卷十七 北史上
- 卷十八 北史下

諸史考異目錄

四

廣雅書局

諸史考異卷一

臨海洪頤煊撰

三國志

夏侯氏

魏書武帝紀養子嵩嗣莫能審其生出本末注吳人作曹瞞傳及郭班世語並云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太祖於惇為從父兄弟頤煊案承祚敘夏侯列傳於諸曹之前亦同此說

濟南相

光和中末討潁川賊遷濟南相頤煊案後漢書獻帝紀建安十三年冬十月乙巳黃巾賊殺濟南王贊注河間孝王五代孫

東武陽

諸史考異卷一

廣雅書局

初平二年袁紹因表太祖為東郡太守治東武陽頤煊案續漢志東郡治濮陽時王肱為東郡太守故太祖治東武陽臧洪傳袁紹使洪領青州徙為東郡太守治東武陽在太祖後

利城郡

建安三年分琅邪東海北海為城陽利城昌慮郡頤煊案續漢志注魏氏春秋曰初平三年分琅邪東海為城陽新城昌慮郡以臧霸呂虔傳證之則作新城者誤也利城本縣名屬東海郡

小沛

四年劉備至下邳遂殺徐州刺史車胄留關羽守下邳而身還小沛頤煊案續漢志沛國有沛縣時人稱小沛以別於沛國志凡稱小沛者皆據



流俗所稱加之

兩劉岱

遺劉岱王忠擊之不克注魏武故事曰岱字公山沛國人以司空長史從征伐有功封列侯頤煊案初平元年兗州刺史劉岱注岱劉繇之兄見吳志與此別是一人而同字公山

李堪

十六年遂與韓遂楊秋李暹成宜等叛頤煊案太平御覽卷九十三引作李堪下文斬成宜李堪等暹字傳寫之譌李堪河東人見張魯傳注

漢靈郡

二十年三月公西征張魯七月魯潰奔巴中公軍入南鄭復漢靈郡為漢中頤煊案張魯傳魯據巴漢垂三十年漢末力不能征遂就魯魯為鎮民中郎將領漢靈太守是張魯據漢中改漢中為漢靈是年魯平復改漢靈為漢中續漢志注袁山松書曰建安二十年復置漢靈郡非也

諸史考異卷一

二 廣雅書月某

饒安縣

文帝紀元年夏四月丁巳饒安縣言白雉見注魏書曰賜饒安田租渤海郡百戶牛酒人酺三日頤煊案漢書地理志渤海郡千童縣應劭曰靈帝改曰饒安東京渤海郡省千童靈帝時始改立饒安故續漢志不載

陽平郡

黃初二年正月以魏郡東部為陽平郡頤煊案樂進傳陽平衛

國人也以膽烈從太祖為帳下吏遺還本郡募兵得千餘人司馬芝傳太祖從其議歷甘陵沛陽平太守黃初中入為河南尹陽平置郡當在此年之前

穀梁博士

五年置春秋穀梁博士頤煊案後漢書儒林傳序光武中興立十四博士春秋嚴顏皆公羊學也建初中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至是始立春秋穀梁博士

天水郡

明帝紀太和二年諸葛亮寇邊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吏民叛應亮頤煊案文帝紀延康元年七月武都氏王楊僕率種人內附

諸史考異卷一

三 廣雅書月某

居漢陽郡張既傳太祖徙民以充河北隴西天水南安民相恐動既假三郡人為將吏者休課使治屋宅民心遂安漢陽之復為天水郡當在文帝初年間

陸議

太和二年九月曹休率諸軍至皖與吳將陸議戰於石亭敗績頤煊案吳主傳作陸遜陸遜傳本名議志或稱陸遜或稱陸議亦史之駁文

伍瓊伍孚

董卓傳以為伍瓊等通情賣己皆斬之注英雄記曰瓊字德瑜汝南人謝承書伍孚字德瑜遷越騎校尉挾佩刀見卓卓送至閭中孚因出刀刺之卓多力退卻不中遂殺孚謝承記孚字及



本郡則與瓊同而致死事乃與孚異也不知孚爲瓊之別名爲別有伍孚也蓋未詳之頤煊案後漢書董卓傳卓怒曰此二君賣卓卓何用相負遂斬瓊秘下文乃言越騎校尉汝南伍孚刺卓見殺事伍瓊伍孚當是二人荀攸傳謀刺卓作越騎校尉伍瓊非傳寫謬即紀述誤也

糾合義兵

威洪傳洪乃升壇操檠歃血而盟曰兗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佃陳雷太守邈東郡太守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注臣松之案於時此盟止有劉岱等五人而已魏氏春秋橫內劉表等數人皆非事實頤煊案武帝紀此盟後有將軍袁術冀州牧韓馥河內太守王匡渤海太守袁紹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而無廣陵太守張超與此不同

朗陵合

荀彧傳祖父淑字季和朗陵合注續漢書淑爲朗陵侯相張璠漢紀出補朗陵侯相頤煊案下文注荀氏家傳悅朗陵長儉之少子儉即淑子田豫傳太祖召除朗陵合其時朗陵侯國已廢爲縣故稱朗陵合後漢書荀彧傳亦作朗陵合淑之孫也

鄆城

豫州刺史郭貢謂鄆城未易攻後漢書荀彧傳操東擊陶謙使或守鄆城注縣名屬濟陰郡今濮州縣也甄今作鄆音絹頤煊案春秋左氏莊公十四年會於鄆注鄆衛地今東郡鄆城也釋文云甄城音絹或作鄆古字通用

韓奕

荀攸傳紹運車旦暮至其將韓奕銳而輕敵擊可破也注臣松之案諸書韓奕或作韓猛或云韓若未詳孰是頤煊案字書無奕字曹仁傳紹別遣將韓荀鈔斷西道莫即荀字異文

北平郡治

田疇傳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於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尙有微徑可從頤煊案後漢右北平郡治土垠前漢右北平郡平岡第一縣此當是前漢舊治可證閻百詩謂西漢郡治不在第一縣之誤

司金中郎將

王修傳行司金中郎將錢氏大昕曰陳琳爲袁紹檄操特置發

諸史考異卷一

五

邱中郎將摸金校尉即謂此也頤煊案韓暨傳暨乃因長流爲水排計其利益三倍於前在職七年器用充實就加司金都尉張裔傳還爲司金中郎將典作農戰之器魏蜀皆有此官不必如陳琳所指

蕪陽

何夔傳陳郡陽夏人也袁術與橋蕪俱攻圍蕪陽蕪陽爲太祖固守術以夔彼郡人欲脅合說蕪陽頤煊案後漢書袁術傳注水經注蕪水出江夏蕪春縣又南對蕪陽注於大江亦謂之蕪陽口其時蕪陽當屬陳故以夔爲彼郡人

淮南郡

劉暉傳淮南成惠人也頤煊案續漢志成惠縣屬九江郡袁術



僭號以九江太守為淮南尹黃初二年邯鄲懷王邕封淮南公以九江郡為國六年改封楚王彪嘉平元年彪自殺國除為淮南郡衛平後楚王未封以前亦當改為淮南郡也

揚州刺史治所

劉馥傳太祖表為揚州刺史馥既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頤煊案續漢志九江郡歷陽刺史治孫討逆傳先是劉繇為揚州刺史舊治在壽春此建立在合肥皆隨時所置

陽安郡

李通傳分汝南二縣以通為陽安都尉趙儼傳袁紹招誘豫州諸軍惟陽安郡不動頤煊案武帝紀建安二十年分漢中之安陽西城為西城郡置太守分錫上庸郡置都尉當時置郡亦有

諸史考異卷一

六

廣雅書局影印

專置都尉而不置太守者都尉兼領太守故亦得稱太守魏略曰儼與領陽安太守李通同治是時儼為郎中長朗陵為陽安屬縣同治一郡之地故云然

桓道

龐德傳南安桓道人也頤煊案續漢志漢陽郡注秦州記曰中平五年分置南安郡桓道即顯道時分屬南安郡晉書地理志南安郡桓道縣與此同

荀緯王象

常林傳梁習薦州界名士林及楊俊王凌王象荀緯太祖皆以為縣長頤煊案荀緯見王象傳注荀勗文章敘錄曰緯字公高少喜文學建安中召署軍謀掾魏太子庶子稍遷至散騎常侍

越騎校尉年四十二黃初四年卒王象見楊俊傳注魏略曰王象字義伯建安中與荀緯等俱為魏太子所禮待魏有天下拜象散騎侍郎遷為常侍封列侯受詔撰皇覽皆不言為縣長

王翁河

孫禮傳清河平原爭界禮案圖宜屬平原界實以王翁河為限頤煊案桓譚新論王翁使都尉孟孫往泰山告祠又云余前作王翁掌教大夫又云王翁觀人五藏無損生人人惡之王翁謂王莽王翁河即王莽河元和郡縣志王莽枯河在平原縣南五里

憤民

高堂隆傳憤民西牧年七十餘舉為計曹掾頤煊案續漢志上當有脫字此必鄉亭之民鄧艾傳注艾少為襄城典農部民管轄傳利濟民郭恩呂虔傳部民吳母孫皓傳西湖民景養皆是

合狐愚

王凌傳是時凌外甥合狐愚以才能為兗州刺史屯平阿甥舅並典兵專淮南之重凌就遷為司空頤煊案續漢志平陽屬九江郡兗州當是揚州之譌注魏書曰愚字公治本名浚此稱凌就遷者即愚也史失於改正

江由

鄒艾傳維守劔閣艾上言宜從陰平由那徑經漢德陽亭趣清出劔閣西百里太平御覽卷三百十五引作從陰平江由那徑頤煊案下文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皆

諸史考異卷一

七

廣雅書局影印



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由蜀守將馬逸降鍾會傳鄧艾追姜維到陰平簡選精銳從漢德陽入江由由上當有江字

高句麗王宮

高句麗傳宮死子伯固立錢氏大昕曰後漢書宮死子遂成立遂成死子伯固立此文疑有脫誤頤煊案傳言宮死子伯固立伯固死小子伊夷模立生子名位宮伊夷模死立以為王今句麗王宮是也其曾祖宮生能開目視今王生墮地亦能開目視人句麗呼相似為位故名之為位宮位宮稱宮為曾祖伯固上不得有遂成一代

益州賊

蜀書二牧劉焉傳是時涼州逆賊馬相趙祇等於綿竹縣自號

諸史考異卷一

八 廣雅書局

黃巾頤煊案後漢書劉焉傳作益州賊馬相以下文破壞三郡皆在益州界證之馬相當是益州賊

劉平

先主傳試守平原令後領平原相郡民劉平素輕先主恥為之下使客刺之頤煊案上文注典略曰平原劉子平知備有武勇時張純反叛青州被詔遣從事將兵討純過平原子平薦備於從事劉平當即劉子平其前後不同如此

昌霸

東海昌霸反郡縣多叛曹公諸葛亮傳注漢晉春秋載亮表云曹操五攻昌霸不下頤煊案武帝紀于禁傳張遼傳臧霸傳俱作昌綸

亮見先主

諸葛亮傳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注魏略曰劉備屯於樊城是時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荆州次當受敵而劉表性緩不曉軍事亮乃北行見備備與亮非舊又以其年少以諸生意待之注謂聞見異辭彼此乖背頤煊案此亮見備當是兩時事亮初見備於樊城雖以上客禮之未奇亮也迨徐庶舉薦再見備於新野始情好日密故亮亦以後見為感激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注云事當在建安十三年而表云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則初見或在十二年也

諸史考異卷一

九 廣雅書局

石廣元

注魏略曰徐庶先名福本單家子少好任俠擊劍折節學問遂與同郡石韜相親愛初平中中州兵起乃與韜南客荆州到又與諸葛亮特相善及荆州內附孔明與劉備相隨去福與韜俱來北至黃初中韜仕歷郡守典農校尉福至右中郎將御史中丞逮太和中諸葛亮出隴右聞元直廣元仕財如此歎曰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見用乎頤煊案元直庶字廣元韜字財與纔同明南監本廣字譌作龐汲古閣本仕字又誤乙在元上龐士元未嘗仕魏其誤甚矣

前都亭侯

馬超傳因為前都亭侯錢氏曰前字疑衍頤煊案上文騰求還



京畿於是徵為衛尉以超為偏將軍封都亭侯領騰部曲先主以超為平西將軍仍為前都亭侯前字非衍文

南郡

霍峻傳乃以弋領永昌太守遷監軍領建寧太守還統南郡事  
頤煊案南郡謂南中六郡注漢晉春秋曰弋得後主東遷之問始率六郡將守上表晉文王善之是也

建興元年

杜微傳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與書曰主公今年始十八  
頤煊案後主傳章武三年正月後主襲位於成都時年十七則年十八當在建興元年諸葛亮傳亦云建興元年領益州牧此作二年誤

諸史考異卷一

十一 廣雅書局

陳元

尹默傳又專精於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眾賈逵陳元方服  
虔注說咸略誦述頤煊案陳元方是陳紀之子不注左氏當是陳元後人誤加方字

孔子劉向卒年不同

譙周傳昔孔子七十二劉向楊雄七十一而沒頤煊案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年七十二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漢書劉向傳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皆與此差一年

庾隆都督治所

李恢傳章武元年庾隆都督鄧方卒先主遂以恢為庾隆都督使持節領交州刺史住平夷縣頤煊案楊戲傳鄧孔山注孔山

名方隨先主入蜀選為安遠將軍庾隆都督任南昌縣章武二年卒文與此不同又馬忠傳建興十一年徵庾隆都督張翼還以忠代翼故都督常駐平夷縣至忠乃移治味縣處民夷之間葦邊郡治所本無常也

建寧郡

馬忠傳初建寧郡殺太守正昂縛太守張裔於吳錢氏云後主及張裔傳俱作益州郡攷益州郡之改名建寧在丞相亮南征以後此時不當云建寧也頤煊案後主傳建興元年先是益州郡有大姓雍闓反流太守張裔於吳據郡不賓三年丞相亮南征改益州郡為建寧郡此所稱述在建興十一年故即據改後郡名言之

諸史考異卷一

十二 廣雅書局

劉邑陰化

蔣琬傳丞相亮開府辟琬為東曹掾琬因讓劉邑陰化龐延廖涪頤煊案楊戲傳輔臣贊注劉南和名邑義陽人也隨先主入蜀益州既定為江陽太守建興中稍遷至監軍後將軍賜爵關內侯陰化見鄧芝傳廖涪見宗預傳

許昭

吳書孫破虜傳會稽妖賊許昌起於句章自稱陽明皇帝注靈帝紀曰昌以其父為越王也頤煊案後漢書靈帝紀會稽人許生自稱越王寇郡縣注東觀記會稽許昭聚眾自稱大將軍立其父生為越王攻破郡縣討逆傳注引吳錄亦作許昭是避晉諱改作昌



橫江

討逆傳孫遣樊能于麋陳橫屯江津張英屯當利口以拒述頤  
煊案妃嬪徐夫人傳琨隨孫策討樊能于麋於橫江擊張英於  
當利口吳夫人傳景與孫資共討樊能于麋於橫江周瑜傳瑜  
將兵迎策遂從攻橫江當利皆拔之程普傳隨孫策到橫江當  
利破張英于麋等今本作陳橫屯江津是傳寫之誤

秦松

彭城張昭廣陵張紘秦松陳端等為謀主頤煊案張紘傳初紘  
同郡秦松字文表陳端字子正並與紘見待於孫策參與謀謀  
各早卒周瑜傳注江表傳曰劉備之自京還也權乘飛雲大船  
張昭秦松魯肅等十餘人共追送之時松尚存

諸史考異卷一

三

廣雅書局影

呂範平都陽

吳主傳八年還過豫章使呂範平都陽會稽頤煊案呂範傳征  
江夏還平都陽策薨奔喪于吳後權復征江夏範與張昭留守  
與此不同

漢昌郡

十五年分長沙為漢昌郡以魯肅為太守頤煊案周瑜傳領南  
郡太守以下雋漢昌瀏陽州陵為奉邑魯肅傳代瑜領兵奉邑  
四縣皆屬焉合程普領南郡太守肅拜漢昌太守魯肅卒呂蒙  
拜漢昌太守食下雋瀏陽漢昌州陵則四縣皆漢昌郡之屬縣  
也續漢志州陵屬南郡下雋屬長沙郡宋書州郡志長沙郡有  
瀏陽吳立吳昌後漢立曰漢昌吳更名皆長沙郡也

東安郡十縣

黃武五年分三郡惡地十縣置東安郡以全琮為太守注吳錄  
曰郡治富春頤煊案三郡全琮傳作丹陽吳會稽宋書州郡志  
吳郡建德桐廬壽昌皆吳分富春立新城吳立為縣後并桐廬  
太平寰宇記建德桐廬俱黃武四年分富春置黃武五年於富  
春縣置臨武縣又析富春置新城縣則東安郡十縣有建德桐  
廬壽昌臨武新城并富春而六也

始平省南字

黃龍三年會稽南始平言嘉禾生頤煊案宋書州郡志臨海郡  
始豐吳立曰始平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虞翻傳山陰丁覽注  
會稽典錄曰覽字孝連仕郡至功曹守始平長皆省南字

諸史考異卷一

三

廣雅書局影

羅陽縣

太元元年初臨海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注吳錄曰羅陽今安  
固縣頤煊案三嗣主傳太平二年三月以會稽東部為臨海郡  
是時臨海尚未置郡二字是史家之駁文

豫章太守

劉繇傳遂派江南保豫章駐彭澤筆融先至殺太守朱皓注獻  
帝春秋曰是歲繇屯彭澤又使融助皓討劉表所用太守諸葛  
玄頤煊案諸葛亮傳注獻帝春秋曰初豫章太守周術病卒劉  
表上諸葛玄為豫章太守治南昌漢朝問術死遣朱皓代玄此  
所謂太守皆謂豫章太守

建昌六縣



太史慈傳孫策於是分海昏建昌左右六縣以慈為建昌都尉  
治海昏頤煊案元和郡縣志新吳後漢靈帝中平中分海昏縣  
立宋書州郡志吳平望蔡永修皆漢靈帝中平中立疑即此所  
分之六縣也

王誦

妃嬪吳夫人傳漢遺議郎王誦音普銜命南行表景為揚武將軍  
頤煊案討逆傳注江表傳作王輔

臨淮郡

步夫人傳臨淮淮陰人也與丞相隲同族步隲傳臨淮淮陰人  
魯肅傳臨淮東城人頤煊案續漢志武帝置臨淮郡永平十五  
年更為下邳國百官志注獻帝起居注建安十八年省州并郡

諸史考異卷一

十四

廣雅書局

徐州郡有下邳而無臨淮不知何時復置為郡

京城

孫韶傳伯父河為將軍屯京城頤煊案京城即京口魯肅傳備  
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張紘傳注獻帝春秋曰劉備至京謂孫  
權曰吳去此數百里即有警急赴救為難將軍無意屯京乎宋  
書州郡志太興初晉陵郡及丹徒縣治京口是也

雲陽郡

顧邵傳陽羨張秉生於庶民雲陽殷禮起乎微賤邵皆拔而有  
之秉雲陽太守禮零陵太守頤煊案吳主嘉禾三年詔復曲阿  
為雲陽當是改縣在前置郡在後

李崇

程秉傳時率更合河南徵崇亦篤學立行云注吳錄曰崇字子  
和治易春秋左氏傳兼善內術本姓李遭亂更姓初見太子登  
以疾賜不拜東宮官僚皆從諮詢太子數訪以異問年七十而  
卒頤煊案吳主太元元年遣中書郎李崇齎輔國將軍羅陽王  
印綬迎表當是其人

西安縣

潘璋傳遷豫章西安長錢氏曰兩漢晉宋志豫章郡並無西安  
縣頤煊案太史慈傳劉表從子磐數為寇於艾西安諸縣宋書  
州郡志豫章郡豫靈漢獻帝建安中立吳曰要安晉武帝太康  
元年更名要安即西安之譌

遙領

諸史考異卷一

十五

廣雅書局

朱治傳吳郡太守許貢拒之於由奉治與戰大破之遂入郡領  
太守事建安七年權表治為九真太守頤煊案此遙領也是時  
權未得有九真治仍在吳郡故下文割婁由奉無錫毘陵為奉  
邑黃武元年封毘陵侯領郡如故

東冶

虞翻傳孫策征會稽助拒戰敗績亡走浮海翻追隨營護到東  
部侯官侯官長閉城不受頤煊案王朗傳孫策渡江略地朗遂舉  
兵與策戰敗績浮海至東冶賀齊傳王朗奔東冶侯官長商升  
為朗起兵東部當是東冶之譌

吾粲

吾粲傳吳郡烏程人也孫河為縣長粲為小吏河深奇之河後



為將軍得自選長史表祭為曲阿丞遷為長史治有名迹雖起孤微與同郡陸遜卜靜等比肩齊聲矣頤煊案顧邵傳烏程吾祭起于微賤邵拔而友之為立聲譽步騭傳潁川周昭著書稱吾祭由於牧豎豫章揚其善以並陸全之列皆與此異

孫權為將軍

陸遜傳孫權為將軍遜年二十一始仕幕府頤煊案遜以赤烏八年卒年六十二年二十一當建安八年是時孫權為將軍已四年矣吳主傳是歲使韓當周泰呂蒙等為劇縣令長遜出為海昌屯田都尉并領縣事亦當即在此年

焱沛

注吳書曰當恐有顛沛交馳之憂頤煊案太平御覽卷三百二十三

諸史考異卷一

六 廣雅書局印

十引作當恐有焱沛交馳之憂注云焱音標曹植七啟風厲焱舉焱與焱同何休公羊傳注沛焉者怒有餘之貌淺人不知焱沛之義妄改作顛沛

剡長

賀齊傳會稽山陰人也少為郡吏守剡長頤煊案剡當作剡嘉奉會稽志賀齊字公苗為剡長縣吏斯從為焱立斬之字尚不誤

松陽長

合楊松長丁蕃雷備餘汗頤煊案當作松陽長晉書地理志松陽屬臨海郡三嗣主傳注搜神記曰臨海松陽人柳榮臨川郡

周魴傳負阻劫鈔豫章臨川並受其害頤煊案孫亮太平二年分豫章東部為臨川郡是時未立為郡而已有臨川之名朱然傳分丹陽為臨川郡然為太守與此別

反語

諸葛恪傳成子閣者反語石子岡也頤煊案顏氏家訓音辭篇孫叔然創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至於魏世此事大行此稱反語石子岡亦大行之證

諸史考異卷一

七 廣雅書局印

諸史考異卷一終

番禺黃濤初校南海潘乃成覆校



諸史考異卷二

臨海洪頊煊撰

晉書上

公孫淵

宣帝紀青龍四年遼東太守公孫文懿反頊煊案魏志作公孫淵史臣避唐諱因舉其字

武邱

嘉平三年凌計無所出乃迎於武邱面縛水次頊煊案魏志王凌傳凌自知勢窮乃乘船單出迎到邱頭凌面縛水次文帝紀甘露三年魏帝命改邱頭曰武邱以旌武功此時不得有武邱之名當依魏志作邱頭為正

諸史考異卷二

置平州

武帝紀泰始十年二月分幽州五郡置平州頊煊案地理志作咸寧二年十月分昌黎遼東玄菟帶方樂浪等郡國五置平州

伍延

太康元年二月杜預克江陵斬吳江陵督王延注一本王作國頊煊案吳志孫皓傳預又斬江陵督伍延杜預傳吳督將伍延則作王字者誤也

楊珧

惠帝紀永平元年正月誅太傅楊駿弟衛將軍瑤頊煊案楊駿傳瑤俱作珧職官志亦作衛將軍楊珧說文瑤玉之美者珧唇甲也二字不同

昌安侯

四年春正月丁酉朔侍中太尉安昌公石鑿薨頊煊案石鑿傳封昌安縣侯元康初為太尉尋薨未嘗進爵為公

李庠

永康元年十二月益州刺史趙廞與洛陽流人李庠害成都內史耿勝頊煊案洛陽當作略陽李特載記耿勝作耿勝永康元年詔徵益州刺史趙廞為大長秋以成都內史耿勝代廞廞遂謀叛勝率眾入州廞遣眾逆勝戰於西門勝敗死之特弟庠與兄弟及妹夫李含等以四千騎歸廞廞以庠為威寇將軍害耿勝庠未預其事

東燕王

諸史考異卷二

光熙元年九月進東嬴公騰爵為東燕王永嘉元年三月改封東燕王騰為新蔡王頊煊案地理志石季龍分兗州之陳留東燕為洛州騰雖封東燕王郡旋沒於劉聰石勒故騰傳不載東燕封號毛穆之傳使穆之督東燕四郡軍事領東燕太守是桓溫平洛後復立

湘州八郡

懷帝紀永嘉元年八月分荊州江州八郡為湘州錢氏曰地理志懷帝分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桂陽及廣州之始安始興臨賀九郡置湘州是九郡非八郡也頊煊案宋書州郡志湘州刺史晉懷帝永嘉元年分荊州之長沙衡陽湘東邵陵零陵營陽建昌江州之桂陽八郡立文與此同



簡以字行

三年三月戊申征南大將軍高密王簡薨頤煊案高密孝王略傳字元簡懷帝即位遷使持節都督荊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永嘉三年薨簡即略也蓋以字行

四十八王

五年三月東海王越薨東海世子毘及宗室四十八王尋又沒於石勒頤煊案東海王越傳毘及宗室三十六王俱沒於賊魏書石勒傳作二十六王

晉王保

元帝紀太興三年五月晉王保為其將張春所害頤煊案保傳張春奉保奔桑城是歲保病薨年二十七不言為春所害

諸史考異卷二

懷德縣

七月詔琅邪國人在此者近有千戶今立為懷德縣統丹陽郡頤煊案地理志丹陽郡無懷德縣徐州下云琅邪國人隨帝過江者遂置懷德縣及琅邪郡以統之宋書州郡志晉亂琅邪國人隨元帝過江千餘戶太興三年立懷德縣丹陽雖有琅邪相而無此地蘇峻傳有懷德合匡術

安北將軍郗鑒

永昌元年七月王敦自加兗州刺史郗鑒為安北將軍錢氏曰按鑒非敦之黨且亦不可云自加也以敦傳攷之當是自領江州牧與郗鑒事初不相涉蓋傳寫有脫文頤煊案郗鑒傳明帝初即位王敦專制內外危逼謀杖鑒為外援由是拜安西將軍

當作安北兗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諸軍假節鎮合肥敦忌之表為尚書令徵還錢氏之說非也

觀陽侯

成帝紀咸和元年七月江州刺史平南將軍觀陽伯應詹卒頤煊案應詹傳封觀陽縣侯以咸和六年卒

臨賀郡公

穆帝紀升平四年十一月封太尉桓溫為南郡公子濟為臨賀郡公頤煊案桓溫傳升平中改封南郡公降臨賀為縣公以封其次子濟此仍稱臨賀郡公非也

義城郡

哀帝紀興寧三年二月以右將軍桓豁監荊州揚州之義城諸軍事頤煊案簡文帝紀咸安元年十一月以冠軍將軍毛武生都督揚州之義城諸軍事宋書州郡志義成太守晉孝武立治襄陽水初郡國有下蔡平阿縣皆九江郡地故其初分屬於荆揚後則專屬於揚也宋志以為孝武時立非是

諸史考異卷二

四

海西公

海西公紀咸安二年正月降封帝為海西縣公頤煊案簡文帝紀咸安元年十二月庚寅廢東海王奕為海西公

謝安都督十五州

孝武帝紀太元九年九月加大保謝安大都督揚江荆司豫徐兗青冀幽并梁益雍涼十五州諸軍事頤煊案謝安傳十五州有寧無涼帝紀前後都督亦皆有寧無涼涼州已為呂光所據



當以安傳所舉為正

田次之

十年四月劉牢之與沛郡太守周次及垂巖於五橋澤頤焯案牢之傳作沛郡太守田次之

南蠻校尉

安帝紀隆安三年十二月桓元襲江陵荆州刺史殷仲堪南蠻校尉楊佺期並遇害頤焯案佺期傳時以佺期代郗恢為都督梁雍秦三州諸軍事雍州刺史並不為南蠻校尉為南蠻校尉者桓偉也

辛昂

元興元年臨海太守辛昂擊孫恩斬之頤焯案世說新語德行篇注晉安帝紀孫恩攻沒郡縣後為臨海太守辛昂斬首送之今紀作辛昂是史臣避唐諱改

周撫卒

天文志哀帝興寧二年六月鎮西將軍益州刺史周撫卒頤焯案海西公紀在興寧三年

南沙

成帝咸和六年正月景辰月入南斗明年后勒眾又抄略南沙海虞頤焯案成帝紀咸和七年三月勅將韓雍寇南沙及海虞宋書州郡志南沙本吳郡司鹽都尉署咸康當作咸和七年罷鹽署立以為南沙縣南沙是南沙之譌

新蔡王

懷帝永嘉元年五月汲桑殺東燕王騰遂據河北頤焯案懷帝紀永嘉元年五月汲桑反遂陷鄴城害新蔡王騰是年三月改封東燕王騰為新蔡王志失於改正

東郡

地理志濮陽國故屬東郡晉初分東郡置頤焯案其時當有東郡杜預左氏隱五年注東郡燕縣定八年注東郡燕縣東北有瓦亭成十六年注東郡廩丘縣東有鄆城襄二十六年注東郡廩丘縣故城是成公綏傳東郡白馬人魏浚傳東郡東阿人郗隆傳補東郡太守宋書州郡志永初郡國兗州有東郡濮陽陳留三郡地理志有濮陽國而無東郡是史之脫

山荏縣

諸史考異卷二  
泰山郡山荏縣頤焯案漢書地理志續漢志說文解字皆作荏縣晉改作山荏他如廣平郡涉縣即魏郡沙縣琅邪國鄆縣即續縣新泰縣故曰平陽省東字幽州北平郡省右字皆晉改不必盡依漢志

襄城郡

襄城郡泰始二年置頤焯案宋書州郡志魏分潁川為襄城郡晉成帝咸康二年省襄城還併潁川不得云泰始二年置也

昌黎郡

昌黎郡漢屬遼東屬國都尉魏置郡頤焯案續漢志遼東屬國無昌黎縣漢書地理志遼西郡交黎縣東部都尉治應劭曰今昌黎慕容廆載記昌黎棘城鮮卑人也地理志昌黎郡無棘城



縣

秦州

太康三年罷秦州并雍州七年復立頤煊案七月上脫元康二字見宋書州郡志

汶江縣

汶山郡汶山縣頤煊案上文靈帝又以汶江蠶陵廣柔三縣立汶山郡今縣亦作汶山蓋涉郡名而譌漢書地理志汶江蠶陵廣柔三縣皆屬蜀郡續漢志作汶江道

北海郡

齊國秦置漢以為國景帝以為北海郡頤煊案此文有脫誤漢書地理志齊郡秦置北海郡景帝中二年置非以齊郡為北海

諸史考異卷二

七

廣雅書局印

也杜預左氏莊元年注北海都昌縣有訾城襄六年注北海即墨縣有棠鄉襄四年注北海平壽縣東有寒亭又云北海平壽縣東南有斟亭王浚傳北海太守劉博晉初本有北海郡而志失之

濟嶠郡

濟南郡漢置或云魏平蜀徙其豪將家於濟河北故改為濟岷郡而太康地理志無此郡名未之詳頤煊案成帝紀咸和元年十二月濟嶠太守劉闔殺下邳內史夏侯嘉叛降石勒宋書州郡志濟岷郡江左立領營城晉益二縣又云濟岷郡安帝義熙中土斷并濟南郡

東南一尉

秦始皇遂定南越以為桂林南海象等三郡非三十六郡之限乃置南海尉以典之所謂東南一尉也頤煊案漢書楊雄傳東南一尉孟康曰會稽東部都尉也與此異

三字衍

律麻志漢章帝元和元年故待詔嚴嵩具以準法教子男宜詔嵩子不得依託父學能知命十二律其二中不失一乃為能傳頤煊案續漢志作嚴崇能知命十二律不失一宋書律志同俱無其二中三字當是涉下文而衍

魏元帝

禮志魏元帝咸熙二年十二月甲子禪位於晉頤煊案魏志陳雷王紀注魏世譜曰封帝為陳雷王年五十八太安元年崩諡

諸史考異卷二

八

廣雅書局印

曰元皇帝惠帝紀太安元年不書陳雷王奠薨亦史之闕

周忌錯誤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晦成恭杜皇后周忌有司奏至尊期年應改服詔曰君親名教之重也權制出於近耳於是素服如舊頤煊案成帝紀咸康七年三月戊戌杜皇后崩則周忌當在咸康八年三月康帝紀建安元年六月有司奏成帝崩一周請改素服詔曰君親相準名教之重權制之作蓋出近代雖曰適事實弊薄之始義弗可矣志以成帝周忌為杜皇后周忌又錯舉其月其誤甚矣

納后儀

升平八年臺符問迎皇后大駕應作鼓吹不頤煊案穆帝立皇



后何氏在升平元年八月升平止五年無八年下文永和二年納后議賀不永和二年穆帝四歲無納后之文

召試博士

職官志國子博士皆取履行清白通明典義者若散騎常侍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試願燼案散騎常侍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三官並不召試博士若下十六字未知何處文錯附在此

河隄謁者

武帝省水衡置都水使者一人以河隄謁者為都水官屬願燼案宋書百官志晉西朝有參軍而無謁者謁者則江左置也

襄陽火

諸史考異卷二

九

五行志懷帝永嘉四年十一月襄陽火燒死者三千餘人願燼案懷帝紀四年十一月襄陽大疫死者三千餘人

永昌無二年

元帝永昌二年大將軍王敦下據姑孰願燼案明帝紀永昌元年閏月己丑元帝崩庚寅太子即皇帝位大赦明年為太監元年不得稱元帝永昌二年又云永昌二年七月庚子朔雷震太極殿柱明帝紀作太監元年七月景子朔震太極殿柱

鄭氏律章句

刑法志漢承秦制蕭何定律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玄諸儒章句十有餘家家數十萬言覽者益難天子於是下詔但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願燼案漢書諸侯王表張晏曰律鄭氏說

封諸侯過限日附 此當是律章句之文

何侯致敬

王祥傳及武帝為首王祥與荀頤往謁頤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既已致敬今便前拜也願燼案何曾傳文帝為晉王曾與高柔鄭冲俱為三公府人見曾獨致拜盡敬與此不同

舞陽侯

裴秀傳初文帝未定嗣而屬意舞陽侯攸願燼案賈充傳亦作舞陽侯攸齊王攸傳作武陽侯

殺字

衛恆傳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願燼案殺讀如說文殺字通用說文訓為散南齊書周顒傳少從外氏得衛恆散隸書法學之甚工即此體三國志劉劭傳注引作然傳寫之謬

諸史考異卷二

十

壯武郡

張華傳進封壯武郡公初華所封壯武郡有桑化為柏識者以為不詳願燼案地理志壯武縣屬城陽郡不言置壯武郡

劉柏根

高密孝王略傳永興初魏合劉根起兵東萊攻略於臨淄不能拒走保聊城願燼案惠帝紀作光熙元年三月東萊魏合劉柏根反自稱駘公襲臨淄高密王簡奔聊城簡即略字王彌傳亦作劉伯根

梁王彤薨

梁孝王彤傳永康二年薨願燼案惠帝紀太安元年五月乙酉



太宰領司徒梁王彤薨是年十二月大赦改元五月當是永寧二年永康當是永寧之譌

荀勗荀顛不同

荀勗傳帝素知太子闇弱恐後亂國遣勗及和嶠往觀之勗還盛稱太子之德而嶠云太子如初頤煊案和嶠傳後與荀顛荀勗同侍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詣之既奉詔還勗並稱太子明識宏雅誠如明詔嶠曰聖質如初帝不悅而起魏志荀勗傳注引干寶晉紀武帝使侍中荀顛和嶠俱至東宮觀察太子孫盛曰遣荀勗其語並同

王瓚

賈充傳朝廷議立晉書限斷中書監荀勗謂宜以魏正始起年

諸史考異卷二

十一 廣雅書局影印

著作郎王瓚欲引嘉平以下朝臣盡入晉史頤煊案漢書音義稱臣瓚者莫知姓氏史記索隱劉孝標以為干瓚據何法盛晉書干瓚以穆帝時為大將軍誅死不言注漢書干瓚當即此王瓚之譌于王字形相近干瓚見庚翼傳

黃沙獄

高光傳是時武帝置長沙獄以典詔囚以光歷世明法用為長沙御史注云長沙一作黃沙頤煊案武帝紀太康五年六月初置黃沙獄職官志泰始四年置黃沙獄治書御史一人

諸史考異卷二終

番禺黃濤初校南海潘乃成覆校

諸史考異卷三

臨海洪頤煊撰

晉書下

駙馬

盧欽傳武帝受禪以為都督河北諸軍事假節給第二駙馬一乘頤煊案杜預傳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給追鋒車第二駙馬賈充傳其以充為使持節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給第一駙馬輿服志職官志俱不載駙馬之制

並陷石氏

諸史考異卷三

十一 廣雅書局影印

羣傳時勅及季龍得公卿人士多殺之其見擢用終至大官者唯有河東裴憲勅海石璞榮陽鄭系穎川荀綽北地傅暢及羣悅謀等十餘人而已石崇傳苞曾孫樸字元真為人謹厚無他材藝沒於胡石勅以與樸同姓俱出河北引樸為宗室特加優寵位至司徒

王渾

何攀傳詔攀參濬軍事及孫皓降于濬而王渾志於後機欲攻濬攀勸濬送皓與渾由是事解頤煊案王渾傳唯言渾甚媿恨有不平之色頗奏濬罪狀時人譏之王濬傳亦不言送皓與渾此傳失之

靈州



傳祇傳以討楊駿勳封靈川縣公頤煊案靈川當作靈州宋書傳弘之傳高祖祇封靈州公晉武帝太康三年復立靈州縣地理志不載

汲冢竹書

束皙傳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大凡七十五篇頤煊案傳中所記有七十六篇又律麻志汲郡盜發六國時魏襄王冢得古周時玉律及鍾磬傳亦不載

阮种

阮种傳弱冠有殊操為嵇康所重康著養生論所稱阮生即阮种也頤煊案隋書經籍志梁有養生論三卷嵇康撰今嵇康集中有養生論一首向子期難養生論一首答難養生論一首即隋志所稱三卷其末卷李少君識桓公玉椀則阮生謂之逢占阮生即阮种

諸史考異卷三

廣雅書局影印

廣城君

潘岳傳與石崇等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頤煊案石崇傳與潘岳諂事賈謐謐與之親善廣城君每出崇降車路左望塵而拜廣城君者謐之母也

任銳

羅憲傳尚乃使兵曹從事任銳偽降斬李特傳首洛陽頤煊案李特載記作任明

滕脩

滕脩傳仕吳為將帥孫皓時為廣州刺史徵為執金吾頤煊案孫皓傳作滕循

西豫州

趙誘傳南頓王宗反肩殺宗轉冠軍將軍遷西豫州刺史卒於官頤煊案西豫州之名不見於地理志宋書後廢帝紀泰豫元年割南豫州南汝陰郡屬西豫州西豫州廬江郡屬豫州當作南豫州西豫即豫州其名已見於此

陳珍

周馥傳李珍上官已等奉清河王暉為太子頤煊案惠帝紀永興元年七月右衛將軍陳珍因勒兵討成都王穎成都王穎傳永興初左衛將軍陳珍及長沙故將上官已等奉大駕討穎傳

諸史考異卷三

廣雅書局影印

一本作李珍者非也

劉聰未死

李矩傳劉聰遣其太子粲率劉雅生等攻趙因矩遣郭誦張皮夜渡河攻粲眾驚擾奔潰聰因憤恚發病而死頤煊案劉聰載記聰聞粲敗使太尉范隆赴之聰所居舍斯則百堂災焚其子會稽王衷以下二十有一人聰聞之自投於牀哀塞氣絕良久乃蘇矩因此附會以為夸大之詞非實錄也

杜尹

魏該傳時杜預子尹為弘農太守也宜陽界該遣其將馬瞻將五百人赴尹瞻夜襲尹殺之頤煊案杜預傳不言有子尹為弘農太守為魏該所殺新唐書世系表襄陽杜氏出自當陽侯預



少子尹字世甫晉弘農太守

歸鄉縣

劉弘傳弘都督荊州諸軍事以仇初為歸鄉令頤煊案地理志荊州無歸鄉縣宋書州郡志建平郡有歸鄉縣何志云吳分秭歸立

成武侯

周顛傳字伯仁安東將軍浚之子也弱冠襲父爵武城侯頤煊案周浚傳作成武侯

郭璞識文

郭璞傳初庾翼幼時令璞筮公家卦成曰建元之末邱山傾及康帝即位將改元為建元或謂庾冰日子忘郭生之言邪邱山

諸史考異卷三

四

上名此號不宜用頤煊案康帝紀改元曰建元或謂冰曰郭璞識云立始之際邱山傾立者建也始者元也邱山諱也冰矍然所記識文與此少異

吳國內史

庾冰傳出補吳興內史會蘇峻作逆遣兵攻冰冰不能禦便棄郡奔會稽頤煊案吳興當作吳國王舒傳時吳國內史庾冰棄郡奔舒願眾傳時吳國內史庾冰奔於會稽皆可證

西陵

荀崧傳鎮宛改封曲陵公地理志江夏郡有曲陵縣頤煊案漢書地理志續漢志宋書州郡志江夏郡皆作西陵縣此傳及志曲陵皆當是西陵之譌

同名改選

王舒傳父會王導欲出舒為外援乃授會稽內史舒上疏辭以父名朝議以字同音異於禮無嫌舒復陳音雖異而字同求換他郡於是改會為鄒舒不得已而行頤煊案江統傳故事父祖與官職同名皆得改選唐律疏議諸府號官稱犯祖父名而冒榮居之者徒一年

版授

顧眾傳虞潭檄眾為五郡大督護統諸義軍眾守紫壁臨平人范明亦謂眾曰此地險要可以制寇不可委也眾乃版明為參軍頤煊案桓彝傳元帝為安東將軍版行邊道令文選陸機表張含齊版詔書印綬假臣為平原內史李善注凡王封拜謂之版官然則在軍中者凡督護統軍皆得版授也

諸史考異卷三

五

新城三郡

褚粲傳幸邑人三千督新城梁陽城三郡諸營事頤煊案地理志新城梁陽城三縣皆屬司州河南郡不言三縣置為郡

勸學篇

蔡謨傳謨初渡江見彭蠡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合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請論尚而說之尚曰蟹雖難不熟幾為勸學死頤煊案世說新語紕漏篇作幾為勸學死劉孝標注云大戴禮勸學篇蟹二螯八足非蛇蟪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故蔡邕勸學章取義焉此作勸學是淺人所改

濟陽太守



謝玄傳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頤焯案地理志無濟陽郡宋書州郡志濟陽太守晉惠分陳雷為濟陽國即此郡也蔡謨傳陳雷考城人其子宋書蔡廓傳濟陽考城人是陳雷後分為濟陽之證

盛州四郡

王遜傳乃以遜為南夷校尉盛州刺史遜以地勢形便上分牂柯為平夷郡分朱提為南廣郡分建寧為夜郎郡分永昌為梁水郡頤焯案地理志永嘉二年分牂柯立平夷夜郎二郡不言南廣梁水宋書州郡志南廣太守晉武帝分朱提立梁水太守晉成帝分興古立皆與傳異州郡志有西平太守永嘉五年盛州刺史王遜分興古之東立東河陽太守永嘉五年盛州刺史王遜分永昌雲南立傳亦不載

諸史考異卷三

六

葬洛陽

陳壽傳以母憂去職母遺言令葬洛陽壽遵其志又坐不以母歸葬竟被貶議頤焯案以此為貶議近於苛矣壽病卒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壽當即家於洛陽

召撰晉史

王隱傳太興初典章稍備乃召隱及郭璞俱為著作郎合撰晉史頤焯案郭璞傳璞作江賦其辭甚偉後復作南郊賦帝見而嘉之以為著作佐郎不言召撰晉史

炎興

習鑿齒傳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為篡逆

至文帝平蜀乃為漢亡而晉始興焉引世祖諱炎興而為禪受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強也頤焯案武帝紀諱炎字安世魏志陳雷王紀以中撫軍司馬炎為撫軍大將軍皆無興字

楊亮

楊佺期傳父亮少仕偽朝後歸國終於梁州刺史以貞幹知名頤焯案符堅載記晉梁州刺史楊亮遣子廣襲仇池與堅將楊安戰廣敗績即其人

王弘

劉毅傳劉裕自率眾討毅命王弘王鎮惡蒯恩等率軍至豫章頤焯案宋書高祖紀義熙八年九月公自表討毅壬午發自京師遣參軍王鎮惡龍驤將軍蒯恩前襲江陵不言有王弘王鎮

諸史考異卷三

七

惡及弘本傳俱不言弘預斯役

隴西太守韓稚

張軌傳永嘉初會東羌校尉韓稚殺秦州刺史張輔頤焯案惠帝紀作永嘉二年六月隴西太守韓稚攻秦州刺史張輔殺之

晉興郡

張重華傳麻秋進攻枹罕晉陽太守郎坦以城大難守守乘外城頤焯案地理志永寧中張軌分西平界置晉興郡統晉興枹罕永固大夏遂興等縣晉陽當是晉興之譌

涼州置郡

李暹傳晉興太守汜德瑜為寧遠將軍西都太守張靖為折衝將軍河湟太守索訓為威遠將軍西平太守趙開為驛馬護軍



大夏太守索慈為廣武太守陰亮為西安太守令狐赫為武威太守索術為武興太守頤煊案地理志武威西平武興晉興廣武皆舊郡西都河湟驛馬大夏皆縣名後升為郡下文分中州人五千戶置廣夏郡廣夏即大夏當避隋諱改

華縣

頤合傳瑯邪莘人也頤煊案地理志瑯邪無莘縣當是華縣之譌

雍州十一郡

杜軫傳又除池陽令為雍州十一郡最頤煊案地理志雍州七郡獻帝時涼州數有亂河西五郡去州隔遠於是乃別以為雍州其云十一郡者始平郡泰始二年置恐其時未在數中也

諸史考異卷三

平昌郡

伏滔傳平昌安邱人頤煊案地理志惠帝元康十年又置平昌郡安邱本屬東莞郡後分屬高密國與此不同

堂邑令

戴洋傳時陳敏為右將軍堂邑令孫混見而羨之洋曰敏當作賊族滅何足願也未幾敏果反而誅焉頤煊案惠帝紀永興二年十二月右將軍陳敏舉兵反地理志元康七年以堂邑置堂邑郡是時不得有堂邑令

襄城太守石覽

荀崧小女灌傳崧為襄城太守為杜曾所圍力弱食盡欲求救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頤煊案荀崧傳族父藩承制以崧監江

北軍事假節襄陽太守遷都督荊州江北諸軍事平南將軍鎮宛為賊杜曾所圍石覽時為襄城太守崧力弱食盡使其小女灌求救於覽傳作崧為襄城太守覽為平南將軍誤

孟昶妻

孟昶妻周氏傳頤煊案孟昶與宋武帝同起義其妻同謀造宋其人當附入宋不當入晉

冠軍城

桓玄傳仲堪出奔鄧城聞佺期死乃將數百人奔姚興至冠軍城為馮該所得玄令害之頤煊案殷仲堪傳仲堪出奔鄧城為玄追兵所獲逼令自殺死於柞溪

武寧綏安二郡

諸史考異卷三

移沮漳蠻二千戶于江南立武寧郡更招集流人立綏安郡頤煊案地理志桓溫又分南郡立武寧郡地理志無綏安郡何無忌傳義熙二年遷都督江荆二州八郡軍事有綏安郡當即玄所立也

司馬陶侃

張昌傳詔以盜朔將軍領南蠻校尉劉弘鎮宛弘遣司馬陶侃參軍勸桓皮初等率眾討昌頤煊案劉弘傳弘遣南蠻長史陶侃為大都護參軍勸桓皮初為義軍都護牙門將皮初為都戰帥累戰破昌陶侃傳亦云劉弘辟侃為南蠻長史討賊張昌破之職官志領軍護軍屬官有長史司馬功曹主簿江左罷長史司馬即長史也



宣陽門戰

劉元海載記聰進屯宣陽門令其將劉厲呼延朗等督留軍東海王越命參軍孫詢將軍邱光樓夏等率帳下勁卒三千自宣陽門擊朗斬之元海召聰等還師頤煊案懷帝紀永嘉三年九月東海王越入保京城聰至西明門越禦之戰於宣陽門外大破之東海王越傳不載此事

姬澹

劉聰載記倚盧遣子日利孫實六須及將軍衛雄姬澹等率眾數萬攻晉陽琨收散卒千餘為之鄉導倚盧率眾六萬至於狼猛頤煊案姬澹劉琨傳作箕澹狼猛地理志作復孟衛雄姬澹俱見魏書衛操傳

諸史考異卷三

十

廣雅書局影

兖州刺史

石勒載記陽平人公師藩等自稱將軍勒與汲桑從攻平昌公模於鄴濮陽太守苟晞討藩斬之頤煊案模傳公師藩等攻鄴范陽王虓又遣兖州刺史苟晞援之藩等散走苟晞傳亦作兖州刺史

長樂郡

使長樂太守程遐屯於昌亭頤煊案魏書地形志長樂郡漢置信都郡安帝改曰安平晉改長樂地理志有安平國而無長樂郡蔡豹傳豹歷長樂清河太守避亂南渡元帝以為振武將軍則郡亦西晉所改

劉隗授官不同

晉鎮北將軍劉隗降於勒拜鎮南將軍封列侯頤煊案劉隗傳隗妻及親信二百餘人奔於石勒勒以為從事中郎太子

大夏武始二郡

符堅載記羌歛岐叛堅自稱益州刺史西依張天錫叛將李儼張天錫率步騎三萬擊李儼攻其大夏武始二郡天錫將掌據又敗儼諸軍於葵谷頤煊案張天錫傳歛岐作廉岐掌據作常據地理志張駿又以狄道縣立武始郡大夏已見前

卽邱縣公

姚襄載記晉遣使拜襄持節平北將軍并州刺史卽邱縣公頤煊案穆帝紀永和七年十一月以襄為平北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并州刺史平鄉縣公

諸史考異卷三

十一

廣雅書局影

載事重出

李雄載記張駿又遣治中從事張涪稱藩於蜀託以假道雄大悅謂涪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強云云頤煊案此段張駿傳已載之此為重出

高昌郡

呂光載記符堅高昌太守楊翰說其涼州刺史梁熙拒守高桐伊吾二關熙不從光至高昌翰以郡迎降頤煊案地理志宋書州郡志皆無高昌郡符堅載記徙東海公陽於高昌郡當是符堅所立

嶺西諸郡



魏安人焦松等起兵數千迎大豫於揖次陷昌松郡大豫乃遣王穆求救於嶺西諸郡建康太守李陽祁連都尉嚴純起兵應之入沮渠蒙遜叛攻光陷臨松郡頤煊案揖次續漢志作楛次地理志呂光都於姑臧改昌松爲東張掖郡其餘建康郡祁連臨松郡皆張氏置

十二郡

乞伏國仁載記置武城武陽安固武始漢陽天水略陽涇川甘松匡朋白馬苑川十二郡頤煊案地理志張駿分武始武城爲河州張駿傳駿因長安亂復收河南地置武衛石門侯河涇川甘松五屯護軍據此則涇川甘松皆郡也錢氏未舉

武興四郡

諸史考異卷三

三

廣雅書局

禿髮僞檀載記僞檀僞游澆河徙西平湟河諸羌三萬餘戶于武興番禾武威昌松四郡頤煊案地理志永寧中張軌於姑臧西北置武興郡番禾縣名至此立爲郡東張掖仍復爲昌松郡禿髮烏孤載記降光樂湟河澆河三郡則澆河湟河亦郡名

涼寧郡

沮渠蒙遜載記酒泉涼寧二郡叛降李玄盛頤煊案李嵩傳分敦煌之涼興烏澤晉昌之宜禾三縣爲涼興郡此作涼寧因避姚興而改

諸史考異卷三終

番禺沈寶樞初校陳慶修覆校

諸史考異卷四

臨海洪頤煊撰

宋書上

綏興里

武帝紀彭城縣綏興里人頤煊案綏下脫興字南史宋武帝紀彭城縣綏興里人劉延孫傳帝室居綏興里興即興字之譌

庾禕之

玄又遣武騎將軍庾禕之配以精卒利器助謙等頤煊案晉書桓玄傳作遣武衛將軍庾頤之禕頤聲相近

桓欽

桓玄兒子韶聚眾向歷陽高祖命輔國將軍諸葛長民擊走之

諸史考異卷四

廣雅書局

頤煊案韶當作欽桓玄傳桓欽聚眾向歷陽宣城內史諸葛長民擊破之諸葛長民傳於時桓欽聚眾向歷陽長民擊走之皆不言玄子桓謙兄桓欽封臨賀縣王此紀失之

孫季高

義熙七年二月盧循至番禺爲孫季高所破收餘眾南走頤煊案晉書盧循傳循還保廣州裕先遣孫處從海道據番禺城循攻之不下孫處傳字季高會稽永興人籍注季高故字行於世

崩年六十七

永初三年五月癸亥上崩於西殿時六十七頤煊案高祖以晉哀帝興寧元年歲癸亥三月壬寅夜生下距永初三年止六十六歲七字當衍



隆字不諱

文帝紀諱義隆頤煊案張茂度傳名與高祖同故稱字王景文傳名與明帝諱同臣下於諸帝皆避諱此奉迎表給事中游擊將軍龍鄉縣侯臣隆所謂二名不偏諱也

東壽張

元嘉八年正月丁酉征南大將軍檀道濟破索虜於東壽張廬煊案檀道濟傳元嘉八年率眾北討軍至東平壽張縣大破之此東下脫平字

益州二郡

十二年八月壬申於益州立南晉壽新巴西三郡頤煊案此文錯誤當云南晉壽南新巴西二郡州郡志南晉壽南新巴西二郡皆

文帝元嘉十二年立

安固六郡

十六年二月癸亥割梁州之巴西梓潼南宕渠南漢中南秦州之南安懷遠凡六郡屬益州頤煊案州郡志秦州上無南字南安當作安固張茂度傳太祖元嘉元年出為使持節督益益二州梁州之巴西梓潼宕渠南漢中秦州之懷遠安固六郡諸軍事吉翰傳元嘉三年徙督益益二州梁之巴西梓潼宕渠南漢中秦州之安固懷遠六郡諸軍事皆其證

加督秦州

孝武帝紀元嘉二十一年加督秦州進號撫軍將軍頤煊案文帝紀二十一年南豫州刺史武陵王贊加撫軍將軍無加督秦

州四字

荆湘

孝建元年六月分荆襄江豫州立郢州頤煊案襄當作湘州郡志孝建元年分荆州之江夏竟陵隨武陵天門湘州之巴陵江州之武昌豫州之西陽立郢州

懷漢郡

大明元年三月梁州豫求內屬立懷漢郡頤煊案州郡志梁州懷漢太守孝武孝建二年立在大明前一年

浙東大旱

七年十一月乙未原放行獄徒繫東諸郡大獄頤煊案此條文有脫誤當從南史作原放行獄徒繫浙江東諸郡大旱故下文遺使開倉賑恤本二事俗人誤改為一

白帽

明帝紀壽寂之等殞廢帝於後堂於時事起倉卒上失履跣至西堂猶著烏帽坐定休仁呼主衣以白帽代之頤煊案南齊書柳世隆傳沈攸之曰我被太后令建義下都大事若剋白紗帽共著耳禮志晉書與服志皆不詳白帽之制唐六典乘輿之服則有白紗帽皇太子之服則有烏紗帽宋制當亦相同

宋安郡

泰始六年十二月戊戌以始興郡為宋安郡頤煊案州郡志明帝泰始六年立岡浚縣割始興之封陽陽山含涇四縣立宋郡司州環水縣下云孝武大明八年省義陽郡所統東隨



郡立爲宋安縣屬義陽明帝立爲郡魯爽傳爽至汝南加督豫州之義陽宋安二郡軍事領義陽內史俱與此不同

西豫州

後廢帝紀泰豫元年閏月割南豫州南汝陰郡屬西豫州西豫州廬江郡屬豫州頤煊案州郡志作泰豫元年以南汝陰度屬豫州豫州之廬江度屬南豫州豫州即豫州廬江郡本西豫改屬南豫州此於豫州上脫南字

徐岳

厓志吳中書令闕澤受劉洪乾象法於東萊徐岳字公河頤煊案徐岳數術紀遺一卷北周甄鸞注晉書律厓志皆稱東萊徐岳不言其字公河

諸史考異卷四

四 廣雅書局

禹將受位

禮志樂稽曜嘉日禹將受位天意大變迅風雷雨以明將去虞而適夏也頤煊案史記五帝本紀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此古文尙書說王肅乃謂麓錄也堯使舜大錄天下萬機之政此作禹將受位與尙書異

二月乙卯

元嘉四年二月己卯太祖東巡丁卯至并徒己巳告觀園陵三月甲戌幸丹徒離宮頤煊案己卯當從文帝紀作乙卯三月甲戌二月不得有己卯是傳寫之譌

糞土臣

拜刺史二千石辭闕板文云某官糞土臣及某甲臨官稽首再

拜頤煊案晉書禮志穆帝納皇后何氏納采主人曰前太尉參軍都鄉侯糞土臣何琦稽首再拜承認其證也

處士府君

宋武帝初受晉命爲宋王建宗廟於彭城皇祖東安府君皇考處士府君頤煊案武帝紀混生東安太守靖靖生郡功曹翹是爲皇考與此稱處士府君異

徐達之

樂志督護哥者彭城內史徐達之爲魯軌所殺達之妻高祖長女也頤煊案徐湛之傳父達之尙高祖長女會稽公主爲振威將軍彭城沛二郡太守達是達字之譌高祖紀亦作徐達之

栝槃舞

諸史考異卷四

五 廣雅書局

晉初有栝槃舞史臣按栝槃舞今之齊世盛也頤煊案晉書樂志杯柝舞太康中天下爲晉世盛齊史臣改作齊世盛而休文沿用之下文泰始歌詞有宋世盛虞餘造

靈海衍文

符瑞志後廢帝元徽元年正月甲午白塵見海陵靈海靈海太守孫嗣之以獻頤煊案州郡志靈海令屬海陵太守未嘗自立郡其言太守者海陵太守也志衍重靈海二字

婦女無纏足

五行志昔初作履者婦人圓頭男子方頭晉太康初婦人皆履方頭與男無別頤煊案史記秦本紀繆公虜晉侯以歸夫人聞之乃衰絰跣後漢書伏皇后傳華歆就牽后被髮徒跣行王貞



傳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東觀記作徒跣曳柴隸續載武梁祠堂畫像曾子母坐機上足與男子無異此皆古婦女無纏足之證

會州

州郡志揚州刺史孝建元年分揚州之會稽東陽新安永嘉臨海五郡為東揚州顧煊案元凶劭傳三月分浙以東五郡為會州事在元嘉三十年竟陵王誕傳元凶弒立以揚州浙江西屬司隸校尉浙江東五郡立會州以誕為刺史志不載會州之名

永平

永世令吳分溧陽縣為永平縣又有平陵縣董覽吳地志云晉分永世太康永寧隨煊案太平寰宇記輿地志云元帝割丹陽永平縣為平陵縣永寧當是永平之譌

諸史考異卷四

六

彭縣

新安太守領縣五顧煊案彭令漢舊縣當別為一縣傳寫者誤連在海寧令下

遂道

淮南遂道令漢作遂道晉作遂道顧煊案晉書地理志亦作遂道左氏哀十二年杜預注彙皋在淮南遂道縣東南陸德明音義道音囚

陵縣

臨海廣陵令前漢屬泗水後漢屬廣陵錢氏考異云陵當作凌廣字衍顧煊案南彭城北陵令晉太康地志屬下邳本名陵而廣陵郡舊有陵縣晉武帝太康二年以下邳之陵縣非舊土而

同名改為北陵後字久改作陵

西海郡

東海太守明帝失淮北僑立青州於贛榆縣泰始七年又割贛榆置鬱縣立西海郡並隸僑青州顧煊案明帝紀泰始七年七月於冀州置西海郡其時冀州寄治亦在僑青州鬱縣鬱縣亦作鬱州

東平

南充州諸僑郡縣何志又有鍾離雁門平原東平北沛五郡東平原領范朝陽歷城三縣顧煊案東平原當作東平衍原字北沛志作南沛

南梁郡

諸史考異卷四

七

南梁太守孝武大明六年廢屬南豫改名淮南顧煊案孝武帝紀大明六年三月乙巳改豫州南梁郡為淮南郡是其時廢屬豫州非南豫也下文豫州刺史永初郡國何徐寄治睢陽睢陽即南梁郡治所

陳郡谷陽

東郡太守永初郡國無萇平谷陽顧煊案東郡當依豫州下作陳郡父陽令是谷陽之譌太平寰宇記谷陽蓋谷水之陽因以為名依字當作穀陽

隨陽郡

隨陽太守晉武帝太康年又分義陽為隨國屬荊州明帝泰始五年還屬郢改為隨陽顧煊案明帝紀泰始五年四月辛未割



雍州隨郡屬郢州未嘗改名隨陽後廢帝紀元徽四年九月丁亥割郢州之隨郡屬司州順帝紀昇明二年十二月甲子改封南陽王淵為隨郡王改隨陽郡志誤

王忱治江陵

荆州刺史桓温治江陵桓冲治上明王說還江陵此後遂治江陵隨煇案王說是王忱之謫南齊書州郡志太元十四年王忱還江陵自忱以來不復動移晉書王忱傳太元中出為荆州刺史

建昌郡

湘州建昌郡晉惠帝元康九年分長沙東北下雋諸縣立成帝咸康二年省隨煇案志湘州無建昌郡孝武帝紀孝建元年於雍州立建昌郡志於雍州云建昌太守孝建元年刺史朱脩之免軍戶為永興永寧二縣立建昌郡與此不同當是其重立時地如此

南秦州

秦州刺史領郡十四隨煇案文帝紀元嘉十四年劉道真為梁南秦二州刺史十九年裴方明為梁南秦二州刺史二十六年劉秀之為梁南秦二州刺史大明四年柳叔仁為梁南秦二州刺史永光元年劉道隆為梁南秦二州刺史元徽四年范柏年為梁南秦二州刺史凡秦州上皆加南字以別於北秦州也

博羅

南海博羅漢舊縣二漢皆作博字晉太康地志作博隨煇案今

本漢書地理志續漢書郡國志皆作博羅無作博字者

南蘭陵

孝懿蕭皇后傳蘭陵蘭陵人也隨煇案州郡志蘭陵郡無蘭陵縣蘭陵縣屬南蘭陵郡晉書地理志元帝過江後置南蘭陵郡上省南字非是蕭思話傳南蘭陵人孝懿皇后弟子也亦有南字

戒涼在碑

文帝袁皇后傳戒涼在律頤煇案文選袁皇后哀冊文作戒涼在碑李善注儀禮日死三日而葬三月而葬說文日殯瘞也此作律因字形相近而謬

康樂公主

孝武文穆王皇后傳生康樂公主修明隨煇案南齊書徐孝嗣傳祖湛之父聿之孝嗣風儀端簡宋孝武甚愛之尚康樂公主

臨汝公主

左光祿大夫江湛孫敷當尚世祖女上乃使人為敷作表讓婚日伏承詔旨當以臨海公主降嬪隨煇案何尚之傳顯之尚太祖第四女臨海惠公主封號不應同名南齊書江敷傳尚孝武女臨汝公主拜駙馬都尉臨海當是臨汝之謬

東城

劉穆之傳十二年高祖北伐留世子為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轉穆之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入居東城隨煇案武帝紀作入居東府義熙十年息民簡役築東城起府舍高祖府在東城

諸史考異卷四

廣雅書局

九

廣雅書局



故亦稱東府孝懿蕭皇后傳高祖在外凡五年后常留東府是也

下官致敬

先是郡縣為封國若自吏相並於國主稱臣去任便止至世祖孝建中始革此制為下官致敬頤煊案蕭思話傳元凶弒立以為徐兗二州刺史起義以應世祖遣使奉牋曰下官近在歷下袁淑傳出為始與王潛征北長史淑答曰朝廷遣下官本以光公府望也南史廬陵王義真傳義真獨逃草中中兵參軍段宏單騎追尋義真曰可勿身頭使家公絕望宏泣曰死生共之下官不忍皆在孝建前稱下官未嘗稱臣

富陽公主

諸史考異卷四

十

廣雅書局

徐羨之傳子喬之尚高祖第六女富陽公主頤煊案前廢帝何皇后傳父瑀尚高祖少女豫章康長公主諱欣男公主先適徐喬即喬之從誅後公主改適何瑀改封豫章康長公主

荀中郎

謝晦傳昔荀中郎年二十七為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為老矣頤煊案晉書荀羨傳作時年二十八中興方伯未有如羨之少者

佛佛

王鎮惡傳時西虜佛佛強盛姚興世侵擾北邊高祖既至長安佛佛畏憚不敢動頤煊案即赫連勃勃佛勃同聲字

避諱稱字

向靖傳小字彌名與高祖同改稱小字頤煊案孔靖傳字季恭

名與高祖祖諱同故稱字此高祖下脫祖諱二字休文於帝諱同者直稱其字如張茂度王景文傳是也祖諱同者存其名改稱其字如向靖孔靖傳是也蓋其例如此

奔慕容德

劉敬宣傳敬宜奔喪哭畢乃奔鮮卑慕容德頤煊案晉書劉敬宜傳作與廣陵相高雅之俱奔慕容超以載記考之慕容德以義熙元年死超以義熙元年嗣偽位敬宜還至京師在安帝元興三年則作慕容德是也桓玄傳亦作高雅之敬宜並奔慕容德

南齊國內史

劉鍾傳除南齊國內史頤煊案州郡志南兖州有南齊郡領安

諸史考異卷四

十一

廣雅書局

西臨菑凡二縣後省屬南徐州即此國也

羅介生

胡藩傳藩外兄羅介生為仲堪參軍頤煊案晉書殷仲堪傳忠義傳俱作羅介生說文介人在山上企舉踵也二字不同

半城

又遣藩及朱超石等追索虜於平城頤煊案南史作半城劉懷慎傳子榮祖與朱超石大破索虜於半城是也魏書崔浩傳作

新康

劉康祖傳虔之封新康縣男康祖虔之子也襲封頤煊案索虜傳新康縣開國男劉康祖南史亦作虔之封新康縣男



諸史考異卷五

臨海洪頤煊撰

宋書下

盪孟

長沙景王道憐傳道憐率盪孟龍驤將軍孔隆及穆之等追真  
蘭頤煊案盪孟文有脫誤當云率盪遠將軍孟龍符因涉下文  
而譌

新喻侯

以破索度真功封新喻縣男子義宗幼為高祖所愛賜爵新喻  
縣男永初元年進爵為侯頤煊案彭城王義康傳新喻侯義宗  
州郡志無新喻縣元和郡縣志新喻縣本漢宜春縣地吳孫皓  
分置新喻縣以渝水為名今日新喻因聲變也

諸史考異卷五

吳國內史

庾悅傳祖義吳國內史頤煊案晉書列傳作庾羲吳興內史

謝安從孫

謝景仁傳高祖嘗謂景仁是太傅安孫頤煊案景仁祖據太傅  
安第二弟景仁是太傅安從孫

袁湛

袁湛傳字士深父文質琅邪內史湛以后父追贈侍中左光祿  
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敬公頤煊案文帝袁皇后傳父湛之  
自有傳晉書列傳袁質字道和子湛無文字

褚淡之

諸史考異卷四終

諸史考異卷四

番禺沈寶樞初校陳慶修復校

十一

廣雅書局印



褚叔度傳兄秀之弟淡之高祖合淡之兄弟視褚后后出別室相見兵人乃踰垣而入頤煊案晉書恭帝紀作裕使后兄叔度請后有聞

秋當

張茂度傳中書舍人秋當為太祖所信委家在海陵死還葬橋路毀壞不通頤煊案南齊書陸慧曉傳作秋當假還葬父此脫父字

江彪

江夷傳祖晉護軍將軍頤煊案南史傳同而皆失其名陳書江總傳余六世祖宋尚書右僕射州陵侯侯之王父晉護軍將軍彪據此可補其闕

諸史考異卷五

五等侯

徐廣傳義熙初除鎮軍諮議參軍領記室封樂成縣五等侯頤煊案晉書徐廣傳作封樂成侯無五等二字

袁顛

蔡興宗傳外甥袁顛始生象頤煊案袁顛當作袁顛南齊書袁彖傳祖洵吳郡太守父覬武陵太守覬臨終與兄顛書云云顛見誅宋明帝投顛尸江中彖微服潛行求尸密瘞袁顛傳作弟子彖微服求訪則袁彖是袁覬子也

澱水

張暢傳程天祚一介常人近於汝陽身被九創落在殿外我手牽而出之頤煊案魏書李孝伯傳作落在澱水我使牽而出之

棄官稱訴

范泰傳荆州刺史王忱泰外弟也請為天門太守會忱病卒召泰為驛騎咨議參軍遷中書侍郎頤煊案晉書范甯傳補豫章太守在郡改革舊制不拘常憲江州刺史王凝之上言子泰時為天門太守棄官稱訴傳不言棄官稱訴

王珣

王韶之傳韶之為晉史序王珣貨殖王廐作亂珣子弘廐子華並貴顯韶之懼為所陷頤煊案今晉書王珣傳不言貨殖事王廐事見宋書王華傳

段宏

廬陵王義真傳段宏鮮卑人也為慕容超尚書左僕射徐州刺史史高祖伐廣固歸降頤煊案晉書慕容超載記作徐州刺史段宏存於魏當是其後歸降高祖

諸史考異卷五

西省

江夏王義恭傳世祖入討劭疑義恭有異志使入住尚書下省分諸子並住神虎門外侍中下省劭遣始興王浚就西省殺義恭十二子頤煊案王韶之傳晉帝自孝武以來常居內殿以省官一人管司詔詔任在西省因謂之西省郎韶之遷黃門侍郎領著作郎西省如故西省即侍中省也

豫靈縣侯

王曇首傳以預誅徐羨之等謀追封豫靈縣侯諡曰文侯頤煊案王弘傳故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太子詹事豫章文侯曇首



王僧綽傳曇首子襲封豫章縣侯南史王儉傳襲爵豫章縣侯  
梁書王志傳祖曇首宋左光祿大夫豫章文侯晉書地理志豫  
章郡有豫章縣無豫寧州郡志豫章太守有豫寧侯相無豫章  
其本封在豫章縣後隨縣改名作豫寧故前後不同而州郡志  
不言

江邃文釋

沈演之傳江邃字元遠濟陽考城人頗有文義官至司徒記室  
參軍撰文釋傳於世頤煊案舊唐書經籍志江邃文釋十卷史  
記蘇秦列傳索隱引江邃曰揣人主之情摩而迎之其意當矣  
文選長笛賦注孫卿子曰昔瓠巴鼓琴江邃文釋曰瓠巴齊人  
也陸士衡猛虎行注江邃文釋曰管子曰夫士懷耿介之心不  
陰惡木之枝惡木尙能恥之況與惡人同處皆是雜釋諸家之  
文

諸史考異卷五

四

廣雅書局

何恢

何尙之傳曾祖準高尙不應徵辟祖恢南康太守頤煊案晉書  
何準傳準三子放恢澄恢官至南康太守恢乃恢字之譌

佛教自殺

彭城王義康傳遣中書舍人嚴龍齎藥賜死義康不肯服藥曰  
佛教自殺不復得人身便隨宜見處分乃以被掩殺之頤煊案  
褚叔度傳兵士乃踰垣而入進藥於恭帝帝不肯飲曰佛教自  
殺者不得復人身乃以被掩殺之與義康語同

江湛

江湛傳劭之入弒也湛值上省聞叫噪之聲乃匿旁小屋中劭  
遣收之舍吏給云不在此兵士即殺舍吏乃得湛之湛之據窗  
受害意色不撓頤煊案此受害者是江湛故載在本傳徐湛之  
江湛同時受害其情狀略同校者不察誤於兩湛下添兩之字

直勤

南平王鐸傳虜永昌王宜勤庫仁真救虎牢頤煊案宜勤當作  
直勤索虜使持節征東大將軍安定王直勤伐伏立侍中尙  
書左僕射安西大將軍平北公直勤美晨新唐書突厥傳可汗  
者猶古之單于其子弟謂之特勤特直同聲字

劉憲之

顏延之傳妹適東莞劉憲之穆之子也頤煊案劉穆之傳穆之  
三子長子慮之中子式之少子貞之無名憲之者慮憲字形相  
近

諸史考異卷五

五

廣雅書局

司州五郡

魯爽傳爽可督司州陳畱東郡濟陰濮陽五郡諸軍事征虜將  
軍司州刺史頤煊案五郡止四郡其時邊郡遷立不常有遙  
領僑郡故與州郡志司州所屬不同

魯爽反

孝建元年二月義宣報爽秋當同舉爽狂酒乖謬即日便起兵  
孝武帝紀孝建元年二月庚午豫州刺史魯爽反頤煊案柳元  
景傳沈慶之傳皆作孝建元年秋冬舉兵爽狂酒失旨其年正  
月便反



今皇帝

沈攸之傳今皇帝卽位聽攸之及諸子喪還葬墓頤煊案休文自序永明五年被敕撰宋書六年二月畢功表上之今皇帝者齊武帝也

義陽郡

朱修之傳義興平氏人也祖序豫州刺史頤煊案州郡志義興郡無平氏縣晉書朱序傳義陽人州郡志平氏縣屬南義陽郡南史本傳作義陽平氏人

前廢帝

王玄謨傳少帝既誅顏師伯柳元景等狂悖益甚以領軍徵玄謨及至屢表諫諍少帝大怒頤煊案少帝卽前廢帝事見本紀

諸史考異卷五

廣雅書局

宗越

玄謨性嚴刻少恩宗越御下更苛酷軍士爲之語曰盍作五年徒莫逢王玄謨玄謨猶自可宗越更殺我頤煊案此語宗越傳亦載之

蕭源之

蕭思話傳父源之南琅邪太守永初九年卒頤煊案永初無九年思話孝建二年卒時年五十八除琅邪王大司馬行參軍轉相國參軍父憂去職源之卒當在永初三年間

尋陽公主

廬江王祗傳往又經尋陽公主第兄弟共集頤煊案梁書高祖郗皇后傳父焯尙宋文帝女尋陽公主

山陰公主淫縱

豫章王子尙傳山陰公主楚玉肆情淫縱以尙書吏部郎褚淵貌美請自侍十日廢帝許之淵雖承旨而行以死自固楚玉不能制也頤煊案此事前廢帝紀已載此爲重出

劉湛之

顧琛傳初義康請琛入府琛不能承事劉湛之尋見斥外頤煊案當作劉湛范曄傳沈慶之傳劉湛皆作劉湛之

眞諸掌

周朗傳昔仲尼有言治天下若眞諸掌頤煊案禮記中庸治國其如示諸掌乎鄭注示讀如眞諸河干之眞眞置也物而在掌中易爲知力者也此從鄭義

諸史考異卷五

七

廣雅書局

吳喜公

吳喜傳本名喜公太宗滅爲喜頤煊案明帝紀泰始二年二月建武將軍吳喜公王玄謨傳玄謨馳啟孝武帝具陳本末帝遣主書吳喜公撫慰之魏書尉元傳作吳愔公

戴凱之

鄧琬傳琬遣武昌戴凱之爲南康相世子率眾攻之凱之戰敗遁走頤煊案舊唐書經籍志竹譜一卷戴凱之撰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竹譜一卷戴凱之撰凱之字慶預武昌人隋書經籍志別集宋人有戴凱之集六卷時代與此合

坐選免官

謝莊傳六年又爲吏部尙書領國子博士坐選公車令張奇免



官事在顏師伯傳頤煊案顏師伯傳作七年

袁愍孫改名

袁榮傳愍孫幼慕荀奉倩之為人白世祖求改名為榮不許至是言於太宗乃改為榮字景倩焉二年遷領軍將軍頤煊案明帝紀泰始二年正月癸巳以司徒左長史袁愍孫為領軍將軍蔡興宗傳尚書袁愍孫牒請免愍孫所居官其時尚未改名

烏傷令

王弘之傳家貧而性好山水求為烏程令頤煊案南史作烏傷令

宋書體例不同

徐爰傳偽玄篡竊同於新莽雖靈武克珍自詳之晉錄及犯命

諸史考異卷五

八

廣雅書局

干紀受錄霸朝雖揖讓之前皆著之宋策詔曰項籍聖公編錄二漢前史已有成列桓玄傳宜在宋典頤煊案與休文宋書體例不同魏書烏夷桓玄烏夷劉裕二傳並列其意亦與爰同

陽武

索虜傳毛德祖榮陽南武陽人頤煊案晉書地理志南武陽屬泰山郡毛德祖傳璩宗人璩祖毛寶榮陽武人南武陽當是陽武之譌

苞橋水

虜望元敬後有軍引去趨苞橋至欲渡清河沛縣民燒苞橋夜於林中擊鼓虜謂官軍大至爭渡苞水水深溺死殆半頤煊案水經泗水注引作泡橋泡水清河即泡水之別名也

趙啟

大且渠蒙遜傳河西人趙啟善麻竿十四年茂虔奉表獻周牌一卷趙啟傳并甲寅元麻一卷頤煊案隋書經籍志周牌一卷趙嬰注河西甲寅元麻一卷涼太史趙啟撰趙嬰疑即趙啟之譌

皇子劭生

元凶劭傳帝即位後生劭時上猶在諒闇故祕之二年閏正月方云劭生頤煊案二年當作三年文帝紀元嘉三年正月閏月丙戌皇子劭生

臨賀公主

遣閩人奚承祖詰讓劭曰臨賀公主南第先有一下人欲嫁聞

諸史考異卷五

九

廣雅書局

此下人養他人奴為兒而汝用為隊主頤煊案東陽公主第在西掖門外故稱南第王鸚鵡是東陽公主應閩婢非臨賀也此四字蓋涉上文而衍南史南第上無臨賀公主四字

孟昶

自序劉毅何無忌魏詠之檀憑之孟昶諸葛長民志在興復情非造宋頤煊案宋書既無孟昶傳亦無孟昶傳孟昶與武帝同起義其事蹟僅散見於紀傳知其為鎮北主簿丹陽尹左僕射封臨汝公而已志在興復事無考

諸史考異卷五終

番禺沈寶樞初校陳慶修覆校



諸史考異卷六

南齊書

臨海洪頤煊撰

侍中彪

高帝紀何子鄴定侯延生侍中彪頤煊案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蕭氏鄧文終侯何二子遺則則生彪漢書蕭何傳更封小子延為鄧侯薨子遺嗣薨無子遺弟則嗣此作延生彪非是

吳郡太守冰

閻生吳郡太守永頤煊案梁書武帝紀閻生吳郡太守冰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亦作冰

胡宗之

諸史考異卷六

廣雅書局

太祖與質別軍王胡宗之等五軍前驅宗之等皆陷沒頤煊案宋書蕭思話傳作胡崇之魏書世祖紀亦作胡崇之

平鄉縣侯

建元元年降差之典宜遵往制南康縣公華容縣公可為侯平鄉縣侯可為伯減戶有差以繼劉穆之王弘何無忌後頤煊案晉書何無忌傳以興復之功封安城郡開國公當是宋初減降改封平鄉縣侯而本傳不載南史作萍鄉侯

朱方姑熟二縣

武帝紀永明十一年京師二縣朱方姑熟可權斷酒頤煊案上文上即位癸未詔曰頃水雨頻降潮流荇滿二岸民居多所淹漬道中書舍人與兩縣官優量賑恤戊戌詔曰建康秣陵二縣

貧民加賑賜必令周悉即此所謂京師二縣也宋書州郡志丹徒古朱方南東海郡治姑熟即于湖淮南郡治皆京邑重鎮故連言之

梁王

明帝紀建武二年七月壬申以冠軍將軍梁王為司州刺史頤煊案梁書武帝紀是時未封梁王而稱梁王者是史臣追書

司徒西閣祭酒

禮志永明二年司徒西閣祭酒梁王議頤煊案武帝紀永明二年正月以竟陵王子良為護軍將軍兼司徒梁書武帝紀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高祖與沈約謝朓王融蕭琛范雲任昉陸倕等並遊焉號曰八友

諸史考異卷六

廣雅書局

五行成數

樂志月令木數八火數七土數五金數九水數六蔡邕云東方有木三土五故數八南方有火二土五故數七西方有金四土五故數九北方有水一土五故數六頤煊案月令其數八鄉注木生數三成數八但言八者舉其成數正義皇氏用先儒之義以為金木水火得土而成以水數一得土數五故六也火數二得土數五為成數七木數三得土數五為成數八金數四得土數五為成數九此即蔡邕之說

蘭雲

天文志永明六年三月甲申日於蘭雲中薄半暈須臾過而隆昌元年正月壬戌日於蘭雲中暈南北頤煊案永明八年六月



戊寅日於蒼白雲中南北各生一珥蘭雲即藍雲假借字

南東海郡

州郡志南東海郡祝其襄賁西隰頤煇案宋書州郡志南東海無此三縣永初郡國有襄賁祝其厚邱西隰四縣文帝元嘉十二年省厚邱併襄賁何徐無厚邱餘與永初郡國同其襄賁祝其西隰是徐志後所省也此又是大明以後復立

西豫州

建元二年太祖以西豫吏民寡刻分置兩州損費甚多省南豫永明二年割揚州宣城淮南豫州歷陽譙廬江臨江六郡復置南豫州四年冠軍長史沈憲啟二豫分置以桑棵子亭為斷頡川汝陽在南譙歷陽界內悉屬西豫廬江居晉熙汝陰之中屬南豫求以頡川汝陽屬南豫廬江還西豫頤煇案宋志永初二

諸史考異卷六

三

廣雅書局

鬱州

青州宋泰始初淮北沒虜六年始治鬱州上鬱州在海中週迴數百里劉善明為刺史以海中易固不峻城雉乃累石為之高可八九尺後為齊郡治建元初徙齊郡治瓜步以北海治齊郡故治頤煇案元和郡縣志海州東海縣本漢贛榆縣地俗謂之鬱州僑立青州亦謂之田橫島宋書州郡志明帝失淮止於鬱州僑立青州立齊北海西海郡故北海僑治亦在鬱州

南北秦州

宋文帝為荊州都督督秦州又進督北秦州永明郡國志秦州

寄治漢中南鄭不曰南北元嘉計偕亦云秦州而荊州都督常

督一秦梁南秦一刺史是則志所載秦州為南秦氏為北秦頤煇案宋書文帝紀改授都督荆益梁秦六州其稱秦州仍是南秦下文進督北秦并前七州孝武帝紀元嘉二十一年加督秦州明年徙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襄陽竟陵南陵順陽新野隨六郡諸軍事明帝紀永元元年又徙為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諸軍事沈攸之傳乃以攸之都督荆湘雍益梁南秦北秦八州諸軍事鎮西將軍荊州刺史紀傳於南北秦必分別言之

總明觀

百官志總明觀祭酒一人頤煇案宋書明帝紀泰始六年九月戊寅立總明觀徵學士以充之置東觀祭酒邱靈鞠傳世祖即位尋領東觀祭酒王謏傳尋以本官領東觀祭酒即明帝所置總明觀也南史王儉傳宋明帝泰始六年置總明觀以集學士或謂之東觀置東觀祭酒一人總明訪舉郎二人儒玄文史四科科置學士二人其餘令史以下各有差志未分別詳言之

侍中

孝武時侍中何偃南郊陪乘轡輅過白門闕偃將匍帝乃接之曰朕乃陪卿齊世朝會多以美姿容者兼官隨煇案阮韜傳宋孝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或謝莊為一雙韜與何偃為一雙常充兼假陸慧曉傳後欲用為侍中以形短小乃止

嫌名改選

諸史考異卷六

四

廣雅書局



文惠太子傳轉秘書丞以與宣帝諱同不就改除中書郎頤煊案宣帝諱承之承承同聲字則祖父嫌名字亦得改選矣

南郡獻公主

褚淵傳淵少有世譽復尙文帝女南郡獻公主頤煊案宋書何尙之傳子劭尙太祖第十六女南郡公主當是獻公主初尙何劭改尙褚淵文選褚淵碑文作選尙餘姚公主拜駙馬都尉餘姚其始封也

巴西主

又詔淵妻宋故巴西主延隊暫啟宜贈南康郡公夫人頤煊案此別是一妻或前或後所未詳也南史褚彥回傳亦作巴西主當是親王之女若是帝女公主不宜贈夫人南史王峻傳子琮

諸史考異卷六

五

廣雅書局

尙始與王女繁昌主周書蘇綽傳子威娶護公女新興公主亦親王女稱主之證

衣裾

王儉傳察太祖雄異先於領府衣裾頤煊案衣裾致敬禮無明文以南史王儉傳證之此下當有脫文

朱靈真沈攸敬王彌之

柳世隆傳龍驤將軍騎兵參軍朱靈真沈攸敬盛朔將軍中兵參軍王彌之頤煊案宋書沈攸之傳作朱靈寶沈僧敬王珍之積弩將軍

垣崇祖傳父詢之積射將軍頤煊案詢之宋書附見垣護之傳世祖以爲積弩將軍

劉彌之

會青州援軍主劉珍之背逆歸降注雍本作彌之頤煊案宋書薛安都傳青州刺史沈文秀遣劉彌之張靈慶崔僧旋三軍應安都彌之等至下邳改計歸順珍是彌字之譌

張苟兒

張敬兒傳本名苟兒宋明帝以其名鄙改焉頤煊案南史後廢帝紀越騎校尉張苟兒斬休範

劉從

王敬則傳隨盛朔將軍劉懷珍征壽春殷珍傳遺將劉從築四壘於死虎頤煊案宋書殷珍傳以殿中將軍劉順爲司馬又是月劉順柳倫皇甫道烈龐天生等馬步八千人東據宛唐去壽

諸史考異卷六

六

廣雅書局

陽二百里劉從卽劉順蓋避梁諱而改劉懷珍傳同

東陽州

劉懷珍傳元嘉二十八年亡命司馬順則聚黨東揚州遣懷珍將數千人掩討平之頤煊案東揚州當依南史作東陽州晉書地理志羊穆之爲青州刺史築東陽城而居之元帝渡江始置北青州鎮東陽城卽此所謂東陽州也宋書蕭思話傳二十八年亡命司馬順則詐稱晉室近屬自稱齊王聚眾據梁鄒城亦與青州相近

新塗

劉善明傳封新塗伯錢氏考異云塗當作淦頤煊案宋書恩倖傳李道兒新塗縣侯梁書簡文帝紀新塗公大成爲山陽郡公



南史袁顛傳景和元年封新塗縣子此必有新塗縣而宋齊志失書

垣閔

垣榮祖傳子閔宋孝建初累遷龍驤將軍司州刺史義嘉事起明帝使閔出守盱眙北討薛道標封樂鄉縣男頤煊案垣閔非榮祖子此文當有脫誤南史垣閔傳字叔通榮祖從父也父遵見宋書垣護之傳

司州治義陽

呂安國傳泰始四年虜陷汝南司州失守以安國為督司州諸軍事盍朔將軍司州刺史六年義陽立州治仍領義陽太守頤煊案州郡志泰始中立司州於義陽郡不言其年

諸史考異卷六

七

廣雅書局

元玄度

周山圖傳虜果寇胸山為元玄度盧紹之所破頤煊案魏虜傳作胸山戍主玄元度魏書蕭道成傳亦作破道成將盧紹之玄元度於胸山

東徐州

桓康傳以康為持節督青冀二州東徐之東莞琅邪二郡胸山戍錢氏考異云州郡志止有南徐北徐而無東徐之名頤煊案宋書明帝紀泰始三年十一月分徐州置東徐州四年己未以游擊將軍劉懷珍為東徐州刺史在大明八年以後故宋志不書桓康督東徐在齊建元四年齊志不載當是其後省也

張氏五龍

張岱傳父茂度宋金紫光祿大夫岱少與兄太子中舍人寅新安太守鏡征北將軍承弟廣州刺史辨俱知名謂之張氏五龍頤煊案宋書張茂度傳茂度子寅太子中舍人弟鏡新安太守皆有盛名並早卒鏡弟承承弟辨廣州刺史辨弟岱昇明末吏部尚書則辨是岱兄也

湘陰縣

王僧虔傳巴峽流民多在湘土僧虔表割益陽羅湘西三縣緣江民立湘陰縣從之頤煊案僧虔遷湘州刺史在泰始中湘陰置縣在大明八年後故宋書州郡志不載

彭城三里

劉收傳彭城安上里人也彭城劉同出楚元王分為三里以別

諸史考異卷六

廣雅書局

宋氏帝族頤煊案宋書劉延孫傳帝室居綏輿里左將軍劉懷肅居安上里豫州刺史劉懷武居叢亭里劉懷肅傳高祖從母兄則三里皆帝族也懷祖穎之山南新蔡二郡太守父勔司空宋書劉勔傳祖懷義始興太守父穎之汝南新蔡二郡太守此作山南傳寫之譌

北兖州

竟陵王子良傳永明元年都督南兖兗徐青冀五州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頤煊案文選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作遷使持節都督南兖徐北兖青冀五州諸軍事州郡志亦作北兖州傳於北兖州皆省北字

南平昌



江祚傳高宗為驃騎鎮東府以祚為諮議參軍領南昌太守頤  
煊案南史作領南平昌太守州郡志南昌縣名屬豫章郡此當  
從南史作南平昌為正

劉暄

祚議欲立江夏王寶玄劉暄初為寶玄郢州行事頤煊案文選  
頭陀寺碑靈遠將軍長史江夏內史行事彭城劉府君諱誼注  
引蕭子顯齊書亦作劉誼

晉平郡

王秀之傳出為晉平太守錢氏考異云宋書明帝紀泰始四年  
山陽王休祐改封晉平王改晉安郡為晉平郡而宋齊州郡志  
並不載晉平之名此史之漏也頤煊案宋書州郡志序大校以

諸史考異卷六

九 廣雅書局集

大明八年為正改晉安為晉平在大明後故宋志不書齊武帝  
即位封子子懋為晉安王此時晉平已復為晉安故齊志亦不  
書非史之漏

與子瓚之書

初秀之祖裕致仕隱吳興與子瓚之書曰吾欲使汝處不競之  
地頤煊案宋書王敬弘傳子恢之被召為祕書郎敬弘為求奉  
朝請與恢之書曰祕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處  
汝於不競之地恢之弟瓚之

奕品畫人

蕭惠基傳善隸書及奕基當時能基人琅邪王抗第一品吳郡  
褚思莊會稽夏赤松並第二品頤煊案以善奕入正史前此所

未有也劉繪傳弟瑱字士溫榮陽毛惠遠善畫馬瑱善畫婦人  
世並為第一劉係宗傳少便書畫以畫人入史傳亦始見於此  
日蝕

檀超傳班固五星載天文日蝕載五行改日蝕入天文志左僕  
射王儉議洪範九疇一日五行五行之本先乎水火之精是為  
日月五行之宗也今宜憲章前軌無所改革頤煊案沈約宋書  
蕭子顯齊書日月蝕五星凌犯皆改入天文同超此例

寒官

侍臣傳序元帝用琅邪劉超以謹慎居職宋文世秋當周糾並  
出寒門孝武以來士庶雜選如東海鮑照以才學知名又用魯  
郡巢尚之江夏王義恭以為非選頤煊案當時重流品雜選官

諸史考異卷六

十 廣雅書局集

即謂之寒官亦謂寒流紀僧真傳自寒官歷至太祖冠軍府參  
軍主簿劉係宗傳泰始中為主書以寒官累遷至勳品梁書武  
帝紀天監九年四月革選尚書五都令史用寒流皆是

面首

茹法亮傳孝武末年選白衣左右百八十八人皆面首富室頤煊  
案宋書前廢帝紀山陰公主謂帝曰陛下六宮萬數而妾惟駙  
馬一人帝乃為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面首謂容貌魁偉之人

介士

魏虜傳至比干墓作弔比干文云脫非武發墓誰因嗚呼分士  
胡不我臣注分士北雍本作介士頤煊案魏孝文弔比干墓碑  
今尚存諦視之作介士分士是傳寫之謬



諸史考異卷七

臨海洪頤煊撰

梁書

曹武

武帝紀詔又遣左民尚書崔慧景總督諸軍高祖及雍州刺史曹武等並受節制頤煊案南齊書傳作曹虎思廉唐人避唐諱改作曹武

新野郡

於河南立新野郡以集新附頤煊案宋書州郡志雍州刺史領新野太守何志晉惠帝分南陽立南齊書州郡志雍州亦有新野郡此所立是僑郡

諸史考異卷七

張樂祖

魯山城主僧寄死眾復推助防張樂祖代之頤煊案楊公則傳南齊書和帝紀俱作魯山城主孫樂祖

書薨書卒

天監五年十二月癸卯司徒謝朓薨十一年正月驃騎將軍王茂為司空十四年四月丁亥王茂薨頤煊案凡史例三公書薨餘官皆書卒中大通元年蕭琛陸杲並特進司空三年二月乙卯特進蕭琛卒四年八月景子特進陸杲卒又不書薨何也

徐州刺史

六年四月以右衛將軍曹景宗為領軍將軍徐州刺史頤煊案曹景宗傳五年魏托跋英寇鍾離圍徐州刺史昌義之高祖詔

諸史考異卷六終

諸史考異卷六

番禺沈寶樞初校陳慶修覆校

十一 廣雅書局印



景宗督軍援義之不言景宗為徐州刺史

揚州刺史

普通七年十一月丁亥放魏揚州刺史李憲還北以壽陽置豫州頤煊案陳慶之傳魏豫州刺史李憲力屈遂降遂入其城魏書地形志揚州後漢治歷陽魏治壽春後治建業晉亂置豫州劉裕蕭道成並同景明中改魏之揚州即梁之豫州也

南北青州

大同四年八月甲辰詔南充北徐西徐東徐青冀南北青武仁潼雒等十三州既經饑饉曲赦通租宿債頤煊案晉書地理志自元帝渡江於廣陵僑置青州至是始立北青州治東陽城以僑立州為南青州後省南青州而北青州直曰青州宋書州郡

諸史考異卷七

二 廣雅書局影

志明帝後失淮北於鬱州僑立青州南齊書州郡志青冀二州共一刺史其寄治在鬱州此既言青冀復言南北青當是其後所立隋書地理志琅邪郡沂水縣舊置南青州東海郡懷仁縣梁置南北二青州即此

合州

太清元年七月改合肥為合州合州為南合州頤煊案普通四年六月置合州隋書地理志合浦郡海康縣梁大通中立高州尋又分立合州大同末以合肥為合州此置南合州

陳帝書名

簡文帝紀太清三年六月西江督護陳霸先起兵攻之頤煊案凡舊史於新君未禪位以前皆尊而不名沈約宋書稱齊王蕭

子顯齊書稱梁王皆是思廉梁書雖成於唐貞觀十年其父姚察則陳吏部尚書也禮當為舊君諱而此直書其名乖史義矣

南荊州

在襄陽拜表北伐魏南荊州刺史李志據安昌城降頤煊案武帝紀大通二年四月南荊州刺史李志以地降不言安昌城魏書地形志無南荊州蠻傳延昌元年桓叔興拜南荊州刺史居安昌隸於東荊安昌城即南荊治所

蕭方諸

元帝紀大寶元年九月世子方諸為郢州刺史頤煊案大寶二年閏四月景道其將宋子仙任約襲郢州執刺史蕭方諸不言世子八月辛亥以鎮南將軍湘州刺史蕭方矩為中衛將軍方

諸史考異卷七

三 廣雅書局影

矩即愍懷太子世祖第四子而亦不言世子皆史之失

詔文脫字

敬帝紀太平二年詔曰敢忘烈代之至願乎頤煊案陳書高祖紀作敢忘列代之遺典人祇之至願乎此脫五字

徐妃

世祖徐妃傳諱昭佩東海郟人也生世子方等益昌公主含貞太清三年五月被譴死史臣曰徐妃之無行自致殲滅宜哉錢氏考異云徐妃失行不見於本傳而論忽及之疑傳文有漏落也頤煊案徐妃事附見世子方等傳南史言其淫亂最詳

吳郡十城

昭明太子統傳吳郡十城亦不全熟頤煊案南齊書州郡志吳



郡十二縣

張道文

曹景宗傳與州里張道門厚善道門齊車騎將軍張敬兒少子也為武陵太守敬兒誅道門於郡伏法頤煊案南齊書張敬兒傳子道文武陵內史道暢征虜功曹道固弟道休並伏誅少子道慶見宥道文即道門聲相近又誤作少子皆史之譌南史張敬兒傳作道門

外兵參軍

蕭穎達傳兄穎胄齊建武末亦為西中郎外兵參軍俱在西府錢氏考異云按夏侯詳傳稱南康王長史蕭穎胄柳忱傳亦稱西中郎長史蕭穎胄夏侯詳傳稱長史蕭穎胄則其時穎胄實

諸史考異卷七

四

廣雅書局

以長史行州府事非外兵參軍也頤煊案南齊書蕭穎胄傳世祖有詔除竟陵王司徒外兵參軍和帝為荊州以穎胄為冠軍將軍西中郎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府州事史特未分析言之耳

任漾之

敗輔國將軍任漾之於破口破大將軍劉孝慶於上明頤煊案議之當作漾之南齊書蕭穎胄傳蕭瑱破汶陽太守劉孝慶等於破口巴東太守任漾之見殺遂至上明穎胄乃追贈任漾之輔國將軍

永光

韋叡傳宋永元初袁顛為雍州刺史見而異之頤煊案宋無永

元年號當是永光之譌宋書袁顛傳景和元年除雍州刺史前廢帝紀永光元年八月改元為景和元年景和即永光也

南鄉郡

范雲傳南鄉舞陰人錢氏考異云宋齊二志俱無南鄉郡而有南鄉縣為順陽郡治益梁時縣武帝父諱改順陽郡為南鄉耳頤煊案晉書地理志魏武盡得荊州之地分南陽西界立南鄉郡及武帝平吳改南鄉為順陽郡武帝紀普通六年長史柳津破魏南鄉郡是其後復立非因避梁諱而改

樂安郡

任昉傳樂安博昌人頤煊案宋書州郡志樂安郡屬青州有博昌縣南齊書州郡志青州無樂安郡此是舉其舊望

諸史考異卷七

五

廣雅書局

郡犯私諱

張稷傳父永宋右光祿大夫稷復為司馬新興永寧太守郡犯私諱改永寧為長寧頤煊案此暫時所改去任則否張齊傳普通四年遷都陽王司馬新興永寧二郡太守是其證也

王茂先

王珍國傳義師至使珍國出屯朱雀門為王茂先所敗頤煊案武帝紀王茂曹景宗等犄角奔之將士皆殊死戰珍國之眾一時士崩南史王茂傳一字茂先魏書蕭衍傳俱作王茂先

廣平郡

馮道根傳廣平鄆人也頤煊案晉書地理志廣平郡無鄆縣鄆縣屬譙郡南史亦作廣平鄆人



邱遲與陳伯之書

陳伯之傳天監四年詔太尉臨川王宏率眾軍北討宏命記室邱遲私與伯之書云云頤煊案文選載此書李善注引劉璠梁典帝使呂僧珍寫書於陳伯之邱遲之辭也與此異

盧循

王儉傳又除儉靈遠將軍南康內史屬盧循作亂頤煊案此與晉末盧循別是一人

衡州

蕭昌傳天監九年分湘州置衡州頤煊案武帝紀天監六年四月分湘廣二州置衡州

平陸縣

諸史考異卷七

六

廣雅書局

明山賓傳天監十五年出為北兖州刺史初山賓在州所部平陸縣不稔頤煊案宋書州郡志平陸縣屬東平郡南齊書州郡志北兖州東平郡無平陸縣是其後復置

裴邃卒在六年

裴邃傳普通四年進號宣毅將軍是歲大軍將北伐以邃督征討率騎三千先襲壽陽九月壬戌夜至壽陽頤煊案武帝紀作普通五年九月壬戌宣毅將軍裴邃襲壽陽弗尅傳四年當是五年之譌傳明年略地至於鄭城紀作六年其年五月邃卒於軍中夏侯亶傳六年大舉北伐裴邃攻壽陽未尅而邃卒乃加亶使持節馳驛代邃是亦以邃卒在六年與紀合

南定州

夏侯亶傳以亶為使持節都督豫州緣淮南豫霍義定五州諸軍事錢氏考異云本紀失書定州建立年月頤煊案武帝紀普通四年六月分廣州置成州南定州合州建州分霍州置義州定即南定魏書地形志亦作南定州

年方六十

顧協傳普通六年湘東王表薦協曰年方六十頤煊案協大同八年卒年七十三普通六年止五十六而云六十者舉成數也南史張率嘗薦之於帝問協年率言三十有五當在天監三年其時年亦相合

俚帥

蘭欽傳經廣州因破俚帥陳文徹兄弟並擒之頤煊案隋書地理志南海交趾各一都會也其俚人則質直尙信諸蠻則勇敢自立皆重賄輕死唯當為雄廣州俚蠻雜處別自為種

諸史考異卷七

七

廣雅書局

錢唐令 王僧孺傳遷治書侍御史出為唐令頤煊案南史作出為錢唐令此唐上脫錢字

年長七歲

劉孝綽傳父繪范雲年長繪十餘歲頤煊案南齊書劉繪傳中興二年卒年四十五范雲傳天監二年卒年五十三雲長繪七年不得云十餘歲

南蘭陵郡

張纘傳仍遷北中郎長史南蘭陵太守頤煊案褚球傳孔休源



傳皆作南蘭陵太守唯張綰傳出為北中郎長史蘭陵太守當是脫南字武帝紀天監元年改南東海為蘭陵郡陳書高祖紀永定二年改南徐州所領南蘭陵郡復為東海郡亦有南字

江革三子

江革傳長子行敏官至通直郎早卒次子從簡歷官司徒從事中郎隨煊案南史革長子敏早卒次子德藻德藻弟從簡與此不同德藻陳書有傳

仁州

羊鴟仁傳詔鴟仁督士州刺史桓和之仁州刺史湛海珍等隨煊案武帝紀在大清元年大同四年八月詔已見仁州之名魏書地形志仁州蕭衍置魏因之治赤坎城領臨海郡隋書地理

諸史考異卷七

志彭城郡新縣後齊置仁州

殷州

仍為都督豫司淮冀殷應西豫七州諸軍事錢氏考異云殷州本紀未詳置立年月隋志項城縣東魏置揚州梁改殷州即鴟仁所督之殷州也隨煊案本紀太清元年七月改項城為殷州侯景傳詔以西陽太守羊思建為殷州刺史鎮項城錢氏偶失檢耳

祖潭之

臧盾傳高祖燾宋左光祿大夫祖潭之左民尚書隨煊案宋書臧燾傳長子遠遠長子誥之誥之弟疑之疑之弟潭之後廢帝元徽中為左民尚書潭之即潭之之謚

父聞慰

劉霽傳祖乘民宋冀州刺史父聞慰齊正員外弟杳在文士傳杳在處士傳隨煊案劉杳傳祖乘人宋冀州刺史父懷慰齊東陽太守有清績在齊書良政傳南齊書劉懷慰傳懷慰本名聞慰世祖即位以與舅氏名同敕改之

潮溝

嚴植之傳植之館在潮溝生徒常百數隨煊案伏挺傳宅居在潮溝於宅講論語聽者傾朝朱异傳异及諸子自潮溝列宅至青溪其中有臺池翫好每暇日與賓客遊焉

華林遍略

何思澄傳天監十五年敕太子詹事徐勉舉學士入華林苑撰遍略勉舉思澄等五人以應選隨煊案南史勉舉思澄顧協劉杳王子雲鍾嶼等五人以應選八年乃書成合七百卷隋書經籍志華林遍略六百二十卷梁綏安令徐僧權等撰辨正論梁

九

廣雅書局藏

諸史考異卷七

武皇帝使劉杳顧協等一十八人於華林苑中纂要七百二十卷名曰遍略撰人不同卷數亦異北齊書祖珽傳以遍略數帙質錢博蒲文襄杖之四十

楛酒

劉杳傳在任昉坐有人餉昉楛酒而作楛字昉問杳此字是不杳對曰葛洪字苑作木旁若隨煊案廣雅楛柎奈也文選南都賦注引廣雅若柎石柎也顏氏家訓書證篇吳人呼蓋為竹筒反故以木旁作楛代蓋字楛非柎字之本義



七十二

何胤傳胤家世年皆不永唯祖尚之七十二頤煊案宋書何尚之傳大明四年薨於位時年七十九

洗枯骨

顧憲之傳齊高帝即位除衡陽內史土俗山民有病者輒云先人為禍皆開冢剖棺木洗枯骨名為除崇頤煊案嶺南風俗至今猶然而官不能禁觀此傳其由來已久南齊書有顧憲之傳與此傳詳略不同

劉秉

陶季直傳時劉景衰案以齊高帝權勢日盛將圖之頤煊案宋書作劉秉此避唐諱嫌名改作景

諸史考異卷七

十一 廣雅書局

東陽太守

伏臘傳高祖徵為東陽太守在郡清恪屬縣始新遂安海鹽並同時生為立祠頤煊案南史作新安太守宋書州郡志南齊書州郡志始新遂安海鹽三縣皆屬新安郡宋東陽屬縣

區粟城

林邑國傳二十三年使交州刺史檀和之振武將軍宗慤伐之乃遣大帥范扶龍成其北界區粟城頤煊案宋書宗慤傳作元嘉二十二年區粟城作粟城

太清五年

武陵王紀傳太清五年夏四月紀帥軍東下至巴郡以討侯景為名將圖荆陝頤煊案元帝紀作太清六年八月

臨江郡

侯景傳景以錢塘為臨江郡富陽為富春郡頤煊案元和郡縣志陳禎明中置錢塘郡隋書地理志錢塘舊置錢塘郡平陳廢郡臨江是暫時所置故不書

諸史考異卷七終

番禺沈寶樞初校陳慶修覆校

諸史考異卷七

十二 廣雅書局



諸史考異卷八

臨海洪頤煊撰

陳書

李賁

武帝紀賁竄入屈獠洞中屈獠斬賁傳首京師是歲太清元年也頤煊案梁書武帝紀作太清二年三月

廣梁郡

永定二年八月以廣梁郡為陳留郡頤煊案陳詳傳賁割故鄆廣德置廣梁郡以詳為太守高祖踐阼改廣梁為陳留又以為陳留太守隋書地理志緱安縣梁末立大梁郡又改為陳留大梁即廣梁避隋諱改

諸史考異卷八

廣雅書局

縉州

三年閏四月詔曰吳州縉州去歲蝗旱頤煊案雷異傳紹泰二年除縉州刺史領東陽太守世祖即位改授都督縉州諸軍事縉州刺史領東陽太守隋書地理志不載縉州之名元和郡縣志孫皓分會稽置東陽郡陳武帝置縉州

會稽十郡

文帝紀以功授持節都督會稽等十郡諸軍事宣毅將軍會稽太守頤煊案會稽太守持節都督諸軍事止有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徐度沈恪傳並云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新寧信安晉安建安九郡諸軍事此云十郡天嘉六年三月乙未詔侯景以來遭亂移在建安晉安義安郡者並許還本土

其被略為奴婢者釋為良民三郡毘連疑即并此而十也

秦郡

宣帝紀太建五年四月吳明徹克秦州水柵齊軍救秦州吳明徹又破之五月秦州城降頤煊案吳明徹傳秦州皆作秦郡隋書地理志六合舊置秦郡後齊置秦州是降後仍復為秦郡也

神農郡

七年三月移譙州鎮於新昌郡以秦郡屬之盱眙神農二郡還隸南充州頤煊案隋書地理志高郵梁置廣業郡尋以有嘉禾為神農郡開皇初郡廢

廣陵

諸史考異卷八

廣雅書局

十二年九月周廣陵義主曹藥率眾入附頤煊案魏書地形志廣陵郡興和中分東豫州置領宋安光城安蠻新蔡汝南五縣五年九月左衛將軍樊毅克廣陵楚子城亦即此郡

山陽王

後主紀至德元年十月立皇帝叔宣為陽山王頤煊案本傳作山陽王

臨海王

四年二月立皇帝叔顯為臨江王頤煊案本傳作臨海王

臨澤

杜僧明傳廣陵臨澤人也頤煊案隋書地理志毘陵郡義興縣又廢義鄉國山臨澤三縣入焉南齊書州郡志臨澤作臨津屬海陵郡



隨高宗入援

侯景之亂隨高宗入援京師高宗於始興破蘭谿頤煊案高宗當作高祖

壽昌縣

周文育傳少孤貧本居新安壽昌縣頤煊案南齊書州郡志壽昌桐廬並屬吳郡隋書地理志雉山縣舊置新安郡桐廬縣屬焉其時壽昌縣亦當屬於新安郡

拍即礮字

侯安都傳安都引船入堰起樓艦與異城等放拍碎其樓雉頤煊案侯瑱傳軍施拍縱火黃法氈傳乃為拍車及步艦堅拍以逼歷陽歷陽人窘蹙乞降文選閒居賦礮石雷駭李善注礮

諸史考異卷八

三

廣雅書局

石今之拋石也後漢書袁紹傳操乃發石車擊紹樓皆破李賢注即今之拋車拋車即拍車皆聲之轉

高州有二

黃法氈傳太平元年割江州四郡置高州以法氈為高州刺史鎮於巴山頤煊案隋書地理志臨川郡崇仁縣梁置巴山郡此與高涼郡之高州不同

東西監

滔于量傳尋出為持節都督桂定東西監等四州諸軍事桂州刺史頤煊案周書陽雄傳遷西監州總管隋書梁昆傳開皇初出為西監州刺史大業初改為縣隋書地理志始安郡梁曰桂州義熙縣舊置東監州

樂山郡

劉仲威傳歷樂山豫章二郡太守頤煊案隋書地理志巴陵郡沅江縣梁置曰樂山仍為郡平陳郡廢縣改曰安樂樂山即樂山之謠

南北新蔡

華皎傳尋詔督尋陽太原高唐南北新蔡五郡諸軍事頤煊案魯廣達傳除假節信武將軍北新蔡太守

巴山太守

又令巴山太守黃法氈別從宜陽出澧陵頤煊案法氈傳祇言為高州刺史鎮于巴山不言為巴山太守得此可補其闕法氈巴山新建人

諸史考異卷八

四

廣雅書局

杜陽

杜陽太守曹宣頤煊案隋書地理志無杜陽郡當是桂陽之謬荆信祐三州

陸子隆傳尋遷都督荆信祐三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是時荆州新置治公安頤煊案沈恪傳光大二年遷使持節都督荆武祐三州諸軍事荆州刺史隋書地理志南郡公安縣陳置荆州武陵郡梁置武州巴東郡梁置信州不載祐州治所

昌州

袁憲傳京城陷入于隋隋授使持節昌州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昌州刺史頤煊案隋書地理志春陵郡西魏改曰昌州周弘直傳歷雲麾將軍昌州刺史梁末已有此州



狎客王瑗

江總傳日與後主遊宴後庭共陳暄孔範王瑗等十餘人謂之狎客  
頤煊案南史陳暄傳後主即位遷通直散騎常侍與義陽王叔達尚書孔範度支尚書袁權侍中王瑳金紫光祿大夫陳暄御史中丞沈瓏散騎常侍王儀等恆入禁中陪侍游宴謂之狎客  
隋書高祖紀作王嗟

迎主簿

蔡徵傳梁承聖初高宗為南徐州刺史召補迎主簿頤煊案江總傳父紆本州迎主簿隋書百官志上上州刺史州屬官有都光迎主簿

逍遙郡

諸史考異卷八  
樊毅傳後主即位改封逍遙郡公邑三千戶頤煊案隋書地理志始安郡豪靜縣陳置逍遙郡

江德藻

江德藻傳字德藻濟陽考城人頤煊案南史亦作德藻字德藻汲古閣本作德操字德藻是後人所改

大寶紀年

何之元傳至在太宗雖加美謚而大寶之號世所不遵蓋以拘於賊景故也承聖紀麻自接太清神筆詔書非宜輒改頤煊案元帝承制不用大寶年號在權制則可而後人論定終不能抹卻簡文一代紀元此論未為平允

臨海

陳寶應傳自海道寇臨安永嘉及會稽餘姚諸暨頤煊案臨安當作臨海

錢肅

前宣威太守錢肅頤煊案周迪傳宣城太守錢肅

諸史考異卷八終

諸史考異卷八

番禺沈寶樞初校陳慶修覆校

六  
廣雅書局影



諸史考異卷九

臨海洪頤煊撰

魏書上

盛樂

太祖紀登國元年二月幸定襄之盛樂三月劉顯自善無南走馬邑頤煊案漢書地理志作成樂屬定襄郡善無馬邑屬雁門郡

改代為魏

天興元年六月詔有司議定國號羣臣以為應以代號詔宜仍先號以為魏頤煊案登國元年正月帝即代王位四月改稱魏王至是始議定焉

諸史考異卷九

寒食散

天賜六年初帝服寒食散自太醫令陰羌死後藥數動發至此逾甚頤煊案晉書裴秀傳服寒食散當飲熱酒而飲冷酒堯皇甫謚傳謚初服寒食散而性與之忤每委頓不倫嘗悲志叩刀欲自殺隋書經籍志有寒食散論二卷寒食散對療一卷解寒食散方二卷解寒食散論三卷今外臺祕要千金翼方內猶傳其法

娥清

太宗紀泰常二年十一月司徒長孫嵩遣娥清周幾與叔孫建討西山頤煊案晉書安帝紀作魏將鵝青

論語正名

世祖紀始光二年初造新字千餘詔曰孔子曰名不正則事不成今制定文字世所用者頒下遠近永為楷式頤煊案論語必也正名乎集解馬融曰正百事之名也儀禮聘禮疏引鄭注論語云古者曰名今世曰字此詔引論語從鄭義

徵士人數

神龜四年遂徵玄等及州郡所遺至者數百人皆差次敘用頤煊案高允傳神龜已後訪諸有司以求名士咸稱范陽盧玄等四十二人親發明詔以徵玄等其就命三十五人又云昔歲同徵零落將盡感逝懷人作徵士頌蓋止於應命者其有命而不至則闕焉此稱數百人蓋統州郡所遺至者而言

廣陵

諸史考異卷九

太平真君三年征南將軍東安公刁雍東趨廣陵錢氏考異云此非揚州之廣陵在今光州息縣魏時嘗置東豫州於此頤煊案宋書索虜傳征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東安公刁雍東趨廣陵南至京口此當是揚州之廣陵錢氏說誤

蒙山

高祖紀延興元年劉彧將垣崇祖率眾二萬自郁州寇東兗州屯于南城固頤煊案南齊書垣崇祖傳崇祖率數百人入虜界七百里據南城固蒙山扇動郡縣漢書地理志泰山郡蒙陰禹貢蒙山在西南續漢志南城縣名屬泰山郡

乾象六合殿

太和三年二月壬寅乾象六合殿成頤煊案四年正月癸卯乾



象六合殿成此不應重出北史此句當是衍文

孔子閉房記

九年正月戊寅詔自今圖讖祕符及名為孔子閉房記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頤煊案隋書王充傳有道士桓法嗣者自言解圖讖充昵之法嗣乃以孔子閉房記畫作丈夫持一竿以驅羊其時尙有傳本

周文公

十六年詔祀唐堯于平陽虞舜于廣寧夏禹于安邑周文于洛陽錢氏云周文當為周公之謬頤煊案禮志作周文公制禮作樂垂範萬葉可祀于洛陽此省公字

南徐州

諸史考異卷九

廣雅書局

世宗紀太和二十三年南徐州刺史沈陵南叛頤煊案劉芳傳亦作南徐州刺史沈陵外叛盧玄傳作徐州刺史沈陵密謀外叛無南字隋書地理志下邳郡後魏置南徐州梁改為東徐州

義州

正始元年九月蕭衍霍州刺史田道龍義州刺史張宗之遣使內附頤煊案梁書武帝紀天監六年十二月分豫州置霍州普通四年六月分霍州置義州正始元年當梁天監三年其時霍州義州俱已分置在前

司馬悅

永平元年十月豫州彭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據城南叛蕭衍遣將齊苟仁等四將以助之頤煊案梁書馬仙琕傳作魏

諸史考異 卷九

豫州人白早生殺其刺史琅邪王司馬慶曾齊苟仁作齊苟兒司馬楚之傳悅字慶宗曾宗聲之轉

徐元明

延昌二年二月蕭衍郁州民徐玄明等斬送衍鎮北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張稷首以州內附頤煊案游肇傳作蕭衍軍主徐玄明奚康生傳作蕭衍直閣將軍徐玄明梁書張稷傳作州人徐道角等夜襲州城害稷

弘化太守

肅宗紀延昌四年十月蕭衍弘化太守杜桂舉郡內屬頤煊案隋書地理志弘化郡西魏置朔州朔方郡巖綠縣西魏置弘化郡

諸史考異卷九

廣雅書局

七州治所

熙平二年城青徐兗涇平營肆七州所治東陽歷城瑕邱平涼肥如和龍九原七城錢氏攷異云諸州治所地形志具載之惟涇州志云治臨涇城而紀云平涼未詳頤煊案隋書地理志安定郡舊置涇州陰盤後魏置平涼郡臨涇亦屬安定郡當是涇州前治在平涼後移治在臨涇城地形志徐州治彭城齊州治歷城以所治考之徐州當是齊州之謬

南秀容

正光五年八月丁酉南秀容牧子于乞眞反殺太僕卿陸延別將尔朱榮討平之頤煊案尔朱榮傳作南秀容牧子萬子乞眞反

一一〇三



東魏郡

孝昌元年二月齊州魏郡民房伯和聚眾反顓頊案地形志齊州有東魏郡此魏郡上當脫東字

南荊州

孝莊紀建義元年六月辛卯南荊州刺史李志據城南叛顓頊案李彪傳子志桓叔興外叛南荊荒毀領軍元叉舉其才任撫導擢為南荊州刺史建義初叛入蕭衍故地形志不載

瓜州

癸卯以高昌王世子光為平西將軍瓜州刺史奏臨縣開國伯顓頊案出帝紀高昌傳俱作泰臨縣地形志瓜州郡縣闕隋書地理志敦煌郡舊置瓜州

諸史考異卷九

五

宥州

出帝紀永熙元年夏州徙民郭遷據宥州反刺史元嶷棄城走詔齊州刺史尉景濟州刺史蔡儻攻討之顓頊案常山王傳嶷出帝初授兗州刺史于時城人王奉伯等相扇謀逆棄城出走詔齊州刺史尉景本州刺史蔡儻往討之宥州當是濟州之譌魏分為三

孝靜紀帝諱善見清河文宣王亶之子也出帝既入關齊獻武王奉迎不克乃與百寮會議推帝以奉肅宗之後改永熙三年為天平元年武定八年遜位于齊顓頊案魏收仕齊撰魏書自以孝靜為正統陳書何之元傳今以未分之前為北魏既分之後高氏所輔為東魏宇文所挾為西魏張太素天文志稱東西

帝隋書地理志有後魏東西魏之分皆不同收例

揚州

元象元年二月豫州刺史堯雄攻揚州拔之顓頊案隋書地理志淮南郡舊曰豫州後魏曰揚州梁曰南豫州東魏曰揚州李順傳蕭寶卷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歸附詔煥率眾迎接入城撫慰仍行揚州事即其證錢氏攷異改此揚州作陽州非是餘見梁書

新安郡

上黨王天穆傳時青州刺史元世儻表置新安郡以景為太守顓頊案地形志青州無新安郡而義州有之興和中置

則問

諸史考異卷九

六

東陽王丕傳每於則問令丕坐觀顓頊案則當作測隋書刑法志凡繫獄者不即答款應加測罰不得以人事為隔斷食三日聽家人進粥二升女及老小一百五十刻乃與粥滿千刻而止平原郡

常山王素傳休屠郁原等叛素討之斬渠帥徙千餘家於涿鹿之陽立平原郡以處之顓頊案地形志平原郡漢高帝置皇始中屬冀州即此郡

滄州

遼西公傳洪超持節慰冀部還上言冀土寬廣界去州六七百里負海險遠宜分置一州鎮遏海曲朝議從之後遂立滄州顓頊案地形志滄州熙平二年分瀛冀二州置治饒安城



燕州昌平郡

京兆王傳羅侯遷洛之際以墳陵在北遂家於燕州之昌平郡就拜昌平太守頤煊案宋弁傳維黜為燕州昌平郡守地形志東燕州太和中分恆州東部置燕州平陽郡即昌平郡之誘

馮文通

樂平王丕傳初馮宏之奔高麗頤煊案海夷馮文通傳本名犯顯祖廟諱此稱其名非史本文

渤海郡

廣陵王羽傳羽食渤海郡之東光二千戶頤煊案地形志渤海郡有二一屬冀州一屬青州東光屬冀州之渤海郡

桓帝碑

諸史考異卷九

七

廣雅書局

衛操傳桓帝崩後操立碑于大邗城南以頌功德皇興初雍州別駕雁門段榮於大邗掘得此碑文雖非麗事宜載焉故錄於傳頤煊案此碑不載於帝紀而載在操傳亦作史者重金石文之證

董京霍原

崔玄伯傳元伯同郡董謚謚父京時廣陽霍原等俱以碩學播名遼海頤煊案董京霍原等書俱在隱逸傳

崔宏

長孫嵩傳太宗即位與山陽侯奚斤北新侯安同白馬侯崔宏等八人坐止車門右聽理萬機頤煊案崔玄伯傳名犯高祖廟諱紀傳皆稱其字此獨稱名當是後人所改

赫連屈丐

赫連屈丐土字不過千里頤煊案丐當作子鐵弗傳屈子本名勃勃六宗改其名曰屈子屈子者卑下也

筆公

古勳傳以敏正稱太宗嘉之賜名曰筆取其直而有用後改名勳言其輔佐材也頤煊案下文勳頭尖世祖常名之曰筆頭是以時人呼為筆公筆非勳名亦不取正直為義

原平

張黎傳雁門平原人也頤煊案地形志當作原平

諡曰文

封懿傳興之出為瀛冀二州平北府長史天平中重贈殿中尚

諸史考異卷九

八

廣雅書局

書諡曰孝注一作文頤煊案新唐書世系表作諡曰文

高陽太守

屈遵傳太祖南伐高陽太守崔玄伯東走海濱頤煊案崔玄伯傳作高陽內史

馮代彊

崔浩傳浩寫急就章從少至老所書蓋以百數必稱馮代彊以示不敢犯國頤煊案王海急就章本作馮漢強顏師古注漢強意在忠於本朝也浩易漢為代亦同此意

中山王熙

刁雍傳相州刺史山陽王熙在鄴起兵將誅元叉等事敗傳首京師頤煊案盧同傳元叉之廢靈太后也相州刺史中山王熙



起兵于鄴刁雙傳正光初中山王熙之誅也熙弟略投命於雙  
明帝紀正光元年八月甲寅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舉兵欲誅又  
騰不果見殺中山王英傳熙延昌二年襲封此作山陽王誤

太原王氏

王慧龍傳自云太原晉陽人司馬德宗尚書僕射愉之孫頤煊  
案晉書王愉為王坦之之子王湛玄孫王湛字處沖司徒渾之  
弟渾傳云太原晉陽人則慧龍本太原王氏而北人不之信故  
稱自云

東徐州

徵娶徐州刺史崔鑿女頤煊案下文歡婚自東徐還則鑿之為  
徐州刺史是東徐州刺史省東字李彪傳崔鑿傳俱作東徐州

諸史考異卷九

九

廣雅書局

刺史

太州

薛辯傳長瑜天平中為洛州刺史歿于陳贈都督冀定太三州  
諸軍事車騎將軍冀州刺史錢氏攷異云大州蓋天平中所置  
而地形志無之頤煊案薛野賭傳高宗初賜爵順陽子和平中  
除并州刺史轉太州刺史在治有聲

中川郡

寇讚傳臻字仙勝顯祖末為中川太守頤煊案地形志中川郡  
天平初置顯祖末已有此郡天平初當是復置

兗州刺史

劉休賓傳稍遷幽州刺史鎮梁鄒頤煊案幽州當是兗州之譌

下文慕容白曜軍至升城遣人說之令降休賓不從會劉或遣  
使授休賓輔國將軍兗州刺史文暉對曰臣亡父休賓劉氏持  
節兗州刺史成梁鄒皆其證北史劉休賓傳仕宋為兗州刺史  
不作幽州

兄子間慰

休賓密與其兄子間慰議為降計頤煊案間慰改名懷慰乘民  
子見南齊書良政傳

東荊州三郡

韋閻傳珍又破慧景擁降民七千餘戶內徙表置城陽剛陵義  
陽三郡以處之高祖詔珍移鎮北陽頤煊案隋書地理志淮安  
郡後魏置東荊州治比陽縣三郡皆當屬於東荊州地形志州

諸史考異卷九

十

廣雅書局

郡俱不置

北幽州

李訢傳父崇延和初歸降世祖以崇為平西將軍北幽州刺史  
頤煊案地形志無北幽州下文世祖曰云何不取幽州刺史李  
崇老翁兒也無北字

疥

盧玄傳道虔尙高祖女濟南長公主公主先無疥患倉卒暴楚  
頤煊案此卽今世所謂痘瘡也字書無痘字古通呼之為疹玉  
篇疹癢疹皮外小起也

徵士頌

高允傳又以昔歲同徵零落將盡感逝懷人作徵士頌頤煊案



傳中列盧玄以下三十四人銜名以本傳考之多不同李順傳初順與從兄靈從弟孝伯竝以學識器業見重於時此傳無孝伯當是徵而未至靈與族叔詵族弟熙等俱被徵事在高允高士頌李熙傳字仲熙神麈中與高允等俱被徵此傳作李遐仲熙與雁門李熙別是一人李叔虎傳從祖金世祖神麈中與高允俱被徵位至征南從事中郎將此傳作李欽韋閻傳字友觀此傳字友規結銜稱征西大將軍從事中郎本傳不載邢穎附其孫邢蠻傳稱拜中書侍郎假通直常侍宣朔將軍平城子此傳稱中書郎武恆子張誕附張袞傳稱除中書侍郎通直散騎常侍建威將軍賜爵容城子此傳止稱中書郎此傳虛玄結銜稱固安伯高濟稱浮陽侯盧同本傳高濟附其子遵傳俱不載

諸史考異卷九

十一

廣雅書局印

東徐州

尉元傳劉或東徐州刺史張謙據團城頤煊案地形志南青州治團城顯祖置為東徐州太和二十二年改

東兖州

中書侍郎李璨與畢眾敬對為東兖州刺史頤煊案畢眾敬傳皇興初就拜散騎常侍宣南將軍兖州刺史賜爵東平公與中書侍郎李璨對為刺史無東字

南濟陰郡

元表淮陽郡上黨令韓念祖錢氏考異云案尉元在徐州表稱南濟陰郡睢陵縣人趙憐等乞念祖為令詔聽如請然地形志無上黨睢陵二縣并未見南濟陰郡名頤煊案地形志南濟陰

郡治竹邑城孝昌中隋武定五年復錢氏偶失檢耳南濟陰郡與淮陽郡同屬徐州睢陵縣武定六年置屬淮陽郡不屬南濟陰郡上黨縣本寄治在淮陽郡見北史徐皓傳尉元為徐州刺史治彭城延興元年五月假元淮陽王因得表淮陽郡上黨令者其刺史職也地形志淮陽郡不載上黨寄治宋書州郡志上黨令屬淮陽太守

平齊郡

慕容白曜傳崔道固及兖州刺史梁州守將劉休賓竝面縛而降白曜送道固休賓及其寮屬於京師後乃徙二城民望於下館朝廷置平齊郡懷遠歸安二縣以居之頤煊案劉休賓傳及立平齊郡乃以梁鄒民為懷遠歸安二縣立平齊郡以歷城民為歸安縣崔念遠傳慕容白曜送崔道固赴都詔徙青齊士望共道固守城者數百家於桑乾立平齊郡於平城西北北新城尋徙治京城西南二百餘里舊陰館之西隋書地理志馬邑郡雲內後魏立平齊郡尋廢故地形志不載

東青州

韓茂傳先是河外未賓民多去就故權立東青州為招懷之本新附之民咸受優復錢氏云東青州未詳所在頤煊案宋書明帝紀泰始四年八月分青州置東青州尋朝議罷之隋書地理志平原郡平原後魏置東青州置未久而廢

張湛

張湛傳字子然一字仲之敦煌人頤煊案此與注列子者隋書

諸史考異卷九

十一

廣雅書局印



經籍志東晉光祿勳張湛別是一人

蒼雅林說

游明根傳肇博通經史及蒼雅林說頤煊案謂三蒼廣雅字林說文也

北徐州

劉芳傳思祖叛奔蕭衍衍以思祖為輔國將軍北徐州刺史頤煊淮南頤煊案南齊書州郡志北徐州鎮鍾離地形志楚州蕭衍置北徐州武定七年改治鍾離城

殷州四郡

崔辯傳孝昌初分定相二州四郡置殷州以楷為刺史頤煊案地形志殷州孝昌三年分定相二州置治廣阿殷州所領止三郡

諸史考異卷九

三

廣雅書局

諸史考異卷九終

番禺沈葆和初校鄭權覆校

諸史考異卷十

臨海洪頤煊撰

魏書下

南幽州

楊播傳椿正光五年尋加衛將軍出除都督雍南幽二州諸軍事本將軍雍州刺史肅宗詔復除椿都督雍岐南幽三州諸軍事本將軍雍州刺史蕭寶夤傳孝昌三年四月除持節都督雍涇岐南幽四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雍州刺史頤煊案地形志無南幽州隋志北地郡後魏置幽州元和郡縣志文帝大統十四年于今理置南幽州廢帝除南字

番郡

諸史考異卷十

一

廣雅書局

徐州番郡人續靈珍受衍平北將軍番郡刺史頤煊案地形志作蕃郡

監伯陽

李彪傳初受業于長樂監伯陽伯陽稱美之頤煊案儒林董徵傳師清河監伯陽受論語毛詩春秋周易清河長樂二郡相近

管州

高道悅傳高祖甚加悲惜贈散騎常侍帶管州刺史頤煊案地形志無管州崔挺傳敬雍以本將軍出除管州刺史錢云管當作營

三荆

李崇傳東荊州蠻樊安聚眾於龍山崇分遣諸將攻擊賊壘生



擒樊安進討西荆諸蠻悉降頤煊案蠻傳有東荆南荆而無西荆  
荆尔朱榮傳仍出魯陽歷三荆悉擁生蠻崔挺傳除孝芬荆州  
刺史又除都督三荆諸軍事錢氏謂荆州亦稱西荆非是

洪始改元

崔光傳鴻乃撰為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鴻經綜既廣多有違  
謬至太祖天興二年姚興改號鴻以為改在元年頤煊案姚興  
傳天興元年興去皇帝之號降稱天王號年洪始晉沙門法顯  
傳法顯以宏始二年歲在己亥至天竺天興元年戊戌二年己  
亥則亦以宏始改元在天興元年唯梁高僧傳鳩摩羅什以偽  
秦宏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卒於長安是歲晉義熙五年此以  
宏始改元在天興二年

諸史考異卷十

慕容超滅

太宗永興二年慕容超擒於廣固鴻又以事在元年頤煊案太  
宗紀永興二年是歲司馬德宗將劉裕滅慕容超於廣固宋書  
高祖紀義熙六年二月屠廣固送超京師斬於建康市義熙六  
年當永興二年

北巴郡

傅豎眼傳假豎眼征虜將軍持節領步兵三萬先討北巴頤煊  
案南齊州郡志北巴西郡屬梁州隋書地理志間內梁置北巴  
郡

南兖州

裴叔業傳寶卷遷叔業本將軍南兖州刺史叔業慮內難未已

不願為南兖以其去建鄴近頤煊案南齊書裴叔業傳虜南兖  
州所鎮去彭城百二十里偽兖州刺史孟表固守拒戰孟表傳  
仕蕭鸞為馬頭太守太和十八年表據郡歸誠除南兖州刺史  
領馬頭太守鎮渦陽此與地形志南兖州正光中置治譙城者  
不同

廣陵寒人

魏承祖封平春縣開國子承祖廣陵寒人也依隨叔業為越志  
左右頤煊案山偉傳元又欲用代來寒人為傳詔寒人亦謂之  
寒官孫惠蔚傳魏初已來儒生寒官惠蔚最為顯達餘見南齊  
書倖臣傳

安固桓陵

清于誕傳其先太山博人後世居於蜀漢或家安國之桓陵縣  
頤煊案地形志無此郡縣南齊書州郡志益州安固郡有桓陵  
縣安國即安固之譌

南冀州

路侍慶傳思令尋拜征虜將軍陽平太守又割冀州之平清河  
相州之陽平齊州之原以為南冀州仍以思令為左將軍南冀  
州刺史頤煊案當作冀州之東清河相州之陽平齊州之平原  
傳寫脫誤也地形志無南冀州平原郡下云武泰初立南冀州  
永安中罷州隋書地理志武陽郡聊城舊置南冀州未幾州廢  
辛紹先傳子德孝昌初釋褐後除南冀州防城鎮將與崔道固  
所授之南冀州刺史不同



樂陵二郡

朱元旭傳本樂陵人也祖霸真君末南叛投劉義隆遂居青州之樂陵顯煊案地形志滄州有樂陵郡魏初置義興郡青州樂陵郡故于乘地劉義隆置魏因之

義州

于時朝廷分汲郡河內二界挾河之地以立義州安置關西歸款之戶除元旭使持節驃騎將軍義州刺史武定三年夏卒于州顯煊案地形志汲郡汲縣陳城興和二年恆農人率戶歸國仍置義州于城中義州興和二年置寄治汲郡陳城

秀容郡

余朱榮傳北秀容人也太祖初以南秀容川原沃衍欲令居之羽健曰臣家奉國給侍左右北秀容既在列內差近京師豈以沃墾更遷遠地顯煊案地形志肆州有秀容郡不言南北下文曾祖鬱德祖代勒繼為領民酋長高宗末假盛南將軍肆州刺史則肆州所屬之秀容郡即北秀容也余朱天光傳建義初除撫軍將軍肆州刺史永安中加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北秀容第一酋長尤其明證元和郡縣志秀容縣本漢陽曲縣地開皇十八年于此置忻州又于今西北五十里秀容故城移後魏胡元所置秀容縣于今理屬忻州此即南北秀容之故址其地相去不遠同在肆州界中

西荆州

辛雄傳纂永熙三年除使持節河內太守九月行西荆州事兼

尚書南道行臺尋正刺史時蠻酋樊五能破析陽郡應宇文黑欄顯煊案西荆州已見李崇傳地形志析陽郡領東析陽西析陽二縣忻州所屬皆蠻中郡縣南道行臺即南中府南安郡以下皆屬之

北荆州

詔珍之持節為廣洛北荆揚雍襄六州慰勞大使北荆鎮城行廣州事招納有稱顯煊案地形志北荆州武定二年置不言治所隋書地理志襄城郡東魏置北荆州河南郡陸渾又有東魏北荆州廣州武定中陷徙治襄城即南廣州

行字於世

高崇傳恭之字道穆行字于世顯煊案傳永傳字脩期王肅之為豫州高祖曰已選傳脩期為其長史高祖每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唯傳脩期耳咸陽王禧傳長子通字曇和陸侯傳咸陽王禧謀反令子曇和先據河內瑋聞禧敗斬曇和首寇讚傳時馮熙為涪州刺史之仙勝徵能附之皆稱其字

永安五銖錢

道穆表在市銅價八十一文得銅一斤私造薄錢斤餘二百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則一斤所成止七十六文銅價至賤五十有餘其中人功食料錫炭鉛沙縱復私營不能自潤後遂鑄永安五銖錢顯煊案今所在有之

東豫州十三郡

張普惠傳出除左將軍東豫州刺史淮南九戍十三郡猶因舊

諸史考異卷十

四 廣雅書局

諸史考異卷十

五 廣雅書局



衍前樊別郡異縣之民錯雜居止頤煊案田益宗傳太和十九年都督光城七陽汝南新蔡宋安五郡諸軍事冠軍將軍南司州刺史後以益宗既渡淮北不可仍爲司州乃於新蔡立東豫州以益宗爲刺史地形志東豫州太和十九年置治廣陵城領郡六廣陵郡興和中分東豫州置領縣五宋安光城新蔡汝南皆南司州舊郡田益宗傳命安蠻太守梅景清安蠻亦嘗置郡并之卽十三郡也隋書地理志汝南郡新息後魏置東豫州梁改曰西豫州

西平原

馮元興傳其世父僧集官至東清河西平原太守贈濟州刺史頤煊案地形志有東平原郡而無西平原郡西平原疑卽濟州所屬之平原郡也

唐州

樊子鶴傳及榮向洛以爲假節假平南將軍都督河東正平軍事行唐州事刺史崔元珍閉門拒守子鶴攻尅之建義初拜平北將軍晉州刺史頤煊案地形志晉州孝昌中置唐州建義元年改孝莊紀建義元年五月乙亥晉州刺史樊子鶴克唐州斬刺史崔元珍是據改後書之

梁國蒙縣

李峻傳字珍之梁國蒙縣人元皇后兄也頤煊案皇后傳文成元皇后李氏梁國蒙縣人母當作頓丘王峻之妹也凡兩言梁國蒙縣人足證李庶家傳梁國蒙人是梁國蒙人之訛

高平公主

高肇傳尙世宗姑高平公主遷尙書令頤煊案常景傳尙平陽公主未幾主薨肇欲使公主家令居廬制服

孫蔚

孫惠蔚傳先單名蔚正始中侍講禁內詔使加惠頤煊案惠蔚與李彪以儒學相知高祖曾從容言曰道固旣登龍門而孫蔚猶沈涓滄朕常以爲負矣

北隨郡

閔元明傳太和五年除北隨郡太守頤煊案地形志無北隨郡緒陽武陰

緒陽武陰

杜纂傳南陽平又詣緒陽武陰二郡課種公田頤煊案漢書地理志南陽郡有堵陽舞陰二縣堵陽水經清水注引作緒陽武陰卽舞陰古字通用地形志無此二郡名高祖紀太和二十二年蒯陽戍主成公期舞陰戍主黃瑤起當是暫置爲郡故不言

趙郡人

李謚傳涿郡人相州刺史安世之子頤煊案下文兩言趙郡李謚相州刺史安世李孝伯傳兄詳子孝伯趙郡人謚亦當爲趙郡人涿字譌

觀象賦

張淵傳明占候曉內外星分世祖以淵爲太史令嘗著觀象賦頤煊案初學記星第四引作宋張鏡觀象賦文選月賦李善注引作張泉觀象賦皆因避唐諱改徐堅以淵爲宋人未知何據



陰貞

周澹傳為太醫令時有河南人陰貞家世為醫與澹並受封爵  
顯焯案太祖紀初帝服寒食散自太醫令陰羌死後藥數動發  
當卽其人

南嶽

王仲興傳趙郡南樂人也顯焯案地形志南樂屬南趙郡二漢  
屬鉅鹿漢書地理志後漢郡國志鉅鹿郡皆作南嶽

常安

劉曜傳曜還都長安自稱大趙顯焯案晉書載記作徙都常安

小字匄

石勒傳字世龍小字匄勒石虎傳勒之從子也祖曰匄邪顯焯

諸史考異卷十

案晉書載記作石勒初名匄季龍祖曰匄邪匄聲之轉而字  
各異集韻匄人名晉有匄督見石勒載記

慕容皝

慕容廆傳廆死子元眞代立元眞名犯恭宗廟諱顯焯案恭宗  
名見元眞名皝凡音同而偏旁異者不諱如顯祖名弘而姚泓  
不諱是也據宇文莫槐傳元眞本名晃故避諱後俗寫改作皝  
字

發冢

司馬徽傳逸求峻屍弗獲乃發行父母冢剖棺焚屍顯焯案晉  
書蘇峻傳作乃發庾亮父母墓剖棺焚屍

杜墨騾

劉裕傳休範將杜墨騾又攻新亭東廂豎將顯達率所領至杜  
姥宅破墨騾軍顯焯案宋書桂陽王休範傳南齊書高帝紀俱  
作杜墨蠶

勇士城

乞休國仁傳分部內為十一郡築勇士城以都之顯焯案漢書  
地理志勇士縣屬天水郡

樂都

禿髮烏孤傳天興初烏孤又稱武威王徙治樂都顯焯案漢書  
地理志洛都縣屬上郡

涼州七郡

沮渠蒙遜傳割涼州之武威張掖敦煌酒泉西海金城西平七

諸史考異卷十

郡封王為涼王顯焯案晉書地理志涼州統郡八此外尚有西  
郡不在數中當是其時已并省

高昌郡

高昌傳漢西城長史戊己校尉並居於此晉以其地為高昌郡  
張軌呂光沮渠蒙遜據河西皆置太守顯焯案晉書地理志無  
高昌郡呂光載記有高昌太守楊翰沮渠蒙遜載記以熾盤為  
高昌太守

新陽太守

蠻傳藻又遣其新陽太守邵道林於河水之南石城東北立清  
水成顯焯案南齊書州郡志新陽郡屬益蠻府

蠻



蟠蟠傳世祖以其無知有類於蠶故改其號為蟠蟠頤煊案春秋左氏成五年同盟于蟲牢春秋繁露竹林篇作蠶牢蠶即蟲字

父草馬

父草馬五百匹頤煊案爾雅釋畜馬屬牡曰騊郭璞注今江東呼父馬為騊牝曰騊注草馬名

犯諱字

宇文莫槐傳與慕容晃相攻擊頤煊案晃字凡五見紀傳晃避恭宗諱皆稱慕容元真此傳不回換是史之失

南北稱帝

天象志由是魏為北帝而晉氏為南帝頤煊案魏收撰魏書以北為帝而以晉為僭收天象志已殘闕後人取張太素書補之太素唐人無南北之分故竝稱之為帝

太史上言

天賜六年六月金火再入太微犯帝座蓬字客星及他不可勝紀太史上言且有骨肉之禍更改立君語在帝紀頤煊案太祖紀天賜六年無太史上言

廣平郡治

地形志廣平郡治曲梁頤煊案曲梁廣平郡第五縣其時郡治不必在第一縣與後漢郡國志異

受陽

太原郡受陽晉屬樂平頤煊案晉書地理志樂平郡作壽陽

慶陶

鉅鹿郡慶陶二漢晉屬治慶陶城慶陶永安二年分慶陶置治楊城頤煊案元和郡縣志平遙縣下云魏以太武帝名肅改平陶為平遙此郡既有慶陶復有慶陶當有外譌隋志趙郡慶陶舊曰慶遙開皇六年改慶陶而不言別有慶陶縣

淇水

武德郡溫有溫淇水頤煊案春秋襄十六年公會晉侯于淇梁杜預注淇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淇水即淇水之譌淇上衍溫字

建州

建州慕容永分上黨置建興郡真君九年省和平五年復永安中罷郡置州治高都城頤煊案北齊書神武紀天平元年建州刺史韓賢魏帝忌之故省建州以去賢在五月前旋復建州而志不書

汾州

汾州延和三年為鎮太和十八年置州治蒲子城孝昌中陷移治西河頤煊案裴延儻傳以良為汾州刺史值寇亂城民大飢人相食因與賊人奔赴西河汾州之治西河自良始也

梁父菟裘澤

泰山郡梁汶二漢晉屬有菟裘澤頤煊案梁汶是梁父之譌後漢郡國志梁甫侯國有菟裘聚劉昭補注左傳隱公使營菟裘吾將老焉杜預曰南有菟裘城



東平原

東平原郡劉裕置魏因之治梁鄆頤煇案鄆義傳平城豪俱為東平原太守漢書地理志梁鄆屬濟南郡隋書地理志齊郡長山舊曰武強置廣川郡并東清河平原二郡入改曰東平原郡

潁州

鄭州天平初置潁州治長城武定七年改治潁陰城頤煇案楊播傳儉後以本將軍潁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州罷不行

南潁川郡

豫州潁川郡太和六年置頤煇案潁川郡屬鄭州此即南潁州郡韋閻傳崇除南潁川太守郡中大治高祖間而嘉賞鄭義傳季明武泰中為亂兵所害追封南潁川郡開國公皆是

承城

蘭陵郡治永城頤煇案永城當作承城承是郡第二縣隋書地理志蘭陵舊曰承置蘭陵郡

南秦州

南秦州真君七年置仇池鎮太和十一年為渠州正始初置洛谷城頤煇案裴駿傳宣出為征虜將軍益州刺史甚得羌戎之心復晉壽更置益州改宣所蒞為南秦州洛谷本名駱谷皮豹子傳喜拜為使持節侍中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諸軍事本將軍開府仇池鎮將詔今更給軍糧一月速于駱谷築城使四月必令成就詔南天水郡民柳旃據險不願喜率眾討滅之南天

水郡即南秦州所屬之天水郡真君七年置

安康郡

東梁州安康郡開置年頤煇案洎于謚傳孝昌三年朝議以梁州安康郡阻帶江山要害之所分置東梁州仍以謚為鎮遠將軍梁州刺史

巖綠

夏州化城郡復綠縣一本作巖綠頤煇案隋志朔方郡後魏置夏州巖綠縣西魏置弘化郡則作復綠者謬也

高僧裕

律麻志長兼國子博士高僧裕乃故司空允之孫又云前司徒司馬高綽頤煇案高允傳綽字僧裕延昌初遷尚書右丞參議王子麻肅宗改名正光麻

華陰公主

禮志華陰公主帝姊也元紹之為逆有保護功故別立其廟頤煇案道武宣穆皇后傳登國初納為夫人生華陰公主後生太宗保護事太宗紀清河王紹傳俱不載

新秦侯

散騎常侍都曹尚書新秦侯游明根頤煇案新秦當作新秦游明根傳就拜東兗州刺史改爵新秦侯

桓州白登山

食貨志延昌三年秋桓州又上言白登山有銀鑛八石得銀七兩錫三百餘斤頤煇案後漢郡國志雁門郡平城補注前書高



帝被圍白登服虔曰去縣七里地形志作恆州

桑乾郡

靈徵志延昌元年恆州之繁時桑乾靈邱頤煊案地形志恆州無桑乾郡隋書地理志馬邑又有後魏桑乾郡後齊以置朔州北齊張纂傳父烈桑乾太守

司州

景明元年司州之潁川汲郡頤煊案地形志洛州太宗太和十七年改爲司州天平初復爲潁川汲郡

靈邱郡

太和九年六月司州靈邱廣昌鎮霜頤煊案太和十八年遷洛以後以洛州爲司州未遷洛以前以恆州爲司州地形志靈

諸史考異卷十

十四

廣雅書局

邱郡屬恆州

諸史考異卷十終

番禺沈葆和初校鄭權覆校

諸史考異卷十一

臨海洪頤煊撰

北齊書

樹生

神武帝紀皇考樹頤煊案魏書高湖傳作第三子謚謚長子樹生樹生長子卽齊獻武王也杜弼傳相府法曹辛子炎諮事云須取署子炎讀署爲樹高祖大怒曰小人都不知避人家諱弼進曰禮二名不偏諱孔子言微不言在言在不言微子炎之罪理或可恕樹下當有生字北史亦作樹生

阿鞠泥

時賀拔允在坐請神武神武拳殿之折其一齒曰阿鞠泥誣下

諸史考異卷十一

廣雅書局

罔上請殺之頤煊案賀拔允傳字可泥周書作阿泥蓋傳寫有脫譌也

節閔帝

魏普泰元年二月尔朱律度廢元暉而立節閔帝十月壬寅奉章武王融子渤海太守嗣爲皇帝年號中興永熙元年四月神武至洛陽廢節閔及中興主而立孝武頤煊案節閔帝者前廢帝也中興主者後廢帝也孝武者出帝也魏書三帝紀俱不載其謚號

市虎

文襄帝紀遂懷市虎之疑乃致投杆之惑頤煊案梁書侯景傳作遂懷市獸之疑此虎字是後人所改



德州

文宣帝紀武定七年梁德州刺史劉頤以州內附頤焯案梁書敬帝紀德州刺史陳法武地形志無德州隋志平原郡開皇九年置德州是時已有德州在開皇前矣

茹茹

天保三年二月茹茹主阿那瓌為突厥虜所破瓌自殺頤焯案魏書列傳作蠕蠕聲相近

顯祖廟號

乾明元年二月丙申葬於武寧陵諡曰文宣皇帝廟號威宗武平初又改為文宣廟號顯祖頤焯案北史乾明元年二月諡曰文宣皇帝廟號顯祖天統初有詔改諡景烈廟號威宗武平初

諸史考異卷十一

廣雅書局

又奏復帝本諡廟號顯祖孝昭本紀改乾明元年為皇建十一月癸丑有司奏顯祖文宣皇帝廟宜奏文正之樂舞光大之舞庚申詔以故太尉河東王潘相樂三人配饗顯祖廟庭北史顯祖皆作高祖文與此異後主紀天統元年十一月庚午有司奏改高祖文宣皇帝為威宗景烈皇帝文與北史同

南膠州

廢帝紀乾明元年四月癸亥詔河南定冀趙瀛滄南膠光青九州頤焯案地形志有膠州而無南膠

豐州

武成帝紀大盛元年以豐州刺史婁徽為司空頤焯案地形志無豐州婁徽傳亦不言為豐州刺史隋志上黨郡鄉縣又有後

魏南垣州尋改豐州後周廢

北朔州

趙郡王叔傳八年徵徽赴鄴仍除北朔州刺史都督北燕北蔚北恆三州及庫堪以西黃河以東長城諸鎮諸軍事頤焯案苑陽王紹義傳周武帝克并州以封輔相為北朔州總管地形志隋志俱無北朔州之名輔相附見張保洛傳周武平并州即以爲朔州總管無北字凡漠北諸州以其對南言俱可稱為北州也

兄兄家家

南陽王綽傳綽兄弟皆呼父為兄兄嫡母為家家乳母為姊姊婦為妹妹頤焯案瑗邪王儼傳阿兄悞何能率左右謂其父武

諸史考異卷十一

廣雅書局

成也士開謀廢至尊刺家家頭使作阿尼謂胡皇后也願遣姊姊來迎臣姊姊即陸令萱崔暹傳顯祖嘗問安樂公主達拏於汝何似答曰甚相敬重唯阿家憎兒亦謂其母

潘相樂

潘樂傳字相貴廣靈石門人也樂初生有一雀止其母左肩占者咸言富貴之徵因名相貴後始為字頤焯案神武紀潘相樂本作道人心和厚文宣紀以潘相樂為司空詔封潘相樂為河東王當是初名相樂後省相字

涇州

又為南道大都督討侯景發石龍南度百餘里至梁涇州涇州舊在石梁侯景改為懷州樂獲其地仍立涇州頤焯案段韶傳



會梁將嚴超達等軍逼涇州韶自將步騎數千人倍道赴涇州  
塗山盱眙隋書地理志江都郡永福縣舊曰沛梁置涇城東陽  
二郡陳廢州并二郡為沛郡後周改沛郡為石梁郡涇城郡上  
當脫涇州二字北史作侯景改為淮州

敕勒

斛律金傳字阿六敦朔州敕勒部人也爾煊案魏書高車傳高  
車蓋赤狄之餘種也初號狄歷北方以為敕勒諸夏以為高車  
丁零其種有斛律氏

馬邑縣

庫狄盛傳割并州之石艾縣肆州之平寇縣原州之馬邑縣各  
數十戶合二百戶為其食邑錢氏云魏隋二志所載原州後為

諸史考異卷十一

四

廣雅書局

平涼郡與馬邑相距甚遠魏志無馬邑縣隋志有馬邑郡而無  
馬邑縣爾煊案此節文有錯誤當云肆州之平寇縣原平縣馬  
邑縣各數十戶其地方相合續漢志馬邑縣屬雁門郡後省復  
置隋改為郡

是寶

堯雄傳詔雄與廣州刺史趙育揚州刺史是寶等各總當州  
士馬隨行臺任延敬爾煊案北史堯雄傳作揚州刺史是寶下  
文延敬與戰失利育寶各還本州據城降敵亦作是寶魏書官  
氏志是云氏後改為是氏周書宇文貴傳作是云寶梁書陳慶  
之傳作是云寶玄是云字之謬

東西夏南北華

薛循義傳俄而東西二夏南北兩華及幽州等反叛爾煊案魏  
書地形志有夏州東夏州華州北華州其以夏州為西夏華州  
為南華俱以相對而名史如此類甚多別有西夏州寄治并州  
界其相距恐遠

牒舍樂

慕容儼傳爾朱將帥義旗建後歸順立功者武威牒舍樂代郡  
范舍樂亦致通顯爾煊案張保洛傳從高祖出山東又有魏珍  
段琛牒舍樂尉標乞伏貴和及弟令和王康德並以軍功至大  
官此為重複而史失於刪并

東冀州

高乾傳父翼拜渤海太守未幾賊徒愈盛翼部率合境徙居河  
濟之間魏因置東冀州以翼為刺史爾煊案魏書崔鑿傳孝昌  
末冀州流民聚於河外因立東冀州除秉為刺史地形志無東  
冀州當是其後省

諸史考異卷十一

五

廣雅書局

易陽郡

李元忠傳分廣平易陽襄國南趙郡之中三縣為易陽郡爾  
煊案廣平下當脫之字地形志無易陽郡魏郡有易陽縣魏書  
劉藻傳廣平易陽人是其先屬廣平也隋志臨洛縣舊曰易陽  
後齊廢入襄國縣置襄國郡當是易陽後廢入襄國郡亦隨改  
名焉

宛川

魏蘭根傳從行臺蕭寶夤討破宛州俘其人民為奴婢蘭根辭



曰此縣界于強虜頤焯案北史作宛川地形志無此二縣名隋志陳倉縣後魏曰宛川

樂陵男

崔悛傳悛族子肇師魏尚書僕射亮之孫也父士太諫議大夫肇師襲父爵樂陵男頤焯案魏書崔亮傳士泰以功賜爵五等男不言樂陵

蘭固成

陳元康傳世宗家蒼頭奴蘭固成先掌廚膳甚被寵昵世宗杖之固成因進食置刀于盤下而殺世宗頤焯案文襄紀作梁將蘭欽子京北史固成一名京

臨海鎮

諸史考異卷十一

六

廣雅書局

杜弼傳顯祖發忿遂徙弼臨海鎮時楚州人東方白額謀反南北響應臨海鎮為賊帥張綽潘天合等所攻弼率厲城人終得保全顯祖嘉之赦行海州事即所徙之州頤焯案地形志海州海西郡有臨海縣當是其時廢為鎮

敬顯傷

敬顯傷傳字孝英平陽人頤焯案北史作陽平太平人敬使君碑作公名口字顯傷平陽秦平人北史作陽平昔傳寫訛也以碑考之顯傷釋褐奉朝請孝莊初封秦平縣開國子除晉州別駕後從齊神武起兵以功封永安縣侯食邑千戶孝靜初為汾州刺史轉晉州刺史拜儀同三司驍騎大將軍頤焯案大都督頤焯案諸軍事而傳皆不載知其脫略多矣

万俟普

萬俟普字普撥太平人頤焯案北史作万俟普廣韻二十五德万同墨音注虜複姓北齊特進万俟普俟音其北監本作萬俟普明人之不識字可笑如此

普樂郡

劉豐傳普樂人以守城功除普樂太守頤焯案隋書地理志靈武郡後魏置靈州迴樂縣後周置帶普樂郡地形志靈州郡縣闕普樂郡當在所闕之中

元弼

元弼傳字輔宗魏司空之子頤焯案魏司空下當脫其名魏書濟陰王傳弼父鬱襲位開府為徐州刺史亦未為司空弼字豈明皆與此異

父遵崔社客

諸史考異卷十一

七

廣雅書局

李渾傳父遵魏冀州征東府司馬京兆王愉冀州起逆遇害普泰中崔社客反於海岱攻圍青州詔渾為征東軍都官尚書行臺赴援頤焯案魏書李靈傳渾父道字良軌社客崔祖嘯小字也周書段永傳亦稱青州人崔社客舉兵反皆舉其字

襄城王昶

高德政傳楊愔書中旨以魏襄城王昶并司空公潘相樂侍中張亮黃門趙彥深入通奏事頤焯案魏書孝靜紀作襄城王旭及司徒潘相樂

自稱其字



王昕傳字元景太尉汝南王悅辟騎兵參軍左右言其誕慢悅作色曰卿是何人獨爲偃蹇對曰元景位望微劣不足使殿下式瞻儀形頤煊案神武紀神武曰此賀六渾之意也此亦自稱其字

高安縣

陸法和傳既入荊州汶陽郡高要縣之紫石山頤煊案南齊書州郡志荊州汶陽郡有高要縣高要即高安之譌

鄭子默

楊愔傳使薛孤延康買執子默于尙藥局子默曰不用智者言以至於此豈非命也頤煊案孝昭紀作入自雲龍門于中書省前遇散騎常侍鄭子默又執之同斬于御府之內子默名頤以

諸史考異卷十一

八

廣雅書局

字行

裴文季

裴讓之傳愔每云此人風流警拔裴文季爲不亡矣頤煊案讓之父佗見魏書良吏傳字元化河東聞喜人文季未知爲何人

河間鄭人

鄭都傳字子才河間鄭人頤煊案地形志河間郡有鄭縣而無鄭北史邵爲邢蠻族係蠻河間鄭人魏書邢蠻傳作河間鄭人鄭都皆鄭字之譌

梁國蒙人

魏收傳李庶家傳稱其本是梁國家人裴庶譏議云史書不直頤煊案李構傳李平爲陳留人云其家貧賤故斐等致訟魏書

李平傳字曇定頓丘人也彭城王疑之長子無言其家貧賤事彭城王疑見外戚李峻傳峻梁國蒙縣人收傳梁國家人當是蒙人之譌當時重地望故以蒙人爲貧賤

靈太后

祖珽傳又靈太后之被幽也珽欲以陸媼爲太后撰魏帝皇太后故事爲太姬言之頤煊案靈當是胡字之譌太姬即陸媼穆婆提傳穆后立令萱號曰太姬

明月謠言

斛律光甚惡之珽因其女無寵以謠言間頤煊案明月謠言斛律光傳已載此爲重出周書韋孝寬傳亦載之

林慮郡

諸史考異卷十一

九

廣雅書局

赫連子悅傳除林慮太守世宗往晉陽路由是郡因問所不便悅荅云臨水武安去郡遙遠山嶺重疊車步艱難若東屬魏郡則地平路近頤煊案魏書地形志臨水武安二縣屬魏郡不屬林慮當是後所改併

父靈芝

唐邕傳父靈芝魏壽陽令頤煊案新唐書宰相世系表靈芝北齊尙書右僕射溫國公

南平原貝丘

崔劼傳本清河人曾祖曠南度河居青州之東時宋氏于河南立冀州置郡縣卽爲東清河郡人南縣分易更爲南平原貝丘人頤煊案地形志有東平原郡而無南平原貝丘縣屬東清河



不屬東平原與此異

同郡

許惇傳高陽新城人同郡邢邵為中書監德望甚高惇與競中正頤煊案邢邵傳河間鄭人與高陽同屬瀛州同州而非同郡

虎字偏旁諱

源彪傳字文宗頤煊案傳皆稱其字而不稱其名蓋唐人避虎字偏旁諱盧叔武傳北史作叔彪其避諱與此同

睦豫

睦豫傳字道開趙郡高邑人父寂梁北平太守錢氏云廣韻睦字下不云又姓它書亦未見睦姓者然諸本皆從目旁頤煊案魏書有逸士睦存傳慕容寶傳有中書令睦寔字懷道即夸父

諸史考異卷十一

十

廣雅書局

皆目旁

節下

孟業傳魏彭城王韶拜定州除典籤對曰業以微細伏事節下頤煊案晉書呂光載記間堅寇晉光欲更須後命部將進曰節下受任金方赴機宜速宋書劉穆之傳公所流遠代而以老母稚子委節下陳書高祖紀節下奉辭伐罪故當生死以之隋書百官志諸王境內稱之曰殿下公侯封郡縣者境內稱之曰殿下節下之稱亦由是也

成安令

路去病傳擢為成安令京城下有鄴臨漳成安三縣並設之下舊號難治頤煊案隋書百官志齊制鄴臨漳成安三縣合並置

丞地形志魏尹有鄴臨漳二縣而無成安元和郡縣志高齊文宣帝分鄴縣置成安縣

阿那瓌

高阿那瓌傳肱至長安封郡公為隆州刺史誅雖作肱字世人皆稱為瓌音頤煊案周書王謙傳作隆州刺史阿史那瓌隋書梁睿傳謙又令高阿那瓌等攻利州

諸史考異卷十一

十一

廣雅書局

諸史考異卷十一終

番禺沈葆和初校鄭權覆校



臨海洪頤煊撰

周書

薛瑾

文帝紀齊神武留其將薛瑾守關而退頤煊案北齊書神武紀作命行臺尚書長史薛瑜守潼關

東雍州

魏廢帝三年正月改東雍為華州頤煊案隋志京兆郡鄭縣後魏道東雍州并華山郡西魏改曰華州又有絳郡後魏置東雍州後周改曰絳州此即地形志所載之東雍州與此別

淮州

諸史考異卷十二

廣雅書局

東荆為淮州淮州為純州頤煊案隋志淮安郡後魏置東荆州西魏改為淮州桐柏縣梁置曰淮安并立華州西魏改州為淮州後改為純州

梁州

東梁為金州南梁為隆州北梁為靜州頤煊案隋志西城郡梁置梁州尋改曰南梁州西魏改置為東梁州尋改為金州巴西郡梁置南梁北巴州西魏置隆州唯北梁未詳所在元和郡縣志劔南道靜州本漢羣陵縣地天授元年于此置靜州疑即其舊地

西益東巴

西益為利州東巴為集州頤煊案隋志義城郡後魏立益州世

號小益州梁曰黎州西魏復曰益州又改曰利州魏書傅豎眼傳尋假鎮軍將軍都督梁西益巴三州諸軍事即此隋志漢州郡隸江縣後周置集州本在巴東不言東巴州史之畧也

沙州

沙州為深州頤煊案沙州有二隋志蒲圻縣梁置上雋郡又有沙陽縣置沙州州尋廢地形志沙州蕭衍置魏因之治白沙關城任果傳伯父褒龍驤將軍新巴南安漢廣三郡守沙州刺史二沙州其地不同

巖州

義州為巖州頤煊案隋志汲郡東魏置義州魏郡林慮縣開皇十六年置巖州許善心傳出除巖州刺史

諸史考異卷十二

廣雅書局

温州

新州為温州江州為沔州頤煊案隋志安陸郡京山縣梁置新州西魏改為温州陳書周文育傳高祖以侯瑱據温州南史作江州蓋温州本江州地

陵州資州

孝閔帝紀元年正月於劔南陵并置陵州武康郡置資州頤煊案隋志隆山郡西魏置陵州資陽郡西魏置資州元和郡縣志陵州因陵井以為名陵井者本沛國張道陵所開故以陵為號後魏廢帝二年析武康郡之陽安縣置資州視隋志為詳

南益州

武帝紀保定元年九月南益州遣使獻滇馬及蜀鏡二年十月



分南寧州置恭州頤煊案新唐書地理志南寧州漢夜郎地武德元年開南中因故同樂縣置即宋齊志之寧州後沒入蠻中故隋志開邊縣有恭州而無南寧新唐志南寧州在羅廬州之列

夕惕若厲

三年詔曰惟斯不安夕惕若厲頤煊案淮南人間訓漢書王莽傳風俗通義說文勗字注及張衡思元賦引易皆曰夕惕若厲得此知河北所行本亦作夕惕若厲

尉遲勤

建德六年正月尉遲勤擒齊主及其太子恆于青州頤煊案北齊書幼主紀作為周將尉遲綱所獲綱本傳天和四年已薨于京師不與此役勤綱之子也

豐州

越王盛傳大象元年詔以豐州武當安富二郡邑萬戶為越頤煊案合孤整傳除整豐州刺史豐州舊治不居人民賦役參集勞逸不均整請移治武當詔可其奏隋志武當縣舊置武當郡又梁置興州後周改豐州安富疑即安福梁置曰廣福并為郡當是避隋諱改為安富

澧州

代吳王達傳所管澧州刺史蔡澤頤煊案郭彥傳孝閔帝踐阼出為澧州刺史蠻左生梗未遵朝憲隋志澧陽郡平陳置松州尋改為澧州不言後周置者蓋攷之不審也

二十州

賀拔岳傳永熙二年孝武詔岳都督二雍二華二岐四梁二益巴二夏蔚靈涇二十州諸軍事頤煊案魏書賀拔岳傳作二益巴蔚靈下有南益二字依此傳改作二益巴恰二十州若增南益則多一州矣傳寫當有舛譌

昌平

寇洛傳上谷昌平人也頤煊案地形志昌平縣屬平昌郡不屬上谷

玉壁城

王思政傳仍鎮弘農思政以玉壁地在險要請築城即自營度移鎮之遷并州刺史仍鎮玉壁頤煊案元和郡縣志玉壁故城在稷山縣南十二里魏文帝大統四年東道行臺王思政表築玉壁城因自鎮之後置為勳州郭賢傳尋出為勳州刺史鎮玉壁韋孝寬傳保定初以孝寬立勳玉壁遂于玉壁置勳州是也

諸史考異卷十二

固道氏

豆盧瑑傳魏恭帝三年武興氏及固查氏魏大王等相應反叛頤煊案氏傳作固道氏魏天王等隋志河池郡梁泉縣後魏置郡曰固道則作查字者謬

沙文方三州

永恩武成元年遷都督利沙文三州諸軍事利州刺史錢氏攷異云趙剛傳孝閔帝踐阼出為利州總管沙利方渠四州刺史沙方文三州不見於隋志頤煊案崔猷傳及太祖崩始利沙興



等諸州阻兵爲逆隋志武都郡長松縣西魏置初曰建昌置文  
州同昌郡封德縣後周置又立芳州芳卽方矣皆與利州相近

樹頰

楊忠傳因家于神武樹頰焉頰煊案地形志神武郡作殊頰

信州

乃授忠都督三荆二襄二廣南雍平信隨江二鄂浙十五州諸  
軍事錢氏攷異云隋志梁于巴東郡置信州此時亦未屬魏不  
知忠所督置于何所頰煊案武帝紀天和六年四月信州蠻渠  
冉祖喜冉龍驤舉兵反靜帝紀大象二年分潼州管内新遂普  
合及瀘州管内瀘戎六州並隸信州總管府隋志巴東郡梁置  
信州後周置總管府錢氏說誤

諸史考異卷十二

五 廣雅書局印

同州

梁同州刺史柳仲禮雷其長史馬岫守安陸自率兵騎一萬寇  
襄陽頰煊案文帝紀梁司州刺史柳仲禮隋志安陸郡梁置南  
司州治安陸縣同州當是司州之譌

幽州

乃拜總管涇幽靈雲鹽顯六州諸軍事涇州刺史錢氏攷異云  
幽州與涇絕遠當是幽字之譌頰煊案地形志靈雲顯三州皆  
在汾并二州與幽州北界相近魏書李訢傳父崇爲北幽州刺  
史當卽此州

李虎

尉遲綱傳大統元年從儀同李諱討曹泥破之頰煊案文帝紀

作儀同李虎令狐德棻撰周書唐人嘗避唐諱唯此傳尙存其  
舊餘凡作李虎者皆後人所改

東雍州

楊寬傳弘農華陰人也五年除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  
督東雍州諸軍事東雍州刺史卽本州也頰煊案隋志鄭縣後  
魏置東雍州并華山郡西魏改曰華州地形志華陰屬華山郡  
故其時以東雍爲本州

何以守位曰仁

蘇綽傳何以守位曰仁頰煊案陸德明釋文作曰人注云王肅  
卞伯玉桓元明僧紹作仁此河北本亦作曰仁

甌山城

諸史考異卷十二

六 廣雅書局印

李賢傳乃遷江夏民二千餘戶以實安州并築甌山城頰煊案  
隋志普安郡梁置南梁州後改爲安州沔陽郡甌山縣後周置  
卽此城

涪陵郡

陸騰傳涪陵郡守簡休祖又據楚向臨容開信等州地方二千  
餘里阻兵爲亂頰煊案辛慶之傳時臨信楚合等諸州亦多從  
逆隋志無向州當是合字之譌若渠郡墊江縣西魏置容州容  
山郡

西江州

賀若敦傳巴西人譙淹據南梁州與梁西江州刺史王開業共  
爲表裏扇動羣蠻頰煊案隋志清江郡巴山縣梁置宜都宜昌



郡縣後周置江州沔陽郡飯山縣梁置梁安郡西魏改曰魏安郡置江州魏廢帝三年改江州為沔州此即西江州矣

陽周

郭賢傳趙與陽州人也頤煊案地形志作陽周

南幽州

韋孝寬傳父旭建義初雍州大中正永安二年拜右將軍南幽州刺史頤煊案南幽當作南幽魏廢帝三帝改南幽為幽州隋

志北地郡後魏置幽州西魏改為靈州省南字

韓陵

趙善傳天光拒齊神武于寒陵頤煊案當作韓陵

務州

諸史考異卷十二

七 廣雅書局影

元定傳祖比類魏安西將軍務州刺史頤煊案北史作葵州地形志無此二州名當是豫字之譌

高粱

揚榭傳正平高粱人頤煊案地形志作高涼屬高涼郡又正平

河北南涉二絳建州大寧等城並有請為內應者南涉北史作南汾大寧地形志作泰寧

邵州

又於邵郡置邵州以榭為刺史頤煊案隋志垣縣後魏置邵郡及白水縣後周置邵州

儻城郡

韓盛祖與魏儻成郡守頤煊案楊乾運傳儻城與勢人也隋志

漢州郡與勢縣舊置儻成郡地形志不載崔猷傳即以猷為都督梁利等十二城白馬儻城二防諸軍事其時郡已廢為防矣

拓州

裴俠傳出為郢州刺史尋轉沔州刺史頤煊案北史作拓州隋志夷陵郡梁置宜州西魏改曰拓州

中華郡

合狐整傳拜御正中大夫出為中華郡守頤煊案隋志富平縣舊北地郡後周改曰中華郡

洵州

寇儁傳子奉位至儀同三司洵州刺史頤煊案泉企傳蠻帥杜清河自稱巴州刺史以州入附改巴州為洵州隋志西城郡金川縣後周置洵州尋廢元儁傳有洵州刺史宜都郡公元顏子

諸史考異卷十二

八 廣雅書局影

臨信楚合開通六州

辛慶之傳族子昂天和初陸騰討信州羣蠻歷時未克高祖詔昂使與通渠等諸州運糧饋之時臨信楚合等諸州亦多從逆

昂合老弱使還巴州萬榮郡於是遂募開通二州得三千人直趨賊壘頤煊案隋志巴東郡梁置信州後周置總管府臨江縣

後周置臨州巴郡梁置楚州涪陵郡西魏置合州清化郡舊置

巴州永穆縣有萬榮郡西流縣西魏又置開州通州郡梁置萬

州西魏曰通川即通州之譌

東徐州

韓雄傳除東徐州刺史東魏東雍州刺史郭叔畧與雄接境頤

漢州郡與勢縣舊置儻成郡地形志不載崔猷傳即以猷為都督梁利等十二城白馬儻城二防諸軍事其時郡已廢為防矣

拓州

裴俠傳出為郢州刺史尋轉沔州刺史頤煊案北史作拓州隋志夷陵郡梁置宜州西魏改曰拓州

中華郡

合狐整傳拜御正中大夫出為中華郡守頤煊案隋志富平縣舊北地郡後周改曰中華郡

洵州

寇儁傳子奉位至儀同三司洵州刺史頤煊案泉企傳蠻帥杜清河自稱巴州刺史以州入附改巴州為洵州隋志西城郡金川縣後周置洵州尋廢元儁傳有洵州刺史宜都郡公元顏子



煇案下文世宗二年除使持節都督中徐虞洛四州諸軍事中州刺史徐卽東徐四州地當相近隋志絳郡後魏置東雍州河東郡河北縣舊置河北郡明帝紀置虞州河南郡舊置洛州新安縣後周置中州唯不載東徐州治所地形志東徐州治下邳城其相距恐遠

南洛州

泉企傳大將軍王雄南征上津魏興仲遵率所部兵從雄討平之遂於上津置南洛州以仲遵為刺史頤煇案王雄傳大統七年雄率軍出子午谷圍梁上津魏興明年克之以其地為東梁州二州同時並置隋志上洛郡上津縣舊置北上洛郡梁改為南洛州非也

諸史考異卷十二

九

廣雅書局

直州

李遷哲傳安康人也除直州刺史卽本州也頤煇案隋志安康縣齊置安康郡後魏置東梁州後蕭詧改直州

上甲郡

扶猛傳上甲黃土人頤煇案隋志西城郡黃土縣西魏置濟陽郡後周郡省入甲郡置縣曰黃土豐利縣梁置南上洛郡後周省入上津郡後又廢入甲郡皆無上字

青州

世為渠帥猛梁大同中出為青州刺史轉上庸新城二郡守頤煇案隋志眉山郡西魏曰眉州後周曰青州

邑陽

陽雄傳上洛邑陽人也頤煇案隋志上洛郡上洛縣舊置上洛郡不言邑陽縣弘農郡朱陽縣舊置朱陽郡後周郡廢有邑陽縣則朱陽廢後邑陽屬上洛也傳又云前後增邑四千五百戶世襲邑陽郡守則邑陽又置為郡矣皆隋志所不載

平州

又侵陷南郡之當陽臨沮等數縣詔遣開府賀若敦潘招等討平之卽以其地置平州以雄為刺史頤煇案隋書地理志南郡當陽縣後周置平州領漳川安遠二郡

李寶鼎

熊安生傳東魏天平中受禮於李寶鼎頤煇案李鉉字寶鼎見北齊書儒林傳馮偉傳少從李寶鼎遊學鮑季詳傳少時恆為

諸史考異卷十二

十

廣雅書局

李寶鼎都講皆稱其字

基平郡三州

蕭歸傳高祖詔以基平郡三州歸之於歸頤煇案隋志竟陵郡豐鄉縣西魏置又置基州南郡當陽縣後周置平州領漳川安遠二郡竟陵郡樂鄉縣舊置武寧郡西魏置郡州又紫陵縣西魏置華陵縣後周改名焉其城南面梁置郡州

信州

蠻傳信州舊治白帝騰更於劉備故宮城南八陣之北臨江岸築城移置信州又以巫縣信陵秭歸並是峽中要險於是築城置防以為襟帶焉頤煇案隋志巴東郡梁置信州後周置總管府巴東縣舊曰歸鄉梁置信陵郡又巫山縣秭歸縣並屬東巴



郡

恆陵

獠傳天和三年梁州恆陵獠叛總管長史趙文表討之頤煊案趙文表傳作恆陵

南洮州

羌傳大統四年以介定為南洮州刺史後改洮州為岷州仍以介定為刺史頤煊案隋志臨洮郡後周武帝逐吐谷渾以置洮州在此南洮後臨洮縣西魏置曰溢樂并置岷州不云洮州改落叢郡

氏傳世宗時興州人段吒及下辯柏樹二縣民反相率成蘭泉成氏酋姜多復率廚中氏蜀攻陷落叢郡以應之頤煊案隋志

諸史考異卷十二

十一

順政郡後魏置東益州西魏改為興州鳴水縣西魏置曰落叢並置落叢郡

諸史考異卷十二終

番禺沈葆和初校鄭權覆校

諸史考異卷十三

臨海洪頤煊撰

隋書上

平原太守

高祖紀煊生平原太守烈烈生靈遠將軍頤煊案周書楊忠傳作祖烈龍驤將軍太原郡守父頑以軍功除建遠將軍官號與此不同

尉遲迴

韋孝寬破尉遲迴於相州頤煊案宇文述傳高祖為丞相尉遲作亂五行志周大象二年尉遲敗於相州迴本姓尉氏後改尉遲周書皆稱尉遲迴隋書皆稱尉遲下文大定元年二月壬子

諸史考異卷十三

十一

今日已前賜姓皆復其舊此在未賜復以前故猶稱尉遲迴

二十郡

以隋州之崇業鄆州之安陸城陽温州之宜人應州之平靖上明順州之淮南土州之永川昌州之廣昌安昌申州之義陽淮安息州之新蔡建安豫州之汝南臨潁廣靈初安蔡州之蔡陽鄆州之漢東二十郡為隋國頤煊案二十郡所在皆見于地理志唯不載土州之永川息州之建安未知是何郡之改隋州崇業郡亦不見于志

馬榮伯等六儒

開皇五年四月詔徵山東馬榮伯等六儒頤煊案儒林馬光傳字榮伯開皇初高祖徵山東義學之士光與張仲讓孔範龔士



榮張黑奴劉祖仁等俱至並授太學博士時人號為六儒北史作詔徵山東大儒馬伯榮等非是

民部尙書

六年正月遣民部尙書蘇威巡省山東頤煊案隋書修於唐初應避民字諱百官志又改吏部為選部戶部為人部字尙未改新唐書百官志高宗卽位改民部曰戶部北史作戶部尙書蘇威是又據改後書之

浙州

十年六月浙江刺史元冑為靈州總管頤煊案元冑傳歷毫浙二州刺史拜靈州總管地理志浙陽郡西魏置浙州此作浙江是安人所改

諸史考異卷十三

二

廣雅書局

生日

仁壽三年五月詔六月十三日是朕生日宜令海內為武元皇帝元明皇后斷屠頤煊案此為後世重生日之始在唐中宗元宗之前

南蘇道

煬帝紀大業八年左第六軍可南蘇道頤煊案高麗諸道皆本于漢郡縣漢書地理志高駒驪又有南蘇水西北經塞外南蘇道當因此水得名

高陽郡

九年十月改博陵為高陽郡錢氏攷異云地理志失記頤煊案地理志博陵下不言改為高陽河間郡高陽縣下云舊置高陽

郡當是其後所改并也

德皇帝

禮儀志陳制永定元年武帝受禪明年有事南郊以皇考德皇帝配頤煊案陳書武帝紀永定元年冬十月乙亥高祖卽皇帝位追尊皇考曰景皇帝周太祖皇考武成初追尊曰德皇帝此于陳制稱皇考德皇帝誤甚

後齊

北齊籍于帝城東南千畝內頤煊案隋書北齊皆稱後齊此作北齊是後人所改

闕戟

皇帝諸侯加以弧韜榻戟頤煊案下文皆作闕戟闕戟卽柴戟漢書匈奴傳注柴戟有衣之戟也

翽衣

食命婦歸則服翽衣元色頤煊案皇后衣十二等鞞衣襜衣驚衣鳴衣鵠衣皆本于爾雅五雉爾雅秩秩海雉郭璞注如雉而黑在海中山上此卽改作翽衣說文玉篇俱無翽字

樂記

音樂志樂記取公孫尼子頤煊案史記樂書正義其樂記者公孫尼子次撰也馬氏意林公孫尼子云樂者先王所以飾喜也軍旅者先王所以飾怒也今在樂記中

宣業舞

蕭子顯齊書志曰宋孝建初朝議以凱容舞為詔舞宣業舞為



武德舞據韶為言宣業即是古之大武非武德也頤煊案今南齊志作宣烈舞

盈不足

律麻志七曰盈胸以御隱雜互見頤煊案九章算術作盈不足以御隱雜互見周禮保氏九數鄭司農注亦作贏不足

劉焯卒

其開皇十七年所行麻術命冬至起虛五度後稍覺其疎至大業四年劉焯卒後乃敢改法又四年駕幸汾陽宮太史奏曰日食無效帝召焯欲行其麻會焯死麻竟不行頤煊案劉焯傳大業六年卒時年六十七

日景

諸史考異卷十三

四

廣雅書局

天文志攷靈曜周髀張衡靈憲及鄭玄注周官並云日景于地千里而差一寸頤煊案辨正論卷五宋何承天與智嚴慧觀法師共爭邊中法師云西域之地夏至之日日正中時豎木無影漢國影臺至期立表猶餘陰在依算經天上一寸地下千里何乃悟焉一本作立夏之日

蘭欽反

中大通六年四月丁卯熒惑在南斗其年十二月北梁州刺史蘭欽舉兵反後年更為大同元年頤煊案武帝紀蘭欽攻漢中在大同元年十一月

北營州

建德七年十二月癸丑流星大如月是月營州刺史高寶靈據

州反頤煊案周書武帝紀作建德六年十二月北營州刺史高寶靈據州反

呼楊為贏

五行志時人呼楊姓多為贏者頤煊案文選祭顏光祿文李善注郭璞三蒼解詁曰楊音盈匡謬正俗文曰俗呼姓楊者往往為盈音有何依據荅曰按晉灼漢書音義反楊憚為由嬰如此則楊姓舊有盈音蓋是當時方俗未可非也

麟遊太守

恭帝義寧二年麟遊司馬太守武獻羊羔生而無尾頤煊案元和郡縣志麟遊縣本漢杜陽縣地隋于此置仁壽宮義寧元年獲麟于公所因廢宮置立郡縣地理志不載

諸史考異卷十三

五

廣雅書局

禁法度

刑法志梁武帝時欲議定律令得齊時舊郎濟陽蔡法度家傳律學于是以為兼尚書刪定郎使損益舊本以為梁律天監二年四月法度表上新律又上令三十卷科三十卷帝乃以法度守廷尉卿頤煊案經籍志梁律二十卷梁義興太守蔡法度當是其後所歷官也

劉訥

百官志以太學博士劉訥兼殿中都頤煊案劉臻傳有劉訥者亦任儀同俱為太子學士

陸始

陸始名公之弟位居納言曲蒙優禮方有斯授頤煊案陸始歷



吏部尚書晉書附見其父陸玩傳

國主稱臣

諸王公侯國官皆稱臣頤煊案宋書劉穆之傳先是郡縣為封國若自吏相並於國主稱臣去任便止至世祖孝建中始革此制為下官致敬

南新豐

地理志渭南縣後魏置渭南郡西魏分置靈源中源二縣後周郡及二縣並廢入焉頤煊案元和郡縣志後魏孝明帝于今縣東南四里置渭南郡及南新豐縣西魏廢帝二年改南新豐為渭南縣志不載

湫谷

諸史考異卷十三

六 廣雅書局

安定郡臨涇縣大業初置初曰秋谷尋改焉頤煊案秋當作湫元和郡縣志隋大業元年于今縣理置湫谷縣取縣內湫谷為名

廣閭

靈武郡靈武縣後周置曰建安開皇十八年改建安為廣閭仁壽元年改名焉頤煊案元和郡縣志開皇十八年改為大渭縣當因避隋諱改

鄯州

西平郡舊置騰州頤煊案騰當作鄯地形志鄯州郡縣闕元和郡縣志後魏孝昌二年立鄯州

冥安

敦煌郡常樂縣後魏置常樂郡後周併涼興大至冥安閭泉合為涼興縣錢氏攷異云冥安當作宜安頤煊案漢書地理志續漢志皆作冥安應劭曰冥水出北入其澤元和郡縣志晉昌縣本漢冥安縣因縣界冥水為名也晉書地理志作宜安當是傳寫之譌

閩鄉

河南郡閩鄉縣舊曰湖城開皇十六年改焉頤煊案元和郡縣志周明帝二年置閩鄉郡閩鄉本湖縣鄉名閩古文間字也說文從門旻聲開皇三年廢閩鄉郡移湖城縣于今所改名閩鄉縣

白狗堆

諸史考異卷十三

七 廣雅書局

汝南郡真陽縣又有白狗縣梁置淮州後齊廢州以置齊興郡頤煊案地形志西淮州蕭衍置魏因之治豫州界白狗堆即此城

長淵

弘農郡長泉縣後魏曰南陝西魏改焉頤煊案元和郡縣志長水縣後魏宣武帝分盧氏東境置南陝縣西魏廢帝改為長淵義盛元年以犯高祖廟諱改為長水此作長泉亦避唐諱改

內鄉

浙陽郡內鄉縣舊曰西浙陽郡西魏改為內鄉頤煊案元和郡縣志後魏于此置浙陽郡廢帝改為中鄉縣隋開皇三年以避廟諱改為內鄉



魯州

東平郡後周置魯州尋廢頤煊案上文襄城郡魯縣後魏立魯陽郡後置魯州大業初州廢二州地相近不應同名錢氏以魯陽之魯州為廣州之譌其說是也

貴鄉

武陽郡貴鄉縣東魏置頤煊案元和郡縣志貴鄉縣本漢元城縣地後魏孝文帝分置貴鄉縣地形志天平二年分館陶置

曲沃

絳郡曲沃縣後周置建德六年廢頤煊案此文有脫誤地形志正平郡曲沃縣太和十一年置

太平

太平縣後魏置頤煊案元和郡縣志後魏太武于今縣東北二十七里太平故關城置秦平縣周改秦平為太平

伍城

文城郡伍城縣後魏置曰刑軍縣改為伍城後又置伍城郡開皇初郡廢頤煊案元和郡縣志後魏于此置伍城郡領京軍縣孝文帝改京軍縣為伍城縣開皇三年廢伍城郡地形志伍城郡五城縣永安中置

善陽

馬邑郡善陽縣後齊置縣曰招遠大業初改曰善陽頤煊案元和郡縣志大業元年改為郡陽縣

永年

武安郡永年縣舊曰廣平置廣平郡後齊廢北廣平郡及曲梁廣平二縣入仁壽元年改廣平為永年頤煊案元和郡縣志高齊文宣帝省典梁置廣年縣仁壽元年改廣年為永年避煬帝諱也

昔陽

趙郡鼓城縣開皇十六年分置昔陽縣十八年改為鼓城縣頤煊案元和郡縣志隋開皇六年置昔陽縣十八年改為鼓城縣水經濁漳水注昔陽城本鼓聚作晉陽是傳寫之譌

濰州

北海郡北海縣開皇十六年分置濰州大業初州廢頤煊案濰當作濰元和郡縣志開皇十六年又于此置濰州取界內濰水

諸史考異卷十三

為名大業二年廢濰州

魯郡

魯郡舊兗州大業二年改為魯郡頤煊案元和郡縣志大業元年于兗州置都督府二年改為魯州三年改為魯郡博城縣下云大業初州廢即魯州之改為魯郡也志脫魯州之置錢氏引王劭舍利感應記以為當置秦州是誤證

南陽

宣城郡涇縣平陳省安吳南陽二縣入焉頤煊案南齊志宣城郡無南陽縣當是廣陽避隋諱改作南陽

新會郡

南海郡新會縣舊置新會郡平陳郡廢又併益允永昌新建熙



潭化召懷集六縣爲封有堯十二年改爲允州頤煊案此節文有舛譌宋齊志新會郡有新熙而無新建十二年前當稱開皇有堯二字係涉含涯縣有堯山而譌

樂陽郡

鬱林郡樂山縣梁置樂陽郡頤煊案元和郡縣志陳于此置樂陽郡

南司州

永安郡黃陂縣後齊置南司州後周改曰黃州頤煊案元和郡縣志黃陂縣本黃城鎮周大象元年改鎮爲南司州

湘陰縣

巴陵郡湘陰縣梁置岳陽郡及羅州陳廢州及湘陰入岳陽縣

諸史考異卷十三

十

廣雅書局

尋改岳陽爲湘陰頤煊案元和郡縣志宋元徽二年分益陽羅湘西三縣立湘陰志失載

諸史考異卷十三終

番禺沈葆和初校鄭權覆校

諸史考異卷十四

臨海洪頤煊撰

隋書下

宋衷

經籍志梁有漢荆州五業從事宋忠注周易十卷頤煊案陸德明釋文序錄宋衷注九卷字仲子南陽章陵人後漢荆州五等從事七志七錄云十卷五業是五等之譌忠衷古字通用

伏曼容

梁有臨海合伏曼容注周易八卷頤煊案梁書伏曼容傳作臨海太守

張譏

諸史考異卷十四

一

廣雅書局

周易講疏三十卷陳詒議參軍張機撰頤煊案陳書本傳作張譏撰周易義三十卷

諡法

大戴禮記十三卷梁有諡法三卷後漢安南太守劉熙注亡頤煊案大戴禮記本有諡法篇白虎通號篇引禮記諡法仁義所生稱王諡篇引禮記諡法強理勁直曰武故志附于大戴禮記下劉熙注宋蘇洵撰諡法多引之

續春秋義略

春秋左氏經傳義略二十五卷陳國子博士沈文阿撰王元規續沈文阿春秋左氏傳義略十卷頤煊案陳書王元規傳元規著春秋發題辭及義記十一卷不言續沈書陸德明經典釋文



序錄左氏梁東宮學士沈文何撰春秋義疏闕下秩陳東宮學士王元規續成之與此合

京相璠

春秋土地名二卷晉裴秀客京相璠等撰頤煊案水經穀水注京相璠與裴司空彥季修晉輿地圖作春秋土地名

孟整

梁有盈氏及孟釐注論語各十卷亡頤煊案孟釐當作孟整經典釋文序錄論語盈氏注十卷孟整注十卷一云孟陋陋字少孤江夏人東晉撫軍參軍不就

齊春秋

齊春秋三十卷梁奉朝請吳均撰頤煊案梁書吳均傳除奉朝

諸史考異卷十四

廣雅書局

請均表求撰齊春秋書成奏之高祖以其書不實使中書舍人劉之遴詰問數條竟支離無對赦付省焚之坐免職

劉景

涼書十卷記張軌事偽梁大將軍從事中郎劉景撰敦煌實錄二十卷劉景撰頤煊案偽梁當作偽涼劉景本作劉昞避唐諱改魏書有劉昞傳

益部耆舊傳

益部耆舊傳十四卷陳長壽撰頤煊案長字衍舊唐志益部耆舊傳十四卷陳壽撰

英蕃可錄

英蕃可錄二卷張萬賢撰邵武侯新注頤煊案舊唐志英蕃可

錄事二卷殷系撰與此不同

太康地記

元康三年地記六卷頤煊案元康當作太康舊唐志地記五卷太康三年撰宋書州郡志始盛合下三國志孫皓寶鼎二年注俱引太康三年地記

西京記

西京記三卷頤煊案周書薛寘傳又撰西京記三卷引據該洽世稱其博聞焉舊唐志西京記三卷薛寘志

殷興

通語十卷晉尚書左丞殷興撰頤煊案舊唐志通語十卷文禮殷興續

諸史考異卷十四

廣雅書局

老子節解

老子節解二卷頤煊案經典釋文序錄節解二卷不詳作者或云老子所作一云河上公作

莊子義疏

梁有莊子義疏三卷宋處士李叔之撰頤煊案經典釋文序錄叔之義疏三卷字穆口琅邪人宋處士亦作注

鬼谷子

鬼谷子三卷樂一注頤煊案一當作壹史記蘇秦列傳正義引鬼谷子樂一注舊唐志鬼谷子三卷樂臺注臺即壹字之譌

靈憲

靈憲一卷張衡撰頤煊案舊唐志靈憲圖一卷張衡撰天文志



衡所鑄圖遇亂湮沒星官名數亦不復存後漢書張衡傳衡著靈憲不言有圖

甲子元麻

齊甲子元麻一卷宋氏撰頤煊案舊唐志北齊天保麻一卷宋景業撰律麻志後齊文宣受禪命散騎侍郎宋景業造天保麻以上元甲子至天保元年庚午甲子元麻即天保麻宋景業撰

亭亭白姦法

遜甲九宮亭亭白姦書一卷頤煊案太白陰經神殺門戶篇有推亭亭白姦法常以正月加正時神后下為亭亭寅午戌上見孟春木位上是白奸向背擇日篇推亭亭白姦常以月將加時辰神后下為亭亭所在次析十二月時其寅申己亥神后白姦

諸史考異卷十四

四

廣雅書局

所在神后時白姦在寅常行四孟亭亭常以白姦因於己亥格于寅申

玉女反閉局

玉女反閉局法一卷頤煊案太白陰經出師安營篇有玉女反閉局法一卷以刀畫地常以六為數室中六尺庭中六步野外六十步手持六算長一尺二寸假令甲日從甲上入己日從乙上入戊日從東西南北入入局竟從今日日辰起假令子日即以第一算置子上第二算加丑上第三算加寅上第四算加卯上第五算加辰上第六算加巳上下六持亦依次去便呼云鼠行失窟入市便逐子上算置戌上度算訖大呼云青龍下次移丑上算置卯上六牛入免塗食時草度訖就便呼云朱雀下次

移寅上算置巳上云猛虎跳鳶來到度算便呼云句陳下次移

卯上算置丑上云兔入牛欄伏不起便大呼云白虎下次移辰上算置午上云龍入馬廄因畱止度訖便呼云武下次移巳上算置申上呼云騰蛇宛轉來度訖便呼云六合下兩算夾一算

先成為天門後成為地戶所避難出天門入地戶乘玉女上云吉仍呼玉女所在之庚上玉女來護我無令百鬼中傷我敵人

不見我以為米薪狗開天門而閉地戶咒會交手以算閉門而去勿反顧以刀畫地即地脉不得復見

竭伽仙人

竭伽仙人占夢書一卷頤煊案天文類有婆羅門竭伽仙人天文說三十卷此亦婆羅門書也

諸史考異卷十四

五

廣雅書局

阮河南藥方

梁又有阮河南藥方十六卷阮文叔撰頤煊案舊唐志阮河南方十六卷阮炳撰文叔當是避唐諱改稱其字外臺祕要引有阮河南方

李陵集

漢騎都尉李陵集二卷頤煊案史通雜說篇李陵集有與蘇武書詞采壯麗音句流麗觀其文體不類西漢殆後來所為假稱陵作也藝文類聚文選注太平御覽引有李陵與蘇武書蘇武報李陵書李陵重與蘇武書當在李陵集中

辛德遠

晉臨海太守辛德遠集五卷梁四卷頤煊案舊唐志辛昞集四



卷德遠即昉字晉書孫恩傳臨海太守辛景皆避唐諱改

江智深

宋北中郎長史江智深集九卷并目一卷頤煊案智深本作智淵宋書有傳舊唐志江智泉集十卷皆避唐諱改

梁明帝

煬帝蕭皇后傳梁明帝歸之女也頤煊案周書蕭歸傳歸在位二十三載五年五月薨其羣臣葬之于顯陵諡曰孝文皇帝廟號世宗外戚蕭歸傳作梁之臣子諡曰孝明皇帝

升遷伯

李穆傳又別封一子為升遷伯穆讓兄子軌許之頤煊案周書李賢傳作孝軌開府儀同大將軍升遷縣伯孝穆傳亦作穆諱

諸史考異卷十四

六 廣雅書局

迴封賢子孝軌

新圖

王世積傳闡熙新圖人也頤煊案地理志朔方郡長澤縣西魏置闡熙郡地形志闡熙郡太和十二年置領山鹿新圖二縣玉篇闡古文國字

美陽伯

蘇威傳周太祖時襲爵美陽縣公頤煊案周書蘇綽傳子威嗣襲爵美陽伯

楊遵彥

李德林傳任城王浩為定州刺史舉秀才王因遺尚書令楊遵彥云云頤煊案北齊書楊愔字遵彥盧思道薛道衡傳俱稱

左僕射楊遵彥

滕穆王

滕穆王瓚傳字恆生一名慧高祖母弟也周世以太祖軍功封竟陵郡公頤煊案周書楊忠傳子堅嗣弟整整弟惠大象末大宗伯竟陵縣公慧惠古字通用

寮允

牛弘傳安定鶉觚人也本姓寮氏父允魏侍中工部尚書臨涇公賜姓為牛氏頤煊案周書高賓傳又有安定寮允本姓牛氏歷官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工部尚書臨涇縣公賜姓宇文氏子弘大象末復姓牛氏北史其先避難改姓遼氏

諸史考異卷十四

七 廣雅書局

順攷古道

堯舜至聖猶攷古道而言頤煊案尚書堯典曰若稽古帝堯鄭康成云稽古同天言堯同於天也王肅云堯順攷古道而行之此亦同于王肅

廬州總管

韓擒傳于是拜為廬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任頤煊案陳書後主紀作京口總管韓擒虎

任蠻奴

擒以精騎五百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蠻奴搗之曰老夫尙降諸君何事眾皆散走頤煊案陳書任忠傳小名蠻奴臺城陷其年入長安隋授開府儀同三司卒時年七十七

王述



王長述傳京兆霸城人也祖魏太尉頽焯案周書王羅傳孫述字長述蓋以字行

彭陽縣公

合狐熙傳襲爵彭陽縣公邑二千一百戶頽焯案合狐熙碑亦作襲爵彭陽公邑二千一百戶北史合狐熙傳作彭城傳寫之

李元操

李孝貞傳字元操開皇初拜馮翊太守為犯廟諱于是稱字頽焯案高祖紀祖靈遠將軍頑孝貞避嫌名諱故改稱字王劭傳有家著齊書為內史侍郎李元操所奏文學傳序趙郡李元操皆舉其字

諸史考異卷十四

八

廣雅書局

斐謙之

薛道衡傳河東裴謙目之曰自鼎遷河朔吾謂關西孔子罕值其人今復遇薛君矣頽焯案北齊書作斐謙之附見斐讓之傳

魏史

魏澹傳詔澹別成魏史澹自道武及恭帝為十二紀七十八傳別為史論及例一卷并目錄合九十二卷頽焯案經籍志後魏書一百卷著作郎魏彥深撰魏收書撰于北齊天保二年以東魏為正統故止于孝靜帝澹書撰于隋受禪初年以西魏為正統故止于恭帝此兩書所以不同也

蕭修

劉行本傳行本起家武陵國常侍遇蕭修以梁州北附遂與叔

父璠同歸于周頽焯案周書劉璠傳作益州刺史蕭循

慕容三藏

慕容三藏傳燕人也父紹宗齊尚書左僕射東南道大行臺三藏武平初襲爵燕郡公周武帝授開府儀同三司開皇十年以功授大將軍十五年授疊州總管頽焯案北齊書慕容紹宗傳長子士肅以謀反伏誅士肅弟建中襲爵武平末儀同三司隋開皇中大將軍疊州總管三藏即建中之字其官位皆相合

柳霞

柳莊傳祖季遠梁司徒從事中郎父遐霍州刺史頽焯案周書本傳作柳霞父季遠梁臨川王諮議參軍宜都太守

渾象

宇文愷傳昔張衡渾象以三分為一度頽焯案天文志延熹七年太史令張衡更以銅製渾天儀以四分為一度

熒陽

王劭傳大象元年夏熒陽汴水北有龍鬪熒字三火明火德之盛也頽焯案玉篇熒字注亦作熒陽縣漢韓勅後碑劉寬碑陰鄭烈碑皆作熒陽唐盧藏用紀信碑亦作熒陽地理志作熒陽

堯受命

袁充傳唐堯景辰生景子年受命頽焯案史記帝堯本紀集解皇甫謐曰堯以甲申歲生甲辰即帝位律麻志引竹書紀年堯元年景子與此同

皇甫誕

諸史考異卷十四

九

廣雅書局



皇甫誕傳字元慮安定烏氏人也高祖受禪為兵部侍郎出為  
魯州長史頤煊案皇甫誕碑字元憲安定朝那人授廣州長史

洛州刺史

辛彥之傳人云洛州刺史辛彥之有功德造此堂以待之頤煊

案洛州當作洛州

是察阿黨

何妥傳孔子云是察阿黨則罪無掩蔽頤煊案月令孟冬之月  
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山井鼎攷文引古本足利本作是月  
也察阿黨宋板以下諸本皆脫月也二字據此傳則經本無月  
也二字山井鼎之言不足為據蔡邕王肅云月令周公作此以  
為孔子之言亦異

諸史考異卷十四

十

廣雅書局

章仇太翼

盧太翼傳本姓章仇氏煬帝即位賜姓為盧氏頤煊案經籍志  
風角七卷要候一卷章仇太翼撰柳肅傳劉臻嘗進章仇太翼  
于宮中房陵王勇傳瀛州民章仇太翼皆舉本姓

倭國

倭國傳在百濟新羅東南水陸二千里頤煊案梁書作倭國妥  
委古字通用

孟秉

字文化及傳鷹揚郎將孟秉頤煊案煬帝紀作鷹揚郎將孟景

王充

王充傳頤煊案王世克因避唐諱闕世字紀傳中又皆稱王充

何也

諸史考異卷十四終

諸史考異卷十四

十一

廣雅書局

番禺沈葆和初校鄭權覆校



諸史考異卷十五

臨海洪頤煊撰

南史上

西陵太守

宋武帝本紀以西陵太守朱齡石為益州刺史頤煊案宋書本紀朱齡石傳俱作西陽太守州郡志西陽太守屬郢州西陵縣名屬西陽太守

北東海

元興元年正月進公爵為王以徐州之海陵北東海北譙北梁頤煊案宋書本紀東海上無北字州郡志南徐州治南東海此稱徐州即北徐州治彭城東海上不應加北字

諸史考異卷十五

廣雅書局

王球

文帝本紀元嘉十七年十二月癸亥以光祿大夫王球為尚書僕射十八年十一月戊子尚書僕射王球卒頤煊案宋書本紀皆作王琳宋書有王球傳而無王琳是傳寫謬也

徐道寶

孝武本紀孝建元年二月兗州刺史徐道寶舉兵反頤煊案南郡王義宣傳宋書本紀俱作徐遺寶

鮓鮓

明帝本紀以蜜漬鮓鮓一食數升奢費過度頤煊案南齊書虞願傳帝素能食尤好逐夷以銀鉢盛蜜漬之一食數鉢謂揚州刺史王景文曰此是奇味卿頗足不景文曰臣夙好此物貧素

致之甚難可想見其珍貴

劉彥節

齊高帝本紀與袁粲褚彥回劉彥節等更日入直決事號為四寶頤煊案宋書袁粲傳時粲與齊王褚淵劉秉入直平決萬機時謂之四貴秉字彥節見宗室長沙景王傳史臣避唐嫌名諱因舉其字

配享太祖廟庭

武帝本紀永明十年正月丙戌詔故太宰褚彥回故太尉王儉故司空柳世隆驃騎大將軍王敬則鎮軍大將軍陳顯達故鎮東將軍李安人配享太祖廟庭頤煊案王敬則陳顯達此時尚存後二人以反罪伏誅配享廟庭徒成虛語南齊書禮志於二人結銜上誤添故字錢氏已駁其失不知此紀之尚未誤也

楊婆兒

鬱林王本紀在西州令女巫楊氏禱祀速求天位及文惠薨謂由楊氏之力倍加敬信呼楊婆宋氏以來人間有楊婆兒哥蓋此徵也頤煊案袁彖傳于時何澗為文惠太子作楊畔歌辭甚側麗太子甚悅隋書音樂志其歌曲有陽伴後呼為楊叛兒皆此曲一聲之轉

王偃子

東昏侯本紀遣王寶孫督戰呼為王偃子頤煊案梁書武帝紀闕人王偃子持白虎幡督戰諸軍南齊書本紀作遣左右直長闕登王寶孫督戰呼為王長子



謚曰懿

梁武帝本紀皇考歷位侍中衛尉太子詹事領軍將軍丹陽尹  
贈鎮北將軍謚曰懿頤煊案梁書本紀無謚曰懿三字

大明八年

帝以宋孝武大明元年歲次甲辰生于秣陵縣同夏里三橋宅  
頤煊案當依梁書本紀作大明八年

王天虎

乃遣參軍王天武龐慶國詣江陵頤煊案梁書本紀作王天獸  
皆避唐諱虎字改書內凡白虎幡虎賁虎牢虎檻虎魄虎豹諸  
虎字皆不避唯人名犯者則改蓋其例如此其間有與例不合  
者皆後人所改

諸史考異卷十五

三 廣雅書局

臨川王宏

天監十二年九月加揚州刺史臨川王宏位司空十七年六月  
乙酉中軍將軍中書監臨川王宏以本號行司徒頤煊案梁書  
本紀十七年五月戊寅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臨川王宏免辛  
巳以臨川王宏為中軍將軍中書監此刪戊寅辛巳兩節前後  
官位遂不合

土州

太清元年三月甲辰遣司州刺史羊鴉仁率土州刺史桓和仁  
州刺史湛海珍等應接侯景頤煊案隋書地理志漢東郡土山  
縣梁曰龍巢置土州梁書羊鴉仁傳作土州因字形相近而謬  
武帝本紀作兗州誤

京師

二年三月己未屈獠斬李賁傳首建鄴頤煊案梁書本紀作  
傳首京師簡文本紀大寶二年七月景還至建鄴梁書本紀作  
侯景還至京師李延壽撰南北史每內北而外南故不以梁都  
為京師如此類甚多

東方光

元帝本紀承聖二年十二月宿豫土人東方光據城歸北齊江  
西州郡皆起兵應之頤煊案梁書本紀作宿預土民東方光歸  
化魏江西州郡皆起兵應之二年正月陳霸先遣晉陵太守杜  
僧明率眾助東方光北齊書文宣紀天保四年不載此事則作  
歸梁者是也

諸史考異卷十五

四 廣雅書局

孝閔帝

陳武帝本紀永定元年是歲周閔帝元年及九月冢宰宇文護  
廢閔帝而奉明帝頤煊案周書本紀皆作孝閔帝

太后

宋少帝司馬皇后傳頤煊案宋書本傳作少帝司馬皇太妃延  
壽於諸后未立為皇后由所生尊崇者則稱太后如宋書武帝  
胡婕妤史稱文帝胡太后文帝路淑妃史稱孝武昭路太后文  
帝沈婕妤史稱明宣沈太后是也少帝司馬皇后宋初拜皇太  
子妃少帝即位立為皇后前廢帝何皇后孝建三年納為皇子  
妃大明五年薨於東宮廢帝即位追崇曰獻皇后故皆稱皇后  
宋書稱少帝司馬皇太妃非也



南郡王

齊鬱林王何妃傳南郡王所與無賴人游頤煊案傳中南郡王  
凡三見是時鬱林雖未即位不當稱其舊封此亦史之駁文未  
改正者

徐妃

梁元帝徐妃傳帝製金樓子述其淫行頤煊案今世所傳金樓  
子六卷無言徐妃事

子懷珍嗣

宋長沙景王傳義宗卒於南兖州刺史謚曰惠侯子懷珍嗣頤  
煊案宋書本傳作子懷侯玠嗣珍玠字形相近

海西

諸史考異卷十五

五

廣雅書局

臨川烈武王傳劉遵字慧明淮南海西人頤煊案宋書本傳作  
臨淮海西人州郡志海西屬臨淮郡當是其先屬淮南也

鮑照

鮑照字明遠東海人頤煊案杜甫詩才兼鮑照愁絕倒韋莊詩  
欲將張翰松江雨畫作屏風寄鮑照唐人避武后諱改作昭

錄尙書

江夏王義恭傳徵義恭為司徒錄尙書事義恭小心且戒義康  
之失雖為總錄奉行文書而已頤煊案彭城王義康傳義康既  
專朝權事決自己生殺大事皆以錄命斷之

改刀為力

元凶劭傳初命之曰劭在文為召刀後惡焉改刀為力頤煊案

說文劭勉也从力召聲讀若舜樂韶字在力部此必俗體有作  
劭者而南史妄為之說

廬陵王

廬陵王禧傳字休秀文帝第八子也元嘉二十二年封東海王  
明帝踐阼封廬陵王頤煊案宋書本傳作廬江王

安陰縣公

晉熙王昶傳乃以第六皇子燮繼昶封為晉熙王齊受禪燮降  
封安陰縣公謀反賜死頤煊案宋書本傳作降封隆安縣侯食  
邑千五百戶謀反賜死

武寧太守

王玄謨傳謝晦為荊州請為南蠻行參軍武寧太守頤煊案宋  
書本傳作武昌太守州郡志武寧郡屬荊州武昌郡屬鄆州孝  
建以前屬江州

諸史考異卷十五

六

廣雅書局

冀州刺史

元凶弒立以玄謨為冀州刺史頤煊案宋書作益州刺史下文  
孝武伐逆玄謨遣濟南太守垣護之等將兵赴義則作冀州是

服領

蕭惠開傳今以惠開為憲司冀當稱職但一往限額已自殊有  
所震頤煊案宋書本傳服領作服領

偏諱

蕭琛傳帝每朝謙接琛以舊恩嘗犯武帝偏諱帝歛容琛從容  
曰名不偏諱陛下不應諱願上日各有家風頤煊案六朝凡言



諱者皆其父名此犯武帝父順之偏諱

謝宣明

謝晦傳以晦領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加都督精兵舊將悉以配之頤煊案劉瑀傳與顏竣書曰朱修之三世叛兵一日居荊州青油幕下作謝宣明面見向使齋帥以長刀引吾下席可想見其威嚴

字通遠

謝瞻傳字宣遠一曰名檐字通遠頤煊案謝密傳道遠懷清悟采采標蘭訊是舉其舊字

從叔混

瞻文章之美與從叔琨族弟靈運相抗頤煊案宋書本傳琨作瞻文章之美與從叔琨族弟靈運相抗頤煊案宋書本傳琨作

諸史考異卷十五

七

廣雅書局

混晉書謝安傳混為安孫瞻為安兄萬曾孫靈運為玄孫玄少穎悟與從兄朗俱為叔父安所知故瞻以混為從叔靈運為族弟也

瑗生靈運

謝靈運傳祖玄父瑗生而不慧玄謂親知曰我乃生瑗瑗兒何為不及我頤煊案宋書本傳作我乃生瑗瑗那得生靈運晉書謝玄傳我尚生瑗瑗那得不生靈運三傳文異當以宋書之言為正

聞諱徒跣

謝超宗傳父鳳衛將軍劉道隆正觸其父名曰且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超宗徒跣還內頤煊案王亮傳父攸沈疇之云未知

明府諱若為攸字當作無敬尊傍犬為犬傍無敬尊若是有心攸無心攸亮不履下牀跣而走蓋六朝人重避諱其禮如此

越雋

謝幾卿傳超宗徙越雋詔家人不得相隨頤煊案梁書本傳作超宗坐事徙越州

南奔

梁天監中自尚書三公郎為書侍御史舊郎官轉為此職者世謂之南奔頤煊案宋書百官志漢東京御史中丞遇尚書丞郎則中丞止車執版揖而丞郎坐車舉手禮之而已南齊書王僧虔傳遷御史中丞領驍騎將軍甲族向來多不居憲臺故世以此為左遷

諸史考異卷十五

八

廣雅書局

散騎侍郎

謝密傳晉世名家身有國封者起家多拜員外散騎侍郎頤煊案謝靈運傳襲封康樂公以國公例除員外散騎侍郎不就王弘傳子錫嗣少以宰相子起家為員外散騎亦以有國封也

東鄉君遺財

及東鄉君薨遺財千萬園宅十餘所又會稽吳興琅邪諸處太傅安司空珍時事業奴僮猶數百人頤煊案上文稱混仍世宰相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役千人此為重出

雙聲疊韻

謝莊傳王玄謨問莊何者為雙聲何者為疊韻答曰元護為雙聲礪礪為疊韻頤煊案宋重修廣韻卷末有雙聲疊韻法章灼



良略是雙聲灼略章良是疊韻章掌良兩是雙聲掌兩章良是疊韻即本於此

新歲三十五

亡高祖四十曾祖三十三亡祖四十七下官新歲便四十五頤煊案宋書本傳作新歲便三十五莊以泰始二年卒年四十六此與江表王義恭牋在孝建二年則作四十五者誤也莊高祖謝萬晉書萬卒時年四十二此作四十亦誤

唯宜飲酒

謝朓傳仍為吳興太守弟滯時為吏部尚書朓至郡致濬數斛酒還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頤煊案謝滯傳初朓為吳興濬於征虜滯送別指滯口曰此中唯宜飲酒文意相同

諸史考異卷十五

九 廣雅書局采

珣字音

王宏傳客有疑其諱者宏曰家諱與蘇子高同頤煊案宏父名珣客疑其所讀音陸德明爾雅釋文珣胥均反又音峻說文云周書所謂夷玉讀若宣宏言與蘇子高同則是讀音峻也

路瓊之

王僧達傳路瓊之太后兄慶之孫也宅與僧達門並頤煊案路太后傳太后弟子撫軍參軍瓊之上表自陳有司承旨奏贈瓊之父道慶給事中此作太后兄慶之孫疑誤

駟駟收馬

王融傳駟駟之收遂不能嗣頤煊案毛詩駟駟牡馬釋文牡本作收顏氏家訓書證篇駟駟牡馬江南書皆作牝牡之牡河北

本悉為放牧之牧此同河北本

大宗不衰

王瞻傳從父僧遠聞而異之謂其父猷曰大宗不衰寄之此子頤煊案梁書本傳作從父尚書僕射僧達謂瞻父曰吾宗不衰寄之此子遠字譎

養炬

王泰傳沈約常曰王有養炬謝有覽舉養泰小字炬筠小字也頤煊案梁書王筠傳時人為之語曰謝有覽舉王有養炬炬是泰養即筠並小字也與此異

殷鈞

王筠傳昭明太子愛文學士常與筠及劉孝綽陸倕到洽殷鈞等遊宴玄圃鈞又與殷鈞以方雅見禮頤煊案梁書本傳作殷芸劉孝綽傳亦作陳郡殷芸殷鈞殷芸梁書各有傳

諸史考異卷十五

十 廣雅書局采

稱小字

王彧傳上手詔譬之曰庶姓作揚州徐干木王休元殷鐵並處之不辭頤煊案王宏傳字休元蔡廓傳我不能為徐干木署紙尾范泰傳君生平重殷鐵今以此為報干木徐羨之小字鐵殷景仁小字也

王綸之

王綸之傳字元章齊永明中歷位侍中頤煊案南齊書作倫之附見其父延之傳  
坐璽制免



王韶之傳坐璽制謬誤免黃門事在謝晦傳隨煇案謝晦傳永初二年坐行璽封鎮西司馬南郡太守王華而誤封北海太守球板免晦侍中不言韶之同免

諸史考異卷十五終

南海潘乃成初校番禺黃海覆校

諸史考異卷十五

十二 廣雅書局

諸史考異卷十六

臨海洪頤煇撰

南史下

避諱稱下官

垣榮祖傳除榮祖允從僕射遣還徐州說刺史薛安都曰天之所廢誰能興之使君今不同八百諸侯如下官所見非計中也頤煇案南齊書本傳作今不同八百諸侯如民所見榮祖下邳人於徐州刺史例稱民南史避唐諱改作下官餘見到摺傳錢氏考異

襄陽星惡

袁顛傳顛舅蔡興宗謂曰襄陽至惡豈可冒邪頤煇案宋書本傳作襄陽星惡下文云天道遠違何必皆驗字當作星

諸史考異卷十六

十二 廣雅書局

孔奐

孔琇之傳子臻至太子舍人尚書三公郎臻子幼孫梁靈遠枝江公主簿無錫令幼孫子奐頤煇案陳書孔奐傳曾祖琇之祖苒太子舍人尚書三公郎父稚孫梁靈遠枝江公主簿無錫令

期頤

褚焯傳彥回拜司徒焯歎曰名德不昌遂有期頤之壽頤煇案彥回傳彥年四十八不得云期頤之壽

殷恆

蔡興宗傳太子率殷恆為中庶子頤煇案下文殷恆凡三見宋書本傳皆作殷常



新昌太守

於是除興宗永昌太守郡屬交州頤煊案宋書本傳作新昌太守州郡志新昌郡宋末立屬交州刺史而無永昌

袴

何點傳永元中崔惠景圍城乃逼召點點裂裙為袴往赴其軍頤煊案劉穆之傳及武帝克京城穆之反室壞布裳為袴往見帝方言袴齊魯之間謂之襜或謂之襜關西謂之袴今世有襜袴之稱蓋軍中兵士所服

張齊

張稷傳帝時亦酣謂曰卿兄殺郡守弟殺其君如君兄弟有何名稱頤煊案兄謂張環弟謂張齊梁書張齊傳馮翊郡人或云

諸史考異卷十六

廣雅書局

橫桑人也初事桓歷生歷生罷官歸吳郡張稷稷甚相知重以為心腹雖家細事皆以任焉齊非稷弟或當時冒稱弟耳

張禕

張暢傳邵兄禕子也頤煊案宋書本傳作邵兄偉之子南齊書張融傳亦作祖禕晉琅邪王國郎中令

宋略

裴子野傳及齊永明末沈約撰宋書稱松之已後無聞焉子野更撰為宋略二十卷其敘事多善而云彘淮南太守沈璞以其不從義師故也約懼徒跣謝之請兩釋焉頤煊案梁書裴子野傳無此兩端蓋由兩釋後削之

白渦書

周捨傳南津校尉郭祖深獲始與相白渦書餉捨衣履及婢以開坐免官頤煊案梁書本傳作獲武陵太守白渦書許遺捨面錢百萬

合族避諱

周弘正傳弘正詔附王偉又與周石珍合族避景諱改姓姬氏頤煊案梁書侯景傳景曰前世吾不復憶惟阿爺名標景黨有知景祖名周者於是追尊其祖周為大丞相父標為元皇帝

北侵

柳元景傳及朝廷大舉北侵頤煊案宋書本傳作及朝廷大舉北討梁書裴子野傳普通七年王師北伐南史作大舉北侵此皆內北外南之證

諸史考異卷十六

廣雅書局

卒年不同

柳悵傳尋遷尚書左僕射年六十卒于湘州刺史頤煊案梁書本傳六年十月卒于州時年六十四

反語臨讎

劉俊傳俊本名忱宋明帝多忌反語劉忱為臨讎改名俊焉頤煊案說文忱从心尤聲後漢書竇武傳太后尤豫未忍尤豫即猶豫足證忱字反語為臨讎也

沈僧叟

劉孝綽傳領軍臧盾太府卿沈僧叟等並被時遇孝綽尤輕之頤煊案梁書本傳作太府卿沈僧杲

東西一百



齊豫章王疑傳百年復何可得止得東西一百於事亦濟頤煊案隋書食貨志梁自破嶺以東八十為百名曰東錢江郢已上七十為百名曰西錢

永福省

竟陵王昭胄傳明帝慮有同異召諸王侯入宮晉安王寶義及江陵公寶覽住中書省高武諸孫住西省其夜並將加害頤煊案南康縣侯子恪傳始安王遙光勸上併誅高武諸子孫於是並敕竟陵王昭胄等六十餘人入永福省期三更當殺之西省即永福省也

于瑤之

晉安王子懋傳阮報同產弟于瑤之為計頤煊案南齊書本傳作阮報其兄于瑤之為計

諸史考異卷十六

四 廣雅書局影印

寶寅奔魏

鄱陽王寶寅傳中興二年謀反奔魏頤煊案和帝本紀中興二年三月辛丑鄱陽王寶寅奔魏南齊書本傳作中興二年謀反誅誤

彭城侯

陳顯達傳齊高帝討桂陽賊於新亭壘事平封彭城侯頤煊案南齊書本傳封豐城縣侯邑千戶

晉興縣男

周山圖傳建元元年封晉興縣男頤煊案南齊書本傳封廣晉縣男邑三百戶

堯廟蘇侯神

崔祖思傳年十八為都昌令隨青州刺史垣護之入堯廟廟有蘇侯神偶坐護之曰唐堯聖人而與蘇侯神共坐今欲正之何如祖思曰使君若清蕩此坐則是堯廟重去四凶頤煊案南齊書本傳作初辟主簿與刺史劉懷珍於堯廟祀神廟有蘇侯像懷珍云云與此不同

鮮于琮

陸襄傳先是郡人鮮于琮服食修道法頤煊案梁書本傳作鮮于琛

中從事

劉善明傳年四十刺史劉道隆辟為中從事頤煊案南齊書本傳作辟為治中從事明僧紹傳祖玠州中從事南齊書作州治中梁吳平侯景傳祖道賜仕宋終于書侍御史梁書作治書侍御史皆避高宗名闕

諸史考異卷十六

五 廣雅書局影印

孔徹

劉璉傳與友人會稽孔邊同舟入東於塘上遇一女子或曰與友孔徹同舟入東

蕭淵藻

梁西昌侯藻傳頤煊案梁書鄧元起傳徹為右衛將軍以西昌蕭深藻代之藻本名淵藻唐人避諱改作深或闕淵字但稱蕭藻



蕭淵明

貞陽侯明傳頤煊案陳書武帝紀四年五月齊送貞陽侯淵明還主社稷梁書敬帝紀齊送貞陽侯蕭深明來主梁嗣亦唐人因避諱闕淵字

爹

始興王憺傳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爹徒我反赴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哺乳我荆土方言謂父為爹頤煊案玉篇爹屠可切父也又陟斜切今人則讀如後音

吳郡浙江

昭明太子統傳吳郡屢以水災不熟有上言當漕大瀆以瀉浙江頤煊案漢書地理志會稽郡吳縣南江在南東入海浙江即

諸史考異卷十六

六

廣雅書局

南江梁書本傳作吳興郡上言傳寫衍興字

通理弟又理

南康王會理傳會理弟通理字仲宣位太子洗馬封祈陽侯至是亦遇害通理弟又理字季英生十旬而簡王薨頤煊案梁書南康王傳會理與建安侯通理並遇害通理字季英會理第六弟也無又理名史即以又理傳為通理其誤甚矣

南陽縣男

康絢傳天監元年封南陽縣男頤煊案梁書本傳天監元年封南安縣男邑三百戶

長兼侍中

張纘傳累遷吏部郎俄而長兼侍中頤煊案梁書本傳作累遷

尚書吏部郎俄為長史兼侍中史字是後人誤添見王儉傳錢氏考異

東平范人

呂僧珍傳東海范陽人也錢氏考異云梁書無陽字東海固不得有范陽縣而考之宋志范縣亦隸東平非東海也頤煊案汲古閣本梁書呂僧珍傳東平范人字尚不誤

三橋宅

范雲傳帝嘗與雲言及舊事云朕司州還在三橋宅頤煊案梁書武帝紀高祖以宋大明八年甲辰歲生于秣陵縣同夏里三橋宅周興嗣傳高祖以三橋舊宅為光宅寺敕興嗣陸倕各製寺碑

諸史考異卷十六

七

廣雅書局

冀州刺史徽

裴邃傳魏冀州刺史徽之後也頤煊案梁書本傳魏冀州刺史綽之後晉書裴楷傳父徽魏冀州刺史楷弟綽官至黃門侍郎長水校尉不言為冀州刺史

卿年三十五

江淹傳建元二年始置史官淹與司徒左長史檀超共掌其任拜中書侍郎王儉嘗謂曰卿年三十五已為中書侍郎頤煊案梁書本傳淹天監四年卒時年六十二淹年三十五當昇明二年在建元前矣前後年歲當有一誤

睢陵鄉人

陳伯之傳濟陰睢陽人也後隨鄉人車騎將軍王廣之頤煊案



梁書本傳作睢陵人南齊書州郡志睢陵縣屬濟陰郡王廣之沛郡相人同屬北徐州故稱鄉人

文藝

朱异傳天下唯有文義恭書卿一時將去頤煊案義當作藝即上文所云異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奕書算皆其所長是也

新安令

顧協傳正德為巴西梓潼郡協除所部新安令頤煊案梁書本傳作除所部安都令

任約

王僧辨傳嗣徽密結南豫州刺史任約與僧辨故舊圖陳武帝度江戰敗嗣徽墮馬死任約得北歸頤煊案此與侯景大將任

諸史考異卷十六

約為胡僧祐所擒者別是一人

韓擒

陳太子深傳隋將韓擒虎自南掖門入頤煊案魯廣達傳初隋將韓擒之濟江任忠傳隋將韓擒自新林進軍忠引擒軍共入南掖門此與後主本紀稱韓擒虎皆是後人妄加

拋車

黃法氈傳出歷陽於是為拋車及步檻豎拍以逼之砲加其樓堞尅之頤煊案陳書本傳拋車作拍車砲亦作拍三字皆通用

安成王

吳明徹傳遣安成王瑱代明徹頤煊案陳書宣帝紀諱瑱世祖嗣位改封安成王瑱當是瑱字之譌

韓子高

陳子高傳會稽山陰人也頤煊案陳書作韓子高南史目錄亦作韓子高此作陳字傳寫之譌

姚僧垣

姚察傳父僧垣梁太醫正後入周位遇甚重頤煊案垣當作垣周書姚僧垣在藝術傳隋書經籍志姚大夫集驗方十二卷傳唐志姚僧垣撰

郡祿

阮長之傳時郡田祿以芒種為斷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祿秩皆入後人頤煊案此文有脫誤宋書本傳作芒種為斷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前人此後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

諸史考異卷十六

江陰郡

沈文阿傳陳武帝以文阿州里表為原鄉令監江陰郡頤煊案隋書地理志毘陵郡江陰縣梁置及置江陰郡平陳廢郡陳書本傳作監江陵郡

詣領軍

邱靈鞠傳州辟從事詣領軍沈演之演之日身昔為州職詣領軍謝晦賓主坐處政如今日卿將來復如此也頤煊案州職詣領軍常用下官禮此為異數故特言之

高爽

卞彬傳時有廣陵高爽博學多材劉彥為晉陵縣爽經途詣之不相接俄而爽代彥為縣彥遣迎贈甚厚頤煊案梁書高爽



附見吳均傳出爲晉陽令坐事繫治晉陽當是晉陵之譌

顏延之在尋陽

陶潛傳先是顏延之爲劉柳後軍功曹在尋陽與潛情款頤煊案宋書顏延之傳後將軍吳國內史劉柳以爲行參軍因轉主簿後劉柳爲江州刺史其時延之當在尋陽

少文舊宅

宗測傳遂往廬山止祖少文舊宅頤煊案下文測送弟喪還西仍留舊宅永業寺南齊書本傳作遂往廬山止元武司宅當是其舊宅所居名異耳

樓惠明

關康之傳又有東陽樓惠明文惠太子在東宮苦延方至仍又

諸史考異卷十六

十一 廣雅書局

辭歸俄自金華輕棹西下及就路回之豐安旬日之間唐寓之祇賊入城塗地唯豐安獨全頤煊案南齊書徐伯珍傳樓惠明忽乘輕舟向臨安縣眾不知所以尋而唐寓之賊破郡與此不同

蔡閑

戴法興傳法興與戴明寶蔡賢俱轉參軍督護頤煊案賢當作閑宋書本傳作蔡閑下文大明二年以南下預密謀閑時已卒追加爵封宋書封閑高昌縣男食邑各三百戶

濟南太守

徐爰傳明帝崩還都以爰爲濟南太守頤煊案宋書本傳以爰爲南濟陰太守

臨淮王敬則

阮佃夫傳又語所領細鎧將臨淮王敬則頤煊案南齊書王敬則傳晉陵南沙人也領細鎧左右與壽寂之同斃景和或寓居在臨淮

潘妃

茹法珍傳帝所幸潘妃本姓俞名尼子王敬則妓也頤煊案王茂傳時東昏妃潘玉兒有國色武帝將畱之以問茂茂曰亡齊者此物畱之恐貽外議帝乃出之

諸史考異卷十六

十二 廣雅書局

諸史考異卷十六終

南海潘乃成初校番禺黃濤覆校



諸史考異卷十七

臨海洪頤煊撰

北史上

魏始祖

魏神元本紀神元皇帝諱力微頤煊案魏書本紀稱始祖神元皇帝

文帝如晉

五十六年文帝復如晉頤煊案晉書武帝紀咸寧元年六月鮮卑力微遣子來獻

劉琨子遵

穆帝本紀三年晉并州刺史劉琨遣子遵為質乞師頤煊案魏書作以子遵為質晉書劉琨傳亦作子遵導字傳寫之謬

元年至九年

道武本紀元年葬昭成皇帝于金陵錢氏考異云自什翼健被執道武逃竄賀蘭部僅得存活代之無主者九年魏收於昭成

歿後即稱道武帝元年以至九年誕妄之甚北史不當仍之頤煊案道武六歲而昭成崩逃竄獨孤部賀蘭部九年而後返國

事同夏少康非空籍可比錢氏之譏未為得之

義陽公

天興五年五月魏興遣其弟義陽王平來侵平陽攻陷乾壁頤煊案魏書本紀作義陽公

武牢

明元本紀泰常八年司空奚斤既平兗豫還圍武牢頤煊案南史虎牢字不避北史俱改作武

閻氏薨

文成本紀興安元年十一月甲申皇妣閻氏薨錢氏考異云后妃傳少以才選入東宮有寵生文成皇帝而薨文成即位追尊

號諡是閻氏之薨在文成即位以前紀書于即位之後自相矛盾頤煊案魏書恭皇后傳真君元年六月生高宗世祖末年薨

即興安元年十一月本與紀合北史刪去其薨年遂致抵牾

什寅

獻文本紀皇興四年二月詔征西大將軍上黨王長孫觀討吐谷渾什寅頤煊案魏書本紀作拾寅

鄭義

孝文本紀太和二年十月詔員外散騎常侍鄭發使於宋注發一作義頤煊案魏書本紀作鄭義鄭義傳孝文初兼員外散騎

常侍監朔將軍陽武子使於宋則作鄭發者誤也

破六韓

孝明本紀正光五年三月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反聚眾殺鎮將頤煊案魏書本紀作破落汗拔陵北齊書破六韓常傳右谷

蠡王潘六奚沒魏其子孫以潘六奚為氏後人訛誤以為破六韓周書于謹傳作破六汗拔陵

万俟醜奴

孝莊本紀永安元年七月高平鎮人萬俟醜奴僭稱大位頤煊

諸史考異卷十七

廣雅書局影印



案魏書本紀作万俟醜奴萬字是妄人所改已見北齊書万俟  
普傳

侯深

三年九月遣武衛將軍奚毅前燕州刺史侯深率眾鎮北中  
頤案魏書本紀作前燕州刺史崔淵

李賢

孝武本紀永熙三年七月略陽公宇文泰遣都督駱超李賢和  
各領數百騎赴洛超先至甲戌賢和會帝於崎中頤案周書  
作遣大都督李賢將精兵一千赴洛陽賢字賢和

即位改元

恭帝本紀廢帝三年正月即皇帝位改元頤煊案廢帝立三年

諸史考異卷十七

廣雅書局

為宇文泰所廢恭帝立三年遜位於周閔帝皆未改元建號此  
改元二字當是後人所加

矛鈔

孝靜本紀天平元年十二月詔內外戒嚴百司悉依舊章從容  
雅服不得以務衫從事頤煊案魏書本紀作不得以矛鈔從事

梁人來聘

四年七月甲辰遣兼散騎常侍李楷聘於梁十二月甲寅梁人  
來聘頤煊案魏書本紀此後魏聘於梁皆書使于蕭衍梁來聘  
皆書蕭衍遣使朝貢史臣夸飾之詞言之顏孔厚矣

鄉郡長公主

齊神武本紀路逢爾朱榮妻鄉郡長公主自洛陽來頤煊案北

齊書本紀作北鄉長公主誤魏孝莊紀亦作榮妻鄉郡長公主

年號神嘉

天平元年初孝昌中山胡劉彞升自稱天子年號神嘉頤煊案  
孝明本紀孝昌元年十二月山胡劉彞升反自稱天子矢載其  
年號

八月壬辰

文襄本紀武定五年八月壬辰頤煊案此下俱與北齊書文襄  
紀異北齊書此紀本闕後人雜采他書以補之故不同

賀拔仁

文宣本紀天保元年六月又詔封功臣并州刺史賀拔仁為安  
定王頤煊案神武本紀兆徵神武將往賀拔焉過兒請緩

諸史考異卷十七

廣雅書局

行以弊之又神武謂世子曰賀拔焉過兒樸實無罪過焉過兒  
當即仁之小字

廟號不同

乾明元年二月景申葬於武靈陵論曰文宣帝廟號顯祖天統  
初有詔改諡景烈廟號威宗武平初又奏復帝本諡廟號顯祖  
頤煊案孝昭皇建元年十一月癸丑有司奏高祖文宣皇帝廟  
宜奏文正之樂舞光大之舞庚申詔以故太尉河東王潘相樂  
三人配饗高祖廟庭天統元年十二月庚午有司奏改高祖文  
宣皇帝為威宗景烈皇帝皇建元年即乾明元年當是二月景  
申初葬廟號顯祖九月壬申議定三祖改號高祖故前後廟號  
不同



策試秀孝

武成本紀河清二年正月乙亥帝詔臨朝堂策試秀孝頤煊案魏書靈太后傳又親策孝秀州郡計吏於朝堂邢巒傳有司奏策秀孝北齊書本紀作策試秀才非

衛可瓌

周文帝本紀正光末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作亂其偽署王衛可瓌頤煊案環當作瓌周書本紀作衛可孤北齊書賀拔允傳作衛可肱皆聲相近

兄子遵

四月引兵上隴雷兄子遵為都督鎮原州頤煊案周書本紀作雷兄子導大統四年華州刺史宇文導襲咸陽與帝會攻破雷雀即兄子導也宗室傳邵惠公顯子導

諸史考異卷十七

五 廣雅書局

高慎

大統九年二月東魏北豫州刺史高慎舉州來附頤煊案周書本紀作高仲密慎字仲密見北齊書高乾傳

長子覺

十四年春魏帝詔封帝長子覺為靈都郡公頤煊案周書本紀作詔封太祖長子毓為靈都郡公孝閔帝紀諱覺文帝第三子明帝紀諱毓文帝長子大統十四年封靈都郡公此紀作長子覺者誤也

帝不愈

宣帝本紀大象二年五月乙未帝不愈頤煊案愈當作愈與豫

字通用

襄武縣公

隋文帝本紀從禽寶泰破沙苑陣封襄武縣公頤煊案周書楊忠傳作進爵襄城縣公

永富郡公

周皇元年十一月乙卯以永富郡公寶榮定為右武侯大將軍頤煊案隋書本紀作永昌郡公寶榮定傳襲爵永富縣公

熒惑入太微

煬帝本紀大業元年甲子熒惑入太微頤煊案甲子上脫六月二字

給復三年

五年六月戊午大赦隴右諸郡給復三年頤煊案隋書本紀作隴右諸郡給復一年行經之所給復二年

諸史考異卷十七

六 廣雅書局

保母乳母

明元密皇后杜氏傳先是太武保母乳氏初以夫家坐事誅與二女俱入宮明元命為太武保母及即位尊為皇太后頤煊案又文成乳母常氏本遼西人因事入宮乳帝文成即位尊為保太后尋尊為皇太后告於郊廟蓋其時制如此

樂安公主

孝文文昭皇后高氏傳後生宣武及廣平王懷樂安公主頤煊案魏書本傳作長樂公主

蠕蠕公主



齊武明皇后婁氏傳神武逼於蠕蠕欲娶其女及茹茹公主至  
后避正室處之頤煊案茹茹即蠕蠕下傳云蠕蠕公主者蠕蠕  
主部久閭阿那瓌女也武定三年使慕容儼往聘之號曰蠕蠕  
公主此稱茹茹公主亦史之駁文

宣帝后陳氏

周宣帝后陳氏傳大象元年六月以選入宮帝崩出俗為尼改  
名華光后永徽初終頤煊案自周大象元年下距唐高宗永徽  
元年凡七十二年元皇后傳年十五被選入宮與陳皇后同時  
年齒復同一后貞觀時尙存

孝武

魏常山王遵傳弟順字敬叔從孝武入關封濮陽王及武帝

諸史考異卷十七

廣雅書局

崩祕未發喪頤煊案武帝即孝武也下文又云初孝武在洛一  
傳之中名稱前後互異

庾信贈詩

順子侍字大猷大統十六年封南安郡王改淮南縣公初自鄴  
還庾信贈其詩曰梁亡垂棘反齊平寶鼎歸頤煊案今庾信集  
贈司空淮南公詩號亡垂棘返齊平寶鼎歸

高諒

陽平王暉傳孝昌元年法僧殺行臺高諒反於彭城頤煊案魏  
書本傳作殺行臺高諒

元善

京兆王黎傳又字伯儁累加侍中領軍將軍賜死於家又子舒

祕書郎又死後亡奔梁官至征北大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子善  
亦名善任少隨父至江南侯景之亂善歸周武帝甚禮之賜爵  
江陽縣公又弟羅字仲綱頤煊案善元善傳祖又魏侍中父  
羅初為梁州刺史及又被誅奔於梁官至征北大將軍青冀二  
州刺史以元善為元羅之子元羅為元又之子而以元舒官位  
為元羅傳皆與此不同當是隋史之誤

臨淮王

臨淮王譚傳或弟孝友襲爵淮陽王頤煊案淮陽當作臨淮魏  
書本傳非齊書元孝友傳俱作臨淮王

高聰

廣川王略傳詔曰古者大臣之喪有三臨之禮黃門侍郎崔光

諸史考異卷十七

廣雅書局

宋弁通直常侍劉芳典命下大夫李元凱中書侍郎高聰等議  
頤煊案魏書本傳作中書侍郎高敏

賜如意

廣陵王羽傳詔羽從至應門及令羽歸望其稱效故賜如意以  
表心頤煊案賜如意之禮已見於此

彭城王

彭城王勰傳嫡子邵字子詢襲封錢氏考異云勰第三子子攸  
封長樂王即孝莊帝也子攸弟子正封始平王於河陰遇害又  
孝莊兄子小字伽利封陳留王傳皆失書頤煊案彭城諸子正  
史所載不及魏書本傳之詳劭有二子韶字世胃襲字世紹武  
定初封武安王劭兄子直字方言劭稱嫡子子直當是庶長兄



子直封真定縣公孝莊踐阼追封陳留王三子寬字思猛襲王爵剛字金明莊帝初封浮陽王質林慮王劭弟子正肅宗初封霸城縣公莊帝即位封始平王與兄劭俱遇害伽利當即子直子寬小字也

東海王瑱

北海王詳傳瑱弟瑱莊帝初封東海王頤煊案魏書本傳作瑱弟瑱孝莊紀中軍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元瑱為東海王

兩譏

穆崇傳時河南尹李獎往詣紹獎以紹郡人謂必致敬紹又恃封邑是獎國主匡坐待之不為動膝獎憚其位望致拜而還譏者兩譏焉頤煊案宋書劉凝之傳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鎮

諸史考異卷十七

九

廣雅書局

江陵並遣使存問凝之答書曰頓首稱僕不修民禮人或譏焉劉穆之傳先是郡縣為封國若自吏相並於國主稱臣去任便止至世祖孝建中始革此制為下官致敬故議者兩譏焉

苻氏

庾業延傳昭成崩苻氏內侮頤煊案魏書本傳苻氏作氏寇

次中山

崔宏傳仕慕容垂為高陽內史道武征慕容寶次中山棄郡走海濱頤煊案魏書本傳太祖征慕容寶次於常山元伯棄郡東走海濱道武紀皇始元年十一月庚子朔帝至真定自常山以東守宰或捐城奔竄或稽顙軍門戊午進軍中山

鉤已

崔浩傳往年以來熒惑再守羽林越鉤陳其占秦亡頤煊案魏書本傳作再守羽林皆成鉤已史記正義引天官占云熒惑環繞句曲芒角動搖乍前乍後其殃逾甚已字形屈曲鉤已即鉤曲也後人不知鉤已字義妄改作越鉤陳其誤甚矣

趙淮

長孫肥傳時中山太守仇儒亡國匿趙郡推趙淮為王頤煊案魏書本傳作趙淮妄造妖言云燕東傾趙當續欲知其名淮水不足字當作淮

孫伏連

于栗磾傳王顯欲逞奸計與中常侍給事中孫蓮等厲色不聽孫蓮等密欲矯太后令以高肇錄尚書事頤煊案魏書本傳作

諸史考異卷十七

十

廣雅書局

給事中孫伏連

巨彌也列河

于謹傳字思敬小名巨引頤煊案周書本傳作小名巨彌於是西部也列河等三萬餘戶並款附本傳作也列河

天下盛門

崔悛傳每謂盧元明日天下盛門唯我與尔博崔趙李何事者哉崔暹聞而銜之頤煊案魏書崔暹傳本云清河東武城人也世家於樂陽潁川之間北齊書崔暹傳博陵安平人

匿於長樂

宋隱傳被徵乃棄妻子匿於長樂數年而卒臨終謂其子經曰云云頤煊案魏書本傳作後匿於長樂之經縣數年而卒臨終



謂其子姪等曰與此不同

韓子連珠

李先傳俄而召先讀韓子連珠論二十二篇太公兵法十一事  
除州案魏書本傳連珠下無論字今韓子五十五篇無連珠名

固安侯

盧元傳後賜爵固安子卒贈平東將軍固安侯頤煊案魏書本  
傳俱不載高允傳作固安伯

幽州

盧昌衡傳孝徵每日吾用盧子均為尚書郎自謂無愧幽明頤  
煊案隋書本傳作自謂無愧幽州矣昌衡祖盧淵卒於祕書監  
贈幽州刺史父道虔天平中歷幽州刺史猶言無愧於其祖父

諸史考異卷十七

十一 廣雅書局影

此改作無愧幽明非是

叔虎

盧觀傳觀弟仲宣仲宣弟叔彪頤煊案魏書本傳仲宣弟叔虔  
武定初司徒諮議參軍虔當是虎字之譌北史避唐諱改作叔  
彪北齊書避唐諱改作叔武皆其證

南潁川太守

高允傳初允所引劉模者長樂信都人太和中除南潁川太守  
頤煊案魏書本傳作出除潁州刺史誤模遂家於南潁川不復  
歸其舊鄉

名字不同

崔辯傳士元弟士謙孝昌初解褐著作佐郎孝武西遷拜尚書

諸史考異 卷一七

左丞荊州刺史與弟說特相友愛說本名士約累遷都官尚書  
總管涼州刺史頤煊案魏書本傳士元弟上謙上約並歿關西  
士謙周書列傳作崔謙說周書作訖字形相近

為羣拜紀

崔孝芬傳比見賢子謁帝旨喻殊優合當為絕羣耳頤煊案魏  
書本傳作今當為羣拜紀今汲古閣本北史是妄人所改

趙郡睦仲讓

崔暹傳命達擊高坐開講同郡睦仲讓陽屈服之頤煊案北齊  
書本傳作趙郡睦仲讓睦豫傳趙郡高邑人宗人仲讓天保時  
尚書左丞則作同郡者非是

光青兗三州

諸史考異卷十七

十一 廣雅書局影

鄭道昭傳歷光青二州刺史頤煊案魏書本傳作出為光州刺  
史轉青州刺史地形志光州治掖城皇興四年分青州置晉書  
地理志慕容超移青州於東萊郡光青二州本同在一城子述  
祖傳歷兗州刺史遷光州刺史初述祖父為兗州於城南小山  
起齋亭刻石為記述祖時年九歲及為刺史往尋舊迹得一破  
石有銘云中岳先生鄭道昭之白雲堂其時兗州亦當寄治在  
掖故或稱光州或稱兗州明是一城錢氏疑兗為光字之譌非  
是

番州

薛道衡傳煬帝嗣位轉潘州刺史頤煊案房彥謙傳煬帝嗣位  
道衡轉牧番州隋書地理志南海郡仁壽元年置番州



諸史考異卷十八

臨海洪頤煊撰

北史下

東清河

房法壽傳清河東武城人也曾祖謚隨慕容氏遷於齊子孫因家之遂為東清河釋幕人焉頤煊案魏書本傳清河釋幕人脫東字

許赤虎

甄琛傳遂從許赤彪假書研習頤煊案魏書本傳作許叔李彪是後人所改許彥傳又有博陵許赤虎涉獵經史善嘲謔延興中著作佐郎北史避唐諱改許赤彪

諸史考異卷十八

東吳

邢邵傳其高情達識開造滯累東門吳以還所未有也頤煊案北齊書本傳作東吳以還無門字句不可解當有脫誤

宣武

崔鴻傳雖明旨已行猶宜消息武帝不從頤煊案武帝當作宣武

妹夫

劉藻傳永安中與妹夫李疑俱來歸魏頤煊案魏書本傳作姊夫李疑

魯康祖

傅永傳齊將魯康祖趙公侵豫州之大倉口頤煊案魏書本傳

諸史考異卷十七終

諸史考異卷十七

南海潘乃成初校番禺黃海覆校

廣雅書局



作魯康祚下文同

磐陽

傅豎眼傳本清河人也祖父融南徙渡河家於磐陽頤煊案地  
形志東清河郡治磐陽城

巨卿乃少

孫紹傳紹曰臣年雖老臣卿乃少頤煊案紹時為太府少卿故  
云然魏書本傳作臣節乃少非是

幽州

祖瑩傳昔流共工於幽州北裔之地那忽有此子也頤煊案孟  
子作幽州尚書作幽洲孔氏正義云流徙共工於北裔之幽州  
與此本同幽洲字亦當寫幽州

諸史考異卷十八

二

廣雅書局

足一名敦

斛斯椿傳云父足一名敦時椿父足先在秀容忽有傳其死問  
椿請減已階以贈之頤煊案魏書本傳足一名敦皆作敦

高崇之

高恭之傳父崇字積善除洛陽令為政清斷頤煊案魏書本傳  
亦作高崇子謙之傳臣亡父先臣崇之為洛陽當得人奏是非  
崇下有之字

游娘

齊趙郡王叡傳養於宮中令游娘母之其母魏華山公主也頤  
煊案后妃傳序齊神武文襄俱未踐尊極兩宮自餘姬侍並稱  
娘而已高陽太妃游氏傳有馮娘李娘王娘穆娘北齊書本傳

其母則魏華陽公主以下文證之山字誤也

清河王岳

清河王岳傳使高歸彥就宅賜以鳩岳曰臣無罪彥曰飲之飲  
而薨時年三十四皇建中配享文宣廟庭頤煊案北齊書本傳  
作六年十一月使高歸彥就宅切責之岳憂悸不知所為數日  
而薨故時論紛然以為賜鳩也時年四十四皇建中配享世宗  
廟庭皆與此不同

見太后

琅邪王儼傳出儼居北宮五日一朝不復得無時見太后頤煊  
案北齊書本傳作不得每日見太后

獨孤如願

諸史考異卷十八

三

廣雅書局

莫多婁貨文傳與行臺侯景攻獨孤信於金墉城頤煊案北齊  
書本傳作獨孤如願周書獨孤信傳本名如願

高隆之

高隆之傳文宣末年多猜害追忿隆之執其子司徒中兵慧登  
等二十人於前慧登言乞命帝曰不得已以鞭扣鞍一時頭絕  
並投之漳水頤煊案北齊書本傳作追忿隆之誅其子德樞等  
十餘人並投漳水

卿

斛律光傳祖信少年時父遜為李庶所卿因請庶謂庶曰暫來  
見卿還辭卿去庶父諧杖庶而謝焉頤煊案南齊書陸慧曉傳  
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可卿



贊物

陳元康傳子善臧嗣大業初卒於彭城郡贊務隋書本傳作贊治皆北史避高宗名改作務

曲陽

杜弼傳中山曲陽人也頤煊案魏書地形志中山郡上曲陽隋書地理志恆陽舊日上曲陽後齊去上字杜臺卿傳博陵曲陽人其時中山已併入博陵郡

胡皇后妹

馮子琮傳子琮妻胡皇后姊也頤煊案北齊書本傳作胡皇后妹以下文太后妹夫之言證之此姊字誤

幽國公

諸史考異卷十八

四

廣雅書局影印

周章武郡公導傳贈尚書令諡曰孝天和五年重贈太師柱國公頤煊案周書本傳作重贈太師柱國幽國公此省幽國二字非是

恆為同州

中山公護傳出植為梁州恆為同州欲過其謀頤煊案周書晉蕩公護傳恆為潼州刺史

賜姓

寇洛傳明帝二年賜和姓若引氏頤煊案周書本傳作若引氏魏書官氏志若引氏後改為寇氏此若下脫口字

庫狄樂

李賢傳拜賢孫庫狄樂為儀同頤煊案周書本傳作賢弟庫狄

樂

次子暉

李弼傳子暉居長以次子暉尚文帝女義安長公主故遂以為嗣頤煊案周書本傳作子輝次子耀尚太祖女義安長公主遂以為嗣輝誤乙非是

可頻氏

王雄傳恭帝元年賜姓可頻氏頤煊案周書本傳亦作賜姓可頻氏北齊書斛律光傳河清三年周文帝遣庸國公可叱雄等寇洛陽北史作庸公王雄

封邑不同

諸史考異卷十八

五

廣雅書局影印

獨狐信傳第三子穆必要縣侯第五子順武成縣侯頤煊案周本傳穆文侯縣侯順項城縣伯

柱國泰

蘇綽傳乃命綽為大誥其詞曰惟十有一年仲夏庶邦百辟咸會於王庭柱國泰洎羣公列將罔不來朝頤煊案周書本傳作柱國虎洎羣公列將其時魏帝祭廟因作大誥羣臣自當以周文為首當時周受禪後史臣改作李虎非實錄也

華山郡

韋孝寬傳拜國子博士行華山郡事頤煊案周書本傳作華陰郡事魏書地形志華州華山郡第一縣華陰未嘗置郡

子孝僊

王傑傳追封鄂國公諡曰威子孝遷位開府儀同大將軍頤煊



案周書本傳作子孝僊遷即僊字之謬隋龍藏寺碑大師上柱國大威公之世子金城王孝僊僊又僊字之別體

子城

劉雄傳臨洮子城人也錢氏考異云魏志臨洮郡無子城縣頤煊案隋書地理志金城郡金城縣舊縣曰子城狄道縣後魏置臨洮郡其時子城當屬焉

令狐邁

令狐整傳整遠祖漢建威將軍邁不為王莽屈其子稱避地河右頤煊案元和姓纂令狐氏周文王子畢公高之後漢有令狐邁避王莽亂敦煌生稱稱八代孫整周御正中大夫生臨隋吏部尚書

諸史考異卷十八

六 廣雅書局藏

豆盧氏

豆盧寧傳高祖勝以燕皇始初歸魏賜姓豆盧氏或云北人謂歸義為豆盧因氏焉又云避難改焉未詳孰是頤煊案周書本傳作或云避難改焉隋書豆盧勳傳作北人謂歸義為豆盧因氏焉

叱利氏

楊紹傳賜姓叱呂引氏頤煊案隋書觀德王傳亦作叱呂引氏周書本傳作賜姓叱利氏

韓擒虎

韓禽傳頤煊案隋書本傳作韓擒周易師卦田有禽釋文云徐本作擒禽擒古字本通用禽本名擒虎史臣避唐諱皆闕虎字

青驄馬

先是江東謠曰黃班青驄馬發自壽陽浹頤煊案隋書本傳作青驄馬禽本名禽武本傳作擒本名豹皆避諱改

令狐延

申徽傳瓜州刺史成慶為城人張保所殺都督令狐延等起義逐保頤煊案事見令狐整傳整本名延

賜姓

陸通傳賜姓部六孤氏頤煊案部當作步六孤氏魏書官氏志步六孤氏後改為陸氏此是賜復其本姓

邵州

楊樹傳又於邵郡置邵州以樹為刺史頤煊案魏書地形志邵郡屬東雍州時東魏以正平為東雍州遣薛榮祖鎮之周因於邵郡置邵州以樹為刺史隋書地理志絳郡垣縣後魏置邵郡後周置邵州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

諸史考異卷十八

七 廣雅書局藏

投杼

隋房陵王勇傳每恐讒譖出於杼軸鳩毒過於孟杓頤煊案隋書本傳作讒譖生於投杼淺人見與下句孟杓對改作杼軸非是

邗國公楊惠

高頡傳隋文帝得政意欲引之入府遣邗公楊惠諭意頤煊案李德林傳邗國公楊惠滕穆王瓚傳一名慧進位上柱國邗國公周書楊忠傳慧作惠



懷州刺史

李德林傳因出為湖州刺史在州逢旱課人掘井溉田為考司所貶頤煊案隋書本傳因出為湖州刺史轉懷州刺史在州逢亢旱課氏掘井溉田此剛轉懷州刺史非是

東梁州

劉昉傳父孟良從武帝入關為梁州刺史頤煊案隋書本傳作東梁州刺史

李雄

李雄傳渤海裔人也頤煊案隋書李雄傳字昆盧趙郡高邑人與此別是一人

子總管

諸史考異卷十八

來護兒傳高智慧據江南及以子總管統兵隨楊素討之頤煊案達奚長儒傳授子都督數有戰功名皆不見於百官志

鎮江都

張齋傳賀若弼之鎮江都也特敕齋從因為間諜平陳之役頗有力焉頤煊案隋書本傳作鎮壽春賀若弼傳拜吳州總管委以平陳事弼忻然以為己任與壽州總管源雄並為重鎮地理志江都郡後周改為吳州壽春則壽州治所也

將作少監

字文化及傳煬帝追憶之起化及為右屯衛將軍將作少監頤煊案隋書本傳作起化及為右屯衛將軍智及為將作少監史脫三字

廣盛

賀訥傳訥總攝東部為大人遷居大盛頤煊案大盛即廣盛隋時避諱改

論語孝經

陳奇傳乃取奇注論語孝經燒於庭內奇曰公貴人不乏樵薪何乃然奇論語頤煊案奇注論語孝經當是寫於竹簡故云然

劉獻之傳見早魚之歎方乃歸而養親頤煊案早當作皋

講書

徐遵明傳是後教授門徒每臨講坐先持執疏然後敷講學徒至今浸以成俗頤煊案魏書祖瑩傳時中書博士張天龍講尚

諸史考異卷十八

書選為都講生徒悉集瑩夜讀書勞倦不覺天曉催講既切遂誤持同房生趙郡李孝怡曲禮卷上座博士嚴毅不敢還取乃置禮於前誦尚書三篇不遺一字張吾貴傳曾在夏學聚徒千數而不講傳生徒竊云張生之於左氏似不能說吾貴問之謂其徒曰我今夏講暫罷後當說傳君等來日皆當持本生徒怪之而已吾貴詣劉蘭蘭遂為講傳三句之中吾貴兼讀服杜隱括兩家異同悉舉諸生後集便為講之義例無窮皆多新異蘭仍伏聽學者以此益奇之

張黑奴

熊安生傳常受其業擅名於後者有馬榮伯張黑奴竇士榮孔籠頤煊案張黑奴即張買奴馬光傳字榮伯開皇初徵光與張



仲讓孔籠寶仕榮張買奴隋書馬光傳作張黑奴

南昌縣侯

王褒傳襲爵南昌縣侯頤煊案周書本傳曾祖儉齊侍中太尉  
南昌文憲公祖騫梁侍中南昌安侯父規梁侍中南昌文憲章  
侯南史王儉傳襲爵豫寧縣侯儉為王曇首孫曇首本封豫章  
縣侯因縣改名故稱豫寧南齊書州郡志縣又改名南昌故褒  
所襲稱南昌縣侯餘見宋書王曇首傳

王軌

顏之儀傳及帝殺元軌之儀固諫帝怒欲并致之於法頤煊案  
元軌當作王軌周書王軌傳帝令內史杜慶信就徐州殺軌御  
正中大夫顏儀切諫帝不納王軌亦稱烏丸軌

諸史考異卷十八

草馬

許善心傳賜草馬二十四匹頤煊案草馬即牝馬已見魏書蠕蠕  
傳隋書本傳改作阜馬非是當從宋本

陽洛

寶瑗傳遼西陽洛人也頤煊案魏書本傳作遼西遼陽人地形  
志遼西郡無遼陽縣陽洛作陽樂古字通用

冀州釋幕縣

蘇瓊傳冀州釋幕縣人成氏頤煊案地形志釋幕縣一在安德  
郡屬冀州一在東清河郡屬齊州故此稱冀州以別之

騎虎

庾季才傳吾今譬騎虎誠不得下矣頤煊案虎字是後人所改

靈臺祕苑

撰靈臺祕苑一百二十卷垂象志一百四十二卷頤煊案隋書  
經籍志垂象志一百四十八卷靈臺祕苑一百一十五卷卷數  
與此不同

象州逆帥

何稠傳象州逆州開府梁暉討叛夷羅壽頤煊案此節文多舛  
錯隋書本傳象州逆帥杜條遼羅州逆帥龐靖等相繼降款分  
遣建州開府梁暉討叛夷羅壽羅州刺史馮暄討賊帥李大檀  
並平之

淮陽上黨

如皓傳遂寓居淮陽上黨為縣金曹史南徐州刺史沈陵見而  
喜之頤煊案其時上黨縣寄治淮陽郡見魏書尉元傳

劉虎

鐵弗劉武傳南單于苗裔居於新興虜意之間頤煊案魏書本  
傳作劉虎避唐諱改作武虜意當作慮虜傳寫之譌

大沮渠

大沮渠蒙遜傳匈奴有左沮渠官蒙遜之先為此職羌之首豪  
日大故以官為氏以大冠之頤煊案魏書本傳晉書載記皆作  
沮渠蒙遜無大字

若洛鹿

吐谷渾傳本遼東鮮卑徒河涉歸子也涉歸一名奕洛韓有二  
子庶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鹿涉歸死若洛鹿代統部落是為



慕容氏頤煊案徒河慕容廆傳字奕洛瓌皆聲相近

時羅漫山

突厥傳處羅大敗棄妻子將數千騎東走遁於高昌東保時羅漫山高昌王麴伯雅上狀頤煊案唐美行本紀功碑以貞觀十四年五月十日師次伊吾時漫羅山元和郡縣志時漫羅山匈奴謂之天山在伊州北一百二十里

李廣三子

序傳廣子當戶椒敢當戶子陵戰及匈奴椒敢歷侍中郎中令關內侯生子禹位至侍中並事具漢史頤煊案新唐書世系表廣二子長曰當戶生陵字少卿騎都尉次曰敢字幼卿郎中令關內侯生禹字子通而無椒字史記漢書李廣傳並云廣三子曰當戶椒敢皆為郎中當戶蚤死乃拜椒為代郡太守敢以校尉從票騎將軍擊胡賜爵關內侯代廣為郎中令敢男禹有寵於太子廣三子當以史漢之言為正

諸史考異卷十八

十一

廣雅書局影

諸史考異卷十八終

南海潘乃成初校番禺黃濤覆校



道光二年刊

# 考信錄提要

遺經樓藏板

考信錄序

僕少不慧然於古人之事有疑不能解者必求得其解而後安竊以為聖人人倫之至也後世取則焉而湯武之於桀紂何以倒行逆施如是以臣事君天下之通義也非至無道莫敢越焉而文王之服事何為以至德稱思之不得其解既而觀蘇氏論

考信錄序

武王非聖人而僕之惑猶是也夫以臣犯君大惡也豈特非聖人而已乎既又聞宋儒天命一日未絕則為君臣一日既絕則為獨夫而僕之惑滋甚也夫天命何常人心而已人心之離非一日之故也今以一日而斷其已絕未絕此一日者果何日乎



且未識人倫又焉知天道也懷此有年間以質諸師友無有能解其惑者長而讀書略多析理漸熟叅考時代統觀古今而後恍然曰封建之世非郡縣之世也成湯文武非桀紂之臣也孟子齊宣所云君臣特以正朔名分言之而非如後世立朝事主

考信錄序

二

之臣策名委贄貳乃辟焉者也於是生平之感豁然以解且推此以求古今之事引伸觸類無不可相說以解者然以之告人則疑信半焉則以時世久遠衆說紛紜先入之見非一言所能易故也道光壬午顧南雅學士以滇南陳大令履和所刊大名

崔東壁先生三代考信錄示僕僕受而讀之不覺躍以起忭而舞曰嗟乎當吾世而竟有先得我心者乎既復取其書反復讀之已復得其所著提要及各考信錄而讀之見其考據詳明如漢儒而未嘗墨守舊文而不求夫心之安也辨析精微如宋儒

考信錄序

三

而未嘗空執虛理而不核夫事之實也舉凡僕平日所疑不能明者無不推極至隱得其會通然後知先生志大而學正識高而心細洞然有以見古聖賢之心於千載之上而不忍使邪說破論得而淆之其書為古今不可無之書其功為世儒不可及



之功也抑僕觀先生行略而知先生學道  
有得者也向使得見知當世出其所學以  
建功業豈非生民之幸顧僅小試一邑而  
又不得行其志卒且孤煢貧病垂老以死  
天殆故嗇其遇使之盡志畢力以成此古  
今不可無之書耶而大令者以數千里外

考信錄序

甲

素不相知之人一見其書遂心悅誠服北  
面請業終之服勤至死盡刻其書以幸天  
下後世豈非天之欲傳是書因而生能傳  
是書之人邂逅傾心莫知其然而然者耶  
夫曲高和寡先生固嘗言之是書之行吾  
不敢必觀者皆能知而信之然而彝倫必

不容敦聖賢斷不可誣斯文未喪心理相  
同當時來世當必有心悅誠服如大令躍  
起忭舞傾倒而不能已如僕者斷斷如也  
大令求序爰書此以遺之時季秋月朔  
賜進士及第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

實錄館正總裁 武英殿總裁 上書

考信錄序

五

房行走禮部尚書兼署戶部尚書教習庶  
吉士加六級隨帶加二級紀錄四次山陽  
汪廷珍序



考信錄自序

考信錄何為而作也魏臺崔述述其先君闇齋先生之志而作也先君諱元森字燦若先世於明初以軍功起家為指揮使永樂中由大寧小興州遷保定之新安九世至段垣公諱緝麟於順治中始隨其伯父大理寺卿諱維雅者遷於大名之魏績學砥行為一鄉之望詳魏縣舊志恬退自安不慕榮進由舉人授大城縣學教諭以老乞歸段垣公生三子次周溪公諱謙周溪公生二子先君其長也幼侍

考信錄

自序

公寢食已略知聖賢學問大義長而好學有遠志思有所建自於世聲色服玩未嘗一寓目自理學及經世致用書靡不究覽值家貧無燈則讀書月下或焚殘香逐字映而讀之凡五試於順天皆報罷遂絕意仕進杜門教授終不復出時年未三十也魏故小縣學者以為舉業外不復有他事先君獨以道統之邪正諸儒之純駁朝夕聒而語之教人治經不使先觀傳註必先取經文執讀潛玩以求聖人之意俟稍稍能解然後讀傳註以証之常構前人解論語孟子書盈案上

毫釐之疑必為學者參考詳辨之顧學者習於時俗所尚咸務取科第莫肯沉心殫力以探其奧者惟述兄弟日侍膝下頗略得其梗概初述之生也未彌月先君即抱述懷中而指謂吾母李孺人曰願兒他日為理學足矣甫解語即教之識字四歲即教之讀書未嘗令與羣兒戲蒲博管絃鬪鴉獵犬之事未嘗令一涉於耳目也少長則告之曰爾知所以名述之故乎吾少有志於明道經世之學欲爾成我志耳爾若能然則吾子也述聞之悚然愧勉不敢自暴棄以負先

考信錄

自序

人之教會漳水決入城城沼縣廢屢遷徙貧困奔走糶殮不能給或夜中涉波濤冒風雨凡數歲未有寧居知大名府朱公煥知大名縣秦公學溥時時贖恤之及乾隆二十七年述兄弟同舉於鄉始稍稍假廬舍葺屋宇顧先君業以積勞成病時方以食廩入次貢入大學亦不能赴也迨辛卯春先君棄世述遂無志仕進日惟與弟邁以讀書自勵胸中偶有所見時亦發為文章然終自以學疏識淺不敢大有所論著積久胸中益多而年已踰四十母氏既沒弟邁旋故自



念愛 先人之教提撕講解得有所窺測 先人望其能自樹立也而述既不能奮身當路以 先人之所欲爲者建白於 朝廷敷施於百姓以光大前德恐一旦與草木同腐致 先人之學泯然無所傳示於後則述抱恨寧有終窮乃思以其平生尺寸之所得者抒寫檢正錄之於楮竊謂聖人之道自唐宋諸儒以來闡發精詳固非末學小生所能參其末議然亦似尚有未盡者蓋自周道既衰楊墨並起欲繼聖人之道以伸其說往往撰爲堯舜禹湯文武孔子之事以誣

考信錄

自序

三

之而繼之其游說諸侯者又多嗜利無耻之徒恐人之譏已也則僞撰爲聖賢之事以自解說其他權謀術數之學欲欺世以取重亦多托之於古聖人而真僞遂並行於當世然當其初猶各自爲教而不相雜至秦漢之間學者往往兼而好之雜采其書以爲傳記其後復有識緯之書繼出而劉氏向歆父子及鄭康成皆信之復采其文以釋六經兼以斷簡殘編事多缺佚釋經者強不知以爲知猜度附會顛倒訛誤者蓋亦不少矣惟漢譙周作古史考頗糾史記謬誤其後晉司

馬彪復據竹書紀年條古史考中不當者百餘事然其持論既不盡允而史記以外邪說謬解所未及者尤多晉宋以降復有妄庸之徒僞造古書以攻異已亦往往采楊墨之言以入尚書家語學者以爲聖人之經固然益莫敢議其失而異端之說遂公行於天下矣隋唐以降學者惟重科目故咸遵功令尚排偶於是詩自毛傳尚書自僞孔傳五經自孔氏正義以外率視以爲無用之物於前人相沿之訛皆習以爲固然而不爲意甚或據漢魏以後之曲解駁周秦以前之舊文

考信錄

自序

四

至宋一二名儒迭出別撰傳註始頗抉摘其失然亦不過十之一二其沿舊說之悞而不覺者尚多不可數其編纂古史者則又喜陳雜家小說之言以鳴其博由是聖人之道遂與異說相雜聖賢之誣遂萬古不能白矣蓋嘗思之古之異端在儒之外後世之異端則在儒之內在外者距之排之而已在內者非疏而剔之不可譬之漳與御河即古淇水合流之初清者在右濁者在左人皆見而知之流數十里而清濁斯雜矣又數十里而混然一色矣故居今日而欲考唐虞三代之事



是非必折衷於孔孟而真偽必取信於詩書然後聖人之真可見而聖人之道可明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述雖愚陋萬不能窺測聖人之一二然自讀書以來奉先人之教不以傳注雜於經不以諸子百家雜於經傳久之而始覺傳注所言有不盡合於經者百家所記往往有與經相悖者然後知聖人之心如天地日月而後人晦之者多也於是歷考其事彙而編之以經為主傳注之與經合者則著之不合者則辨之而異端小

考信錄

自序

五

說不經之言咸闕其謬而刪削之題之曰考信錄顧家貧多病衣食於授徒焦勞於禦侮碌碌苦無暇日加以居僻書少檢閱為難蓋八年而洙泗考信錄始成補上古考信錄亦旋脫稿會吏部文下至京待選遇滇南陳履和悅而抄之又數年唐虞考信錄甫脫稿其他尚未訂正成卷而述選得福州之羅源縣遂不得竟其業時嘉慶元年也羅源地居邊海民蠻俗敝兼以事多掣肘不能一有所為自念坐而曠職何如歸而讀書由是屢以病辭而上官中有惜之者迄不肯許至

六年冬始得授政新令越明年春北旋乃得取夏商豐鎬等錄從容撰訂數年而後脫稿然猶不敢自信暇中復取新舊諸錄細閱而增改酌定之又數年而後成凡為錄者九為卷者三十加以提要續說附錄共三十有六卷一生之學問精力畧盡於此矣其中亦有名物之微無關大義而辨之頗詳者比事觸類不能獨從畧也嗟夫古帝王聖賢之事遠矣其書之缺者亦多矣欲以末學小生眇見寡聞為之一一考正其亦可謂不量力矣然即其所窺者錄而議之拾韓朱之遺

考信錄

自序

六

以待後人之採擇亦未嘗非不賢識小之義也昔者遷承談命史記斯成固衍彪餘漢書爰作是以皆於末篇自序家世世異古今而事同一轍故今追述先人之志及夫作書之由附於目錄之後雖述鄙陋少文學問不廣其中缺漏差悞不敢自必然於先人之學或庶幾有萬一之發明云爾



校刊考信錄例言九則

考信錄一書有前人未發之蘊而特及之者有前人已抽之緒而引伸之者亦有聯屬眾論以成一篇而不能專指為何人之說者其所以著書之故提要及自序詳之毋庸贅說謹將校刻大畧記之於左

履和見先生上古洙泗兩錄及禘祀三正兩考在乾隆五十七年下第留京之日其後五年隨先考官江西刻之逮嘉慶三年先生自羅源寄以唐虞考信錄十二年使人省先生

例言

於彰德先生復寄以夏商考信錄經界考諸書於是又以唐虞錄經界考兩種付梓然自經界考外皆非定本也

自江西還滇後十八年冬託同鄉公車北上諸君求先生書明年同州藹林鄭君吉士自京南旋往見先生先生寄豐編別錄尚書辨偽讀風偶識諸書家居未能刻也

二十一年六月履和至彰德先生沒已半載奉遺命受書九函計三十四種八十八卷皆先生晚年定本是冬作合太谷擬刻全書明年秋丁母憂去僅及刻三代考信錄十二卷

而已太谷諸生時有抄存洙泗錄及孟子事實錄者越三年孔生廣沅遂刻洙泗考信錄於太谷而吾友武鄉合樂山王君崧為之序致可感也

道光元年履和服闋如京賁先生書以來謀續刻之而無其力幸陽曲太史靜生張君廷鑑同鄉桃源令篋園譚君震好

古樂善分金成美乃刻提要二卷重刻補上古考信錄二卷唐虞考信錄四卷合之前刻之三代考信錄十二卷孔刻之洙泗考信錄四卷於是前錄正錄定本皆已授梓惟後錄僅

例言

刻孟子事實錄一種而履和將出宰浙之東陽事又中止矣向欲求人序書不可得大宗伯汪公今之韓歐也到京後欲往求之未敢遽請今年夏乃乞顧南雅先生先以書就正公大加賞歎尤愛其論湯武諸則致南雅先生書云事嚴理明足定千秋之案孟子云知人論世史公云好學深思東壁先生信其人矣履和讀之狂喜乃踵門求序一見許可不數日即賜之文往謝再得見復歷舉其書津津樂道不絕口嗚呼考信錄可不朽矣豈惟是書之幸抑亦門下士傳是書者



之幸也

先生五十歲以前事見於知非集附錄五十歲以後事見於  
小草集諸書嘉慶戊寅歲曾於湖南舟中據之以作行畧今  
載諸卷首俾閱考信錄者知先生生平大概亦論世知人之  
意云爾

三代考信錄之刻曾將全書八十八卷總目置諸篇首今提  
要中考信錄具載下卷其餘諸書亦皆具於行畧故不再刻  
總目避複也

例言

付梓諸書剞劂未工最後數種以出都期迫尤匆匆蕪事校  
讐亦未精審他日擬並其後錄翼錄雜著及詩文各種另行  
開雕有志竟成其即在浙東之行乎道光二年十月二十日  
履和謹識於京師宣武門外寓齋

考信錄總目

考古提要二卷

補上古考信錄二卷

右前錄四卷

唐虞考信錄四卷

夏考信錄二卷

商考信錄二卷

豐鎬考信錄八卷

考信錄總目

洙泗考信錄四卷

右正錄二十卷

豐鎬別錄三卷

洙泗餘錄三卷

孟子事實錄二卷

考古續說二卷

附錄二卷

右後錄十二卷



王政三大典考三卷 正朔 神祝 經界

讀風偶識四卷 未刻

尚書辨偽二卷

論語餘說一卷

右翼錄十卷

易卦圖說一卷

五服異同彙考三卷

無聞集四卷

考信錄總目

考信錄提要目

卷上

釋例

卷下

總目

自序

考信錄提要

卷上

考信錄 總目 提要目錄



考信錄提要卷上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大名崔述東壁著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釋例

聖人之道在六經而已矣二帝三王之事備載於詩書書謂堯典

等三十孔子之言行具於論語文在是即道在是故孔子曰

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六經以外別無所謂道也顧自秦火

以後漢初諸儒傳經者各有師承傳聞異詞不歸於一兼以

戰國之世處士橫議說客託言雜然並傳於後而其時書皆

考信錄提要

卷上

一

竹簡得之不易見之亦未必能記憶以故難於檢覈考正以

別其是非真偽東漢之末始易竹書為紙檢閱較前為易但

魏晉之際俗尚詞章罕治經術旋值劉石之亂中原陸沉書

多散軼漢初諸儒所傳齊詩魯詩齊論魯論陸續皆亡惟存

毛詩序傳及張禹更定之論語而伏生之書田何之易鄒夾

之春秋亦皆不傳於世於時復生妄人偽造古文尚書經傳

孔子家語以惑當世二帝三王孔門之事於是大失其實學

者專已守殘沿訛踵謬習為固然不之怪也雖間有一二有

識之士摘其疵謬者然特太倉梯米而亦罕行於世直至於

宋名儒迭起後先相望而又其時印本盛行傳布既多稽覈

最易始多有抉摘前人之悞者或為文以辨之如歐陽永叔

序泰誓論蘇明允韓妃論或為書以正之如鄭樵詩辨妄趙

王介甫伯夷論之類或作傳注以發明之如朱子論語孟子集註

詩集傳蔡氏書傳之類蓋至南宋而

後六經之義大著然經義之失真已千餘年偽書曲說久入

於人耳目習而未察沿而未正者尚多所賴後世之儒踵其

考信錄提要

卷上

二

而明之帝王聖賢之事豈不粲然大明於世乃近世諸儒類

多據拾陳言盛談心性以為道學而於唐虞三代之事罕所

究心亦有參以禪學自謂明心見性反以經傳為膚末者而

向來相沿之悞遂無復有過而問焉者矣余年三十始知究

心六經覺傳記所載與註疏所釋往往與經互異然猶未敢

決其是非乃取經傳之文類而輯之比而察之久之而後曉

然知傳記註疏之失顧前人罕有言及之者屢欲茹之而不

能茹不得已乃為此錄以辨明之非敢自謂繼武先儒聊以



效愚者干慮之一得云爾

以下三章通論讀書當考信之意

人之言不可信乎天下之大吾非能事事而親見也況千古以上吾安從而知之人之言可盡信乎馬援之薏苡以為明珠矣然猶有所因也無兄者謂之盜嫂三娶孤女者謂之搥婦翁此又何說焉舌生於人之口莫之捫也筆操於人之手莫之掣也惟其意所欲言而已亦何所不至者余自幼時聞人之言多矣日食止於十分月食有至十餘分者世人不通歷法咸曰月一夜再食也甚有以為已嘗親見之者余雖尚

考信錄提要

卷上

三

幼未見歷書然心獨疑之會月食十四分有奇夜不寢以觀之竟夜初未嘗再食也唯食既之後良久未生光計其時刻約當食四分有奇之數疑即指此而言然同人皆不以為然又數年見諸家歷書果與余言相同人之言其安從而信之郡城劉氏家有星石二枚里巷相傳咸謂先時嘗落星於其第化而為石余自幼即聞而疑之稍長從劉氏兄弟遊親見其石及其所刻篆文楷字細詰之則曰實無是事先人宦南方得此石奇其狀非人世所有聊刻此言以為戲耳此現有

石可據有文可徵然且非實人之言其又安從而信之周道既衰異端並起楊墨名法縱橫陰陽諸家莫不造言設事以誣聖賢漢儒習聞其說而不加察遂以為其事固然而載之傳記若尚書大傳韓詩外傳史記戴記說苑新序之屬率皆旁采卮言真偽相淆繼是復有讖緯之術其說益陋而劉歆鄭康成成用之以說經流傳既久學者習熟見聞不復考其所本而但以爲漢儒近古其言必有所傳非妄撰者雖以宋儒之精純而沿其說而不易者蓋亦不少矣至外紀皇王大

考信錄提要

卷上

四

紀通鑑綱目前編六字其一書名與溫公通鑑朱子綱目無涉等書出盜廣搜雜家小說之說以見其博而聖賢之誣遂萬古不白矣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聖人之讀經猶且致慎如是況於傳注又況於諸子百家乎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然則欲多聞者非以逞博也欲參互考訂而歸於一是耳若徒逞其博而不知所擇則雖盡讀五車徧閱四庫反不如孤陋寡聞者之尚無大失也凡人多所見則少所悞少所見則多所悞唐衛退之餌金石



藥而死故白居易詩云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而宋人雜說遂謂諱退之作李于墓誌戒人服金石藥而自餌硫黃無他彼但知有韓昌黎字退之而不知唐人之字退之者尚多也故曰少所見則多所誤也余崔在魏族頗繁然外縣人罕識之多知有余兄弟族人有病於試場者則相傳以為余兄弟病也族人有畜優者則相傳以為余兄弟畜優也此耳目之前身親之事猶若此則天下之大千古以上可知已故好德不如好色許允事也而近世類書以為許渾韓魏公在揚

考信錄提要

卷上

五

州與容賞金帶園王珪與陳旭王安石也而近世類書以為王曾晉宋之事且猶不免傳訛況乎三代以上固當有十倍於此者是以顏闈之事載為顏淵闈我所為移之卒我諸如此類蓋不可數但此幸而本書尚存猶可考而知之若不幸而呂氏春秋亡人必以論東野畢者為顏淵左傳亡人必以陳恒所殺者為宰予雖聒而與之語終不見聽必曰古書言如是夫豈無所傳而妄記者然則唐虞三代之事戰國秦漢所述其移甲為乙終古不白者豈可勝道哉故堯之臣多矣

乃見重黎遂以為必羲和也紂之臣亦多矣乃見父師少師遂以為必箕比也禹之佐豈止一人乃見大費遂以為必益太甲之佐亦豈止一人乃見阿衡遂以為必伊尹無他彼心中止有此一二人故遇有彷彿近似者遂以為必此人猶之乎許允之事移之渾王珪之事移之曾也甚至南宮載賣公然移之南容使三復白圭之賢受誣於百世猶之乎衛退之餌金石藥而以餌藥而死為昌黎罪也故今錄中凡事之不見於經者度其不類此人之事則削之而辨之嗟夫嗟夫此

考信錄提要

卷上

六

難為眇見寡聞而粗心浮氣者道也孔毅夫雜說昔人有辨宋人雜說不欲古人之受誣也其係偽撰者故今但稱人之情好以已度人以今度古以不肖度聖賢至於貧富貴賤南北水陸通都僻壤亦莫不互相度往往逕庭懸隔而其人終不自知也漢疏廣為太子太傅以老辭位而去此乃士君子常事而後世論者謂廣見趙蓋韓楊之死故去無論蓋韓楊之死在此後藉使遇寬大之主遂終已不去乎其視古人太淺也昭烈帝臨終託孤於諸葛武侯曰嗣子可輔輔



之若不可輔君可自取毋令他人得之此乃肺腑之言有何詐爲而後世論者謂昭烈故爲此言以堅武侯之心然則將使昭烈爲袁本初劉景升而後可乎此無他彼之心固如是故料古人之亦必如是耳然此猶論古人也邯鄲至武安六十里山道居其大半向不可車有肥鄉僧募修之人布施者甚少乃傾已囊以成之議者咸曰僧之心本欲多募以自肥以施者之少也故不得已而傾其囊夫僧之心吾誠不知其何如然其事則損己以利人也損己利人而猶謂其欲損人

考信錄提要

卷上

七

以利己其毋乃以己度人矣乎然此猶他人人事也余之在閩也無名之征悉蠲之民有餘之稅悉解之上淡泊清貧之況非惟百姓知之卽上官亦深信之然而故鄉之人隔數千餘里終不知也歸里之後人咸以爲携有重貲旣而蹴居隘巷移家山村見其飯一盂蔬一盤猶曰是且深藏不肯自炫耀也故以己度人雖耳目之前而必失之況欲以度古人更欲以度古之聖賢豈有當乎是以唐虞三代之事見於經者皆醇粹無可議至於戰國秦漢以後所述則多雜以權術詐謀

之習與聖人不相類無他彼固以當日之風氣度之也故考信錄但取信於經而不敢以戰國魏晉以來度聖人者遂據之爲實也

以下七章皆論戰國邪說寓言不可徵信

戰國之時說客辨士尤好借物以喻其意如楚人有兩妻豚蹄祝滿家妾覆藥酒東家食西家宿之類不一而足雖孟子書中亦往往有之非以爲實有此事也乃漢晉著述者往往誤以爲實事而采之入書學者不復考其所本遂信以爲真有而不悟者多矣其中亦有原有是事而衍之者公父文伯

考信錄提要

卷上

八

之卒也見於國語者不過其母惡其以好內聞而戒其妾無瘠容無洵涕無招膺而已戴記述之而遂謂其母據狀大哭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樓緩又衍之遂謂婦人自殺於房中者二八矣又有無是事有是語而述衍之爲實事者春秋傳子太叔云婺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此不過設言耳其後衍之遂謂漆室之女不績其麻而憂魯國其後又衍之遂謂魯監門之女嬰憂衛世子之不肖而有終歲不食葵終身無兄之言若真有其人其事者矣由是韓嬰竟采之以



入詩外傳劉向采之以入列女傳傳之益久信者愈多遂至虛言竟成實事由是言之雖古有是語亦未必有是事雖古果有是事亦未必遂如後人之所云云也況乎戰國游說之士毫無所因憑心自造者哉乃世之士但見漢人之書有之遂信之而不疑抑亦過矣故今考信錄中凡其說出於戰國以後者必詳為之考其所本而不敢以見於漢人之書者遂真以為三代之事也

戰國秦漢之書非但託言多也亦有古有是語而相沿失其

考信錄提要

卷上

九

解遂妄為之說者古者日官謂之日御故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義仲和仲為帝堯臣主出納日以故謂之日御後世失其說遂悞以為御車之御謂義和為日御車故離騷云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已屬支離可笑又有誤以御日為浴日者故山海經云有女子名羲和浴日於甘淵則其謬益甚矣古者羲和占日常儀占月常儀古之賢臣占者占驗之占常儀之占月猶羲和之占日也儀之音古皆讀如娥故詩云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又云親

結其綱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皆與阿何相協後世傳訛遂以儀為娥而誤以為婦人又誤以占為占居之意遂謂羿妻常娥竊不死之藥而奔於月中由是詞賦家相沿用之雖不皆信為實要已誣古人而惑後世矣諸如此類蓋不可以勝數然此古語猶間見於經傳可以考而知者若夫古書已亡而流傳之悞但沿述於諸子百家之書中者更不知凡幾矣大抵戰國秦漢之書皆難徵信而其所記上古之事尤多荒謬然世之士以其傳流日久往往信以為實其中

考信錄提要

卷上

十

豈無一二之實然要不可信者居多乃遂信其千百之必非誣其亦惑矣先儒相傳之說往往有出於緯書者蓋漢自成哀以後讖緯之學方盛說經之儒多采之以註經其後相沿不復考其所本而但以為先儒之說如是遂靡然而從之如龍負河圖龜具洛書出於春秋緯黃帝作成池顛頊作五莖帝嚳作六英帝堯作大章出於樂緯諸如此類蓋不可以悉數即禘為祭其始祖所自出亦緣緯書之文而遞變其說者蓋緯書稱三



代之祖出於天之五帝鄭氏緣此遂以禘為祭天而謂小記  
禘其祖之所自出為禘其始祖之所自出王氏雖駁鄭氏祭  
天之失而仍沿始祖所自出之文由是始祖之前復別有一  
祖在豈非因緯書而悞乎余幼時嘗見先儒述孔子言云吾  
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稽之經傳並無此文後始見何休公羊  
傳序唐明皇孝經序有此語然不知此兩序本之何書最後  
檢閱正義始知其出於孝經緯之鈞命訣也大抵漢儒之說  
本於七緯者不下三之一宋儒頗有核正然沿其說者尙不

考信錄提要 卷上

七

下十之三乃世之學者動曰漢儒如是說宋儒如是說後生  
小子何所知而妄非議之嗚乎漢儒之說果漢儒所自為說  
乎宋儒之說果宋儒所自為說乎蓋亦未嘗考而已矣嗟夫  
識緯之學學者所斥而不屑道者也識緯之書之言則學者  
皆遵守而莫敢有異議此何故哉此何故哉吾莫能為之解  
也已

近世淺學之士動謂秦漢之書近古其言皆有所據見有駁  
其失者必攘臂而爭之此無他但徇其名而實未嘗多觀秦

漢之書故妄為是言耳劉知幾史通云秦漢之世左氏未行  
遂使五經此五經指公羊穀梁禮記之文非古經也雜史百家諸子其言河漢無  
所遵憑故其記事也當晉景行霸公室方強而云韓氏攻趙  
按史記攻趙者屠岸原註出史有程嬰杵臼之事原註出史子罕相國  
賈非韓氏此文蓋誤原註出史宋睦於晉而云晉將伐宋規其哭於陽門介夫原註出史其記  
時也秦穆居春秋之始而云其女為荆昭夫人原註出史韓魏  
處戰國之時而云其君陪楚莊王葬焉原註出史列子書論  
尼父而云生在鄭穆之年原註出史扁鵲醫療虢公而云時

考信錄提要 卷上

七

當趙簡子之日原註出史樂書仕於周子而云以晉文如獵  
犯顏直言原註出史荀息死於奚齊而云觀晉靈作臺累碁  
申誠原註出史或以先為後或以後為先日月顛倒上下翻  
覆古來君子曾無所疑及左傳既行而其失自顯由是論之  
秦漢之書其不可據以為實者多矣特此未有如知幾者肯  
詳考而精辨之耳顧吾猶有異者知幾於秦漢之書紀春秋  
之事考之詳而辨之精如是至於虞夏商周之事乃又采摭  
百家雜史之文而疑經者何哉夫自春秋之世下去西漢僅



數百年而其舛誤乖刺已累累若此況文武之代去西漢千有餘年唐虞之際去西漢二千有餘年即去戰國亦二千年則其舛誤乖刺必更加於春秋之世數倍可知也但古史不存於世無左傳一書証其是非耳豈得遂信以為實乎故今為考信錄於殷周以前事但以詩書為據而不敢以秦漢之書遂為實錄亦推廣史通之意也

非惟秦漢之書述春秋之事之多誤也即近代之書述近代之事其誤者亦復不少洪景廬容齋隨筆云俗間所傳淺妄

考信錄提要

卷上

三

之書所謂雲仙散錄開元天寶遺事之屬皆絕可笑其一云姚崇開元初作翰林學士有步輦之召按崇自武后時已為宰相及開元初三入輔矣其二云郭元振少時美風姿宰相張嘉貞欲納為壻遂牽紅絲線得第三女按元振為睿宗宰相明皇初年即貶死後十年嘉貞方作相其三云楊國忠盛時朝之文武爭附之惟張九齡未嘗及門按九齡去相位十年國忠方得官耳其四云張九齡覽蘇頌文卷謂為文陣之雄師按頌為相時九齡元未達也此皆顯顯可信者固鄙淺

不足攻然頗能疑悞後生也至於孔氏野史後山叢談所載張杜范趙歐陽司馬諸公之事亦皆考其出處日月而糾駁之然則雖近代之書述前數十年之事亦有未可以盡信者況於戰國秦漢之人述唐虞商周之事其舛誤固當有百倍於此者乎惜乎三代編年之史不存於今無從一一証其舛誤耳然亦尚有千百之一二經傳確有明文顯然可徵者如稷契之任官皆在嚳崩之後百十餘年而世乃以為嚳之子堯之兄弟成王乃武王元妃之長子武王老而始崩成王不

考信錄提要

卷上

四

容尚幼而世乃以為成王年止十三周公代之踐阼公山弗擾之畔孔子方為司寇聽國政佛盼之畔孔子卒已數年而世以為孔子往應二人之召其年世之不符何異於開寶遺事之所言然而世莫有疑之者何哉安得知幾景廬復生於今日移其考辨春秋唐宋之事之心以究帝王孔門之事而與之上下今古也

自宋以前士之讀書者多故所貴不在博而在考辨之精不但知幾景廬然也至明以三場取士久之而二三場皆為具



文止重四書文三篇因而學者多束書不讀自舉業外茫無所知於是一二才智之士務搜覽新異無論雜家小說近世廣書凡昔人所鄙夷而不屑道者咸居之爲奇貨以傲當世不讀書之人曰吾誦得陰符山海經矣曰吾誦得呂氏春秋韓詩外傳矣曰吾誦得六韜三畧說苑新序矣曰吾誦得管子晏申韓莊列淮南鶡冠矣公然自詫於人人亦公然詫之以爲淵博若六經爲藜藿而此書爲熊掌雉膏者然良可慨也戰國之時邪說並作寓言實多漢儒誤信而誤載之固也亦

考信錄提要

卷上

五

有前人所言本係實事而遞傳遞久以致悞者此於三代以上固多而近世亦往往有之晉陶淵明桃花源記言武陵漁人入深山其居人自言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遂與外人間隔此特漢晉以前黔楚之際山僻人稀以故未通人世初無神仙誕妄之說也而唐韓昌黎桃源圖詩云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誠荒唐又云自說經今六百年當時萬事皆眼見劉夢得桃源行亦云俗人毛骨驚仙子又云仙家一出尋無踪皆以淵明所言者爲神仙雖有信不信之殊

而其悞則一也至宋洪興祖始據淵明原文以正韓劉之悞然後今人皆知其非神仙淵明之寃始白向使淵明之記不幸而亡於唐末五代之時後之人但讀韓劉之詩必謂桃源真神仙所居不則以爲淵明之妄言雖百洪興祖言之亦必不信矣而豈有是事哉晉石崇王明君卽昭君避晉諱故作明辭序云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也其後唐杜子美詠昭君村遂有千載琵琶曲中怨恨之句由是詞人相沿用之世之學者遂皆以琵琶爲昭

考信錄提要

卷上

六

君嫁時之所彈矣然此現有石崇之詞可証少知讀書者猶能考而知之若使此詞遂亡後之人但見前代詩人羣焉稱之如此雖好學之士亦必皆以爲實誰復知其爲烏孫公主之事者乎嗟夫昌黎大儒也自漢以來學未有過於昌黎者而子美號爲詩史說者謂其無一字無來歷然其言皆不可指實如是然則漢晉諸儒之所傳者其遂可以盡信乎哉乃世之學者多據爲定案惟宋朱子間糾駁其一二人且曰漢世近古漢儒之言必非無據而云然者然則韓杜之詩豈



皆無據而云然乎嗟夫古之國史既無存於世者但據傳記  
之文而遂以為固然古人之受誣者尙可勝道故余為考  
信錄於漢晉諸儒之說必為考其原本辨其是非非敢詆譏  
先儒正欲平心以求其一是也

以下五章論漢人解詁之有悞

傳記之文有傳聞異詞而致悞者有記憶失真而致悞者一  
人之事兩人分言之有不能悉符者矣一人之言數人遞傳  
之有失其本意者矣是以三傳皆傳春秋而其事或互異此  
傳聞異詞之故也古者書皆竹簡人不能盡有也而亦難於

考信錄提要

卷上

七

攜帶纂書之時無從尋覓而翻閱也是以史記錄左傳文往  
往與本文異此記憶失真之故也此其悞本事理之常不足  
怪亦不足為其書累顧後之人阿其所好不肯謂之悞必曲  
為彌縫使之兩全遂致大悞而不可挽如九州之名禹貢詳  
之矣而周官有幽并而無徐梁悞也必曲為之說曰周人改  
夏九州故名互異爾雅有幽營而無青梁亦悞也必曲為之  
說日記商制也

說詳唐虞考信錄中

此非大悞乎春秋傳成公之母呼聲伯母曰嬖伯華之妻呼叔向妻曰嬖是長婦稚婦皆相呼

以嬖也衛莊公娶於陳曰厲嬖其姊戴嬖孟穆伯娶於莒曰  
戴已其姊聲已其姊隨姊嫁者稱姊也而爾雅云長婦謂稚  
婦為姊稚婦謂長婦為嬖悞矣必曲為之說曰長婦稚婦據  
妻之年論之不以夫之長幼別也此非大悞乎鄭氏之注禮  
也凡記與經異及兩記互異者必以一為周禮一為殷禮不  
則以一為士禮一為大夫禮此皆不知其本有一悞欲使兩  
全而反致自陷於大悞者也夏太康時有窮之君曰羿而淮  
南子有堯時羿射日之事說者遂謂羿本堯臣有窮之羿襲

考信錄提要

卷上

六

其名也晉文公舅子犯戴記謂之舅犯或作咎犯而說苑誤  
以為平公時人說者遂謂晉有兩咎犯一在文公時一在平  
公時也凡茲之悞皆顯然易見者推而求之蓋不可以悉數  
而東周以前世遠書缺其悞尤多故今為考信錄不敢以載  
於戰國秦漢之書者悉信以為實事不敢以東漢魏晉諸儒  
之所注釋者悉信以為實言務皆究其本末辨其同異分別  
其事之虛實而去取之雖不為古人之書諱其悞亦不至為  
古人之書增其悞也



傳記之文往往有因傳聞異詞遂誤而兩載之者春秋傳鄭  
陵之戰韓厥從鄭伯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  
曰傷國君有刑亦止按此時晉四軍楚三軍晉非用三軍不  
足以敵楚若鄭則國小衆寡以一軍敵之足矣必無止以兩  
軍當楚復以兩軍當鄭之理此二事必有一悞顯然易見者  
按後文云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襄二十六年傳云中行二郤  
必克二穆然則是郤至以新軍當楚右軍而後萃於王卒無  
緣得從鄭伯從鄭伯者獨韓厥一軍耳襄二十七年傳齊慶

考信錄提要

卷上

九

封聘於魯其車美叔孫譏之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  
二十八年傳慶封奔魯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  
譏之叔孫食慶封祀祭使工爲之賦茅鴟此二事絕相  
似亦必有一悞且叔孫既食慶封以不敬故而譏之矣踰年  
而又食之又譏之胡爲者鄭之葬簡公也將毀游氏之廟而  
子產中止鄭之爲蒐除也復將毀游氏之廟而子產又中止  
此二事亦必有一悞不然前既不肯毀人之廟矣後又何爲  
而欲毀之乎春秋左傳於諸傳記中爲最古然其失猶如是

則他書可知矣是以史記記周公請代武王死又記周公請  
代成王死一本之金縢一本之戰國策而不知其實一事也  
列子稱孔子觀於呂梁而遇丈夫厲河水又稱息駕於河梁  
而遇丈夫厲河水此本莊周寓言蓋有采其事而稍竄易其  
文者僞撰列子者誤以爲兩事而遂兩載之也戰國策中如  
此之類不可枚舉而家語爲尤甚亦不足縷辨也由此觀之  
一事兩載乃傳記之常事或因傳者異詞亦有兩事皆非實  
者正如唐人小說以餅拭手之事或以爲肅宗或以爲宇文

考信錄提要

卷上

十

士及誤稱猶子之事或以爲趙需或以爲何儒亮耳必盡以  
爲兩事悞之甚矣以此例之漢以來之書以悞傳悞者甚多  
不得盡指以爲實也  
後人之書往往有因前人小失而曲全之或附會之遂致大  
謬於事理者大戴記云文王十二而生伯邑考十五而生武  
王小戴記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信如所言  
則武王元年年八十有四在位僅十年耳而序稱十有一年  
伐殷書稱十有三祀訪範其年不符說者不得已乃爲說以



曲全之云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昌文王之年故稱元年  
說詳豐鎬  
考信錄中春秋書齊桓公之卒在十有二月乙亥周

正也殯於十二月辛巳距卒僅七日耳而傳采夏正之文以  
為卒於十月乙亥則卒與殯遂隔六十七日說者以其日之  
久也遂附會之以為尸蟲出於戶此豈近於情理哉前人之  
為此言不過一時失於考耳初不料後之人引而伸之遂至  
於如是也然此猶皆前人之悞之有以啓之也若乃經傳本  
無疑義而註家誤會其意及與他文不合不肯自反而反委

考信錄提要 卷上 三

曲穿鑿以斷其說之通者亦復不少如堯典之四岳注者誤  
以為四人因與二十二人之文不合遂以稷契皋陶為申命  
以治水明農為在堯世矣書序之以箕子歸說者誤以為本  
年之事因與伐殷之年不合遂以伐殷為觀兵以序之度孟  
津為有月日而無年矣說並詳唐虞豐  
鎬兩考信錄中凡茲之悞其類甚多  
展轉相因誤於何底姑舉數端以見其概乃學者但見其說  
如是不知其所由悞遂謂其事固然而不敢少異良可歎也  
故今為考信錄悉本經文以証其失并為抉其誤之所由庶

學者可以考而知之而經傳之文不至於終晦也

孔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又曰吾猶及史之  
闕文也夫聖人豈不樂於人之盡知然其勢必不能強不知  
以為知則必并其所知者而消之是故無所不知者非真知  
也有所不知者知之大者也今之去二帝三王遠矣言語不  
同名物各異且易竹而帛易篆而隸遞相傳寫豈能一一之  
不失真韓文考異闍杭蜀本互有異同石本亦有舛悞宋祁  
所藏杜詩與行世本迥異近者如此遠者可知以為不知夫

考信錄提要 卷上 三

亦何病而學者必欲為之說以通之此古書之所以晦也偶  
閱雲谷雜記記蘇子瞻集二事其事雖小然可喻大其一子  
瞻過虔州有行看鳳尾詔卻下虎頭州之句虎頭蓋指虔也  
虔與虎皆從虎董德元言虔州俗謂之虎頭城是也注者乃  
云虎頭顧愷之也愷之常州人蓋是時先生乞居常州也夫  
不知虎頭之為虔固其學之不廣然天下之書豈能盡見缺  
之未為大失也強以意度之而屬之顧愷之則其失何啻千  
里彼漢人之說經有確據者幾何亦但自以其意度之耳然



則其類此者蓋亦不少矣特古書散軼無可証其誤耳烏在其可盡信也哉其一子瞻所記韓定辭事見於北夢瑣言以瑣言較蘇集則蘇集誤以慕容作慕容銀筆之僻作銀筆之譬從容作從容江表作士表李密作孝密諸本皆然遂至於不可讀夫以宋人讀宋人之書時代甚近宜無悞也然其悞尚如此況二千年以前之書又無他書可較者乎故今爲考信錄凡無從考證者輒以不知置之寧缺所疑不敢妄言以惑世也

考信錄提要

卷上

七

磁州故產磁器有孫某者仿古哥定汝諸窰之式造之既成擇其佳者埋地中踰兩年取出市於京師保定諸貴人家見者莫不以爲真也由此獲利十倍州中鬻煙草者楊氏最著名價視他肆昂甚貿易者常盈肆外肆中物不能給則取他肆之物印以楊氏之號而昇之人咸以爲美雖出重價不惜也由是言之人之所貴者名而已矣非有能知其實者也鄭康成東漢名儒也所註雖不盡是然亦未嘗盡非而王肅百計攻之以求勝然而公道難奪卒不可勝於是其徒雜取傳

記諸子之文偽撰古文尙書孔子家語家語雖有王肅序然玩其文亦係其徒僞撰非肅自作以欺世人而伸肅說至於隋唐之際復遇劉焯孔穎

達者不學無識妄爲表章由是鄭學遂微鄭書遂亡後之學者遂信之而不疑嗟夫聖人之經猶日月也其貴重猶金玉也僞作者豈能襲取其萬一乃世之學者聞其爲經輒不敢復議名之爲聖人之言遂不敢有所可否卽有一二疑之者亦不過曲爲之說而已是貴人之買磁器而市賈之販煙草也司馬遷漢武帝時人也而今史記往往述元成時事劉向

考信錄提要

卷上

七

西漢人也而今列女傳有東漢人在焉謂此二子者有前知之術乎抑亦其書有後人之所作而妄入之其中者邪周秦行紀李德裕之客所爲也而嫁名牛僧孺碧雲駝小人毀君子者之所爲也而嫁名梅堯臣然則天下之以僞亂真者比比然矣若之何以其名而信之也漢董仲舒疏論災異武帝下羣臣議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爲其師書以爲大愚由是下仲舒吏然則是爲其師書則尊信之非其師書則詆譏之而不復問其是與非矣是故辨端異於戰國之時最易爲其



別名爲楊墨也辨異端於兩漢之世較難而人亦或不信爲其雜入於傳記也辨異端於唐宋以後最難而人斷斷乎不之信爲其偽託之聖言也故余謂讀經不必以經之故浮尊之而但當求聖人之意果知聖人之文之高且美則偽者自不能亂真嗟夫嗟夫此固未易爲人道也

以下三章論東晉以後偽書

考信錄提要 卷上

美

然於朝廷無加損也若偽撰經傳則聖人之言行悉爲所誣而不能白譬如權臣擅政假天子之命以呼召四方天下之人爲所潛移默轉而不之覺其所關於宗社之安危者非小事也昔隋牛宏奏請購求天下遺逸之書劉炫遂偽造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其後有人訟之始知其偽陳師道言王通元經闕子明易傳及李靖問對皆阮逸所偽撰蓋逸嘗以草示蘇明允云然則偽造古書乃昔人之常事所賴達人君子平心考核辨其真偽然後聖人之真可

得豈得盡信以爲實乎然亦非但有心偽造者之能惑世也蓋有莫知誰何之書而妄推奉之以爲古之聖賢所作者亦有旁采他文以入古人之書者莊周戰國初年人也而其書稱陳成子有齊國十二代孔叢子世以爲孔鮒所作也而其中載孔臧以後數世之事然則其言之不出於莊周孔鮒明甚古書之如是者豈可勝道特世人輕信而不之察耳故吾嘗謂自漢以後諸儒功之大者朱子之外無過趙岐過之大者無過漢張禹隋二劉唐孔穎達宋王安石等何者岐刪孟子

考信錄提要 卷上

美

子之外四篇使孟子一書精一純粹不爲邪說所亂實大有功於聖人之經禹采齊論章句雜入於魯論中學者爭誦張文遂棄漢初所傳舊本焯炫等得江左之偽尙書喜其新奇驟爲崇奉穎達復從而表章之著之功令用以取士遂致帝王聖賢之行事爲異說所淆誣而不能白者千數百年雖有聰明俊偉之士皆俯首帖耳莫敢異詞者皆此數人之惑之也至王安石揣摩神宗之意以行聚斂之法恐人之議已也乃尊周官爲周公所作以附會之卒致蔡京紹述

京亦以周官附會徽



宗之無道者 靖康亡國之禍而周公亦受誣於百世象山陽明之

害未至於如是之甚也孰輕孰重必有能辨之者

昔人有言曰買菜乎求益乎言固貴精不貴多也韓昌黎文

集李漢所訂也其序自稱收拾遺文無所失墜此外更無他

文甚明而好事者復別訂有外集此何為者邪陳振孫書錄

解題云朱侍講校定異同定歸於一多所發明有益後學外

用方本益大顛三書但欲明世間問答之偽而不悟此

書為偽之尤也方氏未足責晦翁識高一世而其所定者迺

考信錄提要 卷上 三

爾殆不可解案外鈔云潮州靈山寺所刻末云吏部侍郎潮

州刺史退之自刑部侍郎貶潮晚乃由兵部為吏部流俗但

稱韓吏部爾其謬如此又潮本韓集不見有此書使靈山舊

有此刻集時何不編入可見此書妄也原文太繁今節錄之如此由是言

之吾輩生古人之後但因古人之舊無負於古人可矣不必

求勝於古人也論語所記孔子言行不為少矣昔人有以半

部治天下者況於其全學者果欲躬行以期至於聖人誦此

亦已足矣乃學者猶以為未足而泰以晉人偽撰之家語尚

恨家語所采之不廣也復別采異端小說之言為孔子集語

及論語外篇以益之不問其真與贗而但以多為實嗟乎是

豈非買菜而求益者哉余在閩時嘗閱一人文集忘其姓名皆其

所自訂者其序有云異日有人增一二篇及稱吾外集者吾

死而有知必為厲鬼以擊之嗚乎為人訂外集而使天下之

能文者痛心切齒而為是言夫亦可以廢然返矣故今為考

信錄寧缺毋濫即無所害亦僅列之備覽寧使古人有遺美

而不肯使古人受誣於後世其庶幾不為厲鬼所擊也已

考信錄提要 卷上 三

經傳之文亦往往有過其實者武成之血流漂杵雲漢之周

餘黎民靡有孑遺孟子固嘗言之至闕宮之荆舒是懲莫我

敢承不情之譽更無論矣戰國之時此風尤盛若淳于髡莊

周張儀蘇秦之屬虛詞飾說尺水丈波蓋有不可以勝言者

即孟子書中亦往往有之若舜之完廩浚井不告而娶伊尹

之五就湯五就桀其言未必無因然其初事斷不如此特傳

之者遽加稱述欲極力形容遂不覺其過當耳又如文王不

遑暇食不敢盤于遊田而以為其囿方七十里管叔監殷乃



武王使之而屬之周公此或孟子不服致辨或記者失其詞均不可知不得盡以為實事也蓋孟子七篇皆門人所記但追述孟子之意而不必皆孟子當日之言既流俗傳為如此遂率筆記為如此正如蔡氏書傳言史記稱朱虎熊羆為伯益之佐其實史記但稱為益從未稱為伯益蔡氏習於世俗所稱不覺其失遂誤以伯益入於史記文中耳然則學者於古人之書雖固經傳之文賢哲之語猶當平心靜氣求其意旨所在不得泥其詞而害其意況於雜家小說之言安得遽

考信錄提要

卷上

无

信以為實哉

以下三章論經傳記注亦有不可盡信之語

傳雖美不可合於經記雖美不可齊於經純雜之辨然也曲臺雜記戰國秦漢諸儒之所著也得聖人之意者固有之而附會失實者正復不少大小兩戴迭加刪削然尚多未盡者若檀弓文王世子祭法儒行等篇舛謬累累固已不可為訓至月令乃陰陽家之說明堂位乃誣聖人之言而後人亦取而置諸其中謂之禮記此何以說焉周官一書尤為雜駁蓋當戰國之時周禮籍去之後記所傳聞而傳以已意者乃鄭

康成亦信而注之因而學者羣焉奉之與古禮經號為三禮魏晉以後遂並列於學官迨唐復用之以分科取士而後儒之淺說遂與詩書並重尤可異者孔氏頽達作正義竟以戴記備五經之數而先儒所傳之禮經反不得與焉由是學者遂廢經而崇記以致周公之制孔子之事皆雜亂不可考本末顛倒於斯極矣朱子之學最為精純乃亦以大學中庸躋於論孟號為四書其後學者亦遂以此二篇加於詩書春秋諸經之上然則君子之於著述其亦不可不慎也夫

考信錄提要

卷上

无

朱子易本義詩集傳及論語孟子集註大抵多沿前人舊說其偶有特見者乃改用已說耳何以言之孟子古公亶父句趙注以為太王之名朱註亦云亶父太王名也大雅古公亶父句毛傳以字與名兩釋之朱傳亦云亶父太王名也或曰字也是其沿用舊說顯然可見幽風鴉鴞篇傳采偽孔傳之說以居東為東征遂以此詩為作於東征之後及後與蔡九峰書則又言其非是以故蔡氏書傳改用新說然則朱子雖采舊說初未嘗執一成之見矣今世之士矜奇者多尊漢儒



而攻朱子而不知朱子之悞沿於漢人者正不少也拘謹者則又尊朱太過動曰朱子安得有悞而不知朱子未嘗自以爲必無悞也卽朱子所自爲說亦間有一二悞者衛文公以魯僖二十五年卒至二十六年寤莊子猶見於經則武子固未嘗逮事文公矣而論語寤武子章註云武子在位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悞矣蓋人之精神心思止有此數朱子仕爲朝官又教授諸弟子固已罕有暇日而所著書又不下數百餘卷則其沿前人之悞而未及正者

考信錄提要

卷上

三

勢也一時偶未詳考而致悞者亦勢也所謂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惟其不執一成之見乃朱子所以過人之處學者不得因一二說之未當而輕議朱子亦不必爲朱子諱其悞也大抵古人多貴精後人多尚博世益古則其取舍益慎世益晚則其采擇益雜故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而司馬遷作史記乃始於黃帝然猶刪其不雅馴者近世以來所作綱目前編綱鑑捷錄等書乃始於庖羲氏或天皇氏甚至有始於開闢之初盤古氏者且並其不雅馴者而亦載之故曰世益晚則

其采擇益雜也管仲之卒也預知豎刁易牙之亂政而歷詆鮑叔牙賓須無之爲人孔子不知也而宋蘇洵知之故孔子稱管仲曰如其仁民到于今受其賜而蘇氏責管仲之不能薦賢也禘之禮爲祭其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左氏公羊穀梁三子者不知也而唐趙匡知之故三傳皆以未三年而吉祭爲譏而趙氏獨以禘爲當於文王不當於莊公也漢李陵有重答蘇武書陵與武有相贈之詩班婕妤有團扇詩揚雄有劇秦美新之作司馬遷班固不知也而梁蕭統

考信錄提要

卷上

三

知之故史記漢書不載其一字而其詩文皆見於昭明文選中也由是言之後人之學遠非古人之所可及古人所見者經而已其次乃有傳記且猶不敢深信後人則自諸子百家漢唐小說演義傳奇無不覽者自莊列管韓呂覽說苑諸書出而經之漏者多矣自三國隋唐東西漢晉演義及傳奇小說出而史之漏者亦多矣無怪乎後人之著述之必欲求勝於古人也近世小說有載孔子與采桑女聯句詩者云南枝窈窕北枝長夫子行陳必絕糧九曲明珠穿不過回來問我



采桑娘謂七言詩始此非栢梁也夫栢梁之詩識者已駁其偽而今且更前於栢梁數百年而託始於春秋嗟夫嗟夫彼古人者誠不料後人之學之博之至於如是也以下二章之詳考之失

有二人皆患近視而各矜其目力不相下適村中富人將以明日懸扁於門乃約於次日全至其門讀扁上字以驗之然皆自恐弗見甲先於暮夜使人刺得其字乙并刺得其旁小字暨至門甲先以手指門上曰大字某某乙亦用手指門上

考信錄提要 卷上 重

曰小字某某甲不信乙之能見小字也延主人出指而問之曰所言字悞否主人曰悞則不悞但扁尚未懸門上虛無物不知兩君所指者何也嗟乎數尺之扁有無不能知也況於數分之字安能知之聞人言為云云而遂云云乃其所以為大悞也史記樂毅傳云毅留狗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唯獨莒卽墨未服是毅自燕王歸國以後日攻齊城積漸克之五載之中共下七十餘城唯此兩城尚未下也此本常事無足異者而夏侯太初乃謂毅下七十餘城之後輟兵五年不攻

欲以仁義服之以此為毅之賢蘇子瞻則又謂毅不當以仁義服齊輟兵五年不攻以致前功盡棄以此為毅之罪至方正學則又以二子所論皆非是毅初未嘗欲以仁義服齊乃下七十餘城之後恃勝而驕是以頓兵兩城之下五年而不拔耳凡其所論皆似有理然而毅初無此事也是何異門上並無一物而指之曰大字某某小字某某者哉大抵文人學士多好議論古人得失而不考其事之虛實余獨謂虛實明而後得失或不爽故今為考信錄專以辨其虛實為先務

考信錄提要 卷上 書

而論得失者次之亦正本清源之意也嗟夫古今之讀書者不乏人矣其事帖括以求富貴者無論已聰明之士意氣高邁然亦率隨時俗為轉移重詞賦則五字詩成數莖鬚斷貴宏博則雪兒銀筆悅服締交蓋時之所尚能之則可以見重於人是以傲精勞神而不辭也重實學者惟有宋諸儒然多研究性理以為道學求其考核古今者不能十之二三降及有明其學益雜甚至立言必出入於禪門架上必雜置以佛書乃為高雅絕俗至於唐虞三代孔門



之事雖沿訛踵謬無有笑其孤陋者人之讀書爲人而已亦誰肯做精勞神矻矻窮年爲無用之學者況論高人駭語奇世怪反以此招笑謗者有之矣非天下之至愚其孰肯爲之雖然近世以來亦未嘗無究心於古者也吾嘗觀洪景廬所跋趙明誠金石錄及黃長睿東觀餘論未嘗不歎古人之學之博而用力之勤之百倍於我也一盤盂之微一杯勺之細曰此周也此秦也此漢也蘭亭之序羲之之書亦何關於人事之得失而曰孰爲真本孰爲贗本若是乎精察而明辨也

考信錄提要

卷上

三

獨於古帝王聖賢之行事之關於世道人心者乃反相與聽之而不別其真贗此何故哉拾前人之遺補前人之缺則考信錄一書其亦有不容盡廢者與

此章自述作考信錄之故

卷上終

考信錄提要卷下

大名崔述東壁著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總目

唐虞有唐虞之文三代之文春秋有春秋之文戰國秦漢以迄魏晉亦各有其文焉非但其文然也其行事亦多有不相類者是故戰國之人稱述三代之事戰國之風氣也秦漢之人稱述春秋之事秦漢之語言也史記直錄尚書春秋傳之文而或不免雜秦漢之語僞尚書極力

考信錄提要

卷下

一

摹唐虞三代之文而終不能脫晉之氣無他其平日所聞所見皆如是習以爲常而不自覺則必有自呈露於忽不經意之時者少留心以察之甚易知也宋時有與其從兄子訟析贖者幾二十年不決趙善堅以屬張湜訟者云紹興十三年從兄嘗鬻祖產得銀帛楮券若干悉輦而商且書約期他日復置如初湜曰紹興三十年後方用楮幣不應十三年汝家已預有若干汝約僞矣由是其訟遂決此豈非自呈露於忽不經意之時者乎夫湜以考古名於



時宜其不長於吏事矣然乃精於聽訟若此何哉考古之

與聽訟固一理也是故易傳之述包羲帝而稱王唐虞以前無稱

王天下者說見補上古錄中蔡傳之引史記益而加伯史記以前稱益未有加以伯者

說見唐虞錄中此行文者所不自覺也傳之三墳五典八索九邱

杜註但云皆古書名及偽書序既出而林註遂歷歷數之

無他文必因乎其時故也所以漢人好談讖緯則所撰之

秦誓烏流火覆祥瑞先呈晉人喜尚排偶則所撰之秦誓

斷脛剖心對待獨巧誓誥不及二帝而偽古文書虞世有

考信錄提要

卷下

二

伐苗之誓盟詛不及三王而呂氏春秋武王有四內之盟

甚至王通之元經以隋人而避唐諱是知偽託於古人者

未有不自呈露者也考古者但準是以推之莫有能遁者

矣然而世之學者往往惑焉何也一則心粗氣浮不知考

其真偽一則意在記覽以為詩賦時文之用不肯考其真

偽一則尊信太過先有成見在心即有可疑亦必曲為之

解而斷不信其有偽也正如紹興三十年後方行楮幣此

宜當日人人知之即不知亦不難考而得之乃歷二十年

而訟不決也最可笑者月令中星明明戰國時之躔度少

通歷法者皆能辨之而偽周書有之人遂以此為周公之

制嗟夫嗟夫此考信錄一書之所以不能已於作也

自明季以來學者大抵多為時文構買講章墨卷晨夕揣

摩以為秘笈此外不復寓目其能讀書不專為時文者千

百人中或僅得一二人耳然又多以文士自居以記覽為

宏博以詩賦為風雅其能不僅為記誦詞章之學者又千

百人中之一二人耳就此一二人已為當世不可多得之

考信錄提要

卷下

三

人然又多以道學自命謹厚者惟知恪遵程朱放佚者則

竟出入王陸然考其所言大抵皆前人之陳言其駁者固

皆拾莊子佛氏之唾餘即其醇者亦不過述宋儒性理之

臆說其其殫精經義留心治術為有用之學者殊罕所遇

然後知學問之難言也述自讀諸經孟子以來見其言皆

平實切於日用用之修身治國無一不效如布帛菽粟可

飽可暖皆人所不能須臾離者至於世儒所談心性之學

其言皆若甚高而求之於用殊無所當正如五色綵紙為



衣可以美觀如用之以禦寒蔽體則無益也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蓋本於書堯典克明俊德七句之意自大學篇始推之於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然要仍以修身爲本逮宋以後諸儒始多求之心性詳於談理而畧於論事雖係探本窮源之意然亦開後世棄實徵虛之門及陸王之學興并所謂知者亦歸之渺茫空虛之際而正心誠意遂轉而爲明心見性之學矣余竊謂聖人之道大而難窺聖賢之事則顯而易見與其求所難窺

考信錄提要

卷下

四

不若考所易見子貢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述賦性愚鈍不敢言上達之事惟期盡下學之功故於古帝王聖賢之事嘗殫精力以分別其是非真僞而從無一言及於心性者固自知其不賢甘爲識小之人亦有鑒於魏晉之談名理而尚老莊卒至有陸沉之禍也余少年讀書見古帝王聖賢之事往往有可疑者初未嘗分別觀之也壯歲以後抄錄其事記其所本則向所疑者皆出於傳記而經文皆可信然後知六經之精粹也惟尚

書中多有可疑者而論語後五篇亦間有之私怪其故覆加檢閱則尚書中可疑者皆在二十五篇之內而三十三篇皆無之始知齊梁古文之僞而論語終莫解其由最後考論語源流始知今所傳者乃漢張禹彙合更定之本而非漢初諸儒所傳之舊本也至於禮記原非聖人之經乃唐孔穎達強以經目之前人固多言之余幼卽飲聞之更無足異者矣由是言之古人之書高下真僞本不難辨但人先有成見者多耳昔有顯官之任遇陸羽於江許邀其

考信錄提要

卷下

五

品茶使僕以十餘盞渡江往取潭水歸舟遇風盞水半傾乃取江水代之既至羽揚而視之但云非是過半乃云此潭水矣顯官詰僕僕以實告蘇子瞻使人買金華猪中途而逸以他猪代之及宴客莫不稱美者既知非金華猪始相視而笑此無他子瞻座上之客皆有成見在心而羽無成見故耳余生平不好有成見於書則就書論之於事則就事論之於文則就文論之皆無人之見存惜乎今之讀書者皆子瞻座上客果有識古書之真僞如陸羽之辨水



者必不以余言為謬也

考古提要二卷

考信錄何以有提要也所以自明作者考信錄之故也薛敬軒先生云自考亭以還斯道已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此不過因世之學者心無實得而但勦襲先儒道學陳言以為明道以炫世而取名故為是言以警之耳朱子以後豈無一二可言者乎朱子以書傳屬蔡沈以喪祭二禮屬黃幹至於春秋經傳絕無論著是朱子亦尚有未及為

考信錄提要

卷下

者鴟鴞詩傳沿用偽傳舊說及

朱子亦尚有未及正者况自近

奇多據前人注流強詞奪理以駁朱子是朱子亦尚有待

後人之羽翼者苟有所見豈容默而不言故先之以提要

以見茹之而不能茹者良有所不得已閱者當有以諒其

苦心也

補上古考信錄二卷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偽孔安國尚書序云伏羲神

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孔子觀史籍之煩文懼覽者之不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後之儒者皆尊其說余獨以為不然夫古帝王之書果傳於後孔子得之當何如而表章之其肯無故而刪之乎論語屢稱堯舜無一言及於黃炎者孟子溯道統亦始於堯舜然則堯舜以前之無書也明矣周官一書所載制度皆與經傳不合而文亦多排比顯為戰國以後所作先儒固多疑之不足據也春秋傳云

考信錄提要

卷下

七

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杜氏註云皆古書名

悉不言為何人所作使此序果出於安國杜氏豈容不見

而林氏堯叟乃取偽序之文以釋左傳甚矣宋儒之不能

闕疑也虞書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又曰天叙有典勅我

五典是知堯舜之世已有五典之名蓋即五倫之義書之

策以教民所謂敬敷五教者也不得舍經所有之五典而

別求五典以實之也典籍之興必有其漸倉頡始制文字

至於大撓然後作甲子以紀日至於羲和然後以閏月定



四時成歲以紀年必無甫有文字卽有史官之理以情度之亦當至唐虞以降然後有史書也自易春秋傳始頗言義農黃帝時事蓋皆得之傳聞或後人所追記然但因事及之未嘗盛有所鋪張也及國語大戴記遂以鋪張上古爲事因緣附會舛駁不可勝紀加以楊墨之徒欲緹唐虞三代之治藉其荒遠無徵乃妄造名號僞撰事跡以申其邪說而陰陽神仙之徒亦因以托之由是司馬氏作史記遂託始於黃帝然猶頗刪其不雅馴者亦未敢上溯於義

考信錄提要

卷下

八

農也逮譙周古史考皇甫謐帝王世紀所采益雜又推而上之及於燧人包羲至河圖三五歷外紀皇王大紀以降且有始於天皇氏盤古氏者矣於是邪說詖詞雜陳混列世代族系紊亂厯雜不可復問而唐虞三代之事亦遂爲其所淆竊謂談上古者惟易春秋傳爲近古而其事理亦爲近正以此證百家之謬或亦有不可廢者故余雜取易春秋傳文以補上古之事司馬氏曰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是余之志也夫

右前錄四卷

唐虞考信錄四卷

考信錄何以始於唐虞也遵尚書之義也尚書何以始於唐虞也天下始平於唐虞故也蓋上古之世雖有包羲神農黃帝諸聖人相繼而作然草昧之初洪荒之日創始者難爲力故天下猶未平至堯在位百年又得舜以繼之禹臯陶稷契諸大臣共襄盛治然後大害盡除大利盡興制度禮樂可以垂諸萬世由是爰其德沐其仁者作爲典謨

考信錄提要

卷下

九

等篇以紀其實而史於是乎始其後禹湯文武迭起撥亂安民制作益詳典籍益廣然亦莫不由是而推衍之是以孔子祖述堯舜孟子叙道統亦始於堯舜然則堯舜者道統之祖治法之祖而亦卽文章之祖也周衰王者不作百家之言並興堯舜之道漸微孔子懼夫愈久而愈失其實也於是訂正其書闡發其道以傳於世孔子旣沒異端果盛行楊墨之言盈天下叛堯舜者有之誣堯舜者有之稱述太古以求加於堯舜者有之於時則有孟子辭而闕之



迄乎孟子又沒而其說益誕妄司馬氏作史記遂上溯於黃帝雖頗刪其不雅馴者而所采已雜逮譙周古史考皇甫謐帝王世紀等書又以黃帝為不足稱述益廣搜遠討溯之羲農以前以求勝於孔子而異說遂紛紛於世何者唐虞以前載籍未興經既無文傳亦僅見易於偽托無可考驗是以楊墨莊列之徒得藉之以暢其邪說唯唐虞以後載在尚書者乃可依據而偽孔氏古文經傳復出劉焯孔穎達等羽翼之猜度附會而帝王之事遂茫然不可問

考信錄提要

卷下

十

矣唐宋以來諸儒林立其高明者攘斥佛老以伸正學其沉潛者居敬主靜以自治其身心休矣盛哉然於帝王之事皆若不甚經意附和實多糾駁絕少而為史學者則咸踵訛襲謬茫無別擇不問周秦漢晉概加采錄以多為勝於是荒唐悠謬之詞相沿日久積重難返遂為定論良可歎也且夫孔子布衣士耳未嘗一日見諸事業而楊墨佛老之徒各持其說以鳴於世何所見孔子之道之獨是正以孔子之道非孔子之道乃堯舜之道人非堯舜則不能

安居粒食以生不能相維繫無爭奪以保其生不能服習於禮樂教化以自別於禽獸之生然則堯舜其猶天乎其猶人之祖乎人不可悖堯舜故不可悖孔子也人不可不宗孔子即不可不宗堯舜也余故作者信錄自唐虞始尚書以經之傳記以緯之其傳而失實者則據經傳正之至於唐虞以前紛紜之說但別為書辨之而不敢以參於正錄既以明道統之原兼以附闕疑之義庶於孔子之意無悖焉爾

考信錄提要

卷下

十一

夏考信錄二卷

夏考信錄者何繼治也堯崩天下歸于舜舜崩天下歸于禹唐虞之政千古未有能及之者况宅百揆而熙帝載皆禹所同更定而啟又賢能承繼禹之道然則夏於唐虞之政其必因之而不改者理勢之自然也但太康以後不能無廢墜耳故考夏政者不必別求夏政唐虞之政即夏政也禹之繼治然也大康以後何為以中衰別之也羿浞迭興權力雄於天下諸侯從之者多仲康微弱后相失國夏



政不行於天下也臯陶何以附於禹之後也其功德大也  
孟子曰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又曰舜以不得禹臯陶爲  
己憂皆以禹臯陶並舉故特表之也

商考信錄二卷

商考信錄者何革亂也夏自太康失道已非禹之舊矣况  
至於桀善政尚有復存者乎且湯之事與禹不同湯承先  
世之業崛起一方自相土上甲微以來必有良法善政宜  
於民而不當變者此固不得改之而復遵夏政也蓋湯之

考信錄提要

卷下

主

心無以異於堯舜禹之心然湯之事不能不異於堯舜禹  
之事湯所處之勢然也何以不言殷考信錄也殷其所居  
地名非國號也商何爲始於契也莫爲之前則崛起者難  
爲功契敷教以啟商故叙湯之政必追述之也伊尹何以  
附於湯之後也伊尹相湯以王天下歷相數世卒定商業  
故特表之猶臯陶之附於禹也

豐鎬考信錄八卷

夏商皆以代稱周何爲獨係以豐鎬也周至幽王之世而

止也周何爲止於幽王也東遷以後載籍較多稱引亦繁

辨之不勝其辨且非聖王賢相得失所關故從簡也何爲

於成王獨係之以周公之相也曰周公者上繼文武下開

孔子者也故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又曰悅周

公仲尼之道韓子曰文武周公傳之孔子此非特表之不

可也而周公之事即成王之政又非可分係者故係之以

周公相成王也周何爲始於稷也稷播種以開周故叙文

武之政必追述之猶商之始於契也周之賢臣哲輔何以

考信錄提要

卷下

主

統附之於後也曰周之人才盛矣太公召公創業守成之  
功固已他如泰伯之讓伯夷之清召穆公之闢四方衛武  
公之稱睿聖亦卓卓者皆不可以從畧故別爲一卷統附  
於後也

洙泗考信錄四卷

唐虞三代諸錄之後何爲繼之以洙泗也曰二帝三王孔  
子之事一也但聖人所處之時勢不同則聖人所以治天  
下亦異是故二帝以德治天下三王以禮治天下孔子以



學治天下堯舜以聖人履帝位故得布其德於當世命官  
熙績以安百姓而奠萬邦天下莫不遂其生而正其命故  
曰二帝以德治天下也禹湯文武雖亦皆有聖德然有天  
下至數百年其後王不必皆有德其所恃以維持天下者  
有三王所制之禮在故啟賢能承繼禹之道則天下之朝  
覲訟獄者歸之太甲顛覆湯之典型則伊尹放之於桐傳  
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故三王之家天下也非以  
天下私其子孫也其子孫能守先王之禮則德衰而天下

考信錄提要

卷下

四

有所賴以不亂故曰三王以禮治天下也夏之禮將敝也  
湯起而維之商之禮將敝也文王起而維之至周之衰禮  
亦敝矣非聖人爲天子不能維也而孔子以布衣當其會  
以德則無所施以禮則無所著不得已而訂正六經教授  
諸弟子以傳於後是以孔子既沒楊墨並起非堯舜薄湯  
武天下盡迷於邪說及至於秦焚詩書坑儒士盡滅先王  
之法然而齊魯之間獨重學尚能述二帝三王之事漢興  
訪求遺經表章聖學天下咸知誦法孔子以故帝王之道

得以不墜至於今二千餘年而賢人君子不絕跡於世人  
心風俗尚不至於大壞假使無孔子以承帝王之後則當  
楊墨肆行之後秦火之餘帝王之道能有復存者乎故曰  
孔子以學治天下也是以孟子幾希諸章述舜禹湯文武  
周公之事而繼之以孔子好辨章叙禹周公救世之功而  
亦繼之以孔子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  
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  
二帝三王之與孔子無一道也是以三代以上經史不分

考信錄提要

卷下

五

經卽其史史卽今所謂經者也後世學者不知聖人之道  
體用同原窮達一致由是經史始分其叙唐虞三代事者  
務廣爲紀載博采旁搜而不折衷於聖人之經其窮經者  
則竭才於章句之末務殫精於心性之空談而不復考古  
帝王之行事其尤刺謬者叙道統以孔子爲始若孔子自  
爲一道者豈知孔子固別無道孔子之道卽二帝三王之  
道也故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又曰文武之道未墜  
於地夫子焉不學假使孔子別有一道則亦何異於楊墨



佛氏而獨當尊信之乎故今採摭經傳孔子之事考而辨之以繼二帝三王之後云

右正錄二十卷

豐鎬別錄三卷

周一代之政事經制有相爲首尾不可以年世分係之者有經傳本無正文後人猜度而爲之說以致失其實者亦有前人所未及詳而今補釋之者皆未便以參於正錄故爲別錄以考辨之

考信錄提要

卷下

六

洙泗餘錄三卷

唐虞三代皆以聖人爲天子故能布其德澤於四方萬國而後王有所遵守以安其民孔子則不然位不過大夫然亦僅數年耳權不過聽一國之政然亦僅數月耳其德澤初未布於天下雖聖與堯舜齊後世何由知之而遵守之然乃能繼堯舜禹湯文武之統而垂教萬世者皆門弟子與子思相與羽翼而流傳之也是以戰國之時人皆驚於功利縱橫之徒方盛楊墨之說肆行而孔子之道卒以不

墜及秦焚詩書而齊魯之間猶皆誦法六經論語至漢訪

求遺經其道遂大布於天下藉非有羽翼而流傳之者則

當橫議之時焚書之後孔子之所傳述能有復存者乎非

惟孔子也卽堯舜禹湯文武之事業亦且泯然俱盡然則

諸弟子與子思之爲功於後世也大矣又按論語前十五

篇言簡義宏深得聖人之旨大小兩戴所記則多膚淺不

類聖人之言他書所述尤多舛謬意此十五篇者雖後人

所彙輯然皆及門諸賢取聖言而書之於策以傳於後者

考信錄提要

卷下

七

故能久而不失其意向無論語一書後世學者但據兩記百家之言何由得識聖人之真至於春秋一書尤聖人之大經大法左傳雖不盡合經意而紀事詳備學者賴之得以考其事之首尾而究春秋之義此其功皆不可沒也顧戰國秦漢之間稱其事者往往失實而後世說經者亦不能無揣度附會之失故余於洙泗考信錄成之後類輯類閱以降諸賢之事別爲餘錄以訂正之但自周秦以上典冊罕存今惟取見於經傳者少加編次而於其失實者考



而辨之一以表衛道之功一以正流傳之誤或亦稽古者所不容缺者乎

孟子事實錄二卷

孟子何以別為錄也傳道之功大也孔子之時王道猶存異說未起故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戰國時則不然處士橫議楊墨之言盈天下即儒者所著述亦多傳而失真賴孟子縷陳而詳辨之井田封建之制仁義性善之

考信錄提要

卷下

六

旨帝王聖賢之事然後大明而得傳於後世向無孟子不但異端之說之惑世也即周官載記國語逸周書等書所述亦無從辨其是非真偽而識聖道之真故唐韓子稱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某又云學聖人當自孟子始然則孟子之於孔子猶周公之於文武文武非周公則制作不詳孔子非孟子則傳流多失甚矣孟子之有功於道者大也孔子門人之事雖旁見於他書而首尾多難考惟孟子七篇中適梁游齊居滕至魯皆備載之不難考其

先後故別為錄以明之也又此七篇皆弟子所纂述以傳於後世者其功亦不可沒故並附於孟子之後

考古續說三卷

考信錄成其義有未盡者有事在周室東遷以後者亦有泛論古書不可分係於一代者故為續說以補錄之

附錄二卷

考信錄之後何以復有附錄也此錄之作非余一人之力所能必有為之前者而後有所受有為之後者而後有所

考信錄提要

卷下

九

授故歷歷溯其所由來以附於後也

右後錄十二卷

諺云打破沙鍋紋到底蓋沙鍋體脆敲破之則其裂紋直達於底紋與問同音故假借以譏人之過細而問多也然余所見所聞大抵皆由含糊輕信而不深問以致僨事未見有細為推求而僨事者唐何文哲趙贊鄰居並為侍御史趙需應舉至京投刺於贊誤造何第何武臣以需進士稱猶子謁之喜召入宅不數日值元日骨肉皆在坐文哲



因謂需曰姪名宜改何需似涉戲也需乃自言姓趙文哲  
大愧乃遣之去當時傳以為笑

唐國史補作何儒亮誤  
謁趙需今從唐語林然

此猶小事無足為大得失也乾隆己酉漳決北杜村小王  
庄會而東下直趨大名府城環城大水未數日上決於三

臺水南注於涇杜村等口流絕大名水始漸退大名道間

水所自來縣丞某遂以三臺對大名道亦不復詳察遽移

文河南三臺乃河南  
臨漳縣境以妨運道為詞俾塞三臺之口幸而

水勢難挽塞之無功若三臺果塞而杜村等兩口如故大

考信錄提要

卷下

三

名之城其能不為沼乎然終以此故明年大名元城兩縣

田禾悉沒若此者豈非其問之不周察之不審以致是與

然而世皆以含糊為大方以過詳為瑣碎雖僨事而不悔

其亦異矣余自中年以前所見長於余者言多分明於事

亦罕鹵莽中年以後所見少於余者則多貴鹵莽而厭分

明其發言也務不使之分曉若惟恐人之解之者其聽言

也亦不肯問之使分曉而但以意度之以此為彼者常十

之六七然皆自以為已知也至於聽訟尤為要事然人皆

漫視之以曲為直以直為曲者比比皆然余為吏每聽訟  
未有言余誤斷者然有謂余過細者況於考信一錄取古  
人之事歷歷推求其是非真偽以過細譏余者當更不知  
幾許嗟夫嗟夫此固難為世人道也

曰傳記所載何為多降一字書之何為或冠之以補也曰  
降而書者不敢以齊於經且懼其有萬一之失實也然或  
提綱挈領為事所不可缺而經無文不得不以傳記補之  
亦有其文本出於經而今旁見於傳記者故以補別之也

考信錄提要

卷下

三

曰洙泗錄及餘錄何以不降一字而書也曰聖賢之事記

於經者少而見於傳記者多不可概用降書且傳記之作

率在百年以內世近則其言多可信非若帝王之事久遠

而傳聞者易失實也故不復分之也曰何以有備覽存疑

也曰其書所載之事可疑者多而此事尚無可疑不敢遂

謂其非實也則列之於備覽其書所載之事可信者多而

此事殊難取信不敢概謂其皆實也則列之於存疑皆慎

重之意也曰國語史記諸書概列之於備覽何以有時但



降一字書之不復別於傳也曰其文雖見於此書而其事實本於經傳信而有徵不得因其書而疑之故躋之於傳也曰何以有附錄附論也曰唐虞錄序例中言之矣其時不可詳考而其事不容遺漏則從其類而附載之不敢淆其次也其文雖非紀事而與事互相發明則因其事而附見之不敢概從畧也曰何以有備考存參也曰唐虞錄序例中亦言之矣事雖後日之事而有關於當時之得失言或後世之言而足以証異說之紛紜雖不能無醇疵之異

考信錄提要

卷下

三

要皆當備之以俟考存之以相參也

曰子之說誠善矣然其文繁而不殺毋乃費於詞乎余曰誠然然余之所不得已也堯典禹貢之文簡矣而商周書則繁論語之文簡矣而孟子書則繁左傳之紀事簡矣而史記則繁古之人豈好為其繁哉夫亦世變所趨不得已而然耳昔人云夏以寅為正商以丑為正周以子為正正者正月也一月也子為正月則丑寅為二三月可知丑為正月則寅卯為二三月可知而宋儒之說皆謂商周雖以

子丑為正而仍以寅為正月卯辰為二三月於是說者紛紛而後儒辨之者亦紛紛其書至於不可車載而斗量設當日云以子為正月丑為正月寅為正月止須加三月字而後人自不能為此說亦無庸瑣瑣而辨之車載斗量之言皆可省矣由是言之商周之書非故欲繁於虞夏也孟子史記之文非故欲繁於論語左傳也世變所至異說爭鳴岐之中又有岐焉少省其詞則因端附會者遂開後世無窮之疑故不得已而寧為其繁耳余之詞費固因於才

考信錄提要

卷下

三

短亦慮省之而獻疑者且百出而靡所底也後有君子當有以諒其苦心耳

提要終



道光二年刊

補上古考信錄

遺經樓藏板

補上古考信錄目

生民之始渾渾噩噩其理可推而其事不可知錄開闢之

初

洪荒漸啟書契未興而其名號事蹟間有一二見於傳者

不敢遺也錄包犧氏 神農氏

書契雖興史冊尚缺而追述者衆故世代略可辨蓋皆有

功德於世者錄黃帝氏 炎帝氏 共工氏 太皞氏

少皞氏 顓頊氏 帝嚳氏 諸帝通考

補上古考信錄

卷之十

綜其始終舉其義例作前後論二則



補上古考信錄卷之上

大名崔述東壁補考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前論一則

三皇五帝之文見於周官而其說各不同呂氏春秋以黃帝炎帝太皞少皞顓頊為五帝蓋本之春秋傳而月令因之大戴記以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為五帝蓋本之國語而史記因之至三統歷則又以包羲神農黃帝堯舜為五帝其說以易傳為據而近代五峯

補上古考信錄

卷之上

二

雙湖兩胡氏並用之秦本紀有天皇地皇泰皇之名而鄭康成則以女媧配羲農為三皇譙周易以燧人宋均又易以祝融惟三五歷本秦本紀為說而易泰皇為人皇其語尤荒唐不經鄭康成以下並本補三皇本紀後之編古史者各從所信至今未有定說余按書云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皇帝清問下民是帝亦稱皇也詩云皇王惟辟皇王烝哉是王亦稱皇也書云惟皇作極又云皇后憑玉几詩云皇尸載起又云獻之皇祖傳

云皇祖文王又云皇祖伯父昆吾離騷云朕皇考曰

伯庸然則皇乃尊大之稱王侯祖考皆可加之非帝

王之外別有所謂皇者也且經傳述上古皆無三皇

之號春秋傳僅溯至黃帝易傳亦僅至伏羲則謂羲

農以前別有三皇者妄也燧人不見於傳祝融乃顓

頊氏臣女媧雖見於記而文亦不類天子則以此三

人配羲農以足三皇之數者亦妄也春秋傳云黃帝

氏以雲紀炎帝氏以火紀其工氏以水紀太皞氏以

補上古考信錄

卷之上

三

龍紀少皞擊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此但歷叙古帝紀官之不同耳初無五帝之名亦無五德之說也呂氏緣此遂刪其工氏而以五德分屬之失傳之本意矣國語云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其財顓頊能修之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舜勤民事而野死但序此五人之功為下郊禘張本耳亦不稱為五帝而謂帝必限以五也大戴記遂獨取此為五帝而



他不與焉亦非國語意也至於易傳五帝亦偶舉之而劉歆遂附會其說以為少皞顓頊諸帝周遷其樂故易不載誣矣偽孔傳書序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皞顓頊帝嚳堯舜之書謂之五典其意蓋以墳為皇書典為帝史然黃帝以帝稱而反為皇名實逆矣少皞與太皞炎帝均列於春秋傳呂紀月令而去彼存此可乎作此序者亦為劉歆所誤而以炎帝太皞為即義農故獨取少皞以代黃帝而為五

補上古考信錄

卷之上

四

然則序之出於劉歆以後而非安國所撰明矣蓋三皇五帝之名本起於戰國以後周官後人所撰是以從而述之學者不求其始習於其名遂若斷不可增減者雖或覺其不通亦必別為之說以曲合其數是以各據傳註互相詆譏不知古者本無皇稱而帝亦不以五限又何必奪彼以與此也哉故今但取古天子之見於傳者次第列之而絕不以三五約其數焉五德之謬三皇女媧炎帝太皞之誤說並見後篇中

開闢之初

宋邵堯夫作皇極經世書謂天地之一終始為一元元十二會會各萬八百年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堯舜當巳午會之間自會而下為運為世為年為月為日為時皆以十二與三十遞乘之後之儒者奉為玉律莫有異辭矣余獨以為不然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禮義也夫婦之道自生民之初而已然矣有夫婦於是乎有父子有父子於是乎有

補上古考信錄

卷之上

五

君臣有君臣於是乎有書契政事官室粒食冠裳葬埋之制此數者皆人道之不可廢者而皆始於義農以後然則義農之上距開闢之初固無幾時也若如經世書之言則是生民僅有九會而前四會之人養生送死初無以大異於禽獸及其稍知禮義而天地之化已將半矣豈不誣哉日三十而為月月十二而為歲其偶然者耳然且有朔虛有閏餘不能齊也至於三十年為一世以父子相繼之歲約略計之耳日



有十二時歷家隨意分之以辨刻漏耳非如日之有出入月之有朔望為一終始而不可增減者也春秋傳云日有十時今又分時為二十四時豈有定數乎今因是二者之偶同遂皆以此兩數乘之其亦鑿矣且歷法十九年而閏餘一終始二萬數千餘年而歲差一終始與元會運世之說皆不合則經世書之不足信也明矣曰堯舜不為中天然則何以獨盛曰物之良者皆於其朔不於其中也是故曰莫良於旦歲

補上古考信錄

卷之上

六

莫良於春人莫良於孺子堯舜之時其猶平旦乎是天地清明之候也自堯舜以後生聚之蕃文物之盛未必不過於昔而其氣益昏而雜其治益卑而淆猶之自春徂夏物生日衆而毒螫亦日多自少及壯人知日開而變詐亦日甚也是故西漢之午在孝武而孝文則其平旦也李唐之午在天寶而貞觀則其平旦也故孟子亦以平旦之氣為性善之驗吾故曰養農之上距開闢之初固無幾時也

補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易序卦傳存參。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啣嘍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孟子

史記秦本紀云古者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封禪書云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此言上古者之

補上古考信錄

卷之上

七

所始也春秋緯稱自開闢至於獲麟凡三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為十紀一曰九頭紀二曰五龍紀三曰攝提紀四曰合維紀五曰連通紀六曰序命紀七曰修飛紀八曰回提紀九曰禪通紀十曰流訖紀流訖當黃帝時河圖及三五歷稱天皇氏十六頭澹泊無所施為而俗自化木德王歲起攝提兄弟十二人立各一萬八千歲地皇十一頭火德王亦各萬八千歲八皇九頭乘雲車駕六羽兄弟九人分掌九州凡一



百五十世合四萬五千六百年

春秋緯以下並本唐司馬貞補三皇本紀

所采後世序古史者往往采之以余觀之謬莫甚焉

傳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世又傳

倉頡始作書契然則書契之起於羲農以後必也羲

農以前未有書契所謂三皇十紀帝王之名號後人

何由知之且其歷年如此之久聖人爲天子者如此

之多其間名臣賢相哲人知士且不知凡幾必無至

於羲農之世而書契猶未興生者猶無衣服死者猶

補古考信錄

卷之上

八

無棺槨之理也夫尚書但始於唐虞及司馬遷作史

記乃起於黃帝譙周皇甫謐又推之以至於伏羲氏

而徐整以後諸家遂上溯於開闢之初豈非以其識

愈下則其稱引愈遠其世愈後則其傳聞愈繁乎且

左氏春秋傳最好稱引上古事然黃炎以前事皆不

載其時在焚書之前不應後人所知乃反詳於古人

如是也又按史記鄒衍始爲閻大不經之言稱引天

地剖判以來五德終始治各有宜中國名曰赤縣神

州如赤縣神州者九有裨海環之莫能相通如此又

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然則其說本出

於衍而後世學者又各以其意增飾之耳當衍之時

列國分爭疆理不遠故莫能窮其妄自隋唐以降征

伐所及海賈所通至於夜不能熟羊胛目可以盡南

極何嘗有所謂裨海九區天地之際者衍言之妄居

可觀矣則其所謂天地剖判五德轉移者亦如是而

已矣嗚呼史記猶以其言爲不經奈何後人自命爲

補古考信錄

卷之上

九

儒學者反取之以補經之缺乎故余於包犧氏之前

但取易序卦傳文冠之篇首附以孟子上世堊親之

語以見太古之大凡其餘三皇十紀之說概不載也

包犧氏

包犧一作伏羲一作庖犧一作宓犧今傳既作包犧

當從之○包犧非太皞說見後炎帝太皞篇中

補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

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



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易繫辭下傳○按唐虞天下云者據三代之稱而加之上古者也此以前未聞有稱王者王傳之所以不遠經學者不可以辭告意也

朱子論語集註云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余求其所本經傳皆無之書云大禹王天球河圖在東序易大傳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皆未言為龍馬所負亦不言聖人為誰何也春秋傳史記皆不及伏羲時事無可證其真偽者惟漢書五行志引劉歆語以為伏羲繼天而王受河圖而畫八卦論語集

補古考信錄

卷之上

十

解引孔安國語亦以河圖為八卦而皆不言所本何書書孔傳有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以畫八卦之語此係後人偽撰故不引孔氏穎達周易正義云禮緯含文嘉曰伏羲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則而象之乃作八卦故孔安國等並云伏羲得河圖而作易又云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孔安國以為河圖則八卦是也洛書則九疇是也然則龍馬負圖之事乃出緯書而孔劉采之者緯

書者異端方士之言耳朱子何為而信之哉且如緯書之言則河圖洛書同出於伏羲之世而孔劉乃以八卦九疇分屬之尤不可解不知後儒何以皆用之也傳云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於是始作八卦不言則河圖以為卦也使畫卦果本於河圖則此乃當時大事千古異祥傳當特舉之何得概等諸鳥獸之文而已乎孔氏穎達固已疑及於此但以前人舊說不

補古考信錄

卷之上

十

敢駁證乃為扶同遷就之詞以為易理寬宏何妨更法河圖亦可謂游移而失據矣外紀又謂伏羲氏有龍馬負圖之瑞故以龍紀官蓋見補本紀有龍瑞之文因附會之以為巧合不知以龍名官者乃太皞非伏羲也適見其誣而已矣故今於伏羲氏不載龍馬負圖之事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余惟孔子之言是從焉耳

補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

同上○按傳文所謂取諸某卦者不過言其理相通耳非



謂必規摹此卦然後能制器立法也而古未有書後人亦無由知其所由作故稱益焉蓋者疑詞也今並刪之後不復註

補三皇本紀稱伏羲氏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始制嫁娶以儷皮為禮余按易大傳文易結繩以書契在黃帝堯舜氏作之後則必起於黃帝以來明矣謂造於伏羲氏乃偽書孔安國序文此序晉以後人所撰前人辨之詳矣至以儷皮為禮經傳亦無文惟譙周古史考言之不足信故並不載

補上古考信錄

卷之上

三

外紀稱伏羲氏支干相配為十二辰六甲而天道周又稱黃帝命大撓作甲子十幹十二枝相配以名日夫伏羲氏既造六甲矣又何待於黃帝之作之此蓋所傳異詞而兩采之故致自相矛盾要之謂黃帝時為近故今不載於此

世傳上古之天子有燧人氏女媧氏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卷須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渾沌氏吳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譙

周古史考以燧人脩三皇謂在庖羲之前補三皇本紀則本春秋緯以女媧備三皇而謂在庖羲之後至於大庭以下十有五氏皇甫謐帝王世紀以為並在庖羲之後補三皇本紀則據三五歷而以為並在庖羲之前其說紛紛不一余按春秋傳國語最好稱引上古事然亦但述黃炎以後未有稱羲農者也獨易傳以易故言及於羲農耳孟子書中有許行為神農之言而莊子楚辭尤多稱引黃帝以前者然則此等

補上古考信錄

卷之上

三

語言皆當在戰國以後蓋是時楊墨盛行楊氏疾儒者之禮法刑政而矜言無為之化墨氏惡當時之厚斂奢用而欲敦儉樸之風故好稱述上古君臣以求加於三代之法大抵皆寓言之類不可以為實者也惟大庭氏之庫見於春秋傳女媧氏之笙簧見於明堂位然府庫之興當在唐虞以後况庫猶存於春秋時世之相隔亦必不遠而明堂位亦戰國後之書且序女媧於垂叔之後未見其必為上古也推此而求



則彼十五氏者縱使果有其人亦必非黃帝以前之天子矣補本紀乃據管子謂古封泰山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有二首有無懷氏不知管子乃後人所偽撰而封禪亦漢儒之邪說彼固采戰國時異端小說之言而附會之者又烏足為據也哉且炎帝太皞在黃帝之後傳記之文甚明也猶誤以為庖羲神農而列之於黃帝之前况彼十五氏者傳記之所不言又惡知其果有與無果在庖羲之前與其後乎故今十

補上古考信錄

卷之上

四

七氏者皆不載

神農氏

補三皇本紀云神農本起烈山故左氏稱烈山氏之子曰柱亦曰厲山氏禮曰厲山氏之有天下是也余按左傳稱烈山氏初不言有天下若禮記祭法之文乃宋之國語者國語記上古事率蒐唐此蓋亦想當然之詞不足以為據也古者烈厲同音祭法之厲山乃傳寫之誤亦非有兩號也鄭氏以神農制耒耜遂

以神農嘗之而云厲山神農所起小司馬氏從而采之誤矣杜氏左傳註云烈山氏神農氏諸侯較鄭氏為近理然左傳國語皆未有稱及黃帝以前者亦未敢必其然故今並不載神農非炎帝說見後炎帝條

下

補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

天下 同上

補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補上古考信錄

卷之上

五

同上

補本紀稱神農氏重八卦為六十四作蜡祭以耨鞭鞭草木余按易大傳言包犧作八卦網罟至神農氏則但言其為耒耨市易初無一言及於重卦者果有此事曷為連類及之而獨遺之乎康成之徒因傳文內有取諸益與噬嗑之語遂臆度而附會之以為神農所重謬矣傳特泛言其理何嘗以為伏羲時止有三畫之離神農時乃有六畫之噬嗑哉郊特牲云伊



者氏始為蜡今移之神農時於經傳亦未有確據蓋亦以為耒耜故臆之耳至以耨鞭鞭草木乃方士荒唐之說尤為不經故並不取

世傳神農始為本草今所謂本經者漢書藝文志有神農黃

帝食禁七卷神農雜子技道二十三卷外紀因之遂

謂炎帝嘗藥一日遇七十毒遂作方書以療民疾所

謂炎帝乃沿補本紀之誤意即謂神農也余按書契

始於黃帝以後然猶未有篇策神農之世安得有策

補上古考信錄

卷之上

末

書乎且本草文淺陋多用後世地名少有識者自能辨之補本紀謂始嘗百草始有醫藥此或然耳然傳記皆無文而後世方技之士多託之古聖人者難以徵信故今闕之

備覽○神農伐補遂戰國策

存叅○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殯而泊又曰從許子之道則市買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

孟子

補三皇本紀云神農立一百二十年納奔水氏之女曰聽諉為妃生帝哀哀生帝克克生帝榆罔凡八代五百三十年而軒轅氏興焉綱目前編云神農在位百四十年子臨魁八十年臨魁子承六十年承子明四十九年明子宜四十五年宜子來四十八年來子襄四十二年襄曾孫榆罔五十五年此說世皆信以為然余按易傳曰包犧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

補上古考信錄

卷之上

末

帝堯舜氏作夫人謂之沒國謂之亡不曰包犧神農氏亡而曰包犧神農氏沒則是二帝既沒其子孫即不復嗣為帝也烏有所謂八世五百餘年者哉且經之所不書傳之所不述彼晉以後之人何從而知之補本紀以榆罔為神農曾孫則榆罔之後尚當有五世而綱目前編即以榆罔為第八世其年數亦不符然則二家之說已自不合學者又何由知其孰是而信之乎夫事略者易知詳者難考神農之與炎帝經



傳之文甚明此易知者也而二家尚不知其為兩人况其子孫之名之年之譜牒反能知之而歷歷不爽有是理耶且唐虞以前初未嘗有繼世為天子之事也有聖人者出則天下尊之為帝聖人者沒則已耳其子孫皆不嗣為帝也又有聖人者出然後天下又尊之無所為繼亦無所為禪也自唐虞而後有禪自夏殷而後有繼故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如之何其可以後世之事例上古也齊桓之霸也僅一世

補古考信錄

卷之上

六

而晉文之霸也乃十一世不得以其後之繼霸而遂謂其前之亦繼霸也晉文襄之霸也其卿未有世者間有父子皆為卿者而初不襲位於其父卒之日景厲以後荀林父卒而子庚代之士會老而子變繼之而卿遂為世及魯鄭亦然不得以其後之繼卿而遂謂其初之亦繼卿也夫古之天子亦若是而已矣故今於諸家所載神農以後諸帝概削之不錄焉嗚呼後世之儒所以論古之多謬者無他病在於以唐宋

之事例三代以三代之事例上古以為繼世有天下自羲農已然故於虞夏授受之際妄以己意揣度以致異說紛然而失聖人之真故余於神農之世先發其端學者知唐虞以前原無禪繼然後堯舜禹啟相承之事可得而論說並詳後通考及堯舜禹啟篇中補本紀稱包犧氏女媧氏皆蛇身人首神農氏人身牛首余按唐柳子厚觀八駿圖說辨此甚明今載其文於左惟其所引書以牛首為伏羲與此小異要之

補古考信錄

卷之上

九

其誣則一亦不足分別也柳子厚觀八駿圖說古之書有記周穆王馳八駿升崑崙之墟者後之好事者為之圖觀其狀甚怪咸若鸞若翔若龍鳳麒麟若螳螂然世聞其駿也因以異形求之則其言聖人者亦類是矣故傳伏羲曰牛首女媧曰其形類蛇孔子如供頭若是者甚衆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今夫馬者駕而乘之或一里而汗或十里而汗或于百里而不汗者視之



毛物尾鬣四足而蹄齧草飲水一也推是而至  
亦類也今夫人有不足爲負販者有不足爲吏者有  
不足爲士大夫者有足爲者視之圓首橫目食穀而  
飽肉縮而清裘而煥一也推是而至於聖亦類也然  
則伏羲氏女媧氏孔子氏是亦人而已矣驂騑白羲  
山子之類若果有之是亦馬而已矣又烏得爲牛爲  
蛇爲俱頭爲龍鳳麒麟螳螂然也哉

補本紀稱包犧氏作二十五絃之瑟神農氏作五絃

補上古考信錄

卷之上

辛

之瑟余按風會之開必有其漸故包犧氏教佃漁神  
農氏教耕耨黃帝氏垂衣裳雖聖人不能一世而盡  
創也然則禮樂之興當在唐虞之世包犧神農未暇  
此也安有茹毛飲血而吹笙鼓瑟者哉苟能制爾成  
絲則何不先爲衣冠而乃以爲絃苟能斲木成器則  
何不先爲棟宇棺槨而乃以爲瑟也此皆後人猜度  
附會之言故並不取

周官太卜有三易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

易杜子春云連山伏羲歸藏黃帝孔穎達云神農曰  
連山氏亦曰烈山氏黃帝曰歸藏氏余按易傳言易  
詳矣春秋傳亦多說易者然皆未有連山歸藏之名  
周官乃後人所撰其然否未可知也即使果然亦當  
出於後世鄭氏以爲夏殷者或有之若羲農之世則  
未有篇策安得有文字傳於後世哉至因康成以厲  
山爲神農之誤而並連山之名歸之則尤謬矣故今  
不取

補上古考信錄

卷之上

壬

黃帝氏

史記五帝本紀云黃帝姓公孫名曰軒轅又云黃帝  
爲有熊氏按國語云黃帝姓姬且公孫者公之孫也  
公族未及三世則無氏氏之以公孫非姓也况上古  
之時安有是哉大戴記云黃帝曰軒轅又曰黃帝居  
軒轅之邱其意蓋謂因所居以爲號耳非謂軒轅爲  
黃帝名也有熊之稱亦不見於傳記本紀乃以軒轅  
爲名而號有熊殊失大戴之意漢書律歷志云黃帝



始有軒冕之服故號曰軒轅謂軒轅為號似矣而謂因始有軒冕之故則亦出於臆度而已又大戴記史記皆以黃帝為少典子蓋本之國語然國語本不足據故今並闕之說並見後戰於版泉條下

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易繫詞下傳

備覽○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史記五帝本紀

補上古信錄 卷之上 三

大戴記五帝德篇云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或作慧史啟記作詢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又云順天地之

紀幽明之故史記作戰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

木故教化淳鳥獸昆蟲此八字史記作淳化鳥獸虫域歷離史記作旁羅

日月星辰極田史記作水波土石金玉勞史記勞下有勤字心力

耳目節用水火材物余按神靈五句乃後人想像推

崇之詞聖人大抵如是非獨黃帝然也而啟齊音啟

聰明亦初無先後可分死生存亡數語頗類楊

謂黃時播以下文多難解不如史記之文明順不知老家戴記之文久而訛邪抑司馬氏潤色之邪要之皆係屬濶之辭初無可指事實且文亦卑弱與堯典皋陶謨首節大不類顯為後人所撰故並不錄

補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左傳昭公十七年

本紀云黃帝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漢書藝文志叙兵書有風后十三篇力牧十五篇世紀遂從而附會之言黃帝夢風吹塵垢皆去人執千鈞之弩

補上古信錄 卷之上 三

驅羊萬羣曰天下豈有姓風名后姓力名牧者哉於是求而得之以為將相余按黃炎之世卿相之名未有見於傳者則四人恐亦後人之託言縱使有之而

其時未有典冊則兵法非其所著明矣后者君也風

后蓋謂風國之君古未有姓名連稱者烏得以風力

為姓而后牧為名也哉至垢去土為后人驅羊為牧

此特後世之謎語耳稍知文學者恥言之而綱目前

編廣輿記皆從而采之嘻亦異矣今一概不錄



世之言律者云律有十二六為律六為呂黃帝使伶倫採竹於解谷雉聲六雌聲六以應十二月數曰黃鐘曰大呂曰大蕤曰夷鍾曰姑洗曰仲呂曰蕤賓曰林鍾曰夷則曰南呂曰無射曰應鍾余按律之見於經傳者莫先於典謨然臯陶謨但云六律不言為十二也春秋傳云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孟子云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皆云六律無云十二律者如果律有十二不當咸稱為六果有六律六呂亦不當皆舉律而遺呂也惟國語載伶州鳩言六律之外復有六間自大呂至應鍾云云然亦未嘗與黃鍾等平列為十二也自呂氏春秋始以律與歷強相附會以十二律應十二月而劉歆班固等遞述之非古也國語之文固已多所附會至呂氏春秋所採乃鄒衍陰陽家之言耳學者不信經傳之文而聞異端之說則喜道之甚哉其可異也又按大呂姑洗無射皆古鍾名黃鍾夾鍾

林鍾應鍾其名雖不見於經傳然皆名之為鍾則亦本鍾名也謂其以律名名鍾乎當鍾未鑄之時何由預知後世之以名鍾而先以夾鍾應鍾名之蓋古六律之名本不可考後人因某鍾之聲近於某律遂取鍾名以名之耳非黃帝所制也且十二律果制於黃帝伶州鳩何不述之而但泛稱為古之神謦乎由是言之黃鍾大呂之名皆起於春秋戰國以後尚未知其與舜之六律果相應否况於其度之長短廣狹有何確據而乃苦爭之於九分十分之異亦惑矣劉歆豈聖人與何以後之學者奉歆之說如奉聖人言也附錄○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左傳僖公二十五年備覽○修德振兵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史記五帝本紀晉語云少典娶於有蟻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異德之故也余按春秋傳云黃



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觀其文義乃二帝各自為國各自為代非兄弟也易傳云神農氏歿黃帝堯舜氏作又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是黃帝聖人也炎帝雖不可知然在上古而為人所歸則亦賢人也果聖賢與必無同胞兄弟而用師以相攻伐之理且所謂異德者果何哉舜之與象周公之與管叔皆不異姓也如之何其可以德異而並姓異之乎蓋晉語此文特

補古考信錄

卷之上

五

欲掩文公納懷羸之失而假託於古之聖人正如齊東野人之語謂堯北面而朝舜者後人奈何遽從而信之邪故今並不從說並見後條及炎帝篇中

附錄○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

宄奪攘矯虔

書呂刑

備覽○黃帝伐涿鹿而擒蚩尤

戰國策

備覽○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

史記五  
帝本紀

漢書藝文志叙兵法有黃帝十六篇圖一卷馬鎬中華古今注引河圖文云黃帝攝政前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砂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震天下天遣元女授黃帝兵法符制以服蚩尤余按易大傳文書契之興弓矢之作皆在黃帝以降黃帝之時安得有兵書及圖傳於後世哉此乃戰國之時權謀之士所作偽託之黃帝耳至於獸

補古考信錄

卷之上

五

身人語元女授法語尤不經蓋唐以前人多好怪見此等語以為新奇輒采之以入書而不知其或世為甚大也故今並論之

古今注云指南車起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兵士皆迷於是作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又云華蓋黃帝所作也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有花葩之象故因而作華蓋也余按易大傳文服牛乘馬在黃帝堯



舜氏作之後則黃帝時尚未必有車也縱使有之而  
車之始亦豈遂能工巧如是至於華蓋之作文飾益  
盛尤非上古儉樸之風蓋皆後人之所託稱故今不  
錄

存矣。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其財魯語

此語雖未必確實然尚無大謬姑列之存參

本紀云黃帝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於海登丸山  
及岱宗西至於空桐登鷄頭南至於江登熊湘北逐

補上古考信錄

卷之上

末

葷粥合符金山而邑於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  
以師兵爲營衛又云置左右大監監於萬國萬國和  
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爲多焉獲寶鼎迎日推策余按  
此皆戰國秦漢之間方士異端所述所謂黃老家言  
陰陽家言是也蓋既託其術於黃帝因僞撰黃帝之  
事以實之耳堯自舉舜以前其事尚不可詳考况黃  
帝踪跡之所至乎故今不錄

世所傳素問一書載黃帝與岐伯問答之言而靈樞

陰符經或亦稱爲黃帝所作至戰國諸子書述黃帝

者尤衆若莊子書稱黃帝問道於廣成子之類余按黃帝之時尚無史

冊安得有書傳於後世且其語多淺近顯爲戰國秦

漢間人所撰蓋戰國時楊墨之徒欲絀堯舜故稱堯

舜以前之黃帝以駕乎其工於藝術者亦欲藉

古聖人之名以取重於世因假託之以爲言耳此類

甚多不足縷辨亦不勝縷辨也姑舉其畧以例其餘

晉語云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

補上古考信錄

卷之上

末

青陽與夷鼓皆爲己姓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  
漁氏之甥也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爲十二  
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  
姓姬酉祁已滕葷任荀僖佶偃依是也惟青陽與倉  
林氏同於黃帝故皆爲姬姓後之言姓者多宗之余  
按上古之時人情樸略容有未受姓者故因錫土而  
遂賜之所以禹貢有錫土姓之文非每人皆賜之以  
姓也安有同父而異姓者哉姓也者生也有姓者所



以辨其所由生也苟同父而各姓其姓則所由生者無可辨有姓曷取焉且十二姓之見於傳者姬祁已任媾五姓而已然皆相為昏姻后稷取於媾王季取於任春秋時晉之欒與祁昏魯之孟與已昏而姬劉祁范乃世為昏姻皆無譏者果同祖也可為昏乎若同祖者易其姓而即可為昏則吳之孟子何譏焉春秋傳云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又云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後也觀其文皆似古帝

補古考信錄

卷之上

辛

王之子孫世守其姓而不改者唯虞後本姚姓而陳乃媯姓故晉史趙以為周之所賜蓋偶然之事時或有他故焉要之媯猶姚耳非姚與媯之遂可以相為昏也自國語始有一人子孫分為數姓之說而大戴記從而衍之史記又從而采之遂謂唐虞三代共出一祖而帝王之族姓遂亂雜而失其真矣然則是証古聖而惑後儒者皆國語為之濫觴也且前既云青陽與夷鼓為己姓後又云青陽與倉林為媯姓是謂

陽一人而有兩姓矣此文既云黃帝之子青陽夷鼓皆為己姓鄭語又云祝融之後己姓昆吾蘇顧溫董是己一姓而又有兩祖矣其自相矛盾如是烏可為信哉晉語此文本因文公之納懷贏而為之掩飾者是以前情証而不忘其辭游而自窮縱令果出胥臣亦不足以為據况後人之所偽託乎而世之學者乃皆相沿以為受姓之原固然亦可異矣故今並不取說並見前條下

補古考信錄

卷之上

辛

史記封禪書稱齊人公孫卿有札書言黃帝僊登於天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卿因雙人奏之上大說乃召問卿對曰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官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漢王充論衡嘗辨其謬今錄於左



論衡道虛篇世稱堯若脂舜若腦心愁憂苦形體羸  
癯使黃帝致太平乎則其形體宜如堯舜堯舜不得  
道黃帝升天非其實也使黃帝廢事修道則心意調  
和形體肥勁是與堯舜異也異則功不同矣功不同  
天下未太平而升封又非實也五帝三王皆有聖德  
之優者黃帝不在上焉如聖人皆仙仙者非獨黃帝  
如聖人不仙黃帝何為獨仙世見黃帝好方術方術  
仙者之業則謂帝仙矣又見鼎湖之名則言黃帝採

補上古考信錄

卷之上

三

首山銅鑄鼎而龍垂胡髯迎黃帝矣是與說會稽之  
山無以異也夫山名曰會稽卽云夏禹巡狩會稽於  
此山上故曰會稽夫禹至會稽治水不巡狩猶黃帝  
好方伎不升天也無會稽之事猶無鑄鼎龍垂胡髯  
之實也里名勝母可謂實有子勝其母乎邑名朝歌  
可謂民朝起者歌乎

余按黃帝升天之說本不足辨司馬氏載之正以見  
其荒謬耳王氏以爲非實是矣然言黃帝好方術則

猶惑於世之邪說而未之察也上古原無方術而黃  
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亦豈至爲方士之所欺哉世之  
言神仙者多託之於黃帝老子類此者非一而文學  
之士亦有采之入書者恐其久而惑世故錄此篇以  
例其餘

補上古考信錄

卷之上

三

上卷終



補上古考信錄卷之下

大名崔述東壁補考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炎帝氏

漢書律歷志以炎帝為神農氏太皞為包羲氏後之學者編纂古史皆遵之無異詞以余考之不然易傳曰庖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是庖羲神農在黃帝之前也春秋傳曰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

補上古考信錄 卷之下

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太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是炎帝太皞在黃帝之後也庖羲神農在黃帝之前炎帝太皞在黃帝之後然則庖羲氏之非太皞神農氏之非炎帝也明矣史記五帝本紀曰軒轅氏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又曰炎帝欲侵陵諸侯軒轅乃脩德振兵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大神農氏既不能征諸侯矣又安能侵陵諸侯既云

世衰矣又何待三戰然後得志乎且前文言衰弱凡

兩稱神農氏皆不言炎帝後文言征戰凡兩稱炎帝

皆不言神農氏然則與黃帝戰者自炎帝與神農氏

無涉也其後又云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

又不言炎帝然則帝於黃帝之前者自神農氏與炎

帝無涉也封禪書云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

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

帝封泰山禪云云夫十有二家中既有神農復有炎

補上古考信錄 卷之下

帝其為二人明甚烏得以炎帝為神農氏也哉戰國策曰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擒蚩尤亦列神農於黃帝前而不云炎帝晉語曰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亦列炎帝於黃帝後而不云神農春秋傳云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後也與國語炎帝姜姓之說合皆云炎帝不云神農孟子書有許行者為神農之言並耕同賈之說語雖不經然亦因神農有作耒耜為市廛之二事故託之亦云神農不云炎帝蓋自史



記以前未有言庖羲風姓爲龍師神農姜姓爲火師者亦未有言太皞畫八卦作網罟炎帝制耒耜爲市廛者然則庖羲氏之非太皞神農氏之非炎帝也明矣自戰國以後陰陽之術興始以五行分配五帝而呂氏春秋采之月令又述之遂以太皞爲木爲春炎帝爲火爲夏少皞爲金爲秋顓頊爲水爲冬黃帝爲土爲中央然亦但言其德各有所主不謂太皞先於炎帝炎帝先於黃帝也宣元以後讖緯之學日盛劉

補上古考信錄

卷之下

三

歆不考其詳遂以五行相生之序爲五帝先後之序而太皞遂反前於炎帝炎帝遂反前於黃帝矣然考之易傳前乎黃帝者爲庖羲神農其名不符考之春秋傳炎帝太皞皆在黃帝之後其世次又不合於是不得已謂太皞卽庖羲氏炎帝卽神農氏而春秋傳文爲逆數謂少皞受黃帝黃帝受炎帝炎帝受共工共工受太皞故先言黃帝上及太皞也嗚呼有是文理也哉傳云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

五月又云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此皆由今溯昔然且不用逆數况於泛舉古帝王之沿革乃反無故而逆數耶杜氏不察其謬乃用歆說以釋左傳固已誤矣而小司馬史記索隱釋封禪書非惟不斥其誣反欲曲全歆說謂神農後子孫亦稱炎帝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豈黃帝與神農身戰乎夫神農果卽炎帝其子孫對黃帝而言稱炎帝猶可也繼神

補上古考信錄

卷之下

四

農之後而別之曰炎帝可乎且封禪十二家皆易姓受命者史記詩傳之文甚明若炎帝爲神農子孫則是十一家非十二家矣或云譙周古史考卽以神農炎帝爲兩人與史記同惜余未得見其書也由是言之誤劉歆班固者呂紀月令而誤杜預司馬貞者歆與固也自是以後學者益以口耳相傳而黃炎之世次歷二千年遂無復有正之者矣曰然則史記黃帝之後何以不列炎帝太皞口史記亦不列少皞不但



太皞炎帝也將亦謂少皞在黃帝之前乎蓋遷之叙  
 五帝本之大戴記記雖刪於大戴而書實在遷前而記本之魯語然  
 魯語但舉其有功者言之實未嘗有五帝之名亦不  
 謂其間不得復有帝也若月令之五帝則本之春秋  
 傳然傳實亦未有五帝之說大抵後人之說皆沿之  
 古人而附會之以致浸失其意要之自司馬遷以前  
 未有言炎帝太皞之為庖羲神農者而自劉歆以後  
 始有之學者當取信於古傳記不必斤斤焉執異端

補上古考信錄

卷之下

五

識緯之說後儒附會之言以自益其惑也

補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

左傳昭公十七年

晉語云少典娶於有蟠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  
 成炎帝以姜水成而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  
 二帝用師以相濟也韋昭國語解云神農在黃帝前  
 黃帝滅炎帝滅其子孫耳言生者言二帝本所生出  
 也小司馬索隱又云少典者諸侯國號非人名也炎  
 黃二帝凡隔八帝五百餘年若以少典是其父名豈

黃帝經五百餘年而始代炎帝後為天子乎後之纂  
 古史者咸以其言為然余按國語所云生者本謂一  
 父一母所生文甚明也幼同生而長不同德故曰成  
 而異德如韋氏之說是與炎帝同生者乃黃帝之遠  
 祖與黃帝用師者乃炎帝之耳孫則所謂成而異德  
 者其祖乎其孫乎如小司馬之說是生炎帝者一少  
 典氏生黃帝者一少典氏則所謂娶於有蟠氏者炎  
 帝之父乎黃帝之父乎於文皆不通矣况炎帝既在

補上古考信錄

卷之下

六

黃帝前數百年則當先言炎帝不當每文皆先言黃  
 帝也蓋二家之失在誤信劉歆班固之言以炎帝為  
 神農是以世代不符雖委曲以為解卒輾轉而不通  
 若但據左傳史記文則炎帝承黃帝自可同時不必  
 曲為之說也然國語之文本亦出於附會故今並不  
 載說已詳前黃帝篇中

備考○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後也 左傳

按左傳原姜姓者二一此文以為炎帝之後一莊二



十三年以爲太嶽之後或太嶽卽出於炎帝與其說猶可通也國語原姜姓者三一晉語謂炎帝姓姜與此文合一周語謂共工之從孫四岳賜姓姜蓋卽傳之太嶽但炎帝旣姓姜則非至四嶽而始賜姓共工承炎帝後而改制度則非出於炎帝明甚二篇必有一誤也一鄭語謂姜爲伯夷之後伯夷與四岳比肩事舜齊一國安得祖兩人乎大抵國語所述姓氏皆不足據竊意左傳猶近古故列之以備考

補上古考信錄

卷之下

七

共工氏

漢書律歷志列共工於神農之前余按春秋傳共工在黃炎後其文甚明劉歆泥於呂紀五德之說誤以傳爲逆數遂以炎帝爲神農太皞爲伏羲因致失共工之世次耳今旣據傳文正其失則共工固當次之於此說已詳前炎帝篇中

補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

左傳昭公十七年

存案。共工虞於湛樂活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湮

周語  
 庫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其工用滅

曾語云共工氏之伯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補本紀云女媧末年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強霸而不王與祝融戰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女媧乃鍊五色石以補天斷鼇足以立四極聚蘆灰以止滔水於是地平天成不改舊物余按共工氏之爲帝爲霸不可考矣但以春秋傳推之則

補上古考信錄

卷之下

八

與黃炎二皞固未有差別也不知國語有所傳耶抑以其工似官名不似代名遂臆度之而云然耶大抵國語之文附會者多后土本非人名乃不云其子曰勾龍而云其子曰后土其舛如是固不可爲據也所稱虞於湛樂云者或其子孫之事亦未可知少皞之衰九黎亂德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楚語史記並有是言則於共工亦何怪焉故姑存之於此至於觸山補天之說本之淮南子淮南又因楚辭之文而附



會之者楚辭淮南本皆荒唐之藪不可為實而楚辭  
但言地傾初無觸山補天之說亦絕不言為共工也  
頭能觸山而使之崩山能傾天地而使之缺折則魯  
陽之揮日愚公之移山真可謂平平無奇矣小司馬  
乃信以為實而載之史吾恐千百年後將有采稗官  
小說以補正史之缺者况祝融乃顛頊之裔安得越  
千百年之前而與共工戰乎大抵唐人好奇而輕信  
不辨黑白而一概取之率皆如是亦不足盡辨也

補上古考信錄

卷之下

九

太皞氏

太皞或作太昊按春秋傳作太皞傳文近古或當不  
誤今從之

補太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

左傳昭公十七年

備考○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

○陳太皞之虛也並左傳

漢書律歷志以春秋傳之太皞氏為即易傳之包羲  
氏患其世次不合遂以春秋傳文為逆數余按傳文

如果逆數則當由少皞以至極前之包羲乃由黃帝  
逆數以至包羲而忽以極後之少皞承之文理尙可  
通乎且太皞少皞二帝不同姓若其時又不相及則  
何為皆以皞名而太皞紀官為龍少皞紀官為鳳亦  
似相比然者然則少皞氏固當繼太皞而帝左傳非  
逆數太皞非包羲矣又按春秋傳太皞之後曰任宿  
須句顓臾其虛在陳少皞之後曰郊其虛在魯顓頊  
之後曰陳其虛在衛而黃炎共工三代惟炎帝之後

補上古考信錄

卷之下

十

見於傳至其虛則皆無聞焉豈非以近者易考而遠  
者難詳乎國語雖嘗述黃帝共工之後然其文殊乖  
舛不足據然則郊子所言之世次其非逆數亦明矣  
故今列太皞氏於共工之後從左傳也餘並見前炎  
帝篇中

少皞氏

漢書律歷志云少皞號曰金天氏余按金天氏之名  
見於春秋傳但云裔子為元冥師而已未言為少皞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史評類



也劉歆蓋以月令秋帝少皞秋於行爲金故謂金天氏爲少皞耳不知五德之說本鄒衍之妄談且顛顛不取號於水寧少皞必取號於金乎少皞氏之子雖嘗爲元冥然烈山氏之子柱爲稷周棄亦爲稷顛顛氏之子黎爲火正高辛氏之子闕伯亦爲火正則元冥一官亦不必少皞氏之子孫而后可爲也故今寧闕之說並詳前黃帝以下諸帝篇中皞或作吳余從左傳作皞已詳前篇

補上古考信錄

卷之下

十一

補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左傳昭公

十七年

備考○秋郊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郊子曰吾祖也我知之○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並左傳

補鳳鳥氏歷正也元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鳴鳩氏司馬也鴈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鶡鳩氏司事也五鳩

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左傳昭公十七年

備考○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左傳

大戴記帝繫篇云黃帝產元囂元囂產螭極極產高辛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又云黃帝取於西陵氏之子謂之嫫祖氏產青陽及昌意青陽降居泜水昌意降居若水自史記始以青陽爲元囂而漢書律

補上古考信錄

卷之下

十二

歷志遂並以青陽爲少皞而其子孫名摯由是皇甫謐以來諸編古史者皆以少皞爲黃帝之子矣余按大戴史記之文本難徵信然大戴云青陽降居泜水是明謂青陽不爲天子矣史記云自元囂與螭極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卽帝位是亦謂元囂不爲天子矣青陽元囂皆不爲天子惡得以此爲少皞氏也哉且以摯爲少皞子孫之名則當鳳鳥未至之前將以何者名其官乎蓋此皆緣劉歆誤以春秋傳郊子之言爲



逆數而炎帝共工太皞皆在黃帝前至少皞則不可復謂其在太皞前而大戴史記又皆無少皞之代故妄意其即青陽耳不知四代實皆在黃帝後史記自沿大戴之文以顓頊直繼黃帝而遺之不必曲為說以附會之也然史記以元囂為青陽亦非大戴本文之意蓋其前文云黃帝產元囂產昌意者乃因叙高陽高辛之世系而溯及其祖父非謂黃帝止有此二子也後文云黃帝取於西陵氏之子產青陽及昌意

補上古考信錄

卷之下

三

者乃因二人同母故因昌意而並及之非必此二人即前二人也司馬氏見其前有元囂而無青陽後有青陽而無元囂遂妄意為一人誤矣又國語以青陽為方雷氏之甥亦與大戴文異大抵國語大戴史記本皆不足為據而漢志以為少皞說尤荒唐皆由於不察前人之言而妄以意度之是以愈轉愈誤而更後之人又震於其名以為必有所據而云然是以帝王之事顛倒錯亂不可復正而不知其所據皆此類

也故今並不取

顓頊氏

大戴記云高陽是為帝顓頊按春秋傳有高陽氏有顓頊氏而為一為二無明文唯離騷自謂高陽之苗裔而鄭語以楚為祝融之後左傳以祝融為顓頊氏之子則似高陽果顓頊也然鄭語云黎為高辛氏火正楚語云顓頊命火正黎司地又似顓頊為高辛者要之唐虞以前事多難考國語離騷皆難據以立說

補上古考信錄

卷之下

古

與其誤斷而顛倒之不若闕疑而姑置之之為愈也自顓頊以來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左傳昭公十七年傳備考。陳顓頊之族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為帝邱左

大戴記五帝德篇云顓頊洪淵以有謀疎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履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民潔誠以祭祀北至於幽陵南至於交趾西濟於流沙東至於蟠木動靜之物小大之神日月所照莫不



祇勵余按洪淵疏通二語乃賢哲之常事養材履時  
二語卽黃帝之順天地之紀歷離日月星辰時播百  
穀草木等事也其餘云云亦皆古賢帝王通用之言  
非有事實可指不可移之他人者也其爲後人所撰  
甚明故今並不錄說並見前黃帝篇中

帝嚳氏

按春秋傳有高辛而無嚳至國語始稱嚳大戴記始  
以嚳爲高辛國語固多附會然妄合姓氏謬舉神怪

補上古考信錄

卷之下

五

則有矣若無故撰此一代恐國語尙未至是且言之  
不一而足理固當有之不容畧也傳旣無文故卽以  
國語文補之唯以嚳爲高辛則未敢決寧闕之可也  
說並見前顓頊篇中

補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

魯語

存參○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  
受之周語

大戴記五帝德篇云帝嚳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博施

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  
之德仁而威惠而信取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

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歷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  
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士  
執中而獲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順余按

此所稱生而神靈自言其名者卽黃帝之生而神靈  
弱而能言也聰以知遠明以察微者卽黃帝之成而  
聰明也明鬼神而敬事之者卽顓頊之潔誠以祭祀

補上古考信錄

卷之下

六

也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順者卽顓頊之日月  
所照莫不祇勵也順天之義取地之財者卽黃帝之  
順天地之紀顓頊之養材以任地履時以象天也蓋  
撰此文者亦苦於無可言故少竄易其詞而實仍卽  
前之所云云也故今並不錄說並見前黃帝顓頊篇  
中

黃帝以後諸帝通考

傳文有不能詳其世代者統錄於此



補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易繫辭下傳

補剡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

補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

補重門擊柝以待暴客

補斷木為杵掘地為臼日杵之利萬民以濟

補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

補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

風雨

補上古考信錄

卷之下

七

補古之塗者厚衣之以薪莖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

世聖人易之以棺槨

補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

察並同

大戴記帝繫篇云黃帝產元尊元尊產螭極螭極產

帝辛是為帝譽帝譽產稷產契產放勳是為帝堯黃

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是為帝顓頊顓頊產窮蟬窮

蟬產敬康敬康產勾芒勾芒產螭牛螭牛產瞽瞍瞽

瞍產重華是為帝舜顓頊產鯀鯀產文命是為禹其

後司馬遷之五帝本紀皇甫謐之帝王世紀並因之

世之學者莫不信之至宋歐陽永叔帝王世次圖序

及後序始闢其謬今載其文於左

歐陽永叔帝王世次圖序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

者可謂顯人矣而後世猶失其傳者豈非以其遠也

故是故君子之學不窮遠以為能而闕其不知慎所

傳以惑世也方孔子時周衰學廢先王之道不明而

補上古考信錄

卷之下

六

異端之說並起孔子患之乃述詩書史記以止紛亂

之說而欲其傳之信也故畧其遠而詳其近於書斷

自唐虞以來著其大事可以為世法者而已至於三

皇五帝君臣世次皆未嘗道者以其世遠而慎所不

知也孔子既沒異端之說復興周室亦益衰亂接乎

戰國秦遂焚書先王之道中絕漢興久之詩書稍出

而不完當王道中絕之際奇書異說方充斥而盛行

其言往往反自託於孔子之徒以取信於時學者既



不備見詩書之詳而習傳盛行之異說世無聖人以爲質而不自知其取舍真偽至有博學好奇之士務多聞以爲勝者於是盡集諸說而論次初無所擇而唯恐遺之也如司馬遷之史記是已以孔子之學上述前世止於堯舜著其大畧而不道其前遷遠出孔子之後而乃上述黃帝以來又詳悉其世次其不量力而務勝宜其失之多也遷所作本紀出於大戴禮世本諸書今依其說圖而考之堯舜夏商周皆同出

補上古考信錄

卷之下

九

於黃帝堯之崩也下傳其四世孫舜舜之崩也復上傳其四世祖禹而舜禹皆壽百歲稷契於高辛爲子乃同父異母之兄弟今以其世次而下之湯與王季同世湯下傳十六世而爲紂王季下傳一世而爲文王二世而爲武王是文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孫紂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孫而代之王何其謬哉嗚呼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百王之取法也其盛德大業見於行事而後世所欲知者孔子皆已論

著之矣其久遠難明之事後世不必知不知不害爲君子者孔子皆不道也夫孔子所以爲聖人者其智知所取舍皆如此

永叔後序予既畧論帝王世次而見世紀之失猶謂文武與紂相去十五六世其謬較然不疑而堯舜禹之世相去不遠尚冀其理有可通乃復以尚書孟子孔安國皇甫謐諸書參考其壽數長短而尤乖戾不能合也據書及諸說云堯壽一百一十六歲舜壽一

補上古考信錄

卷之下

辛

百一十二歲禹壽百歲堯年十六卽位在位七十年年八十六始得舜而試之二年乃使攝政時舜年三十居試攝通三十年而堯崩舜服堯喪三年畢乃卽位在位五十年而崩方舜在位三十三年命禹攝政凡十七年而舜崩禹服舜喪三年畢乃卽位在位十年而崩由是言之當堯得舜之時堯年八十六舜年三十以此推而上之則是堯年五十七已見四世之元孫生一歲矣舜居試攝及在位通八十二年而禹



壽百年以禹百年之間推而上之禹卽位及居舜喪  
通十三年又在舜朝八十二年通九十五年則當舜  
攝試之初年禹纔六歲是舜爲元孫年三十時已見  
四世之高祖方生六歲矣至於舜娶堯二女據圖爲  
曾祖姑雖古遠世異與今容有不同然人倫之理乃  
萬世之常道必不錯亂顛倒之如此然則諸家世次  
壽數長短之說聖經之所不著者皆不足信也決矣  
余按春秋傳云黃帝氏以雲紀炎帝氏以火紀共工

補上古考信錄

卷之下

三

氏以水紀太皞氏以龍紀少皞氏以鳥紀自顓頊以  
來乃紀於近夫自黃帝以至顓頊中間四五代而各  
有制作不相沿襲則顓頊與嚳之上距黃帝也遠矣  
烏得以顓頊爲黃帝之孫而嚳爲黃帝之曾孫也哉  
傳云高辛氏有才子八人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此十  
六族者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夫高辛高陽  
之子孫至於堯時已各有分族而傳數世則高辛高  
陽之下逮堯也又遠矣烏得以堯爲高辛之子而高

陽之從孫也故書云釐降二女於媯汭嬪於虞孟子  
云堯之於舜也九男事之二女女焉夫男女辨姓人  
道之大防也况於同高祖以下其親屬尤近果如大  
戴所記堯與舜之高祖爲同高祖昆弟堯安得以其  
女妻舜舜安得遂取之縱使上古之時禮制未詳然  
使堯舜而非聖人也則可堯舜而皆聖人也必不爲  
是亂倫瀆禮之事明矣且不告而娶萬章猶疑之孟  
子猶數辨釋之若以近屬而爲姻婚其所關者更大

補上古考信錄

卷之下

三

何得萬章孟子反皆不置一言至其世數之參差則  
歐陽子已言之不待智者而知之矣烏得謂堯舜禹  
之同出於黃帝也哉惟舜出於顓頊春秋傳嘗言之  
而其名亦不符然於陳言舜而但及於顓頊不及於  
黃帝則是以顓頊爲不出於黃帝也於陳言舜而必  
及於顓頊於范氏言陶唐而不及於黃帝則是亦不  
以堯爲出於黃帝也至國語始好牽連數姓以爲同  
出一祖固已誣矣然其所稱黃帝之後十二姓者有



祁而無姚有姬而無子姒則是猶未以唐虞三代爲  
皆出於黃帝也自戰國以後楊墨並起而楊氏尤好  
爲大言以儒者之稱堯舜而述孔子也乃稱黃帝以  
求加於堯舜述老聃以求加於孔子故其後遂稱爲  
黃老猶以爲未足快其意乃又誣孔子爲老聃之弟  
子堯舜禹湯文武爲黃帝之子孫以見夫儒者之所  
推崇而尊者實皆吾師之末流餘派也大戴諸篇  
本戰國以後所撰是以惑於其說而載之而司馬氏

補上古考信錄

卷之下

畫

故崇黃老其信而采之尤不足怪獨怪漢晉以降千  
有餘年文人學士自命爲聖人之徒者不知凡幾而  
皆以爲實然此何說也唯歐陽子獨能取信於經而  
不從楊墨之邪說其識可不謂卓哉乃此論既出而  
自宋以來編纂古史者猶沿大戴史記之謬則尤可  
怪矣豈以歐陽子之論猶有未盡耶故余既全錄歐  
陽子之文而於黃帝堯舜篇中復爲推其前後而詳  
辨之期於永絕世儒之疑杜楊墨之說雖其詞煩於

於古人而不敢避也後世果有大儒出焉庶知余心  
之獨苦耳說並見後唐虞錄中

史記五帝本紀云黃帝崩高陽立是爲帝顓頊顓頊  
崩高辛立是爲帝嚳帝嚳崩摯代立帝摯立不善崩  
弟放勳立是爲帝堯以爲古帝皆相繼而立者帝王  
世紀衍之復據漢書而小變其說謂黃帝在位百年  
年百一十一歲其後少皞在位八十年年百歲其後  
乃爲顓頊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

補上古考信錄

卷之下

畫

十年年百五歲摯在位九年造唐而致禪後之輯古  
史者大率本其年數以爲上古甲子之實余按少皞  
顓頊不繼黃帝前篇固已詳言之矣然卽少皞至堯  
四代中更無他天子而亦前後不相及也國語云少  
皞之衰九黎亂德顓頊受之少皞既衰顓頊乃興是  
顓頊與少皞不相及也傳云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高  
辛氏有才子八人此十六族者世濟其美不隕其名  
以至於堯高陽高辛至堯時已數世而分數族是堯



與二代亦不相及也然則上古帝王其交會之間皆當有數十百歲此衰而後彼興正如春秋之霸者然安得有相繼為天子者哉蓋凡說上古者皆以後世例之故誤以為相承不絕不知古之天子無禪無繼有一聖人出焉則天下皆歸之而謂之帝聖人既沒則其子孫降而夷於諸侯又數百年復有聖人出則天下又歸之如是而已自唐虞逮夏初天子相繼而天下之局始一變少康以後又一變至周又小變

補上古考信錄

卷之下

三

而秦漢以下則又大變學者知上古自上古虞夏自虞夏商周自商周則經傳之文皆了然不待解啟之繼統湯武之革命皆顯然無可疑矣余嘗讀春秋傳襄昭之世較之定哀已不同閔僖又不同隱桓之世則迥乎判然矣二百餘年之間猶如此况自平王以上至於養農黃帝之時上下三千年安得以一例例之乎至其年歲尤屬無徵上世既無典籍經傳又乏明文即廣搜博采不辨真偽如司馬遷者猶且不能

言其年歲彼皇甫謐生於晉代又安從而知之東方朔告武帝云陛下以臣為欺妄願使人上天問之世之述上古之年歲者何以異是故今概不之采但取傳所載之帝因其先後次第之說並見前神農及後堯舜禹諸篇中

韓詩外傳載子夏之言云黃帝學乎大墳顓頊學乎祿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附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貸乎相文王學乎錫疇子

補上古考信錄

卷之下

美

斯余按大墳以下八人無見於經傳者而有間見於莊列異端之書者則此語乃楊墨之所托言可知也商周之世詩書具在何以無一言及之乎詩傳妄採異端之說又偽托為子夏之言不亦誣古人而惑後世乎新序亦載此語而文小異蓋即本之詩傳而記有差池者故今皆不錄世傳上古樂名樂記有大章咸池周官有雲門大卷大成而皆不言何人所作樂緯以咸池為黃帝樂大



章爲堯樂如是則當先言咸池何以樂記乃先大章而後及咸池也鄭注謂咸池卽大咸乃黃帝樂堯增修而用之以曲爲解然特出於猜度非有確據而一代之樂功德所存堯亦不應無故改黃帝之樂使後人不得見其真也孔賈二疏又曲爲鄭注解謂大章卽大卷與咸池皆黃帝之樂堯增修者存其本名曰咸池不增修者別爲立名曰大章至周又改名爲雲門其說尤爲紆曲何者堯亦聖人何爲不自作樂而

補上古考信錄

卷之下

七

但增修前代之樂改前代之樂名以爲己樂且增修者宜改名而反仍其舊名不增修者不當改名而反別立新名倒行逆施莫此爲甚而堯既改之矣周又改之義何取焉按堯以前之樂無見於經傳者春秋傳季札之觀樂亦上至韶而止蓋上古天下未平民害尚多未去聖人爲之制衣服飲食宮室書契之屬日不暇給以故未遑作樂不則有之而世遠年湮不傳於後世也戰國以來學者多好揣度附會談上古

之事記者各據所聞記之是以互相差異爲注疏者輕於取信而不加別擇務曲爲之說使之兩全不悖是以展轉反覆而卒不可通也樂緯又稱顓頊作五莖帝馨作六英而周官樂記皆無之劉歆以爲周遷其樂賈氏以爲遵黃帝之道無所改作夫古聖人之樂果存於周周人當愛護之不暇何故而反遷之豈必改黃帝之道然後其樂可存乎然則自堯以前本無樂傳於後而樂緯妄名之也明矣嗟乎後之儒者

補上古考信錄

卷之下

夫

皆知尊聖經而黜讖緯矣然所述帝王之事大率皆本於緯書雖襲緯書之說而殊不自知也其亦可歎也已故今一概不錄  
大戴記五帝德篇云黃帝黼黻衣大帶黼裳乘龍展雲頤頊乘龍而至四海帝馨春夏乘龍秋冬乘馬黃黼黻衣余按乘龍之說最爲荒唐蓋本方士之言黼黻衣裳亦屬約畧之詞本紀削之是也所謂其文不雅馴者蓋謂此等故今亦不錄嗟乎司馬遷猶惡其



不雅馴而刪之者後之學者反或廣搜不雅馴之文以增之亦獨何哉

補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元冥土正

曰后土左傳昭公二十九年

補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

為句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元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同上

補顓頊氏有子曰犁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同上

補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同上

補上古考信錄

卷之下

五

存參。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人雜揉不可方物夫

人作享家為巫史。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

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楚語

存參。黎為高辛氏火正鄭語

按傳文重乃少皞氏之子世不失職遂濟窮桑似即

官於少皞世者而楚語謂顓頊命重司天又似重於

顓頊氏乃為句芒者可疑一也黎本顓頊氏之子故

楚語稱顓頊命黎司地而鄭語又云黎為高辛氏火

正大戴記云高辛是為帝嚳則是黎於嚳世乃為祝

融可疑二也周書云邊絕苗民無世在下其後乃云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三苗之胤在堯舜世又似重黎

非顓頊所命者楚語雖云堯育重黎之後使復典之

要是曲全其說究與周書文義不合可疑三也鄭語

以楚為祝融之後而楚語云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

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則又不似楚之

先君也者可疑四也重黎本二人程伯與司馬氏重

補上古考信錄

卷之下

五

之後與黎之後與何得不別而言之可疑五也上古

本無典籍可稽而國語文多附會又不出於一人之

手是以互相矛盾即呂刑亦非典謨可比伯夷典刑

之誤昔人已言之矣皆未容據此而駁彼也烈山氏

亦不知為何代人鄭氏以為神農杜氏以為神農時

諸侯要皆想當然非有所據也故今統列之於諸帝

之後而不敢以某代繫之闕疑也志慎也

後論一則



近代纂古史者咸云伏羲以木德王神農以火德王黃帝以上德王少皞以金德王顓頊以水德王帝嚳堯舜以降皆以五行周而復始余按帝王之興果以五德終始則此乃天下之大事也二帝之典三王之誓誥必有言之者卽不言若易春秋傳窮陰陽之變徵黃炎之事述神怪之說詳矣亦何得不置一言也下至國語大戴記所稱五帝事最爲荒唐然猶絕無一言及之然則是戰國以前原無此說也明矣洪範

補上古考信錄

卷之下

三

曰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不言其爲帝王受命之符也夫天下之事孰有大於帝王受命者曲直從革之屬抑末矣何故舍其大者不言而但言其細者乎傳曰黃帝氏以雲紀炎帝氏以火紀共工氏以水紀太皞氏以龍紀少皞氏以鳥紀是帝王之興各因物以取義不必於五行也各因義以立名無所謂終始也不然以水以火可矣以雲龍鳥何說焉傳曰陳水族也又曰衛顓頊之墟也

其星爲大水此自謂顓頊之應乎水耳非謂帝王皆以五行相終始也若皆以五行相終始則舜以土德王何以論陳者不近係之舜之土而反遠係之顓頊之水乎夫五行之說昉於洪範上古帝王之事詳於春秋傳洪範不言春秋傳之說不合然則是爲五德終始之說者乃異端之論而非聖賢之旨也明矣五德終始之說起於鄒衍而其施諸朝廷政令則在秦并天下之初史記封禪書及始皇本紀孟子荀卿列

補上古考信錄

卷之下

三

傳言之詳矣其說以爲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鳥之符皆以所不勝者遞推之是以秦之代周自謂水德而漢賈誼公孫臣皆謂漢當土德太初改制服色尚黃用衍說也蓋自周道旣衰異端並起大畧分爲六術史記自叙所謂儒墨道德名法陰陽是也陰陽之術其初疑亦本於楊氏而衍以專門名家遂別爲一術是以漢志九流次陰陽於道家法家之



間而其書自有騶子四十九篇騶子終始五十六篇  
史記亦云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燕齊海上之  
方士傳其術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不可勝數也  
則是司馬遷固已非之矣且龍止銀溢皆荒唐無可  
証赤鳥之符雖見於河內女子之秦誓然白魚入舟  
不又為金德乎此固大雅君子所不道也以秦之愚  
至於焚詩書求神仙其為衍說所欺固宜後之學者  
何為而亦為其所欺耶然衍雖有五德終始之說而

補上古考信錄

卷之下

七

初不以母傳子固未嘗以木火土金水為五帝相承  
之次第也以母傳子之說始於劉氏向歆父子而其  
施諸朝廷政令革故說從新制則在王莽篡漢之時  
漢書律歷郊祀兩志及王莽傳言之詳矣其學以為  
庖羲繼天而王為百王先德始於木其後以母傳子  
終而復始自神農黃帝下歷唐虞三代而漢得火焉  
故高祖始起神母夜號著赤帝之符共工氏以水德  
間於木火與秦同運非其次序故皆不承是以王莽

自言火德銷盡土德當代而光武之起亦據赤伏符  
之文改漢為火德用歆說也蓋自呂氏春秋始以五  
帝分配五行春帝太皞夏帝炎帝秋帝少皞冬帝顓  
頊季夏之帝黃帝向見此文遂以為其世之先後固  
然而太皞炎帝乃庖羲神農之異名不知炎帝太皞  
自在黃帝之後秦漢以前從未有以為即庖羲神農  
者呂紀所云但謂五帝之德各有所主正如勾芒以  
下五官各擅其神者然非以此為先後之序也安得

補上古考信錄

卷之下

七

公然遂取帝王相繼之序顛倒置之廢傳記之明文  
任揣度之私智乎且衍之說雖誣然殷尚白周尚赤  
猶有可附會之端若歆所說周為木德則何為不尚  
青而尚赤也乃強為之解曰尚其德所生也不尚其  
德而尚其德所生有是理乎而殷又不尚其所生而  
尚其所由生此又何說焉至於蛇母之哭野人相傳  
之妄語耳不然則篝火狐鳴之小智耳豈遂得以此  
定千古之疑斷帝王之前後哉若夫水之繼木其世



不永謂秦可也唐虞以前皆不傳子不得獨以不永  
貶其工也莽以土繼火可謂次序矣何為亦不永乎  
以莽之詐方且借虞書託周官以飾其篡其用歆說  
以欺天下固宜後之學者何為而皆祖述其欺人之  
言耶嗟夫自光武以之為國典班固載之於國書魏  
晉以後遂皆以為其事固然至於唐宋識緯之學雖  
衰而學者生而即聞五德之說遂終身不復疑亦不  
復知其說之出於衍與歆矣且夫衍歆之學稍知道

補古考信錄

卷之下

五

術者所不屑稱也然其所創之說則後世之大儒碩  
學皆遵之不敢異寧背經傳而不敢背此二人之言  
亦可謂慎矣故今概不取太皞炎帝在黃帝後說已  
詳前篇中

卷下終

道光二年刊

唐虞考信錄

遺經樓藏板



三代考信錄序

卷一百一十五

大名崔東壁與學達識閎古帝王聖賢之事為羣言所淆亂著書正之曰考信錄其上古唐虞二錄門人石屏陳介存刻於南昌東壁歿後介存遊宦山西復刻夏考信錄二卷商考信錄二卷豐稿考信錄八卷於是上古逮西周之事皆備唐虞已上載籍罕徵六經既定三代之治亂興亡已昭如日星矣戰國之際異端蠱起尚清靜者賤功業用法術者棄禮義道既不同并於其事多所造設詆誣以伸己意孟子雖奮雷

序

一

霆之舌振職啓贖而其說之已行於世者猶浸淫漸染而不能絕紀三代莫詳於尚書孔子手定之百篇所存惟二十有八而晚出之經傳二十四篇文人託為聖言後世臆度往古雖非有心違背經義已不啻為異端推波助瀾而三代之昭如日星者復晦於作偽矜奇不善讀書之士夫事之至大莫如帝王之統帝王者平天下之天子也書始唐虞為天下之平自唐虞始而天下之常有一人相繼為天子亦始於唐虞其前無之也由禪受而為征誅由異姓嬗代而為一姓相傳

序

二

其事以漸而然非洪荒甫闢而即能如是也生乎秦漢以後習見其革命繼體之故而謂三代亦然因以附會經文是何異執楷隸以衡籀篆執唐律以衡三百篇之詩乎三代之統禹紹舜為天子啓賢能承繼之中經羿浞之難少康嗣夏配天不失舊物歷傳十有二君一姓之世為天子實時勢之適然洎乎商周遂相習為固然湯武之伐暴救民猶夫唐虞之平天下也不征誅則天下不能平一姓相傳猶夏啓以後之天子也不相傳則天下不能常有天子故湯武之有天下與舜禹之有天下跡異而義同東壁之言曰三代之家天下其端萌於啟其事遂於少康杼而其局定於商之賢聖六七君嗚呼可謂得其要領矣上古唐虞諸錄予集說緯一書於古義有不能通者往往藉以開悟今三代之錄體例與諸錄同一以經文為主而諸家之說附焉其悖謬不經者削而明辨之使人曠若發矇名曰考信誠哉其可考信也夫

嘉慶二十有二年十月望日浪穹王崧

舊名 樂山撰



唐虞考信錄目

卷一

序例三則

堯建極

堯授時

堯求舜

卷二

舜相堯

舜命官考績上

卷三

舜命官考績下

舜體國經野上

唐虞考信錄

卷之一

卷四

舜體國經野下

舜治定功成

唐虞考信錄卷之一

大名崔述東壁謹考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序例三則

伏生所傳今文尚書有堯典無舜典孔安國杜林等所傳古文尚書於堯典外別有舜典一篇而殘缺不全不行於世東晉以後偽古文尚書出有大禹謨以下二十五篇仍無舜典至齊代有姚方興者稱於大航頭得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乃割堯典慎

唐虞考信錄

卷之一

徽五典以下置於其後謂之舜典其本漸傳於北至唐孔穎達遂黜孔杜相傳古本而遵之作正義至今相沿之餘按堯舜之事果分二典則堯典當盡於堯殂落後豈有堯尚為天子舜但攝政而遽以其事屬之舜典崇臣而祧君舜逼之邪東棄之邪雖後世阿世之史官不至此悖禮傷教其謬一也堯典首云曰若稽古帝堯故其後文承之以帝稱堯而不復名舜典首云曰若稽古帝舜則其後文亦當以帝稱舜



乃上自帝舜下自帝堯帝者誰耶稱名不正其謬一也帝曰欽哉與慎徽五典前後文義相承也乃書堯典至欽哉止則堯典文散漫無尾而慎徽五典等語無所因文理不通其謬三也孟子云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然則秦火以前原通為堯典不分舜典矣梁武帝云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然則孔門所授果分舜典傳

唐虞考信錄

卷之十

二

經者必不通以為堯典矣故堯之稱止於篇首一見而舜於堯崩之後尚稱舜格于文祖曰舜咨于四岳曰舜咨禹以下蒙上咨岳之文乃稱為帝而及其陟仍曰舜焉不若堯之殂落稱為帝也何者此篇堯典也故於舜必別白言之義例甚明後之學者自不察耳曰然則二帝何以合為一典也曰天下之所以治萬古之所以開由於禹稷契皋陶諸聖人而諸聖人之用由於舜舜之舉由於堯故虞書記天下之治必

歸功於堯而記堯之功必放於舜命官熙績之後然後堯得人之仁可見也堯之遜位也曰汝能庸命巽朕位舜之命官也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然則一篇之中所命皆堯之命所為皆堯之事舜特終堯之事云爾舜固不自有其功也二帝之身雖異二帝之治則相首尾史臣不得而分之也故并舜之事而統名曰堯典稱堯則足以兼舜稱舜則不足以兼堯也史記於兩人事相首尾者則為合傳夫堯典亦若是而

唐虞考信錄

卷之十一

三

已矣曰舜之事統於堯典堯之典何以反屬之虞書也曰虞書者兼九其汨作皋陶謨等篇而統命之者也諸篇皆紀虞事無涉於唐不可通名為唐書而虞之成功實始於堯堯典實兼虞事故以堯典冠虞書也余初為考信錄做司馬氏本紀分唐虞為二既十餘年始自覺其謬乃因尚書之舊合為一云堯典之體與書他篇不同他篇但紀一事之始終堯典則統二帝之始終而紀之其文簡其義宏其首尾



完密其脉絡條貫雜他文於其中不可也故今於三代之事皆雜輯詩書之文辨其先後而次之獨於唐虞但列堯典本文而其事之散見於他篇及逸書者則皆從傳例低一字書之如綱挈目如經持緯不敢淆也然堯典所記特其梗概其經畫之制誥誠之言則臯陶謨九共等篇實備之蓋典文至命官分苗舜致治之大綱已具其後皆諸臣所自為事故各隨其事之首尾載之典不勝其載也譬諸後世之史典本

唐虞考信錄

卷之一

四

紀也汨作九共志也禹貢臯陶謨列傳也其文本互相發明而自秦漢以來缺亡者多存於今者僅二三篇說經者又莫肯平心考其先後次第往往顛倒錯亂重複混淆致二帝之治法不彰故今於分苗之後典所不載取禹貢臯陶謨之文補之而分為篇者七其前三篇皆堯事其後三篇皆舜事第一篇堯之所以建始第七篇舜之所以成終第二篇堯之所以成天第六篇舜之所以平地而第三第五兩篇則堯舜

之為天下得人所謂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者也惟第四篇當唐虞之交會乃政事之紀綱而天地人皆兼有之三才之道備矣二帝之治全矣譬諸器然堯之事猶蓋也舜之事猶底也蓋與底相覆而相承則信乎堯舜之事不可分而堯舜之治法為千古之祖也

唐虞之事較諸三代尤多難考戰國處士橫議之言偽書偽傳揣度附會之說

詳見提要總目篇中

其事之失實固

唐虞考信錄

卷之一

五

不待言矣即傳記之文亦有未可概論者孔子之作春秋也隱桓莊閔之世多缺文襄昭定哀之世多備載無他遠近之勢然也况自唐虞下逮春秋千數百年傳聞異詞乃事之常以春秋之世而談唐虞猶以兩漢之世而說豐鎬也苟非聖人安能保無一二言之誤采者是故唐虞之事惟堯典諸篇為得其實雅頌所述次之至春秋傳則得失參半矣豈非以遠故哉雖以論語孟子之純粹而其稱唐虞事亦間有一



二未安者何者以其為後人所追記如堯命或門弟

子所言如舜完而不皆孔孟所自言而自書之者也

雖孟子所自言亦有記者之誤觀於禹注淮泗入江可見故今於唐虞之錄尤致

慎焉必其詳審無疑乃敢次經一等書之否則寧列

之備覽甚或竟置之存疑至若事在不疑而時無的

據文非紀載而義足發明則列之於附錄附論唯備

考存叅事或春秋言或秦漢但取其可參伍相証雖

有不醇不區別矣其餘揣度附會之言雜家小說之

唐虞考信錄 卷之一

六

語則概不敢列而於前人所已駁者采之所未駁者

辨之或其失尚小及其言不甚為世所信者時亦往

往從簡非敢過為吹求妄行去取誠欲祛異說之紛

紜還本來之面目使二帝經營之次第設施之先後

瞭然如指諸掌蓋凡二十餘年而稿始成而尚未知

其有合焉否也好學深思之士當必有以正其不逮

也

堯建極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

格于上下書堯

大戴記稱堯云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

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謙史記作黃黼蔽衣

丹史記作彤車白馬余按經云欽明文思安安欽以法天

明以治民文思其餘理之精密安安其中道之從容

僅六言而聖人之德備矣至戴記則膚濶語耳如天

如神可也抑有本焉如口如雲則形容之詞非德之

唐虞考信錄 卷之一

七

實也不驕不舒以言聖人淺矣車服之色尤無當焉

學者試取經文熟讀而對勘之若黑白水炭之不相

似矣故今不載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

邦黎民於變時雍同上

大戴記帝繫篇云帝嚳上妃姜嫄氏產后稷次妃簡

狄氏產契次妃陳隆史記作鍾氏產帝堯次妃啟訾

氏產帝嚳史記云帝嚳崩摯代立帝摯立不善崩弟



放勛立是爲帝堯帝王世紀云帝嚳在位七十年年  
百五歲摯在位九年政微弱而唐侯德盛諸侯歸之  
乃受帝禪封摯於高辛後之學者皆信之不疑余獨  
以爲不然書云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  
寬是稷契皆至舜世然後授官暨禹播奏庶艱食也  
若稷果嚳元妃之子則嚳之崩稷少亦不下五十歲  
又歷摯之九年堯之百載百有六十歲矣契於此時

唐虞考信錄

卷之一

八

亦當不下百數十歲有是理乎堯之兄弟有如此兩  
聖人而終堯之身不知用四岳亦不之薦迨舜然後  
舉之可謂不自見其眉睫者矣尚何明之明而側陋  
之揚哉傳云高辛氏有才子八人高陽氏有才子八  
人此十六族者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是高  
辛氏之子孫當堯之時已傳數世而分數族矣堯安  
得爲高辛之子哉傳云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闕伯季  
曰實沈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闕伯於商

邱遷實沈於大夏若堯親高辛之子則闕伯實沈當  
爲堯之兄弟傳文何得乃云爾乎唐虞以前未有父  
子相繼爲天子者黃帝之子不繼顓頊之子不繼摯  
非賢聖也何以獨繼嚳而帝傳云少皞摯之立也鳳  
鳥適至則是摯本少皞氏之名或者後世傳訛而誤  
以爲在嚳之後因疑爲嚳之子未可知也由是言之  
不但堯與稷契非嚳之子卽摯之繼嚳亦未必然也  
且卽以大戴記之文論之其五帝德篇云高辛聰以

唐虞考信錄

卷之一

九

知遠明以察微執中而獲天下然則高辛亦賢聖之  
君也乃其立後既不於稷之嫡又不於堯之聖獨取  
一庶而不善之摯立之以致爲諸侯所廢尚得爲聰  
明執中乎曰然則堯何以有天下曰經固嘗言之但  
後人不之察耳經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  
言堯能明其德以施於同姓而同姓皆歸之而堯始  
立家也姓同故以族別之柳子所謂智而明者所伏  
必衆故近者聚而爲羣是也經曰平章百姓百姓昭



明言堯能推其德以漸於異姓而異姓之長亦各率其九族歸之而堯始建國也邦同故以姓別之柳子所謂德又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於是有諸侯之列是也經曰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言堯能推其德以大布於天下而天下之君亦無不各率其百姓歸之而堯始為海內生民主也柳子所謂德又大者諸侯之列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然後天下會於一是也蓋古之天下原無父子相傳之事

唐虞考信錄

卷之一

十

故孰為有德則人皆歸之雖有一二敗俗拒命之人待兵刑而後服要之上古人情淳厚慕義嚮風者為多故其得天下之次第大概如此不必盡藉於先業也若堯不藉父兄之業即不能有天下則義農黃帝又何所藉而能得天下也哉且使堯之天下果傳之於父兄則堯當世守之丹朱雖不肖廢而他立可也舜雖大聖相堯之子以治天下如伊尹之於大甲可也堯安得而授之舜舜安得而受之於堯哉孟子曰

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非獨以子之之非其人也即令其賢而能治燕而世傳之業亦非子噲之所得專父兄之天下堯安得而專之哉漢儒考古不詳誤信戰國無稽之說而列之於記載之於史遂致王莽假之以篡嬰曹操假之以篡獻不獨嬰與獻之實未嘗禪也即令果禪而其臣亦不可以受何者漢之天下非嬰獻之所得專也使莽操之得自託於禪讓者乃漢儒考古不詳之有以啟之也故

唐虞考信錄

卷之一

十一

今於大戴史記之文并不載而為之辨

堯授時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書堯典

漢書律歷志云歷數之起上矣傳述顓頊命南正重

司天火正黎司地其後三苗亂德二官咸廢而閏餘

乖次孟陬殄滅攝提失方堯復育重黎之後使箕其

業故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

人時余按經文四時之紀閏之疏密暮之日數多寡



皆至堯而後定非舊已有成法而中廢至堯又修復之也重黎之司天地本於楚語然楚語云重司天以屬神司地以屬民所司者乃天神之祭祀非天象之羸縮也故曰九黎亂德民神雜糅曰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皆謂宗祝祭祀事耳與羲和之司歷法者無涉也歷象之官自在帝畿三苗之亂自在蠻夷相距數千餘里三苗安能廢帝廷之二官而乖其閏餘乎至楚語所稱堯復育重黎之後者乃本呂刑之文非

唐虞考信錄

卷之一

三

襲堯典之語堯自命羲和自育重黎今因其皆為堯所命遂取而合之然則堯在位百年所命之官止有此二族乎嗟夫自劉歆班固誤合楚語於堯典後學祖而述之遂謂黃帝以來歷數已有成法然則堯典之累累而驗之諄諄而命之與夫史臣之瑣瑣而記之者不皆贅乎韋昭國語解及尚書偽孔傳蔡傳並以重黎為羲和皆沿漢志而誤今正之分命羲仲宅嵎夷日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

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同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

因鳥獸希革同

分命和仲宅西日昧谷寅饒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

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毳同

申命和叔宅朔方日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

民隩鳥獸氄毛同

此其命二仲二叔何也蓋歷有三率一晝夜為日率

唐虞考信錄

卷之一

三

一盈虧為月率皆易知者獨一寒暑為歲率其間羸縮奇零最為難齊故歷法以成歲為要然歲之終始非有定界不可以徒求故分以為四時而命二仲二叔分居四方以考驗之時之終始尤無定界蓋不可以徒求故但求定夫四時之中中得則前推之即為始後推之即為終此聖人建中之治雖歷法亦不能外焉者也日永日短者考之以晷漏星鳥星虛者考之以躔度猶懼其未也復驗之於人物出入變化之



節而後四時可定四時定則日數可得月閏不差而歲成矣故其綱曰敬授人時而孔子告顏淵亦曰行夏之時所重在時故不言日月歲也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同上

曰此其記堯之命羲和何也日記歷法所自始四時所由定而歲所由成也蓋歷數自黃帝以來有之故傳云少皞氏鳥名官鳳鳥氏歷正也然歷之為法必

唐虞考信錄

卷之一

古

積久而後差數可見創始者勢不能以周詳盡善也故必行之數百年至堯而後朞之日數多寡可校閏之疎密可推堯猶懼其未符又命官分驗於四方漸損漸益而後四時不爽乃始定為畫一之法以垂後世故史記其命書以志歷所自始漢志六歷雖有黃帝顓頊之稱然但其源出於二帝後人迭加損益而推廣以成書非黃帝顓頊之所自為也曰歷法政事之一端耳何為詳記之如是也曰帝王之治莫先於

授時四時不爽然後農桑可與政令可布人物之性可盡天地陰陽之化可得而輔相變理書契史冊之文可得而次第考核故堯典載堯之政特詳於此而孔子答顏淵為邦之問亦以行夏時為第一義也所謂夏時即堯所定之歷蓋殷周皆別起一方故用其國舊歷而夏承虞虞承唐故歷皆不改漢志所以有三代歷而無唐虞歷也故此章之文與禹貢相表裏四時之授所以成天九州之別所以平地天時正然

唐虞考信錄

卷之一

五

後政典舉故堯舜之治始於授時土功度然後政化成故堯舜之治終於敷土也曰然則堯在位七十載止有授時一事別無功可紀乎曰亦非也堯以聖人之德在天子之位至於光被四表黎民於變其豐功仁政超前古而貽後世者蓋不知凡幾矣但唐虞時人情淳樸雖有簡策尚未有史籍二帝既崩夔龍之徒以為堯舜功德隆盛實開萬世之天生民以來未有倫比不可不著之策以傳於後故撰堯典一篇於



是始有史耳而時已當夏世舜在位之政及見者或多若舜攝政時則見者希矣至堯七十載前則多得之傳聞難可依據而古人又慎重不肯傳疑故但叙其功德之大概惟此章乃命羲和之策蓋二氏所世守弗替者故得以采而錄之耳然堯開天救世之功實成於舜故堯之事業尤以舉舜敷治為最大既已載堯求舜之切用舜之奇與舜攝政命官之事則堯之功即此已見政不必取七十載以前之政條舉而

唐虞考信錄

卷之一

六

縷叙也不善讀書者不能推求及此遂若堯之生平碌碌無所表見有賢而不能用有奸而不能去直待舜而後能用人行政制顯庸者其失尚書之旨亦大矣故今因記堯之授時而備論之

附錄○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孟子

集注疑此文為命契之詞蓋以孟子載於契教人倫之後也然按堯典契為司徒在舜即位以後恐此文

別有所謂孟子以其意足相發故引之耳堯能使民於變時雍七十載以前豈無命官敷教之事不必定屬之契也又按典謨之文質直無用韻者惟歌乃有韻獨論語孟子所引堯之命皆有韻躬中窮終一韻末直翼得一韻而其文亦較淺與典謨皆不類恐後人所潤色非當日之原文然於理可取故附錄於此

附錄○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

焉左傳襄公九年

唐虞考信錄

卷之一

七

此二事皆無從考其先後以皆命官之事故並附錄於命羲和之後

備覽○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

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於商

邱主辰遷實沈於大夏主參

左傳昭公元年

此以上條證之其為堯事無疑故杜氏云后帝堯也然傳此篇頗近鋪張不能保無失實故與下條並列之於備覽



備覽。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

嘉之封諸汾川沈叔尊黃實守其祀

左傳昭公元年

此帝杜氏以為顓頊余按經傳徒稱帝者多謂堯舜

况上文之帝方謂堯此文之帝又謂顓頊殊為不類

恐亦堯時事耳故隨上文而次於此

堯求舜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允子朱啟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書堯典

唐虞考信錄

卷之一

六

偽孔傳云允國子爵按史記以允子為嗣子朱為丹

朱蔡傳從之於義為長偽傳非是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堯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

違象恭滔天同上

滔天蔡傳云與下文相似疑有舛誤或云衍文也說

近是

附錄。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

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椽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

興胥漸泯泯芬芬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

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

書呂刑

按舜攝政後四罪而天下咸服靜言兩章記其驩鯀

之事獨三苗以在外而不與故今取呂刑之文附錄

於此以補其缺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

其咨有能俾乂兪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異

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書堯典

唐虞考信錄

卷之一

九

此其記放齊驩堯及鯀之用何也曰所以為舉舜張

本亦所以為流四凶之張本也朱既不足以付大事

而共工驩堯相與比周鯀功又不克成是以堯之心

迫欲得一人以代已而敷治也共工驩堯皆為堯所

斥絕即鯀之用亦非堯意是以舜攝政後流之放之

於遠方也曰然則堯何以不流放之而必待夫舜也

曰當堯之時或其才有可取罪尚未著猶欲異其成

功望其悔過及舜攝政後而情狀日以顯著功既難



冀其成過亦無望其悔然後流之放之但典文簡質未及詳載其由耳非堯不能去必待舜而後始去之也蓋堯之心但欲庶績成熙黎民得所原不私此數人故舜流之放之而無所嫌故虞書於舜未攝政之先記此數章以見四凶之流放本皆堯之心舜特體堯之心終堯之事以成堯之美而初未嘗反堯之政也由是言之知堯之心者莫如舜而能知堯舜之心者莫如作堯典之人然則此篇亦非聖人不能爲矣

唐虞考信錄

卷之一

子

偽孔傳以四岳爲羲和之四子朱子云堯咨四岳以汝能庸命異朕位不成堯欲以天下與四人蔡傳因之謂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者余按國語以四岳爲一人春秋傳有大嶽杜氏謂卽四岳亦一人也且四岳相職也故位在九官十二牧之上有大事則咨之羲和四子歷官之屬耳况又在外安得常與朝廷之事乎蓋唐虞之有四岳猶漢之有五官中既將唐之有四門博士耳當從朱子無疑

或云說本孔平仲未見也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

孟子

當堯之時水逆行汜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

同上

說者多云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其語蓋本堯典九載之文然九載而無功不立非水患止此九年也孟子曰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則

唐虞考信錄

卷之一

子

是水不自堯始也舜曰咨禹汝平水土維時懋哉則是水亦不自堯除也蓋上古之時水原未有定道聖人制衣食宮室器用書契日不暇給而其初水患亦未大甚不過滲下之地注之故猶得以苟安積久而水日多至堯時遂至懷山襄陵耳自禹始開水道使歸於海至今沿之非唐虞以前卽然也故曰禹之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若但堯時偶然有水而禹治之亦不足爲難矣世於此多汶汶故今本堯典孟子



之文而正之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書堯

古者三十而娶三十未娶常事耳何以鰥稱也以下

鰥降二女故於此稱鰥焉明舜之未娶也此古文之

簡而周也

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左傳昭公八年

存忝○幕能帥顓頊者也魯語

唐虞考信錄

卷之一

三

大戴記帝繫篇云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是為帝

顓頊顓頊產窮蟬窮蟬產敬康敬康產勾芒史記勾芒

芒產螭牛螭牛產瞽瞍瞽瞍產重華是為帝舜史記

五帝本紀因之余按春秋傳云陳顓頊之族也自幕

至於瞽瞍無違命國語云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

報焉則舜之先顓頊之後之有一幕必也何以記之

世次無之而勾芒據春秋傳乃少皞氏之子亦不得

為顓頊裔也且大戴記以堯為黃帝之元孫則是堯

與舜之高祖敬康為同高祖兄弟男女辨姓人道之

大防也况於近屬堯安得以其女妻舜舜安得遂取

之而上下相距至四五世舜之年又安得與堯之女

等乎蓋謂舜之出於顓頊可也謂顓頊舜與古帝王

之皆出於黃帝則不可謂幕有功德而傳於世可信

也謂舜先世之名無不歷歷皆傳於世則不可信然

則大戴之文不若春秋傳之為近理矣而傳文又與

國語同或當不誣故棄彼而采此說並見前黃帝及

唐虞考信錄

卷之一

三

堯建極篇中○韋昭國語解云幕舜之後虞思也為

夏諸侯按傳此文則幕乃舜祖非舜後也且國語稱

上甲微帥契高圉大王帥稷皆在湯武前惟杼在禹

後則以為帥禹若幕果在舜後何不謂之帥舜乃謂

之帥顓頊乎韋氏蓋因大戴史記叙舜先世無幕故

曲為之說而以幕為思所謂因誤而益誤也今正之

舜發於畎畝之中孟子

附論○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



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同上

史記五帝本紀云舜耕歷山人皆讓畔漁雷澤人皆讓居陶河濱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余按此皆後人追美舜德之詞不必實有此事舜尚不能化象之傲歷山雷澤之人豈皆賢而無不肖哉成邑成都即孟子士多就之之意而極爲形容者都邑聚皆後世之名顯爲後人所撰非古

唐虞考信錄

卷之一

五

本有是語也大抵稱古人者多過其實以舜之不順乎親也則謂舜既升庸之後瞽瞍猶欲殺之以舜之德能型俗也則謂舜當耕稼之時人已化而歸之試比而觀之無乃感一家太難而感一方太易乎且孔子惡鄉原孟子稱士憎茲多口故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雖上古人情淳篤與後世不同要未敢信爲必然也故不載○歷山雷澤河濱說者各異或以爲皆冀州地

或以爲皆青兗州地自晉唐以來相爭駁不已按虞乃冀州境舜不應耕稼陶漁於二千里外則以爲冀州者近是孟子雖有東夷之語然但較文王而東耳傳稱桀走鳴條鳴條亦冀州境豈得遂以爲青兗哉要之史記所稱有無本不可知亦不足深辨也

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書堯典

此後堯必召舜見之觀其氣象語言行事果有德者

唐虞考信錄

卷之一

五

乃妻以女經文簡耳

史記云舜母死瞽瞍更娶妻而生象愛後妻子常欲殺舜余按史記此文采之書及孟子而書孟子皆未言爲後母則史記但因其失愛故億之耳鄭武姜惡莊公而欲立共叔段隋文帝以獨孤后之言立廣而廢勇豈必皆異母哉漢劉表前妻生子琦琮後妻蔡氏之姪琮妻也遂愛琮而譖琦而世俗相傳謂琦與琮異母亦以其愛故億之也吾惡知舜之於象不亦



如琦之於琮乎經既無文闕之不失為慎

舜往於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孟子

附論○萬章問曰舜往於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

也孟子曰怨慕也同上

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逸書

附論○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

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

孝孟子

唐虞考信錄 卷之一

一

按經但言舜之父母頑嚚未言不順於父母也孟子

中引古語始有號泣旻天之事以聖子而遇頑嚚之

父母不順固理所有然云往于田則亦在四岳舉舜

之前非媯汭嬪虞之後矣且逸書云祇載見瞽瞍夔

夔齊栗卽堯典之克諧以孝烝烝乂也云瞽瞍亦允

若卽堯典之不格姦也然則允若亦在釐降以前釐

降以後不得復有不順之事明矣惟孟子稱九男二

女事舜百官牛羊倉廩備而舜尚如窮人之無所歸

則是釐降以後猶未允若蓋孟子一書亦出於門人

所記特欲極言舜之慕親非外物所能移而詞氣抑

揚不無過當非果登庸攝政之時尚有號泣于天之

事也故今號泣允若之文並置於經頑嚚諧孝之後

非敢與孟子有異要期無悖於經而已說並見後慎

徽條下

帝曰我其試哉女於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媯汭嬪

于虞帝曰欽哉書堯典

唐虞考信錄 卷之一

一

此後堯必授舜以職乃有慎徽五典等事經不詳者

或舜所歷不一官不可詳記或舜陟後故老多沒上

古史冊未備其詳不可得知故但記其所可知者而

已

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孟子

附論○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

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

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慰父母



是以不告也同上

按經紀嬪虞事絕未見有不告之意孟子之言或有所本然堯為天子瞽瞍即不欲舜娶勢亦無如之何而烝烝又不格姦之後何至尚欲其鰥以終身乎且瞽瞍果制舜使不得娶亦必將制舜使不得仕即不告而仕矣瞽瞍知之獨不能迫之使去禁之使不得行其志乎安得事事皆避之而不使知也大抵戰國時多好談上古事而傳聞往往過其實孟子但以義

唐虞考信錄

卷之一

夫

裁之苟不善於大義亦不甚核其事實之有無也故今仍存之而附識其說如此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

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書堯典

此舜既舉以後未攝政以前事據春秋傳引此文以證舉元愷去四凶地平天成內平外成之事則舜此時已執大政成大功矣據孟子稱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畝畝之中則舜此時

猶在田間未受職也余按經云納于百揆賓于四門舜之不在田間明甚且堯求材如彼之急既得舜即當試之不容厚奉養之而不畀以職事則孟子所稱為不然矣經云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三載為時無幾安能即建平成之績且果天地內外俱已平成後此之命禹平水土命契敷五教又何為者則春秋傳所稱亦不然矣蓋立言者欲暢其旨於此往往不假復顧於彼孟子但欲明舜不以富貴而減慕親

唐虞考信錄

卷之一

夫

之心而忘既舉之後不容復在畝畝傳但欲明舜進賢退不肖之功大而忘經所稱者乃三年以內事其化尚未至此傳言固多夸即孟子亦其門人所記或不無言過其實者也讀者當察其意不可泥其詞以致失其實故舉元愷去四凶事置於後篇而孟子此文亦不錄

存疑○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成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



朕琴朕張朕二媵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官舜在床琴象  
曰奪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孟子

此事宋司馬君實史郊嘗辨之今載其文於左

史剡一則頑鷩之人不入德義則有矣其好利而惡害則  
與衆不殊也或者舜未爲堯知而瞽瞍欲殺之則可  
矣堯已知之四岳舉之妻以二女養以百官方且試  
以百揆而禪天下焉則瞽瞍之心豈得不利其子之  
爲天子而尚欲殺之乎雖欲殺之亦不可得已藉使

唐虞考信錄

卷之一

三

得而殺之瞽瞍與象將隨踵而誅雖甚愚人必不爲  
也

余按經曰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舜之德能感其  
父母使不至於姦安有不能感其父母使不殺已者  
乎瞽瞍且欲殺舜何以謂之不格姦舜且不能使瞽  
瞍不欲殺已何以能使之不格姦哉舜既見舉受官  
則慎徽五典納百揆實四門將惟日不足何暇閉居  
家中而完廩浚井而鳴琴也使瞽瞍之擊舜肘至此

舜亦安能爲堯盡職乎象之惡舜雖封之猶不使得  
有爲於其國况乃使之治已臣庶使象得肆其虐彼  
臣庶何罪焉蓋舜之家事見於經者父頑母嚚象傲  
而已因其頑嚚而傲也遂相傳有不使娶之說相傳  
有欲殺舜之事諺曰尺水丈波公明賈曰以告者過  
也天下事之遞述而遞甚其詞者往往如是君實之  
辨是也程子蘇氏亦皆以此事爲烏有故今列之存  
疑但君實子由皆譏孟子之言之失程子亦有以意

唐虞考信錄

卷之一

三

逆志之說而按此文乃萬章之語孟子但云象喜亦  
喜明聖人於弟之無藏怒耳非必謂萬章所言歷歷  
皆實事况孟子七篇乃門人所記亦未必無遺漏潤  
色恐不當遂以是疑孟子也

附論○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孟子

大戴記稱舜云好學孝友寬裕溫良敦敏而知時長  
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親承受天命依於倪皇字疑戲



明通知為天下王余按此語至為膚淺且百王羣聖之所同不得獨以稱舜五帝本紀亦不之采豈以其陋而削之耶大抵此篇史記所采者尚成文理所不采者尤淺謬其文與史記異同者皆不如史記之完善或史記有所刪定邪抑今之大戴非古本其中有訛誤增益邪故今不載○偽舜典首云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元德乃老莊氏語六經所不道經傳稱元皆色也契稱元王亦非以德名蓋宋齊間老莊方盛行

故其言如是此文之偽說已見前序列

附論○孟子曰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

難子孟

堯典何以紀堯求舜如此之詳也堯功之大大於舜堯功之成成於舜也蓋朝覲巡狩制禮作樂地平天成之績皆自舜而熙則舜者萬古之一人也以萬古之一人而隱於田間困於頑父傲弟而有一人焉能

知之而授之以天下則此一人者亦萬古之一人也吾故讀尚書而見舜之奇而見堯之尤奇也故堯在位七十載其濟世之功亦必不少而史獨於求舜之事致詳焉者堯之事業莫有大於舉舜者也然則舉舜以前何以歷記放齊驩堯之事也所以著堯憂民之切也堯之心無一刻不以天為念無一刻不以民為念所以無一刻不以得一大聖人為念即使天下並無舜而堯求之之心終不能已夫是以卒得一舜而為堯敷治理於天下垂治法於萬世也大哉堯之為君也孔子所以深歎美之而擬之於天也讀尚書者於此求之庶可得聖人之萬一不然徒津津於危微執中之云以漸入於空虛無用之學其視聖人何以異於近世講學之儒也



唐虞考信錄卷之二

大名崔述東壁謹考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舜相堯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

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書堯典

堯老而舜攝也孟子

按經文堯之命舜曰汝陟帝位是堯之心欲舜此時

即居天子位猶讓岳之云異朕位也舜之承命讓于

唐虞考信錄 卷之二

德弗嗣是舜之心欲已終身不行天子政猶岳之辭

以忝帝位也其下文乃云受終于文祖受終者何孟

子所謂堯老而舜攝者是也蓋堯欲舜即居天子位

而舜不肯舜欲已終不行天子政而堯又不肯於是

乎堯不得已降心以從舜而使之攝政舜亦不得已

降心以從堯而為堯攝政兩聖人各欲行其心之所

安而時勢所迫遂創千古之奇而適得乎天理人情

之正故攝之云者前此未有也理與勢相摩而聖人

之權生焉故曰堯舜為萬世之法也然則何以謂之

受終堯之事未畢授之舜使終之故曰受終也

存疑○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

困窮天祿永終論語堯曰篇

按漢儒所傳之古文尙書謂史漢所稱馬鄭所傳之

之偽古文孔氏傳二帝三王之言具在也堯之讓岳也曰朕

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異朕位其授舜也曰詢事考

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皆欲其代已熙庶績

唐虞考信錄 卷之二

以安天下耳未嘗以天下為重而欲其常保而無失

也舜之咨岳也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其廣載歌也

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惟欲熙庶績以終

堯之功耳亦未嘗以天下為重而欲常保而無失也

下至湯武之誓亦但以救民撥亂為言絕無一毫沾

沾於天位之心逮成王時周公召公迭進相誠始多

倣以保守先業之難此為守成之主賢人以降言耳

固不足為唐虞大聖人道也然周公之立政無逸猶



僅微露其意惟召誥乃諄諄焉吾故讀尙書而有以知夫帝王之升降聖賢之淺深也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孟子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又曰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然則天祿之去留初不在舜意念中也明矣今論語所載堯命舜之詞乃云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堯授舜以天下豈但欲其不令四海困窮舜之不令四海困窮又豈徒爲永終天祿計哉且舜固嘗讓於德弗嗣者

唐虞考信錄

卷之二

三

也舜之命禹也禹讓之於稷契臯陶命伯夷也伯讓之於夔龍垂則讓之及斯伯與益則讓之朱虎熊羆是知古之聖人其於進退得失之際無容心焉故舜之命之亦止告以汝平水土惟時懋哉夙夜惟寅直哉惟清而已不惕之以失職之罰也三載考績雖有黜陟之文然此特爲庶官言之非此數聖人亦待此而後勉也舜方讓而不居而堯乃以天祿永終戒之是何其待舜之太薄也邪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

與子則與子又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此特事後推原其故云爾若禪讓時則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不徵之於天也其後三王誓師始稱天以令衆然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乃曰天用勦絕其命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必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未有不徵之於人事而徒索之於杳冥者何者天道遠人道邇天無迹而難憑人有爲而共見豈有置人

唐虞考信錄

卷之二

四

事不言而但以歷數爲據使後世闡于者得藉爲口實乎無怪乎曹丕之自謂知舜禹而晉宋以後篡弑之主之咸徵符瑞也且歷數在躬於何見之於民之視聽見之耶則何不言人之所共見而但言人之所不見乎孟子曰湯執中記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中也者無定位者也故必酌乎兩端乃有中然此皆論古人云爾自事後觀之則爲得中矣若事前教之曰執中則不知中果何在也故夫中之事其人亦自



以為中中不難於執而難於知也使舜而不知所謂中雖告之何益使舜而固知所謂中又何待於告安有絕口不及天下大事而但以空空一中詔之乎且堯典紀堯禪舜之事詳矣此文果係堯命舜之要言果係帝王傳授之心法較之璿璣玉衡封山濬川孰為輕重何以反畧之而不載乎曰然則論語之文亦可疑乎曰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尚書深信之然至呂刑稱伯夷之播刑則吾不敢信矣吾於

唐虞考信錄

卷之二

五

雅頌深信之然至閔宮述太王之翦商則吾不敢信矣固因其為衰世之文非慎言之君子所撰亦以所追叙者數百年或千年以前之事傳聞失實乃理發所常有故此章紀湯武事皆不謬於聖人而記堯舜事獨可疑遠近之分然也且此篇在古論語本兩篇篇僅一二章魯論語以其少故合之蓋皆斷簡無所屬附之於論語之末者初不知其傳自何人學者當據尚書之文以考證其是非得失而取舍之不得概

信為實然也故列之於存疑以俟知言之君子決之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書堯典

此舜成天之政所以補堯授時之未備故首及之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輯五瑞既月

乃日親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同上

此記布政於內之事先事神而後治人者奉天以出治明不敢自專也

按羣牧云者數不定之詞也蓋其初但因地之相近

唐虞考信錄

卷之二

六

而董率之未有分界故亦未有定數自舜肇十二州始定為十二人使各統一州耳堯舜之事皆夏時所追記十二州既未肇不可的知其為幾人故曰羣牧亦闕疑之意也若果已有九州豈得不云九牧邪說並見後肇十二州條下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觀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如五器卒乃復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 八月西巡守至于



西岳如初 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 歸格于  
藝祖用特同

此記布政於外之事亦先神而後人者內外一也無  
所不用其敬也

史記封禪書云岱宗泰山也南岳衡山也西岳華山  
也北岳恒山也中岳嵩高也後世傳尚書者皆因之  
余按四岳惟岱宗見於經無可疑者華山山高大而  
道里亦近或當不誣若衡乃在荊州南境獨爲寫遠

唐虞考信錄

卷之二

七

使汝洛間諸侯涉數千里而往會焉殊不近於人情  
且禹貢以霍山爲大岳春秋傳亦稱四岳爲大岳則  
大岳似當爲四岳之一北岳亦未必果恒山也大抵  
三代以上年遠文缺不可考者較多不如闕之爲善  
至增嵩爲五岳尤爲無據堯典但稱四岳而春秋傳  
亦云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大  
室卽今嵩高然則岳止有四而嵩之非岳也明矣此  
蓋秦漢之間方士之所指目故今皆無所採爾雅亦

載五岳之名與史記大同小異皆不足據也

附論○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  
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孟子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書堯典

此總上內外之政言之

堯典於舜攝政之日何以詳記其朝覲巡狩也曰朝  
覲巡狩之制始於舜也自堯以前聖帝迭與其時亦  
必有朝覲巡狩之事但尙未有定制至舜而後垂爲

唐虞考信錄

卷之二

八

常典故記之也曰天下政事多矣舜之攝也必有大  
變革大號令以新天下之耳目而所記他事殊少獨  
記朝覲巡狩乃過半焉何也曰此聖人御天下之要  
道也蓋天子以一人而臨四海雖有如天之仁而遠  
方遐國窮簷蔀屋勢不能以周知故所重惟在明是  
以稱堯之德先以欽明述堯之事先以克明峻德紀  
舜之命官先以闢四門明四目也然天下之大何以  
明之今夫人主數與其大臣接則宦官宮妾左右之



臣不能欺矣然則人主數與天下牧民之吏接則大臣不能欺可知也人主數與天下之耆老庶民接則牧民之吏亦不能欺可知也是故朝覲巡狩者天子之所以為明也蓋以天下之廣諸侯之眾其仁與暴勤與惰政事之修舉廢墜天子皆無由知之雖有百卽墨大夫而不勝毀言之日聞雖有百阿大夫而不勝譽言之日至雖堯舜之臣必無擁蔽者然聖人之心常以不能周知天下為懼故使之歲一朝以盡諸

唐虞考信錄

卷之二

九

侯之情而考其職又慮其暴而飾為仁情而飾為勤廢墜而飾為修舉也故又五歲一巡狩以盡天下耆老庶民之情而証所述之職之虛實由是言之朝覲之典非以媚天子效嵩呼也將以詢其政事也故孟子曰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巡狩之典非以極觀遊博景物也將以驗其政事也故孟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蓋堯舜雖躬聖人之德而常恐天下之一民一物不得其所

故子貢曰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孔子曰堯舜其猶病諸惟其病也是以定為朝覲巡狩之永制也後世相沿日久以為典禮固然能知聖人之深意者少矣蓋聖人之明有二曰用人曰察吏二者交相為用不可偏廢故堯典於舜攝政時紀察吏之事必終之以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所以明徒察之無益也於舜卽位後紀用人之事必終之以三載考績黜陟幽明所以明徒用之未周也

唐虞考信錄

卷之二

十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同此因上布政之文遂及其進賢之大畧此卽記十二牧禹臯陶之倫登用之事也十二牧之任職在舜未卽位前固已卽九官雖命於舜卽位後而其初登用亦多在堯時史記所謂自堯時而皆舉用未有分職是也顧此文殊畧者古者俗淳事樸史冊未興而堯典之作在舜崩以後事隔七八十年官之名稱時之先後無由詳考而古之史皆傳信不傳



疑故但渾舉其概猶舜卽位後稱十有二牧而肇十  
二州前但云羣牧其人數不可得詳也且命官大事  
也其功由此人成其人以此職終故詳之若登用之  
始則小事耳爵或屢進官或屢遷所登用者亦當不  
僅此數十人固不勝其詳也然此三言者雖畧而用  
人之道已備不先以奏言則無由辨其賢否而試之  
不繼以試功則無由決其賢否而庸之孟子所謂察  
之見賢焉然後用之者正謂此也後世恩澤之舉資

唐虞考信錄

卷之二

十一

格之授詩賦時文之取固非敷奏之政不足道矣卽  
一言契主朱紱旋加若漢嚴助朱買臣主父偃其後  
卒以罪極甚者如元載王安石爲國大姦貽害無窮  
豈非明試之道踈乎然則此三言者何異班超平平  
之論聽之若老生之常談而行之實經驗之良方百  
用而百效者哉前後兩篇皆記堯舜用人之事此篇  
述舜布政之事而此文之進賢與後流共工章之退  
不肖亦用人事也此文之進賢開後篇命官咨牧之

端後文之退不肖結前篇舉共用絲之案亦章法也  
備覽○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鼓檣鼓大臨危降  
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  
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  
叔豹季狸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  
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舜臣堯舉八  
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  
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左傳

唐虞考信錄

卷之二

十二

傳於此文後引書五典克從百揆時叙之語以證之  
史記因此遂載其事於舜未攝政時余按經云詢事  
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則舜未攝政時僅三年耳史  
記謂舜舉二十年而後攝政故云然若僅三載則當  
在舜攝政時明矣舜初自田間來安能悉知元愷之  
才而地平天成之效亦非三年所可致傳但引書以  
證舜功非謂其必在此時也且傳語頗夸未必不失

文公十  
八年



實故列之備覽而次之於此此即車服以庸之一事也又傳稱堯不能用語亦非是堯亦聖人舜亦聖人堯何遽不如舜堯能舉舜於田間獨不能舉元愷於世族乎元愷之未用或其年尚未逮才向未著耳史克但欲極稱舜功遂不暇為堯地此乃文人通病故今亦刪之說並見前慎徽五典及後四罪殂落條下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書堯典

唐虞考信錄

卷之二

三

八次平地三才之道備矣

存參○堯遭洪水懷山襄陵天下分絕為十二州漢書地理志

蔡氏書傳云古但為九州禹治水作貢亦因其舊及

舜即位

當是攝政耳文誤

以冀青地廣始分冀東

當是北恒文誤

山之地為井州其東北醫無閭之地為幽州又分青之東北遼東等處為營州余按濬川之文既在肇十二州之後則治水之事必不在肇十二州之前此其

誤固不待言矣

詳見後篇

然即古之九州亦初無是事也

何者肇之為言始也前此未有而始設之之謂肇若前此固有九州而但增之非肇也且析九以為十二細事耳非舜代堯致治之大政也特書之何居焉然則古固未嘗有州自舜巡狩以後始分為十二州以屬之十二牧故史臣特記之曰肇十有二州以誌州所自始州之為文本取兩川相抱而象形者故說文云水中可居曰州徐鉉曰今別作洲非是是時洪水

唐虞考信錄

卷之二

四

滔天其域在中若州渚然是以名之為州故舜攝政之初但曰日觀四岳羣牧不曰九牧牧未有定數也及舜即位則曰咨十有二牧不曰咨於羣牧牧已有常額也其後禹別九州亦曰九牧不曰羣牧州之肇於舜而非增於舜明矣至十二州之名經傳皆無之幽并營之為州雖見於周官爾雅然彼自記九州之名與舜之十二州初無涉也冀帝畿也地雖少廣尚不逮雍荆揚梁若分裂之以為幽并則冀之所餘者



幾何畿內不應若是小也漢以後河南徙兗地大半入於河北又東滅朝鮮置樂浪乃并建冀幽并三州然并猶跨河而侵入雍州之界當舜時河猶在大伾泒水若又以遼東爲營其間安得容三州乎書云海岱惟青州東際海西界岱則遼東之不在青州域內明矣爾雅云齊曰營州齊今之青州府則爾雅之營州卽青州而非遼東明矣又安得以遼東爲營爲青之故境也哉周官一書本非先王之制封國之不合

唐虞考信錄

卷之二

五

章章可見矣傳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與國焉正指今忻代以北而言則是周人亦以爲冀未嘗以爲并也至於爾雅乃漢儒釋經之書其於九州亦初不言爲商制孫炎以其非夏非周不得已故疑爲商制作爾雅者非商人也何爲不述周制而述商制果商制邪又何不明言爲商而乃以周之國名冠之乎蓋自戰國以來古書散軼卽有之而簡策繁重得見者少見之亦或不能記憶非若後世印本之書輕便而

有之者多之便於檢覈也故秦漢間書多與經傳異者公羊子所謂所傳聞異詞者是也是以周官有幽并而無徐梁爾雅有幽營而無青徐乃事理之常不足爲怪而後儒必欲曲爲之解使之並行不悖過矣况欲以此補舜十二州之缺乎大抵儒者之患皆好強不知以爲知古書旣缺十二州名無可考證則亦已矣適見周官爾雅有幽并營三州名爲禹貢所無遂附會之以補舜十二州之數巧則巧矣而不知其

唐虞考信錄

卷之二

六

誤且誣也或者又謂陶唐都冀聲名文教自冀四達冀之北土所及固廣則又從而爲之辭者使北之所及果廣則其山川亦當有一二見於禹貢何以大原碣石而北寂然一無所記載乎故今概無所採而以肇十二州之文列於九州未定之前說並見後舜命禹及禹別九州條下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書堯典



此惡心刑之事所以次於此者聖人尚德緩刑先寬後刑故待庶政畢叙然後及之

象以兵刑流宥五刑刑之大者也五刑呂刑所述墨劓剕官大辟是也刑重則流遠刑輕則流近故刑有五流亦有五後章所稱五刑有服五流有宅是也當刑而宥之者蔡傳所謂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勲勞而不可加以刑者是也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刑之小者也官刑者在官之人因官事而得罪

唐虞考信錄 卷之二

七

教刑者居學校而不率師長之教訓贖刑則常人之犯小罪者說見後條三者皆不麗於五刑故不殘其肢體不流之遠方然縱之不問勢必至於無所忌憚以病人而妨政故以此三者懲之也皆災肆赦怙終賊刑刑之變也刑之事以施罪刑之意以止惡故論其事尤論其心非其心之所欲時勢所迫不得已而誤陷於罪從而刑之則民無所措其手足故赦之康誥所謂適爾時乃不可殺者也怙惡不悛恃法之止於是

而故屢犯之以常罪罪之則不足以止姦而善良罹其毒故賊之康誥所謂自作不典式爾乃不可不殺者也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統前事而言之慎之至仁之至也或謂此章乃命官之詞其上疑有缺文說近是

金作贖刑偽孔傳通承上文而言謂誤而入刑出金以贖罪蔡傳但承上兩句而言謂所贖者官府學校之刑呂刑篇題下蓋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扑之刑而情法

唐虞考信錄 卷之三

六

猶有可議者也舜典本文下余按此章文云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則是流與五刑相表裏五刑有當宥者則流之也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則是五刑五流之外別有此三種刑各用於所宜用而與五刑不相涉也若謂誤入於五刑者以金贖罪則文當云流宥五刑金贖五刑即所贖者官刑教刑亦當變文以明之皆不當言作贖刑與上作官刑作教刑之語文同義均平列而為三也且下文云皆災肆赦誤入於



刑非管災乎何以或赦或贖而官刑教刑皆許之贖  
倘有恃其多金而違悞官事不率教典者又何以處  
之然則此三刑者本各自爲一法不但在五刑之外  
卽三者亦渺不相涉也蓋官刑專以治官府教刑專  
以治學校贖刑不言所施則爲泛言可知但所犯罪  
小不麗於五刑是以不忍殘其肢體亦或未宜加以  
鞭扑故以贖爲之刑卽後世所謂罰也古未有罰名  
故謂之贖刑耳大抵其罪多由財物細事而起如近

唐虞考信錄

卷之三

九

世侵占田宅攘取錢帛之屬彼懼於失金則不敢輕  
犯亦有畏罰甚於畏鞭扑者故罰之自足以止姦不  
必其刑之也不然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五  
刑非可以輕用也而流止以宥五刑鞭扑止用之於  
官府學校則輕罪將何以治之傳曰刑罰清而民服  
孔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然則有刑則必  
有罰各視其所犯以加之非罪當刑而可以罰代也  
自周穆王以刑聚財始取五刑之疑者而罰之漢世

建入穀贖罪之法遂并不問其疑與否而概許之贖  
於是刑罰相亂或當罰而遽羅於刑或當刑而僅致  
其罰以致貧者含冤而富者輕於犯法寧唐虞之治  
而有是哉兩傳所言蓋皆習於後世之事欲曲全之  
而未得其解者故今正之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  
四罪而天下咸服上同

此因上恤刑之文遂及其退不肖之大畧

唐虞考信錄

卷之三

三

左傳子產對韓起云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  
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余按此說殊爲荒  
誕且與昭元年對叔向事絕相似而彼於義爲長蓋  
本一事而傳之者異詞著書者遂兩載之耳故今不  
採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書

刑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棗常



鰥寡無蓋同

備覽○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別其分主楚

存疑○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顛頑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

唐虞考信錄

卷之十一

三

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隳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子堯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於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魘魅

左傳文公十八年

此文史記載於舜本紀歷試時而載四罪咸服於堯

本紀舜攝政時則是以為二事也杜氏左傳集解謂

渾敦即驩兜窮奇即共工檮杌即鯀張氏史記正義謂饕餮即三苗則一事矣余按以為二事則彼稱四罪此言四凶事既不異數亦適符不應如是之巧况合而計之當為八罪八凶又不應經獨記彼傳獨言此各述其半而止也以為一事則同此四人傳何不明言之而但為隱詞况鯀有過人之才如傳所云四岳及廷臣無因共薦之而三苗之殺戮無辜亦不應僅斥其貪冒聚斂而已也公羊氏云所見異詞所聞

唐虞考信錄

卷之十一

三

異詞所傳聞異詞蓋本一事而傳之者各異猶皋陶典刑而或以為伯夷也謂別為一事固不可謂即此四人亦不可也况史克之語夸甚安能保其不失實必委曲為之說使之並行不悖此學者之大病也故列之於存疑而即附之四罪咸服之後又傳堯不能去之語尤非是故刪之說已詳前元愷條下

附錄○舜之罪也極鯀其舉也興禹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

綱目前編以堯之七十一載為舜極鯀之年七十二



載為舜用禹之歲余按鯀大臣也其德雖不可用其  
才未必無可觀使其誅果不可暫緩堯不待舜之攝  
政當卽殛之使猶可暫緩而責其後效舜必不於攝  
政之初而卽殛之也舜之攝政不過堯老而代之理  
事以終堯之功非堯有所不能必待舜而後能之也  
學者亟於稱舜遂至往往無以處堯亦已過矣書曰  
鯀則殛死禹乃嗣興但言禹興於鯀殛之後耳非謂  
鯀甫殛而禹卽興也若鯀甫得罪而禹卽任事揆諸

唐虞考信錄

卷之二

三

人情亦殊不可舜何獨不少為禹地乎况舜之卽位  
禹雖已為司空然尙未平水土則是舜之舉禹雖在  
堯世而為時亦不甚久也然則鯀之殛當在舜攝政  
數年以後禹之舉當在堯殂落數年以前乃於事理  
為近故附次此文於堯之末載說並見後命禹條下  
附錄○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孟子  
按書益奏鮮食與禹隨山刊木同時而孟子此文在  
治水前者蓋禹導山在前導水在後隨山刊木導山

事也決水距海導水事也益之烈山澤在導山時故  
在導水之前也舜之卽位禹已前為司空則導山當  
自堯之末年始導水乃在舜世耳然則益此事當在  
舜命禹平水土之前堯之末年矣其作虞也乃水土  
既平後生民已安而蕃育草木鳥獸耳與烈山澤事  
無涉也但益之事於經無明文故附次於此說並詳  
後命禹及夏禹導山條下

唐虞考信錄

卷之三

三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世傳堯在位時有康衢之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擊壤之歌曰日出而作日入  
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有華封  
之祝曰願聖人富壽多男子云云余按康衢之謠乃  
剽竊雅頌之文帝力何有乃楊氏為黃老之言者所  
為而富壽多男之說義亦淺近皆後人所擬作不足  
采故不錄



附論○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孟子

史記稱舜得舉二十年而堯使攝政攝政八年而堯

崩蓋以經之二十八載為自舉舜時數之也蔡傳云

歷試三年居攝二十八年則是自舜受終時計之矣

余按經云乃言底可績三載不容舜舉已二十年而

底可績者止三載孟子云舜相堯二十有八載不容

初舉歷試之時即以相堯稱之蔡氏之說是也

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孟子

唐虞考信錄 卷之二

三

尚書大傳云堯為天子丹朱為太子舜為左右堯知

丹朱之不肖必將壞其宗廟滅其社稷而天下同賊

之故堯推尊舜而尚之屬諸侯焉史記五帝本紀云

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授舜則天下得其

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

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卒授舜以天下由是世

之論者皆謂堯舍其子丹朱而以天下與舜余按不

以天下與子自古聖人皆然不獨堯也蓋上古之時

諸侯各君其國各子其民有大德之聖人出焉則相

率而歸之聖人沒則已耳非若後世創業之主以兵

受命征伐攻取而後能得天下而子孫世守其業者

比也是以上古有天下者其前皆無所受其後皆無

所授自義農黃帝以降皆若是而已矣非堯以丹朱

不肖故獨不傳之子也且堯亦未嘗傳天下於舜也

堯之初意但欲讓舜以天下耳故堯典曰咨四岳朕

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又曰格汝舜詢事考

唐虞考信錄 卷之三

美

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是堯本期得舜之後

即以天下與之但以舜不肯受而讓於德弗嗣不得

已乃使舜受終攝政至堯崩而後踐位焉初非慮身

後之天下無所屬而始屬之舜也曰堯不慮身後之

天下無所屬何為汲汲焉以天下與舜也曰此堯之

所以為大也堯以天下未治故授之舜使治之也蓋

當洪荒之世天下未平生民多患人猶蠢蠢焉去禽

獸不甚遠此之為治猶闢荒田而馭生馬不但非一



聖人所能獨理亦并非數十年所能奏功使非堯與舜兩大聖人耘鉏馴擾相繼於百五十載之久則治功不成且夫禹臯稷契數聖人者亘古不再得之人也而非堯七十載之培植涵濡則無以鍾其秀非舜八十載之試功考績則無以盡其材是以堯之治至於於變時雍而猶以為未足自惟年老不能終其事乃咨於眾而得舜於畎畝之中授之天下而使治之雖舜不肯陟帝位而受終攝政固已代堯敷其治至

唐虞考信錄

卷之二

七

堯崩而天下諸侯卒共戴舜以為天子然後水土平禮樂興庶績咸熙而開萬世無窮之業使後世賢聖之君有所遵守以安其民由是言之生萬世之人者天也治萬世之人者堯也堯之心一天而已矣故孔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此堯之所以創前古所未有而授舜以天下也是故堯之所以為聖在乎能為天下得舜而不在乎能以天下與人孟子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聖人之視天下猶儼然也其

去其留無所關其意焉當其生也且欲異位况其子與天下之利病尚何待於較量大傳所言固與聖人之心刺謬即史記以為不私其子者其視堯亦甚淺蓋二子皆以己之心揣度聖人而為之說而不知聖人天地日月之心之不如是也後之人不肯細釋經文堯讓舜以天下非傳舜以天下又不知堯所以與舜天下之故但見舜繼堯為天子遂以大傳史記之言為實誤謂堯不傳子而傳之舜不以為善為子謀

唐虞考信錄

卷之三

夫

則以為不私其子因而以之度舜遂并以之疑禹聖人之心之晦於後世也久矣故今於堯首發明之而概不載後人揣度之言說並詳前章及後舜禹篇中附錄○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額額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書益 ○堯有丹朱楚語備考○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



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左傳襄公二十四年

舜命官考績上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書堯典

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

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夫然後之中

國踐天子位焉孟子

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左傳文公十八年

呂氏春秋云舜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去之終

唐虞考信錄 卷之三

三

身不反又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

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游於堯之門又欲以其辱

行漫我遂自投於蒼嶺之淵余按堯舜之德至矣天

下豈有能加於堯舜者哉如以堯舜為不屑則是喪

心病狂之人而已此乃楊氏之徒為黃老之說者假

設此言以遂其非堯舜薄湯武之私且民無知而後採之耳

附論○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論語泰伯

篇○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

子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罔有之孟子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書堯典

附論○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

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中庸

子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

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孟子

按中庸孟子之言相表裏孟子所言其綱也中庸所

言其目也其義則朱子章句盡之矣惟所云非在我

唐虞考信錄 卷之二

三

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者尙未盡善何者此章

之意本謂舜之大知不在乎已有過人之識而在於

能集眾人之知耳如章句所言則是舜所以過人者

乃在好問好察之前別有操持以成其為大知非此

章本意也蓋人之性非甚狂愚本皆能辨是非故孟

子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所患者自以為是則不好

問自以為高明則不好察邇言有好名妬忌之心則

不肯隱惡揚善偏聽阿好喜諛惡直而於事多鹵莽



波裂則不能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是以雖有諫臣  
拂士遠猶高識皆阻而不得達達而不之采而但任  
一己之聰明以致處事失當惟舜不然是以其知爲  
獨大也聖人之教人也皆就人人所可能者教之故  
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好問好察之屬夫誰不能但不  
肯耳若歸其功於在我權度之精切則人必曰聖人  
天豈之聰明非人所可及卽不然而不求諸明白易  
爲之事乃求之於空虛難見之心聽之若愈精而學

唐虞考信錄

卷之二

三

之乃愈遠矣

備考○許大岳之允也左傳隱公十一年○姜大嶽之後也左傳

莊公二十二年

杜氏云大岳堯四岳也按周語亦稱齊許申呂爲四  
岳後其說或不誣但周語謂共工之從孫四岳佐禹  
有功命爲侯伯賜姓曰姜則語殊失實何者四岳乃  
堯舜之相薦鯀及禹者不得復爲禹佐而四岳本長  
諸侯亦不待佐禹而後命爲侯伯也且傳及晉語皆

稱炎帝爲姜姓祖炎帝在四岳前非至四岳始賜姓  
矣至共工氏乃繼炎帝爲水師者與炎帝不同族四  
果炎帝後又安得爲共工之從孫乎大抵國語之  
文本多荒誕自相矛盾乃其常事而後人必曲爲之  
說如賈侍中之以共工爲諸侯與高辛爭王者韋氏  
之以爲炎帝世衰其後變易帝復賜之祖姓使紹炎  
帝愈斡旋而愈不可通亦可謂勞而罔功矣故今但  
但載傳文而國語文不載說並見命伯夷條下

唐虞考信錄

卷之二

三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  
夷率服書堯典

四岳十二牧皆舊官以舜新卽位故申儆之使敬厥  
職也舊官故書其官於前而曰詢曰咨見其非新命  
也然則稷契皋陶之非舊官可知矣四岳不載命詞  
者統率羣僚無專責也十二牧共一命詞者域異職  
同無分別也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



信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  
于稷契暨臯陶帝曰俞汝往哉書堯典

唐虞之時洪水滔天下民昏墊五穀不登禽獸逼人  
水土之治不可以須臾緩也而禹又前為司空故命

禹在九官之先。禹非顓頊孫說見夏禹篇中

命禹何以先咨於岳也重其事也何以但戒以職而

不命以官也禹已前為司空無庸復也且云汝作司

空則嫌於始為司空但云汝平水土又不可知禹為

唐虞考信錄 卷之二

書

何官故冠伯禹作司空於命詞之上語簡意明其斯

為聖賢之文自有追美前功之說經義盡晦矣

僉曰伯禹作司空偽孔傳以為四岳同詞而對蔡傳

以為四岳及諸侯也余按偽傳誤以四岳為四人蔡

傳更之是已然用大臣當謀之廷臣不當專謀之諸

侯諸侯朝覲有時在廷者亦未必多也然則僉也者

廷臣僉耳舜咨四岳廷臣何以僉對也蓋古文簡質

所記特其梗概以四岳相臣故特咨之特記之其實

咨岳之後於眾無所不諏故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

當時廷臣亦未必人人薦禹但薦禹者多僉也者舉

其大凡耳舜察禹材果可用是以從薦禹者之言故

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讀者當善會其意不得但

泥其詞也此九官之首故發例於此

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

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

之孟

唐虞考信錄 卷之二

書

禹平水土據經此文在舜即位以後而偽孔傳誤以

為堯時事乃以此章為命禹作百揆而稱其前功以

勉之蔡傳因之云帝使禹仍作司空而兼行百揆之

事錄其舊績而勉其新功也由是南氏綱目前編遂

以堯之七十三載為命禹治水之年八十載為禹告

成功之歲余按經云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

汝平水土惟時懋哉則是禹於堯之季年已為司空

但蒞事不久水土猶未平故舜仍其官而專責之以



平水土詞意甚明若別有百揆之官使禹由司空而進居之則文當日汝作百揆惟時懋哉今舜絕口不以告禹而但稱其以前之功禹尙不知己爲何官將何所遵循邪古今來有如是之命官者哉且汝平水土惟時懋哉文相承也今以平水土爲錄舊績以惟時懋爲勉新功則上句語氣未畢下句語意無根於文義亦不通矣帝曰疇若予工則命垂曰汝共工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則命益曰汝作朕虞曰有能

唐虞考信錄

卷之二

書

典朕三禮則命伯曰汝作秩宗凡舜所命者卽其所咨者也然則禹之平水土卽所謂熙帝載而宅百揆不待言矣蓋洪水者帝之所憂而六府之修三壤之則定貢賦布聲教則百揆實兼之故舜之咨岳云云惟禹已爲司空故但云汝平水土而不云汝作司空止此與八人小異耳若以平水土爲前功宅百揆爲新職是所命自爲一事所咨自爲一官然則秩宗之外亦將謂別有典三禮之一官乎舜之命禹昌言也

禹曰予何言予思曰孜孜又曰予乘四載隨山刊木又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然則是當舜初載禹尙以洪水之故曰孜孜而不暇有言也若堯八十載前水患已平歷三四十一年之後復何待禹之孜孜此事乎禹曰粥成五服至於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然則是舜禹問答之時土功始畢故禹舉其畧以告舜若水土久平於堯世舜之知之悉矣禹於是時猶爲此言不幾贅乎是則

唐虞考信錄

卷之二

書

禹之治水於典爲舜世於謨亦爲舜世而自舜攝政後堯未崩前初未嘗有一言及於禹者由是言之禹之初爲司空當及堯世至其決九川粥五服斷斷爲舜時事明矣故論語云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而史記五帝本紀及夏本紀亦皆以禹治水爲舜卽位後并九官十二牧爲二十五人必減其三人而後符於二十二人之數故不得已以稷契臯陶之命爲稱其



前功而不與焉然教稼明倫皆在平水土後而并禹  
 減之又僅二十一人故又不得已而以平水土為前  
 功宅百揆為新職是因一誤而又三四誤也於是唐  
 虞之事靡不顛倒錯亂禹功之告成反在堯典濬川  
 之前三苗之分北反在禹貢丕叙之後而禹所別九  
 州舜改之為十二禹又改之為九展轉相因誤無所  
 底遂使聖人經世之晷晦而不彰者幾二千年而皆  
 自誤以四岳為四人始嗟夫釋經一字之誤其流弊  
 乃至於此如之何其可不慎也曰然則百揆非官名  
 乎周官云內有百揆四岳朱子以百揆為朝廷之長  
 四岳為十二牧之長何也曰經曰慎徽五典五典克  
 從納於百揆百揆時叙賓於四門四門穆穆五典四  
 門皆非官名百揆安得獨為官名傳曰百揆時叙無  
 廢事也然則百揆者猶言百事耳豈得以為官名也  
 哉堯之用繇也咨於岳舉舜也咨於岳舜之命禹命  
 伯夷也皆咨於岳而百揆無聞焉堯舜之用朝臣何

唐虞考信錄

卷之十一

書

以反謀之外之長而不謀之內之長乎蓋偽書與偽  
 傳本出一人彼於堯典既以百揆為官名矣故於周  
 官遂撰是語是亦因誤而誤耳豈得以偽書證偽傳  
 乎且朱子與蔡氏既以四岳為一人則偽傳之誤解  
 無庸復遵矣乃亦以百揆為官名治水為往事是偽  
 傳因堯典而誤周官宋儒反因周官而誤堯典也故  
 今取經文正其誤而以孟子所稱禹治水事列於其  
 後說並見後命臯陶與分北三苗條下及舜體國經  
 野篇中○按禹治水土事又見於有為神農章然誤以  
 汝淮泗為入江與禹貢水道皆不合朱子以為記者  
 之悞是也故舍彼而錄此

唐虞考信錄

卷之二

表



唐虞考信錄卷之三

大名崔述東壁謹考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舜命官考續下

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書堯典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孟子

水土平然後耕耨可興故命稷次之是以孟子之敘

教稼穡亦在禹治水之後○稷非魯子說見前堯建

極篇中履跡之誣說見商周稷契篇中

唐虞考信錄卷之三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書堯典

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

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

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

衣食足然後禮義可教故命契次之是以孟子之敘

教人倫亦在稷教稼之後○契非魯子說見前堯建

極篇中吞卵之誣說見商周稷契篇中

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書堯典

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孟子

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論語顏淵篇

不教而殺謂之虐教之不從然後齊之以刑故命皋

陶次之此四官皆救民之急務正民之要術故舜先

之○皋陶似非庭堅說見夏皋陶篇中

命稷契皋陶何以不咨也因禹之讓帝已知其才也

命詞何以詳於禹也因咨而命者事畧具於所咨故

唐虞考信錄卷之三

從省也因讓而命者事專見於所命故從詳也

偽孔傳以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為新命以稷契皋

陶為美其前功以勉之蔡傳因之云此因禹之讓而

申命之使仍舊職以終其事也余按經之命官凡九

於棄曰汝后稷於契曰汝作司徒於皋陶曰汝作士

於垂曰汝共工於益曰汝作朕虞於伯夷曰汝作秩

宗於夔曰命汝典樂於龍曰命汝作納言八人之命

詞如一稷契皋陶為申命何所見垂益等五人之獨



為新命垂益等五人既為新命則稷契臯陶之亦非  
 申命可知矣稷契臯陶因禹之讓而命之者也夔龍  
 因伯夷之讓而命之者也苟因讓而命之者即為申  
 命則夔龍何得獨不為申命乎禹之為司空自堯時  
 者也則其命必別白言之先云伯禹作司空以見其  
 官之非新命後云咨禹汝平水土以見其功之尚未  
 畢不云汝作司空也若稷契臯陶亦舊為此官則亦  
 當著之於命詞之上必不云汝為稷司徒士也四岳

唐虞考信錄

卷之三

三

未為后稷司徒士故史記云自堯時皆舉用未有分  
 職不得以舜為申命也蓋偽傳之失在誤以四岳為  
 四人是以前下二十二人之文不符乃不得已而曲  
 為之解謂稷契臯陶之命皆美其前功而不得與二  
 十二人之數由是凡舜時事皆以為堯時事顛倒錯  
 亂而二帝治天下之大法不彰至蔡傳出始以四岳  
 為一人然則稷契臯陶無庸謂為申命矣乃亦沿偽  
 傳舊說而不改豈非習聞其說遂不覺其非邪故今

唐虞考信錄

卷之三

四

補其未備而詳辨之說並見前命禹條下

帝曰疇若于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

于及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書堯典

附錄○垂之竹矢書顧命○垂之和鐘明堂位

帝曰疇若于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

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書堯典

存參○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史記陳杞世家

本務舉而後末務可圖人性盡而後物性可遂故命



垂命益次之

命垂益何以不咨於岳而咨於衆也以其職少輕故  
泛言之也何以但命以官而不戒以職也以其職少  
輕故畧言之也

蔡傳云史記曰朱虎熊羆為伯益史記稱益未有之  
加以伯者傳誤

佐則及折伯與當亦為垂之佐也余按禹之讓稷契  
臯陶也帝曰汝往哉伯之讓夔龍也帝曰往欽哉獨  
於垂益之讓則曰往哉汝諧諧猶偕也謂偕垂益而

唐虞考信錄

卷之三

五

同治一官也往哉者不允垂益之讓汝諧者允垂益  
之薦而用之也稷契臯陶夔龍皆別命之及折伯與  
朱虎熊羆皆不別命既命其薦安有置之不用之理  
其為垂益之佐明甚古之人固多以所能名本蔡  
傳文亦  
多以所職名垂共工而所讓者曰及折益作虞而所  
讓者曰熊羆則所讓之人後即為一人之佐可知也  
細核前後文義諧之當為偕義顯然偽孔傳乃釋為  
諧和此官蔡傳因之而引史記之文以見其為二人

之佐不知史記即因汝諧之文知之故云舜曰往矣

汝諧遂以朱虎熊羆為佐於垂不言之者蓋史記引

尚書文至垂為共工而止無讓及折伯與之語此或

司馬氏誤脫尚書文或後人傳寫誤脫史記文均不

可知非史記別有所據書但有朱虎熊羆佐益之事

而無及折伯與佐垂之文也因傳說未明故今詳釋

之○及折伯與偽孔傳以為二人蔡傳以為三人今

以上讓於稷契暨臯陶之文推之蔡傳說是朱虎熊

唐虞考信錄

卷之三

六

罷偽孔傳亦以為二人蔡傳以為四人疑亦蔡傳得  
之  
鄭語云羸伯翳之後也史記秦本紀云大費與禹平  
水土佐舜調馴鳥獸是為柏翳舜賜姓羸氏是秦之  
祖乃伯翳也陳杞世家云伯翳之後至周平王時封  
於秦項羽滅之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是伯翳自  
伯翳益自益也乃漢書地理志云秦之先曰柏益出  
自帝顓頊堯時助禹治水為舜朕虞養育草木鳥獸



賜姓嬴氏顏氏註云柏益一號伯翳蓋翳益聲相近故也是謂伯翳即益而益為伯益矣自是學者相沿皆信之而不疑雖朱子註論語亦稱之為伯益舜有臣草

註云禹稷契 葉大慶攷古質疑云伯益柏翳一人也

史記於陳杞世家則以為二人本註云益翳乃一人聲轉故字異耳余按益翳聲相近而致悞理誠有之然非史記因聲之轉而悞分為兩人乃漢書因聲相近而悞合為一人耳書堯典云兪曰益哉帝曰兪咨

唐虞考信錄

卷之三

七

益阜陶謨云暨益奏庶鮮食孟子曰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禹薦益於天益避禹之子於陽城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皆稱以益未有冠以伯者而國語稱伯翳史記作柏翳亦未有徒稱翳者如果益翳通用何以遇益則概不稱伯遇翳則必加以伯與柏也春秋傳於列國最好溯其先世於齊許稱炎帝大岳於陳稱顓頊幕舜於杞鄆稱夏稱后相於宋稱商稱相土於薛稱奚仲仲虺於六蓼稱臯陶庭堅

於舜稱少皞於任宿須句顓臾稱大皞凡古帝王名臣之裔未有不及其先世者乃至周初封建之國晉楚魯衛之倫亦往往及之獨於益之庸功秦之大國絕無一語班氏生於漢代何所見而知伯翳之必為

益也將謂二人之功相類邪則禹之佐固非一人即虞之職亦不止於調馴鳥獸且秦本紀之支采之秦史秦人自稱其祖亦未必不涉於附會鳥身人言信邪否邪如之何其可以據此文而遂以柏翳為益以

唐虞考信錄

卷之三

八

益為伯益也黍稷之稷漢以來謂之粟今北方農人謂之穀南方人或稌稷去呼為小穀稌聲乃黍屬之不粘者經傳之文甚明說文之訓尤顯迥然兩物也語詳稷稌辨中而今北方往往讀入為去或遂有讀稷與稌同音者作本草羣芳譜者不考之古遂悞以稷為稌班氏之悞與此正同不得據班書而疑遷史也且朕者舜之自稱虞者官名而漢志云為舜朕虞其誤會經文如是若必謂班氏不應有悞將朕虞亦果為官名乎嗟乎漢書



合之也而反信之史記分之是也而反議之是者必以為非非者必以為是吾真不解其何故矣師古大慶皆精於考核者然猶如此甚矣考古之難言也大抵古人文字異者非有顯然之證寧可從古而分之不可妄意而合之幕之與思合之而祖孫易位矣義和之與重黎合之而族姓紊亂矣伊尹之與阿衡合之而名臣湮沒矣義農之與太皞炎帝合之而世代顛倒矣南容之與南宮敬叔合之而賢哲受誣矣

唐書考信錄

卷之三

九

故不必分而從古而分之其失小不當合而妄意而合之其失大故今於益之命不載國語伯翳之文史記大費之事

孔氏尚書正義稱益為皐陶之子張氏史記正義云列女傳云陶子生五歲而佐禹注云陶子者皐陶之子伯益也按此即知大業是皐陶大業乃伯翳父張氏以益為伯翳故然近世有人據此立說遂謂朱子論語集註蔡氏書傳之有缺畧且云舜五臣禹讓稷契皐陶而不及益

者實因益為皐陶子也此說太陋故不欲舉其名見其書者自知之耳余按

繇用於堯世禹用於舜世前後不相及也而益與皐陶同時登用比肩授職絕不類為父子者然禹為繇之子尚書言之春秋傳言之大戴記史記皆言之益果皐陶之子何以傳記絕無言及者乎劉向之書誣者多矣而列女傳尤為紕繆藥酒之覆餘光之分皆以策士喻言記為實事唐劉知幾譏之詳矣而五歲佐禹亦必無之事藉台向果明言益為皐陶之子猶

唐書考信錄

卷之三

十

不可信况向但言陶子何以見其當為皐陶之子而禹之佐亦不一人又何所見言佐禹者之必為益也此特注家屈曲猜度之言豈得遂以為實朱子蔡氏蓋已深知其妄故不之采而今反用此為譏議人之無識何至於此至以論語五臣為証其說亦謬謂五臣有益者集註支耳或以為四岳或以為伯夷義皆可通安知其決為益且舜賢臣多矣禹安得人人而讓之經言五人則以為四人者皆當讓如經言十人



則以為九人者皆當讓乎此論尤為無理恐後人為其所惑故亦附辨之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書堯典

存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書呂刑

說此篇者皆以下文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之士為臯陶吳氏云二典不載有兩刑官蓋傳聞之謬也蔡氏

唐虞考信錄

卷之三

士

云臯陶未為刑官之時豈伯夷實兼之與余按此篇後章文云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愆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明明分承上章苗民弗用靈及士制百姓于刑之中兩項而言則所謂士者非臯陶即伯夷明矣稷棄之世官也故今傳多稱之若臯陶則未聞有稱士者且既謂伯夷典刑矣又謂臯陶為士不但於政體有乖即以文義論亦不可通然則所謂制百姓于刑之中者即承上文伯夷而言

非臯陶明矣蓋盛世之文多謹嚴衰世之文多輕易况事在千餘年前傳聞不一蓋有誤以臯陶之事為伯夷者作誥者因本之以為言吳氏以為傳聞之謬是矣蔡氏疑在臯陶之前猶未免於曲為說也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書之呂刑詩之闕官皆不能無疑非但其作之晚亦以所稱述者久遠之事不能保其不失實耳故列之於存疑

鄭語云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

唐虞考信錄

卷之三

士

余按春秋傳或以姜為大獄之後或以姜為炎帝之後周語晉語亦然四岳在炎帝後容或出於炎帝則謂四岳之後即炎帝之後理尚可通也若伯夷則與四岳比有事主又四岳之所薦安得四岳之後即伯夷之後乎且伯夷乃舜所命官以為佐堯亦誤故今不載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



以和書堯

孔叢子稱或問孔子夔有一足信乎孔子曰臯陶為夔請佐舜曰夔一足矣非一足也余按夔本獸名故魯語云木石之怪夔蜺蝮水之怪龍罔象夔之名夔猶龍之名龍也猶朱虎熊羆之名朱虎熊羆也所謂夔一足者謂夔之獸一足非謂夔之人一足也儒者知其不經而不知所由誤乃撰為此事又托諸孔子之言以曲解之嘻亦勞矣且九官皆官屬之長未

唐虞考信錄

卷之三

七

有無佐者垂之佐及斯伯與益之佐朱虎熊羆禹稷契臯陶之倫亦必有佐但不見於經耳典樂教胄豈一人所能理夔安得獨無佐乎以無佐解一足則龍之兩角又何說焉今不載

世儒論古樂者皆求之律自班固以來娶妻生子之喻十分九分之疑王朴蔡元定之所定范景仁司馬君實之所爭紛然不一余之意獨以為不然經之言樂此章詳矣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四言

而樂之事備矣何者凡樂必有其本本也者志是也

有志而後有詩詩者取志而宣諸喉舌者也有詩而

後有歌歌者取詩而暢其音節者也有歌而後有聲

聲者取歌而布之於絲竹者也是故詩曰言志歌曰

永言聲曰依永言即其言志之詩也永即其永言之

歌也即其詩而長之之謂永隨其歌而應之之謂依

然則聲之抑揚疾徐視其歌歌之抑揚疾徐視其詩

而詩之抑揚疾徐視其志矣是故志者本也聲者末

唐虞考信錄

卷之三

七

也其志必中正和平也而後其詩其歌其聲從容舒

暢而俯仰遲速無不適其宜者志不美求之於詩無

益也詩不美求之於歌無益也歌不美求之於聲無

益也故曰作樂崇德見其樂而知其德也然又制律

以和聲者何居八音並作彼此恐其不均數章迭奏

先後恐其不符故為律以考驗之使歸於一耳非以

律為樂也書曰同律度量衡律之於音也猶度之於

布帛量之於粟衡之於金也長短之形目能察之而



一左一右不能必其無分秒之差故受之以度而後齊高下之音耳能辨之而一彼一此不能必其無幾微之異故受之以律而後調是故律者所以均高下而非所以為高下也度者所以均長短而非所以為長短也量與衡者所以均多寡輕重而非所以為多寡輕重也後世儒者之為古樂也則不然不求其原於志與詩而惟斤斤於律聲從律起而不自歌生詩緣歌作而非由志出取命變之語而顛倒施之正使

虐虞考信錄

卷之三

五

所制之律毫釐不爽於古亦與古樂無與况未必然乎如但持古人之律即可為古樂是得周尺而即可以制周禮也曰然則何以淑其志曰經言之矣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剛直乾之德也寬簡坤之德也有其德者必有其偏溫也栗也無虐且無傲也德之不偏不倚純粹至善所以為中正而和平也由是而發之詩著之歌播之聲舞之樂所以為至也故詩言志云云者所以為樂也古樂之與後世

異者也直而溫云云者所以為韶也舞樂之與三代異者也故古今知樂者莫如孔子孟子孔子曰樂則韶舞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聞韶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此論樂之品也為夫不能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者言之也孟子曰今之樂由古之樂也百姓之疾首蹙頞而相告者不與民同樂也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者與民同樂也此論樂之本也為夫不知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者言之也

虐虞考信錄

卷之三

六

蓋樂猶文也文之本在明理達意不如是則非文孟子之論樂是也文之品則有高下精粗純雜之分當求其上者而法之孔子之論樂是也孔子之論樂與顏會之徒知樂者言之也孟子之論樂與戰國之君臣不知樂者言之也彼且不知樂之本何暇與之論高下譬諸近世之文不求之理而但揣摩西漢盛唐之體格於語言音響之間此姑使之返而求所以明理者未可遂以文之高下語之非謂文之遠無高下



也宋韓魏公琦上仁宗疏云不若窮作樂之原為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斯則古之樂也可以器象求乎鳴乎三代以還知樂者一人而已矣若夫諸儒所論累黍為尺由尺生律以黍尺之多寡長短為古樂者吾不知樂吾知其非樂也

備考○有仍氏生女黶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元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棼無履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

左傳昭公二十八年

唐虞考信錄

卷之三

七

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書堯典

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物成萬物之理得矣天地之氣和矣夫然後禮樂可興故命伯夷命夔次之而又慮讒殄之害正也故以命龍終焉此治化之成也顏淵問為邦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言禮也曰樂則韶舞放鄭聲言樂也而又繼之曰遠佞人何蓋佞人不去雖有賢臣不能為治即治亦不能

久故欲久安長治者必以近佞人為永戒舜之聖讒殄於制禮作樂之後亦此意也

命伯夷何以亦咨於岳也猶命禹之咨於岳也亦重之也命夔龍何以亦詳於伯夷也猶命稷契皋陶之詳於禹也亦因讓而命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書堯典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

同上

自詢於四岳以後鄭氏以為皆格於文祖時所勅命

唐虞考信錄

卷之三

六

綱目前編因之悉載之於舜即位時而以舜之三載為考績之年九載為熙績之歲余按舜之攝政二十有八載矣自棄以下八人為知其材邪為不知其材邪知其材邪何以二十八載而不用不知其材邪何以一日而盡用之如云咨於眾而知之則何以二十八載之久而不一咨獨於此一日而徧咨之也向之為此官者為稱職邪為不稱職邪稱職邪不應一日而盡易之不稱職邪不應二十八載而不易即云向



無其官而今設之亦不應二十八載之久而無一設忽於此一日而徧設之也由是言之舜之咨衆之舉皆非朝夕之故蓋以漸而知之遂以漸而用之而記事者連類而記之耳不得以爲一日之所命也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曰教之聖人立政自有先後次第况巢窟者切膚之急禍教養者治民之大綱皆非可以須臾緩者工虞之事固已未矣至於禮樂乃盛治之成功非

唐虞考信錄

卷之三

九

厚生正德之後未易言也安得一日而同亮天工三載而咸奏厥績哉帝之命禹昌言也禹以决川距海烝民乃粒告之帝則是此時水土固已平樹藝固已成矣而帝方諄諄焉以山龍黼黻六律五聲與庶頑譏說爲憂則是此時禮樂猶未興譏矜猶未絀也然則禹稷功成之日伯夷夔龍始各任職耳若與六官者同命而同考何至此時尚厯帝憂乎曰然則舜有咨二十二人之言何也曰古人之文簡質貴得聖人

之意耳其事皆當日之事其言不必皆當日之言也而典之爲體綜其始終本末言之又與春秋之編年紀事者不同卽如疇若子工疇若子上下草木鳥獸者豈果臨朝一問而已乎僉曰垂哉益哉者豈果同朝一應而已乎帝曰汝共工汝作朕虞者豈果漫不加察付以重任而已乎如此則不惟舜能之人人皆能之矣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記曰舜好問而好察迺言然則舜之訪蓋不知幾何而衆多

唐虞考信錄

卷之三

十

稱垂益平日之才畧者舜乃詢以言試以功待其有效而後授以此官而書之所云特其梗概耳故曰其事皆當日之事其言不必皆當日之言也不寧惟是韓子平淮西碑云曰光顏汝爲陳許帥曰重允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曰度維汝子同汝遂相子者豈果一日之事當日之言乎哉夫堯典之文亦若是而已矣嗚乎聖主賢臣之心與其經綸設施之次第其晦於拘牽文義之儒者豈可勝道哉故識其說如此



苗頑弗卽工書益

臯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同上

分北三苗書堯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論語泰

附論○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

南面而已矣論語衛

按三苗之見於虞夏書者凡四其一竄三苗於三危

乃堯時事此在最前不待言矣其二分北三苗乃舜

唐虞考信錄

卷之三

三

命官之後考績時事其三苗頑弗卽工臯陶方施象

刑乃舜禹問答語考其時勢當卽分北之事蓋苗頑

者原分北之由分北者記象刑之實所謂五流三居

者也然則典正如春秋直書其事謨正如左氏傳詳

誌其本末耳其四三危既宅三苗丕敘惟此當在最

後蓋因頑而分北因分北而後丕敘也若先已丕敘

則禹不當謂之頑弗卽工舜亦不當分北之矣蓋水

土雖平於分北之前而禹貢實作於分北之後故有

作十三載乃同之文聲教訖於四海之語是知此篇

乃賦定功成後所記故云丕敘也三篇之文正相發

明自僞孔氏古文以禹貢爲作於堯世又撰禹攝政

後征苗一事於是不敘之後復謂之頑而分北之既

分北之而惟命是聽矣無故而又動大衆以征之首

尾衡決事實淆亂莫此爲甚故今載丕敘於後篇刪

征苗之僞誓而取謨中舜禹之言列於典文分北之

前庶學者可以一見而瞭然也說並見後治定功成

唐虞考信錄

卷之三

三

篇中

舜體國經野上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書禹

存參○禹乃遂與益后稷奉帝命命諸侯百姓與人徒

以傳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史記夏本紀

此篇與堯典義和之命相表裏四時之定堯之所以

成天九州之制舜之所以平地授時者損益前古而

集其成敷上者範圍後世而闡其始故授時命於庶



績之先敷土記於成熙之後

冀州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

績至于衡漳 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書禹貢

篇名以貢紀貢制也貢冠以禹誌禹功也水土既平

經制既定天下諸侯懷舜之德感禹之勤已各擇其

土宜之貴重者以薦於帝畿以致其愛戴之誠史臣

因而紀之於冊以表禹之功以見舜德化之盛是故

唐虞考信錄

卷之三

三

九州之文皆主言貢篚亦貢也包亦貢也貢之盛於

篚包者也有賦而後有貢賦者庶人所以奉國君貢

者國君所以奉天子也故以賦先之有田而後有賦

有土而後有田故又以土與田先之然使九山未刊

九川未滌九澤未陂何由辨土之色與性而况於田

賦貢乎故又以平水土之事先之水土之平往日事

也故其文曰既載既修既作於山則曰既藝既旅於

水則曰既道既入於澤則曰既澤既滌皆以明其為

前日之事而因原貢所由致故追溯之也每州為一

章章各分三節第一節平水土之事第二節土田賦

之別第三節貢篚包之制而以辨州域始之以識貢

道終之此九州之章法次第也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言治河也水之患河為大故先

治河冀之患在西河兗之患在東河故西河之治記

於冀東河之治記於兗壺口梁岐皆山之當河衝者

隄隔阻塞河不得順流而南下則東溢於大原岳陽

唐虞考信錄

卷之三

三

之間故以三者為始事也既修大原至于岳陽言治

河東之平地也河既軌道大原岳陽乃可施功故次

及之覃懷底績至于衡漳言治河內之平地也冀地

太原最高岳陽次之覃懷又次之衡漳之南又次之

高者易涸下者徐安故其平治之序如此恒衛既從

大陸既作言治山東之平地也自衡漳以東北至海

地益下多積水二泊貫于南兩淀橫于北故自大原

至于衡漳田既墾賦既成然後山東乃平治也漳言



衡者漳踰山出東流然後北折貫泊以入于河故謂其東流者為衡北流者為從也次恒衡大陸於田賦後者衡漳以下土疏而水涸遲田瘠賦輕連軍懷衡漳言之則嫌於田賦與全州無異故先言田賦次乃及之也治水之文獨詳於冀州者帝畿也大河之所環也不言貢者蔡氏所謂天子封內之地無所事於貢者是也九州治水之文皆有先後難易輕重之異而冀尤為明著故詳釋之八州可以類而推也

唐虞考信錄

卷之三

三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詩大雅

備考○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左傳成公五年○梁山晉望也爾雅

偽孔傳云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蔡傳云梁山呂梁山也在今石州離石縣東北岐山在今汾州介休縣狐岐之山先儒以為雍州梁岐者非是余按梁岐果雍州山經必不載之於冀州章內况雍之岐山距河數百里與河何涉而連及之蔡傳駁之是也然不

本大雅文求梁山於古韓墟乃取水經注之呂梁當之注稱呂梁在離石之東北二百餘里其距河遠矣况注自有梁山在雍州境與偽傳同非呂梁也而介休之狐岐亦非河所經皆不得指為禹貢之梁岐也夫詩詠梁山而云維禹甸之則此梁山即禹貢之梁山明甚然則梁山當在韓地其後韓滅於晉故春秋傳爾雅皆以梁為晉山水經注謂即龍門者近之水經注云大禹疏決梁山即經所謂龍門但不當又以為在河西耳水經注又云梁山

唐虞考信錄

卷之三

三

山原在馮翊夏陽縣之西北蓋緣說者誤以陝西之韓城縣為古韓國因謂梁山當在河西不知韓實河東國也何以言之詩云韓侯入覲又云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則韓乃畿外之諸侯河西周畿內地不得謂之入覲亦不得錫之為連帥也春秋傳云秦伯伐晉涉河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則韓乃晉之近郊地若在河西秦伯不容涉河晉侯亦不容謂之寇深也晉惠公之入也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畧



其地在今河南不在河西河西近秦而不以賂則是河西無晉地也魏壽餘之偽叛也既濟魏人謀而還秦晉以河為界則是河西無晉地也韓晉既在河東梁山安得在河西乎唯岐無可考者然山同名者多雍荆之有荆山梁徐之有蒙山皆兩書於經文烏得以雍州有岐遂謂冀州不得復有岐乎蓋此二山皆當跨河在雍冀之界上故能阻塞河流而梁岐又當在壺口之下因其利害在冀而不在雍故記之於冀

唐虞考信錄

卷之三

七

猶九河之記於堯也但古今山名更易者多而梁又屬崩頽之餘難以辨識是以不得其實要之經傳之文具在不得以他地之山冒之也故今取詩春秋傳爾雅之文悉載之於冀州章下以見其為一云

存參○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

誓刻碣石門

史記秦始皇本紀

偽孔傳云碣石海畔山禹夾行此山之右而入河逆上蔡傳云冀州北方貢賦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而

碣石在其右轉屈之間故曰夾右歷世既久為水所漸淪入于海已去岸五百餘里矣余按偽孔傳不知皮服之為貢故以右且入者為禹蔡氏以為貢道是也然謂淪入于海則不若偽孔傳之以為海畔山者為可據也經曰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於海古今之山名雖不同而山勢則不改今太行恒山自易定東折過古北喜峯等口轉而南行至臨淪縣東境海岸屹然而止故燕趙間說者皆以其山為古碣石何所

唐虞考信錄

卷之三

七

見海岸之山之必非碣石而必當求之於海中乎史記云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是秦時碣石未淪於海也漢志云右北平郡有碣石山是漢時碣石亦未淪於海也烏得以為去岸五百里乎且如蔡傳所言則與恒山大行之勢中斷者數百里証之經文亦不合矣蓋蔡傳之失皆由誤信臣瓚之說謂此山在河口求之河口而無此山故遂以為淪於海耳不知此山原未嘗在河口何者此文承上島夷而言島夷在渤



海東必由海道乃入于河而海道漫瀾無可指故以山誌之曰夾右碣石言由海道夾右碣石而西行然後入于河也非謂夾右碣石之處即入河之處也貢道言河凡七究徐豫之達于河荆之至于南河梁之亂于河未有誌其山者入河自有常處不必繁此文也惟雍州章上言積石下言渭納皆河也不誌其山則不知為何地故變文云至于龍門西河由海入河豈有兩地而煩誌其山乎且禹貢固有誌其山者矣

導河之文是也其東折也誌華陰焉其北折也誌大伾焉禹之於河防詳且慎矣况於入海之要地豈容有大山而反不書碣石之不在河口明矣至謂入河者為冀州北方貢賦亦非是經所謂入河者但承上島夷支耳冀固無貢而冀北境之至帝都非惟不必浮海亦無事於達河也

濟河惟兗州 九河既道雷夏既澤濼沮會同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

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潔達千河書禹貢

備考○徒駭大史馬頰覆蒲胡蘇簡潔鈞盤鬲津兩雅釋地

朱子以簡潔為二水并其七而為九蔡傳以簡潔為

一水并其七則為八其一則河之經流也余按經既

統稱九河其水勢當相等不容別有經流餘皆支派

似以朱子之說為長然九河之名不見於經傳而爾

雅記九州之名與禹貢殊異故郭氏不得已疑以為

商制其他文亦往往有與經傳異者然則爾雅所載且未知果為禹之九河與否况簡潔之為一為二乎哉故今但列之備考而不強為之說

存參○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

東光鬲界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漢書溝洫志

通典謂覆釜在德州安德寰宇記謂鈞盤在樂陵東

南馬頰在棣州滴河北輿地記謂簡潔在臨津鈞盤

在樂陵馬頰即篤馬河以上並本蔡傳皆以為非是



獨據漢王橫言往者天常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  
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又據程大昌言  
引碣石為九河淪海之証謂九河入海之處有碣石  
在其西北岸今在平州今永平府正南海中去岸五百餘  
里則是古河自今以為海處向北斜行始分為九其  
道已淪入于海矣余按漢世近古九河之跡容或有  
一二未湮者許商所言雖未敢必其果是然惟鬲津  
差南徒駭胡蘇皆傍禹河故址或不盡誣若通典寔

唐虞考信錄

卷之三

三

字記等書所指則多在今德州濟南之間地直大陸  
以東於經文當云又東播為九河不當云又北播為  
九河矣兼其地勢東下水不北流必東行由海豐入  
海無由與成平之徒駭東光之胡蘇同為逆河以達  
天津也至篤馬河則漢志已明謂其在九河南矣烏  
得以為馬頰且漢人僅知其三更歷千年理宜益加  
湮塞而唐宋人所知反倍於漢人而有餘有是理乎  
蓋緣魏晉以後河日南徙旁決分流往往而見故川

舊渠所在有之學者僻於好古遂附會之以為九河  
故道猶今清河之有大河故道乃宋時北流之跡而  
淺學者遂以為禹河也大抵設古跡者多無依據故  
晉人避亂之城而以為文王之羨里孔子時衛在今  
開漢二州間而衛輝城南有孔子擊磬亭此皆不學  
之人強不知以為知者蔡傳非之是矣然謂九河之  
地已淪於海則其說亦不經何者秦漢以上載籍固  
多缺畧然海水溢出至數百里之廣其所漂沒國邑

唐虞考信錄

卷之三

三

民居不知幾何此非常之大變豈得傳記皆不之載  
傳記既不之載橫又何從得其說而傳之乎永平之  
南海岸南北相距僅數百里果去北岸五百餘里則  
山當在南岸何由復在海中九河果自今渤海岸東  
北斜行以趨永平則及其入海時已抵北岸何由復  
至碣石之下且以碣石為河入海之處特出臣瓚之  
說非經意也經之夾右碣石自記海道所經非與入  
于河相連為文也凡貢之入河未有記其山者有常



地也唯導河乃誌其山重河防也今碣石不誌之於導河反記之於貢道其非河口之山明矣然則碣石即在海中尙不足爲九河之證况不在海中乎由是言之謂九河之尙存與九河之悉淪者皆非也惟鄭康成以爲入流皆塞說獨近是然謂齊桓塞以自廣則誣朱子與蔡氏據孟子曲防之禁駁之固也然即使桓公無曲防之禁而此入流亦非一時之所能塞乃水勢與人事積漸而爲之耳蓋水之在山勢峻流

唐虞考信錄

卷之三

三

急故岸易崩水常挾沙而下若水盛而源遠挾沙必多故河水一石其泥至數斗至平地則流緩而沙停旁出之派停沙尤易停久沙高其流必梗其勢必併於一而旁皆塞水勢然也古者川有涯濫田有封洫各有疆界故民不能與水爭地自阡陌開井田廢民盡其力之所至以爲田苟有沙涸斯田之矣田之既久則突者漸夷凹者漸滿不數百年遂成平土人事然也以余耳目之所聞見河北諸水故道之在百年

前者尙皆斷續零落十不二三甚至有今歲暢流明

歲已爲平田者况自禹以來數千年歲歲沙之歲歲

田之九河之道杳不復存乃其常事而說者俱未言

及是將天下之水勢各別邪抑說經者下帷之日多

未嘗久處河干躬履水漲而莫知其故邪且水之分

而爲九與其合而爲一孰大孰小孰廣孰狹孰當先

塞孰能久存不問而可知也今大陸以上及逆河台

流之道其濶且大者尙皆蕩然平原無復遺跡

余謂即禹

唐虞考信錄

卷之三

三

時大河所經處况九河之狹且小者乃欲歷歷求其道平閭

州城南唐宋時大河故道也其地高於旁者數仞州

民謂之南岡

蓋河兩岸有樓水堤日久沙與堤平故爾

但中有微凹耳人

亦不知其爲河也此數百年前之全河已依稀如是

况數千年前之分流乃欲強求其所在不得則曲爲

之說亦可謂不達於事理矣故今但載漢志許商之

言以爲參考之助其餘諸家之說概無取焉碣石見

前冀州條下大陸見後夏禹篇中

第三卷終



唐虞考信錄卷之四

大名崔述東壁謹考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舜體國經野下

海岱惟青州 嶠夷既略淮淄其道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厥貢鹽綸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

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檠絲浮于汶達于濟書禹貢

海岱及淮惟徐州 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底

平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厥貢

唐虞考信錄 卷之四

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

篚玄纒綺浮于淮泗達于河同上

淮海惟揚州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

賦下上上錯 厥貢惟金三品璠璣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

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同上

朱子云有欲以揚州之三江即為荊州之中江北江

文在導水章 荊州字疑誤而猶病其闕一乃顧彭蠡謂鄱陽都陽實非彭蠡說

見夏禹篇導江漢條下之餘波適未有號則姑使之僭冒南江

之名以足之然自湖口而下江本無二安得有三且

於下文之震澤又懸隔遠復而不相屬也問諸吳人

震澤下流實有三江以入于海彼既以目驗之恐其

說之必可信也蔡傳云庾仲初吳都賦注松江下七

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為婁江東南流者為東江併

松江為三江其地今亦名三江口吳越春秋所謂范

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者是也蘇氏謂岷山之江為中

唐虞考信錄 卷之四

江嶓冢之江為北江豫章之江為南江然江漢會於

漢陽合流數百里至湖口而後與豫章江會又合流

千餘里而後入海不復可指為三蘇氏知其說不通

遂有味別之說禹之治水本為民去害豈如陸羽輩

辨味烹茶為口腹計邪余按導漢章云東滙澤為彭

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導江章云北會于滙東為中江

入于海夫江有北有中其有南可知也有北有南則

為三江無疑矣而朱子之言乃若其強增一南江以



求合於此文之三江者不知有中江北江可謂之無南江乎有中江北江南江可謂之非三江乎禹自言之禹自註之朱子與蔡氏乃不之信而反信庾氏吳都賦註豈禹所自言者反自不知而庾氏反代禹知之耶凡水之敵者雖合流經必並書之故泗沂合流入淮而導淮曰東會于泗沂漆沮合流入渭而導渭曰東過漆沮敵故不可以偏舉也江漢之水所受皆數十百川勢均力敵相持而東不容舉漢而畧江亦

唐虞考信錄

卷之四

三

不容據江而遺漢故導江云入于海導漢亦云入于海明二水之不相下二名之不可以偏廢也伊瀍澗皆小於洛導水章文皆統之於洛然豫州章猶云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況江漢同爲大川導水章固已不相統安見入海之不可以並舉也哉濟之入于河也經曰溢爲滎何以知溢者之爲濟而非河其伏于滎也經曰東出于陶邱北何以知出者之仍爲濟而非他水然則禹固有以別之矣聖人之於水也固不斲

于其味然亦未嘗不辨其性禹能別濟於河豈獨不能別漢於江禹能於滎與陶之相隔數百里者而知其爲一豈獨不能於江漢之合流者而知其爲二謂必辨味烹茶爲口腹計而後江漢可分則禹之別濟於河係陶於滎又何說焉惟以豫章江卽鄱陽爲南江則未有以見其必然何者此水既與江漢並列不應經無一語及之彭蠡非鄱陽說見導江漢條下見於且既爲北江亦不得復爲南江經者惟九江爲大荆州章云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

唐虞考信錄

卷之四

四

殷揚州章云三江既入其文亦似相首尾者恐所謂南江者當以九江爲是然經既無明文揣度而言之不如不知而闕之也且江之稱爲三猶其稱爲九也朱子蔡氏之於九江既皆主胡氏洞庭之說矣洞庭之水未嘗不合流也彼合流則可以云九此合流則不可以云三何其事同而論異乎蓋南方之水多呼爲江故三江之名楚蜀黔粵之間往往有之不但震澤下流然也卽水之入海者大江以南亦無慮數十



豈得以其實有三江即當必為此文之三江邪古者河東河內河南謂之三河而今順天府亦有三河縣潼關西又有三河口周世宗取三關在今高陽確霸之間而山西之雁門寧武偏頭直隸之居庸紫荆倒馬亦稱三關由是言之即吳都賦之三江果如庾氏所注亦不得遂指為禹貢之三江也至於既入之文記已然之事耳不連下為義也雍州章云弱水既西涇屬渭汭弱水去涇數千里其懸隔遼遠豈但如大

唐虞考信錄 卷之四

五

江震澤而已哉其他若九河既道滎波既豬漆沮既從者甚衆皆自為文義而冀州恒衛既從大陸既作之下乃次以島夷皮服由是言之三江既入之文與震澤之底定毫不相蒙不得以下文有震澤遂牽帥三江而屬之松江也歷觀說三江者大抵四方之士多主禹貢惟東南吳越之間率主庚注自朱子蔡氏以後若明歸氏有光夏氏允彙等皆然無他但據其所見聞而不求之於經傳也故舜之歷山河濱雷澤晉人以為在晉齊人以為

在齊浙人則又以為在浙余鄉臨古淇水漢以後呼為御河近世輿夫舟子往往以衛呼之淇水俗呼為衛河駕舟者皆由泉水入淇或遂并淇亦呼為衛慕友書吏不能辨也故文移書啟中皆稱為衛河詳見大名縣水道考而修縣誌者遂誤以為禹貢恒衛既從之衛修府誌者遂謂淇水不知所在此豈非由目驗而得之者而舛誤乃如是故論地理於今當驗之以目論地理於古仍當斷之以經若信目而疑經非余所敢出也朱子蔡氏以中江北江之文為誤詳見夏禹篇導江

唐虞考信錄 卷之四

六

漢條下 荆及衡陽惟荊州 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柀幹栝柏礪砥磬丹惟箇籛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書禹貢 備考○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遂伐楚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寡人是徵左傳僖公四年



荆河惟豫州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榮波既豬導荷澤被孟  
豬 厥土惟壤下土墳墟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厥貢  
漆臬締紵厥篚織績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書禹貢

存叅○榮今塞為平地榮陽民猶謂其處為榮澤

華陽黑水惟梁州 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

績 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厥貢璆鐵銀

鏤磬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

渭亂于河書禹貢

唐虞考信錄

卷之四

七

黑水西河惟雍州 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澧水攸

同 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

危既宅三苗丕敘 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厥貢惟球琳瑯玕織皮岷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敘浮于積石

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同上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詩大雅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詩小雅

唐宋學者承偽孔傳之說皆謂禹別九州之後舜復

改為十有二州而稽之經傳夏稱九牧商詠九圍九  
有其數皆不符則又曲為之解以為禹卽位後復改

之為九州綱目前編因之遂以堯之八十載為禹治

水告成定九州貢賦之年八十一載為舜肇十有二

州封山濬川之歲舜之三十三載禹既攝政乃復九

州余按禹之治水大事也唐虞之政未有大於此者

果在肇十二州之前史臣不應不書九州既平無事

矣明年肇十有二州乃忽書曰濬川然則其所濬者

唐虞考信錄

卷之四

八

何川邪呂氏知其不合乃以水平復濬安不忘危之

言曲為之解夫既平之濬與未平之濬孰為輕重何

為於其輕者反記之而於其重者反畧之乎聖人立

一代之制未有苟然者既定為九州矣舜無故分之

為十二未數十年禹又合之為九是苟然而已合為

是則舜不當分分為是則禹不當合聖人立法不如

是之輕易也且田賦之制九等之差竭十數年之經

營始成此畫一之法謂宜萬世由之而不改也行之



甫踰年而即取而易置之以為十二其紛更孰甚焉  
蓋凡論唐虞之事者皆誤以禹之治水為在堯世是  
以其說顛倒舛謬而不能合今但以經為據則禹之  
平水土自舜即位後事舜攝政之初固無有所謂州  
者自舜肇設之而是時洪水方橫流疆宇分裂道路  
不通故舜因其地勢之宜分之以為十二故漢書云  
堯遭洪水懷山襄陵天下分絕為十二州及水患既  
平則向之澤藪或為平陸向之險阻或為坦塗故舜

唐虞考信錄

卷之四

九

復併其三而為九故漢書云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  
五服任土作貢唐虞之事先後之次本自了然分明  
但唐人拘於功令咸遵偽孔傳之說以為取科第計  
而不求之經不求之史自宋以後遂相沿為固然以  
致聖人經世之苦心大畧盡為其所掩耳至於禹貢  
之作尤在最後不但在堯世亦并非水土初平時  
書也何以言之宛州章云作十有三載乃同則是九  
州成賦之後又歷十三年以外乃著此書矣雍州章

云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則是三苗分北之後又數年  
或十數年乃著此書矣况三壤之則九等之賦必歷  
數年而後高下可較珠玉金貝貢篚之屬亦非巢窟  
甫離之急務也然則此書乃舜治定功成之後所作  
故其末章云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  
於四海蓋舜之命禹雖重於平水土實兼夫宅百揆  
故禹於水土既平之日遂相舜以定貢賦布聲教待  
夫經制大定治化大行而後可以告成功也故今於

唐虞考信錄

卷之四

十

九州五服之文悉載之熙績分苗以後說並見前肇  
十二州及舜命禹條下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  
同書禹  
此結上九州平水土及導山導水之文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成則三壤成賦中邦書禹  
此結上九州土田賦之文  
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書禹



此結上九州貢篚包之文以起下分五服之意

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城方將

帝立子生商詩商頌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第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

種實襄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邵家室詩大雅

按封商封邵所謂錫土也立子所謂錫姓也蓋姬姓

始於黃帝故於稷不言賜姓子姓則始於契故獨言

之也唐虞錫土姓之事益亦多矣顧經傳缺略不可

唐虞考信錄

卷之四

十一

詳考惟此二事因商周而傳故錄之一隅可以反三

一斑可以窺全也

象至不仁封之有庠孟子○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

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同上○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庠同上

封象亦錫土之事故附錄於此○說者謂今道州鼻

亭為古之有庠國按孟子謂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

而來道州在九州之極南北去帝都三四千里安得

源源而來然則有庠當去帝畿不遠好事者因鼻與

庫同音故附會之耳今不取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結服四百

里粟五百里米書禹貢

備考○邦畿千里詩商頌○天子之地一圻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附論○天子之地方千里不于里不足以待諸侯孟子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五百里綏

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書禹貢

備考○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書酒誥○小臣屏侯甸

唐虞考信錄

卷之四

十一

矧咸奔走書君奭○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誥書召誥○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書大誥後錯簡

○庶邦侯甸男衛書康王之誥○曹為伯甸左傳定公四年○卑而

貢重者甸服也左傳昭公十三年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

二百里流書禹貢

備考○先王居橐杙千四夷以禦魑魅左傳昭公九年

蔡傳云每服五百里五服則二千五百里然堯都冀



州冀之北境并雲中涿易亦恐無二千五百里藉使有之亦皆沙漠不毛之地而東南財賦所出則反棄於要荒以地勢考之殊未可曉但意古今土地盛衰不同當舜之時冀北之地未必荒落如後世耳余按禹貢山川以今地圖考之具在也淮海惟揚州荆及衡陽惟荊州東南之地未嘗棄也恒山碣石而北別無山川見於經者沙漠之地未嘗不荒落也孟子曰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說者亦謂周之王畿豐

唐虞考信錄

卷之四

三

鎬八百里郊鄩六百里共為百同以成千里然則古之所謂千里百里皆絕長補短而計之非必四面八方截然不可增損於其間也蓋九州之地約方三千餘里故孟子云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記云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內除甸服千里故侯服綏服共二千里然則侯綏二服乃九州以內地所謂州十有二師者也其外羈縻之國則附於九州而謂之要服又外則來去不常聖人聽其自然不勤於遠不受其貢

謂之荒服其遠近略與內地等故亦以二千里計之然則要荒二服乃九州以外地所謂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者也由是言之五服之地蓋南有餘而北不足綜計之為五千里耳非拘拘焉必四面皆二千五百里無少缺斜無少有餘不足而後可也蔡傳又稱周官九畿四方相距萬里漢地理志東西南北亦彌萬里禹服狹而周漢地廣疑荒服之外別為區畫如所謂咸建五長者余按冀揚有島夷青有嶠夷萊夷徐

唐虞考信錄

卷之四

古

有淮夷梁有和夷夷也者要服也要服僅附見於九州若荒服則又在外矣荒也者遠也畧也荒服已屬區畫之餘不在九州之內安得荒服之外復別有區畫別有所謂五長者乎周官一書本非周公所撰所載封國之制乃至方數百里春秋以後吞併之餘魯衛陳蔡尚僅二三百里况建國之初安所得此地而封之乎至漢志所言乃驛道之遠近非經界之廣狹先儒所謂以人跡屈曲取之者是也大名之距京師



南北不踰八百里而驛道則千有一百餘里至隔大山洪川所差尤不止此若之何據驛道之里數疑經界之定制哉余恐聖人體國經野之制不明白於後世是用剖析其故如右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

厥成功書禹貢

存參○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貢漢書地理志

此篇史記載之禹本紀中漢儒因而謂之夏書余按

唐虞考信錄

卷之四

五

別九州弼五服乃舜體國經野之要四海會同之實

不容於舜之世畧而弗載且既各為一篇不相聯屬

是以後人失其先後之次故今詳加考核置於堯典

命官之後以見舜經制之大凡惟導山導水二章事

專治水時在初年而九州諸章亦足以互見無庸複

舉故仍列之於禹篇中以見禹治水之梗概次第非

敢割裂聖經惟欲時事相從使後人易考耳

舜治定功成

堯曰擊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鳥獸踳踳籥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書益稷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傳曰先

王以作樂崇德則舜德化之成莫如韶矣臯陶謨記

臯陶之交贊於帝前他官皆不與焉而獨載夔之言

二章蓋非地平天成上下同流莫能有此樂也故以

此為治定功成之驗

唐虞考信錄

卷之四

末

附論○吳公子札來聘見舞韶箠者曰德至矣哉大矣

如天之無不禱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

加於此矣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

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論語述而篇○子謂韶盡美矣又盡

善也論語八佾篇

尚書大傳載舜時作大唐之歌其詞曰舟張辟雍鷓

鷓相從八風回回鳳皇喑喑又載舜之歌云卿雲爛

兮紉纒纒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和日明明尚



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宏子一人帝乃載歌曰日月  
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萬姓允誠於子論樂配天  
之靈還于聖賢莫不咸聽龔乎鼓之軒乎無之菁華  
已竭褰裳去之余按此數歌者淺而無味泛而不切  
惟龔乎以下四句頗有意義而語意又與上文不倫  
蓋錄他人之作而不知其不合者其為後人所擬顯  
然試取元首股肱之歌比而熟玩之則知其偽矣而  
唐虞之時但有十二牧九牧之官亦無有所謂八伯

唐虞考信錄 卷之四

七

者也乃近世言詩者竟有錄此詩於唐虞之世者殊  
可笑也

備覽○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樂記

俗傳舜南風之歌云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  
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余按廣載之歌  
詞渾厚而意深遠此歌則詞露而意淺聲曼而力弱  
不類唐虞時語蓋後世工於琴者所擬作正如韓子  
拘幽操之擬文王履霜操之擬伯奇耳傳之既久而

淺識者遂以為舜自作誤矣且所謂歌南風者謂其  
聲之協於南風耳傳所稱節八音而行八風是也非  
其詞之為南風也遂以南風為歌亦屬附會故今不  
載又按樂記此文下云夔始制樂以賞諸侯石梁王  
氏曰夔制樂豈專為賞諸侯其言良是故今刪之  
備覽○昔有應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寔甚好龍能求其  
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裔龍以服事帝舜帝賜  
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豢川豢夷氏其後也故帝舜

唐虞考信錄 卷之四

六

氏世有畜龍左傳昭公二十九年

嘗疑此事近於荒誕後思經言鳳凰來儀百獸率舞  
聖人之德之感鳥獸如此則此亦容或有之也德可  
以致鳳何獨不可以致龍乎且但言龍歸之而不言  
帝賜之但言畜之而不言醢之與劉累事亦似有別  
故列之備覽而附於鳳凰來儀之後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  
哉百工熙哉皇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



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瘞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  
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

欽哉書益

按舜之致治曠古今而獨絕矣然治定功成之後猶  
君臣相儆戒如此宜乎其久而彌盛也故臯陶謨以  
此終焉

自秦漢以來世之論者皆謂堯以天下與舜舜以天  
下與禹故世所傳東晉古文尚書大禹謨云帝曰裕

唐虞考信錄

卷之四

九

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  
總朕師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余  
按堯以天下與舜誠有之矣若舜以天下與禹以經  
考之則殊不然堯之禪舜也經書之詳矣曰帝曰咨  
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異朕位是堯未得舜  
而久欲以天下與人矣曰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  
舜帝曰我其試哉是堯舉舜之意即欲以天下與之  
矣曰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

帝位舜讓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是堯既

試舜欲與以天下舜讓不肯受而堯乃使之攝政也

自舜即位以後但記其詢岳咨牧命官考績而禪禹

之事未有一言及之者則舜未嘗以帝位授禹明矣

以天下授人千古之大事也堯之授舜也言之詳詞

之累舜果亦以天下授禹何得終舜之身畧之而不

記乎典者所以記事也謨者所以載言也典猶春秋

也事無大小必書謨猶訓誥之文也取其言之足以

唐虞考信錄

卷之四

十

爲世法而已其人之事不載之於篇中也故堯典於  
二帝四岳九官之事無不書者臯陶謨則但載臯陶  
之言而明刑作相之事皆不列焉舜果嘗授禹以天  
下其事當載於典不當載於謨明矣今典反不言而  
謨反有之然則是僞撰尙書者習於世俗所傳舜禪  
於禹之言而采摭傳記諸子之文以補之耳烏足爲  
據也哉孟子曰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  
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將胥天下而遷之焉又曰舜



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而獨於舜禹未有一言及其  
 授受者孟子曰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皋  
 陶爲已憂於舜之得人乃以禹皋陶並稱則舜禹之  
 事與堯舜之事固不得而同矣蓋自舜崩之後天下  
 諸侯皆歸於禹皋陶稷契皆讓於禹禹辭之不獲而  
 遂受其朝觀治其訟獄耳故禹終身不稱帝而稱王  
 何者二帝之德難以爲繼禹謙不敢遂陟帝位與堯  
 舜齊但以天下無主姑稱王以鎮撫之所謂天下歸

唐虞考信錄

卷之四

三

往謂之王也不然堯以帝位授舜而舜帝舜亦以帝  
 位授禹而禹何以獨不帝而王也哉曰堯既以天下  
 授舜矣舜何爲不以天下授禹然則舜之聖將不逮  
 堯乎且舜既不授禹將授之商均乎曰天下者天之  
 天下也非天子之所得而予奪之者也是以唐虞以  
 前天子未有以天下授人者各自以其德服之而已  
 不强身後之天下使之從一人也惟堯以洪水未平  
 生民未安而禮樂亦未興已不能終其事故舉舜而

授之使代已治天下若舜之世則洪水固已平矣生  
 民固已安矣禮樂固已興矣初無所待於人之終其  
 事也身沒之後聽天下之自歸於有德可也舜不必  
 挾天之天下而自授之人以示其恩也蓋堯之禪舜  
 乃創前古未有之奇故二帝合爲一書而統名曰堯  
 典明乎兩帝之猶一代也不可以此爲例而謂有一  
 天子必復傳之一天子也晉羊祜欲伐吳未及而卒  
 薦杜預以自代預既克吳不問薦人以代已也何者

唐虞考信錄

卷之四

三

事未畢而自擇代者臣之忠也事已畢而聽君之擇  
 所以代者臣之分也必人人自擇夫代者是臣侵君  
 權也夫堯舜之事天亦若是而已矣且堯之使舜攝  
 政也在位七十二載其年固已老矣而舜年始三十  
 有二故堯以身後之事屬之若禹之年則與舜相近  
 舜沒後甫十年而禹沒矣舜安知已之必先禹而沒  
 而預以身後之事屬之也哉堯之世大臣賢者莫如  
 四岳堯固已讓之而辭之矣共驩之屬則罪人也其



餘無可與舜肩隨者故舜之受禪無嫌焉若禹臯陶  
稷契夔益之倫則其年與名位畧相埒雖禹之功德  
尤茂而亦比肩伯仲也卽舜獨拔禹而授之帝位恐  
禹此時亦未必遂受也由是言之堯之禪舜特也舜  
之未嘗禪人常也自古天子皆然者也後人但見商  
周之繼而遂以爲自堯以前亦然但見舜禹之相繼  
爲天子而遂以爲堯傳之舜舜傳之禹舜旣然矣禹  
何以獨不然由是傳賢傳子之疑紛紛於世故必明

唐虞考信錄

卷之四

三

於舜禹之事然後禹啟之事可以迎刃而解故今不  
載僞大禹謨之文而爲之辨說並詳前後堯啟篇中  
僞尙書大禹謨舜命禹之言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朱子云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  
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  
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矣余按  
人之心一而已矣若道則安得有心道也者日用當  
行之路也今以人心爲道心已不可况謂人心之外

別有一道心乎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曰心之  
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謂心有操舍思不  
思則可謂有兩心則不可也聖賢之教曰存心曰盡  
心曰仁人心也所存所盡皆此一心而已未有以人  
心爲不美而於此外別求一心者也惟莊子佛氏乃  
以心爲已累而謂去之忘之然後可至於道然則蔑  
視人心而別立一道心之名者乃異端之說而必非  
聖賢之教也明矣余少讀尙書及中庸序時固已疑

唐虞考信錄

卷之四

四

其語之不經今二十餘年得李巨來綴古文尙書考  
而後知其語果本於道家也因錄其文於左  
季巨來古文尙書考古文尙書凡今文所無者如出  
一手蓋漢魏人贗作朱子亦嘗疑之而卒尊之而不  
敢廢者以人心道心數語爲帝王傳授心法而宋以  
來理學諸儒所宗仰之者也余友萬編修云卽此數  
言可證其贗危微二語出於荀子而荀子又得之於  
道經非尙書語也梅鶯嘗言之矣余覆攷之蓋荀子



解蔽篇言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處一之危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荀子之論危微者如此而引道經以為證則尚書必無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之語何也荀子為李斯之師其所著書在詩書未燬之前荀子凡引詩書並稱詩云書云而此獨稱道經曰則秦火之前荀子所見之尚書無危微語也楊倞勉強遷就註云今虞書有此

唐虞考信錄

卷之四

書

語而云道經者蓋有道之經不知漢以前從未嘗稱易詩書春秋為經論語孟子所引亦無經字且孔孟為儒家而黃老為道家自戰國至漢無異辭道家之書則曰經如老子道德經莊子南華經列子冲虛經關尹子文始經皆是道經之非尚書也明矣○按晉王坦之作廢莊論亦引道心惟微人心惟危二語而不言其本於虞書且與莊子吹萬不同孰知正是二語連舉則此語之出於諸子明甚蓋道家者流小仁

善而外形骸故分心以為二荀子以性為惡采之亦不足怪若舜則必無此言明矣朱子宗孔孟之道闢異端之說而乃以道家之言為聖人傳心之要旨無怪乎明季講學者之盡入於禪也故今不載

偽尚書大禹謨禹既攝政之後舜命禹伐有苗三旬苗民不服禹乃班師舞干羽於兩階七旬而有苗格余按堯典曰竄三苗於三危是舜未即位前三苗固已服罪而遷之矣即位以後雖禹有頑弗即工之語

唐虞考信錄

卷之四

書

史有分北之文然亦止於舊俗未改是以分而遷之使之漸漬王化正如多方多士之於殷遺民然非尙據險自恣也果據險自恣舜安能分北之乎至其後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則固已革心而從化矣及舜末年尙安得有負固不服之三苗哉聖人舉事未有苟然者况征伐尤天下之大事乎使苗而可以德感也舜必不輕命禹征之使苗而當伐也則當遂平之周公東征至於三年之久伐苗僅三旬耳師未老財未



匱何以遽班師也且舜之敷文德六十餘年矣卽干羽之舞亦非始於此時然卒不能感苗七旬之間有苗何以遽格苗之去帝都遠矣七旬之內何以遽知其有干羽之舞乎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蓋舜自中年以後治定功成萬邦寧謐道德一而風俗同是以恭己南面而樂極其盛若待末年使禹攝政時而苗尙未服豈得謂之無爲盡善也哉僞書此文乃采之韓詩外傳而增飾

唐虞考信錄

卷之四

七

之者外傳云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請伐之而舜不許曰吾喻教猶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請服天下聞之皆薄禹之義而美舜之德此本亦揣度之詞非當時事實然但云舜時有苗不服未嘗以爲舜末年禹攝政之後也但云禹請伐之而舜不許未嘗以爲輕舉大衆無功而遽班師也但云久喻教而有苗請服未嘗以爲干羽之舞所化七旬之內所格也是其事尙近於情理自僞書增飾之而遂爲天下必無之事

豈不謬哉傳曰誓誥不及二帝又曰夏人作誓而民始叛是舜之時尙未有誓明矣湯誓之文古於牧誓甘誓又古於湯誓此文又在甘誓前乃反甲靡蕪弱出秦費二誓之下然則其爲秦漢以後文人之所擬作無疑也余弟邁訥菴筆談中亦嘗辨之今載於左訥菴筆談一則戰國策云舜伐三苗又云禹伐三苗而作大禹謨者遂撰一禹承舜命往伐三苗之事其數三苗之罪如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

唐虞考信錄

卷之四

七

之咎等語皆想像郭廓通套語與苗頑弗卽工及呂刑所言皆不類至於敷文德舞干羽而有苗格蓋倣文王伐崇因壘而降之事而此獨覺迂濶可笑堯典云竄三苗於三危呂刑云遏絕苗民無世在下則三苗非干羽可感格而刑竄有不能已者也○余謂左傳子魚之言固過其實而伐崇之事究與此不類崇敵國也雖不能服之而不得不伐之雖伐之而原不期於一舉而卽滅之豈得以之例舜也哉况云復伐



則亦非不用師而自格也故今不載征苗之事說並

見前分北條及周文王篇伐崇條下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書堯典

史記稱舜三十而舉五十而攝五十八而堯崩六十

一而踐位踐位三十九年而崩偽孔傳言舜三十徵

庸三十在位服喪三年為天子五十年壽百一十二

歲蔡傳言舜三十召用歷試三年居攝二十八年通

三十年乃即帝位又五十年而崩余按經云五十載

唐虞考信錄 卷之四 堯

陟孟子云舜相堯二十有八載則史記之誤不待言

矣二傳之說皆為近理但偽傳增服喪之二年與經

文似微異蔡傳無服喪之三年於事理亦頗乖竊疑

古文皆約言其梗概故於舜事以十計之未必無奇

零也且古所謂三載皆兼首尾兩年數之然則歷試

攝政服喪實止三十一年如此則舜當於六十一歲

踐位百一十歲而崩於經文事理皆可通矣但年世

久遠載籍缺亡不知其果然否姑附識之於此要非

大義所關亦不必深究也

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孟子

戴記檀弓篇云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

史記云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

為零陵偽孔傳云方道也升道南方巡狩死於蒼梧

之野而葬焉唐韓子黃陵廟碑宋司馬君實史刻皆

嘗駁之史刻之說未安今載韓子之說於左

韓子黃陵廟碑節錄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升

唐虞考信錄 卷之四 堯

也謂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故書紀舜之沒云陟

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為死也地之勢東南下

如言舜巡狩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余按

堯典之記巡狩皆至四岳而止蒼梧百越之地在九

州之外乃古荒服舜不當遠涉於此孟子之說近是

戴記之文本多駁雜而史記則又采諸戴記偽傳則

又因戴記史記之文而曲為附會者皆不足信韓子

之辨是也故今但載孟子之文餘悉不錄



附錄○舜有商均楚語

備考○少康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

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左傳哀公元年○鄭子產獻捷于晉曰

昔虞闕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

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

陳以備三恪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存參○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

左傳昭公八年○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

唐虞考信錄

卷之四

三

矣左傳昭公三年

附論○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

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論語泰伯篇○孟子曰堯舜性之

也○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

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並孟子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程子曰語聖

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後世

學者尚論古聖往往以宰我之言為實然余按世道

民生所賴莫不始於堯舜安居樂業堯舜之奠之也

禮樂教化堯舜之開之也天地萬物之宜堯舜之平

成經理之也禹之繼治繼堯舜也湯武之撥亂反正

反之乎堯舜也孔子之述而不作述堯舜之道也堯

舜何遠不如孔子哉堯舜為天子權可以施之則創

制顯庸以垂萬世孔子為布衣權不足以施之則修

明六經以垂萬世其功之殊者其遇之殊也堯舜孔

子易地則皆然非孔子則堯舜無以傳於後非堯舜

唐虞考信錄

卷之四

三

則孔子亦無所述於前故謂禹湯文武周公之不逮

孔子或然謂堯舜之不逮孔子則吾未有以見其必

然也孔子曰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

無能名焉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聞韶曰不圖為

樂之至於斯也其稱堯舜至矣雖甚盛德其度以加

於此矣此或聖人謙衷過於推崇前聖若顏淵子貢

輩其稱孔子可謂極矣然彌高彌堅之喻何殊巍巍

蕩蕩之稱立道綏勳之功何異無為而治之效猶天



之不可階即所謂惟天為大惟堯則之也顏淵子貢之尊孔子亦不過如堯舜而已惟孟子書中載宰我語以為賢於堯舜而子貢有若之言亦似有所軒輊者皆與論語所言不類竊疑其皆七十子之徒所述而甚其詞者其意但欲致崇於此而遂不暇復顧於彼猶論舜者亟於稱舜而遂無地以處堯耳豈必皆的論哉孟子論聖人於夷惠伊尹皆言其不若孔子而敘道統於堯舜孔子無軒輊焉固未可以宰我

唐虞考信錄 卷之四

一

一言為定論也程子之言雖未免於迴護宰我要其意尚近於持平若之何後人置其不異者而但取其異者軒輊之也蓋戰國之俗好為大言揚墨之徒莫不自尊其師非堯舜薄湯武而遠稱黃農以駕乎其

上儒者較為醇謹不敢放言高論然亦不免染於風

氣故欲尊孔子而遂不免於卑堯舜漢晉以降異端

橫行其說益誕其言益無所忌又以堯舜為不足聖

而卑天地故奉佛教者謂未有天地以前已先有佛

奉天主教者謂天地皆天主之所造而生於後世者特佛與天主之化身嗟夫嗟夫吾不意世俗之誕矣乃至於如是也夫宇宙之間莫大於天地自有天地以來其德之崇功之廣莫過於堯舜孔子以堯舜之道教天下後世是以其聖與堯舜齊堯舜猶太祖也孔子猶太宗也尊堯舜者必尊孔子禮所謂尊祖敬宗者是也若謂孔子別有一道加於堯舜之上則楊墨佛氏天主之教皆自謂別有一道不但藐堯舜

唐虞考信錄 卷之四

一

抑且藐天地亦何以見道統之正而服異端之心乎故今於唐虞錄通考聖賢先後所論而權衡之而洙泗錄中宰我子貢有若推崇之語仍載之孟子言中不使與論語門人之言相混庶學者可以察其故云說並見總目唐虞洙泗錄序中



大名崔東壁先生著

# 夏考信錄

嘉慶丁丑二月太谷縣署中刻

夏考信錄目

卷一

禹上

禹下

附  
皋陶

卷二

啟

夏中衰之世

少康杼

孔甲  
皐

桀

夏考信錄

目

一



序

嗚呼此吾師東壁先生遺書也履和不見先生二十五年矣

丙子夏省吾師於彰德未至而先生卒家人聞叩門曰是日

屏陳孝廉乎手全書及遺囑哭授余遺囑曰吾生平著書三

十四種八十八卷侯滇南陳履和來親授之手澤心精不忍

注視諱再拜極前奉以如京將次第刻焉以永其傳是冬出

宰山西太谷縣越三月謀授梓時丁丑仲春也先是履和侍

先君子於江西刻上古考信錄三卷唐虞考信錄四卷正

序

朔經釋禘祀通考各一卷洙泗考信錄六卷此數書者雖復

經先生更定而大段由舊其板尚存故今日之刻自夏商豈

鎬考信錄如竊謂考信錄三十二卷雜著十六卷文集十六

卷皆不可以不刻五行辨天問二篇題為大怪實大好也亦

宜刻餘且從存篋之命一二年間藏此役以盡吾二十五年

事師之職以慰吾師四十餘年著書之心於願足矣履和不

肖罪重孽深昊天降割七月中遽聞先母大故時豈鎬錄

僅及七卷治喪後勉將第八卷刻成而以先生全集總目及

卷一百一十一  
雁門通志

考信錄總序刻於前總跋於後俾觀者知著作之大概其  
餘皆不復措手嗚呼人生大節在三履和居官無狀不能為

聖天子牧養百姓在家授徒無一雞一豚以養吾親捧檄作令無

一升一斗以奉吾親其大矣鄉舉以來奔走垂三十年所

得惟一師耳自乾隆壬子歲事先生於京邸數月遂別不可

合并先生既遷居彰德而滇人如京師必取道鄴中去年之

來以為必見先生無疑也而竟如此且先生不幸無子卒以

其書傳之弟子弟子猶子也而履和忽忽去官不克竟刻書

序

之志今而後精力之盛衰不可知他日之出處亦未可必先

生全書其竟無傳耶其將傳之吾朋友子弟耶其竟終傳之

履和之身耶抑不必吾身吾朋友子弟而天下好古之士將

有愛慕而共傳之者耶雖然讀已刻諸錄亦可以見先生之

學博而約大而精矣衰絰中不敢為文謹叙刻書始末以紓

吾哀至於先生所以著書之由則自序盡之門下士更不能

贊一辭也十月十一日受業門人石屏陳履和書

二



夏考信錄自序

夏考信錄者何繼治也堯崩天下歸于舜舜崩天下歸于禹  
唐虞之政千古未有能及之者况宅百揆而熙帝載皆禹所  
同更定而啟又賢能承繼禹之道然則夏於唐虞之政其必  
因之而不改者理勢之自然也但太康以後不能無廢墜耳  
故考夏政者不必別求夏政唐虞之政即夏政也禹之繼治  
然也太康以後何為以中衰別之也羿浞迭興權力雄於天  
下諸侯從之者多仲康微弱后相失國夏政不行於天下也  
皇陶何以附於禹之後也其功德大也孟子曰若禹臯陶則  
見而知之又曰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皆以禹臯陶並舉  
故特表之也

夏考信錄 自序

夏考信錄卷之一

大名崔述東壁謹考

受業門人石屏陳履和校刊

禹上

鯀墮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舜倫攸敷  
鯀則殛死禹乃嗣興

書洪範

大戴記帝繫篇云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是為帝  
顓頊顓頊產鯀鯀產文命是為禹史記夏本紀因之

夏考信錄 卷之一

余按上古天子本不相繼而帝顓頊至堯其世蓋遠  
自史記及帝王世紀始皆謂其相繼然云帝嚳在位  
七十五年帝嚳在位九年則顓頊之崩下至堯之七  
十二載舜受終時亦當百有五十七歲而鯀之用乃  
在堯世鯀之殛乃在堯七十二載以後鯀安得為顓  
頊之子也哉唯漢志謂顓頊五世而生鯀於事理較  
近然傳記無所見而舜禹不同姓舜姚姓禹姁姓恐亦出於  
臆度未敢據以為實然也由是言之禹斷非顓頊之



孫而亦未必果顛頊之裔與其誤信之而誣聖人之祖何如姑闕之而不失君子之正乎故今不錄說並詳前黃帝堯舜篇中

鯀殛而禹興 左傳襄公二十一年

大戴記稱禹云敏給克濟 史記作勤 其德不回 史記作違 其仁

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稱以上士 史記作作 壘

壘穆穆為綱為紀余按此皆後人贊禹之詞然文皆

淺近膚濶不足以稱禹之德且自古聖賢之所同亦

夏考信錄

卷之一

二

不得獨以稱禹也故不采又考大戴記所稱五帝及

禹之德其文皆畧與史記同然史記所無者皆其所

不必增所有者皆不如史記文義之明潔疑古本大

戴此篇已亡而後人采史記之文以補之者附識於

此俟好學深思者決之說並詳前唐虞堯舜篇中

禹稷躬稼 論語憲問篇

論語集注云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近

世說者遂以后稷之教民稼穡為躬稼且云禹未躬

稼而言躬稼者水土既平稼穡乃可教也余按南宮

适之意以為羿羿才力絕人若可以無患而反不得

其死禹稷身居畝畝若不能自奮而反受天明命以

見天之所眷者在德耳故孔子曰尚德哉若人語意

甚明無可疑者若以躬稼為治水明農之事則此乃

濟世之大功固宜有天下不但本句文義齟齬而與

上句語意亦不倫禹稷因躬稼故當有天下豈羿羿

因有材力即當不得其死乎躬者身也身自耕稼乃

夏考信錄

卷之一

三

可謂之躬稼教民為之非躬稼也許行為並耕之說

孟子闢之引稷之教民稼穡而以為不暇耕然則教

稼不得謂之躬稼明甚况禹未嘗教稼者乎蓋禹自

鯀殛後亦即降同庶人親歷畝畝而詩稱稷匭匭以

藝荏菹則亦生長於田間者故南宮适云然不得以

治水明農之事當之也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



至于王屋大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大華熊耳外方桐栢至于陪尾

書禹貢

蔡傳云逾者禹自荆山而過於河也孔氏以爲荆山之脉逾河而爲壺口雷首者非是禹之治水隨山刊木其所表識諸山之名必其高大可以辨疆域廣博可以奠民居故謹而書之以見其施功之次第初非有意推其脉絡之所自來若今之葬法所言也余按導水諸章文云至于合黎至于三危者水至之也云

夏考信錄

卷之一

四

過三澁過九江者水過之也乃至云迤云會云溢云入者皆水也非禹也何獨導山諸章則至爲禹至之過爲禹過之逾爲禹逾之哉文同說異何以別焉且禹八年於外所至所過之地多矣其來而復往往而復來者蓋不可以悉數何以獨記此數章乎禹之導山固非若今術士爲葬法計然豈容不問其脉絡首尾况山之脉絡正與治水相表裏欲使水之軌道必先取地高下左右俯仰之形而詳辨之然後能知某

水當左某水當右某水於某處可出某水與某水可合而凡地之高下左右俯仰皆視山之起伏分合屈折山脉安可以不問也故同一不龜手之藥也宋人用之以辨澗統吳王用之以與越戰此自用之者有大小耳不可謂辨澗統用之行師者遂必棄之也不可謂葬法用之治水者遂必不資之也今術士皆據五行以推人禍福亦遂謂聖人不言五行乎聖人但不以五行推人禍福耳未嘗不修五行以利民用也

夏考信錄

卷之一

五

且術士何足以知山脉術士之談山脉正如其談五行非沿訛踵謬則穿鑿附會耳知山脉者莫聖人若也奈何反屬之術士哉蔡傳又云河北諸山皆自代北乘高而來其脊以西之水西流以入西河以東之水東流以入于海一支爲壺口太岳一支南出爲析城王屋西折爲雷首一支爲大行一支爲恒山其間各隔沁潞諸川不相連屬豈自呀岐跨河而爲是諸山哉余按此說特因堪輿家言有所謂兩山間必有



水兩水間必有山者故疑隔水則山遂不相連屬耳  
不知此二語特言其大概非以為盡然也凡水固有  
循山而流者亦有穿山而出者大行自天井關東行  
北轉歷邢相抵易定環燕京而東南以至於海二千  
餘里絕無斷處而漳沁滹沱桑乾即今永定皆自山西踰  
山而東安見隔水遂不相連屬乎余嘗自洛入秦循  
河而西見河南之山皆如趨如赴與河北諸山遙相  
連接若河南地平則河北亦平然則冀南之山顯然

夏考信錄

卷之一

六

自雍豫來偽傳之說是也且太原東即大行山勢北  
向不南行其西山則在汾水即蔡傳所謂西流入西河者西與河  
西山相連屬其中坦然平地竟無處可指為脊者河  
北諸山何由自代北來特堪輿家猜度而為之說耳  
吾故曰術士不足以知山脉知山脉者聖人也由是  
言之經之逾于河當屬山不當屬禹明矣

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  
九江至于敷淺原同上

導山凡兩章其山分四重由近而遠由北而南河渭  
以北為第一重岍岐至太岳為西幹底柱至碣石為  
東幹壺口二句與冀之壺口太原四句相表裏底柱  
四句與冀之覃懷恒衛四句相表裏河渭以南為第  
二重西傾以下為西幹熊耳以下為東幹淮漢以南  
為第三重嶓冢為西幹內方為東幹江南為第四重  
惟岷山一幹耳近者文詳遠者文畧故岍岐以下所  
記凡十二山西傾以下八嶓冢以下四岷山以下并

夏考信錄

卷之一

七

敷淺原乃三耳猶導水之獨詳於河九州之獨詳於  
冀也  
此以上并記禹導山之事○世傳山海經為禹與益  
所撰余按書中所載其事荒唐無稽其文淺弱不振  
蓋蒐輯諸子小說之言以成書者其尤顯然可見者  
長沙零陵桂陽諸暨等郡縣名皆秦漢以後始有之  
其為漢人所撰明甚矣學者之好奇而不察真偽  
也故悉不采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

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泲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

同為逆河入于海同上

存參○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

為敗乃醜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泲水至于大

陸播為九河同為迎河入于勃海漢書溝洫志

夏考信錄

卷之一

八

按禹醜二渠之文不見於經鄭漁仲謂自秦時河決

始有二流者說近是然所謂水湍悍難行平地乃北

載之高地者則殊得其實故列之於存參

顏師古云泲水在信都大陸在鉅鹿蓋鉅鹿有廣阿

澤孫炎以為大陸故師古云然然廣阿澤即今北泊

信都即今冀州冀州在鉅鹿北正承泊水下流則是

河過泲水反在大陸之下於經文為倒置師古之說

非也蔡傳於泲水亦云今信都縣枯泲渠也於大陸

則云信泲之北四無山阜曠然平地是矣然謂隋改

昭慶為大陸縣唐割鹿城置陸渾縣以邢趙深三州

為大陸者得之不知昭慶即今鹿城雖與鉅鹿

分隸三州而實同臨廣阿一澤故地理今釋云廣阿

澤跨今直隸保定府束鹿縣順德府鉅鹿縣正定府

隆平縣寧晉縣二縣今並分隸趙州深州今直隸則是其地仍

即孫炎所指未嘗在信泲北蔡氏之說亦非也蓋其

誤在泲水河之所受數十百川然所紀者獨洛與泲

夏考信錄

卷之一

九

而濟沁淇漳滹沱桑乾不與焉則泲必非小水明矣

今西山沿滄沙汶諸水皆入于泊漳之故道亦穿泊

行自泊以外更無餘水可指以為泲者由此言之則

泲水非枯泲乃泊水也孟子曰泲水者洪水也泲之

得名蓋取茫無津涯之義今泊水浩渺環數百里正

與泲之名義相符而高平曰陸亦未聞有以之名泲

者由此言之則泊水乃泲水非大陸也泲水既在泊

則大陸必在泊北以其相近也故後人因以其名名



之猶今人之呼為寧晉泊非謂泊之遂為寧晉也蓋河自大伾而北距西山僅百里漸北漸斜而東距山漸遠而又有南北二泊直其地皆不可謂之大陸過泊而北然後平原迤邐亘數百里然則大陸當在二泊以北兩淀以南以其西山東河南泊北淀而中地廣且平故云大陸不得如顏蔡之說也

錢氏名字未審云班固以滹沱為徒駭蓋禹時黃河北流

西山諸水皆東注入河滹沱其一也九河即恒山以

夏考信錄

卷之一

十

東諸水逆河即易水與河合流而東故曰同為逆河余按章首既云導河則至也者河至之也過也者河過之也為也者亦河為之也播也者布也布也者分之義也由合而分則曰播為九河由分而合則曰同為逆河若別有九河逆河則當曰過九河過逆河不當曰播為九河同為逆河矣漳汾渭洛諸水皆入于河亦可曰河播為漳汾渭洛同為漳汾渭洛乎逆河云者蓋因海潮西來河水東去兩水相迎而名故漢

志謂之迎河今天津三岔口以下水正如是不得以易水當之也至於漢志以滹沱為徒駭言之不詳然竊揆其意似以滹沱所流即徒駭之故道非以徒駭滹沱為一水也蓋九河徒駭最北而滹沱在河西必由徒駭入河明甚其後九河上游雖沙而滹沱之流不能改必仍由徒駭入河以達海故謂漢之滹沱即古徒駭之故道耳猶曹操過淇水以入白溝而水經云淇水東過內黃縣南為白溝非謂內黃以上之淇皆古之白溝也遂以滹沱為古徒駭誤矣况并其南之八河而悉以為西山之水乎且西山諸水皆不出冀州境禹何得反記之於兗州邪此說至為可笑然學問之士亦有信之者故畧摘其謬如右云

禹下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滙東為中

夏考信錄

卷之一

十一



江入于海書禹貢

存參○彭澤縣禹貢彭蠡澤在西漢書地理志

此文彭蠡說者以為鄱陽朱子謂番陽在江南非漢

水所滙文與蔡傳畧同故不備載乃從鄭氏漁仲之說以東滙澤

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十三字為衍文後又以衍

文為未安遂斷以為禹貢之誤蔡氏作傳復申其說

畧云番陽在江之南去漢水入江之處已七百餘里

所蓄之水則合饒信徽撫等州今江西諸府及江南之徽州府之流

夏考信錄

卷之一

十一

非自漢入而為滙者又其入江之處石山峙立水道

狹甚不應漢水入江之後七百餘里乃橫截而南入

于番陽又橫截而北流為北江且既在大江南於經

宜曰南滙不應曰東滙宜曰南會于滙不應曰北會

于滙宜曰北為北江不應曰東為北江以今地望參

校絕為反戾意當時龍門九河等處禹親歷而身督

之若江淮則地偏水急不待疏鑿固已通行或分遣

官屬往視亦可况洞庭彭蠡之間乃三苗所居彼方

其險阻頑不即工官屬之往者亦未必遠敢深入

是以但知彭蠡之為澤而不知其非漢水所滙也以

此致誤謂之為滙謂之北江無足怪者余按番陽非

漢所滙明甚前人委曲遷就殊無別白朱子乃親察

山川之形勢以證其誤而蔡氏之辨復指畫詳明如

是可謂精核也已顧吾獨異朱子與蔡氏既知其誤

乃不疑以番陽為彭蠡者之誤而反以經為誤為大

不可解也導漢文云東滙澤為彭蠡故導江承之曰

夏考信錄

卷之一

十一

北會于滙若無東滙之文則所謂北會于滙者何滙

也導漢文云東為北江故導江承之曰東為中江若

無北江之文則謂之中江者何因也漢江濟淮皆入

于海故文次于導河渭洛皆入于河故又次于濟淮

若導漢之文至入江而止則當次于渭洛之後不當

反在導江之前也且文之衍必與上下之文乖刺而

此十三言者承上開下文相屬意相貫烏得謂之衍

乎禹貢所記治河為多其次即莫若江漢而淮濟皆



畧焉於梁言岷嶓之藝於荆言江漢之朝宗於揚言彭蠡之豬三江之入詳矣卽沈潛雲夢亦江漢之水耳三州之文言江漢者大半焉則禹之致力於江漢者不少矣烏得謂之不待疏鑿固已通行乎孟子曰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禹之治水勞且久如是必無以江漢大川而不親往但遣官屬之理若禹八年之胼手胝足止爲一河而餘皆不暇往亦淺之乎視禹矣禹治水時三苗窺已久矣頑弗卽工者未

夏考信錄

卷之一

西

革其舊俗耳非負固不服也禹無征苗之事說見唐虞治定篇中果負固不服舜安能分北之窺之則從分之則從獨治水之天使不敢一涉其境豈理也哉且以禹之聖所辟官屬必賢果未親歷其地必不强不知以爲知度禹亦必不至受人之欺而妄載之策也由是言之經固非衍可亦不容有誤其所以不合者乃以番陽爲彭蠡者誤也蓋漢之滙而爲彭蠡猶濟之溢而爲滎也春秋傳云潘黨逐魏錡及榮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

獻鄭氏云滎今塞爲平地其民猶以滎澤呼之是滎在春秋時已通車馬至兩漢時遂爲田疇矣蓋此二地本卑又適近漢濟入江河之處是以滎此二澤日久沙高遂成平陸彭蠡與滎一耳何獨異焉梁山泊在宋時廻環號八百里今僅數百年已坦然平地况數千年以前之數澤乎由是言之經之彭蠡自別一地自在江北爲漢水之所滙而今亡耳非番陽也惟其在江北也故導漢曰東滙不曰南滙導江曰北會

夏考信錄

卷之一

五

于滙不曰南會于滙惟其在江北也故不待橫截而南而已滙爲彭蠡不待橫截而北而已流爲北江禹貢所云無一語之不符無一字之可疑矣豈惟禹貢爲然漢書地理志豫章郡卽今江西全省彭澤縣下注云禹貢彭蠡澤在西番陽在彭澤南而云在西則彭蠡自別一地非番陽明矣又云水入湖漢者八入大江者一不以彭蠡稱番陽而稱爲湖漢則番陽自名湖漢非卽彭蠡又明矣且不云有彭蠡澤而云彭蠡澤在



西似彭蠡原不在縣境中者不直云彭蠡澤在西而云禹貢彭蠡澤在西又似彭蠡已塞但其地尚約畧可指如人之呼榮澤者然蓋江雖東流然常斜迤而北故江南亦稱江東北亦稱江西彭澤臨江而縣則視上游江之北岸為西故以為在西耳然則班氏但因縣之得名由於彭蠡故注其地所在非謂彭蠡必在彭澤境也因彭澤之無彭蠡遂南移之番陽失之遠矣朱子乃云漢志不知湖漢之即為彭蠡而兩

夏考信錄

卷之一

七

言之豈知彭蠡自在江北湖漢原非彭蠡不但禹貢不悞即漢志亦不悞乃後人以爲番陽者誤耳又按春秋傳云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吳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徐淮皆在郢之東北而漢之豫章乃在郢東南千數百里去漢水遠甚故杜氏註云此豫章皆當在江北淮水南蓋後徙在江南豫章然則不但彭蠡在江北即豫章亦本江北地名也晉之渡江也於淮漢之南僑置雍豫徐兗諸州以處

其民豫章彭澤之在江南蓋亦類此如傳所稱遷郢於都然者不得以彭澤縣在江南遂謂彭蠡亦當在江南也以數千年之後地名水道改易之餘沿訛踵謬而據之以斷古書之是非誠未可輕言也此與三江之說皆無關於大義然據註駁經其端不可不杜故備論之如此說並見唐虞體國經野篇揚州條下導沅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榮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潁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

夏考信錄

卷之一

七

沂東入于海

書禹貢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上 導水凡九章其次第有五弱水黑水在九州之上游故先之中原之水患河為大故次河自河以南水莫大於江漢故次江漢河以南江漢以北惟濟淮皆獨入于海故次濟淮雍水多歸于渭豫水半歸于洛然



皆附河以入于海故以渭洛終之先漢於江先濟於淮先弱水於黑水先北而後南也先渭於洛先上而後下也

附論○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並孟子

按孟子以行所無事稱禹後世論治水者往往以為當任水所自趨非也水之決情形各不同或疏或塞當審其全局之高下而權衡之不得以一時一地之

夏考信錄

卷之一

大

決為斷也若但任其決而不治在決之地或可無事在下流之受害者事乃不可勝言矣所謂行其所無事者正以能審地勢高下之宜當任則任當改則改當疏則疏當塞則塞順其自然而已無所與焉是之謂行所無事耳非任水之所自趨也果任水所自趨何賴有禹孟子何以有疏淪決排之文乎世於此多未及故附論之○此以上并記禹導水之事

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

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汭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按隨山刊木即禹貢之導山事也決川距海即禹貢之導水事也而隨山暨益同功決川暨稷同功則是導山既畢然後導水顯然兩事無疑也蓋洪水之患山居者多故先隨山而導之使高田之害先除然後循水而導之使平田之害盡去而不先導山亦無以察地勢之高卑而蓄洩之潛心玩之猶可見禹致功

夏考信錄

卷之一

九

之次第云

備覽○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橈山行乘權史記夏本紀

附論○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孟子

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子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迺有

功書益



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孟

附論○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穎館於維汭劉子曰

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

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左傳昭公元年

禹治水事世人多不詳考因見堯有九年之水之語

遂謂堯時偶然有水而禹治之非也上古之時本無

水道此乃閼闢以來積漸之水日積日多遂至懷山

而襄陵耳至禹然後相視地形高卑疏為水道使皆

夏考信錄

卷之一

干

流入于海由是地皆涸出人有寧居孟子嘗言之矣

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曰

禹掘地而注諸海然則今之水道皆自禹始有之禹

以前固無所謂水道也故定公曰微禹吾其魚乎春

秋之時去古未遠故當時人人皆知之今則知之者

鮮矣學者詳加考核庶知禹之為功大也

補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

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孟

備覽○禹立而舉臯陶薦之且授政焉而臯陶卒封臯

陶之後於英六或在許而後舉益任之政史記夏本紀

呂覽云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

禹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問曰何也伯成

子高曰當堯之時未賞而民勸未罰而民畏今賞罰

甚數而民爭利德自此衰利自此作後世之亂自此

始余按禹之德或尚遜於堯舜若其道則未有異也

禹所行者即堯舜之政初未嘗有所變革而何為遂

夏考信錄

卷之一

壬

至於生亂乎洪水之災非禹莫能治之禹之功大矣

而反謂禹始亂豈不謬哉蓋楊氏之徒為黃老之說

者皆好援古而非今故造為此言借唐虞以毀三代

呂氏之客無知而妄採之耳此事雖至無理然亦有

信之者故不可以不辨

說苑云禹出見罪人下車泣而問之左右曰君王何

為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

心今寡人為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也



余按此亦後人推度聖人愛民之心以為言者其意則善而不必實有是事也至禹自謂不如堯舜禹之存心固應如是若論者遂以是為優劣則固矣且其言亦淺俗故今不錄

補禹惡旨酒而好善言孟

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戰國策

按此雖見於國策然與孟子之言合當非誤引故從傳記之例

夏考信錄

卷之一

三

禹聞善言則拜孟

淮南子云禹縣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為幡

曰教導寡人以道者擊鼓喻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

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余按此皆形容

聖人好善之誠非真有此事也後世君門萬里下情

不能上達於是設鼓以防壅蔽當禹之時君與民如

一身誰能阻之而尚賴於鐘鼓之縣乎齊威王之求

言也令初下而羣臣進諫門庭若市何況於禹且其

文殊淺弱非虞夏時語而道義與事亦不得分為三其為後人形容之語甚明故今不錄

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左傳哀公七年

魯語云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

聘且問之仲尼曰敢問骨何為大仲尼曰昔禹致羣

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

車此為大矣云云余按四凶之罪大矣然堯舜所以

處之者不過流放今防風氏但後至耳遽殺而戮之

夏考信錄

卷之一

三

禹亦殘忍矣哉防風氏者人邪神邪人也則與致羣

神之言不相蒙神也又安得有骨乎且定公十二年

孔子已去魯適衛矣而吳棲越於會稽乃在哀之元

年孔子在陳之時然則不但禹必無戮防風之事即

孔子亦初不得有答吳使之言也此乃好談神怪而

不考其實者之所為故不載

備覽○十年禹東巡狩至于會稽而崩史記夏本紀

按孟子稱禹薦益七年而崩而此篇謂禹立而薦臯



陶臯陶卒乃薦益凡立十年而崩則與孟子之文約  
畧相符其年或有所據惟崩於會稽未見其必然恐  
係戰國之時傳流之誤如舜之崩於蒼梧者然但會  
稽揚州地尚非蒼梧之比姑存之

附論○吳公子札來聘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  
非禹其誰能修之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附論○子曰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  
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

夏考信錄 卷之一 書

然矣論語泰伯篇

附 臯陶

曰若稽古臯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臯陶曰  
都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

言曰俞書臯陶謨

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  
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  
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  
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同上

夏考信錄 卷之一 書

禹曰何臯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教直而  
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  
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  
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無教逸欲有  
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叙  
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  
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  
事懋哉懋哉天聰自我民聰明天明自我民明威達于



上下敬哉有土同上

臯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積臯陶曰子未有

知思日贊贊襄哉同上

附錄○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左傳

文公  
五年

春秋文公十八年傳高陽氏才子八人有曰庭堅者

杜氏註云庭堅即臯陶字余按文五年傳楚成大心

滅六公子變滅蓼臧文仲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乃

夏考信錄

卷之一

辛

似六蓼兩國之祖一為臯陶一為庭堅者不知杜氏

別有所據邪若即因此文而合之則未有以見其必

然也史記夏本紀云臯陶之後封於英六亦不言蓼

則似六乃臯陶之後而蓼乃庭堅之後者正義因杜

氏之說遂謂英即蓼亦恐未然也且堯舜禹天子也

而尚書皆稱其名是唐虞之時未有字也九官惟伯

夷似字然舜亦稱之為伯是唐虞之時名字未分伯

夷即其名也臯陶何以獨有字乎典謨之稱臯陶多

矣帝稱之同朝之臣稱之史臣稱之皆以臯陶乃至  
後世之詩人稱之儒者稱之亦同詞焉從未有一人  
稱為庭堅者何所見而知庭堅之為臯陶乎故今闕  
之

夏考信錄

卷之一

辛

夏考信錄卷一終



夏考信錄卷之二

大名崔述東壁謹考

久業門人石屏陳履和校刊

啟

補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孟

附論○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同上

夏考信錄

卷之二

一

附論○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同上  
世之論者皆云二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唐韓子對

夏考信錄

卷之二

二

禹問云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又云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者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又云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余按韓子之說以後世之時勢論之則當矣遂以此為古聖人之心事則非也經傳之文多以堯舜並稱而禹常與皋陶稷契同舉書合堯舜事為一典而禹與皋陶皆有謨禹之德未必遂與堯舜齊也益與禹同在九官之列佐禹烈山澤奏鮮食以成大功益之德亦未必遠下於禹也然則益之視禹恐亦當如禹之視舜今因堯舜禹之相繼為天子而益不得與遂謂禹為其人而益非其人其毋乃以成敗立論也哉舜之命禹也禹讓之於稷契皋陶益亦稷契倫也度禹之心亦必不以已為其人而益非其人也且禹果慮其爭則尤不可傳子何者唐



虞之天下非一姓之天下也而禹獨欲傳之于天下必有議其私者矣不見吳光之弑僚乎故傳子之不爭論竭則可若至夷末兄終弟及已三世矣傳弟則不爭而傳子則必爭此理甚易見也禹安得以傳子為憂後世也哉若慮益再傳而致爭則啟之再傳亦何嘗不爭也羿澆之禍民生塗炭王嗣流離使益再傳而得賢者或未必遂至是即不然亦不過如是止耳安見傳賢之不若傳子乎曰然則禹何以傳之啟

夏考信錄

卷之二

三

抑禹傳之益而啟奪之耶曰孟子言之是已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禹固未嘗傳之啟亦未嘗傳之益也蓋自唐虞以前天下諸侯皆自擇有德之人而歸之天子不能以天下傳之一人也不惟無傳子者亦併無傳賢者獨堯以天下多難故讓位於舜而使治之非堯慮身後之爭天下而傳之舜以絕覬覦也說已詳前唐虞考信錄中堯之初意原非傳舜故舜亦未嘗以傳禹禹之不傳人何怪焉故舜以禹為相舜之事畢

矣禹以益為相禹之事亦畢矣禹崩之後天下之歸於益與歸於啟禹不得過而問之也天下不歸於益亦不歸於啟而別歸於有德之諸侯禹亦不得過而問之也何者上古之天子原無以天下傳之入之事也自義農黃帝以來皆若是而已矣神農黃帝皆無傳子之事說詳上古考若謂禹必傳之一人然後為憂後世則包羲黃帝顓頊豈皆不憂後世者乎後人但見商周以來天子世世相繼遂以之例虞夏而以為天子之後必

夏考信錄

卷之二

四

當更以天下授之一人不傳於賢則傳於子以啟之繼禹而王也故遂以為禹傳之啟於是乎有德衰之譏不則以為禹傳之益而啟奪之於是乎有殺益之謗不則又以為禹陽傳之益而陰傳之啟於是乎有以啟人為吏之誣即能尊信聖人如韓子者亦但以為憂後世之爭故傳之啟而已其說雖不同而其失聖人之真則一也且啟繼禹而王亦僅一世止耳太康失國相居帝邱夏已降同於諸侯矣有過之難厥



祀遂殄適會羿浞淫暴民不歸心而少康能布其德以收夏衆是以天下復歸於夏藉令少康僅屬中材或雖有茂德而先有聖人者山滅羿豷以安天下則少康不得復中興矣是故少康之興禹之所不料也禹何嘗有家天下之心哉又幸而杼能帥禹天下歸於夏者先後四世其間干天位者皆以惡終爲天下笑於是天下之人耳濡目染安於夏政若天下乃夏之故物者雖庸主撫之而諸侯皆懲於羿豷而不敢

夏考信錄

卷之二

五

生心然後夏遂家天下耳由是言之夏之家天下天也非禹也故孟子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非但禹無家天下之心縱使有之而唐虞禪讓之天下禹亦安能獨取而昇之於子孫至四百餘年也哉及至有商繼世而王已有成迹而又適有伊尹之輔政太甲之自艾故復循夏故轍其後甫衰而卽有賢聖之君出而振之由是遂家天下六百餘年至周遂爲一定之例而不可變然則三代之家

下其端萌於啟其事遂於少康杼而其局定於商之賢聖六七君與禹初無涉也故凡論唐虞三代之事者惟孟子得其梗概蓋孟子之智足以知聖人而又幸生秦火以前古書未盡散失得以考而知之固非後人所當輕議也韓子乃不之信而信流俗之言以爲禹傳之啟又以聖人不私其子復爲前定不爭之說以曲全之過矣嗟乎孟子亞聖也韓子大儒也孟子之言猶不能取信於韓子況以余之愚陋乃獨排

夏考信錄

卷之二

六

世儒之論而推闡孟子之說其亦可謂不量力矣說並詳前堯舜及後少康篇中

大戰於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子則孥戮汝

書甘誓

備覽○有扈氏不服啟伐之大戰于甘將戰作甘誓遂

滅有扈氏天下咸朝

史記夏本紀



補夏啟有鈞臺之享

左傳昭公四年

附錄○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

逸夏書見

左傳文公七年

偽古文尚書大禹謨以戒之用休四語為禹之言於

舜世者其文云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

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

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余按左傳卻缺所引書文止此四語而自以己意釋

夏考信錄

卷之十一

七

之曰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

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

三事然則尚書原文必無水火正德等語明矣余弟

邁筆談云今大禹謨明係掇拾卻缺之語後世盡為

所欺不知書果說明卻缺又何必費解卻缺何不全

引書文而乃隱其詞而詳解之乎又按左傳引此文

以為夏書離騷云啟九辨與九歌兮太康娛以自縱

則是九辨九歌皆作於啟之世不但非禹之言亦必

不在舜之時矣今楚辭中亦有九辨九歌然則九辨

九歌乃古樂章之名而楚人擬為之如晉唐人之擬

漢樂府也故今附錄於此

附錄○古之人猶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迺

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

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

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

書立政

附錄○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

夏考信錄

卷之十二

八

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

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

左傳

宣公三年

按立政篇有室大競不言何王之時則非專指禹可

知也九鼎之鑄世皆以為禹事然傳既不稱禹而禹

在位不久恐亦未暇及此或啟或少康未可知也故

今附錄於啟之後亦闕疑之義爾○又按傳文遠方

以下十有二字註以四字為句以貢金九牧為九州



之牧貢金於文理殊未協且九州不必皆產金安得  
九牧皆貢金乎余謂當以六字爲句遠方之國圖物

貢金而九州之牧鑄鼎象物庶於文理爲順  
備覽○夏后啟崩于太康立史記夏本紀

夏考信錄

卷之十一

九

夏中衰之世

夏裔太康 仲康 相

補啟九辨與九歌今太康娛以自縱楚詞

備覽○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史記

夏本紀

按世所傳偽尚書五子之歌其語多采之春秋傳若  
春秋傳所無者則皆詞意淺陋不類三代時語至鬱  
陶子心兩句采之孟子尤失萬章之意其爲後世淺

夏考信錄

卷之十一

十

人之所僞托顯然可見故今不采

備覽○太康崩弟中康立同上

存疑○羲和湎淫廢時亂日允往征之作允征同上書序文同

僞古文尚書允征篇首云惟仲康肇位四海允侯命

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允侯承王命徂征

後儒多疑荒酒罪小不足以六師於是曲爲之解

或謂羲和忠於夏羿假仲康之命征之或謂羲和黨

於羿仲康藉荒酒之罪除之金氏通鑑前編因之爲



說曰仲康繼立於外命允侯掌六師其規模舉錯固已有大過人者羲和不共王職而歸於有窮者是以有徂征之師君子是以知仲康之能自振而允侯之為王室倚重矣余按此篇係偽古文尚書本不足信就令可信而其文但言廢職荒酒則忠於夏與黨於羿均無可徵止據我之猜度定古人之功罪可乎且羲和黨於羿仲康安能征之仲康在內則權不在已征之羿必沮之在外則國勢微弱征之羿必救之仲

夏考信錄

卷之二

七

康無如羿何又安能如黨羿者何蓋此篇本因書序之言而附會之者後人遞加附會遂至以無為有憑空造一羲和罪案誣矣余弟邁訥菴筆談嘗辨此篇之謬今錄於左

訥菴筆談一則書序云羲和恣淫廢時亂日允往征之作允征古文本此而作其事深為可疑蓋古文不足信而書序亦未敢以為然也堯典有羲仲和仲羲叔和叔之文羲和非一人也今云羲和恣淫又云羲

和廢厥職一人乎非一人乎可疑一也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蓋羲伯和伯也羲伯和伯在國都而仲叔宅於四方此恣淫之羲和必在國都者在國都何用以六師征之乎允征巧為之辭曰酒荒于厥邑即在其采邑而未嘗據地拒命則亦無事於張皇六師也可疑二也恣淫之罪昏迷之愆廢之可矣刑之可矣何用興師動眾乎可疑三也不曰允侯往征之而曰允往征之允似人名非國名也不曰王命允往征

夏考信錄

卷之二

七

之而曰允往征之允征未必出於王命也可疑四也書序無仲康字不著其時史記謂當帝中康時唐志以為日食在仲康之五年經世書以為征羲和在仲康之元年然夏代未必止仲康時日食而篇中仲康不足以為據也可疑五也蘇氏以為羲和貳於羿忠於夏羿假仲康命命允侯征之者固未必然蔡氏謂以經考之羲和蓋黨羿惡仲康畏羿之強不敢正其罪而誅之止責其廢厥職荒厥邑今經中亦全不見



此意則亦工於猜度者耳說仲康者有河北河南之異此時仲康不知實在何地安邑則號令未必能自已出在太康則羲和黨羿自在安邑恐非仲康之力所能及也可疑六也陳氏大猷曲說羲和所以當征之故至云葛伯不祀不過其身自得罪於祖宗而湯以為始征學者不疑湯之征葛而疑允侯之征羲和者過也此說亦殊憤憤即果如所言羲和之罪過於葛伯而湯於葛為敵國仲康於羲和為天子其理勢同乎否乎且謂葛伯不祀湯始征之者書序之陋也觀孟子所言湯非以不祀征葛為其殺童子而征之也陳氏未讀孟子不足與辨也○按書序之文往往失經本意固不敢謂然而偽允征之文亦未必盡書序之意筆談所論備矣且古者六師皆六卿分掌之甘誓所記甚明至春秋時猶然自周官今謂之周禮始謂司馬掌六師而偽書周官篇因之春秋以前無是言也果夏時書安得有是語哉故今偽書及前編

之語概不載而列史記所采書序之文於存疑

備覽○中康崩子相立

同上

補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

左傳哀公三年

備考○衛遷於帝邱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

奪予享公命祀相寧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

其祀祀節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

左傳僖公

三十一年

太康失國之事史記不載其詳偽孔傳云羿廢太康

而立其弟仲康為天子正義云以羿距太康於河於時必廢之也傳云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則羿於其後篡天子之位仲康不能殺羿必是羿握其權知仲康之立是羿立之矣由是叙古史者皆謂羿相仲康而握其柄如莽之於嬰操懿之於獻帝齊王然者金仁山通鑑前編駁之云自唐虞以來都於冀州而冀自有牧非天子自治則甸服之地跨河南北也薛氏謂今拱州太康縣即太康故城而傳亦稱相居帝邱然



則太康為羿所拒不能濟河而更都南夏以傳仲康  
迄於后相皆在兗豫之境古大河之東南羿據冀方  
因夏民以代夏政稱帝夷羿寒浞代之皆在冀州之  
境大河之北至浞滅相而夏統始中斷又云傳稱羿  
代夏政號帝夷羿豈立仲康而為之臣者仲康雖立  
國於外然肇位四海諸侯之尊夏固自若也余按古  
之所謂篡者奪也德不足服天下而以力强奪之之  
謂篡非有若後世之陽奉其名而陰操其柄待其勢

夏考信錄

卷之二

五

固而後移其社稷若曹操司馬懿狐媚竊國者之所  
為也况當唐虞之後夏有天下僅及二世原不以繼  
為常羿既力能奪夏之國正不必奉仲康以號令於  
民也且仲康既在故國相何以又在帝邱羿既篡仲  
康於故國澆何以又滅相於帝邱哉此蓋作偽傳者  
習於魏晉之事而以今例古以為亦然耳前編之辨  
是也然謂分河南北而治諸侯尊夏自若則仍惑於  
偽書之說而不免乖謬於事理何者王畿雖或跨河

而南然禹貢冀州不言貢而豫州之文無異於他州  
故逸書云維彼陶唐有此冀方是王畿之在河南者  
固無多也仲康后相流離播遷之餘微弱不振安能  
朝諸侯有天下哉平王之東也天下安於周者已十  
餘世然朝覲者不過晉鄭近畿諸侯亦僅羈縻之耳  
齊晉迭霸天下始知尊王猶但以空名相維繫號令  
不能行也况夏有天下未久太康失道即與朱均無  
異而安能使諸侯戴之如故乎且使諸侯果仍服屬

夏考信錄

卷之二

共

於夏而羿但有冀州之地則以天下之力不難恢復  
一州何以聽其坐大而卒為其所滅以羿之强方且  
并夏而逐其君乃於諸侯之百里五十里者聽其朝  
覲於夏而不問此亦事之必不然者也蓋夏之失國  
以德衰羿之并夏以力强以力爭者必蠶食以歲月  
其取冀方也蓋非一日之故漸漬吞噬而夏乃避於  
河外遷於帝邱日浸微弱卒至於相而滅於浞然當  
時亦必有二三强大諸侯若商相土者能坐鎮一方



而不事羿以故羿之力不能及遠而夏得苟安於帝  
邱耳烏有所謂分河而治尊夏自若者哉太康之時  
去天子不相繼之時僅二百年去異姓相繼為天子  
之時僅數十年是以天下諸侯畏羿者自事羿親夏  
者自附夏而稍遠者則各自保其土不得以漢晉之  
事例夏初也故偽傳前編之說概不採說並見前條

下  
千位夷羿 寒泥

夏考信錄 卷之二

七

補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  
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龍圍而  
用寒泥寒泥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  
信而使之以為己相 左傳襄公四年

羿善射 論語憲問篇

存參○羿焉暉日烏焉解羽 楚詞

補泥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於田樹之詐  
隱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

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兩氏 左傳襄公四年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 孟子

附論○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

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 同上

說者云羿堯時人善射堯時十日並出金燦草木焦

枯堯命羿射之中其九其後有窮之君亦善射故人

以羿號之實非羿也余按羿射日事楊氏慎嘗辨之

夏考信錄 卷之十一

太

語云羿射日落九鳥言羿善射一日之中獲九鳥耳

後人誤讀羿射日為句遂謂日中有鳥落九鳥落九

日也謬矣且十日並出者狀堯德之明天下無所不

見耳舜明四目豈舜面實生四目乎說者因有此語

遂附會之以羿為堯時人請羿射落其九而存其一

則益謬矣至楚詞中此語觀二焉字亦似不以為然

而駁之者後人反取此文以為羿射九日之證亦非

是此事之荒唐本不足辨然觀此可知秦漢以後不



經之談皆由誤會古人之意或誤讀古人之句轉相  
傳述轉相附會以至大誤後人習聞其說以為所從  
來久遂不敢輕議耳故舉之以為能以一隅反三隅  
者之助

補泥門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於民使澆用  
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於過處豷於戈靡自有鬲氏收二  
國之墟以滅泥而立少康少康滅澆於過后杼滅豷於戈

襄公四年

史考信錄

卷之二

充

泉 泉澆古 盪舟 論語憲 通用 問篇

存參○覆舟斟尋何道取之 楚詞

論語集註以盪舟為陸地行舟或引此文為據以盪  
舟為覆舟余按以舟行陸於事無取釋盪為覆於義  
未圓春秋傳云齊侯與蔡姬乘舟於囿蕩公公懼變  
色禁之則蕩乃搖動之意蓋古字蕩盪通用泉以一  
人之力搖斟郭氏之舟而覆之也蔡姬所蕩者囿中  
游戲之小舟泉所盪而覆之者兩軍交戰之大舟此

所以為材力之絕人也如此於文義似平允

史考信錄

卷之二

平



少康 杼

補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於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其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眾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左傳哀公三年

皇王大紀於少康生之年即書少康元載以紹夏統綱目前編因之余按上古之世本無相承之統由黃

夏考信錄

卷之二

三

帝至帝嚳皆隔百數十年而後代興自堯舜禹而後相繼然皆異姓也至禹崩時皋陶已亡益亦避去其餘稷契之倫大抵皆已前沒而啟又賢能承繼禹之道是以天下歸之此乃適然事耳非以夏為一代之統而必世世子孫相承不絕也啟崩之後天下諸侯之朝覲訟獄者斷不能歸於太康也明矣况仲康相之微弱者乎但此時別無聖人能得天下心者是以天下未歸於一適會少康復有令德諸侯歸之而又

得賢子杼繼之然後天下久歸於夏久則難變而桀

芒不降得以蒙業而安耳由是言之夏之世守天下

至少康杼之後始然當其初固與上古之代興者無

以異也然則羿浞之在當時與蚩尤之在上古虞秦

之在戰國畧相似初非若新莽周豎之竊統於漢唐

者可比而何必繼其統使相承不絕哉况少康仕於

諸侯為其牧正為其庖正方且北面而臣事之亦斷

不可於此時嗣天子之統也學者不知夏所以家天

夏考信錄

卷之二

三

下之故故論禪讓繼統革命之事多謬於理而乖於勢故今申而明之而以羿莽附於啟太康之後說並見前啟太康篇中

備覽○少康崩子予立 史記夏本紀

補杼能帥禹者也 魯語

備覽○子崩子槐立槐崩子芒立芒崩子泄立泄崩子

不降立不降崩弟肩立肩崩子廛立廛崩立不降之子

孔甲 史記夏本紀



按禹之後嗣見於傳記者曰啟曰相曰杼曰皋皆其名也上古質樸故皆以名著無可異者惟太康少康則不似名而似號不知二后何故獨以號顯且太康失國少康中興賢否不同世代亦隔又不知何以同稱為康也仲康見於史記當亦不誣何故亦沿康號而以仲別之至孔甲則又與商諸王之號相類豈商之取號於甲乙已彷彿於此與古書散失不可考矣姑識其說於此

夏考信錄

卷之十一

五

孔甲 皐

備覽○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亂夏后氏德衰諸侯畔之史記夏本紀

存疑○有夏孔甲擾於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左傳昭公二十九年

按春秋傳稱孔甲擾於帝而史記謂其德衰諸侯畔

夏考信錄

卷之十一

五

之語殊相左考傳所言帝賜乘龍及醢以食夏后事頗荒誕未可取信不如史記之為近理故采史記之文載之列傳文於存疑而刪醢龍之語

備覽○孔甲崩于皐立史記夏本紀

備考○殺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左傳僖公三十二年

備覽○皐崩于發立發崩于履癸立是為桀史記夏本紀



桀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詢于帝之迪乃爾攸聞

書多方

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

淫昏有辭書多

備覽○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

晉語

韓詩外傳云桀為酒池可以運舟糟邱足以望十里而牛飲者三千人新序云桀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

夏考信錄

卷之二

五

為酒池糟堤縱靡靡之樂余按古者人情質樸雖有荒淫之主非有若後世秦始皇隋煬之所為者且桀豈患無酒而使之可運舟望十里欲何為者此皆後世猜度附會之言如子貢所云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者故不錄

附錄○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

左傳昭公四年

此事無年可考不知在伐施之前與抑在其後與姑附錄於此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

書立政

備覽○自孔甲以來諸侯多畔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

姓百姓弗堪

史記夏本紀

偽古文尚書湯誥云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余弟邁訥菴筆談嘗辨之今載於左

〔訥菴筆談一則〕桀紂暴虐止行於畿內耳四方諸侯

之國彼不能暴虐也故湯誓數桀之罪曰夏王率遏

夏考信錄

卷之二

五

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怠弗協而湯之民亦曰夏罪其如台牧誓數紂之罪曰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而偽湯誥則曰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偽秦誓則曰毒痛四海此皆作者疎妄而不顧其理之所安也○余按多方篇稱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剝割夏邑微子篇稱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天毒降災荒殷邦



皆但言夏邑殷邦而不及天下與湯牧二誓同蓋因其暴也故諸侯叛之是以微子篇云我其弗或亂正四方四方皆分崩離析不受其約束故惟畿內罹其虐政而已筆談之說是也撰偽書者本晉以後人故以秦漢之事例之耳說並見後商湯及周文武篇中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怠弗協日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書湯誓

夏考信錄

卷之二

老

大矣伊尹退而閒居深聽樂聲更日覺兮較兮吾大命假兮去不善而就善何樂兮伊尹入告于王王僂然嘆啞然笑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亡則吾亦亡矣新序云羣臣相持歌曰江水沛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薄亦大兮又曰樂兮樂兮四牡躑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天命之至舉觴而告桀桀拍然而作啞然而笑曰子何妖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

亦亡矣余按二書所載歌詞言語小異然皆淺近不類夏商以前明係後人擬作或有其事而附會之以致失其真者且伊尹聖人也雖曰治亦進亂亦進要必可以格君之非然後為之安有桀之阽危至此伊尹尚立其朝而不肯去坐待與之同亡同死此微箕之所不為也况伊尹異姓之臣乎又按湯誓之文本以日比桀大傳乃以日比民新序又以日比天下而皆以天自比殊非尚書之意亦與下日亡吾亡之言

夏考信錄

卷之二

末

不相應故皆不錄

備覽○桀殺關龍逢韓詩外傳

此事不見於經傳即史記夏本紀亦無之然相傳皆以為如是於理固當有之姑列之於備覽

附錄○桀克有緡而喪其國左傳

附錄○伊洛竭而夏亡周語

按克有緡與伊洛竭皆無年可考姑附錄於此

桀有昏德鼎遷於商左傳宣公三年



湯放桀孟

備覽○桀奔南巢晉

備覽○湯修德諸侯皆歸湯湯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

鳴條遂放而死史記夏本紀

存參○湯放桀居中野士民皆奔湯桀與屬五百人南

徙十里止於不齊不齊士民往奔湯桀與屬五百人徙

於魯魯士民復奔湯桀曰國君之有也吾聞海外有人

與五百人俱去尚書大傳

夏考信錄

卷之二

无

按湯之伐桀傳記皆未詳載其事孟子書中有湯放

桀之文國語云桀奔南巢史記云桀走鳴條遂放而

死則是桀兵敗出奔未嘗死也尚書大傳亦稱士民

奔湯桀與屬五百人南徙則是桀逃於外湯未嘗追

襲之以是謂之放也雖其言未雅馴或不能無附會

要其情形大概於理為近姑附存之以備參考

附論○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

失其心也孟子

備考○禹為姁姓其母為塗山氏故有夏后氏有

扈氏有男氏樹豸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繒氏辛氏

冥氏斟氏戈氏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史記夏本紀

按此所記禹之後裔得失參半有扈氏為啟所伐戈

為殪所封其非禹後明甚疑司馬氏誤也辛冥有男

彤城亦莫知其所本姑存之以備考殷後倣此不悉

論也

夏考信錄

卷之二

手

夏考信錄卷之二終



大名崔東壁先生著

# 商考信錄

嘉慶丁丑二月太谷縣署中刻

## 商考信錄自序

商考信錄者何革亂也夏自太康失道已非禹之舊矣况至  
 於桀善政尚有復存者乎且湯之事與禹不同湯承先世之  
 業崛起一方自相土上甲微以來必有良法善政宜於民而  
 不當變者此固不得改之而復遵夏政也蓋湯之心無以異  
 於堯舜禹之心然湯之事不能不異於堯舜禹之事湯所處  
 之勢然也何以不言殷考信錄也殷其所居地名非國號也  
 商何為始於契也莫為之前則崛起者難為功契敷教以啟  
 商故叙湯之政必追述之也伊尹何以附於湯之後也伊尹  
 相湯以王天下歷相數世卒定商業故特表之猶臯陶之附  
 於禹也

## 商考信錄

### 自序



商考信錄目

卷一

契

相土

成湯上

成湯下

伊尹

卷二

太甲

太戊

祖乙

盤庚

商考信錄

目

一

武丁

祖甲

帝乙

紂

商考信錄卷之一

大名崔述東壁謹考

父業門人石屏陳履和校刊

契

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詩商頌

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城方將帝

立子生商同上

備覽○契母有娥氏之女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封於

商考信錄

卷之一

一

商賜姓子氏史記殷本紀

史記殷本紀云殷契母曰簡狄行浴見元鳥墮其卵

取吞之因孕生契其說蓋因商頌元鳥之詩而附會

者鄭氏康成遂采之以箋詩由是世多信之余按毛

詩傳云春分元鳥降簡狄祈於郊禱而生契故本其

為天所命以元鳥至而生焉歐陽永叔云秦漢之間

學者喜為異說鄭學博而不知統又特喜譏緯諸書

故於怪說尤篤信由是言之義當從毛而明允蘇氏



辨尤詳今載其文於左說並詳周后稷篇中

蘇明允響妃論商周有天下七八百年是其享天之祿以能久其社稷而其祖宗何如此之不祥也使聖人而有異於衆庶也吾以為天地必將備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生之又焉用此二不祥之物哉燕墮卵於前取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巨人之跡隱然在地走而避之且不暇忻然踐之何姜嫄之不自愛也又謂行浴山野而遇之是以簡狄姜嫄為淫泆無法

商考信錄

卷之一

二

度之甚者帝響之妃稷契之母不如是也雖然史遷之意必以詩有天命馭鳥降而生商厥初生民時惟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惟后稷而言之吁此又遷求詩之過也毛公之傳詩也以馭鳥降為祀郊禘之侯履帝武為從高辛之行及鄭之箋而後有吞踐之事當毛之時未始有遷史也遷之說出於疑詩而鄭之說又出於信遷矣故天下皆曰聖人非人人

不可及也甚矣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或曰然則稷

何以棄日稷之生也無苗無害或者姜嫄疑而棄之

乎鄭莊公寤生驚姜氏姜氏惡之事固有然者也吾

非惡夫異也惡夫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棄之而牛

羊避遷之而飛鳥覆吾豈惡之哉○按說詩者當求

其意不得泥其文若以元鳥降為吞卵則維嶽降神

亦將謂之吞石以履帝武為踐跡則繩其祖武亦將

為束縛其跡乎蘇氏之論得之矣故今不載吞卵之

商考信錄

卷之一

三

事惟以稷契之母為響妃則亦沿史記之誤說已詳

前唐堯篇中

元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詩商

頌

備覽○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史記殷本紀

相土

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詩商頌

陶唐氏之火正闕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



之故商主大火 左傳襄公九年

備覽○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 事昭國語注作根國立

曹圉卒子冥立 史記殷本紀

存參○冥勤其官而水死 魯語

備覽○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 史記殷本紀

存參○上甲微能帥契者也 魯語

備覽○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

丙立報丙卒子壬立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

商考信錄 卷之十一 四

乙立是為成湯 史記殷本紀

按商先世詩書多缺不可詳考竊以時世推之相土

為契之孫當在夏太康世蓋因太康失國羿浞淫暴

諸侯無所歸而相土能修其德政故東方諸侯咸歸

之商邱在東而西北阻於羿羿是以號令東訖於海

而云海外有截也又相土居商邱而湯居亳相距絕

遠疑上甲微以後亦嘗中微如不啻之竄戎太王之

遷岐者然但不可知其為何世耳

成湯上

按尚書酒誥多方立政等篇皆稱為成湯無但稱

湯者蓋禹名也成湯號也古多以一字名未聞有

以一字號者然則成湯乃其本號湯則後世之省

文也商頌殷武亦稱成湯元鳥稱武湯唯長發或

但稱湯或稱為武王蓋史冊主於紀實詩人主於

頌美故其稱參差不一武王者子孫追崇之稱即

後世諡法所自衍既或省文為湯因以武加之為

商考信錄 卷之十一 五

武湯耳春秋戰國以後率但稱湯稱成湯者鮮矣

今從本號稱為成湯不敢從省亦致慎之義也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迺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

祇詩商頌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大學

附論○孟子曰湯武反之也 孟子

湯以七十里 孟子

備覽○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誥 史記



殷本

以上乃湯修身立國之畧故錄之於篇首

補葛伯仇餉 選書

湯事葛 孟

備覽○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

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

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

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

南考信錄

卷之一

六

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

而奪之 孟

按此事殊瑣細不類夏商間事亦不類國君之所為

牛羊既可遺何難復與之以黍稻而葛民非少亦何

至用亳眾往耕且其文頗繁碎與詩書皆不類蓋亳

嘗有童子以黍肉餉父兄而為葛伯所殺是以書有

葛伯仇餉之文而當時說尚書者傳其事如此孟子

因而述之其大概則不誣而其事之曲折則未必悉

如此文云云也或孟子但言其畧而門人累累記之

亦未可知不敢盡據為實錄也故但列之備覽

補湯一征自葛始 選書

按逸書以葛為始征則是征葛在最前也葛小國而

愍不畏湯則是此時諸侯尚未歸於商也是以商頌

於受共球之後記湯之伐韋顧昆吾夏而無葛葛之

征蓋前此矣故次之於此

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

南考信錄

卷之一

七

夫匹婦復讐也 孟

存參○葛伯不祀湯使伐之湯曰子有言人視水見形

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為

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

無有攸赦作湯征 史記殷本紀

按孟子文湯以仇餉征葛非以不祀征葛也史記此

言殊失孟子之意至湯伊尹之言不知采於何書孔

壁古文所多十六篇中無湯征豈別有所本與要之



史記所采經傳之文往往有所竄易而失其真觀此篇後文所采湯誥之文可見矣故但列之存參

帝命式于九圍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練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適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麗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懟不悚百祿是總詩商頌

按此文在有虞秉鉞之前則是湯自征葛以後諸侯

已陸續歸商也湯德已為四方所歸然後乃有韋顧

昆吾之伐以除暴安民故孟子云為天吏則可以伐

商考信錄

卷之十

之非地醜德齊而專以兵力勝也然則未伐夏以前

湯已非復人臣之度矣說詳見後伐夏條下

備覽○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

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

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史記殷本紀

武王載飾有虞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葉莫遂

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詩商頌

按此文稱韋顧既伐昆吾夏桀則是湯先伐韋顧次

乃伐昆吾最後乃伐夏也蓋湯之初國小其力不能

伐昆吾而桀之虐未甚其心亦不忍伐夏逮至韋顧

既滅地廣兵強已無敵於天下然後乃伐昆吾昆吾

既滅而桀猶怙惡不悛視諸大國之亡藐不以介意

然後不得已乃伐夏耳然則未伐夏以前湯非復七

十里之侯服明矣說詳見後伐夏條下

史記云湯曰吾甚武號為武王余按論語載湯言云

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聖人之謙且慎如

商考信錄

卷之一

九

是烏有自高其功為號以自標美者哉蓋論法雖相

傳為周制而其實亦由漸而起成湯既沒其子孫羣

臣以為撥亂反正創業垂統功莫之及故追崇之而

號之為武王周人因之以文武謚二王而其後子孫

羣臣遂相沿以為例耳不得泥大戴記之文遂謂周

以前必無謚而武王為湯之自號也說詳見豐鎬別

錄中

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



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  
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五子

後我后后來其無罰逸書

備覽○夏桀為虐政淫荒而諸侯昆吾氏為亂湯乃與

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史記殷本紀

紀

說苑云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乏貢職以觀其動桀

怒起九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能起九夷

南考信錄

卷之一

十

之師乃謝罪請服復入貢職明年又不供貢職桀起

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與師伐

而殘之余按聖人之伐暴以民困已極不得已往而

救之耳非有心於取天下也烏有姑試伐之以觀其

可取與否者哉且九夷之去夏遠矣湯與桀近在千

里之內而夏民方引領以待偕亡九夷之師於緩急

何濟焉此乃戰國之時智取力爭者之所為彼固習

見當世之如此而遂自以其不肖之心度聖人而為

是說耳故今不錄而為之辨說並見豐鎬錄武王篇

中

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

命殛之今爾有眾汝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稽事而割正夏

子惟聞汝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

罪其如台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怠弗協日時口

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

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

南考信錄

卷之一

廿

幾汝罔有攸救書湯誓

備覽○桀敗於有娥之虛犇於鳴條夏師敗績湯遂伐

三矍俘厥寶玉義伯仲伯作典寶湯既勝夏欲遷其社

不可作夏社史記殷本紀

附論○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易象下傳

附論○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

於傳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

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



也孟  
子

史記夏本紀云桀召湯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湯修德諸侯皆歸湯湯遂伐桀桀走鳴條遂放而死曰吾悔不殺湯於夏臺使至此儒林傳載黃生與轅固生爭論湯武事云桀紂雖失道君也湯武雖聖臣也夫主有失行臣不能正言匡過反因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弑而何由是後之儒者皆以征誅為湯武病余按為是說者皆悞以湯為桀之臣故爾而其實不然

商考信錄

卷之一

三

湯誓曰今爾其曰夏罪其如台是桀固無如湯何也使桀果嘗囚湯商民安得曰夏罪其如台乎湯誓曰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是桀之政不行於諸侯也使桀猶為天下共主則當云割萬方豈得但云割夏邑而已乎湯誓曰今爾有眾女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夏是湯之伐桀民亦有竊議之者也使桀與湯有君臣之分商民何故不以大義責之而反但言舍穡之細事乎商頌曰受小球大球為下國

考信錄 商考信錄卷一

與流是湯未伐桀時已受諸侯之朝觀矣若湯果臣於桀安得晏然受之以桀之暴雖無罪猶囚之况受諸侯之朝而安能容之哉商頌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是湯未伐桀時已滅數大國矣若桀果為天下共主湯安得擅滅之桀既力能囚湯豈有聽其坐大而不問乃束手以待其伐已者乎由詩書之言觀之則湯與桀之事固不如世所傳云云也蓋三代封建之制與後世郡縣之法異而夏當家天下之始其事又

商考信錄

卷之一

三

與商周不同昔者禹有聖德天下歸之啟能繼禹之道則又歸之禹初未嘗傳之子也大康既失德則民之視之猶虞夏之視桀均耳羿浞迭起后相遠逃天下之無主已數世矣少康能布其德以收夏眾然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當是時人以繼為適然非以繼為必然也孔甲既衰諸侯復叛韋顧昆吾迭起夏之在天下若一大國然但一二小弱諸侯畏其威力耳是以湯之受球受共伐韋伐顧安然而無所疑桀亦

四四三



聽之而不復怪何者諸侯本不臣屬於桀也桀安能  
召湯而囚之夏臺哉天下者天之天下也非一姓之  
天下也故舜繼堯禹繼舜人以爲固然也適會禹有  
賢子間兩世而又得少康后杼之孫天下附於夏者  
數世由是遂以傳子爲常猶齊之伯僅一世而晉之  
伯遂至於數世也然一姓之子孫必不能歷千百世  
而皆賢不賢則民受其殃必更歸於有德而後民安  
而既已傳子又必不能復傳之賢則其勢必出於征

商考信錄

卷之十

古

誅而後可故揖讓之不能不變而爲征誅者天也聖  
人之所不能違也雖堯舜當之亦若是而已矣聖人  
之道猶水也清而不污柔而能受潤物而使遂其生  
者水之德也紆徐縈洄一瀉千里者水所遭之勢也  
水非有心於紆徐縈洄與一瀉千里也水不能違地  
故也以一瀉千里之水爲有異於紆徐縈洄之水而  
優劣之者誣水者也以征誅之聖人爲有異於揖讓  
之聖人而優劣之者誣聖人者也自戰國以後楊墨

並起而楊氏之言尤橫常非堯舜薄湯武毀孔子以  
自張大其說一變而託於黃老再變而流爲名法是  
以史記自叙六術之中有墨而無楊何者黃老名法  
卽楊氏也習黃老者務以清淨無事爲貴故以堯舜  
爲擾民以湯武爲弑君習名法者務以苛刻慘忍先  
發制人爲強故謂啟嘗殺益大甲嘗殺伊尹以保其  
國桀嘗釋湯於夏臺紂嘗釋文王於羑里而卒亡其  
身其意惟欲人主之果於殺戮耳豈顧其事之虛實

商考信錄

卷之十

古

哉司馬談受道論於黃公兼通名法之學遷踵之而  
成書故其中多載異端之說然觀轅固生之與黃生  
爭論則漢初儒者猶不惑於楊墨但以景帝諱言放  
伐之事是以後此學者莫敢昌言明湯武之受命耳  
語詳史記  
儒林傳逮至魏晉以後狐媚相仍遂公然借禪讓  
之僞警征誅之真而曲學阿世之徒從而和之相沿  
既久習爲固然雖儒者亦不敢駁其謬反若爲不刊  
之論者然良可嘆也日然則齊宣何以謂之臣弑其



君也曰齊宣之問亦爲楊氏邪說所誤春秋傳中賢士大夫曾有一人之爲是言者乎然其所謂君臣云者亦但就天子諸侯之名分言之非以爲食其祿而治其事之君臣也故孟子曰殘賊之人謂之一夫闖誅一夫未聞弑君也正謂夏商失道政不行於天下故不得謂之共主非謂湯武親立桀紂之朝而其君不仁遂可不謂之君也但孟子之意在於警人主故以仁暴大義斷之而未暇詳申其說耳後儒惑於異

商考信錄

卷之一

夫

端先入之言不察其實遂疑孟子之言不可爲訓誤矣嗟夫世之陋儒斥楊墨爲異端而薄湯武以爲亂君臣之義不知湯武之弑君其說乃出於楊朱而孔孟無是言也此無他不學而已矣故今不載夏臺之爭而并糾黃生之謬說並詳後文王武王篇中

備覽○諸侯心服湯乃踐天子位平定海內湯歸至於

泰卷陶中圖作誥史記殷本紀

僞古文尚書有仲虺之誥乃掇拾經傳之文而參以己意聯屬成篇者淺弱排比絕不類夏商間語不但與誥體不相似也尤可笑者隨季所引止取亂侮亡四字子皮所引止亂者取之亡者侮之八字卽前文而有詳畧耳其兼弱攻昧乃隨季自述武經之語推亡固存乃子皮自告大夫之言今乃悉取以入篇中而云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重複堆砌不成

商考信錄

卷之一

七

文理亦足以見其窘於詞而窮於蹙矣故今不采其文其篇首所稱惟有慙德者亦非是說見後篇吳公子札條下

存參○湯放桀而歸于亳三千諸侯大會湯從諸侯之位三讓三千諸侯莫敢卽位然後湯卽天子之位尚書大傳

呂氏春秋云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遂與伊尹謀夏伐桀克之以讓卞隨卞隨乃自投於潁水而死又



讓於務光務光乃負石而沉於募水余按湯之伐夏

謀於國之卿大夫則有之必不謀之隱士天下者天

之天下非湯所得私也豈容私讓之一二人故史記

云諸侯心服湯乃踐天子位正與朝覲訟獄之歸舜

禹者同大傳亦稱湯會三千諸侯三讓莫敢即位其

言雖淺近要其大概當如是若呂氏春秋所云乃楊

氏為黃老說者之所偽撰以非湯武者其二人姓名

亦假設言之而後世之人稱隱士者遂以隨光為首

商考信錄

卷之一

六

謬矣故今載史記語并取大傳之文刪而存之而呂

氏春秋之言削之不錄

成湯下 列內仲王附

日子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

帝臣不懲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

躬 論語堯曰篇

按此文與湯誓立政相表裏非聖人不能為此言也

蓋聖人之伐國非以辟土地創大業也聖人之用賢

非以示已恩希厚報也凡皆奉天以行事耳聖人無

所容心於其間也且其人曰帝臣明不敢私以為已

商考信錄

卷之一

七

臣也舉而用之謂之不蔽明此爵祿乃賢人所固有

已但不沮抑之非分已所有以予之也其於所舉之

人猶如是况天下之民天下之土地乎然則聖人之

心一天也聖人之心之光明一日月也漢高帝云賢

士從吾遊者吾能尊顯之其市恩之念固不足以相

方偽尚書伊訓云敷求哲人俾輔於爾後嗣其氣量

之大小心體之廣狹亦豈可以同日語哉嗚呼此湯

之所以繼堯舜而得列於聞知者也此章前載堯之



命詞頗失聖人之意後載周之新政雖無可疑然亦不若此文純粹蓋由所采之書不一斯其文亦不均此必當日史臣實錄故今獨取此文以補詩書之缺學者卽是求之庶聖人之心猶可見其萬一云○此文據孔注以爲伐桀告天之詞而偽古文尚書在湯誥中玩其詞意似克夏後而告天者故置之於此

**補商湯有景亳之命**

左傳昭公四年

備覽○既紂夏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

商考信錄

卷之一

幸

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廼事予乃大罰殛女  
母予怨曰古禹臯陶久勞於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  
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  
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於民故后有立昔蚩  
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  
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以令諸侯史記殷本紀  
按史記所載尚書諸篇凡今文所有者若堯典禹貢  
臯陶謨之屬皆全錄其文其餘或僅載其畧或但記

其由雖小有異同而大意不失若今文所無獨孔壁古文有者惟此篇頗載其畧而語亦似久醇古其餘未有錄者竊疑科斗書廢已久時不能識其二十八

篇今文

幸有今文書存可以參證而得之至二十四

篇今文

則安國但以已意揣度讀之不能無闕誤故

史記漢書並言得多十餘篇而不言其文之可讀然

則此十六卷

卽二十四篇

不待王莽之亂固已非全書矣

是以儒者多不傳也然與劉焯所傳古文尚書湯誥

商考信錄

卷之一

幸

之文無一語相同者則彼爲後人所僞撰而不出於安國不待言矣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卽宅曰三有

俊克卽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於厥邑

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書立政

按此文言陟耿命又言四方丕式見德蓋統湯之始

終言之故次之於此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

孟子



仲虺 即中 古字通用 居薛以為湯左相 左傳定公元年

按伊尹之為相與湯相始終仲虺之封薛亦當在湯有天下之後故因三宅三俊之文並次之於此

備覽○伊尹作咸有一德咎單作明居 史記殷本紀

附論○孟子曰湯執中立賢無方 孟子

按三王皆以進賢為務而孟子獨以無方稱湯者其時勢不同也禹承二帝之治百僚皆得其人十年而崩無大變革周則世有哲王賢多出於親舊且其得

商考信錄

卷之一

三

天下緩則其舉直錯枉亦當以漸即有一二遺佚驟起如伯夷太公者要之為數無多若湯則崛起於七十里承夏失政之後賢人失職者多驟滅諸大國而一天下後后之民非悉擇人以安輯之不可是以廣搜巖穴惟日不足而用人多不次其時勢然也故湯告天之詞曰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蓋不伐暴則雖有賢而無所用不舉賢則伐暴亦徒然而已然則宅俊之用與夏昆吾之伐正相表裏不分輕

重故湯生平所汲汲者惟此二事為要而孟子亦專以是歸於湯也故今於伐夏事畢之後悉次以湯得人之事

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詩商

世傳湯時大旱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湯遂齋戒剪髮斷爪素車白馬身嬰白茅以為犧牲禱于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女

商考信錄

卷之一

三

謁盛與苞苴行與讓夫昌與言未已大雨乃數千里宋南軒張氏明九我李氏皆辨其謬今載於左張南軒曰史載成湯禱雨乃有剪髮斷爪身為犧牲之說夫以湯之聖當極旱之時反躬自責禱於林野此其為民籲天之誠自能格天致雨何必如史所云且人禱之占理所不通聖人豈信其說而毀傷父母遺體哉此野史謬談不可信者也李九我曰大旱而以人禱必無之理也聞有殺不辜



而致常暘之咎者矣未有旱而可以人禱也古者六畜不相爲用用人以祀惟見於宋襄楚靈二君湯何如人哉祝史設有是詞獨不知以理裁而乃以身爲犧開後世用人祭祀之原乎天不信湯平日之誠而信湯一日之祝湯不能感天以自修之實而徒感天以自責之文使後世人主一遇水旱徒紛紛於史巫則斯言作俑矣

余按公羊桓五年傳云大雩者旱祭也註云君親之

商考信錄

卷之一

五

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官室

崇與婦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倡與疏云皆轉詩傳文使童

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然則是以六事自

責乃古雩祭常禮非以爲湯事也僖三十一年傳云

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註云韓詩

傳曰湯時大旱使人禱于山川是也然則是湯但使

人禱于山川初未嘗身禱而以六事自責也况有以

身爲犧者哉且雩祭天禱雨也三望祭山川也本判

然爲兩事雖今詩傳已亡然觀注文所引亦似絕不相涉者不識傳者何以誤合爲一而復增以身爲犧之事以附會之也張李二子之辨當矣又按諸子書

或云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或云堯時十年

九水湯時八年七旱堯之水見於經傳者多矣湯之

旱何以經傳絕無言者堯之水不始於堯乃自古以

來積漸氾濫之水至堯而後平耳湯之德至矣何以

大旱至於七年董子云湯之旱乃桀之餘虐也紂之

商考信錄

卷之一

五

餘虐當亦不減於桀周克殷而年豐何以湯克夏而

反大旱哉然則湯之大旱且未必其有無况以身爲

犧乃不在情理之尤者乎故今併不錄

附論○吳公子札來聘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宏也而

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慙德杜氏註云慙於始伐撰僞尚書者因之遂云成

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

余按象簡南籥文王樂也而季札云美哉猶有憾大



武王樂也而季札云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文王不伐商而反憾之武王伐商而反不憾然則慙德未必以伐夏故矣所慙所憾蓋皆自樂論之後世古樂亡而不可考耳不得以揣度之詞斷之也聖人舉事皆奉天而行者也故必審度再四無毫髮之疑然後敢為之伐夏果有未安聖人必不輕舉果無未安何容既伐之後復有慙德故論語記湯之言曰有罪不敢赦赦之既不敢矣伐之又何慙焉若赦之不可

商考信錄

卷之一

五

伐之又不可是無一途可免於罪戾也天下有是理乎蓋凡為是說者皆為楊氏邪說所誤以為湯嘗立桀之朝故爾而不知其未嘗有是事也然自異端言之人有多疑之者註經者采之而人遂往往信之至采其文以入尚書而人遂無復敢議之而烏知夫偽經之反本於注注反本於異端之說哉且即使季札果有此意湯亦必不容有此言也說已詳前伐夏條

下

存參○宋公享晉侯於楚邱請以桑林荀偃辭荀偃士句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於房去旌卒享而還左傳襄公十年按杜註云桑林殷天子之樂名則是湯之樂也湯樂名韶濩又名大濩此何以稱桑林豈一樂而兩其名與抑有兩樂與姑存之以參考

附論○孟子曰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

商考信錄

卷之十

七

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孟子

補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孟子

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廼立太丁之弟外丙外丙

即位三當作二年崩立外丙之弟仲壬仲壬即位四年崩伊

尹廼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史記殷本紀

外丙仲壬二王自孟子史記逮帝王世紀皆同無異

詞者至偽孔傳及唐孔氏正義因書序有成湯既沒

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之文遂謂湯沒之歲即大甲



之元年並無外丙仲壬兩代由是唐宋諸儒皆叛孟子而信其說蔡傳駁之云儒者以序爲孔子所作不敢非之反疑孟子所言與本紀所載是可歎也其論是矣然僞孔傳所言亦初非書序意何者序言成湯既沒但爲太甲失教伊尹作書張本非謂必沒於作書之年也傳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孟子云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神農沒之年黃帝固猶未作何況堯舜堯舜之後尚有禹啟何得遂云暴

商考信錄

卷之一

天

君代作也古人於文不過大概言之烏得以詞害其志乎遂以此爲太甲繼湯之據誤矣乃元明以來編古史者因程邵皆從僞傳之故遂以蔡傳爲謬而削外丙仲壬兩代因復論之如左  
程子云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稍長故立之也東齋陳氏深以此說爲然余按人君在位稱幾年常事也若其生之年則必言生以別之春秋傳云逆周子於京師而立之主十

四年矣又云盈生五年而武子卒而楚共王亦云不穀不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有徒言年而不言生者且外丙生二年仲壬生四年則仲壬長於外丙矣於文當先言仲壬何以先弟而後兄乎

邵堯夫皇極經世書譜帝王世次湯起乙未太甲起戊申無外丙仲壬於是東齋陳氏雙湖當考胡氏並據此以立說以爲堯夫精於數學必能推知帝王世數無可疑者余按天下之事有可以思而得者有必待

商考信錄

卷之一

天

學而後知者理可以思而得者也事物名數必待學而後知者也堯夫安能以數而知三千年以前帝王之名與世哉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故其作春秋也有不知則缺之孔子不能以數知之而堯夫能以數知之將堯夫更聖於孔子乎孟子生於戰國之初典籍猶存其言必本之於古史堯夫之書不過據前人傳記以爲說既相傳以爲然因亦以爲然而未



暇考耳豈果以數知之而乃據宋人之書疑孟子之言乎且凡術數之學可以得其彷彿而已從未有能真知確見者也漢陸孟知當有匹夫為天子者矣而不知其應乃在宣帝宋孔熙先知文帝以骨肉相殘非道晏駕又知江州當出天子矣而以為義康當之不知其應乃在元凶劬與孝武此其術皆不可謂不工然卒不能得其實而反以殺身是以術數之學儒者之所不道奈何欲以此折衷經傳之是非乎嗟夫

商考信錄

卷之一

子

不求之經傳而求之數此東方朔上天之說也惡乎其窮之贅者以生辰推人禍福有不合則曰必爾時誤也移以為某時則合矣二子之信經世書而疑孟子也母乃類是

胡氏大紀云二帝官天下定於與賢三王家天下定於立嫡立嫡者敬宗也尊祖也成湯伊尹以元聖之德戮力創業乃命嫡孫而立諸子亂倫壞制開後世爭奪之端乎公儀仲子舍孫而立子言偃問曰禮與

孔子曰否立孫孔子殷人也而不以立弟為是此以義理知其非也南氏綱目前編遂遵其說以紀商年而世亦多信之余按三王惟禹在湯之前而禹薦益於天初不傳啟豈惟未嘗定於立嫡抑且未嘗定於立子立嫡之所由來非定也乃漸也蓋上古之時天子本不相繼至唐虞而後相繼然惟其德不惟其一姓也啟之繼禹偶然者耳以德而繼雖傳子猶之乎傳賢也大康失道羿浞迭起天下之亂由於異姓之

商考信錄

卷之一

子

爭是以少康中興遂以一姓相繼為常然後異姓之覬覦息然雖漸於一姓仍惟其德不惟其嫡與庶弟與子也及商中葉兄弟爭立亂至數世昔日異姓之患移於同姓於是遠慮之主復以嫡長相繼為常然後同姓之覬覦息是故一姓之傳非禹為之羿浞為之也嫡長之立亦非禹湯為之商之中葉為之也由是言之由傳賢而為傳子由傳子而為傳嫡皆漸耳夫誰定於立嫡而乃以責湯之遵守是猶責史籀李



斯之不能爲楷而笑陶潛鮑昭之不能爲律也豈不可笑也哉然所謂立嫡者特立于耳尚未聞有立孫者也記云文王舍伯夷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而而立衍然則嫡孫之立當在成康以後孔子所謂立孫者自謂仲子當然耳古今不同時勢各異非謂古聖賢皆當立孫也胡氏據此遂謂湯必無立外丙之事然則文王亦無立武王之事微子亦無立微仲之事乎當湯之沒天下之定未久此非少主所能臨也

商考信錄

卷之一

三

明矣武王之疾周公請以身代慮成王之不能安天下也幸而武王又數年而始崩然成王之立天下猶幾至於亂况太甲本非令主立之必至顛覆湯之典刑寧坐視天下之亂宗社之墟乎抑將立庶子以安宗社以靖天下也是故太甲之放伊尹所不得已也藉令二王得永其世伊尹可以無桐宮之事矣爲伊尹者必立嫡而放之乎抑立庶而事之之爲愈也况放君與立庶孰爲輕重胡氏不怪放君之爲亂倫壞

制而獨怪立庶之爲亂倫壞制乎且嫡長之立未見其必勝於立弟與立庶也秦成公之立穆公周明帝之立武帝皆弟也韓獻子之立起趙簡子之立毋恤皆庶也然卒與其國家而晉武帝之不肯易嫡周武帝之不肯廢其子贊唐太宗之不立庶子吳王恪齊武帝之不廢太孫而立庶子子良皆可謂不亂倫壞制然其後竟以致亂或遂亡國是故立賢上也立嫡非盡善也顧斬於立嫡者非以是爲義也賢否無形

商考信錄

卷之一

三

而嫡庶易見斬於立賢則必至於立愛故無寧立嫡之爲可常耳非謂遭人倫之變者少易之而即得罪於名教也况商周以前淳樸之世哉嗟夫聖人者義之的也經傳者聖人之案也故求義必於聖人求聖人必於經傳今胡氏乃自以其臆見斷湯之事而緝孟子之說二王之有無不足計吾恐此說行而世之無忌憚者皆將挾其私見以懸斷帝王之事而致失聖人之真也故不可以不辨



附 伊尹

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青君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孟 訾訾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吠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孟

附論○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

商考信錄

卷之一

書

曰否不然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同上

帝王世紀云伊摯豐下銳上色黑而短僂身而下聲

年七十而不遇湯聞其賢設朝禮而見之見後漢書馮衍傳註

余按伊尹相湯以王天下其在湯朝必歷有年所其

後又相外丙仲壬太甲沃丁不下數十餘年則伊尹

之遇湯當在中年以為七十謬矣至於短黑僂身云

者亦皆戰國策士抑揚之詞非實事故不錄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日與我處吠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子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同上

商考信錄

卷之一

書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同上

附論○孟子曰伊尹聖之任者也同上

備覽○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入自北門

遇女鳩女房作女鳩女房史記殷本紀

孟子書中有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之語論者因之或

以為伊尹罪余按孟子辨伊尹要湯事稱其非義非

道祿以天下弗顧湯以幣聘猶不肯往必無一旦無

故去商而欲輔桀之事即就桀矣桀之暴戾不可化



誨伊尹豈不見之卽由亳而適夏復由夏而歸亳一已足矣五何爲焉孟子稱伊尹言何事非君而史記載書序復有醜夏歸亳之事然則伊尹固嘗適夏或仕於桀或未嘗仕於桀或如孟子在梁爲齊客卿者然皆未可知惜乎女鳩女房之篇已亡其事不可詳考要之五就湯五就桀則必無之事也戰國游說之士多喜妄談古人旣流俗相傳有至夏之事遂從而甚其詞以爲五就桀耳且伊尹初就者湯也若果五

商考信錄

卷之一

五

政於子玉初未有人已之然則其事爲無徵矣春秋之世列國執政之人從未有忽廢忽用者非若後世之以罷相復相爲常事也子文何以獨有此事子文之爲令尹始終皆在楚成之世子文忠於楚者楚子何故已之後又何故用之授之事理亦殊乖刺然則此亦莫須有之事矣蓋子文之初爲令尹也自毀其家以紓國難故相傳以爲無喜色也其後授政子玉絕無戀位之心故相傳以爲無愠色也相傳日久而甚其詞故遂以爲三仕三已而無喜愠焉耳竊意伊尹之事亦當類此記孟子者習於流俗所傳因悞采之入於孟子言中耳正如汝淮泗皆入海而以爲入江也蓋聖賢言之聖賢初未嘗自書之後人記其言者但取其大意如是原不保無一二語之失實論語前十篇中猶不免有之况孟子書中乎此章乃辨淳于髡言道之不同偶及伊尹非其意所專注若要湯章乃專辨伊尹事必得其實學者當取信於彼不必

商考信錄

卷之一

五



以此為疑也故今不載孟子此文

天誅造攻自牧官朕載自亳

書

補伊尹曰子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孟子

附論○公孫丑曰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

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同上

偽古文尚書伊尹之書凡五篇曰伊訓曰太甲三篇

曰咸有一德然其文義率多淺易文勢頗雜排偶非

商考信錄

卷之一

美

惟不類夏商間語亦并不類秦漢時文其中雖有名

言佳論而皆掇拾經傳之文及經傳所引逸書之語

如味爽丕顯及天而聯綴以成篇者正如集腋為裘

者然其為魏晉後人之所擬作無疑且伊訓與漢書

所引之文不同太甲三篇據史記乃褒太甲之書而

今乃戒太甲之語咸有一德據史記乃作於湯世而

今乃以為太甲時伊尹歸政之後故今皆不錄

備覽○沃丁之時伊尹卒既葬伊尹於亳咎單遂訓伊

尹事作沃丁史記殷本紀

史記殷世家云伊尹名阿衡鄭康成云阿倚衡平也

伊尹湯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是以伊尹阿衡為一

人也偽古文尚書因之遂曰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

尹作書云云又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一夫不獲

則曰時予之辜皆以伊尹之事為阿衡保衡之事余

按書云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

甲時則有若保衡則是伊尹保衡為二人明甚安有

商考信錄

卷之一

美

同是一人而兩舉之一則屬之成湯一則屬之太甲

變其稱謂以為奇乎謂保衡即伊尹亦可謂巫賢即

巫咸乎詩曰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

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夫口中葉即太甲世也曰

有震且業即太甲居桐宮事也但言阿衡之輔太甲

耳初未嘗見有輔成湯之事也傳曰伊尹放太甲而

相之卒無怨色孟子書記伊尹事九多皆無有稱之

為保衡阿衡者何由而知保衡阿衡之必為伊尹也



商考信錄

卷之一

甲

哉考古稱謂之例多以官名冠人名者詩曰維師尚  
 父師官名也尚父太公字也書曰保奭其汝克敬保  
 官名也奭召公名也春秋傳中所載史佚卜偃祝鮀  
 師曠之屬尤多不可悉數然則阿保當為官名而衛  
 當為人名矣古者有師有傅有阿有保傳記所載未  
 聞有以衛名官者蓋衛嘗為阿又嘗為保故或稱阿  
 衛或稱保衛耳若以二字皆為官名則一官既不應  
 兩稱兩官又不必俱以衛名而又皆使伊尹兼之其  
 不然審矣嗟夫伏羲之與太皞神農之與炎帝南容  
 之與南宮敬叔明明為兩人也而後世皆以為一人  
 則臯陶之與庭堅伊尹之與保衛其兩舉於經傳者  
 吾又安敢附和之而概以為一人乎然王良伯樂國  
 語明明一人者後世又分為兩人復何怪夫宋人之  
 以堯舜為一人而唐人之以班固與班孟堅為兩人  
 也是皆可為之一喩也故今保衛阿衛之文俱不載  
 於伊尹篇中

考信錄卷之二

大名崔述東壁謹考

受業門人石屏陳履和校刊

太甲

沃丁以後諸王附

補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於先王誕賚有牧

方明 逸書伊訓見  
漢書律歷志

備覽○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作肆命作徂后

史記殷本紀

補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

商考信錄

卷之二

一

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於亳

孟子

補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

左傳襄公二十一年

備覽○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迺

作太甲訓三篇褒太甲稱太宗

史記殷本紀

竹書紀年云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也伊

尹即位於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

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杜氏云左

氏傳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然則太甲雖見



放還殺伊尹而猶以其子為相也此為大與尚書叙說太甲事乖異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將此古書亦當時雜記未足以取審也余按孟子云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於亳又云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傳云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史記云沃丁之時伊尹卒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則是伊尹自復太甲太甲並無潛出之事太甲復位之後伊尹仍為之相

商考信錄

卷之二

二

至沃丁時始卒未嘗死於太甲之世明矣且祁奚之所謂無怨者正以太甲復位之後仍以為相仍聽其言為無怨耳非謂其立陟也若既殺其身矣安得復謂之無怨乎蓋自戰國以後風俗日頹見利忘義世俗之人習見而以為固然遂妄意古聖人之亦如是是以有舜囚堯啟殺益太甲殺伊尹之說其意以為不如是堯益伊尹必將據天下於己而不肯與人而豈知古聖人之心廣大若天地光明若日月其視富

貴猶傲蹉然故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蓋惟聖賢然後能知聖賢之心彼世俗之乾餼以愆者烏足以知之哉漢昭烈帝將終謂諸葛武侯曰嗣子可輔輔之若不可輔君可自取此乃至誠肺腑之言有何詐偽而後世論者乃謂其以不肖之心待武侯故為是言以堅其意甚矣世人之好以小人之心度聖賢

商考信錄

卷之二

三

也嗟夫嗟夫此考信錄之所以不得不作也說並見前夏啟篇中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

商王頌

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

書君爽

按經傳中稱相湯以治天下者曰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

書君爽

曰天誅造官自牧官朕載

自亳

逸書伊訓

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云云故就湯而說



之以伐夏救民曰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並孟曰伊

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皆稱爲伊尹未

有一語稱爲保衡阿衡者稱放太甲而復之者曰惟

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逸書曰

伊尹放太甲而相之春秋曰太甲顛覆湯之典型伊

尹放之於桐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曰有伊尹之

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並孟皆稱爲伊尹亦未

有一語稱爲保衡阿衡者然則保衡阿衡之非伊尹

商考信錄

卷之二

四

明矣其稱佐太甲者則曰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曰

昔在中葉云云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然則相成湯

放太甲者自伊尹事太甲復位之後佐太甲者自阿

衡保衡事迥非一人明矣惟劉焯所傳偽古文尚書

於伊訓曰惟嗣王不惠于阿衡於說命曰昔先正保

衡作我先王皆以伊尹之事加於阿衡保衡無他彼

見史記有伊尹名阿衡之文不知其誤遂從而稱之

耳故凡尚書出於西漢時者與司馬遷劉歆王肅之

說多有異同出於東晉後者則皆本司馬遷劉歆王

肅之悞而不之改然則書之真偽如黑白之分明苟

非瞭瞭無不辨者而近世文人乃謂其書非二帝三

王不能作嗚乎其亦不思而已矣說並見前伊尹篇

中

備覽○太宗崩于沃丁立沃丁崩弟太庚立史記殷本紀

備覽○太庚崩于小甲立小甲崩弟雍已立殷道衰諸

侯或不至雍已崩弟太戊立同上

商考信錄

卷之二

五



太戊 中丁以後諸王附

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  
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書無逸

備覽○太戊立伊陟為相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

大拱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

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祥桑枯死 史記殷本紀

此事尚書大傳以為武丁祖己之事韓詩外傳以為

成湯伊尹之事但云穀生而不言桑說苑則於太戊

商考信錄 卷之二

木

武丁兩載之余按此必一事而傳之者異詞或以為

成湯或以為太戊或以為武丁耳遂兩載之誤矣成

湯聖敬日躋遂有天下豈待為天子後然後懼而修

德尚書稱武丁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則

亦非因災而後自警者惟太戊尚書稱其嚴恭寅畏

治民祗懼則史記以此事為太戊時者近是且太戊

之書無存於世者固當有遺美在若湯武丁則經傳

述之者多似不應遺此事也而其文亦多淺易惟史

記較為簡古似司馬氏所採之書獨得其實故惟載  
史記之文於太戊之世而湯武丁之篇不錄

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 書君爽

楚詞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精而要之註云巫咸殷

中宗時神巫後世文人往往相沿用之余按巫者氏

也其先世或嘗為巫祝之官或其采邑在巫子孫因

以為氏皆未可知要之咸乃商之大臣安社稷者非

巫也屈宋生長蠻方沿訛踵謬固宜後世文人何為

商考信錄 卷之二

七

而皆效之乎

呂覽云巫咸作筮余按易傳卦畫於伏羲氏不容歷

二千年至巫咸而後有筮恐係後人之所附會故不

敢載

備覽○伊陟贊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

太戊太戊贊伊陟於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殷復興

諸侯歸之故稱中宗 史記殷本紀

按周公無逸篇稱太戊德至矣而君爽篇所紀賢臣



亦較多其書有咸又原命等篇皆君臣相得之事則太戊之於商乃成湯以後最盛之世也惜乎其書皆亡其善政之詳無可考矣○又按偽古文尚書太甲時有伊訓太甲及咸有一德太戊時則咸又太戊原命皆無之蓋太甲之事經傳多言之而其文亦間有引於傳記者故有所倚傍以成篇若太戊事則罕見於經傳故無從而擬之耳惜乎後人之不之察也

備覽○中宗崩子中丁立中丁崩弟外壬立外壬崩弟

商考信錄

卷之十

九

河亶甲立殷復衰

同上

備覽○仲丁遷於囂

史記作囂

河亶甲居相序

備覽○河亶甲崩子祖乙立

史記殷本紀

祖乙 祖辛以後諸王附

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

書君爽

備覽○祖乙圮于耿

書序○史記作遷于邢

備覽○祖乙崩子祖辛立祖辛崩弟沃甲

世本作立史記開甲

殷本紀

備覽○沃甲崩立祖辛之子祖丁祖丁崩立沃甲之子

南庚

同上

備覽○南庚崩立祖丁之子陽甲自中丁以來廢適而

商考信錄

卷之十一

九

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立比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陽

甲崩弟盤庚立

同上

大紀云仲丁當作沃丁自沃丁至陽甲立弟者九世

則仲丁之名誤也余按自仲丁以後有外壬河亶甲

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至陽甲正得九世仲丁字

不誤也今胡氏乃專取兄終弟及之九世當之則自

沃丁至陽甲凡十四世豈得問隔數之統謂之比九

世亂乎且史記所謂亂者諸弟子爭立耳非立弟則



當遂謂之亂也若本不相爭而但因無子或子幼及不肖而立弟豈得概謂之亂而太戊格於上帝享國七十五年尤不可以謂之亂也故今仍用史記原文

商考信錄

卷之二

十

盤庚 小辛小乙附

盤庚遷于般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感出矢言○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儉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

商考信錄

卷之二

十一

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汝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書盤庚

按盤庚上篇乃誥羣臣者蓋卿士大夫者萬民之望觀篇中所云先惡于民云胥動以浮言則是民之梗化皆卿士大夫之倡之也故先誥之盤庚其可謂知本矣○卿士大夫不與君一體於此見殷道之衰幸而盤庚能正其本以義責之以刑惕之使之有所畏憚而不敢恣其所欲爲所以卒能保守先業而有以



開武丁之中興也

遷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  
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  
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眾邦之  
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同上

按此文乃申明上文遷任求舊之義然云世選爾勞  
予不掩爾善則雖世家子弟亦必擇其賢者而用之

商考信錄

卷之二

三

非概以嫡長世及為常也蓋商世俗猶近古雖天子  
亦有立弟立庶者况於卿大夫猶晉成景以前卿雖  
世及猶擇其人至平頃以後而遂以父死子繼為固  
然也觀此可知世變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眾咸  
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  
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予若籲懷茲

新邑亦惟汝故以不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

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

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

其或稽自怒曷瘳○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此盤庚中篇乃誥萬民者觀其諄諄訓誡猶有上下

一體之意若在後世惟以政率之以刑驅之耳於此

知殷道雖衰而古風猶未泯也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眾曰無戲怠懋建大

商考信錄

卷之二

三

命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眾爾無  
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罔有  
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同上

此盤庚下篇乃既遷之後通告臣民者無總于貨寶

與孟子先義後利之意同於此知盤庚之使民以義

是以卒能成其志也

備覽○盤庚之時殷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

故居殷道復興諸侯來朝史記殷本紀



世儒多謂盤庚改商為殷綱目前編因之於陽甲以前皆書曰商王於盤庚以後皆書曰殷王於盤庚之元祀書曰遷都於殷改國號曰殷余按商書盤庚篇云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是盤庚未遷以前已稱殷也商頌殷武篇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是盤庚既遷以後猶稱商也詩云殷商之旅又云咨汝殷商而書微子一篇或稱殷或稱商參差不一是殷與商可以連稱亦可以互稱也安在其為改號也哉蓋商

商考信錄

卷之二十

西

者湯之國號而殷者則商之邑名後世所謂建都之地是也其稱為殷商猶其稱為京周也商邑於殷而遂號為殷猶韓邑於鄭而遂號為鄭魏邑於梁而遂號為梁也商遷於他邑而皆名之為殷猶晉遷於新田而仍名之為絳楚遷於都而仍名之為郢也不得以為盤庚所改故今不從其說

備覽○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小辛崩弟小乙立  
備覽○小乙崩子武丁立

武丁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備覽○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

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

商考信錄

卷之二十一

五

附論○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

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補傳說舉於版築之間

存參○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傳說以來升以為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



不瘳若既不視地厥足用傷

楚語

偽尚書說命云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  
羣臣咸諫于王曰嗚乎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  
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  
稟命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  
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子言乃審  
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  
作相王置諸其左右云云余按夢恍惚之境也傳曰

商考信錄

卷之二

末

國將興聽於人將亡聽於神子不語怪力亂神自古  
帝王賢聖未有以夢為據者况命相尤天下之大事  
乎孟子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左右皆曰賢未可也  
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是以  
古之聖人必稽於衆奏以言試以功歷試皆效然後  
用以為相其難也如此烏有決之於一夢者乎且使  
天果可以夢賚良弼則誠能格天者莫堯舜若矣堯  
之舉舜舜之舉禹皋陶皆稽於衆奏以言試以功而

後得之天皆不以夢示之也惟春秋傳叔孫氏之豎  
牛以夢進史記田單之神師以夢進然是妖耳詐耳  
豈所以語於聖賢之事也哉秦誓曰天視自我民視  
天聽自我民聽古之聖人言天者皆以人未嘗求之  
於冥漠也秦漢以後妖言迭興漢光武始以讖命三  
公明肅帝至以亂行賞罰而或不愜於衆或藉以濟  
其私史冊炯然為世永戒嗚乎寧武丁之賢聖而有  
是哉或謂武丁嘗歷民間知說之賢既立欲用為相

商考信錄

卷之二

末

恐卿士不服故托之於夢其說巧矣不知今說命之  
文實采諸史記而史記又本諸國語而衍之者然國  
語載武丁之書祇自明不言之故絕無帝賚良弼之  
文所謂求四方之賢聖亦初不謂專求說也四方之  
賢聖者衆詞也說其最賢聖者耳云以象夢者據象  
之所示夢之所感以為求之之端非不考其言行而  
但求其形之肖也若如今說命所云則當云以象夢  
求良弼於四方不當云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矣蓋



國語象夢之文本近附會自史記衍之遂真以為夢中見之偽尚書再衍之遂若天召武丁而面賜之古今之書愈轉而愈失其真者大抵如此亦不必強為之說也然使此事見於莊列呂覽則唐宋諸儒必有斥其妄者以其名為尚書之故遂相視不敢議即或疑其不經不過曲為之解而已卓識之難亦可慨矣故今不采偽書史記之文而但載國語之言以存參學者從容考其真偽可也

商考信錄

卷之十一

九

撻彼殷武奮伐荆楚深入其阻哀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

緒 詩商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

易既濟卦

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

孟子

按孟子既云天下歸殷久矣而下復云武丁朝諸侯有天下則所謂歸殷者乃當賢聖之君之時非謂天下無一日不歸於殷也以賢聖之君之多也故統言

之日久耳

附錄○高宗彤日越有雉雉而巳日惟先格王正厥事

書高宗彤日

尚書大傳載祖已言謂遠方將有來朝者三年編髮

重譯來朝者六國其說與尚書文不合蓋後人妄為

附會者今不錄

附錄○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棗是承

頌

詩商

商考信錄

卷之二

九

按高宗彤日篇或以為高宗祭成湯或以為後王祭

高宗然篇首既云高宗彤日高宗廟號也則以為祭

高宗者近是而詩稱武丁孫子則亦作於武丁之後

者但皆不知為何王事故並附於武丁之後

備覽○武丁崩于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

史記殷本紀



祖甲 稟辛以後諸王附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書無逸

偽孔傳釋無逸篇祖甲云湯孫太甲為王不義久為

小人之行伊尹放之桐三年起就王位此以德優劣

立年多少為先後故祖甲在下殷家亦祖其功故稱

祖蔡傳駁之今載其說於後

蔡九峰無逸篇傳孔氏以祖甲為太甲蓋以國語稱

商考信錄

卷之二

辛

帝甲亂之七世而殞意以為帝甲必非周公所稱者

又以不義為王與太甲此乃不義文似遂以此稱祖

甲者為太甲然詳此章舊為小人作其即位與上章

爰暨小人作其即位文勢正類所謂小人者皆指微

賤而言非謂儉小之人也作其即位亦不見太甲復

政思庸之意况殷世二十有九以甲名者五王以太

以小以沃以陽以祖別之不應二人俱稱祖甲國語

傳訛承認旁記曲說不足盡信要以周公之言為正

又下文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

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舉之詞也則祖甲

之為祖甲而非太甲明矣

余按馬鄭舊說皆以祖甲為武丁子自王肅恃其門

闕好攻鄭氏始以祖甲為太甲偽傳所云實本於此

細核偽書偽傳之說大抵皆出於肅故正義云傳說

絕無傳者至晉世王肅註書始似竊見孔傳不知此

乃王肅之徒采肅之說偽撰此書以為攻鄭氏之助

商考信錄

卷之二

辛

正與偽撰家語之旨相同齊梁之代經學斷絕因以

為實時世焯炫苟喜新異遂廢鄭註穎達不能為乃

祖蔡其誣反從而袒護之以致鄭學失傳千有餘年

皆薄之王肅之謬說甚矣人之重名而不重實也蔡氏

之辨言矣然吾猶惜其不能直抉孔傳之偽而使安

隱抱不白之冤也

備覽○帝甲崩于稟辛

漢書及帝王世紀皆作惠辛

立稟辛崩弟庚

字疑丁立本紀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書無逸

備覽○庚丁崩于武乙立殷復去亳徙河北武乙無道

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為行天神不勝乃饜辱

之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

史記殷本紀

備覽○武乙獵於河渭之間暴雷武乙震死于太丁

竹按

書紀年當立上

商考信錄

卷之十一

三

備覽○太丁崩于帝乙立

上月

帝乙

自成湯咸至於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樂有恭不敢自暇

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書酒誥

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

書多方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

書多士

備覽○帝乙立殷益衰

史記殷本紀

按書無逸篇稱祖甲以後諸王生則逸惟耽樂之從

而此三篇乃云不自暇逸罔不明德何哉蓋古人之

商考信錄

卷之十一

三

文多大畧言之以其不若紂之酣身即謂之不自暇

逸不若紂之暴虐即謂之明德慎罰恤祀耳且此乃

為殷眾而言故不暇細辨其優劣也言各有所當學

者當善求其意不可以詞害志而謂帝乙以前皆賢

君也

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

易歸妹卦

按此文必有所本若但用卦爻起義則何所見必歸

之帝乙乎故今全載其文



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 左傳哀公九年

宋祖帝乙 左傳文公二年

史記殷本紀云帝乙長子曰微子啟啟母賤不得嗣

少子辛辛母正后立為嗣是以微子與紂為異母也

呂氏春秋乃云紂母之生微子啟與仲衍也尚為妾

已而為妻生紂紂之父母欲置微子啟以為太子太

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紂故為

後由是叙次古史者多因之余按書微子篇但以王

商考信錄

卷之二

五

子稱之至於同母異母為兄為弟經傳皆無明文惟

牧誓篇有云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迺王父似指箕

比而言母弟似指微子而言恐微子乃紂之同母弟

未必果紂之異母兄也至於呂覽之說尤為乖謬古

者本無以妾為妻之事春秋時雖有之然亦但以妾

冒妻之稱耳未有正名而立妾以為妻者也即令帝

乙果有此事彼既已妻妾不辨矣復何辨於嫡庶而

堅持立嫡之議如此哉夫妾既為后矣則妾之父母

即后之父母也妾之子女即后之子女也不子其故

子則亦將不父其故父乎湯武皆以諸侯為天子若

如大史之說亦當立其為天子後所生之少子而不

得立其為諸侯時所生之長子乎此雖至愚者不至

是也且大史誠能據法而爭何不爭之於立妾為妻

之日而爭嫡庶於一人之子也妾反可以為后而妾

之子反不可以為太子乎蓋史記呂覽之言皆因春

秋傳元子之文而附會之者史記以為元子者長子

商考信錄

卷之二

五

之稱而長子不當不立故意其必庶長也呂覽以為

元子者嫡長之稱而嫡長尤不當不立故意其生時

而母猶為妾也不知元子之文本不必泥紂死無後

而微子承殷祀即謂之元子也可武王非長也而金

縢稱為元孫魯仲孫氏亦稱為孟氏漢文帝乃高帝

第四子而淮南王稱為大兄蓋與大皆長之義也安

得執其一字而疑之乎然史記之言雖未必果然而

固有此理若呂覽乃必無之事而世之論者咸信之



或以大史泥立嫡之說為非或以大史持立嫡之議為是皆可謂夢中而說夢者矣至以微仲為微子弟其說亦謬記曰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廼而立衍則衍乃微子之子明矣果帝乙之子當別有祿邑何得乃冒其兄之封爵乎史記亦謂衍為微子之弟蓋沿此說之誤故今皆不載

附錄○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

商考信錄

卷之二

美

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孟子

按此文所稱不見於他傳記不知為何王之事孟子

生秦火以前古書存者尚多蓋必有所考而知之然

云暴君代作則固統夏商兩代之非一人之事矣

姑附錄於此

備覽○帝乙崩于辛立

史記殷本紀

紂

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孟子

備覽○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

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

皆出已之下史記殷本紀

說苑云帝辛時爵生鳥於城隅占之曰小以生巨國

家必社帝辛喜亢暴無極遂亡殷國余按小而生巨

商考信錄

卷之二

毛

新序以為宋康王事向所推為黑青者也蓋傳聞者

異詞向遂兩載之耳今不錄

箕子者紂親戚也史記宋微子世家

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同上

世儒謂箕子比干皆紂之叔父余按史記但稱為紂

親戚孟子稱比干為王子以為諸父似矣若箕子則

未有以見其為紂諸父也世儒蓋因誤讀孟子王子

比干箕子膠鬲之父而謂王子兼下二人言之不知



比干爵邑不著故連王子為文箕子自有爵邑豈得復以王子冠之若云王子箕子尚復成文義乎告子篇稱微子比干皆以為紂叔父乃文義之小誤然無箕子則箕子或商宗室世卿亦未可知不得懸斷為紂之諸父也

備覽○紂始為象箸箕子歎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栝為玉栝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與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

史記朱微子世家

商考信錄

卷之二

无

膠鬲舉於魚鹽之中

孟子

晉語云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呂氏春秋云武王使叔旦就膠鬲於次四內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為三書同詞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內皆以一歸余按孟子以膠鬲與傳說並稱又與微子箕比皆稱為賢烏有與妲己比與周人盟以傾其國者哉蓋國語亦戰國人所作戰國之士固多毀聖賢以快其意者至呂氏春秋

尤不足為怪說並見後豐鎬別錄伯夷叔齊篇中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

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

書酒誥

備覽○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

晉語

備覽○愛妲己妲己之言是從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

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

商考信錄

卷之二

无

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伋官室益廣沙邱苑臺多取野

獸蜚鳥置其中

史記殷本紀

此言紂荒於酒色事故先列之

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書牧誓

其在受德啓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席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

書立政

備覽○用費中為政費中善諛好利殷人弗親又用



來惡來善毀讓諸侯以此益疏史記殷本紀

備覽○商容賢者百姓愛之紂廢之同上

韓詩外傳云商容嘗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

不能遂去伏於太行余按商容紂之臣也豈容有伐

紂之心又豈能有伐紂之力微箕比干皆商貴戚大

臣尚不敢萌此念况容之微賤乎此後人所妄托故

不錄

此言紂用舍失宜事故次列之

商考信錄

卷之二

辛

厥終智藏瘵在夫知保抱携持厥婦子以哀籲天祖厥亡出

書召誥

此言紂失民心事故又次列之

附錄○商紂為黎之蒐東夷畔之左傳昭公四年

此事不知當在何年姑附錄於此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於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昏人

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茲天

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廸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

曷不降威大命不孛今王其如台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

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

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書西伯指黎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

我用沈酗於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

鄉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扣為敵讎今

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日父師少

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老遜于荒今爾無指告子顛隳若之何

商考信錄

卷之二

辛

書微子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

咈其考長而有位人今殷民乃饗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

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又饑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

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王

予出迺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隳自靖人自獻于先

王我不顧行遜同上

父師少師史記以為太師疵少師彊偽孔傳及蔡傳



皆以爲箕子比干余按史記稱疵疆抱其樂器而奔周則是皆樂師耳玩書父師所言殊不類樂官語傳不之從是也然以爲箕比亦初無所據且比干紂王子似爵卑而無祿邑者若爲少師尊矣不應微箕皆以封爵著而比干獨以名稱尤可異者世既以父師爲箕子矣而又以箕子爲紂叔父夫紂叔父則王子也箕子身爲王子乃以王子稱微子乎大抵後儒之失皆在於強不知以爲知古書既缺不知其名則亦

商考信錄

卷之二

三

已矣必欲強指其人無怪乎其舛也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是余所深慕爾

按微子與父師所言紂失道事不過沉酗于酒而已而所言殷民之失乃居大半焉曰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先曰小民方興相爲敵讎曰攘竊神祇之犧牲牲曰歛召敵讎曰罪合于一此皆殷民風俗之敝非謂紂也然風俗之敝由於所用之非人故言草竊姦先卽繼之以卿士師師非度言攘竊敵讎必先之以

嗚其考長也而老成所以不用羣臣所以失職則皆由於紂之荒於酒色而不慎於用舍不勤於政事是以微子父師皆先言其沉酗于酒而戕黎亦以民罔弗欲喪歸咎於淫戲也是知立國之道當正其本而用人尤在所當慎孔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季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以衛靈之失道猶能保其國况於中主又况於賢主乎然則人君之

商考信錄

卷之二

三

要務可知已矣

附論○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論語子張篇

戰國策稱紂醢九侯脯鄂侯史記稱紂有酒池肉林保逐之戲炮烙之刑新序稱紂爲鹿臺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臨望雲雨帝王世紀稱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烹伯夷考爲羹以賜文王水經注稱老人晨將渡水而沈吟難濟左右曰老者體不賢故也紂



乃新脛而視髓由是偽古文尚書遂以焚炙忠良列  
剔孕婦斬朝涉之脛等語入泰誓篇中余按紂之不  
善尚書微子牧誓等篇言之詳矣約其大概有五  
一曰聽婦言牧誓所謂牝雞之晨者也二曰荒酒酒誥  
所謂酣身微子所謂酗酒者也三曰怠祀牧誓所謂  
昏棄肆祀微子所謂攘竊犧牲者也四曰斥逐貴  
戚老成牧誓所謂昏棄王父母弟微子所謂耄遜于  
荒弗其考長者也五曰收用兇邪小人牧誓所謂多

商考信錄

卷之二

書

罪逋逃是信是使立政所謂羞刑暴德同于厥邦微  
子所謂草竊姦宄罪合于一者也論語之稱三仁晉  
語之述如已皆與此合即大雅蕩之篇為後人之託  
言而其譏切紂失亦不外此五端蓋惟迷於酒色是  
以不復畏天念祖以致忠直逆耳讒人倖進故牧誓  
必推本於婦言酒誥悉歸咎於荒腆惟仁賢不用而  
培克在位是以民罹其殃故召誥於祖亡出執必推  
本於智藏厥在也經傳之文互相印證紂之不善了

然可見初無世俗所傳云云也然則世所傳紂之事  
猶今人語誠必歸之諸葛孔明劉伯溫語奸詐必歸  
之曹操也猶以周新折獄之事盡加之海瑞也其意  
不過欲甚紂之惡耳不知君子之論貴於持平不但  
當為聖王辨其誣亦不必為暴主增其罪且使人知  
紂之惡未至如世所傳而已足以亡國其為後世炯  
戒不更大乎故今但載尚書之文及晉語之與尚書  
合者於史記則采其近似者列之備覽其餘不近情

商考信錄

卷之二

書

理之事概弗載焉亦子貢之意也紂之虐不及於天  
下說已見前夏桀篇中  
論語微子篇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論語微子篇  
附論○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史記殷本紀微子之去在箕奴比死之前而宋世家  
則載之於箕比受禍之後且記微子言云父子有骨  
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而不聽則隨而  
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少



師乃勸微子去遂行其意似驚於箕比之事而云然者余按諫不聽而去乃異姓疎遠之臣然耳微子商之懿親豈得以此爲比且本紀世家之文既相矛盾而世家又載尚書微子篇文於箕比未諫之前則是司馬氏原無定見也細玩微子一篇似微子雖紂兄弟而實不與於政事者所處之地與春秋傳衛文公頗相類與箕比之有官守者不同是以父師少師皆不以諫勸之而但云王子弗出我乃顛隳不必待箕

商考信錄

卷之二

美

比之受禍而後去也史記以爲數諫不聽大抵亦出於揣度耳故今但以論語原文次之而世家之文不錄焉  
韓詩外傳云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見過卽諫不用卽死忠之至也遂諫三日不去朝紂囚殺之又云比干諫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忠也二者不可然且爲之不祥莫大焉遂解髮佯狂而去

是比干死而後箕子奴箕子以比干之死爲非也史記宋世家云紂爲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爲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佯狂而爲奴又云王子比干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剗視其心是箕子奴而後比干死比干以箕子之奴爲非也余按箕比

商考信錄

卷之三

美

之奴與死皆由所遇之殊非必自期於奴死也且箕子不諫則已被髮佯狂欲何爲者此必箕比皆驟諫紂幸而紂怒未甚則取而奴之不幸而紂怒甚則取而殺之耳謂箕子不辭奴則然謂箕子自欲奴則不然謂比干不畏死則可謂比干必欲死則不可也二書之文皆後人因二人之奴與死而代爲之言者是以其言淺近輕率而亦不得聖賢之心也殷本紀載此事其先後與詩傳同而與宋世家互異然則子



長亦自無定見矣所稱箕子懼乃佯狂為奴者亦非是箕子固非懼死之人而死不死亦不在於為奴與否也要之三仁者賢同事之先後原可不必區別但論語文簡直疑得其實宋世家之先後與論語合而所稱剖心者詩傳無之恐亦出於附會故今但載論語之文而本紀世家詩傳之言悉不錄

箕子之明夷 易明夷卦

附論。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易象下傳

商考信錄

卷之二

庚

附錄。紂克東夷而隕其身 左傳

附錄。河竭而商亡 周語

克東夷與河竭俱不知何年事姑附錄於此

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 左傳宣公三年

備覽。周武王於是遂率諸侯伐紂亦發兵距之牧

野甲子日紂兵敗紂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赴火而

死 史記殷本紀

春秋傳云蔡穆侯將許偃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許男

面縛銜璧大夫衰糝士輿概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啟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概禮而歸之楚子從之史記云武王克殷微子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金仁山通鑑前編駁之曰武王伐紂非討微子也使微子未遯面縛銜璧亦非其事也且武王豈不聞微子之賢寶王家備三恪何不以處微子而顧首以處武庚也故面縛銜璧必武

商考信錄

卷之二

庚

庚也後世失其傳耳若微子則遯於荒野武王釋箕

子之囚封比干之墓百爾恩禮舉行悉徧而未及微

子以微子遯野未獲也 此文據綱目前編何孟春曰

按書殷紂無道微子去之在武王克殷之前何應當

日而有是事已去之後無復還之理而牧野之戰亦

必不從人而伐其宗國也意此殆非微子事而逢伯

之言特託之古人以規楚子乎徐孚遠曰武王既立

武庚而又復微子之位則是微子與武庚同在故都



也厥後武庚之叛微子何以初無異同之迹然則武王克商微子未嘗來歸也由三子之言觀之則微子之不在殷明矣蓋武庚既誅之後乃求得微子而立之若魯召叔孫豹於齊齊召鮑國於魯者然初無所謂銜璧面縛之事也然仁山謂面縛銜璧為武庚孟春謂逢伯託古人以規楚子則猶過於信傳而曲為之解者蓋不但微子無銜璧事即許男亦無銜璧事也何者楚之圍許非爭許也特以齊帥諸侯伐鄭楚

商考信錄

卷之二

平

欲救鄭而畏其強故不得已圍許冀齊之移師以救許耳是以齊師一來楚師即退楚之不爭許明矣藉使許欲叛齊即楚亦當在楚圍許之時豈有待楚歸國始帥其臣棄國遠涉而以蔡以求降者且許果降於楚則以後當遂從楚何以此後許仍事齊而楚亦聽之乎比其前後觀之此乃必無之事蓋楚人自張大之言左氏蒐羅太廣而誤采之耳不必別為之說也

帝王世紀云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太公及周公至皆然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云云余按商容殷之賢臣當此時非去則隱耳必不率百姓而觀其國之亡也且周之君臣與衛各別豈容屢悞此乃後人形容之詞非其事實故不錄

備考○契為子姓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有殷氏來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孔子曰殷路車為善而

商考信錄

卷之二

學

色尚白

同上



大名崔東壁先生著

# 豐鎬考信錄

嘉慶丁丑二月太谷縣署中刻

## 豐鎬考信錄自序

夏商皆以代稱周何為獨係以豐鎬也周至幽王之世而止也周何為止於幽王也東遷以後載籍較多稱引亦繁辨之不勝其辨且非聖王賢相得失所關故從簡也何為於成王獨係之以周公之相也曰周公者上繼文武下開孔子者也故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又曰悅周公仲尼之道韓子曰文武周公傳之孔子此非特表之不可也而周公之事即成王之政又非可分係者故係之以周公相成王也周豐鎬考信錄自序

何為始於稷也稷播種以開周故叙文武之政必追述之猶商之始於契也周之賢臣哲輔何以統附之於後也曰周之人才盛矣太公召公創業守成之功固已他如泰伯之讓伯夷之清召穆公之闢四方衛武公之稱睿聖亦卓卓者皆不可以從畧故別為一卷統附於後也



豐鎬考信錄目

卷一

后稷

公劉

太王王季

文王上

卷二

文王下

武王上

卷三

武王中

武王下

豐鎬考信錄

目

卷四

周公相成王上

周公相成王中

卷五

周公相成王下

文武周公通考

周公事蹟附考

卷六

成康之際

昭王

穆王

共王懿王孝王

夷王

卷七

厲王

宣王

幽王

卷八

泰伯虞仲

伯夷叔齊

齊太公

召康公

召穆公

衛武公

豐鎬考信錄

目

二



豐鎬考信錄卷之一

大名崔述東壁謹考

受業門人石屏陳履和校刊

后稷 不雷附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圻不副無苗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誕真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真之平林會伐平林

豐鎬考信錄 卷之一

誕真之寒水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訐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菹荏菹旆旆禾役穰穰麻麥棘棘瓜瓞嗶嗶誕后稷之穉有相之道芾厥豐草種之實茂實方實苞實種實稊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粟卽有邵家室 詩大雅  
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穰稷種稷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續禹之緒 詩魯頌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

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詩周頌

附錄○姑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 左傳宣公三年

史記周本紀云后稷母曰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棄其說蓋因大雅履帝武之文而附會之者鄭氏箋詩遂用其說至宋歐陽永叔蘇明允出皆從毛氏以為從帝嚳之行而駁史記鄭箋之非然後經義始明聖人之

豐鎬考信錄 卷之一

誣始白而朱子作詩傳獨從鄭氏且云古今諸儒多是毛而非鄭然按史記亦云然則非鄭之臆說矣又云稷契皆天生之非有人道之感不可以常理論也漢高祖之生亦類此又引張子厚之言云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余按生民之初固由氣化然氣化則純以氣化必無以半形半氣相雜而化者氣既可以為父率獨不可以為母而必待人然後能孕乎氣化如蚤



蚕生於土生於繭之繸不生於雌之腹中也形化如  
鷄鶩無雄則卵而敷矣故凡不本於雄則必不孕於  
雌若孕於雌必本於雄無古今無靈蠢皆若是而已  
矣且鳥卵者氣耶形耶人之精血爲人道鳥之卵何  
以獨爲天地之氣乎巨人者何耶鬼神耶則不得有  
足跡有跡是有形也有形是亦一物而已安得爲天  
地之氣乎凡物皆以同類相交爲正異類相交爲妖  
况不待交而但以卵與跡是戾氣之所鍾耳丹朱馮

豐鎬考信錄

卷之一

三

身龍釵孕女其說雖不經然其意猶以爲妖也吞卵  
踐跡何以獨得爲瑞乎至於漢高之生母與龍交亦  
出史記說耳不得卽以遷言証遷言也假令果有此  
事則其母爲不貞而太公不得爲高帝父矣若之何  
欲以此証聖人哉天主教之教邪教也其說荒誕難憑  
故自誣其始爲教之人曰不父而孕儒者不當爲是  
言也况其所稱者女也非婦也則是猶以有夫者爲  
不可也儒者何反不逮焉由是言之毛鄭之說是非

判然朱子乃以史記之故獨非毛而從鄭遷與康成  
皆漢人也出之鄭氏爲臆說出之司馬氏獨非臆說  
耶司馬氏之誣多矣其顯與經傳異及前後自相矛  
盾者無慮數百奈何欲盡以爲實乎甚矣說之貴於  
怪也怪則人信之不怪則人不信之矣嗟乎蘇明允  
之議論紕繆者蓋不乏矣朱子之解經最爲純粹者  
然至稷契之事則蘇之論反純粹而朱子之說反荒  
唐斯誠理之不可解者矣故今不載踐跡之事說並

豐鎬考信錄

卷之一

四

見前商契篇中

補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  
王不宥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翟之間

周語

附錄○文武不宥

左傳文  
公二年

備覽○不宥卒于鞠立鞠卒于公劉立

史記周  
本紀

史記周本紀云后稷卒于不宥立帝王世紀云后稷  
納姑氏生不宥後世說者遂以不宥失官爲在太康  
之世余按國語云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誰周



云言世稷官是失其代數也若不啻親棄之子至文  
王千餘歲惟十四代亦不合事情史記正義又引毛  
詩疏云虞及夏殷共有千二百歲每世在位皆八十  
年乃可充其數耳命之短長古今一也而使十五世  
君在位皆八十許載子必將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  
以理而推實難據信也以此二說觀之則不啻之父  
乃棄之裔孫襲為后稷者不啻非棄子也國語所稱  
夏衰蓋謂孔甲以後謂在太康之時誤矣故今不從

皇朝考信錄

卷之一

五

本紀世紀之說

公劉 高祖亞附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易疆迺積迺倉迺裹餼糧于囊于囊  
思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威揚爰方啟行篤公劉于胥斯原  
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嶽復降在原何以舟  
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溇原迺陟南  
岡乃親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  
語語篤公劉于京斯依踳踳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  
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篤公劉既溥  
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  
田為糧度其夕陽幽居允荒篤公劉于幽斯館涉渭為亂取  
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迺其過澗止旅迺密  
芮鞠之即 詩大雅

皇朝考信錄

卷之十

六

按此篇首章云匪居匪康迺易疆迺積迺倉此三  
句義相生蓋惟其不自安逸所以盡力於疆易之間  
而農事無不治惟其勤於農事所以歲豐禾茂積貯  
日盛也然亦非但此也通篇之文皆自匪居匪康來



陟岡觀京度原徹田以至涉渭取厲何一非匪居匪康之事乎詩人誠善於立言哉

按此詩則周之徹法始於公劉不始於武王也蓋自不窋竄戎以後地非安樂事多草創歷三世至公劉有令德而生聚亦漸蕃物力亦漸充於是始擇善地而遷立法定制以垂永久其後遂守之而不改耳綱鑑乃於武王克商之初書立徹法誤矣說並見三代經制通考中

豐鎬考信錄

卷之一

七

首二章叙公劉經營遷國之事次二章言遷居於京末二章叙其疆宇之濶生聚之繁并記徹法所由始也前二章言京後二章言幽者京其建國之地幽則統一國而言之故至既溥既長之後始言幽也

備覽○公劉卒子慶節立

史記周本紀

本紀稱慶節立國於幽與大雅文不合非是

備覽○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隄立毀隄卒子公非立

同上

備考○公非辟方高圉侯牟亞圉雲都太公組紺諸整

索隱引

世本文

存參○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

左傳昭公七年

存參○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

魯語

按索隱所引世本之文自公非至大王凡九世史記

周本紀則云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

豐鎬考信錄

卷之一

八

圉卒子公叔祖類立公叔祖類卒子古父亶父立僅五世耳帝王世紀以辟方為公非字雲都為亞圉字組紺諸整為一人名即公叔祖類也余按不窋下至文王據本紀僅十有四世其數之不符前已辨之矣然即使不窋當夏末造其世數亦仍不止於是也不窋之竄在夏桀前至文王時不下六七百歲安得每君皆享國至五十年之久乎漢書古今人表以雲都為亞圉弟然則辟方侯牟諸整皆當別為一人非其



字矣况毀喻以前皆但舉其名何以公非以後四世皆兼舉其字蓋史記因國語之文而遺此四世世紀又因史記之文而強為說以曲全之者也世本之文雖亦不能保無漏悞然多此四世則較之史記於事理為近故今列之備考

豐鎬考信錄

卷之一

九

大王 即公直父 王季 即季歷

史記周本紀稱大王曰古公朱子詩傳因之曰古公號也余按周自公季以前未有號為某公者微獨周即夏商他諸侯亦無之何以大王乃獨有號書曰古我先王古猶昔也故商頌曰自古在昔古我先王者猶言昔我先王也古公直父者猶言昔公直父也公直父相連成文而冠之以古猶所謂公劉公非公叔類者也故今以公季例之稱為公

豐鎬考信錄

卷之一

十

直父云

厥亦惟我周大王王季克自抑畏 書無逸

古公直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 史記

周本紀

補于王事德驚 孟

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



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上同

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詩大雅

按自公劉居邠至大王已十餘世矣必無未有家室

而尚穴居之理况公劉一詩所稱几筵鞶珌屬銀之

屬服用咸備亦絕不似穴居者然而此詩乃云爾者

疑大王去邠之後先暫居於沮漆之上陶復穴以棲

身始定居岐山始築宮室耳公劉篇中亦無一言及

沮漆者則似沮漆非邠地也故今錄此章於去邠之

豐鎬考信錄 卷之一

後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紆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

宇周原膺膺華黍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日止日時築室

于茲上同

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

也從之者如歸市孟子

廼慰廼止廼左廼右廼疆廼理廼宣廼飲自西徂東周爰執

事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散作廟

翼翼林之陬陬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馨  
鼓弗勝廼立臯門臯門有仇廼立應門應門將將廼立冢土  
戎醜攸行詩大雅

朱子論語註云大王之時商道浸衰而周日彊大季

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大伯不

從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大伯知之即與仲雍

逃之荆蠻夫以大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

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

豐鎬考信錄 卷之一

極為何如哉其後元金仁山駁之以為非是而近世

稼書陸先生復申朱子之意以仁山之說為謬余按

大王欲傳季歷以及昌其說本之史記史記但載大

王言云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初未嘗有大王欲

翦商之說也朱子從而增之以為大王當已之身即

欲奪商天下誤矣仁山駁之是也且其辨亦甚明而

後儒猶云云者無他震於孔子至德之稱以為避弟

之節小存商之義大故不肯舍彼而就此耳夫論古



之道當先平其心而後論其世然後古人之情可得若執先入之見不復問其時勢而但揣度之以為必當然是莫須有之獄也烏足為定論乎大王之事詩孟子言之詳矣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孟子曰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下居焉大王流離播遷之不暇而暇謀商乎詩云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又云帝省其山柞械斯拔松栢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孟子曰文王以百里是

豐鎬考信錄 卷之一

三

大王雖遷岐而生聚猶未衆田野猶未闢至於王季始啟山林文王然後蕃盛而疆宇猶僅於百里也大王之世周安得日疆大哉且使大王如果疆大則何不使後世上逐獯鬻於塞外以雪社稷之恥乃反晏然不以為事而欲伐天下之共主是司馬錯之所不為也大王豈為之乎記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古之帝王皆非有命於得天下者也天與之人歸之不得已而受之耳南河陽城之避不待言矣即

鳴條牧野亦如是而已受球受共以後三分有二之餘但使桀紂之惡未甚猶不肯伐之也况大王新造之邦叢爾之士乎且夫大王天下之仁主也當其在邠也獯鬻無故侵之而猶不與之角事之不免而遂去之大王之心亦可見矣烏有喘息甫定而欲翦商者哉今論者但欲表大伯之忠貞遂不惜誣大王以覬覦但取其論之正大遂不復顧其事之渺茫過矣凡已所有而以與人曰讓人以所有與己而已不受

豐鎬考信錄 卷之一

四

則不曰讓而猶或謂之讓未有以不肯無故奪人所為而亦謂之讓者天下商素有之天下也於周何與焉而大伯得以讓之若大伯可謂之讓商則伊尹亦可謂之讓大甲周公亦可謂之讓成王諸葛武侯郭汾陽亦可謂之讓漢唐乎然則非但時勢之不符也即文理亦難通矣由是言之大伯自讓王季耳與商初無涉也日然則詩何以稱大王翦商傳何以言大伯不從論語何以與文王皆謂之至德也日孟子曰



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况闕官一詩語尤  
 夸誕僖公乞師於楚以伐齊爲楚戍衛又會楚於薄  
 於宋而此篇反謂之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其叙現  
 在之事猶誣如此况追叙數百年以前之事烏在可  
 信以爲實邪左傳之文史記嘗采之矣晉世家云大  
 伯亡去是以不嗣以不從爲亡去是所謂不從者謂  
 不從大王在岐耳非有他也杜氏始有不從父命之  
 言然云不從父命俱讓適吳則似亦謂立已之命耳

豐鎬考信錄 卷之一

五

未見其爲翦商之命也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  
 諫而死三人行不同也而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大  
 伯之與文王何必同爲一事然後可以同謂之至德  
 乎然史記大王欲立季歷之言本不足信後儒紛紛  
 之說實皆此言有以啟之惜乎仁山之辨之未及於  
 是也說見後大伯虞仲篇中

古公有長子曰大伯次曰虞仲大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  
 大任皆賢婦人

史記用  
 本紀

古公卒季歷立是爲公季公季修古公遺道篤於行義  
 綱目前編殷王小乙二十六祀古公遷岐又四十四  
 年當武丁之四十一祀而季歷生又五十四年當祖  
 甲之二十八祀而文王生是年古公卒自遷岐至是  
 凡九十七年又四十七年而後季歷卒說者遂據此  
 年以曲全朱子翦商之說謂小乙之世殷道已衰故  
 大王有翦商之志賴大伯不從而逃之是以武丁得  
 以中興余按尚書無逸一篇歷紀古賢君享國之久  
 自中宗高宗祖甲以及文王而於大王王季但云克  
 自抑畏不言其年則是享國不甚久也若大王享國  
 百餘年壽百有數十歲季歷亦年百歲何得周公皆  
 畧而不言乎殷自小乙至紂凡十世去兄終弟及者  
 二君實凡八世文王與紂同時而大王乃在小乙之  
 世以三世當八世此必無之事也况遷岐之日姜女  
 同來則季歷之生大姜當不下六七十歲舛誤如此  
 其可據之以定經義之是非乎且姑無論其年之不

豐鎬考信錄 卷之一

去



足信也縱使果然而遷岐之後三年武丁已立權樞  
猶未及壞柞械猶未及拔翦商安得如是之易季歷  
於後四十四年始生文王於後九十七年始生大王  
何以預知其有聖孫而大伯又將讓之於誰乎蓋大  
主原無翦商之志而遷岐亦斷不在小乙之時當在  
祖甲既沒商政浸衰之後是以獯鬻憑陵而無復有  
問之者耳自庚丁至紂凡五世則與周之三世前後  
相距尚不甚遠而於理為可信矣學者知大王立國

豐鎬考信錄

卷之一

七

之時商政已衰自是遂不復振然後商周之事可得  
而論

帝省其山柞械斯拔松栢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

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詩大雅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猶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

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同

竹書紀年有文丁史記作殺季歷事後漢書註引紀

年文稱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又伐燕京之

戎周師大敗又伐余無之戎克之命為殷牧師其後  
又伐始呼之戎克之又伐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而  
孔叢子亦言帝乙之時王季以功九命作伯受圭瓚  
秬鬯之錫由是皇王大紀及綱目前編皆采其文而  
世亦往往信之余按大雅稱周先世功德詳矣而於  
王季獨畧惟皇矣之三章四章稱之然亦不過曰柞  
械斯拔松栢斯兌而已曰因心則友克明克類克長  
克君而已然則王季乃謹慎愛民之主能修先業者

豐鎬考信錄

卷之一

六

原無多事功可紀也藉令果有為牧之事克戎之功  
錫圭瓚秬鬯之典詩人何得不一述之而但稱其家  
庭之雍穆田野之墾闢乎王季之事雖不可詳考然  
以大王文王推之大王侵於獯鬻而事之而去之如  
無商也者文王伐密伐崇而取之而居之亦如無商  
也者則王季之世商政固不行於河關以西而是時  
周亦尚微不能自通於商也安得受商命而為侯伯  
而見殺於商也哉且紀年以殺季歷者為文丁孔叢



子以命季歷者爲帝乙帝乙文丁子也季歷既死於  
文丁之世帝乙安得而命之蓋自詩書以外凡以  
秦漢之間言商周事者皆出於揣度是以互相矛盾  
而後儒猶欲據以爲實復爲說以曲全之疎矣嗟夫  
世之論周者於大王則以爲有翦商之志於王季則  
以爲爲商牧師侯伯而見殺於商於文王則以爲爲  
商三公而囚於羑里於武王則以爲父死不葬而伐  
商爲伯夷叔齊所斥絕似後世羈縻之屬國桀驚之

豐鎬考信錄

卷之一

九

君長若晉之慕容符姚宋之西夏今日修貢而明日  
援邊弱則受封而強則爲寇者嗚乎會謂聖人而有  
是哉蓋其所以如是說者有二一則誤以漢唐之情  
形例商周之時勢一則惑於諸子百家之言而不求  
之經傳故致彼此抵牾前後不符今但取詩書孟子  
言商周之事者熟讀而細玩之則其事了然可見周  
固未嘗叛商亦未嘗仕於商商自商周自周總因商  
道已衰政令不行於遠故周弱則爲纘鬻所迫而去

之周強則伐崇密之地而有之聖人之事本自磊磊  
落落但後儒輕信而失其真耳故今於諸家所言王  
季之事概不載說並見前大王及後文王武王篇中

公季卒子昌立是爲西伯

史記周本紀

豐鎬考信錄

卷之一

十



文王上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

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詩大雅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同上

備覽○文王在丹不憂在傅弗勤處師弗煩晉語

備覽○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

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日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日

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

豐鎬考信錄 卷之一

圭

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

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

膳命膳宰日未有原應日諾然後退禮記文王世子

此原文王之始○帝王世紀稱文王龍顏虎眉身長

十尺有四乳余按文王之聖以德不以形且古未有

影堂何由得知其詳皆後人之所附會耳惟文王十

尺見於孟子然特曹交傳聞之語不足據孟子固日

奚有於是矣故今不錄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詩大雅

誰誰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同上

此文王修身事○按詩書中稱文王之德者不可枚

舉且亦人所共知無庸悉載載此二章之文以見大

凡

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浹○親迎于渭造舟

為梁同上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同上

豐鎬考信錄 卷之一

圭

此文王宜家事○詩周南自關雎以下五篇序皆屬

之后妃朱子本之作傳遂以文王太妣當之余按齊

魯韓三家皆以關雎為康王時作而魯詩出於申公

史稱申公教無傳疑疑者則缺不傳當非無據而云

然者惟所云陳古刺今則篇中初無此意疑漢時其

徒附會為之成康正當周道之隆必世後仁豈無君

子豈無淑女而必以為文王之世乃有之乎且關雎

取興於河洲苕菜而岐陽距河絕遠少水多山風土



殊不相類葛覃之刈卷耳之采亦不似諸侯夫人事  
恐未可直以爲太姒也况序但言后妃原未指爲何  
王之后安得據此一言黜三家之說乎朱子辨栢舟  
篇序云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時世名氏不可以強  
而推至哉斯言可謂善於讀詩者矣獨於此五篇而  
必屬之文王太姒者何哉余從朱子之意不敢盡從  
朱子之言故於文王太姒之事惟採大雅明白可據  
之文而周南前五篇不錄焉

豐鎬考信錄

卷之一

董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咀矣岐有夷之行  
詩周頌

文王以百里

詩周頌

此文王立國事○按絲之述大王皇矣之述王季及  
此天作之述文王其文互相首尾蓋岐自大王疆理  
之至王季之世而柞棫始拔至文王之世而道路始  
平夷也絲之八章卽兼王季文王言之故承拔兌之  
文遂叙文王之事然則謂大王王季之世周已疆大

者其誣明矣

惟文王尚克脩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闕天有若散  
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虺彘教文王  
蔑德降于國人

書君東

按此文則文王所以澤被生民者皆由能用賢臣之  
故不及太公者蓋太公老始歸周其後又相武王成  
王則在文王之朝當不甚久故不列也○先儒說二  
南者皆謂文王徙都于豐分岐故地爲周公召公之

豐鎬考信錄

卷之一

董

采邑使周公爲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侯於是  
德化大成於內而江沱汝漢之間莫不從化余按經  
傳二公皆至武王之世始顯迨成王朝始分陝而治  
當文王時二公年皆尚少况有虢叔闕天之屬親舊  
大臣在朝必無獨任二公分治內外而反不任舊臣  
之理况分故國之地不以與諸弟諸大臣而獨賜二  
公乎蓋由說者悞以二南爲文王時詩故曲爲之解  
耳今不采



號仲號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于盟府  
左傳倍公五年

此文王用人事○史記記文王臣有鬻子劉向別錄

云鬻子名熊封於楚今所傳鬻子書有與文王武王

問答之語列子及賈誼新書頗述之由是世稱鬻熊

為文武師云余按書中所載問答之言皆淺陋無深

意義亦多近黃老明係後人之所偽托且熊釋之事

康王楚靈王嘗述之矣靈王好為誇張大言者若其

豐鎬考信錄 卷之十 善

祖果為文武師何容默而不述乎故今不載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

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書無逸

孟子書中載有齊宣王問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

孟子對以於傳有之余按文王懷保小民惠鮮鰥寡

不遑暇食其必無七十里之囿明矣蓋春秋戰國間

好事者有為此說而筆之書者孟子以為囿之大小

不足深辨而仁暴所由分在同民不同民是以云然

且果芻蕘雉兔者皆得往則是即傳記所云山澤林  
麓與民共之者豈得概謂之囿乎哉故今不錄

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

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

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

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孟子

此文王勤民事○韓詩外傳云文王蒞國八年寢疾

五日而地動有司請興事動眾以增國城文王不可

豐鎬考信錄 卷之十一 善

請改行重善遂謹其禮節皮革以交諸侯云云無幾

何而疾止余按文王孔子皆聖人也孔子疾病子路

請禱孔子曰邱之禱久矣文王豈待遇疾遇災而後

能改行為善乎且其所稱謹其禮節云云者皆尋常

之事後世賢君之所優為不足為文王貴何待八年

之後始能遇災而自勉乎國語列女傳皆謂文王生

而即有聖德其言雖過要必不至遇災變而始能為

善也又其詞意淺弱乃後人所妄撰故不錄



楚夷駘矣維其喙矣詩大雅

附錄○文王事見夷孟

尚書大傳文王伐大夷或作昆夷在虞芮成後之四年史

記周本紀文王伐大戎正義大戎昆夷是也在虞芮成之明年

余按蘇之詩八章稱昆夷駘矣九章稱虞芮質厥戚

則其先後恐不當如大傳史記所列或昆夷大戎各

一國後人誤合之邪故今依經次之

虞芮質厥成文王遐厥生詩大雅

豐鎬考信錄卷之十一

此與崇密之伐未知孰為先後而尚書大傳及史記

皆以為在伐崇密前按虞芮在雍冀間去周不甚遠

於理尚可通今姑從之

備覽○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

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

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

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

爭田為間田而退天下聞而歸者四十餘國毛詩傳

史記載此事與此傳小異史記云虞芮之人有獄不

能決乃如周入界云云又云未見西伯皆慙遂還余

按國各有君虞芮之民不得越其君而質於文王入

界而還亦不得遂謂之質成厥也似以傳說為長故

棄彼而錄此

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

旅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

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

豐鎬考信錄卷之十一

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詩大雅

偽周書言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荒外紀亦稱伐

密須後都於程余按文王之居程不見於詩書史記

詹桓伯之辭晉也但稱魏駘芮岐畢亦無有所謂程

者或謂程即孟子所稱畢郢之郢然既由郢遷豐何

得復卒於郢或以皇矣之度其鮮原居岐之陽為

遷程之證然云岐陽則是仍在岐山之下未必別一

地也大抵春秋以前事多難考或傳聞異詞或傳寫



異文均不可知不如缺之為善故不錄

附錄○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左傳昭公十五年

尚書大傳及史記復有文王伐邠事按崇密昆夷之伐皆見於經傳而邠未有及者不敢信其必實且大傳在伐密前一年史記在伐密後二年其時亦不同故今寧缺之

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鈎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豐鎬考信錄 卷之十一 堯

史記周本紀云崇侯虎譖西伯於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闕天之徒乃求美女文馬他奇怪物獻之紂紂乃赦西伯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其後西伯乃伐崇侯虎而作豐邑余按聖人以救天下為心是以東征西怨南征北怨必不因一身之私恨而興師勞民絕人之宗祀若齊之於譚晉之於曹衛者然况崇侯果恐其不利於商而告之紂其事則惡而其心不可謂非忠於

紂也豈容遽以為罪而滅之乎史記此說蓋因皇武

詩有詢爾仇方之語故附會之不知仇方云者乃國

之仇非身之仇也傳云令尹不尋諸仇讐又云以魯

國之密邇仇讐此必崇侯暴虐侵噬小國而周亦被

其害故云仇方奚必譖文王而後可謂之仇哉傳云

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是伐崇明以無道故非以譖

己故也果因譖文王而伐之傳豈得但謂之德亂乎

且周本紀謂崇侯以積善累德譖之紂殷本紀又謂

豐鎬考信錄 卷之十一 紂

崇侯以竊歎九侯告之紂司馬氏已自無定說矣烏

在其可信哉故今不載說並見後帥殷叛國條下

臨衝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誠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

附四方以無侮臨衝弗弗崇墉屹屹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

方以無拂

史記周本紀以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之年而云明

年代大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與書祖伊懼以

告紂明年伐邠明年伐崇自岐下徙都豐明年西伯



崩通鑑綱目前編悉用其年以紀周事遂以伐密伐崇爲在三分有二之後余按文王伐國多矣而皇矣詩獨稱崇密則是崇密爲大國也然於密但言侵自阮疆而已於崇則記其戰勝攻取之畧而云崇墉屹屹崇墉言言則是崇尤強也豐者崇之境也故詩云既伐於崇作邑於豐傳云崇在鄠縣豐在鄠縣杜陵西南則是漢唐建都之地崇實據之當文王在岐時地偏國狹介居戎狄而崇以大國塞其衝文王安能越崇而化行於東南之諸侯乎諸侯卽慕文王之德安能不畏崇之侵陵遮擊而遠從於周乎且崇去周僅三百里文王尚不能以克之服之又安能懸師二千里外以伐密迨王室之黎致商人憂旦夕之不保乎由是言之伐密伐崇當在文王中年三分有二之前其時不過西方諸侯歸之而已自滅崇後周始盛強通於河洛淮漢之間然後關東諸侯得被其化而歸之耳故詩於滅崇之後曰四方勿拂於作豐之後

豐鎬考信錄

卷之十一

三

曰四方攸同也史記之言疑亦有所本然觀魏惠王之後元而以爲襄元年則固不能無悞惟易緯以伐崇爲文王二十九年事其書雖不經而此事於理爲近故今虞芮密崇之事雖仍史記次之而皆載之文王受方國造區夏之前

存參○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

左傳僖公十九年

按皇矣篇前云是致是附後云是絕是忽則是文王於崇固嘗再伐而後克之傳言不無據也但子魚之意欲襄公之自修無闕而後動措詞不審遂若文王之輕舉於初者非也經曰臨衝閑閑曰是致是附是文王之初伐原無意於滅崇也經曰臨衝第弗曰是伐是肆是文王之再伐原志在於必克也故朱子詩傳曰始攻之緩戰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將以致附而全之也及其終不下而肆之也則天誅不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可謂得當日之

豐鎬考信錄

卷之十一

三



情矣蓋文王之自修原不待於臨時而亦無滅國以  
辟土地之心苟其畏威而修德則聖人亦樂與之更  
始必其怙惡而阻兵然後不得已而滅之耳細玩經  
文事理自明然所云開崇德亂而伐之者則得聖人  
之實足証史記崇侯虎譖文王之誣故存之讀者不  
以詞害意可也說並見前舜治定功成篇征苗條下

豐鎬考信錄

卷之一

十一

豐鎬考信錄卷之一終

豐鎬考信錄卷之二

大名崔述東壁謹考

受業門人石屏陳履和校刊

文王下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

詩大雅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

同上

按虞芮質成諸侯固有歸周者矣是以伐崇章云同  
爾兄弟然崇以大國當周東出之衝其勢固不能多

豐鎬考信錄

卷之二

十一

也伐崇之後曰四方以無拂作豐之後曰四方攸同

則化之所被者廣矣三分有二固當在此後也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書無逸

備覽○西伯行於野見枯骨命吏瘞之吏曰此無主矣

西伯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國者一國之主吾即

其主以棺衾而葬之天下聞之曰西伯之澤及枯骨况

於人乎

自毛鄭以來說詩者皆以二南為文王時詩於是漢



廣汝墳標梅小星江有汜野有死麕諸篇皆訓以爲  
文王德化所被風俗之美余反覆玩之殊不其然何  
者盛世之音有貞無慝女而游士而誘求偶而不能  
以少待其不可以爲訓明甚卽宵征之嘆命不與之  
知悔與至治之時讓德施惠故事懷恩上下交孚景  
象何啻千里之隔雖說者曲爲稱美終不免於瑕瑜  
互見謂其猶有先王之遺風可也遂以此爲文王之  
化亦淺之乎論文王矣至於汝墳一篇明明東遷時

豐鎬考信錄

卷之二

二

詩王室如燬卽指宗周之隕父母孔邇卽謂其邑大  
夫之來詞意顯然若以文王與紂之事當之則紂之  
暴虐不行於畿外而詩人亦不必代爲之憂汝之距  
豐千數百里亦無緣謂之孔邇也且二十五篇中文  
王與凡商周間人未嘗一見所見者二人召伯平王  
皆在武王以後孔子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  
也然則其餘特不見其名無可考耳其必皆在成康  
以後無疑矣乃後之說者於甘棠何彼穠矣二篇必

委曲遷就以求合於傳說卽有一二有識之士斷然  
以此二篇爲武王以後詩而其餘仍以爲文王時詩  
甚矣先入之言之中於人心者深也今概不敢采說  
並見上篇宣家條下

存疑○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

靈臺謂其沼曰靈沼

孟子

詩鄭箋云文王受命而作邑于豐立靈臺余按靈臺

一詩前詠靈臺後詠辟雍首尾相聯似詠一王之事

豐鎬考信錄

卷之三

三

者然而後篇稱鎬京辟雍武王始遷於鎬故先儒皆  
以辟雍爲始於武王苟辟雍自武王始則靈臺亦非  
文王事矣大明有聲二篇兼詠文武之功皆有明文  
以分別之此乃文體應爾必無詠武王之事而雜入  
於文王事中者且大雅中凡稱前王者皆舉其諡其  
稱今王者乃無諡此云王在靈囿文王未嘗稱王則  
非文王明矣蓋孟子引詩斷章取義者多憂心悄悄  
衛風也而以爲孔子肆不殄厥愠大王也而以爲文



王戎狄是膺判舒是懲倍公也而以爲周公然則此詩亦未必果文王之事孟子但欲勸梁王之與民同樂故不暇辨其時世耳况孟子一書乃其門人所記苟非大義所關亦不保無語言之小誤故列之於存疑說並見後成康篇中下武條下

詩鄭箋云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也春秋傳云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爲備故也余按靈臺果爲占天而建則詩人亦當有一

靈臺考信錄

卷之十一

語及之何爲但稱爲鳥觀游之樂且二章云王在靈

園三章云王在靈沼

毛詩有本五章章四句宋子始改前兩章各六句今玩文義及

觀當從古本爲正

豈固與沼亦爲察妖祥之具乎若園與沼

止爲觀游而設則亦不必因察妖祥而後建靈臺矣

考靈臺之占天不見於他經傳春秋傳雖有登觀臺

以望之文然特因南望在朔故因視朔而遂登之非

以此爲常禮亦非因書雲物而後建此臺也蓋緣孟

子之對梁王以靈臺爲文王之事文王非盤于游田

者故注詩者以觀祲象爲言後世相沿因建靈臺爲占天之所其實靈臺未必果文王所建不必曲爲之說也

附論○孟子曰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孟子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

論語泰伯篇

朱子論語集註云天下歸文王者六州雍梁荆豫徐

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余按三分有二但大畧言

之以見周盛商微無庸服事殷耳不必取九州而縷

靈臺考信錄

卷之十一

五

分之也詩曰虞芮質厥成虞芮在冀州境成王世始

踐奄奄在徐州境是西北固不止於雍豫而東南猶

未逮夫徐揚也即所餘一分亦不盡屬紂商政既衰

諸侯多叛叛商者自叛商歸周者自歸周不得以宋

金之畫疆而守例商周也

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

左傳襄公四年

按此文與論語舜有臣章意同所謂叛國即三分有

二之國也然則此在三分有二之後明矣故次之於



此

史記殷本紀云紂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為三公九侯有女入之紂不熹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羨里西伯臣閔天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西伯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炮烙之刑紂許之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為西伯周本紀云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

豐鎬考信錄

卷之二

六

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羨里閔天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悅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得征伐西伯乃獻洛西之地以請紂去炮烙之刑紂許之由是後之儒者皆謂文王親立於紂之朝北面為臣余獨以為不然君臣之義千古之大防也文王既立紂之朝矣諸侯叛紂而歸文王文王當拒其歸而討其叛安得儼然而受之文王

生死懸於紂手紂親見其三分有二其勢將移商祚

而漠然不復問此在庸弱之主猶或不能况紂之情

忌暴虐者哉古者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文王果

受紂命而為西伯伐密伐崇滅之可也人臣之義不

得自私其地皆當歸諸天子安得據之而遷都焉晉

四卿滅范中行氏而分其地當是時晉之公室已卑

出公猶欲討之紂果能制文王之死命安有聽其坐

大而不問者乎書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豐鎬考信錄

卷之二

七

紂脯醢其大臣文王身為殷相則當諫若知紂不可諫則當去不言不去而竊歎之可乎楚欲戮叔孫豹樂王鮒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弗與晉之執叔孫姪也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見而不使出叔孫父子賢大夫耳猶不欲以貨免豈文王而反以貨免且以貨得高位乎文王之事詩書言之詳矣與國若虞芮仇國若崇密下至昆夷亦得附見焉紂果文王之君不應詩書反無一言及之况羨里之囚乃文王之



大厄斧鉞之賜乃周王業之所自始較之虞芮之質崇密之伐其事尤鉅尤當鄭重言之何以反不之及若文王與紂初不相涉者而文王之至德又無所容於諱豈非文王原未嘗立於紂之朝哉紂囚文王之事始見於春秋傳傳云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在襄三十一固已失於誕矣然初未言文王立於紂之朝也其後戰國策衍之始以文王為紂三公而有竊歎九鄂脯醢之事然尚未有美女善馬之獻也尚書大傳再衍之始謂散宜生闕天等取美馬怪獸美女大貝以賂紂而後得歸然亦尚未有弓矢斧鉞之賜也逮至史記遂合國策大傳之文而兼載之復益之以為西伯專征伐之語豈非去聖益遠則其誣亦益多其說愈傳則其真亦愈失乎學者奈何不取信於詩書孟子而獨世俗傳聞之是信哉且春秋傳以為囚之七年戰國策以為拘之百日其久暫固已懸殊矣尚書大傳以為在西伯伐者

豐鎬考信錄 卷之十一

之後史記以為在虞芮質成之前其先後亦復抵牾矣春秋傳以為諸侯從之而紂歸之尚書大傳以為散宜生賂之而紂釋之其所以得出之故又不一說矣學者將何所取信乎尤可異者殷本紀以為竊歎九侯而被囚周本紀則以為積善累德而見譖殷本紀以為獻洛西而後賜斧鉞周本紀則以為賜斧鉞而後獻洛西此一人之書也而先後矛盾亦如是其尚可信以為實耶曰紂天子也文王其諸侯也安得不立其朝而生死懸於其手乎曰此後世郡縣之法然耳古者天子有德則諸侯皆歸之無則諸侯去之故孟子曰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然則武丁以前諸侯固多不朝天下固不皆商有也故商頌曰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然則成湯以後中衰之世固多有不來享來王者也周介戎狄之間去商尤遠是以大王侵於獯鬻商之方伯州牧不聞有政之者也事以皮幣珠玉不聞有貢

豐鎬考信錄 卷之十一



之者也去而遷於岐山亦不聞有安集之者也蓋當是時商之號令已不行於河關以西同自立國於岐與商固無涉也自憑幸至紂六世商日以衰而紂又暴故諸侯叛者益多特近畿諸侯或服屬之耳是以文王滅密則取之滅崇則取之商不問文王亦不讓也三分有二之國相率歸周商不以為罪文王亦不以為嫌也何者諸侯久已非商之諸侯也文王自以其德服之其力取之於商何與焉由是言之文王蓋

豐鎬考信錄 卷之二

未嘗立商之朝紂焉得囚之羑里而錫之斧鉞也哉曰然則論語之以服事殷傳之帥叛國以事紂其皆不足信與曰孟子曰湯事葛大王事獯鬻湯與大王豈嘗臣於葛獯鬻者哉所謂服事殷者不過玉帛皮馬卑詞厚幣以奉之耳非必委質而立於其朝也春秋傳韓厥之言以喻晉楚也晉楚敵國也而以為喻則亦非謂文王為紂臣也其後晉司馬侯之諫平公亦以文王喻晉而紂喻楚假令文王果嘗委質於紂

則二子之取義為不倫矣蓋自滅崇以後周日以大而亦漸近於商不能不為紂之所忌而文王委曲退讓不肯與抗其實紂無如文王何也故今不載羑里之事及賜斧鉞征伐等語說並見前成湯王季及後武王篇中

曰文王未嘗囚於羑里則易何為演也曰此亦史記言耳易傳但言其作於文王時不言文王所自作也但言其有憂患不言憂患為何事也史記因傳此文

豐鎬考信錄 卷之二

遂以文王羑里之事當之非果有所據也且其自序文云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臆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所引者凡七事然以今考之孔子作春秋在歸魯以後非厄陳蔡之時呂覽之成懸諸國門是時不韋方為秦相亦未遷蜀屈原傳作離騷在懷王之世至項襄王乃遷之江南非放逐而賦離騷也韓非傳作孤憤說難



皆在居韓時秦王見其書而好之韓乃遣非使秦亦  
非囚秦而作說難孤憤也此三傳及孔子世家皆遷  
之所自著而皆自反之烏在其可信乎至國語與左  
傳事多抵牾文亦不類必非一人所作失明之說恐  
亦以其名明而致誤耳孫武傳既以十三篇為武書  
矣而於臚又云世傳其兵法然贊但稱孫武吳起兵  
法又似臚無書者七事之中其謬之顯然易見者四  
焉渺茫恍惚不可究者二焉孔子曰舉一隅不以三

聖編考信錄

卷之二

主

隅反則不復也况已舉三隅而猶不能以一隅反乎  
由是言之易即文王所作亦斷不在美里時矣說並  
詳後文武周公通考易之興也條下

曰琴錄何以載有文王拘幽操也曰琴錄之文詞意  
淺近不惟非聖人之言亦不類三代時語乃後人聞  
相傳有此事而擬作者耳唐韓子亦嘗有擬拘幽操  
近世琴譜亦有稱為文王所自作者但此幸而有韓  
詩存少知讀書者猶得辨其非實若傳之日久不幸

而韓詩亡則雖大儒亦必以為實矣彼琴錄所載亦  
如是而已矣竊謂周秦以前事難詳考不宜輕為擬  
作倘失其實貽悞後人不淺然宋人且有以韓子此  
詩為能得文王之心者茫茫天下吾將與誰言之悠  
悠後世當必有人知之

存疑○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易象下傳

存○紂不說諸侯之聽於周昌則嫌於死乃退伐崇

許魏以客事天子

大戴記

聖編考信錄

卷之二

主

按孔子之在厄論語言之孟子言之文王之在厄詩  
不言書不言論語孟子亦無有言之者至易春秋傳  
始言之戰國策尚書大傳史記以降言之者更多何  
邪謂實無是事邪何以傳記言之者累累謂果有是  
事邪大經孟子不當皆諱之而不言且祇此一事耳  
何以傳記言之者紛紛而各異乎蓋嘗思之孔子之  
在厄也於論語不過云絕糧於孟子不過云無交而  
傳記增而衍之遂有陳蔡大夫合謀以兵圍之之說



與夫顏淵埃墨之墮于頁乞師之行由是言之傳記  
之好因端附會乃其常事竊疑文王固嘗見忌於紂  
紂欲伐之而甘心焉而文王不肯舉兵相抗委曲退  
讓以承順之如太王之事獯鬻句踐之事吳然者而  
後之人遞加附會各以其意而為之說是以紛紛不  
一孔子之去戰國僅二百餘年猶如彼况文王之下  
迄戰國至八百年乎余寧從經而缺之不敢從傳而  
妄言也易傳本非孔子所作乃戰國時所撰是以汲

豐鎬考信錄

卷之二

古

冢周易有陰陽篇而無十翼其明驗也而所云大難  
者亦未言為何難大戴嫌於死句亦殊難解然上云  
不說諸侯之聽於周下云伐崇許魏則文王之征伐  
非紂之所賜矣不云臣事天子而云客事天子則文  
王亦未嘗立紂之朝而為之三公矣大戴記乃秦漢  
間人所撰此語不知何本疑戰國以前道商周之事  
其說有如此者是以晉韓厥司馬侯皆以之喻晉楚  
也不知易傳所謂大難亦如大戴記之所云云邪抑

作傳者即因見他傳記有美里之事而為是言邪既  
無明文未便懸揣而臆斷之姑列之於存疑而大戴  
記雖不足徵信然亦可以資考証故并列之存參易  
傳非孔子作說見沫泗錄歸魯篇中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書無逸

附錄○穀有二陵焉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

左傳僖公

三十  
二年

附論○吳公子札來聘見舞象箭南籥者曰美哉猶有

豐鎬考信錄

卷之二

古

億

左傳襄公  
二十九年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

孟子

附論○孟子曰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

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孟子

西伯崩太子發立是為武王

史記周本紀

史記周本紀於西伯崩武王立之後又云西伯蓋即

位五十年其囚美里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詩

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



而崩謚為文王後世說者遂有謂文王嘗稱王者歐陽永叔云書稱商始咎周以乘黎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制而惡之使西伯赫然見其不臣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如此十年商人反宴然不以爲怪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與熟視而無一言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又云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

豐編考信錄

卷之二

六

謂西伯稱王者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余按史記此文係於西伯崩後且連用數蓋字則是本非本紀正文蓋司馬氏別紀異聞而傳寫者誤合之也果演易於羗里何不叙於被囚之時果稱王於斷訟之年何不記於斷訟之文之下而乃別見於崩後乎蓋當時相傳有如此說者子長不敢必其果然故於崩後補載其說而云蓋焉蓋也者疑之也非遂決以爲

如是也鄭生陸賈列傳先載沛公召酈生及生說沛公事至國除而止及陸賈朱建二傳既畢忽又云初沛公引兵過陳留云云酈生上謁沛公謝不見其事與前文大相反故說者謂此乃別記異聞原下一字而後人誤合之然則周本紀之文亦當類是且史記諸世家往往叙至元成間則史記一書固不盡司馬氏本文矣學者不得以是爲疑也歐陽子之論善矣文王未嘗繫易說見後通考中易之興也條下

豐編考信錄

卷之二

七



武王上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子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

王詩大雅

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同上

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

戴記檀弓

按檀弓語多失實而伯邑考不見於經傳然諸家書

多言伯邑考者當非妄撰且管叔乃周公之兄不稱

仲而稱叔亦似武王有伯兄者惟謂伯邑考為紂所

豐鎬考信錄

卷之二

六

烹則恐未然說已見前商紂篇中○又按檀弓此章

乃辨立孫立子之異以下文舍其孫臚例之則文當

云舍伯邑考之子而立武王或記偶脫之子二字亦

未可知姑識其說於此

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

五叔無官

左傳定公四年

備覽○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

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聞

文王世子

大戴記云文王十二而生伯邑考十五而生武王

尚書正義及儀禮疏今所傳大戴記無此語據孔

詩補注考各家注疏所引大戴記文今本往往無之

知今本誤唐時小戴記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

十三而終據是則文王崩時武王當年八十三至九

十三而崩則在位僅十年

漢書律歷志而泰誓序云

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洪範篇云十有三祀王訪於箕

子其數不符說者不得已乃曲為之解謂武王之年

繼文王受命九年而數之

說詳漢書律歷志及泰誓篇序正義宋歐陽

永叔曰古者人君即位則稱元年以計其在位之久

近常事也自秦惠文始改十四年為後元年漢文帝

亦改十七年為後元年自後說春秋者因以改元為

重事果重事與西伯即位已改元年中間不宜改元

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

先君之元年並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

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而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文

王受命改元武王冒文王之元年者妄也余按永叔



之論當矣然其誤之所由則猶未之及也古者男子三十而娶雖未盡然要必近二十乃可成婚况聖人人倫之至其行事必可為後世法若文王十二而生子則當以十一成婚安得如是之早太姒之年當更幼於文王或僅相若又安得有生子事乎書云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孟子書公孫丑亦稱文王百年而崩是文王百年有徵也即九十七亦可云百年若武王之年則不見於經傳况人之脩短命

豐鎬考信錄 卷之三

三

也父不可以與子兄不可以與弟而記乃述文王言云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其不經甚矣就令可與何不多與之而斤斤於區區之三年也由是言之戴記之文本不足信明矣雖然二篇固屬附會要但各記所聞原不期於相合後人務欲合之使之並行不悖是以理窮勢屈不得不割文王之年益武王之數耳嗟乎既為古人所愚至於兩妨又欲巧為之說以曲全之安得而不誤哉故今一既不取說並見周公

相成王篇武王既喪條下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論語泰伯篇

帝王世紀云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太公及周公至皆然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云云余按商容殷之賢臣當此時非去則隱耳必不率百姓而觀其國之亡也且周之君臣與衛各別豈容屢悞此乃後人形容之詞非其事實故不錄

豐鎬考信錄 卷之二

三

附論○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同上  
按馬氏稱十人謂周召太公畢公榮公及散宜生等四人與文母也朱子謂子無臣母之義而以邑姜當之是已然武王之臣見於經傳者尚有蘇忿生史佚而畢榮皆不甚顯畢公雖見於逸周書而與衛叔毛叔同舉何所見十人之必為畢榮而無他人者既無明文不如缺之為是



附錄○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

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書立政

補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元黃紹我周王見休惟

臣附于大邑周

孟子

按此文云有攸不為臣則非伐紂之事明矣紂安能

為周之臣哉偽武成篇采此文於武王伐紂之時而

又患其不合乃刪其首句及末句臣字以求合於其

事若然則孟子何故增此數字使其文理不通乎至

豐鎬考信錄

卷之二

三

引泰誓之文特以証取殘之意原不必即為此事况

泰誓既亡安知當日之非追述往事邪自武王即位

至伐紂凡十一年其間豈能絕無征伐故史記有觀

兵之文而金仁山以戡黎為武王之事此或即書之

戡黎或即史之觀兵均未可知要之當在伐紂之前

故次之於此

備覽○九年武王上祭於畢東觀兵至於盟津

史記周本紀

備覽○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武

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

同

此與東征未知為一事為兩事姑附次於此

偽孔傳以伐紂為十三年而序之十有一年武王伐

殷為觀兵於孟津蔡傳駁之云十一年者十三年之

誤也序本依倣經文無所發明偶三誤而為一漢孔

氏遂以為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武王觀兵是以

臣脅君也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而命未絕則

是君臣當日而命絕則為獨夫豈有觀兵二年而後

豐鎬考信錄

卷之二

三

始伐之哉司馬遷作周本紀因亦謂十一年觀兵十

三年伐紂訛謬相承展轉左驗遂使武王蒙數千百

年脅君之惡一字之誤其流害乃至於此哉余按偽

孔傳以一事而誤分兩年故以序之十一年伐殷為

觀兵蔡傳駁之當矣然謂武王未嘗觀兵謂史記承

孔氏之訛謬亦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則猶未

免於考之未詳而論之未審也史記云九年武王上

祭于畢東觀兵至於盟津是觀兵自在九年不在十



一年非以伐殷而觀兵也史記云居二年聞紂昏亂  
 暴虐滋甚乃東伐紂是伐殷元在十一年不在十三  
 年非以序之十一年伐殷為觀兵也以伐紂為在十  
 三年者乃漢志所載劉歆三統歷之說撰偽秦誓經  
 傳者因之故以序之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為觀兵其  
 說與史記正相悖蔡氏不詳閱史記本文乃謂史記  
 亦言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疎矣不知偽秦誓之  
 十三年乃襲三統之誤而反謂史記之觀兵為襲偽

豐鎬考信錄

卷之二

書

孔傳之誤抑又慎矣孟子曰有攸不為臣東征而說  
 者亦或謂戮紂為武王事然則武王未伐紂前十年  
 之中不無用兵之事或河洛間有諸侯無道者武王  
 伐之因而會於孟津此固理之所有不得遂以觀兵  
 為伐紂也不得因武王之先二年未嘗伐紂遂謂武  
 王先二年亦不應觀兵也猶是商與周也猶是紂與  
 武王也苟先二年觀兵即為脅君則後二年伐紂安  
 在遂得為無過乎况史記言諸侯皆曰紂可伐武王

曰未可則是此舉乃武王不伐紂之明証正得聖人  
 之心而何謬之有哉故今刪節其文而仍存之以見  
 武王不忍伐商之至德十一年之非悞三統謂在十  
 三年之謬說並見後伐殷訪鮑條下當日命絕之非  
 是詳見後甲子條下

尚書大傳云天子發舟于舟中流白魚入于舟中鮪  
 取出涇以燎羣公咸曰休哉休哉有火流於王屋化  
 為赤鳥三足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

豐鎬考信錄

卷之二

書

史記周本紀云為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  
 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渡河中流白魚躍  
 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  
 於王屋流為鳥其色赤其聲魄云余按孟津河津河  
 南河北皆可謂之孟津今孟津縣在河南岸武王既自孟津還  
 師必不渡河而北復渡河而南也白魚赤鳥其事荒  
 誕不經君子之所不道蓋漢人尚讖緯是以其言如  
 是大傳本紀不知其謬而誤采之耳且伐商之役武



王即位久矣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武王安得變而稱太子發也哉果稱太子牧誓篇中何以又稱爲王曰也故今並不錄

附論○孔子曰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論語泰伯篇

註采范氏言云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旨微矣余按孔子但言周之德未嘗言文王之德也周也者文武之統稱何由而知其專屬文王况上文所記者武王之言則以爲

豐鎬考信錄

卷之二

美

論武而兼文也可若以爲論文而刪武則上下之文不相屬矣范氏之意但以武王嘗伐商故改而屬之文王以曲入武王之罪耳不知武王牧野以前其不忍伐商而服事之心初與文王不異而孔子之言亦非謂紂之終不可伐也但謂其勢足以代商而不革命必待紂惡既盈萬不得已然後伐之爲至德耳奈何反以伐商罪周也哉嗟夫孔子斥臧文仲不仁不知而宋儒曰數其事而責之其所善者多也孔子稱

子產有君子之道而宋儒曰數其事而稱之猶有所未至也孔子稱周德至而宋儒曰以至德稱周者以伐商罪周也凡孔子之所褒務貶之所貶務褒之以此爲尊信聖人吾不信也故今以服事之文係之文王伐崇作豐以後至德之論係之武王觀兵還師之時以見自作豐至此無時非不忍伐商之心庶不至岐文武而兩視之也說並詳後甲子條下

朱子集註此章末云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

豐鎬考信錄

卷之二

美

曰起之而自爲一章余按此章本通論周事上節論周之才此節論周之德皆兼文武言之書云武王維茲四人尚廸有祿武王之臣大半皆文王所遺但十人至武王時始備耳其章首記武王言者但爲後文九人而已張本因有唐虞之際一語故并記舜五臣正如左傳記宋攻蕩氏事先稱二華戴族司城莊族六官桓族不過爲後魚府是無桓氏一語張本耳其實孔子自專論周事非泛論古今人才故曰於斯



為盛不曰於周為盛不得因章首記舜武王之臣遂  
割上節屬之而此又別為一章也亦不得謂上節自  
論武王而此自論文王也

補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

伐紂 逸書  
武成

呂氏春秋云武王使人候殷反報岐周曰殷其亂矣  
武王曰焉至對曰讒慝勝良武王曰尚未也又復往  
反報曰賢者出走矣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曰百

豐鎬考信錄 卷之十一

庚

姓不敢誅怨矣武王曰噫遽告太公選車三百虎賁  
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為禽余按聖人之心無私  
如天地光明如日月當行常止惟義所在初無利天  
下之心也藉令紂惡未甚可以不伐武王之所樂也  
烏有志在取商而按兵觀變冀紂之不道以斬得志  
者哉此與湯阻貢職一事皆戰國之人習於權謀術  
數之俗而妄意聖人之亦如是遂從而造為此言耳  
後世文學之士好博覽而不知所擇乃以雜家小說

之言與經傳齊觀遂以為聖人果如是於是非湯武  
者接踵而起其所關於世道人心非小也故今並不  
錄而仍為之辨說並見商錄成湯篇中

備覽○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  
辰在斗柄星在天龍 尾  
語

按春秋之末上距周初未遠此言當有所據武王以  
十一年伐殷歲在鶉火則武王之元年歲當在壽星  
也其謂十三年伐殷者亦謂歲在鶉火但武王之卽

豐鎬考信錄 卷之十一

壬

位先二年耳 元年歲亦  
在鶉火 其謂冒文王之九年者亦謂  
伐殷歲在鶉火但武王之卽位遲數年耳 元年歲其  
在大梁 其  
伐殷之年無異也故采此文以表其年至漢志所推  
雖未必盡符要得其大畧故列之存參說並見後章  
車三百及前觀兵條下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 書序見漢  
書律歷志

存參○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是  
夕也月在房五度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



前一度明日壬辰辰星始見癸巳武王始發 漢書律歷志

荀子云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東面而迎太

歲韓詩外傳云武王伐紂楯折為三天雨三日不休

太公曰折為三者軍當分為三也天雨三日不休欲

酒吾兵也余按聖人舉事惟義所在異端術數之學

世俗忌諱之說不但君子之所不道而周以前亦無

此等言也况武王奉天罰罪會朝清明當致休祥安

得反致災異國語記武王伐紂事亦無此等一語則

豐鎬考信錄 卷之十一 事

此皆戰國人之所附會無疑也說苑亦述此事而文

稍異要之皆不足信故並不採但載漢志之文以為

參考之助云爾

補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孟

備覽○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甚殺王子比干囚箕

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於是武王徧告諸

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

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 史記周本紀

書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 漢書歷 一月戊午師

渡孟津作泰誓三篇是以武王伐商為在十一年也

史記云九年武王上祭於畢東觀兵至於孟津居二

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於是武王徧告諸侯以東伐

紂是亦以伐商為在十一年也東晉以後偽泰誓經

傳出乃以為十三年而分序之四語為兩年事云周

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為受命之年至九年而

文王卒武王三年服畢 謂序之 觀兵孟津以卜諸侯

豐鎬考信錄 卷之十一 事

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十三年正月二十

八日 謂序之一 更與諸侯期而共伐紂正義云序不

別言十三年而以一月接十一年下者序以觀兵至

而即還略而不言月日誓則經有年有春故略而不

言年春止言一月使其互相足也余按史之記事以

日係月以月係年容有有年無月有月無日及有月

日而無年者未有以他年之月日係於此年之下者

若渡河果在十三年序必不係之於十一年下明矣



蓋伐殷非一朝之事而渡河則一日可畢故係伐殷以年係渡河以月日乃史之常正如春秋柯陵之盟先書夏公會某某伐鄭而後書六月乙酉同盟於柯陵戲之盟先書冬公會某某伐鄭而後書十有二月己亥同盟於戲也若因年下有事遂以月日屬之後年則顧命之首云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類類水亦可謂甲子為六月之甲子乎燕傳云在泰序言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繼以一月戊午師渡

豐鎬考信錄

卷之二

七

孟津即記其年其月其日之事也孔氏乃離而二之於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則釋為觀兵之時於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釋為伐紂之時上文則年無所繫之月下文則月無所繫之年其論當矣顧吾獨異蔡氏既知偽孔傳為說之不通乃不取所謂十三年之事謂渡孟津而還之十一年反取前後之文兼伐殷句在內盡屬之十三年而謂序文之十一年為十三年之誤欲正前人之誤而反更甚其誤為可惜也蔡氏以為今泰誓

文果周大史之所書耶姑勿論其誓中所言淺陋黷襲即以篇首紀事一語言之尚書之事有係於年者有係於月與日者從未有係於四時之名者何者古固不以時紀事也金縢之大熟言秋也猶之乎言禾也猶盤庚篇之云乃亦有秋不可謂乃亦有春乃亦有夏也惟春秋一書專以時紀事或有時而不月者未有月而不時者故名之曰春秋言此書與他書不同者在此也若他書皆有春秋則此書不得獨名春秋明矣今偽泰誓上篇之首乃云惟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不書月而反書時尚書有是文體乎中篇之首又云惟戊午王次于河朔蒙日於時而反無月不但尚書無此文體即春秋亦無此文體也序也者本經而作者也其文雖不能無誤然誤亦依傍經文故康誥篇首有錯簡而序遂誤以為成王之書其明驗也若此泰誓果在序前則序何得取經文中明明十三年之事而係之十一年而司馬遷親見古文又

豐鎬考信錄

卷之二

七

孟津即記其年其月其日之事也孔氏乃離而二之於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則釋為觀兵之時於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釋為伐紂之時上文則年無所繫之月下文則月無所繫之年其論當矣顧吾獨異蔡氏既知偽孔傳為說之不通乃不取所謂十三年之事謂渡孟津而還之十一年反取前後之文兼伐殷句在內盡屬之十三年而謂序文之十一年為十三年之誤欲正前人之誤而反更甚其誤為可惜也蔡氏以為今泰誓



親從步望馬故若此泰誓傳果山安國則遷又何

得以明明丁三年者而載之十一年明明十一年者

而載之九年乎且序與經異者當從經謂義理也事

實也恐作序者之未必精審耳若文字之誤則非作

經作序者之事也傳經與序者誤之也苟誤在於傳

者則序文可誤經文亦可誤然則即使此泰誓果孔

氏古文亦未見夫一之必誤而三之必非誤也蓋偽

泰誓文之稱十三年實本於漢書律歷志所采三統

歷之文而三統之為是說乃劉歆因洪範序文而揣

度言之者其初本無的據而相沿既久撰偽泰誓者

因亦靡然從之蔡氏以其名為經也遂不敢議而反

變易西漢以前之說而從之嘻亦已過矣書序史記

之文雖不必悉合於經然較劉歆以後之書則為近

古而所謂十一年者於事無所刺謬亦無以見其必

不然故今備列其文以正漢志二傳之失說並見前

觀兵後孟津條下三統之誤詳見後訪箕條下

豐鎬考信錄卷之二

書

豐鎬考信錄卷之三

大名崔述東壁謹考

受業門人石屏陳履和校刊

武王中

補周武有孟津之誓

左傳昭公四年

一月戊午師渡於孟津

書序見漢書律歷志

淮南子云武王渡于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

晦冥人馬不相見武王操鉞秉旄而搗之云云余按

豐鎬考信錄卷之三

十一

此亦風折楫雨洒兵之事而傳聞異詞者不可信故

不採

存參○戊午度於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

故三十一日而度明日己未冬至辰星與婺女伏歷建

星及牽牛至於婺女天龍之首

漢書律歷志

備覽○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武

王乃作泰誓告於眾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

絕於天毀壞其三正離邊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



之樂乃為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故今子發維共

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

史記月本紀

齊梁以來所傳泰誓三篇語多淺陋先儒往往有疑

之者吳氏云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辭裕武王之

辭迫湯之數策也恭武王之數紂也做學者不能無

憾疑其書之晚出或非盡當時之本文也蔡氏跋牧

誓篇後云此篇嚴肅而溫厚與湯誓相表裏真聖人

之言也泰誓武成一篇之中似非盡出於一人之口

豐稿考信錄

卷之三

工

豈獨此為全書乎顧氏云商之德澤深矣尺地莫非

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武王伐紂乃曰獨夫受洪

惟作威乃汝世讐曰肆予小子誕以爾眾士殄穢乃

讐何至於此紂之不善亦止其身乃至并其先世而

讐之豈非泰誓之文出於魏晉間人之偽撰者邪吳

氏蔡氏蓋已見及乎此特以註家之體未敢直言其

偽耳

余按紂之無道尚書言之詳矣牧誓嚴而不怒直而

不絞聖人之言也侈子意存規戒指陳無隱語曲而

憂深情切而意悲忠臣義士之言也酒誥無逸立政

等篇亦皆和平莊雅無可議者獨此泰誓三篇數紂

之罪切齒腐心矜張夸大全無聖賢氣象聖人伐暴

救民何至於此豈惟武王必無此言三代以上從未

有如是之言也至其語雖皆有所本而重複雜亂絕

無章法即移上篇語於中篇移中篇語於下篇亦未

見其不可然則何所見而必分為三度言之乎先儒

豐稿考信錄

卷之三

三

之論當矣惟是篇中所采經傳之文外謬累先儒

尚多有未及者畧綴數則於左

天視自我民視二句本之孟子我武維揚五句本之

孟子而少改之民之所欲二句本之春秋傳紂有億

兆夷人四句本之春秋傳而少改之子克受六句本

之坊記原文皆稱泰誓云云雖於上下文義未甚融

洽然於理無大謬不必深論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囚語今見



於論語堯曰篇而不言其所引何書玩之殊與誓詞不類且其文本相連兼與上下之意相屬今割而分之以雖有周親係同心同德下百姓有過係自我民聽下則於文義不屬况六句中刪其中二句而但引首尾亦非引書之體

孟子引書云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今改其文云惟其克相上帝可也云寵綏四方則不

豐鎬考信錄

卷之三

四

可寵也者尊之也貴之也天可以寵君師君師安能寵四方乎蔡傳以寵爲愛亦強爲之說耳又剛惟我在天下五字而云子曷敢有越厥志全失孟子之意而語氣亦不完且孟子引泰誓我武維揚天視自我民視皆稱其篇名而此但稱書曰亦恐非泰誓中語也

春秋傳莫宏對劉子云同德度義泰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則是泰誓

之文止後四句而同德度義乃莫宏之言同德云者卽下同心同德之謂也今采此四語而改之以入中篇又采同德度義句入上篇而增同力度德於上如此則同德乃孟子德齊之意而德猶不足恃又觀其

義何如不但與下同心同德之語不倫失莫宏之本意而德之與義豈容有淺深輕重之別乎况此五句果皆出於泰誓莫宏何得獨掠此一句以爲己言也樹德務滋除惡務本本春秋傳伍員諫吳王語而少

豐鎬考信錄

卷之三

五

改之不但不如原文之善而此言乃霸主之臣施之於敵國者若王者則必無是言况可施之於共主乎且伍員不稱書云則非尚書文明矣

時哉弗可失本春秋傳吳公子光語而少改之夫武王之伐紂以救民耳豈富天下哉使紂改過或紂死而嗣君賢武王之所深幸也今如此言則是武王幸紂無道惟恐過此以往後人改紀其政而不得滅之耳正與楚圖伯比策隨之意畧同豈聖人之心乎



歷觀三篇無非撻拍前人之語而引用失當者十之八九小者乖於文義大者傷於名教使武王光明磊落之心忠厚和平之意不白於後世者皆此三篇之惑之也嗟夫王肅之徒偽撰此書不過欲繼鄭學而仲肅說耳而豈知其誣聖人而惑後世至於如是乎昔司馬遷親從安國問古文而史記所采秦誓文無三篇中一語則三篇非孔壁中原書明矣乃後儒反以史記所載者為偽豈親承其人者反得其偽而數

豐鎬考信錄

卷之五

六

百餘年後絕滅失傳之餘反得其真乎余不解其為何理也故今三篇之文概不采至其年月之謬數紂罪之附會說已見前商紂篇中及前篇初伐紂條下備覽○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周語存參○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陳甲子味爽而合矣漢書律歷志呂氏春秋云殷使膠鬲侯周師武王曰將之殷膠鬲曰何至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膠鬲行天雨日夜

不休武王疾行不輟果以甲子至殷郊余按武王伐殷諸侯會者八百燧燧所及紂豈容不知之而待膠鬲之候膠鬲商之賢臣而不見用至伐殷時非已死則去或廢耳安得尚為紂所倚任若鬲懷祿不去坐視殷亡則亦不成為膠鬲矣此皆後人妄撰以見武王之有信耳非實事也故不錄

時甲子味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甸

豐鎬考信錄

卷之三

七

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而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百姓以姦宄於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天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



士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於爾躬有戮善收

吾讀泰誓而知武王之必斬紂頭懸諸古必不封

武庚於商也吾讀牧誓而知武王之必封武庚於商

必不忍斬紂頭而懸諸太白也何者牧誓紂之罪

不過曰惟婦言是用而已惟多罪逋逃是崇長是

信是使而已其暴虐百姓姦宄商邑雖紂主而實

大夫卿士之成之也玩其詞揆其意克商之必將

此暴虐姦宄者盡誅之以快人心至於紂卽俾死

豐鎬考信錄

卷之三

八

亦不過廢而遷之使不得一有所爲不得復用此

虐姦宄之人如越勾踐之居吳王於甬東者而已

惟不肯滅其社稷亦必不肯殘其身况於已死而尚

毀其屍乎而泰誓數紂之罪則曰淫酗肆虐曰罪浮

於桀曰殘害萬姓曰毒痛四海曰焚炙忠良剝剔孕

婦曰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甚至斥爲獨夫名爲

世讎念除惡之務本必殄滅之乃止玩其詞揆其意

克商之後必生執紂而甘心焉然後始洩其忿至於

武庚不殺亦已幸矣亦必竄之流之其尚肯封之乎

由是言之牧誓與封武庚之武王一武王泰誓與懸

紂頭之武王又一武王也言牧誓之言者必不忍言

泰誓之言言泰誓之言者必不能言牧誓之言也忍

懸紂頭於太白者必不肯封武庚於商肯封武庚於

商者必不忍懸紂頭於太白也然則此二篇必有一

真一僞此二事亦必有一是一非顯然而可見也猶

之乎匡章不忍欺死父之必不欺生君胡廣不肯舍

豐鎬考信錄

卷之三

九

一豬之必不舍身命也牧誓一篇出於伏生孔安國

壁中而先行於兩漢泰誓三篇出於齊梁之際而晚

行於隋唐武庚之封與詩鴟鴞東山合與書金縢大

誥合紂頭之懸則經傳從未有一言及之者此果孰

是孰非孰真孰僞學者苟平心而察之不難辨也如

牧誓果武王之言封武庚果武王之事則僞孔氏古

文與易周書所記不可信也明矣吾與作僞書者無

怨顧傷古聖人之事見誣於後世故不忍於不言說



並見前孟津之誓及後條下

唐國史補云高定讀牧誓問其父曰奈何以臣伐君

父曰應天順人日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豈是

順人父不能答余按武王與紂原非君臣但商紂世

為天子周乃一侯國耳故晉韓厥及司馬侯皆以周

喻晉以紂喻楚孟子齊人伐燕章中亦嘗以周喻齊

以紂喻燕皆若敵國然者至以賞于祖戮于社為非

順人語尤乖謬行軍必有賞罰豈無賞罰始為順人

豐鎬考信錄 卷之三

乎費誓云汝則有大刑汝則有常刑魯公之征徐

亦不得謂之順人乎且此乃甘誓語何得用之

武王不知其父何以不能答作書者又何以載為

美談也說並見前文王篇中及後條下

殷商之族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候與上帝臨汝貳爾

心 詩大

補云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備覽○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陳師牧野帝 周武王

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

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紂走反入登於鹿臺之上

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

史記周本紀

存疑○粵若來二月既死 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

逸書武成

按武王之伐紂據孟子以民為崩角稽首據史記以

紂為自燔于火而此文乃云咸劉商王紂若大行誅

殺者語殊可疑蓋武成一篇本多言過其實故孟子

豐鎬考信錄 卷之三

止取二三策而謂血流漂杵之事無之况此篇乃安

國得多十六篇者非若二十八篇以今文讀之者可

比蝌蚪之文本不易識亦豈能保無文字之偶誤故

漢儒稱為殘缺不全絕無師說固未可盡執為實也

惟其出師月日可與他書互証有不容盡廢者故列

之於存疑

附錄○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

左傳昭公十五年

附論○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



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心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孟子

蘇氏云孔子蓋罪湯武曰大哉豈魏乎堯舜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明矣後文王在必不伐紂紂不見伐而以考終或死於殷人立君以事周君臣之道豈不兩全而以兵取之而殺之可乎由是世之論者皆以文王不伐商武王伐之為非是余獨以為不然聖人者奉天而行者也故孟子曰天與賢

豐鎬考信錄

卷之三

主

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文王之不伐紂與武王之不伐紂皆天也故血子曰取之而民不悅則勿取文王是也取之而民悅則取之武王是也蓋文王之時諸侯新服周化猶未大行而紂賢臣尚多其虐未甚故文王可以伐商至武王之世商之賢臣已盡而紂暴虐滋甚民困而無所告為武王者安能晏然聽其駢首而死乎當商之末諸侯相吞併西方則崇為大東方則奄為大中州之地大河南北則殷之

王業也文王起於西陲故先伐崇與密至武王而克商至成王周公而後踐奄自西而東化以漸及先後之勢然也故曰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言其三世相承以共安天下也但武王適當其中耳不得遂以此為聖人之優劣也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蠹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夫禹與文王之樂未必即無高下然必不在於追蠹則

豐鎬考信錄

卷之三

主

武與文之優劣亦不在於伐商與不伐商王與帝之升降亦不在於征誅與不征誅也如以其迹斷之是以追蠹而論樂耳記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夫子焉不學皆以文武並稱從未有岐而二之者是孔子於文武其尊信無以異也且論語者後人之所記非孔子之所自著也其論堯舜禹亦僅一見則聖言之遺者尚多今也據孔子之贊舜禹而遂誣孔子之罪湯武則孔子嘗



稱稷卨可謂之罪契嘗稱周公卨可謂之罪召公矣  
欲誣聖人亦何患於無辭乎夫可以取信者孔孟而  
已孔子未嘗斥湯武也則曲爲之說曰孔子爲尊者  
諱爲親者諱也然則孟子不必諱矣而孟子不惟不  
斥且表章之蘓氏不復能曲爲說則直曰孟子之言  
不可爲訓而已孔子既未嘗言孟子之言又不可爲  
訓則雖欲不入於楊墨不可得矣至所稱兩全之術  
尤爲紕繆何者武王之伐紂不過欲救民耳以民困

聖朝考信錄

卷之三

五

於水火而不能待紂之亡是以伐之非貪其地而滅  
之也若殷別立賢君武王何必強之事已且夫力  
能靖殷使之不至於亂而丁肯一援手乃冀幸其自  
相屠戮而享其利而脫己之惡名此豈聖人正大光  
明之心也哉詳蘓氏之計畫曹操司馬懿狐媚竊  
國者之所爲蓋以利天下之心揣武王故欲進之以  
此而不自知其肝膽之楚越也一謂紂見殺於武王  
則亦承史記之謬耳武王豈有是事也哉張子厚云

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爲君一當日命絕則爲獨夫  
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中得而止之哉以此爲  
武王解似矣然天下事未有不以漸者天命之絕豈  
在一日况君臣之分猶天澤之不可更昨日竭忠貞  
而奉之矣今日稱于戈而加之可乎且夫孟津之會  
諸侯不期而至史記文耳武王未必不告之也縱果  
諸侯自來要亦聞武王之伐商而會之耳武王早至  
孟津則諸侯早會遲至則遲會如之何其可以一日

聖朝考信錄

卷之三

五

之間爲天命去留之界也蓋殷天命之去當在文王  
之世故書曰天乃大命文王殪戎也誕受厥命詩文  
王之篇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天命已去而久不肯  
伐商是以謂之至德若至孟津之會而後決則文王  
之伐密伐崇三分有二庸得不謂之跋扈乎蓋凡論  
周事者皆爲史記所悞而以文王之爲西伯專征伐  
爲紂之所賜故以後世君臣之分斷武王之是非不  
知殷衰以來聖賢之君不作諸侯固以漸而叛矣周



介戎狄之間乃商政所不及及其後昌濫大諸侯歸之又商所不能臣自文王之世固已未嘗一日臣於商矣况武王乎牧誓曰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夫曰于百姓而不曰于萬方曰于商邑而不曰于下國則是紂之號令止行於其畿內之明證也故凡真古書之文未有謂桀紂之令行於天下者惟偽書乃往往有之如湯誓及此篇皆馬鄭相傳之

豐鎬考信錄

卷之三

宋

真古文尚書也則其文但曰率爾夏邑姦宄于商邑而已而偽古文尚書之湯誥則曰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矣秦誓則曰殘害于爾萬姓曰毒痛四海矣何者偽書撰於東晉以後彼固以漢晉之事例之也學者苟能分別紂之則不但古聖人之真可識而古書之真偽亦可以矣由是言之紂與文武原無君臣之分而但爲名如正朔所存苟非大無道則聖人亦不忍輕黜之苟其大無道則聖人亦不

敢擅此之文武豈有二道也哉是故論文武者但當

問其實爲紂臣與否而不必問其伐商與不伐商果

君臣也則雖以曹操之不篡漢而罪與丕無殊果非

君臣也則雖以武王之伐商而至德與文不異惜乎

世之論者皆不折衷於此信楊墨者則以湯武爲罪

人尊聖人者亦但以天命爲解釋六經之晦聖人之

受誣也久矣余既有見於此不忍不言然言之亦未

必其有信之者也嗟夫自戰國至秦世道之一大升

豐鎬考信錄

卷之三

宋

降也殺人動數十萬民之死者十而七八率滅先王之法焚詩書廢禮樂而後已何以至於此也自文武以後八九百年無聖人爲天子者以救之也然則使湯不放桀武王不伐紂將不待後世而卽爲戰國可知也夫果不待後世而卽爲戰國則當孔孟未生而堯舜之道久已泯沒孔孟且無所承以傳於後人類幾何而不盡卽不盡而幾何不爲禽獸也嗚乎後世之人所以尚能生全而異於禽獸者湯武之功也



賴湯武之功以生而遂奮其筆以皆揚武以為千古之罪人世之背本忘恩未有如是之甚者也且夫以湯武之放伐為罪者黃老氏之言也黃老氏之言楊氏之言也後之儒者耻言楊墨而自以為能闢異端然論聖人之事則皆祖述楊墨之蹟言而不自知嗚乎吾不知其所闢者何異端也故今於湯武王之事特詳辨之說並見成湯王季文王伯夷篇中

豐鎬考信錄

卷之三

太

史記周本紀云武王至紂死所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擊之以黃鉞斬紂頭縣太白之旗已而至紂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經自殺武王又射三發擊以劍斬以元鉞縣其頭小白之旗余按聖人之伐暴以救民也非讎之而欲甘心焉者也桀雖虐湯放之而已使紂不死武王必不殺紂况於已死而殘其屍何為也者春秋時滅國多矣於其君也遷之而已尚未有殺之者况商周之間風俗尤厚而武王聖人也安有已死而殘其屍者哉觀於武王之封武庚聖人之

心可以見矣必無經紂頭於旗以示懲者若武王之營紂如是則必盡殺其子若孫即不然亦必囚之放之烏有反封之者哉史記之言蓋本之逸周書對向所謂孔子所論百篇之餘者也此本戰國時人所撰其中舛謬良多不可為實史記誤采之耳惟賈誼新書謂紂死之後民之觀者皆進蹴之武王使人惟而守之為彷彿於聖人之心然古者風俗淳厚厲王之暴周人流之於彘而遂已不甘心焉也烏有紂死而

豐鎬考信錄

卷之三

太

商民殘其屍者哉故並不錄  
本紀又云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小鉞以夾武王散宜生太顛閎夭皆執劍以衛武王立於社南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茲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率牲尹佚策祝云云余按此亦采逸周書之文非其事實執劍率牲自有有司職之非師傅大臣之事觀顧命之篇可見矣其祝文亦依傍牧誓之語以成文者故皆不錄又按周書之文多與史記異



同而皆不若史記之語完善疑史記所采者本書而今周書則傳寫而致誤者也

豐鎬考信錄

卷之三

幸

武王下

補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論語堯曰篇

按史記稱武王克商散財發粟所謂大賚蓋即指此故次之於此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同上

朱子論語集註云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是以周親為商之親戚也余按論語集解孔安國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

豐鎬考信錄

卷之三

幸

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安國初未嘗以周親屬商以仁人屬周也蓋此本承上文大賚二句言周雖有親戚不敵善人故賚之耳上文之周既指武王何得此文之周反屬之紂上下作兩解乎至以為武王所自言而謂商親之不如周抑又夸矣朱子此文本之偽書偽傳偽書偽傳乃晉以後攻康成者之所偽撰朱子乃不從真安國之論語註而反引偽安國之尚書傳且云孔氏云云安國之誣將望何人為白之







嘗稱王則二王亦非文王之所追尊明矣中庸以為  
周公追王大王王季而無文王然書金縢篇文大王  
王季於武王之世已皆稱王則中庸所稱亦不然矣  
唯大傳以為武王在牧野時三王同時追尊於理為  
近與尚書文亦合故今從之說詳見前文王及後周  
公篇中

按本紀之散財發粟即論語大賚之典大傳之設奠  
追王即史記享祠之事故連類而次之

豐鎬考信錄

卷之三

七

備覽○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武王為散初定未集

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

史記周本紀

史記此文在散財發粟之前按散財發粟與釋囚表

間皆如救焚拯溺不可且夕緩者若封殷立監似當

從容議之故移置於此監殷止管蔡二叔無霍叔說

見周公相成王篇管蔡甚商條下

備覽○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

同上

偽尚書中有武成篇乃綴輯經傳孟子戴記之語而

采漢書律歷志所引武成原文以冠之者雖無大謬

於理而亦毫無所發明且既為詰體而通篇皆敘事

殊不相稱其文亦雜亂無章蔡傳疑之是也顧不肯

料其偽而但為改定其文豈知改定更不免於雜亂

乎况既叙伐商之文於詰前則所謂詰者僅寥寥數

語而亦仍是敘事初無所白於諸侯者尚書寧有此

詰體邪故今不采其文而但載漢志所引之原文

備覽○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

豐鎬考信錄

卷之三

七

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用倒載

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囊

樂記

備覽○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

息也裨冕楛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

樂記

附論○楚子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

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

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

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



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

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

左傳宣公十二年

余按春秋之時周室微弱楚地方千餘里僭王問鼎

其目中固已無周矣且距武王僅四百年文獻俱存

藉使武王有一二端未滿人意詩書所言之有虛美

楚子必無不知必不代爲之諱乃其頌武王如是則

是武王原無可議詩書所言皆實事也春秋時諸侯

自桓文以降莫如楚莊賢者縣陳而復封之克鄭而

豐鎬考信錄 卷之三

七

復舍之雖漢高光及宋祖唐宗能之乎是其才識豈

有大過人者是以士會稱其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

從禮願蓋深賢之也乃其稱武王若於己有天淵之

限雲泥之隔者雖自謙之詞然何至於是然則武王

實大聖人非後世賢君所能及雖賢君莫不心折於

武王未有敢致不滿於武王者也蓋當其時湯武之

世未遠揚墨之說未起故知之真而服之篤自戰國

以後異端橫行非堯舜湯武學者習聞其說而不

能辨其是非真偽以故從風而靡不但劉知幾蘇子

瞻之屬以爲可議以爲非聖即篤信好古之儒亦往

往於武王有憾詞焉豈非邪說之易惑特識之難遇

哉吾願世之學者以三代以上論武王者論武王而

毋以戰國以後之論武王者論武王也

補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於周廟翌日辛亥

祀於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于周廟

逸書式庚

存參○大寒在周二月即夏正十二月己丑晦明日閏月庚寅

豐鎬考信錄 卷之三

七

朔三月二日庚申驚蟄古本正月申中氣四月己丑朔甲

近世誤爲雨水

辰望乙巳旁之

漢書律歷志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論語堯曰篇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同上

論語之記此兩節何也所以紀武王之新政也聖人

之征不道也非利天下也以正天下也權量法度古

聖人之所以定民志而正風俗者也權量不謹則巧

偽日滋姦民得其利而良民受其害法度不審則姦



吏得以上下其手而民無所措手足虞舜所以同律  
度量衡也古之聖帝名臣皆有大功於世其子孫皆  
當世守其祀而不改當商之季賢聖之君不作諸侯  
惟以力爭逞吞弱眾暴寡聖帝名臣之裔殄滅者蓋  
亦不少矣至於任官用人尤經世之大政官廢則民  
事無由理不得其人則雖有官而事不治反以病民  
者有之矣觀於伯夷之居北海太公之居東海天下  
之大老且猶如是則賢才之伏處於草茅者固不可

豐鎬考信錄

卷之三

末

以枚舉但無由盡歸於周耳賢才不用百姓何由得  
安是以武王起而伐商以正之也使武王不伐商則  
聖帝名臣之祀遂聽其滅絕乎姦民亂俗姦吏害民  
遂聽其縱恣乎職廢而不舉賢才隱居而不任職遂  
聽其自然任斯民之重困乎吾知上帝之心必有所  
不忍而聖人敬事上帝之心亦必有所不安也故曰  
聖人非利天下也以正天下也興滅繼絕卽史記所  
稱封蘄祝陳杞之事舉逸民卽上文周親不如仁人

周頌求懿德肆時夏之意卽成湯所云帝臣不蔽也  
後世學者習見漢晉以後之事遂以爲三代亦復如  
是而以利天下之心度古聖人甚至有以湯武之征  
誅爲得罪於名教者而豈知聖人光明正大之心不  
若是哉故今表而出之

備覽○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書序

按諸侯之封當在歸自商以後故次之於此

附論○孟子曰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孟子

豐鎬考信錄

卷之三

完

按此文似指克商後諸大政而言故次之於此

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詩大雅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同上

武王宅鎬未知的在何時史記周本紀亦無之然此  
似不可缺故因無思不服之文次之於此

本紀云武王徵九牧之君登幽之阜以望商邑武王  
至於周自夜不寐周公且曰曷爲不寐王曰云云又  
云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洛伊毋遠



天室營周居於洛邑而後去余按此本逸周書之文其意淺而晦其詞煩而澁與尚書大不類且周公之宅洛以殷民之遷也是時不惟未遷兼亦未畔宅洛何所取焉將以為朝會道里均也則又無一言及之蓋後世之人聞周公之宅洛而不得其故揣度之而以為武王之所命耳而商邑圍阜相距千餘里亦非能望見者故不錄

殺萬邦屢豐年 詩周頌

豐鎬考信錄 卷之三

存疑○周饑克殷而年豐 左傳僖公十九年

按詩但謂克殷之後年豐耳非必謂克殷之前而饑也饑以興師聖人恐不如是寧子但欲贊文公以伐邢遂不覺其言之過當將使後世好戰而不恤民者以是藉口故列之於存疑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墀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

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子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且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籒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

豐鎬考信錄 卷之三

日乃瘳 書金縢

按此事在書金縢篇乃因成王之迎周公而追記此非謂其必在洪範旅獒後也史記以為十三年事故記之於訪範之後然余觀三代以上皆以踰年為二年恐當在訪範之前一年故次之於此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彞倫攸叙 書洪範

此篇據春秋傳以為商書故稱十有三祀用商制也



今篇在周書中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墮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  
昇洪範九疇蔡倫攸斲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

九疇蔡倫攸叙同上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

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

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同上

備覽○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為周之釋走之朝

豐鎬考信錄 卷之三

聖

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

臣禮故于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鴻範尚書大傳

箕子之訪據尚書大傳及史記皆當在克商後二年

而劉歆三統歷獨據書洪範序以為即在克商之歲

因移克商事於武王之十三年余按洪範云惟十有

三祀王訪於箕子序云武王克殷以箕子歸作洪範

見漢書今序此但追叙箕子至周之由為作洪範張

與此小異本非謂作範必在克商年也奄之踐在成王之初武

之章稱武王之謚然詹作楚子皆蒙武王克商之文

言之蓋特原其事之所始與傳文之先經以百事後

經以終義者同不必其事定在此一時也劉歆不達

其意遂謂武王克殷在十三年是猶史記闕里

志見春秋傳五經于學禮之文載於昭公七年而遂

以為孔子十七歲時事也亦鑿之至矣惟大傳以為

封朝鮮而後陳洪範史記以為陳洪範而後封朝鮮

其說較為小耳然亦無大關於得失要之皆在克商

豐鎬考信錄 卷之三

聖

之後二年陳範在十三祀則克商固當在十一年也

嗟夫自漢書載劉歆之說以克商為在十三年偽古

文經傳因之遂分書序四言為兩年事蔡傳駁之又

并歸之於十三年而武王之事遂雜亂不可考一語

之誤解其所關豈小事哉故今載大傳之文以正三

統之誤使其源清而後其流可得而漸釐也說並詳

前卷中觀兵伐殷兩條下彙而考之事理自曉然矣

○大抵偽古文經傳多本之劉歆王肅豈孔安國所



傳司馬遷越岐鄭康成杜預諸家皆不之見而獨敢與肅二人見之乎借令歆與肅獨見之又何故不明言其出於書之某篇而竊之為己說以欺人乎然則其書出於歆肅之後明甚奈何世儒皆不之察也

存參○武王封箕子於朝鮮箕子教以禮義田蠶又置八條之教其人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飲食以籩豆後漢書

史記宋世家云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

聖賢考信錄 卷之三

書

禾黍乃作麥秀之詩曰

尚書大傳 作微子事

麥秀漸漸

大傳作 薪藎

今禾黍油油

大傳作 坻坻

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

大傳作 不我好

仇余按此歌有怨君之心無傷舊之意其詞亦大不敬必後人所擬作非微箕所為故不載

存疑○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

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

三日鋪時繹思我祖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

宣公十 二年

備覽○武始而北出再成而城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禮記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樂記

附論○吳公子札來聘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子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論語八份

呂氏春秋云武王伐殷薦俘馘於太室乃命周公作

聖賢考信錄 卷之三

書

為大武網鑑大全因之於武王十四年書作樂曰大

武余按楚子所引武樂三章中有於皇武王桓桓武

王之語則斷非武王所自作矣故鄭孔及朱傳皆以

為武王崩後周公作此以象武王之功然則載戢干

戈之頌亦未必即武王所作傳但本武王之克商而

言之耳不但此也禹之夏湯之濩文王之南籥亦未

必皆其所自作但樂以象德季札所贊者其樂也

即其人也故并附於其人之篇後遂皆以為其所



自作則誤矣

太子誦代立是為成王

史記月本紀

豐鎬考信錄卷之三

素

豐鎬考信錄卷之三終

豐鎬考信錄卷之四

大名崔述東壁謹考

受業門人石屏陳履和校刊

周公相成王上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書金縢

金縢一篇並無周公攝政之文唯載記文王世子篇

云成王幼不能蒞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明堂位云武

豐鎬考信錄卷之四

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

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

政於成王由是史記漢書及諸說尚書禮記者并謂

周公居天子位南面以朝諸侯而以洛誥之復子明

辟為復政成王之據蔡氏書傳駁之云有失然後有

復武王崩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君位何復之有王

莽居攝幾傾漢鼎皆儒者有以啟之是不可以不辨

石梁王氏亦云周公為冢宰時成王年已十四非攝



位但攝政豈可以天子為周公二子之言誠足以料先儒之失絕後世之惑矣然以余考之周公不但無南面之事並所稱成王幼而攝政者亦妄也古者男子不踰三十而娶况君之世子乎邑姜者武王之元妃成王者邑姜之長子而唐叔其母弟也武王之娶邑姜邑姜之生成王皆當在少壯時明甚而今文王世子篇乃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成王幼不能蒞阼則是武王年八十餘而始生成王六

皇朝考信錄

卷之四

三

十餘而始娶邑姜也此豈近於情理哉均之父子也且均之聖賢也王季之愛文王與文王之愛武王當無以異乃作記者言文王則云十二而生伯邑考十五而生武王說見武王上卷言武王則八十餘而始生成王之嫡長子王季之為文王婚何其太早文王之為武王婚何其太遲乎由是言之凡記所載武王成王之年皆不足信况周公之東也唐叔實往歸禾則成王之不幼明矣蓋古者君亮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

年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然則武王崩時周公蓋以冢宰攝政不幸羣叔流言周公東辟遂不得終其攝及成王崩召公暨前之禍遂率子釗以朝諸侯由是此禮遂廢後之人但聞有周公攝政之事而不知有冢宰總己之禮遂誤以成王為幼又見洛誥之末有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之文遂誤以為攝政之年數耳不思周公居東二年東征三年七年之中周公

皇朝考信錄

卷之四

三

之在外者四五年此時何人踐阼何人聽政成王之自臨朝視政明矣何故能踐阼聽政於四五年而獨此二三年中必待周公之攝之也鄭氏謂成王居喪不言周公以冢宰聽政而二叔流言是已然又謂成王親迎以歸然後攝政則亦未免惑於史記漢志之言也且復之為言下告上也春秋傳曰燮將復之又曰管將復於寡君孟子曰有復於王者王命周公作洛故周公使人復王耳豈謂其復政哉日然則成王



何以稱爲孺子也曰孺子之稱不必其皆嬰兒也晉文公出亡數年而獻公卒其齒長矣而秦使及狐偃皆稱之爲孺子有大夫之嫡子而稱爲孺子者孟莊子武伯於其父時皆稱爲孟孺子是也有未成乎大夫而稱爲孺子者季孫之稱秩高氏之臣之稱子良是也而子旗於子良亦曰彼孺子也則是親之少之皆可以孺子稱之也是故金縢之孺子流言也未成乎君之稱也立政洛誥之孺子則周公自以親之少

豐鎬考信錄

卷之四

四

之之故而稱之耳豈得遂以爲童子哉晉慕容盛謂周公專權代主管祭忠於王室故有不利孺子之言又謂周公知文王與武王三齡而求代其死者詐也雖盛本詐諉之人故以小人之腹度君子然要亦傳記之邪說之有以啟之也故今但載金縢本文而文王世子明堂位及史記漢志諸說概不妄附說並見前武王伐紂條下  
戴記中庸篇云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

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余按尚書金縢篇云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又云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又云予小子新命于三王則是武王未崩以前大王王季已追王也周公烏得有追王之事哉且二王果周公所追王則文王以何時稱王邪謂生而稱王邪則文王爲西伯傳記之文甚明宋歐陽永叔固已辨之矣謂武王克商之後追王邪則既追王文王何難復追王二

豐鎬考信錄

卷之四

五

王若武王但追王文王而不追王二王則是以爲不當追王也武王以爲不當追王而周公追王之可乎考其首尾乃必無之事而儒者咸信之其亦異矣原其所以如是信者無他以中庸爲子思所作而此章爲孔子之言至朱子列中庸於四書遂愈莫敢有議者不知此章斷非孔子之言而中庸亦不出子思之手乃戰國之儒者采輯前人之言以成此書獲上一節采諸孟子實顯然可見者其冠以子曰者雖相傳



為孔子之言而為後人之所附益及假記者蓋亦有之是以中庸之言高者不減尚書論語而間亦有刺謬於經傳者為是說者蓋亦習於世俗所傳文王受命稱王之說故但以為追王二王而不言追王文王耳豈足為據也哉且武王克商之後祀於周廟者屢矣用諸侯禮邪用天子禮邪武王既為天子而仍用諸侯之禮必有所未安若用天子之禮則武王固已上祀先公矣何勞於周公之成其德哉嗟夫聖人之

聖賢考信錄

卷之四

六

言萬世所取信也然必真為聖人之言然後可以取信非可徒以名焉已也魯襄仲之將立宣公也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遂入卒執其君而殺其身然則言亦不可以妄信也是以余於傳記必其與經合者然後載之不敢信一人率爾之談遂以為真聖人之言也

衛宏毛詩序云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

先公風化之所出致王業之艱難也鄭氏謂此詩在周公居東之日朱子謂此詩在成王初立之時余按鴟鴞以下六篇皆周公時所作此篇若又出於周公則是七篇皆與幽無涉何以名之為幽曰述幽俗也然流火投木烹葵刺棗在在皆然以民間通行之事而獨謂之幽俗幽何在焉且玩此詩醇古樸茂與成康時詩皆不類竊嘗譬之讀大雅如登廟廟之上貂蟬滿座進退秩然煌煌乎大觀也讀七月如入桃源

聖賢考信錄

卷之四

七

之中衣冠樸古天真爛熳熙熙乎太古也然則此詩當為大王以前幽之舊詩蓋周公述之以戒成王而後世因誤為周公所作耳竊疑幽之舊詩當不止此此篇因周公識之傳之而獨存猶商頌當時亦必多而正考父獨得其十二篇也至於鴟鴞以下則以其詩皆為周公而作而音節亦近幽故附之於幽風之後而此一篇則幽之正風也故今不載之於周公之篇



向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下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命之曰鴟鴞王亦未

敢諫公同上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予手拮

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瘝曰予未有室家予羽譙譙

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嗷嗷詩幽風

金滕弗辟之辟鄭氏以為退辟同居東以為辟位而

豐鎬考信錄卷之四

居於東自偽孔傳出始訓辟為法而以誅殺之意解

之於是以居東為東征以鴟鴞詩為在黜殿之後隋

唐之際鄭學浸微孔穎達作疏遂棄鄭而用偽傳唐

宋學者靡然從之雖朱子詩傳初亦采其說及後答

蔡沈書始覺其謬而蔡氏作書傳乃本朱子之意以

正其失今載其說於左

朱子覆蔡沈書說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為是向董叔

重得書亦辨此一時信筆答之謂當從古註說即謂

偽傳

蓋以孔在 後來思之不然三叔方流言周公處骨肉

之間豈應以片言半語遽然興師以征之聖人氣象

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

誅之若請之於王亦未必見從雖曰聖人心事公平

正大區區嫌疑似不必避然舜避堯之子禹避舜之

子自是合如此

蔡氏尚書金縢篇傳辟讀為避古字避皆作辟鄭氏詩傳言

周公以管蔡流言辟居東都是也漢孔氏即偽傳蔡氏誤以為

豐鎬考信錄卷之四

真安以為誅殺之夫三叔流言以公將不利於成王

周公豈容遽興兵以誅之邪此下數句已見朱子書中今節之我之

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言我不辟則於義有所不盡

無以告先王於地下也公豈自為身計哉居東居國

之東也孔氏以為東征非也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

罪人為誰二年之後王始知流言之為管蔡斯得者

遲之之詞也

余汝朱子之論正矣蔡傳之釋此文義尤詳盡復何



疑焉然後需尚多從偽傳而非蔡者豈以詩傳出於朱子故邪抑未取詩書之言而深思之邪書云流言於國不云殷畔則是殷猶未畔但聞流言而遂辟也流言者道路之言事後知其所起乃追書之當時尚未知為誰何周公可以疑似而遽殺其兄乎周公之東征討武庚也武庚未畔討之何名未畔而已伏誅則是初無殷畔之事而周公誣之也若謂武庚之畔即在流言之時則史當特書之以為討之張本不得

豐鎬考信錄 卷之四

十

但記流言遽云當誅誅流言者邪誅畔者邪雖初搦筆之童子不至如是况史臣而有此文理邪詩云曰予未有室家又云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則是王室不安諸侯携貳而尚未知其所定也細玩通篇倦倦慮患之心溢於語言之表然則此詩作於東征之前明矣若以為在東征之後則王室已安天下已靖而為岌岌憂危不保終日之言於事為不切於人為不情矣而說者乃以既取我子為東征後之証日子喻

管蔡至喻王室言既取我子則管蔡既已受誅矣朱氏公遷信如所云管蔡誅則武庚亦誅矣泉下游魂其尚能毀我王室乎嗟夫朱子之於傳豈能無千慮之一失况其晚年已不吝於自改其說而後儒反代為朱子吝之何邪故今遵蔡傳之說而以東征之事次於成王親迎周公之後

豐鎬考信錄 卷之四

十一

秋大熱未獲天大雷電以風木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書金縢

按書此文居東之非東征益明臨漳呂樂天先生游己酉記疑嘗辨之今錄於左

己酉記疑一則節錄周公居東去京師必不甚遠周公



此時亦無大責任故感風雷之變啟金縢之書執書以泣隨即出郊迎公天乃雨反風也若以居東即為東征則武庚所都去國千餘里豈有不下班師之詔又不待風止即出郊迎公之理由此看來論此事者當以蔡註金縢為正鴟鴞詩傳雖不觀可也○余按此說深中事理蓋武庚未平周公必不能中道班師武庚既平周公又不可擁兵居外其為無事顯然不得謂之為東征也

豐鎬考信錄

卷之四

世

史記云成王少時病周公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籍書乃泣反周公譙周云秦既燔書時人欲言全廢之事失其本末乃云然耳余按一事而所傳聞異詞遂誤而兩載之傳記如是多矣慶封之聘魯也叔孫食之不敬賦詩譏之其奔魯也叔孫又食之汜祭亦賦詩譏之鄭之葬簡公也將毀游氏之廟而子產中止鄭之為蕪除也亦將毀游氏之廟而子產中

止此皆顯然一事而傳悉兩載之無他采之太博而擇之未精耳左傳猶然况其下焉者乎後人過於信古遂不敢議惑矣譙周之言是也然即此可見史記之文傳而失其真者甚多學者不可以其近古謂其必有所本遂概信之以為實也

補管蔡敗商甚間王室

左傳定公四年

管叔以殷畔

孟子

存參○奄君蒲姑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矣

豐鎬考信錄

卷之四

世

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尚書大傳偽古文尚書云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云云余按傳稱管蔡啟商甚間王室孟子書中亦有管叔以殷畔語則是管蔡之誅以畔故不以流言故也烏有但聞流言而遂誅其親戚者哉偽書之文其誣聖人不小故今載春秋傳孟子之文以正之至大傳所言乃伐奄張本雖不敢必其實而理容或有之故附存之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維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予我家不少  
 廷洪惟我勿冲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  
 能格知天命○殷小腆誕敢紀其叙天降威知我國有甿民  
 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穉天子  
 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  
 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  
 卜陳惟若茲 書大誥

備覽○武王崩三監 傳云三監管蔡商 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

聖考信錄 卷之四

將黜殷作大誥 書序

按大誥篇首當有數語序誥之所由作若盤庚多士  
 多方者而今無之蓋缺文也故今取書序之文補之

紂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 左傳定公四年

戰國人多稱周公誅管蔡晉慕容盛遂以擅誅管蔡  
 為周公罪余按周公東征乃奉成王之命尚書春秋  
 傳之文甚明不得以其事專屬之周公也蓋周公輔  
 相兩朝勳崇望重故說成周事者多歸之於周公正

如陳賈所云周公使管叔監殷是時武王在上太公  
 望散宜生等共佐之周公安得自使管叔乎

偽古文尚書云致辟管叔於商囚蔡叔於郭鄰以事  
 七乘降霍叔為庶人三年不齒宋堯叟林氏春秋傳

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註云周公傷夏殷之二叔世疏  
 其親戚不能同心以至滅亡或以二叔為管蔡者非

管叔蔡叔霍叔三叔不得稱二叔 杜註二叔說同無管蔡霍三叔之說  
 余按春秋傳云管蔡敗於宋王於是乎殺管

聖考信錄 卷之四

叔而蔡蔡叔又云管蔡為戮周公右王無有一言及

霍叔者史記殷本紀云武庚與管叔蔡叔作亂周本  
 紀云武王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

相祿父治殷又云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  
 蔡叔皆與左傳文合而無霍叔其尤顯然無疑者管

蔡世家稱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下云二人相紂  
 子武庚稱封叔處於霍則不言是然則霍叔未嘗監

殷明矣而魯周公衛康叔未微子各世家亦俱但稱



管叔蔡叔傳相武庚管叔蔡叔作亂周公誅管叔放  
蔡叔若霍叔果同監殷而同作亂不應數篇之文如  
合符然皆有管蔡而無霍也尚書大傳云武王使管  
叔蔡叔監祿父漢書地理志云周既滅殷封其畿內  
爲三國卽以封紂子武庚庸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  
以監殷民皆與左傳史記說同不言霍叔由是言之  
以殷畔者止管蔡二叔而無霍故傳云弔二叔之不  
咸不稱三叔也至晉皇甫謐作帝王世紀始稱自殷

豐鎬考信錄卷之四

共

都以東爲衛管叔監之殷都以西爲鄭蔡叔監之殷  
都以北爲鄭霍叔監之偽尚書錄此遂采左傳語而  
增以降霍叔之文然則此書之撰於晉以後而非安  
國之所傳也彰彰明矣如果安國所傳不應兩漢諸  
儒皆不知有霍叔獨至皇甫謐始知之而左氏生於  
周世在桀書之前尤不應不知有霍叔而每文皆但  
言管蔡也杜氏以下文稱管蔡之故因釋二叔爲二  
代之叔世固已強詞至林氏乃據世俗相傳之語以

駁二叔之稱而不復考左傳他文及史漢舊說尤疎  
之甚矣且降爲庶人者漢以後法耳三代以上大臣  
有罪可殺可放而未嘗有降其爵者先王所以辨上  
下別嫌疑定民志也春秋之時卿奔他國乃有降從  
大夫之位者彼原非此國之卿故然耳本國固無是  
也烏有朝齒公卿而暮同編戶者哉且蔡叔罪重於  
霍叔尚有車七乘徒七十人以大夫之奉奉之而霍  
叔之罪遞輕乃反降爲庶人一何其賞罰之顛倒乎

豐鎬考信錄卷之四

七

或疑金縢有羣弟流言之文當不止蔡叔一人然卽  
蔡霍二叔亦不得遂稱羣蓋流言者自多人監殷者  
自管蔡不得謂流言之人盡監殷之人也故今但據  
春秋傳文載之無稽之說不敢以妄增也  
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開  
字避景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于宋  
帝諱微宋微子  
世家 偽古文尚書有微子之命篇余弟邁納卷筆談嘗辨



之今錄於左

〔訥菴筆談一則〕封微子非封他人比也改革之際難  
為言矣當時命之者之言其於理於勢必有其懇摯  
而婉篤者今皆不可得見作書者以其難於措辭故  
但為膚廓通套之語於當日情勢無一語及之譬若  
扶墻而行不敢少動惟恐其有破綻以貽後世口實  
此正可見作者伎倆而後世乃猶以為真聖人之言  
也試使後世能文之士代為此篇其措情度勢亦必  
有可以感動人心而慰安殷之遺民者寥寥數語苟  
且了事必不然矣

豐鎬考信錄

卷之四

其

周公相成王中

補伐奄三年討其君孟

近世讀孟子者以周公相武王為句誅紂伐奄為句  
遂以伐奄為武王事朱子亦云奄助紂為惡者余按  
經傳無武王伐奄事書多方云惟五月丁亥王來自  
奄多士云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是伐奄  
乃成王事也詩東山云我徂東山惓惓不歸又云白  
我不見于今三年是三年討其君即周公東征事也  
尚書大傳亦稱奄君謂武庚請舉事書序又稱成王  
伐淮夷遂踐奄然則伐奄決在成王之世無疑孟子  
此文當以周公相武王誅紂為句伐奄三年討其君  
自為一句非武王時事也蓋緣初學讀書多不能誦  
長句率於四五字處讀斷如知和而何必讀書飽  
食煖衣夫子循循然之類相沿既久遂以為固然耳  
嗟夫章句之學通儒所鄙然章句之士亦何可多得  
韓子云凡為文宜畧識字為文而能識字說經而能

豐鎬考信錄

卷之四

其



知句讀此固非易事也故今伐奄一事載之周公相成王時僞孔傳又謂成王之世奄凡再叛乃因多方多士篇第失次而誤說見後多方多士條下

附錄○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孟

此事時世無可考者然玩孟子此文曰驅飛廉於海隅似前嘗討飛廉而飛廉逃於海隅也者疑即武王伐紂之時史記所謂不與殷亂者也奄負東海海隅乃奄東境蓋因奄米臣服故得苟延殘喘至克奄後

豐鎬考信錄 卷之四

幸

始得而戮之耳然則此事當在伐奄之後是以孟子連而及之但於經傳皆無明文故附錄於此  
史記秦本紀云周武王之伐紂時蜚廉為紂石北方還無所報為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棺銘曰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棺以華氏死遂葬於霍太山余按武王既已克殷蜚廉何由至霍果還至霍安能逃於武王之誅而得從容以終天年且蜚廉助紂為虐者何以帝反嘉之而賜之石棺乎此事至為荒謬蓋秦

趙之人諱其戮而妄造此說以欺人者是以譏周古史考深所不信而司馬氏索隱亦以為非實也當從孟子為正

備覽○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於東作歸禾書

備覽○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同上

按史記載此事與書序同尚書大傳及說苑皆以為三苗貫桑而生大幾盈車恐係傳聞而甚其詞者故

豐鎬考信錄 卷之四

幸

不采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鶴鳴于垤婦嘆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

三年詩

按此詩稱我徂東山又稱于今三年是即周公伐奄三年討其君事也故次之於此衛宏詩序以為周公東征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而作朱傳以為周公自勞歸士之詞余按此篇毫無無美周公一語其非大



夫所作顯然亦非周公勞士之詩也細玩其詞乃  
歸士自叙其離合之情耳三年東征不為不夙破斧  
缺斨不為不勞而其詞絕無一毫怨意若邨之擊鼓  
雅之漸石者即此可見盛世景象以為勞歸士美周  
公此意索然矣至序所稱說以使民忘其死云者  
雖得詩人之旨然謂序其情而憫其勞所以民說亦  
非也聖人之於民必有無愛於平日矜恤於臨時者  
是以民忘其死非徒用一詩勞之之虛文即能有此

豐鎬考信錄 卷之四

七

效也然則謂序其情而民說何若謂歸士自述其情  
雖極勞苦思念而毫無怨上之心由於上之愛民有  
素是以上下一體者為得其真乎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

將 詩 幽 風

衛宏毛詩序云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傳云四國管蔡商奄也既破我斧又缺我斨箋云四

國流言既破毀我周公又損傷我成王余按破斧缺

斨即叙東征之事東征三年為日久矣斧破斨缺則  
其人之辛勤可知猶宋人詞所云征衫着破着衫人  
可知矣之意不得以我屬之大夫而謂斧為周公斨  
為成王也朱傳以為從軍之士所作破斧缺斨自言  
其勞是已又援斬伐四國之支序以為管蔡商奄  
之謬其說尤正然謂答前篇周公之勞已故作此詩  
以美周公則尚似有未盡合者詳味此詩之意乃東  
征之士自述其勞苦絕無稱美周公一語惟其勞而

豐鎬考信錄 卷之四

七

不怨由於周公勤勞王室不自暇逸是以其民皆悉  
周公之心敵愾禦侮不辭况瘁至於斧破斨缺而無  
異言即此見周公之美耳以為美周公淺矣以為大  
夫所作以美周公而惡四國尤失之遠矣

備覽○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

詩 序

備覽○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

詩 上

按唐叔之歸禾周公在東土成王在周京也此文則

成王亦至東土矣疑克奄之後淮夷尚負固不服成



王因自往觀師也抑不知周公班師之後淮夷復畔而成王始東征與要之當在伐奄之後多方之前故次之於此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王曰嗚呼猷告爾有多方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吹爾田天惟界

豐鎬考信錄

卷之四

書

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齊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書多

此多方篇文乃初遷殷民後誥之者

附錄○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書多

附錄○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于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遜比事臣我宗多遜同上

書序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鄭康成云此伐管蔡時事偽孔傳云成王卽政謂武王崩七年之後淮夷奄國又叛

王親征之遂滅奄而徙之二說不同其後王顧諸儒皆以偽傳爲誤王論余未之見顧云多方之誥曰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而多士王曰昔朕來自奄是多方當在多士之前後人倒其篇第耳奄之叛周是武庚既誅而懼遂與淮夷徐戎並興而周公東征乃至於三年之久孟子曰伐奄三年討其君是也既克而

豐鎬考信錄

卷之四

書

成王踐奄蓋行巡狩之事書序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是也孔傳以爲奄再叛者拘於篇之先後而強爲之說

余按多方多士二篇首二章皆叙殷周革命之由次二章皆叙伐奄後遷殷民之事其文大同小異則多方之來自奄卽多士之來自奄多方之自時洛邑卽多士之遷居西爾無疑也多士後一章叙作洛之事多方絕無一言及之則多方在作洛之前多士在作



洛之後無疑也且多方文繁多士文簡豈非前日既言其詳故後日但舉其畧與然則多方固當在多士前而奄初無再叛之事明矣王肅說書專攻康成偽傳本王肅之徒所撰故好與康成爲異顧說是也惟謂奄因武庚既誅而懼則尚未盡蓋奄乃東方大國武王克商之後未必深服於周但聖人不窮兵於遠耳尚書大傳謂武庚之舉事奄實趨之然則武庚之叛必與奄連兵是以周公因黜殷而並伐之也故今

豐鎬考信錄

卷之四

第

以多方之文次於東征之後而取多士篇中追叙自奄歸後遷殷遺民之事附於其左以見其爲一時之專說並見後立政多士條下

簡覽○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

書序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不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自

一話一言我則未惟成德之彥以又我受民嗚呼予且已受人之微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于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又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釋之茲乃俾又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勳耗我國家

世傳尚書篇次多方立政二篇並在多士無逸之後

余按多方既當在多士前則立政無逸之先後亦未

豐鎬考信錄

卷之四

第

必果如今之次第也立政言孺子王矣似是成王即位未久時語無逸戒其逸豫勉以享國之久當是天下無事恐其狃於安樂有初無終之意然則多方立政二篇皆當在召誥前如康誥酒誥之當在金縢前也傳經者失其篇次耳故今仍以立政次多方後說並見前多方條下

周公何以作立政也蓋治國以用人爲要而用人以知人爲先一有不當則民受其殃大都小伯之衆庶



獄庶慎之繁人主安能一一而察之待其不才已著而後舍之亦已晚矣故必克灼知厥若乃使之治我受民也然欲庶官皆得其人非廣搜博采不可嚴穴之內具有良材焉旅之中不乏奇士惟其賢則用之不拘於親舊也吾故讀此篇而知東周之世卿非先王之制也觀孟子稱文王治岐仕者世祿則是卿大夫之子孫但世守其宗邑初不世爲卿大夫也周衰卿大夫始多世爲之賢才不復進用以故王室日卑

豐鎬考信錄

卷之四

末

政不行於天下匪惟王朝卽侯國亦如是春秋時齊晉最強然皆至戰國之初而遂亡魯衛子國雖久然皆微弱役於大國惟楚與齊晉迭霸至秦并天下而後滅強且久莫如楚者楚有何功德而能如是余少讀春秋傳心常異之久之始悟其故蓋春秋自成襄以後齊晉魯衛卿皆世傳大夫亦多世者世則不必其賢而楚獨能用賢故也孫叔敖舉於海觀丁父彭仲海皆舉於俘固已伯州犁然丹皆鄰國之逃臣初

無蚘蟬蟻子之捷而仕至右尹太宰然此猶自來奔而用之者至申鮮虞侯質於魯以喪莊公而楚聞其賢遂召爲右尹其汲汲於求賢如是厥後王孫圉聘於晉猶以觀射父左史倚相誇于鄰國而曰楚惟善以爲寶是知楚人專以用賢爲事是以強且久而莫與比也甚矣周公之訓之爲至言也至秦以法令馭天下惟取吏能守法不復問其賢否故吏闕冗者多漢興始下求賢之詔以故守令多以循良著者然由

豐鎬考信錄

卷之四

末

思澤佞倖鑽營權貴而得進者亦復不少元魏既衰始循資格隋唐以降競尚科目由是授官惟憑科目遷官但用資格不復以度德量才爲事矣宋太宗論科目豈敢謂拔十得五拔十得一二足矣夫果拔十僅得一二彼八九人之相我受民者固已不勝其弊也信乎文武成康之治之非後世所能及也說並見別錄周政通考中  
備覽○越裳氏重譯而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



使之不通故重三譯而來朝也周公曰德澤不加則君  
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則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

於吾國之黃髮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

邪說

存忝○越裳氏重譯來貢白雉一黑雉二象牙一使者

迷其歸路周公錫以文錦二疋駟車五乘皆為司南之

制使越裳氏載之以南緣扶南林邑海際期年而至其

古今注

豐鎬考信錄

卷之四

按此事不見於經惟尚書大傳及說苑有之然於理

無所害但大傳文有脫誤及不經之語故采說苑之

文載之大傳以此事為在歸禾之時說苑以為在三

年之後要之當在成王歸宗周後故附列於此至古

今注所言頗近附會恐係後人增飾然亦未有以見

其必不然姑附存之於後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於豐惟太保先

周公相宅曰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於

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  
於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

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豕一越

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

庶殷丕作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

乃膺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

豐鎬考信錄

卷之四

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澗水東

亦惟洛食俘來以圖及獻卜

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

成王定鼎于郊鄒卜世三十卜年七百

按此文則遷鼎於洛者成王也而桓二年傳云武王

克商遷九鼎於洛邑與此異者蓋古人之文多大畧

言之遷鼎由於克商克商武王之事不可云成王克

商遷九鼎於洛邑故統之於武王耳猶之魯晉諸國



皆封於成王世而成紂謂武王克商封兄弟之國十  
五姬姓之國四十也猶之武樂篇中稱桓桓武王於  
皇武王必非武王所自作而楚子謂武王克商作頌  
云云又作武云云也猶之成王之世周公東征而奄  
始滅而詹桓伯謂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且  
王孫滿以周人專叙周閔沿革不應誤引而臧哀伯  
魯大夫因諫納郃閔而語及之非其意之所重其詳  
固不暇深求也故今棄彼而錄此

豐鎬考信錄

卷之四

三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作册  
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裡咸格王入太室禱王命周  
公後作册逸誥在十有二月

書洛

此上皆記成王周公營洛之事○惟告周公其後偽  
孔傳以爲立周公之後於魯蔡傳以爲使周公留治  
洛邑蔡說是也作册逸誥偽孔傳以爲使史逸誥伯  
禽蔡傳以爲誥册史逸所作二說皆非也何者凡諸  
祝誥皆當成於史臣之手然他篇悉不載其名不

此獨記之且無關於事理於文可省蓋逸者失也乃  
逸書逸詩之逸此篇後日之所追記故其中多缺文  
其祝與誥蓋失之矣然祝誥雖失其大意則可知故  
綴其下云惟告周公其後冠其上云王命周公後文  
義甚明不煩曲解且傳作史佚不作逸恐不得以此  
爲彼也

附錄○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  
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

豐鎬考信錄

卷之四

三

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月

此文在書大誥之後康誥之前舊誤以爲康誥篇序  
蓋氏以爲當在洛誥篇首然以文義揆之亦不甚合  
蓋不知爲何篇之序而其誥已逸耳三月偽傳以爲  
作洛之三月然庶殷猶未丕作何以四方即大和會  
安知其非次年周公尹洛之三月也皆未有以見其  
必然姑附錄於此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上○王曰告爾殷多士



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界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於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與從爾遷書多

此多士篇文乃作洛後誥殷民者○按此篇云予惟時命有申時是也時命者蒙上大降爾四國民命之文即多方之命也申重也多方已命多士又命故云

豐鎬考信錄

卷之四

誥

申也蓋多方以遷民故作誥多士以營洛故作誥故多方云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多士云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營洛以後更無他事何誥之有然則此篇在多方後益無疑矣蔡傳亦謂遷民在作洛前然不知多方即以遷故誥遷民既在前多方安得獨在後邪故今次多方於東征次多士於作洛庶其事之次第一望了然說並見前多方條下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逸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此篇仍當次於多士之後說已見前立政條下周公何以作無逸也大凡人主值四方多難之日則

豐鎬考信錄

卷之四

誥

憂勤惕厲之心易生當太平無事之時則驕奢安佚之念漸啟方成王之初政商奄迭畔王室不靖成王之不自暇逸罔也商奄既定天下宗周飛廉戮淮夷服肅慎來越裳貢此正人主逸樂將萌之時也然人主一有逸樂之念則於庶政必有略不經意之時一有逸樂之念則左右臣僚之窺伺我者必有逢迎意旨以惑君心而自固其寵者昔梁武帝以開國之君及其晚節百度廢弛竟致侯景之亂唐明皇帝躬戴



大難致開元之盛治其後亦以荒淫無度馴致安史之亂播遷於蜀周公知其如是是以作此戒王以預遏其萌也故周頌云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惟成王能服習周公之言是以不敢荒寧克基天命於無窮也唐魏徵謂創業易守成難宋李沆數以四方水旱入奏以爲太平無事恐啟人主泰侈之心其意蓋皆本之此篇此治忽興亡之大要故古人皆兢兢於是也○吾讀洪範而知武王之所以繼唐虞夏商

豐鎬考信錄

卷之四

五

而成一代之盛治也吾讀立政無逸而知成王周公之所以紹文武而開八百年之大業也六經中道政事者莫過於尚書尚書中自堯典禹貢皋陶謨以外言治法者無如此三篇然虞夏書文簡意深而此則明切曉暢學者於此三篇熟玩而有得焉於以輔聖天子致太平之治綽有餘裕矣惜乎世之學者惟務舉業而於此多不究心也唐李德裕幼而被持武元衡問其所嗜何書德裕不應其父吉甫責之對曰武

公身爲宰相不問理國調陰陽而問所嗜書所以不應然則分詩書與政事爲二自唐已然朝廷以大經取士果何爲邪其亦可歎矣夫

豐鎬考信錄

卷之四

五



豐鎬考信錄卷之五

大名崔述東壁謹考

受業門人石屏陳履和校刊

周公相成王下

周公相業前兩篇詳之矣惟記多稱周公制禮而春秋傳亦嘗及之必非無故而妄言者但經未有明文而傳亦不多見兩漢傳經之儒遇有古書莫知其出自何人者輒目之為周公所作往往互相

豐鎬考信錄卷之五

乖刺遂致聖人之制淆亂而不可稽而釋經亦多失其旨學者惑焉而莫適從也故今復係之以此篇考而辨之

補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口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孟子

按孟子言兼三王以施四事詳其語意蓋即周公制禮事也周公制禮皆監前代而損益之是以有所不洽待思而後能得之也

附錄○先君周公制周禮左傳文公十八年

附論○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篇

古禮經十七篇今謂之儀禮世皆以為周公所作余按此

書周詳細密讀之猶足以見三代之遺識其名物之制以考經傳之文大有益於學者不可廢之書也然遂以為周初之禮周公所作之書則非也周公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於享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

豐鎬考信錄卷之五

先進然則聖人所貴在誠意不在備物周初之制猶存忠質之遺不尚繁縟之飾明矣今禮經所記者其文繁其物奢與周公孔子之意判然相背而馳蓋即所謂後進之禮樂者非周公所制也且古者公侯僅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今聘食之禮牲牢邊豆之屬多而無用費而無當度其禮每歲不下十餘舉竭一國之民力猶恐不勝至於上士之祿僅倍中士中士僅倍下上下下士僅足以代其耕而令士禮



執事之人實繁有徒陳設之物燦然畢具又豈分卑祿薄者所能給乎此必春秋以降諸侯吞併之餘地廣國富而大夫士邑亦多祿亦厚是以如此其備非先王之制也襄王賜齊侯胙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齊侯曰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下拜登受是古禮臣拜君於堂下雖君有命仍俟拜畢乃升未有升而成拜者也齊桓爲諸侯盟主權過於天子然猶如是則尋常之卿大夫可知矣秦穆公

豐鎬考信錄

卷之五

三

享晉公子重耳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是古禮君自行君之謙臣自循臣之節辭者自辭拜者自拜不因其辭而遂不成拜於下也晉文乃鄰國之公子旦夕爲晉君與秦穆同列然猶如是則本國之卿大夫可知矣故孔子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今禮經臣初拜於堂下君辭之遂升而成拜是孔子所謂拜上矣齊桓晉文所不敢出而此書乃如是然則其爲春秋以降沿襲之禮

而非周公之制明矣朱子嘗信禮經爲周公所作乃曲解孔子之言謂禮必待君辭而後升成拜今不待辭而拜於上故謂之泰不知升成拜者果拜下邪抑拜上邪不辭而拜於上與辭而後成拜於上均之爲拜上也豈得謂之拜下孔子曰拜下禮也朱子則曰拜上禮也吾寧從孔子而悖朱子不敢從朱子而悖孔子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又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名也者聖人之所尤重

豐鎬考信錄

卷之五

四

者也吳楚之僭王也春秋書之曰子慎其名也故曰王臣公公臣大夫曰一國三公吾誰適從王之下不得復有王卽公之下不得復有公明矣今禮經諸侯之臣有所謂諸公者此何以稱焉說經者無可置詞乃以大國之孤當之大國之孤僅見於周官經傳未嘗有也宋公爵也春秋之世誰爲之孤者卽使大國果有孤旣名爲孤矣亦不當復稱爲公而孤止一人亦不當稱之爲諸公也或又以爲寄公然寄公偶有



一人然耳何緣得有諸公而寄公於國君為實亦不應從臣禮也蓋自春秋之末大夫浸以上僭齊有棠公鄭伯有之臣稱伯有曰公焉在此卿大夫僭稱公之始也其後晉韓趙魏氏滅知伯亦僭稱諸侯而仍朝事晉若竹書紀年所謂桓公邑哀侯于鄭鄭哀侯來朝者是也而魯三桓亦僭稱公孟子所謂費惠公史記年表所謂三桓勝魯如小侯者是也竊疑宋衛諸邦亦當類是但春秋戰國間百數十年載籍不存無可考耳然則此書乃春秋戰國間學者所記所謂諸公即晉三家魯三桓之屬周公時固無此制也觀禮諸侯朝於天子天下之大禮也聘禮諸侯使大夫聘於諸侯禮之小焉者耳觀禮之詳雖百聘禮不為過而今聘禮之詳反十倍於觀禮此何故哉此無他春秋以降王室微弱諸侯莫朝觀禮久失其傳矣但學士大夫聞於前哲者大概如此因而記之若聘禮乃當世所通行是以極其詳備然則此書之作當在

豐鎬考信錄

卷之五

五

春秋以後明甚若果周公所為豈容於其大者反略而其小者反詳輕重之顛倒如是乎蓋凡傳記所稱周公制禮云者亦止制其大綱而已古者風尚簡質周初雖視夏商為文然較之春秋時已有野人之目而聖人創制顯庸以範天下欲其欣然樂就亦必不過為繁曠難知之事故傳曰簡則易從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况此十七篇中多係士禮推而上之為大夫為諸侯為天子位益尊則其禮名益衆而其禮文亦益繁度不下數百篇而後可而古者以竹為簡策重墜難舉數百篇者非十餘車不能勝天下之人何由盡得之盡知之而盡遵守之乎唐之開元宋之開寶非不詳矣然止存諸秘府以美觀聽耳學士大夫猶多目不經見者况於蚩蚩之民周公之制必不如是明矣蓋春秋之書法即周禮之大綱正名定分尊尊親親其大較也故晉韓起聘于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周公

豐鎬考信錄

卷之五

六



之禮固不在於繁文縟節而在於大綱大紀也由是言之周公所制特其大略至於潤澤則亦各隨其國之俗而自東遷以後世變風移亦頗有所更改故鄭世子忽取於陳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謂不夫婦誣其祖矣今昏禮篇正先配而後祖然則鄭人昏禮先配後祖陳人昏禮先祖後配也果周公所制之禮頒行天下不應陳人獨不知即不知亦不當反以此爲譏也王穆后崩太子壽卒晉叔向日王

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今喪服篇爲妻期年叔向博通古今楚欲傲以所不知而不能果周公所制之禮叔向何容不知叔向不知天下之人又誰知之蓋古者父母妻長子其體略同又皆主人自主喪妻之子爲母三年長子之子爲父三年故主喪者亦三年其後蓋以婦人之故不欲以大喪行之故減而爲期其子亦降爲期故喪服篇父在爲母期爲是故也說者拘於此篇爲周公所制乃曲爲之說謂天子絕期

故改而爲三年夫位尊則服降尊尊也重正統也今以絕期之故反改期爲三年以尊故而加服豈不例行逆施矣乎記曰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是乎書是士喪禮之文昉於孔子也以一反三則他篇亦必非周公之筆蓋自周衰禮樂散佚聖賢採列國之文獻參互考訂故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樂既有之禮亦宜然故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

次也然今士喪禮篇亦未必即孔子之所書司馬氏之史記諸先生補之後漢人續之矣劉向之列女傳後漢人續之矣許慎之說文徐鉉更定之矣况於秦火以前安能必其爲當日之原本猶不敢必爲孔子之書况欲篤信其爲周公之書乎惟是此書周密詳備學者藉是可以考經傳之遺文可以識三代之聲名文物而聖人之大經大法亦於是焉可以得之如是而已儒者必欲執爲周公之制遂使世之人疑古



禮之斷不可復行於後世而是今非古者接踵而起  
儒者亦不得不分其咎也故今十七篇之作不載於  
周公之篇而附論之如此

西漢末周官一書出向歆之徒皆崇尚之然猶以為  
記未以為經也迄東漢末鄭康成註之名曰周禮與  
禮經戴記並行於是世之學者咸以周官為經且以  
為周公所作雖有宋諸大儒莫不信之不疑余按此  
書條理詳備誠有可觀然遂以為周公所作周一代

禮記考信錄

卷之五

九

之制則非也九州之內約方三千餘里外盡四海不  
過五千里故孟子曰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記曰四  
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書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  
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今周官封國之制諸  
公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  
里天子邦畿之外分九畿畿每面五百里通計為方  
萬里四海之內安所得如許地而封之而畿之今自  
洛陽東際海西踰積石而西亦不過五千餘里經傳

之文較然可徵周官之誣亦已明矣國家之建必本  
大而末小天子於諸侯君臣也公侯伯子男伯仲也  
故天子之地百諸侯公侯倍伯伯倍子男本末之別  
也今周官天子之地僅四諸公而諸公之地乃二十  
五倍於男邦正賈誼所謂脰大如腰指大如股者豈  
先王辨上下定民志之大法乎且春秋時列國吞併  
之餘宋魯猶不過二三百里鄭許猶不過一二百里  
其故墟具在而可按也故孟子曰今魯方百里者五

禮記考信錄

卷之五

十

當封國之初必小於是不大於是明矣魯即今曲阜  
若果方四百里則曹邾滕薛皆在境內何容復有此  
四國乎春秋宣十五年初稅畝公羊傳曰古者什一  
而藉又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  
桀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  
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是三代取民之制未有過於  
十一者也今周官乃云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  
無過十二其非周公之法明矣孟子曰應無夫里之



布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爲之氓矣是三代正賦之外未有絲毫課於民也今周官乃云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其非周公之法又明矣後儒乃曲爲之解謂戰國時宅雖毛亦有里布民雖有職事亦有夫家之征孟子所謂無夫里之布者謂宅毛及民有職事者耳非謂一概無之也夫不毛無職事而使出夫里之布是有夫里之布乎是無夫里之布乎孟子謂無夫里之布而儒者謂有夫里之布

豐鎬考信錄

卷之五

十一

吾未見其可信也蓋此書撰於戰國之時彼固見當時有此法而遂以爲其初固然耳不必強取孟子之言以曲就之也書云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豕一記云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云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又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是古者止有一郊祭天乃於郊而祭地則於社也今周官乃云冬至祭天於南郊夏至祭地於北郊果爾則周公於洛何以止一郊即兼祭

天地亦不當同日而郊况如此鉅典祀禮者尤不應竟無一人知之也春秋中書郊者凡九皆但書郊未有書南北郊者果有兩郊不應混而同之則其說之出於後人所臆度明矣統言之則曰朝切指之則曰覲故書曰羣后四朝詩曰君子來朝春秋曰公朝於王所覲猶見也故書曰乃日覲四岳羣後詩曰以其介圭入覲于王春秋傳曰王覲爲可又曰受策以出出入三覲朝之外別無所謂覲也遇者不期而值之

豐鎬考信錄

卷之五

十二

謂故春秋曰公及宋公遇于清諸侯修歲事於天子不可謂之遇也書曰江漢朝宗於海朝即朝廷之朝宗即宗子之宗記所謂宗人莫之宗史記所謂學者宗之是也朝者君臣之事宗者族姓之事以人喻水故謂之朝宗非諸侯于天子又有所謂宗者也今周官之文乃以爲春朝夏宗秋覲冬遇經傳有此事乎有此文乎蓋撰此書者亦當夫籍去之後故不得其寔而妄以意度之也若夫土圭之法景朝景夕之言



尤為乖謬蓋景但有長短之殊並無朝夕之異今東去數百里則日出入先一刻西去數百里則日出入後一刻無論何地置表待晷漏之半日莫不在正南安得有所謂景朝景夕者此必不通歷法不遊四方者之所為寧周公之才之美而有是言乎此宜少知人事者即不能欺而沈酣經傳之儒或反信之其亦異矣至於史記所稱周公作周官作立政者乃指周書中周官篇而言書序所謂成王遷歸在豐作周官

豐鎬考信錄

卷之五

三

者與此書無涉也嗟夫自周官一書出漢人據之以釋經其有不合則穿鑿附會以致離經而畔道者不少矣至宋王安石遂據泉府之注以行青苗蔡京復據王及后世子不肖之文以啓徽宗之奢侈而宋卒以此亡雖二子之意但假此以濟其私然不可謂非周官之有以啓之也可不為世之大監戒與乃儒者猶奉此以為周公之書而反疑諸經孟子之悞亦可謂倒行而逆施矣間有不信此書者無識之徒必力

非而痛詆之以故相視而莫敢議遂使三代之經制為後人所雜亂良可歎也或以為劉歆所偽作固不其然然必非周公之書則明甚也余故詳為之辨而周公之篇不載作周官之事

周頌三十一篇說詩者以為皆周公所作小雅鹿鳴以下諸篇說者亦以為周公作余按周頌云成王不取康夙夜基命宥密又云噫嘻成王既昭假爾又云自彼成康奄有四方詩中明舉二王之諡則非成王

豐鎬考信錄

卷之五

古

時詩明甚由是言之周頌或有周公所作必不盡周公所作也季札觀於周樂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當周公時固不可謂之衰說者曲為之解訓衰為小謂周德尚小也夫衰者衰音也統由盛而漸降焉之謂也故曰自是以衰即未大盛亦不得謂之衰况周公之世周德方隆謂之衰可乎且常棣乃小雅第四篇據左傳已為召穆公作出車乃小雅第八篇據漢書已為宣王時詩然則



小雅之爲周衰時詩顯然無可疑者不得以爲周公之所作也蓋聖人所以爲聖人者非必事事皆躬爲之亦非必事事皆勝於人也正以不自有其善而能有天下之善爲人所不可及耳不必雅頌皆自己作而後足見周公之才之美惟其能致太平之盛而使天下後世有此雅頌是乃周公之大功也大抵世俗之情有惡則惡皆歸之有善則善亦皆歸之顧作詩之時世不符讀者必致失其本意穿鑿附會而詩之

豐鎬考信錄

卷之五

五

教遂荒故今正之而於周公之篇不載作雅頌事周頌不皆周公所作說詳見後成康之際篇中鹿鳴以下諸篇非周公作說詳見後宣王及召穆公篇中月令一篇世多以爲周公所作鄭康成云此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禮家好事者抄合之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是漢儒固已非之矣而唐語林云月令出於周書第七卷周月時訓兩篇蔡邕云周公作是呂紀采於周書非載記取於呂紀明矣則又以

康成爲非是余按逸周書本後人所僞撰所言武王之事皆與經傳刺謬其非周初史官所記顯然然則周月時訓兩篇或卽采之呂氏春秋或與呂紀同采之於一書均未可知烏得以逸周書有之遂斷以爲周公之書也哉况月令所言多陰陽家說所載政事雖有一二可取然所係之月亦未見有不可移易者蓋撰書者雜采傳記所載政事而分屬之於十二月是以純雜不均邪正互見豈惟非周公之書亦斷非

豐鎬考信錄

卷之五

六

周人之制康成之言是也至於所推中星日躔九彰彭較著者周公上距堯世止千二百餘年而月令季春昏七星中季秋昏虛中上距堯典之仲春星鳥仲秋星虛已差一月周公下至西漢之末千餘年至劉宋又數百年而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下至三統歷正月中日猶在室十四度至元嘉歷正月中日猶在室一度才差十餘度耳雖測驗或有疎密然不至大相逕庭上溯唐虞之世何太遠下逮漢宋之世何



太近其為戰國時人所撰毫無疑義不知前人論者何以不考之此而遽信以為周公之書也故今於周公之篇不載作月令之事

世或以爾雅為周公所作或云周公止作釋詁一篇餘皆非也余按釋詁等篇乃解釋經傳之文義經傳之作大半在於周公之後周公何由預知之而預釋之乎至於他篇所記制度名物之屬往往有與經傳異者其非周公所作尤為明著大抵秦漢間書多

豐鎬考信錄 卷之五

七

援古聖人以為重或明假其名若素問靈樞之屬或傳之者謬相推奉若本草則官之類皆不可信故今不載

附錄○公薨成王葬于畢

書序云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尚書大傳云周公老于豐公疾曰吾死必葬于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周公死成王不葬于周而葬之于畢示天下不敢臣也余按大傳之說

蓋卽本之書序而語殊淺陋無倫理周公為成王臣天下誰不知者何待葬以示之而成王尚存亦不得稱其諡也史記魯世家與大傳畧同蓋卽采大傳之文而少更定之惟書序之言較無大謬然序之失經意者亦多而亳姑之篇已亡無由決其是非故今刪而存之而大傳世家之文概不錄

成王感風雷之變而親迎周公一事史記載於周公卒後今按尚書金縢篇在作鴟鳴後伐武庚前惟顏

豐鎬考信錄 卷之五

六

師古引尚書大傳文以此為成王將葬周公於成周時事然則史記蓋因傳而誤也夫以為在周公卒後則所謂親迎者迎何人乎所謂出郊者欲何為乎史記不能解說遂以郊為郊祀之郊而謂魯之得郊因此是因一誤而再誤矣此事幸金縢之篇猶存故人

不之信不幸而此篇或逸人未有不以為實然者然則史記中因所采之書已亡無所考證而人莫由知其誤者可勝道哉吾願世之讀史記者聞一知二舉

一第... 丹... 6... 3...



一反三勿執先入之言以致失古人之實也

豐鎬考信錄

卷之五

九

文武周公通考

經傳之文有兼言文武者有莫知其為文王事武  
王事者亦有文武之事與周公相屬者不可強斷  
而分係之今通列之於此

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過烈者定爾功詩周頌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於王書西伯戡黎

尚書大傳言西伯伐同齊紂囚之羈里史記周本紀

稱文王伐密須明年敗者國殷之祖伊懼以告紂則

豐鎬考信錄

卷之五

十

是所謂者者即商書之黎而以戡黎為文王事也蔡

氏書傳云或曰西伯武王也史記嘗載紂使膠鬲觀

兵膠鬲問之曰西伯何為而來則武王亦繼文王為

西伯矣金氏通鑑前編云觀祖伊之言曰天既訖我

殷命殷之即喪則是時紂已佔危亡無日矣其非文

王也明矣綱目前編因之遂係之於武王觀兵之日

徐按黎近殷土則以為武王者近是而文王既未稱

王則武王自當仍稱西伯但傳記皆無明文亦未敢



决為武王之事至綱目前編以此事為即史記之觀  
兵於孟津則亦未合何者黎在東山孟津在南河戡  
黎不必由孟津渡河也黎近朝歌在孟津之東北數  
百餘里亦不得謂至孟津而還師也戡黎觀兵當是  
兩事恐不容合以為一也故今統載之於文武篇中  
寧闕其所不知不敢誤也

附錄○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騶

論語微  
季騶  
子篇

豐鎬考信錄 卷之五

圭

或以八士為南宮氏伯适為南宮括其說近是然經  
傳未有明文故附錄於此

附論○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  
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

論語子  
張篇

自漢以來學者多稱文王而毀武王其意以為文與  
武若黑白之判然也余觀聖門論列則多以文武並  
稱未有岐而視之者然則是文武無二道也惟孟子

書多稱文王蓋武王之道即文王之道言文則足以  
兼武猶言伯夷而不及叔齊也故文王之與武王其  
德有高下其道無異同故今於通考錄此章以見學  
者於古聖人不可妄有所低昂也

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  
後大行孟  
子

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孟  
子

按伐紂為武王時事伐奄為成王時事經傳皆有明

豐鎬考信錄 卷之五

圭

文而此數語未有確據無由决其時世竊意滅國至  
五十之多必非一時之事疑此數語皆兼武成兩世  
言之故並錄於此

附錄○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

與紂之事邪  
易繫辭  
下傳

附論○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  
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  
所以王也左傳昭  
公二年



近世說周易者皆以彖詞爲文王作爻詞爲周公作  
朱于本義亦然余按傳前章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  
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初未言中古爲何時而憂患  
爲何事也至此章始言其作於文王時然未嘗言爲  
文王所自作也且曰其當曰其有曰邪曰乎皆爲疑  
詞而不敢決則是作傳者但就其文推度之尚不敢  
決言其時世况能決知其爲何人之書乎至司馬氏  
作史記因傳此文遂附會之以爲文王美里所演是

豐鎬考信錄

卷之五

三

以周本紀云西伯之囚美里蓋益易之八卦爲六十  
四卦自序亦云西伯拘美里演周易演者增也即本  
紀所云益八爲  
六十四自是遂以易卦爲文王所重及班氏作漢書  
復因史記之言遂斷以詞爲文王之所繫是以藝文  
志云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又云人更三聖世歷  
三古謂伏羲文  
王孔子自是遂以易象爻之詞爲文王所作  
矣然其中有甚可疑者明夷之五稱箕子之明夷升  
之四稱王用亨於岐山皆文王以後事文王不應預

知而預言之史漢之說不復可通於是馬融陸績之  
徒不得已乃割爻詞謂爲周公所作以曲全之而鄭  
康成王弼復以卦爲包羲神農所重非文王之所演  
然後後儒始獨以彖詞屬之文王而分爻詞屬之周  
公而由是言之謂文王作彖詞周公作爻詞者乃漢  
以後儒者因史記漢志之文而展轉猜度之非有信  
而可徵者也夫以卦爲羲農所重雖無確據而理固  
或有之若周公之繫易則傳記從未有言及之者惟

豐鎬考信錄

卷之五

四

春秋傳有見易象而知周公之德之語然此自謂易  
象非謂易詞也晉文公之謀迎襄王也筮之遇大有  
之睽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則是易詞晉固有  
之不待至魯而後見且即使起所見者果易之詞而  
卦爻之詞果文王與周公所分係則於文當兼言文  
王周公之德亦不得但美周公而不及文王也秦漢  
以後司馬班氏最爲近古然皆但言文王不稱周公  
乃至易緯乾鑿度通卦驗等書最善附會者亦但稱



幾文孔三聖人而無一言及於周公烏得分卦爻之詞而屬之兩人也且繫詞傳文云其初難知其上易知又云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三與五同功而異位又云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然後承之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此文朱子分為兩章古本合為一章前呼後應詞意甚明所謂其辭危者正指諸爻之詞而言若果詞內有文王以後

豐鎬考信錄

卷之五

義

事或易非文王作而史漢誤稱之不得獨摘彖詞屬之文王而別以爻詞屬之周公也乃朱子本義既不正其猜度之失又不詳其展轉之因而直曰此文王所繫此周公所繫若傳記確有明文可據傳經以來即如是說者無乃非闕疑之義而使後之學者靡所考証乎故今但錄易春秋傳原文以存疑義而不敢據漢儒展轉猜度之說遂直疑何者為何人所作仍畧記其為說之因庶使學者有所考焉

周公事蹟附考

經傳所記周公之事不當入於成王篇中及無從辨其先後者統載於此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書洛誥

按明堂位韓詩外傳皆以七年為周公踐阼之年偽傳從之前篇已辨之矣蔡傳以為周公在洛之年其說較正然竊疑此文似當自成王親迎周公之日數之乃於事理為近特不當有攝政踐阼之事耳但經

豐鎬考信錄

卷之五

義

傳皆無明文未敢臆斷今統載於篇後以存缺疑之義

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公羊傳隱公五年

王制云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按書康王之誥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春秋傳卻犇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則是所主者朝覲會同事耳至於政令之布仍當二相共理之若取



天下而平分之二人亦非他制也然則成王分周公左召公右世儒緣此遂有謂公公分陝在武王世者按史記燕世家此文載於成王之世蓋武王時太公爲師位在召公之右似不應以周召分陝而樂亦成王時所作則分陝固不必定指武王時君夷篇序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觀此文似史記爲得之今從之

豐鎬考信錄

卷之五

陝州按陝州之名陝古無所考既非都會之地又無長山大川直亘南北若大行鴻溝可辨疆域者於此分界將何取焉且自陝州以東青兗徐揚四州及冀豫荆三州地十之八九陝州以西雍梁二州及冀豫荆三州地十之一二廣狹亦大不倫傳云成王定鼎於郊鄠周語云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郊是洛亦稱郊也洛邑天下之中當於此分東西爲均陝郊字形相似或傳寫者之誤而古今地名同者亦多或別有地

名陝非宏農之陝亦未可知也

附錄○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論語微子篇

韓詩外傳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所贊而師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百人教士千人宮朝者萬人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戒之曰往矣子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於天

豐鎬考信錄

卷之五

夫

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余按周公無踐天子位之前固已辨之矣即所稱師事友見握髮吐哺亦無此事也古者天下有道進賢使能鄉有舉里有選有一賢人未嘗不知知之未嘗不用也凡卿大夫士皆賢才也凡賢才皆卿大夫士也周公安所得布衣之士而見之而禮之乎古者士敦節義咸自重而輕功名不爲臣則不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春秋以後猶



然况成周之世乎天下之賢士誰肯自枉以見周公者而煩周公之吐哺握髮乎戰國之世卿大夫多世祿不則其姻族嬖倖之人賢才伏處而無由進由是為士者不耻干謁以求榮顯是以有孟嘗信陵之屬以好士聞彼蓋見當時之風氣如是而因億料周公大聖之必有更甚於是者遂撰為是說耳而豈知其不然也哉此說本之荀子其詞與此少異而尚書大傳史記說苑皆有之殊失聖人之真故今不錄而為

豐鎬考信錄

卷之五

无

之辨

尚書大傳云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筮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曰橋二三子往觀之高高然而上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曰梓二三子復往觀焉晉晉然而循商子曰梓者子道也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余按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父子之

道天性也或椎野之人類敝之俗容有不知敬其親者若文王周公世濟其聖其家庭之間禮法之美伯禽必有習而安焉者何待見橋梓而後知哉且聖人之於子有不及教之而已不教而答之何取焉使伯禽終不悟不徒傷其思乎即使伯禽能悟亦何如明告之之為省且易也此說至為淺陋而學者多貪用此典遂致傳布而信為真故今辨之

豐鎬考信錄

卷之五

丰

戴記祭統篇云周公既没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余按天子諸侯名器之異所以辨等威別上下定民志耳非以得之則為優不得則為絀也孔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孔子曰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



死於二三子之手乎孟懿子問孝孔子曰無違樊遲

曰何謂也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

禮故無識者以僭為榮稍有識者方且以僭為耻成

康皆周令主其不肯以非禮尊周公也明矣且春秋

以降僭禮者多矣管仲之塞門反坫季氏之八佾雍

徹此又誰實賜之蓋魯之君自僭天子禮樂相沿既

久莫知所始其國人遂為是想當然之說以曲護其

失耳楚公子圍設服離衛諸侯之大夫譏之伯州犁

豐鎬考信錄 卷之五

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其事與此正同安得據戴

記無稽之言遂定為古人罪案也不然賜祭一事耳

成則成康則康何以概云成王康王乎故今不錄

豐鎬考信錄卷之五終

豐鎬考信錄卷之六

大名崔述東壁謹考

安業門人石屏陳履和校刊

成康之際

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詩周頌

衛宏毛詩序云執競祀武王也不顯成康傳云不顯

乎其成大功而安之由是鄭孔以來皆以此成康為

稱武王語余按自彼成康猶所云自彼氏羗也惟氏

豐鎬考信錄 卷之六

羗之為二國名也故自氏羗以東則云自彼氏羗惟

成康之為二王諡也故自成康以降則云自彼成康

若訓以為成大功而安之豈得謂之自彼乎哉宋歐

陽永叔作詩時世論朱子詩序辨說皆以此篇為昭

王以後詩以昊天有成命篇為康王以後詩其說良

是今從之說詳見後條下

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詩周頌

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



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緝熙庶厥心肆其靖之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周語

衛宏毛詩序云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鄭氏詩箋云文王武王受其業成此王功不敢自安逸韋氏國語解云文武修己自勤以成其王功非謂周成王身也後之說詩者皆從之至宋歐陽永叔始駁其謬朱子詩序辨說論之尤詳今載其說於左

歐陽永叔作詩時世論昊天有成命曰二后受之成

皇朝考信錄

卷之六

十一

王不敢康所謂二后者文武也則成王者成王也當為康王以後之詩而毛鄭以頌皆是成王之作遂以成王為成此王功執競曰不顯成康自彼成康所謂成康者成王康王也猶文王武王謂之文武耳然則執競當是昭王以後之詩而毛以為成大功而安之鄭以為成安祖考之道皆以為武王也噫嘻曰噫嘻成王者亦成王也而毛鄭皆以為武王由其以頌皆為成王時作耳以為成王康王豈不簡且直而於詩

文理易通如毛鄭之說豈不迂而曲文理亦不完而難通學者何苦從其迂曲而難通者哉

朱子詩序辨說一則此詩詳考經文而以國語證之其為康王以後祀成王之詩無疑而毛鄭舊說定以頌為成王之時周公所作故凡頌中有成王及成康字者例皆曲為之說以附己意其迂滯僻澀不成文理甚不難見而古今諸儒無有覺其謬者獨歐陽公著時世論以斥之其辨明矣然讀者粗於舊聞亦未

皇朝考信錄

卷之六

十一

遽肯深信也小序又以此詩篇首有昊天二字遂定以為郊祀天地之詩諸儒往往亦襲其誤殊不知其首言天命者止於一句次言文武受之者亦止一句至於成王以下然後詳說不敢康寧緝熙安靜之意乃至五句而後已則其不為祀天地而為祀成王無可疑者故今特上據國語旁采歐陽以定其說庶幾有以不失此詩之本指耳或曰國語所謂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飭故曰成者其語成字不為王誦



之謚而韋昭之注大畧亦如毛鄭之說矣此又何耶  
曰叔向蓋言成王之所以爲成以是三者正猶子思  
所謂文王之所以爲文班固所謂尊號曰昭不亦宜  
乎者耳韋昭何以知其必謂文武以是成其王道而  
不爲王謚之謚乎蓋其爲說本出毛鄭而不悟其非  
者今欲一滌千古之謬而不免於以誤而證誤則亦  
將何時而已耶

余按詩與國語之文明矣歐陽子朱子之辨詳且盡

豐鎬考信錄

卷之六

四

矣蓋周之受命始於文王克商始於武王然奄淮夷  
未平而商遺民亦未心服迨成王之世周公東征而  
後四方始靖至康王而後安享之故傳云武王克商  
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不云成王息民者成王之初  
四方猶未靖也故文王謚文言始以文德受天命也  
武王謚武言始以武功戡大難也成王謚成言商奄  
始靖王業成也康王謚康言天下無事但撫安之也  
攷此詩言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言文王武王始受

天命有天下也至於成王家故業爲天子可以康矣  
而不敢也猶夙夜敬畏天命益懋其德是以能克商  
奄淮夷以靖四方肆其靖之之靖卽成王靖四方之  
靖然則此詩卽無成王明文亦斷斷必爲成王之詩  
而况已明言成王也卽國語不言爲成王之德亦斷  
斷不得移置之於文武而况國語又明言爲成王也  
故今從歐陽子朱子之說置之成王篇中

又按自宋以來釋此詩及執說篇者多從序說或云

豐鎬考信錄

卷之六

五

成王非基命之君而周之奄有四方非自成康始然  
則洛誥之王如弗敢基命定命亦將以爲非告成王  
魯頌之奄有龜蒙亦將謂魯至僖公時始有龜蒙之  
地哉况傳稱成王靖四方靖也者亂而安之之謂也  
方且可謂之靖四方乃反不可謂之奄有四方乎或  
云酒誥稱成王畏相惟助成王德顯皆非周之成王  
夫成王畏相相對爲文助成二字相連爲義皆與此  
文不類此文成王上無他文下有不敢康之語成王



之為一人甚明况執說之成康連言之者哉若以西  
 誥故凡言成王者皆不得為成王則傳所稱夾輔成  
 王成王定偶成王周公之命祀亦皆將以為武王乎  
 原其所以穿鑿附會務以成康為武王者無他扭於  
 前人之說以為頌皆周公所作周公制禮作樂不應  
 無祀天地及祀武王之詩自周公後不當復有作頌  
 者耳不知以此詩為祀天地武王者序之言耳非經  
 自言之也周頌三十一篇其中稱天及武王者甚多  
 何所見必此二詩然後可以祀天地武王詩之逸者  
 多矣又安知祀天地武王者之非已逸乎周公以後  
 不當有頌則何以宣幽之世尚有大雅又何以春秋  
 之時魯尚有頌豈侯國可以作頌天子反不可乎若  
 謂成王非世室不當有祀成王之詩則祀成王時將  
 遂無樂乎而武王當周公時亦不得遂立世室也嗟  
 夫國語以常棣為周公之詩與傳相抵牾者則人皆  
 信之此詩之言為成王與經相合者則人不之信朱

豐鎬考信錄

卷之六

六

子治原之博而未正者雖委曲難避皆相安為固然  
 至此詩正序之悞辨說詳時而反極力以攻之宋玉  
 曰其曲彌高其和彌寡韓子曰小慙亦蒙謂之小好  
 大慙亦蒙謂之大好小稱意人必小怪之大稱意人  
 必大怪之吾始未以為然及讀周頌而後深信其不  
 謬也豈是所非而非所是人情固當然乎周頌非周  
 公所作說已見前周公相成王篇中

補成有岐陽之蒐  
左傳昭公四年

豐鎬考信錄

卷之六

七

此未知為周公存時事抑周公後事既無可考未  
 便置前篇中故錄於此  
 偽古文尚書有君陳篇其序云周公既沒命君陳分  
 正東郊余按此篇嘉謨嘉猷數語見於坊記玩其語  
 意乃人臣相誥誡之詞非君命其臣之言也何者君  
 人之道以能受言為賢但取其謀之益於民而不必  
 其謀之出於己故曰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舍  
 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臣人者則不然但求其國



之受其益而不必已之擅其名是以善則歸君過則歸已故此言出於人臣之口則為忠出於人主之口則不可以為訓成王周之令主其必不出此言明矣又按書君奭篇乃周公誥召公之詞周召位皆三公同朝事主是以相稱為君春秋傳鄰國諸侯皆相稱以君若君處北海君命敝邑之類是也未聞君而稱其臣為君者然則君陳當為同僚相稱之語是以篇中有此文非成王語也且君陳分正東郊非居帷闈

豐鎬考信錄

卷之六

八

而拾遺補闕者可比成王告以此言欲何為乎此序不見於史記周本紀疑與偽書同出一手然則君陳之尹洛亦未必有此事矣又按論語孔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所謂政者一家之政也故曰是亦為政矣其為為政今偽書以為國政亦與孔子之意相背包氏之註論語以孝乎惟孝為句然則包氏未嘗見此篇矣包氏不見則是書不出於安國也大抵此篇之語多采之古傳記故今不錄

附錄○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華華

萋萋離離嗃嗃詩大雅

附錄○周之興也鸞鳴于岐山周詩

存忝○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詩序

按鳳鳴岐山不知的在何時大雅周語皆無明文惟詩序以卷阿為成王時所作或鳳鳴即在此時與然未有以見其必然姑附錄於成王之世而存序文以待參考

豐鎬考信錄

卷之六

九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頰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宜重光莫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遷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與弗格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遷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肩貢于非幾茲既受命遷出綬衣于庭越翼日乙



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書顧命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齊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形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齊太史秉書由賓階齊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下變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

豐鎬考信錄 卷之六

十

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序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璽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齊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侯同上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莫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美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裁定厥功用敷遺

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書康王之誥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能應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同上

豐鎬考信錄 卷之六

十一

蘇氏云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曰非禮也使周公在必不為此余按康王之誥諸侯咸在九日之謂安能遽至此必成王葬後之事伏設廟展之上蓋有闕文非皆癸酉一日內事也故顧君云傳言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而今太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是七月之餘也因其中有脫簡而後之說書者並以繫之越七日癸酉之下所以生後儒之論而不思初崩七日之間諸侯何由而畢至乎又云狄設廟展綴衣以下即當屬之康王之誥自此以上記



成王頤命登遐之事自此以下記明年正月上日成王即位朝諸侯之事也又云洛誥戊辰王在新邑則王之主洛可知乃二公至洛並詳其日月而王不書金氏以爲其間必有闕文然則頤命之脫簡又何疑哉由是言之則康王與卿士之冕服在成王葬後非未葬而冕服明矣蓋頤命康王之誥伏生本合爲一因其間有脫簡前後首尾不具故後人分兩篇之時不知當於何處畫斷誤以王出在應門之內爲康王之誥之首是以狄設黼辰之文遂割屬於上篇之末耳蘇氏不知其有脫簡故於諸侯之至不能爲解乃以問疾之諸侯當之然觀康王之誥尤重諸侯故曰建侯樹屏曰爾身在外此篇之作尤重於朝諸侯故曰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曰諸侯出廟門侯曰東方諸侯入應門左西方諸侯入應門右則是諸侯畢至明矣若止問疾之諸侯其人數必不多何得舍在內之百官卿士不言而反斤斤焉於其少者詳記

豐鎬考信錄

卷之六

七

之乎至頤君以此爲周公所制之禮謂釋三年之喪以盡斯須之敬又謂康王當太平之時爲繼體之主而史錄其遺文訓誥以爲一代之法則於事理亦尚未合古者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其見於書傳者舜禹啟太甲武丁之事皆然及武王崩周公以冢宰攝政不幸羣叔流言周公東避遂不得終其攝至成王崩召公鑒前之禍故於葬後遽奉康王以朝諸侯其後春秋之世嗣君皆於葬後踰年即位蓋始於此故史錄之爲書誌此禮所由變故曰王麻冕黼裳曰王釋冕反喪服喪未畢而朝諸侯者前未有此禮是以詳記其服謹其始耳非以此爲當然而著之篇以垂法也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傷周公召公處事之變而不得復然也故今申其說而正之說並見前周公篇中

補康有鄧宮之朝

左傳昭公四年

豐鎬考信錄

卷之六

七



齊魯韓三家詩皆以周南之關雎篇為康王時陳古  
 刺今之作故漢書云佩玉晏鳴關雎歎之列女傳云  
 康王晏出朝關雎預見余按論語孔子稱關雎樂而  
 不淫哀而不傷則關雎乃和平中正之音詠歌當時  
 之盛事者非刺詩也而細玩通篇之詞亦絕無刺時  
 之意且康王之世乃周久道化成之時君子淑女莫  
 如此時為多然則謂為康王之世或未必誣謂為刺  
 詩則斷非也故今不采漢書列女傳文說並見前文

豐鎬考信錄 卷之六

古

王篇中刑于寡妻條下

附錄○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肅王命作策豐刑逸書

按史記書序並云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  
 作畢命與此文意似異但此乃漢書所錄孔壁古文  
 似不應誤又未見其下文如何難以懸斷姑列之於  
 附錄至偽書畢命篇語多勦襲文亦雕琢乃因史記  
 書序之言而衍之者故不載

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史記周本紀

此語似有所本於理亦當如是故存之

附錄○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  
 孝思孝思維則○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昭茲來許繩其  
 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詩大雅  
 衛宏毛詩序云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  
 能昭先人之功焉鄭箋釋成王之孚云孚信也成我  
 周家王道之信也余按文王之什稱文武之功德者  
 凡六篇皆明稱為文王云云武王云云未有含混其

豐鎬考信錄 卷之六

古

詞者蓋詩作於成康之世不舉其證則無以別於今  
 王故也其餘四篇則不然棫樸言勉勉我王似稱現  
 在之君者然旱麓言豈弟君子正與河酌卷阿文同  
 皆不似追述文王語而文王時亦初無六師也靈臺  
 一詩前於文王篇中已辨之矣至此篇所云昭哉嗣  
 服繩其祖武者玩其語意皆似指繼體之君尤不類  
 創業之主恐所謂成王之孚者即謂成王非武王也  
 蓋文武受天命者成王繼而述之是以永保無失



故曰永言配命成王之孚繼成王者必法成王乃謂  
之孝故三章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欲嗣成王之功  
必履文武之跡故四章曰昭哉嗣服五章曰繩其祖  
武也如此訓釋似於事理為近較之以成王為成我  
周家之王道者於文理亦殊自然矣大抵三代以上  
賢臣哲輔於守成之世尤致慎焉不但召誥無逸聖  
賢之儆戒然也即詩人亦多於頌禱之中默寓勸勉  
之意洵酌卷阿其顯然較著者下至穆王之世祈招  
之詩猶以如玉如金而無醉飽為詞則知古人立言  
之體往往如是固不得盡以為稱功頌德詩也况成  
康之際正當王化之成當時群臣豈得絕無贊揚箴  
規之語見於經傳亦不得盡以為詠歌文武詩也但  
傳註皆未有言及此者故今不敢直斷為然姑附錄  
此文於成康之世以見其大凡而識其說如此後世  
有卓識之儒出當有以決之也

附錄○昔我先王熊釋與呂伋王孫牟變父禽父並事

豐鎬考信錄

卷之六

六

豐鎬考信錄

卷之六

六

康王

左傳昭公十二年

附錄○四國有王詩曹風郁伯勞之

按丁公之仕王朝見於尚書其餘諸人則未知其果

仕王朝否也郁伯舊說以為文王之子然郁世為諸

侯則亦未有以見其必為文王子也故並附錄於後

備覽○康王卒于昭王瑕立

史記周本紀



昭王

補昭王南征而不復 左傳傳

公四年

備覽○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

上其卒不赴告諱之也

史記周本紀

帝王世紀云昭王德衰南征濟于漢船人惡之以膠

船進王王御船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沒于

水中而崩余按昭王不復之故經傳文缺不可詳考

若果別無他故但見惡於船人何至遽行弑逆船人

豐鎬考信錄

卷之六

六

自以私怨弑王其國之君何以不討嗣王何以亦不

問乎船人或作楚人然是時楚境尚未至於漢也恐

皆後人之所附會故今但錄左傳史記之文庶不失

闕疑之義

備覽○立昭王于滿是為穆王

同上

周語云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於丹朱丹

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余按此與史記所載劉媪

夢與龍交事正相類皆里巷不經之談耳丹朱鬼矣

安能馮生人而生子穆王果丹朱所生則非昭王子

矣又安得繼周之統而為天子乎

豐鎬考信錄

卷之六

六



穆王

補穆有塗山之會

左傳昭公四年

備覽○穆王閱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冏申誠太僕之政

作冏命

史記周本紀

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

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王不聽遂征之得

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周語

按國語之作主於敷言與左傳主於紀事者不同故

豐鎬考信錄

卷之六

三

以語名其書猶孔門之有論語家語也然其語亦非

當日之語乃後世之人取前史所載良臣哲士諫君

料事之詞而增衍之以成篇者是以言中所述古事

率多荒誕不經與經傳相悖者十而八九而其文亦

弱而不振繁而不節也且以左傳較之有同一事而

所言亦同一意者在左傳不過以數語了之而意已

足至國語則鋪張支蔓旁引疊出累牘而未肯已其

為後人所衍明甚惟其篇首所記之事以為言張本

者及篇末所記以驗其言者雖不悉實要之合於經

傳者多而其文亦簡直疑此本之舊史原文是以獨

為可據耳故今於篇中所稱引往事即無顯然之謬

亦僅列之備覽而篇首尾所記本國本時之事審無

可疑則仍從傳例次經一格書之至篇中所敷之言

則但摘取其一二語以見大意而所衍繁文弗盡錄

焉均此一書夫豈有所低昂於其間亦信其可信者

而已矣

豐鎬考信錄

卷之六

三

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

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

左傳昭公十二年

史記秦本紀云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穆王得驥温驪

騶騄耳之駒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

為穆王御長驅歸周一日千里以救亂後漢書云偃

王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

有六國穆王後得騶騄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

伐徐一日而至於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偃王仁



而無權不忍鬪其人政教於敵乃北走彭城武原縣  
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因名其山為徐山韓文  
公衢州徐偃王廟碑亦本此以為說余按前乎穆王  
者有魯公之費誓曰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後乎穆王  
者有宣王之常武曰震蕩徐方徐方來庭則是徐本  
戎也與淮夷相倚為邊患叛服不常其末久矣非能  
行仁義以服諸侯亦非因穆王遠遊而始為亂也且  
楚文王立於周莊王之八年上距共和之初已一百

豐鎬考信錄 卷之六

三

五十餘年自穆王至是不下二百年而安能與之共  
伐徐乎故張氏史記正義引古史考文云徐偃王與  
楚文王同時去周穆王遠矣且王者行有周衛豈得  
救亂而獨長驅日行千里乎並言此事非實是前人  
固已非之矣蓋穆王本巡遊無度者故傳稱周行天  
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後世稱造父者欲神其技  
因取偃王之事附會之以見其有救亂之功稱偃王  
者欲表其美因又取穆王之事附會之以為能行仁

義而諸侯歸之耳初未暇計其乘舟於事理刺謬於  
經傳也韓子之文雖出於酬應不得已而作然采邪  
說以惑後世亦非大賢所宜為也故今悉不錄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王曰吁來有  
邦有土告爾群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  
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  
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  
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

豐鎬考信錄 卷之六

三

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墨辟疑赦  
其罰百緡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  
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緡閱實其罪大  
辟疑赦其罰千緡閱實其罪墨罰之屬于劓罰之屬于剕罰  
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  
千上下比罪無借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  
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  
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



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啟刑書胥占咸  
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  
并兩刑書呂刑

按舜典之贖刑自別一法以處夫罪不至於刑而不  
可竟赦者非罪本當刑而許以金贖也若五刑果有  
疑自當酌量減免豈得反因之以爲利蔡氏書傳云  
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爲計乃爲  
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歛民財夫子錄之蓋亦示戒其

豐鎬考信錄

卷之六

五

論當矣蓋周之衰自穆王始故錄此篇以志文武成  
康之法之所由變爲後世變祖宗之法以聚歛者之  
戒與後錄文侯之命篇意同此見周道之始衰彼見  
周勢之所以不再振也蔡傳又言書傳多稱甫刑疑  
呂之後爲甫按呂與甫古多通用故詩崧高揚水皆  
作申甫而春秋傳皆作申呂此蓋傳寫異文非改之  
也舜之贖刑說已見唐虞舜相堯篇中

備覽○穆王崩于共王緊

世本史記原  
作伊扈立本紀

共王懿王孝王

備覽○共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一年王  
滅密周語

按征戎監謗皆彰彰耳目者此細事耳有無未可知  
也故列之備覽

備覽○共王崩于懿王世本史記周  
作堅本紀

備覽○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上同

備覽○懿王時戎狄交侵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

豐鎬考信錄

卷之六

五

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漢書何  
通用之故

衛宏毛詩序云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  
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  
采薇以遣之余按漢書以爲懿王之世詩人疾而歌  
之史記稱懿王時詩人作刺似亦指此而言則是漢  
時齊魯諸家說詩皆如此也今玩其詞但有傷感之  
情絕無慰藉之語非惟不似盛世之音亦無一言及  
天子之命者正與史漢之言相符然則齊魯說此篇



者必有所傳而然非妄撰也且文王之世初無有所謂綴紉者而文王亦未嘗奉紂命以征伐前於文王篇中固已詳辨之矣故朱子云此未必為文王之詩以天子之命者衍說也其論當矣然亦以為遣戍役之詩則猶依違於序說而未得其實臨漳呂樂天游戍申記疑嘗辨之今錄於左

戍申記疑一則采薇明是役畢還歸之詩序以為遣戍役未出門而曰昔我往矣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

豐鎬考信錄 卷之六 三

又言將來雨雪霏霏何由而知之方出門不鼓其銳氣乃言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豈欲其軍心之懈怠耶小序之謬類如此朱子於此條獨無論辨不知何故○按此辨明甚以史記漢書證之尤無可疑者詩序之謬不待言矣故今采史漢之文載之但謂為懿王之世則經傳皆無明文故僅列之備覽說並見後宣

王篇中南仲條下

備覽○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為孝王 史記周本紀

備覽○非子居犬邱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邱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邑之秦 史記秦本紀

史記稱孝王欲以非子為大駱嗣以申侯言廼分土為附庸按秦本周畿內國邑故秦仲為宣王大夫伐西戎莊公為西垂大夫居犬邱非附庸也詩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孟子曰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今秦不惟直達於天子且為王官矣

豐鎬考信錄 卷之六 七

安得復屬諸侯爾為之附庸乎蓋秦與鄭魏其初皆王朝之卿士大夫食采於畿內周室東遷各君其國乃列於諸侯會盟子長以其初未成為諸侯未暇詳核遂疑以為附庸至襄公乃受王命而為諸侯失之矣且所載申侯語亦淺陋不足信而是時申亦未封為諸侯故今刪而存之

備覽○孝王崩復立懿王太子變是為夷王 史記周本紀

按懿王之崩子若弟不得立而立孝王孝王之崩子



又不立而仍立懿王子此必皆有其故史失之耳否  
則孝王乃懿王弟兄終弟及而仍傳之兄子於事理  
爲近然不可考矣史記又稱諸侯立懿王太子燮按  
立君大事自有朝廷大臣主之非若春秋之世王室  
微弱乃藉外兵以復國也諸侯安得操其權乎恐子  
長亦以春秋時事例之耳今刪諸侯之文

豐鎬考信錄

卷之六

天

夷王

邇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左傳

昭公二  
十六年

戴記郊特牲篇云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  
夷王以下唐柳子厚遂據此文謂夷王嘗禮傷尊爲  
王室微弱之證余按書康王之誥云王出在應門之  
內畢公帥東方諸侯入應門左召公帥西方諸侯入  
應門右但云在應門內而無躋階之文則王非在堂

豐鎬考信錄

卷之六

天

上明甚然則夷王以前未必絕不下堂也春秋傳齊  
桓公受胙天子命無下拜下拜登受晉文公受策再  
拜稽首出入三覲其事天子皆未嘗敢失禮王室微  
弱號令不行則有之朝覲之文未之改也然則夷王  
以後亦未必皆下堂也且記此篇於庭燎之百云由  
齊桓公始於肆夏之奏云由趙文子始於大夫之強  
云由三桓始獨此文不云由夷王始而云由夷王以  
下玩其上文語意乃作記者生於周室積衰之後傳







言流云居是也國語不及左傳此其一端

榮公為卿士諸侯不享王流於彘周語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

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乃流

王於彘同上

國語云彘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曰

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今殺王子王其以我

為慰而怒乎云云乃以其子代宣王宣王長而立之

豐鎬考信錄卷之七

余按周民之居厲王於彘皆其暴虐不得已而出之

使不得肆虐於已耳非必珍滅之無遺育而後甘心

也使民果欲甘心於王王何以能安然而居於彘果

欲甘心於王王出之後何不更立他人而虛王位者

十四年王崩之後又何以共戴宣王而無異言乎蓋

古者人情淳樸上下之間不甚猜疑故衛出成公以

說於晉及晉許其復國盟于宛濮而國人無貳者况

文武之德未忘於民心但以身在水火之中遂冒然

不暇顧慮而為此舉王出則已不警王也况天子乎

是以宣王之立民不畜怨亦不自危而宣王亦不復

追理前事是其君臣相待猶然先代忠厚之遺安得

有如後世所謂斬草除根之類俗乎且召公賢臣也

於王子固當全之豈必避憲王之嫌而後如是諫王

為社稷也免王子亦為社稷也藉令召公未有諫王

不從之事將遂執天子以與國人而聽其殺之乎然

則謂宣王避亂而奔召公之宮或有之若謂國人圍

豐鎬考信錄卷之七

而欲殺之召公避嫌而後以子代之則必無之事也

蓋緣春秋戰國以降風俗日偷君與民相疾視如仇

讐然故疑此時宣王必不能自免於難因揣度附會

之而為此說耳今不錄

備覽○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史記年表元年庚申

十四年厲王死于彘大子靜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

之為王是為宣王史記周本紀

竹書紀年稱共伯和于王位蘇氏古史云厲王



居疑諸侯無所適從共伯和者時之賢諸侯也諸侯皆往宗焉因以名其年謂之共和余按人君在外大臣代之出政常也襄公之執子魚攝宋昭公之奔季孫攝魯厲王既出周召共攝周政事固當然不足異也若以諸侯而行天子之事則天下之大變也傳曰千王之位禍孰大焉又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共伯果賢諸侯詎應如是春秋至閔僖以後天下之不知有王久矣然齊桓晉文猶藉天子之命以服諸侯不

豐編考信錄 卷之七

四

敢公然攝天子事也况西周之世烏得有此事且夫召穆公周之賢相也能諫厲王之虐能佐宣王以興夫豈不能代理天下事而諸侯必別宗一共伯和乎齊桓晉文之霸傳記之紀述稱論者指不勝屈况攝天子之事尤為震動天下而經傳反泯然無一語稱之亦無是理也竹書紀年唐人多有稱述之者其文往往與史記異以經傳考之自周東遷以後史記不如紀年得實

如梁惠王有後元年齊伐燕在宣王世之類 自周東遷以前

紀年不如史記近正如大甲殺伊尹文蓋此書乃戰國時所撰東遷以後本之晉魏舊史而東遷以前則簡策多逸或旁采異端之說以補之是以不能無謬猶之史記紀漢事多得實紀三代事多失真也共和之名年意本因二相和衷共攝而稱之傳之既久而失其詳遂誤以為有共伯和攝之撰紀年者因從而載之耳至於今世所傳紀年一書則又不知何人所撰唐人所引大半無之而其文往往反採之漢書律

豐編考信錄 卷之七

五

歷志及偽古文尚書經傳此尤不足論矣古史又據春秋傳諸侯釋位以問王政及莊子共伯得之於共首之語為共伯和之證然莊子所稱述本不皆實有其人而亦未見此文共伯之即為千王位人也故今但據史記載之而紀年之文不錄焉其釋問王政之誤說見後宣王篇中



宣王 史記年表  
元年甲戌

補諸侯釋位以問王政宣王有志而後 而後諸本多同 效官  
左傳昭公 或作二公非是  
二十六年

杜氏左傳註云問猶與也去其位與治王之政事林  
氏以此為周召事云二公與治王之政事說曰共和  
蘇氏古史以此為共伯和事云厲宣之間諸侯有去  
其位而代王為政者余按周召皆王室之相厲王雖  
出二公之在位自若也不得謂之釋位當厲王在

豐鎬考信錄 卷之七

六

國時政固已共理之亦非待流於弑而後得與於王  
政也若以共伯和當之謂釋位為去諸侯之位問王  
政為干天子之權則而後效官將何解焉且子朝之  
為此言因晉之納敬王故述諸侯之忠於王室以責  
晉之不輔已耳故曰並建母弟以蕃屏周曰諸侯莫  
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曰携王好命諸侯替之而建  
王嗣周召皆王卿士不得謂之諸侯以此晉而共伯  
和干天子之權亦非忠於王室者此皆與前後文義

不類子朝之述此何居焉蓋釋位效官本相對為文  
釋猶解也釋位者解官也問王政者待王政之間也  
諸侯為王卿大夫者因厲王在外故解官而歸其國  
以待王室之定宣王有志振作而後來效王官之職  
上下呼應本極了然分明但說者先有共和及共伯  
和之成見在心務強合之為一是以乖刺不通而不  
知彼自一事此自一事也今正之共伯和之悞說已  
見前厲王篇中

豐鎬考信錄 卷之七

七

存泰○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  
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  
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 詩序  
綱鑑大全載此事於宣王六年征伐四方封申城齊  
之後釋史亦載之於常武崧高諸詩之末余按序文  
云承厲王之烈則是以為初即位時事也且大雅自  
民勞以後篇次未有錯亂此詩既在崧高烝民之前  
則為宣王初年之詩無疑故列之於此



存恭○周宣姜后賢而有德宣王常早卧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王遂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列女傳

此事未知有無然於理無所害惟其文太冗弱必後人所敷衍故今刪而存之綱鑑大全從外紀載此於二十二年則此後乃宣王德衰之時與勤於政事語不符當以在初年為是

宣王即位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

豐鎬考信錄 卷之七

八

周史記周本紀

按此文即本詩春秋傳所述而言二相謂周公召公也蓋宣王初政皆由大臣匡贊而成然二雅多稱召公者而周公無聞焉或者亦如唐蘇頌之於宋璟乎藉使周公不賢召公亦未必能獨行其志也

儼狁匪茹整居焦獲侵鎬及方至于涇陽詩小雅

薄伐儼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同上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儼狁于襄○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同上

存恭○宣王興師命將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儼狁至

于大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漢書

衛宏毛詩序云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儼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也由是鄭孔以來諸儒之說詩者咸以出車為文王詩南仲為文

豐鎬考信錄 卷之七

九

王臣而詩所謂王者紂也余按春秋之義莫嚴於辨名分文王果受天子命伐儼狁則文王當自行不得但遣陪臣帥師詩當稱王命西伯不得稱王命南仲今直稱天子之命以命陪臣若其間初無文王者僭邪亂邪非惟不知有君抑亦非所以尊天子也蘇氏知其不通於是又曲為說以天子為紂以王為文王後人之追稱云然耳然王即天子也一篇之中自天子紂自王文王名實雜揉君臣同稱尚可以為訓乎



天子之命陪臣則述之文王之命其大夫則又述之  
樹天子之命文王則無一語及之有是理乎且經傳  
記文王之臣多矣未有稱南仲者而常武宣王時詩  
有南仲舊說以南仲為皇父之祖誤說見後常武詩下大王時有德壽文王  
時有昆夷未有稱獫狁者而六月采芑宣王時詩稱  
獫狁然則此當為宣王時詩非文王時詩矣不特此  
也六月稱侵鎬及方此詩稱往城于方其地同六月  
稱六月棲棲戎車既飭此詩稱昔我往矣黍稷方華  
其時又同然則此二詩乃一時之事其文正相表裏  
蓋因鎬方皆為獫狁所侵故分道以伐之吉甫經畧  
篇而南仲經畧方耳故漢書以出車六月同為宣王  
時詩古今人表宣王時有南仲而文王時無之而馬  
融上書亦稱獫狁侵鎬及方宣王立中興之功是以  
南仲赫赫列在周詩然則是齊魯韓三家皆以此為  
宣王詩矣朱子云詩所謂天子所謂王命皆周王耳  
是矣然云南仲此時大將不負言為何時則猶未免

豐鎬考信錄

卷之七

十一

以先儒正雅變雅之說為疑也夫雅本無正變之分  
而詩篇亦不無錯簡春秋傳吳季札聘於魯請觀於  
周樂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  
德之衰乎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  
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杜註誤說見召穆公篇中則小  
雅固不在文武世而鹿鳴什中固有宣王詩矣南陔  
以下九篇皆笙歌之詩當次之鹿鳴之三而今反在  
杖杜之後常棣伐木天保與蓼蕭以下四篇皆燕享  
之詩采芣出車杖杜與六月采芑二篇皆征戍之詩  
本當以類相從而今皆迭相間則今小雅篇次非常  
日之舊第明矣先儒既誤以詩為周公所作又不知  
篇次之有錯簡但見六月篇中有稱吉甫明文勢不  
可并以為文武之詩遂斷言我以上謂之正雅六月  
以下謂之變雅出車既在正雅又在南陔白華之前  
因不得不以南仲為文王時人伐獫狁為文王時事  
是以委曲遷就百方解說而理卒不可通然不可通

豐鎬考信錄

卷之七

十一



其失猶小而使商周革命之際事跡失實聖人之心不自於後世其失大故次之於六月之後以正其失說並見前文王篇中

鄭氏以西戎為昆夷獫狁為北狄孔氏詩疏云獫狁

大於西戎出師主伐獫狁故戒救戎役以獫狁為主

而畧於西戎也余按大原即今陝西國原及方皆在周之西

北獫狁之國當在涼鞏之間所謂西戎蓋即獫狁而

變其文以叶韻耳獫狁之為周患見於出車六月采

豈鑄考信錄 卷之七

主

薇采芑四篇詳矣而傳記初未有言者國語有犬戎

有姜氏之戎而史伯則但稱西戎足為周患者皆戎

然則獫狁亦戎也史記秦本紀厲王時西戎反王室

滅犬邱大駱之族宣王時以秦仲為大夫誅西戎西

戎殺秦仲在宣王之六年宣王召其子莊公與兵七千使伐

西戎破之幽王時戎圍犬邱莊公子世父為戎所虜

在幽王之六年厲宣間能為周患者惟西戎然則詩之獫狁

即西戎也是以一篇之中或稱獫狁或稱西戎非兩

事也蓋西戎之國不一而獫狁為最強專言之則曰

獫狁概言之則曰西戎猶赤狄有潞氏甲氏留吁鏗

辰而潞氏為最強傳或專言潞氏亦或概言為赤狄

也獫狁文皆從犬疑即周語之犬戎猶鄭曄之或稱

為長狄也以獫狁西戎為二國而曲為之解誤矣程

子疑西戎兵不加而服朱子疑既却獫狁而還師以

伐昆夷亦沿鄭孔之悞

按雅之詠文武事者事實多而鋪張少詠宣王事者

豈鑄考信錄 卷之七

主

事實少而鋪張多此亦世變之一端也故今於小雅

六月出車等篇大雅崧高烝民等篇每篇止摘切要

數言載之以備當日之事實見中興之梗概其餘鋪

張之詞不暇錄亦不勝錄也

備覽○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為大夫誅西戎西戎殺

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死於戎有子五人長者曰莊公

周宣王乃召莊公昆弟五人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

之於是復予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犬邱并有之為西



垂大夫莊公房其故西大邱史記秦本紀

此以上宣王征西北之事

疊疊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

徹申伯土田詩大雅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上同

豐鎬考信錄

卷之七

十四

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上同

此以上宣王經畧中原之事

蠶爾蠻荆大邦為讐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詩小雅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江漢湯湯武夫

沈沈經營四方告成于王○江漢之漭王命召虎式辟四方

徹我疆土詩大雅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

戎○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上同

此以上宣王經畧東南之事○按詩所詠宣王之事其先後雖未敢盡以篇次為據然以其言考之采芑稱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是獫狁之伐在東南用師之前也江漢稱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常武稱四方既平徐方采庭是徐淮之役在四方畧定之後也以其理推之西戎逼近畿甸患在切膚所當先務封申

豐鎬考信錄

卷之七

十五

城齊皆關東事似可稍緩若淮漢荆徐則距畿較遠服之為難近者未安不能遠圖理之常也而史記秦仲之死戎莊公之破戎亦在宣王初年故今畧依詩之先後次之要不至大相逕庭也

朱子詩傳釋南仲大祖大師皇父二句云謂南仲為大祖兼大師而字皇父者余按春秋傳云昔我皇祖伯父昆吾離騷云朕皇考曰伯庸皆係祖考之名號於祖考之故之下未有反係子孫之名於祖考之文



之下者其或由祖考而及其子孫則云某人子某某人孫某若南仲果皇父之祖則文當云南仲曾孫大師皇父不當反云南仲太祖大師皇父也南與皇氏也仲與父字也猶春秋傳之稱智伯趙孟也其子孫當世以南與皇冠之故宣王時有皇父幽王時亦有皇父詩有家父春秋亦有家父春秋莊公時有單伯文公時亦有單伯成公以後又有單子然則南仲皇父當各自為一族不得以此二人為祖孫也古有以祖為名者有以祖為氏者古之彭祖書之祖已祖伊是也太祖或南仲之稱號未可知也詩之假以溢我據春秋傳乃何以恤我假樂君子據戴記乃嘉樂君子太祖或音之轉字之誤亦未可知也缺所疑焉可矣不得遂以為祖考之祖也蓋朱子之誤由信毛鄭正雅變雅之說而以出車為懿王以前詩南仲為懿王以前人故不得已而曲為之解耳說已見前命南仲條下

豐編考信錄

卷之七

未

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樊仲山父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王卒立之魯侯歸而卒及魯人殺懿公而立伯御三十二年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而不睦周語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樊穆仲曰魯侯孝乃命魯孝公於夷宮同上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同上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於大原同上

豐編考信錄

卷之七

未

余考宣王之事據詩則英主也據國語則失德實多判然若兩人者心竊疑之久之乃覺其故有三詩人之體主於頌揚然大雅之述文武者多實錄而魯頌閔宮篇則專尚虛詞荆舒是懲莫我敢承僖公豈足以當之此亦世變之為之也宣王之時雖尚未至是然亦不免小事而張皇之城方封申亦僅僅耳而其詞皆若威震萬里者是詩言原多溢美未可盡信其故一也國語主於敷言非紀事之書故以語名其書



而政事多不載焉然其言亦非當日之言乃後人取  
當日諫君料事之詞而衍之者諫由於君之有失道  
改衍諫詞者必本其失道之事言之非宣王之爲君  
盡若是亦非此外別無他善政可書也其故二也古  
之人君勤於始者多勉於終者少梁武帝創業之主  
勤於庶政而及其晚年百度廢弛卒致侯景之禍唐  
明皇帝躬勤大難致開元之治而晚年淫侈亦致祿  
山之患其始終皆判若兩人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始

豐鎬考信錄 卷之七 六

勤終怠固宜有之故國語所稱伐魯在三十二年千  
畝之戰在三十九年皆宣王晚年事而詩稱封申伐  
淮夷皆召穆公經理之穆公厲王大臣又歷共和之  
十四年其相宣王必不甚久則此皆宣王初年事無  
疑也且使宣王果能憂勤振作四十餘年何至幽王  
之世無道十一年而遽亡其國由是言之詩固多溢  
美國語固專紀其失要亦宣王之始終本異也其故  
三也蓋召穆公周之賢相宣王初政實穆公主之故

能致中興之盛猶晉悼公任韓厥荀偃而復霸及荀  
偃爲政而釋衛不討伐秦遂遠霸業遂衰也若以宣  
王比之大戊武丁誠爲不倫而東萊呂氏因王子晉  
厲宣幽平而貪天禍之語遂疑宣王無大異於幽厲  
則亦未免於太過矣故今載二雅之文於前國語之  
文於後庶宣王始終盛衰之故可考而知焉

四十六年宣王崩于幽王宮湮立史記周本紀

豐鎬考信錄 卷之七 九

國語云杜伯射王子鄩墨子云宣王殺其臣杜伯而  
不辜杜伯曰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三  
年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田杜伯乘白馬素車追宣  
王射入車上中心折脊殪車中伏殺而死余按君臣  
之義猶父子也子不可以讐父臣豈可以讐君乎使  
杜伯果賢臣必無射王之事杜伯可以死而射王則  
亦可以生而弑王矣此事不見於經傳惟國語有之  
然語之亦不詳不知杜伯究爲何人射王究爲何故  
而亦未言王之死於射也果如墨子之言則是人臣



見殺而非其罪者皆可為厲鬼以弑其君而不也哉春秋傳云齊侯游于姑楚遂田于貝邱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竊疑宣王之事當時言者或亦類是蓋人之將死則鬼神乘其衰氣而見形焉久之而好事者述相附會遂以為宣王之死於杜伯之射也故今並不錄

聖朝考信錄 卷之七

三

幽王 史記年表元年庚申

補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 周語

附錄○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

國之均○家父作誦以究王詩小雅

按此詩專咎尹氏謂尹氏秉國之均而十月篇歷敘

助虐之臣自皇父以下凡七人獨無尹氏則似此二

詩非一時作也且此詩家父所作而十月篇有家伯

聖朝考信錄 卷之七

三

雖未知其為父子為兄弟然要之必非一時之事矣

豈此在幽王之初與抑非幽王時之詩與詩無明文

未敢臆斷姑附錄之於此

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詩小雅

按史記稱幽王三年見褒姒而愛之雖其年未必有

確據然觀正月十月二詩所稱則褒姒之寵固當在

六年日食前也故次於三川震之後

存參○周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 晉語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鄭語云宣王之時有童謡曰聚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祭而藏之吉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滌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石幃而諫之化爲元龜以入于王府之童妾未既亂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而生不夫而育故懼而棄之爲孤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

豐鎬考信錄

卷之七

圭

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於褒褒人褒姒有獄而以女入于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使至於爲后而生伯服其後司馬氏史記蘇氏古史咸采此文錄之余按神有氣而無形龍則有形物也神安能化爲龍滌在積中千年而不化何以一譟而遽爲龜也且童妾未既亂而遭龜既笄而後孕何以知其孕之因於龜厲王以後歷共和十四年宣王四十六年凡六十年幽王乃立若褒姒生於宣王之初年則至幽王之時已

老若生於宣王之末年則是童妾受孕四十餘年而始生也其荒唐也如是而司馬氏蘇氏咸信之其亦異矣唯晉語所稱理或有之然亦不敢必其果然故列之於存泰而鄭語不錄焉說並見後伯服條下及前穆王篇中

補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畔之

左傳昭公四年

備覽○戎圍大邱世父世父

二字疑衍

擊之爲戎人所虜歲

餘復歸世父

史記秦本紀

豐鎬考信錄

卷之七

圭

按大邱之圍卽傳所稱戎狄畔之者史記以爲秦襄

公二年則幽王六年也故次之於此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

詩小雅

按歷家推此詩日食在幽王六年故次之於圍大邱

之後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栗子內史蹶維趣

馬橋維師氏艷妻嬭方處

同上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宜侯多藏不憇遺一老俾守



我王擇有車馬以居但向同

此詩衛序以為刺幽王鄭箋以為刺厲王鄭云節彼

刺師尹不平此篇譏皇父擅恣正月惡褒姒滅周此

篇疾艷妻煽處又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

之所云番也余按艷妻煽處與大雅瞻卬篇哲婦傾

城意同即指褒姒而言不得分為二人且十月日食

與歷合川沸山崩與周語合則在幽王之世明矣鄭

桓公之為司徒據鄭語在幽王八年八年以前固不

皇朝考信錄 卷之七

詩

妨於他人之為之也故今從序次之幽王之時唯不

及師尹未詳其故豈師尹在幽王之初與說已見前

師尹條下

備覽○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為

燧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燧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

乃大笑幽王悅之為數舉燧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

至史記周本紀

存參○號石父讒諂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為卿士鄭語

按十月詩所刺助虐之臣七人無號石父豈石父與

七人不同時與抑國語稱其字而詩稱其名與要之

國語本難盡信姑列之於存參

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

婦人詩大雅

存參○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與號石前比逐太子

宜咎而立伯服晉語

按伯服字也太子名之伯服何與字之况王之幼子

皇朝考信錄 卷之七

詩

亦不應字以伯也此事不見於他傳記即周語亦無

之獨晉鄭二語史蘇史伯之言有是然觀所載二三

之言荒誕殊甚伊尹膠鬲之事既誣安見此文之獨

為可信也大抵西周之亡載籍缺畧其流傳失實以

致沿訛踵謬者蓋亦有之撰國語者聞有此說遂從

而采之耳又按左傳稱携王好命諸侯替之杜氏集

解以携王為伯服考竹書紀年云號公翰立王子余

臣于携則携王乃余臣非伯服也事固有在疑似之



問而揣度言之致失其直者安知晉語之不亦類是也故與戎褒之文均列之於存叅說並見後條下

衛宏毛詩序云小弁刺幽王也天子之傳作焉朱子詩序辨說云此詩明白為放子之作無疑但未有以見其必為宜臼耳序又以為宜臼之傳尤不知其所据也余按趙岐孟子注云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詞也王充論衡亦云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維憂用老是此篇

豐鎬考信錄

卷之七

美

在漢以前齊魯諸家說詩者皆以為伯奇不以為平王也且玩通篇語意亦未見其果為王世子者固未敢決以為伯奇即何容遂斷以為平王也朱子之言深得古人慎重缺疑之意故今不錄此詩

詩序又云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為之作是詩也朱子詩序辨說云幽后字悵當為申后刺幽王也下國化之以下皆

衍說耳余玩此序詞意似以此詩之所稱者乃下國之人以妾為妻耳但下國之所以如是由於褒姒干后而人效之故推其本而以為刺幽后非謂詩所言即申后事也且詩中樵彼桑薪印烘于熤等語皆似里巷人之言不類王后語氣故序以下國之人當之但詩序之僻好以詩為刺王不論何人何事務委曲而歸其故於王此其所蔽耳朱子反據首三句為說而以下國化之云云為衍說失序之本意矣朱子於

豐鎬考信錄

卷之七

美

小弁篇序之明指為宜臼者猶不敢必其果然况此序初未明指為申后又安得遽以為申后作乎大抵詩序之說揣度附會者多朱子所駁深中其病然亦間有誤會序意而反失其實者故今不錄此詩

降喪饑饉斬伐四國

詩小雅

瘼我饑饉民卒流亡

詩大雅

按饑饉之患衰世為多而盛世亦往往有之但盛世政事清明上下一體而民亦有儲積以備不虞故不



足為太患衰世政事廢弛上下之情不通而民亦多  
就於逸樂不知慮遠故遇荒歲即不免於流亡百姓  
既無固志是以戎得乘其弊而攻之善乎秦鍼之言  
曰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是知驪山之禍固  
因於幽王失政亦因於饑饉流亡故錄此詩以著幽  
王失國之由

邦君諸侯莫肯朝夕詩小雅

今也日蹙國百里詩大雅

豐鎬考信錄 卷之七

表

世皆謂申侯啟戎戎遂克周殺幽王驪山下夫周之  
王畿號為千里有百二山河之險關東諸侯皆堪徵  
調戎雖強大豈能一旦而遂破之蓋其來有漸矣觀  
雨無正之二章則諸侯固已多不至者矣觀召旻之  
卒章則戎之蠶食亦非一日矣周已衰微不振是以  
戎得一舉而滅之但尚書無宣幽之篇而傳記復多  
缺軼無從考其詳耳故今采此二篇之文以補其缺

幽王八年而桓公為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騷鄭語

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周語

備覽○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

王驪山下於是諸侯乃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為平

王以奉周祀平王立東遷於維史記周本紀

晉語史蘇云王逐太子宜咎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

申人繪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鄭語史伯云

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界必伐之

若伐申而繪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史記周本

豐鎬考信錄 卷之七

表

紀云王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與緡西夷犬戎攻幽

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

姁盡取周賂而去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

王太子宜臼是為平王余按此事揆諸人情徵諸時

勢皆不宜有申在周之東南千數百里而戎在周西

北相距遼遠申侯何緣越周而附於戎黃與弦之附

齊也其國在楚東北然楚滅之齊桓公不能救遠近

之勢然也王師伐申豈戎所能救乎陸庭之啟曲沃



以伐翼也蔡之召兵與伐楚也其地皆相鄰故  
沃其得以因之申與我相距數千里而申之  
申安能啟戎戎之力果能滅周亦何藉於申之召乎  
申之南荆也當宣王時荆已強盛爲患故封申伯於  
申以塞其衝周衰申益微弱觀揚水之篇申且仰王  
師以戌之當幽王時申畏荆自保之不暇何暇反謀  
王室且申何不近附於荆以抗周而乃遠附於戎也  
晉獻公欲立奚齊使人殺重耳夷吾重耳奔狄夷吾  
奔梁獻公未嘗必求而殺之也楚平王信讒欲殺大  
子建建奔鄭楚之強可以求建於鄭然平王亦竟聽  
之宜曰既逐伯服得立則亦已矣幽王何故必欲殺  
其子而後甘心也魯子赤齊甥也襄仲反請於齊侯  
而殺之邾捷菑鄭駟絲晉甥也文公卒邾人立獲且  
子游卒鄭人立駟乞晉雖伐之問之卒亦不强其必  
從也此其相與爭者皆兄弟之屬其舅大國盟主也  
然猶如是况宜曰之於王父子也申侯之於王君臣

豐鎬考信錄

卷之七

三

也王逐宜咎聽之而已申侯亦不應必欲助其甥以  
傾覆王室也君臣父子天下之大綱也文武未遠大  
義猶當有知之者况晉文侯衛武公當日之賢侯也  
而鄭武公秦襄公亦皆卓卓者宜曰以子仇父申侯  
以臣伐君卒弑王而滅周其罪通於天矣此數賢侯  
者當聲大義以討之即不然亦當更立幽王他子或  
宜王他子何故必就無君之申而共立無父之宜曰  
哉西周之亡詩書無言及者於經無可徵矣然春秋  
傳往往及東遷時事而不言此至周語述西周事象  
矣而亦未有此此君臣父子之大變動心駭目不應  
皆無一言紀之而反旁見於晉鄭之語史蘇史伯追  
述逆料之言且所載二人之言荒謬亦多矣伊尹聖  
人也而以爲與妹喜比而亡夏膠鬲賢人也而以爲  
與妲己比而亡殷誣矣褒君也而化龍龍豨也而化  
龍童妾也而生女而孕至數十年又妄矣吾聞以一  
隅反三隅者未聞三隅不足以反一隅者此言之非

豐鎬考信錄

卷之七

三



實亦明矣若之何史記遂據追述逆料之語而紀之

為實事也蓋晉書讀大雅贈印召爰二篇及小雅之

節南山正月十月用無正等篇所刺幽王失德羣姦

擅政之事正亦多端不但褒姒一事已也而周之患

戎其來亦久穆王時嘗征犬戎宣王時獯狁內侵至

于涇陽出車六月等篇屢言之至幽王時而周益衰

故戎益肆耳傳云周幽為大室之盟戎狄畔之詩云

今也日蹙國百里然則戎之滅周非一朝一夕之故

豐鎬考信錄

卷之七

三

蓋緣幽王昏縱淫暴培克在位久矣失民之心是以

戎來侵伐而不能禦日漸蠶食至十一年而遂滅戎

之力自足滅周初不待於申侯之怒也乃世之論者

遂據此以為平王與於弑父其戍申也以為平王德

其立已而忘不共戴天之仇其亦過矣且晉語鄭語

但稱西戎史記分為西夷犬戎二國而疊言之亦非

是故今但取大雅周語之文及鄭語篇終紀事之語

次之以著周亡之由而於史蘇史伯所稱者不采於

史記所述者刪而存之權誣也

豐鎬考信錄

卷之七

三

豐鎬考信錄卷之七終



豐鎬考信錄卷之八

大名崔述東壁謹考

受業門人石屏陳履和校刊

太伯虞仲

補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祀左傳傳公五年

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鬻之斷髮文身贏以為飾左傳哀公七年

年七

附論○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

豐鎬考信錄卷之八

無得而稱焉論語泰伯篇○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

廢中權論語微子篇

史記吳太伯世家云吳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

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

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乃奔荆蠻文身斷髮示不

可用以避季歷余按太王周之賢主也廢長立少庸

主猶或不為况太王乎聖人之生固有異於常兒然

其德亦必待壯而後成生而有聖德特國語列女傳

事後之推崇云爾豈得以此為據也哉且大王安知

王季之必傳之文王也哉已既欲廢長而立少矣安

知王季之不亦然吳諸樊欲傳季札矣卒傳之於州

于晉武帝欲傳愍懷矣卒為賈氏所殺宋杜后欲傳

廷美德昭矣卒皆死於太宗之手故凡人主之欲相

傳而至某人者皆愚主之所為也以大王之賢智必

不如此左計明矣况大伯之德固自足以興周而何

為舍之而待夫不可必立之文王乎由是言之太伯

豐鎬考信錄卷之八

之讓王季乃大伯自欲讓之耳大王初無欲立季歷

之事也日然則泰伯何以讓國曰古人讓國常事耳

不足異也宋襄公嘗讓于魚矣韓無忌常讓起矣即

吳諸樊亦嘗讓季札矣春秋時猶有以兄弟為賢而

讓之者况商周之際淳樸之世哉且古人非但讓國

也即授官亦多有讓者禹垂益伯夷之讓不待言矣

春秋之世齊鮑叔讓相於管仲衛免餘讓卿於大叔

儀魯匡句須讓宰於鮑國晉大夫之讓軍帥者尤不



可一二數是知讓本古人常事不必有所為不得已而後讓也但自戰國以後人惟知有利而不知有義爭國者多讓國者少遂以古人之讓為異徃徃揣度附會曲為之說故見益之不有天下則意度之以為禹傳啟也不則以為啟殺益也見伊尹之不有天下則意度之以為大甲潛出自桐而殺之也見泰伯之長而不為周君則意度之以為太王欲傳聖孫泰伯知而逃也後人之說古人大抵皆如是矣韓詩外傳

豐鎬考信錄

卷之八

三

亦載此事而語尤詳且云大王薨季之吳告伯仲伯仲從季而歸羣臣欲伯立季季遂立其語尤不近於情理古者列國各有疆界岐之去吳數千餘里使命所不能通王季安能捐社稷而遠去果羣臣皆欲立王季則是大伯不得已而讓也又豈足為賢哉又按詩云柞棘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似大伯已嘗君周而後讓之王季也者論語記逸民有虞仲而無大伯亦似獨虞仲未嘗為君也者或者

大伯既立之後讓之虞仲虞仲逃之而後讓之王季乎春秋傳又云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裸以為飾然則斷髮文身亦非大伯事矣學者奈何不詩論語春秋傳之信而獨史記外傳之信也哉故今世家外傳之文皆不載說並見前大王篇中世家又云大伯自號勾吳荆蠻歸之千餘家大伯卒無子弟仲雍立仲雍子季簡季簡子叔達叔達子周章周武王克殷求大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

豐鎬考信錄

卷之八

四

吳乃封周章弟於故夏墟是為虞仲余按傳所稱虞仲乃大王之子非周章之弟也若至仲之曾孫始遷於虞則傳不得稱為虞仲大伯君吳而稱吳大伯仲君吳而稱虞仲有是理邪且論語以虞仲為逸民若嗣大伯而有國豈容復謂之逸然則哀七年傳之仲雍非大王之子大王之子自號虞仲非傳之仲雍矣疑史記因見哀七年傳仲雍嗣大伯之文遂誤以仲雍為大伯之弟因以傳之虞仲別屬之周章之弟也



大抵史記之言皆難取信故今但取經傳之文次第  
刻之以俟學者熟玩而自得焉而凡世家之言概不  
敢載

豐鎬考信錄

卷之八

五

伯夷叔齊

補逸民伯夷叔齊

論語微子篇

備覽○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  
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  
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史記伯夷列傳

附論○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  
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人而  
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論語述而篇

豐鎬考信錄

卷之八

六

補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

論語季氏篇

補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  
伯善養老者孟子

附論○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論語微子篇

呂氏春秋云武王使叔且就膠鬲於四內而與之盟  
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為三書同詞血之以牲埋一  
於四內皆以一歸又使保召公就微子開於共頭之  
下而與之盟曰世為長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



孟諸為三書同詞血之以牲埋一於共頭之下皆以一歸伯夷叔齊聞之相視而笑北行至首陽之下而餓焉余按書微子篇深切懇摯無非愛君憂國之言正與箕比之心無絲毫異但補救無方不得已而去耳是以孔子稱仁孟子稱賢烏有佐周以覆宗國者乎膠鬲事雖不詳然孟子與傳說箕比並稱則亦必無私與周盟以邀利之事矣文王三分有二武王孟津之會諸侯八百是周之力本足以滅商故孔子曰

豐鎬考信錄 卷之八

七

以服事殷可謂至德謂其能代商而不代商也何待於周召私與微子膠鬲盟而後能滅商哉微子膠鬲之與武王皆不應有此事然則伯夷叔齊亦必無此事也明矣蓋戰國之世邪說並作皆喜毀古聖人以便其私但聞微子封於宋而不知其故則以不肖之心揣之而以爲私與周盟也但聞伯夷嘗餓於首陽而不知其故則又以不肖之心附會之而以爲惡武王之伐商也武王果許封微子於宋何以克殷之後

不封微子乃封武庚夷齊果避周而餓於首陽何以經傳皆無一言及之而但見於戰國諸子之書乎此宜少讀書者皆知其妄而儒者往往信之其亦異矣故今首陽之餓載之讓國之後歸周之前以証其謬

史記扣馬之諫蓋即本之於此等書說詳見後條下

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論語公冶篇

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

豐鎬考信錄 卷之八

八

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孟子

附論○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

同上

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流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

同上



附論○孟子曰伯夷隘同上

史記伯夷列傳云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于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大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云云遂餓死於首陽山此說自漢以來皆信之不疑獨宋王安石嘗闢之今節錄其文於左

豐鎬考信錄卷之八

九

王安石伯夷論節錄伯夷古之論有孔子孟子焉孔子

曰求仁而得仁餓於首陽之下逸民也孟子曰非其君不事不立惡人之朝避紂居北海之濱百世之師也孔孟皆以伯夷遭紂之惡不忍事之以求其仁餓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下之清而號為聖人耳然則司馬遷以為武王伐紂扣馬而諫義不食周粟是大不然也夫商衰而紂以不仁殘天下天下孰不病紂而尤者伯夷也嘗與大公聞西伯善養老則往歸焉

當是時欲夷紂者二人之心豈有異耶及武王一奮大公相之伯夷乃不與何哉蓋二老所謂天下之大老春秋固已高矣文王之興以至武王之世歲亦不下十數如是而言伯夷其亦理有不存者也

余按天下之是非一而已矣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無兩是之理也是故啟之繼統為是則有扈之阻兵為桀紂之暴虐為非則湯武之弔伐為是湯武是則在湯武以伐桀紂者皆是桀紂非則助桀紂以

豐鎬考信錄卷之八

十

抗湯武者皆非戰國以降地醜德齊各以力爭為君者各樹私恩以結其士為士者各懷私恩以報其君而不復顧天下之大義於是各為其主之說始興而諛讓以死報智伯矣聶政以死報嚴仲矣自世俗論之則以為賢矣而自聖賢觀之特徒死而已故紂之臣未必無殉國者而孔子概未之論及其於殷臣而仁之者凡三其一則去紂其二則皆諫紂者也何者理固無兩是也齊桓能尊周室存亡國則以管仲之



佐之為仁楚僭王滅諸姬則其臣雖忠如子文而不  
得為仁而子西且有彼哉之嘆矣宗魯之殉公孟子  
路之殉孔悝未嘗非忠臣之節而孔子深罪宗魯亦  
不取於子路然則聖人之心可以見矣故伯夷之扣  
馬果是則殷紂之虐民無譏苟武王之救民不非則  
以伯夷之聖安得有扣馬之事哉且伯夷固嘗辟紂  
而居北海以待天下之清者也欲天下之清必無紂  
而後可欲無紂必有人伐之而後可紂死既不可待

豐鎬考信錄

卷之八

十一

紂讓又必不能不伐之無策也既不欲有紂而又不  
欲人伐之然則伯夷之心將令如何而後可也紂之  
暴甚矣民之困於紂極矣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徂  
厥亡出執是人人皆欲辟紂而不能也伯夷既自辟  
紂矣則人之欲辟紂而不能者必伯夷之所哀憐而  
欲救之者也若但自免其身而已人之不能免者已  
不能救而又禁人救之是伯夷但知有己不知有人  
也惡足以為聖哉然則叩馬信則辟紂必誣辟紂信

則叩馬必誣孟子與史記亦無兩皆是之理也史記  
記東遷以後事采之春秋經傳猶多乖謬况克商以  
前乎世家之與年表此傳之與彼傳抵牾至不可數  
自所作者自猶反之况經傳乎伊尹之割烹孟子辨  
之矣然史記猶信而采之烏在其可以誣伊尹而獨  
不可以誣伯夷也孟子之述伯夷詳矣言之重焉詞  
之複焉辟紂之文至於三見而無一言及於叩馬則  
首陽之餓因辟紂不困叩馬明矣辟紂故餓餓故思

豐鎬考信錄

卷之八

十二

養而歸於周是以論語但云餓於首陽而不云餓死  
於首陽不然何為無故而思善養老者間關數千里  
而歸於周也哉學者但屏史記而不讀則論語孟子  
之文正相發明經旨自了然而無疑矣蓋當戰國之  
時楊墨並起處士橫議常非堯舜薄湯武以快其私  
故或自為論以毀之或託諸人以毀之是以毀堯則  
託諸許由毀禹則託諸子高毀孔子則託諸老聃其  
大較也伯夷既素有清名又適有餓首陽一事故附



會為之說以毀武王若莊子及呂氏春秋

說詳其明前條

驗也太史公習聞其說不察其妄而誤采之耳王氏

之辨是也然太史公尊黃老而齊六術其采之固無

足怪獨怪唐之韓子自命為抵排異端宋之程朱人

以為接孟子之傳而亦信楊墨之邪說而闢其謬者

乃出於逢君之安石是猶魯之逆祀更數賢大夫莫

能正而正之於陽虎也豈不惜哉異端之害莫甚於

楊墨楊墨之罪莫大於非堯舜薄湯武此之不闢而

豐鎬考信錄

卷之八

十三

但據拾其他其母乃豺狼當道而問狐狸乎至於父

死不葬之言荒唐殊甚西山命衰之歌淺陋已極而

舉世皆信之吁其真可怪也夫

齊太公

史記稱大公曰呂尚而云文王遇於渭陽與語大

說曰吾先君大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大公望其

後譙周遂謂大公名牙索隱又謂尚名牙字而皆

名為尚父余按孟子春秋傳皆稱為大公果如史

記之說則大公乃王季豈可去望而以大公稱之

蓋望其名也尚父其字也呂其氏也姜其姓也師

其官也公其爵也大公齊人之追號之也是時諸

豐鎬考信錄

卷之八

十四

侯尚未有諡周之大臣有諡自周公始而大公為齊始封君故

號之曰大公猶宣父之號為大王也師尚父者連

官與字而稱之者也猶所謂保奭史佚也大公望

者連號與名而稱之者也猶所謂周公旦召公奭

也呂尚者連氏與字稱之而省文者也猶子游之

稱為言游子華之稱為公西華也牙之名尚父之

官皆不見於經傳蓋由不知望之即名尚父之即

尚而妄為之說者也余性素狹每見古人世系名



姓為世所淆亂常不平焉故正之

補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

伯善養老者孟子

史記齊世家云呂尚窮困年老以漁釣于西伯西伯

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虬非虎非熊所獲霸王

之輔果遇大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載與俱歸立為

師余按戰國時人以割烹要湯誣伊尹以食牛干秦

誣百里奚孟子皆嘗辨之大公伊尹儔也其不以漁

豐鎬考信錄 卷之八

五

鈞于文王也明甚然即所謂文王田渭濱與語而載

與俱歸者亦恐未必然也書曰文王武王克知三有

宅心灼見三有俊心傳曰文王之朝士讓為大夫大

夫讓為卿大公既歸於周見大公者必爭薦之文王

必早知之不必待田獵而後遇之也後世大臣多固

寵而不肯下賢是以英主往往求士於邂逅之中好

事者遂以之度大公而以為亦然耳世家又云或曰

大公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歸

周或曰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闕天招呂尚為西伯求

美女奇物獻紂以贖西伯而索隱引譙周言亦謂大

公屠牛於朝歌賣飯於孟津余按孟子云大公辟紂

居東海之濱則是大公不仕紂也大公方辟紂之不

暇而寧肯自投於朝歌孟津紂之國中哉觀孟子之

言大公之事蓋與伊尹相類躬耕自給安貧樂道而

無求於外者必無游說諸侯屠牛賣飯求美女奇物

以自污辱之事也故今但載孟子之語而史記及諸

豐鎬考信錄 卷之八

六

家之言皆不錄焉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騶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

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詩大雅

世傳六韜為大公所作戰國策稱蘇秦得大公陰符

之謀史記亦云西伯之脫羑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

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

之陰權皆宗大公唐以後因尊大公為武成王專司

武事如孔子之為文宣王者然余按孟子云由文王



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大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則大公者乃述堯舜禹湯之道以作文武而聞孔子者非徒以兵爭見長也古者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是以三代以上文武之途不分無事則用之治國有事則用之行師故詩云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要不過以仁義之道教民於平時儆民於臨事率有勇知方之衆爲伐暴救民之舉耳後世儒者泥於章句之俗學沈於性

豐鎬考信錄

卷之八

七

命之陳言不通達於世後故不知兵者多而所謂知兵者咸屬之於權謀術數之流由是文武遂分豈知三代以上不如是乎晉文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說禮樂而敦詩書霸者之佐猶能以詩書禮樂行兵况太公王者之佐而反爲此權謀術數之言乎且六韜所言術淺而文陋較之孫武吳起之書猶且遠出其下必秦漢間人之所僞撰蓋以大公曾相武王伐商故託之耳後人信之爲是過矣故今不載

大戴記云武王踐阼三日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頊頊之道存乎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王齊三日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道書之言曰

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强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此事或以爲在武王卽位之初或以爲在武王克商之後余按敬勝數言文簡而意周事約而功廣誠爲聖賢儆戒之言帝王修持之要術也然武王有文王之

豐鎬考信錄

卷之八

六

聖父太姒之聖母其庭幃之教訓豈不以小心翼翼緝熙敬止之義朝夕而提撕之而必待爲君之日致齊三日而後得聞此剗論乎且以此爲在卽位之初則與後文所監不遠視爾所代及予一人之語不合若以此爲在克商之後則尚父乃武王之師十餘年中所啓沃者何事而此語乃秘之而不以告乎要其先後實爲矛盾或大公嘗以敬義之旨告武王而後人遂附會之而爲此說與故今不錄



附論○吳公子札亦聘請觀於周樂為之歌齊曰美哉  
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左傳

襄公二  
十九年

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

世子孫無相害也左傳信公

二十六年

史記魯世家云伯禽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  
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  
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疾也曰

豐鎬考信錄

卷之八

九

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  
嘆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說苑云伯禽與太  
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曰何治之  
疾也對曰尊賢者先疏後親先義後仁也周公曰太  
公之澤及五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曰何治之難也  
對曰親親者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周公曰魯之澤  
及十世余按太公伯禽皆聖賢也其為治不必盡同  
然大要不甚相遠至其久近強弱之異則其後世子

孫之故烏有立法之初而即相背而馳者哉齊封於  
武王世魯封於成王世其相隔遠矣安得同時而報  
政且報政之日史記以齊為五月說苑以為三年史  
記以魯為三年說苑以為五年傳聞之異顯然孔子  
曰苟有用我者三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路冉有  
之言志也皆云三年可使有勇足民子產之治鄭亦  
三年而後與人誦之三年政成常也伯禽之三年何  
得為遲太公之三年亦何得為疾而周公乃異之乎

豐鎬考信錄

卷之八

十

此乃後人據其後日國勢而撰為此說者不足據呂  
氏春秋亦載此事而其文尤支離故今皆不錄  
備考○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  
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  
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  
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於無棣左傳  
年四



韓非云齊有居士曰狂齋華士昆弟二人者立議曰  
 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  
 無求於人也太公使吏殺之以公發急傳而問之太  
 公曰不臣天子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是望不  
 得而使也耕作而食掘井而飲是望不得以賞罰勸  
 禁也是以誅之余按太公佐文武以開周孟子列太  
 公於見知之數則太公必以仁義治國者也烏有怒  
 人之不仕而殺之者哉齊國之民衆矣耕田掘井而  
 不仕者不可勝數也太公又安能盡殺之曰爲其賢  
 而不仕也然則是以其賢而後殺之齊國豈復敢有  
 爲賢者哉人臣之患患在於貪爵祿貪爵祿則必不  
 能直道而行故孔子曰苟患失之無所不至今以其  
 不貪爵祿而殺之是驅一國而使之皆惟利是圖也  
 堯舜在上不廢巢由箕子不臣於周則封之於朝鮮  
 聖賢之心亦可見矣漢光武欲仕嚴子陵子陵曰士  
 各有志豈相強哉光武猶能容子陵太公之賢乃反

豐鎬考信錄

卷之八

圭

不能容二子之不仕乎此乃法家之徒疾士之高尚  
 欲強天下賢人使入已彀而偽託之於太公者故今  
 不錄而爲之辨  
 春秋繁露稱營蕩爲齊司寇太公問以治國之要對  
 曰仁者愛人義者尊老愛人者有子不食其力尊老  
 者妻長而夫拜之太公立而誅之以定齊國余按此  
 說至爲無理三代以上從無此等語言藉令果有此  
 入太公必不仕之以官而訪之以政也此乃名法之  
 徒毀仁義者之所爲說繁露誤采之耳今不錄

豐鎬考信錄

卷之八

圭



召康公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詩大雅

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同上

備覽○召公奭與周同姓姬氏史記燕召公世家

偽古文尚書有旅葵篇云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

蠻西旅底貢厥葵太保乃作旅葵用訓于王余按此

篇之文淺弱細碎乃雜綴傳記之嘉言以成篇者行

侮君子數言與篇意全不類為山九仞二語則穩括

豐鎬考信錄 卷之八

論語之文為之者其偽固不待言而於召公稱為太

保亦與事理不合何者古之師保皆所以輔導人主

體隆禮重故嘗以耆宿大臣為之非若後世止為官

階以寵貴臣雖子弟武夫皆可循次而遷轉也故傳

云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又云其為太子也師保奉之

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召公在文王時無所知名

而至康王時猶存則其年當與周公相若少於武王

者不得為武王之太保也是以史記周本紀於文王

時無一言及於召公者武王即位乃云召公畢公之

徒左右王其後召公凡屢見皆稱為召公不稱為太

保至成王世遷殷遺民之後乃云召公為保周公為

師而書君奭篇序亦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

為左右然則是召公於成王時始為太保不得於武

王時預書為太保也周公不得為武王師召公安得

遂為武王保也作偽書者蓋見召誥顧命之於召公

皆稱之為太保不求其故而遂於武王之世亦以是

豐鎬考信錄 卷之八

稱之正如呂覽之稱武王使保召公與微子盟者然

皆由於臆度而偽撰是以考其時勢而不符耳且史

記多采書序之文而此篇之序獨不見於本紀疑書

與序出於一人之手故今並不錄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

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

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

何弗敬○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



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書召誥

周公若曰君誥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棗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于監于殷

豐鎬考信錄 卷之八

美

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棗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丕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書君奭

書序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作君夷史記燕世家云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夷馬氏融云召公以周公既攝

政致太平功配文武不宜復列在臣位故不說孔氏穎達云成王即政之初召公以周公嘗攝王之政今復在臣位其意不說蔡傳以為諸家之說皆為序文所誤乃召公自以盛滿難居欲避權位退老厥邑周公反覆告諭以留之爾余按史記之意以為此篇作於周公踐阼之初馬孔之說則在周公還政之後然書序皆不見此意但云召公不說未言不說者何事云相成王為左右則亦與周公踐阼無涉也蓋諸家

豐鎬考信錄 卷之八

美

皆因戴記中有周公踐阼之說先入而為之主故司馬氏億料之而為是言馬氏孔氏又以史記之說與序相成王之文不合故曲為之解以為周公還政之後而召公不說其實皆非書序意也惟蔡傳謂召公欲避權位周公留之於義為近然細玩篇中之語無非勉厲召公同心協力共輔大業不但不見召公有不說周公之意亦殊不見召公有盛滿難居之心然則此篇乃周公自與召公相勸勉之言初無別故也



後人所云云也禹臯陶之相舜也既各以謹言告舜矣而二人者亦互相勸勉不必相疑而後然也今周公既作立政無逸以勉成王召公亦作召誥以勉成王矣則二公之相處亦必有互相勉厲之語乃人情之常大臣憂國之心之所必至初不必於經文之外別尋事端而曲為之說也召公當亦有告周公之篇但史逸之耳故今於書序史記諸家之言概不載周公無踐阼之事說已詳前周公相成王篇中

聖鑒考信錄 卷之八

七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說詩召

附錄○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

况其子乎左傳襄公十四年

召穆公

宣王之中興召穆公之功為大故特錄之

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鬪于牆外禦其侮左傳僖公二十四年

周語云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鬪于牆外禦其侮衛宏毛詩序云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其說皆與春秋傳異韋氏昭孔氏穎達咸謂召穆

聖鑒考信錄 卷之八

末

公重述此詩而歌之杜氏林氏註左傳遂亦沿其說云周公作詩召公歌之富辰以為召穆公所作者蓋樂章久廢召穆公始作周公樂歌也余按作也者前此未有而創之之謂也故曰述而不作若此詩果周公所作而召公但歌之則文當云糾合宗族於成周而歌常棣焉不當云作詩也周公之事此傳前文言之矣曰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若此詩果周公所作則文當云封建親戚以蕃屏周



而作常棣焉其詞云云不當於周公絕口不言而於  
召公反歷歷述之也且其詩云死喪之威兄弟孔懷  
又云喪亂既平既安且寧皆似中衰之後不類初定  
鼎時語况作亂者管蔡兄弟也以殷畔者管蔡兄弟  
之親其所疏而疏其所親也而此詩反云兄弟急難  
良朋永歎兄弟外禦其侮良朋烝也無戎語語與其  
事相反何邪若周公果因閔管蔡而作此詩則當自  
愧無德以化兄弟使陷於大戾不然則述管蔡之甚

豐鎬考信錄

卷之八

无

間王室以爲兄弟戒不當反護兄弟之罪而斤異姓  
之疏使天下勤王之賢侯從征之義士聞之而投戈  
太息也蓋此傳後文云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  
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  
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撰周語者誤會  
其意遂疑莫如兄弟外禦其侮之句爲周公之所作  
撰詩序者又爲國語所悞因臆度之而遂以管蔡之  
事當之耳不知所謂曰莫如兄弟者但謂其意如此

其言如此非謂其詩如此也所謂懼有外侮者但言  
其心懼有外侮非必作詩言外禦其侮然後得爲懼  
也周公之意召公之詩如合符節故云召穆公亦云  
非以歌周公之詩爲亦云也所以鄭唐舊說皆以此  
詩爲召穆公所作自韋氏杜氏曲護周語詩序之失  
於是傳之明明稱爲召公所作者巧辭強說百計以  
屬之周公雖以朱子之最不信序亦從而附和之遂  
致詩人之意大半晦於說詩之人亦可爲之長太息

豐鎬考信錄

卷之八

手

矣且夫說經者惟期定於一是耳周語詩序既與左  
傳不同左傳果是則周語詩序必非周語詩序果是  
則左傳必非周則周召則召雖三尺童子皆知其不  
能兩是也乃必欲使之皆是而無非委曲展轉以求  
兩全而卒不可通其亦拙矣故今從左傳載之此說  
並見正錄中六月出車條下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原隰既平泉流既  
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詩小雅



宣王封申之功具在崧高一詩已摘錄之於宣王篇中矣此篇專美召公故錄於此

釐爾圭瓚和鬯一占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

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詩大雅

此詩前三章叙召公經畧江漢之事乃國家大政故摘錄之於宣王篇中後三章崇言召公受賜事故摘錄之於此

豐鎬考信錄

卷之八

三

衛武公

西周之世諸侯賢者莫如武公且武公亦似為王卿士者故特錄之

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警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在與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替御之箴臨事有替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於是乎作懿戒以自警也 原註懿讀曰抑 及其沒也

豐鎬考信錄

卷之八

三

謂之叔聖武公 楚語

存參○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詩序

附論○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史記衛康叔世家云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共伯弟和襲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衛人立和為



侯是爲武公司馬正索隱云季札美康叔武公之德  
國語稱武公年九十五魯箴諫於國恭恪於朝作  
自警至於沒身謂之叔聖詩著衛世子共伯早卒不  
云被殺若武公殺兄而代立豈可爲訓而形之於國  
史乎蓋太史公采雜說而爲此記耳其論當矣近世  
說者乃謂武公前後善惡自不相掩不必以其弑君  
爲諱反若真有其事索隱之言爲非是者余按樂以  
象德故曰見其樂而知其德若武公弑兄自立大本

豐鎬考信錄

卷之八

三

失矣其樂復何足觀而季札讓國之賢亦必不服膺  
於弑兄之賊也逆取順守以結民心世有之矣然必  
無稱以睿聖者苟非喪心病狂何至加此不情之名  
倚相引此以譏史老史老其無詞乎武公之未嘗弑  
兄亦明矣毛詩諸序固不能無附會然以其說與史  
記互較之柏舟在鄘風之首牆茨之前其世近是也  
我儀我特之稱之死靡他之語其事亦近是也邇環  
諷誦但有以死自守之心而絕無傷其夫死於非命

之意以爲早卒而非弑此固無從見其爲誤者也  
康誥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是武王誥康叔  
而封爲衛侯也而衛世家乃采世俗之說謂周公以  
康誥命康叔謂頃侯賂周夷王命爲衛侯其前文旣  
與經刺謬如是此又不可據以爲實者也由是言之  
共伯之死當從詩序不當從史記斷斷然矣索隱之  
說是也又按髦者子事父母之飾父亡則脫左髦母  
亡則脫右髦今云髦彼兩髦則是共伯死時父母固

豐鎬考信錄

卷之八

三

猶存也父母猶存則非立後爲弟所弑明矣乃孔氏  
詩正義謂共姜追述其父母在時之飾嗚乎但欲曲  
全前人之說遂不難於委曲宛轉以誣聖賢而入其  
罪吾誠不知其何心也故今復申索隱之意而詳辨  
之  
存恭○淇與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  
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按衛之賢君無如武公者序說近是至稱入相于周



雖無左証然賓筵與抑二詩皆列于雅則理亦或有之故列之于存參

存參○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 後漢書注

按賓筵詩意與抑畧相類但重在飲酒耳此說近是至詩序以為刺王則篇中未見此意故舍彼而采此史記武公立於周宣王十五年武公四十二年大戎殺周幽王武公討兵佐周平戎有功余按大雅篇次無顛倒者而抑在桑柔雲漢之前故序以為厲王時

豐鎬考信錄 卷之八

王

詩若武公於厲王時已為諸侯則非立於宣王之世而大戎之亂不當武公世矣恐史記有悞也觀史記於齊威宣二王皆移前數十年 說見孟子事實錄中 則此年世寧可深信故今不敢輒載

豐鎬考信錄卷之八終

重刻洙泗考信錄序

孔子為萬世師其道載於六經而其行事則史記世家外家語孔叢諸書皆有所記述然世家之言已不能無謬妄何有於餘子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夫尚友者且當如是而况乎萬世之師當孔子時列國之君雖不能顯其身而賢人君子莫不知其為聖及乎戰國異端競起陽尊之而陰詆之依托附會思欲凌駕其上以自伸已說二千年來展轉相傳真偽雜出有識之士雖

洙泗考信錄 序

或隨事糾正而沿襲既久未能察然曠然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備於孔子之身一言一動莫非道之見端事苟茲疑道因而晦考信之功曷可少乎大名崔東壁熟讀三代聖賢之書盡祛後世紕謬之說因疑而徵信於上古唐虞夏商周之事皆錄而辨之題曰考信而孔子之事別為洙泗考信錄四卷正論闕妄之功與諸錄等其門人陳介存刻於南月越十餘年東壁覆加審定欲重刻之未就而卒介存之官太谷就東壁家求得之甫刻其三代考信錄而以憂去官洙泗



一錄未及付梓孔生廣元介存之門人也行誼最篤受書於介存而出貲刻之請序於予爲予嘗序其三代考信錄也自孔子設教洙泗之閒七十子之徒傳其所學遭秦歷漢師承不絕晉氏永嘉喪亂古學遂湮唐宋以來詞章義理帖括之學此盛則彼衰其弊也記誦繁蕪而寡要議論馳騁而無根洙泗一源不啻流爲潢汙行潦矣崔東壁曰學者日讀孔子之書而不知其爲人不能考其先後辨其真僞爲學亂經而不知邪說誣聖而不覺是亦聖道之一憾也此其著錄之大

洙泗考信錄序

二

指也孔生師介存介存師東壁皆能不負所傳庶幾古人師承不絕之義乎介存歸里孔生復從予遊爲予與介存少同學長同遊也然則是書之傳豈不由於師友之相得哉

嘉慶戊寅歲九月望日浪穹王崧 舊名藩 樂山撰

洙泗考信錄目錄

卷一

原始

初仕

在齊

自齊反魯

卷二

爲魯司寇上

爲魯司寇下

適衛

卷三

洙泗考信錄

目錄

一

適宋

厄於陳蔡之間

反衛

歸魯上 至十二月 至十二月 月盡止

卷四

歸魯下

考終

遺型



洙泗考信錄卷之一

大名崔述東壁謹考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初余為洙泗考信錄既成尚未敢以自信壬子秋偶攜至京師遇石屏陳履和見而鈔之既而履和隨任江西余亦選得閩之羅源履和遂於南昌授梓寄至羅源然是時余已多所增易與初本不同既歸河北山居無事乃復益加刪改錄為定本以貧未及梓也恐閱者以兩本互異致疑故特誌其首尾弁於簡端庚午二月述自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一

識

原始

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 事在春秋前文在左傳昭公七年

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其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僂於是鬻於是以餽

余口 同上

備覽。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為首

魯語

按國語皆後人所撰往往失實此雖無害於理然難竟信故別之以備覽後凡稱備覽者並倣此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 左傳隱公三年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春秋桓公二年

存疑。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

督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

父而弒殤公召莊公於鄭而立之 左傳桓公二年存疑。督將弒

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弒也故於是先攻孔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一

上

父之家殤公曰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 公羊傳桓公二年

按孔父之死經但書及與仇牧苟息同而三傳皆以為

在弒殤公之前穀梁氏曰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臣既

死君不忍稱其名夫春秋之策宋大夫之不稱名者多

矣曰華孫曰司馬司城者比比也僅一不稱名遂足以

信其為先死乎哉而公羊左氏因為原夫孔父所以先

死之故正色立朝其論甚美即督之宣言亦近人情然



竊意其皆出於臆度恐不足為據也故附次於經以俟  
考焉至於左氏目逆之說荒謬已甚故今不錄仍別為  
辨於左

左氏目逆之說二傳無之余按古者婦人車必有帷士  
庶人之家出猶必擁蔽其面况卿之內子乎督安得見  
之而目逆之也哉齊慶克詐為婦人蒙衣乘輦而入於  
閔晉士句樂王鮒二婦人輦以如公衛世子蒯聩與漚  
良夫蒙衣而乘以如孔氏稱姻妾以告皆恐人之見之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一

三

也是古者婦人之出不能見明甚督安得見之而目逆  
之也哉此誣古人之大者且不近情理之尤者余不敢信

備覽。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史記孔子世家

按此文或有所本未敢決其必不然然史記之誣者十  
七八而此文又不見他經傳亦未敢決其必然故附次  
於備覽

家語本姓解云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  
考父考父生孔父嘉孔父生木金父金父生畢夷畢夷

生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  
紇余按鄆叔以前見於春秋傳者僅弗父何正考父孔  
父嘉三世見於史記世家者僅防叔伯夏二世此外皆  
不見於傳記史記之言余猶不敢盡信况史記之所不  
言者乎且孔父為華督所殺其子避禍奔魯可也防叔  
其曾孫也其世當在宋襄成間於時華氏稍衰初無構  
亂之事防叔安得避華氏之禍而奔魯乎家語一書本  
後人所偽撰其文皆采之於他書而增損改易以飾之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一

四

如相魯篇采之於春秋傳史記辨物篇采之於春秋傳  
國語哀公問政儒行兩篇采之於戴記曲禮子貢子夏  
公西赤問等篇采之於戴記春秋傳以至莊列說苑識  
緯之書無不采未有一篇無所本者然取所采之書與  
家語比而觀之則其所增損改易者文必冗弱辭必淺  
陋遠不如其本書甚或失其本來之旨其為勦襲顯而  
可按而世不察以為孔氏遺書亦已惑矣漢書藝文志  
云孔子家語二十七卷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則是孔



氏先世之書已亡而此書出於後人所撰顯然可見且家語在漢已顯於世列於七略以康成之博學豈容不見而待肅之據之以駁已耶此必毀鄭氏之學者偽撰此書以為已證其序文淺語夸亦未必果出於肅就令果出於肅肅之學識亦不足為定論也故今不見於經傳而但見於家語者概不敢錄寧過而闕不敢過而誣也後並做此

偃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鄭人紇挾之以出門者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一

五

左傳襄公十年

高厚圍城紇于防師自陽關逆城孫至于旅松鄭叔紇城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

左傳襄公十七年

按鄭叔紇史記作叔梁紇左傳近古而文義亦順適鄭魯邑叔其字紇其名猶云衛叔封申叔時也史記之文未知所本當從左傳稱鄭叔紇為正

家語本姓解云叔梁紇娶於魯之施氏生女九人無男其妾生孟皮疇足乃求婚於顏氏顏父問三女云云二

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遂以妻之余按孔子之母名見於戴記檀弓篇其稱為顏氏女則本之於史記孔子世家然他經傳初未有言者也檀弓世家之謬不可累舉此文其可信乎至於所載顏父之言淺陋鄙俗不復成語徧覽春秋傳中亦從未有因長疑婚與女商墻者其事其言皆非當日之所宜有其為臆撰無疑故今不錄雖名氏亦缺之以昭慎重檀弓世家之謬詳見後各條下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一

六

冬十月庚子孔子生

穀梁傳襄公二十有一年

公羊穀梁兩傳記孔子生皆在襄公二十有一年而公羊傳云冬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與穀梁年同而月異史記孔子世家則云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後於春秋傳者一年余按春秋邱費之墮在定公十二年而孔子世家在十三年是史記之年證之孔子所書而不合也魯世家及年表孔子去魯皆在定公十二年而孔子世家在十四年是史記之年即證之其所自為之書



而亦不合也故今從春秋傳魯襄公之二十有一年則周靈王之二十年已酉也又按春秋是年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則庚子乃十月之二十一日既無閏月則十一月中不得復有庚子故今從穀梁周正之冬十月則今夏正之秋八月也

孔庭纂要云魯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日先聖生卽今之八月二十七日余按十月庚子之文本之穀梁傳在襄二十一年非二十二年也二十一年十月庚子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一

七

則今八月之二十一日也以為二十二年

家文耳世家未嘗言為十月庚子生也以

可信乎則十月庚子之文不必采矣以穀

乎則固二十一年生也何得又從世家改

以世家之年冠穀梁之月日方底圓蓋進退皆無所據

然而世咸信之余未知其為何說也

伏侯古今注云孔子生之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有五

老列於庭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云水精之子繼商周而

素王出故蒼龍繞室五星降庭云云余按麟所以為瑞

者以其至仁非能通神而作怪也麟口中安得有書也

哉麟雖瑞物亦胎生也書者人之所為非天地所能生

麟亦不能自為書也麟口中安得有書也哉西狩獲麟

春秋志之矣孔子生時果有麟至乃真祥也春秋何以

反不志乎至於蒼龍五星之降事尤荒唐水精之子云

者語亦謬戾此說至為無稽而世亦或信之噫其真可

異也已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一

八

史記載鄭人之言云孔子類似堯項似臯陶肩類子產

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韓詩外傳載姑布子卿之言云

孔子得堯之額舜之目禹之頸臯陶之喙孔叢子載堯

宏之言云孔子河目而隆額黃帝之形貌也脩肱而龜

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而孝經鈞命訣又云

孔子牛唇虎掌龜脊海口後世言孔子者多深信而樂

道之余按唐虞之時未有土木之像亦無有所謂影堂

者下至春秋之世千有七八百年其頭目項喙之詳後



人何由歷歷知之且同一類與目也彼以為似黃帝此以為似堯舜同一似禹也彼以為身此以為頸同一似皋陶也彼以為項而此又以為喙藉令果是亦必有一非矣世家之文本多淺陋至姑布子卿與甚宏之語尤不雅馴明係秦漢人之所為有一言之類論語春秋傳者乎其言尚非當日之言而欲信其形之為當日之形嘻亦愚矣夫擬聖人之形於堯舜禹湯妄加之猶不免於誣况擬之於牛虎其侮聖人也孰甚焉其為說尤不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一

九

經薦紳之所難言而後之人乃本之以為影據之以作像甚矣其樂受人欺也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曹交問曰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孟子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固不在於形也執形以求聖人淺矣况其偽焉者乎故并削之以存聖人之真

備覽。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 孔子世家

孔子世家云禱於尼邱得孔子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

曰某字仲尼余按此說似因孔子之名字而附會之者不足信且既謂之因於禱又謂之因於首司馬氏已自無定見矣今不錄

家語云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按孔子世家但云某生而叔梁紇死不言何年孔子之生所傳聞猶異詞况父卒之年乎且不見於經傳無可考今闕之

備覽。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 孔子世家

家語云孔子年十九娶於宋幷官氏一歲而生伯魚伯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一

十

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名曰鯉而字伯魚余按家語稱伯魚卒年五十顏淵卒年三十有二又稱顏淵少孔子三十歲若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魚則伯魚之卒當在顏淵卒後而據論語顏淵死章伯魚之卒乃在顏淵卒前是家語之年不足信矣其年既不足信則幷官之氏賜鯉之說亦安知其不出於附會乎且孔子曰吾少也賤則年二十之時蓋尚未仕安能遂動國君而賜之鯉故今并缺之伯魚卒年之誤詳見後



考終篇顏淵條下

闕里志年譜云二十歲爲委吏二十一歲爲乘田吏觀其文若確有所傳而云然者然自二十二歲以後凡二十五年皆不言孔子爲何官謂孔子爲乘田至二十六年之久既無此理謂孔子二十五年皆隱不仕直待陽虎作亂之時方仕尤無此事也然而年譜竟不言者論語孟子春秋傳孔子世家之所不載年譜亦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年譜之初無所傳而此文但本之孟子也明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一

十一

矣孟子既不言爲何年年譜何由知之而載之乎蓋撰年譜者因見家語賜鯉之事故臆度其已仕而不知家語之亦出於臆度也孔子曰吾少也賤若年二十而仕不得謂之少賤且天下之生而大夫者有幾人哉官雖卑祿足以自奉豈容遽謂之賤乎今移置之於後闕里志年譜云二十四歲聖母顏氏夫人卒余按孔子母卒之年不見於經傳世家載之十七歲前而無年月年譜以爲二十四歲亦臆斷也觀孟懿子之事可知矣

古者男子以氏別婦人以姓係世家家語皆稱爲顏氏女雖不足據然謂爲顏氏之女非謂女爲顏氏也顏非姓也何以稱焉年譜乃謂之顏氏夫人夫人之稱或仍當代封號謂之顏氏則不合今并闕之

戴記檀弓篇云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問於鄆曼父之母然後得合塋於防曰古者墓而不墳今某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曰防墓崩孔子流涕曰吾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一

十一

聞之古不修墓陳氏澠駁之曰顏氏之死孔子成立久矣聖人人倫之至豈有終母之世不尋求父塋之地至母殯而猶不知父墓乎且母死而殯於衢路必無室廬而死於道路者不得已之爲耳聖人禮法之宗主而忍爲之乎此經禮出諸子所記其間不可據以爲實者多矣余按世家載此事無年月而在十七歲前是以孔子爲尚幼也果幼耶孔子何以預自命爲東西南北之人乎而又何以有門人乎年譜蓋亦疑之故以合塋之事



載之二十四歲之時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至二十四歲而尚不知其父之墓然則十年之所學者何事乎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去而適衛宋陳蔡諸國不得已焉耳當二十四歲時何以預知其至是孔子僅二十四則門人長者不過十餘歲恐亦不能為孔子修墓陳氏之辨是也然封墓之故與墓崩之說亦謬易云上古不封不樹是三代以來皆封矣文武周召如皆不封後人何由知其墓處封之不自孔子始也明矣孔子之孝封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一

三

墓必堅一日之間遇雨而遽崩尚可謂之墓乎故今皆不錄

世家云孔子母死要經季氏享士孔子與往陽虎緇之曰季氏享士非敢享子也孔子由是退余按禮居喪者三年不飲酒食肉小功緇麻飲酒食肉不與人樂之酒肉尚不可飲食况敢受大夫之享乎輕喪尚不與人樂之况重喪乎孔子如是不幾貽笑於陽虎耶家語亦覺其謬又改其文以曲解之謂陽虎弔孔子告以享士之

事而孔子曰某雖衰經亦欲與往以示不非陽虎之意則其謬更甚焉何則虎弔而言享士即失禮其小焉者耳衰經而往失禮大矣以此答之不亦慎乎且虎果失禮不非之足矣易為而更甚之是諂也不往而偽告以欲往是欺也聖人必不如是故今皆不錄

初仕

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孟子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一

四

世家云嘗為季氏史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蕃息余按委季吏史四字相似故誤後人又妄加氏字耳孔子豈為季氏家臣者哉畜牧不可以云司職二字亦誤

鄭子來朝公與之晏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鄭子曰吾祖也我知之仲尼聞之見於鄭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左傳昭公十七年

按孔子初仕之年雖無明據然鄭子之朝孔子年二十八為貧而仕亦其時也且能自通於國君則非庶人可

一五二一十書目頁三第 0 反三



知孔子之受職蓋前此矣故次之於委吏乘田之後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

問子聞之曰是禮也論語八  
佾篇

世家不載此事今按入廟助祭其位尊於委吏乘田矣

以鄒人之子呼聖人則非年之高位之崇可知也故次

之於此

荀子云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

韓詩外傳  
作周廟

有歆器焉顧

謂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歆子路曰敢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一

五

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知守之以愚云云余按此

喻取意良新警世亦切然玩其詞意正與周廟金人之

銘相類皆似黃老家言以語於聖人之道則淺矣且其

事不類春秋時事其語亦不類論語中語必後人所託

故今不錄

附錄。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孔子曰志士

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孟子。子產卒仲尼聞之出

涕曰古之遺愛也

左傳昭公  
二十年

按此二事皆在昭公二十年但入廟助祭之年未有明

據則此未知在其前與抑在其後與姑附次於此

孔子世家記昭公二十年齊景公與晏嬰適魯景公問

秦穆公於孔子孔子盛稱之以為可以王云云

齊世家  
云獵魯

郊因入魯與晏嬰俱  
問魯禮年表略同

余按齊君如魯史未有不書者而

春秋經傳皆無之且使果有此事孔子當述周公明王

道以告之豈得盛推秦穆乎又按左傳是年齊侯疥遂

疇期年而不瘳至十二月始小愈而田於沛未幾返於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一

六

遯臺此何暇遠涉於魯境耶且其辭甚淺陋必賊國策

士之所偽託今不錄

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

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

達者曰孔某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

自此以下六十餘言已  
見前原始篇今不復舉

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

其將在孔某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

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

學禮事  
在昭公



二十四年以後文  
在左傳昭公七年

按春秋昭公二十有四年仲孫纘卒其明年昭公孫齊  
世家所謂魯亂而孔子適齊者也孔子之助祭蓋前此  
矣故次之於入廟之後

孔子世家云孔子年十七知傳字古通用卒懿子及南

宮敬叔往學禮焉余按春秋傳此文在昭公七年由襄  
公二十二年遞推之則孔子至是當年十七是以史記

云然然孟僖子之卒實在昭公二十四年傳但因七年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一

七

孟僖子至自楚病不能相禮而終言其事耳世家不察

以為本年之事誤矣懿子敬叔生於昭公之十二年杜註

云似當七年時非惟孔子之年未可為師而二子固猶

未生安得有學禮之事乎近世學者動謂漢儒近古其

言必有所本後人駁之非是今史記此言豈無所本者

而何以誤也特學者道聽塗說不肯詳考故遂以漢儒

為皆可信耳尤可笑者闕里志云孔子年譜亦載此事

於十七歲然則作年譜者但採史記諸子之女綴緝成

書而初非有所傳也明矣學者乃以年譜為據抑何其  
不思之甚也

史記孔子世家云南宮敬叔言於魯君請與孔子適周  
魯君與之一車兩馬一豎子適周問禮見老子老子送  
之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辨廣大危  
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老莊申韓列傳又云孔子適周  
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  
獨其言在耳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一

八

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若是而已孔子謂

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

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老子其猶龍耶余

按老聃之學經傳未有言者獨戴記曾子問篇孔子論

禮頌及之然亦非有詭言異論如世俗所傳云云也戰

國之時楊墨並起皆託古人以自尊其說儒者方崇孔

子為楊氏說者因託諸老聃以誑孔子儒者方崇堯舜

為楊氏說者因託諸黃帝以誑堯舜以黃帝之時禮樂



未與而老聃隱於下位其迹有近似乎楊氏者也今史記之所載老聃之言皆楊朱之說耳其文亦似戰國諸子與論語春秋傳之文絕不類也且孔子驕乎多欲乎有態色與淫志乎深察以近死而博辯以危身乎老聃告孔子以此言欲何爲者由是言之謂老聃告孔子以如是云云者妄也孔子稱述古之賢人及當時卿大夫論語所載詳矣藉令孔子果嘗稱美老聃至於如是度其與門弟子必當再四言之何以論語反不載其一言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一

七

以德報怨論語辨之矣此世俗所傳老聃之說也其說雖過然猶未至如骨朽言在之語之尤爲不經也孔子聞之當如何而闢之當如何而與門弟子共正之其肯反稱美之以爲猶龍以惑世之人乎由是言之謂孔子稱老聃以如是云云者妄也昭公二十四年孟僖子始卒敬叔在衰經中不應適周敬叔以昭公十二年生至是年僅十三亦不能從孔子適周至明年而孔子已不在魯魯亦無君之可請矣諸侯之相朝會容有在喪及

幼穉者彼爲國之大事不獲已也抑特有相者在敬叔不能則已不必使人相之而往適周以學禮也而獨不念適周之非禮乎且敬叔豈無車馬豎子者而必待魯君之與之由是言之謂敬叔從孔子適周而魯君與之車馬者亦妄也此蓋莊列之徒因相傳有孔子與聃論禮之事遂從而增益附會之以誣孔子而自張大其說世家不察而誤采之惑矣道德五千言者不知何人所作要必楊朱之徒之所僞託猶之乎言兵者之以陰符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一

七

託之黃帝六韜託之太公也猶之乎言醫者之以素問靈樞託之於黃帝岐伯也是以孟子但距楊墨不距黃老爲黃老之說者非黃老皆楊氏也猶之乎不闢神農而闢許行也如使其說果出老聃老聃在楊墨前孟子何以反無一言闢之而獨歸罪於楊朱乎秦漢以降其說益盛人但知爲黃老而不復知其出於楊氏遂有以楊墨爲已衰者亦有尊黃老之說而仍闢楊墨者楊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蓋皆不知



世所傳為黃老之言者即為我之說也自是儒者遂舍楊朱而以老聃為異端之魁嗚乎冤矣故凡言老聃者惟載記為近是然其有無亦不可知故今概不錄其事與言以絕後人之疑

家語觀周篇亦載問禮事大略本之世家而頗增益其語尤為紕繆所載孔子言云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余按言老聃者惟載記曾子問篇為近古然所稱述亦皆禮之繁文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一

三

末節子貢所謂識其小者是也烏覩所謂通禮樂之原者哉至於世俗所傳以為老聃言者道德經耳其言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又云上德不德下德不失德其論道德謬矣韓子云道其所道非吾之所謂道也德其所德非吾之所謂德也烏覩所謂明道德之歸者哉孔子學官於郊子入太廟每事問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孔子之學亦頗得諸四方考訂之功詩曰先民有言詢於芻蕘太廟駿奔之人豈必皆嘗聞道者乎然則

孔子即果適周因問禮於老聃以證魯禮有無流傳之誤此亦尋常事耳謂足供聖人之采擇則可矣烏有以為已師而往從之者哉韓子云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此言正為家語而發嗚呼以異端攻吾道勝不勝猶未可知也以吾儒自攻吾道而其勢遂必無不勝無怪乎異端之日熾而聖學之日微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一

三

也且世家但云敬叔言於魯君請與孔子適周而已家語則載敬叔之言全錄左傳孟僖子將死之語夫此語僖子屬其大夫則可敬叔以適周請於君何必詳敘孔子之祖德乎世家但云自周反魯弟子益進而已家語則云自周返魯道彌尊矣弟子之進蓋三千焉夫孔子之道大矣豈一見老聃之所能尊而是時孔子年僅三十有五弟子安得遂至於三千乎家語一書本魏晉間人雜取子史中孔子之事綴輯增益以成書者其時方



崇者莊故其爲言如此若借老聃以爲孔子重者其識  
又遠出司馬遷下而文亦淺陋鄙弱本不足較然自宋  
以來儒者多信之不疑以致沒聖人之實良非小失故  
余不敢不爲之辨

觀周篇又云孔子入后稷之廟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  
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勿多言云云余按君  
子之道時然後言聖人之德恂恂便便聖賢之戒言也  
曰訥曰無易曰玷不可爲如是焉而已三緘其口則過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一

七

於慎矣孔子曰慎而無禮則蕙推斯說也必有緘然以  
取容浮沉以處世者不可以爲訓也且周之太廟誰得  
而漫置之而漫銘之耶其由來也必遠最近亦當在周  
初時今其文乃似周末戰國時人之語何耶而其所言  
執雌守下云云者又皆與道德經之旨若合符焉其爲  
習黃老之術者所託甚明故不錄

觀周篇又云孔子見老聃而問焉曰甚矣道之於今難  
行也吾比執道而今委質以求當世之君而弗受也云

云余按此文本之莊子之天運篇采其意而改其文者  
不知莊子一書特欲張大其荒誕之說以言清淨者之  
宗老聃也故多託爲老聃之言以僞者之母孔子也故  
又借孔子以尊老聃之言皆非以爲實然也家語乃列  
之於孔子事中謬矣孔子年三十餘而適周尚未及強  
仕之年何得云道之難行耶尚未歷經列國何得云委  
質以求當世之君而弗受耶家語乃載之於觀周篇中  
疏矣莊子一書乃異端之最無忌憚者撰家語者自謂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一

七

孔氏遺書乃信莊周以卑孔子而尊老聃豈非孔子之  
罪人乎嗚呼莊列之書世亦有信之者要其不信者固  
多也家語采之斯無不信之矣是誤後人者家語也非  
莊列也故余於莊列異端之書不辨亦不勝其辨采於  
家語然後辨之以人之所重者在家語也

年譜云三十四歲訪樂於萇宏三十五歲與南宮敬叔  
適周見老聃而問禮焉余按戴記曾子問篇四言聞諸  
老聃樂記篇言聞諸萇宏孔子少時或嘗適周亦未可



定要之自為司寇以後其年乃略可考自是以前位尚卑望尚輕弟子時亦尚寡其事多出於後日所追記其有無尚無可取證况其年耶魯之去周千有餘里是時孔子尚貧治行亦大不易既訪樂於莒宏何不即同禮於老聃而必待於明年之再往乎且年譜於訪樂則載孔叢子河目隆穎之語於問禮則采史記骨朽言在之文乃楊朱氏所撰以詆孔子者尤君子所必闕也然年譜皆載之則年譜非孔氏遺書而為後人之所妄撰也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一

明矣况於年月安可信耶故今皆不采

附錄。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左傳昭公二十五年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論語八佾篇

朱子論語集註云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余按春秋之時三桓之僭多矣聖人何獨於此一事疾之如此然則此事即傳所稱禘於襄公之事無可疑者但論語文簡

質而此事乃當時之所共知故不必更詳也此事傳不詳其年月特因季氏之逐昭公而追記之然傳所追記者四事而此事獨在後則此事疑即在於此年所謂孰不可忍云者正謂逐君之事亦所忍為然則孔子已逆知季氏之將逐君非徒惡其僭而已也孔子之至齊據世家正在此年但謂魯亂而後適齊而玩此章語意已有亂邦不居之心則孔子之去魯當即在此時不待於昭公之已出也此乃聖人見幾之哲傳記雖無明文然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一

幸此章猶存而其詳又備載於左傳可以深思詳考而自得之余故表而出之列之在齊之前使人知孟子之所稱可仕則仕可止則止者謂此類也

在齊

世家云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余按春秋傳高昭子名張唁魯昭公稱為主君阿景公意輔孺子荼卒為陳氏所逐其不肖如是孟子曰觀遠臣以其所主况於為之臣乎百里奚賢人耳或謂其食牛以



要秦穆公孟子猶辭而闕之况聖人而爲小人之家臣以干時君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楚是邦也必問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若孔子果爲家臣以通平時君則是非但求之且卑身以求之矣子貢之言一何謬與且此篇前云景公與晏嬰來適魯問孔子云云景公說果如所言孔子已早通乎景公晏子矣亦何待於爲高氏之家臣乎其自相刺謬也如此此必無之事故今不錄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一

三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論語述而篇

世家云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蓋因論語子語魯太師樂之文而誤不可從

說苑云孔子至齊郭門外遇嬰兒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將作余按樂之感人誠有如說苑所云者然孔子在齊數年矣何時不可聞韶不必初來之日適會韶樂之作而後得聞之也韶之作

也不在於廟朝則在於樂官之所孔子初至人國之日亦無由卽入其廟朝官府而觀其樂之理而何趣驅之之有哉此特想像意度之詞雖無害於理實未必然故不錄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論語顏淵篇

說苑云周廟焚齊景公問孔子曰何廟也孔子對曰必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一

三

釐王左傳作僖王傳古通作釐廟也釐王變文王之制與馬奢侈故

天殃其廟左右入報曰是釐王之廟也景公驚曰聖人之智不亦大乎余按春秋所書並無釐王廟災之文左傳所記釐王亦無變法奢侈之事蓋卽左傳哀公三年料魯桓僖廟災一事而傳之者誤耳家語以爲兩事而兼載之則益誤矣世俗所重於聖人者皆此類事而不知聖人之初無借於此也况由魯而之周由陳而之齊以與馬之侈附會之傳聞之詞尚足較乎且此幸而



猶有左傳之文在耳若其所由以譏之善既亡復誰得而辨其真偽也者烏知其不皆類此也故凡不見於經傳者概不錄

世家云景公將以尼谿之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衰破產厚塋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貨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一

美

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張子厚云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耶余按晏嬰齊之賢大夫也孔子之為聖人晏子未必能知若其有益於人國則晏子必無有不知者藉使景公不用孔子晏子猶當薦之况景公自欲用孔子而晏子乃反沮之乎且晏子以為孔子不足賢耶則齊大夫如黎錡梁邱據輩貪諛譎詐而竊祿者何限嬰何以悉不言而反斬之於孔子耶以為孔子將奪已之權耶則嬰之在齊固無權嬰即不肯亦斷不

至是嬰何為而沮孔子哉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林放問禮之本曰禮與其者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孔子豈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者哉伯魚顏淵之墓雖皆後日之事要必生平類然破產厚塋之譏為不倫矣至於滑稽倨傲游說乞貨云云尤與儒者不類况孔子耶凡譖人者雖非其實要必取其近似之迹而附會之以取信於世主今晏子之所言事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一

美

事皆與孔子相反天下有如是之譖人者乎春秋傳中記晏子言多矣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曰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大抵皆述禮樂稱先王以規當世之失孟子所記亦然非儒者而能為是言乎今此世家之文獨以儒為詭病是今而非古獲禮而棄樂不但所言皆與孔子平生之事相反即與晏子平生之言見於左傳孟子者亦無一不相反而豈不怪也哉且春秋之世固無有所謂滑稽倨傲游



說乞貨者也亦無有以是譏人者自戰國時淳于慎到  
莊周顏觸張儀蘇秦之徒並起然後有以滑稽佞傲游  
說乞貨著者其人雖非儒然以其處士也或有儒之者  
而破產厚葬之譏亦自墨氏教行之後始有之然則此  
言出於戰國時人之口明甚而其文之淺陋亦似戰國  
秦漢絕不類左傳孟子所述者索隱曰此說出晏子及  
墨子其文微異然則此文乃戰國以後墨氏之徒之所  
僞撰以攻吾儒者以晏子之儉故託之而撰晏子者又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一

三

從而妄採之耳彼司馬遷固不足怪子厚號爲道學而  
亦信之何耶又按晏子之立至昭公二十五年孫齊之  
時四十年矣次年以論彗星見於傳自是以後無圖焉  
而彗星不書於經其文又附於十二月之後尚不敢必  
爲本年之事然則孔子至齊之時晏子或猶存若去齊  
之日則晏子必已卒不待言也接漸而行不知所因者  
何事要之必不因於平仲也

孔子之去齊接漸而行孟子

說苑云齊景公致廩邱於孔子子不受曰君子以功受  
祿今說景公未行而賜廩邱其不知某甚矣遂辭而行  
余按敬事後食固君子之心制祿養廉亦人君之正景  
公與孔子邑孔子辭之可也然在景公固未有失也孔  
子何讓而何行焉孔子於季桓子曰見行可之仕言僅  
有行之機也於衛靈公曰際可之仕則全未嘗行矣然  
孔子皆受其祿於景公何辭焉且其語殊淺陋孔子既  
非說客景公未卒亦不得稱其證其爲後人所託明甚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一

三

故不錄

存疑。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子問  
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論語微子篇

按孟子但言去齊接漸而行未嘗言其何故獨論語微  
子篇載齊景公之言云云然考其時勢若有不符者孔  
子在昭公世未爲大夫班尚卑望尚輕景公非能深知  
聖人者何故卽思以上卿待之而云以季氏則吾不能  
也景公是時年僅四五十歲其後復在位二十餘年歲



會諸侯賞戰士與晉爭伯亦不當云老不能用也微子一篇本非孔氏遺書其中篇殘簡斷語多不倫吾未敢決其必然姑存之於接淅而行之後以俟夫好古之士考焉

附論。孟子曰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孟子

孔子之至齊世家載之昭公之世在為魯司寇之前而春秋傳無之其年無可考者然按孟子云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一

三

當厄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是孔子自為司寇以後去魯適衛過宋以至乎陳無由北行以至齊也春秋齊景公卒在魯哀公五年孔子方在陳蔡之間是孔子自以司寇去魯之後不復能有見齊景公之時則孔子至齊之必在於為魯司寇之前可知也且自昭公孫齊國中無君權臣擅命正伯玉出近關須無棄十乘之時度孔子此時亦必不肯在魯與季氏周旋世家之說是也其至齊之歲前將禘條下已詳言之惟其去齊之歲未

有明據以理度之孔子歸魯當在定公既立之後或至彼時去齊或先去齊而復暫棲他國迨定公立然後歸魯均未可知大抵自為司寇以前傳記多闕事難臆斷姑存其可知者如此其不可知者則在乎好學深思者之善悟也

世家孔子止一至齊在魯昭公二十五年年譜則三至齊三十一歲景公遣使來聘孔子適齊居齊者凡三歲及三十六歲又在齊聞韶而反乎魯明年復自齊歸於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一

三

魯說與世家大異余按年譜從世家以孔子為襄公二十二年生則其所云三十一歲者謂昭公之二十一年也昭公二十四年孟僖子始知孔子其言曰將有達者將在孔某將之為言有待也是孔子此時名猶未甚著望猶未甚隆也僖子本國之大夫景公則異國之君也僖子苟能禮者從之景公則未嘗有好禮名也景公安能先僖子而知孔子而聘之哉二十五年昭公孫齊二十一年魯無事也孔子不應無故而去又不應將亂而



忽歸以時考之固不符矣孔子既在齊三年矣而不聞韶又三年之後乃以聞韶之故特往以理度之亦不似也且去齊已三年矣而又往而又遽來逾年而又遽往又遽來孔子何求於齊而僕僕若是乎然則孔子至齊世家之說近是今從之

自齊反魯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論語爲政篇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一

三

此語年月無可考集註以爲在定公初年是時季氏專政集註近是今從之

家語云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璠與欵贈以珠玉孔子初爲中都宰聞之歷級而救焉曰送死而以寶玉是猶曝尸於中原也安用之乃止余按左傳此乃季氏家臣仲梁懷事而家語移之於孔子嗚呼人卽欲爲日增其明亦何至以如蠶之火附之人卽欲爲日增其高亦何至以一撮之土累之人卽欲媚聖人而掠他人之美以增

其德亦何至取季氏家臣小小可喜之事以加於我生民未有之孔子乎叔孫武叔毀孔子子貢曰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余謂聖人非但不可毀亦并不可譽人雖欲自媚其何加於日月乎亦徒爲不知量而已矣且平子之欵自有其家臣在孔子非其家臣汲汲何爲焉又按昭定之間季氏擅政孔子不仕故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孔子又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撰家語者徒知止季氏璠與之欵之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一

美

爲美而不知無道則隱不與鄙夫其事君者之尤爲不可及也蓋凡孔叢子家語之見類如此其稱聖人也小而誣聖人大故皆不錄

國語云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某之所聞羊也某聞之木石之怪曰夔蝮蝮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墳羊世家采之以爲在定公五年余按論語日子不語怪力亂神果有此事答以不知可也乃獲一土怪而并木



石水之怪而詳告之是孔子好語怪也不與論語之言相刺謬乎桓子魯之上卿獲羊而詭語狗以試聖人何異小兒之戲此亦非桓子之所宜為也且土果有羊怪則當不止一見如水之有龍然苟以前未有此事則古人何由識之既數有之又何以此後二千餘年更不復有穿井而得羊者豈怪至春秋之時而遂絕乎是可笑也故今不取國語又有與吳使論骨事世家亦載之於此年而吳墮會稽據左傳乃在哀元年謂其在此年亦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一

三

非是說見後主司城條下

備覽。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至自遠方

莫不受業焉孔子世家

世家此文在定公五年陽虎作亂之後其作亂年月與左傳合惟所云桓子雙臣仲梁懷者按左傳懷乃平子舊臣秉正以拒陽虎者世家所云非是獨此數語為得聖人之實蓋亂人在朝乃君子獨善之時故附次於此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

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論語陽貨篇

存疑。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仕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孟子

朱子論語集註云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是陽貨即陽虎也夫虎乃季氏家臣雖專政未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一

三

嘗為大夫正如季氏雖專魯亦未嘗僭稱魯侯也孟子豈得稱虎曰大夫哉春秋於虎之叛書曰盜竊寶玉大弓其奔齊也書曰得寶玉大弓而皆不書其名其叛與奔亦略而不記虎之身反不若弓玉之重者所以深黜之也縱使虎妄自居於大夫孔子豈得遂以大夫之禮尊虎也哉孟子一書蓋亦成於其門人之手淮泗入江之誤先儒言之矣安知此文之不亦類是乎又按論語有陽貨而無陽虎左氏傳有陽虎而無陽貨傳記陽虎



凡數十事獨無饋豚一事傳稱陽虎凡百數十見皆稱  
爲陽虎未嘗一稱爲陽貨則似乎貨自一人虎自一人  
也左傳稱人好錯舉其名字諡號如隨會又稱士會范  
會又稱隨季士季又稱隨武子范武子巫臣又稱屈巫  
又稱子靈胥臣又稱白季又稱司空季子之類獨陽虎  
未嘗一稱陽貨則似乎貨自貨非虎虎自虎非貨也孟  
子書稱陽貨者一陽虎者一其於歸豚則稱爲陽貨與  
論語合不稱爲陽虎也其於爲富不仁則稱爲陽虎與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一

三

春秋傳鮑文子之言合亦不稱爲陽貨也後之人何以  
知虎之卽貨而貨之卽虎也哉今若以貨與虎爲二人  
則孟子之言了然分明無可疑者但經傳皆無明證未  
敢驟變舊說而論語但云饋豚亦不言其爲大夫與否  
故今列孟子之言於論語後以俟考焉

世家有爲中都宰及司空事皆在定公九年後家語有  
事無年年譜則云四十七歲定公以爲中都宰四十八  
歲遷司空余按年譜所云四十七歲者爲定公之五年

也是年自六月以前權在平子六月以後權在陽虎定  
公安能自用孔子孔子安能自行其意乎哉魯之亂莫  
甚於陽虎時是天地閉賢人隱之日也孔子於此時猶  
爲宰與司空亦何時不可以仕而論語乃有或人不爲  
政之問何耶陽虎威制魯君三卿多行不義孔子身爲  
卿貳不能少改其德可謂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矣  
然終不肯去魯及桓子受女樂小於陽虎之惡多矣乃  
不稅冕而行不幾輕重顛倒矣乎蓋撰家語者爲世家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一

四

所誤而附會之以事撰年譜者又爲家語所誤而并附  
會之以其年而不知其益增而益謬也故今皆不取

洙泗考信錄卷之一終

道光四年東陽署中



洙泗考信錄卷之二

大名崔述東壁謹考 石屏門外陳履和校刊

為魯司寇上

檀弓云夫子制於中都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世家云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家語云孔子初仕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邱陵為墳不封不樹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何如孔子

洙泗考信錄

卷之二

十一

對曰雖天下可也何但魯國而已哉於是二年定公以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先時季氏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溝而合諸墓焉由司空為司寇云云余按孟子稱孔子嘗為委吏乘田考其時皆在昭公世若至此又為宰則是再仕非初仕也陽虎作亂孔子不仕定八年冬陽虎始敗九年始奔十年孔子已相君於會中間為時無幾安得為宰二年始為司空由司空乃為司寇乎春秋傳云周禮盡在魯矣魯之制非

不善患其不能行耳孔子為宰奉周公之法足矣自制何居焉且檀弓所謂四寸五寸云者謂民本薄而教之以厚故日以斯知不欲速朽也今增以因邱陵為墳不封不樹之語又似本厚而教之以薄亦與檀弓之文不類而治天下之語尤誇大非聖人之言皆不足信也至於合墓之事據左傳在為司寇時非為司空時事而別五土之性云者語亦庸庸無實事可指然則家語所載皆出於後人之所附會無疑也又按左傳魯之孟孫世

洙泗考信錄

卷之二

十二

為司空未嘗失職而都邑之宰其職甚卑乃委吏乘田之流孔子在定公世名益崇望益重是以或入有奚不為政之間陽貨有懷糞迷邦之譏魯人固欲得孔子為大夫但孔子以魯亂故不仕耳陽虎既去召而用之乃事之常不當僅以為宰也然則孔子固不能為司空即有為中都宰之事亦當在昭公之世不得如世家之說也又按春秋經傳魯有中城而皆不言有所謂中都者既謂之都不宜其長無聞如此且檀弓篇所記舛謬殊



多而此章所載曾子速貧速朽之語尤不近於理必後人所妄撰然則事之有無蓋不可知而為宰為司空又俱不見於他傳記故今皆不錄

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事在定公八年後文在左傳定公元年

孔子為魯司寇不知何年按春秋陽虎以八年戰敗孔子以十年相定公會於夾谷為司寇當在虎敗之後夾谷之前故次之於此

洙泗考信錄

卷之二

三

劉向新序云魯沈猶氏且飲其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惡慎漬氏奢侈驕佚魯市鬻牛馬者善兼價孔子為魯司寇沈猶氏不敢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漬氏踰境而走鬻牛馬者不豫價云云家語亦采此事而詞小異余按此數事皆理之所有然聖人盛德感人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化當不止此此皆狐偃子產輩之所能為縱有之亦不足以為聖人重且其事不見於經傳其有無不可知故今不錄

家語云孔子為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同往執之

三月不別其父請正孔子赦之季孫不悅孔子曰上失

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云云余按五刑之屬三千而罪

莫大於不孝不孝胡可赦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

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故失其道哀矜之斯可矣

若欲因是而遂廢刑則大亂之道也况於元惡大憝乃

欲待教而後刑乎家語此文本之荀子而韓詩外傳亦

有之所載又與此異云季孫欲殺而孔子止之云云且

洙泗考信錄

卷之二

四

以季孫為康子而不言孔子為司寇則是其事固在自

衛反魯後也詳玩其語蓋即論語如殺無道之間而傳

之者過當若荀子則又所聞異詞者也原其意皆不過

欲明聖人之以德化民耳然言之不審遂流入於異端

而不自知嗚乎說經引古又烏可以不慎乎哉

家語云孔子為魯司寇斷獄訟皆進眾議者而問之曰

子以為奚若余按此乃常人少有識者之所能即有之

不足為聖人重且其語殊鄙陋顯為後人所撰故今不



取

附錄。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子。孔

子先薄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上同

附錄。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

鄉黨乎論語雍也篇

此事無年可考包氏云孔子爲魯司寇以原憲爲宰說

近是故附次於此

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於祝其實夾谷孔某相左傳定公十年

洙泗考信錄 卷之二 五

世家云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某其勢危齊

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會於夾谷若孔子已得政於魯者

余按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是

孔子見用未嘗至於期月之久也公羊傳曰孔子行乎

季孫三月不違於是帥師墜郈帥師墜費是定公至十

二年始用孔子未久而遂去也嘗會夾谷之時孔子不

過爲司寇耳非有事權安能危齊若孔子於此年已聽

國政至十二年踰三年矣何不聞其有成者何在乎孔

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可以有天下後世推之則然其

門人或有知之者他人不能也若人盡知孔子之能與

其國何至終其身而不見用况犁鉏狙詐之人尤不足

知聖人安有遽以危齊爲憂者乎且傳所謂相者謂相

禮也非相國也相國者治一國之政相禮者但襄一時

之禮與國政無涉也故魯季孫世秉國政而襄公如晉

孟獻子相昭公如楚孟僖子相晉韓宣子爲政而晉侯

之享齊侯中行穆子相鄭子皮當國子產爲政而鄭伯

洙泗考信錄 卷之二 六

之朝晉侯公孫段相此蓋史記誤以相爲相國之相又

因傳有犁彌欲以兵劫魯侯之事而遂誤以會時之策

爲在國之謀而不知其謬也曰然則齊何故而與魯爲

會也曰經傳之文甚明學者自不察耳蓋自昭公以前

諸侯莫不事晉自召陵會後而晉漸以失諸侯故定公

之七年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侯衛侯盟于沙獨魯事晉

如故不與諸侯之會而又爲晉討鄭討衛故齊使國夏

再伐魯而魯亦兩侵齊直至陽虎奔後而魯始與齊平



會于夾谷明年又與鄭平故左傳云始叛晉也然則魯  
自因叛晉而與齊會豈齊懼魯之用孔子而與魯會哉  
故今不載史記之文

世家又云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  
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云云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余按  
春秋諸侯之會皆以兵車唯齊桓公有衣裳之會故孔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蓋難之也况此時齊魯  
新和猜嫌未釋定公必無以乘車往之理以傳考之魯

洙泗考信錄

卷之二

七

亦未嘗有左右司馬之官蓋史記因見穀梁傳中雖有  
文事必有武備之語而誤以傳者論孔子之言爲孔子  
之所自言又因其有命司馬止之之文遂附會而增具  
左右司馬之事而不知其非也故今亦不取

犁彌言於齊侯曰孔某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  
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某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  
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  
華俘不干盟兵不逼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

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同上

穀梁傳云兩君就壇兩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  
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  
合好夷狄之民何爲來爲命司馬止之齊侯遂巡而謝  
曰寡人之過也世家云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請奏四方  
之樂旂旄羽被矛戟劍撥鼓噪而至孔子趨而進曰吾  
兩君爲好會夷狄之樂何爲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卻之  
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忤麾而去之余按

洙泗考信錄

卷之二

八

穀梁傳文與左傳詞小異頗不雅馴疑左氏采之魯史  
穀梁氏則得之傳聞而撰爲文者要其意不相遠世家  
則又采穀梁傳之文而附會之以致失其本來之意者  
也何者傳所謂鼓譟而起者乃戰鼓之鼓非樂鼓之鼓  
諸侯相會原無奏樂之事矛戟劍撥亦不可以云樂况  
魯君將爲所執孔子尚得命之爲樂乎所謂視歸乎齊  
侯者乃孔子言時目視齊侯耳非謂萊人視也萊人受  
命劫魯此何暇左右視耶且晏子自昭末年至此已十



八年不見經傳安得復存如其果存又奚容不諫乎故今從左傳而不從世家

齊侯將享公孔某謂梁邱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于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同上

穀梁傳云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

殊泗考信錄 卷之二 九

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世家云有頃齊有司請奏宮中之樂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曰匹夫而榮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余按此即左傳齊侯將享公因孔子之言而不果享之事蓋傳聞者異詞穀梁氏誤采之而世家則又采穀梁傳之文不達其意而滋誤焉者也何者某人之劫意將以懼魯也會畢之享言欲以合歡也若使優施舞於魯之幕下欲何為者幕下之舞罪之小

者耳何至使之手足異處鼓譟以劫魯君乃反麾而去之而遂已何其刑罰輕重之顛倒耶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茹柔而吐剛聖人必不如是且穀梁氏之意以為會畢而舞於魯之館故魯司馬得以行法若如世家所云奏樂於會所則齊君在前魯有司安得加法於齊人乎至家語則又采世家之文於盟前而復載左傳之語於盟後遂致一事而兩述之齊之樂人既斬於魯有司而復欲以樂事魯君不亦遠於人情矣乎故今皆不取

殊泗考信錄 卷之二 十

附錄。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春秋定公十年

左傳云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某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其命者亦如之穀梁傳云齊侯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云云罷會此下復有優施舞事乃云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者蓋為此也世家云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



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云云乃歸所  
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余按世家之文本之  
穀梁而頗增益其詞殊不近理一切不成何遂至於大  
恐遠歸田以謝過卽云爲義所屈景公之賢亦不能至  
是且穀梁傳所載景公責其羣臣之言乃在夾谷退會  
之時非謂其歸國而悔過也然穀梁之文本不分明所  
謂蓋爲此者爲會故乎爲鼓噪故乎爲司馬行法故乎  
於文意皆可通何由決知其所指耶惟左傳之文甚爲

洙泗考信錄

卷之二

十

分明亦近於理然盟不書於經恐亦出於附會未敢必  
其然也又按哀十五年成叛適齊其冬及齊平齊人歸  
成蓋此皆非齊人之所自取乃叛人以之適齊者齊魯  
既和則復歸之本不足異亦不必爲之說也鄆謹歸陰  
乃九年陽虎以之奔齊者皆在汶水之陽故傳前云反  
我汶陽之田後云來歸鄆龜陰之田世家云所侵魯  
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亦誤家語云歸所侵魯之四邑及  
汶陽之田分以爲二又分龜與陰爲二邑則尤謬矣至

正義所云魯築城於此以旌孔子之功因名謝城者說  
尤淺陋不足辨

年譜云五十歲遷司寇五十一歲以司寇攝朝政五十  
三歲爲大司寇余按年譜此文蓋見家語始誅篇首有  
爲司寇攝行相事之語其後又有爲大司寇之文遂誤  
分爲二官且并屬之於兩時耳不知司寇卽大司寇若  
少司寇必加少以別之家語但襲古人成語用之非殊  
之也以爲二官誤矣且少司寇下大夫耳安能攝朝政

洙泗考信錄

卷之二

十一

哉今不取

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日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

帥師墮郟帥師墮費

公羊傳定公十二年

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郟季氏將墮費公  
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  
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頌下  
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

左傳定公十二年



世家此事在定公十三年今按春秋經傳皆定十二年  
事世家文誤

按司寇下卿耳然至襄昭之世非上卿亦有為政者宋  
樂喜以司城鄭子產以次卿是也桓子知孔子故使以  
司寇為政故曰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於季桓子見行  
可之仕也明皆桓子之任之也

論語云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未之  
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

洙泗考信錄

卷之二

七

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余按春秋傳云季氏將墮費  
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入及公側仲尼命申  
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然則是弗擾叛而孔子伐而  
敗之耳初無所為召孔子及孔子欲往之事也孟子曰  
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弗擾既以費叛是亂臣賊  
子也孔子肯輔之乎春秋於晉趙鞅書曰入於晉陽以  
叛於荀寅士吉射書曰入於朝歌以叛於魯陽虎書曰  
盜竊寶玉大弓孔子之惡叛臣如此肯輔之乎陽貨欲

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  
孔子居衛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  
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不肯見陽貨主彌子况肯輔弗  
擾乎孟子曰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孔子欲為東周  
必將討天下之亂臣賊子也弗擾既身為亂賊矣安肯  
討人縱使肯討人亦不服不見楚靈王之戮慶封乎且  
夫弗擾庸鄙狡詐之小人也勞仲梁懷而不見敬也則  
勸陽虎為亂不得志於季氏也則與陽虎謀殺季孫不

洙泗考信錄

卷之二

八

欲墮費也則帥費人以攻公其心甚狡而其謀甚拙安  
能為東周邪夫費墮九地耳其民素服屬於季氏必不  
久從弗擾叛也觀邠與成之叛皆請降於齊費之不能  
自立也明甚魯以大師攻之不數月破矣欲為東周胡  
可得耶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曰  
可曰成聖人之謙也如是且方是時周禮未改非戰國  
時可同而謂孔子公然欲自為東周乎又按左傳費之  
叛在定公十二年夏是時孔子方為魯司寇聽國政弗



擾季氏之家臣耳何敢來召孔子孔子方輔定公以行  
周公之道乃棄國君而佐叛夫舍方輿之業而圖未成  
之事豈近於人情耶費可以爲東周魯之大反不可以  
爲東周乎公羊傳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日家不  
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然則是  
主墮費之議者孔子也弗擾不肯墮費至帥費人以襲  
魯其讎孔子也深矣必不反召之弗擾方沮孔子之新  
政而孔子乃欲輔弗擾以爲東周一何舛耶史記亦知

洙泗考信錄

卷之二

五

其不合故移費之叛於定公九年然使費果以九年叛  
魯何得不以兵討之郈之叛也數月而兩圍之成之叛  
也伐不踰時焉費之叛何以獨歷四年而無事耶定十  
二年傳云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使費果以九年叛  
則費已非季氏之邑季氏安能墮之子路當先謀討費  
不當先謀墮都也史記既移費叛於九年又採此文於  
十三年不亦先後矛盾矣乎且夫末之云者歷聘諸侯  
而不遇之詞也今孔子但嘗至齊耳尚未適衛適宋適

陳蔡也子路何得遽云末之也耶由是言之謂弗擾之

召孔子在十二年亦不合謂在九年亦不合總之此乃

必無之事也日然則論語亦有誤乎日有今之論語非

孔門論語之原本亦非漢初魯論之舊本也漢書藝文

志云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齊二十二篇多問

王知道魯二十篇何晏集解序云齊論語二十二篇其

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是齊論與魯論互異也漢

書張禹傳云始魯扶鄉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元成

洙泗考信錄

卷之二

六

皆說論語篇第或異惟王陽傳齊論餘四人皆傳魯論者是魯論中亦自

互異也果孔門之原本何以彼此互異然則其有後人

之所增入明甚蓋諸本所同者必當日之本其此有彼

無者乃傳經者續得之於他書而增入之者也是以季

氏以下諸篇文體與前十五篇不類其中或稱孔子或

稱仲尼名稱亦別而每篇之末亦間有一二章與篇中

語不倫者正如春秋之有續經孟子之有外篇司馬遷

之史記之有元成時事劉向之列女傳之有東漢時人



者然又如近世杜詩韓文之有外集者然非後人有所續入而何以如是然使諸本并存後人猶可考其是非得失不幸遇一張禹彙合齊魯諸本而去取之定為一書當時學者以其官尊官達遂靡然而從之以致諸本陸續皆亡故漢書張禹傳云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二皆傳齊論者采獲所安又云欲為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寢微隋書經籍志云張禹本授魯論晚講齊論後遂合而考之刪其煩惑除去問王知道二篇從魯

洙泗考信錄

卷之二

七

論二十篇為定號張侯論然則今之論語乃張禹所更定非龔奮常六之舊本篇目雖用魯論而其實兼采齊論之章句者也嗟夫張禹何知知媚王氏以保富貴耳漢宗社之存亡不問也况於聖人之言烏能測其萬一乃竟公然輯而合之其不當刪而刪不當采而采者蓋亦不少矣是以其義或戾於聖人其事或悖於經傳而此章與佛胥章尤害道誣聖人之大者蓋戰國之士欲自便其私而恐人之譏已故誣聖人嘗有其事以自解

傳經者不知其偽而誤增之而禹又誤采之者也由是言之孟子之外篇幸而有趙岐刪之春秋之續經幸而公羊穀梁兩家俱在故人得知其非聖人之筆惟論語一書不遇如趙岐者而反遇一張禹以致純雜不均無從考其同異乃後之人寧使聖人受誣於百世而斷不敢議采輯者千慮之一失亦可謂輕重之失倫矣曰聖人道大德宏無可無不可非可以尋常去就之義律之也衛輒之不道孔子嘗立於其朝矣於費奚擇焉曰聖人者義之歸也聖人所為天下將以為法已則比於叛人而作春秋以治人之叛叛人其心服乎夫所謂無可無不可者猶之乎無適無莫也惠三黜而不去而孔子去魯夷居北海以待天下之清而孔子為之兆不行而後去可不可必比於義而無成見是之謂無可無不可耳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孟子曰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烏有悖禮義而自以為無害者哉至於衛輒之事尤與弗擾不類輒雖無道然

洙泗考信錄

卷之二

八



衛之君也春秋固已衛侯之矣不得以叛臣比孔子居  
衛乃公養之仕不爲衛君子貢言之矣若欲以費爲東  
周爲耶不爲耶孟子曰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  
至也大經大法聖人之所尤重者也是以雖甚盛德亦  
必有所不爲故舜必不臣堯周公必不代成王踐阼孔  
子必不從弗擾佛辟以叛戰國之初異端並起始好爲  
聖人不凝滯之說以自便而子之臣故主蘇代以滅燕  
矣再盛於西漢之季說經者牽合附會以誣聖人而王

洙泗考信錄

卷之二

九

莽踐帝位劉歆以亡漢矣三盛於東漢魏晉之交名士  
風流皆云禮豈爲我輩設而華歆殷仲文之屬爭附叛  
臣七賢八達之流遂從而亂天下矣若之何後人猶藉  
口於無可無不可之言而不悟也曰孔子雖欲往卒不  
往也夫何害於義曰苟可以爲東周則何爲卒不往苟  
往有害於義則又何爲欲往蓋卒不往者經傳無其事  
也欲往者縱橫之徒相傳有是說也卽此亦足以見其  
爲僞托矣此乃聖人行事大節之所關非小小者比故

余不揣固陋不顧非笑而爲之辨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

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論語先進篇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

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

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論語憲問篇

此二事雖無年可考然必皆在子路爲季氏宰之時按

魯定公五年公山不狃以費宰見於傳至十二年奔齊

洙泗考信錄

卷之二

十

而費始無宰然則子羔之舉當在季氏初墮費之後也

景伯之告孔子以道之行廢言之似不僅爲子路發者

蓋孔子爲魯司寇子路爲季氏宰實相表裏子路見疑

卽孔子不用之由然則伯寮之愬當在孔子將去魯之

前也故並次之於此

世家云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

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

有是言也不曰樂以其貴下人乎余按孟子及春秋傳



孔子但爲司寇未嘗爲相公羊傳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孟子云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然則是季孫爲魯相而能行孔子之言耳非孔子爲魯相也春秋之時無以相名官者秉政之卿謂之相某君非官之名不可云攝蓋夾谷之會當使上卿相禮以孔子之知禮也越次而使之如狐偃之讓趙衰者然故或謂之攝相傳聞者不知遂誤以爲相國之相耳至於攝相而有喜色亦非聖人之度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

洙泗考信錄

卷之二

三

與焉正考父之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豈舜禹正考父皆不樂以其貴下人者乎又按定十二年孔子已去魯所云十四年行攝相事者亦非是故今皆不錄說並見後季桓條下

世家云孔子行攝相事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家語云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孔子曰天下有大惡者五

而竊盜不與焉一日心逆而險二日行僻而堅三日言僞而辨四日記醜而博五日順非而飭或作釋此五者又作飾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掀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焚衆其彊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余按論語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周人以粟曰使民戰栗孔子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聖

洙泗考信錄

卷之二

三

人之不貴殺也如是烏有秉政七日而遂殺一大夫者哉三桓之橫滅文仲之不仁不知論語春秋傳言之詳矣賤至於陽虎不細至於微生高猶不遺焉而未嘗一言及於卯使卯果嘗亂政聖人何得無一言及之史官何得不載其一事非但不載其事而已亦並未有其名然則其人之有無蓋不可知縱使果有其人亦必碌碌無聞者耳豈足以當聖人之斧鉞乎春秋之時誅一大夫非易事也况以大夫而誅大夫乎孔子得君不及



子產遠甚子產猶不能誅公孫黑况孔子耶家語又載孔子言云股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管仲誅傅乙子產誅史何按尹諧等五人之誅不見經傳皆不足信管蔡欲危王室亦非卯之比也此蓋申韓之徒言刑名者誣聖人以自飾必非孔子之事且其所謂言辨行堅煥衆成黨云者正與莊韓書中管饒者之語酷相類其爲異端所託無疑而世人皆信之是助異端以自攻也故余不得不辨

洙泗考信錄

卷之二

三

附錄○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入脩篇○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子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論語子路篇

此二條無年可考然皆當在爲魯司寇之時故附次於此

附錄○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論語爲政篇

此亦無年可考然昭公之世僖子卒未幾而孔子去哀公之世孔子歸未久而懿子卒惟爲司寇之時同朝相見爲日最多故附次於此

洙泗考信錄

卷之二

四

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孟子存疑○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論語微子篇按孟子但言不用從而祭不稅冕而行未嘗言歸女樂一事而論語所云三日不朝而孔子行者亦與孟子所稱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及遲遲吾行之語若相悖者且春秋於歸俘歸賄歸禮之事無一不書而女樂之歸獨不書於經亦并不見於傳惟論語微子篇有之而



是篇篇殘簡斷語多不倫吾未敢決其必然姑存之於不稅冕而行之後以俟夫好古之士考焉

世家云與聞國政三月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蓋致地焉犁鉏日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此蓋因論語之

洙泗考信錄

卷之二

美

言而附會為之者其謀與秦穆公間由余之智略同皆似秦漢以後詐偽人之所為不類春秋時事三傳所紀春秋時絕無此等事獨史記數數言之不足信也且考世家所載定公十年犁鉏已有魯用孔子其勢危齊之語既有沮之之方彼時何不用之乃為會於夾谷是年齊歸汶陽之田已致地矣僅三四年何以又謀致地是年會畢之時景公方責犁鉏謂不以君子之道教己以獲罪於魯君今日何以又聽犁鉏之謀乎詳世家之文

先後矛盾首尾背馳乃必無之事蓋皆戰國策士之所偽撰故今皆不取說并見前夾谷條下

附論○孟子曰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孟子曰去魯日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并孟子

史記魯世家孔子去魯在定公十二年孔子世家在十四年余按春秋定公十二年夏墮郈墮費公羊傳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是孟子所謂見行可之仕者即此夏墮郈墮費之時既云三月不違則三月以後魯固不用孔子矣不用而祭祭而行月餘日事耳然則孔子之去魯當在定十二年秋冬之間孔子世家誤也又十二諸侯年表去魯亦在定十二年與魯世家合當從之

洙泗考信錄

卷之二

美

附錄○將墮成公歛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左傳定公十二年史記孔子世家圍成之事在去魯前緣其以去魯為十



四年故也今去魯既在定十二年秋冬之間而春秋書  
圍成乃在是年之十二月則其在去魯之後無疑也且  
不知其弗克而輒圍之圍之弗克而遂置之輕舉妄動  
有始無終皆非聖人所爲不待辨而明者故附錄於去  
魯之後

史記孔子世家攝相去魯皆在定公之十四年孔子年  
五十六其年雖未合要其時不甚久也年譜則云五十  
一歲以司寇攝朝政五十五歲魯國大治齊人致女樂

洙泗考信錄

卷之二

七

云云遂適衛是謂孔子攝政已歷五年矣余按論語孔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公羊傳曰孔子行乎  
季孫三月不違明孔子見用未嘗至於一年也若果攝  
政五年不可謂不久矣孔子何以言無用已者乎其說  
更踈於世家且與孟子所稱見行可者相悖故不取

適衛

按孟子謂孔子不悅於魯衛是去魯後卽適衛也史記  
世家年表皆言自魯適衛與孟子合故次適衛於去魯

之後

於衛主顏雋由

子孟

世家云主於子路妻兄顏淵鄭家按孟子作顏雋由世  
家疑誤其謂子路妻兄云者蓋因彌子爲子路僚婿而  
誤也今不從

附錄。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  
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論語子路篇

此似初至衛時之言故附次於此

洙泗考信錄

卷之二

七

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  
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

孟子

世家云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  
衛人亦致粟六萬按春秋傳秦鍼楚比之屬皆以班爵  
各受應得之祿世家所云頗似戰國養士之風殊欠雅  
馴今不取

附錄。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窻何謂也子曰  
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論語八佾篇



按王孫賈見於論語春秋傳者皆在靈公之世故附次於此

世家云或譖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假一出入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過蒲月餘反乎衛主適伯玉家此後乃有見南子之事余按論語孔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孟子曰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又曰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所謂際可蓋即禮貌盛

洙泗考信錄

卷之二

无

衰之義孔子去衛必不待於靈公之疑烏有恐獲罪而後去者哉且孔子欲適陳則適陳耳匡在衛南過匡可也蒲在衛西過蒲何為卒不適陳月餘而反乎衛又何為乎孫林父將作亂先謁之適伯玉伯玉從近關出時魯襄公十四年也伯玉居下位而名已為其卿所重知此當不下四十歲下至魯定公之末六十有五年伯玉至是當百餘歲矣莊子曰適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莊子之言固不足取信

然使伯玉果有期頤之壽莊子必不僅以五十六十言之而自魯襄公二十九年以後伯玉即不復見於傳又不容晚節竟無一事可述而可述者俱少年事然則孔子適衛之時伯玉之亡固已久矣孔子安得有主伯玉事乎且衛之大夫莫有賢於伯玉者果存耶孔子何以不主伯玉而主讎由既主讎由矣在外月餘而返忽易所主何也將謂與讎由有隙邪孔子必不如是孔子所主之人亦必不至是蓋論語有伯玉使人於孔子之語

洙泗考信錄

卷之二

幸

故史記妄意孔子嘗主伯玉又因其與孟子不合故為去衛復返之說以兩全之而不知其誤也余謂伯玉使人必在昭公之初孔子年少之時其平日或嘗一見或兩相慕俱未可知不必強為之說故今皆不取說並見後畏匡條下

存疑。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論語雍也篇

此章漢孔安國固已疑之孔氏曰舊以南子者衛靈公



夫人淫亂而靈公惑之孔子見之者欲因以說靈公使  
行治道矢誓也子路不說故夫子誓之行道既非婦人  
之事而弟子不說與之咒誓義可疑焉蓋男女之別本  
不應見加以淫亂益非所宜而指天爲誓亦與論語所  
記聖人平日之言不倫孔氏疑之是也何晏集解全采  
此說不復別陳所見則晏亦疑之矣自晉以來乃或曲  
爲之說樂肇訓否爲屈蔡謨訓矢爲陳謂孔子爲子路  
陳天命否屈乃天命所厭見南子者時不獲已也其說

洙泗考信錄

卷之二

辛

巧矣然文義則牽強難通事理則無所發明且孔子在  
衛乃際可之仕禮貌衰則去之亦不至於時不獲已而  
自屈也朱子謂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且據世家  
之文以爲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其說似  
矣然古禮不可考春秋傳中亦殊不見則朱子亦僅出  
於臆度恐不足據也或以南子爲南蒯南蒯固不優  
於南子而其時亦不合所謂知其不可而強爲之辭者  
其說益陋不足辨矣按此章在雍也篇末其後僅兩章

篇中所記雖多醇粹然諸篇之末往往有一二章不相  
類者鄉黨篇末有色舉章先進篇末有侍坐章季氏篇  
末有景公邦君章微子篇末有周公八士章意旨文體  
皆與篇中不倫而語亦或殘缺皆似斷簡後人之所續  
入蓋當其初篇皆別行傳之者各附其所續得於篇末  
且論語記孔子事皆稱子惟此章及侍坐羿昇武城三  
章稱夫子亦其可疑者然則此下三章蓋後人采他書  
之文附之篇末而未暇別其醇疵者其事固未必有不

洙泗考信錄

卷之二

辛

必曲爲之解也說並見前墮費及後佛肸論語條下  
世家見南子後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  
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  
德如好色者也于是醜之去衛過曹適宋桓魋欲殺孔  
子孔子適鄭遂至陳主于司城貞子家居陳三歲去陳  
過蒲遂適衛余按孔子之聖必不爲夫人次乘靈公雖  
無道尚知致敬孔子必不以夫人之次乘辱之君子見  
幾而作禮貌衰則去之爲夫人次乘不僅衰而已孔子



豈待如此然後去乎此事之必無者且孔子既去衛而適陳矣居陳三歲無故而復適衛何邪豈困於陳而遂忘前此之辱邪與其復來則何如前日之不去之為愈邪使靈公又辱孔子孔子當何以處之推其前後尤不近於情理故今皆不錄而桓魋之難貞子之主悉載之問陳之後詳見後際可條下

世家云孔子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公良儒鬪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

洙泗考信錄

卷之二

五

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靈公聞孔子來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其男子云云靈公曰善然不伐蒲余按春秋經傳無公叔氏以蒲畔之事定十四年經云衛公叔戌來奔傳云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來奔而世家以去衛為定公卒之歲又居陳三歲而後過蒲則公叔之亡也久矣蒲既畔衛孔子何難紆道避之乃輕入險地以自取禍况蒲在衛西陳在衛南自陳來不由蒲也孔子過蒲何為焉要盟神固不聽

然既許之甫出而即背之亦豈聖人之所為邪蒲衛之屬邑耳靈公好戰屢伐晉而獨不敢伐一蒲孔子不對靈公之問陳而於靈公之不伐蒲獨力勸其伐不亦先後矛盾矣乎此乃戰國人之所為撰必非孔子之事今不取

論語陽貨篇云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此事世家載之自蒲適衛之後余按佛肸以中牟畔是亂臣賊子也孔子方將作春秋以治之肯往而助之乎肸與公山不狃皆家臣也孔子魯大夫也孔子往將臣二人乎抑臣於二人乎臣二人則其勢不能臣於二人則其義不可孔子將何居焉夫堅者誠不患於磨然未有恃其堅而故磨之者也白者誠不患於涅然未有恃其白而故涅之者也聖人誠非小人之所能汚然未

洙泗考信錄

卷之二

五

然既許之甫出而即背之亦豈聖人之所為邪蒲衛之屬邑耳靈公好戰屢伐晉而獨不敢伐一蒲孔子不對靈公之問陳而於靈公之不伐蒲獨力勸其伐不亦先後矛盾矣乎此乃戰國人之所為撰必非孔子之事今不取



有恃其不能汚而故入於小人之中者也若孔子之堅  
白非佛胼之所能磨涅則彌子瘠環癭疽亦豈獨能磨  
涅孔子者而孔子乃不肯主其家孟子乃以爲無義無  
命乎故不磷不緇之說爲見陽貨解則可爲往赴不狃  
佛胼之召解則斷不可昔有人蓄玉環古劍各一有崑  
崙奴能沒水取物皆愛之謂之三寶每涉江湖必投環  
劍水中使奴取之以爲笑樂嘗過洞庭投之奴沒而出  
泣曰環劍已墮龍項下不可取矣固強之并并奴溺

洙泗考信錄

卷之二

美

焉故凡恃其所能而欲嘗試之者未有不爲驪龍之所  
攫者也且孔子往將何爲耶不助之耶固無所用於往  
往亦將不相容助之耶則已磷且緇矣尚得自謂堅白  
乎哉又按佛胼之畔乃趙襄子時事韓詩外傳云趙簡  
子薨未葬而中牟畔之莖五日襄子與師而次之新序  
云趙之中牟畔趙襄子率師伐之遂滅知氏并代爲天  
下隱列女傳亦以爲襄子襄子立於魯哀公之二十年  
孔子卒已五年佛胼安得有召孔子事乎左傳定十三

年晉荀寅士吉射奔朝歌哀三年趙鞅圍朝歌荀寅奔

邯鄲四年圍邯鄲邯鄲降齊國夏納荀寅於栢人五年

春圍栢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夏趙鞅圍中牟然則此四

邑者皆荀寅趙稷等之邑故趙鞅以漸圍而取之當魯

定公十四五年孔子在衛之時中牟方爲范中行氏之

地佛胼又安得據之以畔趙氏乎此蓋戰國橫議之士

欲誣聖人以便其私但聞不狃嘗畔魯則附會之以爲

孔子欲往而不知其年之不符也但聞佛胼嘗畔晉則

洙泗考信錄

卷之二

美

又附會之以爲孔子欲往而不知其世之尤不符也彼  
橫議者固不足怪獨怪後世之僞肩相望踵相接而但  
高談性命細摘章句竟無一人降心究考肯爲我先師  
孔子辨其誣者良可嘆也惟漢王充論衡獨以往應佛  
胼公山之召爲非是然知其非而不辨其誣反議聖人  
之有遺行則其謬更甚焉且使二人之召子果欲往何  
以皆卒不往既不往矣猶委曲而誣之曰欲往聖賢處  
世將何以自免於人言耶既明知其不往矣猶不敢公



洙泗考信錄

卷之二

美

然代自其無欲往之心儒者之於聖人抑何薄耶又凡夫子云者稱甲於乙之詞也春秋傳皆然未有稱甲於甲而曰夫子者至孟子時始稱甲於甲而亦曰夫子孔子時無是稱也故子禽子貢相與稱孔子曰夫子顏淵子貢自稱孔子亦曰夫子蓋亦與他人言之也稱於孔子之前則曰子如不言曰願聞子之志曰子將奚先不曰夫子也稱於孔子之前而亦曰夫子者惟侍坐武城兩章及此章而已蓋皆戰國時人之所偽撰非門弟子所記吾不知後世讀論語者何以皆不之察也故今與不佞之召皆削之不書且為之辨餘見前墮費條下附錄○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論語憲問篇

世家載此事於靈公之世佛肸既召之後今按經無明文可考則未知其為靈公之世與孝公之世與但孝公非用孔子之人孔子亦未必有佐孝公之心似於靈公

洙泗考信錄

卷之二

美

之世為宜始從世家附之於此世家於擊磬之後載學琴於師襄一事今按論語大師擊章有擊磬襄先儒皆以為魯人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又曰師摯之始闕雅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子語魯大師樂日樂其可知也則以摯等八人為魯人者近是孔子不當學之於衛也聖人固無常師然學琴當在少年時在齊聞韶聖人之於樂已深矣及是又二十年而襄乃擊之屬孔子反魯之後摯方在官則襄於孔子似為後起襄之琴恐不足為孔子師也此其事之有無蓋不可知且其所云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之語皆不雅馴與論語所記孔子之言大不類蓋皆後人所託今不敢載

世家於學琴之後又云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某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棹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吾國之賢大夫也云云乃



還而反乎衛此後乃有問陳之事余按春秋經傳定八年趙鞅使涉佗盟衛侯拔其手及脫十三年入於晉陽以叛哀三年殺周襄宏弱王室侮諸侯而叛其君春秋之大夫罪未有大於鞅者也其他黨奸釀亂之事史不絕書不知孔子何取於鞅而欲見之至實鳴犢舜華之死抑末矣鞅之善惡亦不在於此二人之死生也何爲臨河而遽返邪晉大夫之見於傳者多矣微但大夫也卽趙氏之家臣董安于尹鐸郵無恤之倫皆得以其才

洙泗考信錄

卷之二

五

見于傳兩人果賢大夫傳記何爲悉遣之乎且鞅衛之仇讐也孔子雖未受職于衛然曰際可之仕則亦有賓主之義焉無故去之而往見其讐于義似亦有未安者往而不遂復返乎衛不知何以對靈公靈公亦安能待之如舊邪佛胥趙氏之叛臣也趙氏衛之仇國也或召而欲往或不召而自往忽而衛忽而中牟忽而晉忽而復反乎衛其仇與叛皆不計焉亦何異於朝秦暮楚者乎此必戰國時人之所僞托非孔子之事故今亦不錄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論語衛靈篇

此事與春秋傳答孔文子語大相類而彼尤詳備蓋本一事而傳聞異辭或以爲靈公或以爲文子耳但此乃論語之文而彼僅見于左傳又無他書可以證其孰誤未敢據彼而廢此故兩存之說並見後孔文條下

備覽。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

遂行

孔子世家

洙泗考信錄

卷之二

卑

此文與孟子際可之義合疑衛靈禮貌漸衰故孔子見幾而作亦不專因於問陳也孟子曰孔子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聖人去衛之故固有人不能盡知者故附次于此

附論。孟子曰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

孟子

世家孔子於靈公時凡四去衛而再適陳其二皆未出境而反其初適陳也以定公卒之歲乃定公十五年適宋遭桓司馬之難至陳主於司城貞子蓋本之於孟子



其再適陳也以靈公卒之春乃魯哀公二年而誤以為三年因靈公問陳而遂行蓋本之於論語余按論語孟子所記乃一時事論語記其去衛之故而孟子敘其道  
路所經與在陳所主非再去也世家誤分為二遂謂孔子至陳三歲而反乎衛由衛而再適陳以實之不思定公卒之歲距靈公之卒僅二年而孔子居陳三歲并曹宋鄭蒲之滯及在衛臨河之日計之當不下四五年如此則靈公之卒固已久矣尚安得問陳事乎其謬一也

洙泗考信錄

卷之二

聖

論語云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孟子云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此兩章亦一時之語而所傳異詞世家亦分以為二遂謂孔子凡兩發嘆一屬之初至陳一屬之再至陳夫既思狂簡而反衛矣而又至陳奚為者至陳而又思歸以裁狂簡何其行止之無常乎其謬二也過匡之役以恐獲罪而去未出境也無故而反臨河之役無故而去亦未出境也聞寶鳴犢舜華之

死不得已而復反孔子之去就若是之苟然而已乎孟子曰古之君子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去果是也則不當不召而自反如可反也則毋寧始之不去之為愈乎而何為乎僕僕於道途而不憚其煩也其謬三也且世家以定十四年適衛而年表已於是年至陳世家以定十五年遭宋桓魋之難而年表乃在哀之三  
年世家以哀六年再反衛而年表乃在十年世家自陳

洙泗考信錄

卷之二

聖

反衛自衛復至陳之事年表皆無之即其所自為說已自改之而學者反皆遵之謂孔子三至衛而三至陳甚不可解也今取孟子過宋之文論語問陳之事合而為一在陳之嘆論語孟子所記亦取而合之則事理曉然明白孔子并無由衛而再適陳由陳而再返衛之事矣至其去衛之年雖無可考然衛靈以哀二年夏卒則孔子之去非定之末即哀之初世家所謂魯定公卒之歲去衛者近是由此過宋至陳而主貞子正與孟子合但



無自陳反衛而再適陳之事耳餘已詳前數條

年譜誤以孔子自衛適陳之後復有反衛而再至陳之事與世家同而其文尤煩碎曹宋皆再至焉其至衛去衛之年亦與世家迥異有先於世家一年者有後於世家二三年者觀其所以改易之故殊不可曉既無所本考之時勢亦俱不合蓋年譜之作實本於世家而故稍竄易之以混其迹使若別有所據者然較之世家尤不足信

洙泗考信錄

卷之二

聖

洙泗考信錄卷之三

大名隄述東壁謹考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過宋

按孟子於衛章是孔子去魯去衛之後過宋而後至陳也世家亦記過宋於去衛之後如陳之前蓋本之此今從之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

按孟子云過宋則是孔子未嘗立於宋之朝也其上文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三

十一

云不悅於魯衛其下文云主司城貞子則是孔子由衛至陳經宋之境亦未必至於宋之國也曰將要而殺之曰微服而過宋則是雖知孔子將過宋境使人要之於路微服而行則人不知其為孔子故獲免也其如予何之言當在此時事理甚明無可疑者世家乃云與弟子習禮大樹下雖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云云若果孔子尚在樹下雖拔其樹孔子何以能免至此乃去不亦晚乎兵刃交集猶曰



其如予何不迂乎故今不載

存疑。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論語述而篇

按子罕篇畏匡章其詞婉此章之詞誇蓋聖人言之聖人原未嘗自書之弟子以口相傳其意不失而詞氣之間不能不小有增減移易以失其真者學者不可以詞害志也故列之於存疑

家語賢君篇有孔子見宋君相問答之事稱宋公為主君余按此文本出說苑以為梁君春秋時未有梁也故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三

二

家語改之為宋而不知其所言皆戰國策士之餘申商名法之論孔子固無此等言也不能辨其誣而反改其文以惑世撰家語者其罪大矣孟子云孔子微服而過宋則是孔子未嘗立於宋之朝也烏得與其君相問答也哉主君之稱自韓魏趙分晉之後始有之以其故大夫也故主之孔子時尚無是稱亦不得以之稱宋公也且其文本韻語家語少竄易之中遂有不叶者所增數語又獨淺陋與前後文不類然則是家語錄說苑而非

說苑之錄家語也彰彰明矣然而世儒猶信家語何耶

附錄。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

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

如予何論語子罕篇。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

曰子在回何敢死論語先進篇

世家云或譖孔子於衛靈公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三

三

虎拘焉五日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遂過蒲月餘而反乎衛又月餘然後去衛過宋而至於陳余按孔子在魯為司寇居衛見禮於其君其去也道路之人當悉知之不得因刻一言而遂誤以為虎况拘之五日亦當出一言以相詰乃至竟不知其非陽虎豈人情耶匡人欲殺孔子斯殺之矣如不欲殺斯釋之矣拘之五日欲奚為者而甯武子之卒至是已百餘年甯氏之亡亦數十年從者將欲為誰臣乎此其為說至陋皆必



無之事而世咸信之雖朱子亦采之其亦異矣家語云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奮戟將與戰孔子止之曰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余按此言本之莊子外篇莊子本不足信而家語之采之也又并失莊子之意莊子云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絃歌不輟是歌自歌圍自圍也歌不因於圍也如家語之言則是孔子欲以歌退敵矣莊子云無幾何將甲者進謂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三

四

非也請辭而退是歌自歌解自解也解又不因於歌也如家語之言則是匡人真以歌退師矣而豈有是理哉後世之臣有欲臨河讀孝經以退敵者未必非此言之誤之也外篇不知何人所撰要其中皆寓言不過欲明安命無爲之意姑借孔子畏匡一事而附會之以自伸其說耳家語以爲實然誤矣且匡人果拘孔子五日而免之則顏淵當同拘而同免矣匡人果圍孔子曲三終而解去則顏淵當同圍而同解矣何以論語云顏淵後

乎此必孔子聞匡人之將殺已而有戒心或改道而行或易服而去倉卒避難故與顏淵相失故不曰拘於匡圍於匡而曰畏於匡不然已爲所拘所圍矣生死係於其手而猶曰其如予何聖人之言不近迂乎然則此事當與微服過宋之事相類不得如世家家語之說也孔子既欲適陳則適陳耳必不中道而返又居衛月餘而後始適陳也靈公既不召孔子孔子無故去而復返不但爲其所輕吾恐其疑將加甚焉然則孔子果以適陳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三

五

之故過匡當在後日去衛過宋之時不得云自匡返衛而後去也故附次於過宋之後而凡世家家語之文概不載焉又按定公六年傳云伐鄭取匡往不假道於衛是匡在鄭東也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是匡在衛南也魯雖取匡勢不能有杜氏疑爲歸之於晉莊子荀子皆以匡爲宋邑鄭東衛南則去宋爲近去晉爲遠晉之滅偃陽也以予宋公取匡之時宋方事晉匡歸於宋理或然



也此事既與過宋之事相類又與其時相同若匡又宋地則似畏匡過宋實本一事者吾惡知非懸聞孔子適陳將出於匡故使匡人要之而後人誤分之為二事也子罕篇云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述而篇亦云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二章語意正同亦似一時一事之言而記者各記所聞是以其詞小異未必孔子生平每遇患難即為是言也然則畏匡之與過宋絕似一事恐不得分以為二也然於經傳皆無明文故今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三

六

不敢遽合為一姑兩存之以俟夫博古之士正之說并見前不悅條下  
世家於孔子過宋之後云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東門有人其顛似堯其項似臯陶其肩類子產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云云余按鄭在宋西陳在宋南自宋適陳必不由鄭且子產鄭相其卒不久鄭人或猶有及見者堯禹臯陶千七百餘年矣鄭人何由知其形體之詳而分寸乃歷歷不

夷矣乎至比聖人於狗造此言者信此說者皆聖門之罪人也此乃齊東野人之語故今皆削之而并為之辨厄於陳蔡之間

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孟子

世家孔子至陳之時陳侯為湣公越而孟子作陳侯周史記多誤當從孟子名周為是

國語云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具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寶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三

七

爵之既徹俎而晏客出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為大仲尼曰某聞之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云云余按定公十二年孔子已去魯適衛而吳棲越於會稽乃在哀之元年孔子時方在陳吳使安能發幣於孔子孔子又安能爵吳使於魯廷哉孔子不語神怪論語言之矣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况吳使原未明問此事但泛言及骨而孔子遽遠徵神怪以誇之豈聖人之所為乎堯典曰流共



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  
四凶之罪大矣然不過流放今防風氏但後至耳遽殺  
而戮之禹亦殘忍矣哉且防風氏人耶神耶人也則與  
致羣神之言不相象神也又安得有骨乎世家此事載  
之定公五年而哀元年孔子在陳又云吳敗越王勾踐  
會稽夫會稽之役既在哀元年則定五年又何得預載  
之然此本無之事其年月亦不足深辨說並見前或謂  
條下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三

九

國語又云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楷矢貫  
之石矧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  
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云云余按  
肅慎氏之去陳也遠矣隼爲石矧所貫安能飛數千里  
至於陳廷而後死哉且怪者孔子之所不語而國語所  
載孔子之事凡四而三語怪焉一似孔子生平專以語  
怪爲事而他特其餘者則何以論語二十篇中從未載  
其一事左傳之艷而誣亦從未有一事之似此者此蓋

稱聖人者欲見其博而不知其適以誣聖人小聖人也  
故今皆不取又按春秋定公四年遷陳惠公孔子至陳  
之時據史記當爲陳湣公而云惠公亦謬

孔叢子云陳惠公大城因起凌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  
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夫子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  
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之爲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能  
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而退還赦所執吏余按談言微  
中固足解紛然特滑稽之雄淳于髡東方朔輩之所爲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三

九

不但孔子不屑爲此春秋時尚未有此等語也蓋滑稽  
者所託故不錄陳惠公之誤說已見前條下

存疑○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孔子在陳

聞火曰其桓僖乎

左傳哀  
公三年

按論語孔子之言皆平實切於日用而無億中之事左  
傳所載列國大夫多億中能預決人之成敗生死竊疑  
其皆出於事後附會之言而不足爲據夫聖人固有先  
見之明然觀入廟而每事問謙慎小心蓋知而常自處



於不知者未必如是之輕而易也故余不敢盡信姑存之於此

世家云季桓子病謂康子曰必召仲尼康子立將召之公之魚沮之云云曰必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云云子貢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此後乃有適蔡之事余按論語為衛君章冉有子貢問答之詞皆似在衛之時有所諱而不敢深言者若冉有果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三

十

從孔子反衛則必無自陳歸魯之事矣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記者因記弟子姓名凡十人而冉有與焉記云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歷觀所云皆似冉有始終相從於陳蔡間者然則冉有歸魯當在反衛之後不當在桓子甫卒之時也冉有為季氏臣不可為之大用冉有子貢均弟子也冉有果用必請歸孔子不必待子貢之誠子貢之穎悟亦不必待孔子示之以意而後知也此皆後人猜度之辭不足信而孔

子思歸之嘆亦當在將反衛之際不當在未適蔡之前故今皆不取說並見後歸與條下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論語子路篇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日其為人也發

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論語述而篇

世家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於蔡明年孔子自

蔡如葉葉公問政云云余按左傳哀公二年蔡遷於州

來四年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十六年楚白公作亂葉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三

十一

公自蔡入楚攻白公白公死葉公兼攝令尹司馬國寧乃老於葉則是孔子在陳之時葉公在蔡不在葉也蔡既遷於州來去陳益遠來往當由楚境孔子未必遠涉其地而論語孟子春秋傳中亦俱無孔子與蔡之君大夫相與周旋問答之事則是孔子所謂從我於陳蔡者乃負函之蔡非州來之蔡也葉公本楚卿貳與聞國政不當居外以新得蔡地故使鎮之而孔子適在陳蔡之間因得相與周旋及其請老乃歸於葉史記但見論語



孟子中有孔子在蔡之文遂誤以為州來之蔡又因葉公有問政問孔子於子路之事遂別出自蔡如葉之文以合之而不知其誤分一事為兩事也故今考而正之列葉公之問於在蔡之時而無孔子如州來及葉之事存疑○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論語微子篇存疑○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

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某曰是魯孔某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某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耨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某不與易也同上存疑○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

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同上

世家載沮溺丈人之事於自葉反蔡之時而載接輿事於在楚余按此三章其文皆似莊子與論語他篇之言不倫以晨門荷蕢兩章較之可見而此篇雜記古人言

行亦不似出於孔氏門人之手者後兩章末雖載孔子子路之言然於聖人憂世之深心無所發明而分行義與行道為二於理亦似未安莘野南陽豈得概謂之亂倫乎恐係後人之所偽託姑存之以俟有識者決之又按微子以下四章皆以時代先後為序則此三章之次亦恐不如世家所列故今仍以論語之文次之然其事之有無蓋不可知亦無庸深考也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



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論語衛靈篇

此事無年可考世家置之遷蔡之後朱子據論語文以為當在去衛如陳之時按孔子言從我於陳蔡孟子亦言君子厄於陳蔡之間則是孔子往來於陳蔡間原無定居而其厄亦非一日之事也蔡在陳南自蔡反衛亦必由陳始達則是孔子至蔡之後蓋常復歸於陳而後反衛也且孟子以孔子之厄為無上下之交而過宋之役主司城貞子不得謂之無交然則論語或統言之未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三

西

必其事適在於問陳之後也故次之於葉公問答之後世家云孔子遷於蔡之歲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孔子講誦弦歌不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此說世多信之余竊疑焉論語曰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

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但言其君大夫不見禮以至於貧乏耳初未嘗云有兵以圍之也匡人之難兩見於論語宋桓司馬之難一見於論語而詳載於孟子而皆不言陳蔡之圍若如世家所記兩國合兵圍之其事大於桓魋匡人之難多矣而論語孟子反皆不言但謂之絕糧但謂之無交豈理也哉楚大國也陳蔡之畏楚久矣况是時吳師在陳城下陳且夕不自保何暇出師以圍布衣之士陳方引領以待楚救而乃圍其所聘之人以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三

五

櫻楚怒欲何為者哀之元年楚子圍蔡蔡人男女以辨蔡於是乎請遷於吳二年遷於州來其畏楚也如此幸其不伐足矣安敢自生兵端由是言之謂陳蔡之大夫圍孔子者妄也蔡方事吳陳方事楚楚圍蔡而陳從之陳圍蔡而吳伐之陳之與蔡仇讐也且蔡遷於州來去陳遠矣孔子時既在蔡蔡人欲圍孔子斯圍之耳不必遠謀之陳比陳知孔子之往則孔子已至楚矣由是言之謂陳蔡之大夫相與謀圍孔子者妄也陳蔡合兵而



來當不下萬餘人孔子之從者不過數十人圍而殺之如反掌耳圍之七日至於絕糧而不肯殺又不肯繫之以歸國老師費財意欲何爲設使楚竟不救將坐俟其餓死而後去乎其爲謀亦拙矣由是言之謂陳蔡之大夫相與謀圍孔子使之絕糧待楚救至而後免者妄也此皆時勢之所必無人情之所斷不然者而世儒多信之其亦異矣孟子曰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獨其於陳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三

其

蔡也則曰無上下之交蓋古之適他國者其君大夫必饋之餼而陳蔡皆無之以此致厄如晉重耳之不禮於鄭衛乞食於五鹿者然烏有所謂發徒役以圍孔子於野者哉春秋傳云陳不救火君子是以知其先亡國語亦言陳之道路不修實旅無所依故單子知其必亡蓋陳之國事日非其君大夫皆不恤實旅孔子亦不樂立於其朝而蔡乃楚境楚人亦務富國強兵非能尊賢養士之國雖有貞子葉公之輩度亦暫與相依而未必遂

久與相處是以往來兩地未有定居其窘餓窮乏蓋亦非一日之事矣故曰厄於陳蔡之間言其非一時非一地也其反衛也曰公養之仕言其僅能免於昔日之絕糧也後之人但聞有絕糧之事而不知其故遂疑二國大夫之相厄者因附會而爲之說而不知其舛也故今皆不載蔡乃楚境之說詳見前葉公條下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三

七

又按陳蔡之圍經傳未有言者獨莊子書數數言之後人相傳之言蓋本於此不知莊子特譏孔子之好言禮義以自困其身因有厄於陳蔡一事遂附會之以自暢其毀禮滅義之宗旨耳其言既皆寓言則其事亦安得遂以爲實事也世家家語之文采之莊列者半當其在莊列也猶見有一二人以爲異端而不信者及其在世家家語也則雖名儒亦信之矣嗚乎陽關其名而陰襲其說而不之覺者蓋不乏人矣豈獨姚江之徒乃爲陽儒而陰釋哉故凡不見於經傳者余概不敢妄錄又按孔氏註論語絕糧章云吳伐陳陳亂故孟食說與



世家不同趙氏註孟子厄於陳蔡章亦不用世家說是  
司馬遷雖載之史記而漢人固不以爲然也朱子論語  
序說云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昭王來聘孔子陳蔡大  
夫安敢闕之是朱子固亦嘗闕之矣自明季講家矜言  
博覽且爲科場逢世之計乃不辨黑白而采之遂相沿  
至今以爲固然余故表而出之以見其非先儒之說

世家孔子以固窮告子路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  
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孔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三 大

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  
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  
未知耶告子貢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  
盍少貶焉告顏回顏回曰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  
孔子欣然而笑曰使爾多財吾爲爾宰余按子路愠見  
而曰君子亦有窮乎雖不能無怨天尤人之意而未嘗  
有信道不篤之心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  
恥者其由也與又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

與子路聞之喜其自信果決如是烏有以未仁未知疑  
孔子者哉子貢曰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  
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又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  
得之孟子曰子貢智足以知聖人若欲孔子自貶其道  
識趣之卑陋甚矣何以爲子貢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  
善射彘邊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  
不答顏淵之言固當然遠欣然而笑欲爲之宰母乃近  
於好諛矣乎余觀論語所載諸弟子未有不尊信聖人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三

大

者而孔子常有謙遜不敢自是之心如世家之言則是  
諸弟子自願淵外皆不足以知孔子而孔子不得不瑣  
瑣然自明其過之不在已也何其與論語相反乃爾耶  
此必無之事不待詳辨者至於論語多識一貫之文與  
絕糧固窮之義毫不相蒙自當別爲一章今朱子集註  
分之是也世家連而及之亦非是此事又見於韓詩外  
傳及說苑而文復與世家互異但有與子路問答語而  
不及於顏淵子貢然其文尤繁碎決係秦漢文字不足



縷辨其謬最顯而易見者孔子以魯哀公六年自陳反衛至十三年吳夫差始賜伍員屬饜以死而外傳說苑述孔子之言並有子胥抉目於吳東門之語孔子以魯哀公十六年卒至二十二年越始滅吳已後越始通於諸夏而說苑述孔子之言復有句踐霸心生於會稽之語未來之事孔子何由預知之而預告之乎蓋此三書之文皆本論語儘見一事而好事者敷衍其詞遂致失真正如今世間老所傳之三國殘唐東西漢晉演義取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三

三

史事而易之以俗語加之以枝葉以悅世人之耳目彼固不問其義理時勢之合與否也三子者不察而誤采之耳至家語在厄篇則又兼採三書而合之者是以其文亂雜無章且於句踐子胥二語亦存之而不刪正與阮逸所作偽文中子元經以隋人而避唐廟諱者同其爲僞撰不待辨而明者不知後之儒者何以不之覺而信爲實也故今一概不載

世家云楚昭王與師迎孔子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

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某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某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昭王卒於城父孔子自楚反乎衛余按孔子得百里之地而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三

三

君之可以有天下孟子推之則然其門人或知之者外人不能也彼子西者烏足以知之季康子問由求賜可使從政也與當是時三子已有所建白矣猶不敢信如此况於陳蔡之時子貢尚未出使於諸侯顏淵宰予皆無所表見子路亦未嘗爲將帥彼子西者烏足以知之子西之人本不足稱然未嘗有嫉賢妬能之事自公之復言子西用之矣若知之而忌之雖子西亦不至如是之不肯也而是時昭王方在城父以拒吳師竟卒於



軍亦非議封孔子時也且書傳皆無見楚昭王之事楚世家及年表亦皆無之則此必後人之所附會無疑也至所稱書社地七百里者語亦誤楚即欲封孔子安能如是之大蓋古之祿邑多以社計故春秋傳云自莒疆以西請致于社荀子云與之書社三百舊說蓋言楚欲以書社七百為孔子祿邑史記誤以書社為地名因加里於七百之文下耳曰然則戴記有之荆之文何也曰蔡楚境也之蔡即之楚也吾惡知其謂之荆者非之蔡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三

三

乎既相傳有至楚之事故疑以為昭王之聘之也既聘矣而卒於不川故又疑以為子西之沮之也吾惡知其非因臆度之故遂附會而為之說乎故今皆不載

子在陳口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論語公冶長篇

世家載此語於哀公三年明年孔子如蔡又明年如葉反乎蔡居蔡三歲如楚楚昭王卒然後孔子反乎衛夫孔子既思歸矣乃反南轅而適蔡適楚又四五年而始

反衛何為耶然則此嘆當在反衛之前一二年中故次之於絕糧之後

附錄。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

子夏論語先進篇

附論。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孟子

史記孔子世家以定十五年過宋至陳哀四年遷於蔡六年反衛而遷蔡之前復有反衛而再至陳之事年表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三

三

則以定十四年至陳哀三年過宋十年自陳反衛其年皆與孔子世家不合而亦無再往來之文陳衛宋世家略與年表同而多闕漏惟蔡世家以昭二十六年至蔡當魯哀之二年則年表所無也余按孔子以定十二年去魯衛靈公以哀二年卒則以為定十五年去衛至陳者近是既於是年或十四年至陳則不應復於哀之三年過宋論語述而篇云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是二子皆嘗從孔子反衛也哀七年傳云



吳人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是子貢於反衛後先歸魯也若孔子於十年始反衛則子貢不得於七年已在魯故以爲哀六年反衛者近是此皆當從孔子世家年表不足據也孔子曰從我於陳蔡者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皆連舉之而無所分孟子謂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亦不言陳蔡大抵陳蔡不能尊賢禮士不可依以久處是以孔子往來其間初無定居其年月固有不能縷分者也唯孔子世家所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三

五

謂反衛而再至陳者似無其事當從年表說已見前適衛篇中

年譜誤以孔子自陳反衛之後復有如陳而再反衛之事與世家同其至陳去陳之年亦與世家頗異最可異者六十三歲自衛如陳自陳如蔡自蔡如葉旣而反蔡楚昭王使人來聘陳蔡圍之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孔子自楚反平衛取世家五年之事悉置之一年之中是年凡七至人國行萬有餘里往來如傳舍然較之

世家尤爲疎脫

反衛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論語述而篇

此章所稱衛君先儒皆以爲出公輒玩其詞意良然按春秋傳哀公七年公會吳於郟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十一年冉求爲季氏宰及齊師戰於郊則是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三

五

孔子至衛之後二子自衛先歸魯也或者二子知夫子之不爲而遂去耶然則此章問答當在孔子反衛之初哀公六七年間故次之於此

附錄。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



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論語子路篇

世家以此章及魯衛之政章皆為衛君輒之時余按衛自靈公失道政衰已久兄弟之歎不可必其為輒而魯衛連及又似初從魯來焉者其說未可據唯此章正名之論似為輒發世家之說近是先儒亦多從之然無明文可考故附次於此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三

美

而出弟子惡夫涕之無從也余按孔子之用財如子華之使齊原思之為宰顏路之請車或與或不與皆因乎人與己之本量所當然天理人情之不可移易者未有但徇一時之意偶然行之者也若本不應如是但因過於一哀惡涕之無從之故而脫驂贖之則是可以偶然與之亦可以偶然不與聖人之用財恐不如是之苟也戴記之文本多附會此或別有其故而傳者失其真或本無此事均未可知故今不錄

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聞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左傳哀公十一年

按此文胡篋四句與論語問陳章俎豆數語相類其事亦相類未必兩事適相符如此而又皆適在衛蓋本一事而傳聞者異也以理度之問陳之失小問攻太叔之失大彼可勿行而此則當去彼可因所問而導之以禮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三

毛

如以臨事好謀戒子路者然此則但當以不對拒之竊疑此文為得其實故兩存之以俟夫有識者刪其一焉說並見前衛靈公條下

附論○孟子曰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孟

史記衛無孝公而孔子反衛在出公輒之時故朱子以孝公為輒余按春秋經傳哀二年衛靈公卒衛人立輒十六年正月衛侯輒來奔傳在十五年冬至四月孔子卒公養之為輒無可疑者輒亡在外故稱出公出非諡也輒之



諡蓋史逸之矣衛人既以蒯賸得罪於靈公而輒之拒之為是則諡之為孝亦無足怪者故從朱子之說

孔子之於衛孝公其詳不可考余按春秋昭七年傳孔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哀十五年傳大子與五人介殖孔懼於厠強盟之孔懼立莊公則是靈孝之世孔氏實執國政孔子之在衛文子實留之故有擇木之喻若文子非執衛柄不過衛諸大夫孔子不答所問足矣不必因此而遂去也文子敏而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三

美

好學不恥下問則其為人必好賢禮士者是以孔子為之留連而不遽去非苟然而已也又按傳記所載從無孔子與衛孝公問答之語則是孝公年少尚未知與孔子相周旋但文子言於君而致饗餼於孔子耳是以孟子子謂之公養之仕明非立其朝而食其祿也余恐世之儒者疑孔子之欲輔孝公以行道不然則疑孔子之苟利其養而不肯去故推其前後而為之解

歸魯上

世家云冉有為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云云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余按所載冉有之言淺陋不足以稱聖人必後人所偽托無疑故今不取而春秋傳言師及齊師戰於郎世家云郎亦誤

家語云孔子自衛反魯息駕於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圍流九十里魚鼈不能道鼃鼃不能居有一丈夫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三

美

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丈夫不以措意遂度而出孔子問焉云云余按此言本之莊子外篇其原文云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鼃鼃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之所以蹈之也然則外篇之意但欲明夫自然之道無為之旨故設為丈夫孔子問答之言以暢其說耳非實事也家語以為實然愚矣



莊周書中蛇蛇河海光景無有皆有問答之語亦將謂  
光景無有皆能為人言乎且其所改外篇之文尤無倫  
理呂梁之水懸三十仞可也自衛以下河流平地安得  
三十仞而懸之孔子觀於呂梁可也自衛反魯去河絕  
遠安得河梁而息駕焉丈夫游之而復出孔子問焉可  
也若丈夫既度河則與孔子各在河之一涯又安能隔  
大河而與之語乎嗚乎莊子之言之必無者家語皆以  
為誠有也莊子之言之容或有之者家語則又改之使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三

三

之必無此何為耶又按列子黃帝說符兩篇亦載此事  
一與莊子文同一與家語文同蓋列子亦後人之所偽  
撰故柳子厚謂其書多增竄高氏亦謂後人會粹而成  
之者是以一事而兩采之較之家語尤不可信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于仲尼仲尼曰某不識也三發卒  
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  
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歛從其  
薄如是則以邱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

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  
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左傳哀公十二年

國語亦載此事而文頗與此異蓋國語皆後人所推行  
非常日之言是以其文常繁於內傳而多與諸經不合  
不如內傳為近其實故棄彼而存此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  
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論語先進篇

冉求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三

三

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孟子

按論語孟子所稱乃一事而其文小異者既云賦粟倍  
他日則所謂聚斂者即左傳用田賦之事可知也以其  
互有詳略故並次之於此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論語子罕篇

正樂與用田賦未知孰為先後然孔子之歸在孔文子  
訪攻太叔之後太叔之出在十一月莖滕隱公之後則  
是孔子歲暮始歸魯也田賦之用在明年正月其間當

第...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14 版又句



無幾時故次此文於用田賦之後

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

如也釋如也以成論語八  
俗篇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論語素  
伯篇

按語樂即正樂之事盈耳即得所之驗故並次之於此

附錄。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論語述  
而篇

此孔子平日事不僅歸魯以後為然以其與正樂之事

同類故附次於此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三

三

世家云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

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三百五

篇康成之徒多非其說孔氏穎達云書傳所引之詩見

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遷言未

可信也而宋歐陽氏修云以詩譜推之有更十君而取

一篇者有二十餘君而取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三千

邵氏雍亦云諸侯千有餘國風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

雅取其六則又皆以遷言為然余按國風自二南幽以

外多衰世之育小雅大半作於宣幽之世夷王以前寥

寥無幾如果每君皆有詩孔子不應盡刪其盛而獨存

其衰且武丁以前之頌豈遠不如周而六百年之風雅

豈無一二可取孔子何為而盡刪之乎子曰誦詩三百

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子

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玩其詞意乃當孔子

之時已止此數非自孔子刪之而後為三百也春秋傳

云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所歌之風無在今十五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三

三

國外者是十五國之外本無風可采不則有之而魯逸

之非孔子刪之也且孔子所刪者何詩也哉鄭衛之風

淫靡之作孔子未嘗刪也絲麻菅蒯之句不遜於縞衣

茹蘆之章即棣華室遠之言亦何異於東門不即之意

此何為而存之彼何為而刪之哉况以論孟左傳戴記

諸書考之所引之詩逸者不及十一則是穎達之言左

券甚明而宋儒顧非之甚可怪也由此論之孔子原無

刪詩之事古者風尚簡質作者本不多而又以竹寫之



其傳不廣是以存者少而逸者多國語云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為首鄭司農云自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是正考父以前頌之逸者已多至孔子又二百餘年而又逸其七故世愈近則詩愈多世愈遠則詩愈少孔子所得止有此數或此外雖有而缺略不全則遂取是而釐正次第之以教門人非刪之也尚書百篇伏生僅傳二十八篇逸者七十餘篇孔安國得多十餘篇逸者尚數十篇禮之逸者尤多自漢以來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三

書

易竹以紙傳布最易其勢可以不逸然其所為書亦代有逸者逸者事勢之常不必孔子刪之而後逸也故今於刪詩之說悉不敢載

偽孔傳書序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孔子觀史籍之煩文懼覽者之不一討論墳典斷自唐虞而下書緯云孔子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為尚書斷遠取近定其可為世法者

百二十篇為簡書後世多以其說為然余按傳云鄭子來朝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鄭子曰吾祖也我知之仲尼聞之見於鄭子而學之聖人之好古也如是果有羲農黃帝之書傳於後世孔子得之當如何而愛護之當如何而表章之其肯無故而刪之乎論語屢稱堯舜孟子言必稱堯舜其道唐虞之事尤詳而皆無一言及於黃炎者則高辛氏以前之無書也明矣唯春秋傳頗言上古時事然其文多平而弱其事多奇而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三

書

詭與堯典禹貢大不類蓋皆出於傳聞必非當時之書之所載也三墳五典之名雖見於傳然不言為何人所作故杜氏註但云皆古書名若書序果出於安國杜氏豈容不見而不註耶虞書曰慎徽五典又曰天敘有典自我五典是知堯舜之世已有五典蓋即五倫之義書之策以教民者安知傳之所云非此五典歟古者以竹木為書其作之也難其傳之也亦不易孔子所得者止於是則遂取是而考訂整齊之以傳於門人耳非刪之



也家世但云序書亦無刪書之文漢志雖有周書七十餘篇然皆後人之所僞撰劉向但云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亦未嘗言孔子之所刪也故今於刪書之說悉不敢載

附錄○子曰加古本我數年五十二二字古本以學易可以無

大過矣論語述而篇

此語無年可考觀其詞意蓋在歸魯以後故附次於正樂之後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三

美

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由是班固以來諸儒之說易者皆謂傳爲孔子所作至於唐宋咸承其說余按春秋孔子之所自作其文謹嚴簡質與堯典禹貢相上下論語後人所記則其文稍降矣若易傳果孔子所作則當在春秋論語之間而今反繁而文大類左傳戴記出論語下遠甚何耶繫詞文言之文或冠以子曰或不冠以子曰若易傳果皆孔子所作不應自冠以子曰字卽云後人所加亦不應或加或不加也

子之於春秋也嘗屢言之而無一言及於孔子傳易之事孔孟相去甚近孟子之表章孔子也不遺餘力不應不知亦不應知之而不言也由此觀之易傳必非孔子所作而亦未必一人所爲蓋皆孔子之後通於易者爲

之故其言繁而文其冠以子曰字者蓋相傳以爲孔子之說而不必皆當日之言其不冠以子曰字者則其所自爲說也杜氏春秋傳後序云汲冢中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繫詞疑于時仲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三

是

尼造之於魯尚未播之於遠國也余按汲冢紀年篇乃魏國之史冢中書魏人所藏也魏文侯師子夏子夏教授於魏久矣孔子弟子能傳其書者莫如子夏子夏不傳魏人不知則易傳不出於孔子而出於七十子以後之儒者無疑也又按春秋襄九年傳穆姜答史之言與今文言篇首略同而詞小異以文勢論則於彼處爲宜以文義論則元卽首也故謂爲體之長不得遂以爲善之長會者合也故前云嘉之會也後云嘉德足以合禮



若云嘉會足以合禮則於文為複而嘉會二字亦不可解足以長人合禮和義而幹事是以雖隨無咎今刪其下二句而冠君子字於四語之上則與上下文義了不相蒙然則是作傳者采之魯史而失其義耳非孔子所為也論語云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今象傳亦載此文果傳文在前與記者固當見之曾子雖嘗述之不得遂以為曾子所自言而傳之名言甚多曾子亦未必獨節此語而述之然則是作傳者往往旁采古人之言以足成之但取有合卦義不必皆自己出既采曾子之語必曾子以後之人之所為非孔子所作也且世家之文本不分明或以序為序卦而以前序書傳之文例之又似序述之義初無孔子作傳之文蓋其說之晦有以啟後人之誤故今皆不載

洙泗考信錄

卷之三

黃

附錄。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孔子與弔左傳哀公十二年  
 附錄。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某閭之火伏而後螽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同 洙泗考信錄卷之三終 道光四年東陽署中刻

洙泗考信錄卷之四

大名崔述東壁譚考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歸魯下

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左傳哀公十四年

有以告者曰有麋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

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公羊傳哀公十四年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

洙泗考信錄

卷之四

十一

之孔子懼作春秋孟子

按春秋終於獲麟則成於獲麟之後可知故次之於此

先儒或謂文成致麟然麟至見獲非瑞乃災其說非是

杜氏以為感麟而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似矣然

二傳皆未嘗言故今亦闕之

世家載孔子之言云弗乎弗乎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

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

秋云云其言似急於求名者殊失聖人之意今不取



備考。春秋古經十二篇 漢書藝文志

附論。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並孟子

胡氏安國云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俾典庸禮命德討

洙泗考信錄

卷之四

一

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威矣余按孔子以東周之世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故修春秋以尊王室故曰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蓋位愈卑則愈不可僭况以布衣而專黜陟之大權乎唐哥舒翰討安祿山或勸之還兵以

誅楊國忠曰如此乃翰反非祿山也若孔子先已僭天

子之權彼亂臣賊子復何懼焉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天子之事云者猶所謂王者之迹也書天子之事也詩天子之事也乘檮杌春秋則諸侯之史而非天子之事也孔子據周禮以書列國之事所關者天下之治亂所正者天下之名分則不可更以諸侯之史目之故曰天子之事耳言其與詩書同而非

乘檮杌之比也豈謂其專黜陟之大權哉若僭其黜陟

洙泗考信錄

卷之四

三

卽可以爲天子之事則吳楚之僭王皆可以謂爲天子之事乎爲是說者非止誣聖人亦教天下以悖上作亂也故余不得不辨又按春秋傳晉韓起聘于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魯之春秋本據周禮以書時事但自東遷以後時異勢殊盟會擅於諸侯政事專於大夫一切戰爭弑奪之事皆成周盛時所未嘗有者秉筆者苦於無例可循而其識亦未必足以及之則其書法不合於



周禮者當亦不少是以孔子取而修之正君臣之分嚴  
內外之防尊卑有經公私有別然後二百四十年中善  
不待褒而自見惡不待貶而自明大義凜然功罪莫能  
逃者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耳非以其專黜  
陟為足懼也惜乎後之儒者過於求深而往往反失其  
本來之意也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  
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洙泗考信錄 卷之四 四

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  
不敢不告也 論語意  
問篇

齊陳恒弑其君壬子舒州孔某三日齊而請伐齊二公曰魯  
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  
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  
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左傳哀公  
十四年

程子云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  
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

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  
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其所以勝齊者孔  
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余按傳文前云三日  
齋而請伐齊三則已告哀公以義之當討矣而公以魯  
為齊弱致疑故復言此以釋其疑非以力不以義也哀  
公之所懼者不克若不告以可克之故尚何望哀公之  
肯討耶程子未嘗詳繹傳文但節其後數語遽謂之以  
力不以義不亦冤乎孔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

洙泗考信錄 卷之四 五

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子之所慎齊戰  
疾聖人舉事固主於義然亦必有知已知彼之明謀定  
而後戰烏有舉數萬人之命冒然一擲而不慮其事之  
所終乎哉諸葛武侯之表懷帝也曰今南方已定甲兵  
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若以程子論之是武侯亦  
以力不以義矣孟子曰率其子弟攻其父母未有能勝  
者也又曰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蓋義  
以民心為主故孔子以民之不與言之非論力正論義



也况當是時天子已微自晉失伯以來天下亦無方伯與國如宋如衛皆不足與有為乃欲舍不共戴天之齊民而求助於不可倚仗之鄰國謂因齊民為以力而率與國則為以義非獨迂於論事抑亦疎於論義矣此乃宋儒之火非左傳之謬但傳文不若論語醇古疑記言者才有高下之故然與論語互有詳略足相發明而孔子之辭亦與論語不同未知孰是故並存之

附錄○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

洙泗考信錄

卷之四

六

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論語為政篇○哀公問弟子孰為

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

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論語雍也篇

附錄○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勤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

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論語為政篇○季康子問

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

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

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論語雍也篇○季康子問政

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篇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

不竊同上○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

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

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同上○子言衛靈公之無道

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祝鮀

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論語憲問篇○康子饋

藥拜而受之曰某未達不敢嘗論語鄉黨篇

洙泗考信錄

卷之四

七

附錄○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論語為政篇○孟

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

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

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

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論語公冶長篇

以上十一條雖無年可考然必皆在歸魯之後無疑故

並附次於請討陳恒之後

世家云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則枉者直蓋采為



政篇文而誤以哀公為康子也又因此文與答樊遲之語相類而誤易之則益舛矣今不從

論語先進篇亦載答顏淵好學語而以哀公為季康子且遺不遷怒等三句孫覺曰夫子之對季康子與哀公同而有略有詳於臣略於君詳者也余按此二章其文極相類疑亦本一事而所記有詳略異同正如史記誤以舉直錯枉為答康子語耳不必曲為之解也傳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論語諸篇非一人之所

洙泗考信錄 卷之四

八

記故其中往往有重出異同之語必盡以為二事則泥古之過也故今止載雍也篇文

家語載有哀公賜桃以黍雪之之事孔子并食之而辨之云云余按春秋之時風尚近古以黍雪桃必無此事且此亦小事耳聖人之詞簡質而氣渾厚况侍食於君前何至喋喋辨此不休邪此文本之韓非非所引事初無實錄姑妄言以為說資者此說尤陋不足深辨然家語亦采之嗚呼蓋亦無有不采者矣

備覽○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

於是乎書雜記

存疑○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

歌使之聞之論語陽貨篇

按孺悲果有過孔子責之可也若有大過而不可教絕之可也胡為平陽絕之而陰告之有如兒戲然者恐聖人不如是之輕易也使悲果能聞歌而悔則責之而亦必悔可知也使責之而竟不知悔即聞歌奚益焉孔子

洙泗考信錄 卷之四

九

於冉有之聚斂弟子也責之而已於原壤之夷俟故人也亦責之而已未有故絕之而故告之如此一事者獨陽貨篇有之陽貨篇之文固未可以盡信也或當日曾有辭孺悲見之事而傳之者增益之以失其真故列之於存疑

考終

戴記禮弓篇云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子貢聞之趨而入



子曰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予殆將死也蓋  
寢疾七日而歿余按論語所記孔子之言多矣大抵皆  
謙遜之辭而無自聖之意皆明民義所當爲而不言禍  
福之將至獨此歌以泰山梁木哲人自謂而預決其死  
於夢兆殊與孔子平日之言不類恐出於後人傳聞附  
會之言故不敢載

夏四月己丑孔某卒

左氏春秋哀  
公十有六年

杜氏註云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

洙泗考信錄

卷之四

十一

日月必有誤余按杜氏所以如是註者蓋因哀十五年  
傳文中有閏月遞推而下則四月不當有己丑耳不知  
傳雖有此閏月魯實無此閏月己丑正當在四月也何  
以明之春秋之時列國置閏互異昭二十二年王室之  
亂經傳之文皆差一月蓋經本之魯史傳采之周史魯  
於六月置閏周於十二月始置閏故也何以明之景王  
之葬經傳皆在六月是六月以前周與魯皆不置閏也  
傳於十二月後始書閏月是周於十二月置閏也王猛

之居皇也經書於夏而傳在秋七月戊寅其入於王城  
也經書於秋而傳在冬十月丁巳其卒也經書於冬十  
月而傳在十一月乙酉自六月以後閏月以前經之紀  
事無不先傳一月是魯於六月己置閏也且以傳文考  
之十二月有庚戌閏月有辛丑明年正月壬寅朔則十  
二月當爲癸卯朔而經何以書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  
食之然則是傳之閏月即經之十有二月而周魯諸閏  
之不同衆證明白曉然而無疑矣哀十二年傳云冬十

洙泗考信錄

卷之四

十一

二月螽孔子曰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是哀公之世魯歷  
後天而失一閏之明證也哀十六年續經書云正月己  
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於衛衛侯輒來奔而傳乃在十  
五年之閏月蓋緣魯失一閏故衛閏月之事在魯明年  
正月傳採之衛史而續經所書則魯史也是哀十五年  
十二月以後魯不置閏之明證也由是言之續經所書  
之四月即杜氏所推之三月此月正當有己丑月日皆  
不誤矣春秋中如此者甚多不可枚舉杜氏偶未深考



但以傳之日月為據經有與傳異者於他國事則以為從告於魯事則以為誤所謂智者于慮必有一失學者不可據註而疑經也故今仍從續經周正之夏四月己丑蓋夏正之春二月十一日也

年譜云魯哀公十六年四月乙丑即今之二月十八日孔子卒余按此說實本之杜氏左傳注然杜氏之意但以所推長歷未符故疑乙巳二字相似而日或誤不則月或誤耳故曰日月必有誤猶有闕疑之意焉未嘗決

洙泗考信錄

卷之四

主

以為乙丑也年譜公然僭改經文以己為乙斷以為二月十八日者其意以為言之不確則人疑己之無所傳而不深信是以居之不疑以欺後世而不知四月之固無乙丑也而不知己丑之反在四月也然則作年譜者本無所據而但掇拾註疏諸子之唾餘以成書也昭昭然矣年譜不知何人所撰今見於闕里志云出素王事紀然觀其中亦似嘗有所刪節者其所去取又出家語之下然而近世之士莫不信而采之其亦可歎矣夫

史記孔子世家及杜氏春秋註皆謂孔子年七十三蓋皆以孔子為襄公二十二年生也今既從二傳以為襄公二十一年生則孔子至是當年七十有四而索隱乃云若孔子以二十一年生至哀十六年為七十三若二十二年生則七十二殊不可解

孔某卒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慈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嗟歎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左傳哀公十六年

附錄○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論語述而篇○子之燕居

洙泗考信錄

卷之四

主

申申如也天天如也同上

戴記儒行篇云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某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某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某不知儒服余按此篇語夸而複文淺而放乃戰國之風氣非春秋之語言李氏固已辨之矣孔子見君自有大夫朝服乃一定之制哀公亦不得疑而問之也且玩其語意乃謂宋人冠章甫魯人衣逢掖孔子隨所在國俗而服之不斤



斤於禮耳非謂一時兼用之也後人合以爲一反以爲孔子之禮服誤矣莊子外篇亦有與哀公論儒服之事與此如出一口蓋皆放蕩之士疾世儒之拘謹服儒衣冠自命儒者故爲是言以詆之耳豈得以其托諸孔子載諸戴記而遂以爲實然也哉今不錄

附錄○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論語子罕篇○子不語怪力亂神

論語述而篇

家語云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公朝下止於殿前舒翅

洙泗考信錄

卷之四

古

而跳齊侯大恠之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童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將有大水爲災頃之大霖雨水泛溢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有徵矣余按五石之隕六鷁之退春秋爲宋志之左氏傳中神恠之事尤多商羊之舞春秋何以不書左傳何以不載自春秋來大雨水者無慮千計何以未有一人見商羊乎孔子之所以聖以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傳道於萬世不以小才小藝故也卽以才藝言之達巷

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太宰問於孔子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聞之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然則所謂博學多能云者亦謂兵農禮樂射御書計之屬非若山海經淮南子之所爲也後之人但聞孔子博學多能遂誤以爲搜神志恠之流然國語猶頗徵引往昔以附會之而此則直以誦童謠之故聖之嗜亦陋矣童子言之孔子誦之童子之智勝孔子矣何不聖童子而聖孔子也卜偃師

洙泗考信錄

卷之四

古

已皆能誦童謠以推未來之事將皆得爲聖人乎此乃無識之士妄擬以見聖人之博而不知其適以小聖人也故今不錄說並見後條下  
家語云楚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恠之遍問羣臣莫之能識王使使聘於魯問於孔子子曰此所謂萍實者也唯霸者爲能獲焉吾昔之鄭過陳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云云余按萍實之事荒誕不經



童謡之言鄙陋可笑春秋之世不但無此等事亦並無此等語而世信之何耶童謡之占自春秋傳國語始有之皆附會耳非實事也然鸚鵡語於文武之時弧服應以褒姒之獄人固莫之測也漢唐以降此類尤多然干里草桃李子雨帝之屬其文似皆別有所指而好事者假借離合以推之於時事即間有一二斥言者亦終不甚了了如天下皆烟之類 誦者亦莫知其為何應也從未有明白切直委曲詳盡如商羊萍實之誦者以童子為無知

洙泗考信錄

卷之四

七

而妄言乎何以歷歷分明如是以童子為知之而故言乎已見之物羣臣莫之識也未來之事童子何由知之且孔子適陳偶耳適陳而聞此誦亦偶耳假使孔子偶不過陳或過陳而偶不聞此誦不幾無以答楚王乎他人適不聞耳聞之復誰不能解者亦不必為孔子貴也此與商羊之事皆本說苑家語復增益之是以其言益陋今並不錄說並見前條下

附錄○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論語子罕篇

○子之所慎

齊戰疾論語述而篇

附錄○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論語述而篇

戴記射義篇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云云蓋僅有存者余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解而語云云蓋僅有存者余按論語云五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又曰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聖人之教人之不輕絕之也如是故

洙泗考信錄

卷之四

七

孟子曰仲尼不為己甚者烏有一射而拒人至於如是者哉且如序點之言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不亂此七十子之所難而乃以責之眾人信如是也其可以受教於聖人者有幾人乎此必傳而失其真者非孔子之事也家語亦采此文而又增以數語云射既闕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為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觀其語乃如今世演劇者之打譚然鄙哉有如是之輕躁而自矜之子路乎哉家語但增一語即未有不陋



者大率如此故今並不錄

韓詩外傳云孔子遭齊程本子於郟傾蓋而語終日顧子路曰由束帛十匹以贈先生云云余按程本子不見於經傳孔子重之如此而論語戴記中顧無一言稱之何耶子夏問孝子曰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先生謂父兄也春秋時亦未聞有以先生稱人者且其所載子路孔子問答之言皆淺陋不足道亦必後人所撰故今不錄

洙泗考信錄

卷之四

六

世多以孝經爲孔子所作何休公羊春秋序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余按孝經十八篇中多孔子與曾子問答之語然則是曾子之門人筆之於書耳非孔子所自爲書也果孔子所自爲豈得稱其門人曰曾子乎其陋一也經也者後世尊古聖人之書之稱孔子孟子之時多此語也自漢以後始有經名孔子之不題以經明矣藉令孔子之世有此語亦止以經名詩以經名書與易可矣不應自名其言以爲經也孔子曰述而

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聖人之謙也如是而謂以經自名其言乎哉其陋二也中庸曰君子之道四某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孝雖莫大於聖人然聖人之心必不自以爲孝而乃曰吾在行孝經其陋三也然則其非孔子之言明甚故今不取

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孔子死

孔子世家

按伯魚先孔子卒見於論語先進篇與史記世家文合惟世家所稱年五十者與顏淵之卒年互相抵牾故今

洙泗考信錄

卷之四

九

采世家文列之而刪伯魚之年傳信也說見後顏淵條下  
戴記檀弓篇云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污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又云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



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解檀弓者皆以先君子為伯魚由是遂謂孔子嘗有出  
妻之事伯魚乃出妻之子為母當期而除故孔子甚之  
余按書云觀厥刑於二女詩云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  
御于家邦古之聖人未有不能先化其妻而能治國與  
天下者也孔子之聖不異於舜文王何獨不能刑其妻  
使有大過以至於出乎孔子能教七十子皆為賢人而  
不能教一妻使陷於大過七十子之服孔子也皆中心

洙泗考信錄

卷之四

干

悅而誠服獨其妻不能率孔子之教以自陷於大過天  
下有是理乎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  
有賢父兄也夫婦之道亦然若無大過而輒出之孔子  
之於夫婦必不若是薄也檀弓之文本不足信而期而  
除喪亦不必其母之出始然父在為母期孔子既在伯  
魚為母期而除之亦有何異而解者必委曲遷就之以  
斷合乎喪出母之說然則伯魚必何如服而後可謂其  
母之非出耶史記孔子世家亦無出妻之事史記之誣

且猶無之後儒何得妄以加聖人乎至於道汚則從而  
汚之語尤大悖於聖賢之旨出母之稱古亦無之其非  
子思之言明甚且其所稱先君子者亦未明言其為何  
人後儒過於泥古又從而附會之遂致孔氏頓有再世  
出妻三世無母之事伯魚之母出子思之母嫁子上之  
母又出豈為聖賢妻者必皆不賢而為聖賢者必皆不  
能教其婦抑為聖賢妻者本不至於出且嫁而為聖賢  
者必使之出且嫁而後美也又按左傳士大夫之妻出

洙泗考信錄

卷之四

主

者寥寥無幾而賢人之妻無聞焉然則不但孔子必無  
出妻之事即子思之出妻亦恐未必然也余寧過而不  
信不敢過而信之以誣聖賢故今一概不錄說並見後  
子思篇中

附錄。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子曰才不才亦  
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  
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論語先  
進篇

按此文則伯魚之卒在顏子前甚明家語乃稱孔子年



二十而生伯魚伯魚年五十而卒則是伯魚卒時孔子已年六十有九矣又稱顏回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而死則是顏子卒時孔子始年六十有二也然則顏子反先伯魚而卒而豈不謬也哉朱子或問云有以鯉死之言爲夫子之設言以人情考之不應如此其說是矣蓋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之文本出世家家語見其然故擬爲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魚之語以合之不知史記之年本不足信強取以附會之是以勞而卒至於抵牾也

洙泗考信錄

卷之四

三

備覽。伯魚生伋字子思子思生白字子上子上生求字子家子家生箕字子京子京生穿字子高子高生子慎世紀作謙字世紀嘗爲魏相子慎生鮒世紀字子甲爲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孔子世家

按自子上以後下去漢世益近世家所載世次名字或無大誤故今附次於後至於所記年幾何云者必不能詳密如是孔子伯魚之年已悉不合如前所辨矣則自子思以下其可信乎今并刪之

遺型

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子孟備覽。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冢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孔子世家

洙泗考信錄

卷之四

三

論衡云孔子將死遺秘書曰不知何男子自稱秦始皇上我堂踞我床顛倒我衣裳行至沙邱而亡後始皇至魯觀孔子宅至沙邱而亡余按前知之術聖人能之而非所以爲聖人也然所謂前知者不過剝復倚伏之理治亂循環之運非若後世射覆烏占之術然也况爲秘書以遺後世欲何爲乎漢人好信讖緯故其爲言如此其褻聖人殊甚良可笑也

存案。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



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此篇後文又云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羣居則經出則否按既云經而出又云出則否語殊難解註以為朋友相為服然與上文意不相貫疑有缺誤故不錄大抵檀弓之文紕繆者多間有當采錄者亦僅列之存參志慎也

附論○孟子曰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若七十子

洙泗考信錄

卷之四

書

之服孔子也

孟子

世家云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余按孟子但云七十子則是孔子之門人止七十子也孔子弟子安能三千之多必後人之奢言之也且漢人所稱六藝即今六經非周官禮樂射御書數之六藝也孔子晚年始作春秋而易道深遠聖人亦不輕以示人其言未足信今不取

備考○論語古二十一篇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

漢書藝文志

漢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余按魯論語中所記之君大夫如哀公康子敬子景伯之屬皆以謚舉曾子有子皆以子稱且記曾子疾革之言則是孔子既沒數十年後七十子之門人追記其師所述以成篇而後儒輯之以成書者非孔子之門人弟子之所記而緝焉者也然其義理精純文體簡質較之戴記獨為得真蓋皆篤

洙泗考信錄

卷之四

書

實之儒謹識師言而不敢大有所增益於其間也唯其後之五篇多可疑者季氏篇文多俳偶全與他篇不倫而顯與一章至與經傳抵牾微子篇雜記古今軼事有與聖門絕無涉者而楚狂三章語意乃類莊周皆不似孔氏遺書且孔子者對君大夫之稱自言與門人言則但稱子此論語體例也而季氏篇首皆稱孔子微子篇亦往往稱孔子尤其顯然而可見者陽貨篇純駁五見文亦錯出不均問仁六言三疾等章文體略與季氏



篇同而武城佛肸二章於孔子前稱夫子乃戰國之言  
非春秋時語蓋雜輯成之者非一人之筆也子張篇記  
門弟子之言較前後篇文體獨爲少粹惟稱孔子爲仲  
尼亦與他篇小異至堯曰篇古論語本兩篇篇或一章  
或二章其文尤不類蓋皆斷簡無所屬附之於書末者  
魯論語以其少故合之而不學者遂附會之以爲終篇  
歷敘堯舜禹湯武王之事而以孔子繼之謬矣竊意此  
五篇者皆後人之所續入如春秋之有續經者然如孟

洙泗考信錄

卷之四

美

子之有外篇者然如以考工記補周官者然其中義理  
事實之可疑者蓋亦有之今不能以徧舉學者所當精  
擇而詳考也其前十五篇中唯雍也篇南子章事理可  
疑先進篇侍坐章文體少異語意亦類莊周而皆稱夫  
子不稱子亦與陽貨篇同至鄉黨篇之色舉章則殘缺  
無首尾而語意亦不倫皆與季氏篇之末三章微子篇  
之末二章相似似後人所續入者蓋當其初篇皆別行  
傳其書者續有所得輒附之於篇末以故醇疵不等文

體互異惜乎後世未有好學深思之士爲之分別而釐  
正之也嗚呼孟子之十一篇劉歆已合之矣幸而趙氏  
去古未遠知其本異而其識又足以辨其真僞遂斷然  
以後四篇爲後世之所依倣而托之者決然刪而去之  
以故孟子一書純潔如一趙氏力也彼張禹馬融何晏  
之輩固不足以及此以康成之名儒乃亦混混無所分  
別何也及至於宋傳益久尊益至則雖以朱子之賢亦  
且委曲爲之解說而不敢議然則如趙氏者可不謂孟

洙泗考信錄

卷之四

美

子之功臣也與尤可異者宋復有孔子集語明復有論  
語外篇若猶以論語爲未足而益之者取莊列異端小  
說之言而欲躋諸經傳之列嗚呼人之識見相越可勝  
歎哉說並見前墮費南子楚狂諸條下  
論語之始篇皆別行各記所聞初不相謀而後儒彙合  
之故其文有自相複者巧言章學而陽貨兩篇皆有之  
博學章雍也顏淵兩篇皆有之在位章泰伯憲問兩篇  
皆有之是也有複而有詳略者學而篇不重章子罕篇



止有主忠信以下十四字父在章里仁篇止有三年以下十二字是也有複而有異同者憲問篇不忠章衛靈篇作君子病無能焉云云是也此或孔子嘗兩與弟子言之而各述其所聞以詔門人或但一言之而所傳聞不同皆未可知後儒纂輯之時未及刪耳至八佾篇太廟章鄉黨篇止有入太廟每事問六字子罕篇齊衰章鄉黨篇作雖狎必變雖褻必以貌此則後人記孔子之事其文之有詳略異同不足異也又有語相似而人地

洙泗考信錄 卷之四 无

異者雍也篇哀公章先進篇作季康子問子罕篇畏匡章述而篇作為桓魋發是也此未必果為兩事或所傳聞小異後儒尊之不敢復議相沿既久乃復強為之說以其詞之小異為聖人之區別恐未必然也論語之文有與他書複者克己復禮為仁告顏淵也春秋傳作克己復禮仁也乃引古志之言以論楚靈王者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答仲弓問仁也春秋傳作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乃晉胥臣告文公者

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孔子自言也偽古文尚書作為山九仞功虧一簣乃召康公訓武王者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謂伯魚也偽古文尚書作不學牆面乃成王訓迪百官者余按春秋傳之文於義皆通但不如論語之條暢自然蓋傳聞者異詞疑論語為得實書之二語則雕琢整醅類晉宋間人手筆矣夫此語本之論語則可若在論語前則深屬難解九仞豈足言山所虧寧僅一簣而牆面之上下無猶

洙泗考信錄 卷之四 无

正而立之文豈復成文義耶且克己出門二章皆答門人之問述古語以告之可也若周南章伯魚初未嘗問而孔子行周官之言以告之已為無謂至為山章乃孔子所自言書既有之又何必雷同而勦說乎由是言之劉焯之書其為偽作無疑余甚怪夫宋之儒者不覺劉書之偽而反謂孔子之言之出於旅獒本於周官是所謂信鵬冠子而反晉賈誼之鵬鳥賦為錄人之舊也附通論。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不如某之好學也。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

洙泗考信錄

卷之四

子

比於我老彭以上並論語

按人之知聖人不如聖人之自知其詞雖謙而其實自有不容掩者學者卽是而求之則聖人之真可見故列孔子之自言於後人論贊之前

附通論。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

得而聞也。○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

洙泗考信錄

卷之四

子

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以上並論語

按聖門中知聖人者莫如顏淵子貢聖道之尊於世子



貢之功爲多，至僂封人未列門牆，能知聖人於一見之間，亦奇矣。故附其言於二子之後。

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是孔子非生知，乃學知也。而程子云：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自此以後，遂皆以孔子爲生知矣。余按論語他章，或可指爲謙已，誨人之語，至志學章，其年自十五至七十，其進

洙泗考信錄

卷之四

三

德之序，自志立不惑，以至於不踰矩，歷歷可指。若孔果不由學而至，安能憑空撰此次第，功程以欺後人耶？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門弟子之推尊孔子，也不遺餘力矣。而未有一語及其生知者。孔子或存謙遜之意，門弟子必不代孔子謙遜也。孔子自言非生知，門弟子皆不言孔子爲生知。後人去孔子二千年，何由而知孔子之爲生知乎？記曰：或

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是故生知與學知，勞逸殊，高下不殊也。譬之於位，聖人天子也，生知者生而爲天子者也，學知者由布衣由大夫諸侯升而爲天子者也。舜禹湯武王是也，不得謂生而爲天子者，尊於升而爲天子者也。然則孔子雖學知於至聖，無所損，雖生知於至聖，無所加。况孔子惟恐人之以己爲生知，而汲汲焉自明其爲學知，後儒卽姑從孔子而信其爲學知，亦似無所害。何故必以孔子爲生知

洙泗考信錄

卷之四

三

乎？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性之生知，安行也。反之學知，利行也。而無一言及於孔子者，其末章乃以孔子與湯文王並處於聞知之數，而堯舜不與焉。然則孟子之意，蓋亦以孔子爲學知矣。余篤信聖人之言，而不敢小有異者，且恐人之皆以聖人爲生知，而不知學之爲功大也。故附辨於門人論贊之後。

附通論○孟子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



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遠則遠孔子也  
公孫丑曰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  
來未有孔子也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  
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  
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  
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  
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  
山之於邱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

洙泗考信錄

卷之四

論

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孟子  
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  
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  
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  
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  
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  
也○孟子曰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  
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

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  
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以上並孟子

按七十子以後知聖人者莫如孟子故以孟子之言終  
焉

孟子歷敘道統之傳自堯舜至湯文王皆有見知聞知  
之人獨至孔子則曰無有乎爾然則孔子之道將無傳  
耶曰有之然非孟子之所謂知也夫禹臯陶之知堯舜  
也伊尹萊朱之知湯也太公望散宜生之知文王也其

洙泗考信錄

卷之四

論

德之相去也不遠非若七十子之去孔子遠也顏淵死  
孔子曰噫天喪予孟子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顏子能  
見且知而不能傳孟子能知而不能見是孔子無見知  
者也兩漢以來諸儒遞相授受聖人之道藉以不墜至  
於唐而有韓子見聖學之大至於宋而有朱子究聖言  
之詳然賴其言而世之學者得以知所嚮往不逃入於  
異端而已求其能知孔子亦如孔子之知文王則二千  
餘年間固未有也且夫道非可以徒傳也孔子曰文王



既沒文不在茲乎文也者道之所寄以傳焉者也聖人在上則文播之禮樂聖人在下則文托諸簡編孔子之文六經備之矣自秦火以來殘缺失次儒者穿鑿附會其義之晦而不明者蓋亦不可勝道矣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歷述帝王救世之事至於孔子獨舉春秋一書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是春秋者尤孔子之文之大焉者也然自絕筆以後游夏皆未有所發明雖有公羊穀梁左氏三子者為之作

洙泗考信錄 卷之四 美

傳而亦不盡合於聖人之旨至於今竟未有明之者由是言之孟子謂為無有誠然非虛語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聞知雖不易得然識大識小之人皆不可廢余每恠先儒高談性命竟未有考辨孔子之事蹟者以致沿訛踵謬而人不復知有聖人之真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學者日讀孔子之書而不知其為人不能考其先後辨其真偽偽學亂經而不知邪說誣聖而不覺

是亦聖道之一憾也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也又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夫仕止久速皆於其行事見之然則孔子之事蹟未嘗非孔子之道之所在胡可以不考也余故本孟子之意歷考孔子終身之事而次第釐正之附之以辨以自附於不賢識小之義後世有知孔子者出庶幾有所采擇云爾

洙泗考信錄 卷之四 美

洙泗考信錄卷之四終 道光四年東陽署中刻



大名崔東壁先生著

# 豐鎬考信別錄

道光四年正月東陽縣署中刻

豐鎬考信別錄目錄

卷一

周政盛衰通考

周政盛衰續考

卷二

周室封建彙考

周職官附考

周遺蹟補考

卷三

周制度雜考

洪範補說

豐鎬考信別錄目錄

豐鎬考信別錄



豐鎬考信別錄卷之一

大名崔述東壁謹考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周政盛衰通考

文武所以創業成康所以守成幽厲所以失政其治

亂興衰之故有非紀事之文所能盡者故統其前後

而考之庶學者可以一目了然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

立民長伯立政任人准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趨馬小尹左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一

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

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丞三毫阪尹書立政

篇名立政何以所言皆用人之事也政待人而後立

者也雖有善政非賢莫行不得其人則政徒為具文

而甚者反足以擾民是以堯惟務舉舜舜惟務舉禹

稷契皋陶自能庶績咸熙地平天成紂以多罪遁逃

為大夫卿士則暴虐於百姓而姦宄於商邑唐之府

兵明之衡所皆古寓兵於農之意法非不善也未百

年而已不可用是以其後變為曠騎增之召募其尤

甚者隋蘇威作五教以教民亦何嘗非唐虞敬敷五

教之意然其後民相率殺其令長曰猶能令我誦五

教不欲行善政而反失民心故政非人不能行也然

人非用之難知之為難非有克知灼見而惟資諸薦

引推轂之人則鑽營大臣以求顯擢者有之賄賂近

習以為內援者有之廣交遊通聲氣以獵虛名者亦

有之故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一

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信

乎克知灼見為最要也如此然後帝臣不蔽而上邦

於天心使之為民牧長而百姓被其澤故曰敬事上

帝立民長伯此文武之所以德化流行而開八百年

之業也

曰何以言善政非人莫行也曰天下無必善之法惟

在乎其人耳自漢以來豈無良法惟不得其人則民

受其害大抵三代以上之治皆恃人而不恃法三代



以下之治則恃法而不恃人由是不務擇人惟期變法是以其弊終不能革何以言之宋時州縣皆以民供役大戶往往有破家者執政者不知其由於任人之失也而以爲法之過遂改爲免役之法民出錢而官自召役歷代因之以爲善矣然吏胥遂橫行於州縣魚肉小民而官又信任之遂致事權旁出獄訟顛倒民有資產者咸與交權以圖自保無賴者結以爲援而風俗遂大壞明初州縣之賦皆使大戶輸之京師其後大戶亦多破家執政者不知其由於任人之失也而以爲法之過遂改而令官自督賦以爲善矣然追呼煩擾官吏藉以侵漁閭閻因之凋敝此無他得其人則法皆可行不得其人則用此亦弊用彼亦弊雖歲改而月易之無益也故曰善政非其人莫行也昔宋王安石行新法守令賢者多棄官去邵堯夫以爲不然曰寬一分則百姓受一分之賜是則政雖不善得其人民猶不至大受其害况行利民之政而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一

三

得賢守令以布之百姓有不共享其福者乎是以文武惟以得人爲最要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書立政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

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書立政

按文王之不兼于庶獄非輕於視獄也乃重於用人

也謂庶人之輕獄也非士大夫之大獄也何則治獄

猶用兵也情僞百出非可懸揣而遙制也必觀察之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一

四

而後知之庶獄之繁人君所不能徧察也則擇其人

而使治之然既委之人矣又何由知其違而訓之蓋

古者上下之情常通民有寃情皆得自訴於君君召

其人而親鞠之是以莫得施其朦蔽而文王之耳目

尤廣故違與不違皆知之不然文王自朝至於日中

旣不遑暇食果何爲乎一事違而訓之則百事皆不

敢偏徇一人違而訓之則百人皆有所畏儆此文王

所以不必兼也若士大夫之獄則不然孟子曰訟獄



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是古者諸侯之獄皆天子自治之也王叔陳生與伯與爭政王叔之宰與伯與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叔孫昭子朝而命吏曰媼將與季氏訟書詞無頗是古者卿大夫之獄皆其君自治之也邢侯與雍子爭鄆田叔魚蔽罪邢侯殺叔魚與雍子於朝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是古者位相埒則不能治其獄必尊者而後能治卑者之獄也明矣自秦始重獄

豐編考信別錄 卷之一

五

吏之權無論丞相大臣皆使治之而李斯以謀反誣服矣唐高宗時人告長孫無忌謀反許敬宗文致而上之高宗猶以元舅之故不忍殺而敬宗不可夫元舅誠不可以謀反貸死顧無忌實未嘗謀反高宗何不親鞫之乎至明置錦衣獄其禍尤烈楊漣左光斗諸人皆忠直大臣一入獄中覆盆莫告榜掠至無完膚卒以獄斃若此者豈非人主不自理之過與故曰庶獄者庶人之輕獄也非士大夫之大獄也此文王

之所以不必兼也

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

詩大 章雅

賢才之出非偶然也天地之氣清明醇粹然後所生之人達於事理閑於道義而不惑於利欲之私此非涵育數十年不能也上重德行則俗皆尚德行上重才略則俗皆尚才略而父師以此為教子弟以此為學此非培植數十年不能也周自太王遷岐以後脩

豐編考信別錄 卷之一

六

德行仁不下數十餘年是以賢才輩出卿大夫士莫非宅俊雖由文王之克知灼見而立民長伯要亦其先世涵濡而培植之者有素也故詩推本言之文王蹶厥生子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上同周之賢才固多要亦文王用之各當其才故詩人以疏附先後奔奏禦侮分別言之蓋才全德備者其人良少惟能各當其才斯能悉舉其職故周公曰無求



備於一人孔子曰及其使人也器之唐宋以後多循資格而不問其才具往往一人之身洵更十有餘職此果能悉舉其職乎抑未必然也讀此詩可以悟此理

亦越武王率惟救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書立政

武王克商作頌曰載輯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

允王保之

左傳宣公十二年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一

七

武王克商之後干戈輯而弓矢櫜固已何以言求懿德而肆時夏也生民所以困而不安由於賢人棄而不用官不得其人則強凌弱衆暴寡者聽之子不孝弟不共者聽之淫荒無度侈靡自恣者聽之豈惟聽之而已重賦斂而民膏爲之竭鬻訟獄而民寃不得伸非懿德之人不能撫安而整飭之也然使其人而果有懿德也必不肯希榮而干進隱於畝畝者有之遁於山林者有之非咨於衆訪於人夙夜求之不能

得也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周非無懿德也然而天下之地廣矣天下之賢多矣是以廣求之而徧用之也肆陳也布也用賢者非以博好士之名也布之天下然後民得被其澤也以此觀之武王之伐商非富天下也正以賢才不用而生民不得安故不得已而伐商也賢才用而百姓安風俗厚而人心固則親賢樂利垂裕後昆是以永言保之至八百年之久也

附論。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一

九

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蘆也

中庸

哀公問政孔子何爲以人存人亡告之也政必待人而後行前固已備言之矣况魯周公之舊周公所行者即文武之政無事於別立章程也但相沿日久視爲具文實惠不逮於民亦有苦其不便而改之者舉而行之本非難事但患無其人耳無其人則非惟具文之無益也而復古亦足以滋弊故曰其人存則其



政舉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極言非政之難而人之難猶樹必待地而生但有地未有不生樹者也蒲葦者樹之尤易生者也所以申明政之易舉而惟患不得其人也孔子所言證以周公立政所言文武之事若合符節故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孟子曰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信乎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一

九

按孔子答哀公之問當至此而止下文乃作中庸者因為政在人之意推而言之是以好學三句復冠以子曰之文則此數十言者非孔子之言明甚偽撰家語者不能辨文義之首尾乃誤以為至擇善月報句止朝聘以時厚往薄來既非諸侯之事孔子以告哀公何為而在下位以下明明采錄孟子之言尤其顯然而可見者况論語所記孔子之言皆簡而潔從未

存政舉之意了不相涉家語之悞顯然可見朱子章句亦未及正其失故今補而論之

蒲葦或以為螺贏或以為蒲葦朱子章句從沈括以為蒲葦正與上文地道敏樹文義相貫近世學者偶見螺贏之說以為新奇遂極力駁朱子之悞非惟上下文義不相呼應即令果是而於義理亦何足為得失乎聖人此數言者實為經世要務得文武之真傳乃皆碌碌無所發明但斤斤於蒲葦螺贏之同異徒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一

十

勞筆舌良可嘆也。又按蒲葦文皆從草本草名也故詩云彼澤之陂有蒲與荷又云魚在在藻依於其蒲而今人呼葦亦多云蘆葦又有蘆草生於田中以蒲葦為草其說為得之爾雅一書本不足據九州之名與書不合謂夏改載為歲亦與經傳乖刺其說豈盡可信就令蒲葦果為蟲名亦安見其必非草名也且非但蒲葦也即果贏為蟲名亦未嘗非草名也幽風云果贏之實亦施于宇毛傳云果贏栝樓也蓋蟲



不能施宇施宇必草木也故孔疏云枯樓葉如瓜葉形蔓延青黑色是果羸不但名蟲亦兼以名草矣况於蒲蘆文皆從草而反專以名蟲斷不可以之名草乎奈何據爾雅之一語遽欲駁朱子之悞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飭餽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詩大雅

細玩詩意似以行潦喻人材以挹注喻擢用言水在泥中若不足用然挹彼注茲以澄之即可飭餽猶賢人困於泥塗擢而用之即可以爲君宜猷布化而百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一

十一

姓享其福此君子所以爲民之父母也以行潦爲喻者謂隨地有才不必其大也雖片長亦足錄止須一挹注之勞耳傳以行潦爲喻豈弟君子似尚未盡詩意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嬭于天子。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嬭于庶人同上

此詩三四兩章皆頌禱之詞曰土宇厚曰受命長曰

百神爾主曰弗祿爾康何以忽繼之以馮翼孝德吉

士吉人也蓋國祚之脩短在政事而政事之得失在

人材人主雖甚賢聖然以一人而御四方其耳目必

有所不周其心思必有所不及故常藉於人材苟左

右非其人則下情不上聞都邑之宰非其人則君恩

不下達雖日下恤民之詔日行利民之政而民不受

益也故必有馮翼孝德吉士吉人相與輔君之德宜

君之治而後厚者常厚長者益長嬭者愛而能遂其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一

十二

心之謂人臣之所大患在迎合大臣以求援引剝削

百姓以肥身家而國計民生遂置之於不問嬭於天

子其不附於權門可知嬭於庶人其不贖於貨賄可

知國固民安所以百神主而弗祿康也。此二篇序

皆以爲召康公戒成王之詩然玩其語意似皆咏當

日之實事或成或康均未可知蓋守成之世太平無

事上下恬熙人主最易安於逸樂不以人材爲事而

成康乃能法文武之所以立政者而繼述之故詩人



詠歌而嘆美之也

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  
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左傳文  
公元年

此何以言貪人敗類也大凡國家用人才不能皆全  
總不能悉備所貴取其所長恕其所短惟貪人則斷  
不可用何者人一動於貪心則不復顧名義論是非  
較曲直止知利吾身耳昔有磁州知州以其子掌簿  
籍解官之日會計倉庫書吏有虧缺至千金者以二

豐編考信別錄

卷之十

七

百金納其子則以此千金入於其父之虧缺中貪之  
所致雖父子亦不顧復何有於君臣更何有於士民  
故使貪人主選舉則賄賂至者即為賢才不至者即  
為庸劣而庶僚皆不得其人使貪人主訟獄則關說  
至者訟即勝不至者冤即不得伸而百姓皆不得其  
平以至萬事莫不皆然由是為都邑之宰者咸務剝  
取其民以求為政者之拔擢而士大夫咸趨於貪為  
民者亦咸務侵凌懦弱之人而吞其財而不畏上之

加以罪而民咸趨於貪故曰貪人敗類言化國之庶  
官百姓使盡為貪人也人心一動於貪則法語不改  
與言亦不復釋故曰聽言則對誦言如醉也人心一  
動於貪則賢奸易位曲直莫不倒置故曰匪用其良  
覆俾我悖也甚至拒敵討賊勝敗呼吸之際而亦貪  
其賄者曉關守將之受沛公賄而不設備陳良瑜之  
左右之受李自成賄而縱使出險是也何者人惟不  
貪貪即無所不至也故唐劉晏理財悉用士人而不

豐編考信別錄

卷之一

七

假手吏胥知其貪也宋太祖立法尚寬垂訓不得殺  
士大夫而犯賊者法無少貸深知貪之為患大也歷  
觀前古未有不以廉吏致治以貪吏債事者無怪乎  
良夫預知王室之將卑也按國語稱榮公專利而此  
詩言貪人敗類故朱子詩傳疑貪人為即指榮公然  
則厲王之世皆由委任榮公以致用人行政皆失其  
宜周之所以由盛之衰此詩正與周語所載互相發  
明也



附錄。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魚潛于淵或在于渚樂  
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籜他山之石可以為錯。鶴  
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于淵樂彼之園爰  
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詩小雅

鶴鳴一篇純用比喻在風雅中別為一格毛傳以為  
教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朱傳則以首二句為言誠  
不可掩次二句為言理無定在樹檀三句言愛當知  
其惡他山二句言憎當知其善語殊雋妙然以揆之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一

五

詩詞考之時事殊未見確切不易處余初未閱毛鄭  
舊說但於吟誦之餘玩其詞意似為用人而發因取  
毛鄭之說觀之乃知前人之見已有如是者雖其說  
尚有未盡合者要之謂為求賢於文義為得之蓋此  
詩首二句言賢人不難知鶴鳴九臯以喻賢人處於  
草莽聲聞于野以喻才德出眾人皆知之毛傳所謂  
身隱而名著者是也次二句言賢人不難得魚潛于  
淵或在于渚以喻賢人隨地有之固有遜於空谷者

亦有隱於下位者樹檀以喻舊臣有功德者籜穀以  
喻舊臣之子若孫檀雖佳樹而其下不保無籜與穀  
以喻夫世族之家不必皆賢能繼其祖父之遺德也  
他山之石可以為錯以喻庶族或草莽之中皆有賢  
材不當輕棄之也箋以他山為喻異國亦通蓋周自  
中葉以後卿大夫多世為之其見於經傳者若尹氏  
皇父家伯榮夷公虢石父之屬皆世族也王畿之人  
多矣世族不過百之一二耳必世族然後登高位則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一

六

人材之遺棄者多矣且世族豈能皆賢大抵人情涉  
歷艱難則其識日開坐享富貴則其心易蕩是以周  
公曰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又曰厥  
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世族中之賢者能  
幾人哉故曰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籜深知夫  
世祿子孫之多不達於民情也居高位者既多持祿  
養交甚至有以貪著名者由是庶僚化之相習成風  
以承順為適時以逢迎為得計雖有方正之士然以



其慙直也莫肯舉之而亦莫能容之豈知聖君賢相亦未嘗不賴有慙直之人以拾其遺而補其缺石雖粗也而玉之溫潤者轉得藉之以成其美故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深明夫世族之外樸直之材其可用者尚多也如此似與詩之詞意相合而於時事亦切言婉意深最耐學人咀嚼且與此後數篇正相表裏所父植下籜也白駒之伊人石在山魚在淵者也繫之維之聲已聞于野矣即轉于恤之爪牙亦未必非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一

七

魚之在渚者但能舉而用之則晨門荷簣皆得效王官之職庶政舉閭閻富而風俗醇之異邦者自不復詠黃鳥依昏姻者亦不復歎采芣矣

所父子王之爪牙胡轉于于恤靡所止居。所父直不聰胡

轉于于恤有母之尸饗詩小雅

爪牙傳以為軍士轉于恤傳以為久役呂氏引句踐信陵事以為獨子當免征役故以之責司馬余按詩人既自以為王之爪牙又以獨子為詞以求免役於

理殊屬難通鄭氏以為宿衛之士不當從軍者較為近理然王事多難義不當自顧其私而敵王所愾亦不得謂轉于恤也細玩其詞似所謂爪牙者即曲長屯將之屬所謂轉于恤者乃朕削貧困之意蓋周道既衰大臣養尊處優多失之於貪情貪則惟事陵削情則不知顧恤以致將士貧困不能自給故以此責司馬之不聰耳嗟夫自貪人敗類以來大臣之賢者漸少而持祿養交者多非但良人弗求弗迪也即爪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一

六

牙之士可以禦侮者亦使之轉于恤無怪乎王室之不復振也舊說以此為宣王時詩當宣王之初召公輔政周室中興不當有此意者其宣王末年之事乎說已詳前宣王篇中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同上

此篇惜賢人之去而欲留之之詩也賢人何以去也



蓋自周道漸衰卿大夫皆世及草野之賢才罕有登  
顯位者然卽下僚亦稀進用何者人之貪爵祿者多  
工於鑽營人之有學守者多拙於進取而大臣皆世  
祿子弟席豐履厚自二三賢臣外罕有以報國安民  
爲事者不過貪賄賂喜容悅而已貪賄賂則饋遺者  
升喜容悅則柔媚者進雖王之爪牙猶使之轉于恤  
何有於草澤之逸賢而尚肯訪而求之舉而用之乎  
卽幸而用矣而時方尚逢迎賢人亦不能爲是以翻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一

末

然而去雖欲繫維以永朝夕而白駒已入於空谷也  
此篇次於祈父之後疑亦宣王晚年詩也

附錄。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

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同上

附錄。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

我畜復我邦家

同上

吾少讀書傳至周宣幽之際而不能無疑也宣王中  
興之主西攘諸戎南卻淮夷荆楚諸侯復宗周宣王

崩幽王立僅十一年而遂亡何哉近年以來熟玩小  
雅諸篇而後知其故也蓋國家之所以久不在聲靈  
之赫濯而在人心風俗之美而其所以美者惟賴大  
都小伯之得其人撫字而整飭之周衰以來賢才罕  
得進用白駒入於空谷故庶官多不得其人不得其  
人則閭閻失所風俗日敝是以白駒之後繼之以此  
二篇啄粟啄梁以喻爲土人所凌藉與碩鼠之食黍  
意同采芣芣言貧無所得食但采野菜以自給也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一

末

毛鄭以爲夫棄其妻者非是朱傳之說得之蓋惟閭  
閻失所則民不安其居是以或轉徙於他邦或依托  
於昏姻風俗日敝則民不相顧恤是以雖他邦亦莫  
我穀雖昏姻亦不我畜也故雖車攻之會諸侯庭燎  
之勤政事尚未改盛世之規模而里巷之間民貧俗  
漓已無蒂固根深之勢所幸朝無失政故人得以苟  
安一有蹉跌卽不復振無怪乎十有餘年而遂有驪  
山之變也



孟賊內訌昏椽靡其潰潰回通實靖夷我邦詩大雅

上同

幽王何以有驪山之變也曰寵褒姒也固也衛靈之無道不亞於周幽南子之淫亂亦未必減於褒姒何以能保其國而無患也孔子嘗言之矣曰仲叔圍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然則幽王之失皆由於用人之不當耳幽王所用之人若皇父家伯仲允之屬十月一詩言之詳矣正錄中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一

圭

亦已載之矣要其蠹國害民之實則莫如召奭篇中孟賊昏椽等語為最得其情何者昏暗昧也椽讓謂也潰潰昏之狀也回通椽之由也潰潰則萬事不理惟其左右親近之所欲為而莫之禁回通則嫉賢惡異有直道而行不與為黨者必文致其罪而去之昏椽如是是孟賊而已矣孟賊者害苗之蟲也靖安也夷平也國之有民也猶田之有禾也田之孟賊去而後禾得遂其長民之孟賊去而後人得安其生而今

乃以安民平政之任付之孟賊民亦何辜而罹此慘酷乎疏棹舊說以疏為糲以棹為精粟米之法糲十棹九故疏以喻小人棹以喻君子夫糲固粗矣十而減一豈得遂謂之精且上文兼稱疏棹下文胡不自替專承疏而言於文義亦不合職兄斯引舊說以為使我心為此故愴况引長亦似與上文意未甚融洽蓋疏棹皆粗米皆所以喻小人小人既無才德不能治民何以不自引退皆由大臣昏椽喜逢迎貪賄賂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一

圭

引之使布於庶位耳大抵民之安危憂樂惟在親民之官立政所謂大都小伯者也然大都小伯何以能得其人由大臣廉明之察而用之也大臣昏椽則所用之人皆庸碌貪鄙者所以大都小伯非疏則棹而民困日甚也周自厲王始用貪人宣王委任召伯南仲仲山甫等然後王室復安及末年所父白駒之詩作周道固已衰矣迨幽王之世而遂惟昏椽之人是任以致都邑之宰莫非儉邪無怪乎其饑饉流亡



而日蹙國百里也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  
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漿朝朝佩璫不以其長

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有挾天畢載施之行維南有箕不可以  
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洒漿維南有箕載翁其舌維北有  
斗西柄之揭同上

此篇前言東人之困後言百僚之非其人二章杼柚  
豐鎬考信別錄卷之一

其空貧也三章哀我憚人勞也東人之子貧且勞如  
此而西人之子乃美好其衣服至舟人之子亦以熊  
羆為裘其情固難堪矣乃至私人之子亦得百僚是  
試此何故哉蓋私人者工於媚惑巧於賞緣是以執  
政大臣愛之拔擢其子皆得濫膺名器然私人之子  
何知知納取財賄耳知誇耀鄉里耳何以忠君報國  
彼不知也何以安民和衆彼不知也酒不以為漿璫  
不以為長言其侈也載施之行不可以簸揚挹洒漿

喻其不事事也抑非但不事事而已且貪莫甚焉載

吸其舌西柄之揭喻其吞噬之無厭也蓋惟其得財

也易故其用財也侈竭東人終歲之入不足以奉私

人一夕之歡惟其貪侈而不事事是以東人至於貧

且勞而莫之恤也大抵盛世之俗多儉衰世之俗多

奢邪風周之所以王也則首之以七月唐風晉之所

以霸也則冠之以蟋蟀今大東一詩貪且侈如是周

道安得而不衰乎姦人富則良民必貧豐年耽於逸

豐鎬考信別錄卷之一

書

樂則荒歲必無以自贍是以召旻之詩癩以饑饉而  
民遂流亡也嗟夫民猶是文武之民也法猶是文武  
之法也何以昔日之崇如墉比如櫛者至此日而杼  
柚其空也昔日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者至此日而  
哀我憚人也昔日之狐狸為公子裘者至此日而熊  
羆止足為舟人裘也無他得人與不得人之異耳昔  
日之立民長伯者無非三宅三俊克知灼見之人此  
日之百僚是試者則多私人之子是以如此讀詩者



比而觀之周室盛衰之故昭然可見矣。三代考信錄共十有二卷惟辨其虛實真偽使聖王之事不至為傳記所誣未及詳其政事之得失也夏商之政不可詳考固已若周則典籍存於世者尚多可以考而知之故復作周政通考以究其盛衰之由但尚書多武成之世所作昭穆以後缺然惟二雅中哀周之詩較多故今采之以補尚書之缺傳記之文有互相發明者亦取而載之綜而觀之庶足以見其初終得失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一 幸

之梗概也

周政盛衰續考

政之得失在於用人前篇言之詳矣然未盡也治國之務莫要於開言路人主以一人而撫有四方雖天之聰明其勢不能盡知故以明目達聰為先務也然非但人主然也雖大臣雖羣臣雖一縣一邑之長其才豈能靡不長其事豈能靡不知惟能受善言則政皆無失所以孟子不以為智慮多聞識為貴而惟欲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也所患者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一 幸

自以為智而不能受人言則奸人得以迎合其心而轉其意甚至聽讒而妄害賢人者有之况於其政尚可問乎故今於周政通考之後復附列之

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譁張為幻書無逸

胥相也上可以之教下下可以之諫上即官同爵同者彼此皆可施之夫是之謂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也此篇前章述商中宗高宗祖甲及周文王之事而此獨言古之人者古人風俗淳厚以此為常事不必



賢君而後能之亦不必人君而後如是也善言日進  
耳目日廣下情無不上達不但政事之無缺也雖奸  
人巧於陷人者亦苦於無隙可乘不復敢譸張爲幻  
非謂爲之而必破也而其人自不生心矣。按無逸  
一篇乃戒人主逸樂之意篇末何故繼之以此蓋君  
道以用人爲要其次卽聽言故曰舜好問而好察迩  
言也然人主一耽於逸樂則羣臣相競於逢君而忠  
言多苦於逆耳故復繼之以此亦無逸之餘意也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十

辛

**補**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箴王關於虞人之箴曰芒  
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  
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於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  
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左傳襄公四年  
按傳稱命百官箴王關於虞人之箴也虞人之  
箴因晉侯好田而魏絳述之故遂傳於後耳舉一隅以  
三隅反則羣臣之箴皆當類是周公所謂胥訓告胥教  
誨者此其一事也然王安得多闕所謂箴王關於者乃不

待王有闕而預箴之所謂防患於未萌也如是王安得  
復有闕王猶如此則羣臣之皆能受諫納誨可知周之  
所以治化隆而受命長也。杜註以辛甲爲武王臣卽  
武王臣亦未必不逮事成康此箴或作於成康之世未  
可知也

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  
行小雅

既旣征夫每懷靡及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十

庚

諛上同

此所謂胥訓告云云也嘉實在坐鼓吹以娛之承筐以  
進之惟欲其示我周行耳好聞善言之心可謂切矣皇  
華之征夫馳驅道上困頓之不暇而猶事周爰咨諛抑  
何其虛衷若谷也卽此二詩觀之可知當時風氣猶以  
聽納忠言爲事蓋距成康之世尙不甚遠也。此公卿  
大夫也然皆勤於詢訪若此然則周公所謂古之人胥  
訓告胥保惠胥教誨者非專指天子而言可知矣公卿



大夫皆不敢自謂賢而孜孜焉惟欲訪之人以助其不  
逮其政事安得有缺者盛世景象於此可見一斑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言維服勿以為

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詩大雅

周道漸衰風氣日變卿士大夫莫不自以為智自以為

賢雖有一二人尙知訓告者而其人且付之於一笑同

僚之言猶不肯聽况於芻蕘政事安得不失正乎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營營青蠅止于棘讒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一

人罔極交亂四國詩小雅

此所謂詩張為幻也聞訓告而厭之則聞怨詈而必怒

之故小人有以投其隙而讒言日盛也四國交亂周室

之所以不振也

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

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詩小雅

舊說以訛言為讒言然讒言不當屬之民上文謂山兩

句亦無着落當指民間謗譏而言懲戒也蓋政事失則

百姓困百姓困則謗譏興雖不必其悉實是以謂然不

可以不戒譬若謂之為山容有卑而過稱之者然必高

於平地為岡為陵然後人始以山目之若之何其不之

懲也無他卿士大夫皆自以為賢智故爾自謂賢智則

雖召故老訊占夢而人知我之自矜也必不肯直言以

買禍不過具曰予聖而已求其若古之人胥訓告云云

者不可得矣烏之雌雄何由辨之周道之所以日衰也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幾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一

沮君子如社亂庶幾已同上

讒言何以能使人信也蓋有巧術存焉其始託為無心

微示其意使聽之者涵之於心漸而增之累之聽之者

遂信以為實故孔子曰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也已

矣向使其譖之初而即平心核其真偽其實邪則致之

罪孟子所謂見不可焉然後去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

者也其誣邪則治言者之罪此後誰復敢譖張為幻者

故曰君子如怒亂庶幾已也如非大過則寧置之不問



雖有賢人不保無一二事之小失况於形跡疑似之間者乎孔子所以言赦小過也如是則守正之士皆盡心於國而不畏僉王之忌故曰君子如社亂庶幾已也。正月之五章與板之三章義同巧言此章與青蠅詩義同但一在厲王時一在幽王時耳詩中此類言語甚多不可悉載姑載四章以見大凡

附錄。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一

三

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欲人之議執政即胥訓告之意子產此事誠為政之要圖是以韓子為之作頌曰鄉校不毀鄭國以理也此雖春秋時事然足以發明周公之意故附錄之於此。立政無逸兩篇乃周致治之要正錄中雖已論之然其蘊未盡故復有周政通考以暢立政之旨而無逸篇末三章猶未之論及故今復為續考以補之但祭公祈招之

詩術巫監謗之事已詳於正錄中故今但取詩詞著之

豐鎬考信別錄卷之一終

道光四年東陽署中刻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一

三



豐鎬考信別錄卷之二

大名崔述東壁謹考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周室封建彙考

周之制度儀禮周官所載正錄已辨之矣封建職官之制前篇亦詳之矣然尚有無所附麗而未及之者故復綴以此篇

**補**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二

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孟子

周官大司徒云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

諸伯方三百里諸子方二百里諸男方百里說者遂

謂孟子當籍去之後不得其實未足為據余按論語

云可以寄百里之命春秋傳云天子之地一圻列國

一同自是以衰易曰震驚百里不喪七德傳曰出可

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是經傳皆以百里為侯

服之常非孟子一人之私言也周官乃戰國以後人

所撰故不知而妄為之說耳說並見前周公相成王篇中

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左傳昭公二十八年

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處霍魯衛毛聃部雍曹滕畢原鄭郟文之昭也邠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允也左傳僖公二十四年

按周之封同姓成傳以為武王富辰以為周公以經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二

傳考之衛封於武王世魯與晉封於成王世二子之言皆不盡合而姬姓之國至於四十晉韓邢茅必在其內武王必不自封其子周公尤不得自封其子也

蓋古人之文多舉其大略以克商自武王故多推本

武王言之富辰以與召公對舉則稱周公焉其實乃

陸續所封不可概謂之武王尤不得專屬之周公也

故今考其封之先後次第列之以見其非一時之事

云



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

左傳定公四年

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

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為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於

難則振救之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

自富辰稱周公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其後秦廢封建

二世而亡及漢興大封同姓刑白馬而盟約非劉氏

不王由是後之論者咸謂周之封建皆為蕃衛子孫

之計其久享天下皆封建之功貽謀之善也以余考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二

三

之不然禹之王皆因唐虞舊臣湯雖崛起一方而其

賢臣多在異姓故孟子曰湯立賢無方周則賢多出

於懿親其於傳記可考者同姓則召公近屬則二虢

諸弟則周公康叔畢公毛公賢在親則封在親故曰

選建明德其親親也即賢賢也禹自躬稼而有天下

湯雖起自諸侯然其先世亦微弱周自大王開基而

大伯虞仲以長讓幼矣文王始受命而未得及身為

天子武王始克商而未得及身見四方之靖至成王

然後安享之以為祖父之德而吾獨享之於心不自

安故分其祿而與諸父昆弟共之故曰吾無專享文

武之功蓋不以祖父之祿私一身非以天祿而獨私

其兄弟也周之封建親戚豈但為蕃衛子孫計哉且

周亦非獨封其親戚也記曰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

封黃帝之後於蕭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

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然則同姓之封初不

先於異姓蓋亦未必遂多於異姓也特其後嗣有盛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二

四

衰耳周之封建但不遺於親戚非專擇於親戚而封

之也明矣論者但見富辰此言遂以後人自私之念

度古聖人之心不知富辰特欲襄王之睦鄭以安王

室故不言其他而但言蕃屏不言其封他國而但言

其封親戚言固各有所重非先王封建之本意即如

是也正如王子朝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不過以晉

為王母弟故專言之豈武王成王但封母弟而不封

曹滕應韓之庶弟乎嗟夫聖人之心其湮沒於不善



讀書之人者豈可勝道哉故今錄周之封建先代  
之裔次功臣次武王之封文昭次周公之別封次成  
王之封武穆次蒸仲之紹封而取成鱗富辰祝鮀王  
子朝之言彙列於首席學者參伍求之而有以識聖  
人封建之盛心也

右通論周之封建

**補**昔虞闕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  
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二

五

三恪 左傳襄公  
二十五年

備覽。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  
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藪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

杞 史記周  
本紀

樂記云武王克商未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藪帝堯  
之後於祝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  
杞投殷之後於宋呂氏春秋云武王勝殷未下車命  
封黃帝之後於鑄帝堯之後於黎帝舜之後於陳下

車命封夏后氏之後於杞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

林余按此二書所載與史記國名互異古書散軼不

可考矣惟所云未下車而封者於事理殊未允古者

王畿之外莫非侯國滅一國始封一國今武王始克

殷王城安所取地而封之封國大典也當先尋求其

後然後備禮而命之於廟中又豈車中所能為者而

宋之封在成王世尤不得屬之克殷日也蓋此文特

作者形容之詞正如春秋傳所云楚子伐宋屢及於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二

六

室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者但極言

其速耳非真有此事也故今但列史記之文於備覽

右先代後裔之封

**補**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司寇與植伯達封於

河 左傳成公  
十一年

**補**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 孟  
子

備覽。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邱 史  
記

齊太公  
世家



史記此文下云太公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  
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  
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邱余  
按武王之封太公於齊必先克其地也克其地必有  
人守之萊人安能與爭太公至成王時猶在王室是  
太公未嘗親就國也安有夜衣而行之事乎此文絕  
類戰國策士之言蓋其所假托故不錄

右功臣之封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二

七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不敢侮寡庸庸祗祗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  
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登  
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曷肆汝小子封  
在茲東土

書康誥

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綺夜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  
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  
田之北境取於有閭之士以其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

會王之東蒐聘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墟  
左傳定公四年

書序云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  
誥酒誥梓材偽孔傳因之釋孟侯三句云周公稱成  
王命言王使我命其弟封蔡氏書傳駁之今錄於左  
**蔡允峰康誥篇序傳**書序以康誥爲成王之書今詳  
本篇康叔於成王爲叔父成王不應以弟稱之說者  
謂周公以成王命誥故曰弟然既謂之王若日則爲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二

八

成王之言周公何遽自以弟稱之也且康誥酒誥梓  
材三篇言文王者非一而略無一語以及武王何邪  
說者又謂寡兄曷爲稱武王尤爲非義寡兄云者自  
謙之詞寡德之稱苟語他人猶之可也武王康叔之  
兄家人相語周公安得以武王爲寡兄而告其弟乎  
特序書者不知康誥篇首四十八字爲洛誥脫簡遂  
因誤爲成王之書是知書序果非孔子所作也康誥  
酒誥梓材篇次當在金縢之前。余按經文明稱王



若曰朕其弟其為武王誥之無疑蔡傳之說是也分器錫邑容或有在成王世者若受封則斷斷在武王之世矣故今從蔡傳列之武王之世封魯之前惟所云篇首四十八字為洛誥脫簡尚恐未然蓋不知何篇之簡而其篇已逸耳說並見前武王克商周公弔二叔兩條下

附錄。曹叔振鐸文之昭也。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並左傳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二

九

按文昭惟封衛見於經傳曹滕郟霍諸國皆無可考以此推之可矣

右文昭之封。以上並武王世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為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詩魯頌

補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孟

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

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致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左傳定公四年史記周本紀云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為首封封尚父於營邱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封召公奭於燕封弟叔鮮於管弟叔度於蔡餘各以次受封是謂燕魯之封皆在武王世也余按周公於武王為弟於成王為叔父而詩稱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二

十

魯則是封魯者成王也周公東征三年而奄始滅而傳稱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則是封魯者成王時事也蓋周初之制親戚功臣之受祿內外皆有之周召畢郛在畿內者也齊衛曹滕在畿外者也不以內外分重輕也周公既受祿於周矣何事又封於魯至成王之世周公內輔政事外定商奄制禮樂靖四方成王以為周公功大無以為報故別封伯禽於魯而使其次子襲畿內之封其後於召公遂亦援以為例而



別封於燕耳周衰王室東遷內諸侯漸微而外諸侯之勢盛由是後人不復知周公之先已受采於周而但疑周召之受封不當在蔡衡曹滕之後遂以為武王之世齊魯同時而封誤矣故今載伯禽之封於成王之世而燕之封缺之

右別封

**補**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左傳昭公元年

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左傳昭公十五年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二

七

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鞶治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

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左傳定公四年

呂氏春秋說苑並云成王與唐叔虞燕居翫桐葉以

為珪曰以此封汝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成王曰

與虞戲也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

士稱之於是遂封叔虞於晉史記所載略同惟以為

史佚事唐柳子厚嘗辨之今錄其文於左

**柳子厚桐葉封弟辨**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

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

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

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

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

為之主其得為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

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

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

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二

七

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余按邑

姜武王之元妃成王邑姜之長子而唐叔其母弟也

武王之崩成王唐叔之年固已長矣說見周公相成王篇武王既喪

條不得以唐叔為小弱成王亦必不至以封國大典

為兒戲也柳子之辨詳矣獨其篇末云或曰封唐叔

史佚成之則是猶以此事為或有但非周公之所為

耳史佚亦賢臣詎宜有此事即有此事周公豈容不

諫而聽之乎此必無之事故今不載而取柳子末數



語刪之

右武穆之封

**補**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

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左傳定公四年

偽尚書有蔡仲之命篇乃本左傳文而行之者其序

之謬前於周公篇中已辨之矣其命詞亦綴輯前人

語言以成篇者故今但載左傳原文

右紹封。以上並成王世

豐篇考信別錄 卷之二十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

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孟子

周官稱十有二年王巡狩殷國偽尚書采其說遂云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余

按周時巡狩年數經傳未有言及之者惟春秋傳云

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

德而改卜杜氏註云征謂巡守征行則是周亦以五

年一巡狩也且唐虞五載一巡狩周乃改為十有二

年亦未免失之於疎濶大抵二代之上文多缺略事

難詳考傳記各記所聞互有同異皆不足以為據故

今但采孟子之文記巡狩朝覲之大略至於年數多

寡缺之不失為慎

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

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

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同上

自漢以來說者多謂周人弱於封建徒建空名於公

豐篇考信別錄 卷之二十一

侯之上耳余按孟子此文王於諸侯慶之慶之貶之

削之莫敢違王命者是其子奪之權操之天子何有

於弱亦豈但空名而已哉但自平王東遷王室微弱

號令始不行於天下耳故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

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西

周以前自天子出者也東遷以後自諸侯出者也豈

得見其後之微遂以概其前之盛乎晉文襄之世進

退臣僚皆惟君命是聽頃定以後六卿專政公室始



卑魯僖文之世權亦在上襄昭以後政始出於三桓  
豈得謂文襄僖文之世已失政哉且自幽厲姪暴犬  
戎內侵驪山之變畿甸盡沒於戎使其時無諸侯則  
天下皆騷動非勝廣起於閭左則劉石興自塞外雖  
欲建空名於公侯之上且不可得奈之何以封建故  
咎周也且周之封國見於經傳者不過衛陳杞蘇  
檀齊宋諸國及兄弟之國十有五同姓之國四十而  
已其餘皆夏商之舊國也武王卽不封建此千數百  
餘國豈不能據地自雄者若盡取而滅之使先世帝  
王卿相之有功德於世者盡殄絕其祀而後已豈  
聖人之心也哉大抵漢唐文士多好議論古人得失  
而不考其時勢其所關者非小故今考而辨之

右朝觀巡守之制

周之封建先後不一時其經制亦不能專繫於一代  
故不以載於正錄而別述此篇統紀其制而分類以  
記其事庶易於考核也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二

五

周職官附考

周之官制詩書皆未詳言周官一書亦多附會唯孟  
子文尚可得其梗概今附載之

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  
凡六等

孟子

按春秋於列國之卿皆書爲大夫則是卿乃上大夫  
大夫則下大夫也故曰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  
東遷以後卿日以尊故但稱爲卿以別於他大夫而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二

六

此文與王制遂沿而稱之耳又按春秋傳卿之下有  
上大夫嬖大夫周官亦有中大夫下大夫之別疑皆  
後世所增如魯三卿之外復有臧叔子服叔仲等氏  
晉六卿之外復有卻缺趙穿等未有軍行之卿者然  
恐當以孟子此文爲近是

三代之所以異於兩漢者何在乎兩漢之所以異於  
唐宋者何在乎其事蓋非一端而設官其尤著者也  
周官王制雖皆出於後人之手不無揣度附會之失



當日官制不可詳考然以孟子此文推之諸侯之國大者僅及百里而有卿有大夫有上士中士下士佐治者要不下百數十人故其耳目易周精力亦無不逮一人有善得以賞之一人有惡得以罰之是以豪猾無所用其武斷吏胥無所施其朦蔽也孟子曰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野人少而君子多則不足於養野人多而君子少則不足於治是以先王量民數以設官而不肯惜小費以致廢大事也兩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二

七

漢則不然自令丞尉以外止有鄉三老耆夫游徼亭長之屬耳較之三代邈乎不相及矣然猶有秩有祿選其賢者充之是以其人尚知自重其耳目精力尚可勉強從事以故其治尚為近古風俗尚多渾厚至隋盡廢鄉官一縣之中止有一令一丞一簿一尉然其時承南北朝之後久亂之餘戶口稀少猶之可也至唐開元天寶之際生聚蕃矣民事多矣逮宋熙寧元豐以後戶口之盛尤遠過於前代豈此數人者之

所能徧理無怪乎百姓之爭日多而吏胥之權日重也

附論。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中庸

官何以當盛也所以優大臣也亦即所以熙庶績也何者一國之政多矣非數十人所能徧理設官少則勢不能兼顧非惟政事之多廢也而吏胥皆得操其厚薄之權僕從皆得肆其上下之手其倒行逆施者亦不少矣故官必盛而後可任使也有一事即設一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三

八

官則人有餘力而事有專責有一官即擇一人則人知自愛而事無不舉為大臣者但能謀其勤惰而總其成而庶績自咸熙矣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一大



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  
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孟子

按大國地方百里倍次國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倍小

國也而小國之君十卿祿以田計之當食一萬六千

畝以下食田畝數並見次國食二萬四千畝多於小

國者僅三之一大國食三萬二千畝多於次國者僅

四之一大國之閒田將何所置之乎卿亦大夫也故

春秋與諸侯之卿皆書曰大夫猶士之有上中下耳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二 九

大夫與士則名分判然隔絕而卿祿有四大夫三大

夫者大夫祿乃止倍於上士何邪竊謂讀此章者但

當求其大意不必拘其細數孟子固曰其詳不可得

聞也然則孟子之所言特其略耳嘗考春秋以前諸

侯之國大約分爲九區內一區爲鄉遂以爲君祿外

八區爲都鄙以爲大夫士之祿猶海內之地方千里

者九而王畿方千里也猶井田之制八家皆私百畝

而中爲公田也然則大國之君祿當倍次國次國當

倍小國孟子特大略言之耳大國小臣數多則其祿  
之降殺亦多小國小臣數少則其祿之降殺亦少然

則大國次國自大夫以下其祿亦必不止於倍而卿

祿亦不得有三大夫四大夫之多但籍已去故其詳

不可考耳天子之卿受地僅倍大夫况諸侯之卿何

至遂三之四之乎蓋春秋之世卿權益重卿祿益厚

故有三大夫四大夫之說其實皆當以漸而殺非獨

卿與大夫然也大抵君臣之降殺以十一爲率大小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二 十

臣之降殺以倍爲率雖有增減要不甚多於此見先

王之不以天祿自私而亦有以辨上下定民志也周

衰典籍散軼後人雖有纂述而揣度附會者居多幸

孟子此章猶存尙可得其大概餘已詳經界考中茲

不悉贅

附論。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中庸

祿何以當重也所以恤羣臣也亦卽所以責羣臣也

何者士既受官於朝必將資以養其父母妻子也位



益尊則所費益廣祿不足以贍之惟賢而有守者乃能潔已而安貧耳若其守少不堅則必有聚斂於百姓以自奉侵蝕於國帑以自肥者無怪乎民日困而國日貧也故善治國者必與士以重祿使無內顧之憂交謫之患則少知自愛者皆恥為聚斂之臣恥為盜臣矣而又擇其賢者用之有不百室盈而婦子寧者乎有不倉廩實而府庫充者乎故驟觀之若費而細察之實省加之何其可以不重也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二

三

附錄。管子於是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齊語  
附錄。制鄙三十家為邑邑有司十邑為卒卒有卒帥十卒為鄉鄉有鄉帥三鄉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有大夫。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同上

此所謂鄉官也與前所載孟子六等之文互相發明何者治民必藉於人數十家而即為之長數百家而即為之帥則在下者不能欺在上者不難治吏胥無所投其隙奸豪無所肆其暴誠良法善政也桓公去古未遠先王之制猶多存者是以管仲本之立法以治齊國所以能霸諸侯而匡天下也後世惟務省費省費則必省官日減日少遂至於數萬戶而止付之一人即有賢令長亦不能以徧理况賢者不可多得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二

三

非假手於吏胥則置民事於不問耳假手吏胥故吏胥橫行賦歛獄訟何一非吏胥操其權倡賭盜賊何一非吏胥為之主吏胥富而閭閻日以彫瘁矣置民事於不問則強凌弱眾暴寡良民日困非兇悍無以自全於是里巷之間相率習為豪強爭鬪以自保其身家無怪乎民日貧而俗日敝也後世儒者往往輕視桓文羞言管仲吾獨以為不然姑無論其他唐宋以來名臣賢相史不絕書有復古鄉官之制者乎有



一言之及於此者乎然則管仲未可輕也惟漢諸葛武侯嘗自比於管樂其後相業果爲秦漢以來第一人亦何必爲大言哉大抵霸之所以異於王者惟在假仁義以服人其實桓文之世上去文武不遠王政尙多存於世者漢唐以後王政存者寧有幾乎若之何輕視桓文也國語之文雖難盡信然此文於理與時勢皆得之必非妄者觀此猶足見三代之遺制故并錄之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二

七

存叅。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

論語公治長篇

千室大邑也百乘大家也晉文公在齊有馬二十乘齊陳文子有馬十乘則百乘家之最大者矣聖人以千室百乘相對爲言然則千室亦邑之最大者尋常之邑不過三百室二百室百室已耳是以其宰尙多能盡其職惟冉求足民之材政事之彥聖人始以千室許之非他人所及也後世乃以庸碌之人畀以數

萬戶而使之治之欲令民之不困俗之不偷烏可得乎

存叅。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

左傳成公十七年

按此文不以百室之邑爲小則邑之大者當亦不多也此雖家宰兼治之邑然百室而卽有人治之則下情之不通者亦少矣觀此言猶可想見當時之美政也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二

七

鄉官之制乃三代聖人之大經大法必不可廢者亦非但鄉官也百里之內亦必有分治之庶僚始可以無廢事而後世皆舉而付之於一二人民安得而治然名儒文士皆罕有言及此者但有言及於井田封建者耳井田封建雖屬王政然後世行之大不易若庶僚鄉官直舉而措之耳不知何以無人計及此也此治亂興亡之大要故因述周封建之制而附及之

周遺蹟補考

石鼓



岐陽石鼓十枚上皆刻四言詩唐韓退之以爲周宣王時所作宋歐陽永叔云自漢以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隋氏藏書最多其志所錄秦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有而獨無石鼓文遺近錄遠不宜如此况傳記不載不知二君何據而知爲文宣之鼓也

二君謂韋與韓韋詩詳後汪上湖石鼓說中

其論當矣而張溥雲谷雜紀則云石鼓經秦涉漢其亦久矣其間豈無好事者稱道之歷時之久書傳不存後人不知耳蘇勗載記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二

三

云石鼓謂周宣王獵碣其十鼓其文則史籀大篆唐章懷太子注後漢書云今岐州石鼓銘凡重言者皆爲二字以二書言之則安知秦漢間無稱道之者則又以韓公之說爲是歐公之疑爲非汪上湖先生石鼓說辨之頗詳今載其文於左

汪上湖先生石鼓說

石鼓在陳倉野中隋以前無所

見聞唐貞觀中蘇勗始紀其事鄭餘慶徙置鳳翔之夫子廟而亡其一宋仁宗皇祐四年向傳師得之

間十數乃全至徽宗大觀二年徙於汴京之辟雍宣和元年又移之保和新殿以金填其字欽宗靖康末金人輦致於燕剔其金而留石於王宣撫家其家後改大興府學至元成宗大德十一年虞伯生爲大都教授求得於草土中洗刷而扶植之仁宗皇慶二年伯生助教成均言於時宰以大車十乘載於國子學大成門內左右各五鼓按韋蘇州詩謂是文王時鼓

今本亦作宜王無文王字

宣王時刻韓文公直稱宣王時作逮宋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二

三

程泰之以左傳昭公四年椒舉云成有岐陽之蒐指是成王歐陽公集古錄乃有三疑而鄭夾漈以秦權秦斤證之指爲秦刻沿及金源元遺山中州集云荏平馬子卿以字畫考之云是宇文周時所造作辨萬餘言出入傳記引據甚明金史採其事入本傳鄭馬二說後人譏之者多信之者少以余考之竊嘆馬氏有卓識矣所惜其文未見曾不知其定爲後周何時耳

此下節耳刪一段

西魏之末官法周禮詒法周書則詩襲雅



頌之文誠無足異但史稱周武帝崇尚儉樸校兵閱  
武步行山谷履涉勤苦人所不堪其於田獵豈肯夸  
耀其車徒惟武帝建德二年二月詔皇太子贊撫巡  
西土皇太子於岐州獲二白鹿以獻詔曰在德不在  
瑞今考九鼓中其一其稱及鹿者有四且有卽一章  
而兩言鹿者合之則鹿字凡六見焉有曰我鹿允異  
豈非瑞應意乎文內鱣鯉楊柳靈雨舫舟皆春巡之  
景非冬狩也若其稱天子又稱嗣王者宣帝窮奢極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二

五

麗車旗章服俱倍數前王此詞當是大象元二年間  
天臺侍從之臣追紀其瑞而刻之似以天子稱武帝  
以嗣王稱宣帝而宣帝每自稱爲天則當時又未必  
稱以嗣王也文蓋以天子稱宣帝以嗣王稱靜帝雖  
宣帝於卽位之始卽傳位皇太子衍顧不稱太上皇  
而自稱天元皇帝是以文內天子嗣王連言之猶之  
周書宣帝紀內帝與皇帝連及也靜帝卽位僅七歲  
其三年爲周大定元年二月卽禪位於隋其時石鼓

甫成應卽委棄而篆文入識者少唐賢徒見車攻馬  
同之文同於小雅藉以潤色文章耳其詞其文後人  
自有明於鑒察者正不必依傍韓蘇篤信而不敢議  
也馬氏之辨安得世尚有傳與余言一證其同異哉  
余按石鼓所刻詩詞不載宣王一事亦無宣王時一  
人名不知唐人何由知其爲宣王自東周以後下  
迄於隋書之存於世者多矣石鼓果周宣王時物必  
爲世所寶貴稱道者當不知幾許何以稱者皆不存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二

六

存者皆不稱乎漢都長安距岐爲近班固扶風人郡  
中有此古物尤不應不知及知之而不言也且蘇勗  
與章懷太子皆唐人耳以唐證唐何足爲據自蘇勗  
至韓退之相距不二百年而書傳所載稱之者凡四  
人自周宣王逮隋千有餘年而反無一言之見於書  
傳然則此鼓之在漢魏以後而不在周秦以前明甚  
歐陽子之疑是而誤之言非矣是故韓韋謂爲宣王  
蘇子瞻想當然之說也張溥言安知秦漢無稱道之



者秦檜莫須有之獄也以想當然莫須有折天下之獄則獄靡不寃以想當然莫須有斷古書古物之真偽則書與物靡不失實然則即謂此鼓為堯舜時所作謂夏商之時書傳不存安知無稱道者亦誰能窮其誣哉汪公之辨詳矣此鼓果為宇文氏之物余雖未嘗詳考然斷非周物則較然也。又按雲谷雜紀以為成王時物者乃韓元吉而上湖以為程泰之以為秦時刻者乃任汝弼而上湖以為鄭夾漈所引互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二

五

姜里城

湯陰城北有文王演易臺其地高於旁者丈餘即唐人所稱姜里城也城中地故高日久城頽惟高原存焉故人以臺呼之唐封氏聞見記嘗辨其妄今錄於左

**封氏聞見記一則**相州湯陰縣北有姜里城周禮可

三百餘步其中平實高於城外丈餘相傳文王演易之所按此東頓邱臨黃諸縣多有古小城或周一里或三百步其中皆實然則小城而實皆古人因依立家以為保固耳

余按湯陰之西為林縣其北為安陽又北為磁州距余鄉近者百里遠者二百餘里其在山中者山上多壘石為城寨在平地者其村外往往有高廣如封氏所言者其城或尚存或已頽或半頽余數往來於諸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二

五

縣間問之士人皆云前代避亂之所然則湯陰此臺亦如是而已矣封氏之言是也蓋築城自保勢須據險以高臨下有山則據山無山則築平地使高築城其上方足以制仰攻本理之常無足異者但臨大道者少人或不之見見亦不為意而湯陰之臺東逼驛道人皆知之既莫考其所始而其地近殷墟故好事者遂以姜里之事附會之耳余又嘗居開州即唐頓邱之南境也城以南如湯陰此臺者不下數十蓋即



封氏所謂古小城者其城率已頽土人呼爲骨堆最

大者有霸王骨堆蓋以大韓信骨堆之訛其村農

相傳云項羽與韓信相拒於此地以築骨堆大者爲

勝夫羽與信固未嘗戰於此卽至此亦豈有餘暇以

築臺較其勝負乎美里之城當亦類是里巷流傳之

語固不可據以爲實也嗚呼湯陰有演易之臺則陳

州亦當有修春秋之閣矣涿州有張飛井趙州有魯

班橋甚矣邪說之入人深而不學無術者多喜事也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二

三

○按美里之事本戰國人所述既相傳爲有此事矣

秦漢以後因以演易附會之既復相傳有演易之事

矣魏晉以後因又以古小城附會之證據既多遂成

牢不可破之說市有虎而曾參殺人三人言之未有

不信者矣而孰知其說皆相因而生者乎邠州山上

有水自洞口下名水簾洞山下果樹甚繁好事者遂

以爲西遊記孫悟空發祥之所而建猴王廟焉嗚乎

世所言古跡者大率皆如此矣故今并附辨之

文武周公陵墓

備考。畢在鎬東南杜中史記周本紀

備考。文王武王周公冢皆在京兆長安鎬聚東杜中

覽皇

備考。文王武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

原上史記正義引括地志

按此諸說則周文武王陵在渭水南長安之西南也

自唐以前無異說者至宋乾德四年詔給守陵五戶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二

三

春秋奉祀始以咸陽縣之西北秦惠文悼武二王冢

爲周文武王陵而祭之沿誤八百餘年前人辨之詳

矣今不復贅但取史記諸家之言載之以備後人考

證云爾

古物古蹟其於事理末矣然或以僞亂真或附會舛

誤而人遂信以爲實其所關亦不細故亦補而辨之

豐鎬考信別錄卷之二終

道光四年東陽署中刻



豐鎬考信別錄卷之三

大名崔述東壁謹考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周制度雜考

春秋所書列國之君多有稱某子者滕侯杞伯亦多稱為

滕子杞子

春秋中無侯伯兼稱者惟杞薛嘗一稱為侯然桓三年公會杞侯于郕據公羊乃會紀侯二家

文誤則隱十一年薛侯說者謂周之列爵凡五子爵在伯來朝恐亦是文誤耳

之下男之上其本侯伯而稱子者或以為時王所黜或以

為聖人所貶也余按列國之爵受之先王傳之先君周道

豐鎬考信別錄卷之三

一

既衰而孔子乃布衣之士安能黜之貶之若可以貶其爵

則亦可以進其爵何以不聞有子而進稱為公進稱為侯

伯者侯伯可貶公亦可貶既可貶為子亦可貶為男又何

以不聞有公而貶為侯伯侯伯而貶為男者乎由是言之

謂為時王所黜聖人所貶恐皆未必然也余嘗細考經傳

之文子之為稱乃未成乎諸侯之名與伯及男不同義也

故有天子之卿而稱子者尚書之微子箕子春秋之單子

劉子是也有諸侯在喪未即位而稱子者蔡邕之稱宋子

溫之稱陳子是也有撫有一國未成為君而稱子者叔武

之稱衛子子儀之稱鄭子是也皆不成之為諸侯也若其

國而夷也則亦稱之為子吳楚邾莒徐沈鄭潞之屬是也

此蓋古制如此即本侯伯之爵而既雜於夷則亦概以子

稱之故國語云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然則吳本

伯爵也滕杞之稱為子當亦如是故傳曰杞桓公來朝用

夷禮故曰子又曰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非貶之黜之蓋略

之而等之諸夷也猶後世之於僭國皆稱之為魏主吳主

豐鎬考信別錄卷之三

二

也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

凡五等夫爵既有五矣何以其等止分為四公侯伯既各

為一等矣何以子男獨同為一等乎蓋子也者未成乎諸

侯之稱也既未成為諸侯則其班當隨乎其最卑者是以

與男同一位也說者不加細考誤以子與公侯伯為一例

遂謂貶黜其爵為子則宋衛陳鄭之稱子又何說焉且非

但國君有子之稱也其後大夫士亦稱之蓋春秋之初卿

尚罕有稱子者間一有之如衛石子齊高子之類亦但以為稱不以



為謚也

若魯共仲成季齊管敬仲衛石駘仲之屬謚皆稱以字惟晉欒共叔國語作欒共子蓋後人所追稱

衛自甯莊子石祁子始連謚稱為子晉自趙成子欒貞子

以後魯自季文子孟獻子以後而卿莫不以子繫於謚矣

大夫雖尚未謚以子

如子服景伯子家懿伯之類

然相稱亦以子若叔

仲子子服子子家子之類是也至春秋戰國間而子遂為

通稱凡有名於時者雖布衣之士率稱為子若莊子惠子

鬼谷子之類是也故論語顏淵之賢子路之長皆不稱子

至孟子時顏淵始稱為子

閔子騫冉有問一稱子而曾子有子則皆稱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三

三

以子雖其門人所記亦其時之先後然也至孟子時則高

夷徐陳公都之屬莫不稱子矣然則子也者本未成乎諸

侯者之稱漸而卿稱之漸而大夫稱之又漸而布衣之士

亦稱之者也猶之乎君本國君之稱漸而卿大夫亦稱君

儀禮公士大夫皆稱為君

至後世而朋友亦相稱為君也說者不考稱

子之由故其釋君子也以為有位者謂之君有德者謂之

子豈知君子云者本皆有位者之稱

詩之君子至止君子來朝皆稱諸侯之詞

而後世以稱有德者耳猶稱大德者為大人不肖者為小

人也孟子云說大人則藐之遠罷云吾儕小人冉有云小人何知皆以位言不詳究其始末

而但揣度附會以為說以君與子分屬之位與德失之遠

矣

逸周書中有謚法篇傳史記者取而冠之簡端其文云惟

周公旦太公望開闢王業建功於牧野終將葬乃制謚遂

敘謚法云云後世儒者咸信之而不疑余按謚法之所為

制意必將以勸善而懲惡也善者謚以善惡者謚以惡大

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然後人知所以勸懲今此篇中經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三

四

緯天地曰文錫民爵位亦曰文聖聞周達曰昭容儀恭美

亦曰昭使睿聖之君與小才小善者同科固已不足為勸

至於克定禍亂曰武克志多窮亦謂之武亂而不損曰靈

死而志成亦謂之靈美惡同詞聖狂一例褒貶之義無存

勸懲之道安在周之制此謚法欲何為乎帝也王也公侯

之與君也長民者之稱非謚也且亦不始於周何故先之

以此欽明者史臣贊堯之詞克明克類克長克君克順克

比成鱗引而釋之以見文王

詩本言王季之德然耳豈得鱗以為文王



皆謂之謚齊太公子丁公子乙公子癸公蓋沿商制以干名爲號者今乃以丁爲謚然則乙癸亦當爲謚何以又不之言他如正直忠愛夸惑之類春秋時從未有以之爲謚者則此篇爲後人之所妄撰明矣且周既制此謚法必先分別夫應謚之人或通行於諸侯或兼行於卿大夫乃今以史考之衛康叔之後五世無謚齊太公宋微子蔡叔度曹叔振鐸皆四世無謚太公以佐命之臣始封之君而竟無謚周公子伯禽亦無謚晉唐叔子燮父子皆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三

五

無謚周果制爲謚法何以諸國之君皆無謚乎蓋謚法非周之所制乃由漸而起者上古人情質樸有名而已其後漸尚文而有號焉至湯撥亂反治子孫追稱之爲武王而謚於是乎始然而于孫卿士未有敢擬之者周之二王謚爲文武蓋亦仿諸商制以成王之靖四方也故亦謚之曰成而康王以後遂倣而行之猶之乎商有三宗西漢亦有三宗至後漢而宗始多及唐宋而遂無帝不宗也周公有大功於天下故其沒也成王特賜之謚召公歷相三朝康

王遂倣周公之例而亦謚之然皆以爲特典非以爲常制也是以成康昭穆之代諸侯謚者寥寥數世之後俗彌尚文遂無有不謚者然卿大夫尚未敢擬也至周東遷以後而卿大夫始漸有謚嘗以春秋傳考之晉自文公以前惟欒共叔有謚國語有韓定伯狐偃先軫有佐霸之功而謚皆無聞至襄公世趙衰欒枝始有謚而先且居胥臣之屬仍以字稱則是亦以爲特典也成景以後卿始以謚爲常先穀三卻以罪誅乃無謚降於平頃則雖欒盈之以作亂死荀寅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三

六

士吉射之失位出奔而靡不謚矣魯大夫有謚者較他國爲獨多然桓莊以前卿尚多無謚者昭定之間則榮駕鸞南宮說子服公父之倫下大夫靡不謚者鄭大夫初皆無謚至春秋之末子思子賡亦有謚惟宋大夫始終無謚果周所定一代之制何以先後不齊彼此互異若是然則謚之由漸而起彰彰明矣卽靈厲之屬其初亦非惡謚而子孫臣庶公然加之也蓋賢者旣奉以嘉名而不賢者無可推崇則亦依傍其性情行事而謚之書云靈承於旅詩云



濯濯厥靈論語云子溫而厲又云君子聽其言也厲靈與厲何嘗卽爲不美之名但相率以之謚暴主而其後遂以爲辱耳猶之乎周有恭王魯有恭公漢有順帝宋嘗不爲美名而自南北朝來宋有順帝周與隋有恭帝後世遂以恭順爲忌諱也周書之作蓋在戰國秦漢之間彼固取前世王侯卿大夫之行事而揣度言之復雜取傳記之文以附益之者若之何後儒之不之察也

戴記曲禮篇稱東夷北狄西戎南蠻王制篇云東方曰夷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三

七

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狄明堂位篇亦云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皆以蠻夷戎狄分屬四方後世說者沿而不察皆以爲然余按禹貢梁州章云和夷底績綿之詩云昆夷駉矣孟子云文王事昆夷是西亦有夷也詩韓奕云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是北亦有蠻也春秋經傳公及戎盟於唐公追戎於濟西齊侯伐山戎無終子使孟樂如晉請和諸戎楚大

饑戎伐其西南又伐其東南是東與南北亦皆有戎也安在可以四方分哉蓋蠻夷乃四方之總稱而戎狄則蠻夷種類部落之號非以四者分四方也故禹貢云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三

八

堯典亦云蠻夷猾夏則是九州之外皆爲蠻夷初未嘗分戎與狄也蓋夷猶裔也裔猶邊也以在九州邊上故附見於九州在冀揚爲島夷青爲嶠夷萊夷徐爲淮夷梁爲和夷謂之要服則是猶有禮教存焉故春秋傳稱用夷禮是夷未嘗無禮但不及中原文物之盛耳蠻則蠢然無知故但謂之荒服然則蠻夷以內外分不以東南分四方皆有夷亦皆有蠻不得專屬之東南也蓋唐虞都冀北近南遠每服雖約以五百里然北常狹南常廣故蠻在南方爲多而記禮之家多齊魯之土地近東夷遂誤以夷專屬之東而以蠻專屬之南耳戎者西方蠻夷之一猶其有氏與羌也狄者北方蠻夷之一猶其有追與豳也其見於經傳者數者之外復有庸蜀蠻彭微盧百濮百越之屬然惟戎與



狄為最盛往往分居四方故狄或居冀或居雍而戎或鄰於秦或鄰於楚或鄰於晉於齊於魯於燕猶氏彘之盛於漢晉間也及戰國之世而戎狄漸微是以其後無聞不得以戎屬之西狄屬之北而與蠻夷分列而為四也故春秋書公會戎于潛齊人狄人盟于邢公伐戎衛人侵狄戎侵曹狄伐鄭狄侵我西鄙晉人敗狄于箕如此者不啻數十事而從未有直書夷伐某國蠻伐某國及會夷盟蠻伐夷侵蠻者

傳稱晉武公伐夷此夷乃王畿采邑非蠻夷之夷而春秋傳與楚知莒往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三

往稱為蠻夷亦從未有稱為戎狄者然則是戎狄為國名而蠻夷乃其通稱彰彰明矣大抵戴記諸篇漢儒所撰其說多本之傳然沿而誤者常十之六七故考三代之事雖一名一物之微皆當取信於經其次則參考於傳不得但據戴記之言遂信以為實也

隋唐以來世皆以左為上或謂古人亦上左者或又因檀弓文孔子有姊之喪拱而尚右二三子皆尚左遂謂古人吉事以左為上凶事以右為上者余考之春秋傳皆上右

九

者惟楚人上左耳桓王之伐鄭也號公林父將右軍周公黑肩將左軍鄭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皆先書右而後書左其敘宋之六官亦皆先右師後左師則是皆以右為上也即晉之三軍亦上軍在右而下軍在左何以知之城濮之戰胥臣以下軍之佐犯陳蔡而楚右師潰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于西而楚左師潰邲之戰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夫晉楚之師相向而戰則楚之右晉之左楚之左晉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三

之右而晉常以上軍當楚左下軍當楚右是上軍在右而下軍在左也惟敘楚之軍帥皆先左而後右故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必言楚人上左者明諸侯之國皆上右也然右廣左廣右孟左孟右司馬左司馬皆先右而後左則是楚人且不盡上左矣由是言之三代以上固以上右為常故禮賓由西階主人由阼階西在右東在左也王叔陳生與伯與爭政王右伯與王叔陳生怒而出奔是上之則日右之下之則日左之也豈但顧命之陳寶先西序後東

十



序先西房後東房必凶事乃上右乎哉戴記之文本難取信而檀弓中尤多乖謬况所謂尚右尚左者乃手之所向非身之所處初非以此別上下者烏得據此而以上下分吉凶乎下至漢世王陵爲右丞相陳平爲左丞相王陵旣免乃徙陳平爲右丞相諸呂誅後平以周勃功大復以右丞相讓勃而自爲左則是此時猶以右爲上也况三代以上乎曰然則樂記之分周公左召公右史記信陵君傳之從車騎虛左往迎侯生何也曰傳曰自陝而東者周公主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三

七

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東在左西在右故謂分周公左召公右耳非以左右分上下也書曰太保帥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帥東方諸侯入應門右是亦畢公分左召公分右然乃先言太保後言畢公者則是但以東西分左右初未嘗以左右分上下也至於車中之位尤與堂上不同御者執轡必居車中持矛者必在右乃便於事惟左爲閒散之地故尊者常居之今公子自御車故虛其左以待侯生此自車中事宜與朝廷之班位賓主之揖讓無涉也

大雅旣醉篇云公尸嘉告鳧鷖篇云公尸來燕來寧舊說皆以尸爲天子之尸毛傳云公尸天子以卿言諸侯也鄭箋云諸侯有功德者入爲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然則大夫之爲諸侯尸者卽稱曰大夫尸士爲大夫尸者卽稱曰士尸乎朱傳蓋已覺其不合故改其說云周稱王而尸但曰公尸蓋因其舊如秦已稱皇帝而其男女猶稱公子公主也然秦事不師古故名多不正而言多不順豈得以之例周且周固稱王子王孫何獨於尸必稱爲公尸乎此無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三

七

他以大雅中爲皆天子祭祀之詩故不得不委曲以爲解耳然余細玩兩詩惟多頌禱之詞初無一語及天子若嘉樂之詩者何所見其必爲天子之尸而非公卿之尸經言公尸吾知爲公之尸而已以楚茨信南山例之可矣不必別爲說以通之也又按虞夏商周之書皆未有言祭之用尸者商頌亦無之周頌所稱祭品樂器牛羊鐘鼓之屬詳且備矣然獨無一言及於尸其見於二雅者鳧鷖旣醉二篇皆云公尸不云王尸楚茨信南山二篇則卿大夫祭祀



之詩也且玩其詞意皆不似成康以前作或以天子至尊臣下不敢為之尸邪抑尸本非聖人所制之禮周末文勝相習而成風邪儀禮本非周公之書亦無天子祭禮戴記後人所撰尤不足據學者缺所疑焉可矣

天子有天下者也諸侯則以國稱卿大夫則以家稱士庶人則以室稱故曰十室之邑百室之邑千室之邑皆稱士庶人者也曰三家者以雍徹三家未睦因其十家九縣皆稱卿大夫者也曰七國同役而不同心曰三國入函谷曰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三

三

六國連衡皆稱諸侯者也然下不得兼上上得以兼下故天子亦稱國詩所謂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子出征以匡王國是也亦稱家書所謂惟公勤勞王家永不忘在王家是也亦稱室詩所謂王室如燬書所謂乃心罔不在王室春秋傳所謂王室實養養焉是也諸侯亦稱家傳所謂公家之利知無不為是也亦稱室傳所謂三分公室四分公室是也卿大夫亦稱室傳所謂三室如一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是也卿之庶子亦稱側室故傳云卿置側室又

曰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嬖也其後相沿凡庶子皆稱為側室漢文帝賜南越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是也文帝高帝之庶子也後人不求其故但見此文遂以側室為指薄后而稱妾為側室失之遠矣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三

三



洪範補說

天錫禹九疇之文見於禹上篇又見於武王下篇皆未及詳疏其義故今補之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按武王亂臣十人莫非賢聖乃復訪於勝國遺賢者何蓋聖人之心常自以為不足好問好察舜武王無以異也此所以繼唐虞而成成周之盛治也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三

圭

倫攸敘

聖人者本天以出治者也故武王一啟口即曰惟天陰隲下民周自太王以及文王治極盛矣武王繼三王之緒豈容有所不知而此乃云不知彝倫攸敘何哉聖人之心常自處於不知聖人之志必欲追踪唐虞而後已蓋聞箕子得九疇之傳故殷勤而訪之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墮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敘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

九疇彝倫攸敘

此原洪範之由。九疇錫於唐虞之世唐虞之書豈容無一言及之而竟缺焉者禹謨九共等篇書之缺者多也此可知唐虞之善政後人不得見者蓋亦不少幸而武王有此一訪否則九疇之學將至箕子而絕後人不復得見之矣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三

末

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此舉九疇之目。五行者九疇之一耳水者五行之一耳然治水失宜即五行皆失其正五行失正即九疇皆失其傳故九疇必先以五行五行必先以水也五事以下皆言用者五行者天地自然之氣所生故不言用五事以下則皆人事之所當盡故言用也五福六極統於一疇者禍福賞罰相濟而行之不可分為二也

一五行一日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此列五行之名。何以首五行也天地之大用也孟子曰民非水火不生活宋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故九疇先以五行也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此推五行之義。潤下炎上曲直從革皆所以表五行之性而土獨係以稼穡者何稼穡者養生之要務也人非是不能生故以此表土之用而云稼穡作甘也。世所傳五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三

七

行之術非尚書意說詳見五行辨中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

此列五事之名。何以次五事也所以自淑其身者也施於民者謂之政故著於身者謂之事身之未正何以治民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又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此推五事之義。言何以曰從也順理而成章之謂也後

世恣尚新奇多求工於詞藻而或不必要盡合於理三代以上不如是也思何以曰睿也人心之靈無所不通苟能用之於正則天地萬物之理皆可以思而得之故曰睿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此列八政之名當為八政章之上此下當有缺文推八政之義。次之以八政何也聖人之生非徒自淑其身而已必將使民各得其所者也故以政繼事也民莫眾於農治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三

八

國莫重於農事農者所以為食也無食則不能生故稱農用八政而先之以食也此先王治民之要務下文必有良法精意可為萬世法者惜乎其皆缺也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此列五紀之名當為五紀章之上。次之以五紀何也聖人所以輔相天地之宜而以人事協於天道堯典所謂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者也故以五紀繼八政也

庶徵章後自王省惟歲至則以風雨乃推歲月日星之得



失與此文正相表裏疑卽五紀章之下而錯簡於彼者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  
于汝極錫汝保極

此立皇極之綱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  
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  
色曰子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禬獨  
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三 九

此推皇極之義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  
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  
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此詠皇極之盛

三德章後自惟辟作福至民用僭忒所言乃會極歸極之

義與三德不相涉且以韻讀之亦與會極歸極相叶疑在  
歸其有極之下亦詠皇極之盛而錯簡於彼者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  
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此結皇極之旨

疇雖有九然尤重者皇極一章何者聖人之治天下非徒  
使之安享太平之福而已誠欲正其心使無邪慝也故孔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皇極一章所以一道德同風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三

十

俗而使民皆歸於仁也蓋聖人履中蹈和固已立四方之  
標準然天下之民智愚不齊賢不肖互異或任其情性之  
偏或染於習俗之惡淫朋比德所在有之勢不能歸於一  
是以聖人歛時五福以敷錫厥庶民一人有善我得而賞  
之一人有惡我得而罰之於其有猷有爲有守者則錫之  
福而無好德者不得與焉然後天下咸望聖人之極而會  
歸之淫朋比德無所施其巧卽有一二敗類者而爲衆所  
不容亦漸化而之善久之而遂習爲固然蕩蕩平平莫不



遵王之道所謂道德一而風俗同者此也是以成周之治  
 幾於唐虞成康之世刑措不用豈不因於此哉自周之衰  
 聖王不作國異政家殊俗由是楊墨之言得以大行於世  
 秦漢以後益不復以化民成俗為事郡縣鄉亭莫不自為  
 風氣鄉曲之豪皆得而簧鼓煽惑之而唐虞三代之盛遂  
 不復可觀矣然則此篇者誠聖人經世之要務學者所當  
 盡心者也故今表而出之。按此篇所謂王道也歛五福  
 以敷錫庶民而使天下會其有極不罹於咎即孟子所謂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三

圭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  
 此列三德之名。次之以三德何也所以助建極之事也  
 歛五福以錫民可以會極而歸極矣然人之性情各有所  
 偏與其使畏威而寡罪不若使就學而益明故以此三者  
 正之  
 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此推三德之義。正直順而導之也剛克柔克矯其偏而  
 變化之也勝其偏之謂克孔子所謂克己復禮者也平康  
 則無所用於克導其先路可矣彊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所  
 以制其太過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所以補其不足此先王  
 之所以育人材正風俗而使咸歸於中正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  
 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入用側頗僻民用  
 僭忒  
 聖人之治天下必合衆人之智以為明非但謀及卿士也  
 抑且謀及庶人然其權則不可以下移所以辨上下而定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三

圭



民志也顧明作威福者猶易制而暗作威福者最難防魯季氏齊陳氏明作威福者也晉荀寅求貨不得則不使晉救蔡范鞅以楊楮之不獻於已則言於晉君使執樂祁荀躒納祁勝之貨則使晉君滅祁氏羊舌氏而晉遂以不振此皆暗作威福者也是以聖賢之君必勤政擇人以杜其源明目達聰以遏其流皆恐其權之下移也權一下移則非但害於家而凶於國也而居高位者惟財賄之是貪在下位者惟鑽營之是尚風俗自是大壞人安得不側顧僻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三

圭

民安得不僭忒也是則此數言者乃聖人御世之大綱然與三德之義無涉蓋皇極章中文而錯簡於此者說已見前皇極章中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此列稽疑之名。次之以稽疑何也所謂與鬼神同其吉凶者也庸人皆自以為能知故常無疑賢人間有疑者惟聖人常自以為不知故決疑為要務非但訪於人也又復

質諸鬼神此聖人之所以為明也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凶吉作外凶龜筮其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三

吉

吉庶民從而龜筮從亦吉在上者之謀不必定勝於在下者也是以聖人廣搜博采不以已所見遂以為然人所見遂以為非不然謀及卿士固已罕矣乃復謀及庶人誰屑為之無怪乎聖人之能通於鬼神也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舊說以為占用三人非也此但言於占者之言當從其多者不當從其少者耳非限以三人也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



此列庶徵之名。次之以庶徵何也此聖人變理陰陽之事所謂與四時同其序者也肅又哲謀聖修身事耳貌言視聽思之得其正耳而其效乃至此甚矣五事之所關者大也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又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此推庶徵之義。吾閱休徵而不知其故也觀咎徵始知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三

三

之豫則恒燠急則恒寒理固當然然則肅之時雨又之時暘哲謀聖之時燠時寒時風亦皆理勢之自然矣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此文疑係錯簡說已見前五紀章中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此列五福六極之名當為五福章之上此下當有缺文推五福六極之義。次之以五福六極何也所以終建極之事也賞罰之權操之自上然後能使人協于極故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此文之下蓋敘所以欽之敷之之事惜乎其文皆缺不得而見之也

偽孔傳云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于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自後說尚書者皆沿之余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三

三

按洛之出書惟見於易大傳而亦不言其時不詳其事其他經傳絕無言及此者至西漢時讖緯之學日熾始以河圖洛書為說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禮緯含文嘉云伏羲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則而象之乃作八卦自是學者始傳河圖洛書之數以推禍福然如所言則洛書與河圖皆伏羲畫卦時事與禹之九疇無涉也其以洛書為即九疇者劉歆耳識緯本異端之學而歆尤穿鑿附會



往往悖經反傳而不自知觀其作符命以媚莽其說寧有  
依據然大儒皆遵之不敢有異詞噫其亦異矣且世所傳  
洛書之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而五  
居其中央今九疇之數爲五者四爲三爲七爲八爲十一  
者各一無數者一與所傳洛書之數皆不合何所見九疇  
之爲洛書者潛室陳氏以爲洪範一二三四五之文卽洛  
書一二三四五之數五行卽所履之一五福六極卽所戴  
之九然則何所見一之當爲五行三之當爲八政八之當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三

三

爲庶徵又何所見三之必非三德八之必非八政一之必  
非皇極而五之必非五行乎以全不相涉之數而強取而  
合之毫無義理而後儒皆信之間有一二疑之者則斥之  
曰彼不精洪範之學耳然則孟子之闢楊墨韓子之闢佛  
老亦可謂之不精楊墨佛老之學乎且吾未見精此學者  
之果能言其所以然也大抵唐虞之世年歲久遠文獻無  
徵不可以強通之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  
也書言九疇吾知九疇而已書言天錫禹九疇吾知天錫

禹九疇而已九疇之爲洛書天錫之爲神龜所負吾不得  
而知也世之學者不務求五行五事之實以闡禹箕子之  
蘊而苦思勞慮以九疇牽合於世所傳洛書之數吾不知  
其爲何心也惟林氏以爲洛書之說不可深信洪範發明  
彝倫之敘本非由數而起其識獨爲卓然惜未得見其全  
文也故今不載洛書之事大抵宋儒之說沿於漢晉諸儒  
者十之九然沿於他人者猶少而沿於劉歆王肅者頗多  
是誠不可解也今世之士醇謹者多恪遵宋儒高明者多

豐鎬考信別錄

卷之三

三

推漢儒以與宋儒角此不過因幼時讀宋儒注日久故厭  
常喜新耳其實宋儒之說多不始於宋儒宋儒果非漢儒  
安得盡是理但論是非耳不必胸中存漢宋之見也蓋凡  
學人性情多好博覽強記不肯專取一事平心殫力以求  
其首尾故及其久也遂忘其說之出於何人衍於何書而  
但習熟耳目以爲固然是以每沿前人之誤而不之覺至  
有斥其人鄙其學而恒襲其說而不自知者宋儒亦然今  
人亦然未可以此而笑彼也。周書中義最精深而文復



明暢易解者無如洪範立政無逸三篇前正錄中已言之矣盛衰通考闡立政之蘊也續考發無逸末章之旨也獨洪範一篇未及詳疏其義故復為此以闡發之篇中缺文錯簡頗多前人罕有言者姑據鄙見摘出數則以待精於尚書者決之

豐鎬考信別錄卷之三終 道光四年東陽署中刻

豐鎬考信別錄卷之三 壬

大名崔東壁先生著

# 洙泗考信餘錄

道光四年正月東陽縣署中刻



附孔檢討大戴記補註序錄

家語者先儒馬融之徒以為王肅增加肅橫詆鄭君自為聖證論其說不見經據皆借證於家語大抵抄撮二記採集諸子而古文奧解悉潤色之使易通俗讀唯問郊五帝之等傳記所無者斯與肅說若合符券其為依託不言已明公冠篇述孝昭冠辭云陛下者謂昭帝也文武者謂漢文帝武帝也而肅竊其文遂并列為成王冠頌是尚不能尋章摘句舉此一隅謬陋彌顯况以禮是鄭學無取妄滋

洙泗考信餘錄序

異端故於家語殊文別讀獨置而弗論也

余昔會試時曾與檢討相識年甚少也數十年不相見不意其學刻苦如是考信錄既成後始見此書因其論家語與余所見同附錄其文於此

洙泗考信餘錄目錄

卷一

顏子

曾子

顏子幾於聖人曾子有傳道之功故先之

閔子騫

冉伯牛

仲弓

子貢

閔冉皆德行名賢推尊孔子子貢為最故次之

卷二

洙泗考信餘錄目錄

子路

有子

原思

公西華

子賤

子游

子夏

子張

宰我

冉有

子羔

樊遲

司馬牛

漆雕開

公冶長

南容



卷三

左子

子思子

自及門諸賢後傳道者子思有功於春秋者左子故

特錄其事實於門人後

附錄十有二人

孔門弟子通考

洙泗考信餘錄 目錄

二

洙泗考信餘錄卷之一

大名崔述東壁謹考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顏子

補顏無繇字路路者顏回父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史記仲尼弟子

傳列

史記以顏路曾皙皆孔子弟子考之論語曾皙有侍坐章可據顏路則無明文然即使果孔子弟子亦不可列於其子之後又未便列於七十子之前故今做正錄之

洙泗考信餘錄 卷之一

十

體冠於顏子篇首以誌毓德之由曾皙做此

補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同上

按顏氏著於魯者多史記以為魯人近是至言少孔子三十歲則與世家所載伯魚之年不合必有一誤大概史記之年皆不足據故今諸弟子皆不載其年說詳後弟子通考中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孟子



附論。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

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論語雍也篇

附論。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論語先進篇

韓詩外傳云顏淵侍魯定公於臺東野畢御馬於臺下

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也顏淵曰善則善矣其馬將

佚俄而廐人以東野畢馬佚聞云云余按此事本出呂

覽乃顏闔對莊公語非顏淵與定公也定公之時顏子

尚少安能自達於君馬之佚不佚小事耳顏子亦非以

洙泗考信餘錄卷之一

二

此見長者因其氏之同也遂移之於顏淵誤矣新序亦

載此事蓋又緣外傳而誤者然觀呂覽之文亦非實事

乃為黃老言者假設此事借治馬以喻其意欲為政者

之安靜無為耳故曰禮煩則不莊令苛則不聽也傳乃

以為實事且欲借此以增顏子之美而不知其視聖賢

大小也故不載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日子在同何敢死

同上

家語云孔子厄於陳蔡七日不食子貢竊告糴於野人

顏回炊之有埃墨墮飯中取而食之子貢望見之以為

竊食也入告孔子子曰吾將問之召顏回曰噉昔子夢

見先人子炊而進飯吾將進焉對曰有埃墨墮飯中回

食之不可祭也云云余按聖人以誠待人况於顏淵用

舍行藏之所同也乃詐稱夢以鈎距之賢者猶不出此

况聖人乎顏淵具體而微而不能不以竊食見疑於子

貢子貢智足以知聖人曰賜也何敢望回而不能不以

竊食疑顏淵有是理與此其師友之間相猜相試初無

洙泗考信餘錄卷之一

三

異於今日屠沽駟僮之徒之所為屠沽駟僮之徒或猶

有耻為之者而以加於聖賢嗚呼此豈復有人心者哉

此事本之呂覽而詞與此小異然呂覽之意不過明知

人之難目見者猶不足為信

詳見呂覽任數篇

託於孔子顏子

以為言耳家語遂以為真謬矣吾故曰家語非孔氏遺

書也偽也家語較之世家其文尤陋然世儒之信家語

尤甚於世家韓昌黎云小慚亦蒙謂之小好大慚亦蒙

謂之大好嗚呼果有是理乎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論語顏淵篇

按聖門之學莫要於求仁聖門之人莫賢於顏子乃孔子告顏子之問仁以此則是天下之理更無有高於此遠於此者也後儒不求之此乃好言心性尤好求心性於虛空微渺之間是以其論益精而其於行事益無所

洙泗考信餘錄

卷之一

四

當馴致良知頓悟之說因緣以起而吾道之不流為禪學者幾希矣豈知理無精粗而功有深淺淺之可以寡過而深之即足以極深研幾顏子之如有所立卓爾固皆自約我以禮來也吾願世之學者篤信孔子之言而勿務為高遠難徵之說以自誤也

附論。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論語為政篇

附論。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論語先進篇

附論。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論語子罕篇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論語衛靈篇

朱子論語集註云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正周以子為天正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為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余按上古之歷本始於子故歷法必以冬至為歷元猶月之必始於朔日之必始於半夜也其後聖人修明歷法區畫四時考驗中星晷影而冬至

洙泗考信餘錄

卷之一

五

乃在三冬之中不可中分為二且當閉藏之候亦非發號施令所宜故易而建丑又易而建寅但三代之世三正並行殷周之歷其先皆有所授相沿已久故湯武革命皆因之不改猶微之不始於武王而始於公劉耳初非以天地人分三正也且孔子取夏時固因其建寅亦以其歷之密觀春秋經傳所載失閏者不一而足日食不於朔者亦多可知周歷之疎不及夏也第以為取其建寅猶於聖人之意未盡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論語子罕篇

漢人稱黃叔度為顏子宋人亦以程伯淳擬顏子余按顏子所以幾於聖人者其德之崇不待言其於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亦必深有所見故孔子以夏時殷賂周冕韶舞語之非徒以蘊藉和平氣象雍容為勝人也但其不幸早世未及有所建白使見用於世必能移風易俗

洙泗考信餘錄

卷之一

六

創制顯庸措天下於唐虞三代之隆即不見用於世而著書立說發明孔子之道亦必不在孟子之下非他人所可望也彼叔度者吾不知其勝人者在即程子資穎學純敢勉後學非不有功於聖道然所建白皆尋常賢臣循吏之所能此或因其位卑不得盡其所長而其持論教人亦未見其可方孟子之二三也然則二子者不過以其蘊藉和平氣象雍容故有此品題耳寧顏子而僅如是已乎蓋漢末之流風漸尚氣度至於魏晉遂

專以風采度量權衡人物以至萬事不理而有劉石之禍宋亦頗有此風是以亦有靖康之亂也而宋以後儒者遂以周程張朱媿之顏曾思孟共視顏孟亦太淺矣夫顏孟下孔子一等耳三代以下吾未見有如孟子者也則亦必無能有如顏子者也而乃紛紛擬之致聖賢之真不自於天下故附論之如此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論語先進篇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為慟

洙泗考信餘錄

卷之一

七

而誰為

同上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子猶父也子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同上

附論。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論語雍也篇

附論。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論語子罕篇



王充論衡書虛篇傳書或言顏淵與孔子俱上魯泰山孔子東南望吳闔門外有繫白馬引顏淵指以示之曰若見吳闔門乎顏淵曰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繫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止之因與俱下下而顏淵髮白齒落遂以病死蓋以精神不能若孔子強力自極精華竭盡故早天死世俗聞之皆以為然如實論之殆虛言也人目之視也物大者易察小者難審使顏淵處闔門之外望泰山之形終不能見况從泰山之上察白馬

洙泗考信餘錄 卷之一

八

之色不能見明矣非惟顏淵不能見孔子亦不能見也陸賈曰離婁之明不能察帷薄之內師曠之聰不能聞百里之外閻門之與泰山非直帷薄之內百里之外也秦武王與孟說舉鼎不任絕脈而死舉鼎用力力由筋脈筋脈不堪絕傷而死道理宜也今顏淵用目望遠目睛不任宜眇髮白齒落非其致也

附通論。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論語雍也篇。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

與爾有是夫論語述而篇。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繫辭下傳。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中庸附通論。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論語公冶長篇。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論語泰伯篇

洙泗考信餘錄 卷之一

九

孟子書中公孫丑稱冉牛閔子顏淵具體而微自宋以來多以顏曾並稱皆若是班焉者余按論語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哀公之問在孔子歸魯之後後此四五年而孔子即卒果有可與顏子抗行者孔子必舉以告哀公明矣孔子之言如是則是孔子早有論定顏子非他人所可及矣顏子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問為



邦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論語中有孔子以此等語言告他人者乎然則非顏子不能及此矣孔子稱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稱冉牛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如是而已至於顏子則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曰回也其庶乎曰於吾言無所不說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其稱顏子至於如是其與閔冉必有間矣曾子稱孔子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誠哉

洙泗考信餘錄卷之一

十

知聖人矣然顏子稱聖人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曰循循然善誘人曰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較之曾子其於聖道之淺深亦必有辨矣顏子卒孔子曰天喪予天喪予孟子曰然而無有乎爾蓋顏子之造詣已深假之以年聖道不患其不昌明於世不幸早沒故孔子以為喪予孟子以為無有也由是言之顏子所至固非諸弟子所可班故今於顏子獨表而出之非敢於古聖賢妄有所低昂於其間誠篤信孔子之

言而不敢以已見參之耳。顏子之事與其問答之言先後皆不可考姑以事類約略次之如右

曾子 **史記** 曾參字子與

**補** 曾蒧 論語作點 字皙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說已詳前顏子篇中

論語先進篇有曾皙與子路冉有公西華侍坐言志之事余按此章孔子問以何事答知己故子路等三人所言皆從政之事風浴詠歸於知我不知我何涉焉且先

洙泗考信餘錄卷之一

十一

生問更端則起而對禮也孔子方與諸弟子言而皙鼓瑟自如不亦遠於禮乎至在孔子之前而稱夫子乃春秋時所無論語中惟陽貨篇有之乃戰國時人所撰不足據然則此章乃學老莊者之所僞托而後儒誤采之者朱子謂曾點所言有萬物得所之意故孔子與之論雖巧而恐其未必實也故今不載此文

檀弓云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余按孟子曰若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又曰其志嚶嚶然曰



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孔子亦曰狂者進取又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若大夫喪而倚其門而歌無禮甚矣孔子何取焉且季武子卒於昭公七年孔子僅十八歲度曾皙是時當不過數歲而安能倚其門而歌乎此乃放誕之士莊周之徒之所僞托故今不錄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論語里仁篇

洙泗考信餘錄 卷之一

三

先儒釋此章者皆以一貫之詔為孔子傳道於曾子所謂一者萬理渾然非忠恕也會子但借學者進修之目欲人之易曉耳余按顏淵問仁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弓問仁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子貢問博施濟眾可謂仁乎孔子曰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所言皆日用尋常平易切實之事凡學者皆可以致力雖大賢由之而未能盡從未有高遠深微難以名

狀使人無從致其力者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果有秘密之傳一言可以悟道孔子何不以此告顏子而使之勞勞於博文約禮之中乎蓋曾子子貢其資皆不逮顏子而用力之勤則諸弟子莫有及之者但勤而未得其要故以一貫詔之此乃因所不及而教之非以一貫為傳道亦非人人皆當聞一貫之旨而後為聞道也孔子言一不言一為何物既曾子以為忠恕則是一即忠恕也謂一非忠恕則是曾子欺門

洙泗考信餘錄 卷之一

三

人也且一既非忠恕果何物乎名之而不能名也則曰萬理渾然而已萬理渾然又何物乎既終莫能名之則又曲為之解謂聖人之一不待盡不待推者也學者則盡而為忠推而為恕者也夫不待盡而自忠謂之非忠可乎不待推而自恕謂之非恕可乎由是言之孔子之所謂一即忠恕也會子不予欺也大抵儒者之論皆患在於過高欲求加於忠恕之上而不知其反陷入於空虛無用之地吾寧遵曾子之言使學者皆有所持循不



敢從宋儒之說使聖道漸入於杳冥且一之爲何物門人不知一之非忠恕曾子不言門人不知曾子不言而朱子生二千餘年之後獨能默默與聖人之心相契而有以知之吾恐朱子之賢或尚未至於此嗟夫自以孔子之一貫爲傳道而世之學者莫不喜捷得而憚勤求矣自以一貫爲非忠恕而世之學者莫不談虛理而遺實事矣象山開其源陽明揚其波舉天下聰明豪傑之才咸以禪理爲宗門頓悟爲心法至於明季而遂不可

洙泗考信餘錄

卷之一

四

收拾乃世之混同朱陸與軒陸輕朱者輒謂象山高明而朱子平實彼象山者吾不知其高明何在第恐朱子平實之中尚未免有一二之過於高深者存也

附論。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論語學而篇

說苑云曾子衣敝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曾子不受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

余按君子之辭受準乎義而已若以畏人驕人爲詞淺矣况國君所賜尤不可以苟辭苟受而乃以俗情之施於平人者施之於君乎且曾子於及門年最少若能爲君所重如此必其中年後事孔子安得復存此乃戰國以後楊氏之徒之所僞托故不錄

說苑稱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曾子曾子固辭余按史記稱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雖未必悉實要觀論語之文則曾子於門人中年最少也齊景公

洙泗考信餘錄

卷之一

五

以哀之初年卒曾子甫十餘歲孔子以昭之末年至齊曾子時猶未生而何得以下卿禮聘之乎大抵韓詩外傳說苑等書多本於戰國時人之託言而不知考其年世者故今多不採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

孟子

附論。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

同上

說苑云曾子耘瓜誤斬其根 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



而歌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云云此說世多信之余按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記曰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傳曰父慈子孝然則其子即不中不才為之父者且不忍遽棄以傷其天性之親况曾子中且才者也耘瓜而斷其根其細已甚而曾皙聖門高弟其曠達之懷必不至以小物介意寧有因區區之事逞一朝之怒遂不復

洙泗考信餘錄

卷之一

共

顧其子之生死乎孟子曰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其善體親心如是况於身父母之遺體乃毫不自貴重甘奉此身以殉親一時之怒萬一遂死事過而親怒平而悔之無及為子者何以能自安傳曰小人老而無子知擠於溝壑矣曾子果死異日酒肉之養誰奉之况請所與而進所餘乎然則即養口體者亦不敢輕於一死况曾子之養志者哉余謂曾皙之曠達曾子之孝謹其家庭之間必雍睦異常但曾

子既以孝名後人言孝者因以事附會之故有里名勝母曾子不入之語而孝經一篇亦為孔子曾子問答之言猶之乎孔子稱閔子之孝而後人遂以蘆花之事附會之也猶之乎今世言耿介者必附會以為包拯海瑞言推測者必附會以為諸葛孔明劉伯溫也為此說者不過欲明大杖則逃之義因借曾子以垂訓於後世而不知其誣古人也故今但采孟子之文載之而他附會之說概不列焉

洙泗考信餘錄

卷之一

七

傳記有云曾子薪於野有客至母以手搯其臂曾子心動棄薪馳歸問母無恙乎或又云曾子在楚心動歸問其母母曰思之齧指余按此二說亦一事而傳聞異其詞者在楚道遠齧指事小似不如前說之近理然皆似因曾子之孝而附會之者故今不錄  
新序云曾參處鄭有與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一人又告之其母曰吾子不殺人一人又來告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按此乃戰



國策士假設之言以見讒言之易入以曾子之賢故托之耳寧有賢如曾子其母知之有素而尚惑於人言者乎說苑又有邑名勝母曾子不入之語亦係假設之言因曾子之孝而托之者故今俱不錄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孟子

附論。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同上

洙泗考信餘錄

卷之一

六

戴記檀弓篇記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云云余按此亦因曾子之孝而附會之者曾子能體親心而徹必請問必曰有其獨不能體親心而自重其身乎且卽曾子果有此事亦不必呼子思而告之也故不錄

韓詩外傳云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又引曾子言

云吾嘗仕齊爲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榭題三圍轉轂百乘猶北鄉而泣涕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余按此特因曾子以孝著故言孝者必歸之耳親存則不擇官而仕親沒則富貴如浮雲此君子之常况於曾子其理固應如是然其事則必無之事也曾子孔門高弟如欲辭尊居卑固自易易不必於齊於莒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乃

洙泗考信餘錄

卷之一

九

戰國之風氣春秋時固未有如是者且楚僭王猶夏曾子必不仕楚而堂高九仞榭題三圍轉轂百乘亦非曾子之所爲也故今俱不錄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墻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

孟子



附論。孟子曰曾子師也父兄也

同上

戴記檀弓篇云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會子以告子游子游曰桓司馬自為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若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

洙泗考信餘錄

卷之一

二十

之也余按喪欲速貧死欲速朽之語曾子果與子游同聞之則桓司馬南宮敬叔之事曾子必與子游同見之何容曾子不知而子游獨知之公明儀曰三月無君則弔孟子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又曰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悛乎喪之不欲速貧死之不欲速朽此自天理人情之自然以曾子之大賢必不為是不情之語明矣蓋自孔子沒後諸弟子之門人各私其師故多自尊其師之說而譏他人因而撰為此等語耳今不

錄

世傳曾子以妻蒸梨不熟而出之終身不娶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容知其得免於非乎或疑蒸梨過小不至於出為之解曰出妻令其可嫁蓋有大過而出以蒸梨為名爾余按妻也者上奉父母下理內政所關甚重若少年時出妻而不復娶中饋託之何人有母尸饗胡不恤焉而家政亦必至於廢若既老而出之豈數十年皆無大

洙泗考信餘錄

卷之一

三

過獨一日而忽有大過乎且既奉吾親以終天年矣老而棄之亦非君子之所以居心也道之傳也孔子授曾子曾子授子思子思傳之孟子而三人皆以出妻聞孟子之妻亦幾於出豈為聖賢妻者必皆有大過抑為聖賢者必求全責備一不當意即出之乎周公曰無求備於一人孔子謂君子之使人也器之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然則於妻亦當如是若為聖賢妻而必至於出天下誰復敢為聖賢妻者此皆必無之事故今



不載說並見正錄考終篇中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子足啟子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

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論語泰伯篇

附論。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上

戴記檀弓篇云曾子寢疾病童子曰華而晄大夫之簣

與曾子曰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曾

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

曾子曰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

洙泗考信餘錄卷之一

三

反席未安而沒余按論語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子

足啟子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

後吾知免夫曾子守身慎行動必以正自其平日之事

不應臨沒而尚有不得其正者藉令童子不言曾子不

將不得正而斃乎大夫之簣如非曾子之所當御則當

賜之時固必辭之即辭之不獲平日亦必屏之而不用

如可御於生時烏在病革之時遂必當易之乎為是說

者不過欲明曾子之心安於正雖病革而不肯苟焉而

豈幻稱其臨沒之賢而反無說以解於平日邪故今不

載

按論語於曾子不字之而子之所記曾子言行亦多疑

皆曾子門人所記蓋曾子於孔門年最少而學最純故

孔子既沒後學多宗曾子者聖道之顯多由子貢聖道

之傳多由曾子子貢之功在當時曾子之功在後世故

次曾子於顏子次子貢於閔冉仲弓或以德貴或以功

著也。世多以大學為曾子所作朱子分大學之道至

洙泗考信餘錄卷之一

三

未之有也為經為孔子之言其餘為傳為曾子之意而

門人所記余按誠意章云曾子曰云云果曾子所自作

不應自稱曾子又不應獨冠此文以曾子曰朱子之說

近是然即大學之道以下亦殊不類孔子之言且玩通

篇之文首尾聯屬先後呼應文體亦無參差其出一人

之手明甚恐不得分而二之也凡文之體因乎其時故

論語之文謹嚴孟子之文舒暢左傳采之羣書則文錯

出不均大學之文繁而盡又多排語計其時當在戰國



非孔子曾子之言也然其傳則必出於曾子何以知之  
論語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  
已矣今大學所言皆忠恕之事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忠也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  
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恕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忠也心  
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以其不忠也有諸已而後  
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恕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  
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戒其不恕也忠恕二言大學之道

洙泗考信餘錄 卷之十

五

盡矣蓋曾子得之於孔子而後人又行之為大學者也  
故今於曾子篇不載作大學之事而仍推其意如此。  
曾子之事先後亦難詳考姑取論語孟子之文約略次  
之如左閔子以下並同不復再舉

閔子騫 史記閔損字子騫

按論語於諸賢皆以字稱或冠以氏如閔子騫冉伯牛  
或不冠以氏如子貢子夏之類惟曾子有子皆稱子而不以字  
亦有稱以名者如若有宰子憲問 耻求聚斂之類要係偶然非通例也

今列諸賢自顏子外皆用論語原稱不敢擅更亦從古  
之義也

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  
不言言必有中論語先進篇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  
則吾必在汶上矣論語雍也篇

韓子外傳云閔子騫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  
色子貢問之閔子云云余按此亦形容之詞非真有是

洙泗考信餘錄 卷之一

五

事閔子天性恬靜雖事孔子不久亦必不至於見羽蓋  
龍旂而歎慕也故不錄

附論。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論語先進篇

世傳閔子之母早亡父娶後妻更生二子後妻愛其子  
而虐閔子以蘆花著其袍閔子為父推車寒不能前父  
怒鞭之衣破而蘆花見父怒將出後妻閔子泣止之曰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由是其母感而改之均愛三



子如一余按孔子曰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玩其語意乃以父母昆弟之稱其孝為易而人之稱其孝為難父母昆弟之言或不免因溺愛而溢美故必人言僉同乃可為據絕不類身處逆境者若如世俗所傳則閔子之得稱為孝易反在人而難反在於母與弟聖人不應作是顛倒語也大抵三代以上書缺實多事難詳考後之好事者各自以其意附會之然使其母果有是事稱之可也倘原無是事則是欲稱閔子之孝反至大傷

閔子之心其失不亦大乎孔子稱閔子之孝吾知閔子之孝而已閔子之所以為孝吾不得而知也吾不知閔子之所以為孝無害於閔子之為孝也故今不錄是事

冉伯牛 **史記**冉耕字伯牛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論語雍也篇

按閔子與伯牛皆居德行之科孔子之稱閔子不一而足而出處之節尤人所難能惟伯牛無所表見此或因

其早亡未及有所樹立故耳孟子書中亦稱二子以為具體而微故首列之

仲弓 **史記**冉雍字仲弓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論語顏淵篇

附論。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論語公冶長篇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論語子路篇

附論。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

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論語雍也篇

論語云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註云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余按稱其子之賢而彰其父之惡揆諸人情似屬非宜且本



文云子謂仲弓曰云云安知非孔子與仲弓泛論用人之道而遽因此一警懸坐其父以行惡之名乎竊謂讀書凡遇此等語未有確據者寧可缺其所疑不可斷以為是萬一不然使古人受誣其失豈不大乎故今闕之按孔子以南面許仲弓固非治賦為宰者所可比而問仁問政孔子所答亦似非諸弟子所能及故居德行之科而列顏閔之次惟嘗仕於季氏似未逮顏閔者然此或為祿而仕不得已而為之未可遽以是為疑也故今

洙泗考信餘錄

卷之一

未

仍從論語列之伯牛之後

子貢

也記端木賜衛人字子貢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

子一以貫之

論語衛靈篇

先儒謂曾子之聞一貫直應曰唯而答貢曰然非與不能直應無疑是其不逮曾子者也余按孔子之詔門人皆當應之必不默然無言而獨記曾子之唯者為下文門人不解而問曾子張本耳若子貢乃因孔子先以云

云問之故有然非與之答曾子則未嘗有此一問而直告之故不容多此一答也今試取參平章則曾子曰唯四字則下文門人之問無根取多學章增子貢曰唯四字則贅而無味矣讀古人書當細玩其前後文義不得強取一二字句為其人優劣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論語顏淵篇

洙泗考信餘錄

卷之一

未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論語憲問篇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論語八佾篇

按子貢與孔子問答之言甚多不勝其載多學問政及此二條皆有關於學識之高下故擇而載之

附論。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

璉也

論語公冶長篇

附論。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論語先進篇



漢司馬遷作貨殖傳稱子貢鬻財於曹魯之間且曰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余按古者金粟皆謂之貨殖猶生也所謂貨殖云者不過留心於家人生產酌盈劑虛使不至困乏耳非糴賤販貴若商賈所爲也樊遲請學稼圃孔子以小人斥之若子貢學道而躬行商賈之事孔子不知當如何斥之何以其辭僅如是而已乎且謂孔子之道之顯爲子貢先後之可也謂子貢以富故能顯之豈聖人之

洙泗考信餘錄

卷之一

子

道亦必藉有財而後能行於世乎此乃司馬氏憤激之言後人不察遂以子貢爲若商賈者然謬矣故不可以不辨

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旣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爲飾豈禮也哉有山然也

左傳哀公七年

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劍鉞臣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

拜左傳哀公十一年

公會吳於橐臯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塞也乃不尋盟

左傳哀公十二年

洙泗考信餘錄

卷之一

子

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台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

同上



而有背人之心况齊人雖為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  
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  
善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  
君如事衛君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  
伐衛齊為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  
媾杏以南書社五百其人加敵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謹與闞  
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  
之乃歸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於麻

左傳哀公十五年

洙泗考信餘錄 卷之一

聖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有子貢存魯亂齊亡吳強晉而  
霸越之事余按論語列子貢於言語之科孟子書中亦  
稱子貢善為說辭不過其才長於專對若春秋傳中辭  
盟於吳之類耳非若戰國縱橫之流巧言亂德以傾覆  
人國家者比也烏有佐陳恒以篡齊欺夫差使亡國者  
哉此蓋游說之士因子貢之善於辭令而托之非聖賢  
所為故今不載  
存參。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取金於府子

貢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

說苑

按此事未必有然於義無所害且其事亦類子貢所為  
姑列之存參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  
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  
附錄。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  
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  
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論語學而篇

洙泗考信餘錄 卷之一

聖

附錄。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  
也他人之賢者邱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  
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論語子張篇

子貢推尊孔子之言已載正錄惟此二條未載今補於  
此

附論。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  
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高



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左傳定公十五年

附論。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於駘上二月盟于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言及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左傳哀公二十七年

洙泗考信餘錄卷之一

三

按春秋傳所述子貢料事之明不一而足然不關大得

失無庸盡載惟受玉一事因孔子之戒子貢故載之而並季孫之思子貢亦列於後

按論語子張篇子貢之推尊孔子至矣則孔子之道所以昌明於世者大率由於子貢其功不可沒也而與回孰愈之問亦似伯仲可見者故次之於閔冉仲弓之後。朱子云曾子本是魯拙後既有所得故守得夫子規矩定其教人有法所以有傳若子貢則甚敏見得易往往教人亦不似曾子守定規矩故其後無傳余按史記

所載弟子年歲雖不足盡信然大要不甚遠今以論語春秋傳載記之文考之康子之問先由而賜而求武伯之問先由而求而赤春秋傳多載子路冉有子貢之事而子貢尤多曾子游夏皆無聞焉載記則多記孔子沒後曾子游夏子張之言而冉有子貢罕所論著蓋聖門中子路最長閔子仲弓冉有子貢則其年若相班者孔子在時既爲日月之明所掩孔子沒後爲時亦未必甚久而子貢當孔子世已顯名於諸侯仕宦之日既多講

洙泗考信餘錄卷之一

三

學之日必少是以不爲後學所宗耳若游夏子張曾子則視諸子爲後起事孔子之日短教學者之日長是以孔子在時無所表見而名言緒論多見於孔子沒後也。不然閔子具體而微仲弓可使南面何以門人皆無聞焉反不如得一體者猶能傳經於後世乎由是言之羽翼聖道於當時者顏閔子貢由來之力而子貢爲尤著流傳聖道於後世者游夏曾子子張之功而曾子爲尤純時勢不同功業亦異未可謂子貢之不如曾子也故



今因敘子貢之事而備論之

洙泗考信餘錄卷之一終

道光四年東陽署中刻

洙泗考信餘錄卷之一

美

洙泗考信餘錄卷之二

大名崔述東壁謹考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子路 仲由字子路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論語公冶長篇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孟子

子路無宿諾 論語顏淵篇

附論。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同上

說苑稱子路持劍孔子非之子路請攝齊以事孔子又

洙泗考信餘錄卷之二

稱子路盛服而見孔子非之子路改服而入余按所載

孔子之言皆類楊氏之旨蓋戰國人所為以子路之行

行而勇於改過也故託之耳其實古人盛服佩劍皆尋

常之事不足為病故不錄

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邱季氏將墮費公

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官登

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

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 左傳定公十二年



備覽。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爲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戴記禮運

論語季氏篇云：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

洙泗考信餘錄卷之二

二

也。何以伐爲？云云。余按此章可疑者五。論語所記孔子之言皆簡而直，此章獨繁而曲，其文不類一也。子路爲季氏宰，在定公世，冉有爲季氏宰，在哀公世，其時不合二也。子路主墮，都之謀其剛直有素，歸魯之後不肯承季氏意以盟，叛人必不，一旦驟其晚節以阿季氏，其理不似三也。顓臾之伐不見於經傳，洪氏意其因孔子之言而中止，然則田賦之用何以不因孔子之言而止其事無徵四也。僖二十一年傳云：「宿須句顓臾風姓也。」

實司大俸，與有濟之祀，不言爲東蒙主，亦不言爲魯臣，其說不同五也。且此篇文皆稱孔子與前十五篇異，其非孔氏之徒所記甚明。雖於義無大害，然其事未必有且不欲子路受誣於百世，故不載。

公伯寮想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論語憲問篇

按伯寮之想孔子以道之行廢言之，則是孔子之去魯。洙泗考信餘錄卷之二

三

子路之去季氏皆因此一愬也。故次之於此說已見，正錄爲魯司寇篇中。

附錄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諫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矣。」論語述而篇

附錄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子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論語子罕篇



此二章皆不知的在何時然觀孔子之言無臣而為有臣當在為大夫而去位之後姑附錄於此

在陳絕糧從者病真能與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

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論語衛靈篇

附錄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

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論語憲問篇

附論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

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論語公冶長篇

洙泗考信餘錄 卷之二 四

按石門之宿浮海之歎不知何時以理度之當在去魯

之後仕衛之前故次之於在陳之後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

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

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

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左傳哀公十四年

秋齊陳瓘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為斧斤既

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

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冬及齊平左傳哀公十五年

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慍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

文子卒通於內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大子與之言曰苟使

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為請於伯姬閏月良

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圍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羅御

如孔氏孔氏之老藥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

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與殺從之迫孔慍於廁

洙泗考信餘錄 卷之二 五

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樂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召

獲駕乘車行魯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

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

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

入為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

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大子焉用孔慍雖殺之必或繼

之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

孟縻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



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左傳哀公十五年

存叅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

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

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禮弓

此事無害於理而與子路素行相似姑存之

存叅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境而善之曰由恭敬

以信矣入邑曰善哉由忠信以寬矣至庭曰善哉由明察

洙泗考信餘錄卷之二 六

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可得聞

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疇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

入其邑墉屋甚尊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其民不偷其庭

甚閉此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韓詩外傳

此文文詞冗弱必非孔子之言然其事則容或有之未

便刪削姑列之於存叅又此與上除姊喪事皆不知在

何時故統列之於後

附論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

與不伎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

以臧論語子罕篇

世傳子路事親嘗食藜藿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

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余按

論語稱子路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則子路

少年之貧固當有之若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

則無是事也子路從孔子去魯厄於陳蔡由衛反魯復

仕於衛而死於難傳記歷歷可考何嘗有遊楚之時而

洙泗考信餘錄卷之二 七

百乘萬鍾以自奉亦非子路之所為也此皆後人附會

之詞故不載

附論○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

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論語先進篇

說苑稱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孔子聞之云云蓋

本於此然樂以宣八風原不可以偏廢故傳云賦歌北

風又歌南風而何得崇南而棄北乎其詞意亦淺莫必

非孔子之言明甚且樂以象德瑟之不和由於氣質之



未化當從容而涵養之亦非七日不食之所能變也此

附會之言故不載

附論。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

先子之所畏也子孟

按子路於及門中年最長而孔子亦屢稱之雖時有所

督責而貶之固不如褒之者之多也升堂入室孔子有

定論矣故先之

有子

洙泗考信餘錄 卷之二

八

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

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與而多殺國士

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

左傳哀公八年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微乎曰

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微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

不足君孰與不足

論語顏淵篇

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疆

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

已子孟

史記云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

共立為師他日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

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

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

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

避之此非子之座也余按諸弟子所以尊孔子者以其

道大德崇非以其能知雨不雨也所以事有若者以其

洙泗考信餘錄 卷之二

九

言行學問幾於聖人非以其能知雨不雨為似聖人也

烏有因其不知雨不雨遂黜有若者哉論語記孔子言

行多矣皆平實切於日用無多言億中之事果以能知

晴雨之故聖孔子則論語中亦當載其一言一事何以

竟杳然也或問箴之說子曰不知也苟以有所不知而

薄之則孔子當先薄於諸弟子矣師之道非苟然而已

其尊與君父等故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從師者不可

不慎之於始也必審知其可師而後師之既已師之則



當終身勿替安有因一事之未知一言之未合而遂黜之者此在世俗之士少知義理者猶不肯爲而謂孔子弟子反爲之乎孟子曰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但言其似聖人未嘗言其似孔子也但言游夏之徒欲師有若未嘗言有若公然自居於師也孟子曰有若智足以知聖人又述有子言云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有子既知孔子爲生民所未有則其斷斷不敢使游夏以事孔子者事已明矣

洙泗考信餘錄卷之二

十

游夏此舉固不得爲無過然其心尚可原若有子公然不自量竟自擬於孔子豈尚足以爲有若哉然則當日之事蓋三子欲師有若而有若不肯居是以中輟好事者因之遂附會爲此言耳大抵七十子之門人各好自尊其師而詆譏他人故此等語多不可信故不載

按游夏以有子似聖人則其言行必有過人者而論語稱爲有子朱子以爲多會子有子門人所記理或然也然踐履篤實成就後學或尚非會子之比故次之於子

路之後。經傳之文多以冉有季路並稱世遂視之若班焉者然子路用於季氏而爲之墮費冉有用於季氏而爲之聚斂其行事之相去甚遠也所以多並稱者但以其政事之才相埒耳猶言語之稱宰我子貢非謂二子等量而齊觀也况浮海之許不佞不求之贊皆他人所不易得者至有子務本之旨貴和之說威能發聖人未發之蘊意其所得有深焉者是以游夏有似聖人之品目也而蓋徹之請欲復先王之制其識亦殊卓則二

洙泗考信餘錄卷之二

十一

子雖未逮夫顏閔而固非諸弟子所敢望也故冠之於諸賢之先

原思 **史記**原憲字子思

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論語

附論○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

仁則吾不知也 論語憲問篇

史記云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過謝原憲



憲攝敝衣憲見子貢子貢耻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  
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  
貧也非病也子貢慚不懌而去余按子貢曰貧而無詔  
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子貢長於理財先貧後富則有之若以貧為耻以富為  
榮則子貢斷不至是此乃戰國貧賤驕人之士設為此  
說以自高者以原思之貧子貢之富也故託之耳新序  
亦載此事而文更繁蓋後人所衍皆非實事故今並不

洙泗考信餘錄 卷之二

十一

錄

公西華 **史記** 公西赤字子華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  
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未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  
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論語雍也篇

存參。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飾棺牆置饗設披周也  
設崇殷也綢練設旒夏也 禮記檀弓

按孔子為司寇以原思為宰必有可取者在而猶介之

操亦人所難能至子華以應對長才承命出使亦卓卓  
者且孔子於二子皆無貶詞故並次於有子之後

子賤 **史記** 密處 當作 不齊字子賤

備覽。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  
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  
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 呂覽  
韓詩外傳同

洙泗考信餘錄 卷之二

十二

五人教不齊所以治者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附論。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論語  
公冶長篇

說苑記子賤宰單父事凡四則一任人任力之對與呂  
覽詩傳同一則辭於孔子而孔子告之以毋迎而距毋  
望而許也一則陽晝告以陽橋魴魚之說而子賤請其  
者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也一則孔子問以治單父之  
政所對與史記意略同而其中有父事三人兄事五人



洙泗考信餘錄

卷之二

古

所友者十一人之語則史記所未及也余按子賤之宰單父見於呂覽詩傳史記新序而說苑又屢見之然則此事固當有之惟其言之繁冗淺弱多不類春秋時語且單父小邑耳武城大邑子游僅得一人單父何遽多賢如此蓋孔子嘗稱子賤為君子而云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則子賤蓋能親賢友仁集思廣益以自治而治人者故說者因以其言而附會之其意則是而其言則非當日之言也惟呂覽韓詩史記所載事尚近理文亦較為簡潔故今但採三書之文列之備覽以為論語焉取之證其餘概不載也

新序云子賤為單父宰請善書者二人使書憲書教民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掣其肘書醜則怒之書者歸以告魯君魯君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之化大治原文甚繁今刪而采之如此余按請人於君而掣其肘無禮甚矣大夫且不可施之於君况宰乎此乃戰國策士因世主之任人不專而寓言者以子賤之治單父有能名也故

託之非實事也故今不錄

按孔子以君子稱子賤而傳記亦多載其賢者蓋聖門高弟也故次之於原思公西華之後

子游 史記言偃字子游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論語雍也篇

戴記檀弓篇云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為之麻衰牡麻經

文子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

洙泗考信餘錄

卷之二

古

位文子又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子游趨而就客位釋之者曰惠子廢適立庶故子游為之重服以譏之余按廢適立庶其過在人諫之可也自處於非禮不反夫已乎使文子終不悟是徒失已而無救於人也非子游之事故不錄

存疑。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



之耳 論語陽貨篇

按魯為禮樂之邦故孔子曰魯一變至於道弦歌之聲不必武城而後有之孔子既喜之何以不獎之而乃戲之獨不慮聞者之疑之乎以子游之聰敏亦不當聞戲言而誤以為實也且於孔子之前而稱夫子亦非春秋時語此蓋傳而失其真者撰此篇者誤采之耳故今列之存疑

子夏 史記卜商字子夏

洙泗考信餘錄 卷之二

六

子夏為苜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論語子路篇

說苑云孔子將行無蓋弟子曰子夏有之孔子曰商之為人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遠其短故能久長矣余按子夏之在聖門亦卓卓者必不至吝一蓋於師子夏不以富稱未必孔子與諸弟子皆無蓋而子夏獨有之且其語甚淺陋必後人所附會故今不錄  
備覽○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

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 史記魏世家

備覽○子夏居西河教授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先儒多謂毛詩傳自子夏今詩序乃子夏所作余按西漢以前書未有言及毛詩之序者惟後漢書衛宏傳言為毛詩作序則是詩序乃宏所作且序之不合於經義者甚多參之傳記亦多舛誤而文詞亦不逮論語遠甚其非子夏所作顯然不過漢末魏晉之人傳毛詩者借子夏名以為重耳後人震於其名遂相視莫敢議雖以

洙泗考信餘錄 卷之二

七

朱子之詳陳縷辨而人猶不信也甚矣識古書之真偽非易事也故今不載作序之事其序之誤已散見諸錄中茲不復舉也

禮喪服篇大傳先儒相傳亦以為子夏作余按傳之名言精義甚多然亦往往有與經抵牾者子夏不應如是或子夏之徒之所為後世傳而失其真耳故今不錄  
附論○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



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論語子張篇

附論。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

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同上

戴記檀弓篇云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子夏哭曰天乎子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使西

洙泗考信餘錄

卷之二

六

何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而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余按聞喪而弔朋友之情也方當慰藉而忽數其罪而責之豈人情乎且以喪親喪子相較而以喪明為罪語亦非是人苟少有一知識未有愛其子反勝於親者况子夏尤聖門之高弟乎但人少年血氣盛力能勝哀及老血氣衰力不能勝哀故禮居親喪五十以上飲酒食肉七十惟衰麻在身縱使子夏果因喪子喪明亦以老不勝哀之故過則有

之然必不至喪子之哀反過於喪親不得取喪親時相較而遽以為罪也此與喪欲速貧一事皆門人各尊其師而讓他人者之所為說不足信故不錄

子張 **史記** 顧孫師字子張

子張學干祿 論語為政篇

附論。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論語子張篇

附論。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同上

新序稱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

洙泗考信餘錄

卷之二

九

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塵垢百舍重趂不見休息以見君云云余按子張聖門高弟雖有干祿之心必不至屈身以求見而哀公亦初無好士之事且子張從孔子在魯久矣孔子沒後子張猶與游夏時問難焉則是居於魯也有何塵垢霜露而不遠千里乎觀其語乃戰國策士之習蓋縱橫家之所托故不錄存參。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 禮弓



按子游子夏說禮教詩以詔後學可謂有功於聖門矣  
子張好高務外而與游夏均稱得聖人之一體蓋亦賢  
也但欲以事孔子者事有若則生平之大疵故並次之  
子賤之後

宰我 **史記**宰子字子我

宰子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圻也於子與

何誅 論語公冶長篇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

洙泗考信餘錄 卷之二 宰

粟曰使民戰粟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論語

八倫 篇

附錄○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

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論語雍也篇

附錄○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

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

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

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  
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子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  
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子也有三  
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論語陽貨篇

孔叢子云孔子使宰子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遺

孔子宰子曰夫子無以此為也夫子言不離道動不違

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為積不合則去

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故

洙泗考信餘錄 卷之二 宰

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云云余按孟子嘗稱宰我智

足以知聖人而其言止於如是是天下之不知聖人者

莫宰子若也宰予以言語著而此言乃淺陋鄙俗如是

是天下之不能言者亦莫宰子若也而豈不謬哉孔叢

子一書大抵皆欲歸美聖人或附會以所有或撰造以

所無惜乎其人無識其所亟稱而大書者皆里巷之士

少知自好者之所能為欲尊聖人而適以淺視夫聖人

而不知也故凡孔叢子之所載一概不採不能盡辨始



舉其一二事言之

附論。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

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論語公治長篇

按此文以子曰冠之自當別為一章乃論宰我平日之事非專為晝寢而發也記者以其皆論宰我事因連類而及之耳故今別錄於後

史記云宰我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耻之說苑云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

洙泗考信餘錄

卷之二

三

田成子田成子因為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殘之也索隱云按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闕止字子我而因爭寵遂為陳恒所殺恐字與宰我相涉因誤云然余按左傳所紀簡公之世止有陳闕二人共政以致相爭不容復有宰子參於其間宰子果有此事亦不容左傳終無一語及之是史記說苑所稱宰子即傳之闕止甚明索隱之說是也闕我自名止宰我自名予闕我自齊宰我自魯闕我自事簡公宰我自事

孔子烏得遂以為一人哉魯哀公之五年齊景公卒公

子陽生來奔六年陳僖子召陽生闕止先待諸外公子

日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是時宰我方從孔子於陳蔡

之間由陳反衛安得分身在魯而與簡公共處也哉乃

後之人猶欲曲全其說謂子實闕氏以嘗為宰故稱宰

我亦勢而拙矣故今不載此事

宋蘇氏志林云李斯上書諫二世其略曰田常為簡公

臣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子於

洙泗考信餘錄

卷之二

三

庭是宰子不從田常為常所殺也弟子傳乃云宰子與田常作亂使吾先師之門乃有叛臣焉豈非千載不獨之惑也近令兒子邁考闕舊書究其所因則宰我之不叛其驗甚明且註云李斯事苟卿去孔子不遠宜知其實余按史記之說即本之李斯之言誤以闕止之事為宰子耳所謂與田常作亂者即謂與田常相爭而措詞不審遂若黨於陳恒然者非與李斯為二說也果黨陳恒則陳氏實專齊政君之生死懸於其手又誰能夷宰



我之族者且如李斯之言則君過不能匡君危不能救  
貪榮希進卒殺其君而喪其身亦豈賢者之所為乎乃  
蘇氏誤會史記之意斤斤焉據李斯之言以駁之不斥  
李斯之誣而反謂李斯之得其實嗚乎不信經傳而信  
李斯與其博也毋寧寡學問之為愈乎蓋宰子為聖門  
高弟人莫不知有子我者陳恒所殺者子我則遂以為  
宰子耳猶之乎白居易詩云退之服疏黃一病訖不痊  
而宋人雜說遂以衛退之事而譏韓昌黎也張漢雲谷

洙泗考信餘錄 卷之二

書

雜記亦據左傳以駁蘇氏之誤是矣但謂史記此傳實  
以家語弟子解篇為之則猶考之未詳史記之誤正沿  
李斯之說志林誤分以為二耳

按宰我言語之才不亞子貢而朽木之喻從井之問戰  
栗之對短喪之請愆尤未免太多故次之於子張之後

冉有 (史記冉求字子有)

齊為鄆故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  
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

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  
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  
之羣室眾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  
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耻  
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侯於黨氏之溝武叔呼  
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  
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  
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兩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

洙泗考信餘錄 卷之二

書

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  
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老幼守官次于雩門  
之外五日右師從之 左傳哀公十一年

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  
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眾從之師入齊軍 同上

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謀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

季孫弗許 同上

附論○冉有用子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同上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仲尼曰某不識也三發卒

日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

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歛從其

薄如是則以邱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

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

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左傳哀公十

附論。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歛而附益之子曰

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論語先進篇

洙泗考信餘錄卷之二 天

附錄。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

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論語子路篇

附錄。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

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論語八佾篇

存泰。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

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檀弓

此事頗類冉有所為故存之然終未有以見其必然也

附錄。春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

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與

人日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

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左傳哀公二十三年

附論。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

中道而廢今女畫論語雍也篇

按冉有政事之略亦聖門卓卓者然畫退屢見責於師

鳴鼓之攻尤非尋常小過可比故次之於宰我之後

子羔或作高柴字子羔或作

洙泗考信餘錄卷之二 手

高子皇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禮記檀弓

附錄。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論語先進篇

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始至焉子羔

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

左傳哀公十五年

說苑云子羔為衛政別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

門郭門閉則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

於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遂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



罷子羔將去謂別者曰吾親別子之足此子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別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奈何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此臣之所以脫君也余按此說殊足風世然其事則未必有之子羔在衛位卑非與聞政事者良夫之亂樂寧猶行爵而後出何暇獨追子羔且衛之郭門而有缺有實亦豈可為國乎此或後人設為此言以為從政者勸或有所本而傳之失其真均未可知故今不錄

洙泗考信餘錄 卷之二

美

公會齊侯盟於蒙孟武伯相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鄒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左傳哀公十七年

按此文則是子羔去衛之後適魯而遂仕於魯也故以在魯之事次於此後

存蔡。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臯將為成宰遂為衰成人曰盍則續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死而子臯為之衰禮

存蔡。子羔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臯曰孟氏不以是罪子朋友不以是棄子以吾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同上

樊遲 史記樊須字子遲

孟孫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左傳哀公十一年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同上

洙泗考信餘錄 卷之二

美

附錄。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問論語顏淵篇

附錄。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論語子路篇

附錄。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



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  
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  
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論語顏淵篇

按論語子羔僅兩見而皆非美辭然其事旁見於傳記  
者不一其言亦有足多者蓋子羔年少其仕魯在孔子  
卒後是以不著於論語耳樊遲問答之多略類子張而  
稼圃之請舉錯之疑亦似於道甚淺者竊鄙近利之譏  
不爲無因故又次二人於宰我冉有之後

洙泗考信餘錄

卷之二

幸

司馬牛史記司馬耕字子牛

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魋  
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  
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其人惡之而  
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阮氏葬諸  
邱輿左傳哀公十四年

附論。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論語顏淵篇

漆雕開史記字子開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論語公冶長篇

按二子在聖門皆無所表見故並次之於諸賢之後

公冶長史記字子長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論語公冶長篇

世傳公冶長通於烏言有虎負羊於山烏告長使取之  
喪羊者跡得之以爲竊也訟之於吏以此陷於縲紲云  
云其說荒誕鄙陋本不足辨而好奇之士亦有援以釋

洙泗考信餘錄

卷之二

幸

論語者貽悞後學非小也且使長果如此是長以口腹  
故取非其有以陷於刑雖非盜竊亦不得爲無罪孔子  
何得謂之非其罪乎學者等諸齊東之語可矣

南容史記南宮括字子容

論語集解南容弟子南宮縚魯人也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論語公冶長篇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論語先進篇



論語集註云南容名縉又名适諡敬叔孟懿子之兄也是謂論語之南容即春秋傳之南宮敬叔矣余按此說本之鄭氏康成禮記註中而史記索隱亦相承用之然以經傳諸家考之皆兩人也春秋傳云孟僖子將死召其大夫曰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然則南宮敬叔自名說不名縉與适也其誤一也論語稱君大夫必舉其諡若定公哀公桓子康子武叔景伯皆然孟懿子與武伯皆遊聖門亦舉其諡南容

洙泗考信餘錄 卷之一

壹

果魯大夫何以獨不舉其諡乎其誤二也敬叔為魯大夫自救火一事外無所表見度亦懿子一流人耳懿子敬叔雖嘗學禮聖門然皆世祿子弟實不知尊聖人公伯寮之愬景伯欲殺之武叔之毀景伯告之子貢而敬叔皆若弗聞也者羿莽之間必非敬叔所能且玩其意似皆隱刺三家尤不似敬叔語也其誤三也孔子稱南容曰邦有道不廢似謂布衣之士者然敬叔孟氏餘子固當不廢無待孔子言之南容三復白圭故孔子曰邦

無道免於刑戮而藏記檀弓為敬叔乃有載寶而朝之事其言雖不必盡實要其人似三復白圭者其誤四也論語中南容凡三見或謂之南容或謂之南宮适未嘗一稱為敬叔與說也亦未嘗有春秋傳中南宮敬叔之一事也然則孔子以兄子妻之者自南容與敬叔無涉也春秋傳中南宮敬叔亦凡三見或謂之說或謂之敬叔未嘗一稱為南容與适也亦未嘗有論語中南容之一事也然則為魯大夫者自南宮敬叔與南容亦無涉也其為判然兩人甚明奈何合之其誤五也史記孔子世家記學禮事是即春秋傳中南宮敬叔事也亦稱為敬叔不稱為論語之南容於適周事亦然至於弟子列傳則云南宮括字子容不復言為敬叔並不言為孟氏之餘子矣所記三事皆采之論語中亦無春秋傳敬叔之一事然則史記亦以為容自容敬叔自敬叔矣康成何由而知南容之即為南宮敬叔也哉其誤六也王肅論語註云南容弟子南宮縉魯人也不言為魯大夫

洙泗考信餘錄 卷之二

壹



是魏人未嘗以爲一人矣韋昭國語註云敬叔魯大夫  
南宮說不言爲南宮适是其人亦未嘗以爲一人矣微  
獨肅之與昭而已家語乃晉宋間人之所撰而於弟子  
解篇亦不言爲敬叔不載敬叔一事至觀周篇記學禮  
事則云敬叔正論篇記除傷子喪事則云南宮說皆不  
言爲南容是家語亦以爲兩人矣蓋當是時康成之說  
尚未盛行故學者猶承古經傳及漢初訓詁而用之惟  
晉杜預註春秋傳頗似用康成說而未明言自司馬氏

洙泗考信餘錄卷之二

考

采之以註史記而朱子復據之以註論語世遂無復有  
知其爲兩人者致使後人疑尚德之人有載寶之事其  
失似小而正非小也今不欲使賢者代人受過故爲之  
辨而凡敬叔之事概不附焉

附錄。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奭盪舟俱不得其死

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

若人尚德哉若人

論語憲問篇

存泰。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縚曰爾毋從從

爾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

禮

按論語孔子妻之者南容也而史記謂卽南宮括

論語作适

集解謂卽南宮縚玩檀弓文縚妻似是孔子兄子而括  
亦與容義相近豈本有兩名如圍與虔鞅與志父耶抑  
傳寫異文如爲與遠似與弋邪故並存之以備參考

說者或謂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孔子以子妻長而  
以兄子妻容程子曰此以私心窺聖人也二子之妻或  
因其年之相當耳余按此二事不過記者類而記之其

洙泗考信餘錄卷之二

考

相隔未知數年或十數年原非一時之事而烏得有所  
較量區別於其間哉蓋公冶長在縹緲中而南容免於  
刑戮其事若相反而孔子皆妻之若世俗之情知取其  
免刑戮者則在縹緲者爲所棄若不以縹緲爲病則亦  
未必求其免刑戮者而妻之於此見聖人之觀人擇婿  
得其中正但取其實之不至於取禍而遇之幸不幸不  
計焉不求之此而妄意區別於其間可謂不善讀書者  
矣程子之論是矣然於事理尚未盡故今附論之



按南容之謹言賢矣即公冶長之可妻亦必有所以取之然史記雖載之於弟子傳中而以論語之文考之長絕無問答之語適僅有羿羿一問而亦非質疑問難之比未見其必為弟子也者故附次之於諸弟子之後

洙泗考信餘錄卷之二終

道光四年東陽署中刻

洙泗考信餘錄

卷之二

美

洙泗考信餘錄卷之三

大名崔述東原謹考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左子

補左氏傳三十卷 漢書藝文志

存參。魯君子左邱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

劉歆云左邱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是謂作春秋

傳者即論語之左邱明也由是班固漢書謂孔子與左

洙泗考信餘錄

卷之三

一

邱明觀史記杜氏集解謂左邱明受經於孔子蓋皆本之於此自唐啖趙宋程朱以來始謂此作傳者與孔子不同時非論語之左邱明而甚者至謂為秦時人余按左傳終於智伯之亡係以悼公之諡上距孔子之卒已數十年而所稱書法不合經意者亦往往有之必非親炙於孔子者明甚不得以論語之左邱明當之也戰國之文恣橫而左傳文平易簡直頗近論語及戴記之曲禮檀弓諸篇絕不類戰國時文何況於秦襄昭之際文



詞繁蕪遠過文宣以前而定哀間反略率多有事無詞  
哀公之末事亦不備此必定哀之時紀載之書行於世  
者尚少故爾然則作書之時上距定哀未遠亦不得以  
爲戰國後人也且史記但以傳爲左邱明所作不言爲  
何時人而亦未有親見孔子之文不知二人姓名之偶  
同邪抑相傳爲左氏春秋而司馬氏遂億料之以爲論  
語之左邱明邪說論語者以左邱爲複姓與公羊穀梁  
正同乃傳經者云公羊氏春秋穀梁氏春秋而此獨云

洙泗考信餘錄

卷之三

二

左氏春秋不云左邱氏又似作傳者左氏而非左邱氏  
也者然則傳春秋者其姓名果爲左邱明與否固未可  
定然無此傳則三代之遺制東周之時事與聖賢之事  
跡年月先後皆無可考則此書實孔子以後一大功臣  
也不可不標其人既相傳爲左氏春秋故卽題以左子  
而缺其名與字但載史記之語以存參并識後人軒輊  
之言以折衷焉

史記自序云左邱失明厥有國語由是世儒皆謂國語

與春秋傳爲一人所撰東漢之儒遂題之曰春秋外傳

余按左傳之文年月井井事多實錄而國語荒唐誣妄  
自相矛盾者甚多左傳紀事簡潔措詞亦多體要而國  
語文詞支蔓冗弱無骨斷不出於一人之手明甚且國  
語周魯多平行晉楚多尖穎吳越多恣放卽國語亦非  
一人之所爲也蓋左傳一書采之各國之史師春一篇  
其明驗也國語則後人取古人之事而擬之爲文者是  
以事少而詞多左傳一言可畢者國語累章而未足也

洙泗考信餘錄

卷之三

三

故名之曰國語語也者別於紀事而爲言者也黑白迴  
殊雲泥遠隔而世以爲一人所作亦已異矣又按史記  
自敘自文王孔子以下凡七事文王羨里之誣余固已  
辨之矣孔子之作春秋亦不在於陳蔡離騷兵法呂覽  
說難之作皆與本傳之說互異然則此言亦未可盡信  
也且列左邱於屈原後言失明而不言名明尚未知其  
意果以爲卽作傳者之左邱明否不得強指爲一人也  
故今不採此文



朱子以左氏為史學公穀為經學左氏紀事詳贍而是非多謬公穀紀事雖疎而多得聖人之意余按左氏之不盡合於經意誠有然矣謂公穀之能得經意則未見也公穀之說大抵多取月日名字穿鑿附會以為聖人書法所在且事實者義理之根柢苟事實多疎安望義理之反當乎左傳雖多不合於經然二百餘年之事備載簡冊細心求之聖人之意自可窺測左傳之遠勝於二家者正不在義理而在事實也夫經史者自漢以後

洙泗考信餘錄卷之三

四

分別而言之耳三代以上所謂經者即當日之史也尚書史也春秋史也經與史恐未可分也故今獨以左子繼諸賢之後誠見此一書有斷不可廢者耳

子思 **史記**伯魚生伋字子思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 孟

附論。孟子曰子思臣也微也 同上

說苑云子思居於衛縕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

之使人遺狐白之裘子思辭而不受余按子思魯人其居衛者仕於衛也不至如是之貧而田子方高士亦非有狐白之裘者此與曾子解邑之事相屬皆楊氏之徒所偽托故不錄說並見前曾子篇中

孔叢子云子思居衛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任軍旅帥得此人則無敵於天下矣衛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鷄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

洙泗考信餘錄卷之三

五

所長棄其所短今君處戰國之世舉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者也余按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孟子之於齊梁亦勸以施仁政而以興兵構怨為有災今子思用於衛不聞進治國安民之臣而惟勸衛君羅爪牙之士以期無敵於天下其意何居焉晉文公將救宋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說禮樂而敦詩書子思之此為毋乃為霸者之所笑乎且子思之世上去春秋之末未遠何得



卽自名爲戰國邪蓋戰國之時距弛之士多蒙物議而患無棄瑕錄用之主故假託之子思以風世耳魏無知之對漢王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其意與此正相類然則其爲戰國以後之人所撰非子思之事明甚撰書者誤采之耳孔叢子一書記子思言行甚多皆不足見子思之賢而文詞亦淺陋蓋皆後人之所附會不能悉辨此事頗熟於人口

洙泗考信餘錄

卷之三

六

姑取而辨之舉一隅以三隅反可也

存參。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戴記檀弓篇

戴記檀弓篇又云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康成鄭氏遂本此以解前章謂柳若見子思欲爲嫁母服恐

其失禮戒之余按女子所重者節中人之家少自愛者猶知勉焉况聖人之婦賢者之妻乎且子思之母如果嫁於他氏則凡棺槨衣衾之備自有其夫若子主之子思所謂有其財無其財者欲何爲乎鄭氏無以自解乃以贈襚之屬當之贈襚之事微矣四方何至遂於此觀禮哉孟子葬母於魯充虞曰木若以美然孟子曰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正與子思之言相類然則子思所指亦謂棺槨衣衾之屬明矣若子思治其棺

洙泗考信餘錄

卷之三

七

槨衣衾則伯魚之妻固未嘗嫁也子思嘗仕於衛或者其母從宦而遂卒焉是未可知惡知非後之人聞母之卒於衛而遂誤以爲嫁於衛因附會而爲此說乎大抵檀弓一篇采摭頗雜是以兩章自相矛盾如是本不足信而註之者不知而強爲之說以合之是以費辭傷理而卒於抵牾也故今不載後章之文說並見前者終篇中

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

孟子



按論語伯魚卒於顏淵之前史記年表孔子卒後七十有三年繆公始立然則子思壯仕於衛老始歸於魯也故今載之於居衛之後

備覽。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僕蓋自是臺無餽也同上

備覽。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同上

洙泗考信餘錄 卷之三

六

按繆公子思上去春秋未遠而此二事頗類戰國風氣其事固當有之然不能保無傳聞之過當或門人記言者措詞之少過其實故列之備覽

孟子書中載淳于髡言云魯繆公之時子柳子思為臣余按子思老始歸魯未嘗仕魯髡戰國之辨士不過借古人以自暢其說不必皆實事也莒之役杞梁死而華周生而髡乃曰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可類推矣故今不載

附錄。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孟子

按孔子沒後諸弟子之賢者多矣諸弟子之後鄒魯齊魏之間羣賢閎風輩起然世多推子思惜乎所著之書不傳而世所傳中庸者特出於後人所撰無由而徵其造詣之淺深耳然孟子屢稱子思荀卿雖毀之然以子思孟子同稱則其賢固非他人所可及也故今錄於諸賢之後。世傳戴記中庸篇為子思所作余按孔子孟

洙泗考信餘錄 卷之三

九

子之言皆平實切於日用無高深廣遠之言中庸獨探蹟索隱欲極微妙之致與孔孟之言皆不類其可疑一也論語之文簡而明孟子之文曲而盡論語者有子曾子門人所記正與子思同時何以中庸之文獨繁而晦上去論語絕遠下猶不逮孟子其可疑二也在下位以下十六句見於孟子其文小異說者謂子思傳之孟子者然孔子子思之名言多矣孟子何以獨述此語孟子述孔子之言皆稱孔子曰又不當掠之為已語也其可



疑三也由是言之中庸必非子思所作蓋子思以後宗  
子思者之所為書故托之於子思或傳之久而誤以為  
子思也其中名言偉論蓋皆孔子子思相傳之言其或  
過於高深及語有可議若追王大王  
王季之類者則其所旁采而  
私益之者也又哀公問政以下家語亦有之至擇善而  
固執之者也止其中每隔數語即有公曰云云以發之  
朱子以博學以下為子思所補而公曰云云乃子思所  
刪余按論語所記孔子之言未有繁至數百言者而繼  
洙泗考信餘錄卷之三 十

襲家語顛之創之豈不以其名哉韓子云然後識古書  
之正偽嗟夫嗟夫此固未可以輕言也。世傳中庸四  
十九篇而今載記止有中庸一篇說者謂其四十八篇  
已亡以余觀之今世所傳中庸非一篇也何以明之自  
天命之謂性至惟聖者能之僅數百言而中庸之文凡  
九見中之文凡六見其餘他文亦皆與中庸之義相關  
自君子之道以後數千言皆與中庸之義不相涉中庸  
之文僅一見而又與廣大精微高明之文平列非意之  
洙泗考信餘錄卷之三 十一

絕舉廢朝聘以時皆天子之事孔子之告哀公何取焉  
蓋孔子之答哀公本不過十餘言其後則撰書者推行  
其說是以好學之句又以子曰發之今世所傳家語本  
後人所偽撰彼蓋不知孔子之言之於何止故采其文  
遽於擇善固執耳其公曰云云者詞理淺陋且增此數  
問前後文義亦間隔不通乃其所妄增無疑也嗟夫中  
庸之文采之孟子家語之文采之中庸少究心於文義  
顯然而易見也乃世之學者反以為孟子襲中庸中庸

所端注其可疑者一也君子之道以下皆言日用庸行  
之常鬼神之為德也以下皆言禮樂祭祀之事迥不相  
類哀公問政以後詞意更殊朱子曲為牽合以道不遠  
人三章為費之小者舜其大孝三章為費之大者哀公  
以後為兼小大其說固已矯強而鬼神章明言祭祀之  
事乃以鬼神為道為一氣之屈伸而以齊明盛服數語  
為借祭祀之鬼神以明之一章之中鬼神凡為兩說委  
曲宛轉以駢合於費隱之義其可疑者二也自天下至



誠為能盡其性以下皆分天道人道而愚而好自用二章其文不類聰明睿知二章其序不符則又以小德大德不倍不驕分釋之愚而好自用章以為不倍固已王天下有三重章其為不驕者何在其可疑者三也按漢書藝文志稱樂記二十三篇今戴記亦止一篇然以史記及前人之說考之則今樂記實十三篇戴氏刪其十篇而合此十三篇為一耳然則中庸亦當類此蓋戴氏刪其三十餘篇而取其未刪者合為一篇也以其首篇

洙泗考信餘錄 卷之三 十一

言中庸故通稱為中庸猶首章言禮弓遂通稱為禮弓首章言文王世子遂通稱為文王世子也古者以竹為簡其勢不能多後世易之以帛故合而錄之因不復存其舊目耳以今中庸通為一篇而謂四十八篇盡亡誤矣。中庸不但非一篇也亦不似出於一手者其義有極精粹者有平平無奇者間亦有可疑者即所引孔子之言亦不倫何以參差若是其非一人所作明甚細玩則知之矣

附錄十有二

孔門諸賢不甚著名而頗有依據與私淑諸儒之有事實若傳經者并附載之於此

琴張 牧皮

萬章問曰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莊子書稱琴張與子桑戶孟子反三人相與友子桑戶

洙泗考信餘錄 卷之三

十一

死未葬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余按琴張曾皙之狂不過志期古人而行不掩其言如孟子所言者是已非有悖禮傷教事也如悖禮傷教孔子奚取焉此乃放蕩之士撰此言以自恣以琴張之有狂名也故托之而後人或遂以為實然誤矣

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

何弔焉 左傳昭公二十年



按史記弟子傳及文翁圖惟有曾皙而琴張牧皮皆無之家語有琴牢字子張亦無牧皮今補而附於後至以琴張爲牢本之左傳集解未知所探何書當考

商瞿 季次

存參。商瞿字子木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卯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存參。公皙哀字季次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惟季次未嘗仕同上

洙泗考信餘錄卷之三

古

按二子皆不見於論語獨史記有之然弟子傳中凡不見於論語者皆無事跡可紀獨二子尚有之而其名字亦間見於他篇當有所本或非誤載今並附列於後

秦丕茲

孟獻子以秦董父爲右生秦丕茲事仲尼左傳襄公十年

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作秦商字子丕與此文小異史記多誤不若春秋傳之近古今從傳文

申根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根子曰根也慾焉得剛論語公冶長篇

按史記弟子列傳無申根而文翁圖有之未知其果然否但玩此文孔子名之無異於諸弟子而前後章亦皆諸弟子事則謂爲弟子者近是故今附列於後

段干木 田子方

段干木踰垣而避之孟子

存參。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史記儒林列傳

洙泗考信餘錄卷之三

齊

按此云受業於子夏之倫則諸子非皆子夏之門人也蓋傳記本無明文司馬氏特以意度之耳故列之於存參

存參。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賦新序

新序載此事云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且諫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乃案兵而輟不攻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余按秦尚力棄德之國豈能知段干木之賢而當敬而遂輟



不攻文侯之好賢不過貴其行誼資其啟沃可以風羣  
臣可以通明於政事以安民而治國則有之矣若藉此  
為名高以震耀鄰國則無此事也此特戰國處士設為  
此論以見士之有益於人國耳惟過間而式則理之所  
有故刪其繁文而列之於存參

備覽。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

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史記魏世家

說苑云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璜踞

洙泗考信餘錄 卷之三

共

堂而與之言翟璜不說文侯云云余按此事或以為晉  
亥唐叔向事蓋皆後人揣度附會之語皆未必其實然  
故不載

說苑云魏文侯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從太子擊過

之下車而趨子方坐乘如故太子不說因謂子方曰不

識貧賤者驕人富貴者驕人乎子方曰貧窮者驕人富

貴者安敢驕人云云余按人無富貴貧賤皆不可以驕

人聖賢處世惟準乎禮而已田子方既賢人為魏文侯

所敬必無驕人之事此蓋戰國之士設為此語託之子  
方以自高者故今不錄

泄柳 申詳

泄柳閉門而不內孟子

按淳于髡稱魯繆公之時子柳為臣然以閉門不內推  
之仕魯與否未可縣定說已見前子思篇中

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上同

按七十子卒後詩書禮樂春秋皆傳於後而論語一書

洙泗考信餘錄 卷之三

七

亦七十子以後之人之所記以是知鄒魯齊魏之間賢  
者蓋不乏人也但其姓名皆無可考姑就傳記所載名  
著於當世者附錄數人以見其凡

公羊氏

補公羊傳十一卷漢書藝文志

存參。公羊子齊人師古曰名高本註

戴宏序云子夏傳之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  
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弟子胡



母子都著以竹帛余按子夏生於春秋之末下去漢景帝時四百有餘歲矣安得五傳而至胡母子都此乃傳公羊者自侈其說以爲其師親受業於子夏以炫耀當世而不足信故但載漢志之註以存叅餘不敢妄錄也

穀梁氏

**補**穀梁傳十一卷

漢書藝文志

存叅。穀梁子魯人師古曰名喜本註

晁氏云應邵風俗通稱穀梁名赤子夏弟子靡言則以

洙泗考信餘錄

卷之三

六

爲秦孝公同時人阮孝緒則以爲名倣字元始皆未詳也余按說穀梁者名旣不同世亦互異學者將何以爲據乎蓋自戰國以後簡殘文絕傳穀梁者莫詳其初各以意附會之爲說是以參差而不一耳不但風俗通諸書不可信卽漢志之註亦未有以見其必然也故本註但列之於存叅而餘一概不錄

漢書藝文志云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

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是其意

以爲孔子之意皆在左傳而公羊穀梁皆妄說也余按

孔子意果在傳果宜經而隱傳倘傳失其傳經不爲無

用之書乎且孔子何不并經亦隱之也蓋孔子之經其

意本已分明傳之漸久而失其旨傳經者各自以其意

訓釋之惟左傳去聖人之世近記載最廣考核較詳爲

大有功於春秋非他家所可及耳故謂左傳遠勝於二

家則可謂孔子之意盡在左傳則不可如但據公羊穀

洙泗考信餘錄

卷之三

七

梁以爲得聖人之意則大謬若取此二書以與左傳參互考訂則亦有未可廢者且左氏經終於孔子之卒若無二家何由知其止於獲麟故今公羊穀梁并附錄於餘錄之後



孔門弟子通考

凡稱聖門諸賢有不可分係者通錄於此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論語先

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子孟

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上同

言語宰我子貢論語先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子孟

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上同

洙泗考信餘錄 卷之三

干

荀子子道篇云子路問曰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孔子曰

吾不知也子路出子貢問曰練而牀禮邪孔子曰非禮

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夫子無所不知子問非也禮居是

邦不非其大夫余按論語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

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

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

柳下位之賢而不與立也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

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季氏旅於泰山子曰曾謂泰

山不如林放乎孔子於季孫臧孫之失皆直指之而無

所諱所謂不非其大夫者安在乎居是邦不非其君可

也即非父母之邦亦有臣之義焉若不非其大夫則諂

耳孔子曰邦無道危行言孫或不公言之於大廷廣眾

以避禍則有之矣非以是為禮也况與門人私論於几

席間是是非非而遽為失禮乎且練祥禫喪之大節也

牀不牀喪之常禮也子路子貢於此其講之熟矣是之

未知而待臨事之間所謂身通六藝者安在乎此必後

洙泗考信餘錄 卷之三

宰

人所妄托非孔子子貢之事故今不錄

政事冉有季路論語先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

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

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感敢問

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上同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為異之間曾

由與求之間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



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同上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  
 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  
 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  
 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論語公冶長篇  
 文學子游子夏論語先進篇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  
 洙泗考信餘錄卷之三  
 與子曰過猶不及論語先進篇  
 戴記檀弓篇云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  
 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  
 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  
 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說苑亦載此事而以不敢  
 過者爲閔子騫不敢不及者爲子夏與檀弓正相反蓋  
 皆得之傳聞是以彼此異辭似檀弓爲近古然檀弓之  
 誣者亦多皆難取信故今缺之

子謂子貢曰女與同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  
 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女也論語公冶長篇  
 閔子侍側聞聞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  
 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論語先進篇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  
 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  
 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也論語雍也篇  
 洙泗考信餘錄卷之三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嘑論語先進篇  
 此章或以爲孔子之言蓋以諸賢皆稱名之故然觀論  
 語中稱弟子亦有以名者年饑之稱有若晝寢之稱宰  
 予問耻之稱憲聚斂之稱求是也未可據是遂斷以爲  
 聖人之言章首旣無子曰字始從陳蔡章之例可也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凡七十有七人據司馬氏謂弟子  
 籍出於孔氏古文其有事蹟或年歲者三十有五人而  
 見於論語者二十有七人然確有明徵決知其非誤者



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子路曾皙子貢原思有子曾子宰我冉有公西華子游子夏子張樊遲子羔漆雕開司馬牛僅二十人而已其七人者顏路以請車一見公冶長以孔子妻之一見子賤澹臺滅明以孔子與子游稱之而各一見巫馬期則以陳司敗之故而附見皆無他事亦無問答之語惟南容凡三見然僅羿冢一問而亦非質疑問難之比考之他傳記惟子賤多言為孔子弟子者其餘皆無由而決知其為弟子與否且巫馬期

洙泗考信餘錄 卷之三

三

在昭公世已與孔子同朝司敗揖之以譏孔子頗不似嘗受業也者而子游為武城宰孔子始知滅明是時孔子年已老矣滅明又將何時受業於孔子乎列傳乃稱其既已受業退而修行始有不由徑非公事不見之事既與論語刺謬又稱其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孔子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則其說益舛而其年亦益不符矣故謂子賤為弟子近是謂顏路等三人為弟子或然謂期與滅明為弟子則恐不然也至於公伯寮者更

無餘事但以想子路見是時孔子為魯司寇子路為季氏宰方相倚以行道想子路即所以據孔子烏有七子而肯為是者哉其無事跡年歲者四十有二人皆不見於論語而有見於左傳者二人然確有明徵者秦不史記作秦商字子丕顏高雖見於左傳然觀其事殊不類孔子之弟子也其餘共四十有八人皆不見於經傳然商瞿季次其事跡猶粗具於本傳其名字復間見於他篇或當不誤而自梁鱸以下六人有年歲者自冉季以

洙泗考信餘錄 卷之三

三

下秦商顏高以外四十人無年歲者并無事跡可考則固無從而知其誠然與否也由是觀之孔氏古文或非當時之書不則孔氏古文不誤而司馬氏誤焉亦未可知觀於史記所引尚書左傳中事亦往往有舛者則是篇豈可以盡信乎哉家語弟子解篇其數與史記同而名字或與史記異且刪史記三人別有琴張陳亢縣直以合其數余按琴張見於孟子左傳補之良是但謂琴張即牢未知所本縣直亦無所考若陳亢乃魯子貢而輕視



孔子者孟子所謂中心悅而誠服者必不如是且論語中充凡兩問子貢一問伯魚而絕未嘗一問孔子論語中門人未有相稱以子者而充稱伯魚子貢皆以子則充乃子貢伯魚之後輩非孔子弟子也明矣又有文翁圖者所載弟子止七十有二人而中有申棧林放申堂蘧伯玉則又史記家語之所無者按申棧見於論語其前後章皆論弟子爲人而孔子名之亦如諸弟子補之近是申堂不見於經傳林放雖見於論語而無明文皆

洙泗考信餘錄

卷之三

三

難懸定至蘧伯玉其出近關在魯襄公之十四年是時已爲大夫齒長矣後八年而孔子始生比孔子之冠也則伯玉已老矣夫安得列之於弟子內乎又有見於孟子而三家皆不之載者一人曰牧皮大抵諸家皆各據其所傳而史記爲近古家語文翁圖又似參以己意而去取之者尤不足以爲據概刪之則不可盡信之亦未安故今據史記文定其所可知者顏淵至司馬牛及子賤秦丕茲二十有二人而參以孟子家語文翁圖增牧

皮琴張申棧三人並顏路等三人商瞿等二人共三十人其餘甚可疑者刪之無可考者存而不論可也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著其國邑者凡七人顏子魯人子貢衛人子游吳人子張陳人公冶長齊人皆以國著曾子南武城人子路卞人皆以邑著以余考之惟顏子子貢爲不悞耳何者顏氏之著名於魯者多矣春秋傳有顏高顏羽顏息呂覽亦有顏闔則顏子爲魯人可信也春秋傳艾陵之役吳子賜叔孫甲衛賜進曰州仇奉甲

洙泗考信餘錄

卷之三

三

從君而拜則子貢爲衛人亦無疑也若子張乃顓孫之後也顓孫於莊二十二年自齊奔魯歷閔僖文宣成襄昭定至哀公凡十世子張之非陳人明矣蓋因其先世出自陳而傳之者遂誤以爲陳人耳若子張爲陳人則孔子亦將爲宋人乎孔子弟子魯人爲多其次則衛齊宋皆鄰國也吳之去魯遠矣若涉數千里而北學於中國此不可多得之事傳記所記子游言行多矣何以皆無一言及之且孔子沒後有子曾子子夏子張與子游



相問答之言甚多悼公之弔有若也子游擯武叔之母之死也子游在魯而魯之縣子公叔戌亦皆與子游游子游之非其人明矣而子張之子申詳子游之子言思亦仍居魯是二子固世為魯人矣安得以為陳人吳人也哉公父歎公父之後也則公治長亦當為公治之後襄公之自楚歸也季孫使公治問則公治魯大夫也然則長亦非齊人矣南武城者魯南境之邑吳越至魯之衝即子游為宰之地也孟子書載曾子居武城有越寇

洙泗考信餘錄

卷之三

素

而曾子去孟子曰曾子師也父兄也則曾子非武城人明甚司馬氏蓋見孟子書中有居武城之文而遂誤以為武城人耳惟子路之為卜人未有以見其不然然大入之中得者二而失者四焉則亦未有以見其必然故今惟於顏子子貢采史記文註之餘皆缺焉

弟子列傳有年歲者凡二十有三人其文蓋有所本然亦不能無悞何者孔子稱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則是子賤已成德矣其親師取友已歷有

年矣而列傳謂其少孔子四十九歲則當孔子卒時年僅二十有五成德安能如是速乎吳之伐魯也微虎欲宵攻王舍有若踊於幕庭當是少壯時事而列傳謂其少孔子十三歲則當伐魯之時年已五十有四力已衰矣又不應孔子存時無所表見至孔子沒後而與諸弟子問答甚多也論語多以子路冉有並稱季康子之問從政也以由賜求孟武伯之問仁也以由求赤其年皆似不甚遠者而列傳謂子路少孔子九歲冉有少孔子

洙泗考信餘錄

卷之三

素

二十九歲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公西華少孔子四十二歲年之相隔太遠恐未必盡然也由是言之史記弟子之年不過得其彷彿而已不可盡指為實故今悉不錄



論語源流附考

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如淳曰分堯曰篇後

政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已下為篇名曰從

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如淳曰多 魯二十篇傳十

九篇師古曰解釋 孔子家語二十七卷師古曰非今

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

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師古曰王吉字子 傳魯論

語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

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以上

洙泗考信餘錄卷之三

三

書藝  
文志

漢中學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

也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元成等

傳之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琅邪

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故有魯論有齊

論魯共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為宮壞得古文論語齊論有問

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

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新

云文異者四百餘  
字。論語集解序

按同一論語也而有齊魯之異有多寡之殊則論語一

書固有後人之所續入非盡聖門之原本也齊論既多

問王知道二篇而二十篇中章句復多於魯論則齊論

之中後人所附會者尤多又非魯論之可比矣

初禹為師以上難數對已問經為論語章句獻之始魯扶卿

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元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

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為之語曰欲

洙泗考信餘錄卷之三

三

為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淺微漢書張禹傳

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為

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解

而世不傳論語集解序

張禹本授魯論晚講齊論後遂合而考之刪其煩惑除去齊

論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為定號張侯論當世重之

周氏包氏為之章句隋書經籍志

按漢書稱篇第或異又稱張禹采獲所安則禹固嘗更



定論語篇章其篇目雖定從魯論其文實兼采於齊論非漢初龔奮所傳魯論之舊本也言學者多從張氏餘家淺微集解隋書亦謂張侯論包周為之章句則是東漢之所行者乃禹所更定之論語非古之論語矣

按禹學識淺陋豈足以知聖人但當謹守師得不敢增減或不至大謬耳乃擅更定論語必有不當存而存不當采而采者况禹附會王氏以保富貴卒成王莽篡弑之禍公山佛胥兩章安知非其有意采之以入魯論為

洙泗考信餘錄 卷之三

三

已解嘲地乎

漢末大司農鄭元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為之註近故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為義說前世傳授師說雖有異同不為訓解中間為之訓解至于今多矣所見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為改易名曰論

語集解 論語集解序

漢末鄭元以張侯論為本參考齊論古論而為之注魏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為義說吏部尚書何晏又為

集解是後諸儒多為之注齊論遂亡古論先無師說梁陳之時唯鄭元何晏立於國學而鄭氏甚微周齊鄭學獨立至隋何鄭並行鄭氏盛於人間隋書經籍志

按此文則康成所注之魯論即張禹所定之魯論其中固雜有齊論非漢初之魯論矣故今論語稱為魯論而或以季氏一篇為齊論然則論語一書中未必無一二篇之可疑一篇中未必無一二章之可疑者也學者當統全書而熟玩之以求聖人之意其有一二章之不類

洙泗考信餘錄 卷之三

三

者不得以此疑聖人或曲為聖人解也

按當東漢之世去古未遠齊古尚存猶可考證王充既知公山佛胥之往之為非義即當別其同異考其年世辨其真偽而去取之若趙岐之刪孟子外篇者然豈非聖門功臣乃反據此以議聖人之失何其謬也至於康成貢一代之重望乃於論語但參考齊古為之注而於篇章無所區別致使後人無可考證亦何其疎濶也按聖人之言天下後世所當共遵也然必真為聖人之



言則可非託爲聖人之言而亦當遵也述少年時嘗在  
府應歲試忽有人持先君書至寄物二事且命述與其  
人換卷述念先君平日一言一動無不合乎義者不應  
忽有此舉意甚疑之遂不從命試畢歸而請之果他人  
所僞爲也故能言於平日則不至見欺於一時竊謂學  
者之於聖人亦當如是故今備考論語源流載之使人  
知世所傳之魯論在漢時不無異同更改是以聖謨洋  
洋之中間有一二章之可疑者學者不可不別而觀之

洙泗考信餘錄卷之三

書

也。余五六歲時始授論語知誦之耳不求其義也近  
二十始究心書理於公山佛肸兩章頗疑其事不經然  
未敢自信也踰四十後考孔子事蹟先後始知其年世  
不符必後人所僞撰然猶未識其所以入論語之由也  
六十餘歲因酌定洙泗餘錄始取論語源流而細考之  
乃知在秦漢時傳齊魯論者不無有所增入而爲張禹  
采而合之始決然有以自信而無疑故錄其詳附載於  
此然世之學者惟知玩講章作舉業未嘗有人究其義

理考其首尾辨其源流者無怪乎其見而大駭終不以  
余言爲然也

洙泗考信餘錄卷之三終

道光四年東陽署中刻

洙泗考信餘錄卷之三

書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史評類

道光二年刊

孟子事實錄

遺經樓藏板

孟子事實錄目

卷上

在鄒

適梁

游齊上

游齊下

附齊為田氏考

卷下

由宋歸鄒之滕至魯

雜紀

附錄

附韓文公稱孟子三則

附論孟子性善之旨

附讀孟子餘說一則

孟子事實錄

卷上



孟子事實錄卷上

大名崔述東壁謹考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在鄒

**初**孟軻騶人也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列女傳云孟軻之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為墓問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為買街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

孟子事實錄 卷上

子矣遂居之余按孟母教子之善當非無故而云然者即三遷之事亦容或有之然謂孟子云云者則必無之事也孔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孟子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與人之相遠固由於習然大聖賢之生必與眾異必不盡隨流俗為轉移孟子雖幼安得遂與市井墟墓之羣兒無以異乎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然則孟子亦當如是使孟子幼時絕不

知自異於羣兒則孟子壯時亦安能自異於戰國縱橫

之徒哉且孟母既知墓側之不可居則何不即擇學宮

之旁而遷之乃又卜居於市側乎國語稱文王曰在母

弗憂在傅弗勤列女傳云文王生而明聖太任教之以

一而識百後世儒者遂謂文王生有聖德大王知其必

能共周故舍泰伯而傳國焉夫同一聖人也文王則生

而即為聖人孟子則幼時無少異於市井小兒一何其

相去之懸絕乎蓋凡稱古人者欲極形容其人之美遂

孟子事實錄 卷上

不復顧其事之乖其通病然也故欲明太任之胎教遂

謂文王之聖生而已然欲明孟母之善教遂若孟子之

初毫無異於庸愚其實聖人之為聖人亦必由漸而成

聖人幼時雖未即為聖人而亦必不與流俗同也善讀

書者當察其意所在不必盡以為實然也故今不載此

事

韓詩外傳云孟子少時誦其母方織孟子輟然中止乃

復進其母引刀裂其織以此誠之孟子問其母曰東家



殺豚何為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乃買東家豚肉以食  
之余按自裂其織以喻學之不可中輟理固當然且  
誦且思豈無中止之時乃責其聲之必無斷續乎至於  
啖汝云者不過一時之戲言耳其失甚小因悔此一戲  
而遂買豚肉以彌縫之是教之以文過遂非也孟母何  
反出於此乎此皆說者欲極形容孟母之善教而附會  
之反失其正者皆不可為信故今並不錄

韓詩外傳云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

孟子事實錄

卷上

三

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乃汝無禮也禮不云乎將上堂聲  
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於是孟子自責不  
敢去婦余按獨居而踞偶然事耳教之可也非有大過  
豈得輒去聲揚視下亦謂朋友賓客間耳房幃之內安  
得事事責之此蓋後人之所附會必非孟子之事故亦  
不載

備覽○受業子思之門人

同上

附論○孟子曰子未得為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

孟子

趙岐謂孟子親師子思王劭謂史記人字為衍余按孔  
子之卒下至孟子遊齊燕人畔時一百六十有六年矣  
伯魚之卒在顏淵前則孔子卒時子思當不下十歲而  
孟子去齊後居鄒之宋之薛之滕為交公定井田復遊  
於魯而後歸老則孟子在齊時亦不過六十歲耳即令  
子思享年八十距孟子之生尚三十餘年孟子何由受  
業於子思乎孟子云子未得為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  
也若孟子親受業於子思則當明言其人以見其傳之

孟子事實錄

卷上

四

有所自何得但云人而已乎由是言之孟子必無受業  
於子思之事史記之言是也然孟子之學深遠恐不僅  
得之於一人殆如孔子之無常師者然故但云私淑諸  
人耳

適梁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葉大慶考古質疑云墨客王聖美少謁一達官問聖美



曰嘗讀孟子否曰都不曉其義問不曉何義曰從頭不曉孟子不見諸侯何以見梁惠王其人愕然無對此雖若戲笑之談匆遽中亦自難對近見陳氏新話云孟子之書有一言可萬世行者有言之今日而明日不可用者孟子不見諸侯而見梁惠王學者至今疑之大慶嘗思而得之孟子論去就之義曰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按史記魏世家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某皆至然則孟子之見惠王非以

孟子事實錄

卷上

五

其迎之致敬而有禮乎原文甚繁今刪而采之如此余按孟子之見

梁王無難解者不知聖美何以不曉達官何以無對陳氏何以致疑葉氏何以待思而後得也孟子所謂不見諸侯者謂草莽之士不屈身先容以求見諸侯耳非謂終古不可與一見也故曰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曰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曰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迨斯可以見矣語意甚明豈容有不曉其義者而乃紛紛疑之議之真吾所不曉

也若謂終古不可一見諸侯則禹臯陶何以見堯舜伊尹何以見湯太公何以見文王乎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然則孟子之見時君皆當如是不但於梁然也卽無史記之文而孟子之爲應聘而往亦無可疑者但記書者止欲明先義後利之旨不暇於未見之前一一鋪敘如今演義之文法耳齊景公問政於孔子衛靈公問陳於孔子未問之前亦必有其相見之因但無關於義理故不必

孟子事實錄

卷上

六

一一而書之策也今論者乃以是爲疑豈宋人沿唐舊習喜奔競怪孟子不見諸侯之言而欲以其矛刺其盾乎不然如是讀書無不可議者無怪乎陶淵明之不求甚解也

按孟子先義後利之旨深切戰國時人之病要亦古今之通患也三代以上人皆尚義逮春秋時人漸重利然尙有好義者亦頗有假義者至於戰國非惟人不好義卽假義者亦不可得何者人皆惟利是圖無所用於假



義者也人心一專於利則但知有利而不知有義且但知有已而不知有人甚至但知有目前之利而不知有日後之害以故列國之君惟務戰爭以辟土地聚斂以充府庫其臣亦惟務逢君以取富貴其閭巷之間亦惟事強凌弱衆暴寡以自利此無他皆好利之心驅之使至是也是以戰國之時生民塗炭風俗頹敝死於兵者動至一二十萬然則孟子此言誠救時之上策亦千古之炯鑑也故以此章冠七篇之首而太史公讀之亦深嘆美之也

孟子事實錄

卷上

七

聖人何嘗不言利易曰乾元亨利貞曰坤元亨利牝馬之貞曰利建侯曰利見大人曰利涉大川者不一而足聖人何嘗不教人以趨利而避害乎但聖人所言義中之利非義外之利共有之利非獨得之利永遠之利非一時之利此其所以異也故曰見利思義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曰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無如世俗之人惟利是圖而不復顧義之是非不但損

人以利已也為臣者且耗國以肥家甚至貪一時之利而致釀終身之害者亦往往有之不可謂大愚哉孟子此言可謂深切著明惜乎世人不之察也  
按孟子與齊梁滕君問答之文繁不可悉載而孟子乃人所共讀亦無庸悉載也故但撮其要旨及有關於時事者次其先後不備錄也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耻之願

孟子事實錄

卷上

八

比死者一酒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同

備覽○惠王數敗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

髡孟軻皆至梁史記魏世家

史記此文載於魏世家惠王三十五年以年表考之乃周顯王之三十三年乙酉也余按史記惠王在位三十



六年而卒子襄王立在位十六年卒襄王元年乃周顯  
王三十五年丁亥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  
爲王是丁亥以前梁未稱王也而孟子之見梁王乃云  
王何必曰利王好戰請以戰喻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  
敵惠王果未稱王孟子何由預稱之曰王乎又按史記  
梁子秦河西地在襄王五年盡入上郡於秦在襄王七  
年楚敗魏襄陵在襄王十二年皆惠王身後事而惠王  
之告孟子乃云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未來之

孟子事實錄

卷上

九

事惠王何由預知之而預言之乎按杜預左傳後序云  
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  
而稱惠成王卒卽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爲  
後王年也然則史記所稱會徐州相王者卽惠王非襄  
王矣所稱襄王之元年卽惠王之後元年而子河西入  
上郡敗於襄陵皆惠王時事非襄王時事矣蓋惠王本  
稱魏侯既僭稱王則是年乃稱王之始年故不稱三十  
七年而稱元年史記不知惠王改元之故但見其於三

十六年之後又書元年遂誤以爲襄王之元年耳然則  
孟子之至梁不在惠王三十五年而在後元十二年襄  
陵既敗之後則孟子與惠王之所云者無一語不符矣  
孟子與齊宣問答甚多而與梁惠殊少在梁亦無他事  
則孟子居梁蓋不久也然猶及見襄王而後去則孟子  
之至梁當在惠王之卒前一二年辛丑壬寅兩歲之中  
於年表則周慎靚王之元年二年也史記所云非是說  
並見後襄王條下

孟子事實錄

卷上

十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  
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對曰不  
嗜殺人者能一之孟子

史記梁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十六年卒子哀王  
立竹書紀年梁惠王立三十六年改元又十六年而卒  
其後稱爲今王至二十年而其書止杜氏左傳後序謂  
史記誤分惠成卽惠王之世以爲後王之年哀王二十三  
年乃卒故特不稱諡謂之今王余按杜氏以史記襄王



之年為惠王後元之年是已至謂竹書之今王為哀王而無襄王則非也孟子書稱見梁襄王孟子門人記此書者皆當時目觀之人不容誤哀為襄則是梁固有襄王也世本稱惠王生襄王襄王生昭王則是梁有襄王無哀王也襄哀二字其形相似蓋有誤書襄王為哀王者史記因疑梁有襄哀兩王又不知惠王之改元故誤以惠王後元之十六年為襄王之年以襄王之二十三年為哀王之年耳然則紀年之所謂今王即孟子所記

孟子事實錄

卷上

十一

之襄王不得以為哀王也說並見前惠王條下

附錄○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

鑽穴隙之類也

按孟子嘗見梁惠王惠王自謂晉國天下莫強則當戰國之初猶皆以韓趙魏為晉國也孟子未嘗至韓與趙則齊此言在孟子居梁之時無疑所謂晉國即指梁而言也觀齊以難仕疑孟子則孟子在梁但如賓客然未嘗受其爵祿觀孟子鑽穴踰牆之喻則當時求仕者率有所因緣而得之孟子則必待人君之自知之而自任之不肖效當時游士之所為也故史記於齊稱游事齊

孟子事實錄

卷上

十二

宣王而於梁則但稱道梁蓋并客卿亦未嘗受之矣學者不可不分別觀之也

游齊上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



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鷄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云道旣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濶於事情是謂至齊在至梁之前也余按孟子梁惠王篇皆以時

孟子事實錄

卷上

三

之先後爲序而至梁在篇首見襄王後乃次之以齊宣則是見梁惠在先見齊宣在後也卽以史記之文論之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孟子至梁後二十三年齊始取燕當是時梁惠王卒已久矣然則孟子去齊以後必無復有適梁之事故今次至齊於至梁之後說者謂孔子修春秋尊周室而孟子勸齊梁行王政爲有悖於孔子之旨以余考之不然史記趙世家成侯七年與韓攻周八年分周以爲兩以周本紀計之則顯王

二年也蓋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故令雖不行於天下而猶足以立國烈王元年韓滅鄭六年趙成侯韓共侯遷晉桓公於屯留語本竹書紀年與史記文小異晉鄭旣亡周孤立無所依故韓趙得分之自晉亡至此凡四年然則顯王之世已失其國無復尺土一民之爲己有矣是以戰國策中所記周事但有西周君東周君而無一語及王且云東周與西周爭東周與西周戰然則東西二周亦判然爲兩國而周王特寄食於其間乃欲於此時責天下以尊周亦不情

孟子事實錄

卷上

四

之至矣史記周本紀顯王五年賀秦獻公二十六年致伯於秦孝公三十三年賀秦惠王如小國之事大國者然蓋諸侯惟秦史尙存故司馬氏得以據而記之其於三晉齊楚當亦類是然則周於是時固已降同諸侯但其名差異耳至三十五年諸侯會徐州以相王則并其名亦無異於列國故傳曰成王定鼎於郊鄒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孟子曰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然則自此以後已不在卜年之數之內周禮亦無復有存者是以



孟子欲得王者以安天下不得以孔子之所為責孟子也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又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由斯以觀使孟子生春秋之世亦必尊周室無疑矣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又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其於曾子子思之去與曾亦云是故孔子之德非孟子之所及若尊周與不尊周則聖人所處之時勢不同非其道之異也學者考古不

孟子事實錄

卷上

五

詳而妄議聖人余甚不取故今考其前後而備論之

孟子何為以王說齊宣也古之聖王皆非有心於王天下也德盛化行人自歸之非齊王所及也顧戰國之時民困已極孟子急欲救之故以王說動齊王之心使勉為保民之事耳何以有恒產恒心之論也聖人之治天下非但養之也亦將以教之故舜命棄播百穀即命契敷五教所以無飢之後必繼之以庠序之教也申以孝弟之義何以言顏白者之不負戴也古之所謂弟者非

惟事兄也亦將以事老也故與教以人倫而曰長幼有序孔子曰入則孝出則孝若惟事兄而已當云入則弟不當云出則弟矣

按人君撫有一國當先自正其身心不溺於私欲至於淫聲蕩人心志尤所當痛絕者乃齊王好貨好色孟子不匡其失而但以為與民同之即可以王齊王好世俗之樂而孟子以為今之樂由古之樂此何說乎無他戰國之時生民塗炭孟子目擊其艱急欲拯於水火之中

孟子事實錄

卷上

七

而是時大國之君惟齊宣猶足用為善齊宣所好又非旦夕所能改者故不得已而為此言冀其或能行仁政耳此孟子救世之苦衷非正論也讀孟子者當以意逆志不可執詞以害其意亦不得以是輕議孟子也故今皆不載并識其說於此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



踰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  
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  
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  
焉然後去之

按治國莫要於用人不得其人則雖善政亦不能行故  
周公有立政之篇孔子有人存政舉之對孟子此章實  
治國之要術故今載於保民章之後至是而王道全矣  
○雖然孟子此言特爲齊王言之耳左右之言不可信

孟子事實錄

卷上

七

固也諸大夫多矣何以其言猶皆不可信而必訪諸國  
人而又以身察之人主之勞何至於是堯舜大聖人也  
然其命官也不過咨於四岳訪於廷臣而已皆得其人  
建大功於天下亦非惟聖帝哲王然也齊桓公聽鮑叔  
之薦而相管仲晉文公聽趙衰之薦而用卻縠欒枝先  
軫皆能治其國而霸諸侯而孟子乃爲是言者何哉蓋  
齊之廷臣不肖者多而賢者少惟諸大夫之言是聽則  
必有負緣權倖以求進身者觀於王驩陳賈齊之大夫

可知矣觀於牽牛章中肥甘輕煖采色聲音便嬖王之  
諸臣皆足以供之大夫之逢迎其君者不乏人矣觀於  
王驩至公行氏有進而與言者有就其位而與言者庶  
僚之奔走於大夫之前者亦不乏人矣如是而欲資大  
夫之薦引安能得賢士而用之其必至於蠹國害民者  
勢也雖有卽墨大夫而無如毀之者之多雖有阿大夫  
而無如譽之者之衆齊之往事概可見矣故凡人主處  
休明之世俊傑盈廷政事修舉則不必過爲其煩若不

孟子事實錄

卷上

六

幸值廢弛之後朝多倖位阿諛成風非大振乾綱廣開  
耳目不足以起其衰而革其弊孟子此言誠撥亂反治  
之良策也夫  
吾讀春秋傳至晉楚邲之戰而知晉政之衰也邲之役  
晉師何以敗也曰晉之軍帥不和旣不量力而輒濟河  
又不設備故敗曰固也然猶非其本也傳曰晉魏錡求  
公族未得又曰趙旃求卿未得卿大夫豈可求者乎蓋  
有求而得者與夫不求而遂不能得者是以人競於求



若得者皆不因於求則無復有求之者矣文公之世趙衰薦卻縠為元帥穀豈嘗求之乎胥臣薦卻缺之賢而文公以為下軍大夫缺亦未嘗求也亦非但不求也文公以趙衰為卿而衰讓於欒枝先軫且以已所得者讓之於人矣無怪乎所用皆賢一戰而遂霸也且凡求進用者非逢迎則賄賂逢迎賄賂而得為卿大夫其人必不肯以報國安民為事逢迎賄賂而後得為卿大夫則賢才必無由而進雖文襄之澤未衰晉卿大夫之中非

孟子事實錄

卷上

九

無賢者顧賢者少而不肖者多則賢者亦不得展其用是以事權不一在國則無以撫其民在軍則無以勝厥敵也若果能如孟子之言見賢然後用之豈復有求之者吾故觀於城濮與邲之事而益信孟子之言之可為世鑒也

附錄○儲子曰王使人瞰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觀此文則齊王於孟子可謂心悅誠服矣梁惠王公孫

丑兩篇叙孟子事皆以時之先後次之其見於他篇者無可考其先後故皆因事而附錄之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妻於路曰請必無歸而

孟子事實錄

卷上

十

造於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曰豈謂是與曾



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一以慢其二哉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

天子諸侯之視朝也皆有定期此何以稱孟子將朝又何以齊王不知孟子之將朝而使人召之蓋孟子之在

孟子事實錄

卷上

三

齊乃客卿也與居官任職者不同戰國之世凡客游於諸侯之國者朝皆未有定日欲朝則往朝耳故史記云游事齊宣王言游事以別於居官任職者也是以孟子將朝而齊王猶不知而使人召之也此蓋當時風氣如是非但孟子然也但在他人聞王之召則疾趨而赴之惟孟子不欲因召而往耳若果居官任職豈容如是觀此章之文及後蚺鼃不受祿兩章孟子在齊所處之時勢可知矣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孟子事實錄

卷上

三

此章孟子責孔距心之罪宣王亦自引咎人莫不謂齊大夫之曠職而齊王之失政矣然吾讀之而猶覺齊君臣之殊不易得也距心誠爲曠職然其心猶知恤民其言猶知引咎初未嘗剝民之膏脂以自奉盜君之倉庫以自肥亦未嘗自矜其能而歸咎於歲也齊王誠爲失政然猶自知其過未嘗怙終而拂諫也是其國事尚未大壞是以宣王雖不能辟土地朝秦楚而猶能保其國至於閔王爲燕所滅止守莒卽墨二邑而其臣民猶知



發憤距敵卒盡復其舊土直至王建之世秦滅三晉燕楚之後力不能敵而後國亡孔子言觀過知仁吾故讀平陸一章而知齊之猶能自固也唐宋之季世遠書缺吾不知其詳矣若明季之事則吾鄉前輩之所記載尚可考而知之崇禎十二三年大名大荒不惟轉且散也甚至於人相食然上之所免賦稅道府皆匿不下行仍使州縣催徵而與之均分之民之飢寒朴責而死者累累此其視孔距心何如也民之困至是極矣然莊烈帝

孟子事實錄

卷上

三

皆不之知惟知任用奸邪俾得互相朦蔽有直言時事者必致之罪直至城破之時猶自謂非亡國之君其視齊宣又何如也所以自成獻忠烏合之衆本不難於勦滅乃至一府則一府歸之至一縣則一縣歸之求其如齊而不可得無他其人心風俗已壞故也由是言之齊之君臣尚有可取是以孟子謂王猶足為善而不忍去齊也

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

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蚺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齊人曰所以為蚺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孟子事實錄

卷上

三

觀此章孟子自言無官守無言責則孟子在齊乃客卿非居官受職者明矣蓋戰國之士游於鄰國者多雖不受職苟為時君所禮亦畀以爵戰國策所謂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間行入邯鄲者是也說並詳前將朝王章及後不受祿章

附錄○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附錄○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

按王驩齊王之寵臣恃寵而驕常也然乃朝暮見焉雖不與言行事而不改是何其敬孟子乃爾以宣王之敬



孟子故也然則宣王亦戰國之英主未嘗不知孟子之賢但不能用孟子之言耳故孟子曰王猶足用為善也○公行氏之事不知在何時因與弔滕之事畧同故因類而次之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贏克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

孟子事實錄

卷上

三

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忤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以上并孟子

存泰○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趙岐孟子題詞

游齊下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

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軍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通而已矣

孟子事實錄

卷上

三

戰國策云燕人恫怨百姓離意孟某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史記燕世家采之余按此即孟子書中所載沈同之問而或以為勸齊伐燕之事孟子固已辨其非矣至所稱文武云者即勝燕章孟子引文王武王以告宣王之語而失其意者孟子方以燕民之悅不悅決之何嘗以為時不可失乎嗟乎孟子一書幸而猶存



故今得以考而知之外此若信陵平原廉頗樂毅虞卿  
魯仲連之屬其人未嘗著書或其書已亡無可據以証  
史記之是非者學者必謂史記之得其實然則古人之  
受誣於後世者豈可勝道哉吾願世之文人學士毋據  
斷簡殘編傳聞之詞而輕責古人也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  
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  
聞以千里畏人者也。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

孟子事實錄

卷上

十一

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  
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  
強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  
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以上并孟子

齊之取燕史記六國年表在周赧王元年於齊為湣王  
之十年燕世家亦以為湣王而齊世家無之蘇子由古  
史據史記年表文斷以為齊湣王陳氏新話從之而謂

孟子書為其徒所記以故致悞惟葉氏大慶考古質疑  
據戰國策之文謂齊宣用蘇代使於燕代激燕王厚任  
子之燕國大亂儲子謂齊宣王因而赴之破燕必矣皆  
稱宣王與孟子合是矣然吾猶惜其論未盡而疑史記  
之不應有悞之猶未免於過也按孟子書中與宣王問  
答有明文者凡一十四章而絕無與湣王問答之事記  
此書者不過萬章公孫丑之屬皆嘗從孟子在齊目覩  
此事者必無以湣王之事無故移之宣王之理由是言

孟子事實錄

卷上

十一

之孟子之不悞無可疑者史記魏世家稱惠王三十五  
年而孟子至梁孟子列傳又謂孟子先至齊而後適梁  
自梁惠王三十五年下至齊取燕之歲凡二十有三年  
如是則孟子去齊已久矣何由得見取燕之事由是言  
之史記之有悞亦無可疑者蓋自陳恒得政以來凡十  
二代而滅故莊子云田成子殺齊君十二代而有齊國  
鬼谷子亦云然而史記止有成子恒襄子盤莊子白大  
公和桓公午威王嬰齊宣王辟疆湣王地襄王法章及



王建十代其悼子田侯剗二代皆遺之又悞以桓公為在位六年是以威宣兩代移前二十二年而取燕遂當潛王世耳索隱云紀年齊康公二十二年田侯剗立又云紀年梁惠王十三年當齊桓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見則桓公十九年而卒據此則齊威立於周顯王之十二年以史記之年遞推而下之取燕正在齊宣之六七年非潛王時事矣故以紀年為據則孟子莊子戰國策鬼谷子之言皆合若以史記為據則此四書無一合者

孟子事實錄 卷上

五

而宋人乃欲據史記以駁孟子其亦異矣司馬溫公通鑑從孟子以伐燕為宣王時是矣然以取燕燕畔為一年事在宣王十九年數月而潛王立亦於事理未合講章家解孟子者又以取燕為宣王時事燕畔為潛王事而云燕人畔章但稱王曰者潛王生而未有謚也其說尤謬夫不聽孟子言而取燕者既為宣王矣燕人之畔潛王何慙於孟子乎此無他皆由未嘗深考戰國時事不知史記之移威宣兩代於前二十餘年是以委曲求全

其說而卒不能合也故今取燕燕畔數章並依孟子國策紀年之文載之宣王之世

附錄○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撻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此事未知何時然揆其理勢當在將去齊之前故附錄於此

孟子事實錄 卷上

三

孟子致為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惡知子哉千里而見王是子所欲也不遇故去豈子所欲哉子不得已也子三宿而出晝於子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子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子然後浩然有歸志子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子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子日望之

孟子事實錄

卷上

事

按孟子去齊之故致為臣章不言所以宿晝章雖有不及子思一語而亦未明其所以然至此章始詳言其故蓋孟子之至齊無他不過欲救民於水火之中耳而戰國之君多不足與有為幸而齊宣猶足用為善是以孟子戀戀而不忍遽去也庶幾改之必有一事孟子言之而宣王不從者不從則不能行仁政不行仁政則不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孟子雖在齊何益且孟子之去齊齊王何嘗不留孟子授室中國養以萬鍾齊王之意渥矣

然非孟子之所望於王者也王不能改雖萬鍾何加焉王自留之不可代王留行豈有益乎欲及子思惟有勸王改過而已觀此章然後知孟子之所以去齊與其所以不遽去齊皆非苟然者學者不可以不察也然尹士亦當時之賢人其所譏刺皆近於理非若淳于髡輩漫然而妄議者但未識孟子救世之苦心耳觀其聞孟子之言而即自謂為小人則其人亦非易及者矣

孟子事實錄

卷上

事

附論○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也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

此章乃孟子自明其心事前章雖言去齊之故然特為齊王言之此乃聖賢平治天下之素志也蓋聖賢之生於世非徒自淑其身而已必將使天下皆登於衽席也



自周之衰王者不作百姓之塗炭極矣必使唐虞三代復見於今日而後足遂聖賢之心然秦楚韓趙之君未有可以行王政者惟齊宣猶足用為善而國勢亦足以有為然竟不能有所遇而卒去之此孟子之所以不樂也乃後世說者猶以孟子之勸齊梁行王政為譏嗟夫使孟子不勸齊梁以行王政終老於鄒可矣胡為乎日出入於風塵馬足之間而不憚其煩也

附論○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孟子事實錄 卷上 三

乎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按前章云孟子為卿於齊而公孫丑云仕而不受祿孟子既為卿何以不受祿既不受祿又何以自贍乎蓋古者卿大夫之祿皆以邑若他國之大夫居是邦者則致饋遺餼奉春秋傳所謂秦鍼與楚比齒者是也士之遊是邦者則饋以粟帛孟子所謂君饋之則受之者是也孟子既見齊王知其不能行道故不受其采邑以為久

居之計齊王雖授以卿之位而初無卿之職是以朝王無定期而孟子亦自謂無官守無言責也合此三章觀之則孟子所處之時勢了然可見然則孟子在齊正與孔子際可之仕相類故曰所就三所去三也

附論○孟子曰無惑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按孟子稱齊王猶足用為善宣王之勝人者何在乎蓋孟子事實錄 卷上 三

有三焉孟子言無已則王宣王即問德何如則可以王孟子言保民而王宣王即問寡人可以保民乎故是其有志向善不囿於世俗之說勝於人者一也孟子論交鄰國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論行王政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寡人好色燕人畔則王慙於孟子告以孔距心之事則王以為已罪是其有過而能自知又不自諱勝於人者二也儲子曰王使人瞰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是其心中深服孟子之賢以為伊呂之傳王



驩王之寵臣也弔滕之役朝暮見焉非惟不敢恃寵而驕孟子且欲承奉孟子以冀得其歡心無他知王之敬孟子故也使宣王如魯平公者驩何難為臧倉之所為勝於人者三也戰國之君如宣王者蓋不可多得矣是以孟子以為足用為善已宿於畫而猶不忍去也然而卒無成者何也在廷之臣罕有賢者故聞孟子之言則好之與他人燕處而不見孟子則忘之而不復有遠志惟狗已之嗜欲而已故孟子曰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

孟子事實錄 卷上 善

之者至矣孟子蓋深惜之也

卷上終

孟子事實錄卷下

大名崔述東壁謹考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由宋歸鄉之滕至魯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孟子

此孟子去齊以後居宋時事故次之於此

孟子事實錄 卷下

附錄○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

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

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孟子在宋不載有他事不勝宋大夫也故附錄此章於

此萬章盈之之間亦當在此時可類推也

鄒與魯開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

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



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此孟子居鄉事當在去宋之後至滕之前但未知與然友之問孰爲先後姑次之於此

此章發明上下之間出爾反爾之義最爲深切民之死

孟子事實錄

卷下

二

與散也有司不之恤也曰非我也歲也有司之死於魯也民亦不之恤也曰非我也魯也曾子之言真千古之炯鑑甚矣仁政之不可不行也雖然吾讀此章而嘆鄒有司之猶爲賢也何者君之倉廩實有司不之盜也君之府庫充有司不之竊也賢何如之有司之過惟不告民隱耳然較世之以民隱告於君請君賑以錢粟不以與民而但以飽已之貪橐者其賢奚啻數倍故曰鄒有司之猶爲賢也是以孟子但勸穆公以行仁政卽可以

致親上死長之美若有司如後世之貪吏君雖行仁政惠斷不能及民甚至仁政反爲弊政者有之勢必盡罷諸有司別易以賢人然後能施仁政於民以是知鄒有司之猶爲賢也是以有司雖死於戰而國不危及齊失國而鄒猶能自保也

附錄○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

孟子事實錄

卷下

三

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



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此與鄒魯之闕未知孰為先後姑附錄於此

滕文公問為國

孟子事實錄

卷下

四

朱子謂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然則此事當在文公即位以後孟子由鄒至滕故梁惠王下篇文公三問皆在鄒與魯闕章之後也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己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

治國之事多端要莫重於教養然必先養然後能教是

以虞書命稷之支先於命契故以農事為最急也民事即農事也民莫眾於農故以農事為民事引七月詩者所以證其不可緩無恒產云云者所以明其不可緩之故衣食不足且將肆意妄行蹈於刑辟况望其人倫明而小民親乎故孟子之告齊梁亦於樹桑授田之後始繼之庠序之教也故民事不可緩一句神氣已直注於人倫明於上二句養之即所以為教之地非分教養為二事也

孟子事實錄

卷下

五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

禮下者所以待臣取民有制者所以恤民兼言之者賢君於此二端不可偏廢者也下文但言有制不復言禮下者恭者文公已能之故孟子不必更告之也有制必先之以儉者取民之多由於用度之奢奢則不足於用雖欲寡取之而不能也取民有制一句乃一章之綱領自夏后氏以下至雖周亦助詳言取民之制取民有制



然後能以庠序學校教民而使之明且親也引陽虎之言者所以明取民之不可過也取民無制則富而不仁取民有制則仁而不富二者不可兼故寧舍富而不可失仁也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此承上取民有制句遂言鄉遂取民之制也鄉遂者君所自取於民者也上下之情易通故不慮其法之弊也

孟子事實錄

卷下

六

惟患其取之多什一則取之得其正矣無論貢助徹皆可行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此因上言鄉遂取民之制遂言都鄙取民之制也都鄙

者卿大夫之有世祿采邑者所取於民者也非惟患所

取之多也尤患其法之弊故必用助然後得其平也使

滕不行世祿則助不助無大損益也世祿滕固行之安

可以不用助豈謂周人百畝而徹不用助乎試觀大田

之詩周人世祿詩也而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徹則通

力合作計畝均分安得有所謂公田者惟助爲有公田

耳然則雖周之世祿亦未嘗不用助也大抵龍子之言

孟子事實錄

卷下

七

卽爲世祿而發故引之以見都鄙之當用助也○朱子

集註云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

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余

按謂鄉遂十夫有溝是也謂用貢法則不合謂都鄙用

助法是也謂通力而作計畝而分則混助於徹余欲易

其文云鄉遂用徹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都

鄙用助法中百畝爲公田外八區爲私田庶爲分明易

曉說已詳見經界通考中茲不悉贅也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取民有制則民有恒心矣夫然後可以教故繼之以庠序學校之制也然則何以教之人倫而已父子兄弟兄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豈惟不至放辟邪侈以陷於罪將見孝友睦婣任恤皆相習而成俗雖唐虞之教亦如是而已矣此與上恒產恒心之文正相呼應至於

孟子事實錄 卷下

此然後知民事果不可以緩也唐宋以後世俗惟尚詞章雖立學舍不以人倫教之故小民不相親三代以上不如是也○民事以下數十言以取民有制句為要領夏后以下數言以其實皆什一句為要領龍子以下數十言以雖周亦助句為要領設為庠序以下十餘言以人倫二句為要領學者不可以不細玩其文義也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此勉滕文公語通結上文數段之意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井地即助法也孟子之告文公凡三事曰什一曰助法曰教民此獨問井地者什一教民皆易行者舉而措之耳惟助法須經畫得宜故使畢戰專主其事而問其詳於孟子也井地采邑之法所以養卿大夫士者故言井

孟子事實錄 卷下

九

地必及穀祿分田即井地事也制祿即穀祿事也二事相為表裏井地均即穀祿平矣故合而言之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

君子承上制祿而言之也野人承上分田而言之也君子野人不可偏廢故助法不可以不行也九一而助治野之政也國中什一使自賦因治野而連及之也不言



行何法者但取之以什一民即得其所矣不拘拘於貢助徹也圭田五十畝制祿之餘政也餘夫二十五畝分田之餘政也至是而君子與野人皆無憾矣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此因上國中什一之文遂言鄉遂之政也鄉即齊語所稱士鄉十五之鄉鄉田同井者每夫授田百畝與井地之田同也相友相助相扶持者即所謂小民親於下也

孟子事實錄

卷下

十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政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此承上九一而助之文詳言都鄙之法也古者百步爲一畝三百步爲一里方里則每面皆三百步以開方法分爲九區則每區皆百畝形如井字故謂之方里而井也同養公田所謂助也公事畢然後政治私事所以教野人使知有上下之分也○此答井地之問乃治都鄙之政然國中什一鄉田同井者鄉遂之制百姓親睦先

公後私者教民之方其事相因其理相通故其言亦連而及之也

此其大畧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此結上文之意畧者其大綱潤澤者其細目也操其大綱隨時隨地而變通之三代之政無不可行於後世者矣○孟子七篇其文多矣故今錄中止擇要者載之獨此章乃治國安民之大節而向來說者多未分明不能盡孟子之意故今全錄其文而於先儒之所未及言者補而解之使與經界通考之言互相發明或於讀孟子書者不無小補云

孟子事實錄

卷下

十一

附錄○孟子之滕館於上宮

按梁惠王下篇孟子答滕文公之問凡三章皆尋常問答之言非若爲國章言分田制祿者可比故於此章文備載而詳釋之而其餘皆不載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



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故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孟子事實錄

卷下

十三

上

按梁惠王一篇凡與時君問答之言皆以時之先後次之則是至滕至魯皆孟子晚年事也兼金章以在齊為前日在宋薛為今日則是至宋至薛亦在孟子去齊後也滕文章孟子在宋滕定章孟子在鄒皆滕文未即位時事則是孟子去齊之後先至宋而後歸鄒而後至滕也故今以宋鄒滕魯為次而並次之於去齊之後○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此一語雖結此章之事而實

總結通篇之文言歷設時君而無所遇者皆天而已矣正與公孫丑篇答充虞語謂天未欲平治天下之意畧同故以此章殿此篇也

孟子事實錄

卷下

十三



雜紀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贖辭曰餽贖予

孟子事實錄

卷下

古

何爲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孟子

按此二章取兩國或三國之事比而述之固非可專係之於一時也故并附紀於後又按季任之文在儲子前則是至任在至齊前也齊稱前日而宋薛稱今日則是至宋薛在至齊後也然則孟子去齊之後先至宋薛然後至滕矣故滕支章稱過宋而見孟子也去宋薛後蓋

嘗歸鄒鄒魯之閔當在此時故滕定章稱然友之鄒問於孟子也故今次兼金章於季任章之後孟子雖無與任宋薛之君問答之文然卽此二章求之孟子游歷之先後亦可概見矣

附通論○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主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

孟子事實錄

卷下

古

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握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稿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



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  
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附通論○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  
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  
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  
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  
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此  
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

孟子事實錄

卷下

六

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  
懼聞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活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  
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  
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  
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  
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  
距詖行放活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  
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以上并孟子

孟子自言距楊墨公都子云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揚子  
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廓如也孟子之闕  
楊墨何在乎為我章嘗斥楊墨矣然是泛論其失耳夷  
之章嘗挾墨氏之蔽矣然是開導其來歸者耳不得遂  
以此為好辨即以此為好辨亦僅兩章耳至逃墨章為  
辨楊墨者言尤與距楊墨無涉也孟子之闕楊墨因以  
得好辨之名者果何在乎曰知楊墨則知孟子之闕楊  
墨矣蓋世之所謂楊墨者名焉而已不知夫不明稱為

孟子事實錄

卷下

七

楊墨者其為楊墨正多也漢人之所謂道德名法即楊  
氏也所謂農家亦墨氏也何者楊氏之學主於自為而  
無所事故言清淨言自然而以堯舜禹湯文武之安民  
撥亂者為多事為擾民以儒者之崇堯舜也則言黃帝  
以紂堯舜以儒者之尊孔子也則言老子以紂孔子然  
則道家之所謂黃老者即楊氏也故揚子書稱揚子學  
於老子老子謂揚子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也其後  
寬柔之弊流為慘刻於是子有名家之學而申不害主



之有法家之學而韓非主之然則所謂名法者亦楊氏也故韓非書有喻老釋老而史記以老莊與申韓同傳也然則道德名法即楊氏之分支也農家即墨氏之別派也墨氏之學重農節用故其後或別而為農家耳是以史記六術道德儒墨名法陰陽而無楊氏漢書九流儒道名法陰陽墨農雜家小說而亦無楊氏不然楊氏之學盛行於戰國甚於墨氏何以其書不傳於後而班馬皆不知有此一家學乎由是言之孟子書中凡所辨

孟子事實錄

卷下

六

者多揚墨之說不必其明言揚墨也是故性之猶杞柳猶湍水生之謂性食色之為性皆楊氏之說也舜之臣堯禹之德衰湯武之放伐為弑君皆楊氏之說也許行所謂並耕白圭所謂二十取一皆墨氏之說也不寧惟是即傳食之為泰不耕而食之為素餐亦皆為墨氏之說之所悞者也然則孟子之所辨者大半皆為揚墨故人謂孟子好辨而孟子自言為距楊墨也自漢以來儒者皆知揚墨之為異端而不細考揚墨之說往往反采

其言以釋六經以故其論多雜入於揚墨而釋氏亦往往采揚墨之意以為言由是揚墨之言盛行於世而人莫知其為揚墨也故因論孟子之闢揚墨而備論之唐韓子原道篇敘道統之傳云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子而無一語及他人者自宋以來儒者則以顏曾思孟並稱且於孟子時若有所不滿焉者余按孔子以後能發明二帝三王之道者孟子一人而已唯顏子或可與相埒其餘未見有可抗行者也何以言之揚

孟子事實錄

卷下

九

墨橫行聖人之道微矣幸有孟子辭而闢之而後之學者咸知尊孔子而黜異端然當兩漢魏晉之間老莊刑名讖緯之術猶分馳於天下幾奪聖人之道而據其上其後雖漸衰微而學者尚多浸淫出入於揚墨之說而不自知其甚者至以佛氏之教與堯舜孔子之道等量而齊觀然則向無孟子聖人之道必不能自伸於揚墨佛氏盛行之日而堯之北面朝舜禹之德衰傳啟湯武之放伐之為篡弑人必皆信以為實然其蔽也將以仁



義為強人之物刑名為治國之方王政日湮而封建井田之制悉泯由是言之孟子一書豈非三代以下之所斷不可無者哉蓋嘗論之孟子之於孔子猶周公之於文武也文武雖聖人無周公以繼之則太平之治不興孔子雖聖人無孟子以承之則聖道之詳不著故有文武不可無周公有孔子不可無孟子是以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又謂求孔子之道當自孟子始誠然非虛語也乃後人疑孟非孟者頗多雖有二三大儒尊崇

孟子事實錄

卷下

手

孟子然好求聖道於精微杳冥之地故見戴記費隱誠明無聲無臭之言以為道之極致而於孟子推闡王政聖學之切於實用者反視以為尋常是以余於洙泗餘錄之後條記孟子事實以承孔子之後夫亦韓子之志也夫

附錄

樂正子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然則奚為喜而不寐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况魯國乎

孟子事實錄

卷下

手

按孟子好善之論可謂盡為政之要何者一國之事多端一國之民不可計數為政者雖強雖有智慮雖多聞識必不能一一而察之而知之而興革之故惟好善為要好善則一國之人莫非助予之致治者所患者自以為強自以為有智慮自以為多聞識善言無自而入於耳一人之才必不能勝國事之繁曠而政遂不得其宜耳故易曰井收勿幕有孚元吉夫惟好善是以人得各盡其言各效其能無他道也余初蒞羅源任三日下學講書命諸生黃文治講孟子此章由是一縣之人皆知余意所在多有以善言告余者以故政事幸無大失歸



里之時文治以詩送余行內有云春風坐諸生命講樂正克好善天下優微言括治術信乎孟子之言之可以終身行之而不盡也

附錄○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曰克有罪○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餽噉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

孟子事實錄

卷下

幸

以餽噉也

按樂正子之從王驩非求其繫援也驩本有慨慕清流之意是以弔賸之役朝暮見焉與樂正子偕行意亦如是在樂正子亦不過爲省道路之費遂失於不自重耳故孟子以徒餽噉責之何者驩之所以重樂正子者以其學古之道也樂正子遂從驩之齊是以古之道餽噉也然此事當在樂正子少年貧困之時若已仕於魯必無由私行至齊亦斷不肯爲此區區者而從驩行也此

賢人之小過不足以掩大德故附錄於此

附論○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萬章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舜相堯二十有八

孟子事實錄

卷下

幸

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敬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



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按堯舜禹之授受乃聖人之為天下得人天下之大事也亦天下之大義也戰國之時邪說並作遂致聖人之心不白於後世幸有孟子辨之後人猶得以知其真然非章有以啟之孟子之論亦無由而發也章之有功於世道人心者大矣至章所問伊尹孔子之事亦皆足正世俗之誣然不可悉載擇其最大者載之

孟子事實錄

卷下

三

公孫丑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疎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菴之喪猶愈於已乎孟子曰是猶或紓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

按小弁以怨為仁凱風又以不怨為孝欲短喪則雖甚不愈於已欲終之而不得則雖加一日愈於已何以如是也此皆人子之至情而已親之過小則人子不忍怨

孟子事實錄

卷下

三

親之過大則人子不忍不怨能終喪則減一日即為忍不得終喪則加一日亦足見其不忍禮固本於人情者也故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於此可見聖賢持論之無所偏非析義至精者烏能如是論語文多渾厚得孟子七篇為之暢其義而孔子之道益著然非丑為之啟其端孟子之論亦無從而發也然則丑之功亦不亞於萬章矣○按公孫與萬章七篇之中問答甚多不可枚舉姑錄其最要者各二則以見大凡前二事乃帝王之大



法後一事則八子之至情舉一二可以例推也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云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岐孟子題詞云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問答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余按謂孟子一書為公孫丑萬章所纂述者近是謂孟子與之同撰或孟子所自撰則非也孟子七篇之文往往有可議者如禹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伊尹

孟子事實錄

卷下

三

五就湯五就桀之屬皆於事理未合果孟子所自著不應踈畧如是一也七篇中稱時君皆舉其謚如梁惠王襄王齊宣王魯平公邾穆公皆然乃至滕文公之年少亦如是其人未必皆先孟子而卒何以皆稱其謚二也七篇中於孟子門人多以子稱之如樂正子公都子屋廬子徐子陳子皆然不稱子者無幾果孟子所自著恐未必自稱其門人皆曰子三也細玩此書蓋孟子之門人萬章公孫丑等所追述故二子問答之言在七篇中

為最多而二子在書中亦皆不以子稱也今正之

按孟子門人尚多然多無事蹟可紀獨樂正子孟子屢稱之又嘗薦孟子於魯平公至於問答之言則萬章公孫丑為多故說者以此書為二子所撰述史記雖但稱萬章然既云之徒則固已括之矣蓋孟子之見尊信於當時樂正子或不為無功而其言之傳於後世則二子實有微勞焉是皆不可沒也故附次於孟子之後

附記孟子弟子

孟子事實錄

卷下

三

稱子者三人 樂正子 公都子 屋廬子

按樂正子之賢見於答公孫丑浩生不害之問不待言矣公都子好辨性善之問其所闕者亦鉅飲湯飲水之答其所得者亦深即屋廬子之得問亦留心學問者皆高第弟子也

稱名者三人 萬章 公孫丑 充虞

萬章公孫丑問答之多著述之功前已備述之矣充虞問答雖少然去齊之間見孟子救世之苦心止嬴之問



見人子愛親之至情亦卓卓不群者意其人亦高第弟子也

或稱子或稱名者二人 陳臻亦稱陳子 徐辟亦稱徐子

子

此二人在七篇中表見殊少然何如則仕之問乃聖賢去就之大節兼金之問亦因以見辭受之不苟蓋皆樂

正萬章諸人之次也

不知果為弟子與否者四人 陳代 彭更 咸丘蒙

孟子事實錄

卷下

美

桃應

此四人集註皆以為孟子弟子然皆止有一問他無所見未敢決其必為弟子也故附次於諸弟子之後

附孟子七篇源流考

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

揆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

趙岐孟子題詞

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為正

此似外四篇之名文字似有訛誤

其文不能宏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倣

而託之者也

同上

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

同上

按漢書劉歆九種孟子有十一卷則四篇固已合於七篇矣趙氏乃獨能分別其真偽而去取之以故孟子一書純潔如一其功大矣故今特表之惟謂孟子恥沒世而無聞自撰此書尚未盡合闕者不以噎廢食可也

孟子事實錄

卷下

完



附韓文公稱述孟子三則

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某某之死不得其傳焉苟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原道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

孟子事實錄 卷下 三

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袵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與孟尚書自孟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某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填示予所為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送王

填秀才序

按孟子在戰國時人視之與諸子等耳漢興始立於學官然亦不久遂廢人亦不過以傳記視之耳自韓子出極力推崇孟子其書始大著於世至宋諸儒遂以此七篇與諸經論語並重皆自韓子之發之也非孟子則孔子之道不詳非韓子則孟子之書不著故今附錄此三則於孟子事實錄之後以特表其所由

孟子事實錄 卷下 三



附論孟子性善之旨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又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孟子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孔孟之論性者如此至荀子始有性惡之說楊子始有善惡混之說逮唐韓子乃合而折其衷謂人性有三品善與惡皆有之孟子之與荀揚皆得其一而失其二及宋程朱又分而異其名謂有理義之性有氣質之性孟子所謂相近兼氣質而言之孟子則專以理義言性故謂之

孟子事實錄

卷下

三

善也余謂人之性一而已矣皆本理義兼氣質而成不容分以為二孟子之所謂性即孔子之所謂性但孟子之時異端並出皆以性為不善故孟子以性善之說辭而闢之非與孔子為兩義也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又曰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性果純乎理義又何忍焉孟子之於性何嘗不兼氣質而言之乎蓋孟子所謂性善特統言之若析言之則善之中亦有深淺醇漓之分焉非兼氣質

孟子事實錄

卷下

三

言遂不得為善也故傳曰純粹至善者也記曰在止於至善夫善則善耳何以又云至善是知但言善者猶未底乎純也故性雖同一善而不能無異焉豈惟三品蓋十品有不能盡者然謂之為惡則不可譬之人參性補肉桂之性能煖下焦然此二物佳者殊不多得謂其力有厚薄則有之矣若謂人參性濕肉桂性寒則無是理也由是言之孟子謂性為善誠然無可疑者韓子不必駁而程子亦不必曲為解也至於越椒食我之生預知其當滅宗此自好事者附會之詞耳春秋傳中此類甚多陳敬仲之生也預知其必有齊叔孫豹之生也預知其為豎牛所亂亦將盡以為實事乎况食我初未嘗為惡但以國亂無政大臣曠貨而祁盈秉正嫉邪不容於時遂至食我為所累耳據此遂謂食我性惡誤矣據此以駁孟子性善之論則尤誤之甚也大抵韓子程子之論其於性皆實有所見而措語皆不能無疵謂有理義之性有氣質之性何若謂有性之理義有性之氣質不分性而二之之為善也謂上焉者善下焉



者惡亦何若孔子以知愚分上下之爲得宜也學者當取信於孔孟之言不必以先儒之說爲疑也至如荀揚之論則不過務新尚怪苟求自異君子所不屑道亦無庸深辨也

又按傳所載羊舌食我之事甚屬可疑夏微舒以宣十年弑陳靈夏姬之齒長矣又十年成公二年而後嫁巫臣又三十餘年襄公十年而所生之女始嫁亦異事也已羊舌職以襄三年卒其子伯華已爲祁奚所知嗣父爲中軍尉而叔向

孟子事實錄

卷下

孟

復有弟叔虎叔熊叔魚則叔向之齒亦長矣故晉語有叔向爲平公傅之文又十三年襄公十年而平公始立叔向不應至是始娶而平公尚幼以悼公年計之平公卽長亦不過十餘歲恐亦不能強之使娶夏姬女也考其前後年之相隔頗遠疑卽叔虎之事而傳之者異詞或以爲叔魚或以爲食我作書者遂取而兼載之耳正如鄢陵之戰韓厥從鄭伯卻至亦從鄭伯子產欲毀游氏之廟而中止一在葵簡公時一在爲蒐除時也傳記中如此者甚多不可枚舉恐未可盡以爲實

也而母多庶鮮懲舅氏之語亦大不敬恐叔向之賢亦未必肯以此施之於其母也且祁盈有何罪祁勝通室寧嘗不問不過晉侯信讒荀躒納賄遂至於賈禍耳觀叔游所言惡直醜正實繁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是其意亦不以祁盈爲非也况食我自祖父以求與祁氏三世同官相親相近乃事之常豈得謂之助亂季札之戒叔向曰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何者君侈而政在家不必豺狼然後能賈禍也以叔向之賢猶幾死於欒盈之難况盈與食我

孟子事實錄

卷下

孟

之庸庸者乎若以此罪食我將使人皆疎遠方正之士資緣權勢之人始得免於豺狼之目乎吾每讀書至此未嘗不嘆後人莫有肯爲食我辨其誣者故今因論韓子原性而附辨之左傳中如此者甚多惜余老病不暇一一而辨之也



附讀孟子餘說一則

孟子曰居中庸無不獲於中庸上民不可得而

治也中庸獲於中庸上有道不信於中庸友中庸上弗中庸

不獲於中庸上矣信於中庸朋友中庸有道事親弗悅中庸

順乎弗信於友矣中庸不信中庸悅親中庸順乎親中庸有道反中庸

字身不誠不悅於中庸順乎中庸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

道也中庸至此止中庸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孟子事實錄

卷下

美

此章文又見於中庸與此大同小異居之作在蓋因一時

語言之異如論語之斯大學之此者然孟子先名實章亦

一作居下位中庸素其位章亦作在下位是也友之加朋友

亦可省然皆無足為大得失也惟不順乎親語未免大重

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豈但不信於友而已事親弗悅但

不為親所喜悅耳措語較有分寸誠者理也德也故云思

誠者誠之者則以誠為用字似欠醇古孟子此章原言誠

能動人故由獲上信友悅親遞近而歸本於誠身然後以

至誠未有不動總結之又以不誠之不動反結之首尾呼

應章法甚明中庸采此章文但欲歸本於誠身以開下文

不思不勉擇善固執之意意不在於動人故刪其後兩句

然則是中庸襲孟子非孟子襲中庸明矣至於虛字互異

本不足為輕重然獲上信友悅親皆指人而言故皆用於

字明善誠身則不可用於字故變文而曰乎曰其中庸概

用乎字亦不若孟子之妥適獲上信友悅親誠身皆已見

於上文故助語用矣字治民上文無之用也字為得之不

孟子事實錄

卷下

幸七

獲於上係轉語故用一而字反身則不必多一諸字也是

故二字緊承上文醒出主意似亦不當刪去細玩此章文

義中庸之不及孟子顯然可見若之何先儒猶以為孟子

述中庸之言也

卷下終



大名崔東壁先生著

# 考古續說

道光四年正月東陽縣署中刻

## 考古續說目錄

### 卷一

節錄昌黎韓子論道數則

前人舊說八則附考古質疑二則 觀書餘論七則

三代經制通考 附刑法同異考

### 卷二

東周大事摘考附漢為堯後考 齊桓霸業附考附齊為田氏考

竹書紀年辨偽 附論伏生傳經之功

## 考古續說

### 目錄

一



考古續說卷之一

大名崔述東壁著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節錄昌黎韓子論道數則

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

考古續說

卷之一

十一

宜其湮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勸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苟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

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

長道原

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

考古續說

卷之一

十二

泯也與孟尚  
書

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官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

送序屠  
文暢序

按道統即治法也治法即道統也聖人之道非徒自治其



身而已必將上體天心而使天下民物皆得其所也故言  
道統者必始於堯舜而後繼以湯文迨於孔子孟子末章  
言之明矣但孔子不得位不能紹堯舜之盛治故不得已  
而傳詩書修春秋發明堯舜之道以教授諸弟子而使不  
墜於地故凡孔子所言之理卽堯舜所行之事非有二也  
是以韓子論道必自堯舜推而下之而謂周公孔子之所  
書於冊者卽堯舜之道後人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則二帝  
三王羣聖人之道大壞誠深明乎聖道之本原也乃近世

考古續說

卷之一

三

儒者但知宗孔子而不知述堯舜但知談理而多略於論  
事以致唐虞三代之事多失其真甚至異端迭起各尊其  
始爲教之人而視堯舜若糝糠然嗚乎使自古無堯舜人  
何以自異於禽獸如之何其可以忘所本也故今於考信  
錄成之後以韓子之論冠續說之始學者觀之其尚知所  
本乎

前人舊說八則

考信錄成之後暇中觀前人書往往有辨古事之是非古  
書之真偽與錄中所言互相發明者既未及采入錄中且  
多泛論古書亦難專係之於一代故並編之於續說中以  
爲學人考古之一助云

儒者稱聖人之生不因人氣更稟精於天禹母吞薏苡而生  
禹故夏姓曰姁禹母吞燕卵而生禹故殷姓曰子后稷母履  
大人跡而生后稷故周姓曰姬詩曰不圻不副是生后稷說

考古續說

卷之一

四

者又曰禹禹逆生闔母背而出后稷順生不圻不副不感動  
母體故曰不圻不副逆生者子孫逆死順生者子孫順亡故  
桀紂誅死赧王奪邑言之有頭足故人信其說明事以驗證  
故人然其文讖書又言堯母慶都野出赤龍感已遂生堯高  
祖本紀言劉媪常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  
公往視見蛟龍於上已而有身遂生高祖其言神驗文又明  
著世儒學者莫謂不然如實論之虛妄言也彼詩言不圻不  
副言其不感動母體可也言其闔母背而出妄也夫蟬之生



復育也聞背而出天之生聖子與復育同道乎免吮毫而懷  
子及其子生從口而出案禹母吞薏苡禹母嚙燕卵與免吮  
毫同實也禹禹之母生宜皆從口不當聞背夫如是聞背之  
說竟虛妄也世間血刃死者多未必其先祖初為人者生時  
逆也秦失天下聞樂斬胡亥項羽誅子嬰秦之先祖伯翳豈  
逆生乎如是為順逆之說以驗三家之祖誤矣且夫薏苡草  
也燕卵鳥也大人跡土也三者皆形非氣也安能生人說聖  
者以為稟天精微之氣故其為有殊絕之知今三家之生以

考古續說

卷之一

五

草以鳥以土可謂精微乎天地之性唯人為貴則物賤矣今  
貴人之氣更稟賤物之精安能精微乎 王充論衡  
蘇秦答燕易王稱有婦人將殺夫令妾進其藥酒妾伴僵而  
覆之又甘茂謂蘇氏曰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日無以買燭  
而子之光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此並戰國之時游  
說之士寓言設理以相比興及向之著書也乃用蘇氏之說  
為二婦人立傳定其邦國加其姓氏以彼烏有持為指實何  
其妄哉 此處刪數句 復有懷厥失節目為 貞女劉安覆族定以登

仙立言如是豈願却明之有傳孟堅之有史哉 劉知幾史通

自戰國以下詞人屬文皆偽立客主假相訓答至於屈原離  
騷詞稱遇漁父於江清宋玉高唐賦云夢神女於陽臺夫言  
並文章句結音韻以茲敘事足驗憑虛而司馬遷習鑿齒之  
徒皆採為逸事編諸史籍疑悞後學不其甚邪必如是則馬  
卿遊梁枚乘贊其好色曹植至洛必如觀於岩畔撰魏史者  
亦宜編為實錄矣稽康按高士傳取莊子楚詞二漁父事合  
成一篇夫以園吏之寓言騷人之假說而定為實錄斯已謬

考古續說

卷之一

六

矣况此二漁父者較年則前後別時論地則南北殊壤而輒  
併之為一豈非惑哉苟如是則蘇代所言雙禽蚌鵲此亦漁  
父之一事何不同書於傳乎必惟取褸袂緇帷之林濯纓滄  
浪之水彌見其未學也莊周著書以寓言為主稽康述高士  
傳多引其虛詞至若神有混沌編諸首錄苟以此為實則其  
流甚多至如蛙鱉競長蛇相憐鸞鳩笑而後言鮒魚忿以  
作色向使康撰幽明錄齊諧記怪並可引為真事矣 同上  
案晉太康二年汲郡民不準盜發魏襄王冢得古竹書凡七



十五篇晉征南將軍杜預云別有一卷純集左氏傳卜筮事  
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鈔集  
人名也今觀中祕所藏師春乃與預說全異預云純集卜筮  
事而此乃記諸國世次及十二公歲星所在并律呂謚灋等  
末乃書易象變卦又非專載左氏傳卜筮事繇是知此非預  
所見師春之全也然預記汲冢他書中有易陰陽說而無象  
繫又有紀年三代并晉魏事疑今師春蓋後人雜鈔紀年篇  
耳然預云紀年起自夏商周而此自唐虞以降皆錄之預云

考古續說

卷之一

七

紀年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而此皆有諸國預云紀年特記  
晉國起殤叔次文侯昭侯而此記晉國世次自唐叔始是三  
者又與紀年異矣及觀其紀歲星事有杜征南洞曉陰陽之  
語繇是知此書亦西晉人集錄而未必盡出汲冢也黃長虞  
校定師  
春書  
序  
周書今七十篇殊與尚書體不相類所載事物亦多過實其  
克商解云武王先入適紂所在射之三發而後下車擊之以  
輕呂劍名斬之以黃鉞縣諸大白商二女既縊又射之三發

擊之以輕呂斬之以元鉞縣諸小白越六日朝至於周以三  
首先馘入燎於周廟又用紂於南郊夫武王之伐紂應天順  
人不過殺之而已紂既死何至梟戮俘馘且用之以祭乎其  
必不然者也又言武王狩事尤為淫侈至於擒虎二十有二  
貓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三鼈七百二十有一熊百  
五十一羆百十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鹿十有六麋  
五十鹿三千五百有二遂征四方凡愍國九十有九國馘磨  
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其多如是雖註家亦云武王

考古續說

卷之一

八

以不殺為仁無緣所馘如此蓋大言也洪景廬容  
齋題跋  
劉向敘戰國策言其書錯亂相揉莒本字多脫誤為半字以  
趙為肖以齊為立如此類者多矣按今傳於世者大抵不可  
讀其韓非子新序說苑韓詩外傳高士傳史記索隱太平御  
覽北堂書鈔藝文類序諸書所引用者多今本所無向博極  
羣書但擇焉不精不止於文字脫誤而已惟太史公史記所  
采之事九十有三則明白光鑿悉可稽考視向為有間矣高  
氏子略曰班固稱太史公取戰國策楚漢春秋陸賈新語作



史記三書者一經太史公采擇後之人遂以為天下奇書子  
惑焉每讀此書見其叢勝少倫同異錯出事或著於秦齊又  
復見於楚趙言辭謀議如出一人之口雖劉向校定卒不可  
正其淆駁會其統歸故是書之汨有不可得而辯者況於楚  
漢春秋陸賈新語乎二書紀載殊無奇耳然則太史公獨何  
有取於此夫載戰國楚漢之事舍三書他無可考者太史公  
所以加之采擇者在此乎柳子厚嘗謂國語其闕深傑異固  
世之所耽嗜而不可已也而其說多誣淫不概於聖余懼世之  
考古續說 卷之一 九

學者惑其文采而淪於是非作非國語昔讀是書殊以子厚  
言之或過反覆戰國策而後三歎非國語之作其用意切且  
深也予遂劾此盡取戰國策與史記同異又與說苑新序雜  
見者各彙正之名曰戰國策戰同上  
今夫子廟庭中有壇石刻曰杏壇闕里志杏壇在殿前夫子  
舊居非也杏壇之名出自莊子莊子曰孔子遊乎緇帷之林  
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  
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

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又曰孔子乃下求之至於澤畔  
方將杖屨而引其船願見孔子遷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  
進又曰客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  
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擊音而後敢乘司馬彪云緇帷黑林名  
也杏壇澤中高處也莊子書凡述孔子皆是寓言漁父不必  
有其人杏壇不必有其地即有之亦在水上葦間依陂旁渚  
之地不在魯國之中也明矣今之杏壇乃宋乾興間四十五  
代孫道輔增修祖廟移大殿於後因以講堂舊基磬石為壇  
考古續說 卷之一 十

環植以杏取杏壇之名名之耳  
或問山海經夏禹及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如此  
郡縣不少以為何也答曰史之闕文為日久矣加復秦人滅  
學董卓焚書典籍錯亂非止於此譬猶本草神農所述而有  
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真定臨淄馮翊等郡縣名出諸藥  
物爾雅周公所作而云張仲孝友仲尼修春秋而經書孔邱  
卒世本左邱明所書而有燕王喜漢高祖汲冢瑣語乃載秦  
望碑倉頡篇李斯所造而云漢兼天下海內并厠豨鯨韓覆



畔討滅殘列仙傳劉向所造而贊云七十四人出佛經列女傳亦向所造其子歆又作頌終於趙悼后而傳有更始韓夫人明德馬后及梁夫人嫔皆由後人所辨非本文也顏氏家訓

附宋葉大慶攷古質疑二則

大慶觀孔叢子詰墨篇曰墨子稱景公問晏子以孔子而不對又問三皆不對公曰以孔子語寡人者衆矣俱以爲賢聖而不對何也晏子曰嬰聞孔子之荆知白公之謀而奉之以石乞勸下亂上非聖賢之行也詰之曰楚昭王之世夫子應

考古續說

卷之一

七

聘如荆不用而反周旋乎陳宋齊衛昭王卒惠王立十年令尹子西乃召王孫勝以爲白公是時魯哀公十五年也一年然後作亂在哀公十六年秋夫子已卒十旬矣墨子雖欲謗毀聖人虛造妄言奈此年世不相值何原註以上乃孔叢子所載孔鮒子魚詰墨之詞大慶謂戰國之世諸子橫議如墨子假託晏子之言以毀聖人子魚以年世辨之則墨子之妄固可見矣大慶又攷之魯定公十年孔子相夾谷之會史記于齊世家載夾谷之會云是歲晏嬰卒然則白公之亂嬰死已二十二年矣左傳齊

景公薨于魯哀公之五年是時景公亦死十年矣是知孔子非特無是事而景公晏子亦無是問答皆墨子鑿空造謗宜乎孟軻闢之以禽獸

按白公之亂在孔子卒後佛辟之畔亦在孔子卒後既可以白公事誣聖人亦卽可以佛辟事誣聖人其理一也蔡畏楚僞遷於州來楚取蔡故地使葉公鎮之孔子嘗至其地故論語載有與葉公問答之語乃蔡故國楚邊境非楚國中也事詳洙泗孔子何由得與白公石乞相見皆緣戰

考古續說

卷之一

七

國之世楊墨盛行多誣聖人以自伸其說後人不加細考往往信以爲實弗獲佛辟之召亦如是耳惜乎昔人之辨之未及於是也

說苑曰趙襄子見圍于晉陽罷圍賞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功而受上賞張孟談曰晉陽之中赫無大功今與之上賞何也襄子曰在拘厄之中不失臣主之禮惟赫也子雖有功皆驕寡人與赫上賞不亦可乎仲尼聞之曰趙襄子可謂善賞士乎賞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敢失君臣之禮矣原註見第六復恩篇



周敬王四十一年也後一年而元王立九年而貞定王立至十六年時孔子卒已二十六年此謂趙襄子善賞士為仲尼之言攷其年歲先後則知其誤也

按晉陽之圍在孔子卒後二十六年佛肸之畔在孔子卒後五年既可以晉陽之圍為孔子時事復何怪於以佛肸之畔為孔子時事乎葉氏所辨說苑之誤凡十事其一言晏子使吳吳王曰夫差請見葉氏駁之以為晏子卒於定之十年夫差立於定之十四年夫差立而晏子已卒四年

考古續說

卷之一

圭

矣其一言晉人已勝智伯明年闔廬入郢葉氏駁之以為智伯之亡在春秋後二十七年闔廬入郢在定公四年智伯亡而吳滅已久矣其餘六事所駁年世不約皆類此劉向生於西漢之季距春秋時數百餘年何由知之其皆本於戰國時書明甚然則戰國人之所述尚可信乎大抵戰國之人惟欲快其口舌亡而為有原不計其年世之符與否漢儒誤信而談載之者多耳葉氏之論可謂大有功於古人獨是弗擾佛肸之前人罕有言其誣者殊不可

解豈以其在論語中邪不知論語亦有後人之所增入齊魯篇章多寡互異其明驗也不幸遇一張禹采而合之後人奉為著蔡以致古本盡亡詳見論語源流考中安得以其在論語中遂不辨其是非盡從而信之也

考古續說

卷之一

出



觀書餘論七則

前提要中統論考古得失有未盡者往往續有所論補錄於此

吾曩日讀書不多亦未嘗深思博考每見人有據尚書偽孔傳及世所傳詩序以駁宋儒謂其師心自是者余心以為魏晉以後人尚詞章不重經學先漢名儒之說失傳者多故後人不之見以致此耳近始知其不然經學之荒非不重經學之故乃重經學之所致也何者隋唐之際人未嘗重經學然

考古續說

卷之十

五

駱賓王討武氏檄文云公等或居漢地或協周親是其於周親二語仍用漢孔氏論語注不用尚書偽孔傳之說也李華弔古戰場文云周逐獫狁至於太原既城朔方全師而還是其於出車一詩猶用漢班固馬融舊解不用衛宏詩序之說也蓋唐自中葉以前士大夫尚知學古雖不深通經義然往往有沿用先漢名儒之說而未改者又其時以進士為重庸劣者乃赴明經科以故偽傳衛序不甚行於當時天寶以後士習日卑人惟知重富貴重富貴則不得不取科第取科第

則不得不趨風氣由是雖進士亦不復學古况於明經更不

待言惟遵功令習孔穎達之五經疏偽傳衛序皆穎達五經疏內之文先漢

名儒之說遂無復有寓目者矣至於有宋雖知崇重經學然

沿唐末五代之習已久師弟子相授受皆視偽傳衛序若天

柱地維之不可移易者雖有一二名儒駁其舛謬然沿其舊

說者尚多而世且有以駁之為非者欲求如駱賓王李華者

不可多得矣尤可異者鄭樵之駁衛序亦尋常事而陳振孫

馬端臨極力排之若斷不可容於世者豈非少而習之其心

考古續說

卷之十一

末

安焉遂以為固然哉甚矣科第之能變人心而晦聖道也嗟夫唐太宗以明經設科取士誠欲士之通經學古也而經義反以之而晦古學反以之而衰此豈當日之所料及者哉其亦可嘆矣夫

續表錄異云兩頭蛇嶺外多此類一頭有口眼一頭似蛇而

無口眼云兩頭俱能進退謬也昔孫叔敖見之不祥乃殺而

埋之南人見之為常其禍安在哉觀其所言仍係一頭蛇耳

尾端並無口眼豈得謂之兩頭松江丁先生諱夏言館道署



時有一僮見兩頭蛇不知為不祥也持之徧以示人至書室  
丁先生見之令速將出其蛇兩頭皆在一端相並而生其後  
月餘僅死豈見之果不祥邪抑偶然邪蓋此蛇乃戾氣所感  
蛇中之妖非別有此一種蛇生生不已者故人以見之者為  
不祥嶺外所謂兩頭蛇者乃蛇中之一種亦何足怪而以為  
不祥乎蓋嶺外人聞有兩頭蛇之名見此蛇尾形似頭遂妄  
以呼之耳猶鄉中之人呼臘梅為梅花晚粧為菜菜苦瓜為  
荔枝也使嘗見兩頭蛇則知嶺外之蛇非孫叔所見矣唐人

考古續說

卷之十

七

諺云凌樹稼達官怕近世說者亦有以為即春秋所書之雨  
木冰者然雨木冰余嘗見之雨着於樹水皆凝而為冰如衣  
然如甲然與樹稼絕不類樹稼乃霧所凝河北常有之使嘗  
見雨木冰則知樹稼非春秋所書矣由是言之天下之本不  
相涉而誤以為一者豈可勝道哉此目前之物猶如是况乎  
唐虞三代之事無由目覩者乎故炎帝也而以爲神農太皞  
也而以爲包羲重也而以爲羲黎也而以爲和庭堅也而以  
爲臯陶伯翳也而以爲益阿衡也而以爲伊尹南宮敬叔也

而以為南容但據後人之訓詁遂不復考前人之記載復何  
怪夫以一頭蛇為兩頭蛇而以樹稼為木冰也

昔有以知文名者或取徐渭文偽稱唐順之作以示之即書  
其尾云非荆川不能為此文荆川順之號也小說載有馬生  
者以其詩示人人咸笑之乃假扶乩稱康狀元海詩座客無  
不贊者嗟夫世之不究其實而但徇其名者豈獨一二人哉  
賈誼之鵬鳥賦又見於鵬冠子夫誼感鵬鳥而作賦自言已  
志必非襲人之言明甚而世乃以為誼錄鵬冠子者世稱鵬

考古續說

卷之十一

六

冠子為戰國時人故也君子思不出其位論語所記曾子言  
也而易大傳亦有之易傳所以釋經但取有合卦義原不妨  
兼采前人之言若曾子則必不冒前人之言為已言明甚然  
世乃以為曾子之言本於易傳者漢儒稱易傳為孔子所作  
故也魯語柳下惠之述祭法其文又見於戴記之祭法篇而  
以四代郊禘之制置諸篇首以其全文置諸篇末全文記祀  
有稷而無舜後文敘功有舜而無稷先後倒置首尾銜決其  
為勦襲前人之言明甚然世反以為國語之文采之此篇者



漢儒稱祭法為周公所制故也中庸在下位一節明明采之孟子而偽家語誤以為孔子答哀公問政之言至擇善固執止載之於問政篇中世遂以為孟子采中庸中庸采家語也夫孟子述孔子言多矣皆冠以孔子曰何以此文獨冒之為已言且此文本開後文誠明之說初與哀公無涉豈得入孔子口中而偽家語之淺弱亦非難辨然世乃云云者以中庸為子思所作而誤以為家語為即漢儒所傳之真家語故也至如偽尚書之為山九仞不學墻面本之論語而世亦以為

考古續說 卷之一 九

論語本之尚書偽孔傳之說多本之王肅而世亦以為王肅私見孔傳諸如此類不可悉數豈非以其名哉甚矣狗名者多而究實者少也安得見世有真能辨黑白之人而與之暢論古書也哉  
周庾信為枯樹賦稱殷仲文為東陽太守其篇末云桓大司馬問而歎曰云云仲文為東陽時桓溫之死久矣然則是作賦者託古人以自暢其言固不計其年世之符否也謝惠連之賦雪也託之相如謝莊之賦月也託之曹植是知假託成

文乃詞人之常事然則卜居漁父亦必非屈原之所自作神女登徒亦必非宋玉之所自作明矣但惠連莊信其世近其作者之名傳則人皆知之卜居神女之賦其世遠其作者之名不傳則遂以為屈原宋玉之所為耳推此而求則戰國以前帝王聖賢之事為後人所託言者蓋不可勝道矣然當其初讀之者亦未必遂信為實但姑妄言之姑妄聽之耳既而其傳日久矜奇愛博者多或徵引以備典故或組織以入詩賦而淺學之士習於耳目之所見聞遂以為其事固然而編

考古續說 卷之一 十

古史者因采而輯之論古人者遂據之以為其人之是非優劣而古人之寃遂終古不白矣近世有作臆方記者云殷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使鬼谷先生守其地其寓言正與庚賦同若不幸傳之後世淺學者必以鬼谷先生為殷時人不則以為有兩鬼谷先生矣  
世傳宋梁灝及第時年八十二且載其詩云天福二年來應試雍熙三載始成名又云觀榜並無朋輩在歸家惟有子孫迎又載其謝表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入歲青雲得路多太



公之二年然據宋人諸書所載瀕及第之時年方壯盛不知何以有此說也蓋天下原有一種好事之人專為新奇可喜之說有因在疑似之間而附會之者亦有毫無影響而憑空撰為此事者此乃常事不足為異故萬章以孔子之主癰疽寺人為問而孟子曰好事者為之也近代之事猶致失實如此况三代以上世遠書軼而戰國橫議之士誣聖賢以自便其私其失實者寧可勝道哉惜乎孟子生於戰國之初所已辨者少所未辨者多也嗟乎孔子之主癰疽寺人孟子辨之

考古續說

卷之一

主

則人皆知其無公山佛肸之召孔子孟子未及辨之則人為二人果嘗召孔子也孔子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安得世有讀孟子之書推孟子之意能以三隅反者而與之上下古今也

古人之書往往有後人所補續及竄入者史記武帝本紀等篇漢書古今人表等篇及後漢書諸志皆後人之所補列女傳東漢諸人皆後人之所續是也史記文中往往敘及元成

時事此則後人所竄入者也意所竄入尚不止此但無別本可校亦必不止史記如是但不見於傳記無從知耳惟經亦然孔子作春秋至獲麟而止而左氏春秋乃終於哀公之十六年而孟子七篇之外亦別有外篇四篇是也孟子在十三年傳春秋者五家尚存三家公羊穀梁所傳經文皆無獲麟後三年之事故得知其非孔門原本孟子則本存外篇之名而趙君去古未遠識足辨其真偽斷然刪而去之故後人得不為其所惑惟論語舊有三本諸家篇章亦各不同不幸遇

考古續說

卷之一

主

一張禹采其文而合之又不幸而禹位至三公當漢之末人皆趨富貴而薄品誼輕學問遂爭效其所為以取爵祿於是諸家之本陸續皆亡無可校其真偽公山佛肸兩事遂莫不信以為實矣康成去古未遠諸本猶有存者乃亦沿時陋習不加校正已堪嘆惜朱子一代大儒乃亦不為詳考而明辨之尤不可解也近世以來學者惟務舉業看講章讀墨卷自講章墨卷外諸書皆不寓目春秋孟子史漢原委亦都不復理會但知此兩章在論語中耳論語何人所傳何人所更定



是否漢初諸家之本茫然不知無怪乎其見此說而大駭而  
御步而走也

余少年讀書見傳記之文多有可疑者經文中亦有不相類  
者然前人言及之者甚少心竊怪之間以語人人亦罕有覺  
其異者心益怪之夫古人之書真偽高下昭然於耳目間曷  
爲讀之而皆若弗見也若弗聞也者近數年來年六十有餘  
矣始恍然悟其故然後知學問之無窮也南方夏晝短於北  
方冬晝長於北方此余十餘歲時觀時憲書而知之者壯年

考古續說

卷之一

三

數客於外與南方人酬酢往來及北人之嘗遊於南者往往  
述其風土人情獨未嘗言及此皆如不知者然及余作吏閩  
南親驗其實則夏晝較北果短冬晝較北果長與時憲書之  
言殆合然北人在閩及閩人之嘗遊於北者仍未嘗言及此  
亦如不知者然此何故哉夫時憲一書家家所有少識字者  
皆能觀之而閩中冬夏晝之短長於北者四刻有餘何以皆  
如不見而不聞也嗟夫此顯然者猶且如是况古書之真偽  
高下而猶望其能分別之甚矣余之少年不更事也莊子稱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將毋  
所稟者厚則外物當其前而不覺與嗟夫嗟夫是何今日藐  
姑射神人之多也

考古續說

卷之一

四



三代經制通考

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左傳昭公十七年

附論。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

論語衛靈篇

按堯典仲春日中星鳥仲秋宵中星虛唐虞之世歷本建寅且其考驗之法最密禹承堯舜之後自無所用於更變故夏時亦建寅非有他也

世儒皆謂成湯代夏改建寅為建丑武王克殷改建

考古續說

卷之一

圭

丑為建子余按堯舜之世歷本建寅湯何為必改之而建丑武王又何為必改之而建子哉蓋虞夏以前三正並行於侯國閏餘節候之法互有遲速不能歸一相土上甲微以前歷本建丑公劉太王以前歷本建子民既安於舊歷是以湯與武王皆因之不改耳然則是湯未嘗改建丑為建寅非改建寅為建丑也武王未嘗改建子為建丑非改建丑為建子也湯與武王皆承先世之業而崛起一方者不得以禹為比

惜乎儒者不之察也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孟子

附論。孟子曰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

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孟子

按五十而貢即禹貢之咸則三壤成賦中邦也禹承堯舜之後故法皆因其舊與湯武承先世之業而崛起一方者不同故凡經傳所稱夏禮即唐虞之禮此

考古續說

卷之一

圭

外無所謂夏禮也而說經者務別求一夏禮以故多失其實今正之  
世儒皆謂成湯代夏改貢為助武王克商改助為徹余按詩大雅公劉篇云徹田為糧度其夕陽幽居允荒則是周之徹法始於公劉不始於武王也公劉當夏商之世而已用徹則是諸侯各自順其土宜初未嘗取王畿之法強天下使皆從之也民既相安於徹法矣是以文武皆因之而不改綱鑑乃於武王克商



之初書立徹法謬矣然則商之用助亦當如是相土  
上甲微以前本用助法故湯因之不改非取貢法而  
改之爲助也但其詩書多逸無可考耳且取五十畝  
而改爲七十畝取七十畝而改爲百畝勢必使民遞  
遞易閭閻之下皆騷然不得寧聖人豈肯爲是甚  
矣說經者之好自以爲知也此幸而公劉之篇尚存  
三代之制猶可考見不然聖人之事一任後人誣之  
不復能白於天下矣

考古續說

卷之一

七

附論。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  
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  
世可知也

論語爲政篇

馬氏論語注云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  
統朱子集註全采其說至今說論語者沿之余按君  
臣父子夫婦人道之大者也自生民之初而已然故  
易傳曰有男女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  
父子而後有君臣不得以爲夏禮而殷周因之也至

於五常云者考之經傳三代以上從未有此名目不

過漢儒強而命之耳孔子多專言仁間有兼言知者

若安仁利仁樂樂從未有與義禮並列者也而顏淵問

仁章且以循禮爲仁之事孟子始多兼言仁義間有

一二兼及於禮智者不忍人心無善兩章於四端之外復益以

樂仁之實章與聖人者口之於味章有之矣然從未有與信並

列爲五者也至漢好談術數欲以之配五行始有五

常之說禹湯之世豈知有此而乃以爲殷因於夏周

考古續說

卷之一

七

因於殷也哉夏商之尚忠質周之尚文不過風會漸  
開人文漸盛時勢之所趨耳非湯不欲尚忠改而尚  
質武王不欲尚質改而尚文也至以三正分爲三統  
義亦牽強甘誓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是知  
虞夏以前三正已並行於天下非至湯然後建丑至  
武王然後建子也蓋歷之初興必履端於始歲之始  
於南至猶月之始於朔也但冰堅水涸非發令布政  
之時而四時之節候亦不均故其後或改而建丑而



堯又改而建寅耳初非以天地人分之而命為三統也且易忠而質而文雖無所損滿可以謂之益若湯寅而丑而子於前代之建寅建丑初無所損亦無所益而乃以此當損益乎細玩語意所因與所損益當指一事而言所謂禮者亦當指設官建國制祿分田祭祀朝聘諸大政言之蓋前代之善政本不當改而時地之殊有不能悉仍其舊制者則量為之增減以適時宜不得以所因別為一事所損益又別為一事

考古續說

卷之一

五

也但夏殷之禮皆亡而周制亦缺略不全後之人無從而詳考耳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余竊謂此即所因所損益之一端何者分田以賦民而不使有時多時少之患定制以取民而不肯重之輕之於堯舜之道此其所因者也為五十為七十為百畝為貢為助為徹田與制亦不盡同此其所損益者也他經制亦當類此但不見經傳無可考耳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

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若不過三綱五常文質三統不惟無待杞宋之徵而亦人人所知不必聖人始能言之矣漢儒說經不肯缺所不知類多如是不知後世何以遵之而不改也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此三代學校之制與授時分田並重者然傳記罕及之幸有孟子此文故錄之以補其缺

考古續說

卷之一

手

夏人作誓而民始叛殷人作誥而民始疑

此無關於經制然亦世變之一端故錄之

附論。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論語八佾篇

爾雅云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南氏綱目前編因之於唐虞書元載二載於夏則書元歲二歲且於成湯即位之後書曰改歲曰祀以余考



之不然歲也者唐虞三代之通名稱日則謂之月積月則謂之歲故虞書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又曰歲二月東巡狩洪範曰一日歲二日月三日日歲月日時不易百穀用成洛誥曰王在新邑烝祭歲雖唐虞雖商周未有不稱為歲者也載也祀也年也史官記事之文云爾更一歲則謂之一載非謂歲為載也故虞書曰九載績用弗成曰朕在位七十載若云以閏月定四時成載載二月東巡

考古續說

卷之一

三

狩則文理不通矣其後商人建丑至子月冬至則當大亨於先王故更一歲則謂之一祀周人建子而重農至亥月則納稼滌場而農事咸畢故更一歲則謂之一年蓋年由禾得名故文從禾禾收一度是為一年豐則謂之有年凶則謂之無年是以史官記事則曰幾祀幾年若統四時十二月言之則皆曰歲不曰祀曰年也故詩云何以卒歲曰為改歲歲亦陽止歲聿云暮傳云歲云秋矣孟子云歲十一月徒杠成商

周之世亦無有不稱歲者也然則夏世亦當如是統

言則皆曰歲紀事則仍曰載蓋夏承虞虞承唐堯舜

之政原無所用於更變非若夏殷末造王章漸廢而

湯武崛起一方者可比觀於歲仍建寅則禹之率由

舊章可知但夏書罕存於世撰爾雅者因臆度之而

遂以歲歸之夏耳作前編者因爾雅有是言遂公然

於禹啟之世書曰元歲二歲而謂湯改歲以為祀則

益誤矣大凡後人編次古事但可采經傳之原文有

考古續說

卷之一

三

不知則缺之不可輕信雜說妄肆已見擅書之於文

字一有不當則聖人之制淆亂不明而後人惑於先

入之言將并其他文而誤之雖小事而不可小視也

故今考而辨之

附錄。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

以栢周人以栗

論語八  
俗篇

按宰我之答哀公問社孔子以既往不咎深責之為

其使民戰栗之說之附會也朱子所謂啟時君殺伐



之心是也至於以松以栢以栗之言似有所本朱子以為樹其土之所宜者近是故附錄之於此

今世所傳禮記明堂位篇內稱虞夏商周四代車旂尊勺牲鼓俎豆之屬具詳且備後人往往有信之者余按此篇本不在戴記中乃後人所妄入者且周公聖人也謹守臣節而篇中稱周公踐天子之位魯隱公見弑於其弟閔公見弑於其臣而篇中稱魯君臣未嘗相弑其於周於魯猶誣謬如是况虞夏商之事

考古續說

卷之一

畫

烏在其可信乎其於大事猶致失實如此况車旂俎豆之細者而反能詳之乎故今概不之采

附刑法同異考

管災肆赦怙終賊刑書堯典

人有小罪非管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管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書康誥

按刑所以弼教非以示威故論其事尤論其情管災而不赦則人無所措其手足怙終而不殺則奸猾之人恃法之止於此而恣行無所忌聖人所以分別而宥之懲

考古續說

卷之一

畫

之也堯舜以此立法而武王復以之誥康叔信乎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後世不復論心而但據其跡以定罪於是刑網日密管災者不得赦而怙終者不必殺強暴得以長其惡而賢哲或反罹於法至於里巷之間橫逆之人欺良懦凌孤寡為一方之大害然按其罪皆不至於死而他人之為所困厄飢寒憂病以致隕其生者不可以枚舉而且一人行之眾人效之閭閻由此日窮風俗由此日壞况於官吏之弄權竊柄而上下其手者乎甚



矣聖人之制之寬猛各得其宜也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子則孥戮汝書甘

爾不從誓言子則孥戮汝罔有攸赦書湯

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

禁罪人不孥孟子

按夏商之書皆有孥戮之文而孟子述文王治岐之政

則云罪人不孥將夏商之法與周互異乎蓋不孥者國

之常法孥戮者乃一時權宜之制天下蓋有罪孽深重

考古續說

卷之一

壹

妻子皆預其謀亦有貪冒無厭妻子皆享其樂者此而

但誅其身使其妻子安然無事仍得享其餘澤不足以

服人心而懲將來故有孥戮之法至於戰陳尤非尋常

可比一人退走萬夫為之奔氣所關甚鉅故以孥戮警

之使知進不必死而退且有不止於死者欲其致果毅

以勝敵耳且所謂孥戮者非殺之也但致之於罪耳觀

春秋傳稱夷之蒐賈季戮夷駢申之會越大夫戮焉其

後與駢越大夫皆仍見於傳此可以知戮之非殺也

附錄。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書逸

按為政之道寬以濟猛猛以濟寬鄭太叔不忍猛而寬

致有萑苻之盜今此乃文云爾者蓋就一人言之有陷

於縲纆而罪在疑似之間無可證其真偽者殺之則恐

其含冤赦之則恐其失出以二者較之則寧失不經而

不可以殺不辜也

附錄。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剿殄滅

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書盤庚

考古續說

卷之一

美

觀書此文其法可謂嚴矣蓋姦宄之人乃閭閻之蠹縱

而不治則民不安其生故必絕其根株懲姦民正所以

衛良民也此與怙終賊刑之義同故附錄之於此

附錄。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

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典皆叔世也左傳昭公六年

按此文謂三辟之典皆在叔世然則禹湯文武之世皆

無刑章乎恐未必然也竊意三代建國之初立法皆疎

行法者臨事制宜酌其情理而權衡之故不至有過不



及之弊所謂皆災怙終者也其後刑章日密作為一定之法不能無輕重之失宜是以叔向譏之但古書缺軼不可詳考姑附識其說於此

附錄。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公羊傳

按此文與管災怙終之義無涉然本情理而分別之與舜武王之意正同而唐余長安父叔皆為方全所殺年十七乃復讎然大理竟論死衢州刺史元錫爭之而裴

考古續說

卷之一

七

培李廓執不從無怪乎唐治之日衰而四方之不靖也

考古續說卷之一終

考古續說卷之二

大名崔述東壁謹考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東周大事摘考

初余為考信錄擬自蕘農至秦皆攷辨之顧余學淺才鈍身弱病多常思得二三同志共成之而因循十餘年竟無所遇身既頻遭困境暇豫無多家復鮮有藏書檢閱不易中又作吏數載勞心民事以故二十餘年僅至豐鎬洙泗而止至於春秋戰國之間撰述既繁舛誤亦眾而余年日以老病日以增自度力不能勝乃摘取其大者三事辨之其餘亦有附見於諸錄者而未及辨者尚多姑留以待後之君子可也

考古續說

卷之二

一

齊晉魯之微

春秋魯襄公十一年作三軍傳云三分公室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昭公五年舍中軍傳云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說者緣是遂謂魯國盡為三桓所分而魯君無復尺



土一民之有夫使魯國果盡屬於三桓則當時三桓之外魯之大夫尚多若叔氏臧氏施氏郈氏叔仲氏東門氏之屬其祿皆於何取之蓋三桓所分者鄉遂至於都鄙之地固自若也古者鄉遂之地君所自奉謂之公室故曰三分公室曰四分公室明鄉遂以外魯之國自若也故臧氏之邑在防武仲出奔仍入據防而請後是諸大夫之采邑未嘗歸三桓也不但大夫之采邑然也都鄙之中亦有公邑仍爲公有故季武子取卞曰卞人將

考古續說

卷之二

二

叛既取之矣故告襄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是季氏未取卞以前卞仍屬於魯君也後人不達古人鄉遂都鄙之制遂謂通國盡屬三桓誤矣若晉之韓趙魏齊之陳氏又與魯事不同晉自六卿強盛欒氏祁氏羊舌氏盡爲所吞併其後智趙韓魏又滅范中行氏而分其地趙韓魏又滅智氏而分其地由是都鄙盡歸於三卿而晉君止有鄉遂之地其後趙又滅代韓又滅鄭而魏亦滅中山蓋尾大不能掉晉君無如其大夫何故得以

遷桓公於屯留而分其地晉事然也齊之陳氏則由於湫齊政高國既微欒高又滅逮鮑氏亡而政遂盡歸於陳氏簡公力右闕止使與之抗卒不能勝於是陳氏得以盡置其宗族黨羽於內之百僚外之都邑久而其勢益固是以遷康公於海上而莫之禁齊事然也故齊之篡與魏晉之事同晉之分與周室之弱同晉之患在鄉遂如故而都鄙分屬於強宗魯之患在都鄙如故而鄉遂盡征於世族其君弱臣強雖同而其形勢實各不同

考古續說

卷之二

三

也後世論者罕能詳考古制遂若三國初無大異者故今分析其同異之故而備論之

韓趙魏之侯

按史記周本紀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命韓魏趙爲諸侯晉世家周威烈王賜趙韓魏皆命爲諸侯趙世家則云魏韓趙皆相立爲諸侯說與周晉互異韓魏楚鄭各世家皆但云列爲諸侯不言所因何事年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亦不載命韓魏趙爲諸侯之文無從決其



孰是然嘗以其時事考之楚世家悼王二年三晉來伐楚至乘邱而還十一年三晉伐楚敗我大梁榆關楚厚賂秦與之平事在九鼎震後十餘年內竹書紀年韓滅鄭哀侯入于鄭明年晉桓公邑哀侯于鄭事在九鼎震後數十年內玩其文義皆似晉國未分然者若三國皆受王命為諸侯則各君其國不相統屬何以同伐同和如一國然三國既自受王命為諸侯則與晉侯同列無復君臣之分何以仍書桓公邑之於鄭蓋自春秋以降

考古續說

卷之二

四

大夫日以上僭齊大夫稱棠公鄭伯有之家臣亦以公稱伯有至戰國而益甚故史記年表稱三桓勝魯如小侯孟子書亦有費惠公之文然則三晉之僭稱侯乃事之常不必待王命也况當是時周室微弱已極王章蕩然無存非若春秋之初天下猶知尊周故晉武公必請王命然後為晉侯也且五國相王誰命之周衰諸侯可以相王晉衰大夫獨不可以相侯乎趙世家紀趙事於戰國中較他國為最詳蓋其世近國大紀載者多而周

自貞王史記作元王今從世本下逮慎靚晉自出公以後文皆疏略首尾不具難可徵信似以趙世家所載為近是觀於分周為兩本紀無文而趙世家有之則二篇之孰得孰失明甚故索隱云周室衰微略無紀錄太史公雖考眾書以卒其事然二國代系甚不分明大抵自秦以前春秋經傳以後數百年間史冊不存傳聞互異事多難考且宜旁參互證而缺其疑未可遽以斷簡殘編直斷其是非曲直也

考古續說

卷之二

五

又按六國年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在韓為景侯虔而世本紀年皆作景子似尚未為諸侯也者在趙為烈侯籍而烈侯父已稱獻侯似先已為諸侯也者若果同時命為諸侯何以其稱互異史記覺其不合乃以獻侯為追尊然梁惠王生而稱王孟子國策紀年皆同而史記亦以為追尊則獻侯之為追尊未可信也三晉之列為侯據周本紀年表三晉世家皆在威烈王之二十三年而楚世家則在簡王八年當周威烈王之二年於韓為



武子於趙爲桓子則史記之年亦不能保其必無誤矣  
竊疑三晉之僭侯非一年之事趙最強故僭最先魏次  
強故次僭韓最弱故僭最後耳蓋不但威烈之命爲莫  
須有之事卽趙世家謂烈侯六年相立爲諸侯亦恐係  
後人揣度之詞未盡當時之事理也溫公通鑑朱子綱  
目乃據周本紀文以爲王綱失守於焉托始書曰初命  
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其義雖正其論雖美而  
其事恐未必然也

考古續說

卷之二

六

又按晉世家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  
而三分其地靜公遷爲家人趙世家敬侯十一年魏韓  
趙共滅晉分其地卽晉靜公二年事也而成侯十六年  
又云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夫旣於敬侯之世滅  
晉而分之矣成侯之世又何分焉此文必有一誤乃顯  
然可見者竹書紀年云趙成侯韓共侯遷桓公于屯留  
考其時乃成侯五年魏武侯卒之歲是時魏韓方與公  
子緩爭國以故韓趙得以乘其間而分晉耳蓋晉六卿

之中韓趙爲睦春秋傳載之詳矣而魏文侯尊賢重義  
號爲令主其子武侯亦尚能守家法故秦嬴之亂魏文  
侯以兵誅之而立烈公止攻周之役分周之舉皆韓趙  
連兵而魏獨不與竊疑晉室旣衰魏獨忠於公室是以  
文侯武侯旣卒韓趙無所顧忌然後敢遷晉君而分周  
室揆其時勢似紀年所載爲近理然則晉當爲桓公不  
當爲靜公分晉者當爲趙成侯韓共侯不當有魏武侯  
其事當在周烈王之六年辛亥卽趙成侯五年不當在周安王

考古續說

卷之二

七

之二十六年乙巳卽趙敬侯十一年矣史記旁采他書傳聞不  
一是以前後往往自相矛盾似未可以史記一篇之文  
遂據爲信史也

東西周之分

趙世家成侯七年 與韓攻周

八年 與韓分周以爲兩

按戰國策但有西周君東周君而絕無有所謂王者則  
周之分無可疑矣史記周本紀所謂東西周分治是也



成侯八年乃顯王之二年而本紀此文載於赧王時又未言所以分之故蓋周自貞王以後國史散軼文獻無徵故無可考而但旁見於他國之簡策史記但因下文敘東西周二君之事故補此文以為後文張本非至此時始分東西周也故今取趙世家之文補之

按周既分為二而王但寄食於兩君則是非但政不在王并地與民亦胥失也築臺避債之說雖傳者甚其詞要已不成為天子矣故傳但稱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蓋

考古續說

卷之二

八

即以此時為斷也自武王至烈王共三十世而說者乃欲以春秋之

周例戰國之周謂孟子不當勸齊梁以行王政謬矣

周本紀赧王五十九年 秦取韓陽城負黍西周恐倍秦

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師出伊闕攻秦令秦無得通陽城

秦昭王怒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犇秦頓首受罪盡獻

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歸其君於周周君王赧卒

周民遂東亡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公於黽狐

按此文則倍秦者西周君非赧王也頓首獻地者亦西

周君非赧王也周室既分王無地矣何獻之有唯周君王赧卒一句殊欠分曉索隱謂西周武公與王赧皆卒故連言之不知其果然邪抑史記即謂赧王為周君邪或君字為衍文邪然要之頓首獻地者必非赧王通鑑乃云赦王恐倍秦與諸侯約從又云赧王入秦頓首受罪綱目亦書云秦伐韓趙王命諸侯討之秦遂入寇王入秦盡獻其地歸而卒皆以西周君事移之赧王誤矣秦本紀莊襄王元年 東周君與諸侯謀秦使相國目

考古續說

卷之三

九

不韋誅之盡入其國秦不絕其祀以陽人地賜周君奉其

祭祀

按此文即周本紀中秦莊襄王滅東西字疑衍周事也以此

篇較詳故采之以補其缺前條西周之亡此條東周之

亡至是而兩周皆盡矣

按兩周之分戰國時一大關目也不分則周為有王分

則周為無王不分則周為正統分則天下為無統此豈

可以略者而溫公通鑑朱子綱目皆不載此事竟如周



未嘗分然者所以西周君之事皆移之於赧王蓋誤以  
赧王爲卽西周君也大抵通鑑於戰國之世采摭頗雜  
疎漏亦多綱目但就通鑑原文錄之未嘗一一考其首  
尾是以如此昔人嘗言綱目義例朱子所定而綱目之  
文非朱子之筆乃其徒共成之以今觀之理或然也故  
今雜采史記之文補而正之

考古續說

卷之二

十

漢爲堯後附考

漢書高帝紀云范氏爲晉士師魯文公世奔秦後歸於晉其  
處者爲劉氏劉向云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秦滅魏釋大  
梁都於豐故周市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是以頌高祖云漢  
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於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爲豐公  
由是王莽班彪皆以漢爲帝堯之裔從向說也余按劉氏之  
見於春秋傳者有二其一姬姓周定王之季子封於劉以劉  
爲氏其一邢姓晉士會之族留於秦爲劉氏周之劉內諸侯

考古續說

卷之三

十一

也世世見於傳其支庶之繁衍可知秦之劉庶人也無一人  
見於傳者何所見豐之劉之必爲秦而非周也者周距魏僅  
二三百里而秦遠在千數百里之外何所見魏之劉之必遷  
自遠而非近也者豐自梁徙固也劉氏自秦獲於魏何所徵  
乎向自以意揣度之耳漢書注文穎云六國時秦伐魏劉氏  
隨軍爲魏所獲故得復居魏也秦之伐魏何年之事秦強魏  
弱何以其臣見獲於魏且此事誰傳之高帝不言司馬子長  
掌國史者亦無一語及之向何從而知之史記周本紀云西



周君奔秦盡獻其邑周民遂東亡言周民則劉氏在其中矣周之東則梁也然則由梁而遷豐者乃周之劉非秦之劉矣向但見春秋傳士會自秦歸晉有處者為劉氏之女而忘周之劉氏族更繁而地更近遂以徙於豐者為秦之劉因撰為自秦獲於魏之說以曲全之耳大凡劉向及其子歆之所稱引多係猜度故其失實者較史記尤多而後之人沿訛踵謬皆習以為固然且多有不知其出於向與歆者亦可歎也夫

考古續說

卷之二

五

齊桓霸業附考

孔子稱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又稱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孟子亦稱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是五霸莫盛於桓公亦莫正於桓公也顧春秋傳載桓公事甚略不及晉文十二三且其事亦有失實者蓋左傳皆采列國之書以成書卜筮之事采於師春其一班也故得其當時紀事之書則載之詳或偶未得其當時紀事之書則無從而詳載但取其旁

考古續說

卷之二

五

見於他書者而記之是以不能不略且既旁見於他國之書則不能無毀譽之私傳聞之異以故其事間亦有失實者不可以不察也今姑取其二三事言之

召陵之師齊以昭王南征不復責楚楚以問諸水濱拒齊齊無以復也屈完如師齊侯陳諸侯之師以夸之屈完以方城漢水自矜齊又無以答也是何其失詞乃爾且齊既為楚所輕而楚猶受盟於齊亦於事理有未合者竊謂此事蓋采之楚史者乃楚人自張大之詞非實事也何以言之春秋時諸



侯皆自稱寡人天子降名始稱不穀諸侯未有敢稱不穀者也惟楚僭王號不敢稱余一人乃自稱爲不穀成王云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共王云不穀不德生十年而喪先君是也今齊侯乃自稱爲不穀此必楚人所記以楚君之自稱不穀也故遂以加之齊而忘齊君之不如是稱也至謂因蔡姬之嫁而侵蔡伐楚亦不可信北杏之會蔡實與焉既而叛附於楚遂不復與齊桓之會以人情時勢論之齊侯固當侵蔡伐楚不必因蔡姬之嫁也踐土之盟溫之會許再不至

考古續說

卷之二

古

則晉以諸侯伐之豈亦別有所因者乎蓋當時適有蔡姬嫁事好事者因附會爲之說耳此其失實者一也  
救許之役傳稱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與禴云云余按楚之圍許非爭許也特以齊帥諸侯伐鄭楚欲救鄭而畏其強故不得已圍許以致齊師使齊桓移伐鄭之師以救許耳兵法所謂攻其所必救也是以齊師一來楚師即退楚之不爭許明矣藉使許欲叛齊即楚亦當於楚圍許之時乃楚師在城下反不行成直待

楚師歸國然後帥其羣臣遠赴楚境而因蔡以求降此豈復近於人情哉晉楚之爭鄭也楚師至則鄭叛晉而受盟於楚晉聞之而來討則又叛楚而受盟於晉楚師來討則又從之若許果降於楚則以後必叛齊而從楚齊亦必聞而討之乃齊既不伐許而許亦仍受盟於齊八年于洮九年于葵邱十年從齊而伐北戎楚亦若不聞也者而不之討乃至鹹淮之會牡邱之盟許始終皆與焉舉齊楚許三國皆如未嘗有此事者然則是本無此事而楚人自張大之詞否則他國之

考古續說

卷之二

古

事而訛傳爲許者左氏蒐羅太廣而誤采之耳此其失實者二也  
春秋僖公十有七年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而傳乃稱十月乙亥齊桓公卒蓋左傳之事皆采諸列國之史春秋時諸侯往往有用夏正者故傳文中兼有周正夏正參差不一韓之戰經在十一月壬戌傳在九月壬戌是也辛巳而殯僅七日耳而傳乃以十月爲周正則卒與殯遂隔六十七日誤矣好事者附會之因有尸蟲出戶之說則其誤更甚焉且



齊既不以實赴矣何為改其月而仍用其日此其失實者三也

故以春秋所書考之則齊桓之霸業遠勝於晉文數倍若但以傳言之則非惟不逮晉文并晉悼楚莊亦有遜焉學者當熟玩經文以證論語孟子之實不得但據傳文遂以為足也世俗多輕桓文有謂齊桓尚不及兩漢之君者有謂春秋之世功莫大於五霸罪亦莫大於五霸者余獨以為桓文未可輕也齊桓首止之會王室大定召陵之師荆楚受盟邢衛重

考古續說

卷之二

六

封諸侯共享太平之福其功大矣故孔子曰正而不譎曰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聖人已有定評不待言矣即晉文亦未可輕視也其治國也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詞後世有如是之美俗乎因因春秋之世風氣近古亦由晉文之有以道之也其用人也不惟不私其親不私其從亡之臣而且不執已見務盡人言三軍之帥與諸大夫共謀之猶有唐虞咨岳之遺風焉而趙衰之薦卻縠曰說禮樂而敦詩書曰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則是當日行軍猶皆本之詩

書禮樂而當日之所謂詩書禮樂者亦皆切於時務非若後世之止供記誦為舉業之資也三代以下能用人者莫如漢高帝之於韓信宋太祖之於曹彬然較此猶遠不逮焉然則晉文亦令主也惜乎譎而不正專以權術制人故不能與齊桓度長絜大耳大抵霸之所以不逮王者惟在假仁義以服人王者以仁義之心行仁義之事無意於服人而人自歸之其征伐也以救民也非富天下也霸者則意在於服人以徒力之不足恃也故不得不勉而為仁義此王霸之所以異也

考古續說

卷之二

七

然較之徒以力而不以義者固已遠出其上矣曰然則孟子何以薄桓文也曰孟子以三王之道較之故云然耳然云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則五霸雖遠不逮三王而戰國諸侯猶遠不逮五霸聖賢之論未嘗不平特後儒忽焉而不之察耳故凡論古者必先知桓文之事已高出於尋常者百倍而二帝三王又高出於桓文者百倍然後可以見帝王之道之尊之治之隆若於桓文而蔑視之則二帝三王之隻絕古今者亦無由進窺其涯涘矣



附齊爲田氏考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云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爲田氏應劭云始食采地由是改姓田氏正義曰敬仲既奔齊不欲稱故國號故改陳字爲田氏余按左傳稱陳文子陳桓子陳乞陳恒陳逆陳豹論語亦稱陳文子陳成子皆未嘗改爲田非但春秋之世而已孟子書亦稱陳賈陳仲子是戰國之時猶未嘗改也安在有改陳爲田之事哉蓋陳之與田古本同音顛天田年等字古皆入真文韻而端遷定泥母下之字與知徹澄

考古續說

卷之二

六

娘母下之字古音亦未嘗分皆自隋唐以後音轉始分爲二故詩曰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曰母也天只不諫人只曰榮苾苾首陽之顛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讀若申後人不知乃以爲先仙可與真文通用故唐人古詩中往往雜用二韻而不知其誤也田字在定母下陳字在澄母下然則三代以上讀田音正與陳同故陳之文或訛而爲田爾非敬仲改之也正如左氏春秋傳中杞姓作妣而詩與公羊傳皆作弋傳於楚爲子馮亦作蓮子馮耳以爲敬

仲所改誤矣蓋由戰國之世競以力爭繼以秦焚詩書文學遂多失傳秦漢之際人皆習稱爲田遂誤以爲其先之所改耳朱子集註亦稱宣王姓田氏乃緣史記之誤今正之大抵前人敘述古事多好揣度言之以致失真後人不加細考輒信爲實此雖小事然觀小可以知其大舉一可以推其百也

考古續說

卷之二

七



竹書紀年辨偽

世傳秘書二十一種內有竹書紀年二卷按此乃近代人偽作非晉唐人所見之書故考信錄中不采其一事猶恐世為所惑故復要其始終而辨之

竹書紀年凡十三篇本戰國人所著而出於西晉者

晉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後序云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發冢者不以為意往往散亂科斗書久廢推尋不能盡通始藏在秘府余晚得見

考古續說

卷之二

辛

之所記大凡七十五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周易及紀年最為分了

序又云紀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唯

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

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

月為歲首編年相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哀王當作

襄王序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

自魏逮唐文學之士多引用之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多引竹書紀年之文

唐司馬正史記索隱采紀年文尤多

劉知幾史通張守節史記正義亦嘗述之

大抵記東周事多與春秋經傳相應而自獲麟以後載籍多缺觀之尤足以證史記之外誤而補其缺漏惟其紀述三代事多荒謬余於考信錄中固已辨之

春秋時事如會河陽戰洞澤之類並見杜序

獲麟後事如晉桓公田悼子之類並詳史記索隱

考古續說

卷之二

壬

三代若益伊尹季歷共伯和事並詳考信錄中

然自宋元以來學士皆不之見疑其經唐末五代之亂而失

之僅於前人之所徵引存千百之一二

宋陳直齋書錄解題編年類五十二種無此書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編年類五十一種亦無此書

不知何人淺陋詐妄不自量度采摘水經索隱所引之文而

取戰國邪說漢人謬解晉代偽書以附益之作紀年書二卷

以行於世



禹受命于神宗及征有苗本偽尚書

帝乙命南仲西拘昆夷城朔方本毛詩傳

周公復政成王本尚書偽孔傳

禹殺防風氏紂伐有蘇氏獲妣已俱本國語

紂命九侯周侯邗侯本戰國策

桀囚湯於夏臺紂囚文王於羑里俱本史記

余自少年固已見之以其疎略舛謬不足欺人稍有識者自能辨之不服爲之糾摘前歲余自閩還過蘇州買書於書肆

考古續說

卷之二

三

見甘泉張君宗泰校補竹書紀年因買歸而閱之見其徵引之詳考核之精糾其舛誤摘其缺略其用力之勤亦已極矣吾所見聞文學之士未有如張君之盡心者也顧吾猶惜其不肯直黜其書以絕後人之惑而但取其漏者補之誤者改之豈遂謂其他文皆可信乎夫他文之所以未經抉摘者特因水經索隱諸書未嘗引之無可考證其得失耳使此書果真何以與水經索隱所引互異既與水經索隱互異則非真古之紀年矣舉一反三則其餘皆其人之所僞擬無疑也且

此書之僞所以顯然易知者正以其與水經索隱不同耳補之改之使與水經索隱文同世之學者復何由知其僞雖其補改之由悉注於文之下然安知後人覆刻此書不有存其文而遺其注如僞尚書武成篇淳于長夏承碑者勢且淆亂經文而失三代聖人之實

僞尚書武成篇宋蔡氏考定之錄於篇後今坊本但載考定武成而刪其原篇淺學者遂以爲梅賾所傳之尚書本如是

考古續說

卷之二

三

廣平府學有漢淳于長夏承碑經亂失之後人復取舊榻摹刻而識其本末於後其後榻者但榻碑文不榻其後所識之語四方見之者遂以爲真漢人所刻也

余深懼焉乃於三代錄成之後詳考杜序索隱諸書之文並采張君之說而補辨之如左

一據杜氏春秋經傳後序紀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今此書乃起於黃帝與序不同或以荀勗述和嶠言有紀年起於黃帝之語爲今書解然使果



起黃帝杜氏親見其書何得謂之起自夏乎杜氏之序與春秋經傳並傳不容有誤和嶠之言特出於荀勗之口荀勗之言又僅見於魏世家注所引遞相傳述安知其不失真不得據此而疑杜序也且又安知其非紀夏之事而追述黃帝以來若左傳之於魯惠公晉穆侯然者而遂以為起於黃帝乎晉書亦云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今書之起黃帝其非原書之文顯然可見一也

一據史通引汲冢書云益為啟所誅晉書亦云紀年益于

考古續說

卷之二

書

啟位啟殺之今書並無此文而夏啟二年云費侯伯益出就國六年云伯益薨然則唐人所見之紀年篇非今書矣且經傳稱益未有冠以伯者自班固誤以益為伯翳後人乃有稱為伯益者今云伯益則是撰書者習於近世所稱而不知秦漢以前之語之不如是也其非原書之文顯然可見二也

一據史記正義殷世家注引竹書紀年云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今書武乙三年自殷

遷於河北十五年自河北遷於沫文丁元年王卽位居殷是都已三徙矣張氏何以謂之更不徙都且今書盤庚於十四年遷殷歷十五年至二十八年而王陽又歷十一君二百三十七年至紂五十二年而殷亡共三百五十二年其年數亦不合其非原書之文顯然可見三也

一據杜氏序云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

考古續說

卷之二

書

月也又云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當作王之二十一年蓋魏國之史記也然則此書紀晉事必以晉紀年紀魏事必以魏紀年明矣故史記索隱引紀年文云魏武侯二十一年韓滅鄭哀侯入于鄭二十三年晉桓公邑哀侯于鄭正與春秋以魯紀年者同於他國事尚以魏年紀之况魏事乎今書概以周年紀之而晉自殤叔以後魏自武侯以後但旁註其元年於周王之年下與杜序所言者迥異其尤不通者水經注引紀年文云惠成



王如衛命子南爲侯今采其文而係之於周顯王十九年之下書云王如衛命子南爲侯不知所謂王者周王乎魏王乎其非原書之文顯然可見四也

一據杜氏序云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年相次則是莊伯卽位之年先於史記二年所紀之事皆當先於春秋二月也故晉以十二月朔滅虢而卜偃謂在九月十月之交絳縣老人以周三月生而自言爲正月甲子而

考古續說

卷之二

美

左氏作傳亦多采晉史之文而未及改故申生之殺卓子之弑經皆在春傳皆在前年冬韓之戰經在九月壬戌傳在七月壬戌然則紀年之文亦當如是今書魯隱公之元年乃莊伯之九年與史記同然則是作書者采史記之文而不知其與本書之年不合也莊伯之世仍以平王紀年五十一年二月日食三月王陟與春秋同然則是作書者采春秋之文而不知其與本書之月不合也其非原書之文顯然可見五也

一據史記索隱之文今書漏者甚多宋微子世家注云紀年云宋剔成肝廢其君璧而自立趙世家注云紀年云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爲燕王田敬仲完世家注云紀年齊宣公十五年田莊子卒明年立田悼子悼子卒乃次立田和又云紀年齊康公五年田侯午生二十二年田侯刻立後十年齊田午弑其君及孺子喜而爲公又云紀年齊桓公十一年弑其君母宣王八年殺其王后今書皆無此文其非原書之文顯然可見六也

考古續說

卷之二

美

一據史記索隱之文推之今書漏者尤多燕召公世家注云王邵按紀年簡公後次孝公無獻公又云紀年智伯滅在成公二年魏世家注云紀年魏武侯元年當趙烈侯之十四年田敬仲世家注云紀年梁惠王十三年當齊桓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見然則列國諸侯之年與世及智伯之滅皆當載於此書然後可以考而知爲何君何年而梁惠王之十三年必有齊威王事易見也今書一概無之彼司馬正者何所據而推之歷歷如是哉其



非原書之文顯然可見七也

一據史記索隱之文之義例推之今書所漏者蓋不可勝數燕世家注云紀年成侯名載宋世家注云紀年作桓侯璧兵田侯刻之立田侯午之生皆見於田完世家注所引度此書必不獨私此數人而詳之也然則諸侯之名與諡皆當有之生卒廢立皆當載之晉世家注云紀年云魏武侯以桓公十九年卒韓哀侯趙敬侯並以桓公十五年卒度此書必不於韓趙獨載此二人之年也

考古續說

卷之二

五

然則韓趙前後諸君之卒之年亦必皆備列之由是推之紀年之文蓋多且詳其紀戰國之事當與春秋相埒而今書乃寥寥數語年或一事或無事諸侯之名諡卒年率略而不見其非原書之文顯然可見八也

一今書雖亦頗采索隱所引竹書之文然亦多與原文不符有采其文而缺焉者如田完世家注云紀年宣公五十一年公孫會以廩邱叛于趙十二月宣公薨今書止有公孫之叛而宣公薨無文是也有采其文而誤焉者

如晉世家注云紀年夫人秦嬴賊公于高寢之上今書作大夫秦嬴是也有采其文而年與之異者如韓世家注引紀年文韓滅鄭在魏武侯二十一年晉桓公邑哀侯于鄭在魏武侯二十三年今書滅鄭八年之後始邑哀侯于鄭是也不知采輯之時何以舛漏如此然要之必非原書則較然無疑九也

一凡災異記則當盡記之否則概不之記自夏商逮西周日食多矣何以獨記仲康五年日食然則是作書者見

考古續說

卷之二

五

偽尚書之有此事故采而錄之其餘不見經傳故無從知之而錄之也春秋時日食書於經者亦不乏矣何以獨記平王五十一年日食然則是作書者因日食在春秋之初故憶而錄之其他不復記憶故無暇考之而錄之也其非原書之文顯然可見十也

右共十則書中舛誤缺漏如此類者尚多逐事辨之則不勝其辨而其淺陋亦殊不足辨略舉數端以見大凡其於戰國時事諸書之所徵引咸昭然耳目間



猶且乖謬如是况三代以上尚有一二之可信者乎  
然則此書之偽更無疑義所以三代考信錄中概不  
之齒及也

考古續說

卷之十一

事

附論伏生傳經之功

唐儒之功孰爲大曰昌黎韓子宋儒之功孰爲大曰新安朱  
子何者晉魏以降佛氏之說盛行君大夫驚之若狂聖人之  
道沒微自韓子大聲疾呼以正之然後聖學賴以復昌韓之  
功也漢儒說經得失參半永嘉以後先漢名儒之說多亡學  
者沿訛踵謬莫之辨也自朱子與其門人作爲傳注以發明  
之然後六經之義始著朱之功也漢儒之功孰爲大乎世未  
嘗有言之者也雖然吾嘗思之萬古之所由開道統之所由

考古續說

卷之二

至

始曰堯舜而已有堯舜於是乎有禹湯有文武有周公孔子  
故孟子敘道統始於堯舜韓子之原道亦然堯舜之道果何  
在乎孔子之言具於論語文武之事著於雅頌然亦尚多未  
詳國風小雅衰世詩耳春秋則齊桓晉文事也皆未有及唐  
虞之事者欲求堯舜之道非尚書無由知之也尚書誰傳之  
伏生傳之也自秦焚書以後世不復有見尚書者矣獨伏生  
壁藏之以教於齊魯之間由是尚書得行於世使無伏生則  
二十八篇之書不傳二十八篇之書不傳則地平天成之業



不著於世而禹湯文武之事亦莫得其詳雖有論語孟子稱述之而見知聞知之實皆無由考而知之聖道幾何而不晦也由是言之伏生之功大矣曰伏生所傳者今文耳永嘉之亂今文已亡今所行者古文也傳經之功孔安國杜林為最何為歸之於伏生也說見古文尚書其偽考中曰安國與林誠大有功於尚書然科斗之書漢世不行已久安國何由辨之正以先有伏生所傳今文之書就其文字推之而後知某為某字某為某篇耳故史記云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越書得十

考古續說

卷之二

五

餘篇使無伏生今文又安能有安國古文不然尚書凡百篇何以其餘皆不傳於世即所得多十六篇者又何以缺略不全絕無師說並見尚書考中由是言之傳尚書之功以伏生為最其次乃安國次乃杜林又次乃賈逵耳嗟夫文帝之召伏生生已年九十餘矣幸而壽考晁錯得以受之尚書遂大行於世使不幸而生早亡不但不能上之於朝即張生歐陽生且恐無由得見此書此似有鬼神陰相之使堯舜之道之得傳於後世者豈偶然哉世之學者惟務舉業罕有能稽古者間有

以道學自命者亦惟知尊朱子稱宋儒而已至有以宋五子等量齊觀以配顏曾思孟而絕口不及唐之韓子者無他心無實得而但勦竊前人之唾餘者也夫韓子之原道深究聖道之原與孟子相表裏豈後儒專談心性者之所能望至於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學聖人者當自孟子始亦自韓子始發之韓子之有功於聖道不淺矣通書正蒙恐皆未之逮也此猶未之能知况於漢儒之得失乎夫傳詩者四家傳春秋者五家論語有齊魯之別易於田何之外復有費高二氏書獨

考古續說

卷之二

五

有伏生耳無伏生則無尚書無尚書則堯舜之道不傳於後世雖韓朱之大儒且無由深悉之吾故表而出之不知數千百年之後亦有與余同心者否也

按自孔子以後能發明堯舜之道者莫如孟子能傳堯舜之書者莫如伏生世之務舉業談道學者惟知尊宋儒不復知有漢儒矣聰明好奇之士則多據漢儒以駁宋儒然所尊信者不過衛宏之詩序晉宋以後之偽尚書傳強名之曰漢儒而遂自以為奇貨可居耳烏知漢儒之高下淺



深哉故今於考信錄成之後特表伏生之功以附之

考古續說卷之二終

道光四年東陽署中刻

考古續說

卷之三

書

大名崔東壁先生著

# 考信附錄

道光四年正月東陽縣署中刻

考信錄 考信附錄



考信附錄目錄

卷一

家學淵源 附記弟  
遺事

少年遇合紀略 附文  
二篇

卷二

贈詩

題詞

陳跋三則

附刻書始末

考信附錄

目錄

一

考信附錄卷之一

大名崔述東壁著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家學淵源

人之登顯位享厚奉也有崛起於寒微者有蒙先世之業而得之者其於學問也亦然漢王充鄭康成崛起者也漢司馬遷班固晉王隱唐姚思廉李延壽則皆蒙業者也崛起者必特出之英才蒙業者英才固有之不必英才而但因有所憑藉而底於成者亦有之故孟子曰待文王而後

考信附錄

卷之一

一

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與余幼而愚魯長而純拙於人事一無所長所幸 先君邃於學而勤於教雖寢食出入時耳提面命曾不少懈以此得少有所窺不然為農為圃且不若人况知經史為何物哉 先君既未及有所著述而述安敢不溯其所由來乎然 先君之學又皆自 段垣公來也故於考信錄成之日備載家學淵源於後

魏縣舊志 先段垣公傳



崔緝麟字子敬號振侯天資聰敏十五六歲即於經書無所不讀至二十一歲補弟子員文宗蔣公甚器之隨伯父方伯公遊宦兩河江浙湖粵間大小事務悉與參酌每嘆其識量之過人戊午中副魁庚午舉於鄉方伯公每欲爲援例可速顯達而不屑焉及方伯既捐館而以嫡姪任事二十餘年毫無染指真可謂孝廉者與癸巳任大城縣學教諭與諸生講學論文僅二年餘多所成就時子牙河分司黃公甚敬重之不時就談稱爲先生而且多所贈遺乙未解組歸大城之學

考信附錄

卷之一

二

轅泣留者絡繹不絕非公之盛德感人何以至是歸來十餘年杜門不出預外事手不釋卷魏之名士多出於其門其書法得鍾王之秘遠近求書者甚多今八句有二矣作詩作文書行書楷毫無倦容平生德行文藝咸推第一閩郡人士爲之匾額曰善人君子云

先段垣公行狀

曾孫述敬撰

先曾祖段垣公諱緝麟字振侯初字子敬先布政公之從子也生於保定府之新安從先布政遷於魏爲魏人幼爲

先布政所器擢之宦遊四方及長河防民瘼罔不與公

謀議所在奏績事詳先布政行略中先布政舉子晚家

務無鉅細悉委之公公任事二十年無尺布斗粟之私以

廉名於鄉康熙戊午中式順天副榜先布政素才公以

公長屢欲爲公援例進用公固辭不願也庚午中式

舉人數試禮部皆不第作銀鬃馬賦以見志築室一間讀書

其中名之曰備廬作備廬說文傷載集中漳水之汜溢於廣

平也安溪李相國光地方撫畿內往視漳知公練習河事

考信附錄

卷之一

三

致書訪焉公覆書數千言大指言宜開渠疏水以洩其勢

且藉以興水利不當專恃堤防相國深聽之以羣議不同而

止常於荒歲買田數頃明年熟悉召賣田者使自贖贖者且

過半鄉人德之將注選例當治縣辭請教職遂選爲大城儒

學教諭當是時督河副都御史黃公某分司子牙河駐節大

城聞公名折節與訂交晨夕相過從時人兩賢之未二年

乞休歸諸生攀轅泣留者趾相屬既歸爲園於城南構亭水

上題之曰逸老杜門不預外事以文史書奕自娛求書者踵



至年雖高作措無倦容爲文必本於道雖應酬雜文率爾弄翰皆足以羽翼聖學與里中老人旬月一聚做古者英真率故事自肉饅頭外約無得置他品常乘驢駕小車從一童出杖履蹢躅見者以爲神仙中人也里居十餘載卒年八十二里巷相傳以 公園爲段干木故居故自號曰段垣著有段垣詩集段垣文集書法輯說十餘卷藏於家吾宗爲魏望族自 先布政遷魏以來甲第相接僕馬煊閭里間而 公獨以文學行誼風流儒雅照映一時前後令長皆敬禮 公後

考信附錄

卷之一

四

學多出 公門縣人士共遺 公門額曰善人君子舊志稱公德行文藝咸推第一蓋當時已有定論云

附 段垣公文一篇

備廬說

先段垣公文集未果刻而沒於水此篇乃述兄弟幼時所抄讀者故得僅存附錄於此以志一斑

戊寅冬築室一間土爲壁蘆爲蓋僅容一几坐可三人客有訪者俯首屈腰而入見其床無席寒無火一茶盞主客遞飲

笑曰過蕭條矣曷稍爲備乎予曰子謂我弗備耶而我之弗備者豈止於廬中之用耶蔬不充衣不完出不能車役不能僕此非不備者乎然而其小者也何以無媿於心何以無虧於身何以答廊廟何以慰蒼生何以名聞當時而聲施後世由此言之我之不備可勝道哉然吾有此室爲之置經而帝王聖賢備在焉爲之置史而治亂興廢備在焉爲之置筆墨而天地之大日月星辰之遠風雨之變山川之奇鬼神之異物類之繁兵農水火禮樂之事忠佞賢奸之人歌舞嘯咏之

考信附錄

卷之一

五

况無不可由我記載考核抒寫論斷焉不可謂之不備若夫彩梁畫棟碧瓦丹檐錦屏翠帳朱箔檀床金蛻吐焰獸爐熨火一切陳設之器應用之物精緻希罕光怪陸離莫不壓陶朱而欺金谷則世俗之所謂備仍不自以爲備而日求備於無己者也吾輩貧士何能備此亦何必備此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此室也亦有皆備之我在焉可謂之不備子啟我乎吾得名吾之室曰備廬又爲之銘曰不備者吾之廬皆備者廬之吾吾有廬廬有吾乃可謂之備廬



附段垣詩訂後序。右詩二卷。先曾祖段垣公之所著而述之所訂也。初公所著段垣詩稿段垣文稿各若干冊。先君篋而藏之。將求文學士選而刻焉。已買梨板數十方矣。適遭家難。達人復不時過事。未及就而縣沒於漳水。是時先君方他出而述兄弟亦在外。其稿遂失歸而尋之竟不可得。後十有五年。先君捐館。又逾年。述於縣人李氏案上見書一冊。面角破爛塗抹盈焉。取視之。則詩稿第一冊也。乃出於水中。幸未甚壞者。喜極携歸。又數年。

考信附錄

卷之一

六

弟邁於仕望集舅氏家復得四冊。而首冊與前所得同。則縣未經水時他人所抄本也。其文闕漏舛誤頗多。乃假以歸較而錄之。不可知者則仍其故。未畢而邁尋卒。述復踵而說之。其詩自庚午以前起至乙未歲歸自大城而止。凡三冊。復自戊戌起至庚子止。凡一冊。中缺丙丁兩年。及辛丑以後七年之詩。然則其間當復有一冊。其後尚當有一兩冊。而皆亡之矣。乃并爲三卷。題曰段垣詩存。言乎所存者之止於是也。嗚乎。公之學術識議多見於文述幼時。

猶及見其一二而不能記憶。詩特一時興之所寄而已。

公固不以詩重也。乃文盡沒於水。而所存者惟詩。詩又僅存其半。且多缺誤。噫。其可傷也。已然。魏自經水以來。先達之遺書手蹟。與夫故家所藏書冊。盡卷冊棄之。屬蕩然略盡矣。而此數冊之詩。失而再得。亡而猶存。流離患難之際。一似有鬼神憐之。而不忍盡沒之。獨留此不食之碩果。以貽我後人者。其亦不可謂非幸也。顧其前後次第。猶多錯亂。疑詩或繫補錄。未及更定。復於暇日。詳加考證。次其先。

考信附錄

卷之一

七

後并刪其不經意之作。而重錄之。共詩一百九十二首。分爲二卷。題曰段垣詩訂。以遺後人。而世守之。又擇其尤者。別錄爲一卷。題曰段垣詩粹。以待問世。嗚乎。述不克親侍。段垣公而訂此詩也。如見。段垣公焉。吾先君不及訂之。刻之而述之。訂之也。如吾先君之自訂之焉。吾先君之心。慰而弟邁之事。亦終矣。惜乎。吾先君之不及親見之也。後之人。倘亦猶是心也。則此詩也。者。猶闕里之檜已枯而復生者。其何忍不寶之。惜之。而愛護之也。其然。



與否是在後之人矣乾隆戊申五月望後曾孫述謹識  
闇齋先生墓誌銘

保定蓮池書院院長舊史氏錢塘汪師韓撰

河朔之地有真儒焉日闇齋崔君諱元森字燦若余自病廢  
衣食奔走因以求友四方所見士以理學名者類依倚達官  
貴人盜襲前人之說以欺世而行不見信於宗族鄉黨或際  
困厄遇小利害輒變易所守義不勝利往往而然己卯庚辰  
間假館滏上耳君之名而在廣年未久癸未復北之保州歷

考信附錄

卷之一

八

十年有孝廉素衣冠而過蓮西則君之子述也手行略乞銘  
而君之沒且踰期矣序而銘之表余膺之夙服也君先世大  
寧衛小興州軍籍明永樂元年遷大寧都司於保定遂分置  
新安其再遷魏縣則順治間君之高祖贈通議大夫江蘇按  
察使諱向化也曾祖諱維彥早卒祖諱緝麟康熙庚午舉人  
大城縣學教諭生三子長諱瀚次諱濂次諱沂俱縣學生君  
乃濂之長子出為瀚後少好學於書博覽強記入夜猶擁衾  
坐誦或無燈則映月然香而誦之年十七補邑弟子員旋食

廩餼自丙午迄丙辰凡五試順天皆報罷嗣是絕意進取後

貢成均亦不赴君為學嚴儒釋之辨北方自蘇門孫徵君宗

姚江王氏之學遠近信從君獨恪遵紫陽而尤愛玩當湖陸

清獻公之書躬行以求心得薄世之無知妄作者未嘗著書

先是叔沂無子諱言立嗣庚午沂病篤乃議以從弟之子秉

純為後族人覬家資故撓其事君訟於官始得直率秉純拜

於置前而悉以田產契券歸焉性甘淡泊絕嬉戲與人交必

忠告然務隱人過獨樂道人善以為常可丑後漳水數入魏

考信附錄

卷之十

九

城城中民居盡毀君亦罔有定極而家益困然君能安貧甚  
至田宅見侵不較也時併魏縣入大名君先後為大名邑令  
所器重不干以私故君雖不得位而樸學傳於生徒卓行稱  
於里黨庶幾乎孔子言行已有恥孝弟信果之謂士與其他  
懿美有不必書者亦有君之意所不欲言者故所載止此君  
以乾隆三十六年二月十五日卒享年六十有三塋魏城南  
禮賢臺之西配同邑李氏國子生九經女子二人述其長也  
次邁述以庚辰副貢壬午與邁同舉於鄉揀選知縣女四人



增則成安諸生陳郡磁州張珖成安國學生遂縣同邑劉孟  
集後改名也孫男女各一人銘曰

漳號衡漳其發湧泮決舊溢新為趙魏害丁年滌霖魏廢其  
縣河伯不仁蓄及積善半歲七徙崩橫斷垣露冷采藕霜重  
衣禪天以艱阻顯其令名先生道大後彥學成蒔花種蔬高  
吟衡泌義皇上人濠濮問意體受全歸卜吉期陞何以示後  
鑽石埋辭

先君教述讀書法 先孺人教法附

考信附錄

卷之一

十

一自述解語後即教之識字遇門聯扁額之屬必指示之或  
攜至藥肆即令識藥題務使分別四聲字義淺顯者即略  
為詮釋識字稍多則令讀三字訓若神童詩隨讀隨為講  
說以故述授書時已識之字多未識之字少亦頗略解其  
義不以誦讀為苦即 先君有事或不暇授書述亦能擇  
取其淺顯者自讀之  
一述五歲始授論語每一字必硃書平上去入字不使誤  
於方音每授若干必限令讀百遍以百錢置書左而遞傳

之右無論若干遍能成誦非足百遍不得止也既足則令  
少憩然後再授如前論語既畢繼以孟子小學每日不過  
一生書一溫書不令多讀恐心不專故也惟大學中庸乃  
先孺人於黃昏時口授述而成誦者大約亦在五六歲  
時也  
一論孟既畢即令述讀朱子小學以小學乃日用躬行之要  
而文義亦易解宜於初學以故述自居家以至作吏皆不  
敢有蹉跌以有先入之言為主故也

考信附錄

卷之一

十一

一南方人初讀論孟即合朱子集註讀之大學中庸章句亦  
然北方人則俟四書本文皆成誦後再讀經一二種然後  
讀四書註而讀註時亦連本文合而讀之 先君教述讀  
註皆不然經文雖已久熟仍令先讀五十遍然後經註合  
讀亦五十遍於溫註時亦然謂讀註當連經文固也讀經  
則不可以連註讀經文而連註讀之則經之文義為註所  
間隔而章法不明脈絡次第多忽而不之覺故必令別讀  
也



一世俗讀朱註者多所刪削有兩說者必刪其一甚至某氏曰愚謂等字亦刪之文氣往往不貫 先君教述讀註惟圈外註有與經旨未洽者不讀其餘皆讀不肯失其本來之面目也

一易自朱子始復古本之舊至明復用今本刻朱子本義坊間遂無復舊古本者 先君乃遵古本手自抄錄俾述讀之

一先君課述兄弟讀書務令極熟每舉前人書讀千徧其義

考信附錄

卷之一

三

自見之語以勗之十餘歲時每夕侍寢必令背誦舊所讀書若文且醒後亦如是從行道中亦然非止欲玩其理亦兼以閑其心述兄弟舉於鄉暇中猶時命之背誦有不記憶則呵叱之令補讀焉

一今人讀書惟重舉業自四書講章時文外他書悉所不問 先君教述自解語後即教以日數官名之屬授書後即教以歷代傳國之次郡縣山川之名凡事之有益於學問者無不耳提而面命之閒講後則教以儒禪之所以分朱

陸之所以異凡諸衛道之書必詳為之講說神異巫覡不經之事皆為指析其謬以故述自成年以來閱諸經史百家之書不至河漢而無極者先有以導其源故也

一先君教述兄弟從不令閱時下講章惟即本文朱註細為剖析有疑義則取諸名家論辨之書別其是非得失而折衷之若陸稼書先生之大全困勉錄松陽講義尤所愛玩不時為述講授者

一先君教述為舉業必令先自化治名家入手以泰安趙相

考信附錄

卷之一

三

國所著制義綱目及所選文統類編為金針使之文從字順章法井然合於聖人語氣然後使讀嘉隆以後之文每日作文只是發揮聖賢道理此外別無巧法於天崇諸家內有議論精卓切於世事者尤所深賞使述熟讀而效法之不令其揣摩風氣敷衍墨調也

一先君教述兄弟雖嚴然不禁其遊覽幼時不過旬月即攜之登城城在宅後故爾觀城外水渺茫無際不覺心為之曠外城上禮賢迓旭兩臺亦往往攜之登眺蓋恐其心滯而不靈



故也其後述每遇佳山水輒覺神識開朗詩文加進幼時得力於景物者多也

一述自能行後先君多以自隨不使與羣兒戲先孺人亦然姻族兄弟有好戲弄鬪嘗者必嚴禁述等不使與之接雖至必疏遠之先君嘗館於鄉以事他出先孺人召述等讀書於內室不使與館中諸童狎由是述等不在父側則在母側市井之言罕接於耳游蕩之行不經於目故今年雖已老而自讀書外聲色戲玩之事猶茫然

考信附錄

卷之一

四

無所解也

述上有一兄年十一而殤先君痛之甚故述之生也鍾愛莫與比行坐多自提抱之飲食居處無刻不繫於心有疾則顧復撫摩殊不自惜也然雖愛之而未嘗縱之惟愛之愈不肯縱之幼時兩餐皆爲之限非食時雖饑不敢擅食市中所鬻餅餌從不爲買食之衣取足以禦寒不令華美有過輒督責之不少貸每語述異日若居官當以稼書陸先生爲法而述學行既無所成僅治

一縣亦未克有所展布所爲承先志者止有考信錄一書所以命名爲述者如斯而已乎故備錄先君所以教述之方以見述之不才有負於先君之善教嘉慶己巳男述謹識時年七十七月初七日也

戊寅除夕先君作詩示述詩云壯強都浪擲衰病此侵尋奮勵難追昔修持不懈今閑家情嗚嗚啟後意深深率教違嚴訓賢愚爾自斟時述年十九魏城第一次水後事也此稿偶存故附錄云

考信附錄

卷之一

五

先孺人最慈愛子女述幼時在家中讀書常令之服手足之勞或讀於外塾歸家後亦必令之少事奔走恐其坐多而血氣滯身弱易病也北方晝長盛夏未有不假寐者述每自塾午歸母卽按之床上令睡飯熟乃喚之起恐其飯後盹睡致停飲食也父母之愛子至矣哉述幼而羸弱見者皆以余爲不壽使非吾父吾母調護周備斷不能至三十以後猶記十四五歲時嘗得腹疾先孺人百方爲之營救竟以漸愈而述自念生



平毫無報答之處竭力服勞以養口體遂足盡人子之責乎嗟乎今生已矣清夜自思徒增悲感偶因今歲病中飲食起居多不自適不覺憶念及此遂附記於家學之後時余七十四歲也

先府君行述摘錄

讀書訓士大略已見自序及墓誌中今不再錄惟行述中軼事尚有一二當存者附錄於此

丁丑五月城沒於漳屋盡頽資用悉沉於水 先君徙家城

考信附錄

卷之一

七

外數月未有寧居日惟以扁豆充饑霜降後猶單衣冬不能具爐火明年春水退二月復移入城稍稍葺茅屋以庇風雨三月知府事朱公煥命知縣事王公沛生延入書院訓士館粥始給辛巳七月水復沒城居村中月餘復入時水尚深數尺出入皆自操舟十一月蹙凌水復至復居村中俟水盡退然後入時壬午秋七月也 先君既屢被水患數遷徙家益落至無隔宿糧而述方以文受知於大名縣事秦公學溥時魏縣廢併入大名破格優待之是秋述與弟邁復同舉於鄉然人間

以訟事晚 先君居閒許以金必正色斥之人見 先君厄而介如故後遂無復言者秦公以是尤重 先君數恤其急而乙酉丙戌間水三入城卒徙於禮賢臺之上者亦秦公力也

先君平居含忍退讓人數負 先君或侵取田宅皆不與較鄉人以盛德目之然臨大事必力爭是非未嘗稍退縮狗人意屢以此致危困終不為少改自奉甚儉雖疏糲無不飽力即有餘褻衣未嘗用帛平生不食烟不佩荷包囊脫止用布

考信附錄

卷之一

七

素子婦有獻少逾常式即不免譴責然義所當費雖貧未嘗吝遇人有急輒傾囊助之少年時嘗謀刻 段垣公遺集節衣食買梨板數百方未果刻而沒於水每以此為惜云 先君以名字皆取顯暴義惡其文之著故以闡名其齋 先孺人行述摘錄 先府君少多疾 孺人侍湯藥按摩常竟夜不寐 家常苦貧 先君以授館為生子女漸成行所入不能敷而 孺人支持計筭於米鹽瑣碎間得以不凍餒



母性勤慎好整潔作苦常無暇時雖高年有子婦服勞猶躬  
理家務拄杖行視日十餘次恐他人不如己之盡心也飲食  
務儉約常有旨蓄以豫不虞客至則竭力營辦無所惜人訝  
其備不敢謂其貧也述兄弟舉於鄉親族多期其仕者母  
獨不願曰官不易爲吾望汝等讀書作正人而勤儉以治生  
不望汝等以祿養也

附記弟遺事

邁幼而穎慧十歲能文十二歲與述同補諸生名噪一郡

考信附錄

卷之一

其

中性喜博覽一書未見如負芒刺於背聞有異書必求之  
常歷十餘人轉相囑托得觀之然後已讀書目力甚捷頃  
刻數葉過日覽十餘冊以爲常嘗與述同讀海賦述成誦  
未及半弟已熟之矣少年頗好詞賦擬上林七發等體續  
紛陸離讀者幾不能句尤愛爲小詞倣宋柳耆卿名其稿  
曰步柳集三十以後文格漸老多直抒所見潮湧瀾翻浩  
浩汨汨不自知其所終極常好究考名人事蹟次其終始  
辨其同異暇則玩弄書翰流連花樹以自娛樂庭中種花

無隙地不復容步武素耽山水常以不得遠遊爲恨

附記弟所著書

弟所撰有魏墟雜志四卷魏郡瑣談三卷已成二卷訥菴  
筆談二卷已成一卷其末卷皆未成自訂其詩曰寸心知  
集凡二卷詞曰夢窗嚶語凡一卷其所訂集鄉先輩之文  
曰大名文存凡三冊卒後余檢其遺稿復選訂其自所著  
文爲集一卷又爲續訂大名文存一冊大名詩存三冊一  
冊每人皆有序二冊無序蓋皆未成書者也此外復有尚

考信附錄

卷之一

其

友堂說詩一卷魏郡叢譚金石遺文記略雜記三種俱未  
成卷以上各書皆藏於家未刻其但有草稿而未抄錄者  
尚多皆散亂無門類字亦難辨而余病目不能多覽尚未  
暇訂正也



少年遇合記略

余何以能著考信錄也 祖宗父母之所教養亦師長先達之所扶持而長育之者也余幼而家貧少長即被水患田廬悉沒性又拙於逢世然往往有先達諸公重其才而憐其遇導其前而恤其艱者以故衣食粗給聞見漸廣以至於今三十以後所遇漸多齟齬四十以來抑又甚焉鄉曲之豪排之厄之者常不乏人而有權勢者惟重財不復問及士幾於不能自存矣藉使少年時即如中年所遇當

考信附錄

卷之一

手

不免於窮餓以死何有於書即幸而不死而奔走困厄之餘能餽其口足矣何暇讀書又何暇於著此書也余不才不能有所建白於世使天下後世指而目之曰某人知人某人知人而僅於有此書其何忍不溯其所由來乎書既成乃追記其少年遇合之略以附於考信錄之後云

朱龍坡先生諱煥字臨川雲南石屏人也以雍正甲辰進士選授直隸赤城縣知縣丁外艱服闋補懷安調任邱擢趙州直隸州知州所至皆有惠政旋改廣平府同知復擢大名府

知府公廉介寬厚薪米皆用價自市之從不以聲色加屬吏然屬吏皆畏公不敢有大蹉跌以公無所染也顧獨不能逢迎上官以是久不遷乾隆甲戌余年十五與弟邁同應童子試至府公見而奇之命坐於大堂煖閣之側文既成召入內署晚香堂後池上侍坐良久復命入內室見呂恭人各賜以荷包銀錠一旦命設食使子士琬具賓主之禮食畢已夜以府堂燭籠送歸寓一時同試者皆以為榮焉榜發以余為冠邁秋遂與弟同入學明年春公召余讀書於晚香堂與諸子

考信附錄

卷之一

手

同筆硯初延安慶張先生前讀訓之繼復延歸德李先生桓李先生去朱公遂自教之由是余文日進得捷庚辰順天副榜明年復延松江丁先生夏陞又明年朱公移永州士民攀轅祖道者亘十餘里不絕余與弟送公至臨清遂入京師鄉試皆得舉於順天而公至永歲餘以與巡撫議事不合竟以原官罷歸公所至以成就人材為己任才俊者招之入署自教之貧者恤其家使不至徙業在任邱時得人為最多前提督山東學政侍講學士李公中簡前兩淮鹽運使邊公廷掄



皆公門下士也公善政已詳於余所作公墓誌中茲不悉贅  
公三子長士瑯次士琪乾隆庚寅舉人官儒學教諭皆能守  
家風無統綉繁華之習次士琬與余尤相得云余家故貧薄  
產無幾自漳水入城後資用悉沉於水益貧困不可度公囑  
魏縣知縣王公沛生延先君入義學訓士饘粥始給而余  
自入署後非但從公學舉業且得縱觀海內之書交遊天下  
之士以擴其耳目而開其知識向使余不過公卽不窮餓以  
死亦不過爲鄉人以終其身何由能著此書然則考信錄之

考信附錄

卷之一

三

作由於公之玉成者不少也

附祭朱公文○嗚呼公德在民公名在世存順沒寧公復  
何計而述所以泣涕沾巾悲公碩德懷公舊恩公於家庭  
事兄如父從子相依分甘共苦公於居官日方以直甘載  
不遷一言辭職自公之仕四十餘年身無厚奉家無餘錢  
尤務作人啟迺後學郁郁門牆高科顯擢方述成章公爲  
太守一試奇之弁名於首不階尺書羅之署內扶持吹噓  
飲食教誨八年終始兩夕風晨經傳馬帳雪立程門衙漳

爲災汨我田里廬舍蕩然半年七徙嗷嗷中澤孰恤余貧  
賴公之德入口以存公之南行送公汶水從此夢魂湘江  
滇海猶冀微官驅馳王事或能見公於滇之滯十有三載  
屢躡文場私心未遂公已云亡沒不知日墓不知處萬里  
南天攀號無路緘辭六詔以寫哀思公靈在天尚其鑒之  
士琬字松田朱公之召余讀書於晚香堂也與松田共筆  
硯松田天資聰慧與余甚相知愛余歸省或旬月未返松  
田輒憶余不置而余亦以不見松田常悒悒也松田之隨

考信附錄

卷之一

三

侍至永也以道中題詠寫寄余余亦以入關道中所作報  
之乙酉余客京師復作憶舊遊詩寄之其後余久不會試  
遂與松田音信間瀟朱公居官素廉解組後宦囊殊薄而  
諸公子生長官署中乍歸田里不能御食以此業日凋松  
田嘗於元旦題一聯云爲清白吏子孫最難守分安貧還  
要鼓光前志氣思童稚時繁華已歇由奢入儉全憑用克  
已工夫余之在羅源也松田遠來視余留署中者數月因  
余宦况清苦急思歸里留之不可臨別以詩二首贈余其



一云紫芝眉宇隔雲天夢裏相尋數十年萍聚海濱添我  
老榻懸官閣倚君憐鴻詞重叩邊韶笥驥足聊舒祖述鞭  
回首壯懷同一笑羈情宦况冷於泉其二云別經三十七  
年餘忽漫相逢嘆老夫竹徑快談當日事荷亭恰繪晚香  
圖桑榆景暮身同健風雨情深夢亦娛最恨離絲終未斷  
翻嗟此會不如無手跡如新履聲已遠不知今生復能相  
見與否每一臨詠益增愴感

秦公諱學溥號耐圃山西鳳臺人以舉人為大名知縣自乾

考信附錄

卷之一

三

隆二十三年併魏縣入大名疆宇遼濶鞭長莫及吏胥恣於  
鄉豪強鬪於野而內黃盜藪與縣接境西南諸村尤苦之縣  
官莫之能制也公至始極力整頓重懲悍民四境肅然其馭  
吏胥尤嚴咸循循守法莫敢妄為亦未有敢美衣鮮食者間  
有衣帛者上堂時必易布衣著之恐公嗔怒也遇有劫掠之  
案必為詳辦移提多方掩捕不自顧其處分凡盜案州縣多  
抑勒事主以竊  
報上官恐不得賊致  
羅處分碍陞遷也 余所知者有陳二來二兩案前後凡獲  
十有四人而公亦以處分故久不遷然盜風亦自此熄矣時

余年甫弱冠公封翁諱嶠聞人稱余才延余往見且囑公優  
恤之公待余厚甚時延之署內公長子朴與余締布衣交俗  
謂  
之換 余屢被水患數年無寧居公買室於禮賢臺呼俾余居  
之公之遷保定同知也余以詩送公行內有云我時弱冠喜  
文翰閉戶恥作陽橋魚伯樂一顧傾冀北羅之門下真吾徒  
又云文侯昔館段干木遺趾今在東南隅禮賢臺在魏城東  
南隅俗傳魏文侯  
館段干  
木遺趾 誅茅作室俾我宅伯夷所築聊可娛皆紀實也後公

遷易州知州真定府知府補順德府知府余皆嘗至署內旋

考信附錄

卷之一

三

擢蘇松糧道以事罷官自公去大名大名風氣日變暨公南  
行以後益不可問吏胥豪強之橫尤過於公未至之前內黃  
盜風愈熾大名境內竟夜不斷火光馴至張標劫至近京之  
縣兩省會勦始能擒之民事且悉置之度外欲求有憐才好  
士如公者真有天上人間之隔矣

朴字苞文與余交數恤余急且規余過古人忠告通財之  
義蓋兼有之余深感焉苞文慷慨自許期為良吏初以舉  
人分發直隸署滿城縣事嚴馭吏胥有風厲名苞文猶以



未展其志爲歎嘗寄余書內有云竭力辦理苦無實效古人云坐而言者起而行不能不深自愧也既而以父在直隸爲知府改補山東平原知縣內外嚴肅亦有政聲未幾以事件巡撫意被劾罷官旋捐復爲湖北漢川知縣復以事革職發遣伊犁壬子冬余候銓京師得遇苞文之從弟某知苞文謫限將滿可望 赦還因寄書問訊苞文後二

考信附錄

卷之一

美

也

史公諱貽謨江南溧陽人大學士貽直之弟也以進士入翰林歷遷至司經局洗馬都中人稱爲史十太爺云壬午順天鄉試公分校闈中得易一房而余卷適入公房公見余文清真甚愛好之適新滌硯易筆因工爲之圈點閱至論時第一場試四書文亦大賞識之欲擬以元闕卷面知爲北皿始大失望蓋故事十八房官以一人科目最久者爲領房領房中無可爲元者始於他房選取而余以庚辰副榜入闈故與河南山東

山西陝西四省貢監同居北皿號中恐其非直隸人故不以擬元擬元必在具號中也榜發之次日余至 午門謝

恩知卷出公房卽於其地見公公問知爲余連日可惜可惜此本擬元卷也公性耿直不喜附和流俗故宦不達癸未會試之前中翰長垣李君謂余弟曰此科房考絕無一關節者惟史公及李公宗文耳其餘諸公但能分半以薦佳文卽爲賢矣公之見信於人如是其後余五入會闈未嘗得遊一薦無他房考中無公在也向使壬午一科公不得與房考之數

考信附錄

卷之一

美

或余卷分入他房中式與否固未可知也余年四十以後始爲考信錄而家計艱難碌碌苦無暇日幸有脫稿者亦無人爲抄錄之自揆選得作吏闈中歸里後尚可謀數年之食始得陸續成稿傭人抄錄今且謀梓行矣然則余書之所由成公之功固不可沒也



附錄

上汪韓門先生書

去冬辱賜手書言於初歲南旋神沮志失者累日即欲遠達鄙忱館居鄉塾無為郵者今夏復聞改期秋末幸際鄉試之辰敢泐寸函以聞左右述幼癡鈍長益迂拙人事悉所不解獨好參伍古今事跡辨其是非真偽日積月聚似少有所見嘗欲著之於文顧自以為年少識淺又方勞心於科舉衣食未暇為也自戰國以來邪說並作皆託聖人之言以取信於

考信附錄

卷之一

天

世亦有聖人之徒傳而失其真者漢晉諸儒罔能辨識至唐宋時尊信日久益莫敢以為非六經之文有與傳記異者必穿鑿遷就其說以附會之又好徵引他書以釋經義支離紆曲強使相通雖有一二有識之士論其舛謬顧其考證抉摘猶多未盡而世亦不盡然其說二帝三王之事周公孔子之意其胸於後世者豈可勝道哉述之所見雖未知其是否然存之以待有識者之去取或亦君子之所不罪也自先君見背後功名之念頓灰家貧多病益疏懶自度難以進取欲遂

一抒所見愧不能文乃於去歲取昌黎柳州廬陵三家文熟玩其理然執筆之時故態輒見百不一似豈天之降才果殊耶將必久於其中然後可少得耶抑自有所由入而述未之知耶述為文非欲貌為古人色澤誠欲自抒所見如孔子所謂辭達者可矣然言固有能達有不能達有雖少而達有必多而後達有雖多而愈不達者蘇子瞻云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之然於口於手者乎若之何其能使文不煩而意畢達也述所居壤僻雖嘗出遊

考信附錄

卷之一

天

亦罕所交接未嘗見有言及古文詞者俛俛然靡所就正故敢略陳愚昧惟先生鑒其誠而教之幸甚

贈陳履和序

聖人之道在六經而已矣自周之衰楊墨並起繼以秦火六經幾亡漢初始求遺書然以其求之切也傳而失實駁而不純者皆得託為聖賢所作以與世市而莫能辨武宜以後經學益重學者藉此以取富貴又多增其師說旁采楊墨之言以亂聖人之旨猶幸其時諸家並立異同得失之故有可考



證及至後漢馬鄭起而諸家之傳漸微永嘉之亂其書遂盡  
失存於世者不一二家而學者方崇王肅復偽造古書以攻  
康成以惑當世後生未學習熟耳目以爲聖人之旨固然六  
經於是大壞唐宋迭興諸儒林立始頗發明聖人之道然其  
言大抵以闢佛老爲事至於前人訛誤紊雜相承而未及正  
者尚多此固未嘗不有待於後人之補苴者也余自束髮受  
書奉先人之教卽專求信於經及長覺百家言益多可疑以  
是每觀先儒箋註必求其語所本而細核之欲以探聖經之

考信附錄

卷之一

手

原不惑於衆說顧家貧質鈍碌碌無讀書之暇卽讀亦都不  
復記憶且多病遇勞則亟不能自竟其業嘗冀有一二同志  
相與講明而切究之而居僻寡交游所見學者多專攻舉業  
間有好古之士祇肆力於詩賦博覽竟不能有所遇而余亦  
漸老矣乾隆壬子余游京師始得遇滇中陳介存履和於逆  
旅介存嗜學好古所爲文往往能挾前人舛誤余方幸其得  
友而介存顧不自是乃介朱芴山奕簪而請師余者至於再  
四六師所以求益余之與介存伯仲間耳何能益况師道不

易行自唐韓柳且難言之乃辭之者屢而介存意堅不可移  
豈以世無行古人之道者而欲以身勵俗耶抑好學之心篤  
而遂不暇深擇其人耶雖然余嘗聞之學以專而精知以少  
而當不使百家之言雜於經而後經之旨可得不強求其所  
不能知者而必欲知之而後所知者無所淆故說經欲其自  
然觀理欲其無成見於古人之言無所必於從無所必於違  
唯其適如乎經而已苟如是異日必將大有得焉於以正羣  
言之淆亂而明六經之旨余將於介存乎是望而如余者復

考信附錄

卷之一

手

何足爲芥蒂哉倘異日天假之緣使余得與介存聚處數載  
以余之所窺及其所未窺相與講明而切究之以償其平生  
之願以求萬一之有幾於道則余雖貧且病以老其亦可以  
無憾也夫

余自三十以後頗有所窺測先達中賞鑒余者惟汪上湖  
先生五十以後頗有所論著後進中推轂余者惟陳介存  
履和不意今世乃有此二人也其亦異事也已故附錄二  
篇於此崔述識

考信附錄卷之一終

道光四年東陽署中刻



考信附錄卷之二

大名崔述東壁稿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洙泗考信錄題詞

攷据詳明推勘週至真必傳之書也

曹銜姬評 字阿周 大名

聖人人知尊之經傳人知讀之讀之而不知考之尊之而不敢議之遂致聖人之真聖人之正混於附會偽托之辭者幾二千年矣夫聖如日月豈陰霾浮雲之所可得而損之者哉

考信附錄

卷之二

但世人之目為陰霾浮雲之所蔽而不得瞻其皜皜之象究於日月何虧焉今吾崔子具卓識出雄辨博覽羣書互參考證發為議論其意諄諄其言侃侃撥盡附會偽托之辭能使數千百年之蔽於陰霾浮雲之日月若忽浴咸池而初出也其洗濯聖德為何如哉其維持聖道為何如哉如余之鄙陋安能識此書又安敢評此書但既讀此書胸中自有此一段愚意不禁而為之言耳非敢為譽也

劉雲評 字從龍 魏人

讀補上古考信錄

辯論古史真偽是非即格物窮理之大端也昔孔子論觀人之法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蓋人之善惡自有實際苟隨衆附會而不察何異投之以食而以耳受之知其味者鮮矣雖衆好惡之不差亦必察之實見其可好實見其可惡方為自己真實學問觀史之法何獨不然孟子將堯舜禹湯文武所行之事及門人所稱齊東野人之語無不一一剖析真偽辨別是非所以求義理之所安以解後世妄信之惑

考信附錄

卷之二

二

程子稱其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此又得孟子所以為辯論之原矣如孔子以後編古史者人既非聖賢其真偽是非豈能無待于辨者然學不博心不細識不超理不明不能辨也此書之辯論剖析無堅不破無疑不搜固可徵其學博心細識超理明矣至於筆力之清醒則又天才之過人者也吾

舅學問有餘而功名不足或者天將命以辨論古史乎陸稼書先生論孔子作春秋雖與變風詩人同是庶人之議而力



量大不同此書之前宋歐陽永叔帝王世次圖序不信傳聞而信理既以卓識標立於前矣然人皆作古文讀過不甚留心其識見故未能已後世編古史者之惑此書專重辨論逐一細剖是尚不足以絕後儒之惑乎 甥 以為此書力量直大於歐陽永叔數等

甥成詢謹質

讀夏考信錄

夏考信錄今已讀畢甥獲益良多但愧無所發明耳今將原

考信附錄

卷之二

三

書送還至錄中啟篇太康篇少康篇桀篇四大議論悉為確當其餘十六七條皆妥實而泮水彭蠡兩條尤為快心此皆有目所共賞無庸甥之贅贊也

甥成詢

送東壁先生歸大名

皇帝元年秋七月十三日先生初下車翰晦無人識好問察邇言能貧凍冰藥民曰是矯情胥謂不知律豈知磊落懷稷契伊周匹敦學本父師心行判南北弱冠登賢書二桂名藉藉 先生與弟邁同舉於鄉並為大名守朱龍坡先生器重蕭條三十年屢迴公車輒垂老宰方隅小鮮聊一割從容摘發奸神明杳莫測櫻桃紫陌春皓月清秋節豈不佳日多所安在無逸勞形案牘餘不改耽書癖齋廚淡泊供甘之若

考信附錄

卷之二

四

椰蜜日坐廣益堂如聞民啾唧聞人滿足行不輕假辭

色 先生勤於政事折獄日數次無倦容燕閒亦時在公堂諮議小民疾苦與民相見如家人父子然聞人

未有敢阻抑者誰謂侯門深似海哉 謙言忤上官同列為橋舌崎嶇犯世

嫌狗人意終不 先生不避權貴遇 小民父母之猾吏始

股慄羅治十六里從此聲洋溢夫何借寇來攀留間道

出棠陰花再繁觀物心如結 先生於四年春奉檄署上杭篆供張祖道自縣治

達郊外梗塞不可行去冬心方夷忽奉

新綸紵主政入



內廷爲霖非補闕 先生以候選主事內陞去任 媿余椎魯資會立程門

雪春風坐諸生命講樂正克好善天下優微言括治術

故事初下車即講 聖行香講書 先生 命治講魯欲使樂正子爲政章以見志 經史踵訛謬

真履久莫別正學襟異端聖賢事荒忽卓哉考信錄千

古鴻濛闢五行三大典創論超前哲 先生著有補上古

夏商豐鎬洙泗諸考信錄五行論王政三大典 考信錄及唐虞

等篇皆閎深肅括數十年來愜心滿志之書 生平所

著書足配孟篇七歌詩本緒餘優入杜韓室哀集署知

考信附錄 卷之二 五

非久不勞心血 先生行年五十即輟吟 方今

玉燭調樽俎不可越六載竭焦勞寒泉遍蒼赤猶云下頁

民上何補於 先生卸篆後自題聯句云向

國功名付英豪山野藏迂拙 山野藏其迂拙把功名付

與英 竊意 廟堂上未許歸衡泌歷覽古循良相繼登台彌茲當飄然

去士庶同悲咽別淚空盈盈歸心已勃勃臨岐敢請言

廷叩難爲力先生自不朽徒勞繪日月

受業門人黃文治具稿

初刻上古洙泗二錄正朔禘祀二考跋

吾師東壁先生直隸大名縣人壬午舉於鄉今爲福建羅源

令乾隆五十七年履和拜先生於京邸固請得爲弟子先生

授所著書數種既歸復賜之序所以開示化誨甚至於今六

年矣南北奔走未嘗不與是書偕也履和竊惟先生之書考

古必確析理必精或獨申己見或更暢前說要天下之公言

非一人之私論因以所鈔補上古考信錄三卷洙泗考信錄

六卷經傳禘祀通考一卷三正通考一卷付諸剞劂他著作

考信附錄 卷之二 六

未及鈔者俟異日重刻焉先生教履和曰說經欲其自然觀

理欲其無成見於古人之言無所於必從無所於必違唯其

適如乎經而已嗚呼至矣讀先生書者亦卽是以求之而已

矣故此刻以序文殿履和少時聞鄉先輩大名守朱公試童

子奇先生兄弟才館諸署一時二崔名籍甚又嘗見先生所

爲太守公墓志憾不從先生遊越二十年而事先生事先生

數月而別別六年而未能合并回首在京師時敝車蹇驢宛

轉風雪中從問經義何其樂也及瓜載酒竟末由復斯言邪



履和送先生選大名詩有及瓜應載酒親造子雲居之句先生方宰閩而履和侍家君於豫章相距不二千里求先生之書並以觀先生之政或者會  
有期乎手是編益心向往之矣嘉慶二年丁巳夏四月甲申  
石屏門人陳履和謹跋於南昌寓館

又跋

是書刻既成使人呈於先生先生不許也答以三正禘祀兩  
考差可自信餘二種尚多應更定者近日胸中別有一部上  
古考信錄矣先生在羅源三年引疾乞歸大吏方重先生調

考信附錄

卷之二

七

署上杭而先生歸興益濃惟欲以著書老戊午秋示履和以  
唐虞考信錄六卷三代經界通考一卷皆二十餘年不輕示  
人者且言三代考信錄當復貽吾介存唯與介存約毋復以  
吾未定書輕付梓人乃敢相寄耳先生之心視世之易足而  
求炫者爲何如甚矣履和之淺也嘉慶五年春正月丙辰履  
和謹識於廣豐署中

刻唐虞考信錄跋

嘉慶十三年夏五月履和侍家大人由贛州至南昌將還滇

念從此去先生日遠而舊藏唐虞考信錄未刻乃以七月付  
梓並使人詣大名以行告且求書八月哉生明得讀夏考信  
錄二卷商考信錄二卷洙泗考信餘錄四卷考信錄釋例二  
卷易卦圖說一卷重訂前刻正朔經界禘祀三考各一本其  
已成而未錄寄者豐鎬錄別錄雜著伏檻寤言尚三十餘卷  
先生自閩歸後三遷而居彰德府老年善病又未有子亟欲  
全刻所著書印贈文學交游之士蓋寓書京師與履和商此  
者屢矣而履和久不與禮部試未得見年來侍家大人於豐  
考信附錄

卷之二

八

谿章貢之間簿書束縛重以肺病足傷閉戶不出乃如婦人  
女子每病中夜坐北風起慨然遠念則取所刻諸錄讀之以  
當侍側計與先生別且十有六年矣先生日以北履和日以  
南設使今不求書則此十餘卷者又不知何日登堂而與其  
所未見之三十餘卷親受之也書至家人行有日不及刻  
乃取考信錄自序一首繫之唐虞錄後俾讀者知先生生平  
著書原委如此於戲先生視履和猶子也履和事先生不敢  
不猶父也凡書之成而未見見而未刻者其敢不盡心焉署



中碌碌少暇故三鏡先生書皆在南昌閒居之日自今以往則又不患無暇而患無力矣有志者事竟成况諸書顯晦頗關經史大綱天下之公言也天下之公事也非師弟子一二人之私也終勉之而已謹識諸唐虞錄後以自策焉中秋節受業門人陳履和書於南昌豫章樓西館中

考信附錄

卷之二

九

附陳履和刻書始末

余為考信錄罕有人過而問焉者獨滇南陳履和見之即執弟子禮既為刻上古唐虞洙泗錄於江西矣復謀盡取而刻之亦賢矣哉故附載其始末於此

客京師時致書

滇後學陳履和頓首頓首東壁先生函丈旬月以來捧讀大著辨古書之真偽折羣言之是非期於尊經明道無所淆亂而後已比於武事可謂敵愾禦侮之師雖以和之下愚亦使

考信附錄

卷之二

十

之昭然發蒙略辨黑白生平謁見所及一人而已和少承庭訓稍知向學然至今行年三十有二矣於經傳文義曾無隔隙之明無論不知道也私心抱憾約有數端質下不能強記家貧奔走伏案無時而滇居僻遠求書頗不容易見聞寡少知識謾陋誠二十年來所抱恨於心者也然猶有甚於此者獨學無友古人所戒而師者於朋友一倫為最尊故不能自得師則不可以為學口耳佔畢之教習其讀不足以明理施諸行事不足以修身非所謂師與學也家居無所交接間取



古人文讀之於本朝諸家最推服李榕村方望溪兩先生蓋觀其文知其爲篤行君子而不得與之同時同時者聞山左竇東阜先生鄉前輩錢南園先生文章行誼心向往之而又不得與之一面嗟乎有疑而莫與析也有惑而莫與解也若冥行而無燭焉耳矣天鑒其衷俾識先生於今日是望溪榕村同時而東阜南園面對也豈不幸哉昨况朱君芴山爲和先容以致甘心北面之意而先生見辭過堅益深惶懼豈先生棄下愚而以爲不可教耶抑和之誠有未至而姑欲使之

考信附錄

卷之二

七

少安勿躁而深自省也和聞君子之教人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先生棄和不教是此生終已不得與於學問之事也此則生平所抱憾而茲復繼之以悲者也三日齊宿謹以書獻唯先生察其意而受之和將卜日進謁以釋二十年不自得師之恨履和頓首

送別詩四首

送別客中貫先生去始悲那能終北學竟得挽前綬離合關  
吾道風霜滿大遠自憐相見晚廿載火禁追

滇雲歸未得留此竟天心要使風塵客得聞金玉音黃鐘鼎  
大夢白日散窮陰不奉先生教安知迷誤深  
一旦爲師弟平生積恨消任人驚雪日從此樂簞瓢往事懷  
三古斯文掃六朝侯芭方問字愁聽馬蕭蕭  
太息金臺路頻回長者車何人能顧馬使我慶連茹貧賤信  
知己窮愁合著書及瓜應載酒親造子雲居

滇屏受業陳履和未定稿

自南昌寄羅源書摘略

考信附錄

卷之二

七

茲先生書四種俱已刻竣謹先印數十部寄呈先生之書不待序而傳而非其人亦不可序故不敢妄求人序履和謹附數語於後以識得師之幸及刻書年月而已所呈本有已改正而後印者有未及改正而先印者書中恐尚有誤並祈示知履和質劣心亂不能讀先生之書竊欲使天下能讀之士皆得受而讀之伏祈將全集寄賜俾得次第付梓不勝大幸

又

去歲差旋得讀老夫子大人先後來書諄諄以刻書爲過舉



仰見虛懷謙德非末學後生所能窺見惘然自失者久之既又念先生之書即果有一二條未定處而使海內承學之士相與考訂而商論之未始非先生之所願也版成印四百部計寄閩及為人乞去者幾二百部矣洙泗考信錄今所更定者義例更爲精嚴他日復將定本重刻自無不可唐虞三代考信之篇經界考及各種文集恨不能負笈入闕手錄以歸尚望先生憐而示之

自廣豐寄上杭書摘略

考信附錄

卷之二

三

先生所著諸書不欲遽出問世是以唐虞考信錄經界通考未敢續刻第思先生之書先生亦不宜終以自私而校字之責實受業者所不得辭今先生既有歸志履和亦擬於一二年中奉親南還不於此時盡求先生之書從此南北濶絕受業愈不易矣伏祈吾師出全書令人別錄副本俟到豐時盡以見賜將使同志之士共得受而讀之非獨履和一人之幸也

自廣豐寄羅源書摘略

伏念吾師窮年著作非徒一人一時之私論而庭前尚未有讀其書者古人師弟視猶父子卒業校字責有攸歸敢求全集而藏之爲吾師存此書爲天下後世人存此書此履和區區之私而不敢不再請於吾師者也

自南昌寄彰德書

受業門人陳履和頓首謹稟先生大人闔下履和得侍先生十七年矣履和不得侍先生亦十七年矣十七年中無日不思踵謁師門以償夙願而今恐不可遽得矣伏想先生北歸

考信附錄

卷之二

四

以後所著諸錄及古今體詩文當已次第定有全書即師母大人詩文似亦宜附先生卷帙以傳自憾不得朝夕左右服校對之役爲可惜也履和自七年三月隨家大人采銅赴滇十年二月家大人復任廣豐私計一年後喘息稍定即當稟之大人負笈北行受經魏臺以歸然後侍奉嚴君退休家園成筭在胸謂操左券乃是年五月履和下堂傷足不下床者踰月不出戶者數月扶杖行者又數月一年之久蹣跚學步今雖愈十之六七而右股終不得力已矣負親負師長爲無



用之身矣去年二月大人奉調贛縣事繁費大乃於五月告病而大吏不許十二月再具文求退始於今年二月朔卸事五月交代畢晉省大人之復來江也家眷俱未從故今日治裝尚易履和歸後即將家務付弟輩經理田租百石僅足食米須就邑中假館以助薪蔬從此侍奉老親甘為鄉人以不材終矣回首見先生時年壯氣銳豈料今日病廢至此夫不可知者數耳功名事業誠有非人所能自為者至於讀書行已豈得復歸之時命齒長而學不加進且日損焉履和所以

考信附錄

卷之二

五

怒焉自疚而又傷心於離索靡落不得長侍先生者也雖然履和不得長侍先生以親故也每讀先生書又未嘗不如在左右先生經界考十年二月照羅源板重刻於南昌洙泗錄亦照改訂處修好今以六月刻唐虞考信錄七月可以藏事誠能得先生生平著作之全刻而傳之天下後世傳承學之士有所取信而先生四十五年窮經論古之苦心亦永垂諸無窮是則先生之志而履和雖病亦不敢不以自任者謹遣人詣先生求書祈將唐虞以後三代考信諸錄及古今體

詩文全集寄賜或有副本則賜副本或無副本則請賜原本俟抄錄後仍將原本寄呈師母大人詩文亦乞付與可否附刻不敢自定履和受書之日即當束裝侍親行矣竊念先生視履和猶子也履和事先生不敢不猶父也自今以往倘二親精神日強一日履和足傷肺病日愈一日二三年中積累修脯之餘刻先生書竣親賚一帙以見先生先生鬚髯如昔髮錄有加且聞弟子至而欣然也此願償否唯有日焚一瓣香祈天而已臨稟悵結不盡欲陳六月十一日南昌豫章樓

考信附錄

卷之二

五

內路南寓齋受業門人陳履和頓首拜書

附帶去書目

段垣詩粹二本

新刊正朔考二本

係彰德所改刻

經界考二本

禘祀考一本

內抽換兩頁

考信錄釋例一本

夏考信錄稿二本



商考信錄稿二本

洙泗考信餘錄稿四本

易卦圖說一本

二餘集一本

此書不記何時寄去以前後往來書札核計之似當在此時故附之於此

自南昌寄彭德書略

退休以來所著書從容訂定不朽之業又別有在受書時履

考信附錄

卷之二

七

和方將為贛州之行未暇付梓幸唐虞錄已刻成謹取自序一首附其後復謹識數語於卷末印請先生閱之至於履和未見諸書尤望早寫副本全寄傳薪無盡履和有志望吾師鑒而許之及早為之明年春闈後石屏南還之友必過彭德已致書都中託將來行者謁吾師而求書乞封固授之內用油紙外加油布密縫庶可無虞也家大人因會審鄰邑之案忽須逗遛此時案已定局開印後可以請咨經年閒住資斧日空到家何以自食履和現託京友改就教職非甘自閒散

良以州縣之局知難而退親老家貧兼多疾病計不得不出於此功名富貴百念灰冷唯有登先生之堂刻先生之書此志畢生以之一旦獲遂則履和此生可以無憾遲速要自有時耳

自貴州道寄彭德兩書略

戊辰秋獲讀吾師寄示各書已已春曾具稟請安並呈唐虞錄刻本不審得達左右否兩年以來家大人因會詳鄰案及買銅核減稽留江省去冬始得請咨今以三月三日行抵黔

考信附錄

卷之二

八

省計四月初可抵石屏家大人精神加健途次平安足慰師懷履和肺病足傷亦似漸減從此舌耕養親功名之念都已淡然惟有省師一事義不可緩勢不宜遲然早遲殊難預定躊躇四顧未嘗不中夜起坐傍徨太息也

此履和由江西歸滇過貴州時所寄書也貴筑途中寄一

信坡貢又寄一信兩書略同故不復載

自雲南寄彭德書略

庚午十一月

履和三月中於貴州途次曾具兩函請安四月抵家得盧孝



廉寄來書並洙泗餘錄刻本又於松田朱三叔處得五行辨  
救荒策各一本雜文稿二本捧讀如侍几席履和二十年來  
簿書累之疾病苦之於吾師之學絲毫不能盡心計唯收藏  
諸書傳之其人或可稍盡弟子之職然夏商二錄雖得稿本  
不識後來有無改定至於豐鎬二錄尚未見也詩古文集在  
先生固屬餘事而生平踪跡往來師友淵源即此可以考見  
似亦未可令其散失此事和不敢不任而又恐不能勝任則  
私心抱恨無窮自惟肺病久成足傷亦甚自四月抵家至今  
考信附錄 卷之二 九

未嘗獨步出城過尊長勉強跪拜扶而後起昔年壯志如死  
灰矣尚思遠赴禮闈者欲借此爲省師受書計耳今亦不克  
如願念此後遠遊之事愈難而受書之期愈遠不覺當食而  
起廢寢而坐也和選期已近前曾託京中友人代爲改教未  
果今復欲託人爲之緣家父歸裝衣物圖書外別無長物不  
得不更謀祿養今歲石屏孝廉北上者丁君運泰許君應藻  
胡君霖蒼均可託之寄書乞將師門一切近况詳悉示知凡  
鄴中已刻各書及周考信錄詩古文稿均乞交諸君寄賜鳴

呼履和書唐虞錄後云先生視履和猶子也履和事先生不  
敢不猶父也和抱此心和何日盡此職哉臨書惘惘不罄欲  
言

癸酉十二月自雲南寄彭德書

辛未冬石屏公車諸君同蒙老夫子賜書並寄示三代考信  
錄各書均得捧讀壬申春履和因告教未果奉文截取家貧  
親老不能不出至今年五月遂請咨赴選一則爲升斗計一  
則欲借此省師乃行至蜀中風聞故鄉疫作心動奔歸到家  
考信附錄 卷之二 十

兩日家大人卒中風痰頃刻長逝嗚呼鮮民之生無父何怙  
而今而後履和長爲無父之人矣履和肺病廿年足傷九載  
憂虞疾疢未老先衰今復慘遭大故殆無復生理然亦不敢  
不偷生苟活者事親之事未終事師之事亦未終也雖然吾  
師老矣履和亦復衰病吾師未竟之業付與何人履和未了  
之志酬於何日言念及此能不倍增傷痛乎今乘同鄉孝廉  
公車之便謹將先考平生大略錄呈老夫子大人倘蒙賜之  
文字或志銘或墓表俾不孝子得刻一片石於墓門則先考



不啻復生履和亦庶幾可以不死吾師著作履和未得見者  
十五種乞全賜之或抄寫一時難終則請將考信附錄五服  
考國風蠡測古文尚書辨偽讀經餘論先發凡吾夫子之書  
履和能刻則刻之不能則守之有賢子弟良友朋則共傳之  
言不盡意臨風嗚咽

附帶去書目

考信錄總目一本

考信附錄二本未全

豐鎬別錄周政盛衰通考一篇

考信附錄 卷之二

三

五服異同彙考三本

尚書辨偽上卷

讀風偶識摘帶二本

即國風蠡測

讀經餘論一本

附邊印金書

受業邊印金

謹再拜上書老師大人函席敬稟者印將叩別

北歸特此荒具寸函略陳微悃竊謂自世趨科目一途遂致  
古學日湮古道日泯古風日息而古詩古文日就廢士生斯  
世必欲求一講古學行古道存古風獨為古詩古文而岸然  
自成為古君子者而師之行見尋之天下而終不一遇也雖

然人特思好古之心不至耳安得謂相需殷而相遇終疏也  
哉印生二十有五年矣雖好窺覽古籍每病善忘絕無所得  
二十餘年盡成虛度常欲得一如古大儒者北面事之久之  
無所遇到彰後見小市有鬻故書者或理學格言或才人著  
作輒謀買以歸如得拱璧熟閱之不忍釋手天下賞心快事  
孰有加於此者乎願當時之所習聞者不日玩講章則日讀  
墨卷彼蓋功名富貴之念熱於中謂不如是不能取之易而  
得之捷也人生世上不過藉此為科第之階梯已耳何自苦

考信附錄 卷之二

三

為哉於是將一切經世致用之書束之高閣相戒勿窺其有  
偶犯者徒且見責於師子弟復見責於父兄矣其一生之事  
業尚可問哉印自謁吾師於鄴城拜於門下見其同乎古不  
宜乎今合乎道而違乎俗不禁始而訝繼而疑終而恍然於  
天之愛道不令大儒絕跡宇內致聖道之失傳殆生是人焉  
而陰寄之乎是以吾師本所學而達於政未盡所長退而就  
刪述之業於帝王大經大法聖賢軼事名言考證詳明辨別  
精當令偽者不得以亂真而非者不誤以為是其功在後世



者又近世諸儒之所未逮也平湖陸子安得不幸繼起有人  
爲虛左以待之哉印之不肖亦竟得附於門下然則昔日之  
把卷沉吟者今竟得覲面相質於几席間也昔日之望古遙  
集恨不同時者今竟得瞻其丰采而親其警欬也惜乎印癡  
鈍無知不能領略以舉業之牽不獲晨夕侍側常承雅訓得  
以稍窺萬一今又不久叩別天各一方嗟乎豈吾師弟之緣  
遽止於此乎抑人生之離合亦有定數而不可強耶與言及  
此惟有仰天長嘆令人輒喚奈何耳謹將所受數卷藏於篋  
考信附錄  
卷之二  
重

言訓示數行俾印明持身涉世之道與讀書用功之法佩之  
終身不敢有違此尤印所切禱者也臨別之際百感茫茫暢  
所欲言尚多未盡語無倫次大略特陳惟吾師曲諒其心鑒  
其誠終惠教之則幸甚  
受業門人邊印金謹稟未定稿  
考信附錄卷之二終  
道光四年東陽暑中刻  
考信附錄  
卷之二  
重



大名崔東壁先生著

# 三代正朔通考

道光四年正月東陽縣署中刻

三代正朔通考

大名崔述東壁著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三正之文見於夏書甘誓而其制詳具於春秋孔子言之左氏釋之兩漢諸儒闡而明之魏明唐肅倣而行之千有六百餘年未有疑而非之者也至宋程子始謂春秋假天時以立義以夏時冠周月然亦但謂周不改時耳非謂月亦不改也胡氏安國作春秋傳乃并周之月亦以為不改而但改歲首於子於是春秋之正月遂以為孔子之所改矣家氏鉉翁作王政三大典考正朔

原夏正又並春秋之月亦以為未嘗改而但改舊史之歲首於寅於是春秋之正月遂以為建寅之正月矣自此二說出世之學者往往疑焉而不能決雖有一二好古之士駁其謬戾顧其為說猶多未盡徵引或失之繁而抉摘未扼其要余之究此久矣乃考經傳之文綜異同之故溯流窮源分條別貫而詳辨之如左

胡氏曰非天子不議禮仲尼無其位而改正朔可乎曰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余按孔子以東周之世禮樂征



伐自諸侯出故修春秋以尊王室故曰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蓋位愈卑則愈不可僭况以布衣而改本朝之正朔乎唐哥舒翰討安祿山或勸之還兵以誅楊國忠曰如此乃翰反非祿山也若孔子先已僭天子之權彼亂臣賊子復何懼焉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蓋詩書皆王者之迹乘檮杌春秋皆諸侯之史孔子修春秋以尊周室明王法以繼詩書則不可更以王政三大典考

正朔

上

諸侯之史目之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豈謂其改正朔專黜陟哉若改正朔專黜陟而可以爲天子之事則吳楚之僭王皆可以爲天子之事乎爲是說者非止誣聖人亦教天下以悖上作亂也由是言之周果名爲十有一月孔子必不書曰正月孔子既書曰正月周必不名之爲十有一月也胡氏曰聖人語顏回以爲邦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世則曰春王正月此見諸行事之驗也余按爲邦之答持論也春秋之作紀事也持論者欲其當紀事者欲其實周曰某月

孔子書曰某月使後人皆得見其是非之實可矣不必問其當與不當也且使周果不改月而但以子爲歲首則是正月固與夏同但歲首異耳周之正月固是但歲首非耳孔子果欲行夏之時將改其同且是者乎將改其異且非者乎必將改其異且非者也今也歲首之異且非者不改而反改正月之同且是者以此爲行夏時聖人不應顛倒錯亂如此也

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夏正之三月震電非災也家氏欲以夏正通之乃云震電非異震電而雪所以王政三大典考

正朔

上

爲異夫雪距震電八日其與震電無涉也明矣震電苟當其時豈得以後日有雪之故而追異之乎僖十年冬大雨雪夏正之冬大雨雪非災也家氏欲以夏正通之乃以爲連三月之雨雪然則秋大雨雪亦連三月雨雹而六月雨亦連三十日雨乎僖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霜之殺草果之再實皆在亥月非夏正也家氏乃云若以此爲亥月草不盡殺猶或有之何以遽書爲災此或江南如是中原之草亥月未有不殺者且經但云不殺草而家氏以爲不盡殺草



亦煨煉之甚矣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元年春二月無冰  
襄二十八年春無冰夏正之春非冰時也家氏乃云正月藏  
冰二月開冰為冰政不舉故書以譏之夫先王之政魯之不  
舉者多矣何獨於冰且無冰為無藏冰則無麥亦為無積麥  
平哀十二年冬十二月蠡十三年冬十二月蠡夏正之十二  
月非蠡時也家氏乃云蠡在夏秋為其賊苗而書在冬則以  
陽氣不斂窮冬蠡出而記異也此亦或江南有之若中土則  
固無是事也且二百餘年中書蠡凡十何以皆在秋冬而不  
王政三大典考 正朔

在夏乎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麥之與苗夏正五月事也家  
氏乃謂麥苗為麥之苗以求合於夏正之秋夫中原無麥之  
歲十而二三故無麥不書無禾亦不書兩無然後書之若但  
無麥之苗即書春秋何以止於兩見且北方秋遇大水則播  
麥必多且美何以反無麥之苗乎莊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  
滅孫辰告糴於齊禾之有無夏正八月事也家氏乃謂歲終  
計所儲蓄而言以求合於夏正之冬夫饑饉之年民之望救  
朝不及夕若待丑月歲終而後計之而後告糴待其糴至而

民之死者不已過半乎其餘寒暑災變尚不下數十事若二  
儀而有年之書於冬雨雪隕霜殺菽之書於十月其斷斷不  
可謂之夏正者蓋不可以枚數家氏乃云外此亦有一二之  
疑皆可以義例而通嗚乎吾不知家氏又將以何義例通之  
也

自漢以來修明歷法之人無代不有所推春秋時交食閏餘  
皆與周正合此非杜氏一人之私言也家氏乃謂元凱撰為  
長歷以從左傳之譌又謂其借歷法之不可知者以為遁詞  
王政三大典考 正朔

嗚乎凡人之言課虛則可欺徵實則難僞今以歷法推未來  
之交食歷歷可徵家氏謂之為僞何也且春秋書公即位者  
八惟定公以在外故至六月乃即位其餘皆在正月也正月  
為周之歲首明矣家氏乃以正月為寅月而歲首別在子月  
孔子革周歲首故曰元年春王正月信斯言也是歲首舊在  
前年之十一月而孔子改之於此年正月矣歲首既在十一  
月則何以不於十一月即位而反於正月即位乎  
雖然二子之為此說亦有因焉太初以來千數百年夏之月



名相沿已久而習習而安遂誤以爲月之本名故疑月數之不可改也前乎周者以丑爲歲首而書伊訓篇云惟元祀十有二月後乎周者以亥爲歲首而史記高帝本紀云漢元年十月故疑古人之但改歲首而不改正月也晉以十二月朔滅虢而卜偃以爲在九月十月之交絳老人以三月朔生而云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鄭祭足之取麥傳書於四月取禾傳書於秋謂傳之不用夏正不可也爾雅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小雅云四月維夏六月徂暑謂詩之不用夏正不可

王政三大典考

正朔

六

也故疑周人之未嘗改月也然而春秋之始孔子書曰元年春王正月故不得已而爲孔子改周正月之說又爲春秋正月卽夏正月之說以曲全之然則此二說者乃其病之證而非其病之因也孟子曰誠辭知其所蔽其蔽也今但攻其蔽而未通其蔽則學者之疑終不釋而聖人之制猶未能明也

凡天地之化皆始於子故歷必起於子夜半者日之子也合朔者月之子也日南至者歲之子也古之聖人因日之行地

一周也故制以爲日因月之與日一會也故制以爲月因月之行天一週也故制以爲歲月最近日曰朔最遠日曰望月最近地曰南至最遠地曰北至故朔望者月之兩端也二至者歲之兩端也故歲之必始於南至猶月之必始於朔也是則子月之爲正月自初有歲月日之名而已然而後世聖人易而建丑又易而建寅乃名之爲十有一月耳習於其後之所改而反不信其前之有是名其亦慎矣且夫歲之必首以正月猶之乎每君之必首以元年每月之必首以初一日也

王政三大典考

正朔

七

今有人焉卽位之年謂之十有一年間一年乃謂之元年可乎今有人焉每月之首命曰二十九日間一日乃謂之初一日可乎不待智者而知其不可也唐人省試第一人謂之省元殿試第一人謂之狀元元者首也所謂省元狀元猶所謂歲首也所謂第一人第二人猶所謂一月二月也然則謂周不以子爲歲首則已耳旣以子爲歲首安得不以子爲正月一月哉

伊訓一篇出於孔壁孔壁之書則漢鄭康成之所注者是也



當鄭氏時此篇已殘缺不全馬融所謂逸十六篇絕無師說者也說詳見古文尚書真偽考中其所云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者乃漢

書律歷志所引舊書伊訓篇之原文而晉人采之以冠於篇首耳漢志所謂乙丑則子月冬至朔且非丑月也以子月為十有二月是前乎周者改月也史記紀歷代之事以其時月參差民聽易惑故每改用太初月數以歸畫一顏師古漢書註云凡月皆太初正歷後追改當時以十月為歲首即謂十月為正月是也然亦不能盡改往往自相抵牾如漢元年十

王政三大典考 正朔

月五星聚於東井以歷推之金水附日當於前年七月在東井而誤載於此年之十月者前年之七月舊史名之曰十月也是遷之追改其迹甚明正如左傳以周正紀晉事而猶參用一二夏正而未及盡改也以申月為十月是後乎周者亦改月也正者正月也正月者一月也正月而但謂之正猶朔日而但謂之朔也改正月而但謂之改正猶改元年而但謂之改元也數之始者必異其名是故以元異年以正異月以朔異日猶卦爻之以一為初也猶長幼之次之以一為大也

今胡氏既云前乎周者以丑為正後乎周者以亥為正矣而又云月不易丑亥為正而寅之為正月如故是分正與正月為二也蔡氏書傳沿此遂謂三代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商以丑月為正故於建寅之月不曰正月而曰一月丑為正月而寅為一月是又分正月與一月為二也然則元年可謂之非一年改元可謂之非改元年乎是何異於唐人之謂文選但有班孟堅文而無班固文也

至於經傳之用夏正亦有故焉古之時三正雖迭建於帝廷王政三大典考 正朔

亦並行於侯國猶諸侯上奉天子之元年而又自以其即位之年紀元於其國也蓋諸侯之歷其先皆有所授行之既久其民安焉有王者作惟暴其民者乃舉兵而滅之耳苟其能守舊典而無大過聖人亦不強改其歷使從已也故啟討有扈氏不責其不奉夏正之罪而曰怠棄三正猶商用助而公劉自用微也故商之建丑周之建子非改歷也湯以前本建丑而文武以前本建子也猶徹之不始於武王而始於公劉也說詳見三代經界通考中晉封於夏故墟民習於夏正者久故其歷仍



用夏正以竹書紀年考之曲沃莊伯之元年正月乃周平王之三十八年三月也是以周十二月卜偃謂之十月周三月絳老人謂之正月晉趙武以襄二十五年秋爲政至昭元年正月當爲八年而郝午謂之七年此乃晉用夏正非周亦用夏正也而左氏作傳亦多采舊史夏正之文而未及改如卓子之弑申生丕鄭之殺經在明年春傳皆在前年冬韓之戰經在十一月壬戌傳在九月壬戌是也其紀他國之事亦間有用夏正者如齊桓之卒經在十二月乙亥傳在十月乙亥

王政三大典考

正朔

十

是也此或其國亦用夏正或此國之事旁見於彼國之史均未可知以其采摭太雜遂致參差不一是以取麥書於四月取禾書於秋也左氏既未及盡考而正之而杜氏經傳集解既成始見竹書又未及追改原註因致後人茫然莫得其解逮顧寧人始揭此義而余以推之傳文不但正月不同卽置閏亦互異如王子朝之亂衛侯輒之奔經傳之文皆差一月乃知列國皆自用其歷固不得以唐宋郡縣之法而概商周封建之時也且自唐末以及五代皆用崇元歷南唐用齊政

歷蜀用永昌正象二歷國各異政猶不足以爲怪而民間亦別有小歷唐末用符天五代用萬分近代未嘗有是事也此雖皆以建寅爲正然分至晦朔之日閏餘之法皆不能無異相距未及千年其制之不同已如是况三代以上乎古之時三正既並行於侯國亦通用於文人學士之篇章猶封建廢爲郡縣而刺史太守節度觀察使猶謂之諸侯猶知府知縣猶謂之守令也蓋詩之爲體與紀事不同歌謠之興始於虞夏其時方用寅正其後遂以相沿猶唐詩之多沿漢

王政三大典考

正朔

十一

魏六朝語也亦可據唐詩以證唐書之誤乎且純用夏正者惟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一詩耳其餘則周夏之正義皆可通者較多若幽風則自巳月至亥月用夏正子月至卯月兼采周正而辰月謂之蠶月此蓋當時里巷之語云然後世去古遠而不可考耳猶天津泰安之爲府已數十年而民猶呼之爲天津衛泰安州猶汴之爲開封已數百年而民猶呼之爲汴城也張氏以寧雖極爲詩辨然不知詩人之於古名本自通用陳氏廷敬雖頗爲傳解然未知侯國之於夏正原自兼



行則其說猶未備而其疑猶未釋也

若夫王朝紀事之書則無不用周正者武成云惟一月壬辰

旁死霸若翌日癸巳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本漢書與今書文小異

國語云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

斗柄星在天龍漢書律歷志云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日

在析木箕五度月在房五度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

在斗前一度癸巳武王始發由是言之其為周正明矣若以

夏正釋之則日當在元枵姬誓之間辰且近營室矣國語何

王政三大典考正朔

得乃云然乎畢命云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肅漢志以歷推

之亦為周正至召誥之二月多士之三月顧命之四月多方

之五月雖無明文可考然以二篇例之皆為周正無疑其尤

顯然較著者則洛誥之十有二月戊辰烝祭歲若果歲首在

十一月則十有二月何得祭歲乎曰然則周官月令何以不

用周正也曰此二書皆戰國時所撰月令出於不韋乃陰陽

家之說所推中星皆在春秋以後其非周制明甚周官封建

之制田賦之法皆與詩書春秋孟子不合安在正朔之獨能

得其實說並詳見豐鎬考信錄周公篇中惟尚書春秋乃聖人之經當時紀

事之史學者不此之信而反取周官月令滋其疑亦可謂慎

矣且此二書多以孟春仲夏為文而罕舉月數者則亦以三

代之正並行通用之故故變文而稱夏時欲其對考而易辨

耳豈足為異也哉

亦非惟紀事之書然也孟子曰七八月之間旱七八月之間

雨集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此非夏正明矣家氏乃

云十一月澗水涸十二月河水涸至是乃可施工夫今之水

王政三大典考正朔

涸皆在秋分以後今之成梁亦皆在小雪以前此雖田夫牧

豎婦人孺子皆知之且民之病涉莫如亥子丑之三月若至

丑月施工則梁成且無所用而何為勞民而傷財也哉記曰

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此非

夏正明矣家氏乃云未聞有春日至秋日至者此漢儒記禮

傳聞者之誤夫戴記誠不能以無懼然古人但言日至原無

春夏秋冬之名孟子曰千歲之日至又曰至於日至之時易

傳謂之至曰春秋傳謂之南至北至月令謂之長至短至自



漢以後概用寅正乃呼之爲冬至夏至家氏乃欲以此律商周平惟易臨卦彖詞所謂八月有凶云者或主周正而以爲遜或主夏正而以爲觀或主商正而以爲否說皆可通理難相勝要之皆不甚合蓋由先儒誤分十二月之卦以子月爲復午月爲姤故人不得其解耳何以明之二至者氣消長之極也二分者氣消長之中也乾坤者卦消長之極也泰否者卦消長之中也然則乾坤當配二至泰否當配二分丑月乃爲復未月乃爲姤耳

說詳見易十二卦應十二月圖說中

王政三大典考 正朔 古

也然則此文八月乃姤卦也不然由遜而否而觀以至於剝無一非陽消陰長之卦何所見而當專屬之某卦惟姤一陰初生乃凶之始前此未嘗有凶也故曰至於八月有凶豈不理明而詞順邪家氏乃云文王之彖惟從夏正此月次不易之明證夫此彖家氏自解以爲觀耳經何嘗謂爲觀也哉嗟夫周正之文見於經傳者多矣家氏概不之信而偶得一二夏正之文則沾沾焉據之以攻左氏其亦異矣

且夫春秋正月之爲周正孔子固自言之矣王正月是也孔

子何以冠王於正月也古之時三正並行於侯國亦通用於篇章孔子懼民聽之惑亂後之學者無所考證故屬正月於王以別嫌而傳信王也者周也王正月也者周正月也不曰周而曰王者以別於夏商之丑正寅正則曰周正月以別於諸侯之丑正寅正則曰王正月也猶之乎詩之別於商頌則曰周頌別於十五國風則曰王風也春秋於諸侯之大夫書曰齊人晉人其師書曰齊師晉師獨其於周也人曰王人師曰王師女曰王姬正曰王正皆不云周何者普天之下皆周

王政三大典考 正朔 古

也猶之乎四量不曰齊量而曰公量二耦不曰魯臣而曰公臣也季氏亦魯而陳氏亦齊也後儒不知三代正朔之制因而不知孔子書王之意但見召誥之二月多士之三月皆不書王求其解而不得遂疑聖人別有深意而以欲行王道之義訓之謬矣夫文相屬之謂詞詞相屬之謂章若以王間於春與正月之間而別爲一義不與上下相屬聖人之言安得如是之亂雜而無章乎蓋召誥多士皆周書也周書則周正矣故不必自冠以王春秋諸侯之史也諸侯固有用二代之



正者不冠以王則不可必其為子正故書曰王正月由是言之王正即周正也孔子謂之周正故左氏亦謂之周正非左氏之言孔子之言也如胡氏之說周不改月而孔子改之則孔子不當誣之為王正月如家氏之說周之正月即夏之正月則孔子不得殊之為王正月然則非叛左氏也叛孔子而已矣

日月之可改固也冬不可以為春夏不可以為秋然則程子夏時冠周月之說或可信乎曰程子蓋見召誥之二月多士王政三大典考

正朔

其

之三月皆不書春顧命之四月多方之五月皆不書夏故疑正月乃魯史之舊文周之本名而春為孔子之所加耳然春秋者魯史記之本名若果有月無時何得加此不情之名且周果改月而不改時是周之改夏時猶有未盡孔子不敢改周之月則亦已矣乃反取周所未改之冬而名之春是助周以改夏時也其與愛禮存羊之意亦大相悖矣洪範曰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又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皆不言時何者日也者一晝夜之終始也月也者一朔望

之終始也歲也者一寒暑之終始也史之所書三者而已時也者分一歲而四之也旬也者分一月而三之也月之不必係以時也猶日之不必係以旬也堯未嘗建子也而正月亦不書春五月亦不書夏以是知有月無時乃史體之大凡獨魯史有春秋故以春秋名之不得以春秋之例例周書也蓋正月者王之所建也故係之於王年也者隨月而移者也時也者自年而分者也孔氏所謂月改則春移者是也故年與春不係之於王烏有所謂以夏時冠周月者哉然程子之言

王政三大典考

正朔

七

雖未合於事理要未嘗有不改月之說二子雖皆引此語以為據然如胡氏之言則此正月非周之正月如家氏之言則此正月即夏之正月皆不可謂之夏時冠周月是非但失孔子之旨也亦並未達程子之意矣

曰然則四時十二月次皆可以移易乎曰一三三四者自歲首遞數之非寅卯辰巳之名也子之年可以為元年子之月獨不可以為正月乎惟其春子丑而秋午未誠若未善然古之驚蟄穀雨後世謂之雨水清明矣古之雨水清明後世謂



之驚蟄穀雨矣古者河以南謂之河南明則河以北三府亦  
概稱爲河南元并廣南兩路於湖南謂之湖廣明無廣南以  
湖北益之而仍稱爲湖廣此何以說焉乃曰子丑之爲冬午  
未之爲夏千載而上必無有名之爲春與秋者也抑何其少  
見而多怪乎且使四時之名果正則孔子憲章文武足矣於  
夏時又何取焉

此文創於癸巳元旦凡五篇題曰春王正月論及秋復增  
損爲三篇曰三正辨今十有六年矣去秋偶自披覽猶惜

主政三大典考

正朔

末

其說未備乃復增而次之間有前人之所已言而未暢其  
旨者悉仍其意而更著之不分篇帙但以文義相次命曰  
三代正朔通考以待好學之士而貽之乾隆己酉仲春崔  
述自識 此書於嘉慶丁巳已刻於江西南昌今秋考信  
錄既成復取而閱之仍有未愜心處因復有所刪改其先  
後亦頗有所更定乃復錄而存之計距己酉又十六年矣  
嘉慶乙丑季秋述又識

三代正朔通考終

道光四年東陽署中刻

大名崔東壁先生著

# 經傳禘祀通考

道光四年正月東陽縣署中刻



經傳禘祀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大名崔述東壁著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禘之為禮先儒說者紛然愈變而其說愈巧愈巧而其真愈失大抵近世以來人所通行而其守者有三其一以為不王不禘魯之禘為僭禮說本喪服小記其一以為禘乃殷祭之名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說本春秋說文自何鄭以來皆用之唯杜氏以為三年其一禘其說小異其一以為專祭始祖所自出之帝周禘魯而配以稷魯

王政三大典考

禘祀

一

禘文王而配以周公此則本於王肅之聖證論趙匡衍之而朱子采之以入集註者也然考之於經參之於傳記說皆不合而學者咸從之良可異也述自幼讀春秋即嘗疑之及今三十餘年益曉然知其誤每嘆三代之禮不明六經之義日晦但余人微言輕徒取狂妄之譏安能奪人之所共是然既少有所窺不忍緘默以誤學者乃輯經傳記注之言禘者別其同異次其先後而附之以辨欲使學者溯流窮源是非

得失之故可以了然於一望之間惟是寡陋善忘不能該備姑取所記憶者列之足以略見梗概而已謹條其文如左

一禘祭見於春秋經文者二一太廟一羣廟皆非以祭始祖之父如集注所云者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春秋閔公二年

按禘既於莊公則非以祭文王可知也或曰禘本以祭文王於於莊公非也故書之以示譏曰禘果以祭

王政三大典考

禘祀

二

文王則祭於莊公不得謂之禘矣魯自時祭莊公春秋何得強名為禘而譏之祭天之謂郊祭山之謂望今謂其望於天而郊於山而從而譏之可乎趙氏亦自知其說之不合故又曲為之解曰禘於莊公蓋用禘祭禮物耳誠如是也僭則有之矣遂謂之禘則非也設使用郊之牲奏郊之樂亦遂可謂之郊於莊公乎然則禘果專以祭文王春秋必不書曰禘于莊公春秋書曰禘于莊公則禘非以祭始祖之所自出明



矣蓋春秋之所譏乃以未三年而吉祭故不但曰禘于莊公而必曰吉禘于莊公書法甚明非以於莊公為譏也正如僖之禘於太廟乃譏其致夫人非譏其於太廟也謂書於莊公為譏則書於太廟何說焉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春秋傳公八年

按春秋之辭別嫌明微禘但係以太廟而不異其文則亦但禘於周公而非禘於文王可知也春秋書禘者二書烝者二書嘗者一烝嘗皆不書其廟而禘獨

王政三大典考

禘祀

三

書者蓋烝嘗同日而祭不僅一廟而禘或植或禘不係以廟則不可知其為誰何由是言之太廟羣廟皆有禘祭而非特制此以祭始祖所自出之帝也明矣若禘專以祭始祖所自出則但書禘足矣何必云禘于太廟乎

一禘祭未書於經而但見於左傳者三皆羣廟之祭亦無祭始祖之父之事

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二月癸酉禘叔弓泚事籥入而

卒去樂卒事 左傳昭公十五年。按此經文云有事於武宮則凡經言有事者皆禘也但於經無明文故俱不載

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眾萬于季氏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

辛卯禘于僖公 左傳定公八年

按此三事皆禘羣廟非禘始祖所自出也然則禘乃太廟羣廟之通祭無疑矣或曰左傳文多附會而禮記者經也禘始祖所自出其說出于禮記其可舍經而從傳乎曰左傳容有可疑與經異者疑之可也事

王政三大典考

禘祀

四

荒唐而文抵牾者疑之可也今此三事既無荒唐抵牾之失而證之於經禘于莊公禘于太廟之文如合符然其不當疑明矣且記者經也耶孔子以前聖人所定謂之經春秋戰國之間賢人所傳謂之傳秦漢之際儒者所記謂之記自漢以後解經與傳記者謂之註自唐以後並經傳記註而釋之者謂之疏故傳或采於經記或采於傳其作之先後然也傳或彼此互異則衷之經記或彼此互異則衷之傳此一定之



理也曲臺記成於西漢之世自劉向七略班固六藝皆未嘗以為經至鄭康成註之始躋之於經傳唐人分經取士遂與禮經並行然其時三傳亦雜之經中未嘗崇禮記而黜左傳也宋人好言經學而不能辨真偽反棄禮經而以戴記取士然後世之習舉業者遂以為真經耳豈得以漢人之所述而反疑周人之所載者哉且即漢人亦未嘗有是說王制郊特牲祭義祭統諸篇之文具在而可按也可疑者獨小記大

王政三大典考

禘祀

五

傳祭法三篇耳然此三篇之意亦初不如趙氏之所云特王肅一人如是解耳就令戴記果有是說尚不當以之疑左傳况王肅耶左氏生於戰國之初禘禮時猶未廢王肅魏人耳去春秋時八九百年姑無論二子之學相去天淵而傳聞猜度者亦當不如目見者之足徵也

一禘于莊公一事三傳皆以吉祭為譏未有以禘為當祭始祖之作者

吉禘于莊公速也 左傳閔公二年 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為未可以吉未三年也其言於莊公何未可以稱官廟也吉禘於莊公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三年也 公羊傳閔公二年 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 數梁傳閔公二年

王政三大典考

禘祀

六

絕無一人知之而絕無一言及之乎李氏廉乃曰三傳皆知喪禘之失禮而不知魯本不當禘嗚呼三子皆生於周之世所見者周之書所聞者周之禮皆未嘗讀小記與聖證論也不王不禘之法禘其始祖所自出之說三子固無由而知之也唯趙匡乃知之耳吾鄉有學詩者據詩法入門 近世書名 而笑杜甫之不知平側世之據趙匡而駁三傳者亦若是而已矣

一禘之文見於論語者二皆未明言其為何禮不得以



爲祭始祖之父與五年一禘不王不禘之證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論語八  
佾篇

按聖人不欲觀之故無明文不可以懸度而定案果以魯禘非禮之故亦當如祭統明堂位所言其僭天子禮樂皆在既灌以往然後此言可通若如趙氏之說以祭始祖之所自出爲僭則當禘之初孔子即已不欲觀何待既灌以往乎朱子乃云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嘆亦可謂委曲而費詞矣

王政三大典考

禘祀

七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同上

按聖人不答或人之故亦無明文不可臆斷然以經傳之文推之宗廟之祀見於春秋者凡三曰禘曰嘗曰烝故左傳云烝嘗禘於廟禴雖見於易而以爲薄祭則廟中唯此三祀爲正也此三祀者嘗以薦新穀烝以祭改歲其取義皆易知獨禘行於春夏之間又有禘禘禘禘之分先王立制之意有難以窺測者然

則或人之所以問孔子之所以不答或皆因於此未

可知也朱子乃以禘爲祭始祖所自出而謂報本之中又報本追遠之中又追遠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語此非或人之所及故以不知答之若然則是祭及其二十世之祖者其理易知而祭及其二十一世之祖者其理即難知此諺所謂二十四拜皆已拜何爭此一抖者也余不敢信爲然

一禘之文見於左傳者三其詞甚明亦皆與戴記合初

王政三大典考

禘祀

八

無祭始祖之父及五年一禘不王不禘之說

凡君薨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左傳僖公三十三年

按凡之云者羣廟皆然禘非以祭始祖之所自出明矣且與烝嘗同舉正與王制祭義諸篇說同亦不當爲王者五年之大祭也

宋公享晉侯於楚邱請以桑林荀偃辭荀偃士句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左傳襄公十年



按襄公十六年傳晉亦有禘則禘乃諸侯通用之禮也此文以魯之禘樂比宋之桑林則魯禘所用之樂非諸侯通用之樂矣然則魯之失禮固不在禘而在樂也蓋魯之禘但以用天子之祭器樂章為僭其實禘乃諸侯祭羣廟之通禮不必禘為天子獨有之祭為始祖所自出之祭而後魯為僭也且云賓祭用之則此樂亦以之娛賓矣不但禘僭而已

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日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

王政三大典考

禘祀

九

之未息不然不敢忘

左傳襄公十六年

按是年春葬晉悼公公平公即位已烝於曲沃矣而此文復云未禘祀則是烝既葬即可行禘必免喪然後舉也禘何以必待於免喪禘禮吉也吉禘于莊公經書之矣傳言之矣彼此互證其理顯然蓋祖宗之血食不可因喪而廢故烝嘗仍其常三年之重服不可純用吉禮故免喪然後禘此先王制禮所以使喪祭不相妨吉凶無所碍其義為至精也然則是以喪故

所以踰三年而後禘非無喪而禘概以數年為常也至禘之所以為吉傳無明文而祭義郊特牲皆謂禘有樂而嘗無樂考春秋中之用樂用萬皆禘也而烝嘗皆無文其說似為得之然魯頌秋而載嘗章有萬舞洋洋祭統亦云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則又不知其何故也豈嘗本無樂而亦可以用樂耶抑後世相沿之失耶古書既缺不能詳考要之禘所以異於烝嘗者但以其吉耳非以其為五年殷祭與祭始祖所自出之帝也

王政三大典考

禘祀

十

一禘之文見於詩序者二說與春秋經傳戴記合亦與祭始祖之父無涉

維禘太祖也 毛詩序

按此即王制所謂禴禘春秋所謂禘于莊公禘于太廟者也王制以為天子無禴禘而此云爾者蓋傳聞之小異疑此為得之此詩詞意似指文王而言故序以為禘太祖蓋以文王為太祖猶祭法之云祖文王



也此於說詩雖出揣度然言禘則固於春秋經傳合  
不以爲禘始祖所自出也朱子乃云禘嘗於后稷之  
廟而詞無及嘗稷者恐序之誤不知禘原不於嘗亦  
不皆於稷故詞不及嘗稷而序以爲禘非序誤乃以  
爲禘始祖所自出者誤也

長發大禘也

同上

按此卽王制所謂禘禘也此詩徧述契相土湯故序  
以爲大禘於此可見漢初儒者師弟相傳其說皆如

王政三大典考

禘祀

十一

是初無有禘其始祖所自出之說不但王制祭義等  
篇爲然也朱子詩傳乃云大禘不及羣廟之主此宜  
爲禘祭之詩蓋由誤信趙氏之說不知大禘卽禘是  
以反疑序說爲誤今但屏去趙說則古傳記之言禘  
者皆不誤矣然則是王趙誤而非古傳記之誤也  
一禮記中泛記禘祭之時者六皆列禘於時祭之內兼  
有諸侯宗廟通用之文絕無五年一禘及不王不禘  
祭始祖之父之說

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  
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郊特牲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  
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  
有樂而嘗無樂祭義

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明乎郊  
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中庸

按此三篇皆謂春禘秋嘗則禘乃每年之祭而非五

王政三大典考

禘祀

十二

年之祭也明矣且祭義郊特牲皆通論祭禮而其言  
如是則禘乃諸侯羣廟之常祭而非天子所獨有之  
祭始祖自出之帝所獨擅之祭又明矣。朱子中庸  
章句云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  
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  
耳余按此章自修其祖廟以下皆論祭祀之禮而首  
以春秋冠之末以禘嘗明之其爲春禘秋嘗文義甚  
明况祭義郊特牲皆有春禘秋嘗之文可互證乎今



殊禘於春秋祭之外而前則以春秋包四時後則以一嘗該四祭亦可謂迂曲深晦而費詞矣蓋朱子亦以先入之言為主而強取而合之故不復顧本章之文義耳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日禘夏日禘秋曰嘗冬曰烝王制

春祭曰禘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禘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祭

王政三大典考

禘祀

圭

按此二篇之文與前三篇小異彼以禘為春祭此則以禘為夏祭彼以為每年兩祭此則以為每年四祭此其不同者也蓋古人之祭原不分四時其後說經之儒各據其師所傳為說而分係之是以或舉其重或兼其輕或以為春或以為夏耳要之皆以為每年之祭而非以為五年之祭也夫記之言雖不足盡信然秦漢間去古未遠其時學者各有授受源流不歸於一非若後世為舉業者同宗一註疏而無異說也

藉令果有五年一禘之事四十餘篇之中豈得竟無一人言者而不約而同皆以為每年之祭乎且其文云天子諸侯宗廟之祭云云而無異詞則亦未嘗以為不王不禘與祭始祖之所自出矣。鄭氏王制祭統註云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日祠夏日禘以禘為殷祭余按祭統言成王康王賜魯以嘗禘重祭則為周制無疑矣中庸以春秋禘嘗為武王周公之達孝則亦以春禘秋嘗為周制也烏得概謂之夏

王政三大典考

禘祀

圭

殷故夏殷之制記嘗言之矣王制之饗食收啤祭義之祭聞祭陽郊特牲之尚氣尚聲皆以夏殷之文別之未有不舉其代號者不舉代號皆周制也如概以為夏殷則王制之辟雍郊特牲之稷牛其又何解焉且鄭氏以夏商為有殷祭乎無殷祭乎如有殷祭周襲其名可也即別命一名亦可也何為易之而又冒其時祭之名若無殷祭而周創之則亦何難並創一殷祭之名而必冒夏商時祭之舊名復別制一時祭



之名以代之亦可謂委曲而繁擾矣記之言禘凡十  
一篇祭法記四代之禘無論已其餘一篇無明文者  
五而以爲時祭者五未有一篇言爲殷祭者記之所  
采多周末之言卽漢亦去周爲近何故竟無一人肯  
述周制而皆遠徵之夏商乎

天子禘祫禘祫嘗禘烝諸侯祫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  
不烝烝則不祫諸侯祫禘一禘一祫嘗禘烝禘

按此文則是祫禘烝嘗乃祭之名而禘與祫乃分合

王政三大典考

禘祀

並

之謂非祭之名也分祭則謂之禘合祭則謂之祫禘  
卽直也專之義也祫卽合也後人加示於合旁耳猶  
右之加示而爲祐也禘烝嘗皆有祫則禘烝嘗之外  
不得復有祫祭矣猶詩之言黍稷種稷種稷菽麥不  
得謂黍稷菽麥之外別有種稷種稷之四穀也至其  
禘祫之制實本春秋經傳而來所謂禘之禘者卽春  
秋之禘于莊公禘于太廟也所謂祫之祫者卽春秋  
之大事于太廟也所謂嘗禘烝祫者卽春秋之但書

已卯烝乙亥嘗而不書所祭之廟也所言雖不必盡  
合古制要其大概不悖於經由是言之禘之與祫不  
得平列爲二祭而以三年五年分屬之也明矣且禘  
既有禘有祫則非以祭始祖之父矣云諸侯禘一禘  
一祫則亦以禘爲諸侯通用之祭而不用不王不禘  
之說矣

一禮記中專記魯禘之制者三但以爲用天子器樂亦  
但有祭周公之文絕無不王不禘及祭始祖之父之

王政三大典考

禘祀

共

說

昔者周公且有勲勞于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  
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  
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  
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  
公故以賜魯也祭統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子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  
尊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篚爵用玉琖



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椀獻升歌清廟下管象朱于玉  
威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禘而舞大夏

明堂位

按此二篇之文則是魯禘之所以為僭者專於祭器  
樂章見之非以禘為僭也非以禘其太祖之所自出  
為僭也黃目玉瓚皆灌時所用與論語既灌之言合  
大夏大武皆天子之樂與春秋傳魯有禘樂之言合  
魯禘之僭可以互證而無疑矣且祭統所稱重祭凡  
四而郊社嘗禘皆與焉郊固天子之禮若社嘗乃諸

王政三大典考

禘祀

七

侯所通用又何獨疑於禘而遂以為非天子不得行  
乎唯所云成王康王賜魯重祭者恐未必然成康皆  
周令主不應有是過舉管仲之三歸反坫季氏之八  
佾雍徹亦豈有人賜之蓋魯之君自僭天子禮樂相  
沿既久莫知所始其國人遂為是想當然之說正如  
楚伯州犁所云辭而假之寡君者不然賜祭一事耳  
成則成康則康何以概云成王康王乎又按明堂位  
一篇皆以侈魯國之盛若禘果祭太祖之所自出而

祀文王此之鉅典尤為煌煌者何得通篇竟無一言  
及之而但云祀周公於太廟乎然則禘之非以祭文  
王可知矣

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  
事于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

雜記下

按此文云有事于祖則亦概舉五廟言之而未見其  
為專祭太祖之所自出也唯謂七月始於獻子恐未  
必然范氏穀梁傳註已辨之矣

王政三大典考

禘祀

八

一自喪服小記始有不王不禘之說乃因禮運之文而  
誤其實禮運未嘗以禘為天子之禮  
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禮運  
禮不王不禘  
喪服小記大傳同  
按小記之文乃本禮運之意以為言者然王制等三  
篇泛言禘禮未嘗有一篇以為天子之禮者而禮運  
祭統明堂位三篇專言魯禘則皆以為天子之禮然  
則是魯禘為天子之禮非禘即為天子之禮明矣蓋



禮運所謂非禮卽祭統明堂位所云黃目玉瓚大夏  
 大武之屬其郊禘並舉亦卽祭統郊社嘗禘並舉之  
 意非以禘爲天子始得行也禮運以此文爲孔子之  
 言雖未必果然大都此語相傳已久小記漢儒所纂  
 但聞魯禘非禮而未詳其所以非禮但聞魯之郊禘  
 皆非禮而郊非王者不得行故臆度之而遂以郊例  
 之而以爲不王不禘耳小記本雜綴古人之語以成  
 篇者而此文亦與上禘其祖之文不相屬蓋上文本

王政三大典考

禘祀

九

謂王者始得禘其祖之所自出後人遂誤以爲王者  
 始得禘而加此文纂輯者未之考而概列之於篇中  
 也至於大傳之文又皆采之他篇服術以下見於服  
 問別子以下見於小記則此文亦卽采之小記可知  
 蓋因其與上文皆論禘故取而合之然則大傳之作  
 又後於小記矣後儒但見大傳此文遂不復考其所  
 由來而概以爲不王不禘其亦疎矣由是言之不王  
 不禘之說乃一人誤解之一人又誤采之耳此其悖

於經傳者一也

一自春秋說文始有五年一禘之說乃因公羊傳及爾  
 雅之文而誤其實公羊傳未嘗以禘爲五年之殷祭

春日祠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 公羊傳桓公八年

大禘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

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 公羊傳文公二年

春祭曰祠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禘大祭也 爾雅

天釋

王政三大典考

禘祀

十

三年一禘五年一禘 春秋說文禮緯同

按春秋說文之言本之公羊文二年傳五年再殷祭  
 之文而其所以以禘爲殷祭者則因於桓八年傳時  
 祭不言禘之故然觀傳之本文但五年再禘耳非謂  
 一禘而一禘也傳曰大禘者何合祭也是合祭卽大  
 禘也曰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  
 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五年而再殷祭是殷祭卽台祭  
 也然則五年而再殷祭云者卽五年而再大禘也何



嘗謂別有一禘與禘相間以祭於五年之中而為再  
殷祭哉假使殷祭果兼禘禘則上文亦當有一言及  
禘何得獨言禘乎假使禘禘果皆殷祭則閔二年禘  
于莊公之傳亦當有一言及之何得獨言之於禘乎  
蓋此傳之文正與王制相表裏所謂大禘即王制之  
禘禘也所謂五年而再殷祭即王制之禘一植一禘  
也但一植一禘則四年而再禘與此五年之文少別  
蓋亦約略言之要其大旨未嘗不同不得平分禘禘

王政三大典考 禘祀

三

為二祭以當五年再舉之數也至於四時之祭獨不  
言禘此亦不足為異何者古人之祭原不平分四時  
故殷以一歲為一祀禮以祀事為歲事但每歲有此  
數祭非每時必有此一祭也若果每時一祭則當以  
一時為一祀何得反以一歲為一祀乎古禮既缺說  
經之儒各自以意取古祭名而分繫之四時是以互  
有同異或有此而無彼或有彼而無此耳非謂此外  
不得復有祭也祭義郊特牲皆但言禘嘗而不言烝

亦可以烝為五年之殷祭乎左傳云烝嘗禘於廟至  
紀祭時則云始殺而嘗閉豢而烝獨不言禘是禘無  
定時也故禘於經有五月七月之異於傳有二月十  
月之殊於記則又春祭夏祭六月七月不一其說或  
者公羊氏以禘無定時故不分係於四時耶安得因  
此文之未言禘而遂強入之於五年殷祭之數也爾  
雅四時祭名全錄公羊傳文以傳之未言禘也故別  
出禘大祭之文以補之然揆其意亦但謂禘祭較祠  
禘烝嘗為大耳非以此當傳文五年再殷祭之數也  
若果以禘禘相間為五年之殷祭則文當云禘禘皆  
大祭也何得獨言禘而徧遺禘乎春秋說文見禘不  
列時祭之內遂誤以爾雅之大祭為即公羊之殷祭  
因分禘禘為二而以三年五年別之以求合於傳文  
嗚呼謬矣禘也者即合也示特傳寫者所加耳三年  
之禘即合祭之禘也是以經傳無禘祭之名而但有  
禘嘗禘禘之文若五年之禘不合祭則非殷祭矣若

王政三大典考 禘祀

三



亦合祭則仍是大禘耳豈得分彼爲禘而此爲禘也哉何氏求其說而不得乃謂禘所以異於禘者功臣皆祭也此特想當然耳經傳未嘗有也縱使果然而禘之合食反多於禘豈得反不謂之禘也哉至於所推春秋禘禘之年尤爲穿鑿禘之見於經者二而相距八年烏在其能合也且如其說禘自繼禘數之禘自繼禘數之則三十年中凡十禘六禘有四年而三殷祭者矣傳豈得謂之五年再殷祭乎又按春秋有

王政三大典考

禘祀

幸

禘無祠詩有祠無禘經未有祠禘並舉者祭義郊特牲禘爲春祭此傳亦祠爲春祭王制祭統以禘與禘嘗烝爲四此傳亦以祠與禘嘗烝爲四安知禘與祠非一祭而異其名者乎杞之姓公羊左氏作妣詩與穀梁作弋楚之蘧氏左氏一傳之中或作蘧或作蔿禘之文不見於經而詩易皆有禘祭鄭氏以爲禘卽禘也今禘與祠音亦相近而禘從東東與祠音尤近又安知公羊此年之祠非卽他經傳之禘而異其文

者乎姑闕所疑可矣如之何其可以一字之異而遽曲爲之說也蓋西漢之世公羊之學最盛自董仲舒屈瑕卽江公穀梁左氏皆不得立於學官而戴記亦未出學者說經大都皆本公羊而又多借此以取富貴故每增其師說傳以已意而授弟子以自爲功其風氣然也是以春秋說文演爲此說而禮緯則又見春秋說文之語而襲之者猶大傳之采諸小記也此雖通上下而言之不用不王不禘之說然混禘於禘

王政三大典考

禘祀

幸

其失更大於小記矣由是言之五年一禘之說亦漢儒之誤解而誤采焉耳此其悖於經傳者二也一爲禘始祖所自出之說者皆引喪服小記大傳爲據然觀二篇之文實大不然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

如之

喪服小記

按此文義甚明且與王制相表裏所謂其祖卽高曾祖考也所謂其祖之所自出卽始祖也所謂禘其祖



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即王制之祫禘也高會祖考天子之所獨祖故曰其祖始祖同姓諸侯之所同祖而高會祖考亦由此人而後有故不謂之其祖而謂之其祖所自出天子之祫禘高會祖考之主皆與始祖之主同陳於太廟故曰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何嘗有禘其始祖之所自出而以其始祖配之之說哉且其下文云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則其意尤顯然何者九廟之說始於劉歆自歆以前儒者多

王政三大典考

禘祀

董

謂天子諸侯皆止立高會祖考四廟諸侯則與太廟而為五周則加文武世室而為七此篇蓋漢儒所記故不言立六廟而言立四廟曰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則其祖之為高會祖考而非始祖也不待言矣若其祖即謂始祖則當云以其祖配之而立太廟不得云立四廟矣此篇本記喪服所以言此者欲以明適庶之分言王者世適相傳然後得祭及其始祖而其祖配之其他支庶小宗則不得祭其祖或但祭其

祖而不得及始祖如周昭王之時以后稷為其祖之所自出而禘之以文武成康為其祖而立四廟配之至魯與衛則皆周之支庶但祭其祖周公魯公康叔康伯而皆不得上推其祖之所自出而禘后稷也若無適子或適子有他故而庶子立為王則當奉大宗之統而祭與適子同其子孫皆得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禘后稷而不僅祭及於其祖之為庶子者而止故曰庶子王亦如之庶子云者兼庶子之子孫而命之

王政三大典考

禘祀

董

也猶下文之云庶子不祭祖也猶春秋傳之與王孫牟變父禽父而皆謂為王母弟也鄭氏所謂正體在上下正猶為庶者是也然則此章之意止以但祭其祖與兼祭其祖之所自出為適庶之別若其祖即為后稷而所自出者為魯則祭稷者即祭魯適庶原無分別何故複其文曰庶子王亦如之乎此章文義本極易解特後之說者互相沿襲而遂失其真學者不取信於春秋經傳而泥漢儒之記已為舛謬况並不



求其前後文義所在而割裂其句增易其文以自爲說乎無怪乎六經之日晦也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祿及其高祖大傳

按大傳文即采之於小記前於不王不禘之文已言之矣諸侯以下雖小記所無然其意亦與小記無異何者高祖者四世之祖故大夫士皆得祭之太祖者始封之君比於高祖爲遠故諸侯乃得祭之祖之所

王政三大典考

禘祀

考

自出則始祖也最遠故唯天子乃得祭之文義顯然無可疑者然則大傳之意亦謂其祖之所自出爲始祖耳非謂其祖爲始祖而別有所自出之人而禘之也若以其祖爲即始祖則諸侯始封之君若魯衛之周公康叔尚尊而別之曰太祖而天子之始祖若商周之稷契反概稱之爲祖而不以太祖尊之別之何其不倫之至也哉

一以禘爲祭饗以饗爲稷所自出之帝者皆本魯語祭

法爲言然此二篇之文本不足據且與小記大傳禘其祖所自出之語無涉

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其財頌頊能修之帝善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鯀之功契爲司徒而民輯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穀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穢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舜而宗禹商人禘

王政三大典考

禘祀

考

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語

按國語一書語多荒唐文亦冗蔓乃戰國之人取春秋之事而擬其語言者是以所稱三代制度列國世系率與經傳不合而自相矛盾者亦復不少如周語以齊爲四岳之後鄭語又以齊爲伯夷之後晉語以炎帝爲姜姓周語又以四岳爲共工之孫而賜姜姓如此之類不可枚舉此固不足道也自司馬遷誤以



為左氏所著漢末學者因之題曰春秋外傳而人遂無敢議其非者即明知其悖於經傳亦必委曲而為之說良可笑也然此雖有禘嘗之文亦非以嘗為始祖所自出之帝而禘之也何者此章之意皆主於祀有功以明爰居無功而不當祀故曰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又曰仁者講功無功而祀之非仁也然則嘗之禘但以其有

王政三大典考

禘祀

堯

功故禘之非以為始祖所自出之帝也自社稷以下凡十有九祀皆先舉其功而後記其祀故曰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其財顓頊能修之帝嘗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舜勤民事而野死云云然後繼之曰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云云然則嘗之禘但以其能序三辰以固民故禘之耳使嘗不能序三辰以固民則周固不禘之矣嘗之禘非以為始祖所自出之帝而禘之也且虞郊禘而商禘

舜皆非其祖所自出也若必其祖所自出之帝而後禘之則不幸而所自出之帝無功而反有過若宋之祖帝乙鄭之祖厲王者則將禘之乎將不禘之乎若亦禘之則與前後所稱聖王制祀仁者講功之語自相刺謬而豈有是文理也哉由是言之國語禘嘗之文雖不經然亦初未有禘其始祖所自出之帝之說也蓋此章之禘與經傳所稱之禘皆不同此章禘嘗之文與小記大傳禘其祖之所自出之意亦不相涉

王政三大典考

禘祀

舜

固不得強傳會之為一而以為禘其始祖所自出之帝也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嘗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饒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嘗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帝嘗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死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其財顓頊能修之契為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



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舊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祭法

按祭法此文乃竄易國語之文而失其意者無論祀典未確即文理亦不通然漢以後諸儒咸信從之而無異言殊可笑也何者國語此章之意在制祀之以功故先言聖王制祀之法而後舉十九祀以實之由社稷而禘郊祖宗報皆先敘其功而後記其祀章法井然不可紊也祭法獨摘此文冠之篇首而置其全

王政三大典考

禘祀

三

文於篇末遂致前文突然後文缺然中又間以天地廟社羣神之祀六七百言遂使前後文義了不相貫一謬也國語禘郊祖宗之祀凡十三人故此十三人皆先敘其功祭法改宗舜為宗堯禘舜為禘嘗則舜之祀而仍序舜之功不剛郊稷之文而反剛稷敘功之語遂致記祀則十二人中有稷而無舜敘功則十二人中有舜而無稷前後不符自相矛盾二謬也國語敘十三人之功記十三人之祀皆以世代先後次

之祭法於記祀則概以禘郊祖宗為次魯鯨在顓頊

前而契居其後於敘功則又先言魯堯舜鯨禹而後以黃帝顓頊繼之世代淆亂祖孫顛倒三謬也其為錄人之舊不問可知且其所記七廟五祀之制皆與經傳他篇互異則此篇出於漢儒之手明甚若國語此章則首尾完密文義明順乃其人之所自作無疑也嗟乎國語戰國之文本不足道而祭法采之又竄易之而失其本意則作祭法者其識又出國語下遠

王政三大典考

禘祀

三

甚然而後之儒者見其在戴記中遂真以為周公之制而不敢議反以為國語采祭法之文則後儒之識又出祭法下遠甚矣磁州鬻烟草者楊氏最著名以他人之貨置楊氏肆中則價高而人爭買之嗚呼世之不辨真偽而但以其名焉者皆若是而已矣雖然祭法固不足信然亦初未有禘其始祖所自出之帝之說也但其所采國語全文倒在篇後人但見其首而未暇細審其尾耳此又不可以誣祭法矣



一自鄭康成始以小記禘其祖之所自出為禘其始祖之所自出然所自出者乃謂天神非人鬼與祭法殷周禘嘗之文無涉

禘大祭也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則以始祖配之鄭康成注

凡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熒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皆用

王政三大典考

正歲之正月郊祭之鄭康成大傳注

按太微五帝之說本出春秋緯謂黑帝為契所自出蒼帝為稷所自出後漢最重緯是以鄭氏信之而以禘為祭天以所自出為天之五帝由是不得不以其祖為始祖耳此說至為荒唐而以禘為郊尤屬乖謬王肅趙匡非之是已然以其祖所自出為其始祖所自出則其誤實始於此夫鄭以所自出者為天神故以其祖為始祖今王趙既以所自出者為人則是

此祖之前尚有一代豈得稱此祖為始祖乎此理甚明不待言者不知朱子何以從其說也

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鄭康成祭法注

按圜丘之文本於周官即郊也鄭氏於小記大傳既以禘為郊矣而此文又郊禘並舉故不得已而分郊與圜丘為二以曲全其說耳此說之誤顯然易見不待辨者章昭之解國語與鄭正同疑即采之鄭註或

王政三大典考

東漢時舊有此說亦未可知也鄭氏於禘為說凡三

而以王制祭統等篇為夏殷之禮者不與焉祭法之禘圜丘也小記大傳之禘郊也春秋經傳論語之禘宗廟之禘也大抵鄭氏說經其失在分戴記諸篇本非一人所撰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是以彼此互異鄭氏不辨其是非務曲為之說使之並行不悖此其失也然於宗廟之禘仍以為祭后稷羣廟不以為祭嘗也然則鄭氏之失在分其得亦在分分之而誤



者自誤不因一誤而並經傳他記之文而盡誤也此  
猶鄭氏失中之得也

一自王肅始台大傳祭法及諸經傳之禘為一以為周  
人禘魯即禘其祖之所自出趙匡從而演之其後朱  
子集註及宋元明諸儒之說皆本於此

禘黃帝是宗廟五年祭之名故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  
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謂虞氏之祖出自黃帝以顓頊  
配黃帝而祭故云以其祖配之

孔穎達禮記疏節  
錄王肅聖證論

王政三大典考

禘祀

三

禮大傳及喪服小記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  
自出以其祖配之則諸侯不得行禘禮明矣蓋帝王立  
始祖之廟百世不遷猶謂未盡其追遠尊先之意故又  
推尊始祖所自出之帝而追祀之於始祖之廟就以始  
祖為配此祭不兼羣廟之主為不敢褻狎故也其年數  
或每年或數年未可知也祭法曰周人禘魯而郊稷祖  
文王而宗武王稷為始祖魯為始祖所自出之帝故郊  
則以稷配天而禘則以稷配魯無可疑也

李廉述  
趙匡語

考信錄 經傳禘祀通考

按祭法之文采之國語本後人所偽託不足為據且  
亦與小記大傳之禘毫不相涉祭法之意但謂黃帝

與魯有功於世故當祀耳非謂其為祖之所自出也  
小記大傳則欲以明嫡庶所祀祖禘遠近之分但問  
其為所自出與否不問其有功與否也王氏不達其  
意乃附會之使合為一適見大戴禮史記所稱五帝  
世系有可假借者遂以為黃帝與魯因顓頊稷之所  
自出而得禘其說誠巧然於本篇之意則大相悖矣

王政三大典考

禘祀

三

且大戴與史記為在其可據耶傳曰黃帝氏以雲紀  
炎帝氏以火紀其工氏以水紀太皞氏以龍紀少皞  
氏以鳥紀自顓頊以來乃紀於近然則顓頊氏之去  
黃帝也遠矣而大戴以為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  
謬矣傳曰高辛氏有才子八人高陽氏有才子八人  
此十六族者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夫曰族  
曰世濟則由高辛氏以至於堯不一世矣而大戴乃  
以高陽為黃帝孫高辛為黃帝曾孫而堯為高辛之

九二七



子又謬矣堯之二女舜之妻也而大戴與史記乃以爲堯舜同出於黃帝堯與舜之高祖敬康爲同高祖兄弟無論亂倫實禮誣聖人而得罪於名教而其年亦不合此乃齊東野人之語而肅據之以駁鄭氏一何慎乎至以稷契爲魯之子堯之兄弟則其謬尤顯然可見書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舜命稷也若果堯之兄弟則堯享國百年而徂落又三年而后舜卽位命官稷於此時少亦不下百數十歲然后

王政三大典考

禘祀

舉

舉爲舜臣有是理乎故張融曰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此不然明矣由是言之稷固非魯之子周人安得以魯爲稷之所自出而禘之哉肅既誤合二篇之說爲一又以爲卽宗廟五年之禘而漢儒所論禘之舊說遂盡變而大失其真矣歐陽子序帝王世次圖曰孔子沒異端之說興往往反自託於孔子之徒以取信於世學者習傳盛行之異說而不知取舍真僞如司馬遷之史記是矣柰之何據史記之世次

而遂欲以折經之衷盡黜三傳先儒之舊說乎記云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未嘗言禘其始祖所自出而以始祖配之亦未嘗言所自出之爲帝也始也者最初之名也始祖也者卽所謂祖之所自出者也始祖以前豈遂無人而莫知其爲誰故卽以此祖爲始祖而奉之於太廟若復別有所自出之人則此祖不得謂之始祖矣趙氏乃加始於祖之上而續帝於所自出之下以誣小記大傳既謂之始祖矣復安

王政三大典考

禘祀

舉

得別有所自出之帝乎哉王者繼天立極報本追遠雖天地猶將父母之乃於已之真始祖則祧之而不使入廟而但取第二代之祖強名之曰始祖而納之於太廟百世不祧而真始祖僅於數年之內一借享於第二代祖之廟而止是豈仁人孝子之所忍乎然則稷之前果更有一魯則周之始祖乃魯非稷矣曰諸侯不敢祖天子也曰諸侯不敢祖天子者謂始祖之世適見爲天子而已見爲諸侯故不敢以卑襲尊



以旁支亂正統也若世適已失天下數于餘年其後嗣或滅或絕不能自振而已身為天子豈得止祭及其分封之祖而分封之祖之父曾有大功於世以啟佑後人者遂甘絕其血食而不問乎且是乃天子不敢祖天子非諸侯不敢祖天子也是故商之世適紂也武庚也微仲以下當祖微子然至武庚亡而未封則必祖契而不僅祖微子矣晉之世適文侯也昭侯也武公以下當祖桓叔然至翼滅而曲沃命則必祖

王政三大典考

禘祀

堯

唐叔而不僅祖桓叔矣由是言之魯果為稷之父則周必以魯為始祖周但以稷為始祖則魯必非稷之父矣若之何其以魯為稷之所自出也蓋上古之時人情樸魯典冊不多自稷以前皆已無考是以即以稷為始祖豈容於始祖之前而復別求所自出哉且禮以卑就尊未聞有以尊就卑者羣廟之主皆太祖子孫也故得以升而合食焉毀廟之主則不合食於未毀之羣廟矣太祖之父豈得反就其子而合食耶

凡祭必有主太祖之父之主平日藏於何所苟且而藏之他室則不可若亦為之立廟則何不就其廟而祭之廟於彼而祭於此不亦遠於禮乎王氏之學去鄭本遠而專與鄭為難但以魏晉俗重門閥而肅父為魏三公女為晉太后由此與鄭齊名然晉以降若杜預之左傳解范甯之穀梁註孔穎達之禮記疏皆仍用舊說不從王義也自趙氏欲借之以攻左傳始據王說以為難端逮朱子采其言以入集註遂為不

王政三大典考

禘祀

學

刊之典而傳記先儒之說始無復有過而問焉者矣相沿既久人且不知其出於肅况復能溯流窮源而知其誤並知其所由以誤乎此其悖於經傳者三也嗚呼禘之為禮書於經詳於傳而雜見於戴記衆矣其文歷歷具在人人所共見也以為不王不禘者獨小記大傳耳以為五年一禘者乃說文禮緯文耳以為祭始祖所自出之人者至王肅趙匡始有此說耳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歐陽子曰君子之說如



彼聖人之說如此則舍君子而從聖人然則學者於  
禘從經傳而置後儒之說焉可也即不然從其多而  
置其少焉可也乃於經則曰禘本不如是書之以其  
失禮也於傳則曰傳誣不足據也於記則曰此夏殷  
之禮也古之聖賢千言而猶不信後之陋儒一言而  
遽從之抑何其顛倒也無亦貴耳賤目驟聞其說之  
新奇可喜而遂不自求之經傳乎朱子一代儒宗不  
及察其誤余竊惜之是非余之好求異於前人乃前  
人之自異於經傳故余不得不一言也

王政三大典考

禘祀

聖

經傳禘祀通考終

大名崔東壁先生著

# 三代經界通考

道光四年正月東陽縣署中刻



三代經界通考

大名崔述東壁著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三代經界之制具於孟子而雜見於論語詩書春秋經傳之  
文漢晉以來儒者相承而發明之不可謂無功矣然自周之  
衰王制缺微舊典散失學士之所稱述或不免有傳聞附會  
之言及至後世去古益遠益不悉其時勢之詳或以近代郡  
縣之規裁中古封建之世或以春秋既變之法為先王初立  
之章至於先儒之說與經傳相齟齬者咸莫敢議其失往往  
王政三大典考

經界

一

反取經傳之文曲為之解以斡旋而兩全之是以其說愈巧  
其真愈失遂致三王體國經野之政淆而不明學者疑焉而  
莫能通也余幼讀孟子時即好其說數十年來積漸究考參  
之經傳所稱乃覺稍稍得其梗概不敢匿其鄙陋妄為附和  
因條其說如左以待好學深思者正之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  
實皆什一也說者云湯有天下改夏之貢為助增五十畝為  
七十畝武王有天下改商之助為徹增七十畝為百畝夫取

十夫有溝百夫有洫之地而畫之為九夫之井取方里而井  
之地而易之以十夫之溝百夫之洫勢必盡壞以前之封疆  
塗畛而別造之民之擾不可勝言矣又取他夫之田以益此  
夫而復別取他夫之鄰田以益他夫遞移遞益舉天下之衆  
皆囂然而不得寧尚得為王政乎則又為之解曰先王將以  
新天下之耳目也夫王者興利除弊制禮作樂進賢而退不  
肖繼絕世舉廢國謹權量審法度豈尚不足新天下之耳目  
而必取民之井疆變易之使之不安其居乃可謂之新乎且

王政三大典考

經界

二

聖人之治天下以安民也不恤民之安與否而姑欲新天下  
之耳目中主猶不肯為况聖人耶或又為之解曰三代之畝  
大小不同夏之一畝當周之二畝二畝當商之三畝強商之  
七十畝實即夏之五十畝周之百畝實即商之七十畝其名  
雖改其實則同若然則商周之授田與夏無異仍其名焉可  
矣何必改之使若多者是欺天下之人而教之以偽也聖人  
創一代之法因革損益僅如是之見戲乎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孟子曰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



雖周亦助也集注云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又云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為十一分而取其一按徹也者民其耕此溝間之田待粟既熟而後以一奉君而分其九者是故無公田無私田助也者民各自耕所受之田而食其粟而別為上耕其田以代稅者也是故有公田有私田徹自徹助自助判然不能相兼助則不能為徹徹亦不能復為助也

王政三大典考

經界

三

果用徹而通力作之計畝分之與則八家共耕此九百畝之田而君與民共分其粟中外一也安能指某田為公而某田為私果用助而中為公田外為私田與則八家各自耕其百畝而代耕上之十畝十畝之粟以奉上百畝之粟以自食判然不相通也又安得謂之通力而作計畝而分乎稅其田之謂貢不稅其田而藉其力以耕之謂助通其田而耕之通其粟而析之之謂徹此貢助徹之法也十夫有溝八家同井其經畫之形勢然耳使溝間之田不稅而但藉之以耕亦不得

謂之貢使井中之田有稅而不藉之以耕亦不得謂之助貢助徹之名分於法不分於形勢既謂之徹矣安得復有所謂行貢法行助法者哉近世講章又云雖周亦助猶言雖徹亦助周之徹法即是殷之助法但改名為徹耳按孟子云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則是助徹之法迥然不同若徹果即助則孟子當云徹猶助也不當分而異其說也孟子云惟助為有公田則是徹無公田甚明若徹果即助則孟子當云雖徹亦有公田不當以公田專屬之助也此說最為無理而世亦多信

王政三大典考

經界

四

之甚矣講章之為六經之害也  
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註云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論語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註云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其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分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十取其一則為十而取二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按公田私田之名惟助有之徹未嘗有也如以為本助而今稅畝則有若不



當對以盍徹孟子不當云周人百畝而徹也如以爲本徹而  
今稅畝安得復有所謂公田所謂餘畝者乎朱子以爲魯本  
用徹是矣然同溝之田十夫共耕之民固未嘗自私其百畝  
也所謂以一奉君而以其九分於民者粟之數耳非畝也若  
於九中復取其一乃倍賦其粟耳非稅畝也猶是粟也猶是  
君民共有之田之粟也此一斛粟謂之徹法所取彼一斛粟  
謂之逐畝而取粟何別焉名何異焉至於其井云者亦沿杜  
註之誤此自助法非徹法也井田之制八家皆私百畝各耕  
王政三大典考 經界 五

其田各取其粟不得亦謂之通力合作計畝均分也且玩有  
若之對似徹法已廢而欲復之者若魯但於助徹之外多取  
其一則是助徹未嘗廢也請罷稅畝可矣何以云盍徹乎增  
一以爲二君之所取誠倍矣益八以爲九民之所加無幾也  
豐歉之殊有相倍蓰相什伯者勤惰之異有自九人至五人  
者八分益一渺乎小矣遂謂之百姓足恐足民不若是之易  
也哀公之問患用不足也爲不足計者當損乎當益乎有若  
果欲哀公節用何不竟以盍節用對而但以盍徹對不勸其

儉於出惟勸以儉於入一何問答之相悖邪晉士鞅之來聘  
也公臣之能射者不備三耦取於家臣以足之公室不可謂  
不貧矣猶以爲奢而欲節之然則必使一耦不備乃可以爲  
國乎

曰然則三代何以異制周何以亦助魯之稅畝果何如法也  
曰此不難知顧人不細考耳古者非但分田有助法也卽制  
祿亦莫不以九一爲程一以奉上所以訓恭儉八以逮下所  
以示慈惠是故有一井之助有一國之助有天下之助中之

王政三大典考

經界

六

一爲公田外之八爲私田公田以養君子私田以食野人此  
助之行於井者也中之一爲鄉遂外之八爲都鄙鄉遂以奉  
君齊語所謂參其國孟子所謂君十卿祿者是也都鄙以爲  
卿大夫之采邑齊語所謂伍其鄙孟子所謂卿祿四大夫大  
夫倍上士者是也其在天子之畿則書所謂大都小伯傳所  
謂正官之邑孟子所謂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視伯者是  
也此助之行於國者也九州之地約方三千餘里爲方千里  
者九而要荒之服不與焉中之一爲王畿外之八爲侯國王



畿以奉天子書所謂五百里甸服孟子所謂天子之制地方  
千里者是也侯國以封親賢神明之裔書所謂五百里侯服  
五百里綏服孟子所謂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  
里者是也此助之行於天下者也是故齊晉宋魯外諸侯也  
秦溫鄭魏內諸侯也自平王東遷郊廓而秦鄭乃漸列於會  
盟其初實畿內也魯公室之卑以鄉遂分於三桓而都鄙如  
故也晉公室之弱以都鄙并於四卿而鄉遂如故也自桓公  
東遷屯留而韓趙乃盡分其鄉遂其初實采邑也邦畿之外

王政三大典考

經界

七

亦有王田書之三毫阪尹是也都鄙之中亦有公邑魯季孫  
之取卞取公邑為私邑者也楚子重之請申呂請公邑為私  
邑者也此其分田之制由王畿而侯國而采邑自先王之世  
已不必悉同而逮春秋以降天下務於富強變法改制者所  
在有之尤不得執一格以相繩也  
是故夏之五十而貢夏之圻內夫授田五十畝而行貢法也  
諸侯之國不必皆五十而貢也殷之七十而助殷之圻內夫  
授田七十畝而行助法也諸侯之國不必皆七十而助也周

之百畝而徹周之圻內夫授田百畝而行徹法也諸侯之國  
不必皆百畝而徹也故詩云徹田為糧幽居允荒公劉當夏  
商之際乃不行貢助而行徹是夏殷之貢助不必盡行於天  
下之明驗也周之先世既用徹法是以大王遷岐文王居豐  
武王居鎬皆因之而不改非殷時天下諸侯皆用助至武王  
而盡變易天下之井疆以為徹也然則殷之先世亦必本行  
助法故湯因之非夏時天下諸侯皆用貢至湯而盡變易天  
下之溝塗以為助也故詩云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然則申

王政三大典考

經界

八

伯未封以前謝固未嘗用徹封申以後乃行徹耳故詩云江  
漢之泚王命召虎式闢四方徹我疆土然則江漢之間諸侯  
固多不用徹也蓋徹之行於諸侯者皆已滅之國新造之邦  
乃以徹整齊之至於慕義來歸之國則悉仍其故制不拘拘  
也然亦必所滅之國法度廢弛疆界紊亂勢不可不更定然  
後以徹行之若法度未盡廢疆界未盡紊亦必不夷其故址  
而更造之故春秋傳稱魯衛疆以周索晉疆以戎索然則初  
封之國亦有行徹不行徹者非概天下而必束之以一塗也



其授田有多寡之殊者蓋夏居安邑地陝人衆殷在大河南北稍平廣周起西陲近戎狄多曠土此因乎地者也古者風氣初開制作未備力不能以多及故授田少後世器日利人日巧故授田亦漸多此因乎時者也然則聖人於此皆因勢以制宜期於便民革弊非苟然徒以新天下之耳目已也周人百畝而徹周之鄉遂用徹也雖周亦助周之都鄙用助也何以言之雨我公田大田詩也自楚茨篇至此皆公卿有采邑世祿者祭祀稼穡之詩故曰君婦莫莫爲豆孔庶侯國王政三大典考

經界

九

大夫之妻稱主婦故天子大夫之妻稱君婦也曰諸宰君婦廢徹不遲大夫之臣故稱宰也此以知用助者之爲都鄙也至於周頌之文則曰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疆侯以非通力合作者不能此以知鄉遂之用徹也然則周人徹自徹助自助助徹兼行非徹而亦用助法矣故曰惟助爲有公田明貢徹之皆無公田也故曰雖周亦助言雖周亦兼用助非謂雖周之徹亦即是助也蓋此章以取民有制句爲綱領而其下分釋之夏后以下六句言鄉遂之制君

所自取於民者也引陽虎之言以發之者見當以什一爲準也世祿以下六句言都鄙之制世祿之家所取於民者也引龍子之言以發之者見當以用助爲善也故曰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言世祿當用助法世祿既行則助法斷不可不行也周雖用徹而其於世祿未嘗不兼用助然則龍子之言或卽爲世祿而發未可知也若以世祿與助爲二事謂二者均王政之要不可偏廢則世祿一語上與龍子之言不相承下與大田之詩不相貫橫插此句於中安得有是文理乎其後答王政三大典考

經界

十

畢戰之問亦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九一而助卽世祿六句都鄙之說也什一自賦卽夏后六句鄉遂之說也曰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云云者申言鄉遂之政也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云云者申言都鄙之制也鄉卽鄉遂之鄉徙者鄉之屬有州有黨由此州而徙彼州由此黨而徙彼黨皆不得出其鄉鄉田同井者井之授田每夫百畝鄉之授田亦每夫百畝與井同也八家皆私百畝文在下而於此先言同井者猶班爵祿章祿足以代其耕耨者之所獲一夫百畝



文在下而先言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也自集注以同井為八家近世說者遂以此為治野之政則井中安得有鄉由此井而徙彼井又何以謂之不出其鄉乎由是言之孟子此章始終皆分鄉遂都鄙言之兩兩相承其文最為明顯後人不知熟讀概以為一事故於雖周亦助之文困而不能解乃云周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夫既為貢為助矣又何得復為徹不但先王之制淆亂不明即孟子之言亦扞格而不通矣

王政三大典考

經界

十一

魯之稅畝變徹法而別為一法也諸侯所自食者鄉遂三桓所其分者鄉遂所謂公室者也周人鄉遂用徹魯乘周禮故其鄉遂亦徹都鄙者卿大夫之祿邑耳無關於哀公之足與不足也由是言之魯由徹而變稅畝故有若請仍用徹非由助之同養公田而加之稅畝也稅畝之法雖不可考然吾嘗以其名思之徹者通也通衆夫其耕之不以畝別而但通計其粟多寡而取之也今日稅畝則是不復以粟多寡為程而但計畝之多寡為粟之程也既各計其畝之多寡為程則是

亦無待於通衆夫而其耕之也然則非但加一為二與徹之數不符而履畝定稅亦必與徹之制不同矣吾又嘗以魯事考之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宋樂祁犁曰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皆以宣公為失民之始考三軍之作在襄公世中軍之舍在昭公世曷為皆自宣公數之然則失民之故當與稅畝相表裏蓋助徹之法民隸於君而計民以授田稅畝則田隸於君而計田以征賦是以三桓得乘其隙而私其民為已有但計應納之賦以貢於公而

王政三大典考

經界

十二

公遂不之問也吾又嘗以他國之事推之齊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騫騫子產之治鄭也使田有封洫夫先王之制計夫授田不得自為多寡為之封洫以防水旱而制兼并安得有所謂田甫田者而亦何待於子產之使是知春秋之時王制已廢井疆已紊但計田以取粟而不復計夫以授田矣今論者皆以阡陌之開咎商鞅然鞅所開者秦之阡陌耳關東諸侯何以亦無復有存焉者也然則自周東遷以來固已陸續廢壞豪強兼并多寡不均稅畝之法恐亦類是尚未必計夫以



授田何況通力合作計畝均分而能悉仍徹之故制也哉由是言之稅畝自別一法故有若欲革今法以復古制非助徹如故而但於助徹之外別稅其畝爲十而取二也蓋無故而加賦其名不順而其勢亦難行故必變其舊制別設新法以巧取之是以三傳皆以加賦爲譏因加賦而變法故所譏在加賦非法不變而但加其賦也大抵徹之取民名爲少而君與民一體貧富同之是以人咸盡力田疇闢家室盈而財亦無中飽旁漏故國用常寬然有餘稅畝之取民名爲多而君

王政三大典考

經界

三

與民不一體始則取必於田而不問民繼且取必於粟而亦不深問田久之而君與民遂不相知是以君民交困利歸私室甚至兼并之豪居奇之賈皆得藉以自潤而公室常苦貧無以待凶荒也正如明代中鹽之法其初納粟甚少而邊實餉贏其後改爲折色利加五倍未數十年而田疇荒蕪粟價湧貴竭天下之力以給邊而國用遂大絀事固有見爲少而反足見爲多而反致不足者故漢宣帝云良吏之治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月計不足歲計有餘有若之請用徹意蓋如是

因哀公專爲已慮其不足故復言君民一體以悟之其實徹乃兼足君民之術非專欲損君以益民也

蓋先王之整齊天下也自王畿而侯國而邑而田莫不以九一之法區畫之當其盛也地各異宜本不能以一致及其衰也國各異政尤不可以強同以此區別而推求之則不但授田之制可知而凡治賦居民之政之見於經傳者皆可以徐核其實矣

經傳多稱千乘之國或云八十家出車一乘大國地方百里

王政三大典考

經界

四

爲成者百爲井者萬故云千乘或云成方十里凡八百家而出車一乘千乘之地則三百十六里有奇也余按古者行軍皆徵發於鄉遂故費誓云魯人三郊三遂時乃芻蕘無敢不多周官天子六鄉鄉爲一軍萬二千五百家爲鄉萬二千五百人爲軍齊語參其國而伍其鄙士鄉十五鄉二千家而爲萬人之軍者三是所謂三軍者皆鄉遂也則所稱千乘者亦鄉遂也魯頌云公車千乘朱英綠騰二矛重弓公徒三萬具胄朱鉞烝徒增增然則古之徒兵率多十其甲士之數正如



周官胥一人則其徒十人是以車稱千乘徒號三萬成八百  
戶戶出一卒則三萬之卒不過四十成之地而自東遷以來  
諸侯併吞其國漸大故其鄉遂之地自足以賦千乘之車徒  
原不必通國而計之也若夫都鄙之地則私邑以供卿大夫  
之役使而公邑以守境兼以待倉卒之調發故論語云陳文  
子有馬十乘孟子云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此隸於卿大夫者  
也春秋傳齊侯伐晉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晉欒書伐楚  
敗申息之師於桑隧此守境以待倉卒之調發者也蓋古者

王政三大典考

經界

若

以民為兵與師動眾非旦夕可具故齊郕意茲曰銳師伐河  
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  
是以常藉邊鄙之邑扞倉卒之患而不以參於國之正賦不  
容通一國而統計之為千乘也先儒惑於司馬法之文以為  
一乘之卒七十有二人遂致魯頌之言先後自相抵牾乃謂  
車計通國之賦徒指出軍之數以曲解之不知司馬法乃戰  
國時人所撰原不足為依據而魯頌此章敘伐楚一事其文  
連屬而下安得於徒則但言行者於車則兼言居者為此一

口兩舌之言乎且傳又有之衛文公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  
乃三百乘衛之地與民非能十倍其初車何以遂十倍又不  
稱其開疆拓土之勳而悉以為布衣帛冠務材訓農通商惠  
工之效然則是貧故車少富故車多而亦不盡稱徒以造車  
也晉城濮之戰全軍皆出僅七百乘鞏之戰軍帥半行乃八  
百乘平邱之會有甲車四千乘晉地雖闢於前然豈能數倍  
於文公之世然則是晉楚爭霸以來諸侯競以兵力相勝是  
以其車益增而亦不盡計民以賦車也蓋地廣則國富國富

王政三大典考

經界

若

則車多故大國曰千乘乃大略言之耳晉之伐鄭也敗其徒  
兵於洧上車與徒分道以禦敵而初不必相參則車之多寡  
固不必盡準乎其徒之數不必盡準乎其徒之數亦不必盡  
準乎其民之數矣夫安得拘拘焉以八百家或八十家出車  
一乘為一成之例也  
經傳或稱百室之邑或稱千室十室之邑周官小司徒云四  
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杜氏春秋  
傳鄭賜子展八邑註云八邑三十二井至衛與免餘邑六十



則註云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余按均是邑也既以四井  
爲一邑矣有時而又以一乘爲一邑名實警亂聞者何所適  
從徒以供桀黠者之上下其手耳先王詎宜如是且積四邑  
爲邱積數邱而又名之曰邑從來寧有如是之制度乎蓋邑  
之始本以號夫建國之地故詩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書云  
天其永我命於茲新邑皆以稱天子之所居其後相沿而諸  
侯之國卿大夫之采凡民所聚居之地通謂之邑邑既爲通  
稱矣於是天子稱京師諸侯稱國中以別之而其餘則但謂

王政三大典考

經界

七

之邑然則邑也者但以民所聚居得名非以人數多寡定之  
爲經制也故傳云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對野而言則皆  
謂之邑也故易云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言三百戶  
有不三百戶者也故聚人多則爲大邑聚人少則爲小邑千  
室百室十室皆自其邑之大小而言之也若衛免餘所稱唯  
卿備百邑者則通大小截長補短而計之者也然小邑又多  
統屬於大邑故大邑亦謂之都小邑或謂之鄙故傳云齊與  
晏子邸殿其鄙六十邸殿其大邑而六十其所屬之小邑也

故楚遺啟曰韓氏七邑皆成縣也卿大夫七人而皆各一  
邑則是但舉大邑言之小邑固不計其數也蓋自周室東遷  
以來諸侯之國漸大故其卿之采邑亦復別有屬邑故晉卻  
至與周爭鄆田而曰溫吾故也士句趙武韓起欲得州田而  
趙武曰溫吾縣也二子曰自卻稱以別三傳矣然則溫其大  
邑而鄆與州其屬邑也先儒未嘗考詳古制乃以意揣度之  
而云四井爲邑又因其大小不合從而爲之說謂有四井之  
邑有一乘之邑以曲全之誤矣

王政三大典考

經界

共

孟子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註云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  
經界章註又云周制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爲廬舍一夫所  
耕公田實計十畝余按孟子稱文王之治岐耕者九一於滕  
請野九一而助若私田各百畝而公田僅十畝是十一而取  
一統謂之什一亦足矣不得反減其數別之爲九一也邑之  
大者千室小者僅十室舉其中而計之則田之遠者去邑尚  
不及二里其於耕獲近矣無須別授一宅卽欲爲多桑計而  
樹之兩地何如授五畝於邑而樹之一地之爲便乎詩云中



田有廬疆場有瓜蓋耕耘之日恐風雨之不時穎粟之秋慮  
寇盜之不禁故於田中廬焉為憩息守望計耳故不稱室而  
稱廬明不成乎室也為時不久需地無多不必分邑宅之半  
也由是言之中田之廬不必減公田百畝之數猶之種瓜之  
疆場亦初不以減私田百畝之數也大抵古人之制皆期於  
大體之不失原未嘗瑣瑣焉尺寸而計之也

若夫班祿之制亦與分田相為表裏分田之法合其下而計  
之也合則數多故田上少而下多班祿之法析其下而別之

王政三大典考

經界

七

也析則分殊故祿上多而下少大抵君臣之降殺以十之一  
為率大小臣之降殺以遞損其半為率三等之國皆君十卿  
祿固也天子地方千里取九一為鄉遂則為十同若十一同  
而卿受地視侯為地一同亦君十卿祿也天子鄉遂十同公  
侯封國一同亦君十卿祿之意也然則大國之卿當受一成  
而君之鄉遂當為十成明矣故魯為千乘之國而孟獻子稱  
為百乘之家故曰君臣之降殺以十一為率也伯七十里是  
伯當公侯之半也子男五十里是子男當伯之半也大夫受

地視伯大夫亦當卿之半矣元士受地視子男元士又當大  
夫之半矣惟大國之卿四大夫次國三大夫其降殺獨多然  
竊嘗思之大國之大於次國次國之大於小國者僅倍耳天  
子之畿且百大國不應天子之卿僅二大夫而大國反四大  
夫春秋於諸侯之卿皆書曰大夫是卿亦大夫也大夫與士  
則名分禮秩迥然相懸又不應大夫士之降殺反少而卿與  
大夫反多蓋孟子所言特王制之略大國地廣政繁小臣數  
多故其祿之降殺亦多小國地狹政簡小臣數少故其祿之

王政三大典考

經界

八

降殺亦少然則三等之國自大夫以下其祿之降殺均當有  
異以卿與大夫為降殺之始故於此言之以見位遞尊則祿  
遞異位遞卑則祿遞同耳不然大國之地四小國何以君祿  
僅倍之次國倍小國何以君祿僅踰其半此可知大夫以下  
其祿亦必少浮於倍以此推之天子之卿大夫士其降殺亦  
必更甚於大國但大略皆以倍為率故孟子亦多以倍言之  
故曰嘗聞其略其詳不可得聞也其在正祿之外者則諸侯  
有湯沐之邑而卿大夫士有圭田魯之許田衛之有閭之士



此朝觀時湯沐之邑也鄭之祊衛之相土之東都此天子巡狩時諸侯湯沐之邑也此又孟子之所未及者也若夫卿大夫家臣之祿則孟子亦未嘗及之然舉一反三其降殺差等皆當與公臣略同但有祿以邑者春秋傳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是也有祿以粟者論語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是也竊疑其初本皆受粟其後諸侯之國漸大卿大夫之祿亦漸厚其居位久而受邑多者然後往往分邑以祿其貴臣未必先王之制卽然也

王政三大典考

經界

注

曰君取國之九一臣分君之十一以孟子與王制推之誠然矣周官九畿爲方萬里天子之地僅居百一而諸公方五百里乃當天子四之一故先儒疑孟子當籍去之後不得其實而王制爲漢儒所撰不足徵信未可概謂以九一十一爲率也曰學者患不好古尤患不辨真僞而好非古之古孟子距周公僅六百餘歲周公之書果存孟子豈容不知卽不知度亦必不至妄爲之說孟子於本朝之大經大法猶遲疑若是况堯舜禹湯之道其何足以知之春秋傳云天子之地一圻

列國一同自是以衰論語云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易云震驚百里不喪七鬯傳云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是則傳記皆以百里爲封國之制孟子之言非臆說矣且以今地里考之魯爲今曲阜若方四百里則邾滕在封內矣宋在今歸德界若方五百里則曹杞在封內矣宋魯當春秋時兼并之餘猶僅二三百里故孟子曰今魯方百里者五方百里者五爲方况當成王之世安所得四百里五百里者而封之而自洛以東至海僅二千里以西至積石亦不踰

王政三大典考

經界

注

三千里又安所得萬里者而區畫爲九畿乎此宜少有目者皆不可欺而儒者或反據之以疑孟子其亦異矣况天子併其都鄙計之僅四諸公之祿而諸公乃二十五於諸男之祿君臣之降殺何太近同爲諸侯者其降殺何反太遠其斷非先王之制亦明矣吾願世之學者本孟子之言而參考之經傳以求先王分田制祿之大凡而毋爲注疏異說之所惑也然此九一之法非拘拘然必方必齊而不可變通也堯都冀州而甸侯綏三服每面皆謂之五百里孟子曰今滕絕長補



短將五十里也其於天下於國如是則田邑可知矣今說者每謂井田之制必平坦廣大之地乃能區畫而山國澤國不可行不知平坦廣大之地始可行者溝洫之法然耳溝洫行於國中建國之地平廣者多故為千夫萬夫之制若井田乃治野之法方三里即可為九井二里即可為四井一里即可為一井不擇於地之廣狹也至於山澤林麓則古人但以蕃草木鳥獸原不以賦於民即負山臨河之地亦但置之以為閒田或授之於餘夫而不在畫井之數然此亦論其常耳若

王政三大典考 經界

果其國山谿深阻地勢逼隘則廣二百步者可修四百五十步廣百五十步者可修六百步廣百步者可修九百步皆當方里之數即皆井也即溝洫之地亦不必其四面如一縮於廣則贏其修置於左則豐其右期不失乎大體而已譬如今世算田者東長於西則損東以益西南濶於北則減南以加北皆併兩長兩濶而折半算之田不盡方而算自方是以謂之方田夫井田溝洫之法亦若是而已矣蓋先王之制務正其大綱而細目或有所不拘後儒之論務詳於細目而大綱

或反有所未明均天下之田而不使有畸多畸少之患經界則九一而區之賦稅則十一而征之此王制之大綱也其餘節目之詳自可以因時而制宜非拘拘焉如世所云云也嗟夫自戰國以來既無復以經界為事者任其贏縮兼并以為固然而稱先則古者又或拘泥於注疏不能詳考先王之制深求先王之意無惑乎三代之經界之不再觀也

三代經界通考終

道光四年東陽署中刻

王政三大典考

經界

書



大名崔東壁先生著

# 尚書辨偽

道光四年正月東陽縣署中刻

古文尚書辨偽目錄

卷一

古文尚書真偽源流通考

卷二

集前人論尚書真偽

李巨來書古文尚書宛詞後補說

義典分出舜典考辨

附弟邁讀偽古文尚書黏簽標記

古文尚書辨偽

目錄





古文尚書辨偽卷之一

大名崔述東壁稿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古文尚書真偽源流通考

唐宋以來世所傳尚書凡五十八篇其自堯典以下至於秦誓三十三篇世以為今文尚書自大禹謨以下至於周命二十五篇世以為古文尚書余年十三初讀尚書亦但沿舊說不覺其有異也讀之數年始覺禹謨湯誥等篇文義平淺殊與三十三篇不類然猶未敢遽疑之也又數年

古文尚書辨偽卷之一

漸覺其義理亦多刺謬又數年復漸覺其事實亦多與他經傳不符於是始大駭怪均為帝王遺書何獨懸殊若此乃取史漢諸書覆考而細核之然後恍然大悟知舊說之非是所謂古文尚書者非孔壁之古文尚書乃齊梁以來江左之偽尚書所謂今文尚書者乃孔壁之古文尚書也今文尚書者伏生壁中所藏凡二十八篇後或分為三十一篇皆隸書故謂之今文與今堯典以下三十三篇篇目雖同而字句多異古文尚書者孔氏壁中所藏皆科斗字故謂之古

文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得多十六篇其二十八篇即今堯典以下三十三篇原止分為三十一篇馬融鄭康成之所註者是也其十六篇殘缺不全絕無師說謂之古文尚書逸篇西漢之時今文先立於學官迨東漢時古文乃立自是學者皆誦古文而今文漸微永嘉之亂今文遂亡古文孤行於世偽尚書者出於齊梁之間而盛於隋世凡增二十五篇又於三十一篇中別出舜典益稷兩篇其五十八篇有傳及序偽稱漢孔安國所作唐孔穎達作正義遂黜

古文尚書辨偽卷之一

馬鄭相傳之真古文尚書而用偽書偽傳取士由是學者童而習之不復考其源流首尾遂悞以此為即古文尚書而孔壁古文之三十一篇反指為伏生之今文遂致帝王之事跡為邪說所淆誣而不能自者千有餘年余深悼之故於考信錄中逐事詳為之辨以期不沒聖人之真然恐學者狃於舊說不能考其源流察其真偽循其名而不知核其實也故復溯流窮源為六證六駁因究作偽之由并述異真之故歷歷刻之如左庶偽者無所匿其情云爾



一孔安國於壁中得古文尚書史記漢書之文甚明但於二十九篇之外復得多十六篇並無得此二十五篇之事

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史記儒林列傳漢書文同不複舉

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官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其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鍾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

古文尚書辨偽 卷之一 三

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漢書藝文志

按二十九篇者堯典今舜典慎微五皋陶謨今益稷禹

貢甘誓湯誓盤庚三篇合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牧

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

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康王之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

凡二十八篇并序為二十九篇與今文篇數同史記所

謂以今文讀之者是也其十六篇舜典汨作九共後或分為

九篇故正義謂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允征湯誥咸有

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罔命史記所謂起

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者是也而今所傳二十五篇則有

仲虺之誥太甲三篇說命三篇泰誓三篇微子之命蔡

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十有六篇而無汨作九共

典寶肆命原命五篇惟舜典等十有一篇與漢儒所傳

篇目同而舜典益稷又皆自堯典皋陶謨分出非別有

一篇篇目既殊篇數亦異其非孔壁之書明甚使孔壁

古文尚書辨偽 卷之一 四

果得多此二十五篇班固何以稱為十六篇司馬遷何

以亦云十餘篇乎蓋擬偽書者聞有五十八篇之目劉

別錄云五十八篇蓋分盤庚為三篇九共為九篇不知

別出康王之誥而增河內女子之偽泰誓三篇也

其詳故擬此二十五篇而別出舜典益稷二篇以當其

數惜乎學者之不察也

一自東漢以後傳古文尚書者杜林賈逵馬融鄭康成諸

儒歷歷可指皆止二十九篇並無今書二十五篇杜林茂陵人嘗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寶愛之每遭困厄握



抱嘆息曰古文之學將絕於此耶建武初東歸徵拜侍御史至京師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皆推服焉濟南徐光始事衛宏後皆更從林學林以所得尚書示宏曰林危阨西州時常以爲此道將絕也何意東海衛宏濟南徐生復得之耶是道不墜於地矣後漢紀光武帝第八卷

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後漢書儒林傳

尚書十一卷馬融注尚書九卷鄭元注尚書十一卷王肅注。後漢

古文尚書辨偽 卷之一 五

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亦爲之注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隋書經籍志

按王莽之末赤眉焚掠典籍淪亡略盡是以杜林死守此書以傳於後其二十九篇者即史記所謂以今文讀之本紀世家之所引者是也馬鄭皆傳杜林之書而止二十九篇然則非但仲虺之誥等十有六篇爲古文所無即大禹謨等九篇亦非杜林賈逵所傳之古文矣如果二十五篇出於孔壁經傳歷歷俱全何以杜林漆書

無之賈馬鄭諸儒皆不爲之傳注乎然則二十五篇決非安國壁中之書明矣

一偽書所增二十五篇較之馬鄭舊傳三十一篇文體迥異頗爲後人所撰

大禹謨與臯陶謨不類篇末誓詞亦與甘誓不類

五子之歌允征摭拾經傳爲多其所自撰則皆淺陋不成文

理

泰誓三篇誓也與湯誓牧誓費誓皆不類

古文尚書辨偽 卷之一 六

仲虺之誥湯誥武成周官皆誥也與盤庚大誥多士多方皆不類

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旅獒皆訓也與高宗彤日西伯戡

黎無逸立政皆不類

說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君陳畢命君牙冏命九篇皆命也

與顧命文侯之命皆不類

按臯陶謨高古謹嚴大禹謨則平衍淺弱湯牧二誓和

平簡切泰誓三篇則繁冗憤激而章法亦雜亂盤庚諸



誥詰曲聲牙之中具有委婉懇摯之意仲虺三誥則皆  
淺易平直惟武成多摘取傳記之文較爲近古然亦雜  
亂無章訓在商者簡勁切實在周者則周詳篤摯迥然  
兩體也而各極其妙伊訓太甲諸篇在彤日戡黎前數  
百餘年乃反冗泛平弱固已異矣而周書之旅葵乃與  
伊訓等篇如出一手何也至於命詞九篇淺陋尤甚較  
之文侯之命猶且遠出其下况顧命乎且三十一篇中  
命止二篇而二十五篇命乃居其九豈非因命詞中無

古文尚書辨偽

卷之一

七

多事跡可敘易於完局故爾多爲之乎試取此二十五  
篇與三十一篇分而讀之合而較之則黑白判然無待  
辨者無如世之學者自童子時卽連屬而讀之長遂不  
復分別且多不知其孰爲馬鄭所傳孰爲晉以後始出  
者况欲其較量高下分別真僞此必不可得之數也其  
亦可歎也夫

一二十九篇之文史記所引甚多並無今書二十五篇一  
語

五帝本紀堯典之文舜典慎微五全載

夏本紀禹貢皋陶謨益稷在內甘誓之文全載僞書之大禹謨五

子之歌允征三篇無載其一語者

殷本紀宋世家湯誓洪範今在周書中高宗彤日西伯戡黎之文

全載微子載其半盤庚略載大意僞商書凡十篇無載其一

語者湯誥頗載有數十言乃今僞書所無

周本紀魯世家牧誓金縢之文全載無逸呂刑費誓皆載其

半多士顧命康王之誥在內略載大意燕世家之君奭衛世家之康

古文尚書辨偽

卷之一

八

誥酒誥梓材秦本紀之秦誓皆略載大意僞周書十二篇無  
載其一語者

按真古文尚書二十八篇史記全載其文者十篇載其

半者四篇略載其大意者八篇其未載者周書六篇而

已蓋此十四篇者誥體爲多文詞繁冗而罕涉於時事

故或摘其略而載之或竟不載從省文也然所載者亦

不可謂少矣僞書二十五篇乃無一篇載者何也皋陶

謨載矣大禹謨何以反不載甘誓湯誓牧誓皆載矣秦



誓何以獨不載呂刑哀世之法猶載之周官開國之制而反不載至於武成乃紀武王伐商之事尤不容以不載然則司馬氏之未嘗見此誓也明矣夫遷既知有古文而從安國問故矣何以不盡取而觀之安國既出二十八篇以示遷矣即何吝此二十五篇而秘不以示也然則此二十五篇之書不出於安國顯然易見惜乎後儒之不思也

一十六篇之文漢書律歷志嘗引之與今書二十五篇不

古文尚書辨偽

卷之一

九

同

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

資有收方明

漢書律歷志

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

于征伐紂 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

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甲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

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餗于周廟

並同上

尚書逸篇二卷。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

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

隋書經籍志

按漢志所引伊訓武成之文皆與今書伊訓武成不同則今之伊訓武成非孔安國壁中之書明矣伊訓武成既非孔壁古文則大禹謨等七篇亦必非孔壁古文矣况仲虺之誥等十有六篇乃孔壁之所本無者乎蓋所得多之十六篇文多殘缺難解故漢志雖間有徵引而學者皆罕所誦習馬融所謂逸十六篇絕無師說者也既無師說則日益以湮沒是以迨隋僅存二卷至唐以

古文尚書辨偽

卷之一

十

偽書取士人益不復觀覽遂并此二卷而亡之耳由是言之尚書逸篇即馬融之逸十六篇劉歆班固所引伊訓武成之文此乃孔壁之真古文而二十五篇為後人所偽撰不待言矣

一自東漢逮於吳晉數百餘年注書之儒未有一人見此

二十五篇者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

書尚書逸篇也 趙岐孟子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 書曰後我后后來其蘇此二篇皆

尚書逸篇之文也上同

書曰涿水警余尚書逸篇上同

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兌當為說字之誤也高宗夢傳說

求而得之作說命三篇在尚書今亡鄭康成學記註

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於內女乃順之於外曰此

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平是惟良顯哉君陳蓋周公之子

古文尚書辨偽卷之一

伯禽弟也名篇在尚書今亡鄭康成坊記註

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吉當為告告古文誥字之

悞也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為咸有一德今亡鄭康成縑衣註

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夏書逸書

也韋昭國語註

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逸書杜預

春秋左傳集解

夏書曰適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逸

書上同

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周書逸書上同

右十則皆見於今偽書而趙鄭韋杜諸儒皆註以為逸

書或云今亡然則自漢逮晉無一人之見此書也無一

人見此書則此書不出於安國明矣此四書中所引尚

書之文尚多不可悉載姑舉數則以見其凡。孔氏正

義云劉向作別錄班固作藝文志並不見孔傳劉歆作

三統歷引泰誓武成並不與孔同賈逵奏尚書疏與孔

古文尚書辨偽卷之一

亦異馬融書序云經傳所引泰誓泰誓並無此文又云

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是融亦不見也服虔杜預註左傳

亂其紀綱並云夏桀時作服虔杜預皆不見也鄭元亦

不見之故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篇見在而云亡其汨

作典寶等十三篇見亡而云已逸是不見古文也余按

自孔安國以後學之博者西漢無過向歆東漢無過趙

班賈馬服鄭吳晉無過韋杜之數人者皆不見天下豈

復有見此書者藉令安國果有此書一人偶未之見遺



之可也必無四百年中博學多聞之士竟無一人見之  
之理然則當時原無此書而此書為後人所偽撰不待  
言矣

據此六端觀之此二十五篇者乃後人所偽撰非孔壁中  
之書不待明者而知之矣然自隋唐以來學者皆信之而  
不疑何也蓋緣傳偽書者恐人之不之信巧為之詞曲為  
之解學者不復考其源委遠信以為實然故也其說大抵  
有五其一謂馬鄭所傳乃今文非古文故與伏生之篇數

古文尚書辨偽 卷之一

七

同而無二十五篇由是學者遂真以三十一篇為今文而  
不復疑此書晚出之非真矣其二謂今文乃伏生之女所  
口授因齊音難曉而晁錯以意屬讀之者故多艱澁難解  
不若二十五篇平易由是學者遂真以三十一篇為口授  
而不復疑此書文體之不類矣其三因漢書有張霸偽作  
百兩篇一事遂誣漢志所載安國多得篇目乃霸偽書之  
目所引伊訓武成篇文乃霸偽書之文由是學者遂不復  
疑東晉以後出者非真而反謂西漢之時得者為偽矣其

四因漢書有武帝末未列學官一語遂誣終漢之世不列  
學官以故不行於世儒者皆不之見由是學者遂不復疑  
此書為晉以後之書而反謂司馬趙鄭韋杜諸儒為未嘗  
學問矣至其尤誣妄者正義引晉書云皇甫謐於姑子梁  
柳邊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  
之書又引晉書云晉太保公鄭冲以古文授扶風蘇愉字  
休預預授天水梁柳字宏季即謐之外弟也季授城陽臧  
曹字彥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真又為豫章內史

古文尚書辨偽 卷之一

古

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由是學者遂以此二十五  
篇為真有所傳而不復疑其為後人之偽撰矣而豈知其  
莫非子虛烏有之事也哉嗟夫兩漢晉隋之書昭然在耳  
自問非天下之秘書世所不經見也何為皆若不見不聞  
然者而惟偽說之是信乎故今復采漢晉諸書之文足證  
其偽妄者列之左方學者一一核之可矣

一古文今文分於文字之同異不分於篇第之多寡馬鄭  
所傳雖止二十九篇與今文同而文字則與今文異兩



漢之書所載甚明

濟南伏生傳尚書授濟南張生及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相傳至曾孫歐陽高為尚書歐陽氏學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為大夏侯氏學勝傳從兄子建建別為小夏侯氏學三家皆立博士

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

古文尚書辨偽 卷之一

莖

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

漢書藝文志

中興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書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沛

國桓榮習歐陽尚書榮世習相傳授東京最盛

後漢書儒林傳

述數為帝言古文尚書於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

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述集為三卷帝善之復令撰齊魯

韓詩與毛氏異同

後漢書賈逵傳

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

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反

隋書經籍志

按歐陽大小夏侯尚書皆今文也劉向以古文較之而

有異文脫簡賈逵又撰三家與古文尚書同異則劉賈

所見者真古文也若仍是今文則與三家有同而無異

何有異文脫簡又何換同異之有哉是以尹敏傳云初

習歐陽尚書

即今文

後受古文東漢所謂古文之非今文

明矣况永嘉之亂今文已亡安得復有存者後世學者

不知古文今文之分乃以篇數多者為古文少者為今

文遂以今書三十三篇為今文謬矣。孔氏正義稱劉

古文尚書辨偽 卷之一

末

向作別錄不見孔傳後世耳食者遂以為劉向未見古

文夫劉向以古文尚書較今文若不見古文以何校之

然則劉向但見真古文未見偽古文耳且云中古文則

安國之古文尚書已上於朝矣安有藏於家之事然則

馬鄭相傳之尚書決為古文而非今文明矣

一無論馬鄭所傳之為古文而非今文也即伏生之今文

亦其壁中所藏之書并無其女口授之事不得與二十

五篇文體互異



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三十九篇即以此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教千乘兒寬漢書無此八字而有張生為博士五字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

古文尚書辨偽 卷之一 七

事史記儒林列傳漢書略同但文異者十餘增者一刪者十餘耳故不重錄

按此文則伏生之今文乃壁中所藏書故劉歆移博士書亦云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則是二十九篇之策現存錯何難自以目覽之而必待夫女子之口授乎且云伏生能治尚書而不云能誦尚書則是所以欲召之者謂伏生能通達其義非徒誦其文也錯所受者尚書之義烏用以意屬讀若徒誦其文則伏生之門人若張生歐陽生等眾矣何人不可以授又不

必其女而後能授也由是言之伏生並無口授之事此二十五篇之所以淺近易知而與馬鄭相傳之尚書大不類者正以其作於魏晉之後原非二帝三王之言故爾無他故也蓋作偽書者自知其文不類而恐人之譏已故偽造此說以彌縫之乃後之學者沿訛踵謬皆信之而不疑豈史記漢書唐以後之人皆不復觀乎真天下之怪事也已

古文尚書辨偽 卷之一 末

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為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於世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作訓旨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更從林學亦以儒顯由是古學大興後漢書儒林傳

按此文言作訓旨而不言作序言作毛詩序而不言作尚書序則世所傳宏序非宏所自作也孔安國之作書傳與序班固不知則巧為之說曰書未行於世也今蔚宗乃宋元嘉時人梅賾果於東晉奏上其書宏序行於

一第... 丹... 1



世矣蔚宗何以亦不之知且云宏受古文尚書由是古  
文大興然則宏果有序班固見之熟矣何以爲儒林傳  
乃絕不載伏生口授之事而仍錄史記之文乎蓋由作  
僞書者自知其文不類而恐人之譏已是以造爲此說  
托之孔衛以彌縫之乃後之學者沿訛踵謬皆信之而  
不疑豈史記前後漢書唐以後之人皆不復觀乎真天  
下之怪事也已

一張霸之僞書乃百二篇并非二十四篇班固漢書業已

古文尚書辨僞 卷之一

九

斥之必無反以僞書爲古文之理

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  
又采左氏傳書敍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  
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霸  
辭受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大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  
勸上存之後樊並謀反迺黜其書

漢書儒  
林列傳

按漢書此文稱霸書文義淺陋又云以中書校之非是  
是班氏明明以張霸之書爲僞矣烏有作儒林傳則痛

詆其僞作藝文志又深信其真作律歷志反引其書爲  
證者哉班氏所引伊訓武成之文非霸僞書而爲孔壁  
之真古文明矣漢書所引者爲真則梁陳所出者爲僞

可知也况霸所撰乃百二篇非二十四篇乃分析二十

九篇爲之亦非別有二十四篇也今穎達但欲表章僞

書遂公然以安國以來相傳之逸十六篇

即二十  
四篇 爲僞

復公然以百二篇爲二十四篇亦妄之至矣且十六篇

之語不始於固史記儒林傳言之矣司馬遷漢武帝時

古文尚書辨僞 卷之一

十

人張霸成帝時人遷作史記何由預知後世之有張霸  
僞書并其篇第之多寡乎蓋凡穎達之說顛倒矛盾類  
皆如此學者少留意焉則其謬不攻自破矣

一孔安國古文當時已傳於世王莽及章帝時又已立於  
學官兩漢之書所載甚明並未散軼不容諸儒皆不之  
見

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  
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



生虜生授清河胡常少子以明毅梁春秋為博士部刺史又傳左氏常授號徐敖為右扶風掾又傳毛詩授王璜平陵

塗惲子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為

國師璜惲等皆貴顯

漢書儒林列傳

八年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

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皆拜遠所選弟子及門生為千乘王

國郎朝夕受業黃門著學者皆欣欣羨慕焉

後漢書賈逵傳

按此文則古文尚書當孔安國時已傳於人而行於世

古文尚書辨偽

卷之一

主

至王莽時而立於學官至東漢章帝時而再立於學官

且為帝所崇重習古文者皆授官而為世所欣慕矣安

得諸儒皆不之見至梁陳時而突出乎蓋漢志所謂未

列於學官者謂未置博士及弟子耳非謂其書不行於

世但藏於家也謂武帝時未列於學官耳亦非終已不

列於學官也且毛詩左氏穀梁春秋當武帝時皆未列

於學官皆至王莽時而始立至章帝時而再立何以皆

行於世馬鄭服杜皆得見之而箋註之獨古文尚書遂

以不列學官之故致無一人之見之乎甚矣不學而耳食者多也

一正義稱鄭冲傳古文尚書皇甫謐採之作世紀至梅賾奏上其書於朝考之晉書並無此事

本紀無文

儒林傳中不載此事蘇愉梁柳臧曹梅賾亦皆無傳

鄭冲傳中但有高貴鄉公講尚書冲執經親授之語并無所

講乃孔氏五十八篇之文

古文尚書辨偽

卷之一

主

皇甫謐傳中但有梁柳為太守謐不為加禮一事並無柳傳

古文尚書及謐得之之文

按梅賾果嘗奏上此書本紀即不之載儒林傳中豈得

並無一言及之乃非惟無其事亦并無蘇愉等三人之

名然則三人亦皆子虛烏有者也且凡紀事之體必書

年月而尚書正義隋書記此事皆不言為某帝之時某

年之事蓋緣當時本無此事係之以時則人覆檢而知

其誣故傳偽書者為此含混之詞使人無從辨其真偽



孔氏道聽塗說遂從而錄之耳且夫五十八篇之書魏以前未行於世也當魏主講尚書之時冲所執者果係孔氏之五十八篇傳豈得不大書特書而乃但云尚書既但云尚書則即馬鄭之二十九篇可知矣柳爲太守謚不加禮瑣事耳然猶載之傳中若謚果從柳得古文尚書而作帝王世紀此乃經術之顯晦著作之本原何得反略之而不記乎嗟夫史記兩漢之書人所共讀者也乃明明與今文相校之古文而謂之今文明明別有

古文尚書辨偽卷之一

三

百二篇而謂之即二十四篇明明壁藏其書者而謂之口授明明立學官置弟子而謂之私藏於家彼其於其讀之史漢尚不難以黑爲白况人不多讀之晉書亦何難以無爲有乎

一非但梅賾未嘗奏上此書也即鄭冲亦未嘗見此書孔安國亦不知有此書考之論語集解可見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包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詞友於兄弟善於兄弟施

行也所行有政道與爲政同論語集解

按集解乃鄭冲與何晏同纂輯者所引包說以孝乎惟孝爲句以施於有政爲一家之政今僞書此文無孝乎二字而施於有政作克施有政乃指治民之政而言與包所說迥異若冲果見此書豈容復采包說今何鄭既以包訓爲是則其未嘗見此書明矣

曰子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論語集解孔曰履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 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

古文尚書辨偽卷之一

三

按今僞書此文乃湯滅夏之後告諸侯百姓者安國果見此文不當謂之伐桀告天且今僞書湯誥現有此文安國何不注云今尚書湯誥有之乃反引墨子以爲證乎安國既引墨子爲證則是安國所見之古文尚書並無此文也明矣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論語集解孔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微子箕子來則用之

按此註是以此言爲泛論周之事以周親指周之公族



以仁人指商之賢臣也今偽書此文乃武王誓師之詞不惟管蔡未叛微箕亦尚未來安國果見此篇何容復作此解且偽傳云周至也言紂至親離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反以周親屬商以仁人屬周與安國論語之注正相悖然則偽替偽傳之不出於安國明矣。孔氏正義云此文與彼正同而孔註與此異者蓋孔意以彼為伐紂耆衆之詞此泛言周家政治之法欲兩通其義故不同也夫聖人之言一也豈得忽以為彼忽以為此安

古文尚書辨偽

卷之一

筆

國寧有此一口兩舌之事乎此理顯然易見而類達猶欲曲全偽傳之說抑亦異矣嗟夫安國西漢名儒乃為妄人所誣如是為類達者不能為乃祖辨其誣顧反附會焯炫而表章之以致後儒猶斯傳之紕繆動輒歸咎安國使安國蒙不白之冤於千載之上誰之過與此余之所為長太息者也

曰五十八篇經傳非孔安國所傳梅賾所奏上果何人所撰至何時始行於世邪曰江左士大夫於經學皆不留意

罕有言及此者此不可詳考矣但據其時所著之書觀之王坦之東晉人也范蔚宗宋元嘉時人也藉令東晉之初此書果已奏上行世坦之蔚宗必無不見之者而坦之著廢莊論引人心道心二語不言其為虞書詳見唐虞考信錄中是坦之未見此書也蔚宗著後漢書儒林傳但云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若不知別有二十五篇者是蔚宗亦未見此書也直至梁劉勰作文心雕龍始引此二十五篇之文然則是元嘉以前此書初未

古文尚書辨偽

卷之一

筆

嘗行於世至齊梁之際始出於江左也然但行於江左已耳中原猶未有此書故隋書經籍志云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惟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然則是隋滅陳以後此書乃漸傳於北方劉焯劉炫之輩以為奇貨而註釋之然後此書大行而鄭註漸廢也至其撰書之人則梅賾李巨來皆以為皇甫謐所作以余觀之不然西晉之時今文古文並存於世安能指古文為今文而別撰一古文尚書以欺當世况謐果著此書必已行世何以蔚



宗猶不之知又何以江左盛行而中原反無之然則此書乃南渡以後晉宋之間宗王肅者之所僞撰以駁鄭義而仲肅說者耳何以言之左傳亂其紀綱舊說以爲夏桀之時而肅以爲太康之世無逸其在祖甲馬鄭以爲武丁之子而肅以爲太甲之事今僞經以亂其紀綱入五子之歌僞傳以祖甲爲太甲明明祖述肅說暗攻先儒其爲宗肅學者之所僞撰毫無疑義蓋漢末說經者皆宗康成逮王肅起恃其門閥始好與鄭爲難其說不無一二之勝於鄭

古文尚書辨僞

卷之一

毛

而荒唐悖謬者實多但肅父爲魏三公女爲晉太后以故其徒遂盛其說大行天下之說經者分爲二派一宗鄭學一宗王學宗鄭者黜王宗王者駁鄭適值永嘉之亂今文失傳江左學者目不之見耳不之聞又其時俊桀之材非務清談卽殫心於詩賦筆札經術之士絕少但見馬鄭所傳與今文篇數同遂誤以爲今文由是宗肅學者得以僞撰此書以攻鄭氏書既撰於晉宋之間故至齊梁之際始行於當世也孔氏但見僞書僞傳之說多與肅同不知其

由遂疑肅私見孔傳而秘之夫肅專攻鄭氏如果此書在前肅嘗見之其攻鄭氏之失必引此書爲證云尚書某篇云云某傳云云世人誰敢謂其說之不然何爲但若出之於已然者然則是僞書之采於肅說非肅說之本於僞書明矣卽正義所稱皇甫謐從梁柳得此書故作帝王世紀多載其語者亦作僞書者之采於世紀正如鵬冠子采賈誼之鵬鳥賦而人反謂誼賦之采於鵬冠子耳但南北朝中無窮經博古之人察知其僞遂使其書得行然馬鄭之

古文尚書辨僞

卷之一

毛

本書尚在後之人猶可考而知之至唐太宗時孔穎達奉詔作五經正義旣不能辨其真僞又誤以其傳真爲其祖安國所著遂廢鄭註而用之自是鄭氏古本遂亡士人之應明經試者莫不遵功令讀僞傳二十五篇之文遂與三十三篇之經並重習而不察以爲固然竟不知史漢以來漢晉諸儒所述並無此文而出於後人之僞撰者矣然不但今尚書二十五篇爲宗王肅者之所僞撰也卽今所傳家語亦肅之徒之所僞撰漢書藝文志云孔子家



語二十七卷師古註云非今所有家語是今家語乃後人所偽撰非漢所傳孔氏之家語也今家語序云鄭氏學行五十載矣自肅成童始志於學而學鄭氏學矣然尋文責實考其上下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然世未明其款情而謂其苟駁前師以見異於人又云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書昔相從學頃還家方取以來與予所論有若重規疊矩然則今之家語乃肅之徒所撰以助肅而攻康成者是以其文多與肅同而與

古文尚書辨偽 卷之一

无

鄭說互異此序雖稱肅撰亦未必果肅所自為疑亦其徒所作而託名於肅者由是言之偽撰古書乃肅黨之長技今偽古文尚書亦多與肅說同而與鄭氏異者非肅黨為之而誰為之乎

亦不但尚書有偽孔氏古文經傳也即孝經亦有偽孔氏古文經傳孝經正義云隋開皇十四年秘書學生王逸於京市陳人處買得一本送與著作王邵以示河間劉炫則是後世所謂古文孝經者出於隋世非漢儒所傳

孔壁之古文孝經也又云開元七年國子博士司馬正議曰今文孝經是漢河間王所得顏芝本至劉向以此參校古文省除繁惑定此一十八章其古文二十二章中朝遂亡其本近儒欲崇古學妄作傳學假稱孔氏輒穿鑿更改又偽作閨門一章以應二十二之數非但經文不真抑亦傳文淺偽由是明皇自注孝經頌於天下以十八章為定則是南北分王之時經術荒廢好事者造為偽書以惑當世乃其常事也但彼二十二章者幸

古文尚書辨偽 卷之一

手

而有司馬正駁其謬戾以故不行於世而此二十五篇者不幸而遇孔穎達謬相推奉黜真書而用偽者以取士遂致唐人奉為不刊之書耳惜乎後世之儒之不能以三隅反也

曰二十五篇之文果出後人所撰何其似聖人之言也曰烏得似後世學者不之察耳三十三篇中無一道學陳腐之語然其所載行政用人之略及訓誥中所與其君及羣臣百姓言者無一非修身經國之要務不言道而



道莫大焉不言學而學莫純焉其二十五篇則不然自其所采經傳舊文而外大率皆道學語然按之乃陳腐

膚淺亦有雜入於異端者其義不逮一也三十三篇之中事多於言事亦皆與經傳相應無可議者二十五篇

則言多而事少其事皆雜采於諸子及漢儒之注說考之於經既不合揆之以理亦多謬其事不經二也三十

三篇四代之書迥然四代之文古今升降一望了然典謨誓誥各有其體不相混也二十五篇則自大禹謨至

古文尚書辨偽卷之一

三

同命其文如出一手謨訓命誥約略相似更無分別其

文不類三也昔宋阮逸偽造元經稱隋王通所撰而河

汾王氏書目無之唐藝文志亦無之且避唐景帝神堯之祖

諱稱石虎為季龍又避唐神堯諱稱戴淵為若思以故

直齋陳氏得知其偽謂逸心勞日拙自不能掩今此二

十五篇史記無之班范兩漢之書無之賈逵馬融鄭康

成之所傳亦無之趙岐杜預韋昭諸儒皆不之見而其

中雜以異端之言小說之事魏晉排偶組練之文與三

十三篇之書高下懸絕較之阮逸偽書尤為易辨惜乎後世學者震於其名而皆不之察也

曰經傳所引尚書之文二十五篇之中皆有之何以言其偽也曰此作偽書者剽竊經傳之文入其中耳子不見

夫鐵器乎鑄者無痕而補者有痕凡經傳所引之語在三十三篇中者與上下文義皆自然相屬在二十五篇

中者其上下承接皆有補綴之迹其有痕無痕至易辨也且其中有傳記所引逸書之文而剽竊之者亦有傳

古文尚書辨偽卷之一

三

記之所自言並非引書而亦剽竊之者六府三事卻缺

自解經文同德度義莫宏自抒已見豈得牽帥之以入

經至於除惡務本乃權謀之士所言尤不得入聖人口

中也有采經傳之意而改其詞者有攸不為臣東征刪

其首句而移之伐紂可乎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改以為

予而屬之武王謬矣有采經傳之詞而失其意者周親

之不如仁人謂已不私其親可也以周親屬之紂則不

倫嘉謀之歸于我后臣下自相勉勵可也成王以之命



官則失言此剽竊之不能掩者也且尚書凡百篇而凡經傳所引略已盡於二十五篇之中然則其餘四十二篇五十八篇外尚當有逸書四十二篇經傳遂無引其一語者乎是以傳記所引在三十三篇中者少在二十五篇中者多何者彼固專以哀集傳記之語成文者也即以其引傳記觀之而其偽已不能掩矣

曰三代之文兩漢有兩漢之文魏晉以還文體益變二十五篇之文豈後世文人之所能贗為此固不得

古文尚書辨偽 卷之一

壹

疑為偽也曰能贗為者多矣魏晉之世文士多好摩擬古人之文其習尚然也若夏侯湛之昆弟詰其聲音笑貌儼然尚書矣試隱其名而加以古人之名使無識之人觀之豈復有疑其偽者乎宋文彥博帥永興得褚遂良聖教序墨蹟因令子弟臨摹一本會晏僚屬乃並出二本令座客別之客皆以摹者為真蹟也夫書法其淺者也猶且如是况文之難知乎嗟夫管晏鳴冠諸子大率皆後人所偽撰至於昭明所選高唐風賦黃鶴怨歌

之屬為後人所擬作者尤多乃傳之日久而人遂莫不信以為真故凡世之以偽亂真者惟實有學術而能文章者然後乃能辨之悠悠世俗之目其視莠莫非稷也視魚目莫非珠也烏乎其能知之昔隋牛宏奏請購求天下遺逸之書劉炫遂偽造書百餘卷題為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後有人訟之坐除名然則偽造古書乃昔人之常事使不遇訟之者則至今必奉為聖人之言矣古今之如此者豈可勝道特難為不學

古文尚書辨偽 卷之一

貳

而耳食者言耳縱使梅賾果嘗奏上此書尚不可據為實况並無此事乎此所關於聖人之政事言行者非小故余不辭尤謗而考辨之

古文尚書辨偽卷之一終

道光四年東陽署中刻



古文尚書辨偽卷之二

大名崔述東壁稿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集前人論尚書真偽

二十五篇之偽非述一人之私言也古人固已有之蓋唐儒疑而未言宋儒言而未決至南宋之末趙氏始決言其偽自是以後言者益多但世之學者咸篤志於舉業不深考耳今略載其一二於左

韓子進平淮西碑表云其載於書則堯舜二典夏之禹貢殷

古文尚書辨偽卷之二

之盤庚周之五誥

進學解云周誥殷盤詰曲聱牙

按於夏不稱禹謨而稱禹貢於殷周不稱湯誥武成而反稱盤庚五誥則是其文淺陋平弱韓子固已疑之但未形於文耳

朱子語錄云孔安國解經最亂道看來只是孔叢子等做出來因說書云某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

又云孔書是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

按朱子此語則是明以二十五篇為偽撰矣惜其但與門人言之未嘗自為書傳盡廢其偽而獨存其真也

吳氏曰伏生傳於既盡之時而安國為隸古定特定其所可記者而一篇之中一簡之內其不可知者蓋不無矣乃欲以是盡求作書之本意與夫本末先後之義其亦可謂難矣而安國所增多之書今篇目具在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至有不可讀者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遂定為一體乎其亦難言矣

古文尚書辨偽卷之二

二

又論泰誓云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辭裕武王之辭迫湯之數桀也恭武王之數紂也傲學者不能無憾疑其書之晚出或非盡當時之本文也

九峰蔡氏曰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為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為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為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故訓誥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為近之然伏生



倍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科斗古書錯亂塵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曉者

又跋牧誓篇後云此篇嚴肅而溫厚與湯誓相表裏真聖人之言也泰誓武成一篇之中似非盡出於一人之口豈獨此為全書乎

按吳蔡兩先生所辨明矣既以文體不同別之復以義理有乖駁之後學復何疑焉惟口授之說原無其事說已詳前卷真偽源流通考中

古文尚書辨偽

卷之二

三

陳直齋書錄解題云南塘書說三卷趙汝談撰疑古文非真者五條朱文公嘗疑之而未若此之決也

按吳蔡於此皆不能以無疑然終未敢決言其偽豈非久假難歸極重難返雖賢者亦不免游移其間乎乃趙氏獨直斥為偽撰非有大過人之識安能如是惜余未得見其書也

近世以來斥其偽者尤多若梅顧朱李諸先生咸有論著惜余學淺居僻未見梅未二君之書僅於李巨來古文

尚書考中見其一斑也今載顧李兩家之說於左

顧寧人論泰誓云商之德澤深矣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武王伐紂乃曰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曰肆予小子誕以爾眾士殄殲乃讎何至於此紂之不善亦止其身乃至并其先世而讎之豈非泰誓之文出於魏晉間人之偽撰者邪吳氏蔡氏益已見及乎此特以註家之體未敢直言其偽耳

李巨來古文尚書考云古文尚書凡今文所無者如出一手

古文尚書辨偽

卷之二

四

蓋漢魏人屢作朱子亦嘗疑之而卒尊之而不敢廢者以人心道心數語為帝王傳授心法而宋以來理學諸儒所宗仰之者也余友萬編修云即此數言可證其贗危微二語出於荀子而荀子又得之於道經非尚書語也梅鶯嘗言之矣余覆考之蓋荀子解蔽篇言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處一之危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荀子之論危微者如此而引道經以為證則尚書必無人心惟危道



心惟微之語何也荀子爲李斯之師其所著書在詩書未燬之前荀子凡引詩書並稱詩云書云而此獨稱道經曰則秦火之前荀子所見之尚書無危微語也楊倞勉强遷就註云今虞書有此語而云道經者蓋有道之經不知漢以前從未嘗稱易詩書春秋爲經論語孟子所引亦無經字且孔孟爲儒家而黃老爲道家自戰國至漢無異辭道家之書則曰經如老子道德經莊子南華經列子冲虛經關尹子文始經皆是道經之非尚書也明矣經解出於戴記未必爲孔子之言

古文尚書辨偽

卷之二

五

然通篇無經字其經目則漢儒所署耳孝經亦漢人鈔撮聖賢緒言爲之不然不應漢以前無一人語及之也至漢武帝始設五經博士蓋漢初尚黃老儒者慕焉因亦效道家者流各尊其所治之書爲經自稱曰經師此如龐蘊語錄惟僧人稱之而宋儒弟子之無識者亦錄其師之言名以語錄焉耳其在秦以前未聞稱易詩書春秋爲經也知危微之語出於道經而非出於尚書然後知古文尚書之贗較然明白或謂孔壁之書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故班固謂遷書載堯典禹

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班固漢人其言不可據乎

曰班說是也然司馬遷所引者安國所得於壁中之真古文

尚書非今所有之古文尚書也秀水朱氏彝尊嘗考之矣史

記中五帝本紀引二典夏本紀引禹貢臯陶謨益稷甘誓殷

本紀引湯誓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周本紀引牧誓甫刑魯世

家引金縢無逸費誓燕世家引君奭宋世家引微子洪範皆

今文尚書所有不足爲據其所引爲古文所有而今文所無

者惟殷本紀所引湯詰周本紀所引泰誓二篇而已然其辭

古文尚書辨偽

卷之二

六

皆與今所傳古文尚書絕不相類蓋安國所得壁中古文信有其書而特非今世所行之古文尚書也司馬遷親問故於安國而所引之辭絕不類則今之古文尚書復何所持以取信於天下也哉然則尚書之所謂可信者皆其可疑者也

按百餘年以來讀書有卓識者無過於顧寧人先生所

推爲博學者無過於李巨來先生而皆以孔氏經傳爲

偽則此二十五篇之非安國古文明矣惟巨來稱安國

所得壁中古文信有其書而特非今書所引之古文尚



書者考之尚有未詳蓋安國壁中之古文即今三十三篇之書與今文篇數同而文字互異前卷固已詳言之矣司馬氏所引班氏所稱皆此也此外十六篇則所謂尚書逸篇者是也但今文亡於永嘉而入遂誤以三十三篇為今文耳非別有古文而今亡之也故今補而正之

李巨來書古文尚書宛詞後補說

毛西河有古文尚書宛詞以二十五篇為非偽此書未見巨

古文尚書辨偽 卷之二

七

來作此辨之深足以糾世人之惑今摘錄之於此然其中亦尚有未盡未周者故復補其未備附錄於後

余少時讀尚書正義考古文授受引晉書云晉太保鄭冲授扶風蘇愉愉授天水梁柳柳授城陽臧曹曹授汝南梅頤頤考之晉書絕無其語不知正義何所據也按晉書鄭冲本傳止云高貴鄉公講尚書冲執經親授而已並未有古文之說又稱冲與孫邕曹羲荀顛何晏共集論語諸家訓註之書名曰論語集解奏之魏朝未聞有經學授之何人又冲仕魏至司

空司徒常道鄉公即位拜太保位三司上封壽光侯而阿附司馬昭比炎篡位冲實奉禪策拜太傅進爵為公視孔光張禹之罪又有甚焉此輩經術又安用哉况蘇愉臧曹梅頤晉書並無其人惟梁柳附見皇甫謐傳亦止言其作郡並無得古文尚書之事毛西河氏作古文尚書宛詞亦據正義引晉書皇甫謐傳云謐從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中多載其語則謐傳並無之毛氏乃引晁公武十八家晉書為辭按唐書藝文志唐初晉書雖有七家御製書出餘古文尚書辨偽 卷之二

八

必稱名正義所引未稱某人晉書必御製晉書矣且御製晉書成於貞觀而唐書儒學傳謂尚書正義永徽中于志寧等校正始布天下則正義自當引御製晉書不當他引也毛氏為古文尚書稱宛大聲疾呼著書立說而所引疎濶與孔氏正義無異安足以傳信後世而籍天下之口也哉

按毛氏以十八家晉書為解不過強詞奪理而已假使他晉書果有之貞觀晉書必無刪之之理聖經顯晦天下之大事也數百年亡軼之書一旦忽出豈容略而不言修晉



書者與孔氏之書無仇也何爲處處皆削其文况當時方崇奉此書以爲真乃無故削其文尤不近於情理然則是他晉書原無此語故貞觀晉書亦不能鑿空而增此文也此蓋傳僞書者假設此言以欺當世孔氏道聽塗說而未及覆核耳不必曲爲之說也毛氏乃欲以想當然之說定古書之真僞謬矣巨來此辨深足以正世人之惑故今補而論之

考晉時著書之富無若皇甫謐者嘗因正義所引牽連梁柳古文尚書辨僞

卷之二

九

卽疑古文爲謐所作後得梅鷟尚書考異觀之所見多相合者其序文則直指古文尚書爲謐作以授梁柳其別有所據耶抑亦因謐傳及梁柳而臆揣之耶他人有心于忖度之古文之作自謐可信十之六七矣

按巨來以二十五篇爲僞是也惟從梅氏以爲皇甫謐作尚恐未然謐所著書雖多荒謬然或採摘太雜及附會以已意則有之矣若公然撰僞經以欺世則謐尚未至是且謐所著帝王世紀湯之後有外丙仲壬兩代與孟子史記

合而僞傳釋伊訓篇云湯崩踰月太甲卽位與謐說正相反其非謐所著明甚梅氏但因僞書僞傳多采世紀之文遂猜度之以爲謐作誤矣故今正之

吾友方靈臯謂漢以來文章具在孰能贗爲之者不知後人特未嘗摹經而自作文字故不相似耳劉原父嘗補作禮經三義雜之戴記有過之無不及况搜集羣書徵引尚書原文特以已意聯屬其間因稍加補綴何不似之有黎邱鬼雖父不能辨其子優孟爲叔敖衣冠楚王不得不愛也

古文尚書辨僞

卷之二

十

按謂摹經所以似經固也然特其貌似貌之一二分似耳究之不脫當時風氣試取其書讀之文勢則多雜排偶句法則率經煅煉名言淺語間出錯陳與三十三篇毫不相類一望而知爲晉以後人之筆以之欺世俗之人則有餘以之入知文者之目則固不能掩也猶之乎蘇子瞻市豬於金華中道而遇買豬代之而客猶贊其美使其遇陸鴻漸必不至以江水爲潭水也

又按自漢下逮魏晉言古文尚書者衆口如一無可以假



借者故毛方兩家雖極力崇奉偽書而皆毫無證據其失不待言矣惟唐貞觀中所纂晉書內二語頗足惑世然其誤亦顯然易見毛方雖皆未之及然世人讀書粗心浮氣者多恐數百年後復有以此獻疑者故附辨之如左

晉書荀崧傳中記簡省博士事內云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似當晉時已有此偽書者然按傳中所載春秋左傳二家易詩周官禮記論語孝經各一家加以尚書二家當為博士十人何以但云九人前後不符其為誤衍孔氏一

古文尚書辨偽 卷之二

十一

家無疑且考職官志稱晉承魏制置博士十九人江左減為九人魏既未嘗以孔傳列學官矣晉安得而有之而隋書亦稱齊建武中孔傳始列國學合觀諸書孔氏之文之為誤衍不待問者蓋今之晉書乃唐人采七家晉書而纂錄之者鄭氏本傳古文尚書是以舊晉書有古文尚書之文而當唐初人皆指偽孔氏經傳為古文纂晉書者因悞以所稱古文尚書者為孔氏偽書遂於鄭氏之外別出孔氏之文以致其數不相合耳且尚書非古文則今文非今

文則古文今乃云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然則鄭氏者今文邪古文邪蓋隋唐間學者專尚詞賦不甚通於經術而唐初承大亂之後廷臣之有學問者少故不敢定馬鄭之為古文今文謂為今文則永嘉之亂今文已亡謂為古文則又別有五十八篇偽孔氏之經傳與鄭互異故不得已而為是兩可騎牆之語耳大抵古來自修之史多佳詞臣其修者多不佳自修者必有其所見其平日亦必詳考之不則恐有舛誤貽譏後世故佳者多史記兩漢南北史

古文尚書辨偽 卷之二

十二

等書是也詞臣其修之書則多以官使之未必皆有學術其平日亦未嘗留心於此而又不專其事即有抵牾莫適任咎故佳者少是以伏生之書本屬壁中所藏而隋書稱伏生口授二十八篇杜林本傳孔氏古文尚書而隋書稱雜以今文非孔舊本皆習於世俗流傳之語而未嘗取史漢諸書核正其是非耳蓋凡古來詞臣其修之書多不可據如此劉知幾史通言之詳矣隋書晉書皆唐初人所纂復何怪乎荀崧傳中之誤衍此文也



堯典分出舜典考辨

今世所傳尚書首有堯典舜典兩篇堯典自曰若稽古起至帝曰欽哉止舜典自曰若稽古起至陟方乃死止習舉業者勿而讀之以為古文尚書果如是矣不知此乃唐孔穎達所改之本自隋以前尚書原文本係一篇而無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但學者皆為舉業計不考之古非惟不知孰為古文孰為今文甚至並不知有古文今文之名者况能知舜典之為後人所分乎

古文尚書辨偽

卷之二

三

余於唐虞考信錄固已辨之今因詳考古文尚書真偽復纒陳其本末是非如左

一伏生所傳今文尚書通為堯典並不別分舜典。今文

尚書凡二十八篇篇目詳見古文尚書源流真偽考中首為堯典自曰若

稽古帝堯起至帝曰欽哉即繼以慎微五典云云至陟

方乃死止不惟不分兩篇亦無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

十八字則是戰國西漢以來通為堯典矣

一孔安國所傳古文尚書亦通為堯典別有舜典篇而非

自堯典分出者。古文尚書於二十八篇外得多十六

篇篇目已見古文真偽考中內有舜典一篇而堯典篇帝曰欽哉之

下仍繼以慎微五典云云至陟方乃死止其十六篇學

者罕所誦習馬融所謂逸十六篇絕無師說者也其後

鄭康成注尚書分盤庚為三篇分顧命後章為康王之

誥而堯典未嘗分則是東漢魏晉以來亦通為堯典矣

一東晉以後偽古文尚書出於二十八篇外多禹大謨等

二十五篇篇目已見古文真偽考中分出益稷盤庚康王之誥四篇

古文尚書辨偽

卷之二

四

而無舜典或云舜典缺也或云慎微五典以下當為舜典自是始有分堯典為舜典之說然尚未有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也

一據正義稱齊建武中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古文尚

書有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十二字在慎微五

典之前方興尋以他罪誅死以故其書不行於世或云

協于帝下復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

位十六字正義兩載其說不能詳也



一隋開皇時購求遺書有人稱得方輿之二十八字者因而漸行於世及唐初孔穎達作尚書正義遂定以為舜典之首冠於慎微五典之前由是堯典一篇分以為二唐宋學者不究其始靡然從之然以經文考之乖謬累累顯然可見故歷辨之如左

師錫帝曰有鯀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昔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子時觀厥刑于二女釁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古文尚書辨偽

卷之二

五

按堯舜之事既分二典則堯之事皆當載之於堯典中况自師錫帝以後至受終于文祖皆記堯舉舜之舉事相承文相貫也若至帝曰欽哉而止非惟其事未畢而其文亦未完何得遽割其下文而屬之舜典致文有首而無尾而堯亦有始而無終天下寧有如是不通之史官乎然則慎微五典以後仍當為堯典不得為舜典明矣

帝曰格汝舜事考言乃言底可續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

德弗嗣

按堯典首有曰若稽古帝堯故其後皆以帝稱堯而不斥言堯今舜典首亦有曰若稽古帝舜則其後文亦皆以帝稱舜而不斥言舜今反稱堯為帝而稱舜以名經傳中有如是之文理耶春秋於諸侯之事皆書某國書其君為某侯獨於魯則書曰我於魯君則書曰公何者春秋魯史也若晉之乘楚之檇杞則必書晉楚為我晉楚之君為公為王而書魯為魯魯君為魯侯明矣豈有

古文尚書辨偽

卷之二

六

舜典中而以帝稱堯而以舜稱舜者哉然則此為堯典中語而非舜典之文明矣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按堯至是始殂落則以前之事皆當屬之堯典且既名為舜典篇首又有曰若稽古帝舜之女所謂帝乃殂落者堯乎舜乎史冊如此將何以傳信於後世乎此乃君臣大義所關非小小者可比不知向來諸儒何以相沿



而不覺也。前章稱舜以名猶曰堯尚在也。今則堯已崩矣。何以猶稱舜而不稱為帝。然則此篇之為堯典而非舜典明矣。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暉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按此後舜命九官之文皆稱舜為帝何者堯已殂落稱帝無所嫌也。然命官之首仍稱舜以冠之者何。居蓋此篇堯典也。故於舜必別白言之。然後其文始明。故此文

古文尚書辨偽

卷之二

七

之先冠以舜曰猶堯典首之先冠以曰若稽古帝堯也。有曰若一語則後文之稱帝皆堯矣。有舜曰之文則後文之稱帝皆舜矣。古人之文謹嚴如此。而後人猶亂之。可傷也夫。前章稱舜猶曰堯崩初也。此則堯崩久矣。何以仍冠以舜。然則此篇之為堯典而非舜典明矣。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按前章命官之文既稱舜為帝矣。此何以又別白而稱爲舜堯之殂落。稱爲帝何以舜之陟落。稱爲舜也。且堯

殂落之後備言百姓四海哀慕之誠。舜之功德不亞於堯。何以絕無一言及之。而但追述其徵庸在位之年。意何居焉。蓋此篇堯典也。舜即位後固當以帝稱之。若彼舜之始終則必別白以舜稱之。始與文體相稱。且堯功德之隆。惟在舉舜。故於篇終備記舜徵庸在位之年。以著舜之終始。而後堯之功始全。若百姓四海之哀慕舜。固當於舜典中言之。不必載於堯典也。然則此篇之爲堯典而非舜典明矣。

古文尚書辨偽

卷之二

七

然此兩篇之當爲一篇。不待細考經文而後知也。孟子固言之矣。萬章篇云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今此文乃在舜典中。然則自戰國以前孔門所傳之尚書。固通爲堯典一篇。不分舜典矣。

卽二十八字之偽。亦不必細考經文而後知也。梁武帝固已斥之矣。武帝云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然則曰若稽古帝



舜以下二十八字必非舜典之文明矣

曰然則何以至隋唐而分為兩篇而增此二十八字也曰

魏晉以後南北分王國尚戰爭士競詩賦罕有以經學

為事者以故偽者得以亂真至隋天下歸於一始欲振

興文教於是牛宏奏請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然經學之

荒已久朝廷諸臣無復有學識能辨真偽者是以劉炫

偽造古書連山易魯史記等百有餘卷朝廷真敢以為

偽也遂信之而賞之其後為人所訟始知其偽然後免

古文尚書辨偽 卷之二

九

死除名而黜其書而偽古文孝經亦開皇十四年王邵

等所傳播當時亦皆以為真也逮唐始有覺其偽者

見前卷尚書是真偽考中 是知隋世士大夫妄信偽書乃其常事况

此文僅二十八字尤不足為異矣穎達原無學術故妄

取而載之而唐時最重詩賦進士之科輕視明經應明

經舉者不過遵功令取科第而已誰復知考其本末者

至宋沿習日久益視以為固然雖大儒亦不復異議遂

使聖人之經為後人所雜亂良可惜也良可歎也

讀偽古文尚書黏簽標記

次名崔邁德鼎隨筆

弟邁著有古文尚書考及訥庵筆談其駁孔氏經傳之

偽較顧李兩先生之說尤詳但筆談已摘載於考信錄中

而尚書考中所徵之書所持之論則余源流真偽通考中

已悉備之不必複述此外復有於偽尚書各篇中簽出字

句所本及勦襲而失其意與措語之不當者雖若細碎然

皆足資考證不忍盡棄因復附錄於此

古文尚書辨偽 卷之二

辛

大禹謨

舍已從人語自孟子來

帝德廣運語本呂覽

左傳文七年卻缺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

九歌勿使壞

僖二十四年傳文引夏書曰地平天成

莊八年莊公引夏書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

襄二十一年臧武仲引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



茲在茲允出茲在茲 哀六年孔子引夏書曰允出茲在茲

茲 襄二十三年孔子引夏書曰念茲在茲

襄二十六年聳子引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帝曰來禹章。論語載堯命舜之語而此乃抄襲之卻又

分作三處用他語增飾之謂人盡可欺也 論語此數句

本係韻語今離而為三使有韻者無韻

泂水誓子語本孟子

古文尚書辨偽

卷之二

注

周語內史過引夏書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

左傳哀十八年引夏書曰官占惟能蔽志昆命於元龜

正月朔旦一節。按舜典云受終於文祖又云舜格於文

祖未有言受命者命者生人之事也神宗既為堯則禹是

時安得受命於堯乎

帝初於歷山以下語本孟子而故改易之

五子之歌

周語單襄公引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止也

晉語知伯國引夏書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左傳成十六年單子引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左傳哀六年孔子引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

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

周語單穆公引夏書曰鬲石和鈞王府則有

允征

左傳襄二十一年祁奚引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

襄十四年師曠引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

古文尚書辨偽

卷之二

注

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

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本周禮天官小宰

左傳昭十七年大史引夏書曰辰不集於房誓鼓舊夫

馳庶人走

昭二十三年吳公子光曰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

必濟

昭十四年叔向引夏書曰昏墨賊殺辜陶之刑也

仲虺之誥



惟有慚德語本左傳季札語

左傳昭二十八年晉叔游云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

晉人尚俳偶故二十五篇中多俳語如苗之有莠及不邇

聲色德懋懋官等語皆是三十三篇中亦間有偶語要有

多少自然氣象即比體亦不若苗之有莠語氣稚弱也

葛伯仇餉一節語本孟子而增減改易之

左傳襄十四年中行獻子引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

古文尚書辨偽

卷之二

孟

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 宣十二年士會引仲虺有言

曰取亂侮亡 襄三十年子皮引仲虺之志亦四句亡者

句在下道作利

湯誥

周語單襄公引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

我造邦無從非彝無即淫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未嘗言

書也此分作二處用

論語載湯誥一節此則離合增減而用之 簡在帝心承

上帝臣不蔽而言有罪不敢赦言人之有罪湯不敢赦也

此作罪當朕躬弗敢自赦夫其義矣 周語內史過引湯

誓曰余一人有學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

伊訓

百官總己以聽冢宰語本論語

造攻自鳴條朕哉自毫語本孟子天誅造攻自牧官朕載

自毫 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學禮記語

爾惟德罔小數語即昭烈勿以善小而不為二句語意此

古文尚書辨偽

卷之二

孟

貪作參差對待語而其實一意乃曰罔小曰罔大遂令下

句不可解

太甲上

顧諟天之明命本大學

味爽丕顯本左傳饒鼎之銘

坐以待旦用孟子語

子弗狎于弗順本孟子

太甲中



左傳昭十年鄭子皮引書曰欲敗度縱敗禮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道語本孟子

侯我后后來無罰語本孟子 孟子所言本一語而兩地

異耳此遂作兩處而不知孟子所引上段固同也

太甲下

惟天無親克敬惟親語自左傳來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語學中庸

禮記文王世子引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

古文尚書辨偽 卷之二

畫

國以貞

咸有一德

天難謀命靡常上句詩大明篇語下句詩文王篇語

天難謀書君爽篇語

說命上

楚語白公子張謂楚王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

以入於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

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

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

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以為公而使朝夕規諫

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津水用汝作舟若大旱用汝作霖雨

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旣不視地厥足

用傷 稟令皆自上而下之詞國語言若不言是無所稟

令也言不出命令也此改作臣下罔攸稟令便不通矣

若藥不瞑眩二句又見孟子

無逸言其惟不言言乃雍猶言不言則已言必和也此截

古文尚書辨偽 卷之二

畫

去下句而止用其惟不言不知其不成文理也 禮檀弓

子張引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譴 論語禮記喪服篇

皆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而此則變其語

左傳昭六年叔向引書曰聖作則

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語亦本自公

說命中

左傳襄十一年魏絳引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

患杜註止上一句為逸書



定元年士伯曰敢僭納侮其此之謂矣

說命下

入宅於河自河徂亳語本國語白公

爾交修予罔予棄語本國語白公

學記引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 又引兌命曰學

學半

禮記文王世子引兌命曰念終始典於學 學記引兌命

同

古文尚書辨偽 卷之二

辛

秦誓上

晉人詩文發端多從遠處說起如此篇惟天地萬物父母

等語及仲虺之誥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湯誥惟皇上

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之類皆迂遠正是晉人氣習試

讀甘誓湯誓牧誓有此等語否

數紂之罪皆以後世之事想像彙集而成無論紂之罪不

若是之甚而武王亦必不肯作此毫無含蓄之語至以殘

害於爾萬姓句尤踈謬凡誓者皆誓已之衆也首呼友邦

冢君御事庶士而誓之則所謂爾萬姓者何人也耶

族人者秦之法三代未有也罪人以族之語謬矣 弗事

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語本牧誓昏棄厥肆祀弗答

犧牲黍稷既於凶盜語本微子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

犧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天佑下民至越厥志語本孟子而有改易

同德度義語本左傳昭二十四年萇宏語

貫盈二字本左傳使疾其民以盈其貫語此後世四六剪

古文尚書辨偽 卷之二

壬

綴字句之學也

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本王制天子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

之語

鄭語引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周語亦引之

左傳襄三十一年穆叔引太誓二句同昭元年子羽亦引

之

秦誓中

齊乘黎老學國語于晉語



謂已有天命本西伯戡黎我生不有命在天

厥鑒惟不遠二句本詩般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周語引太誓曰朕夢協於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

左傳昭二十四年襄宏曰同德度義太誓曰紂有億兆夷

人亦有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成二年傳文引

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

子有亂臣句又本論語

雖有周親二句本論語

古文尚書辨偽 卷之二

三

天視二句本孟子

百姓有過二句本孟子

我武惟揚五句本孟子

罔或無畏數句本孟子而改易之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

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此武王伐商告諭商民之語言

汝無畏懼乃來安集汝非與汝為敵也而百姓由是咸悅

歡呼稽顙雷動故曰若崩厥角稽首此改無畏曰罔或無

畏非敵曰寧執非敵語既晦澁難解又以為誓師之語全

失武王伐罪弔民之意而百姓字又與非敵截斷若崩厥

角又以為武王口中語百姓懷懷若崩厥角語更不可解

註以為商民畏紂之虐懷懷若崩其顛角此與上下何所

干涉孟子所記本明白正大作書者必欲掩其抄取之迹

改易不通真令人欲笑欲罵

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語意本漢書引泰誓

引泰誓云立功

立事惟以永年

古文尚書辨偽 卷之二

三

剖賢人之心語自史記來

恭行天罰語自牧誓來

獨夫紂本孟子聞誅一夫紂矣

犬馬寇讎孟子為齊宣王言之也後世猶以為譏泰誓乃

曰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無論文王怙冒西土不至

苦紂之虐即使苦紂之虐而武王亦必不忍為此言姦雄

篡竊之輩雖殘忍刻薄而良心未能盡喪亦不能不慚惡

於其際况武王以聖人處人倫之變而乃公然告諭其下



與之殄殲乃讎此乃天下之亂首而病狂喪心者之言也豈可以汙武王哉

左傳哀元年伍員言樹德莫如滋

迪果毅語本左傳

武成

歸馬二句本樂記 樂記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此去弗復乘句不知服牛乘馬非通用也

古文尚書辨僞 卷之二

三

左傳襄三十一年北宮文子引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

左傳昭七年芋尹無宇曰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肆子東征數句本孟子而改易之

惟爾有神無作神羞語俱自左傳來

受率其旅若林語自詩經來

血流漂杵語本孟子

一戎衣句語自中庸來

大賚句自論語來

重民五教惟食喪祭自論語所重民食喪祭來

旅裝

惟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語本魯語仲尼在陳篇

王乃昭德之致於異姓之邦四句語本魯語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及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

古文尚書辨僞 卷之二

三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語本左傳

為山九仞功虧一簣語意本論語

以下諸篇並缺

古文尚書辨僞卷之二終

道光四年東陽署中刻



右尚書辨偽二卷先生晚年作而卓識早定故前著  
考信錄絕不稱引一語且力駁之自宋元以來論辨  
尚書者何啻數十家前明梅氏

國朝閻氏洋洋大篇先生皆未之見由今觀之正不啻  
數百年間人同堂講晰先生識力所至聞與古合更  
有發前人所未發者履和藏先生全書久昔年在都

質之尚書山陽汪公公悅之序之既出都又聞有宜  
典任君泰悅其書作詩嘆賞以為大謹乃如狂至允

古文尚書辨偽跋

反不平令人一讀一起舞嗟乎是何可多得而履和

既不能長待汪公執弟子之儀又不獲一見任君悉  
其生平何如為可惜也偽書二十五篇人人童而習  
之昔賢辨論尚未必首肯何況晚出之作衆難羣疑  
固然不足怪伏思我

朝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書皆奉

高宗純皇帝欽定刊布海內古文二十五篇之偽

朝廷早有定論非草茅下士一人一家之私言也故今

刻辨偽一書恭錄提要中論尚書三則另為一冊以  
冠篇首俾閱辨偽者先敬觀此三則庶胸中目下如  
離照當中羣陰開霽從此縱覽諸家大有破竹之樂  
矣道光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履和謹跋

古文尚書辨偽跋

三



大名崔東壁先生著

# 論語餘說

道光四年正月東陽縣署中刻

論語餘說

大名崔述東壁稿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孔子曰學而時習之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不如某之好學也聖人何為如是之重學也蓋凡天下之理皆寓於事而事非聞見閱歷不能知聞見閱歷所謂學也故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多聞闕疑多見闕殆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傳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險阻艱難備嘗之

論語餘說

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諺曰不經一事不長一事學之為功大矣聖人之教人如是而已至宋始好以格物窮理為說若事理可以坐而通之者由是學者相率談理而不復留意於事其甚者至以靜坐為功以明心見性為知道然則聖人何為斤斤焉教人以多聞多見而不憚其勞乎吾鄉臨漳水凡近漳者皆不患水而遠漳者反皆患水吾鄉人知之遠人不知也蓋漳水多淤沙近漳則得淤沙而肥淤沙久而地高水雖至而不留故不



患水遠漳則水弱於沙不能至地卑而水不洩故反患水耳吾嘗吏於羅源凡山上田皆苦澇不苦旱海旁田皆苦旱不苦澇縣人知之遠人亦不知也蓋山上多泉水而峰巒糾繞其去不速故雨澤不愆則田皆無穫平地大旱則山田倍收海水鹹鹵旱則鹹氣自地中浸入而禾不茂雨雖多有大海以爲歸故不患水耳若此者其理自何處窮非聞見閱歷安從而知之故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聖人之慮

論語餘說

二

後世深矣惜乎後儒之未達也

此論後儒格物窮理之說不如聖人言學之善

聖人之教人學欲何爲乎學爲仁而已矣故首章言學次二三章卽言仁也仁也者天所以與我之德也然仁不專在心而兼在事仁之取數多矣然最要者莫過於孝弟最有害於仁者莫甚於粉飾故第二章卽言孝弟爲本第三章卽以巧言令色爲戒所以著仁之實也然仁非但家庭而已忠信以待人亦仁也敬愛以治國亦仁也故四五兩章以曾子之自省孔子之論政繼之由是

言之聖人之所謂學者非徒文詞之末已也故教弟子者必先以孝弟謹信愛衆親仁而後以其餘力學文爲學者果能事君事父重德信友卽謂之已學可也但觀此首七章而學之道仁之事已得其大端矣推而言之忠信威重敏事慎言擇交改過就正有道亦莫非學之道也聖人之溫良恭儉讓賢人之慎終追遠孝子之三年無改亦莫非仁之事也豈但此而已卽先王所制之禮亦仁之所著也富貴貧賤之間亦仁之所見端也學

論語餘說

三

禮者知和之爲貴知信之當近義恭之當近禮學詩者能告往知來而不以無諂無驕自足則學之事全而仁之道得矣然爲己也非爲人也知人者學之餘事故猶以爲患若人之不我知則君子不患矣學而一篇蓋聖門高弟深於道者所記示人以學之道仁之事深切著明莫過於此惜乎世之言仁者多求之於空虛而每略於事言學者多求之於文詞而罕得其本也

以下四條並釋論語

義之



聖人教人惟務平實顏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所言皆視之有形而循之有迹者莊子佛氏則惟談空虛不屑實事其論似高出於聖人之上然措之於事一毫無所用之何者有不可以爲無無不可以爲有黑不可以爲白白不可以爲黑此天下之定理言無色相則有之矣真無色相則斷不能有士遊於僧寺僧見之未嘗起一日太守至僧

論語餘說

四

起迎之士以勢利譏僧僧曰起是不起不起是起士卽持棒打僧僧驚詰之則曰打是不打不打是打僧無以對也然則打自是打起自是起色自是色空自是空一切歸之空虛無有此必窮之說也原其所以爲是說者無他前人之言多而且備循而述之則無以見其奇故別爲大言以自高非惟莊子佛氏然也雖宋以後儒者亦往往不免焉而世之愚者遂信以爲實過矣昔有人好大言曰吾嘗見一人首際天足際地應之者曰此何

足爲大吾嘗見有上唇際天下唇際地者好大言者駁之曰果如是其身於何處安放應之者曰吾亦慮其身無安放處但見其有此大耳世之好爲空虛大言以求勝於聖人之道者皆若是而已矣是以聖人教人惟務平實非不能高不可高也

孔子答門弟子問政多矣而答仲弓之語爲最精要何者仲弓本有南面之才而宰乃庶官之長有表率之任故告之以此先有司者庶官不必皆賢然多視長官之意

論語餘說

五

而趨避之故必正其身然後能率屬長官廉則庶官不敢貪長官勤則庶官不敢惰故以先有司爲要也人之才不必皆長而事亦往往有棘手者法太密則人皆有慮患避事之心以因循爲得計而事之廢弛者多是以宋人謂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無故小過不可不赦也雖然有治人無治法庶官不得其人則雖先之赦之而亦無益於事故所重尤在舉賢才有一官卽擇一能治此官者而付之理則身不勞而政畢舉周公立政之篇



所以必以三宅三俊爲要務也此雖爲爲宰者言之其實治一國治天下皆若是而已矣然賢才何以能知無論天下也卽一國之中亦有難以盡知者無怪乎仲弓之以爲慮也觀仲弓之問則其意實欲力行此言可知究之知亦非難果能汲汲於求賢才以爲人倡立之標準樹之風聲則人必有競於舉賢才者必有競以賢才告我者樂正子好善而人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燕昭王築宮事郭隗而樂毅劇辛之徒爭趨於燕是也聖人

論語餘說

木

此言誠知人之上策昔人言以半部論語治天下果能熟讀此章而力行之卽爲宰相亦綽乎有餘裕豈待半部也哉

孔子答仲弓之問政至矣其次則莫若答子貢之問政告仲弓者爲長官之要圖告子貢者治一國之正務章首但言問政而不言問政之故則爲泛問治國之政可知故孔子以治國之常道告之也民非養則不能教故舜命稷先於命契孔子之告冉有亦先富而後教故以足

食先之然常春秋之世列國兵爭疆場頻驚民不得安其居非有以自固不可文王四友所以必兼有禦侮也故以足兵次之然足食足兵皆爲教民之地非若戰國之君臣徒以富國強兵爲得計也兵食足而不知信何以異於禽獸故歸之於民信而政始成三者皆備治國之事全矣而子貢復問者欲分別其輕重故也以去兵去食告之然後知足食足兵皆所以開敷教之先不如是不可以爲王道晉文公定王以示義大蒐以示禮而

論語餘說

七

不肯得原以致失信霸者猶然况王道乎以此章與仲弓問政章彙參之天下之政無出其外者矣此外答問政者尚多然皆因其人而教之非通行之政註已詳之無庸更贅也

朱子論語集註釋孟懿子問孝章云無違謂不悖於理又云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誤會而以從親之令爲孝故語樊遲以發之余按聖人之告人無不盡心者既恐懿子誤會無違之義則何不直告以生事之以



禮云云而故藏而不發以待再問及不能問又語樊遲以啟其問而暢其旨莫樊遲之轉以告懿子一何其不憚煩乎懿子魯大夫也齊師在清季康子欲使其宰冉求與二子言使俟於黨氏之溝蓋家臣與大夫言若斯之難也况於樊遲年益少位益卑何由得見懿子而告之乎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謂不違於親也恐此章之所謂無違者卽謂體親之心成親之志非有他也蓋信子生平好禮者也不能相禮則病之苟

論語餘說

八

能禮則從之及其將沒尚諄諄焉屬其大夫使其二子學禮於孔子爲之子者但體此心成此志而無違焉於生事蒸祭無一不合於禮以妥其神而慰其意是之謂孝焉已耳故曰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然則孔子此言已無不發之蘊懿子不必再問孔子亦不必申言也行之焉已耳至語樊遲蓋亦偶然之事記者以其問答之語足相發明故連類而記之非必樊遲能告懿子而孔子望其委曲轉達也

以下五條並論集註有未愜處

鄉黨篇云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朱子謂此文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是也至云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則衣長於身殊不便於事讀者多不能無疑余按說文寢衣卽今之被蓋當齊時恐常被之不潔是以別有寢衣非若明衣之着於身也故長於身而不爲嫌如此似於事理爲近

論語餘說

九

管子不死子糾之難而相桓公子路于貢皆以未仁疑之孔子曰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如其仁又曰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皆舉管仲之功以告之而集註載程子言云桓公兄也子糾弟也故聖人不責管仲之死則又以爲不因其有功者余按聖人之言後世皆當尊信不疑不必於聖人言外別立一意也如果孔子不責管仲之死以桓兄糾弟故則何不直以此言告子路子貢決是非於片言垂名教於萬世乃故隱其故而不宣以待後人之補註乎且春秋之世立子以嫡立嫡以長若兩皆庶子則亦不甚拘長幼之序至遭國家之變



而議立君尤與尋常不同故趙孟欲立雍四德兼稱長居其一而衛之立晉宋之立御說亦無一言及其爲長爲幼者且又安知襄公之無子而必當立弟也由是言之聖人不責管仲之死但以其有功故不因於桓與糾之孰爲兄弟也使仲無匡天下之功無論桓兄糾弟桓弟糾兄亦斷不爲聖人之所許矣况桓糾之長幼經傳皆無確據孔子既稱管仲之功吾知仲以有功故可不死而已若孔子所不言則吾不得而知之也

論語餘說

十

弟子章云謹而信註云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按謹字從言乃慎言之義故中庸云庸德之行庸言之謹下文有所不足不敢不勉言庸德之行也有餘不放盡言庸言之謹也謹之當屬於言明甚故曰敏於事而慎於言曰訥於言而敏於行慎與訥皆謹之意也詩雖稱謹爾侯度然但渾言之觀下文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及白圭數語言行皆包在內而尤重在言惟易文言傳言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以謹屬之於行註說蓋本於

此然未必果此章意也

聽言觀行一節在晝寢節後別以子曰字冠之善人有恒二節在聖人節後亦別以子曰字冠之註皆疑爲衍文世之爲舉業者咸遵用之余按此皆當爲兩章朽木數語自責予之晝寢聽言數語自責予之言不顧行善人節後但言有恒不及君子皆迥然爲兩意特記者連類而及之耳卽性相近章與上知下愚章亦然其言足以互相發明則有之皆不得遂以爲一章也亦有一章而

論語餘說

十一

誤疑爲兩章者孔子曰才難節與下三分有二節是也集註後云或曰宜斷三分以下此無他蓋見章首兩節別以孔子日起之而目爲一章皆記人才之盛故疑其與末節不相涉耳不知此章乃孔子通論周事上節論周之才下節論周之德初未嘗以文武分也其前兩節乃記者記此爲下唐虞之際九人而已張本詳見豐鎬考信錄中春秋傳中如此類者甚多此乃古人記事記言之體不得因首二節遂疑此章專論人才而謂三分以下當別爲一章也以下兩條並論語語分章分句得失



近世讀書句讀多有誤者余幼時見人讀論語或當斷而連或當連而斷以為余鄉僻陋無名師為正其誤耳漸長讀明人時藝乃知自明中葉以來即如是不始於今亦不獨余鄉為然也論語禮之用章云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句亦不可行也蓋和本可貴但和不以禮節則不可行六字連讀不容斷也而讀者乃以知和而和作一句既知和矣豈容不和和既貴矣又何譏焉詰之則云註言一於和此和字謂一於和也不知

論語餘說

十一

一於和與下不復以禮節之相連成文一於和即是不以禮節不以禮節方是一於和豈容分兩句為兩意乎雍也章云居敬讀而行簡以臨其民句不亦可乎居敬謂自處以敬道千乘章所謂敬事也行簡以臨其民謂政令之加於民者務從簡易敬事則無廢事政令簡易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此六字亦連讀不可斷者下文居簡而行簡不再言臨民者以上文已言之故從省也而讀者乃以居敬而行簡作一句以臨其民作一句若

不臨民於何見其行簡上既言行簡矣以臨其民又作何事其言不亦贅乎仰之彌高章云夫子讀循循然善誘人句循循乃形容善誘光景猶所謂諄諄然命之也此六字亦不可斷者而讀者乃以夫子循循然作一句離卻善誘不知循循然又當作何解乎子羔章云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句子路意以學之所該者廣政事亦即是學不止在讀書耳此八字亦不可斷者而讀者乃以何必讀書為一句子路聖門高弟安有教人不讀書之

論語餘說

十二

理且截斷此四字然後三字又從何來論語豈有此文理乎諸如此類不可枚舉蓋緣初學童子多不能讀長句率於四五字處讀斷蒙師不暇為之糾正由是習為固然及長授弟子書仍之不改久之遂以成俗耳嗟夫章句之學其淺焉者也猶糾誤若此况欲以究聖賢之精義乎

論語一書本屬明白易解漢儒雖有訓釋不過略舉事跡粗訓文義而已至朱子又為作集註詳矣備矣無庸加



矣自明始輯大全一書中葉以後復有所謂講章者其  
初本爲學者作舉業計然於論語本文委曲穿鑿多失  
聖賢之意而學者莫不觀之甚且有讀之者而經義日  
晦矣以下五條論講章俗解之誤

冉子與子華粟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  
也君子周急不繼富近世講章家釋此文謂弟子爲師  
使分所當然不當與粟非以其富之故孔子所言特爲  
之旁通一義耳非本旨也世之爲舉業及掾文衡者皆

論語餘說

古

宗之以余觀之謬莫甚焉弟子之使於師固義所宜然  
使子華果貧爲之師者將坐視其母之凍餒而不恤乎  
恐聖人不如是之不近人情也若貧而卽與之則是不  
與粟者仍以子華富故何得謂之旁通一義乎凡聖人  
所自言學者皆當尊信而不之疑孔子言與鄰里鄉黨  
則是粟之不當辭者以可與鄰里鄉黨也孔子言周急  
不繼富則是粟之不當與者以其爲肥馬輕裘也如是  
亦已足矣乃近世釋經者必於聖人言外另立一說強

以爲聖人之意如此而謂聖人所欲言者不足信可不  
謂之侮經叛聖乎故今附識其說於此

原思辭粟九百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註云言常祿  
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講章家云註言常祿  
不當辭釋毋字之義止思之辭祿也推之以周貧乏釋  
與鄰里鄉黨之義爲思旁通一義也余按王孫賈媚竈  
之問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萬章受禦之問孟  
子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於貨愍不畏死凡民罔不愍

論語餘說

五

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所謂不然者卽下獲罪於天之意  
所謂不可者卽下愍不畏死之意上文直決其非下文  
詳申其說初非上下爲兩義也然則毋者禁其辭與鄰  
里鄉黨者申明所以不必辭之故豈得以下句爲旁通  
一義哉且受官未有不受祿者原思雖儉豈能不食不  
衣既不受祿將何取之思之辭但以多耳思非辭祿辭  
多祿也故論語云與之粟九百必言九百者爲思辭故  
也若思辭祿不以多故云與之粟可矣言九百何爲者



惟思以多故解故孔子教以用多之道言雖多自可以分人不必辭也然則朱子所謂常祿不當辭者正與推之以周貧乏之文相為表裏乃一意非兩意也此說無理之至而今之為舉業者皆遵之嘻可嘆也矣然朱子常祿之語亦未盡合春秋之世卿大夫之家臣其祿本無常數故傳云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蓋卿大夫貧富不同其歷世久而立功多者君之賜邑也數則其祿厚其宰之祿亦厚初從政者其祿薄其宰之祿亦薄不能

論語餘說

共

拘之以常例也孔子未為司寇以前無家臣至是始有之初無舊制可循但量入以為出視己祿邑之厚薄為家臣班祿之數故與之以九百而思欲量出以為入但以已日用之奢儉為受祿之數無所事於九百之多是

以辭之初非魯大夫之宰皆有九百之祿而思獨欲辭多受寡以鳴高也  
近世舉業家說為邦章鄭聲淫云鄭之淫在聲非以其詩也故孔子云放鄭聲余按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

律和聲則是志者詩之本也詩者歌之本也歌者聲之本也蓋古人之樂皆依其詩之抑揚節奏以為聲非若後世之律詩詞曲先定其句之短長字之平仄然後掄揉其語言按譜而填之也故詩淫則聲未有不淫者不得分詩與聲為二也他國詩雖亦有淫者然不淫者固多鄭風則淫者十居六七故孔子言放鄭聲也為此說者乃妄庸之人強作解事者其弊將使人求聲於詩之外所失非小不可以不辨

論語餘說

七

世俗說孝哉閔子騫章云聖人無字門人者孝哉閔子騫一句乃孔子述時人之言余按春秋傳石厚問定君於石蜡石蜡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侯方生而稱其諡此又述何人之言乎君前臣名禮也趙衰之對文公曰卻縠可祁奚之對悼公曰午也可赤也可韓厥之對景公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以其死也故諱之若生未有不名者樂鍼在厲公之前曰書退子且名其父矣乃士句之讓荀偃則曰伯游長曰請從伯游此何以說焉蓋



古之記言者亦有忽不經意之處故史記中生而稱諡者尤多讀者貴識其意而已必字字以爲當日實然則愚矣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云云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皆先稱之而後申明其說其文勢正與此同若以首句爲述人言則是此章有敘而無斷也且下句兼人與父母昆弟言之而此句獨述人言於文義亦不相呼應爲是說者蓋未嘗多見經傳之文但以作舉業故嘗讀朱子四書乍見此文故

論語餘說

六

驚而異之而曲爲之解自以爲新且巧而不知其文義之不通少見而多怪也

按朱子論語集註精實切當多得聖人之旨遠非漢晉諸儒之所能及然亦間有一二未合於經者或沿舊說之誤而未及正或過於求深而反失其平古人云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此本事理之常不足爲異我苟有所見不必徇朱子亦不必爲朱子諱也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然則朱子之說卽於經不盡合正之可也

不得以是故遂輕議朱子乃近世聰明之士多尊漢而駁宋雖朱註本無可議亦必曲爲說以攻之殊屬非是今略舉數端以明之其餘可類推也以下四條並論後詩語云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註云學之爲言效也說者云學有學之事在以效訓之非也若云效而時習之可乎按孟子云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若云設爲養射學教以教之可乎不可朱子此語乃釋所以名學之意故不云學效也而云學之

論語餘說

九

爲言效也正與孟子語意相同蓋詩書禮樂謹言勵行皆學之事而所以名爲學者以其皆效法古聖賢之所爲也此論語第一學字故於此詳釋之以見凡稱學者意皆如是其說最爲精切未達朱子之意而遽欲議朱子過矣

論語云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註云天卽理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說者云天者上帝之稱以理爲天非也按朱子集註凡正釋其意者皆云某某也若云某卽某也某猶



某也皆非本字之義乃推明其意使人易曉耳蓋天冲  
漠無朕獲罪與否無可徵者故指理以明之但有悖於  
理即獲罪於天非謂理為天也正如今人所云心即神  
神即心若是欺心便是欺神者豈遂謂其不必祭神但  
當祭心乎哉若以此駁朱子則前人之註無一非可駁  
者矣

論語云廐焚于退朝日傷人乎不問馬註云非不愛馬然  
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說者云馬亦有知之物安得

論語餘說

干

不問當以不字為句人既不傷乃問馬耳按非但馬當  
問比屋之有無延燒墻壁槽櫃之有無焚毀亦必無置  
之不問之理但自有司廐者職之必當一一白於孔子  
之前不待問也獨記問傷人者正以退朝之際倉卒之  
時惟恐人之有傷故不待人之白而先問之其傷邪必  
慘然而悲其無傷邪必欣然以慰故尚未暇問及馬耳  
非謂馬可終不問也朱子之註深得聖人當日情事以  
此為譏亦見其不達於文理矣

論語前十篇記孔子答定公哀公之問皆變文而稱孔子  
對曰者朱子所謂尊君是也至答康子懿子武伯之問  
則但稱子曰者所以別之於君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  
乃先進篇答康子弟子好學之問顏淵篇答問政患盜  
殺無道之問皆稱孔子對曰者何哉先儒罕有言及此  
者不知何故惟胡氏嘗以稱與君同為非禮而其說亦  
未詳余竊疑前十篇皆有子曾子門人所記去聖未遠  
禮制方明後十篇則後人所續記其時卿位益尊卿權

論語餘說

主

益重蓋有習於當世所稱而未嘗詳考其體例者故不  
能無異同也然中庸篇記答哀公問政則又但稱子曰  
蓋此篇乃子思以後所追記其時益晚故不能以論語  
之體例例之也學者以此觀之則論語載記各篇之先  
後亦略可見矣

以下四條論語前  
後十篇文體之異

論語前十篇記君大夫之問皆但言問不言問於孔子後  
十篇中先進子路兩篇亦然獨顏淵篇三記康子之問  
皆稱問於孔子

說詳前條齊景公之問政亦然衛靈篇衛靈



公之問陳亦然蓋後十篇皆後人所追記原不出於一人之手而傳經者輯而合之者是以文體參差互異子路篇義最精密文體亦與前十篇略同憲問篇次之他篇不之逮也惟季氏篇文體最異陽貨篇采摛最雜學者所當分別觀之也微子堯曰二篇中亦參差不一惟子張篇所記皆門弟子之言無可疑者

論語前十篇記君大夫之問皆不言問於孔子何者此書本記孔子之語不必煩此文也先進以下五篇始稱問

論語餘說

三

於孔子然於門人之問尚未有言之者顏淵仲弓之問仁子路子貢子張子夏之問政皆然惟南宮适稱問於孔子故疑适之非門人也乃陽貨篇子張問仁堯曰篇子張問政皆稱問於孔子何哉且所載孔子答之之言皆未舉其實而先告以數日能行五者爲仁曰尊五美屏四惡可以從政皆作藏頭露尾之語以待再問與論語他篇之文皆不類其非孔氏遺書明甚蓋皆後人采之他書者然則此二篇中固不無一二之可疑不得與

前十五篇等類而齊觀也

論語前十篇中稱孔子皆曰子惟對君問始曰孔子尊君也先進以下五篇對大夫問亦曰孔子固已失之矣然尚未有徒稱孔子者獨季氏篇始終皆稱孔子其爲采之他書甚明而未三章文尤不類齊景章末句於文全不屬朱子雖疑誠不以富二句在此然相隔太遠錯簡何至於是陳亢章尤不可解詩禮乃孔子之雅言何詳於教門人而獨秘於其子必待獨立時然後問之乎邦

論語餘說

三

君章尤與孔子無涉此必後人采他書附之於篇末者無疑也微子篇亦多稱孔子而未三章亦與孔子無涉亦後人所附入可知然則此二篇者皆不可不分別觀之也惟子張篇稱孔子爲仲尼然此本記門人之言固不可以爲例也

附論孟子二則

孟子萬章篇舜往于田章云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忍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



於我何哉趙註云父母不我愛於我之身獨有何罪哉  
自求責於已而悲感焉所釋殊欠分明朱註云於我何  
哉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亦似未合孟子  
語意余按共為子職有已責已盡之意於我何哉並非  
自責已罪之語此四句乃承上不若是恕之文言我但  
當竭力耕田自盡其職而已父母不我愛我無如之何  
惟聽其自然耳正解上文恕字之義非謂舜之心如是  
也象殺舜章云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

論語餘說

善

封之文義與此正同所謂是者正指下文兩句而言所  
謂是恕者亦即指竭力四句而言乃倒裝文法言舜之  
心不如是耳若如舊說則上下文義不相貫而是恕二  
字亦無着落矣以下二條  
附論孟子

孟子文義最為明顯然句讀亦有誤讀者鄒與魯闕章君  
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幾  
千人兼上死散兩者而言而近世為舉業者但承壯者  
言之以老弱轉乎溝壑別為一句非也有為神農章飽

食煖衣逸居而無教九字一句謂衣食居三者俱全而  
惟無教也與中庸篇去纓遠色賤貨而貴德句文義正  
同而近世讀者乃以上四字為一句無教單承逸居而  
言非也好辨章周公相武王誅紂一句伐奄三年討其  
君一句伐奄乃成王事不得承上相武王言之近世讀  
者乃以周公相武王為句誅紂伐奄為句亦非也說詳  
豐鎬  
考信錄周公  
相成王篇中大抵近世讀書惟事講章墨卷多不留心  
句讀偶憶此三事故記之餘可以類推也

論語餘說

善



論語篇章辨疑

按論語後五篇惟子張篇專記門弟子之言無可疑者至於季氏陽貨微子堯曰四篇中可疑者甚多而前十五篇之末亦間有一二章不類者蓋緣今本非漢初齊魯之古本乃張禹彙合更定之本是以如此前考信錄中已詳言之矣但未及摘其篇章而細論之故今復詳核之如右

事實不可信者六章二節以下五類皆季氏等四篇及前十五篇末之可疑者

子見南子章雍也篇

論語餘說

季氏將伐顛季氏篇

公山弗擾章陽貨篇

佛肸召章同上

齊景公待孔子章微子篇

齊人歸女樂章同上

以上六章皆記孔子之事不可信者內季氏等五章皆在後五篇內惟南子章在第六篇然在篇末此後僅有兩章疑皆後人所續得者之所續入未敢信以為必然也說已

美

詳於洙泗考信錄中今不復贅

堯曰咨爾舜至天祿永終堯曰篇

舜亦以命禹同上

此二節皆記古帝王之事不可信者亦在後五篇內說已詳於唐虞考信錄中今不復贅

事實有可疑者六章

孺悲欲見孔子章陽貨篇

楚狂接輿章微子篇

論語餘說

長沮桀溺耦而耕章同上

子路從而後章同上

以上四章皆記孔子之事雖無大可疑然皆與前十五篇所記孔子之事不類未敢信以為必然也說已詳於洙泗考信錄中今不復贅

陳亢問於伯魚章季氏篇

太師摯適齊章微子篇

以上二章皆記雜事考其時勢亦有不致盡信以為實者

美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伯魚何以獨不問前餘說中已辨之矣即詩禮之外孔子之教門人亦甚多前十五篇所記詳矣何以教門人獨詳教子則略乎恐聖人不如是矯情也師華諸人之去不見於他傳記齊楚秦蔡亦非遠勝於魯國者何以相率而去然於理猶可曲解也河漢海之內豈樂官所可居而乃入於水中乎大抵季氏微子兩篇皆雜采於傳記者而篇末三章尤與通篇文義不倫恐亦後人之所續入未敢盡信為實然也

論語餘說

美

義無可疑而文體不類者九章

益者三友章以下六章並季氏篇

益者三樂章

侍於君子有三愆章

君子有三戒章

君子有三畏章

君子有九思章

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章陽貨篇

按季氏篇記孔子之言凡十一章頗與章其事與經傳不合不待言矣其餘十章全用排句體者六章何以前十五篇中曾無一章文體類此者乎觀其章首稱孔子曰其非孔門弟子所記顯然於義理未有出入疑當日孔子或嘗言及於此而後人敷衍其意以為文者是以文體與十五篇不類六言六蔽一章文體亦頗類此故并附之於後學者分別觀之可也

古者民有三疾章陽貨篇

論語餘說

美

不知命章堯曰篇

此二章亦與前十五篇小異不知果係聖言與否姑附識於此

文體大可疑者二章

子張問仁於孔子章陽貨篇

子張問於孔子章堯曰篇

按前十五篇中孔子答門人之問皆平直明顯而此二章獨先舉其數不言其實必待子張再問而後告之何哉且



俱係答子張之言疑子張之徒取聖人之意而敷衍成文者必非孔子當日之言說已詳見前餘說中

門人於孔子前稱夫子而事亦可疑者二章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先進篇末章

子之武城章 陽貨篇

按前十篇中門人於孔子之前未有稱夫子者先進後五篇自侍坐章外亦無之此二章何以皆稱夫子而其事其言亦與十五篇中所記孔子之事之言不類陽貨篇固多

論語餘說

三

不可信即前十五篇之末亦往往有後人所續入者以故

文體多不倫說並見洙泗餘錄中

義理文體皆無可疑者二十章 以下三類記季氏等四篇之可信者

天下有道章 以下四章並季氏篇

祿之去公室章

生而知之者章

見善如不及章

按此四章理極精粹而文體亦不甚排偶與三友三樂等

章微異疑得聖言之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以下二章並陽貨篇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按此二章論性精實切當非聖人不能為此言孟子言性大率皆本於此蓋陽貨一篇乃後人雜采他書所記孔子之言行以成篇者有實為聖人當日之言者亦有後人之所敷衍附會者學者當平心靜氣以前十五篇之語較之證之不可一概論也

論語餘說

三

小子何莫學夫詩以下七章 並陽貨篇

按此七章語多精粹疑得聖言之真而鄉原為德之賊又

見於孟子尤其無可疑者

巧言令色以下二章 並陽貨篇

按巧言令色章已見於學而篇惡紫三句亦與孟子文合

皆可深信

宰我問三年之喪以下三章 以下並陽貨篇

唯女子與小人以下二章



此五章亦無可疑者而問喪章語尤精粹深得先王制禮之意

小有可疑而於義無失者二章

予欲無言章陽貨篇

君子亦有惡章同上

無言章前人說者不一易啟後人之疑然竊意其即無行不與之意非有他義亦無庸過求也有惡章較之前十五篇文體微覺不倫或傳之者不無所增益要之亦無甚大

論語餘說

垂

異也

事實可信者四章七節

陽貨欲見孔子章陽貨篇

此章記孔子事與孟子合當得其實惟陽貨果否即陽虎未敢遽信說已見洙泗錄中

微子去之章以下三章並微子篇

柳下惠為士師章

逸民伯夷叔齊章

此三章記前人之事亦有孔子論贊之言考之經傳皆似得其實無可疑者

曰予小子履至罪在朕躬堯曰篇

周有大賚至公則說同上

此所記湯之言深得聖人之心蓋采於當日之原書者所記武王之新政亦得之皆足以補詩書之缺惟章末數語乃後人論贊之詞附之於後者於義亦無失也

事無可疑而在篇末與篇中文不倫或有缺者五章此類

論語餘說

垂

記諸篇末之小異者

色斯舉矣章鄉黨篇

首二句上下必有缺文且與篇中所記朝聘之禮衣服飲食之事毫不相類蓋後人采他書之斷簡附之於篇末者然於義則得之

齊景公有馬千駟章季氏篇下章同

邦君之妻章

此二章皆與孔子之言行無涉蓋與陳亢章皆後人采他



書之文附之於篇末者故不能無缺軼說已詳前餘說中

周公謂魯公章 微子篇  
下章同

周有八士章

按微子篇雖不皆孔子之事然皆記君子不遇時之事或有孔子論贊之語而此二章皆記盛時之事與篇中事皆不倫蓋與師摯一章皆後人得之他書采而附之於後者然此二章其言與其事皆足補詩書之缺不可廢者也。觀此以上數章可知每篇之末間有一二章為後人之所

論語餘說

書

續入得者固多失者亦偶有之學者不可不分別觀之也

論語餘說終

道光四年東陽署中刻

考信錄 書後

書考信錄後

初余幼學為時文應童子試時縣人爭譽之其後與弟同入學歲試常在前列同郡人亦爭譽之既而與弟同舉於鄉數百里之內人莫不交口譽稱之近三十歲漸學為古詩文三十以後益留心於經史而會試數不第自是稱之者漸少惟學問之士始推重焉四十以後為考信錄及王政考自二三君子外非惟不復稱之抑且莫肯觀之惟滇南陳履和於京師見余書即執弟子禮旋於江西刻上古洙泗兩錄正朔帝

書考信錄後

祀兩考是時余宦閩中閩之士大夫見此書頗亦有貴重之者而自余歸後全錄陸續皆成相魏數百里之間少年才俊之士惟篤志時文當務之為急其肯寓之目而掛之齒頰者不過一二人其餘罕有肯過而問焉者是何學愈淺則稱之者愈多學益進則願觀之者益少哉昔宋玉稱其曲彌高其和彌寡余之所言不過耳目之前六經三傳三史之文人人所可與知者非有高遠深微之論如引商刻羽之調者可比何以亦至於是殊不可解也此當余生前已如是况於身後

九九五



2094597

S  
2121.5  
15a



ZW 21161600584238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史評類

又安望其美斯愛而愛斯傳然則余之爲此不亦徒勞矣乎  
雖然君子當盡其在已天地生我父母教我使天地間有我  
而我又幸有此曠隙之明如之何其可以自安於怠惰而不  
一言以負天地而負父母乎傳與不傳聽之時命非我所能  
預計者矣崔述自識

書考信錄後

二